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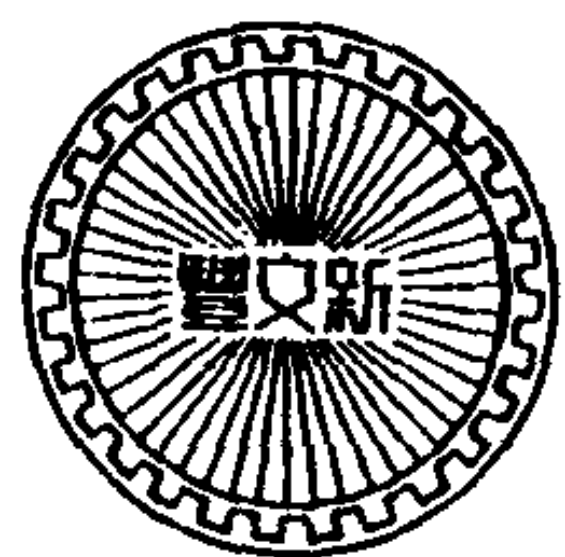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一九七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九七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清

桐華閣文集十二卷	清	杜貴墀撰	卮園	一
澤雅堂文集八卷	清	施補華著	湖州	一二七
大衍集一卷附約仙遺稿一卷	清	胡夤撰	四明	二二三
強尊圃太守上當事三書一卷	清	強望泰撰	藕香	二五三
王文敏公遺集八卷	清	王懿榮著	求恕齋	二六一
葭洲書屋遺稿一卷	清	劉安瀾撰	吳興	三六五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二卷	清	邵樹忠撰	沔陽	三八七
天隱堂文錄二卷	清	凌霞撰	吳興	四一三
冶遊賦一卷	清	陳寅生撰	香豔	四三五
遜齋文集十二卷補遺一卷	清	吳承志纂	求恕齋	四三九
咳餘雜著一卷	清	陸春官撰	金陵叢書	六六一
趙忠愍公景忠集一卷	清	張漢輯	雲南	六七七
傅爲訢	清			
琴譜序一卷	清	王錦撰	香豔	六九九
陳定生先生遺書二卷	清	陳貞慧撰	常州先哲	七〇三
山陽錄一卷	清			七〇五
書事七則一卷	清			七一一

七夕夜遊記一卷.....清 沈逢吉撰 香 豔 七二七

恨塚銘一卷.....清 陸伯周撰 香 豔 七二一

勺軒文鈔三卷.....清 章廷華著 陶 社 七三一

2258/05
W112/05

福祿

壽考

長生

明人壽考為樂事



桐華閣文集目錄

巴陵杜貴堦仲丹

第一卷

爲譚巡撫請崇實學疏

爲胡京卿應 詔陳言疏

第二卷

平王東遷論

廉藺優劣論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論

魯子敬論

桐華閣文集目錄

聽民控官論

籌費救生論

常平倉義倉社倉論

婿再娶婦不得爲吾女說

扶規說

第三卷

時事私議

疏通江漢水利議

禁種罌粟花議

歸黃貞姑喪主議

第四卷

黃鶴磯分韻作胡文忠公生日詩敘

郢中酬唱集敘

平平言敘

平平言後敘

畫墁贖稿敘

爲曾威毅伯題胡文忠公遺集敘

桑蠶提要敘

爲人題重栞折獄龜鑑敘

爲陸學使題湘水校經堂二集敘

桐華閣文集目錄

善化李氏支譜敘

嘉禾雷氏族譜敘

湘潭段氏族譜敘

第五卷

自省錄敘

貽經堂集敘

大清律鈔敘

濂學編敘

爲吳侍郎題湘雅扶輪集敘

湘輜叢刻敘

憩園詩敘

典禮質疑自敘

漢律輯證自敘

漢陽雅集圖跋後

耒陽紀事跋

第六卷

寄謝偶樵書

與余鳳笙書

爲人復張濂卿中書書

復再從祖赤林先生書一

桐華閣文集目錄

三

復再從祖赤林先生書二

上曾威毅伯書

再上曾威毅伯書

與賀展如書

致彭濟丈書

致孫樹人觀察書

致楊巨崧大令書

致秦介臣孝廉書

致方柳丈太守書

致方午樵從祖姑丈書

第七卷

上左侯相書

致李芋生刺史書

爲人上孫琴西方伯書

爲人致周蔭堂茂才書

爲人上王侍郎書

致倪豹岑觀察書

致張儻軒書

上吳南屏先生書

致龔智軒司馬書

桐華閣文集目錄

四

復曾伯預書

光緒十四年言事書

第八卷

送張海晴敘

送佛海上人敘

送倪豹岑太守升任河南巡道敘

贈謝君定侯敘

俞伯鈞同年入都贈言

周笠西先生八十壽敘

岳州教授劉霞軒先生壽敘

爲孫編修壽李黼堂方伯五十生日敘

涂春山七十壽敘

趙荆湖老人六十壽敘

李太夫人八十壽敘

錢灼庭六十壽敘

李茂才母盧孺人七十壽言

岳州府英太守五十壽言

劉母六旬徵詩啟

二品頂戴江蘇補用道劉公暨夫人王氏八十事略

桐華閣文集目錄 五

第九卷

歐陽君培卿家傳

劉武烈公家傳 弟騰鶴附

任寅台府君家傳

江夏劉節婦傳

許文盛家傳

優貢生黃仲輔傳

誥授奉政大夫江君饗堂立石文

前署山西按察使河東道黃公神道碑

誥封中憲大夫馮君墓表

誥授中憲大夫郭府君墓表

安化縣學訓導任先生墓表

巴陵縣學生趙君墓表

歐陽翁蔭堂墓表

第十卷

處士黃君默初墓誌銘

縣學生方君彝叔墓誌銘

前山西布政使方公墓誌銘 並敘

何母方太淑人墓誌銘

方清池墓誌銘

桐華閣文集目錄 六

州學生洪雲舫妻何孺人墓誌銘

第十一卷

記巴陵剿匪事

記湖北捕匪事

書牛報警事

書香兒死列事

書益陽曹君遺事

訟過齋記

春谿草廬圖記

南海陳蔭田萬卷樓記

爲方太守重濬襄水故道記

爲方太守重濬襄水故道後記

荆南船關記

武昌府下沙汛捕蝗記

爲方太守宜城縣賓興館記

移園記

第十二卷

擬孫楚反金人銘

爲鄂官吏附祀□公三忠祠文

爲鄂官吏祭三忠祠文

桐華閣文集目錄

七

爲鄂官吏祭胡文忠公新祠文

祭劉先生文

祭何郎文

祭亡室劉孺人文

祭先從祖祖父劉氏妾文

桐華閣文集十二卷巴陵杜先生貴堉著先生既沒之四年其孫耀珪慎初大懼先集放失真錄遺草之塵存者授湘潭劉肇隅廉生排次讐校劉君篤守師說不敢苟有去取而過以屬湘陰郭焯瑩爲之要刪凡所改定雜文一百二十篇謹爲敘錄自微言絕諸子始各以其

說爭鳴諸子家法亡而文集以盛文集者諸子之遺也循其言以求其趣歸文之流別豈能有異於諸子者哉然而爲之而工者言人人殊及究其所深造自得卓然成其家言者蓋寡託於道者厯焉而失所宗主修於辭者枵焉而不切乎用於是文家者流不歸諸雜則歸諸小說名法之術從橫之學道墨之旨蘄能差有合焉難矣而儒者務通天人之微於文辭之末殆有所不屑屑也湖南文章莫盛於曾文正公吳梓湖先生文正於文近狂而吳先生近狷可謂極一時之勝已要之不離雜家者近是當是時號稱儒者若唐確慎公羅忠節公其

桐華閣文集目錄

八

言或不能以與曾吳爭工先生生梓湖之鄉文章義法講之已夙而學行與唐羅相頡頏兼明於攷據又有以軼出文正上豈非所謂絕人而可貴者耶自以儒術倡導學人粹然大純道以寢昌頃歲已來學人持論稍稍與先生牴牾聞先生之言迺大詫見謂迂怪先生遂悲憤以死夫文家之言詭於眾與媚於俗其失維均媚俗者立言必鄙詭眾者立言必倍其流之蔽且將不可勝原也先生之學原本禮經諸所論撰雖與時刺謬百世之下何渠無知其因時設論固非苟焉者於是論次先生文凡其持身涉世之大與其精神意趣之存文格稍

近皆過而存之蓋有取義至狹而得因以明乎文字之體要措語若漫不經意而可藉以究知其志事之本末者矣所自爲說百三篇而代人之作十又七篇往先生敘畫墁贖稿嘗發明斯義故今竝以附著集中若稱情立言事無足資勸戒義無所待發揮亦過而廢焉明乎先生儒家者言未宜與文士較字句之工也雖然攻義理之學而辭不失之腐弱治攷據之學而辭不失之破碎若先生者世豈多有哉世豈多有哉旃蒙大荒落光緒三十一年夏五月丁丑

爲譚巡撫請崇實學疏

奏爲崇實學以正人心以爲圖治之本原敬陳管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惟國家之治亂安危視乎人才人才之盛衰消長由於教化教化興廢之會人心死生之關也今天下競言變法矣變法者變中法以從西法夫西法所尚者藝此特工技之學耳周公作指南諸葛武侯作木牛流馬不聞其用此治周治蜀且以臣考之自同治以來從事西學者三十餘年若幼童之出洋若同文館之設京師若各直省之機器製造及五金鑛產

卒未能盡泰西之長費帑藏巨款舛造船礮試之戰陳而卒歸委棄者豈智力之不逮人心日錮蔽於私慾國家之成敗得失漠焉無動於中第因以爲利而不究其實之過也臣愚以爲變中國之法必先治中國之心治中國之心必仍教以中國之學中國之學者何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修此五者然後能革其好利之心爲好義之心好義之心旣篤激焉而發揚蹈厲斯捍艱犯難之才因以出焉

聖祖仁皇帝論兵深取孟子孟子戒時君何必曰利謂修其孝悌忠信可使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挺不足以

當堅甲利兵而孝悌忠信足以勝之孟子豈將驅此孝悌忠信者血肉之軀糜碎於堅甲利兵僥倖一試哉蓋人和旣得斯天時地利可相輔爲功爾險莫甚於江河猛莫甚於虎豹而古今孝子有拯親於江濤奪親於虎口者彼豈嘗習爲暴虎馮河積其愛親之忱迫於痛親之厄故能忘其險猛而志得申也親上死長何以異此孟子設在今日值彼敵船堅礮利度亦惟以告梁惠王者制之他無善策也方今藩籬盡撤盟誓屢渝此國倡謀彼國潛和一國得志各國效尤旣無力以制夷復無術以使夷自制夷兵餉絀而強無由強利權失而富無

從富此時此勢保 國祚之綿長惟恃人心之固結欲人心之固結惟賴學術之昌明有司以是爲薦舉師儒以是爲化導秉彝攸好鼓舞易神可以爲善之才旣日積而日充日推而日廣於是由本以逮末卽藝以見道兼肄及今人所謂西學類皆實事求是庶藉收爪牙指臂之資而無或蕩心於奇技淫巧役志於階進梯榮以至逐臭附羶甚且甘爲鬼奴忍爲漢奸而不顧俾 國家培養而造就者反用以自害斯則才之出於正學不以利己而以利國視彼偏重西法得失較然無俟再計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自古未有人心不正而可維國勢

亦未有學術不正而可維人心者臣管見所及請爲我

皇上敬謹陳之一請開經筵以助成

聖德

也往者

聖祖仁皇帝勤學好問儒臣逐日進講

雖在三藩用兵不爲少輟嘗諭學士傳達禮曰日講關係重大雖當此多事之時不妨乘閒進講於軍事無誤工夫不閒則裨益身心良非淺鮮

穆宗毅皇帝

當粵逆擒匪未平軍興日久

諭派翰林十數員

將四書五經切要之言行爲講義

命南書房上

書房諸臣采擇前史事蹟纂輯成書每日進講今事變繁興有十倍於三藩粵逆者殷憂啟

聖多難興邦

桐華閣文集一

三

當敵國外患之時尤

聖主自彊之日臣愚謂宜大

開經筵命廷臣亟舉賢明講讀之臣不必專用翰詹凡內外臣工山林隱逸訪知德行純粹經術湛深明練古今通達大體者俾專啟沃逐日以經史進講切究乎古帝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及亂可使治危可使安之要存理遏欲身體力行以兢兢業業之衷邀赫赫明明之眷敬勝者吉得道者昌而風聲所樹天下咸曉然於敦崇正學不務虛文必有經明行修豪傑不世出之士應運景從而皇上不息之明死疆之健建極於上以作興之戰勝 朝廷鞏固金湯戡定之武功行且上媿

聖祖

穆宗是在

皇上一轉移間耳

一國子監宜先整飭也古者天子出征必入學以定兵謀我朝平定沙漠以迄平定兩金川皆勒石太學以告成功 聖祖御製碑文謂古者文事武事爲一折衝之用具在樽俎之間故受成獻馘一歸於學

聖謨洋洋與孔子我戰則克蓋得其道之言互相發明然則解辟靡爲明之以法和之以道釋成均爲成其虧均其過不及者尙未盡太學育德以育才之效也

高宗純皇帝御極之初卽命監臣倣胡瑗經義治事齋法分課諸生時復

切諭以躬行實踐聖賢

桐華閣文集一

四

爲已之學爲策勵臣謹釋

聖訓義莫大於忠君

事莫重於報國聖賢躬行此實踐踐此傳經肇始先賢卜氏其所謂學乃在賢賢事君事親交友蓋必本此以擴充之斯所得於攷據講求者高下淺深涓滴皆可效於君父否則科條雖繁涉獵雖博祇滋浮僞罔裨家國茲之居游太學者追惟自 世祖定鼎 列聖相承廣學舍厚歲需詳規制以資誦讀講習有加無已之 深恩目擊近今強鄰異族逼處構釁反覆萬端 廟堂日不暇給宵衣旰食之焦慮諒無不激發天良憤欲寢戈枕干以衝讎人之胸應請 敕下

監官恪遵

高宗成憲乘機利導充其忠愛之忱

擴其聰明之用而歸諸切要之圖算學則仍照乾隆三年定例專立一門無論舉貢生童或世業子弟聽其入學肄習月給膏火功程中線面體三部各限一年通曉七政共限二年每季小試歲終大試至祭酒司業似宜量爲變通不拘資格用海內賢士有經術明大誼者久於其任復 敕督撫學政選擇各省潔行績學之士入監肄業如有成效擢以不次數考問以盡其才凡部院需人督撫請揀於茲取之其不樂仕進者請 寵異以京銜令分教各省則各省黨庠術序靡不蒸蒸日上

桐華閣文集一

五

皇上復以時臨雍視學恭覽勒石

天章穆然

於 祖

宗之鴻功駿烈思所以續承而廣

續之四方園橋觀聽感發興起必益集奔奏先後之才區區東魯泮宮匪怒伊教尙能得于征之多士獻功之虎臣以京師太學之大教育有方而謂古今人不相及無是理也一各書院請釐定章程也書院之設所以導進人材廣學校所不逮 高宗乾隆元年曾諭令

做朱子白鹿洞規條立之儀節以檢束其身心做分年讀書之法予之程課使貫通乎經史又允部臣議覆書院教長令督撫學臣悉心采訪不拘本省鄰省亦不論

已仕未仕但擇品行方正學問淵博素爲士林所推重之者以禮相延迄今 謨訓昭垂餽羊虛設或遂

議裁議減徒眩於新法標以西學之名而不知昌明正學以爲變通將拔本塞源必舉中國孔子之教數千年聖賢遞傳之道一舉而盡棄之且復招類引朋明目張膽痛詆中法之不如西法夫亦思此中國之法主持於上者誰乎君子居國不非其大夫乃敢昌言無忌鼓天下浮薄之眾相率鄙夷中國以上及其君父流毒稔禍恐將有不忍言者臣伏思制藝課士 國家立法本意蓋在由聖賢之言體聖賢之心以漸至聖賢之徒歷久

桐華閣文集一

六

而科名聲利之習深入人心積重難返

高宗乾

隆五年之諭已洞悉其弊爲太學諸生親切言之然卒不以此故改法者以爲學者不知爲己卽變爲經義治事亦第糟粕陳言浮僞與時文等也然則今日救弊之法不在紛更而在務實擬請 敕下各直省督撫學臣力矯書院積習恪遵 仁宗睿皇帝嘉慶二年

上諭以明倫爲本喻義爲先就現在所有書院妙簡師儒申明約束經義則博之以 欽定七經而約之

以四子期於致用治事則博之四史與文獻通考方輿紀要而約之以通鑑綱目及五禮通考手抄口誦務期

確有心得可見施行至一切西學現今風會所趨捷徑斯在赴者如眾水歸壑正無俟張皇其事過爲矜重以助羣囂但可做乾隆三年太學之例或即附本院中聽其肄習資以膏火并擇尤咨送總理衙門考試以備錄用夫天下由國而積國又由鄉而積今之書院即古之鄉校誠使鄉校之士能以正學倡導其比閭族黨由是而國而天下析之爲鄉而各有正士之率父誠兄勉經正民興異教將坐失其權即潛伏之姦宄亦有所憚而不敢發自強之本計蓋無先於此者效與不效則在行之力與不力耳一朝臣宜令講求實學人習一經也道

桐華閣文集一

七

光中葉以還凡翰詹閣部事之優隆者莫如兩書房及軍機處行走而保薦但取工於小楷御史諫官也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亦專取小楷試帖此等微技在國家重熙累洽優游泮奐之時不妨作賞花釣魚之玩若值需賢孔亟猶復舍其大而取其細玩物喪志致遠恐泥甚非所以慎重 國事淬勵人才臣愚以爲大考試差御史軍機中書學政等試可一切停罷令諸臣各習一經分用其力於吏戶禮兵刑工以通知時務諸臣既不復苦聲律之未諳書法之不善得專心於本業然後長於某事者任以某部勿以一人之身更去迭來而

徧責以六官所能久任而考其成升遷亦不出本部所學即所用所用即所學不特庶務殷繁無憂叢脞而古訓有獲典常作師施命誥於四方亦足悚遠人觀聽而逆折其欺玩之萌至庶常入院伊始尤宜端厥初基徐乾學教習條約謂古人有志在德行道藝而卒止於富貴利達未有志在富貴利達而進於德行道藝者又云敬肆爲人品聖狂之分勤惰爲學問進退之介亦可謂知言善誨臣竊意今日教習之法欽遵 穆宗同

桐華閣文集一

八

治元年上諭課以實學治經治史治事及濂洛關閩等書辨別義利期於精研力踐外似宜兼及資治通鑑綱目所載政事體要而附以文獻通考 皇朝通考諸書散館之日各課試所專習有兼通者亦令自著所長而大破小楷試帖之纖陋以期副 世宗憲皇帝翰林必人品端方學問醇粹之 諭而爲我

皇上預儲公輔經文緯武以保丕丕基於億萬年豈不懿歟一禁煙以正俗也鴉片產自印度而西人無吸食者蓋由用法嚴而人知自愛今天下競言西學幾欲盡棄其學而學之獨西人之禁煙則不相師法不知此禁不嚴日甚一日耗財戕生長姦導亂雖有良法美意不可得而治也頃據部咨議覆黑龍江副都統景祺奏請

此疏戊戌在鄂撫幕中擬作實未上也 門人蘇輿識

為胡京卿應 詔陳言疏

奏為遵 諭陳言仰祈 聖鑒事竊 臣 一介草茅

伏居僻陋叨蒙 皇太后 皇上垂念故湖北

巡撫 先臣 胡林翼咸豐朝宣力危疆頗資戡定爰及苗

裔渥被 鴻慈光緒二十五年 臣 月 臣 遵 旨赴

京由 臣 帶領引 見仰荷 天顏溫霽垂詢諄

切隆天重地即家人父子無以復加 恩予五品京

堂旋 授今職本年 臣 月 臣 日 召見伏承

溫語移時并 諭以汝係名臣之後於時事如有見

桐華閣文集一

十二

聞不妨據實陳奏 臣 跪聆之下感激涕零稍有天良何

忍自外生成不思圖報萬一但 微臣 質愚學陋驟邀

簡拔天下國家之大計未能悉心講求不敢以虛浮

無據之辭冒瀆 宸聰再四思惟勉就湖南糧儲道

臣 但湘良所刊 先臣 胡林翼政書撮其語之關繫今事

者約為六條敢為我 皇太后 皇上敬謹陳

之一端政本以正人心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心不正

人心不正則禮義廉恥四維不張其禍甚於盜賊強敵

而欲化不正以歸於正則責在為政之人孔子曰政者

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同治元年 穆宗毅皇帝

聖訓云貴州士習不端前有舉人主謀倡亂近復有景

其全投賊之事足見歷任地方官平日不善化導以致

風俗人心日見澆漓實堪痛恨 先臣 林翼嘗言州縣有

催科而無撫字不可謂稱職能聽訟而不能挽回人心

風俗不可謂循良 臣 觀後漢書載卓茂為密令人納其

訓魯恭為中牟令訟者輟耕相讓在東京而尚爾豈

聖代之獨殊無如俗吏所務惟在刀筆筐篋視吾民

之棄禮義廉恥習為固然毫不以動其念慮甚者且放

辟邪侈以倡導之其身不正雖令不行如此而望人心

之正是猶本實已撥而冀枝葉之榮父兄不先而責子

桐華閣文集一

三

弟之謹烏可得哉 臣 愚以為宜 飭各直省督撫整

躬率屬累遞以至州縣常相訓勉知不廉無恥之非正

則以己之廉正民之不廉以己之恥正民之無恥知無

禮不義之非正則以己之禮正民之無禮以己之義正

民之不義實力奉行至誠感動而復勤勤懇懇於造士

劭農唯正業之是務兢兢業業於明罰敕法扶正氣以

常伸其未盡洗心革面而仍狃於故習者即尚存十之

一二當亦懾伏於正人之多而不敢動矣 穆宗毅

皇帝謂吏治與軍務相為維繫如果守令得人則民氣

自靖盜賊不興恭釋 聖訓蓋尤為今之要務云一

崇實學以端士習也三代之學以明人倫蓋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兩漢而後取士之法屢更學亦因而遞異其弊大抵舍本而趨末去實而就華迄夫我朝 聖聖相承諄諄以務本崇實訓飭多士同治元年 穆宗毅皇帝聖訓云我朝崇儒重道正學昌明士子循誦傳習咸知宗尙程朱以闡聖教惟沿習既久或徒驚道學之虛名而於天理民彝之實際未能研求勢且誤入歧途於風俗人心大有關繫 恭誦之餘竊意 聖炳幾先此戊戌之變似蚤歸 睿鑒之中蓋必致力於天理民彝之實際

桐華閣文集一

三

而後可謂之學舍此不務詞章而浮記問而雜心性而虛事功而囂皆士習所由衰世風所由下也本年舉行 萬壽恩科欽奉 諭旨預飭各直省疆吏考官於釐正文體之中寓法 祖尊聖之義凡有血氣諒無不同心易慮革薄從忠而 愚鯁鯁過計竊恐上以實求仍不免於下以名應蓋時藝取士其中非無敦本重實之儒然其得也以時藝歆慕而交稱之者不復舉其素行但曰彼今之榮從時藝來也從清真雅正之時藝來也則亦勉學爲清真雅正之時藝而已士之學止此上之得士亦止此恐終無以仰副 作人之盛意

溯查咸豐九年 先臣 林翼湖北巡撫任內上薦興國州處士萬斛泉奏稱當茲力挽頹風得才士百不如得醇士一仰乞 天恩給予國子監學正銜庶幾觀感奮興頑廉懦立共率由於仁義道德之域得 旨俞允迄今四十餘年彼州人士猶相與稱道不衰 臣 愚竊願

切諭各直省督撫訪求安貧樂道砥礪廉隅爲鄉里所矜式如萬斛泉其人者無論有無科目縷陳實行奏請從優 獎勵俾遠近聞風以爲敦本崇實如某某卒不至淹沒巖阿且更榮於科目彼趨末就華者烏能有是風行草偃默化潛移士習之端有不待官師之

桐華閣文集一

十四

督責者其事似迂而收效甚遠且速惟 聖裁留意天下幸甚一崇節儉以厚風俗也湖南素安僻陋不逐譁囂自中興諸帥除三五名臣外畫錦夸榮及時行樂濫觴莫挽馴至澆漓而前此官斯土者亦附會豐亨豫大之說自託於伴奭優游而不知乃爲鴆毒恭溯嘉慶年間 仁宗睿皇帝聖訓云各路軍營以正項錢糧供娛樂之費試令清夜捫心天良何在道光十年時海寓清晏 宣宗成皇帝聞盛京將軍奕顯演戲宴會切降 諭旨責以自蹈繁華豈能勝將軍都統之任今何時乎雖曰烽燧無警而百姓大率窘匱以視

咸豐閒髮捻交訌先臣林翼所謂百錢一錢皆當愛惜

見之痛心思之淚下之時相去無幾 朝廷方宵旰

於上簪纓乃般樂於下既了無同休共戚之悅安望有

親上死長之日臣愚竊謂應請 飭下各直省督撫

監司國奢示儉本身作則戒諭各府廳州縣紳耆表率

一方刻刻以杜甫每飯不忘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

骨之詩句爲念損徵逐嬉游之費以任恤睦則鄉鄰

誼等同室變耽聲戀色之心以忠君愛國則公憤義切

私讐蓋浮則未有不薄而樸則未有不厚者理勢然也

至奇服淫技月異日新實人心之大蠹本王制所必誅

桐華閣文集一

五

懸之厲禁直視爲猛獸洪水急與驅抑庶幾永絕妖孽

無玷昇平一廣造就以飭吏治也道光之末桂平章俊

倡亂粵西蹂躪幾徧天下揆厥由來因捐監生謬挂登

仕郎扁額差役迭次詐贓所致劣吏之貽禍燎原滔天

可畏如此然吏治之壞由人才之不出今茲任疆寄者

欲劾一溺職之吏而應劾者且數倍於此人則劾不勝

劾矣欲換一見任之官而新換者或反不逮此人則換

無可換矣因而上下苟偷紀綱廢弛譬之疾須治而鮮

湯餌之資屋須支而乏棟榱之用醫匠袖手長此安窮

夫古人不借才於異代豈今日而獨絀宋臣袁甫疏云

望陛下明詔二三大臣不惟退堂之後宜盡求賢不倦

之意其會於堂也正當各以所聞所見某人爲賢某人

爲才某人宜居某職某人宜任某事開心腹露情愫相

與講明問辨以盡其所懷日日如是則日日得一日之

才月月如是則月月得一月之才先臣林翼嘗云人才

因求才者之志氣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撫鄂

時編列條目徵求事實飭司道府各舉所知其有奇才

異能必須度外汲引者另作一格均以公牘薦舉又常

與屬吏促膝並坐緩談事理久之而浮僞者其本末立

見稍可用者姑志於心以待試用自言此亦披沙揀金

桐華閣文集一

五

之一法然須全副精神隨事貫注方可有準先臣鞠躬

盡瘁期仰酬 聖恩高厚惟此汲汲人才之一念眞

有如鳥之依木魚之依水不能以須臾忘者臣愚以爲

今之各直省督撫監司均應以造就人才爲第一要義

養育之裁成之因其所明開其所蔽專用所長不責所

短樹之風聲信賞必罰以作其鼓舞之氣生其嚴憚之

心仿宋臣袁甫及先臣遺法行之無倦所得必多臣愚

又聞之先臣云聖賢不可必得必以志氣節操爲上孔

孟之訓注意狂狷狂是氣狷是節有氣節則本根已植

長短高下均無不立臣謂氣節亦或賴培養而成大僚

深居簡出尊貴自矜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千里屬吏
日事揣摩趨奉猶惴惴焉惟恐不得一當是未及任之
以事試之以功已先隳其氣節矣以此而言求才欺人
語耳又今之馭吏者恆拘成例又喜輕聽人言委員查
勘夫例不足以防姦偽而足以困真才往者康熙朝
李之芳疏稱例之所在不問賢否但繩以法雖廉能之
員一遇細故亦多誑誤以去賢者不可多得來者未必
盡賢徒病民而害政將焉用之此言可謂痛切先臣亦
嘗欲破格行事自以一身執其咎夫絆騏驥之足以馳
千里繫賁獲之手以敵萬人曷若稍寬文法俾得以從

桐華閣文集一

七

容展布徐奏成功子產治鄭孰殺興歌卽墨大夫毀言
日至此亦爲吏治而惜人才者所宜深念也至委員查
勘宋臣蘇軾謂牧馬者馬瘠則添一人以牧之添一人
而馬愈瘠則又非特擾累地方官而已抑臣更有請者
宋臣富弼言兇險之徒讀書應試無路心常怏怏因此
遂生權謀密相煽結此輩散在民間實能始禍要在得
人而糜之蘇軾云窮其黨而去之不若因其材而用之
明臣邱濬亦言紛紛擾擾之徒一無定志所慮者粗知
仁義識古今者在平時宜有以收拾之先臣政書中嘗
引此三說謂駕馭人材卽以銷弭隱患內蠹不生外侮

自息故用士用民實今日之先務以臣管窺所及似三
公之言並有深意存乎其間蓋棄才以資敵國猶賣寇
兵而齎盜糧先臣所謂外侮自息意亦指此然則使此
輩得所生養授以羈勒而範我馳驅者亦老成謀

國之苦衷往者

世祖章皇帝多畜武力絕倫之

人亦以消天下之英傑耳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可否

密飭中外大臣陰爲留意伏乞

聖明裁擇一精

選練以飭武備也自古選兵必先選將有戰將有謀將
有統將有偏將宜別白而豫儲之自將而下有營官有
哨官有十長營官不得其人而一營廢哨官不得其人

桐華閣文集一

六

而一哨廢十長不得其人而十人廢先臣林翼謂人知
大旗之衝鋒而不知十長之最要蓋大旗奮勇原可臨
陣爭先然不能管人管事大旗百人奮勇僅有百人而
已十長百人奮勇則其手下各有十人卽十人之中不
必人人奮勇必有三五人同進者若十長得人則此軍
如墻而進賊豈能當故挑大旗不如挑十長也臣謹案
十長且宜精挑則累而上之以至統領不專以勇敢爲
長者更不待言矣軍事以人才爲根本人才以志氣爲
根本有志氣者可以爲廉正之將廉潔正直則糧餉不
欺賞罰不濫可以固結士心然使非勇而兼智不明方

略不知布置不能審勢審幾則雖士心固結而卒歸於敗故非練兵之難而選將之難將良則兵多而勝少亦勝否則少而敗多亦敗而養兵太多糜餉耗國日引月長久且成坐困之勢此尤事所必至者以臣愚見宜專挑多力之人一人可當五人即優之以倍餉尚可減三人之餉一人可當十人即優之以倍餉尚可減八人之餉兵愈精而餉愈足并可辦重祿厚餼以贍士大夫之智識過人者資其謀略亦何憚而不爲此先臣又言操演之法必精刀桿以護烏鎗刀桿不精則烏鎗手內顧而無所恃心怯手顫將不及施放而潰臣愚謂今日專

桐華閣文集一

九

習洋鎗亦未可恃 本朝入關之始前明火器雖多而不能禦其已事也冥昧之見竊欲請 旨飭下統兵大臣通諭各營以明臣戚繼光練兵之法爲根本務令武藝嫻熟氣力既壯膽力自雄而復輔之以洋操不第襲其皮毛則未與敵交而制敵之法先備勝敵之形已成不龜之藥句踐用以破吳善穿地洞李光弼因以陷敵一技一能皆軍營所當募致而尤須訓以忠孝馴其獷梗使之勇於公鬪而怯私爭不以私計而忘公義上下一心臥薪嘗膽無一日不修攻戰之具無一日敢忘侵侮之恥庶幾城成眾志愈蓄愈盛愈養愈深而大

局可徐挽此時此勢所以逗續民命培養 國脈奠

億萬年無窮之基者全在付託得人闡以外屬之將軍非延攬英雄知人善任行事適宜而風采可畏愛者未易收藜藿不採折衝千里之效此中機括應如何審之又審慎之又慎 聖明當自有權衡非新進小臣所敢僭及至若團練鄉勇爲寓兵於農之良法而以強今日之瘠土貧民邊界無警則慮患之情輕倉廩常虛則惜財之念重未見其利而先苦其擾勢必阻格不行先臣常言保甲爲團練根本又言團練之弊過不在民而在吏昔子游子賤之作宰首在得人州縣苟師法游賤

桐華閣文集一

三

有師事兄事之人則未始不可敢奸謀而清內患又言行保甲之法平日責令稽查一旦有警即就礪卡近處呼集守備則費較省而事易辦臣愚竊以爲費省事辦爲今日救時之良策應請 飭下各直省團練官紳因地制宜不特毗連之州縣情形各有不同即本州本縣之中幅員遼闊各鄉各邨之肥瘠富貧亦難強合其力能練勇者自應及時興辦否則但力行保甲雖不言團練而團練之法已寓其中正無事驅迫箝制必使張練勇之名以衛民者病民也抑臣又聞之先臣辦理會匪莫先除盜盜匪多強悍能死之人會匪方借其力會

匪多深險不測之人盜匪必資其計翦其爪牙則會匪亦弱今無論是非盜惟有盜案者必殺無赦然祇究其爲盜而不必問其爲會則可以安反側之心而弭無形之禍臣謹案邪教之興隨地皆是會匪蔓延湖南爲最設局繳標亦有自知悔懼者然蠹根病髓非旦夕所能湔祓又多脅從之良懦治之或急渠魁必致脫逃且簧鼓其餘黨以爲亂先臣所論似非過慮敢附及之以備採擇一阜民財以裕邦計也財力之絀至今而極來源則窮山竭澤無可增加去路則日耗月銷不知底止就湖南一省而論司庫每年經收各款名目曰額

征地丁曰額征存留曰額征驛站曰額征耗羨曰額征雜款錢糧其地丁一項除照例支解各款外約餘銀三十四五萬餘兩儘數支作兵餉而兵餉每年例撥四十八萬數千餘兩閏年加增銀三萬數千餘兩則地丁三十四五萬之數不敷供支不得不於奏銷案內應存各款改撥而應存各款又各有應支之項入不敷出此其大宗自餘可推而知捉襟肘見長此清平無事尙不免挪移敷衍若值年歲不登萑苻小警呼庚無地設想何堪先臣林翼言戡亂必在仁賢理財必先政事又云今好用言利之人而實無理財之術竭彼盈此有同兒戲

臣謹按竭彼盈此一語揆之今日可謂不幸言中夫自古謀國未有舍本富末富而他圖者竊嘗恭閱欽定四庫全書子部中所收農家一類摭拾甚詳而

高宗純皇帝欽定授時通攷分別八門詳考舊章

臚陳政典不僅以自生自息聽之閭閻仰見聖

明之教民稼穡委曲周詳其時闢土開疆動踰萬里所

費不貲而府庫盈溢粟陳貫朽蓋有由來湖南自衡州

以上地多瀕山先臣謂山多田少之區其不宐五穀者

諭令廣爲樹植使無隙地宜每於聽訟下鄉隨時董勸

有游民無職業者重加警飭今現任巡撫臣俞廉三比

年興辦蠶桑迭次遴員東下購取浙桑多株分給各府廳州縣散布民間當茲利權外移中國所恃以補苴者紅茶而外絲爲大宗湖南風氣若自此而開於國於民裨益非淺無如民安故習未能踴躍從事僻壤窮鄉尙有不知蠶爲何物者攷之載籍左氏稱衛文公務材訓農詩衛風亦云星言夙駕說於桑田鄭箋釋說爲辭說夫曰訓曰說其口講指畫不憚勤勞可知而近今官場故套無論何等公事近則張示通衢遠則徧頒諭帖稟報上司則虛購近似之情形作爲辦理有成之實據何敢望衛文秉心塞淵致駮牝之三千乎先臣嘗言

近年官吏若以小學生作八股之勤苦施於政事事無不辦臣愚竊謂上司之課屬吏亦當如蒙師課讀幼童不許一字含糊凡可爲百姓興利除害者均宜設誠致行務期有的確實效垂之永久蠶桑其一端也中庸條舉九經曰日省月試以勸百工先王慎重工政非惟省之試之而且日焉月焉故不作則已作則未有或輟者近時礦務製造等局所在皆有未知成效如何而湖南北之鼓鑄則暫行而遽停大抵因工本不敷銅鉛無出之故然錢文今尙奇絀不得不仍恃此爲挽救無論辦理得法可獲贏餘卽令本息僅足相當而變無用之銅

桐華閣文集一

三

爲有用之錢於國計民生亦非無濟收買銅器廢銅歷代苦無良法蓋因行自官吏易滋煩擾今保甲旣已通行若得正紳主持就近收納而官爲明定章程何等銅色配以何等價值先臣謂干錢購器改成而贏數十錢或十錢便爲上利卽僅能鑄成干錢尙是中利鑄成九百八九十錢亦是小利大致旣定不拘收數之多少報解之遲速寬其督責量與通融銅主免搜括之擾又省輸貨領價往返守候之煩將不勞而事集惟銅器在貧戶者絕少世家大族習用者難於更改存貯者不忍割棄又或恥以微物受值有礙急公之令名是在官

紳善爲開導或竟以公賄私函督令主辦諒無不奉命唯謹者生財之道大學與其大綱若財之何自而生因時制宜非臣所能周知惟此農末二端或可備求富之一說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方今百物昂貴日用所需除穀米不計外較釐金設卡口岸通商之前大都三倍其價以一家八口計之每日食用三倍則抵二十四口矣民之窮困不問可知夫國用不足可取於民民用不足將於何取宋臣彭龜年有言數百萬緡或可以積致人心一散不可復收臣三復此言每爲悚然夫當此貧弱已極非竭力理財無以立國然理焉而善財足供戡亂之資理焉而一不善財又爲釀亂之具倘或外侮未息而內亂復萌恐百計經營所得之財儲以禦外者又將爲靖內而耗矣國家深仁厚澤斷無此萬一之虞究之民爲邦本司邦計者卽萬分艱難總宜上體皇太后皇上天地父母之心主於愛人毋徒任一切權宜割肉充腹而益汲汲於求民之足以培元氣而固丕基則列祖列聖在天之靈實式憑焉臣無任惶恐迫切之至以上所陳各條係推衍先臣政書緒餘深慚淺陋別無敷陳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訓示施行謹奏

桐華閣文集一

三

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訓示施行謹奏

桐華閣文集二

平王東遷論

蘇氏子瞻謂平王東遷乃一舉而鬻先人田宅者宜其不能復振愚謂此非探本之論也東周卽周公所卜之洛書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平王居成王所欲居未爲大失其失計蓋有十百倍於此者焉夫幽王無道在天下爲棄主在平王則親父也親父見殺於緇夷犬戎此千古人子莫大之痛不能一日苟焉而生者匹夫匹婦於不共戴天之讎尙思穴胷斷脰得而甘心況在天子且亦思吾父所由見殺乎平王而尙

桐華閣文集二

一

有人心者謂宜負罪引慝嘗膽臥薪求得如吉甫方叔之臣興師六月破斧三年則前雖未能爲申生之恭後尙得爲夫差之報或可見諒於天下而乃晏然南面父因子廢而見殺子卽因父殺而見立若陰有私幸焉仇讐不問且勞役戍申不以爲怨而以爲德自有天地以來之人綱人紀一旦絕自平王此天下仁人義士所共憤痛欲加刃於其頸者幸而不亡賴文武成康之遺澤長耳彼旣不知有父天下又安知有君交質中肩事所必至夫人心之向背卽國勢所因強弱無與於遷不遷也非然者湯居亳而革夏光武起河內而興漢險隨在

而可設豈必豐鎬乎晉元帝不念懷愍之痛故第偏安江左宋高宗不恥徽欽之辱故僅僻處臨安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更有何功可立何事可成願乃鯁鯁焉責其輕棄國都細已甚矣

廉藺優劣論

太史公廉藺列傳謂頗以勇氣聞諸侯而贊獨擊之相如稱其智勇兼之夫相如之奉使也知弱趙不敵強秦不敢不奉璧以往已而請示璧瑕曉柱欲擊給設九賓而歸璧閒道以玩弄嬰孺之智施諸虎狼之暴其氣蓋函關而藐百二矣然設秦因璧而怒相如以及趙內積

桐華閣文集二

二

受給之慙而外責使臣欺謾之罪啓釁速兵豈真能以曲直爲強弱哉然則相如之智安在蓋自楚懷王死秦六國惟齊爲強越韓魏以擊齊於秦非便而趙之攻齊屢矣其後趙一聽樂厲不擊齊秦遂伐趙拔兩城又拔一城又敗二城及趙奢取齊麥邱廉頗又將攻齊而秦趙復合於是澠池之會然則趙蓋陰爲秦用者秦方結天下以病齊必不失驩於攻齊之趙相如能爲繆賢料燕卽能爲趙王料秦秦廷之怒髮衝冠澠池之頸血濺王其陰挾以制秦者獨此耳此史公所謂智勇也廉頗媿相如引車之避始負荆請罪後不受樂乘之代發

兵攻乘而走大梁卒以讒毀死楚勇有餘矣智蓋稍絀焉雖然夫所謂智者必明於國家利害之實而不爲苟且之偷當六國時計無過內自強而外樹交蓄甲養民以觀其弊彼趙今日破齊明日伐齊乃戕輔車之與國以肥啗已之強贏者也然則相如之智果安在乎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論

三代以上無儒之名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儒居其一戴記孔子言儒乃有似後世任俠之爲者其爲附會無疑然魯論儒有君子小人之分意當時必有美其名而冒居之者夫君子之所以爲儒與小人不同而儒則

桐華閣文集二

三

既同之矣儒果重乎儒之重蓋自春秋後戰國淆之暴秦激之而一二誦法古訓守殘抱缺之士乃得以峩冠博帶矜耀於時吾夫子所稱君子儒或歛然焉則儒其果足重耶雖然名重則人因名重人重則名因人重如聖今世大名也然書曰睿作聖詩曰或聖或否與哲謀肅又並列春秋時人稱臧武仲爲聖人而柳下惠之聖孟子固嘗稱之然自聖之名歸夫子後無敢以是稱者蓋必夫子而後爲聖則聖之名重矣而吾於是知程子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之說非儒之足重武侯而武侯之足爲儒重也夫程子所謂儒蓋近夫聖與大賢而微

有不逮者也不然如漢唐以來馬融孔穎達諸輩不得不謂之儒也而謂武侯之所志所學所樹立氣象與諸儒比然乎否乎且昔太公以丹書授武王上接唐虞之道統以程子之意論之可謂大儒而詩咏其鷹揚樂記推其志爲發揚蹈厲絕不以後人之雅歌投壺輕裘緩帶爲美談儒不儒且不足重輕武侯而氣象何論焉且夫重功名者薄儒術重儒術者藐功名古今來相齟齬也宋儒寬以律功名而嚴以覈儒術而所謂儒者則辨義利爭王伯察公私謹誠僞其大較也武侯之出處近義征戰近王治國以公動物以誠義故久專國柄而人不疑王故師雖挫衄而民忘敗公故人受罰而不怨誠故人進善而不懼夫子所謂未見人也曾子所謂君子人也程子欲名武侯於聖與大賢之外而無可爲號故從而儒之不得以儒術相概也又從而氣象之若曰此亦其所有焉云爾夫如武侯而謂之儒則儒貴如武侯而始有其氣象則儒難不然三代而下若武侯者幾人而儒則多矣將皆斥之使不得爲儒乎抑彼自儒者而武侯反瞠乎後乎是不可以不論

桐華閣文集二

四

魯子敬論

孫權論子敬謂勸借地先主是其一短又謂子敬內不

能辦而外爲大言陳承祚載錄其語評爲優劣允當余謂不然夫子敬豈忘荊州者哉其進說於權謂荆楚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夫在劉表則欲據而有之在先主則欲舉而授之子敬豈眞爲漢不爲吳彼其意徒欲多操之敵以自樹黨耳三國之勢劉與曹必不得而合者也孫與劉合則病曹曹與孫合則病劉兩無所合則曹可不病而孫劉各病蓋其時不特賊在操勢亦在操合而討操則名順而功可成合而拒操則掎角便而邊境固厥後蜀吳好絕而仍不得不續非其明徵歟子敬蓋知之稔矣豈特子敬知之卽權亦

未嘗不知之彼呂蒙者見近利而忘大害貪近福而昧遠憂者耳密陳計策謂吳何憂於操何賴於羽夫果無憂於操何操身已死而猶涕泣乞哀無賴於羽何蜀威屢挫而猶遣使求通嗚乎子敬死而蒙代權遂不幸而爲漢之罪人且自辱其父兄矣何以言之當關公降于禁斬龐直威震華夏之日使子敬而在必益厚集兵力以待時樊城旣克關公乘勢直指許都子敬進據荊州徐向宛洛以爲後援諸葛用成都之眾出秦川江東悉師出洞口濡須以撼中原操死不立救覆亡之不暇烏能篡漢哉然則漢亡於魏而實亡於權之惑呂蒙而背

子敬也雖然背子敬以亡漢非權所惜也彼方追咎子敬之處蜀人於上游恐爲己害烏得而不背之不知蜀方討操獨力又不能制操操又非可以旦夕勝關公卽不死必不至舍魏爭吳反戈而鬥同室卽慮蜀得志之後意圖兼并然與其屈膝於魏何如頽首於蜀况吳未必遽爲蜀下哉蜀吳之宜好不宜仇也惟操深知之在蜀則諸葛在吳則子敬而已操聞吳以地資先主方作書不覺筆落於地及關公攻樊城又令曹仁宣布權書示關公欲鬥二虎以收卞莊之效也久矣諸葛知之而先主不能用于子敬知之而權不能用尋陽詭渡猱亭憤

兵卒至漢祚不振而任子之徵寄命交州之乞取笑千載非二臣之誤主乃二主之負臣也權反執是以短子敬烏知子敬之長在是哉且子敬又豈內不能辦而外爲大言者周瑜謂先主關張三人爲蛟龍不可假以雲雨又謂先主寄居公安有如養虎畏之如此其甚慮之如此其深而垂歿上牋則推子敬之智略忠烈可以代己夫豈挈討逆付託之重輕徇僑札之好及子敬代屯陸口威恩大行亦可知瑜薦爲不妄矣子敬關公不足慮之言特借驗於呂蒙耳令須臾無死卽不爲白衣搖櫓之舉而交驩關公豈遂無以陰爲之備者而徒大言

而其怨不能一日而忘夫鄉人之稍有蓋藏類皆苦身
戮力遠者自其先累世近亦積數十年故苟非甚不
肖之子孫未有不念財所從來而輕棄焉者今乃疆使
傾筐倒篋奪其入口之哺爲吾取名之資而曰吾非戕
汝吾勉汝以爲善耳嗚呼天下固有如此不情之善乎
鄉人兵燹之後繼以旱潦繼以團練捐輸之屢攤疊派
不務思與爲休息願乃踵事增華日朘月削一有饑饉
貧者惟仰給於富而富者資已前竭貸振不給非流離
則劫掠此可意揣而得者孰尸其咎而能無悚然惻然
也乎天地愛物不必奪壽者之算以給天殤君相愛人
不能奪富者之資以均乞匄順人情之所安盡吾力之
所能如是而已矣得救生之名不如無戕生之實願以
質之救生者

桐華閣文集二

九

常平倉義倉社倉論

法以便民而吏能擾之法以生民而吏能死之數變法
不如精擇吏精擇吏則謹守法之可行而變通法所未
及於是法有利而無害常平倉之設其來舊矣李悝始
之耿壽昌繼之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吏計錢予穀
無逋負之虞民準穀納錢無抑配之累法至善也然貴
糴利農不利吏吏之利在子半直而得倍穀夫持倍穀

而得半直則無錢之民益病賤糴利民不利吏吏之利
在子半穀而得倍直夫持倍直而得半穀則無穀之民
益飢上知其如此一切禁制之吏卽愛民然不坐專擅
則坐虧絀於是吏敢於壞法而不敢於行法而常平遂
廢社倉猶義倉也義倉昉自隋文帝其穀宜司諸鄉人
不可掌諸官司其倉宜置諸當社不可移諸郡縣移諸
郡縣則輸穀勞般運受穀苦奔馳掌諸官司則存穀易
侵漁出穀多牽制備荒而不救荒名義而實非義失法
本意其弊固宜朱子社倉之法非不效於一時一鄉然
欲推行天下垂法萬世則官穀既有常數而貸穀必在

桐華閣文集二

十

貧民有司慮貧之難償而又利貸之得息勢必舍貧而
貸富行且瘠富以肥私彼時張南軒已言其近於青苗
矣竊謂積貯之善莫如常平與義倉並行而舉常平之
法寓義倉之中度地之遠近以置倉量戶之上下以取
穀擇鄉之耆正以董事遇荒則散穀以歛錢且卽散所
入之錢以歛他處之穀負郭資常平四鄉資義倉極貧
則貸又極貧則賑不去其鄉而食自給故曰善也賑恤
之法賑以錢必民力可任糴買賑以米必民力可任炊
糴至施粥則民最急策最下而行最難粥必有廠就廠
非便也則銀其口數而授之符使來廠一人而受粥者

數口廠必在鄉少廠不供也則綜其戶數而區之界俾各就近廠而領粥者不勞此施之近境者若遠境他境之民因乏食故棄田廬苟無歸必斃道路孰非赤子忍使流亡故遣散不如截畱而聚處不如分布在邑則居之寺觀在野則覆之苫茅稽其戶口別其都里擇某鄉之長各聯其鄉人如在故鄉焉擇某族之長各聯其族人如在本族焉擇某家之長各聯其家人如在一家焉部勒則肅若營伍稽查則陰寓保甲疾苦相救而奸慝無所緣如是則流民有歸土著不擾而施粥之法可一如吾近境矣雖然鬻粥則擔石變而升合人食變而犬

桐華閣文集二

十一

彘分粥則強梁得兼數人庭羸命艱一飽受粥則枵腹斃於膨脹殘喘斃於遷延不廉不明不勤不愼吏速之死民則何辜夫用良法不如用良吏用良吏不如用良民近境及遠境他境之民皆可聯皆有長使隸於其鄉賢士大夫而分任焉彼各有愛護鄉里之情又深憚鄉里怨毒之積必不肯內欺其心外速其謗而吾又寬以便宜嚴以考察導其惻隱獎其賢能民庶幾其有豸乎然竊謂惠民者必使無至於用賑賑亦必無使至於用粥開其原節其流耕三餘一耕九餘三而又輔以常平義倉有平價之穀可糴有出陳易新之穀可貸何俟於

賑卽不幸不能無賑而先事之籌則米爲便預籍需米之戶懸指停賑之期通計賑米之數或販贏於豐地或勸善於富人官錢不足繼以民捐本境穀昂毋抑商價但使軫念在民必令得食則有功不在赫赫哺子不待熬熬粥廠之設特以待過境之流民耳米如不能遍給則計直而予錢滿其全賑之數使得資貿易以自食凡此管見所及坐談匪難苟非其人烏能謹守而變通之抑愚又有慮者貸必先以斂然官倉之積穀半成公牘之具文實情不敢上聞則虛報以求塞責賑必繼以蠲然荒歲之免徵每在豐年之通賦急公未霑惠澤而轉

桐華閣文集二

十二

瞬又迫追呼此亦籌貸賑者所宜深思早計也古人救荒之術不可枚舉因時因地是在能者

壻再娶婦不得爲吾女說

杜氏女嫁馮氏未及期年而死或問所以處馮氏壻者應之曰始終吾壻也女既已見馮氏廟成爲馮氏婦矣死而既葬主祔王姑百歲之後將配其夫主於廟以享馮氏子孫之蒸嘗是馮氏壻之妻吾女百世無以易也吾焉得而不壻之曰吾女死而壻再娶吾將以壻故女其妻乎應之曰壻之名由女而立者也夫吾女者吾可名之壻妻吾壻者吾不得名之女女之名不因壻而立

也曰婿再娶而有子吾將奚稱應之曰孫之而已爲吾婿妻者爲吾婿子母後子之必母前妻猶前子之必母後妻也吾女子之吾烏得而不孫之曰既孫其子矣奚不可因女其母應之曰孫之名因吾女之子而立女之名不因孫之母而立也吾自女吾女吾自孫吾女之子非假他女之子而孫之奚取此孫之母而女之

扶乩說

丁公之以治病神方氏久矣治吾赤林叔祖之出嗣子甚驗迎致於家數憑乩以應求稱扶乩者曰乩使且呼其行第若相得甚謹者余兒子悅之爲刻木主禮拜之

神期以二十八日運乩兒子輩伺走夜分神不如約頗爲怪余爲之說曰扶乩者舉其軀殼手足而一聽於神者也譬之人家軀殼則第宅也手足則奴隸也而據第宅以麾奴隸者主人翁也今有人潔修其第宅號令其奴隸以速貴客客果顧而樂之岸然居之取其所有而左右東西之是宅若無復有主人焉者客則甚尊嚴矣主人何若是之孱乎嗚乎人至不能自主其第宅奴隸而一惟客之是聽其亦可懼也矣雖然貴重之客世或以能致爲榮第宅弗飭奴隸弗謹主人雖善求客或不顧今若輩之所潔修而號令者其或猶有未飭謹者歟

抑其氣猶能桀驁於神客雖尊嚴未得攘奪其物以爲已有也寄語主人翁其日敬謹孳孳於所有事客之來不來無足論也

時事私議

光緒六年我朝與俄夷尋盟定約奉使非人俯從要挾維時眾言官交劾於內一二大臣力持於外別簡使臣往更前議蓋彼俄強鄰偏處方深肘腋之憂出境揚師不過恫喝之計及至天威震赫諸將合謀彼亦知禍結兵連莫能善後故始則狡焉思逞繼則幡然改圖此聖朝主和而不專恃和之明效也然善制敵者不恃彼之不來而恃我之能禦今雖約成兵解異時恐反覆多端設若我出彼歸我歸彼出彼但爲多方之

誤不卽交綏我苦於奔命之疲必成坐困愚以謂爲今之計惟有明諭以此次定約之後若更復生枝節必相見以兵戎庶在彼永絕覬覦不任虛聲以恐嚇而在我可專志嚮母恃和局以媿安上下齊規內外協策廟堂切虎尾春冰之慮仍飭邊防疆場奮枕戈衽革之思如臨戰陳人事所極天意爲回安見弱之不可轉強強者不可使弱耶夫養兵於無事之時原期用兵於有事之日今者無事則養兵有事則用勇兵果無用何必餉項之虛糜勇卽可用豈能衣糧之永給竊謂經制之兵與其散居汎地而莫任操防何如團結成營而堪資訓

練召募之勇與其浮寄孤懸而終歸遣撤何如嚴汰精選而任以屯耕訓練久而老弱盡裁一兵可當數人則一兵可省數兵之費屯耕久而田廬漸裕一勇可贍數口則一勇可期數口之增以私衛室家之心希公扞疆圍之賞眾情共奮我武維揚矣至海濱遼闊防不勝防則又宜規建險要必爭之區策應四及之地宋人謂人身全體祇數處宜護風寒奕家布勢但數子可牽全局斯誠至論宜亟良圖兵勇不能缺餉籌餉必先理財財尤在節用天下雖富侈則易貧天下雖貧儉亦易富誠能減飾外之美觀裁無益之浮費塞江河之漏卮剔

樹實之中蠹省一分用卽爲天下畱一分之財畱一分財卽爲天下備一分之用又益酌古今權宜之法審窮變通久之方鈔票大錢采苗開礦奉行固滋流弊運用究在神明收禁民間銅器藉免銷毀錢文而銅多則鼓鑄亦廣是化無用爲有用重徵洋藥之釐金藉可裨益國帑而價昂則吸食漸稀是明不禁而實禁而其大者則尤在墾邊陲之荒土以備內地之游民開畿輔之水利以實京師之困廩募買洋之鉅賈以通中國之有無課州縣之蠶桑以裕閭閻之衣食治其流則千孔並塞濟其源則百廢俱興如此而不富且強焉殆無是

理說者謂立法雖善求才實難法即隳頽可振興於一
旦才須培養豈遽過於崇朝是則有然抑猶未盡夫馬
無騏驥不聞盡廢馳驅劍乏干鏃幾見全無斷割固不
可廢人而任法又烏能懸法以待人但需摩厲有方鞭
策有術中材原視夫造就行潦亦助夫汪洋又況五步
芳蘭十室忠信在上果卑禮下士破格求賢朗鑑懸堂
媼者遁而妍者畢進矣簸揚在手糝者去而精者獨留
矣至欲開宏遠之謨建久長之策則毋但取人於科舉
徒課士以文章內而翰苑清班毋令疲精於小楷詩賦
外而牧令要職毋令屈體於趨走承迎專其智力使及

桐華閣文集三

三

未官而講求經濟養其氣節使由端品而勉進循良是
樹教之大端亦救時之急務也載稽往代下逮末朝大
臣無濟屯出坎之才臥薪嘗膽之志事急則倉皇失措
不暇計後患之叢生事緩則泄沓仍形馴至倚苟全爲
勝算彼此觀望敷衍目前譬猶暫寄郵亭不妨穿漏誰
肯周防墻屋豫救傾頽此任事之無人故覆車之相繼
而今非其時也彼李贊皇之在唐會昌張太岳之在明
萬厯尙能揮斥藩鎮整飭綱紀矧今 聖明御宇名
世應期出則掃蕩邊疆功逾方召入則論思密勿道法
伊周凡茲管見之偶窺諒屬塵談之餘唾窮閭下士何

補高深惟有效擊壤之遺音揚武常之盛烈偕我鄉村
父老歌詠太平焉爾

疏通江漢水利議

楚水之大者曰江漢江水之患則江陵監利松滋石首
諸縣受其衝漢水之患則鍾祥京山潛江天門荊門沔
陽諸邑受其衝江水漢水之支流其脈絡相通分注而
互漲者則各屬交受其衝隄防之設久矣屢潰屢修潰
水居民修則苦科派之煩潰則罹胥溺之慘潰後之喘
息未蘇修時之追呼復及統籌全局兼權久計隄防之
有無利害大畧相等於是祖賈讓棄地之說以爲疏

桐華閣文集三

四

通者一爲張侍御漢謂治江當先疏其下流之五通口
調絃口上而宋穴楊林市上而采穴又疏北河之便河
郝穴又疏新隄之口與新潭之淤蓋欲導江水入洞庭
分於支河以殺江之流也治漢當疏舊口操家口及小
里潭竹筒河與天門縣獅子諸河蓋欲導漢水繞三台
湖出五通口而殺漢之流也一爲監利王比部柏心謂
大江經流昔在於南宜修治江南之虎渡口門使經流
自此趨南分其大半以入洞庭而水所經行若公安石
首澧州安鄉數百里之地則可捐以與水而不必惜蓋
水復神禹故跡則北岸自荊州郡城及郡屬之江陵監

利安屬之潛江漢屬之沔陽上下千餘里閒皆可永免衝決之患以全膏腴其利不止什倍於南岸所棄之地也然由張之說則江水之宋穴采穴楊林市自宋元以來久經湮塞隄岸綿亘居民世習爲樂土漢水之舊口距五通口計長八九百里中間煙火萬家田疇相望掘地開洩不獨囂然繁費且將使諸處田墓爲墟人民失所由王之說則江水注於南岸原隰高下蕩爲廣澤必按稽田畝豁除糧額又且擇高阜之鄉割隸毗連之郡邑而居民遷徙之費田廬之資又必取給於官而後可

則不勝重舟春夏之間纔畧受南來諸漲便已高出湖岸又安能容納江水大半以殺其勢乎竊謂隄防之不能復爲疏鑿猶阡陌之不可復爲井田奪民田而限之以方里奪民利而斥之爲水道幸則僅見官司之煩擾帑藏之虛糜不幸則稔變而召禍故其論雖高然謀之而不能行行之而不能成也書曰九河既道又曰九澤既陂或謂陂卽今之隄防夫禹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其功誠在萬世然至殷而耿亳屢圯至周而穀洛交鬪後河道且徙而南古今異變安見疏鑿之一勞永逸乎河流挾沙而下沙積則故道高而梗流江漢雖清駛

然其上流之深山邃谷壑種殆遍沙土鬆浮歲值大雨時行由山溪衝刷而下所至停淤致江底增高而水亦因之加長然則水之至於橫突旁衝者特由無下之可就耳雖有故道墊高則必決而他犯雖繞他道能下則順軌而安流故吾謂善治水者不必與水爭地亦不必棄地與水但就今水所行之地使無變下以爲高水自得所容而不溢夫主棄地者捐其下者以縱之也而主濬汀者還其下者以安之也雖然開濬之說亦有不盡行於今者 國初沿明舊法原設有拖沙之船後以言者罷去夫濬其上流泥沙必趨下流濬其下流泥沙必

歸海口故必開積高之海口而自上而下之泥沙始能由口入海不能辦此則上濬而下壅下壅則直衝之水且反攻而倒灌而上流復病然則如何而可無已則請爲挑濬冬令水涸船拖深水之泥沙以積於淺挖淺水之泥沙以登諸岸土去水而河深土登岸而隄固此又開濬之與隄防相輔而行者也而挑濬之夫則取備沿江之水勇拖濬之舟則兼用防江之礮船費不繁而事集議雖卑而易聽孰與坐談賈讓之上策歷久而無成乎夫水之與人爭地久矣隄奪水之地水亦奪隄之地今爲之解紛已奪者吾因與之不必代爲之爭未奪者

吾預保之無使復至於爭官隄無容置議矣私隄之由來已久亦聽其舊而別修接築則必嚴爲厲禁畱地與水以弭其爭以今之法治今之水以今之官行今之法但使實心實力補弊救偏豈遂不可灑沈澹蓄若夫矜言改矧規救彼方之害而奪此方之利且懸擬他日之利以償今日之害吾恐害且日滋而利不及待也書曰往省括於度則釋又曰慎終於始省哉慎哉幸毋以民之身家爲試謹議

禁種罌粟花議

道光中林文忠公則徐疏請重禁吃煙以杜弊源云以

桐華閣文集三

七

食貧之人當中熟之歲約人每日用銀四五分若得一錢則諸凡寬裕吸食鴉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須另用銀一錢是每人每年卽另用銀三十六兩以戶部歷年所奏各直省民數計之總不止於四萬萬人若一百分之中僅有一分吸食鴉片則一年之漏卮卽不止於萬萬兩此可覈數而見者況目下吸食之人何止百中之一文忠此疏可謂痛切然特就彼時略言之耳今煙禁旣弛吸食者幾於十人而一二通計天下漏銀當以億萬兩計卽曰稅釐所入利亦稍歸於上然烏能當十分之一內地垂盡之脂膏脞削於外者若孤樹而當

數斧耗竭於中者若庭贏已甚之軀而頻服通下之劑方惴惴焉懼其根株斷絕骨化形銷況又重以鴉片之鉅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無所紀極也哉於是有所爲變通之計者謂旣不能禁民之食則無爲禁民之種夫聽民之食而禁其種是驅利歸洋聽民之種而任其販是收利以還中國其說若可信雖然安所得隙地而種罌粟勢必占民所仰食之地也仰食之地僅足供仰食之人萬分之地去其一卽萬分之一人而飢其一然且曰罌粟之利倍於五穀罌粟一石計可易穀數石而奚以飢夫此所易之五穀得諸外地乎抑仍得諸內地乎內

桐華閣文集三

八

地之食僅足供內地之人移其一於彼必歉其一於此是不罌粟者且以罌粟而病矣況小民貪利而妒人一家利一鄉趨焉一鄉利一邑趨焉積而不已則天下幾於無食其收倍其值賤其取便食內種之罌粟必百倍於向食外來之鴉片學焉而食則無土耕焉而食則無農仕焉而食則無官蠶織焉酒食焉而食則無婦如是則天下幾於無人天下豈有無食無人而可久安長治者洪水猛獸之禍天下也聖人急起而抑之驅之鴉片爲禍殆尤甚焉今旣不能抑且驅矣奈何鄣洪水於垣墉豢猛獸於庭闈噫吾言至此苟非疾視斯世必欲陷

之溺之使至不可復救者將姑聽利之去中國而歸洋而竊竊然議禁罌粟矣然而不可禁也今夫稟朝廷以出令者內則政府外則督撫也政府督撫去民遠令不能以及民奉上令以致之民者蓋自州縣官等而下焉而吸食鴉片者亦自州縣官等而下焉彼且陰幸民種之值賤取便而陽致上令以懼吾民民懼而試以賄嘗則自隸役等而上焉賄者既免矣然一無所懲艾震動於民慮無以追上之責且猶未足廢吾無厭之求於是取種焉而力不能賄者刑之繫之以示吾法之必行又於未種而可以取賄焉者藉名履勘而蹂踐其苗稼叫

桐華閣文集三

九

呼隳突於其屋廬卽至謗讒交作而仍可上邀不避嫌怨之旌蓋民則擾矣而罌粟如故也故曰不可禁也然則如何而後可曰揀弊在明法明法必擇吏擇吏必清源天下未有不治其大能治其細者居上者果有意於是乎他日請畢吾說

歸黃貞姑喪主議

貞姑年七十有五以某年月日終於其功服姪貴墀鈍安莊舍內咸以喪主宜黃氏爲言謹按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鄭注解以不主姑姊妹之喪 國朝顧甯人謂此文

以姑姊妹發端以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夫之喪汪堯峯亦云然二說雖與鄭異而按之文義曰夫死曰夫族曰妻黨似專指喪而言顧汪不爲無見且卽如鄭說亦姑姊妹死於夫家者耳孔氏正義謂此節明姑姊妹在夫家而死無後使外人爲主之事儀禮喪服斬衰章子反在室爲父三年馬氏融云爲父母室吳氏絳云有反室不關七出者如國亡子死無大宗收族之類齊衰不杖期章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王氏肅曰姑姊妹本大功以無主爲之期雜記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鄭註云謂爲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夫言殯不在己族則固有殯在己族者矣以不在己族而期較輕則

桐華閣文集三

十

必有在己族而期爲重者矣貞姑嗣子蚤夭夫弟一子遠賈津市依母家爲生者四十餘年左氏二十七年莊公傳夫人歸甯曰如某出曰歸於某正義云魯夫人無被出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於齊子死自去歸而不反故與出同文此夫死無子可歸母家之證儀禮士冠禮入見姑姊妹如見母是已嫁姑姊妹在家與母同居之證名雖殊於大歸實則等諸在室其身亦在室其喪在室母家宜服以在室之服卽得以主其在室之喪喪不可一日無主勢不能淹久以待在遠之夫姪不得以殯在己族與孔疏所指沒於夫家者一例而視貞姑爲黃杜兩氏之賢爲黃氏兩立夫後葬其翁又葬其姑在遠之姪比年亦時有奉遺身雖反於父室恩未絕於夫家聞赴而奔喪

奉柩以歸葬兼祧以承大宗爲喪主此黃氏子所宜行
而未能卽行者也黃氏未能卽行則杜氏不能緩所當
行夫子賓客生於我館死於我殯夫子卽賓客之喪主
哭伯高於賜氏且告之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賜氏卽
伯高之喪主禮緣義起文由情生如津市聞赴設位以
哭成服受弔是卽彼地之喪主喪在杜氏無嫌也母家
之暫設喪主與夫族之宜爲喪主兩不相妨禮喪服記
有大功主
喪之文疏云大功從父兄弟也謂死者無近親而從父
昆弟爲之主喪云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若子妻不可
爲主而子猶幼少不能爲
主按此卽古所謂攝主亦不必以喪無二主爲疑陋
見如是然此事古籍無稽徒以經意推測未敢據依知

禮者矜而教之是幸

桐華閣文集四

黃鵠磯分韻作胡文忠公生日詩敘

余以去年四月寓居黃鵠磯胡文忠公祠側既據江山之勝因遂得交諸英俊以為己益今夏六月陳君蔭田觴客於此分韻作文忠生日詩余病未能也顧念文忠之遺烈與諸君子之永矢勿諼余心有甚戚戚焉者蓋嘗謂天下之故非遂一發而不可制彼夫粵寇倡亂應者蜂起致重勞文忠諸公血戰幾十年而文忠猶未克身戴其事豈真粵寇之能誘人以必叛蠱人以必死哉治久而法弛文武恬熙於朝士庶敖般於野呼朋引類

桐華閣文集四

無復有以禮教相維持忠孝相感發者浸淫發洩至文忠諸公起任其難而焚溺則已甚矣然則士大夫之酬酢往來初若無與於治亂之數而人心風俗實陰繫焉諸君子幸鄂中無事又事權未屬於焉觴詠宜若可以流連風月慨慕神仙者顧惓惓於文忠之忠勤使誦者愀然君父之急以奮發其忠義勇敢又使知吾儕之偶爾讌集必慎於言而不敢苟起教微渺銷亂未萌將於是焉在則又烏可不序而存之也乎嗚呼清談競而華夏裂講學盛而黨禍亟宣尼之致警羣居蓋知之矣明於古今治亂之故者其能無感於余言耶座中譚君荔

仙故嘗客文忠幕者為余言文忠用人必推本心術謂心術正則才之短長高下皆可器使而尤喜寒畯樸直之士余既以鄙見序詩並附識其言如此蓋又以見文忠之克夷大難與夫才之獲用而益於時者其原有在而諸君子殆非獨能詩已也韻為昔人已乘黃鶴去分賦者為謝君耦樵張君海晴譚君荔仙張君藝臣晏君圭齋與主人并余而七余不能詩蓋七韻而闕其一同治六年丁卯六月巴陵杜貴堦序

鄂中唱酬集敘

桐華閣文集四

田友余既因偶樵交蔭田蔭田偶樵亦因余而交會稽施子望雲平江鍾子亦舉數人者心相許意相得也然數人者不常聚或數年而一見不幸如鍾子則沒已九年於茲矣蓋吾曹在世不特富貴不能倖邀即友朋之樂彼蒼亦不勝其靳惜而亟予奪也去年春予客武昌往訪望雲偶樵於江陵又因望雲偶樵識蒯子冰淵相與矜詫是遇既誌之以圖又錄其一時歌詠軸以藏之何取是區區者哉得之愈難則張之愈甚人情大抵然爾今年秋偶樵復廣是意為鄂中唱酬之集而余與蔭田望雲之作為多其一為樊子雲門稱才當代蔭田望

雲偶樵先後與之游余向未之見也夫友朋之樂當其時如饑渴之得食飲然旋風過前不可得而捉搦也卽不至不幸如鍾子然就今以論望雲當旅食南漳南漳僻處一隅其友勢不能以無事往而予與雲門且將北去偶樵畱江陵蔭田當返粵之數人者幸乃得通一書其他在郢者踪跡不必盡同而其不能常聚則略相似也夫常聚既不可得其贈答篇什設又不幸銷蝕於塵埃鼠蠹水火盜賊之中致嗟離索而樂歡會者未由狀其髣髴以釋懷思豈不悲哉然則郢中唱酬之集又烏可少也余性懶文字不自收拾其舊稿往往得之蔭田

桐華閣文集四

三

望雲偶樵處嚮謂諸君於余則然耳今觀偶樵所集又益歎其篤於交游情能遍給而意不少衰爲可感也嗚呼可不謂賢矣乎集中凡詩若干詞若干作者類多憔悴不得志之士如余者抑又甚焉而倪公豹岑以大郡名太守俯厠其中此豈可多得於公卿間者蓋自古難之矣是又予所慨歎而不置者也光緒元年乙亥歲暮秋月巴陵杜貴墀謹敘於陳氏江樓

平平言敘

嗚呼吏治之在今日不可言矣抑豈盡人之不仁蓋亦有由於不學者焉不學故不知萬物之與我爲一體無

精神氣脈以流貫於其間而又識不足以察民之情術不足以衛民之命惛然貿然木偶而被冠裳而環伺其側者乃爭假竊神威以攫牲牢民生幾何而不蹙也然則士大夫飽食嬉遊廢書不觀之日卽小民銜冤負痛救死不贍之時不學之禍何其甚哉何其甚哉吾邑方都轉菊人先生自爲諸生卽者讀有用書及官知縣出所學以措施廣濟襄陽稱道吾父母不衰迄今二十餘年矣雖屢典大郡顧追念牧令所以及民者不能以須臾忘嘗上稽經史旁摭羣書近證時事條分而件繫之發前人所未發洪纖鉅細靡不畢具其謀吾民真若慈

桐華閣文集四

四

母之哺孩於懷而時其饑飽燥溼焉者既成若干卷題其編平平言平平言者猶言無甚高論蓋謙詞云爾雖然禹之治洪水也注諸海而已周公之治猛獸也放之菹而已順其性使復其所非有奇功異績也彼民亦平人耳雖情僞萬變不至若洪水猛獸之難治舍是平平者將操何術以馭之哉貴墀受而卒業亟復於先生曰今之百工技藝皆賴師以教之學也獨至爲官則舉世中下之資咸以生知自處豈真視官易百工技藝狃於積習恥於相下而臨其上者亦不克師道自居本諸躬行以訓厲而申儆之也今欲奪天下帖括之學使豫習

民事其勢誠有不能無已則仕而學乎學焉而書浩以博義竊以深仕者不且望洋而歎日不暇給乎吾欲刊是編萬本流行海內俾一開卷而知官之難爲與其所以能爲者一牧令學之則一州縣受其福十牧令學之則十州縣受其福視彼秘爲治譜以利子孫者其公私相去何啻北胡之與南越耶生民之害亟矣有心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猶懼不及也是編之刻烏可一日緩哉光緒四年孟春月杜貴墀敘

平平言後敘

貴墀敘菊人都轉先生所著平平言大旨謂古昔吏治

桐華閣文集四

五

之盛原本經術今既不能奪天下帖括之學豫習民事而及仕而學書浩以博又窘於力而迫於時意欲刊布是編俾仕者開卷得師庶幾民受其福先生讀竟謂貴墀子非知吾心者夫吾何暇言著書居官久習知所宜法戒嘗私述焉以示子弟口不勝述又易忘也隨其記憶所及而筆錄焉鱗次櫛比積若干卷藏以待吾家之士而欲官者令講習於平日幸無重得罪百姓墜吾中丞公累世之家聲云爾夫謂人不吾若而必待詔告既非所以處人稍有一二知識勇於自信而亟示人又非所以自處子爲吾謀奈何若是貴墀曰然哉謹受教夫

自科舉肇興父兄之誨子弟惟斤斤焉弊精疲神求符有司之尺寸猝膺民社所習與所用齟齬不合子羔尹何甚者禍其國以及其家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言以居官之道望之入學之始也又曰良弓之子善爲箕良冶之子善爲裘言箕可漸進於弓裘可漸進於治也今先生既知子弟所宜學而又以素所學者躬行而漸導之後嗣之繼軌循良不著蔡而可決雖然吾子弟之眾不若人各有其子弟之眾也吾教吾子弟而利民溥不若人各教其子弟之利民溥也世未有不可用以教人子弟而願用以教吾子弟者即未有不可用以教吾子

桐華閣文集四

六

弟而不可用以教人子弟者古人家訓家範諸書皆教子弟之私言也天下至今誦之然則是編也先生不欲其傳又烏能禁使不傳哉先生前日子必思所以益吾書者媿無以應則仍申前敘之請蓋非貴墀一人之私言而凡有心斯民者之公言也先生其謂之何

畫漫賸稿敘

畫漫賸稿者武進陸徵君邵文先生所爲書記也先生少以才名江浙垂老猶窮客諸侯士鬻文工鬻伎畫漫云者工下而技拙名之以自嘲也都若干卷陳諸廟堂垂之金石者其義嚴以閱也其氣厚以愉也往來贈答

指事述意者其辭曲以盡也其旨深以婉也曰賸稿云者全數之也嗚呼先生之於客久於文勤矣唐韓愈言書記之任非具閎辨通敏之才者莫能任之若先生者可不謂閎辨通敏也乎顧唐雖以科目取士而辟舉未嘗廢朝廷既得收其俊偉補王官之缺而士失意主司者亦得自效幕府以階通顯先生何如哉然先生雖未能如昌黎所記許孟容杜兼入仕王朝而身當嘉道之間承 國家極盛之餘海內富庶名公鉅卿類多風流篤耆文學樂與諸賢雋商略往還不憚屈已下之而財力贍給又足以佐其優禮故幕府常極一時之選而

桐華閣文集四

七

博學高文之士藉恣游覽而廣著述者往往棲託其間先生雙白燕樓詩其中山水友朋益多取諸是貴堦故以悲先生之不遇而又未始不歎其遭時之爲可幸也先生孫彥頎刺史去先生之卒□□年而權輿國其政成之明年纂修州志抵書武昌幕中招貴堦以來以貴堦喜悅其文因出先生所著金石遺編古今體詩各刊本及是集相示是集先生戒勿刊刺史則懼其久而散佚也疑弗決貴堦曰何疑哉代張籍之書代張方平之奏今皆存韓蘇集中此其例矣且烏有爲人子孫顧代先人執謙退遏盛美而弗揚者刺史謹應曰諾然則子

盡爲之序固辭不可爲識是集之刊印緣起如此抑貴堦非所謂閎辨通敏者也徒以衣食之故隱忍而爲先生所爲去備句者幾希繙繹是集能無昌黎之愧發於中顏變於外乎嗚呼是則尤可悲歎者已光緒四年三月日巴陵杜貴堦序

爲曾威毅伯題胡文忠公遺集敘

今上御極之五年詔起某巡撫湖北且 敕酌帶舊部以慎固封守某既受命伏念此邦三淪於賊前撫胡文忠血戰得之全力守之享成功者豈可不思光大公緒冀上紓 朝廷眷念南服之塵於是察利弊所在且

桐華閣文集四

八

攷公遺政以求合鑒於成憲主善爲師之義及得公遺文讀之蓋自受節以至屬纊雖非可言語罄而規模固已具矣欽惟我 國家膺運二百餘年匪武覲文中外恬謐一旦盜賊發粵西掠郡縣以數百計竊據金陵震及畿輔天下搖搖若無所寄當是時某家兄毅勇侯躬率湘軍倡義而公亦自黔來楚常引軍與毅勇合及毅勇舟師困江西公亦頓金口潰參山崎嶇於亂軍悍賊之間扶傷起仆益摺拒年餘而始得集諸軍以克武昌復九江又久而□□始奪安慶又去公薨數年而金陵賊始就俘嗚呼難矣 朝廷追念公本謀 恩加世

職世論翕然蓋武漢扼長江上游爲賊眾死守必爭之地非公出入危險以摧堅城厲兵募財養人才固人心以甦殘疆則我失建瓴之勢方諸將之規復安慶也賊數出死黨以犯湖北非公堅忍不拔則皖且爲賊屏蔽金陵天下事尙未可問故公雖未親蒞其事而勞苦功高則上邀 天鑒下孚眾議中服羣帥之心而無少疑開於其後也然又豈漫無挾持而苟焉僥倖一旦者哉毅勇嘗亟推公才而尤服其進德之猛然則公之能爲天下決大計肩大任無幾希疑且懼者其本原蓋有在矣夫天下事至於燎原漂山雖負過人之才者被髮徒跣號呼救之而常若不及當其未發則僅得中才從容制之而有餘嚮令各直省疆吏治其境如公治鄂則郡縣無敝法蠹吏必無奸民就令或有變禍亦必不如是之烈惟不蚤爲其易承其敝者乃不得不勞且苦功遂不得不高而病已先中於國嗚呼可不戒哉書曰有備無患易曰履霜堅冰至依古以來禍天下者又豈獨在盜賊爲 天子捍牧圉者其慎思弭亂之本懲前毖後以益宏我 國家丕丕基則庶幾我公之志而天下之幸也夫

桑蠶提要敘

桐華閣文集四

九

桑蠶提要若干卷吾鄉方菊人先生居官時所著也創稟於武昌郡署初刻於襄陽分巡任所逮陳臬樹藩密邇邦畿復改刻於都門其爲書大旨見所自爲說及凡例中明辨以哲至詳且盡蓋易稟者數矣改刻既竣而先生自山西罷歸攜板自隨在途復刊正訛字數處抵鄂而舉書授余命爲之序欽惟我 國家 列聖相承惠愛黎元勤思本業 聖祖仁皇帝詔列耕織圖四十六幅各冠詩章 世宗而下咸依題成什先後編入授時通考永垂奕禩 聖訓維昭而宋臣陳勇農書秦湛蠶書及於潛令耕織二圖詩身後數百年且得邀 聖祖睿鑑寵貯 內廷其重民事也如此則凡大小臣工祇承 天子命撫字閭閻曷敢不震動恪恭以求上副保赤之誠而有能勤恤民隱事事而爲之謀者度亦 列祖 列宗在天之監臨所不遺也先生起家令守案牘必纖悉躬親而尤惓惓於民之生計以謂方今各直省無不農之地而有不蠶之區當不盡由惰窳因著爲是書以曉編氓且廣購桑蠶於浙及一試之襄陽而效果大著烏虜可不謂賢矣乎以先生之勤而不獲究其才力所極遽以罷去或疑不能無少憾予謂不然夫得一賢而護視惟

桐華閣文集四

十

恐不謹維繫惟恐不殷惴惴焉慮賢一旦舍己而去視國之失賢若己之寒而失衣饑而失食不能以一息安者此任天下者之責也若賢者之自處則有道焉幸君相任之進而施澤一隅暨四海不以自廣不幸屏伏退處收聲斂實儕侶於庸冗之輩不以自狹要惟於世無擇隨其身之所值而皆有以自盡以及於物此其所以爲賢爾予先生之鄉人也不能無私於其鄉喜吾君吾相以先生見還而先生之持是書以歸也謂庶幾吾鄉蠶桑可興舉如襄陽蓋有私幸焉雖然自湖南外地廣什伯於吾鄉人眾千萬於吾鄉者爲行省一十有七彼

或身被耳飮於先生之治行能不以失先生爲恨乎以地之廣人之眾不能無唯然於先生之去則臨夫廣與眾者能不以動念乎則又安能久私先生於吾鄉也吾鄉及先生家居之暫從事是書而亟收耳提面命之益以興利於百世則先生之歸非偶然而吾鄉果幸矣遂書之以貽鄉人光緒九年夏四月里人杜貴堦謹序

爲人題重槩折獄龜鑑敘

折獄龜鑑八卷宋開封鄭克武子輯

四庫總目

稱其究悉物情以廣見聞而資觸發較和氏父子之書特爲賅備然鏡板流行絕少今梁大令湘帆及某某諸

君從事讞局心恍然於折獄之不易將博求所以益其神智者因取是書而重槩之又以余爲識塗老馬必取言焉用心可謂勤矣余謂折獄之道未足竟司民之責與心也養與教胥失而後獄訟繁焉雖然吾聽訟明而執法公俾民曉然知是非曲直之決無可消慍然於罪之不可幸免而快然於良善之有伸無屈固所以弼教矣吾剖決速而逮繫少兩造及它左證幸無久羈候廢業損財胥吏不得因緣以恣攫噬又未始非折獄中之養也夫養與教之胥失由來既久迫而期之弊或以滋故其功未可遽成其事亦恆若有待而隨時可以盡吾

之責與心又旋至而立有效者惟折獄爲然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至得其情則獄成矣然必先致己之情然後有以致民之情否則威劫而已武斷而已挾威恃武而乘以忿疾於頑之心予智自雄之習彼民也愚怯者震慄惶惑反以掩其茹冤待白之情而桀黠者且陰測吾之可以貿欺禍之可以巧嫁乃愈益堅匿其可誅之情以希幸脫如是則獄有不成而箠楚敲撲之慘縲綬幽囚之辱民有枉受者矣嗚呼民之異吾者分與勢耳髮膚身體受之父母者在彼無異在吾也罪有不應得法有不

應加徒以吾一時之恣睢鹵莽而令彼血肉狼藉於堂皇呼吸待絕於狂狴豈仁人君子而忍出是抑又聞諸班史其傳趙廣漢張敞之屬皆歷敘其發奸擿伏之神而傳循吏也則曰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又曰適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色吏事蓋其指微矣而鄭武子之輯是編亦兢兢於尚德緩刑然則折獄患其不平至於能平司民者又未可自謂責與心之已盡也湘帆諸君久讞事與予相切磋類能本循吏之寬厚為能吏之神明庶幾武子著書之意異時身膺民事必有卓然樹立於折獄之外者予知之信之謹著

桐華閣文集四

三

之簡端以俟吾言之驗焉光緒四年六月某序

為陸學使題湘水校經堂二集敘

湘水校經堂創自朱肯甫前輩嗣是學使歲科試畢則檄取優等之尤者肄業其中余承曹仲銘同年之後主講者為巴陵杜仲丹同年按月督課而余與前巡撫卞公復迭試之及任滿將去乃別裁其課卷都為是編蓋皆彬彬雅雅選言貴當所謂入主出奴黨同伐異者壹皆無有而扶持正氣主張公道撫拾利病之作亦往往什居二三力是而繼以無怠無紛材成足用或庶幾二帝三王所以為天下國家立學之意往者湖南考官姚

惜抱先生列學為三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余則謂學者學乎義理而已考據之博博此辭章之達達此苟不深究乎義理之所安而惟據執夫意見之偏馳騁夫才力之駁浸淫發洩奇袤恣睢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匪獨玩物喪志獵華遺實為末俗文學之通病已也夫天下之治亂係乎風俗風俗積漸於人心而肇端於語言文字之細游處鄉校其儕輩相與崇尚敦樸循循於規矩無敢放言高論炫已以矜人非今以刺古則其居家與鄉順承乎父兄無拂於耆長可推而知用是倡率齊民習為遜讓必有以豫絕夫犯上作亂之萌而徐收夫

桐華閣文集四

古

急公趨義之報即其身終屏不用要無負 國家興學造士長育以待用之至意教化之興人材之出將於是在豈不盛歟湘中當咸同中興數千百年來山川磅礴蜿蜒之氣一旦踔厲奮發盡萃於曾左諸公愚意竊以謂今日之湘中宜收聲斂實藏氣於根厚培深壅俾益克實完固踵嗣乎發榮滋長之盛無有窮極既以此質仲丹院長因遂弁諸是編且用志余不忘湘人士之拳拳湘人士其或不謬妄余言也夫

善化李氏支譜敘

曩郭侍郎筠仙先生為余言近吾湘多能古文然莫先

李君作周余用是交君交君再問而君舉李氏支譜視余曰吾恨是編不及侍郎之存也今以序溷吾子先是余嘗讀君妾不廟見議兢兢焉無敢或循俗以瀆先人竊意君必能內盡尊敬之實者今乃益信蓋引事必覈以辨取古義必博以精自下已見援据必稠疊以昭晰其詳也蓋其慎爾自歐蘇二公之譜名世迄今士大夫家類放爲之然或不始諸經明行修出之也無本持之也無故承訛踵陋鬱前美而弗宣怨恫奚自而泯夫世衰道微至忍以苟簡施諸吾祖若宗則何不可苟簡者流失所極君子懼焉觀於君之行事與所爲譜以謂有

桐華閣文集四

五

人心者宜於此乎變焉矣譜敘見於元明別集者尠可稱述君奚取乎是侍郎而在者以宗經翼聖之文推論仁人孝子收族之大旨庶乎相得益彰並垂世範而今何如哉余能無悲且媿哉抑余又竊以謂支譜之作蓋歐蘇小宗之法然自歐蘇得姓及永叔老泉之身或數百年近且百餘年而後能得二公則所謂各譜所知合諸吾譜而全焉者遙遙不能以相待其勢必終於吾譜而止安所得族而合之余又以知君仁孝無窮之思必不能遂晏然而已也光緒十八年四月謹敘

嘉禾雷氏族譜敘

光緒二十三年冬仲嘉禾雷君小秋孝廉以所爲雷氏族譜視余校經堂君故校經堂肄業生也雷氏族大以繁獨推君能古文族所在聚而居者各自爲邨邨凡十餘所小秋創爲表以別之按表而稽某族其系之源流分合犁然粲然敘次雷公煥以下舉正舊譜世次之顛倒朝代年歲之舛誤都百餘事蓋自齊梁以上及漢章賢楊雄輩考證不能無謬者茲譜庶幾免焉余樂得而敘之而彼時未暇以爲明年夏六月小秋自長沙寓書武昌督前諾爲言今時父老不憂窳些子弟不懲淫佚詆鄙舊學馳逐新異而合種保教諸怪誕不經之邪詞

桐華閣文集四

六

卮言且日出而未已其語絕痛余謂此亦吾輩之過也自聖賢爲學之旨不明下者驚辭章上者溺考据貿貿然靡靡焉敝其精力於無用之辨不急之察及一旦試之以政偷儒憚事月益歲甚習爲故常至於憂患不可勝校禍敗不可深悔而乘其弊者乃相率抵隙蹈瑕戟指攘臂謂宜破擥拘之見而獨觀昭曠之道於是姦言竝至嘗試之說鋒起任當世之責者失於不學爲所陵轢劫持傾駭一時之耳目而囂天下之口誠如君所云百川不東非蘆灰一撮所能救止者夫古有鴻水而因有禹有猛獸夷狄而因有周公有亂臣賊子爲我兼愛

而因有孔孟今之異類欲舉吾中國四千年以來相承之道脈一旦斬絕之使無餘古今萬萬無此理物不極不反寒暑火中乃退吾意異日必有如禹周公孔孟其人者奮起而廓清之合五大洲之燭火盡息於日月之明惜夫吾儕之不及見也然則且爲之奈何曰亦修其本以勝之而已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俾仁義之根極於人心者油然而生怡然而順充然而各足其服習也馴其樹本也固其信道也堅非法誣聖之巧辯飾說將深惡痛絕不遺餘力焉又烏從而眩奪之哉小秋如不以愚言爲不然幸以冠諸譜端爲百

桐華閣文集四

七

世雷告前所謂天下不治而吾家自治者將於小秋焉徵之是爲序

湘潭段氏族譜敘

光緒二十五年余重主湘水校經書院得肄業生湘潭段君伯猷余嘗與論爲學生作而言曰某幼卽喜讀義理之書余亟稱其志之不苟而勉以學之貴恆旣而以段氏族譜問序於余固請不已余曰愚不能文將何以重君譜無已請卽以子所自言言之子不嘗曰有志義理之學乎夫天以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而理卽付焉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得天地之氣與夫宰氣之

理以成形而遞嬗遞衍以及無窮之子孫祖宗雖聲銷形化不可得而恍惚而其所受於天之理子孫實凝承之死如生亡如存第言子孫所恍惚之形與聲耳若理所憑依之精氣則盡在其子孫之身死而實生亡而實存何言如乎世之治譜每樂侈世系之繁閭閻之盛然有繁而非繁盛而非盛者何以言之凡譜所繫丁口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學三代之所學及其旣成一人而當萬夫之英千夫之傑百夫之俊則不繁亦繁不盛亦盛若夫囂焉而名放焉而利塊然而物卽幸而瓜綿椒盈爲公者四世珥貂者七

桐華閣文集四

末

葉三鼎五鼎之享五廟七廟之崇直無異乎庭豎不祀若敖餒而蓋祖宗所遞嬗遞衍於形氣中之天理反覆浩亡以至漸滅殆盡自絕於天乃自絕於祖烏得謂祖宗之有後生必欲得余言余不得不以正告余觀於生而知其族必有合於余所期許之繁盛也故亦樂爲言之段氏得姓出自段干木之子隱如去干存段而段干木實出自老子老子之教雖稍異孔然如云不見可欲則心不亂又咎莫大於欲得其過人欲之橫流以存天理於幾希則與儒無殊旨是又治段譜者所宜知也光緒二十六年季秋月日巴陵杜貴墀謹敘

桐華閣文集五

自省錄敘

光緒二十有一年乙未仲秋憲齋尙書見示所著自省錄蓋多甲乙年間得之山海軍次者尙書之撫吾湘前後於茲四載矣其行事與所錄三十餘條大旨昭合誠朱子所謂始終如一表裏如一者而括要尤在無欲無私二語無欲無私誠積而明生焉矣錄中言質勝文拙勝巧虛勝實竊謂準此律已誠有得無失觀人則猶有慮蓋譎者之乘我也往往隱情以虞多方以誤彼訶知吾所謂勝將日夜淬厲以求貌合文焉而質巧焉而拙

桐華閣文集五

十一

虛焉而實不幸一售其欺必至陰敗吾事而害且中於天下國家至所引呂新吾先生恕心養到極處看得世閒人都無罪過云云此語亦在善會吾夫子不逆不億而曰鄉人皆好未可曰眾好必察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豈見此等人胥負罪過斷斷然不肯姑爲稍恕哉誠恐一有未當或反陷彼罪過之中後雖欲恕之而不可得也聽言而或有偏任人而或有誤尙書既深言其艱苦矣貴墀復爲引申之如此俾讀是錄者知大君子之內省不疚無惡於志義兼成已成物其功必徵諸不賞而勸不怒而威非第已不愧屋漏而已尙書

以敘見命曰吾不敢自是其說至哉言乎此舜所由大知雖貴墀暮年炳燭無裨兼照之明他人必有聞而興起者錄中所云集羣思廣忠益自茲益宏且遠矣豈不懿與治下老民巴陵杜貴墀謹敘

任杏農貽經堂集敘

余試童子時卽聞同試者雜然稱任先生能文或爲誦君韓蘄王湖上騎驢諸賦終篇不遺一字蓋其所作塾課傳習人口者幾徧吾岳郡邑不必皆其弟子也彼時梓湖吳先生方屏居爲歐歸文然稱道者少而好其文如誦君文者尤加少焉余後君補弟子員而其窮相若

桐華閣文集五

二

君終歲閉戶授徒而余輒奔走衣食鉛槧屢輟余常以是慙君閒一返里則喜與君塾徒游君塾徒能誦君作如故最後乃得君所爲散文於方菊人方伯所私意其宗法歐歸君沒數年其嗣孫兩茂才以君貽經堂集鈔本見示散文視余前所見增多過倍而皆歐歸之文也今吾里人稱能爲歐歸者獨有吳先生耳先生用功深而收效遠又賴梅伯言曾文正諸公爲之先後其文今乃得徧在人口如向時誦君塾作今知君文者誰哉士人自束髮受書知定祈嚮不幸困躋名場授徒帖括勢不能使毋工既工矣勢不能使毋傳推衍浸廣耳食者

誘致一時之耆利者干進速化之術非此莫由彼其處心積慮將由此術以洩吾君父之憤乎抑仍不異嚮者之爲將以求吾所大欲乎功利之中人久窟穴於藏府充溢貫注骨髓筋絡所恃以生之元氣日銷月耗於無何有之鄉醫者顧乃汲汲焉施功形體求其手之獨舉千鈞足之日馳千里無論不能即使能之外疆而中乾亦卒歸顛仆而已管仲伯業聖門羞稱然且恃禮義廉恥爲國四維卽今之耽耽逐逐敢於要挾憑陵者亦有道焉非獨船礮之堅利然則救時急務莫先是編鄙言豈盡妄歟吾友少耆宋學篤信不倦施之於家試之於

政皆還至立效夫理學爲世詬病者非迂遠難行卽空虛無補今小魯何如哉讀是編者取徵吾友以上推周子之洗冤澤物老吏不如知吾人之才本無不可造乎其極惟無以私欲害之斯隨其大小淺深皆足以備天下國家之用設教造士因本逮末庶幾仁不遺親義不後君可爲 朝廷廣收折衝禦侮緩急可恃之人歟濂溪始倡道湖南故以名編所列湖南北先儒就墀所見吾岳蓋尙略焉補闕有待已自言之矣光緒二十三年季春月日巴陵杜貴墀謹敘

爲吳侍郎題湘雅扶輪集敘

光緒二十四年 月使者欽奉 特旨接任湖南學

政瀕行 陛辭仰荷 皇太后 皇上天語諄

切諭以務整頓湖南士習爲挽回風氣之計使臣謹拜

手稽首銜 命駭征以其年十一月始事岳州畢事

於二十六年五月所至嘉與多士道揚 天子之休

命黽敏夙夜幸無隕越於是哀刻歲科試入格之作以

類相從都若干卷而爲之敘其首日朝廷取士以言之

制漢後屢變至有明而主制藝 國朝因之廢未久而

復行而鄉會試則經策各居一場蓋制藝及經義治事

同出一源而各徵實際非有所軒輊其間凡以使承學

之士因文以見道卽本道以立言期有合於聖賢之體用賅備焉爾湖南當咸同中興之際江忠烈而後曾文正胡文忠左文襄諸公並起家制藝卓著勛名一時人才之盛稱湖南爲天下冠嗣是英俊踵起督學者因有校經堂之設羅諸生之能考据詞章者肄業其中優其廩餼號曰高才士人轉相慕倣至厭薄時藝爲不足道爲者又或橫軼乎準繩之外然其效可觀矣自古家國之盛衰其端每著見於語言文字世有跡弛之才倖偶竊軼羣之譽傲睨當時召號徒黨積其無忌憚之心相與抵掌奮臂倡和爲侮聖蔑經之狂吠聾瞽一世習尙

所趨而國家之氣運隨之宋人謂王安石學術壞人心無父無君馴致靖康之禍嗚呼孰任斯文之責者可下劇心怵目復坐聽其燎原滔天至於不可救止哉欽惟我高宗純皇帝諭太學生有云學者不知爲己卽經義治事亦第糟粕陳言浮僞與時文等聖鑒之明若預取今日之流極而燭計之使臣不敏惟日兢兢焉奉 貽訓爲依歸制義考據詞章竝汰其浮僞而掇取其根柢先儒崇尚雅正平實近理者風簷一日之長豈謂足槩其人之生平然循茲以往沿流溯源漸反乎爲己之實本道立言卽因言求道深知力踐

桐華閣文集五

七

聖賢體用兼賅之學將於是乎在殷憂啟聖戡亂需才學優而仕往求攸濟庶幾賡續曾胡諸名公之盛以仰酬 兩宮惓惓湖南之高厚於萬一而使者亦得以無負厥職上告 君父益不佞之冀望多士者此刻第其嚆矢耳多士其謂之何光緒二十六年九月 日

湘輶叢刻敘

光緒二十六年某月日湖南學臣吳戶侍 奏言推原治本急在造就人才造就人才不外講明學術故思勉竭駑鈍凡所誥誡均剴切開陳不敢視爲故事期以愚誠感動各能激發天良共懷康濟之思同奮臣民之義

艸莽臣杜貴墀伏讀再四作而歎曰至誠動物大臣事君之道二者於茲見焉矣夫天良人自所有臣民之義薄海攸同斯亦何待於上之感動激發而有不然者夫豈才之不美抑由不正之學術先入而深錮之也科第取士功利之習既淪入肌髓不可刮摩洗濯乘其弊者陰伺世之方疾夫士習委瑣因循襲故乃別倡爲可驚可喜之說以相夸眩歧復生歧彌近彌亂其固有之良當由之義日銷月耗於顛倒迷惑之中漸滅無餘誤始習尙蠹及紀綱禍遂延於家國天下當此之時非有以感動而激發之如震疾雷於窮冬沍閉之餘則剝極之

桐華閣文集五

八

微陽不復句萌無自而生然非得仁心爲質獨立不移者以爲之上漠焉無與退然不勝不裸程以適吳則談笑而道越卽大書特書不一書旦夕張示國門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觀者且羣焉嗤爲墻壁之具烏足損益毫末哉今戶侍之督學吾湘也凡已所當爲與能爲者皆力踐焉以旣其實士子旣悅服其躬行矣及播諸告諭則敷其心腹腎腸諄諄焉反覆周詳惟言之或有未盡聽者之或有未曉爲懼吾夫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又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夫旣本篤敬之行發爲忠信之言又復潤澤詩書以六

藝之精藹如秩如誦者斯愛而傳之愛之也深而傳之也廣斯服習而饜飫之有不自禁其懽忻鼓舞而變動於不自知者雷出地奮一時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行且冥升不息積小高大以成王國之楨其感動激發之有造吾湘豈不大且遠歟在昔有明零陵陳忠潔公澹元督學直隸崇實爲先謂從來真正經濟俱本於真正學問謂方今寇虜交訌民窮餉匱士生今日而拮据當局先官成算在胷處而目擊時艱亦宜借箸爲助上以鞏封疆下以全身家性命其大旨與今戶侍勸勉湘人勸上爲天子造就人才以資康濟先後合符貴

桐華閣文集五

九

堦老德日甚媿無以帥先同學諸子勉成賢學使之志然而期望之私則未敢須臾忘也既以是復諸戶侍因謹弁簡端以爲湘輜叢刻之敘叢刻自奏章及諸公牘凡十二卷附雜箸一卷文尤古宕以非學政所急國家所繫爲興替故敘不及焉光緒二十六年孟冬月日巴陵杜貴堦謹撰於校經書室

憩園詩敘

貴堦交臨湘黃默初之數年識李君秋樵於郡城因知有秋樵之兄憩園憩園者從其園之名以號主人者也憩園擅臨湘山水之勝而其詩聞遠近監利王先生子

壽比部重其詩嘗與諸名流觴詠憩園蓋距今三十餘年矣王先生下世既久秋樵默初相繼逝憩園老且窮園之亭榭日就荒獨其詩若干卷有前後刊本行世臨湘諸賢以敘屬余余久無以應乃屢不得而求益堅諸賢樂誦憩園之詩而必欲傳之也其勤如此余惟古三百篇風之入人也最深彼其爲詩非若後代瑰偉奇麗賦世耀俗之作令非有深概夫人心者雖大聖人刪訂之力烏能使必傳至今而不可一日廢哉然則詩無論古今而惟能使人樂誦之必欲傳之則其爲江河之不廢可知也憩園詩之必傳烏待余言然余獨以慨憩園

桐華閣文集五

十

工詩於未窮之日及詩可傳天乃展轉顛覆必欲符詩人多窮之例出盡力以陰擠之不至於大困如今不止而余自少壯卽耳憩園不獲陪名流觴詠之後願以枯朽摧挫之餘勉敘憩園詩以道其衰而憶其盛人事之遷流曾不能以瞬息其可歎詫爲何如也雖然以言乎不可久則千百倍於憩園其零落者未易更僕數若自其可久者而言憩園之詩其能使人樂誦而必欲傳之端緒已見於今諸賢豪矣窮奚足以感憩園惟余少嘗欲以詩從王先生後今且就木而卒碌碌無可稱道斯足慨耳憩園將爲余悲余又奚暇爲憩園悲哉光緒十

四年除歲前二日謹敘

典禮質疑自敘

古今禮家郊廟朝廷之大章采名物之繁聚訟千百年而未有一已其書非累月讀之不盡貴堦資性極鈍每肆業及之輒惛然舍去以爲聖人復起因時制宜未必規規周末已去之故籍銖度黍量以求合也顧獨念倫常喪紀之重亘古維昭晚近所忽至若三年之制肇紀於尚書疊見於中庸論語孟子先聖後賢罔或異辭至小戴記禮始勘爲再期之說謂喪服本止於期再期者加隆焉爾夫子生三年然後免父母之懷稱情立文豈

桐華閣文集五

廿

斤斤焉與伯叔兄弟較隆殺於其間哉解者又曰再期而後則已涉三年夫三年而三分之各得一期猶大功九月三分之各得三月小功五月而三分之各得五十日也大功小功之喪不聞因再歷三月已涉九月再歷五十日已涉五月而除獨至君親重喪而限以期之再歷苟可以再期而止先王胡不直著爲再期期喪或十月五月而禫再期亦二十五月或二十七月而禫奚不可者乃必陽予以三年之名而陰奪其一期之數此何理乎 國朝毛西河諸儒嘗祖唐人王元感之議賡續而恢張之而私造典禮之議曉曉至今百喙莫辨夫不折

衷於舜禹所行孔孟所述而孤據漢儒拮拾煨燼瓦礫之餘不知何人之言言名夫子定爲千萬世不易之經公相率爲短喪而不顧豈古所謂禮疑則從重者乎其他若今之嫡母不厭庶而或執古以律今古之嫂叔不爲服而或舉今以誣古凡此之類前人已及者引而伸之未及者補而正之又若今有其事古無其禮者則參考其近事權衡其重輕而比附之要皆本前人之成說以爲斷期於義之協心之安而已至累朝旁支入繼大統爲之後者爲之子宋明諸臣互爲水火 國朝治漢學家言者持之尤力經 高宗純皇帝論定大義

桐華閣文集五

廿

如皎日中天燭火盡息謹冠之首篇彰

聖明之

述作識

之法守自外典禮有經

聖訓指示

者竝敬謹登之俾草莽市井之臣無力窺及會典通禮者得猶知 天秩昭垂無或敢倍踰尺寸以干

天討則斯編微意所尤亟也世有碩學通儒就所質正發其癥結而施之箴砭先王制禮之精意且因反復辨詰而益以冰釋無疑幸厠老拙於助我起予之列固所欣慕焉光緒二十五年季秋月朔日巴陵杜貴堦

漢律輯證自敘

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

太史公素王妙論

皋陶謨虞始造律俗

通筭子曰令者令民事本書鄭鑄刑書晉作執秩張

律魏文侯師於李悝集諸國刑典造經六篇一盜法二

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商鞅傳授改法為

律唐律疏議按晉書刑法志悝著法經以為王者之

網捕二篇其輕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

然皆罪名漢相蕭何承秦法作為律令宣帝紀地除參

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與廡戶三篇合

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

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八十篇晉書刑法志按御

律序趙禹作光武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遵

朝會正見律桐華閣文集五 三

漢世之輕見備吏然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

同罪異論桓譚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不良

吏得為因緣陳寵辟司徒鮑昱府為撰辭訟比七卷決

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見陳應劭刪定律令撰律本章

句尚書舊事廷尉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

及春秋治獄凡二百五十篇獨其重複奏之見本傳蓋

漢之律書出於小杜見文苑英華三百引沈後人生意

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十有餘家家

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三千六百七十

二條七百七十二萬二千五百餘言晉書刑歷魏晉迄

隋唐書之存者建武律令故事律略論廷尉決事廷尉

駁事廷尉雜詔而已今惟唐長孫元咎律疏三十卷亡

而復存其原本於漢律者文沒不見王伯厚玉海漢制

攷中引十餘事貴堦喜其存而惜其少妄有增益欲仿

漢官儀諸書之輯別為漢律一編以蒐采未富久稽卒

業今夏元和江學使建霞見贈所刊靈鷲閣叢書乃知

汶民已先我為之然攜拾寥寥未塞鄙意因檢所未卒

業者傭鈔存篋凡得百數十條逐條各注原書字句稍

有刪節者曰見某書其明引律文而制詔所定其入律

可知及推求所坐罪名彼此互證決為律文所有則竟

以所坐當之而徵引本事分注下方先後鄭注經或稱

漢法法即律也許汝長說文或引漢令史記惠景間侯

者年表著令甲稱其忠焉瓚曰以非制故特著令杜周

有言前王所是著為律後王所是疏為令杜預律序律

者八以正罪名令者八以存事制二者相須為用黃香

傳引田律作田令後漢書禮儀志引漢律金布令是令

亦律也異名同物無關限斷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

盜章之文與律有上獄之法廡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

比錯糅無常盜律以下見既未睹其全書無從強為隸

目今之律目非蕭何所有尤無取焉秉燭餘光照不及

遠取爲嘯矢謹侯來詰光緒二十三年季夏朔巴陵杜
貴墀自敘

漢陽雅集圖跋後

貴墀以十一月十一日就譚荔仙飲宜春閣飲歸而病
數日同飲亦舉出所爲漢陽雅集敘文大抵歎事權不
屬至相與賦詩飲酒於四郊多壘之日未見其爲樂而
可傳夫亦舉豈假是張大其文抑亦從軍久而閱變多
其於天下之故誠有私憂竊痛而又自傷微賤不得舉
其天衷民彝以自效於君父故雖流連觴詠終不能以
暫樂易其素悲也夫無位之悲人既謂無益而迂之而

桐華閣文集五

五

赫赫炎炎者其樂乃尙不止賦詩飲酒能悲者蓋僅僅
焉然則天下之可悲者何時已乎惟君子能詳求古今
治亂之由而默操其要幸則出其素蓄不動聲色而弭
天下無窮之變以悲始者以樂終不幸終沮而吾所爲
弭變於天下者能自信其不誣則可悲者在天下而可
樂者仍在吾嗚乎是豈非亦舉及諸君之所宜勉哉荔
仙既繪集圖屬文記之余無以應也因推廣亦舉之意
以識一時之飲食宴樂其相規厲有如此者然余迫窮
困垂老奔趨欲以詩從諸君子後猶媿未暇如前所云
又奚能爲役哉此余所爲停觴四顧而愴然以悲者矣

耒陽紀事跋

此吾同年歐陽君蘭浦耒陽紀事也耒陽煤窿之誘害
平民由來已久君感翁公之知一舉而去鉅蠹時年甫
二十餘豈第才勝抑經世之學深焉而余猶恨其事之
晚也自封建廢而天下獨理於天子鄉官廢而郡縣獨
理於守令則耳目有所不接思慮有所不通或勞倍而
功半然各行省督撫之設尙得以民事達於天子其賢
者必不至有所壅蔽若守令則與其郡縣者爲丞簿尉
丞簿尉例不得與民事外此供傳宣者胥給奔走者役
胥役不可與治民也惟守若令孤據於郡縣之上訟至

桐華閣文集五

未

而聽之盜起而捕之苟幸免官責而已然日日不暇給
焉奚暇論繩墨之外哉地大物博葉其間者荒穢莫耨
聲生勢長公爲豺狼攫人於白晝而莫之禁及夫凶醜
燎原當事者倉皇奔救乃始慨然官司之不可獨倚而
委其任於鄉之賢而能者此賢而能者亦激於義憤之
公不憚身叢眾怨舉十數年數十年之不可爬沙抉剔
者一旦而廓清摧陷之功不可謂不大然民之受害久
矣嚮使彷彿周官閭師族長之意擇各鄉賢且能者各率
其鄉民觀象讀法別其良莠勸誡之而官之賞罰準焉
卽未敢期於盡化其至於罔所顧忌橫決而四裂者殆

亦尠矣小人之革面孰與罪人之斯得耶余又反覆蘭浦所記苟非發自鄉人蕭御史則其事末由上聞而爲害且未有已鄉人之可倚賴也如此夫鄉人豈必賢能逾守令其耳目思慮之易周勢則然矣蘭浦志乎經世者也他日惟所得爲其重思鄙言光緒十五年六月日

桐華閣文集六

寄謝偶樵書

貴墀以二月二十三日由武昌檀角趁舟東下前此三日得足下天門手書拊搗匆匆未及作復二十七日晨抵興國治下榻衙齋主人風流儒雅工駢文多記覽甚相得恨不與吾偶樵諸友共之願竟陵主人固賢而能知偶樵者偶樵儻亦有所恨如貴墀之在興國耶昨歲蔭田返自濟南爲言大明湖之游此湖亦號西湖貴墀因有東坡游歷滿西湖之句蓋至今猶忻慕之而竟陵城夾兩湖其爲陸鴻漸之故居則西湖也鴻漸雖育於

桐華閣文集六

一

其地不常厥居嘗以崔禮部國輔出守竟陵與之游處三載而偶樵所得主人賢復相似未可必者三載之久耳然西湖煙波相接空明浩淼偶樵徜徉其間擊林木而弄流泉其吟咏之樂吾知必有甚於鴻漸者奚必三載蔭田於濟南西湖盡一夕之歡不可謂不樂也況積而至累月耶幸甚羨甚蔭田何竟無一字日來未審到鄂否兩雲皆久未通問風便乞爲寄聲二月晦日夜分夢望雲死岳州驚慟而醒則大風撼壁屋瓦聲震庭階門牕自啟閉隔幃燈熒熒相向爲心悸者久之身自墮地而後凡人世所甘皆若有陰奪之者惟庶幾山水友

朋之樂天或句以娛老耳志事已粗得梗概暮春可返棹夏口彼時果能相見否此閒寓齋西偏後有主人所建小滄浪亭高可數十尺風從東來清漪翠篠搖漾櫺檻之下暇日當攜茗拾級徘徊瞻顧望我故人於煙波窅然之外也氣候陰陽互勝惟珍重不宣

與余鳳笙

燕臺握別三載於茲天設山川不爲兩人合并黔鄂音問俱絕夢想徒勞客有自黔來者似略識大駕到彼情事雖不能悉然今日英雄不能不放君出一頭地此固可意揣而知者近得何差委略可展布否貴陽之偏橋

桐華閣文集六

二

銅鼓普安烏撒平越永寧與湖南之沅靖及滇粵川蜀相迫近蠢動則爲患中土獷悍亦可資捍蔽近旣經大兵獮薙撫馭者但能效趙營平之安靜不擾張然明之金不入懷馬不入廐即可相保無他京都樽酒從容謂菟裘之築卽在寢邱此願或可卒償若結廬幕阜我負子戴之約則君雖白水可盟弟如青山難買何弟春闈連罷丁丑出都後仍客鄂中學殖荒落衰況彌增賈長沙之五表三餌伸長統之廣宅良田兩者徒成虛語私冀及未盡餘年稍讀未見之書略補平生之過無貽我良朋羞然未敢自必也因周君範丞赴滇附達鄙懷幸

暇時惠復以慰懸系

爲人復張濂卿中書書

濂卿內翰左右奉惠書及所爲先觀察家傳俛誦再三感繼以涕蓋大文紆徐委折饒澹逸之致既擅歐公勝場矣而於先觀察被議反覆陳說尤三致意焉夫人不幸而扼抑於庸妄援孤黨絕黑白闇留當時無爲持平者獨幸身後是非可待質於來者而史官或不能推究本末又雜以中之愛憎外之徇避闡微申枉十幾不得一二迄夫近代功令限而史傳隘則又更無論矣夫謗議騰於生前而遺徽闕於沒後其人而無子孫子孫而

桐華閣文集六

三

盡無人心則已有子孫而非盡無人心豈能以一息安耶雖然子孫未必能賢也又未必能以文自名也卽賢而能文然以子孫而平反其先祖世俗之情鮮不謂私非幸得行可法而言可誦者爲之直書不諱以代南董則子孫之訴雖勤而先祖之行事終不白於天下後世而所謂行可法言可誦者於人先祖之美夫奚從盡聞見之以自必言之不誣蓋又必有至明之識灼見某子孫之非妄必不虛飾先祖以欺友而惑世因以行其至公功罪是非較然昭著夫如是則傳之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因其可信以信人之先祖故自世有行可法言可

誦者而欲暴白其先祖之子孫皆得由以免於不孝之戾某今乃於執事遇之來書所云蓄道德能文章者夫豈去而他屬哉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謂其先君之事苟得能言而足信者論次以傳不以不得於史官爲恨某於先中丞先觀察亦云然蓋先中丞雖立傳史官未若尊撰之賅備也重荷大賜宜若何圖報奉此先達鄙懷計台旃當回里度歲幸一枉顧可面罄

復再從祖赤林先生書

月初奉得手示葆叔既始基於學內助復善持家政夫扶婦服此萬福之原也人世拂意之遭家庭不幸之事

桐華閣文集六

四

叔祖皆已嘖嘖之黃齏既盡三百甕當漸有味重九沸和兼勺藥者隨其後也家政盡付替人揆諸著代之義及後天八卦退位之說未爲不可而遽欲訪赤松於亡何有之鄉則竊有所未喻殆由受病蒙莊舊症復見耳夫諺所謂兒孫自有福莫爲作馬牛蓋以警夫鐘漏將盡乾沒未休者君子之道不出日用倫常烏有厭棄夫分所宜盡職所當爲至效清流之曠達佛氏之空虛以自便而自逸乎大學曰爲人父止於慈記曰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慈非獨親愛之謂必將有教養之實垂裕貽安之規使賢者得據之以爲基中材勉循之以寡

過卽不幸有不肖者破壞吾法而墮吾家而吾之心力竭盡無餘下可無不慈之悔上可告無罪於祖宗此爲人父者之分也職也有其分卽司其職一日曠其職卽棲衡飲水不得謂非素餐豈遁諸亡何有者所能道其責叔祖念傳次之在躬則宜思廣姒續知門戶之攸寄則宜思啟箕裘乘佳兒佳婦奮發之新機爲之鼓舞振興倡率導引而貞姑復從容其間誦說詩書講論道德以徐化其渣滓而益助其歡忻萌芽杜氏之新運遞積遞充祖宗未食之報必將有時而收乃不務此而嗒然頽喪又忽焉而興超世遠舉之思自爲計則得矣於慈

桐華閣文集六

五

父之義能無少躊躇乎哉且滔滔皆是吾卽去家千里萬里勢不能不與人接彼人者又未必大有異於吾素聞見之人然則卽自爲計亦未見其得也姪孫近日形體畧可壯觀見者輒譽其強健然內潰實甚每一凝神思索覺身不自持如墮雲霧甚且不辨人色心念甲而口呼乙手所置物隨爲覓取繞室環索而不可得目睛數爲水液所障纔近三更睫交下而不得舉牙車亦時有動搖老境侵尋抱朴子所謂如牽羊入肆行一步近死一步盡人皆然無足怪歎獨恨學殖長此荒落雖悔莫追耳貞姑在尊處可謂得所好學不倦正可媿勵後

輩不筭而冠者然曰疾不可不防未得只作稟請卽以此紙送閱家中諸尊長諸弟輩不能遍及遙爲心叩而已五月二十七日姪孫貴堦謹上

復再從祖赤林先生書

昨湖口人來并前屬周笠老轉致者共得二札數百里外情懷概可想見丹公頗多藏書石鐘山近不踰閩日與古人俯仰揖讓於巔崖崛岉江濤洶湧之間以發壯懷而宣鬱滯文章知必有進也捐納一說原可聽其自然如丹公所云則亦有未盡然者人不能無累於物卽離世絕俗其累自若苟不爲物累卽夷狄患難曾不足

桐華閣文集六

六

以攫其念慮沉於官耶官雖累人度未至夷狄患難之甚也丹公亦念今之爲時乎嶮巖出夷途網羅橫四海非有蛟龍之雲雨人且烹以爲鮮鯉鵬之變化人且籠以爲玩吾未見不官者之晏然無事也且堦之爲公計者意不在官幽閒貞靜爲女德持門戶則宜健婦雅歌投壺爲儒者效疆場則宜武畧公才足用世而其視天下岸然而不屑也漠焉而若無與也堦病其然故冀從事於委瑣煩碎漸擴其隘且馴其不恭以庶幾有爲天下吾家旣日益落堦又碌碌以老方將舉興復杜氏者盡寄之公公蚤棄科舉登進無由乃至舉不入耳之言

疆相勸勉豈得已哉若夫執潔修自好之說逸樂其身
外視天下以及其家此楊子爲我非吾儒有用之學又
況勢有相迫將求一置我之地而不得哉前寄堦書亦
舉大爲驚歎謂吳南公以古文名天下實生巴陵公當
爲其後勁此語誠然又安知數百年後荒煙蔓草之間
懷坡老之風流緬彭公雪岑之戰績者不更徘徊於杜
子寓居讀書之處而慨然想見其爲人也勉焉不怠此
雖不足以盡吾止要亦其可止者夫又何不定之有

上曾威毅伯書

貴堦謹頓首上書於威毅伯宮少保左右近張牧銘煥

桐華閣文集六

七

爲貴堦述少保垂念之殷命見之切貴堦且悚且慚夫
一代之偉人千百載後且恍惚其狀貌稱述其耆好以
相誇幸矧生並世居同方又羈食其宇下其慕望豈直
景星慶雲然分義所限不敢輒效時俗之上策陳書徘徊
瞻跂於茲一載少保不罪其疎反辱命焉益信大君
子之度量超越尋常而轉悔前此之過事拘拘其窺測
抑何淺也夫上之愛士豈惟哀而拯之蓋將曲成其才
厚培其氣預儲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士之于上豈惟冀
紓其窮困蓋將饜飮於言論丰采擇而師之以施諸世
退伏巖谷亦獲論次其所親炙發皇盛美以附於史而

信其文貴堦誠萬萬不足語此而大君子之用心則豈
有不然者哉易曰天地交泰夫豈獨君臣上有所待於
士拘於體統而禮不下究士有所忠於上怵於威嚴而
情不上通上無輔而士無援則天地太和之氣末由交
暢畢達而治道無成大君子用心如是天下實陰受厚
福貴堦敢私賴焉貴堦少困於病長而尤貧大懼遂荒
落以老有爲告相國公者公頗不見拒而貴堦以事阻
不果往謁今幸承尊命未識所裁輒敢先布其區區乞
垂聽而進退之夫持難進之義守不變之節使天下曉
然大君子之待士寬而有禮爭就驅策以奮功名是卽
士之所以爲報也冒瀆尊嚴不勝慚竦之至貴堦謹上

桐華閣文集六

八

再上曾威毅伯書

宮少保威毅伯左右前上書俚瑣宜重獲罪願蒙賜以
霽光而誘之談論竊意嚴公之於杜甫萊公之於魏野
不能有過昔韓昌黎上李實書稱其條理鎮服能布宣
天子威德及爲順宗實錄敘李實事與前書迥異豈非
初之急於投知求進而暇擇人與擇言乎貴堦雖不
敏然能忍飢困以俟其人前得免求進之辱後不蹈失
言之咎此直可以追傲昌黎矣然昌黎于非其人而文
傳貴堦于得其人而文陋此貴堦之上負所于昌黎之

賢所干又不一人而未聞所干之寵以厚禮陋如貴堦乃能得昌黎所未得此宮保之遠過古人夫又烏知貴堦是文之必不附以傳耶所以然者蓋必徵於其文之陋而後知大君子之於士果無苛求而有過愛也夫文以陋傳貴堦媿且滋甚矣雖然不敢不勉力於學以化其陋俾覽鄙文者推原德業所由進而大君子所以鼓舞造就人才者愈益彰於天下後世烏虜此豈非才能及哉幸大君子之不棄而垂教焉爾胡文忠遺集序文往者曾代擬一通吳南屏先生爲定數語今仍繕呈官公李公可不作序否本無待於發明序多則非體也

桐華閣文集六

九

愚謬之見乞賜財察即當南旋恕不趨謁

與賀展如書 光緒丙子

貴堦自入都以來求問朝廷設施都無大異突見洋樓俯瞰大內居彼掌握之中任其窺伺之密如啟戎心噬臍何及此爲人臣子肝腦塗地之秋不共戴天之日也而冲主臨御左右重臣莫敢出身以任大計坐聽其欺凌孤寡勢益驕橫淫發洩事將有不忍言者其形昭著有識皆知與其束手待斃何如變計急圖尙可冀成功於萬一乎如鄙所議則天下之勢重天下之勢重則朝廷之體尊何謂天下之勢重當今之世如無主

之家然內持筭鑰者司事之人也外主督課者亦司事之人也彼此情勢相埒循循繩墨之中斯已耳無能出不測之恩威以勵人才非非常之建置以赴事會者今有賢王焉建藩於外若代天巡狩之爲者則百寮恪恭震動必不敢因循苟且從事虛文精神所極日月光明雷霆震驚勢孰有重於此者吾勢既積彼鄉之爲患肘腋者今且若蚤蝨之居吾口中苟免吞嚙爲幸而今聖天宣日聰十年後即可轉弱爲強復邊防而還國體矣建藩之地宜在山東山西內固邦畿外聯秦豫左相西事少紓宜移兵內地曾爵帥久習戎機宜移撫近

桐華閣文集六

一

疆既已得二三同志之臣復以賢任賢以能任能君臣上下嘗胆臥薪除籌餉練兵無事業舍雪恥復仇無志嚮天下豪傑必有能助其謀力者然又非能遠事撻伐也必爲不可勝乃不慮彼之常勝必不專恃和乃能保彼之終和不求自強而徒倖彼之既遂所欲而不予怒也古今以來烏有國勢若此而能久安長治者又竊謂勝巧之法無如用拙當今各處設機器局糜耗金錢動逾鉅萬我巧既得彼巧又增一旦有變彼豈畏我之巧巧果可以制彼彼豈肯以制彼之具教我哉練兵當練避砲之法練走練飛躍練泅練擊刺有隙可乘自部

營伍外直省府州縣各團其民自爲戰守環中國而網
焉彼動輒中鉤雖猛何施愚懷此久矣昨聞尊諭太老
師拳拳垂意區區文字不足辱大君子之知也未審所
論可爲代達否

致彭濟文書

月初接誦手書忻悉自岳州平安抵局比來想起居萬
福眠食勝常至爲頌祝我丈感孫方伯之知勉留宦轍
俯司會計豈其初心昨崇陽祝君奪任方武昌力請諸
藩潘具道公所以治崇陽者若使繼祝某之後民去虎
口而復歸慈母必能消弭患萌潘亦憶及公狀曰是多

桐華閣文集六

十二

髯而翁者耶甚善甚善方武昌退謂貴堦吾此請雖爲
彭公實爲崇陽百姓也明日請命督轅則陶君署崇陽
矣陶公聞亦循吏然一省之大豈無位置數循吏之地
顧使一得而一失也當途諸公果能如曾文正胡文忠
用宋呂文穆之夾袋冊司馬公之薦士編汲汲皇皇求
賢若渴不數觀之循吏何至投閒置散賢者旣不用所
用必不賢不賢之效旣彰乃始從而參劾焉示吾法之
必行不知至於吾法之行而民受不賢之害亦已久矣
且無以服不賢者之心何則彼熟夫憤憤者之所用未
必賢不賢未必不用也陰據所持以恣其惡以謂上之

視賢不賢固混同而無別者豈獨有嫌於吾故憚爲賢
而樂爲不賢然則不賢者庶司而誘之不賢者上官也
誘之而復參劾之彼不惟不服且亦不懼彼蓋知今日
之參劾不賢特上官一息之明一時之公勢必不能率
以爲常下僚之畏上官不畏其偶而畏其常而上官之
常則在視賢與不賢混同無別然則人何由自勉於賢
吏治何從而變乎山西奇荒餓殍以二三百萬計蓋彼
民貪利土沃者變麥苗而嬰粟豐歲且少積儲在歉收
遂絕升斗前此二年已遭旱稜而號稱巡撫者如視仇
讎之相率入阱不爲稍一援手苟且遲徊以成今日之

桐華閣文集六

三

奇慘若非曾公拊循以誠晉民素質樸愿慙此數百萬
之眾一旦鋌而走險緩死須臾 畿輔近地能無再勞
廟堂宵旰乎今卽幸而未變而驟失此數百萬之眾
晉勢亦少衰矣大臣爲 天子司牧羣生忍心如此
民生安得不蹙 國勢安得復彊草野之人女嘯菱憂
莫能自釋因公事而推及之公之扼腕得不更甚耶宜
昌山中冬寒何似伏維頤養珍重不盡欲陳

致孫樹人觀察書

自去臘在都聞我兄病狀無時或忘逢自皖來者輒以
相詢而蔭田言之獨詳其言曰樹公無病也病在病病

貴堦曰何謂病病應曰彼獨居深念則曰奈何哉吾病與二三知舊握手敘歡則曰奈何哉吾病吾見其言病輒病不言病而指揮部署諸務不異無病惟其日以心鬪惴惴縵縵故所見無非病者而遂病也故曰病在病病也貴堦曰然哉病在病病則不病在不病病是說也貴堦知之貴堦生五十四年病之歲月中分焉久病知醫蓋下醫攻病中醫耐病上醫忘病攻者爭勝耐者視不勝猶勝忘者不求勝無不勝攻之術夫人知之耐亦間有知者忘則非與病習者不能貴堦習病故忘病忘之術奈何順則忘靜則忘適則忘吾之有所患苦也怡

桐華閣文集六

三

然而安之若我生之初之固如是也者抑不知其能愈否也吾若未嘗病焉者本無病何愈也是不謂順乎吾困於病志鬱焉而不得遂情抑焉而不得逞也吾若未嘗有吾焉者吾游軀殼之外焉所患苦之百骸九竅六藏若無與於吾焉者是不爲靜乎吾有所患苦而不能堪也吾逆知其不過如是之不堪也者因思夫忠臣烈士沸爛鼎鑊之中割裂刀鋸之下彼未見其不堪也孰謂吾有不堪也者是不既適乎若是者身病心不病不以身之病病心因以心之藥藥身故不求勝病病自不勝病不吾勝攻者乃得助吾以勝病故曰醫之上者在

忘也夫當境之病猶且忘之而況乎喜怒哀憎之生平物窮通壽夭之制於天與夫過去未來之慮歎變熱循環而狎至者乎大抵外物內身忘則病可不病不忘則不病可病是說也又豈獨病之上醫也哉分手十年長江千里身爲世役不得相就問視謹述所得於病者備藥囊中一物惟明者擇焉貴堦出京後踪跡想已有所聞不贅春間承寄京厚貺尤令人耿耿不忘也

致楊巨嵩大令書

聚首京華諸承青睞別時嘉惠重疊至今耿耿敬維德業日進動定多佳如祝爲頌岳陽會館其老輩題名額

桐華閣文集六

四

字半漫漶前議錄爲一冊以備館中掌故此誠高誼想已就緒矣又創立此館記文石刻亦就剝落若得寫手另書鏡諸新石搨印多本散布吾縣俾老輩典型常在後生心目亦敦本興仁之一端竊以風俗之偷恆自侮慢耆長始後生新進纔有知識便覺老輩拙陋州居萃處公爲無忌憚之言以相詬病而禮節之不遜更無論矣巴陵風氣尙有樸厚處然制藝一途已日趨於揣摩揣摩日巧則心術從焉今及其未漓引之以歸於厚俾知老輩之隻詞片紙卽拙且陋且宜寶貴之於千數百年後而況乎其人况乎吾所親炙之人又况乎吾所宜

祇恭之人既知吾所宜祇恭之人不可稍薄而又推其
不薄之心以遞及於行路如是則導之者甚微而成就
者甚大先生之宏益後進曷有量既先生介然不苟舉
世所狂奔而疾就者獨退然不以身與而尤能任事其
端緒常發見於事物是非感觸之際及友朋急難之時
哀慵不足數如貴墀不惟不厭薄之且引而近之隆而
重之其宅心之厚可爲不言之教薰其德而善良鄉人
既重賴有模範矣又誘掖而扶進之有不日新月異者
乎出都無病自五月二十九日到鄂平安至今日長事
簡頗讀書然老境侵尋纔開卷數葉便須用指染唾津

桐華閣文集六

五

送潤兩眼或眼水涔涔自下每引鏡相對見此中白鬚
翁醜惡萬狀輒掩鏡浩歎此生已矣復何望尺寸之進
所爲攻苦不輟者亦聊用忘憂送老耳

致秦介臣孝廉書

別來相隔數千里翹首山河神魂飛越以貴墀客鄂之
情懷知都門獨處其淒苦殆難言狀也方慰丈來書言
及足下云恆黃岡維繫之意甚堅脩脯亦略有增益想
不歌歸去來矣吾人此身墮地卽有不能自主之勢行
止久速似非可以意爲者惟有隨分自盡隨地求益耳
貴墀自出都後舊疾未作仍客武昌幕廡室延明窗宜

老眼日手一編不知垂簾外尙有人世倦則繞柱巡簷
長吟以宣鬱廣步以解拘視岳陽會館縮身如蝟畏人
如虎不啻九天九地之隔而同憶春明蹭蹬病榻扶持
展如之人亂我心曲矣近今交態之惡在都門爲尤甚
三五少年輩裙屐風流引類呼儔推襟送抱品花柳而
談論洽競嬉戲而性命交若焦悴之士拘方之儒則一
見而不願再屏之遠之不欲與同中國耳然卽素所親
暱者觴酒豆肉之間小有得失強者挺白刃而相讐弱
者亦交憎而互謗若夫風雨同死金石不渝書策所傳
未之見焉貴墀與閣下素未相聞問乃承以迂拙相取

桐華閣文集六

五

傾蓋論文當夫踉蹌棘闈呻吟矮屋爲之負戴爲之攜
持時其起居而俱其出入雖奔走擁護尙賴同邑諸君
而意氣懃懃懇懇有加無已不得不以骨肉推君也夫
人亦豈盡無情蓋用諸煊赫靡麗之途易有餘用諸窮
苦寂寞之輩常不足而閣下獨與爲背章其事以奮木
鐸之徇備蠶軒之采人心風俗庶幾有多惜乎吾言焉
而世莫信卽信焉見君所獨厚乃在無所比數之人不
能藉以取名收實且笑其情之輕於誤用而莫之惜也
雖然君之道固足以風世矣貴墀年迫垂暮永爲鄉人
內負吾心外負吾友斯則其可爲媿歎者耳秋風乍起

北地高寒諸爲珍重不盡欲言

致方柳丈太守書

不通箋敬計十數月矣遙諭譽望日隆集祥總慶至以爲幸去年小兒與蘭孫相見長沙乃蒙贈草堂詩箋及各藥物不遺寒素之交於別久道長高情厚誼近今罕覩竊嘗謂世無不用情之人顧用諸可以取償之地不患不豐用諸末由責報之時不患不嗇夫惟大雅卓爾不羣用心之宏且遠非獨貴墀可專私賜也草堂詩箋新本流行江浙頃晤杭州書局總校極稱是刻之精貴墀因言吾丈且將搜刻秘本薈萃成書渠爲叫絕起舞

桐華閣文集六

七

傳人嘉言懿行代刻遺著昔人比之掩骼埋胔貴墀謂追溯典型不忘者宿俾觀者勸勉於厚尤爲風俗人心之倡非獨於逝者生死而肉骨之也尊府武昌君以巴陵數千年來人物罕著或由紀載之無書屢用此相督勉自維譴陋無能爲役然竊觀故籍稍涉巴陵者必謹登諸冊見書極少所得寥寥卽鄉先生在數十年前者欲髮鬚其遺事而故老盡矣農隸村疇非無老壽然聞之而不能傳後秀或能傳之而不及聞緬懷文獻良用慨然尊處藏書淵海可謂餽貧之糧倉療愚之藥局伏祈不靳而教誨之

致方午樵從祖姑文書

潘君來奉到惠書喜起居健適賓主懽恰無間姪男鏗幸得隨侍左右遂列門牆孺子儻有可教今日醫愚之方卽他日療貧之劑生死肉骨肺腑銘之林薌表叔尙未得往秦隴近頗相過從從容談兩家往事嘗徘徊不忍去也憶貴墀十二三歲自從祖召亭公山西官所歸時曾祖父東軒公罷官歸已久日坐亭觀書合大小家口及內外傭作幾近百人而主之以從曾祖父馥泉公家爲學舍三區區各一師而公以馥泉公壻別居小樓讀書終日不出人目爲閩中處子而尊族六皆先生者

桐華閣文集六

六

與公爲僚壻常同處吾家家人相語號公矮方以別之貴墀旣學爲場文則隨公及再從祖雨亭公輩七八人應童子試七八人中惟貴墀及兄伯崇年最幼吾家素習儉平居目不見鮮服以應試故著新製嫩藍色布衫濃青色布馬褂手持白摺顧盼自喜爾時心目中但見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及之人視名場得失泛泛若物之不期而值又不解世上胡有墮髮禿頂而猶窮守牖下者常私自念吾當不至是越數年公別吾家西游秦逮公歸則吾家已析而爲三且漸落公爲貴墀誦一路詩多敲馬上十年人復往秦中之句遂復別去時

貴墀同試諸人自雨亭以下僅有存者又越十餘年而公歸則馥泉公及吾兄已前沒召亭公繼沒家亦益落貴墀走鄂走燕晉走江南粵東竟離齷以老而公亦蕭然白髮翁矣嗚乎盛衰循環俯仰數變人事類然殆無足怪者獨十二三歲時自意不至是而竟至是而同時少年家庭骨肉不得久相娛樂以釋吾悲爲可歎也自公始游秦中間凡幾見後見每悲於前見而老亦因之人生百年妄語耳幸乃得八九十或七十而止自七十至八九十兩人未必俱健又未必能兩相往還而此未至七十之時又俱不能不客於外客未必並在一方然

則兩家之可悲與可無悲後事未可逆知而如前此之相見而悲則可逆知其無幾矣杜氏族既單又多不壽今已罕能述吾家道光以前及初年事者戚屬中及覩吾家未落時惟公及六皆先生而六皆先生疏於世事與談不甚記憶也子孫不肖不能相與敬守祖宗之畱貽習久而安之視衰若固然而烏知先人之兢兢夙夜所以持盈保太其精神志意所發摠固有日新而月盛者乎然則貴墀之尤倦倦於公也者豈直故舊之私情已哉通山去巴陵僅四日程公歲暮想可一歸彼時貴墀或偶在家當迎公鈍安莊遂偕往再從祖蔭亭公

所談公在小樓時事蔭亭公姊間關從公於秦母女殉回難蔭亭公心常痛之蓋尤思與公數相見也山中氣候何如惟願養冲和眠食勝常爲祝光緒四年四月日貴墀頓首上

上左侯相書

侯中堂年丈閣下前月麾旌過保一宿卽發貴墀不幸
敬謁不及望塵依戀而已頃聞留贊綸扉私心誠歡誠
喜非特用釋杞人之憂輟漆室之歎抑以京師距此間
不遠所施爲厝置及所謂視履考祥康彊逢吉皆易得
之傳聞亦不幸而幸者然尙欲急足赴都冀倖一上親
丰采言論以自開其愚蔽也夫第論勢分以韋布之賤
干宰相之尊昌黎至今貽人口實而況乎其他雖然亦
視所干爲何如人有其人而顧恥於往見是第知勢分

之崇而忘其勲業之巍德盛禮恭之美又大不可且貴
墀於公其分誼在子姓之列尤不得以昌黎比夫古人
於前代忠義豪傑之士事爲史所闕遺者必博攷載籍
務求纖悉具備無舛誤而後已至幸而得見其畫像尤
加敬焉爲完補於壞爛之餘且以損眞爲懼夫是何預
乎己之毫毛而必兢兢於此者則慕其人之深也以此
而推設與是人者並生於世其願趨走於前可知或願
見而不得其咨嗟歎恨若抱切身之痛又可知也況夫
等忠義豪傑而上之者其人千數百年乃僅一覲而適
與並生於世距其居不逾三百里而又爲先人雅故其

願見而懼不得見也豈止什伯於前所云哉公之客駱
文忠也吳年丈南屏先生爲言有僞爲貴墀上書求見
者公心弗善也貴墀以故不敢求見同治丙丁之間貴
墀旅食武昌適聞公奉西征之命將於鄂乎取道齋
沐以俟者旬有餘日歲暮乃暫一歸省及公駐節江干
而貴墀竟居繼母憂不能卽出昨歲擬來保定甫束裝
卽聞 廷召元老私心竊計以爲大軍遠出玉門以外
貴墀垂老之年萬無能往理今事乃如此天若鑒憐其
誠而陰爲作合於茲土也者夫勗謂一匹夫積願見偉
人之誠致勞上帝之作合雖至愚者亦知其夸誕然會

逢其適輒自矜詡以心語口否否而復唯唯者蓋數數
焉而事又不然夫乃自笑其前此矜詡之妄且愈以信
賦命之窮薄卽欲邀偉人一顧盼之寵一容接之榮冥
冥者亦陰掣而屢沮之則無怪夫困頓蹉跌迫老死而
莫之援也且貴墀生八年而失怙逮壯而諸父死亡俱
盡窮鄉罕先人交游求與先人同時而文學相近者獨
數年丈耳楊年丈僅一再見於長沙吳年丈之續修耆
舊集寓居長沙荷花池貴墀適館善化周氏謁見頗勤
及先生歸道山遂無復有教誨引掖之者蓋煢煢孤立
俛俛焉無所適從以至於今夫昔人於蔡中郎尙欲得

其貌似者而亟見之况人子之於父執邪自公授鉞浙江貴堦卽鈔誦其疏稿整軍經武之大無從聞見湘人或爲述一二細節則謹識而劄存之昨麾旌小駐保定臬署貴堦走傍賓廨雜立廝僕中傾耳企踵然日故短視竟莫得其髣髴心爲不怡者累日蓋念昔先人感動於天性者然也茲又豈特如前所云希慕千百年一觀之人其咨嗟嘆恨不僅什伯於古人願見忠義豪傑而不得者哉貴堦幼讀左氏卽喜談兵已而病瘵疴羸瀕死者數坐此無意於時而學亦漸廢曩嘗從江陵見王先生子壽先生欲使持手書謁公軍次貴堦告以多病

桐華閣文集七

三

先生乃至舉張畱侯李鄴侯相勗勉貴堦愈不敢聞其語媿謝而歸曾文正初督兩江之末年吳年丈往游金陵命貴堦繼往至則文正將移督直隸上詩爲別因附呈詠史截句寓時事所宜言文正再延見稱不及詩中寓旨意者迂謬而不達於事歟茲謹就愚瞽之見爲時事私議一首不自知其萬有一當否伏乞矜而教之炳燭之明勝於昧昧及殘漏未盡尙思奮勉於學以庶幾朝聞夕死之訓然不逮大賢之門則荀子所謂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者耳然則貴堦之嘆恨咨嗟於願見不得又豈可已而不已哉直陳胸臆冒瀆尊嚴若邀福於

先人恕其愚妄而優容焉幸甚幸甚政府機務殷繁伏惟保重金軀以慰滿天下當世之望貴堦謹上

致李芋生刺史書

去冬興國之游爲有生第一樂事第一幸事以常情而論拜謝之書當早達左右而堦不然者不自料其不肖之甚妄有所待焉耳涉春履夏無改故我始終已矣若必待稍有知識始通一介以相質證恐此生遂無捐管之期而徒使企念之私抑鬱而不得達生遠道之疑怪勞良友之懷思重增吾過彌用赧然別來想涵養益深兒子顯鏞仰承厚意殷拳來書具道試事之精詳士心

桐華閣文集七

四

之說服政教得民益漸徵儒術之效矣賢父兄課督子弟本諸至誠惻怛發爲義方遇頑梗不率者不惟不忍加之忿疾必益講求夫啟迪之方日勉其所未至始雖嗃嗃終協威如足下之治興國何以異是彙刻 聖廟先賢儒各集方觀察推爲千秋盛業樂于分任然必自足下發之渠始爲駢之靳也李二曲集自聞高論後日在念中人事迫促頃始得展讀一過其學大旨以改過爲下手切要以慎獨之獨致知之知爲吾心炯然之明德明德卽良知明明德卽致良知其說有與朱子小異者而論大人之學則究極於禮樂兵刑賦役農屯謂一

物不格則一理未明一理未明則臨事應物又安能中
窾中會動協機宜是又非專主良知蓋以陽明之致良
知爲復本體以考亭之道問學爲做工夫所謂致知以
格物格物以致知也至日程朱之言爲布帛菽粟陸王
爲巴豆大黃尤非偏袒之論而世儒顧不之取何哉其
內功則盡洩於傳心錄中曾用以告八十老人苦口血
誠大類足下之諄諄於老拙獨惜足下之未得其人耳
屏成童時頗喜近宋儒語錄致力之處于二曲所云隨
逐隨覺隨覺隨斂亦曾見及既而汨沒於文字荒落於
奔走舍己芸人迺至侈發舒而罕翕聚疲應接而昧本

桐華閣文集七

五

原每一迴光反照本面全非涕泣自責幾於憤不欲生
及與足下相見益發其本心之明然卒無可如何惟每
旦攬衣起坐籍以收攝神明休息天機過此片刻身非
我有矣足下有教無類憫老拙之陷溺已深桑榆已迫
欲以幹蠱望諸豚兒昔二曲門人陸士楷父子並與聞
不傳之秘此情此誼何修得之昨已函諭渠早赴師門
恐須在武昌郡試後也州志輿地門已竣事否壻所應
卒業者仍俟來示遵行往歲虛糜脩脯慙愧之至卽此
取與一端乃二曲所唾罵而不屑誨者天良尚在沈痛
可知相去迢迢末由躬受教益惟大君子恢宏德業主

師雖安巡衛不妨加密規模既擴節目仍事詳求仔肩
斯道利濟羣生是則區區所切禱者然不敢爲外人道
也賢郎學業想益進臨穎神馳不盡悽悽

爲人上孫琴西方伯書

某自違左右時以不得躬事大君子爲恨東望長江神
魂飛越回憶昨歲幸趨走轅下輒敢冒昧以先六世祖
高祖曾祖家傳爲請公不以卑賤而見拒也雖文未及
爲先人之靈將幸其有託而傳矣某嘗竊謂表揚善類
以興起後世之功私傳多於史傳史官所記浩博其勢
不得盡詳又格於功令奇節偉行之士不得與者蓋十

桐華閣文集七

六

之八九而一二得登史傳之人又或起自下僚其先可
紀之績散見他疏牘中史官無從網羅若此類者非私
傳其奚賴或者謂身非史官不宜爲人作傳意謂有史
而後有傳耳不知范氏鄧禹傳先有本裴注陳壽三國
志引東京魏晉諸家私傳相證明者數十家自古已然
安在私傳之不可作也敝縣鍾運使雲卿有善政於官
美行於鄉其歿也左相爲請於朝立傳史館縣人及鍾
氏子孫咸榮都轉而仁左相某則以鍾運使之遇左相
不若某先人之遇公何則史名雖美然其文未必稱於
後世也唐書列傳誦習者蓋寡而韓退之李習之所爲

何蕃楊烈婦二傳家有其書何蕃楊烈婦事至今在人耳目亦貴夫其文之傳耳奚必於史某先六世祖事在滇黔不僅如國史所紀先高祖曾祖賢似不後鍾運使事有大於何蕃輩者而公道德文章追韓軼李於千載之上集中吳溫鄭周趙諸傳精光奕奕又馬班良史之才千載後之誦習豈異今日之於韓李然則公一舉筆而某先人之被榮甚於史官之褒公之惠先人乃過於左相之仁鍾運使也爲人子孫坐視其先人有可致之榮可邀之惠不爲迫切以求致仁人君子表揚善類以興起後世之心久闕鬱而不達不惟不孝於先人亦

桐華閣文集七

七

非所以待仁人君子此某所日夜恐懼無須臾而或釋者茲謹呈先六世祖高祖事略各一通區區之忱惟公鑒而憐焉

爲人致周蔭堂茂才書

前月杪奉到郵寄武昌手書緣接篆甫及數日稽比眾務未得及時作復頃間復奉一函迺因鄙人權莅荆南權忻而鼓舞之若擬諸叔度來暮次公重臨者設詞稍張非庸劣所敢任分巡例不得有所興革於政監督則專司闢征利可及四民之一寬民一分少造一分之孽居官一日宜盡一日之心斤斤自持求無負知好之期

望者獨在此耳前書陳義甚高今之有意於古者希矣汨沒科舉幾不知此外更有何事嘗私心竊痛引爲世道之憂足下年未及壯遂能卓然樹立絕去因循猶將旌君以徇於國何至執卑無甚高之論強相勸勉然獨惜所求於世與所挾於己者之相背也蓋士惟無求於世苟不能無求焉則世固此世也耀龍章於裸壤昔人固已病之曩者專意時藝之說豈得已哉今足下劃功力之分數視時藝所可緩急而三之七之用心良苦竊謂術業所託未有不專以致精者丈人之於蠅宜僚之於丸且終身焉如足下之說則古作據功力之三分而

桐華閣文集七

八

時藝不專時藝據功力之三分而古作又不專吾懼兩者之交顧而交病也且所謂古作者蘄至古人之立言耳立言特古人之一端吾學之大且重於是者且多文之古不古不足爲吾學損益如徒以言也則亦求有用而已百工技藝皆可自食其力以救饑寒而衛廉恥時藝爲用雖薄不至視百工不如彼疲力於浩博而卒歸空虛無用者其言豈必出時藝上哉至謂得失有命此語誠然然得失在命而可以得失之故則仍在我吾所操之業揆諸必得之理有一毫之未信卽人力尙有一毫之可盡凡事有人力之可盡者不得謂命且安命必

先盡分秀才之業科舉乃其分也應 朝廷求賢之典以試有司爲拜獻之先資爲任民人社稷之所自始而顧傲然持不屑之意苟簡之心曰吾姑從事焉云爾是爲不誠不敬雖由今日之有司使然然質諸君子之正己反身恐不如是若曰吾特病文之不高耳希古則文高不得何病夫士之竭思慮苦形骸顛踣頻數而不至者豈將以矜文之高抑冀有得於世耳既思有得乃反持不可必得者與爲嘗試挾策之亡羊果有異於博塞乎足下之遇非能無求於世者其才又無不可得軌範時藝不出數年便可成熟成熟之後得與不得俱可視

桐華閣文集七

九

吾志所向而專吾力不以古作病今日之時藝斯能以時藝病他日之古作今日短而他日長乞高明更加審量焉鄙人去此十年而復來來適值足下之館宜昌而今之宜昌又爲分巡荆南者職所必赴誠有如來書所謂有緣者重五後數日當可相見諸侯面罄不具

爲人上王侍郎書

昨歲旌麾過鄂叩送恩恩北望京華無任依戀頃聞朝命爲額手稱慶者久之蓋樞府繫天下政本相業所基國命所託非若巡撫直省僅能惠及一方而侍郎恢恢有餘之器又實足以任重遠而濟艱難故預爲天下

慶也伏念方今天下不爲無事而有若火之灼膚水之滅頂號呼盡氣徒跌奔救而猶恐須臾緩者則秦晉克豫之饑黎也 朝廷之惠饑黎亦至矣無如災區毗連不得不轉糴於遠境糴本運資或數金而致一石或十數金而致一石通以十金計之 朝廷發百萬之金乃能致十萬之粟散給百萬之饑民在 朝廷則見百萬之多在饑民則見斗粟之少况嗷嗷者不止什倍於百萬耶即日各直省及本省溫戶皆有助賑之舉然度亦不過二百餘萬則得粟亦僅二十餘萬耳夫以不止什倍於百萬之眾食三十餘萬之粟又經年累月之久而

桐華閣文集七

十

尙無往賴待獲之期民命可想而知矣借使秦克豫之民盡如晉民之坐以待死他時四省所轄必多有地無人田野蒿萊租賦安出 朝廷所失既已不少且坐以待死久而無變者其民可矜而不可恃 有黠者倡走險救死之計攫食於豐稔之區鈔掠鄉村劫奪倉庫漸益猖獗久且蔓延如此則豐稔之區前既以捐賑耗其資收糴損其食後又不幸而蹂躪於盜賊民力疲憊不任輸將恐 朝廷所失賦入又不止秦晉克豫四省所轄而已况民既聚寇猝難解散辦勦辦撫辦防爲費滋大彼時司農卽甚支絀豈能屏置不問然則均之費也

費於後以誅盜不如費於今以活民遲費而或齎盜糧不如早費而先靖民志聞在事者有稱貸外洋之請舉債雖非良策使自此中外上下壹意撙節尚可徐圖補救以視盜賊蜂起騷然繁費者其害較輕未審可 奏行否民爲邦本有民則土無曠而財用之源不塞且民安於內則根本固而外患不萌似謀國所宜汲汲者某謬承盼採媿無涓埃知識增益崇深然不敢瀆以尋常酬應之語管窺蠡測用藉賀忱幸覽而教之

致倪豹岑觀察書

孟春道過鄂垣適騶從尙未赴荆奉謁不遇縈念至今

桐華閣文集七

三

頃聞新奉 朝旨備兵河南欣喜無量監司雖不能與督撫侔權然喜其漸近居高而施遠所以慰滿天下生民之望者自此始矣湖北官場文學循良合而爲一者幾人誘進後生推拔寒微者又幾人有其人焉不必身受其惠也氣類之不孤呼號之可達援以自壯於荒涼幽寂之中庶幾無消沮於末路以自速其摧折然則觀察之去楚而豫彼地之幸猶後而吾曹之不幸獨先也又况困厄如貴墀衰老如貴墀重接清光此生已不敢自必悽戀當更何如謹呈序文一首豈敢與立言之義所仰望於大君子者固未敢或貶焉爾若蒙收度篋衍

觀物懷人庶要金石貴墀既艱書又不喜作應酬語此後箋啟恐未易達左右也兒子顯鏞屢承不棄感何可言謝偶樵身後發孤無以自救望雲前書述尊意甚厚未識已爲處分否唐時鄭相公餘慶於孟東野之死憂慮深遠終始不倦而人與錢物則並委樊宗師主營生業事見昌黎集中偶樵不及東野而觀察仁愛有過鄭公望雲近在左右此真偶樵之宗師也乞加意焉大箸散體屢許見示今當遠別不可更爽前約荆州府志刻竣否亦望見惠一冊啟節何時尙須入都否臨穎神馳不盡翾縷杜貴墀頓首謹啟

桐華閣文集七

三

致張儻軒書

自文旆入都常忽忽如有所失垂老羈懷喜合憎離况如足下珠玉照人能消我鄙吝者耶前後兩接手書具審日課如恆略無間斷幸甚慰甚惟叔寶神清又復維摩示病雖醫治已愈總須隨時調攝起居飲食視以履薄臨深氣體漸養漸充當可轉弱爲強也時文一道修飾其字句諧適其聲調均非所難惟義理書卷功由積累非可取辦臨時自有科名以來得失之故殆有不可深知者若第歸功揣摩則直省鄉試場人動逾萬計揣摩之勤且工者度亦不下數千能必得者幾人耶夫爲

科舉而廢學科舉未必定失究未必不失失則兩失矣
爲學而兼事科舉科舉未必定得究未必不得得則兩
得矣卽終不可得而視窮年揣摩卒之一無所得者不
猶愈耶愚讀書揣摩兩無所得敗軍之將本不應覲然
論戰而屢嘵嘵於足下者以足下良金渾璞足成令器
私心過計恐精力誤用或致斲而小之幸深省焉

上吳南屏先生書

客冬岳郡晉謁聆誨未盡怍怍無已今秋於退菴丈處
讀所撰呂僊亭記及自題倚醉圖詩高情逸志想見起
居之勝頤養之適望風慰甚昨李竹虛過舍口傳尊命

桐華閣文集七

三

頃晤式甫詳述拳拳厚意感媿無地竊念貴墀幼背嚴
訓長嬰世累消耗先人之遺產於仰事俯畜兵戈旱潦
之中然猶恃其年力以爲習售世業或與時輩爭一日
之長則猶足自立於貧賤又俯仰十餘年而學荒貧劇
老且及之則又將舉先人之遺體後裔展轉饑餓溝壑
而未有底止不孝如是夫固宜獲罪先人之友矣而公
特憫其窮愚且冀其少有樹立俾先人之遺澤不至漸
滅以盡將蠲潔而薦諸當今所稱一代偉人曾公者蓋
仁人君子之厚於故舊而推惠其子孫其用心固如是
之摯且勤也夫以公之道德文章爲世宗仰而墀得掛

名齒頰文字之間傳及後世因公之薦而重其人以曾
公之文章勳業照耀古今天下豪傑之士奔走輻輳惴
惴焉惟恐不得一當者而墀得因公片語從容進見以
自異於挾策干時之輩則於墀固以榮矣又况陶埴埴
埴之爲賜無窮也哉雖然墀向者常欲遍歷江上諸營
詳識其規畫措置以盡一時之壯觀自惟譎劣度不足
當王公大人一盼又性不諧俗故瀕行而蹶者數四今
劣猶昔也困憊有過他日曾公所以優容而曲恕之固
幸獲操券於公而墀以寒素淺材冒瀆賢貴持身涉務
罔知祈嚮倘不棄其愚而訓誨之則無已之賜先人實

桐華閣文集七

古

厚賴焉偶冒寒疾不得趨謁左右輒敢遣傭走取所致
曾公書并備述鄙忱於此不勝悚切待命之至天氣驟
寒敬以順時攝養爲祝

復龔智軒司馬書

智軒司馬足下兩年來不通音問意智軒挾所得以鳴
於世得交海內名公卿賢豪拙淺如墀不宜復在念慮
昨得惠書乃知鄙人踪跡亦屢承問訊及之則私幸其
不見棄於故人而悔前此所以擬智軒者未盡知智軒
也智軒志甚大今聞其俯就一官意者欲藉以少紓發
其蘊耶母亦憤於十餘年之奔走去就或知之而不用

或用矣而不久易慮變計將以一官爲足自奮耶來書乃似以堯爲羨者語似不倫而堯則知其中固有所不屑而甚難堪者在也回憶咸豐己未之年堯訪智軒於黃州時余與智軒年方壯而胡文忠方勤勤禮士天下事方亟又皆士有爲之時儔類之中又有可先容於文忠者而堯居一月不得一見文忠智軒雖爲掌書記而陰爲軋者所困鬱鬱難久居而先余往黃州者又有李君叔侯三人者既皆不得志則相與傲倪歌呼益不爲人所喜叔侯與余先後去黃州智軒亦繼去自是智軒往往客諸營然不久輒去叔侯急於用世乃至爲他人

桐華閣文集七

五

所給余至今見之猶相戲訕以爲笑樂悲夫士之窮達遇否係乎天抑係乎人固皆無足論者而余之迂拙不適於時則概可見矣今智軒遠在數千里外所職既非所樂堯益貧困乃至日操鉛槧以營升斗壯盛之年不能爲文忠劃一計定一謀今乃借定遺文以資數月之事畜嗚乎悲矣而智軒且微羨之苟非有所不屑與甚不堪於中者羨何自起然則智軒之遇雖勝於堯而要不得一行其志雖欲不謂之窮不可也堯又執吳南公前爲致書曾侯曾侯亦似頗不相棄者而堯志意牢落精力不復可驅策且有鑒於黃州之行也遂不果往近

移居距家十里之鈍安莊田頗足耕曩與君數言此事蓋幾十年而後得之相顧頗樂行且歸課兒曹學稼圃余雖不任耕而驅吾犢於柳陰夕照之中適其水草而節其勞逸尙所能爲智軒他日宦歸余當荷蓑笠相訪或遂邀以來對青山酌綠酒相與憶黃州之傲倪歌呼且深引爲媿恨噫嘻是足慰余之窮而稱智軒之羨矣然移居之願懷之幾十年而始得償夫人事之變幻飄忽固有不可預爲計者此志更歷十年而吾年不且老乎又安知所謂夕照柳陰青山綠酒者必能從容以待智軒之歸乎是又不若叔侯今日之不去其鄉無求於

桐華閣文集七

六

世之爲足羨也文忠集卷帙頗多竣事當在來春近日何所撰述希風便示知

復曾伯預書

伯預賢棣有道史右六月初七日續奉手教合諸前紙抑何用意之篤且勤也前紙卽當作報媿無以裨益高明又人事牽率吮毫中輟者數四別君閱月已八身處省會閉門一編耳目所及不得多於君之深山而學問孤陋猶之疇昔殆又甚焉君奚取於鄙書之報然堯有不能已於情者居恆喜誦孟子乃若其情則可爲善一語以爲天下之善無有不生於情者終古人倫所由相

繫不敵者此而已矣孟子之世臣懷利以事君子弟懷利以事父兄揚無君墨無父豈爲有人心者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凡以正天下之情也情之正否家國之治亂隨之世運之剝復因之吁其危哉然則吾人之於施報安可忽恆情而不講也客冬湖人規冊造洋船比時文從尙小畱院中當及聞其中罷今年 朝廷復有二事一爲京外官諫止推廣鐵路一爲河督吳大澂特疏乞

皇太后詔議

今上推崇本生典禮均承駁斥開

桐華閣文集七

七

關以來逮我 朝而局一新輦下諸公其主持國是未知後代云何而並世之吾儕儻能斟酌古今之宜權衡事理之當折衷眾說成一家之言上以資明廷之采擇下以示百世之法守豈非韋布盛業竊有望焉賢者亦樂此乎來書所云立言之道近之矣易傳謂吉人辭寡躁人辭多蓋諸凡不依諸道切於事不因夫時非迂則謬者卽單詞片語已病其多由君之說吾知其免夫布帛菽粟出於耕織之勤而利周天下奇伎淫巧日益月增卒無以加於是夫苟其無以加矣奚事於多又烏有以多病之者哉門下多翹楚與杏君左提右挈成就當

有可觀三代之教以明人倫老生常談實今日救時良策此間新交黃小魯觀察名嗣東湖北人致力躬行乃挽回風氣之人惜君未得與相見然君及杏樓澤生渠則已中心藏之擇自有知識卽意主閭修不欲近標榜陋習惟一二同志散處各方無由合併者則樂爲之驛騎蓋端人正士聲相聞而心相慕善氣流通灌注吾道之干城可藉得隱然敵國之助而有志當世者兼蓄預儲此尤要務也新調肄業諸君多勤學謹守之士角立傑出未能比肩君及湯黃三人所成當不安苟簡比來士習似勝從前更得鄉先輩啟翼陶甄或可蒸蒸日上墀頑健仍舊他無可告遠道相望惟德業日進爲祝杏君處乞爲致意相見不遠可無煩紙筆也澤君以其尊人多病不赴殿試未審肯入鄉闈否

光緒十四年言事書

巴陵聚族而居者數百戶或百餘戶戶多而口益繁壯丁至少在一千內外不能家皆謹厚人盡馴良零星小戶田宅地界與彼毗連者恃強欺壓在所不免鄉人恆震而驚之曰某大姓某大屋場大屋場之女有恃無恐每不服夫家約束夫家或稍予薄懲母家卽藉端立威糾率大屋場中人登門詈毆夫家不惟不敢與校并須

桐華閣文集七

六

以卑辭厚禮央求息事更有一等悍潑之婦以服毒懸梁投水吞烟爲口頭之常話挾制夫家之慣計不幸邂逅致死母家登時帶領無論親疏之惡少蜂擁而來先牽豬牛次毀房屋甚且痛毆其潛匿之翁姑及夫然後苛索死者之衣衾棺木一切齋懺葬埋之費多方擺佈極力吹求必令破家而後已小戶之受屈大姓大率類此若彼此俱係大姓因忿構釁卽係兒女姻親亦各以糾眾械鬥稱雄鄉人名爲打大架軍器火藥儼然開仗命案視爲尋常兇手苦主仍以強弱爲勝負前此數年致有姜黃二姓登時殺斃殺傷十餘人之案上年匪徒

桐華閣文集七

五

王聯路等始以阻禁召眾繼遂以焚劫倡眾眾卽本族之眾也有本族呼引之眾因而有地方夥從之眾事勢所極可爲寒心咸豐壬子岳州失守勾引逆賊之晏仲五卽係大族咸豐間沔陽黃邑侯任內有大姓族長戶長之設并頒給官杖其不率教者准戶族公議懲責法甫勸而去任近日惟方方伯菊人家依此行之

巴陵出產極少除北港產茶所得無幾外花布爲一大宗花布幅小者爲河塘布稍寬者爲都布都布之精者爲壹都尖女功積一月而成匹往時平價每匹四丈可得錢二千三四百文稍次之布亦在兩千內外城有布

行鄉有布莊中下之戶合姑媳妯娌數人之勤苦國課家用取給於斯男丁力耕之餘亦操機杼多有積久致富者自洋布盛行都布銷路口狹價值減從前之半近日布莊復收買惡劣錢文年甚一年持布到莊者不賣則別無變錢之物賣則得錢一串實止五六百可用就此五六百之中以完錢糧尙須精選此外則枵腹者不能用以糴穀食淡者不能用以買鹽惟裹置牀頭日供淚眼而已紡布一匹計需花絨三斤每斤需大錢三百內外至賤亦需二百餘文合以現今布價又除去不堪行使之錢抵買花之成本紡花之人工無贏有絀終

桐華閣文集七

五

歲勤苦仍迫飢寒故私錢之病民以布莊爲最甚他若新墻地方賣買貨物彼此私錢均照制錢折水在彼處尙覺相安流行他處病民亦甚蓋準岳州之貨價付以新墻之錢文則商價虧折不少也又巴陵業銅器者頗多私銷制錢一串可抵一串三四百之銅本地制錢日少此其一端綿延不息未知伊於胡底

巴陵地方遼濶耳目難周而距城不甚遠之楊林街其地四通八達良莠雜處司官權輕不足讐伏刁痞咸豐兵荒後該處大案迭見上年王聯路未經起事之前附近紳耆曾經稟請府縣暫調駐城之防勇移紮該處以

資彈壓嗣後王聯路等雖經捕斬而人心浮動聞尚如故又距楊林街不遠之篋口市少年白晝羣聚以殺牛賭博爲生雖有公正紳耆力求整頓眾寡不敵莫可如何

巴陵四鄉人烟稠密之地烟館盛行雖屢經本處紳耆請示嚴禁然歇業不久仍行開設其不憚以身試法者因此項賣買比別項利息較多銷售較易利之所在貿然爭趨始則因有煙館吸煙者由少增多繼則吸煙者家計日耗食力無門又轉而開設煙館相循增益勢必至處處賣煙人人吸煙不特窩藏匪類收買盜贓爲目

前之明害也

桐華閣文集七

三

巴陵兵荒以前頗多積穀之家偶值荒年除將在倉之穀貸濟貧民外佃戶應上之租石亦予格外減收其時有仁義大戶之稱迨沿習既久不思讓租之仁義反逞抗租之強梁竟有豐收年分上租不及一半者提田則據莊不出別佃則無人敢承卽田主躬自督種伊亦敢於奪牛壞犁肆行辱毆至萬不得已而控官則此種案件自官視之爲甚不要緊自差役視之爲安穩生意非需索既飽不肯下鄉下鄉之後仍需田主供給一票傳人不到再發二票又需照前樣開銷於佃戶畧無驚動

而田主送佃所費已多於所短之租矣卽幸而拘佃到官押追租欠佃戶之合家老弱必全赴田主之家撒潑放蕩甚至以服毒恐嚇受累更甚於短租故鄉人有賣田爲賣佃之說言低值轉賣與人惟求佃戶脫身耳此種風氣近城尙少河塘二三都爲盛

桐華閣文集七

三

桐華閣文集八

送張海晴敘

同治六年丁卯六月五日同邑張君海晴與余坐黃鶴磯顧謂余吾與子俱羈窮於此然不得常見今又將別矣子能已於言乎予愀然者久之蓋海晴於吾家爲姻婭交余最蚤時海晴已甚貧困而予家未盡落予亡兄雅好客數數招海晴賦詩飲酒予年方少耽於兄弟友朋之樂視人世所誇耀蓋甚泊然及余年既長三人者皆屢擯於有司予兄抑鬱死海晴負氣使酒又頗爲鄉先生屏擠用以益困而予自先兄亡亦遂寥落寡歡矣

桐華閣文集八

一

然海晴愈益思用於世當粵寇據郡海晴出奇計以身餌賊母禁不令去蓋至今猶引爲憾云兵興以來一切功名之士往往起布衣至封疆其僅得任牧令者或且爲扼腕太息歎爲不遇然以余所見其人或無以過海晴悲夫盛衰榮悴之遭薰轆傾軋之勢自非實有心得而自樂其樂與夫強制僞托者豈能無所激昂憤發於其閒哉海晴喜任事好議論數常呵叱不可意者而醉尤甚或欲得君如此爲笑樂則故強以酒而微激之又故不直其言君則奮髯戟手自髮際至項筋皆暴起而赤色案上杯盃時躍起作撞擊聲座客且倉皇遁匿其

負氣如此然能不宿憾於人人有善必力稱道不衰亦有賴其力者而君則貧困老矣今別急未暇與飲然君自至鄂學益進氣且漸斂卽飲亦不能如從前之狂爲可笑樂也余旣悲海晴之遇而自顧身世又不能無媿於宿所期望俛仰今昔慨歎以爲是言然則海晴之感喟當更復何如也

送佛海上人敘

昌黎闢佛願好與浮屠者游而其序高閑上人則謂淡與泊遭於書未見其能旭豈誠然乎人果能泊然淡然而無營無嗜則好篤而力專和順其中而醲郁於古技而

桐華閣文集八

二

道矣何旭之足師又烏乎不可師昌黎之二云然意者高閑之猶未足語此乎郴州佛海自襁褓鬻僧寺不得不浮屠也然篤專儒術吾嘗悲夫井田廢而恆產壞今世所謂浮屠者特鯁寡孤獨無告之民不幸衣食棲託之非必沈溺其教且能張皇其術也而世俗之冒儒名以梯榮鍵寵者或反爲其徒所不屑然則浮屠烏可厚非況浮屠又名非而實是者哉佛海飭已潔而擇交嚴少習制藝後棄去攻詩嘗爲人作畫而書尤勝余見之長沙數從談論意其負可用之才以窮至是必有不能自釋者而君殊怡然余愛之重之於其歸邨也不能無言

夫高閑特能學書遇昌黎而傳今可傳倍高閑而僅得
遇余抑何不幸然君將浮洞庭陟匡廬縱攬名山大川
以求當世之士吾知其必有遇也雖然如佛海者其能
遇而傳與否又烏足爲忻戚也哉同治六年十月望日
巴陵杜貴墀

送倪豹岑太守升任河南巡道敘

先緒五年湖北荊州府知府倪君以計典優等入 覲

皇太后

皇上召詣便殿溫語垂詢移時始

罷倪君謹對揚休命退而疏記 天語及已所奏對

凡百數十言蓋由 聖明憂勞萬幾惟慮一夫一物

桐華閣文集八

三

之或失其所故能不忽細微不遺疏遠至於如此而非

倪君之賢則亦莫克仰契 宸衷祇承 清問也

明年四月 詔君分巡河南之開歸陳許其地去京

畿餘千里拱衛翊戴必慎簡疆臣 帝有後命人謂

不遠蓋敷奏之後繼以明試而車服隨之虞廷官人之

法如是焉爾巴陵杜貴墀聞而喜明良之相遇也作而

言曰於戲休哉案分巡所領四郡有縣三十二州三廳

一而治所則在開封開封東南三百里爲陳州府東二

百八十里爲歸德府西南二百五十里爲許州自治所

以達三郡無四日之程重山大川之阻其察易周其令

易及幅員雖廣賢者可卧而理吾意倪君爵逾尊而心
愈下居漸高而施漸遠必能推廣荊州之治以聞

皇猷而結主知或曰否否是烏可例荊州利病在民興

革由州縣達府分巡過問焉則爲下侵幽明在吏黜陟

由按察布政達諸巡撫分巡稍干焉則爲上逼不侵不

逼而贅旒於上下之間吾未見賢者之能爲也余曰唯

唯雖然賢者有道焉正以率而誠以通正與誠孚於上

下黜陟有與我共之者矣黜陟有與我共之斯興革有

自我導之者矣吾又未見賢者之不能爲也且未嘗爲

之而曰不能尤非所以測賢者夫黃河爲患由於倒灌

桐華閣文集八

四

而漕運例在倒灌於是借黃濟運病民糜帑而河迄不

可治者且數百年自漕運廢而河患始衰河漸北徙而

河南少安無事然淮潁汝蔡諸水經緯其間一遇川澤

交盈分洩不及則河患仍未爲息愚意今日之河不患

倒灌而仍患下壅治今日之全河不必殺黃以濟淮而

仍宜蓄清以敵黃修復隄壩而保固之束清之流以攻

黃之沙而復挑濬撈濬於水落之時使河流通暢河身

不因淤墊而高來汎雖盛可無旁趨橫溢且又隄內之

地宜讓於水者禁民與爭隄外之地可蓄洩水者爲民

興造用以治全河之水卽并治豫省之水此分巡所宜

有事而荊州舊太守爲而已效者今得爲乎抑不得爲乎陸桴亭述貞明徐氏言京畿四輔以及山左近河瀕海之地皆國家附居之田顧荒而不治待哺東南近廢可耕之產遠資難濟之餉豈謀國經久之道噫弊也久矣異時君開府西北其重思此言也哉光緒六年四月日杜貴墀頓首謹序

贈謝君定侯敘

道光後元閒余居郡城飲謝君定侯所定侯安化人吾縣學師王先生之外孫學師藏書甚精博定侯寢饋其中意甚得而余年方少雖屢見擯有司尙能無淪落之

桐華閣文集八

五

感酣嬉淋漓醉宿而去後二十餘年定侯訪余江夏黃鵠磯二十餘年中余一之燕再往晉旣乃久客於此定侯亦新自京師大梁倦遊返鄂余飲之樓下月中憑闌俯瞰長江追念歲月酒盡悲來余贈詩所謂江漢逢余欲白頭也自是定侯爲小官湖北余居武昌幕皆鬱鬱不自得無幾相見見亦不暇與飲及余去鄂客保定又踰年還客江夏則無由復見定侯蓋以失上官意劾歸矣光緒丙戌余自江夏來主校經堂定侯自其縣赴湘徒步過余余念別久而見稀固飲之酒時嚴冬日暮寒風颯颯穿戶牖尊前兩白髮頽然相對或俛首默默酒

未盡告醉竟去嗟夫人生富貴利達則制之天矣第一飲酒之樂耳或與之又或斬之果誰爲之而孰致之哉而不可悲哉然余初與定侯飲定侯而外同飲者尙三四輩及其再也三四輩者無有矣余在鄂之友若平江鍾君亦皋南海陳君蔭田謝君偶樵會稽施君望雲同飲黃鵠磯多於定侯前此十一二年閒溘逝頓盡彼其可悲之尤甚者則定侯今茲來飲庶幾其釋余悲也而定侯又奚悲焉嗚呼余自識定侯凡三飲酒初當道光未亂之時繼值同治平江南之後今則海氛初靖上下晏然世運凡幾變矣一身之盛衰曾何足問而爲之喜且悲耶定侯歸乎娛老之計惟飲爲宜余又惜子之不早爲醉尉也

桐華閣文集八

六

俞伯鈞同年入都贈言

俞編修君伯鈞歸覲年餘奉親命供職京師來就余別日子必贈我以言余謙不敢承逾日復遣使督促之伯鈞余同年也不敢固辭前明蒲圻佾公瑜之序齒錄也日子與同年之歌鹿鳴而來也將大試於庭而授以官或卿相焉藩臬焉先正在廟堂則憂其民在江湖則憂其君苟能體此意而以堯舜湯文之事責於君以唐虞殷周之化望於治使天下後世人指而稱之曰此皋夔

稷契此伊傅周召是固國家之福亦吾同年之光而予亦以收榮名於不朽貴墀嘗誦其說而躓之然考其時則世宗初年也朝政雖糺邊患未棘今何如哉顧執作公之說以強聒人揖讓救火講誦臨戎不駭且噬者幾希雖然使皋夔稷契伊傅周召而生今日將惟是僕僕焉鯁鯁焉敵天下之精力於洋學洋器幸角逐之一當抑別有道焉自強自勝如孟子所謂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乎夫未嘗爲之而曰不能是謂誣己未嘗爲古人所爲而曰雖古人亦有難焉是謂誣聖未嘗爲人言之而曰人必不我聽是謂

桐華閣文集八

七

誣人誣己者無志誣聖者無法誣人者不仁且忤公亦豈能爲皋夔稷契伊傅周召者而顧舉是爲同年勸然觀其立朝侃侃議禮忤旨死杖下庶幾能心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心者不幸而僅以忠直著蓋其所得爲止此耳然則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道誠未敢以望於人而其心則人人所固有者也心其心學其學蘄至其道而有不至力行其道而終不可行則係乎其稟與其遇焉伯鈞將如之何哉而其自爲則舍是無術矣謂余曰子必贈吾言者蓋亦知貴墀之舍是無以爲言也貴墀於是乎言

周笠西先生八十壽文

光緒十有八年八月二日爲門人周君聲洋聲溢尊公笠西先生八秩誕辰是年春莫先生即預以不敢受慶刊帖徧布去十七年先生曾樹石客舍大書深刻此宅永不唱戲貴墀謹述諸人人聞者輒慨然曰何必及此帖出尤相怪詫爲異事蓋俗之漸靡猶疫中人轉相傳染莫知由來無端而盛陳牢醴無端而廣召優伶力絀或搜括質貨浪博一豪試詰其人何取諸是強顏以對曰從眾耳夫此眾者皆聖耶皆賢耶而皆吾師耶則又曰此不足爭吾將力持其大者重者亦既舉我之權而

桐華閣文集八

八

委之眾矣安見大且重者之必能自持烏虜此乃可爲怪詫者矣夫就先生之身世而論出則施澤黎庶處則樹型鄉里象賢二子質有其文家慶國華炤耀湖湘碩德耆年從容游醴陸生疏傅香山洛社昇平潤色疇曰非宜顧乃朝夕警惕不敢以身處安順忘人憂患家方昌熾弛昔綢繆在經則衛武在史則石奮君子之進德修業聖王之祈天永命胥此心也無二道也欽惟我

聖祖仁皇帝當國家重熙累洽而 萬壽久停

筵宴康熙二十七年復申諭中外慶賀禮儀永行停止
列聖紹休屢宣貽訓前湖南巡撫臣趙恭毅公

欽若祇承生日辭賀書中特恭引

聖祖此諭蓋

百世之範圍臣民所由寡過者於是乎在往者曾文正公序 國朝先正事略云雍乾嘉道累葉之才皆

聖祖教育而成逮同治中興雖去康熙益遠然亦未始非 聖祖餘澤陶冶於無窮夫所謂才豈專在

章句之儒今以觀先生行事不其然歟貴塚以同治辛未館先生所光緒乙亥之別自謂此生無復相見理而日月過從今日七年而未已益得目覩先生之康彊壽考絀繹其嘉言懿行以自裨益不可謂非桑榆之幸其嗣君兩孝廉奉先生命不敢私受慶願其意則似甚欲

桐華閣文集八

九

得余文者而余前此已兩壽先生其得報於天宜而非倖無俟更述特舉先生見在之一端彙括大凡且爲敬告嗣君日奉家訓以周旋異時置身邇顯理大物博慎無或惑於眾咻偶忘先生今日之兢業庶悅親之道得保世滋大且俾舉世知行道之果有福而區區聲華文采之盛果不足與先生之閭淡爭光耀於久遠或亦風俗人心轉移之一助爾謹敘

岳州教授劉霞軒先生壽敘

師儒之以道得民者吾於吾郡見二先生焉曰湘鄉成公忍齋曰衡陽劉公霞軒二先生相去二十餘年皆以

得知縣棄去教授吾郡皆主講岳陽書院皆得士子心然吾尤難劉先生蓋成先生當道光三十年之前天下無事郡邑物力尙豐饒士子得從容誦習而其時守吾郡者惲公光宸爲成先生同年友鄉先生方公夔卿方罷官家居三人者以道學文章相高心相得成先生擁臯比惲公率生徒敬謁先生再拜成禮其後繼見卻立問起居唯謹惲公月試生徒既等第之則攜卷就成先生集諸弟子講堂下與爲評論且馳介延方公方公居鄰書院來甚易於是互相質難聽者久環列忘倦蓋所以切摩士子如此其勤且摯也官督之師教之鄉先生

桐華閣文集八

十

助之而又厚其資給隆其禮貌士子肄業於茲者抑何幸歟教化易行而師獲事逸功倍之效豈不亦以其時與劉先生之時異矣吾郡老成凋謝事又多可慨歎者先生主講一年遽謝去又不若成先生之久於其事然吾郡人士於成先王之去官也設生主以祠及聞其歿又私祠之以名宦今劉先生謝講席不居則爭榜頌語以彰其德先生甫六十之年又爭合觴壽之其慕說劉先生與前之成先生同是何教之易行師之能化弟子異其時願不異其效與嗚呼可謂難矣先生不設崖岸而神采自峻太和元氣溢於顏面與人言煦煦惟恐或

傷至義所不可則斬然無毫髮徇其爲教多設端以開誘必其人自喻而後已楊君聯甲貴墀外家弟應童子試時拙於書先生爲捉其手而波磔之吾鄰趙生堅旣從先生游試文輒冠其曹二生皆恂恂温温束脩自好其他所教士或奔走在外不多見然可以二生概之也服教如此慕說又如彼則信哉劉先生之爲師不後成先生而能使人歷久不忘又可援成先生事預決之也成先生官吾郡時貴墀年甫弱冠在儕輩中頗爲所標異余亦以自矜寵逮劉先生來則同師成先生者多死亡而余之窮困亦旣老矣蓋卽吾一人之身俯仰於二

桐華閣文集八

十一

先生間而盛衰之不同已有如此然則世事浮雲倏起倏滅於吾前者不足以留一瞬而如兩先生之以道得民其不朽乃爲可恃耳貴墀遠在京師不得從郡人士後以觴以祝因掇拾眾所欲言者而質述之蓋旣幸得見先生如侍成先生而又幸其康彊矍鑠遠過成先生昔時得久官吾郡益宏其教以惠士人於無窮也

爲孫編修壽李黼堂方伯五十生日敘

光緒建元之二年爲吾世叔黼堂先生五十初度鄉先生輩咸欽慕其德將選言以壽之宗錫後輩末學何敢與是顧念吾家與先生家兩世交最厚不肖兄弟爲先

君垂危手挈以託仲雲世叔之孤又極承先生矜憐晉謁無虛月因得識其行事之大者雖不能文於義不可默也蓋粵逆倡難咸豐同治之間天下之勢如一髮引千鈞曾文正起而任之於時忠義之士雲集而響應羣策羣力惟所指麾而先生以在籍某官膺 特命開藩江西遂權巡撫遏侵軼籌轉輸侃侃自持無絲毫假借竟以與文正不合而去去位無幾時而文正薨矣論語稱君子和而不同竊謂古今之禍變常由君子之不和而亦或出於同夫旣同爲君子矣宜無不可同者然心雖同出於正與公而意見之偶偏或未協夫事理之

桐華閣文集八

十一

當苟一君子以此倡眾君子卽以此和但幸吾道之可張不更相反覆以究是非之極則旣授小人以可攻之瑕且使此一君子者坦然自信謂吾所欲爲於天下無復可議則矜心之萌天下必至陰受其弊惟有人焉據理以抗之其轉圜之妙效卽未見於臨時而事久情平苟非執拗已甚者必且惕然內省愈不敢強天下以徇己見如是則益歸君子而澤及天下然則先生之自處與所以處文正者信乎君子之道也然而物望所歸震赫且百倍於權勢乃獨毅然不顧反天下附和之口孤行其是豈不難哉非大勇而能若是歟先生旣謝病歸

居會城舊宅絕跡不見一要人家故富圖史環列如堵
墻寢食其中日有常課如在塾弟子手編 國朝名人
事蹟爲書數百卷兩游江浙窺禹穴尋天台鴈蕩諸勝
摩崖紀之於是人爭以江湖之樂歸先生而不知非先
生意也文恭公受 國重恩號當代名臣先生爲其子
又嘗在大位年又富天下又不爲無事苟有可行其志
者藉手以報君親宜理髮整冠之不暇而至今未遇也
度終不能枉己以徇徘徊躑躅仍賚志於林泉先生所
無如何者獨樂其樂豈世家大臣當與國共休戚者所
宜又豈仁人君子之用心哉宗錫竊推先生之行事而

桐華閣文集八

三

又知其必不然也夫勇於樹立而仁於君親此庸德之
行諸福之原既有明徵矣一旦爲所得爲推其德以福
天之民則天所以福之者又曷有涯涘也哉錫不敏謹
就今所得於先生者述之以侑一觴先生與仲雲世叔
怡怡一堂見其所摩拊亡友之孤今乃得從諸子弟攝
齊上壽或相與笑樂之而忘其文之陋也

涂春山七十壽敘

襄陽涂春山先生堉聞其名於武昌太守方君方君嘗
權襄陽郡而先生嗣君元甫孝廉其郡試士故旣聞先
生行義光緒丙子歲余與元甫相見京師元甫蓋篤行

君子因與往還而質方君之言焉元甫則遜其辭以爲
吾父窶人不得習帖括取科第所謂濟人利物旣阻於
分與力之不逮而居平躬行實踐毋硤硤皦皦以自殊
異吾雖爲之子然僅得一二事身受者之家吾父不自
言也余聞古人言陰德如耳之鳴惟自知之而他人不
與夫知且不求何論於報願嘗怪近今果報之書意主
勸善而其弊至導人以自私自利而無復道義之公夫
欲於報而強於善是非能善也特欲報耳如欲報而已
設事惡而報美不將變而爲惡乎人各挾求報之心以
爲市其源先濁天下烏得有善且其報亦必不驗今有

桐華閣文集八

古

人焉惟吾令之是從吾未嘗不嘉其順也及窺其隱乃
貌從焉以責吾償吾必心病其謫矣天之與人其情豈
必相遠哉然則善彰而報吝者雖理之偶奪於數亦或
借善以自利利者之有以取之也今先生所行如不索
亡者之負且俛助之以完釐全孤又如得遺鈔於幼子
之手覓其人而歸之而卻其酬此皆可爲世法者誦述
焉以垂訓豈與自炫暴者比而先生願無一語暴之其
子何論他人然則先生之行事其不聞於世而類此者
宜多也夫諱惡於子孫之前者有矣積善而諱非人情
豈非深知善量之無窮視此區區者不得名爲善以自

居及久而遂忘之乎夫深於善者之自忘其善亦猶溺於惡者之自忘其惡而已矣爲善而至於相忘豈復有幾微望報之私稍萌念慮也哉是可風矣余旣爲是言元甫因請筆之將持歸以壽先生蓋先生年七十矣德配張宜人慈惠而有禮子三人趾美迪光將以科第起家子之子有八一家之中雍如也穆如也可不謂善之報乎然先生爲善之初心曷嘗及此也然又烏知夫念不及此者所得不倍蓰於此也壽先生者蓋法先生

趙荆湖老人六十壽敘

聖人作書契以代結繩文明啓矣而詭文飾虛詐僞生

桐華閣文集八

五

焉作舟車以濟不通行旅利矣而背宗離本澆薄甚焉能畱太古渾樸之風者其在不出鄉之老農乎不出鄉之老農所在皆是也皆得爲太古乎曰否惟安耕鑿之恆而心不競於利順出入之節而身不媿於倫者足以當之茂才堯渠之尊甫某翁茲其人矣翁事後母能變霜雪爲春溫三子循循有法度可不謂無媿於倫者乎自食其力終身不知有求人之事戚某爲公買田畧已名後竟執契而有之翁不爲理旣小康不權子母不可謂不競於利者乎其貌質其氣和其中坦然而無他其居距吾鈍安莊不半里余於家客也偶歸過翁廬泊乎

無營窈乎若冥如遇無懷葛天焉如入武陵桃源焉高其行而歆其樂每低徊畱之不忍去余少時嘗僻陋其鄉人若種蠶醴雞矣及長嬰世故奔走間關雷轟霆擊之波濤鋒簇芒森之岡嶺面好背憎之人情覆雨翻雲之世態恟怛驚疑之旅况棘吻頰面之周旋日十二時矛浙鍼棲回首疇曩鄉村之一童一叟游憩之一林一溪賓朋之一壺一榼田園之一苗一蔬埭柵之一蹄一翼懸諸心目如隔蓬瀛天下事當吾有樂之時不自知其可樂而知其樂常在萬不能得之時夫吾卽至愚安肯勞精疲神去所甚樂以就其所甚不樂哉不樂之事

桐華閣文集八

六

吾無意於求而忽焉而得之而所甚樂者則一去竟去不可復求而得此可爲慨焉長歎者然後知翁之視余不啻霄鳳之視籠雀也堯渠爲予徒學序久隆隆有聲行必依繩墨不爽尺寸家庭間雍雍如也庶幾能助其親之樂者吾旣不逮翁之能樂諸子才又不及堯渠不能如堯渠之助親以樂余所爲愈益歎羨翁之樂於不置也然堯渠旣事科舉不能無得失兩念合并乍火乍冰內役其神以汨其真欲如翁之□□然悶悶然不可得矣然則翁之所樂父雖慈不能昇諸子子雖賢不能得諸父也豈不難哉豈不難哉雖然翁旣以厚德貽子

子又賢且才其勢必至得世所謂巍科顯宦者夫身既達則不能無憂廊廟祿既厚則不能無煩會計爾時之封翁將舍所樂以助子之勞乎亦仍樂吾樂而不以彼易此乎吾請奉翁一觴而敬問之

李太夫人八十壽敘

光緒十二年貴墟主長沙之湘水校經堂其年李君葆純大令歸省母太夫人訪予湘垣爲言太夫人今屆八旬願得子文以介壽貴墟固辭不獲乃從徵太夫人之懿行葆純作而言曰吾母無奇可書也女於吾外祖母吾外祖父母樂其爲女婦於吾祖父母吾祖父母樂

桐華閣文集八

七

其爲婦妻於吾父吾父樂其爲妻母於吾不肖兄弟自孩提以至今日惟吾母訓誨是賴如是焉而已吾不能擇舉其可傳者也貴墟肅然拱應曰是乃太夫人之所以爲賢而總集福壽佑啟後人之原也吾嘗誦詩詩之稱婦人柏舟兩髦其僅見也其不幸也若夫紀后妃夫人之幽閒貞靜則第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沚于以用之耳第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耳其他若求桑采葍抱衾弋鴈雜佩蓄旨敬一職而勤細事自後世觀之若甚微瑣無足稱誦者詩人願津津樂道聖人謹錄而存之豈無故哉自昔家庭之故每生於婦

人之以才自見而傳述婦人者不聞先王之教狃於世俗之夸又從而張大坳益以成其可驚可愕之奇聞風傾靡者至舍蠶織之常圖樹閨閣之壇坫號巾幗之任俠陰教不修陽剛或因以漸替豈天下之小故哉然則傳述婦行者必原本聖人錄詩之意甚未可置庸行而不道矣斯干之卒章曰無父母貽罹惟酒食是議夫使不幸而處變若春秋所記之叔姬歸鄆以奉宗祀戴嬀去衛以謀州吁誠未可以詩例否則无咎无譽坤道之宜苟鄙酒食越職而他求焉將必有貽罹父母者矣古人於女之夫家戒毋爲善誠深惟含章括囊之義而

桐華閣文集八

六

知以善自名之非正也後世若柳子厚之稱巽妻云言笑不聞於鄰杜牧之之稱岐陽公主云不識刺史廳屏傳誦至今人以爲難可驚可愕者又豈必在奇行哉然則葆純之述太夫人不可謂親有美而不知者矣太夫人所孝事之節姑壽登九十有二今太夫人躋大耋而神明不衰壽且無量葆純與其夫人年俱六十子敬我佩視寢雞鳴詩所稱妻子好合兄弟既翕者得之於高堂期頤之日三世壽考孫曾林立觀太夫人所得於天可驗其所修於己又奚俟繁徵博引鞶帨爲工貴墟敬太夫人之懿行又善葆純之能揚其親因推原詩教以

垂世範易曰家人利女貞世之爲女爲婦爲妻者能師
太夫人俾其父母翁姑夫樂有是女是婦是妻家室和
平馴躋仁壽則貴堦是文亦非特善頌善禱而已吾又
聞葆純之治保康漢陽監利與民休息以不擾爲安庶
幾古所謂當官無赫赫之名去後恆令人思者不自用
其才爲民生事毋亦得於母教者多歟葆純其益勉爲
循吏俾壽母願而樂之綿遐算於無疆也謹敘

錢灼庭六十壽敘

光緒十五年武陵錢生昌瀾湘波以高才生來肄業校
經書院居六年督學使者優其學行而貢諸朝故事

桐華閣文集八

九

優貢生 廷試一等授知縣次亦不失爲教官生榜後
來謁余舉是爲言生起對曰生卽倖與 廷選或更歷
鄉會試而得科第不敢爲官余問故則謹對曰生父家
訓如是不敢違余爲悚然者久之生父號□□其縣人
所推爲鄉先生者也余往以湘波一再晤君蓋恂恂儒
者後有令於其縣而來者與余言必稱錢君事之繁錯
糾紛積久而不可理及驟欲有所興罷於民之利害難
爲其始者獨惟錢君是倚前湘撫卞公以功襄邵父書
額爲贈余乃益知君之賢視昔加敬焉而猶不意其遂
至如湘波之所述也後世誦詩書習文藝者非以爲學

也仕而已矣謂學必勝仕乎繩樞蠶牖之士踵決肘見
三旬九食抱其章句文字澌焉以就泯滅生無聞於時
沒無傳於後與夫冠蓋輿馬赫奕一時者比權量力誠
不可同年而語謂仕必勝學乎吾又見有朝榮而夕悴
福且未盈而禍遽溢運移事去求如踵決肘見三旬九
食而不可得者矣然則仕非果勝學也學之偶不如仕
者彼未知夫所以爲學而貿焉以市者也夫人自垂髫
就傅有所欲得食也教者誠曰汝無然汝第勤汝學學
成而得官不患食之不美也有所欲得衣也教者又誠
曰汝母然汝第勤汝學學成而得官不患衣之不華也

桐華閣文集八

三

其他所喜好玩弄皆以是言推之起其情禁其嬉壹以
官爲鞭策銜轡於是利祿之說少習長安樹本堅而植
根固人道之大人之心之良日漸蔽錮沈溺於弋獲詭遇
貪得患失之中爲其上者始於不及覺悟終於莫可救
止而國家之氣運隨焉如君所以訓子者苟多有鉅人
長者從而和之大聲疾呼以速被髮纓冠之救其爲功
世宙豈必在抑洪水驅猛獸下哉往者顏習齋李剛主
之爲學其本在忍嗜慾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
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君之爲政於家
與有事於其鄉里未得備書要其大旨實壹與二公符

合其所以訓子者卽其所自爲學也可謂知本者矣厥配李宜人其德克媿湘波兄弟之能循父教母力爲多君今屆耆年交好宜爲文以壽君不謂然也余姑從略而特詳舉君之訓子以爲世範焉夫學者舉不欲官君臣之義謂何君之意蓋以爲惟不欲官至不得已於世強起而應之乃可無負於官也湘波勉乎哉

李茂才母盧孺人七十壽言

光緒某年月日爲李母盧孺人縣祝之辰年七十矣其子婿有字先得者爲余子婦陳氏之弟介孺人詰嗣晚蘭茂才乞文於余余齒暮才盡不能以言語貢諛而先

桐華閣文集八

三

得屢請不已且孺人行事有足維世道感余尤切宜表著焉以風薄俗者蓋孺人之歸李也舅有兄二人俱無子孺人以一子婦兼事兩伯舅竝能得其歡心終兩伯舅之身無間言姑特憐愛之而孺人執禮彌謹及舅年七十有六而鰥鰥凡八年其中飲食之旨否衣服之加減出入之動履孺人左右先後罔間晷刻且飭諸子婦事祖舅必如己之事舅余竊惟禮經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自雞鳴盥漱適所共事壹是皆與子同后王命冢宰降德於眾庶兆民者莫先乎是後世人倫多變舅婦間至有不忍言者始以遠嫌廢禮而子婦之孝乃專屬之

於姑在舅或罕稱焉流極所至輒委舅童僕之手相視若秦越人爾余素謹家法嚴待諸子婦年七十有二而亡吾妻兩子恆有事於外諸孫竝閉置書塾余嘗以病避客居內室數敕諸子婦余今耆老於禮可無拘俗嫌然每苦欬急氣上晨起至不能自舉其衣諸子婦環列貽視仍屏不敢前顧謂童養之孫婦代之而疾痛苛瘡之抑搔更無論矣蓋自余鰥居以來諸子婦敬共其職惴惴懼不得吾意而不得吾意者究未能盡無焉以余之不能無待於子婦諸子婦百計求當吾意而卒未能盡知孺人之事鰥舅以獨力加隆於八年間者爲尤難

桐華閣文集八

三

以余情度之凡爲舅者其欲得如孺人者爲之子婦又可知也夫爲人子婦而至使凡爲舅者皆欲得之是豈不足傳天下法後世余故舉是爲壽言俾稱觴母庭之賓友歸各以詔其子婦轉相傳述化導鄉里則孺人錫類之功至大而余文亦非虛作矣孺人丈夫子五人爲縣學生者二人入國子監者一孫凡十人旣富且穀爲吾邑望族大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蓋善無不報而孝爲順德順氣所積其極至於風雨調而四時和五穀盛而百昌殖疾疹不作而無妖祥矧夫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旁皇周浹有不蔚爲蘭枝玉樹國琛家寶者乎然則

孺人之福應方且日新月盛而未有艾而慕效孺人者不宜有爲而爲亦無俟有爲而爲也抑余之爲是文由先得致之先得在室長女以孺人外孫爲余已聘之孫婦先得尙持是以達孺人并舉余所以稱頌孺人者爲其女告異日亦將以婦孝昌大吾家則受賜於孺人者無有紀極不綦幸與是爲敘

岳州府英太守五十壽言

今上御宇之二十四年朝議以強鄰益逼要挾無厭奮然求所以自強之策於是權奇倜儻之士攀援競進而挾邪說以簧鼓一世者徒黨益張當事者爲彼氣燄所

桐華閣文集八

卷八

備附和提倡而改國制以師外夷明目張膽悍然發諸其言施諸其政一旦首惡敗露疇昔靡然從風者誅戮貶竄相隨屬益自春三月以來圖新復舊法屢勑而屢變人心惶惑搖搖焉旌懸而無所薄至今月始定于一而適當吾郡賢太守公五十初度之期郡人幸 國家之紛解而感公之不以變法擾我也相與頌禱而屬貴墀以爲之辭貴墀竊惟三代井田之法養與教胥出其中顧自秦破除阡陌後世因循今制未始不可爲治而仿古法歸受者轉爲民病無他擾與弗擾異之也夫井田中國良法且不可行於今之中國而欲盡剗戾中國

二千餘年相承之舊制一旦而強夏以爲夷烏有不駭且亂者且敵伺我在旦夕之間而我收變法之效至近亦十年以後此十年中主持國是者互有短長彼此是丹非素以黑爲青人乍佞而乍賢權忽予而忽奪虛擬之效卒不可覩而環顧四境狡焉者又將蹙我封疆矣又況功利之習久錮人心吾不能動以君父之義培其忠孝之原而願汲汲焉導以平權平等鰓鰓焉師讎敵之所長俾之口誦心惟無適而非夷者則亦維知有夷而已矣求富而莫敵彼富求強而莫敵彼強利誘勢怵我所卵翼而埏埴者幾何不資寇兵而賫盜糧此皆事

桐華閣文集八

卷八

所必至理所易見號稱名公鉅卿乃茫然而若無覩者進取之念熾於中而羣趨眾附之形劫於外也公之初涖郡也首鈎稽常平倉實燭欺祛蠹嚮者歷二十有餘年而耗母三百餘石今者歷二年餘而贏子一千餘石值本年旱歉民賴以蘇郡義塾由來已久餼羊而已公躬督課其就學者試所誦習而獎勵之又割廉俸爲增設一塾蒙以養正俾從事進退辭讓之節而峻立其禮義廉耻之防及新令下湖南各郡守奔走汗屬惴惴惟緩不及事失上官意是懼而公徐徐焉應之謂吾固有富教吾民者在也漢章帝之言曰安靜之吏悃悃無華

夫惟安可以持天下之危惟靜可以審天下之動嚮使聽變法之謀者守是道焉而潛移之以漸久焉未始不可以得吾志不是之務而銳意於奇功以取奇禍咎奚屬哉然則章帝所稱非第郡縣吏宜然蓋諸文武將相任社稷邊疆之寄者舉莫外焉然後知我公之姑徐徐者其識度之宏遠爲不可及也抑又聞公在京邸時戚屬某身居權要能顯達人苟稍曲意官早不止是其恬淡於利祿求諸古人猶難此其所以能爲安靜也貴墀不文謹竊推論居官行事之重大者爲吾郡及天下告焉他惠政纍纍類循良吏所能勉逮不足爲公重姑從

桐華閣文集八

三

闕如夫子以靜歸仁者而決其必壽以觀我公不其然哉不其然哉謹敘

劉母六旬徵詩啟

同治癸酉之歲吾里劉君兆梅漁珊領鄉薦時貴墀客長沙君來見甚恭不敢承予賀且曰以兆梅之學行何敢望是而幸至是者吾母之賜也吾父吾母勤苦於善得報宜不止是而不肖不克荷承大懼遂止於是以重吾罪而益吾憾也言際愴然若不克畢其辭者予固心異之矣今上御極之元詔直省舉行恩科其明年丙子集天下舉子試禮部漁珊與余先後來京師爲言

太夫人年且六十將徵文壽之而必得子言爲導余辭不能文則肅衣冠拜堂下必諾而後已其言曰不肖生九年而孤母年纔三十又三耳產耗於吾父之樂施人不給二鬴息且數倍於貸自吾父新徙居宗之遠而強是鄰藐茲釐也破園索負踞堂而席奧猶貌而豺聲培藏肱篋而不敢以盜名吾母治家俯有拾仰有取頭如蓬葆鞠明究曠兒昔單襦而今複禪貴墀起立曰賢哉母之困而能振也漁珊又言曰吾母有姑年既高得疾非酒不爲養醺則扶牀坐通夕吾母抑搔扶持逮姑之沒如一日勞劬之色無幾微見於顏面貴墀起立曰賢

桐華閣文集八

三

哉母之不懈於孝也漁珊又言曰不肖不幸失父教又愚瞽甚然且粗識章句涉文藝者蓋勞吾母也至矣吾事師惟謹曷旨其口而實其囊一膳一錢吾母機杼之積也吾居塾既久孰督之入而禁其出一舉一動吾母稽察之中也貴墀起立曰賢哉母之能教子也子之發名成業而未有艾也宜哉夫自古賢達之興多由母教豈非以事之苦而爲之難故稱之者眾而傳之者遠歟仁人孝子見人之親則思其親幸其親之樹德以膺福也則樂道人之親之善不啻取其親之善而暴之不暴其親之善與不樂道人之親之善者均不得爲孝夫天

下之文章聚於京師漁珊知擇而求之以不朽其親庶
幾能暴其親之善者而樂道人之親之善者世豈少其
人也哉余既不能文然樂從漁珊假所求得之文以觀
仁人孝子之用心蓋謹埃之已光緒二年莫春月巴陵
杜貴墀頓首拜啟

二品頂戴江蘇補用道劉公暨夫人王氏八十事

略

公字斌廷其先祖諱鳳洲雍正八年以縣學生自江西
南昌來設教江夏之稼園里遂遷居焉逮公凡七世爲
湖北江夏人公起家知府在籍積功保晉三品銜旋

桐華閣文集八

卷

賞戴花翎指分江蘇道保晉二品頂戴公幼卽穎悟鄉
老奇其有夙慧咸豐二年壬子冬粵寇自長沙連橋東
下湖北省城戒嚴公度江漢必淪賊決舉家避居荆襄
昏家疾馳贈資政公諱明健墓所予地主百金急遷其
棺詰旦賊盜至掘濠築圍省城東之廣阜屯冢當賊隧
者夷焉獨公先塋以遷故得保其遇事敏決多此類漢
口號天下大鎮五方輻湊鱗次櫛比無藩籬門戶之蔽
公七年還自荆襄奉繼太夫人孫僑居漢鎮因建議規
二十餘里而城之時大府事皆倚公遂用公言五閱月
而竣工當是時粵逆巢踞金陵安徽數分軍擾湖北境

河南捻匪出沒光黃閒勢剽以忽而旁近勇營譁饑煽
亂環鎮目睽睽幸一飽掠卒皆阻新城失氣以去越築
城十有九年當光緒九年癸未會匪竊發省垣先期廣
播謠言相震恐商民恃城得無動公復輔以團防三日
而集勇六隊隊各四百人分巡嚴密匪無從得間乃變
計遁聚省垣以就縛於紅牆巷公因益請編保甲密樞
檻以難不律民至今便其法而城北所謂後湖者其闊
百餘里夏秋水漲苦行舟公復規湖心地六所積培塿
種柳環之漢陽郡城瀕江之西偏巨浪齧激其根勢且
仆公以大府敦迫任建江許石岸丈計者凡四百有二

桐華閣文集八

卷

十水漲則沿岸以下趨衝激不及城城至今屹立如故
是役也費錢十有四萬公先事言大府奏請隨釐酌抽
故興事五年而民不擾湖北各屬兵後飢民就食漢陽
者無慮十餘萬故漢陽知府鍾公謙鈞聯席爲幄形以
分棲其男女設廠而哺之醫病者醫死者瘞散而歸者
量遠近給資以達而謀議皆發自公事之方始公亟白
鍾公用便宜請上不待報破一切文法拘攣故其時弊
絕利溥民困用蘇漢陽城東敬節堂公所刱建也堂內
外分處癸婦都數百餘人別設塾以教其子屢有占府
縣學籍者而貧戶嬰數百口亦附斯堂以育公維持擁

護不遺餘力迄今三十年如一日他若各善堂之籌醫米豐備倉之捐積穀救生局之設義渡公善局之掩露齒靡不實事求是貽澤久遠而直隸山東山西之災屢倡眾以鉅款全活尤不可億計蓋公自少時雅意與民同患避兵所至輒援振其貧乏不能自存者至令彼人值公之舍去相率泣餞道旁追送數十里始別而戚黨與所親厚待舉火者恆數十家故人朱穉香全家沒金陵賊中公求得其甥盡畀朱前所寄金甥得朱金遂復朱聞者多爲朱感泣太上好善其天性然也公沈靜寡言慮事輒奇中鄉里彼此嘵嘵得公一語卽止商大計

桐華閣文集八

完

見有不可則始終一說不爲力奪勢撓故巡撫胡文忠公以討賊駐軍黃州檄某知府籌餉漢陽其數倍十萬某知府就公公曰是不可以官與也張示曉民民自斂而自輸之當不勞而集某欲自以爲功等第諸富戶而注之籍某若干又某若干吏若役持籍按戶洵洵踏入門呵叱取錢民大駭以譁富戶且鳥獸散於是始改用公言公首輸導民民感公本謀速輸如約且贏焉大盜篡民間弱女數十人某同知捕置諸法將以此數十人者屬官媒擇配公謂此則與在盜何異盜掠而媒誑等之不得其所耳某愕然盡舉屬公公爲訪求女所隸州

縣田得其所生之家令各勿取而壹資遣之江隄當漢陽城南者綿亙三十里潰同治九年庚午公廣募舟船載民高阜因言潰口下必有深潭樹基難恃力請築弓堤以護明年夏汛所修復堤果復陷居民獨賴有弓堤至今其城漢鎮也鎮內有皖號蕭家者地徑里許公畫城基廣周夫其外不則且病民某官以重費難公公抗言當道所以城者爲民累民奚事城當道願某是公言某恚曰今地方奚事官爲顧第有紳耳某官素善公及是竟絕公不與通一日忽衣冠謁公直前跪謝公曰公大德我夫蕭家皖自有明逮茲萬家纍纍用吾言必盡

桐華閣文集八

三

灾枯骨枯骨冤痛盡萃吾吾子孫且無噍類公德我德我蓋公持正不阿而其說卒無以易能使人徐思而自服也如此性沈毅人罕見其歡笑自先世不畜童婢子婦侍嫁婢二人家遠在穀城南召皆厚遣之歸子旣貴小失公意輒予杖或跪之庭久乃釋所捐建縣節婦坊季子撰聯語勒之石柱時年未及冠公不令署名曰此非小子所宜深識遠慮家法尤近今勵見德配王夫人少公一歲好善與公等施與姻婭無厚薄子三人萬青邑廩貢生刑部郎中改選四川洪雅縣知縣澤青候選同知承公季弟嗣選青庚寅進士前襄陽府南漳縣教

諭發往湖南補用道孫六人曾孫二人公母太夫人鍾
素禮佛前公之生嘗求嗣里之普度寺佛法非儒家所
知然如公之聰明仁壽不得謂其來無自今光緒二十
年甲午上距公生嘉慶乙亥爲年八十是年六月二十
九日爲公及夫人壽辰兩老莊以和康強逢吉見者疑
六十許人謹敘梗概以俟諸君子之稱觴介嘏者

桐華閣文集九

歐陽君培卿家傳

同里方君虞臣有姻親在平江習聞平江事數爲予言平江有廬墓孝子歐陽君培卿子宜爲之傳余惟三年之喪古今通義然以聖門賢弟子不能無疑於已久彼豈無父母之愛於心哉蓋古人質行懇到期中中饘粥之食苦由之居哭泣之哀其情竭盡幾微傷痛或有難繼者故宰我慮喪久害生而託詞禮崩樂壞耳若今人之居喪雖終身何害蓋有親喪在殯而去之不顧者矣何論墓耶廬墓未聞諸自秦以前逮漢世興廉舉孝行

桐華閣文集九

一

服墓次者往往而有風尚所激至有如趙宣子之寢宿冢藏孕育五子誑時惑眾毋亦利祿之途使然歟方今朝廷鄉里第聞無短喪焉耳有加於無短喪者友朋不以稱有司不以告僞者亦以無利而止不爲夫至并僞者而無之君子尤盡然傷矣然則幸並吾世而有爲世所不爲習知無所利而不止此君子所謂絕特之行方藉其事以振末俗又烏可聽其湮沒而無傳哉君姓歐陽名世篤別字培卿世爲平江人幼有神童名場試顧屢躓卽棄去徜徉山水閒窺禹穴陟太華登衡嶽縱觀京都而歸歸則爲鄉人師曲直咸取質焉性嚴正不

以言笑假非類非義不以一毫自汗然能急人閭里多蒙其惠者其事父母也雖倉卒不敢缺禮侍疾常廢寢食積久無倦容親沒均廬墓三年迄身之終稱及則涕泣隨之兄弟五人世篤盡得其歡心分異家財多寡略不過問歿前數日取家藏貨券悉焚之妻余氏有淑行子昺琴均在仕琴別字并梧余見之武昌溫雅可親亟介方君虞臣以傳其先人因推論居喪之禮而繫之贊親有生而若死死於不孝者之心也親有死而若生生於篤孝者之心也人曰親死坎而掩君曰親生穴而居禮歟古歟斯其卽於人心者乎

桐華閣文集九

二

劉武烈公家傳

弟騰鶴附

公諱騰鴻號峙衡長沙湘鄉人父象觀郡庠生有子五其一騰鶴今官候選道而公與弟騰鶴並立戰功先後死王事亦其教導使然也公生而穎異雙眸炯炯人不敢逼視書無所不讀試場屋輒蹶棄去服賈湖湘開廣西紅巾賊竊據金陵湖北江西安徽諸省布死黨殆徧而官軍之不逞者或潛去其伍而囂一日公泊舟湘江棹而馳者數十輩掠公舟公給使去兵虜一舟與俱至潭告諸邑宰盡縛之無得脫者以是知名時咸豐三年九月也花縣駱文忠公秉章撫湖南今陝甘總督

左公宗棠居幕中籌兵號知人五年五月昇公勇五百使防巴陵至則擒斬巨匪遂從官軍復蒲圻咸甯湖北巡撫胡文忠公林翼與羅忠節公澤南併軍武昌以公名入奏公帥累勝兵盡銳乘賊官軍勢益振六年正月逼城下而營適大雪公策賊必乘吾懈嚴勒諸營兵夜三鼓賊白衣薄營陷伏中裏而殲之洪山峙會城之東高可瞰羅忠節奪據之以遏賊援賊陳漢陽門索戰公怪其出兵甚少度賊必以此牽綴我師而大薄洪山白大帥潛軍往援果大破賊洪山下賊由是益憚公望見黑旗輒怖曰此天下無敵者也羅公之卒於軍也其弟

桐華閣文集九

三

子李忠武公續寶代領其眾是時江西郡縣尤苦賊兩湖邊境無甯晷武昌既久攻不下而朝旨屢趣鄂軍援江於是胡公益公兵以行公首克咸甯蒲圻遂由崇陽通城追賊入江西境克新昌上高轉戰二千餘里六十日而薄瑞州圍之又屢挫其援兵賊後無敢向瑞者福帥興凡三來視師謂僚佐曰結平地之營以扼賊而賊外不能援內不能突吾行軍八年未見有如此能者公既畱瑞州而李忠武復進軍九江胡公奏公軍移鄂且書招之公重惜江西垂成功攻瑞益急屢擊十餘日賊城樓礮臺俱毀公鎗傷五所明日裹瘡力戰城垂破

礮子穴公左右脇死之時咸豐七年七月十三日年三十有八士卒既感公忠義而公弟號傑人者在軍久慈惠得眾心奮臂一呼皆號勦用命是夕克其城賊酋慙焉事聞準公本官直隸州知州以道員從優議卹加光祿寺卿銜 賜諡武烈 勅瑞州湘鄉專祠以祀公自初起軍即勇敢爲軍鋒冠衣袴常洞五六處胡文忠公嘗稱其英銳如迪葦激烈如季高而精明果決尤勝迪葦李忠武別字季高左公宗棠別字其圍瑞州今兩江總督曾侯相視師江西聞奉新賊將悉眾來援而我軍前此數挫屢移書戒公且移營烏山顧江省門

桐華閣文集九

四

戶公不爲動後竟大破奉新賊於城下曾以此益倚信之其堅忍不拔多類此瑞人既籲請建祠而私廟祀者復數十家瑞城廟據屯兵遺址祈晴雨禱疾病恆必於茲曰我公必我福也蓋往往著靈異云騰鶴號傑人膂力絕人六年冬從兄武烈公於軍武烈公既歿當道謂傑人爲能俾領其軍尋移軍臨江峽城以四千人賊賊數萬於吉安吉安之拔傑人功爲多江西巡撫奏彭澤江省門戶而諸軍中紀律嚴明調度有方者無如劉騰鶴非此軍駐防不可遂以八年十月由南昌進軍彭澤明年二月敗建德賊之犯彭界者移軍更進賊眾且十

倍傑人義不棄其軍衝突重圍出而復入者數四力戰死之傑人行軍整一時有亞夫品概叔子風規之頌其歿也民慟之如武烈公年二十有九累功官 記名知府以道員從優議卹 贈中憲大夫與武烈皆雲騎尉世襲

論曰艱哉行軍之不利仰攻也武昌捷而忠節亡瑞州破而武烈逝彼成功矢石之間而身名俱泰者果烏從而得必不死之道邪抑忠義之奮期於遂志而死與不死皆其偶歟吾聞武烈用兵有取民間一驚者立斬以徇其嚴如此而卒能得其死力以少制勝雖古之名將亦無以加至若前阻堅城軍失大將能不震不悚保無撓敗焉斯爲賢耳願猶灑泣麾戈一鼓而續墜功嗚呼若二公者可謂難矣

任寅台府君家傳

君姓任氏諱德佑一字寅台世籍巴陵光緒元年乙亥舉於鄉爲余同年者君之仲子也時年尙少距君之沒蓋五年賀者皆曰君宜有是子云君性樂易豪於飲鄉人喜近君數爲君設酒君輒與談古今善惡報應事雜俚語易曉人愈益樂與君遊君喜爲詩歌耆讀書嚴督課仲子願身困童子試旣得復失遂罷棄不事自來岷

桐華閣文集九

五

起擅名於世者其先恆累世力農或專壹憔悴於學迄皓首而槁黃壤者接踵數輩非第消息盈虛之常理固然抑亦其樸厚堅凝之氣退藏於無極之深隆陰洞沍四匝周內無稍滲漉穿穴旁出萌芽怒茁債輿上騰故隨所達之高卑遐邇皆不可得而遏抑也胡文恭公煦言草木之生皆具水火之氣水氣上及杪則爲滋液火氣見於杪則爲華實人世之光顯榮豈亦非其氣之自至歟君侍親疾嘗糞以驗差否其族相與言曰宗族鄉黨之地得寅台周旋其間盛世睦姻任恤和親康樂之風去人未遠蓋自君母氏丁孺人以樂施損資君繼之雖貧無倦或有甚焉鄉里至今稱道其質產濟人爲難然則君之培根以俟熟也久矣仲子名鍾彥鄉舉後病曰輟試禮部而文最有名

江夏劉節婦傳

武昌省會某街有堂曰敬節居貧嫠而贈恤之法至詳美堂中嫠所共尊稱爲劉短髮者籍江夏李氏女劉氏婦而同里張氏之乳母張氏故士族家法嚴其主人某以善名一鄉婦非張氏不備也婦夫病且死度其弟無行母不能制異日必劫嫁媵乃預屬婦張氏及夫死旣葬婦避叔居夫所屬家叔果與某氏子爲成言以母

桐華閣文集九

六

病婦歸視婦微有聞跳而免叔糾諸無賴索嫂張氏張氏素重此乳母且追念其夫前言高其備而預給之俾持奉叔然叔故敖蕩錢入手輒盡復理前謀婦恚曰吾身不死叔不休安用此賈禍者爲遂絕食絕食九日不得死叔益糾眾譁張氏且嗾其母縊張氏門外婦不出懼禍張氏乃佯爲病顛者以出且散其髻而盡剪之冀以禿免劉短髮所由稱也諸無賴竟劫顛婦輿之而疾走婦斷縛躍出眾追獲之婦復死力躍出輿如是者三竟脫奔張氏所居村遭人而跪哀之爲捍後追者於是張族之望者畱匿婦村眾且嚴衛張族諸無賴始稍

桐華閣文集九

七

稍散去婦居數日間道走省垣張氏入之敬節堂時光緒三年某月婦既免傭居堂中姑益貧時來就婦婦豐膳以養積縫紉所得買產奉姑終其身婦生十有七年而嫁嫁十有三年而寡其沒當光緒之十年沒前數日張氏來視疾謀歸其喪婦曰吾烏乎歸葬所如死所則俱得所矣張氏乃葬之義壟婦傭張氏凡若干年乳被子如己子及寡居張氏數私市酒肴香楮就張宅左右僻處望夫墓所在縷絰而哭祭之哀感行路然不以凶服涕痕入張氏平居不爲戚戚可憐色張氏感其義重其有禮故始終保全之然瀕危險者屢矣卒以節著烏

乎難哉

許文盛家傳

文盛姓許氏名光治文盛其字也祖籍澧州永定縣父上達始去永定來爲永順府永順縣人後其族有任縣古丈坪營右哨千總者文盛兄弟遷其家依之是爲古丈坪許氏古丈坪許氏之著蓋由文盛文盛兄弟幼孤養母羅氏甘荼苦日事紡績哺兩兒遷古丈坪時文盛兄弟年及壯籍營爲弓兵母安其養母病日爲醫人文盛奉事益加勤且謹有所如往咫尺必白母白事必跪不以母瞽不見易常禮非大故不去母左右非手自烹

桐華閣文集九

八

飪不以食母夜必躬視母寢爲覆衾安枕寢已屏侍牀隅母歔聲微聞乃潛退冬寒則先置體被褥中母倦乃徐起扶母就臥母將起則解己衣被母衣久乃脫以著母或言就火取溫便曰火力猛而不均故不爲也弓兵例輪直公署供役文盛當直日其旦暮必趨歸母所侍母起臥如平時恆來以味爽去以夜分家人憫其勞乞代卒不許慮他人或有不加己也母或小不懌輒長跪旁母委曲譬解母意釋色霽乃起如此以終母之身母沒廬墓三年朝夕奉匕箸如生存文盛刻苦自持爲弓兵累三十年力啻縮其衣食錙銖之入壹奉兄不問出

入前後積產至萬金兄專其功而有之文盛分金三百餘購田宅別居不以自少視兄所爲乃固宜然者生乾隆辛亥三月十二日卒之日晨起命家人進食食已而寢遂不起時爲咸豐辛酉九月十二日子楊武出嗣兄後楊祿楊輝例監生輝子炳元古丈坪自爲廳以來百六十有餘年炳元始爲府學生炳元自言覆試時已納卷矣若有掣之使返者頓寤其誤書命題乞就更焉遂獲雋古丈坪耆老及見文盛者追述文盛謂其孫實孝友之報云贊曰人言孝衰於妻子余謂孝又僞於詩書彼其緣飾古義事則誠美願其父母何如哉又其甚者

桐華閣文集九

九

梯媒託焉文盛老兵耳孰播揚之而自盡若此號稱彬彬儒雅者官少媿矣

優貢生黃仲輔傳

方望溪先生言喪禮不行而人道息蓋未有不哀吾親之終而能致愛於生存且推及夫吾親所宜愛者余常以是陰求世之賢士大夫老客湘垣得漢陽黃君小魯小魯之持父喪不敢謂盡合古經蓋亦有迫於人事者其去俗則遠矣哀痛之積中又滄溢於外所據依余故交君及是乃益深因並悉其亡弟仲輔之篤行仲輔名嗣翊字惺余世稱其別字仲輔上世浙江餘姚人後寄

籍漢陽祖文玠道光甲午舉人父□□龍陽縣知縣所稱善居喪之小魯名嗣東以拔貢生由郎中改官署陝西鹽法道其伯兄也仲輔幼以慧著稱五齡隨伯兄就傅受毛詩卽通其義耳熟兄所受爾雅默誦無遺字摯性尤過人師有所發怒誤舍兄而責弟仲輔訖無一言師旣悟而詰之故泣曰手足一也何辨爲或與兄小忤屏不與語則牽兄衣裾而啼母氏吳有心疾以仲輔及伯兄一姊與弟嗣佑均幼輒令母侍妾樓氏伯兄難之仲輔曰母命也不可違長娶婦張氏母病或浹旬不得就寢仲輔與婦恆終夜侍嫂氏憫其勞固請與更卒弗

桐華閣文集九

十

聽疾已始就私室出嫁姊貧而善病仲輔肄業學舍月有糈又試輒高等則廩所得以膳姊伯兄官京師慮有缺乏爲亟請於父不足則稱貸以益戒家人毋聞伯兄妻父死遺女三仲輔爲擇嫁士族籍遺產千金畀爲其後之族子斗粟尺布無所私與人交言訥訥若不出及有急難銳身任之不疑或以文字就正必委曲爲之陳說待奴僕有恩貲財出入無所問及卒自耆舊交游下逮走卒多有泣下者余所聞小魯云爾蓋周官之六行備焉矣緣此數事之心其爲人子親苟非大悖於禮凡可順而將者必劬躬屈己多方以致之其處兄弟毛髮

之利不以私猝遇患難水火刀鋸必樂以身代焉無少
遼緩矣身未值人倫之變生三十有一年而卒時促事
稀艱苦卓絕之行無自而見故可述止於如此然所性
之善其量豈以是爲盈歎哉仲輔補博士弟子時爲今
楚督南皮張公學使所奇賞再試皆第一繼此督學吳
縣洪公鈞以優行貢入太學湖北經心書院南皮爲學
使所創設也仲輔首以高才生冠名其中嘗就試院長
江都薛先生一日成三萬餘字所句書手憊不給至啟
戶欲逃文譽旣日以高湘中如楊性農比部郭筠仙侍
郎張東墅太守王壬秋孝廉皆折行輩與交巡撫以下

桐華閣文集九

十一

稱壽皆曰願幸得黃優貢文凡五試秋闈每榜發江漢
之人必先問黃某中否某公子以文自雄榜後怏怏家
有老嫗謂曰黃公子猶不得一第何愠爲湖南北至今
豔稱之然此不足爲仲輔重也余獨惜其倫誼之篤而
賦命之窮天鑒在上願乃假澆薄者藉口之資聽其指
用爲戒孤撓善類而知仲輔者又或第扼腕於才之夙
成舉末遺本至今與鋒銳易折朝華暮謝者等量齊觀
此仲輔所隱恨而非其兄所願聞者故略次其行事附
著吾說篇末以質當世余又聞仲輔之弟嗣佑行誼略
與兄同死亦一歲矣方先生述兄舟言能盡弟道者未

見其人小魯幸得兩人以兄之而先後摧折其喪嗣佑
又適當父喪未期宜乎彌觸前痛亟欲得徵實之文以
紓其哀也是可悲已

誥授奉政大夫江君饗堂立石文

光緒七年三月日前署黃安縣知縣江君某卒於湖北
省寓其卒之明年黃安士紳合詞上陳請奉故令主入
祀名宦由其本管府層累以達巡撫總督呼籲哀切出
於至誠蓋黃安當同治二年捻賊躡境之時君力戰却
敵急以其間繕城隍行保甲練土團創碉堡廣偵探游
兵四出賊不得近邊至輒失利去維時有勇如山立賊

桐華閣文集九

三

不敢入望風疾逃永安邑之頌民得免於死徙今之
垂髻戴白嬪然成列者君所遺也其條上治行尤卓者
曰崇尚實學以忠孝大節啟迪顓蒙曰明察若神曰加
意拊循曰事必躬親竭盡心力不畱餘地曰厚犒客兵
城鄉按堵曰丰裁嚴峻不可私干曰深明治體夫彼民
者豈有所倖於君之身後哉而其言云云蓼莪之詩曰
拊我畜我願我復我出入腹我彼質言所身受者亦若
是焉爾謹按君諱□□字子琢一字樂峰世爲上元縣
人幼聰敏年十六補弟子員自是以貧故客游而居滇
最久爲林文忠阮文達二公所知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為服官湖北之始同治四年丁卯為引疾致仕之年所
治歷襄陽當陽遠安鄖監利安陸江夏光化黃安武昌
諸縣其間嘗再赴唐公訓方安徽營次前後值咸豐壬
子以訖己未蓋無歲不治軍旅內弭土匪外禦疆寇率
用寡制眾轉危為安而在鄖陽以單騎帥八人當賊大
隊致賊疑有伏遁去在太湖身守無帥空營以八百人
擊走合圍賊眾卒完壘以待唐公訓方之歸在黃安以
練勇衷賊軍追奔數十里生擒賊鋒陳旺兒等十餘人
其事為尤烈云方君之任江夏也為巡撫陶公書乞胡
文忠回援省城文忠以書故大激賞君然君號性直守

桐華閣文集九

三

介不能假借人營弁野獲數十人上擒賊功君曰此難
民也竟縱之使去某文生奉檄督捐輸不應者輒械其
人火其廬君怫然謂文忠曰不斬是生以謝民民且變
君既數與文忠忤遂呈吏議久乃得以積功復振然官
終同知而已烏虜以文忠之賢求才常汲汲皇皇唯恐
不及才遠不逮君者且得効能帷幄疆場之間取高官
大名以去君既幸與文忠遇素所樹立又赫赫在文忠
耳目顧獨侘傺抑鬱不得奮揚武烈以與中興諸將相
後先語曰人能宏道無如命何不其然歟惟命然也故
君之不遇不能掩文忠之賢然當日受知文忠者不必

盡可傳於後而君以直道在人之故雖官微名卑卒不
得而泯沒之此則君所能自為而命不與焉者也烏虜
有志之士觀於君可以興矣君敏於吏事遇疑獄立決
諳諳勸導不假刑威監利大疾疫死亡枕籍君禱天請
以身代疫竟止愛民其天性也然勇毅敢為鉅蠹號箕
衣狗者日嚙噬民民莫敢控訴君一見知為凶類鞫狀
置諸法任鄖時省垣失守姦人利民驚徒攫財物日數
譁賊至君立斬訛言數人一縣始定手治官書頃刻數
千言嘗言吏胥之乘間舞弊由官不勤故終其居官勤
如一日所至民輒製詩歌為頌各畱名衣繖涕泣以送

桐華閣文集九

十四

君行而黃安德君尤厚君生嘉慶某年月日卒年八十
配滕氏 誥封宜人有賢行前卒子毓昌某年舉人援
事例觀政某部女一適涇縣吳氏孫男忠立忠德均縣
學生毓昌生之前歲君佐滇幕治大獄脫擬斬者數十
人及毓昌貴人以為陰德之報云毓昌既葬君某鄉卽
墓所為饗堂請予文鑄石其言曰匪特不朽吾先人且
用慰彼民之思焉予謹為敘次如此而繫之以娛神之
樂章詞曰

亂萌牙兮浸長民曷賴兮循良賊躍馬兮近隍搢賊喉
兮戈揚石壘垣兮塹防閉老弱兮餽糧野無掠兮賊庭

走陷伏兮踣僵鋤害穀兮莠稂母哺子兮口傷孰敢匿
兮肺腸神森然兮在旁召伯憩兮甘棠朱邑葬兮桐鄉
羅桂酒兮椒漿魂來饗兮徜徉驅疫厲兮不祥福彼民
兮壽康世嗣德兮馨香永無極兮蒸嘗

前署山西按察使司河東道黃公神道碑

光緒十有一年署山西按察使司按察使黃公照臨陳
請歸養其年上書大學士朝邑閻公燕都逼近海疆難
防易警關中西阻新疆萬里東臨十八行省北依蒙古
親藩形勝雄大地球岸國宜以時漸徙花門開通水利
而稍治 壇 廟宮殿建爲陪京鎮以賢王一旦

桐華閣文集九

五

有變責重臣以畱守居 君父於堂奧此億萬年不
拔之基昔堯舜禹三聖周自后稷至文武父子皆各異
其都道與時爲變通謂及今改圖爲便距公上書九年
當光緒二十年貴埠始得見其遺稿於夢范山館集中
其年冬倭寇自朝鮮深入稀突狂噬先後疆臣茶陵譚
公南皮張公疏請 西幸然後歎公深慮遠見事前之
智爲不可及也謹按狀公諱照臨字東啟一字碧川籍
隸湖南澧州石門縣石門僻處萬山中宋元以來洞蠻
恆出沒爲患黃氏當明初有以武陵指揮使助勦者遂
世爲鎮邊司土官逮 國朝土改爲流襲職如故十傳

至公曾祖乃始罷襲爲農家公生而奇特書經目輒能
言其大義同治元年壬戌舉於鄉七年以知縣簡發陝
西巡撫劉果敏公檄公主修龍洞渠大溉渭北四縣田
敘勞以上 晉同知直隸州是爲公發名之始自是

令山陽朝邑牧商州分巡河東攝山西按察使前後歷
官十餘年刻苦自厲其設施一本至誠規利久遠尤先
教化恆單騎周歷山谷崖穴間呼愿謹老民間所患苦
而籍記其貧富強弱賢能姦宄收獄詞如甲訟乙卽給
甲票令喚乙以來兩造非重案無所事差差以無事去
大半在者令更番畱值退則以耕質自給所至荒者墾

桐華閣文集九

六

瘠者饒頑者馴樸者秀昔民而匪者今匪而民居久訟
益稀日與諸生講論文行就署執經者率五六十人富
人子弟有不謹罰令入縣塾讀書貧民有犯罰種桑多
少視所犯爲差鞭扑無所用民習公不忍其去輒相率
結綵炳香扶攜數十里垂泣爲別又刻木祠中以祀有
不遠數百里躬餽問公他境者商州隸山陽之萬峰溝
姦民踞以抗官公力阻剿捕之軍而躬率兵役馳駐溝
口民感公舊德爭悔罪自投縛渠以獻凡九日而亂定
公嘗言詩云媚於庶人當先提攜保抱以結其心然後
能爲我用此其效也他若運穀濟饑於山陽免百年來

沉水之田賦於朝邑振旱災於商州利商人於白河釐局蓋仁心觸物發見流動充滿而智又足以行之今署兩江總督張公之巡撫山西也公光緒九年以大同知府往屬張公方銳意吏治亟求賢以自助得公則大喜奏權河東道旋奉 旨補授遂署任山西臬司公益感奮任勞怨視利害所急一切興罷之嚴劾一枉大獄令或有爲請者公曰子不忍於令但見牛未見羊耳吾甯得罪同官不敢得罪百姓用是官若吏望風改操根柢窟穴於人心之錮堅且久者一旦盡拔塞之上下肅然環境數百里倡盜博徒煙館絕跡焉公及見倭文端

桐華閣文集九

七

公師其清行其爲學則主靜以立極窮理以致用而尤必使無爲而爲之本心常炯然於方寸堦同縣傅君惕齋以舉人教諭石門適公自山西乞養歸一見交定惕齋爲堦言公事親依依如孺子而奉命維謹偶出必先白封翁命之騎不敢輿命之徒不敢騎辰以出命已以入不敢及午也宦歸篋笥衣物悉括呈封翁私室纖毫之需皆待命封翁而受給焉少卽以天下自任夢侍坐范文正公因號所居曰夢范山館以名其詩文集志不忘也恆汲汲憂天下之乏才謂非細故獎誘風厲惟恐不及在朝邑爲華山隱士楊仁甫秀才勸設友仁書院

躬三往以招之邁疾彌留且引未及報 國爲己憾蓋志行符合范公而忠孝出天性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於公益信公篤厚故舊遇人坦白露肺腑而決機應猝往往出人不可測山陽囑匪自同治元年藍逆之變兇黨益眾幾布滿縣署前後左右莫可謀公偵知某書吏爲匪渠既陰定計因召某密室而示之檄曰府命取汝汝死矣某叩頭乞命公曰汝行乎資之十金某宵遁明日公張賞通衢購匪渠某其黨聞風皆匆遽走逃縣以無事副戎某率所部勇數百過商州稱奉調東征洵洵索供應公心知所爲驟召集團丁數千整隊迎副戎令曰

桐華閣文集九

六

副戎我同鄉汝輩善護之出境慎毋相害游勇斂手去甫出境而劫掠肆行矣公於書無所不窺尤究極古今治亂之故所議諸大政見夢范山館文集中者並當今切務而建關中爲陪京則尤人所難言自古書傳所紀竊位病國之臣天旣不惜昌大之以富貴又必俾壽考康甯務使銛釜利斤旦旦而伐直至剝窮否極無可復爲而後其身與國俱盡而一二豪傑不世出之士則常嗇其遇且促其年不幸而其言畢驗始追悔焉而智者不及爲謀勇者不及爲力矣嗚呼此繫心君國者所爲太息痛恨於造物不仁之甚者也公曾祖某妣某氏祖

某妣某氏父某母某氏皆以公貴 贈封元配覃氏

封恭人 晉贈夫人光緒四年卒商州繼配唐

氏 封夫人子葆元乙酉拔貢生有學行孫顯章公
生道光十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光緒十有六年
七月四日年五十有五病革時鄉人多爲諷經祈禱及
卒路祭巷哭相連屬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葬本里毓
瑞塌之陽覃夫人之墓合焉其孤屢乞文公碑余友惕
齋復促之墀與公一再相見幸覩偉人因爲揭狀中所
書大者如此亦使後世知 大清方斥和議之臣吾
湘左文襄彭剛直諸公而外尙有不克留身以待大難

桐華閣文集九

九

之來竟其才於天下如公其人者嗚乎悲矣

誥封中憲大夫馮君墓表

君諱仕楷字藝圃自號老圃邑庠生以子官部郎封如
其官君先世百四公元季自南昌來徙自是籍巴陵二
十一世始富於財又二世逮君考諱某始力於學早卒
遺孤二君少其兄六歲蓋生三年矣稍長母黃恭人督
之嚴嶄然成立鄉人稱馮氏有子咸豐初粵逆距武昌
往來岳州諸無賴嗚呼墮突張賊燄以毒閭里君計擒
渠魁彭某勢始稍戢當是時賊徒以利相煽誘非君身
過其鋒變且不測而賊黨陰仇君甚伺賊復至蕩君家

君陽陽自若不以悔其敢決不撓如此然君故長者恂
恂退讓無毫髮先人居家一稟母訓事大小必取決兄
兄常誠其子事若叔宜謹若叔不第以兄事我也兄子
亦自言叔慈我不後已子其督責亦如之而族戚貧者
尤倚君以無苦庶幾古所謂孝友睦婣任卹者歟仁者
必有勇不其然歟君少溺於學願不樂爲科舉文手錄
詩書經古注春秋三傳大義有所論述復以其間考六
朝人物勒爲一編然自母恭人棄養伯氏繼逝伯氏二
子先後相繼天竟以無嗣君居恆佗僚常忽忽若有失
如此者十餘年以迄於死而業遂中輟則又以悲君之

桐華閣文集九

三

志而憫其無傳也吾鄉經學 國朝首推許侍御石雲
先生其書入儲 四庫繼起則吳教諭南屏先生方部
曹稼軒先生歲貢冉亭先生然部曹促於年命毛詩正
義四書通義稿皆未及定歲貢所著若天文歲差考畧
若禹貢水道考異若山海經辨正圖注諸書凡十餘種
以窮困無刊行本吳先生古文名天下刊行之梓湖文
錄詩錄爲晚年手定本而所著詩國風原指春秋三傳
義求諸書未及問世世亦遂不之知以余所見此尤卓
卓者願湮鬱不宣若是其他則又何說傳不傳殆有數
存要於吾學之不苟而已君又奚憾焉 國朝長洲惠

氏高郵王氏嘉定錢氏皆治經三世增高埠厚式廓前
模然則君之學其亦有待而顯歟子正元戶部廣西司
員外郎正鶴府學生正儀正達按察司照磨女子二人
孫男八人正元獨身宦京師且久羣於物不亂嘗醉吐
友人所自是不復飲酒雖素所嚴重無能強以一滴今
十餘年矣余以姻親故屢至君家君之子若孫皆謹自
勅厲幼者勤於學長者勤於教余又以信爲善之克昌
厥後也君居直黃茅山書室數楹關宅左荒圃爲之故
自號老圃而名堂曰仰山哀所吟咏曰仰山堂集然所
存不多君生道光四年甲申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年五

桐華閣文集九

三

十有九當光緒九年壬午二月六日君配胡氏有賢行
與君同歲生卒於君卒之明年二月十日並以某年月
日遷葬於蒼田塢祖塋左右丙向部郎屬縣人杜貴堦
爲文以表其墓時光緒某年月日

誥授中憲大夫郭府君墓表

道咸間湖南以文學昌其家者世推湘陰郭氏郭氏大
自前兵部侍郎嵩燾而仲季兩弟並賢才並身不仕而
任天下之大計侍郎撫廣東馳節英吉利以論事中時
忌乞歸歸既久連喪兩弟而季弟先卒季弟即府君府
君卒之八年子龍允授狀貴堦乞文以表其墓按狀府

君諱崑燾字叔和一字志城

誥授中憲大夫先世

自江西廣東徙居湘陰縣曾祖熊貢生祖世遵廩膳生
本生父家彪議授八品職本生母張氏三世皆

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

贈中憲大夫家瞰恭人

吳氏者所後父母也府君幼穎異諸生時名並兩兄稱
三郭及咸豐壬子髮逆起粵犯長沙守者用其謀完城
後三年乙卯巡撫駱文忠公用其言不遣一兵擾一民
一檄下邑紳而猝定湘陰梟徒之變斬者止五人當軍
事方亟湘鄂江皖諸大帥咸才府君爭欲得府君自助
而府君常謝病閒一強起爲樵釐岳州以利曾文正公

桐華閣文集九

三

之東征居數年卒辭以去最後貴州巡撫曾文誠黎文
肅兩公先後疏薦皆以病不赴司樵岳州也外夷勢方
張內地黠者巧逋稅勾其微職連舸揚帆上下湖湘間
而江南諸大營假歸弁勇動百數爲羣洶洶越關卡莫
敢誰何府君反覆譬諭壹裁以法用是稅入增前數鉅
萬而商賈不病諸所設施代者迭更無以易苟易焉必
弊縣民困漕征府君以謀當道自是歲省民錢萬餘緡
其他纍纍鉅舉縣賴爲永利者稟府君成算爲多行於
鄉者又如此蓋府君才優繁劇感念時艱義不得獨顧
其私故時以踔厲奮發赴當時之急是豈樂與忘世者

比數而卒以不仕何哉大道澆漓習非勝是君子不恤
其身之罹謗而不能無懼於功之見沮府君卽芒刃未
頓豈真謂吾志可行而施於世者果可竟歟嗚乎是孰
使之然歟府君性淡泊衣食取餽糲遺卽出自親故
絲髮無所受或有求請必內度彼己所堪以應之素工
詩既謝不任事乃益與二三老友切劘經史之學春秋
佳日唱和間作侍郎時方家居以樸學誘掖後進而府
君子及從子慶藩輩又皆能文章一門之內淵源浸灌
聯跗齊穎朱輪象笏之榮誠未見其足當也配張氏
封恭人子龍允廩貢生候選訓導虎宣中光緒元年

桐華閣文集九

三

乙亥鄉試工部主事前卒立羣妾蔡氏出女一歸瀏陽
廩貢生舒佐堯孫男七人余既譔次府君事又得蘿華
館遺集讀而悲之蓋集中所錄多與諸大帥往復論事
書大旨不越培養人材伸正氣達下情至其譏切吏治
則云挾邀福干譽之心工塗飾趨避之術名爲寬大安
靜實則釀姦縱暴禍所從來今去府君論事時遠亂久
平歲屢登矣劫畧或且未已有司苟不忍盜賊之死吾
民幾何而不死耶臨有司者又或不忍於有司吾民之
死幾何而不盡耶余所爲重悲其言而知於先王張弛
之宜必有合也謹著於碑以告後之民父母嗚呼其亦

可謂不朽也已蘿華館者府君所自號居室其集與仲
兄崑燾雲臥山莊集並行各冠以侍郎傳序生道光丁
亥十月十五日卒光緒庚辰正月初六日以某年月日
葬湘陰縣東六都石皮墳后山頂離趾坎某年月日巴
陵杜貴墀表

安化縣學訓導任先生墓表

君姓任氏諱哲巴陵學者識與不識稱杏農先生杏農
其別字也父審齋公 馳贈修職郎妣方氏君幼慧
早雄庠序喜博覽能爲古文而駢體特工晚以貢生援
例爲校官安化一子名德藩縣學生才而天君因乞病

桐華閣文集九

三

歸君之任安化今雲貴總督王公方撫湖南君循例謁
驗王公覩君名遽命啟門延以入君出公就輿揖送俟
輿起乃返非上官接屬吏禮其見重如此咸同軍興惟
悴牖下之士不能無厭寂就囂依託以赴事會君終其
身惟一客中表方公菊人任所教授鄉里四十餘年用
勤苦創田廬節嗇所入積奇贏貽子孫溫飽視遑遑外
索希冀不可必得一言不中人釀衅兆讐利不盈皆害
且叢身者其償負相去何如也余與君並逐名場爲寰
人願奔走老且未已歸見君閉戶市闔蕭然於人世無
與心尤慙焉嗚乎由君之道度己力所堪食焉無愧不

爲窮困久徙業去鄉用以激厲斯世。恥貪進之風庶少息哉。君之教授也足不出塾門一步。朝有拾暮有取。日月歲時程功。歷歷可按。學人質無論高下皆願得杏。農先生爲師。杏農先生不可復得。至今擇師者恆於其徒曰。是曾及杏農先生之門者。嗚乎。是可表也已。君生嘉慶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有八日。卒光緒十六年六月十有六日。年七十有四。以其年葬新牆之余家。冲俗名玉家。背者著詩文稿若干卷。孫鍾鼎。鍾泰。泰去父德藩之死。十有二年。繼爲學官。弟子女五人。兩適方氏。蓋與菊人公累世姻戚。而方氏得儒者多。其弟子前後輩

桐華閣文集九

均稱杏農先生云

巴陵縣學生趙君墓表

予曩延同縣趙先生靜舟磨鈍山房。爲內外諸孫師。師喜博覽。講授輒援證古今。娓娓千餘言。不倦。余家二三十年來。所請塾師罕可倫比。數以其先考爾梅府君墓文爲請。按府君諱世謙。爾梅其別字。自宋忠肅公孫諱益輝者。由衡山來。遷始籍巴陵。本生曾祖諱登模。浙江衢州同知事。詳邑志。義舉君早以文學噪聲庠序。閒願夷然不屑。嘗歷考古今中外輿地。手繪其山川險要。可爲戰守者。而尤致力於三禮之書。及近思錄。大書居室

之壁曰。誠曰敬出入觀省。又銘其齋曰。心源志所如往。景附而力追之。生長鄉曲。乃能別白一尊。毅然內斷。屹不爲俗。儒章句功利之學。所動可謂特立獨行者矣。然不以責己者絕人。靜舟所課。余孫謂侍師終年未聞一語及人之短。蓋先訓然也。余旣爲之碑。且係以論。謂善人獲福古今常理。如君所爲。而仍世窮困。宜世多惑之。然君有令子。日夜淬厲。將以文學自奮。顯君之劬躬。壽後與彼蒼。所以厚君者。是胡可繩以區區世俗之榮。余爲此文時。靜舟年甫四十餘。願未及上石。而靜舟竟死。靜舟死而余言終久不驗。世之惑且滋甚矣。邑人任佑

桐華閣文集九

觀桂秋志節之士也。稱君外文旣燿。內行彌彰。又曰。黃心在福。陰德耳。鳴余又聞君之初卒。未卜葬地。鄉父老皆曰。苟吉壤所在。願以葬吾三爹。不索一錢。蓋君序居三呼。吾三爹而不以姓尊。且親之也。以此觀之。君第所得於天者。不能無憾焉耳。若其所得於人。則不可謂不厚矣。天道神而難測。世不爲君者。何限。豈皆能有得於天。均之無得於天也。曷若爲君所爲。不得於天。而尚能有得於人。且夫人之說。猶其外焉者也。有志者。求自盡夫已。所當爲其得於人焉。與否。且不暇顧。遑遑必於杳冥之天乎。然則吾前所云。驗與不驗。均無足爲君輕重

也君著有鈍樵詩草心源堂文章筆錄藏於家子三縣學生名聲溢者卽余家塾師靜舟篤孝友交友以誠蓋近今僅見者

歐陽翁蔭堂墓表

邑子歐陽生中鵠故從余遊爲余言其大父蔭堂君構小樓宅畔度書其間四時旦暮晴雨倚闌山翠撲衣袖余聞欲覩之爲快未暇以往光緒庚子春生來偕居長沙校經書院距其大父之沒已二年屢以君墓文爲請余觀生所敘述蓋君直聲聞鄉里往往面詰責人人知君性本寬柔其見斥者非有所憎疾於己且稔君之事

桐華閣文集九

三七

過輒忘也卒無怨言鄉里有忿爭諸父老約其平之然必強君偕君至則曉曉者各屏息噤聲壹惟君聽所在傍近以君故多絕跡訟庭余考周禮自萬二千五百家之鄉遞減至二十五家之間五家之比各立之胥長書其敬敏任恤掌其比鱗撻罰使之相受相和親有舉奇寡則相及蓋以庶人治庶人耳目接而情僞易知而其大比則又有眾庶之詢故其時人爭爲善於鄉而其上不勞而理自封建變爲郡縣庶人在官及鄉舉里選之法蕩然無存而郡縣幅員類多遼濶地大物博事殷以繁壹以屬諸不恆厥居之有司朝夕疲茶案牘苟逃

官責爲幸至語以化民成俗賢者且敬謝不敏矣居常私念古制難期輒復要其意可師周禮調人之職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然則今鄉俗之居閒排解乃先王諧和民難所爲設官之遺意今使自五家二十五家累增爲萬二千五百家之鄉鄉合焉而爲縣得如君者十數輩散處其閒而良有司復授以比長閭胥之任倡帥同志以道得民安見獄訟不爲衰息蚩蚩之氓不可與復進於古嗚乎此余所爲次君行事不能無憾於奉行古法在上之無其人也中鵠又言君無寒暑必蚤起喜潔淨日擁篲唐塗閒循視無纖垢乃已

桐華閣文集九

三五

春秋常事不書此寥寥奚足重君顧余所見聞世家大族其先多起自服田力穡惟日孜孜罔敢逸豫後裔蒙業而安昔之人無聞知田舍翁得此已足不旋踵而傾復相仍者比比皆是中鵠不忘先人之克勤小物欲余書以示後庶幾能知所本者夫衛武公以天子藩侯睿聖耄老而夙興夜寐洒掃庭內此何爲者後儒爲學每薄卜子夏之篤信謹守而務爲才高意廣大丈夫當埽除天下何問一室識者遂以是窺之歐陽生其謹率祖考之攸行踵美導潄以益昌大其世哉君諱世美號蔭堂子二〇〇孫七〇〇中鵠縣學生曾孫四君生七十

有一年卒戊戌年七月十六日其年十二月朔日君妻
朱孺人亦卒年七十矣孺人歸歐陽時歐陽貧而朱富
母爲積私財畀之孺人曰貧富命也我奚用此爲卒無
一受性仁慈賤而傭者無少長待以恩禮視人厄若疾
痛之在己或有乞請必量與之不以己力不逮爲辭鄉
人追念此翁媪至今有涕泣者君葬河塘蓮花墩戌山
辰向朱孺人耐焉葬踰三百餘日而巴陵杜貴墀爲表
其墓光緒二十六年夏五月庚子

桐華閣文集十

處士黃君默初墓誌銘

嘉道中臨湘布衣余耕石先生以詩名岳郡監利王子壽比部諸生時與爲詩友越二十餘年而有黃君默初其詩亦爲比部所激賞博覽不逮耕石而詩殆過之默初擅詩名臨湘垂二十年然其窮則什伯於耕石光緒壬午之歲余寓席岳陽書院臨湘吳孝廉君子常數詣郡就余相與稱述默初之詩與窮其年秋七月默初之友梅君攜默初所著談鯖史億以來爲道默初之言曰吾病且殆將以是萎萎者累吾良友余既悲默初之遇

桐華閣文集十

且哀其意期明月躬詣省疾而牽於人事竟不克果逮梅君歲暮再來則以墓銘爲請蓋默初以某月日死矣默初識余自咸豐元年辛亥時余授徒郵塾中默初來自余先兄所遂與余兄弟定交凡交先兄而因及余者惟巴陵張君海晴及吾默初交默初之又明年當咸豐三年癸丑先兄謝世而余自是困於貧役於奔走由癸丑迄今癸未三十年爲一世此一世中僅與默初一相見於長沙而今乃遂銘吾默初也余之哭海晴長沙去今十有一年耳交先兄而因及余之友今無一人亦遂無一人能道先兄者悲夫前默初死之數月余遺書默

初謂余客游湖北前後通二十餘年所得新友若平江鍾子亦皋南海陳子蔭田謝子偶樵會稽施子望雲數年間零落遂盡舊交如默初者又以事不得合并或不幸而天以默初續諸亡友則垂暮之余生趣其幾何邪此書屬梅君持去梅君今來道默初讀而出涕蓋深感余言之悲焉余今年六十而數悲其又能久存於世以永君之託邪然則宜及今而銘之其不可以不文辭也君諱某字某默初其號酷貧而耆學舉所得一發於詩詩宗少陵而近漁洋王子壽比部樂誦而爲之序君之詩名蓋倡自比部然倔強不偶流俗卒以此負鄉訕少

桐華閣文集十

時唯獨與同縣李君秋樵兄弟游秋樵爲梓行其詩然秋樵後亦漸貧其縣官黃侯治二年有聲獨能禮重君數周君乏君生平蓋未嘗得此於顯者幸一得之而竟死矣烏虜豈非其命之窮夫君生某年某月某日卒年□十有□無子以兄子某嗣葬於某鄉之原君自擇而自記之刻石存焉秋樵既經紀其喪梅君與吳孝廉復謀其墓石庶幾不負君余先兄號伯崇君題其華嶽集曰吟得秦中詩百首歸來更比舊時狂漢人立石墓道或并刻其交友而君又孤特寡交余故銘君而附及之銘曰 天欲殺之則如勿生悔才之生而殺以貧猶

曰未逞而殺以病嗚呼惜惜其奚解於不仁

縣學生方君彝叔墓誌銘

光緒四年二月庚戌方君彝叔卒於其父武昌官舍武昌君引古義命其長兄護喪歸巴陵里第入柩於門殯於堂將以某月日葬於某鄉之原而乞銘於貴墀嗚乎吾尚忍銘吾彝叔也哉吾邑才莫盛方氏而吾尤才君吾戒吾子弟及吾友之子弟與吾子弟之友未嘗不舉君爲程度今已矣尚奚忍銘然吾固自謂能知君者非吾則又誰銘君諱朝棐字槐三改字彝叔同治十三年縣學生先世自後唐時已爲巴陵人前明多達官遭寇

桐華閣文集十

三

難亡其系牒入國朝以諱龍元者爲始祖五傳而至資政公顯廣西巡撫有平苗大功在雍正朝祀鄉賢資政生中憲公桂浙江甯紹台海防兵備道中憲子諱應清爲君高祖山西雁平兵備道曾祖諱聯甲候選同知祖諱功鎔均 誥贈中議大夫本生曾祖諱聯會以子貴 敕封文林郎以長孫大醇貴 誥封奉直大夫本生祖諱鈺嘉慶丙子舉人大挑二等歷任攸零陵嘉禾等縣訓導以長子大醇貴 誥封奉直大夫祀鄉賢均以武昌君貴 晉贈中議大夫父大湜字菊人鹽運使銜特用道起家知縣令廣濟襄陽民間所

歌方公好者也今爲武昌府知府母張氏

誥贈淑

人生子三長朝槩縣學生議敘通判次朝槩以郎中舉光緒丙子順天鄉試觀政戶部季即君也君趾美前人自成童時即沈溺於學然意不在詞章科第痛刮磨貴胄裙屐習盛寒不裘溽暑不去外衣無欹坐戲語稠人廣坐爭喧嗽君至則皆爲禮容莊論兩兄共學朝夕見然敬君嚴正必擇語而後言光緒元年鄉試幾得而失君則以不得爲大幸巴陵筆工王某者年六十餘矣來鬻筆武昌爲吾言彝叔貴公子而於人無所不厚我嘗客長沙伏秋病臥彝叔榻汗淋漓裯席閒彝叔寄宿它

桐華閣文集十

四

所親爲我省視醫藥如是者數日今我來而彝叔病恐遂不得相見語際淚泫泫墮嗚乎是可以觀君矣君生咸豐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距卒之時僅二十有七年垂沒泣辭武昌君以不得終子職爲己罪人無知不知咸痛惜之而尤傷武昌君謂如武昌行事宜有萬吉而無一凶何天憤憤若是吾謂於武昌無與也武昌之本生父鄉賢公嘗天長子矣蓋吾鄉今所稱稼軒先生諱醴者博學高文有孝行豈天獨於方氏而一再憤憤蓋山川清淑之氣飛揚升降於天地之間聚而爲秀傑散而爲太虛其聚之或久或暫皆氣之自爲羸縮人不得而

控搏之即天亦不得而紆促之也願區區執福善之常理謂賢者有令子必壽必不夭此殆拘墟之見且善盡獲福則羣慕焉而羣爲之善又曷貴惟行事之不泯沒於人心雖凶猶吉雖夭猶壽此則其可必者耳東漢黃憲早世風旨無所傳聞傳者惟歷敘郭太戴良諸人推重之言更數千百年猶如親見叔度其人者而君既不幸未及表見於時尤不樂交遊聲譽世雖有郭林宗輩無從得黃生而稱之吾習君故能質言君然又烏知後世之必能信吾言乎嗚乎是可悲已君娶前湖北知州孫君大立女少君三歲子二榮嬭榮煥女一均幼銘曰

桐華閣文集十

五

謂無天耶父循良而子賢謂有天耶君豐德而裔年自古有然兮惡能使之不然惟此石之不泐兮庶用慰夫幽泉

葬二十有二年歲己亥君之孤嬭以母孫孺人耐君今墓來告蓋並去其舊塋而卜遷於縣境之北港街嶺亭也君疾革時孺人剖臂肉和藥者再創甚幾死及君卒絕粒盡五日君父武昌君聞而泣曰殉夫誠烈遺小兒女重我累奈何孺人乃強起進食示舅不死然自夫始殯侍柩飲泣無虛日去君卒三百許日當葬之明日鄉里嘖嘖傳孫孺人烈曰死矣余惟孺人前所爲不即死

者夫未葬姑徐以緩舅憂既葬矣意決死病因以篤若有陰相焉使克終命以成其志者死於悲痛與誓死於封股絕粒其爲殉等耳嗚乎是足光君矣余深重孺人素行嘉其孤能貽父母名謹依漢碑例書孺人君碣石後以彰其烈俾方氏世世子孫有所考焉孺人生咸豐五年正月二十有七日卒光緒四年十有二月三年二十有四云子榮嬭試用同知

前山西布政使方公墓銘

并敘

前山西布政使巴陵方公罷歸之四年九月二日卒於里第明年當光緒丁亥將以九月某日葬於其縣大橋

桐華閣文集十

六

吳家隴洞坡雲蝠山之陽其孤泣謂貴嬭吾先君在官居鄉行事類可銘敢以屬子蓋先君意也子習先君而言信幸毋辭貴嬭乃謹撮其大凡而敘之曰公諱大湜字守初一字菊人鄉賢方先生鉅出嗣子巡撫廣西四川鄉賢方公顯之五世孫故湖北巡撫胡文忠公所拔士而襄陽縣民所歌好方公者也起諸生從事胡文忠戎幕保訓導以知縣用旋權廣濟計擒通賊之逆魁功在湖北安徽兩行省文忠目以仁賢正大稱其有除惡務盡之苦心制治未亂之大略廣濟既大治遂知其縣蓋自是二十餘年歷官廣濟襄陽縣知縣襄陽宜昌武

昌府知府荆宜施安襄鄖荆兵備道直隸按察使布政使終山西布政使中間凡兩乞病不得請再署荆宜施道改復前手定關權善章三至襄陽親見其德政之碑生祠之主所蒞務除民疾苦周諮而果斷催科不以役擾聽訟不以刑求履行鄉邨一書吏一擔夫自隨有訟者卽田隴間坐判之守武昌時以勘堤過屬縣境不欲入城煩館舍日暮就貧民棲止雜廁園圍間徙倚達旦既去而縣令不知其政之犖犖尤著者襄陽之水利團防蠶桑宜昌之振務廣濟武昌各屬之堤工而振務先發後聞首捐五百緡以勸分晝夜躬親循拊徧舉古今

桐華閣文集十

七

之良法擇人專任用能澹亘古僅見之災延合郡晷刻就盡之命宜人刊碑頌德至今歸功再造焉公沈默鎮靜倉卒間喜慍不形於色與人交初若難合者久乃益篤以孤寒遇文忠特知當大兵之後湖北百孔千瘡文忠率寮屬日夕淬厲惟恐不給公於時惟知有民而已朝上事輒夕報可解去苛媿所謂奔走形勢揣摩以爲迎合者公微特未嘗身試亦幸不目覩其事文忠薨後他及事文忠者或趨時以幸速化而公樸拙如故其在襄陽學使某書詆公於巡撫巡撫復書此人官場怪物當爲君除之俄安徽學使朱公蘭道出襄陽襄陽令值

郵之役與學使從僕爭毆朱因謂巡撫此強項者不卽予奏遷顧令久任衝區不幸爲勢要中傷如朝廷與百姓何於是巡撫奏公治行以貞廉沈毅保任知府事在同治二年益公之令襄陽終日治事堂皇世所號爲門丁籤押者壹屏不用門內外鉦柝各一鉦以達民柝以召吏嘗躬躡草履持竹竿督農捕蝗酷日中萬姓踴躍歡呼七八十歲老人自言有生以來未見此好官凡三日而蝗罄盡巡撫所列云云皆紀實也光緒六年兵部右侍郎朱公智秘疏公秉性耿介操守堅定勤求民隱視國事如家事與某某等均才堪大用及罷官歸大

桐華閣文集十

八

學士左文襄公方督兩江疏請起公置沿海各省備國家他日之用其爲諸鉅公推重如此然公於京都各直省達官顯宦非嘗躬爲其屬者絕無音問之通衡陽彭尙書雅器公及公以毀隄樊口被劾尙書奉朝旨履勘誤中人言不主公然樊口實無可隄理隄則湖水內壅爲巨浸沿湖七八州縣必盡病維時今兩廣總督張公爲著私議斥塞口之非而公卒不以自申於尙書侍郎王公自湖南巡撫入贊機務以公襄陽舊僚屬勤致書達外事而公正且箋賀外卒無一語他及左文襄入相道直隸公以直隸署布政使上謁文襄迎謂公

子真循良吏吾久知子吾與子伯兄稼軒數往還京寓語輒盡日子時在側也殆不復省憶耶蓋文襄左右十餘年無公一刺故今云然李傅相嘗字公以告人如菊人者豈有求上官乃上官求焉而未必應者然則公之於世雖有合不合而守正不阿人卒信而諒之者素所樹立然也布政山西也今粵督張公爲之巡撫兩公文學政事名海內公居恆不爲矯激之行所規畫匡襄不矜主己非予其上以難爲而其上又實心知廉能非不以公義相取乃若有物憑焉以與其怒者豈天有憐於吾民而靳公施抑交際果有命存非愛憎者所能任其

桐華閣文集十

九

德怨歟胡文忠得士號精博民食其賜者且數十年然今略盡矣一時風議之士不能通知二公之異同顧鯁鯁焉取快於馳騁搏擊轉石而擠之井是豈爲國家愛惜人材者所宜出而亦豈張公所及料烏乎此尤可哀也已公旣被劾歸樓其書而讀之課桑數百株絕迹城市外賓希得見然色加腴貌加豐所著書曰方氏世德錄曰辨惑錄曰團防章程曰修防芻言曰捕蝗紀要曰桑蠶提要曰桑餘提要曰平平言平平言盡述官所以利病民者蓋亦自道其甘苦云嘗言吾官藩臬不如爲州縣之樂吾任廣濟久官民相信遇有句攝但令其

隣近在縣者傳語若早來則即來矣有傷人及盜者吾意必某邨某大姓已而果然自謂庶幾能知一縣又言曩文忠公嘗舉許魯齋學者治生之說謂宜先爲可退計我至今得以自行其志者文忠之教也公居官旣久本所聞於文忠者又力節縮其私奉而益廣之以學田義田宗族鄉黨稱惠焉余依公八載多記公懿行以非公所重不著於碑而余所爲巴陵人物志則實自公發之卒前一日環集子姪申訓戒人物志刻資亦居遺令之一蓋公嘗怪吾巴陵爲縣以來紀載寂寥於諸故老之湮沒無聞常深痛惜之欲使見於吾文而吾文乃遽

桐華閣文集十

十一

及於公自公之去甯復有知余如公者余所爲泣然不能自已也公生道光元年九月十一日距卒之歲六十有六年五世祖諱顯以平苗功受知

純廟事在

國史高祖桂官浙江甯紹台道曾祖應清山西雁平道祖聯甲父功鎔均 誥贈通奉大夫本生父鈺嘉慶丙子舉人官訓導 晉贈通奉大夫有子六人長大純卽稼軒道光癸巳進士官兵部早卒左文襄嘗推爲湘人第一公序居四妻張氏 誥贈夫人貧不廢施久居富貴如貧時前公十餘年卒子朝槩湖北候補知縣朝渠戶部廣西司郎中中光緒丙子順天鄉試朝渠

縣學生早卒女三人孫男四人銘曰

不可爲耶聞四馳果可爲耶喪厥資天耶人耶柄誰司
褻裳去之何瑕疵巍然高者碑且祠召伯所偈民懷思
我銘公幽無媿辭 國史循良文在茲

何母方太淑人墓志銘

咸豐八年十月某日李忠武公死綏三河集隨征諸將
士殉焉其一則吾郡人平江何君忠駿龍臣也先是忠
武公被圍急告諸將士吾誓身報國諸君盍自爲計何
君等毅然不可及事 聞諸將士 贈官有差而何
君爲太僕寺卿於是海內數忠義者稱何太僕太僕沒

桐華閣文集十

士

後二十六年當光緒九年杜貴墀游金陵遇太僕之弟
曰忠馴者於江甯節署見卽以文章氣義相許與其年
忠馴將改葬母太淑人自江甯以其狀來武昌乞爲墓
銘蓋太淑人後太僕十有六年而終距今癸未十有二
年矣貴墀受狀讀之乃知太僕所成就卓卓如此亦其
得於母教者豫也按狀太淑人姓方氏世爲平江人未
笄而歸封翁達夫公爲何氏婦何氏自太淑人而上累
三代皆以賢媛著稱而姑劉淑人督家尤嚴太淑人年
少操作得姑懽劉淑人沒時年一百有三太淑人事姑
最久終翁姑之身稱賢孝婦忠馴之言曰自吾稍有知

識而見吾母之勤苦也育吾男女兄弟凡七八人皆自哺
之女紅中饋而外庖溷厠險婢妾視爲勞辱而爭避免
者纖悉皆躬親焉常浣濯風雪中鑿冰取水冰裂指寒
夜倦極投床則薦上臥兒更迭起溲溺或無故自啼露
肱枕兒首展轉撫拍雖凍極不得縮肱慮驚兒復啼坐
此兩臂時隱隱作痛臨重欲舉則似有物掣之者吾兄
弟生未及十年王父必令就外傅太淑人日治食具纍
纍然筐提榼挈踵接於塾忠馴五齡時自塾歸望見吾
母輒走投母懷喃喃索乳母雖值匆遽不以嗔喝然督
課甚嚴吾兄弟稍長出塾則環侍先大夫與太淑人先

桐華閣文集十

士

大夫善講論開譬指陳娓娓不倦太淑人往往私問兒
輩能盡憶否憶則喜否則愀然不樂曰汝父之益汝至
大且遠匪第科名而已吾謂宜終身行之乃轉眼卽忘
邪自是吾兄弟聞先大夫訓不敢有忘三河集之變太
淑人哭太僕甚痛旣而曰吾兒幸得死所吾奚悲且未
可驚吾老姑蓋劉淑人時已百歲矣忠馴之言如此吾
又聞太僕之列諸生也年甫十三太淑人曰吾勤苦一
生塵乃見此然自是鄉舉之年須爲汝三代辦裝矣蓋
喜太僕之早雋又悲其夫若翁之久困而貧而已經營
囊橐之不易也嗚乎自科舉制興業是者券終身於一

夫之目而憔悴專壹之士見擯於時失而更往蹀躞道
路累世不悔至空其以生以養之資卒於無成爲世大
戒者所在多有太淑人之言其亦重有感於中夫然予
觀今世之榮太淑人者不曰子有科名然則由太淑人
之教揚名顯親道固有在卽三世終無得者不足爲太
淑人悲也司馬溫公銘程夫人墓謂夫人戒其子軾輒
讀書勿效曹耦止欲以書自名又每稱引名節以勵子
曰汝果能死直道吾無戚焉嗚乎自今以觀太淑人之
行事不其然歟大淑人生嘉慶某年月日卒同治某年
月日年八十有一何氏自太僕之高祖母遞及太淑人

桐華閣文集十

三

皆賢又皆壽考亦異已哉初葬某山今改葬某山子忠
駿道光己酉優貢中咸豐壬子順天鄉試知府銜湖北
補用直隸州知州 贈太僕寺卿世襲雲騎尉□紹
六品翎頂候選知縣忠馴邑庠生從九忠馴邑庠生號
魯坳樸誠能文章忠馴又言太淑人喜施與一日見床
頭餘錢頓盡試以問太淑人笑曰此必小兒輩盜買餅
果耳實則聞隣媪因甚陰致之也嗚呼是烏可不銘銘
曰 母有子母不死子死而當母不傷惟有滂母乃
有滂吾銘此世勿忘

方清池墓誌銘

方君諱崇智字宏韜一字清池世居巴陵之梅坪自題
其居曰梅坪書屋遂爲梅坪方氏方氏昌自前明科第
仕宦綿歷 本朝而居話梅灣與報馬莊之方尤著梅
坪自先世以至君皆韜光未耀君卒之四年其子澤遠
與余同輯邑乘因請文以銘君墓澤遠之言曰吾父儒
而吏者也雖然其吏也異焉苟利在己去若浼苟利於
人赴若渴不憚身之劬而憂事之不治不愠遇之困而
恥志之不伸子謂視今之儒行何如顧不得以儒顯豈
非命之不幸歟余謂惟今所謂吏卽古之掾屬漢世儒
者多爲之自是躋爲名臣者不可勝紀下至孫伏伽張

桐華閣文集十

四

元素輩猶得以顯於唐今其事絕矣時會變遷有必不
可以強同者古人復作如今世何哉要於立身制行不
戾乎道斯今猶古耳儒不儒何幸不幸之有君之去吏
而歸也以躬行帥先宗族鄉黨族中舊無祠以祀君獨
力倡成之里有孤貧而鬻妻者旣成言矣君馳往諭止
貸錢償其鬻值其人後舉子嗣得不絕舉人某以控縣
浮徵蒙誣詞連君或教君避免君毅然曰我不出某禍
不解浮徵且益甚竟爲往直諸大府君行事多此類蓋
平居恂恂惟恐傷物而果敢有氣又時類任俠之爲故
鄉人尤慕賴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彼張湯杜周

漢之酷吏耳既由小吏致三公又俱有賢子爵位繼世
迹其福祚儒林之後莫及天之報施蓋有未可盡執者
然必謂反道以行專富淫而不及善善之獲福必不如
夫暴戾恣睢則古今萬無是理異日讀吾文者質諸君
後之克昌當益信余之言君果非有不幸也君考諱□
妣□氏妻□氏子一卽澤遠孫訓詩訓書訓易訓禮訓
樂皆業儒訓□訓□前君數月卒生嘉慶庚午正月十
八日卒光緒甲申五月五日以□年月日葬居宅之左
君所自定也澤遠能揚先人之美其美宜銘銘曰吏於
古戢而翔吏於今抑不揚時所爲德則臧銘示後幽以

桐華閣文集十

圭

光

州學生洪雲舫妻何孺人墓誌銘

道州州學生洪翼昇雲舫之妻何孺人光緒二十二年
七月十有八日卒君舅長沙縣學任所將以八月歸葬
於其州其舅訓導君遺余書某失一孝婦非文其實行
於碑無以釋吾悲敢命子翼昇謁銘於師蓋雲舫方肄
業校經書院篤實士也其言曰何氏與吾洪氏自先世
居同里二品銜分省補用道紹彬公者吾妻之父妻幼
名何氏賢女年二十來歸翼昇今八年矣入門嫺黨見
者咸以得賢婦爲吾洪賀所以左右翼昇者纖悉必於

禮法警情劑剛古人所謂父子君臣朋友之道皆備焉
而上事翼昇大父父母尤竭盡其誠吾父母家事鉅細
倚賴之厚奩資精女紅絕不以吝求者通大義家人獻
疑就取決各得其意以去翁姑曰吾賢婦似曰吾賢姊
叔若姑曰吾賢嫂婢僕雜然曰賢內主人疾之起也勞
於小姑之久病而悲痛於其亡然口不自言既劇而家
人始覺死後吾妹兩月餘耳吾父母以此尤哀之云詩
人言女子無非無儀余謂衰世嫉妒有可儀卽有可非
然旣無可非矣可儀者夫豈外是閨闈之間地近而事
瑣朝夕聽睹遁飾無從古今來挾其才智以恣盜襲一

桐華閣文集十

六

時聲施爛然而炫耀彌縫之力顧或窮於身所狎近不
能以久假保終譽者往往而有以此推論婦德其能始
終無一見非於家室者在吾黨爲寡尤悔之士非誠力
希夫賢聖雖豪桀未敢信也孺人生同治八年四月二
十日得年二十有八遺二女垂沒語姑幸毋爲新婦慟
婦未卒孝養再生當仍婦洪氏以償輪迴之說儒者不
道然惟誠故神神苟不泯矣事之有無奚論哉余重孺
人賢乃銘其阡

嗚乎繫德之彰而形之藏孰謂其藏在舅姑旁余銘以
詔洪百世曰斯孝婦者至今未亡

記巴陵剿匪事

光緒十八年七月二十有一日客有自巴陵來者爲言
焚掠吾鄉里之匪魁爲奉督檄之李竹虛觀察縛赴鄂
垣矣余驚喜起立匪魁蓋臨湘汪殿丞曾應募福建充
營伍者以去年八月倡亂火巴陵鉅姓彭氏及他數家
戰敗而跳汪殿丞名聞大湖南北官雖購捕而橫行鄉
里自若其黨散則民聚則盜數劫取民錢公名催貢官
或有聞遣問狀被劫者畏汪殿丞且易視官度無如汪
殿丞何輒漫應曰無之官信爲然罷斥諸以賊告者私

桐華閣文集十一

十一

幸無事及今閏六月汪殿丞益糾合臨湘通城巴陵諸
無賴結寨臨湘境所稱剪菇山者刈沿山民稻充食張
幟攻械蹂鄉里益甚去年擊賊之防軍合駐岳水師分
數隊薄山賊寨中侵曉聞礮聲四出竄匿防軍斬獲數
人盛上功大府制府張公怒防軍再失匪魁不置念第
張功邀獎於是檄湖北卽補道巴陵李君率勇三百人
來治其事卽客所稱李竹虛觀察也余問客觀察以去
年屢擒湖北鉅匪由知府保升道員余固知其能然來
甫旬日耳何術而速蕺若是客曰匪黨中有吳子愚者
狡黠知書爲謀主汪殿丞能倡眾爲亂以有此人觀察

未捕汪殿丞之先掩至匪里諭各匪族疾縛匪來取賞

否則且連誅以此得吳族中子愚陰用爲向導就取殿
丞汪氏複壁中若牽羊豕以出蓋觀察初得子愚解其
縛而賓禮之盛供張與同起處剖腹心相示數以厚利
爲啗子愚傾倒吐實故不勞而事集也觀察初奉督檄
前署湖南糧道但公白撫軍策觀察必能得賊撫軍曰
是固知兵者耶公曰非必知兵然賊未去其鄉吾環兵
左近以利害曉諭賊族則取賊第費文書一紙耳今果
如公言以久逋誅之劇匪一旦制府赫然震怒觀察徐
徐然探物橐中以去似有陰留護之以俟制軍之檄觀

桐華閣文集十一

二

督者亦異矣哉客又言汪殿丞既就縛觀察命引吳子
愚來前吾極欲貫汝因指顧環觀者曰汝毒害彼等數
十家吾不能禁彼不汝控控則大府必掠治益以苦汝
等死耳速差無苦此吾所以報也竟斬之眾中鄉人大
呼稱快驩散去

記湖北捕匪事

湖北省城內三月二十八日夜分操防營圍捕教匪紅
牆巷街擒三十餘人明日閉城嚴索得七八兩日內
梟匪四十餘人張示購捕首逆鄧玉亭熊定國四月朔
日事定城出入如故先是旬日訛言起漢口居民般徙

日益甚二十六日宋提督甸南頗有聞密啟制軍爲之備其明日朱把總元度遇素識寇某於市匪黨也因遂詣元度謂元度何尚不移而家元度故預哥弟會因僞爲從亂者偕寇某詣紅牆巷匪所如匪約穿刀刀數以八懸空而刃皆下向搖搖然欲迫人頸元度拂之無怖色匪黨則大喜許居第三座明日邀匪六人者偕至其家取火藥至則二鼓矣閉客使掘地取藥乘閒疾驅抵協戎以聞制府時城內防兵方以巡夜故嚴裝而出卽隨元度以往且啟關納附城兵兩路合捕之然未及豫飭城守匪竟越軼大半是時城內之匪伏百數十人紅

桐華閣文集十一

三

牆巷草潮門梳粧臺諸處而指揮出梳粧臺悍賊鄧玉亭等皆在焉期二十八日四鼓舉火三分其眾劫火藥軍裝糧餉獄囚城外伏賊約見火則緣堞入也首逆鄧玉亭漢川人熊定國嘉魚人其教名大神又曰聖人入教者人給符契以布或積紙數重而方之上書大道教參天一貫祖師名下某某又書山海聖君昌福兵身云持此可禳災疫祛疾厄不喪糧而千里故多惑之者光緒九年四月某日記

書牛報警事

慈利縣有牧兒年甫六七卧牧所草間虎暴至取兒兒

所牧牛力捍虎虎不得近兒邨眾望見虎鬥牛急趨前助牛殺虎及兒長鄰某豔兒婦色非兒死不可得婦啖其弟驟門斃兒兒寡母訟官不得直攜婦長號兒所牧牛前牛卽前爲兒捍虎者至是怒奔鄰某舍鄰某方以訟勝飲賀客牛突前觸某出其膻某子前搏牛牛又觸之某父子皆死牛下牛奔還兒寡母所不食數日死牧兒姓氏傳者忘之

書香兒死烈事

歸氏震川張氏女子神異記其文特奇以余所聞嘉慶朝直隸民女香兒事與震川記絕類第無張氏神異耳然日月照臨上有九天正無藉雷雹柱火之震駭也香兒夫家王氏其姑李氏私郎復郎復數寢其家無所避香兒其姑尤媿香兒私計毋如迫香兒使同己以謀郎復郎復心豔香兒憚不可猝犯因教李氏爲嘗試之李氏飲郎復私室以他事呼前香兒至則呼香兒酌客香兒不應數呼數不應姑起強之又不應姑怒手挺疾下香兒創幾殆然卒不應走避姑飲酒嘉慶二十一年某月日貞烈香兒死大司寇奏獄論姑如律當郎復杖流

桐華閣文集十一

四

仁宗特筆改絞候入朝審情實諭執法吏曰香兒之以貞烈死死於郎復嘗試之一言也

壽益陽曹君遺事

校經堂益陽曹生佐熙書倉誠篤士也溺苦於學爲古文高簡有法用世本年表例述其先人載軒君諱煒君故貧好行其德力常不足則稱貸繼之佐熙所述並可傳而余尤樂道其脫族某獄事蓋族某初以誣被繫及事白當釋然非錢九緡不可以號近親無應者時君方外出聞諸途次卽從人假一緡爲助謂其子曰吾極知一緡無濟然不欲以無濟謝一緡非人人所難幸更得如我數人某事集矣余惟三代以還民散日甚一鄉一邑之間顛連無告者未易數計必胥待命於一人雖有

桐華閣文集十一

五

大力堯舜猶病亦惟立視其相率死忘已耳惜乎君處卑而事狹倡焉導焉效之可睹者止於如此也雖然善固自有本量江海之浩浩溝澮之涓涓被物有大小遠近而潤澤之益烏得而軒輊之嗚呼由君之道苟可有濟於世功不必自己成名不必自己立與人爲善廓然而大公其成就豈出三代下哉佐熙又言已稍有知識時一日見君命家人治酒食薦寢已乃檢君考詔祿公遺笥出所藏生存時物涕泣以示家人其日蓋詔祿公忌距公卒三十年矣君舅氏妻陳媪老而瞽性卞急難近君迎養於家屢戒諭家人吾痛吾母無所用吾情將

於是媪焉致之用是家人終媪身委曲承奉有他人母所不能得諸子者久而不忘其親古亦罕覯然則君之樂施蓋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也太史公敘游俠傳謂緩急人所時有而甚恨儒墨皆排擯不載今觀君趨人之急甚已之私壹原本於先王之至德要道恂恂儒者則游俠之排擯也宜哉

訟過齋記

大易爲寡過之書其消息盈虛之理散見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神明變化不可思議而合以吾身所值所處其示象垂訓之昭然者若一一預設之衡而

桐華閣文集十一

六

懸之鑒然則欲求寡過必先審其時位之宜事非不正言非不順而揆之吾時吾位不必其如是者而必如是焉則過天下有過而尙得爲順爲正者哉易之下坎上兌而爲困也曰險以說困而不失所以亨蓋湯文之幽囚孔顏之簞瓢陋巷傳說諸人之版築魚鹽統此矣竊嘗徵諸近事曾文正之初起也以新募之卒乘積怠之餘一敗岳州再蹶九江窘迫於江西死守於祁門當是時無尺寸之柄升斗之精勾貸鄰疆聯絡方面惴惴焉惟懼不得一當環中外之疑忌萃天下之艱難少一蹉跌非特吾輩之一家數口飢寒死徙而已向使無堅忍

不拔之志銷沮彫喪潰敗不復收挫屛不復振卽以身
爲殉愁魂冤魄久已蕩爲荒煙衝緇散之矣烏有今日
之赫奕哉然則能居憂患者乃能克當大任若徒憂傷
憔悴於無可如何者其人幸富貴必又變其憂傷憔悴
而爲般樂怠敖故困不能說無往而非過也志苟不懶
酒食亦困朱芾亦困心苟能安飈艤亦亨蒺藜亦亨不
可知者天命能自勉者德業如是焉耳舍所可務而曉
曉焉與世爭是非辨邪正速謗召侮不安於困而困滋
甚抑何慎乎楊子芷生堦識之數年自初識卽屬記其
訟過齋余不文無以應也且余亦豈能矻過之人哉然

楊子之困與余同余固悲之而近與余同館周氏迺益
知其困不止於貧益又別有難釋焉者雖然吾猶懼其
過也因爲原諸易徵諸近事以廣其意今且別我而旅
宜章矣旅之爲象外離明而內艮止君才足以應世而
節足以自守庶幾合之然名者身之賊明者眾之讐如
是而居人上且乘以剛自焚而莫之救矣嗚乎困而旅
其難矣哉

春谿草廬圖記

同治丙寅四月余同新化晏君圭齋寓黃鵠磯爲胡文
忠校刊遺集數與商推古今輒能出所見益余以此相

得甚懽今夏校事促迫就竣行且別矣爲貴堦言所居
廬村爲蘿谷村倚首望山山以盧仙故名寶郡水凹其
顛而東西流西者入邵陽界東者則匯爲春谿谿繞村
如帶村盡十里而草廬直據其趾水清可鑿甘可飲廬
中聲淙淙逕草廬而東北折噴激懸崖自山外望如疋
練之垂空者是爲瀑布余好而圖之今將徵子文以慰
吾歸余惟黃鵠磯前枕大江顧瞻雄偉獻姿呈媚於朝
煙暮靄之間者又有漢陽大別諸山然不能無倦而思
去豈必大江之狹於春谿黃鵠磯之陋於草廬哉進退
異據靜躁殊情而適人之適與自適其適其樂固不可

同年語也曩聞文忠公撫鄂設館以儲四方來而才者
接以隆貌哀顏厚其廩餼擇負重望而能相士者爲之
館主於時公幕府號多士士至不忍以室家之樂易鋒
鏑之危而公卒藉其力以蕙大功今四方猶且多故意
必有繼公而興者乎然圭齋之羈窮如此則旣久矣嗚
呼山林泉石之樂苟非錮于利祿沈溺而不知返者尙
未能以一日去諸懷況夫奔走仇離如余與圭齋者哉
圭齋年少耆學能手畫天下郡國形勢嘗夢乘颶風巨
浪漂泊海島遇異人告以海內外方十二萬里而今未
闢地以五萬計君由是益負奇氣異日揮斥所至安知

不囊括助業以歸是廬若余則日漸頽廢度終不能以身爲世用他日或刺舟資江策杖登首望山徘徊嘯咏以求世所謂盧仙者圭齋幸淪谿流以酌我也

南海陳蔭田萬卷樓記

萬卷樓者南海陳子蔭田度書以貽後嗣者也蔭田咸豐初以禦土寇破其家既乃習爲賈稍復舊業以餘貲收圖籍藏之爲人飭品節重然諾有暇則作爲詩歌皆有法可誦或惜其儒而賈也余謂不然彼貨殖之端木且由多學而識聞性與天道矣范蠡去越身勤苦力作居積累致數千金散之 國初願亭林遭時不偶往來

桐華閣文集十一

九

塞上所至墾荒畜牧皆贍給蓋吾學無施不可士不幸無尺寸柄不能有爲於世豈遂無可自試第汨沒文字而已蔭田以爲知言而屬予爲記其樓竊惟書籍所記古人之事與天下之物而已大學一書自意心以至天下皆謂之物自格致以至均平皆謂之事舍書以求事物無以踐已然之跡而合當然之矩離事與物而恃博聞強識以爲能弊且等於玩物而喪志後世之儒不知所爲學學焉而無所用而相詬病者至謂前明之亡亡於東林之講學近日紅巾之禍兆於諸公之尊尙漢儒其持論抑又謬焉且充其說是必坑儒焚書而後可也

書者天下之元氣起病之參苓或有不當惟醫者誤藥藥奚病焉國史稱亭林之爲學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靡不窮究原委考正得失其論學也曰博學於文行已有恥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士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其論文也以爲非有關於經旨世務者皆謂之巧言嗚呼是可以發蔭田之意而貽其嗣矣因備述焉請鐫壁而循覽之貴墀不足言學然樂與

桐華閣文集十一

十

者學者游他日或幸游嶺嶠攬勝西樵訪蔭田萬卷樓中因考證諸子所學而喜見其有成其樂爲何如也同治八年十一月巴陵杜貴墀謹撰於漢陽晴川閣

爲方太守重濬襄水故道記

襄郡以水得名水經注謂水出柳子山下東爲鴨湖自湖而兩分北爲檀谿水東南爲襄水而樂史則謂水駕山而上者皆呼爲襄往者沔水本東合襄水自老龍堤建沔水不得繞城以合於襄城以無害而襄流亦微然縣西南境重崖疊阜當夏秋雨集山水建瓴下所謂九冲十八窪者其水又皆匯於襄合助其虐於是宋郭杲

荆建救生堤以防襄且設二閘焉襄水之所經曰南溝曰北溝曰支溝支溝居北溝上流而南溝爲大土人又稱大溝然自宋迄今歷數百年堤閘無存故道之湮塞久矣同治二年春余以廣濟令來權襄邑地當孔道軍符絡繹疲應接適蝗蝻大起日暴行田野中督民捕捉見襄水故道溝深裁一尺二尺濶亦僅及二三尺或五六尺心固已疑此區區者狹於受也及捕蝗告盡大雨時行襄水果橫衝四突民地之以畝計者沒且萬餘余乃案行各溝指溝橋之名延生者示襄人曰汝不知昔日之溝蓋視橋橋洞故當在水中其濶且三丈則溝可

知矣今溝濶不及十之一二何哉夫水廣而溝狹卽捐緣溝地以廣溝義亦應爾矧歸溝侵地而何靳乎且侵溝地以爲利水則漫溢爾侵地而又加廣爾果何利焉則皆應曰唯唯請一如溝舊惟官是聽於是按畝均力而董以紳耆總成分任各慎所司濬南溝三千三百餘丈水由九宮山前的盧橋延生橋通濟橋過小山頭至觀音閣山麓以入於沔濬北溝三百餘丈水自九宮山別趨分水口經何家橋響水洞灌入城壕濬北溝上流之支溝一長四百餘丈水由萬山至高家莊坊一長七百餘丈水由麒麟店至琵琶山皆旁入南溝南北溝之

深皆十尺支溝半之南溝上廣倍十而益四下廣倍十而損二北溝之廣視其深而益五支溝之廣視其深而益三郭杲遺跡不可復考乃以已意度地勢而閘之的盧橋曰南閘何家橋曰北閘南北閘更代啟閉水涸則北蓄於濠漲則南洩諸沔不以絲毫耗民而數十百年之害蠲焉蓋亦襄人急公好義之效也漢平當嘗言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而賈讓至欲捐冀州當水衝者以與河彼豈故爲是駭俗之論余師其意而小用之第自今以往無填淤反壤其利豈必減郭堤然又非一人一日所能必也成於今或毀於後惟累一歲而至千百無怠於修焉庶乎利可永保因詳述其顛末並議歲修定章鑿諸石以諭後子之宰襄者歲修特重濬淤而本山開墾致雨挾泥沙下壅又濬淤者所宜先慮也

爲方太守重濬襄水故道後記

余旣濬襄水之故道明年得代去其年復來權襄陽府事傍溝地大穫民咸稱利逾歲爲同治四年沔水大漲倒灌入南溝溝所受山水爲客水遏抑益湍怒碎訶抨擊摧立土而積之兩岸遂有坍塌者前慮之未周成功之莫保余滋慙焉乃復集襄人而命之事授之則予數

就工所而屢省之岸峭易崩也使厚下而網上中狹寡容也使增其上廣爲四十有一尺水卽漲游波得寬緩而不迫其他則皆仍前蓋是渠之成前後役夫十萬有餘而民無感言信官之專志利彼非爲己名又非得已而不已也夫天下事當經營籌畫之始未必能至到無遺也不幸官非久居迫於時日不及致夫精詳後人因指摘罅漏以相詬病甚且擯善美而弗道聽其廢棄而莫爲之所余常悲之道光中郡守周君凱邑令熊君寶書固嘗從事茲溝而爲利不久彼豈皆智慮不逮哉以余之蹇劣數年閒由令而守得一再興作彌縫其缺而

補救於未敗豈非幸歟溝工旣竣因及橋梁多其門而崇其庫使水無或有所迫隄而不得達若通濟若麟兒若眾善若檀溪寺山腳若三官殿廟後蓋凡五所又念司歲修者不能無往來飲食之費因置本百五十緡而二其息歲屆九月朔日諸在事集羊杜祠則取資焉分所濬地爲五段段各有長買地廿餘畝分隸各段而食所入是皆前所未及爲者故余於今之至尤幸之雖然余又烏知夫今所爲者之必無遺議於後也張弛振墜謹俟諸賢者而已是役也始事十月九日凡歷五旬而畢襄人士均有賢勞而張生德淑虧己資以蕝事尤應

書法云同治四年十二月朔日署湖北襄陽府事遇缺補用知府方大湜記

荆南船關記

湖北布政司轄府十直隸州一設守道巡道分領各府州而惟領漢黃德三府者兼領關榷漢黃德道舊無關有關於漢陽自洋夷入市內地始漢陽設關之十有口年西人租船埠宜昌如漢陽於是荆宜施道亦監督宜昌洋關然入稅不逮漢陽百一兩洋關稅務皆以重金募西人司之監督坐鎮而已荆宜施道亦稱上荆南道舊領鈔關十有五鈔關之稱蓋仍明舊今計稅以銀準

銀收錢不以鈔也其關曰彝曰港曰港支曰調曰柳曰柳支曰中日東曰北曰西曰西支曰鄆鄆爲田關之更名曰大正大正之支關曰大查曰越曰越者咸豐六年制府奏移置新堤更名曰新稅不隸荆南今關自大查以上通計稅額上司庫以達戶部者日七十金正稅而外船未及關就卸貨之所而稅之者日本卸船廣不及三尺有五寸非例所宜稅而稅之者日零星稅目有二日料稅日竹木稅料稅卽船稅竹木而外無貨稅貨船而外無船稅載鹽磁紙者稅視他貨船倍十之五船之初出者日出山船出山船新過關不與量船者爭尺寸

部定量船之章自一寸以至四寸皆爲五寸船廣一尺而贏則以所贏爲五寸併爲一尺五寸而贏亦以所贏爲五寸併爲二尺船至關所關人尺其廣狹以上下其稅船人眊眊視悲顏哀辭句彙黍之毋溢散法者稅船則陰縮其尺或旁侵其兩舷且外軼焉以爲之廣稅竹木則展其徑圍又增其征數甚者當本直之六七而稅外復有給票驗票之費且增關於舊或數十里而疊稅船戶商民於以大困宜昌設洋關之三年當光緒五年吾邑方菊人先生以武昌知府權巡荆宜施道既至則曰是固吾十年前之舊治也今之取於關者視前一再

倍焉或三四焉狐埋狐搯民謂我何於是剔弊釐規船不盡其廣竹木不盡其徑圍罷一切之不便與煩費於民者一日而悉還寬政之舊民之過關忽若沉疴之去體重負之釋肩也則相與謀曰前乎今官者吾儕既以身受而知之後乎今官者亦可以世風而卜之盍及今官之未我去而亟行賈焉儔侶相呼和相奔走叫譟鼓舞盈道路既而聞新官之至則又曰吾儕固望方大人之久於我也然知其不能自一年以至十年或十餘年也聞署理之官不久亦必盈百日則猶幸其百日於我也今七十餘日耳上官何心乃靳百日之方大人而不

我子有太息泣數行下者杜子聞而悲焉記荆南船關以諗方來蓋自輪船行中國船之爲利微若涓滴將罄矣所稱方大人者抑豈能盡爲所得爲於民而民已若是烏乎豈獨荆南也哉光緒五年七月日巴陵杜貴墀記

武昌府下沙洲捕蝗記

巴陵方公大湜爲武昌知府之四年當光緒二年其年武昌及漢陽黃州屬縣皆有蝗以疾捕得無害明年蝗起武昌之江夏嘉魚兩縣之令既各督其民以捕而兩縣界中有曰下沙洲者爲江夏金口巡檢汎地外江內

湖蘆葦叢生厥爲蝗宅嘉魚民曰此江夏蝗也官嘉魚者應曰唯江夏民曰此嘉魚蝗也官江夏者應曰諾武昌知府聞而訝之急棹溯流上至則召語嘉魚令及金口巡檢民力宜寬願我寬民力如蝗不寬民命何蝗之初生易與耳今且速飛是孰卵而翼之又召語兩縣之民汝覩蝗而江夏之嘉魚之豈謂江夏之蝗不害稼於嘉魚嘉魚之蝗不害稼於江夏乎今與汝約毋犁地毋耨草蝗不除犁耨奚爲除矣犁耨未晚是鄉居戶少戶取一人則益少又與汝約諸力任犁耨宜舉從事於蝗非老弱廢疾婦女毋家畱一人於是得捕蝗之農民於

嘉魚二百有四十或五十人江夏一百有六十或七十人又益以武毅軍之勇丁合六百餘人芟蘆葦使盡或折之使偃掘地而溝之深可二尺廣半之而羸溝身光若鑑滑若酥欲蝗之疾下而不得緣以畱也溝中複小溝欲蝗之遞撲遞下不至積高而上溢也翅重不重晨露濡併力合攻爭須臾或摧其仆迫其逋與蘆俱燼搜焚餘聚燬諸溝先以驅蓋凡五日而蝗盡殲焉雨澤霑秋成近官斯土者但能保堤坊以禦伏汎稼之豐盈可坐而俟蓋勞止五日而貽利溥矣天下事當其初發不過一舉手之勞惟不肯專任其責徘徊觀望事機一失

桐華閣文集十一

七

不可復追迨已壞已亂則雖有人焉并志合謀狂呼盡氣濡手足焦毛髮以救之而已無及即幸及救而所傷已多豈不重可悲哉是役也武昌知府始事於至下沙汛之明日爲五月丁卯逮辛未而事竣雖往來蝗所仍寢食紅船中紅船者鄂人所備以拯溺者也戊辰酉刻甫登船就飯西北風暴作擊沈行厨船且及紅船船夫死力爭柁隨浪所嚮初更時至金口船始得泊光緒四年六月日杜貴墀記於武昌幕中

爲方太守宜城縣賓興館記

光緒六年五月宜城縣民牘陳其縣賓興館緣起而爲

乞人胡德選者請獎予披閱一過作而歎曰異乎哉乞人也乞人蓋宦裔及其身極貧而匄匄則多所得久而不貧閒去匄爲傭傭或不受直然居積日漸饒乃出所藏新祖祠曰吾無以後吾祖姑藉贖不孝既而分給兄弟使治產繼又舉其資四百緡爲賓興助今尙獨身棲古寺自奉不加於匄時不營田宅不取妻曰無以累我或嗤其非情乞人曰吾非有惡於財而棄諸地也願吾乞多財之家二十餘年矣主人早夜遑遑握籌算然怨毒叢身而莫能救求如乞人之肆志無畏焉不可須臾得也然則財者鳥之弓而魚之鉤乞人雖賤何忍以身

桐華閣文集十一

六

爲魚鳥而殉之且吾向所從乞之人今有乞於人者矣等乞耳苦身焦思以私一己而卒不得不歸於乞何如早散焉而安吾乞之爲逸乎吾又異其言以爲有類坊者王承福然昌黎疑承福不肯勞心爲人近楊朱爲我之教以視德選之行事未可同日語矣德選又嘗畫良心圖以自佩夫自古聖賢立人極扶世教者不過保此心無失此豈揚墨者所能知而況乎其下哉夫簪纓世胄人所夸耀以爲榮也不幸而流爲乞匄門戶之辱莫甚焉而烏知夫匄而賢者之反辱爲榮耶而又烏知夫庸庸者之富貴忽焉湮滅曾不足與匄而賢者較名毫

末耶是尤與賓興者所當深念也吾異其人而旌以文使宜人鑄之賓興館壁以永其傳且以示夫身不爲匄而心不若是匄者

移園記

余以同治乙丑遷居今鈍安莊東與宿氏爲鄰宿故治鐵者先此莊爲鄧氏宅鄧不能有而歸吾族祖赤林公余佃以居今三十許年宿又不能有其宅而歸諸吾吾力弗能有也懼宿之顧而之他或非類之與鄰不得已而舉債焉其宅後老樹十餘株有近百年者隙地可竹余隨地曲折周而垣之西亘鈍安之東垣門之以通往

桐華閣文集十一

九

來環垣三面從廣得若干步向之棄爲汗萊者以與吾舊居毗連可盡園之故用爾雅籒連之訓名曰移園且離析籒文以寓將移佳竹之意焉余嘗誦召旻之詩夷考其時召公在周非有開疆拓地之舉而日日關國百里蓋卽孟子所謂土地闢由於田野之治也茲籒園地不增舊而加廣於昔竊謂庶幾先王經野之遺意宜書焉以示後雖然此故宿氏所有也吾力本不能有而強有之年且篤老勢豈能終有之乎然則今日所移之竹安知他日嘯咏其中者之復爲誰也嗚呼此尤吾後嗣所宜深長思也是役也經始正月丁卯畢事二月癸巳

蓋中多陰雨云董其役者爲吾妻弟劉翁厚本光緒二十六年春分日鈍安老人記時年七十有七

桐華閣文集十一

三

擬孫楚反金人銘

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我古之敢言人也無畏言無畏事畏言畏事則天下何賴焉蓋惟帝載無聲言託諸聖木舌金口徇路以奮盛世颺拜不廢賡歌不矢其音奚美卷阿風雨飄搖予音曉曉憂深厝積哭涕太息矇瞶警箴街談巷議苟效芻蕘皆裨治理滑稽之流似乖論要微文諷刺義符入告鹿而忽馬童而有角息彼饒饒藉茲誇誇胡為陳列不聞呼號鳴戒仗馬息等寒燭天下之勢若大川然言則流通否則壅

焉天雷收聲地氣乃閉人不聞言病聾如醉聾尚可療瘖則奈何瘖聾交病其傷孔多傷哉傷哉孰不有口有齒無舌徒唱升斗詩詠磨玷易戒括囊豈尚容默在審否臧得鳳欲鳴畜犬欲吠吞炭銜枚塊然曷貴唯諾既習彼此互師併為一局牢固不移假說周廟言反見譏憂世君子追而正之

為鄂官吏附祀某公三忠祠文

在昔一夫夜呼四郊多壘惟公以居鄉之王烈作募勇之李瑒佐諸帥以地勢兵形揖將軍而衣穿履決吾謀不用賊馬遂飲夫洞庭王命出征召虎迺來於江漢陳

臬茲土降典於民覩滿目之瘡痍聲停鞭撻聯眾心為城郭力鞏金湯於是禽獮草薶庭犁穴埽十盪十決枕席行師九地九天梯衝奪險圍城或六月而至八月未容飛燕之乞降摩壘率一人而當百人自信老羆之當道魚游沸釜暫延喘息之期獸觸張羅奚恃爪牙之利惟京邑盡除夫滋蔓斯楚人得貢其苞茅蓋自崇陽通城廣濟之匪除而後忠節忠武勇毅之績著斯則公之大勛一在湘而再在鄂也夫澤無不被身受者思召爽之所以留棠茷也神無不之地習者戀朱邑之所以樂桐封也况頗牧竝世瑜亮一時其與羅李三公起湘則

敵愾同仇戟矛偕作在鄂則聯鑣繼軌笙磬同音繫死者而猶生豈熒焉而獨處爰乃博稽眾議拜表上聞謂舊祠之三忠宜新增乎一席匪若隨陸絳灌有文武之殊途庶幾稷契皋夔堪拜颺乎盛世惟公之勛名震世作保障於河山惟 帝之典禮酬庸表恩榮於俎豆

著日叶吉栗主惟新溯百戰于東南勇氣誰張吾楚望五雲于西北忠魂應衛神京永福黎氓共歆盼饗

為鄂官吏祭三忠祠文

嗚乎咸豐初元開泰用否哲人挺興手扶厥圯惟嶽惟湘三公所鄉農軍士率我武惟揚粵忠節公身續道脈

鷹擊武昌高墉墮翻其徒忠武涕泣受詞敵愾復讎惟
君惟師皖南而北賊萬兵百三河隳成九重輟悻詰弟
勇毅踵敗奮功孰善守室鄂軍回攻克翼曾相不死胡
公撫鄂移皖遠瘁臣躬公神焉處參列帝所下翔衡湘
江漢之游虎齒牙間奪還士女昔子今稠公詎不顧
帝曰廟斯曾胡隣之鄂吏奔走既除既治昔震輦鼓
今娛籥羽昔匱資糧今慶苾芳前明三傑在楚異縣匪
若今公朝思暮見千靈擁旗萬軍環帳舊部鬼雄相從
陟降神所棟宇江山氣王敬奠兩楹冀邀永貺尚饗

爲鄂官吏祭胡文忠公新祠文

桐華閣文集十二

三

惟公討賊來自黔中類血飲沫射隼高墉矛戟偕作督
師曾公經營岳鄂規復江東公據上流鄂疆再造閉關
繕守謀豈非老乃籌全局樹仆濡薨額頌皖城奪諸賊
抱曾告成功疏首列公不有羊傅孰啟濬冲 先皇
報忠榮死以祠祀曾蛇山祀公鵠磯光緒丁丑 帝
有新命特增公祠俾隣文正入共儒學出共軍政匹曾
有公知臣有 聖惟公勳懋惟 帝恩隆在鄂臣
僚戒吏卽工始事秋末蕝事歲終有榮有翼有堂有寢
軒翥高驥冬藹夏凜爲樸爲華罔或泰甚曾祠峙右域
絕區連中通徑術闢戶於垣靈旗陟降往來笑言寅年

午月諏梓治粟往卽新宮卜日維吉告潔告虔禮儀序
秩傍徨戶庭悄焉有述自古家國事章前史意氣陵軋
人持一是匪特儉王亦在君子匪特秦越亦在桑梓前
角後倚左持右扶功名共奮又或微殊若唐李郭俱起
朔方臨淮晚節差媿汾陽若宋韓范西賊膽破慶州斂
兵好水敗挫惟公與曾墳篋圭璋里近廟隣垂式鄉邦
江漢湯湯湖水茫茫蘭肴桂漿神來徜徉福我鄂氓流
慶無疆尚饗

祭劉先生文

嗚呼公吾之師吾父之友吾侍師側父在師口襁褓客

桐華閣文集十二

四

晉垂髫歸鄉中失怙恃揣索渺茫述父言行惟師則悉
如見諸牆如繪以筆師言小子頗有父風歎吾家落慘
蹙在容匪痛吾痛實心父心近歲奔走峰阻湖深既違
師訓念覲先型後母之喪既葬公臨頽然病叟私懼不
久期以歲暮奉觴來壽孰知我師不爲少延風淒四壁
疇命我前死有知耶九原吾父別卅餘年鬼新人故乞
師爲言兒也茶苦少愆旣盈耄勤奚補子不負薪孫孰
繩武儻佑後人或曠其瞽嗚乎公去寂寞鄉閭不坑則
塹佻俗曷扶對宇望衡吾家安仰傷師慟父長空蒼莽
世風之漓師友道薄倚帷致哀鑒此清酌

祭何郎文

同治某年月日愚外舅杜貴墀謹遣男□□以酒果奠於何郎菊洲之靈几前曰嗚乎爾之病也吾以二月杪聞之爾時吾卽引爲憂後久不得消息疑家人以諱汝死故并書而遲斷之昨三男四男自吾所歸吾謂曰爾到家卽菊洲有他故必報我嗚呼詎知吾不祥之想卽爲汝必死之兆耶今年之春汝乞吾一往汝宅吾時適病聾不能如汝請而汝去吾家時吾猶嚴責汝以正不自覺聲色之厲也嗚乎吾知爾見吾止此豈肯於百年永訣之時而不予以一刻之溫壽耶吾年逾五十潦倒

桐華閣文集十二

五

奔馳不知人世有快意事惟吾家自曾王父以下年鮮逮兒女婚嫁者而吾與汝外姑得親見五婦二壻值歲旦兒輩更迭爲壽人日前後汝外姑卽倚門望壻常爲別具佳釀吾亦輟汝外姑所奉膳畱以待壻至而吾家頗蓄書五子二壻及一兄子一兄子壻張燈環案讀吾所講論者吾輒用爲笑樂謂汝外姑吾倘得一盂粥噉決不以千金易此一晌舍而他適已而又相與言吾家名福壽者無過曾王父母然子女之間尙有他故吾與若薄德其福壽萬不敢望然未必不櫻所痛也汝外姑輒怪吾過慮亂以他語嗚乎詎知吾樂無幾而吾所過

慮者竟在吾女耶吾行負神明至貽吾女以荼毒而因及汝冤乎汝之因吾而天也庚午之秋吾女別吾去時吾與汝內兄鏞俱秋試報罷瀕行流涕嗚咽勸不爲止蓋傷余之窮老且將羈役遠道而相見之不可爲期也自是吾由粵返湘吾之客歸吾女之歸甯期常相左而吾歸又常在歲暮春初復出不得一往汝家見吾女今五更歲矣而詎知吾女此後之見竟易裙布而襪經耶吾女歸汝在戊辰之冬吾初見汝怪汝神怯而色枯其後數見數不樂然猶冀其得至三十以上嗚乎詎知不樂見者今遂遽不得見耶汝父母老矣前妻子纔十歲

桐華閣文集十二

六

今惟倚吾女而吾女狀非永年者其又能爲汝撫此孤耶汝外姑自癸亥哭霖孫後常願無久居人世見可悲痛事今能不爲汝苦耶吾烏知吾之不更哭吾女而哭汝者之又不使吾哭耶吾又烏知吾之以憂爲食而不令哭汝者之還哭吾耶嗚乎汝靈未遠汝亦知吾之悲焉否耶

祭亡室劉孺人文

嗚乎孺人之棄我而逝也今十有六月矣此十有六月中余追念孺人所以勤其夫者不能以須臾忘也不能忘而求自盡於孺人者約有數端可爲孺人一陳之孺

人嘗爲余言我死後子必爲我文以述我平生艱苦余因狀孺人之實行以聞前巡撫吳公而爲之傳自信無一語虛美此余之待孺人以誠也孺人以余不遇貧賤至白首雖困不肯苟求人及其既沒余於所往還顯貴壹不訃告此余之待孺人以義也在禮未_滿妻廬杖余倚館爲生不得居廬而苴杖卽位躬拜弔賓吾鄉驚爲勑見在律期喪蓄髮兩月不預外事世俗沿官幕積習惟持服二十七日余遵律維謹長沙士族始怪而終信之古制今律嫡子先死嫡孫爲祖父母承重而不議及嫡婦之存沒余据有嫡子無嫡孫之義斷以統歸一嫡

桐華閣文集十二

七

嫡婦在者嫡婦之婦不得奪其姑之重嫡孫自服斬衰而孫婦自服本服夫爲妻期十五日而禫今變除之節久廢而余十五月之後以未葬喪主不得釋服仍素冠如未禫時此皆待孺人以禮而不敢或苟焉者也孺人遺命曰毋遠葬而今墓在二十里以外曰毋侈葬而今費在三百千之數非我也孺人之子也孺人之子欲盡心於死者不知於死者無益此檀弓所謂不知不可爲者也而竟爲之其愚甚矣惑於卜兆炫於飾觀余不能正之亦有過焉孺人不昧之靈果能知其孰是孰非而爲之然否耶余歲暮一歸仍居孺人牀榻中夜月色透

惟危坐欬喘迴憶疇昔病中孺人珍珍白髮攝衣敲火然燈就鑪持茗藥暱枕殷勤慰憫時凝睇側聽迄無蹤響然則孺人乃眞長逝不返不復與余相知矣余悼亡集句有云葬向青山成底物明年寒食更霑衣夫孺人在殯且不知有在室之余遠在青山更無論已余何爲而霑衣耶余又烏得而不霑衣耶嗚乎哀哉嗚乎慟哉尙饗

祭先從祖祖父劉氏妾文

嗚乎孺人之來歸吾從祖父大寧官所也時墀甫十齡大寧縣治後解前臨廢圃草樹叢密野趣可念墀塾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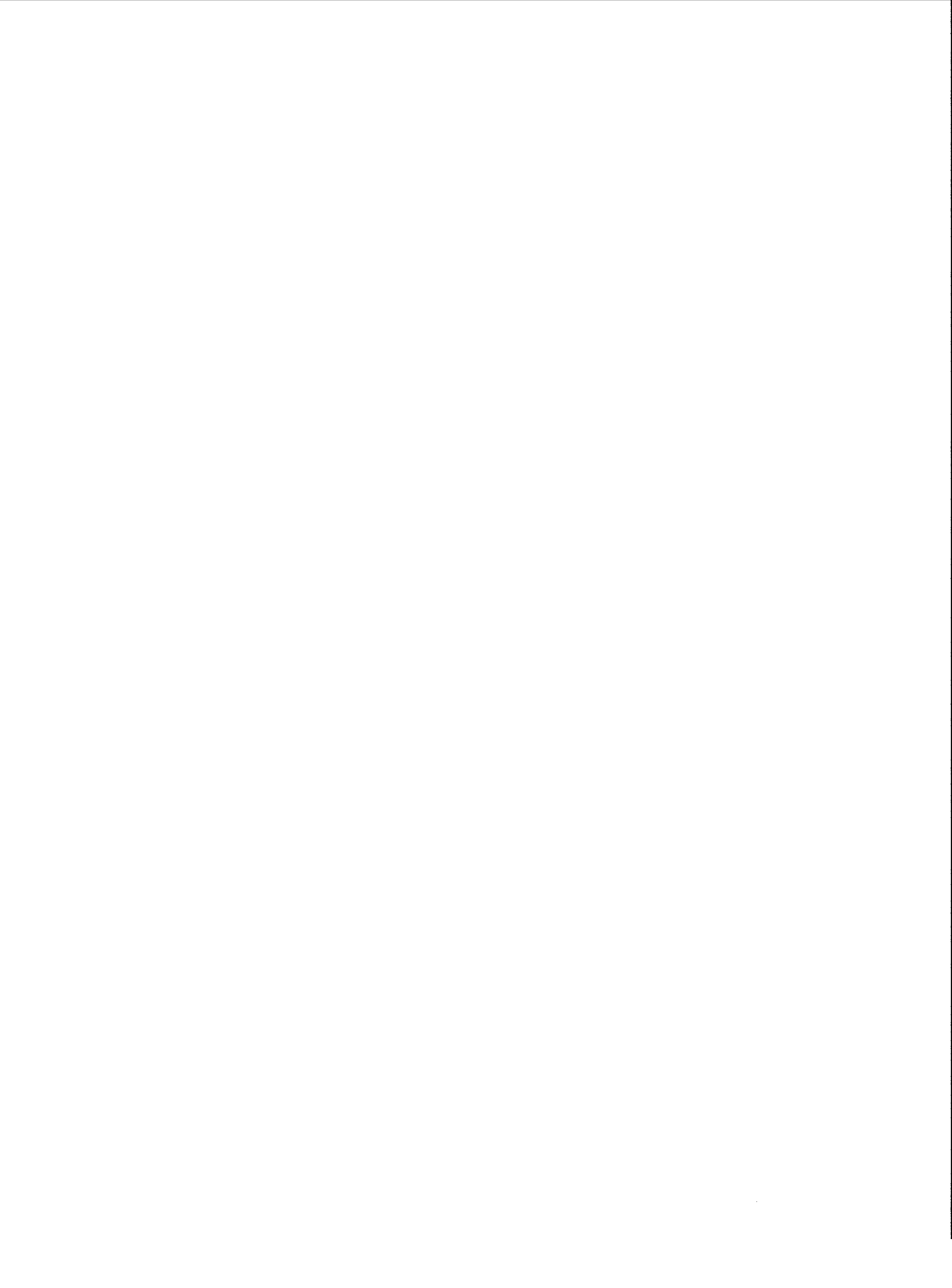
桐華閣文集十二

八

稍暇輒私往跳盪其間上下尋逐賭快趨捷諸幼婢及孺人亦間在焉孺人長余二歲耳然從祖見輒呵責之自是知男女之禮不敢雜坐立迄今六十餘年矣吾杜氏自儀爾公以下皆爲平恕堂子孫平恕堂別居數處合內外數十人其及見墀童穉與吾從祖之所以恩墀至長者今乃獨惟孺人一人孺人僅一女無子所依嫡子嫡孫皆先後物故自余移居今鈍安莊宅歲暮客歸往往命輿迎孺人以來余老妻與孺人同歲生頽然白髮數躬爲孺人起立行酒孺人素善飲酣輒談余兒時令余妻笑樂已又歎惜余之窮老且自顧其身之貧困

又不能無待於余而或繼以泣也嗚乎古稱三十年爲
一世大凡人家之興廢成敗速則十年以往遲之又久
亦不過一世或一世而稍贏蓋推移往復之漸自古及
今未有極而不返者獨孺人之於吾杜氏初覩其盛之
將衰身歷再世竟不一及見其由衰之盛疾病已甚尙
願緩數年無死以有待也是可悲已孺人有懿行撫無
母女過已出已見塋所爲挽語他日將爲文表諸其墓
有知耶無知耶塋以申吾悲而已嗚乎哀哉尙饗

澤雅堂文集



澤雅堂文集序

此總角交施君均甫之遺文也均甫負異才髫齡卽以能詩名少孤奇窘爲童子師以養母不數年入邑庠庚午登賢書兩應禮部試不雙遂遠赴蘭州投左文襄軍營留佐幕府薦擢至府同知戴孔雀翎旋因公鐫級時張勤果以副帥駐軍阿克蘇城出關五千里往依之勤果甚重之倚如左右手嗣勤果入都暨開闢山左咸隨其行俾總理營務積功迭保至候補道加二品銜越二年入覲爲部臣持其短長勤果具疏力辯奉

澤雅堂文集序

特旨以原官原銜發往山東補用初均甫在都因拂鬱病齒頰腫腐又誤於藥及抵山左勢加劇而月遽下世烏虜傷矣其所著澤雅堂詩初刻僅六卷其餘未刻之詩古文彙勤果爲付手民迨澤雅堂詩二集成勤果已騎箕而去文彙遂中輟未朞由其親串郵寄與余余乃函商老友潛圖觀簞念故交慨許授梓居然告成此編是也均甫自以特用道員得缺當易以爲真除後卽相招可遂聯轡之樂詎意竟成虛願良堪浩嘆至其爲文議論縱橫時露精悍之色蓋頗肖其爲人憶於弱冠時嘗屬余鐫小印曰我輩

豈是蓬蒿人惟念均甫以有用之才遽止於此雖未得展其抱負然是區區文字亦足以長留天壤均甫豈真蓬蒿人哉

光緒癸巳春王月凌琅

澤雅堂文集序

二

澤雅堂文集目錄

卷一 論說

論過

正矯

食報

天道

表微

防詐

旅說

蝗說

澤雅堂文集目錄

李德裕論

張居正論

卷二 書

上張副帥書

上張撫部書

復許萊盟先生書

復陳子餘書

復陳子餘論韓文書

復趙桐孫書

與陶方之書

寄龍仁荻書

復凌子與書

答凌子與書

復陳藍洲書

與人論文書

示彥貽彥振

復李學士師書

復李悉伯書

代張副帥復金將軍書

復王晉卿書

澤雅堂文集目錄

復張廉卿書

致尙雅真書

致尙雅真閣學書

復孫少襄書

與吳擊甫書

復吳擊甫書

致甯陽令書

復朱伯華書

與寶竹坡書

復李越縵書

復陳晝卿書

卷三 序

俞俞齋詩集序

一園詩序

廖鹿儕先生詩集序

王眉叔遺詩序

雙清仙館詩鈔序

霞蔭堂文鈔序

樹藝編序

送凌嘉祿之富陽序

澤雅堂文集 目錄

送李子長之廣西序

送鄧子柔序

贈王都司序

贈田子駿序

贈洪叔雨序

送李俊臣還京師序

送王金堂總戎還湘鄉序

贈吳恩榮序

別弟文

卷四 記

竹屋圖記

重建滕縣學尊經閣記

歸儒書院記

泉亭記

烏什二泉記

損齋記

重修大佛寺記

肅州昭忠祠碑記 代左侯

會甯縣新建楚軍中營昭忠祠記 代左侯

西甯小峽河新築南北兩關記 代左侯

澤雅堂文集 目錄

興福廟碑記

隴西縣首陽山新建清聖廟碑

贈內閣學士周公祠堂碑 代

龍洞佛峪游記

記猫

卷五 傳 書事

定海黃先生別傳

裘府君家傳

裘府君家傳

周處士家傳

奚疑傳 周農王漁陳長孺

程慶餘傳

石紹漢傳

潘錦芳傳

錢江傳

周洪彝傳

姚天保朱大斌傳

徐蔭培沈心燦傳

費鼎成傳 附沈阿良

沈如芳傳

澤雅堂文集 目錄

未絨傳

沈錦船徐榮桂傳

費徐氏傳

李彭三烈婦傳

姜張二貞女傳

書王世祐

書俞德和

書廖許兩知縣事

書吳守備事

書張仲子

五

書程子祥

記黃氏四烈

卷六 墓誌 墓表

姚子展墓誌銘

鈕右庭墓誌銘

朱叔壽墓誌銘

吳蓮舟墓誌銘

張仲厚墓誌

王定伯墓誌

刑部主事王君墓誌銘

澤雅堂文集 目錄

誥贈恭人陳母龍恭人墓誌銘

謝氏墓誌銘

姜孺人墓誌銘

蔣母墓誌銘

孫宜生墓誌銘

楊璞山墓誌銘

周氏姑葬誌

誥封朝議大夫候選訓導左君墓誌銘 代左侯

誥封朝議大夫湖南安化縣訓導梅君墓誌銘 代左侯

戴子高墓表

六

卷七 題跋 銘

劉平國跋

題歸安張氏所藏書冊跋

南薑分界圖跋

題樊謝老人自書詩冊

題登高圖

書蘇明允權書論孫武後

題王觀察所藏曾文正公手卷

書左侯墨蹟後

書姚子展遺文後

澤雅堂文集 目錄

七

院署賓座銘

卷八 祭文 哀詞

祭馮竹儒觀察文

祭姚春蓮文

祭勞季言文

祭戴子高文

祭鈕右庭文

祭黃西村文

祭旂文 代左侯

祭電神文 代左侯

告河神文

左子重哀詞

吳蘭皋哀詞

蔡元襄哀詞

澤雅堂文集 目錄

八

烏程施補華均甫著

論過

天下之無過者聖人而已下此皆不能無過其有終身
在過中而人覺其無過者鄉愿也聖人之無過全於德也鄉愿之無過善於飾也且聖人不自謂無過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人非聖人無由知聖人之過爾顏淵不貳過固常有過矣改之速而不貳耳孔子薦之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勇於欲改焉耳改與否未可知也孟子稱之若是者

澤雅堂文集

卷十

十一

何也崑山之玉而有微瑕焉瑕之外猶是玉也磨而治之去其瑕焉亦可矣以為瑕而棄之必求所謂無瑕者吾慮其得砥砮也蓋無瑕者天下之至寶而反可以廣託者也然則觀人者當知觀過矣過之中有顏淵有仲路有非顏淵仲路而可以為善之中人過之外一聖人眾鄉愿而已聖人者千百歲而僅有者也其求於人者必聖人而止其得於人者必鄉愿而止矣棄顏淵仲路與凡可以為善者而得鄉愿吾見其惑也鄉愿可以無過必不能為善者也夫無過而不能為善與有過而可以為善君子辨之矣是故責已

以嚴而論人以恕

正矯

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若為勿聞也者而過之弟子問之曰親者無失其為親也故者無失其為故也孔子之親故有不孝若是哉非也彼疾夫禮失則偽世之治喪者徒以外飾也思以其身矯之哭云乎哉雖歌亦可矣致其情所以盡哀也哀云乎哉雖樂亦可矣忘其情所以觀化也矯禮之失至於廢禮而任情冥情而乘化視送其母之死如送歸客焉高明之極入于異端愈矯而愈失者也莊周之書有曰哭

澤雅堂文集

卷十

十二

踊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又載顏回問於孔子曰孟生才母死而不哀而以善喪蓋魯國孔子曰孟生才盡之矣進於知矣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始原壤殆其流亞歟夫先王之制禮也於喪事為加詳至於嚴親之終尤為喪事之大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盡其哭踊之節衰經隆殺之義而後天下有父子也以禮為偽而一決其藩猖狂恣睢之行足以亂天下矣禮也者制情者也情也者制而後可用者也情不受制而放焉其上智為異端異端亂天下之郵也然則孔子奈何曰喪與其易也甯戚救禮之偽

而示之眞也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絕道之歧而守其正也所以治異端也於原壤存其親故無望於親故之外也亦以治異端也微言爾他日夷俟則曰老而不死是爲賊顯言爾春秋之作也微而顯志而晦於原壤施之

食報

同治十年四月今副帥張公攻甯夏之回破納家四堡俘其衆三千人張公擇壯佼善戰者殺之問其餘曰何故復反曰久與官和矣陝賊西來主者恃之故又反公曰汝輩故百姓也抗官曰反從官曰降誰與

濼雅堂文集

卷一

三

汝和敢言和者斬旣而復言之公怒以屬諸將諸將恨士卒之死傷也將盡戮之桐城汪君景度方襄軍事趨告於公曰如賊言殺之當雖然不肯言降而言和與不知言降而言和半焉必有以辨之多殺何爲公曰諾一一自鞠之釋其老幼婦女凡活八百餘人光緒八年三月公以語補華且曰汪君有二子賢而能文聯翩入庠序矣將食活人之報乎補華應曰然退而告人曰亂民擬敵國狂悖甚矣借曰無知誠而不改正其名而殺之義也憫其愚而救之而聽之仁也義終於仁台天道焉其應食報均也汪君先之耳

無張公之義而有汪君之仁不足以止亂天道

客問於施氏曰李兆受詹啟綸陳國瑞三人者皆爲悍賊皆降皆好殺人皆立功皆獲罪兆受啟綸皆以誅死國瑞遣戍黑龍江病卒

朝廷復其原官建祠立傳其始皆同禍福之終何異耶施氏曰嗚呼此可以觀天道矣啟綸之事吾勿能詳兆受則方其爲賊賊也及其爲將賊也至於黜而爲民猶之賊也好亂樂禍濟之以貪行之以狡不受誅無天也國瑞雖號好殺其隨僧忠親王轉戰河南

濼雅堂文集

卷一

四

山東忠勇無敵使忠親王不死國瑞久受駕馭功名成就可量哉不幸軍敗王薨並時稱帥無能用國瑞者抑且忌之賊平而身廢矣又以袒啟綸之故深致其罪而遠戍之夫憑意氣然諾而不衷於禮與事勢異而疑忌衆不知所以自斂僅武人不學之失耳然其生廢也無怨言其遣戍也無違命其在戍所俄夷內犯憂憤流涕以至於死豈兆受啟綸之用心哉莊生有言天之於人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兆受啟綸之天賊以賊報之國瑞之天忠以忠報之所以見天道也曰是則然矣兆受啟綸悖虐無道科其死罪

歲月有之皆以倖脫若天相焉而死於小罪何耶曰人之凶穢與世之亂氣適然相值天亦不能遽取而徐待之以熟其惡而盈其貫乘其既衰以致罰焉而國之刑以及之自古以然豈唯兆受啟綸然哉亦所以見天道也若夫以國瑞之忠而終已無後則好殺人之故也天於國瑞各施其賞罰而無頗焉而兆受啟綸求一日病死而不得疏而不漏焉可誣哉客退而告人曰吾乃今知有天道

表微

或問曾子之妻爲其姑蒸黎不熟曾子出之有諸曰

澤雅堂文集

卷一

五

於情事有之曰蒸黎不熟小罪也爲妻而至於出大罰也加小罪以大罰可乎曰此曾子忠厚之至也曾子之妻必有大不得於其姑者姑性之嚴歟婦道之悖歟不可得而言也曾子若據是出之其妻蒙不順之名不可以反歸不可以更嫁生人之道盡矣豈以處棄婦而安慈母哉唯是蒸黎不熟以爲事姑不謹失之小者耳由是以出謂曾子薄於其妻亦失之小者耳其事可原其名可受以小失掩大惡非以小罪加大罰也棄於夫家猶可以母家也誓於曾氏猶可以他氏也絕其爲婦不絕其爲人故曰忠厚之至也

若由其迹觀之里巷狂暴所不爲而可以疑曾子哉防詐

左文襄公重人勤苦之行爲陝甘總督有秦州知州彭某垢衣惡食堪人不堪出無軒蓋跨蹇羸從羸僕蹠躅鄉邑間文襄稱之曰此廉能也官事必右之而下攘上許僚長以目有夫通知縣邵某師彭之爲而加甚焉文襄稱之曰此廉能也官事必右之而下攘上許僚長以目兩廉能者後皆以富歸及討新疆之回移軍肅州闢地十數畝以爲蔬圃而令材官爲之備文襄旦起治文書接賓客倦則扶杖游於圃有材

澤雅堂文集

卷一

六

官吳某者時文襄之出矮衣解屣擔糞趨過其前他日時其出日其糞而燥焉他日時其出水其糞而灌焉他日時其出土其糞而掩焉文襄目中無勤苦如吳某者用爲肅州金塔副將其後以賊敗

旅說

易旅卦外離內艮離火文明艮山阻止才士而爲羈客當之旅之道喜柔而惡剛乾寄坤家而失其勢剛不可用也互巽與兌巽爲順兌爲悅客順而主悅安於所旅是故柔者吉也三在下卦之上四在上卦之下似客之已貴而未尊者以九之剛其氣甚亢三地

危故旅焚其次喪其僮僕貞厲四位僭故旅於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三以亢遭窘四以亢取厭也上與三應而又用九焚其巢猶焚其次也以其自居益高故謂之巢而鳥之先咲後號則以猖狂見辱悲生於心喪牛於易凶則弁其任載行李者失之所喪不止僮僕矣愈亢愈窘見逐而無所容之象故剛不可以處旅也六二柔居陰位旅卽次懷其資得僮僕貞六五柔居陽位射雉一矢亾終以譽命柔居陽位猶獲譽命則反是者可知矣然稍見其才而射雉卽有一矢之亾旅不可以負氣爭不可以見才巽之至也唯

澤雅堂文集

卷一

七

柔其氣不當卑其志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又以柔失之而豈巽之謂哉大抵其氣愈亢則其志愈卑外強者中必乾故困於旅則一也有才士爲羈客者以亢見罪施子冀其以巽自免也作旅說貽之

蝗說

光緒戊子余在濟南自三月至於五月不雨麥收甚薄畝不過畝斗黍稷之苗日以黃萎禱祈無所應蝗子蠕蠕出土中已而生股而行已而生翅而飛其飛蔽天而下當所下處黍稷之苗立盡愈捕愈衆民仰天而哭六月三日雨蝗不能飛宛轉泥淖中遂與泥

原書闕

澤雅堂文集

卷一

勝於朝廷不知去其忮心抑其盛氣披其黨而安其
仇使不快心於報復救時之相得以功名終焉醫之
技拙匪徒藥之性偏也使德裕得遇太宗封倫魏徵
各有位置安能與僧孺宗閔互爲報復哉且盡其才
識功名所至甯止於是乎惜乎德裕之峻品而遇武
宗之庸醫也吾觀德裕於穆敬之朝雖在外藩不忘
忠諫其獻敬宗丹辰六箴尤得引君當道之意是未
嘗無道德者特以涵養未深恩怨萌芽不能悉去及
其入而輔政權勢益高德裕之黨又從而構扇之毒
發於心莫能自制任德裕者又不知所以制之以致
澤雅堂文集卷一 九

反而自中其毒功名不終虜黨益起身與國咸受其
累焉嗟乎有救時之才而不獲竟其用其人之不幸
亦其國之無福也使武宗有以制之貞觀開元之治
不覩於會昌哉故吾於德裕之事不忍咎藥而咎醫
張居正論

任天下之大事者負天下之大才者也然有其才而
氣亢不能下量隘不能容則適爲天下樹攻擊之的
矣其間復以偏心私意施之於事則慮攻擊之未力
更遣之具矣若是者勢力雖厚功名雖高未有不終
於喪敗者也昔者蜀諸葛孔明受遺輔政官府內外

一身任之上自後主下至老臣宿將帖然無有忌疑
之意身死而名德益長是挾何道哉澹泊甯靜不以
盛氣加人也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不以褊量自用也
放李平誅馬謖一本天下之公而府無餘帛庫無餘
財不以偏心私意施之於事也夫大才者小才之所
忌不才之所懼也萬金之子恃其豪富德惠不及於
鄉隣則羣刺其陰事而證之必破其家始快也吾觀
張居正之相神宗十年之間尊主權課吏治弭邊患
裕國計循名核實起衰振墮萬里之外號令必行不
可謂非天下才也然方柄圓時劉臺劾其專擅余懋
澤雅堂文集卷一 十

學識其煩苛吳中行趙用賢於論奪情之事詆其忘
情貪位及身歿未兩年言者蜂起遂發其交馮保陷
遼王之罪盡奪爵謫籍其家而戍其子而後世日以
權臣以吾論之專擅煩苛之論不足以服居正之心
而奪情之事居正亦有以自辨至交馮保陷遼王事
雖有迹亦不如言者之甚唯其氣亢而不能下量隘
而不能容有以撻天下之怒而釀其攻擊身死名裂
其罪遂至今莫白也何則人臣遭國不幸輔幼主總
大政無所作爲則天下漸即於亂而已受推諉之罪
有所作爲則天下雖即於治而已受專擅之罪夫伊

尹之相太甲周公之相成王天下政令一出其手雖
仲虺有所不與召奭有所不喻由其迹觀之亦不免
於專擅也然考其用心察其行事唯有益於國家大
計而已無所私故至功成論定謂之任重不謂之盜
權劉臺劾居正逐高拱用張瀚贈朱希忠王爵誠亦
無可解免然其他作爲有益於國家不少是猶公私
相參功罪相抵雖不類伊周之任重亦非同莽操之
盜權也至謂作爲煩苛欲繼以寬大之政則尤不達
時務之說夫居正舉先代成憲挽當時弊政非若王
安石之變新法也明之中葉士大夫習於一切苟且
澤雅堂文集卷一
十一

事史謂居正聞父喪帝雖遣使慰問未嘗有意留之
居正自以握權久一旦去位恐人謀已侍郎李幼孜
太監馮保遂承其意以中旨奪情天下後世用以爲
居正罪此史臣厚誣之辭不可信也按太岳先生集
載居正聞喪疏請終制者三帝留之亦三每留益切
要以先帝之付託動以藐躬之幼冲並述兩宮太后
之命聞居正去位若嬰兒失乳皇皇求其慈母者其
書具在可以覆按豈得謂無意留之耶至請之不已
乃遣太監魏朝與其子嗣修馳往治喪其後居正歸
葬又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趣還朝由此觀之當時
澤雅堂文集卷一
十一

天下當益進於治有斂抑之意誰謂之專擅有從容之時誰謂之煩苛至於奪情被論當請帝明諭廷臣述所以再三留之指達一己之隱衷而不拂天下之公義則如居正者天下將信爲社稷重臣矣彼結內侍陷親藩誰肯攻之身後以與大獄哉且吾觀太岳先生集其與內侍書札皆能規之以正爲馮保作生壙志亦以忠真相諷遼王自以罪廢居正始終未嘗坐以謀反若謂洪朝選往勘不希居正指羅織是時居正當國何難更遣一心腹按之至王妃所奏府中金寶盡歸居正及籍居正家并其親族所有不過黃

澤雅堂文集

卷一

七

金萬兩銀十萬餘則事之有無不待辨而明矣故曰不如言者之甚也抑吾聞之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主必先疑而後讒入史言居正侍講筵帝讀論語勃如戰色譎勃爲背居正厲聲訶之帝爲驚起則當時帝之敬禮居正制於太后而有然而心之疑忌固已甚矣霍光得禍萌於宣帝之如芒刺背李德裕得禍萌於宣宗之毛髮灑浙居正得禍萌於帝之聞聲驚起是氣亢之爲害更甚於量隘也不然帝雖無道居正以師保之尊功在天下豈得因羊可立江東之一言遽籍其家戍其子哉

語記孔子君在踧踖如也與

上大夫言闇闇如也秦誓曰若有一个臣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世有如居正之才者乎願持此語戒之

澤雅堂文集

卷一

十四

烏程施補華均甫著

上張副帥書

新置貿易各外部其顯隸於俄者塔什干安集延而已此外布噶爾愛烏罕乾竺特巴達克山克什米爾之屬在中國皆有羈縻勿絕之義而沿邊西南布魯特西北哈薩克尤外部之最近者今俄人行貨天山南北得免稅釐而各外部則否是俄人獨獲贏餘外部無不折閱矣何待俄人厚而外部薄也俄人敵我者也外部附我者我之敵我者所敵者我之附是謂駢

澤雅堂文集

卷二

一

拇枝指連無用之內割以益人之食也且外部之附我者能甘心折閱乎諸夷性情唯利是視苟見俄人得免必折而附於俄凡非俄人皆俄人也凡非俄貨皆俄貨也甚至纏商華商之黠者亦假借蒙混於其中中國辨之俄人底之恐其生釁又強聽之為附中國利乎為附俄人利乎從此堅其所嚮矣故失物稅尙小而失人心尤大孟子曰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今為俄人毆各外部與纏商華商而歸之是籌邊何策也各外部歸之新置之手足痿纏商華商歸之新置之腹心傷人苟手足痿而腹心傷有

不僵仆者乎直立而俟之耳噫嘻新置無十年之計矣居今救之之術獨有仰乞

天恩明降

論旨謂新置通商辦理之始陸路廻遠

運載綦難宜廣招徠且存體卹凡貨之出關者進卡者兩年為斷概免釐稅兩年以外一例徵納云云則朝廷之恩無屬不被非為俄人劫持而然也 國體存人心服敵計窮邊事辦矣事理明白聽者易從一疏爭之可允也公以為何如

上張撫部書

一昨以覆陳河務屢與公爭非好爭也重大之事而

澤雅堂文集

卷二

二

親厚之情心有幾徵之未安求嘿嘿而不得也况補華所爭意不在河務一疏公以布衣徒步奮起光固之間為令牧則有治績為將帥則有戰功吏才兵略國論民譽二十餘年以前天下稱張某者固以為當今奇士轉戰而西甯夏悍回禽獮草薶出嘉峪關規復新置西至漢書温宿疏勒之地誅其酋而安其眾關其荒衍養其瘡痍正其風俗誘之以禮義鳥言獸面之民信極而感生畏終而愛切安集延俄羅斯外國商民咸受約束馭兵之肅責吏之寬待士之敬新置三帥而人心仰服獨有一張是殆名臣之選奇士

不足以盡之萬里徵師宿衛京國忠勤恪慎兩
聖歎之王公大臣執手推慕曹部賢能翰林尊宿寫
誠報禮日接於門此必蓄積於中而後傾動於外者
進秩尚書換職巡撫簡自

帝心而有視河之命補華不必上方古人請問咸
同已來三十餘年達官貴人現今在者才能譽望以
及際遇之奇如公凡有幾輩然則公之恃以不朽者
多矣大矣精神智慮當留以報國救民慰天下之
望者用至廣矣事之小小其於精神智慮宜有重惜
而無輕耗沈慶之有言當問奴織當問婢疏奏書

釋雅堂文集

卷二

三

問幕府文學所司耳公但以此以意使好爲之而討
論其未合者幕府文學用專一之技盡營造之功必
能悉如所指何事濡毫伸紙與爭勝於文字之間且
文字之事在乎操之者熟操之未熟而急求之於意
於詞於氣必有信於心而疑於手神煩志沮終亦未
工耳夫幕府文學何必不爲公屈伏所可惜者精神
智慮止有此數於小者竭之將於大者遺之耳爲公
今日計獨有治文書接賓客之暇息心清坐使一日
之中精神智慮勞有所休消有所長則誠不朽之助
耳疏奏書問縱能極筆舌之能於公何加毫末哉舍

其所以在彼而勤其所以在此少爲奇士壯爲名臣
及乎將老日不暇給復與文人爭翰墨之長天下將
笑爲以不朽之大易自用之小也公亦爽然自失矣
無任冒昧不宣

復許萊盟先生書

正月之初捧誦賜書循環再三且愧且感伏維履道
貞吉既壽且康補華自去歲秋間常常小病心煩口
渴通夕不寐治之時止時發積至正月中旬傷寒大
作醫者又誤用附子乾薑遂至增劇比來服湘陰焦
君之藥疾以漸減然諸患雖去以前藥傷損少陰喉
痛便結久而未解以此爲凡爲天下之事者苟誤用

釋雅堂文集

卷二

四

其方未有不見禍當時遺害他日者也以強失之者
誤用熱劑例也以弱失之者誤用寒劑例也今國家
治新疆待俄人殆誤用寒劑矣疆臣如劉如金如張
皆兵力強盛可戰可守而又明於和夷之利害然三
公者可以論病而不能主方其主方者使臣與樞臣
而已俄人日交還伊犁宜償兵費盧布九百萬則日
如約日伊犁回人願爲俄屬聽其於三年中遷徙則
日如約日交還伊犁後俄人須駐兵一年保衛遷徙
之民則日如約日阿爾台山喀喇庫爾納林橋諸地

宜歸之俄則曰如約曰俄人於天山南北行貨暫免
稅釐則曰如約曰喀什噶爾吐魯番嘉峪關須設立
領事則曰如約如約者主方者也每主一方則益一
病今日如劉如金如張分鎮兩疆但能保身之不死
不能救病之不加異時和議成而班師詔嗣其後者
苟非其人本病既深他病雜出必不可為諱矣嗚呼
補華之病誤用熱劑者也所幸有焦君者挽回於其
後故去病速而遺害小 朝廷之上左右用事之大
臣獨無如焦君其人乎而忍視俄夷之病新疆也補
華在新疆僕御侍疾之視耳非唯不合主方抑且不

澤雅堂文集

卷二

五

敢論病獨以病之進退為心之憂喜惓惓然日虞其
亟已耳承示歸老以後所得詩篇至千餘首之多養
冲宣鬱却病之一方也俟之異日願註疏以傳之
復陳子餘書
惠書拜悉執事於萬里之外百事之旁伸紙和墨與
蕉萃故人相應答言之而極其文文之而盡其情而
於補華之所遇尤為徘徊嗟嘆致疑於天之相忌感
與慚并不可名說雖然天之於人凡所以屈抑而挫
折之者將有所成非有所忌也其或感奮而興或伊
鬱以死則視所稟之堅脆能受此屈抑挫折否耳風

霏之所加蒲柳先零而松栢愈茂豈謂天之有忌於
蒲柳也夫人所貴者功名祿位而已行誼文學而已
持我之志與氣與屈抑挫折之天相支拄而徐俟機
運之轉機運而遂轉不有得於前必有得於後也機
運而未轉不有得於此猶有得於彼也夫蒲柳之不
足以成天固無如何矣自司馬子長韓退之柳子厚
之徒出疑於天之忌才著之文字自補華觀之天工
人代人苟有才天之所助何為忌之自去其所助耶
欲其相助則期其有成出此屈抑挫折以為成之之
具不知者見為相忌而已矣嗟夫號物之數有萬人
居其一號人之數萬萬補華居其一夫於人數萬萬
之中如補華之陋不足以相忌甯足以相成而屈抑
挫折如是其不偶然也補華敢致疑於天哉承示云
云甚感甚感異時折羽翔而損鱗縱執事之賜也暑
月至矣凡百珍重

澤雅堂文集

卷二

六

復陳子餘論韓文書

惠書十誦具悉一一就中述曾文正語謂善學退之
者莫如王介甫名論不磨十分佩服退之自云非三
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故其於古人之文無所不學而
融洽變化自成一家書之諧誓詩之雅頌周官之攷

工爾雅之訓詁春秋三傳之屬詞比事孟軻荀卿氏之議論屈原氏之哀憤莊周之荒唐司馬遷班固氏之史才董仲舒氏劉向氏之學術揚雄氏之文章讀退之諸文往往遇之而要非古人之文退之之文也所謂攬羣言之總起八代之衰此歟退之傳李習之張文昌皇甫持正持正傳來無擇無擇傳孫可之習之無退之之奇傑而蒼渾類之如梁父之於岱也持正專學奇傑巉削而無厚氣可之專學巉削狹小而無高識其在退之之家不爲嫡子家孫宋初學退之者爲穆伯長而歐陽永叔書舊本韓文後自謂得退

澤雅堂文集

卷二

七

之真傳然觀參軍文集無五代習氣已耳豈能高步退之永叔俯仰揖讓有李習之之態蘇明允常稱之以視退之筆有剛柔氣有陰陽詞有繁簡神與貌均不能合介甫遶勁故於退之獨近退之學古人盡得古人筆法介甫學退之半得退之筆法退之健勁而骨肉適均介甫則骨多而肉少其轉折頓挫雖似退之往往筋橫氣促無舒卷自然之樂然其造詣所至已足以敵習之可謂韓門兩大宗矣明人羅圭峰今人張皋文皆力學退之者其病在痕迹未化桐城自方靈皋以下皆知推重退之然桐城一派實導源於

歐曾託之退之以取重耳其筆其氣其詞固不類也魏冰叔有言韓公是山分文字峰巒峻峭歐公是水分文字波瀾動宕爲持論最平附去別弟文一篇近時所作亦學退之者也乞爲審定

復趙桐孫書

文字之難晚而益信小時作文氣高志盛妄謂古人不難到及年稍長而學漸進則視去古人尙遠學愈進則視愈遠視愈遠則心愈降將策日夜以幾之而年運已往神明將衰人事相牽又層出而迭起今日取前作詩文觀之多有不於意者已且不自賞何

澤雅堂文集

卷二

八

況他人乎何況天下後世乎若夫異日之所至則又可觀矣然則士不幸而以文字傳其學力之專一猶不可以假易也愛伯所稱殆其私好耳以補華自視良用欲然左右近著安得一一讀之問學造詣必有十倍於補華者至於歉不自足之心知彼此一致也愛伯讀書所得散見日記中編輯頗非易事所作詩文亦無定本去歲在都勸其早自部署文學甘苦寸心自知非後人所能盡喻也嗟夫俯仰古今蓋有功名之會士不賴文字之傳豈非甚幸歟比來精力能否如初手此敬候興居

與陶方之書

王君之才之識之氣之言論之文學補華目中未見有過之者十數年來足跡徧於秦隴滇蜀之郊西出嘉峪關七千里南出鎮南關二千里所至名公鉅帥皆待以奇士所任皆軍旅之事凡與王君同時者人材之視王君十駕而不能至名公鉅帥之待其人亦皆不如王君然比比得官以去小大不同各如其量王君今年四十又八獨無成就又無所賴以老於家夏間求食至山東張公待之甚厚補華與深交所以爲謀亦至迄無成就如故補華自論生平可謂困矣

澤雅堂文集

卷二

九

詎意猶有如王君者今日之燕來謁左右其意亦無幾求欲就本班引見到省以閒曹終老左右能助其成否耶王君奇士也思以閒曹終老而猶待左右之助吁可悲矣然誠得所助而棄奇士於閒曹中此不獨爲王君悲也唯左右所以處之

寄龍仁荈書

前讀邸鈔知執事以尊甫之喪去官七月中又遞到訃音夫執事奉尊甫之命再任隴西日夜孜孜求古人所謂顯揚者報之而千里之違一日之變至於醫藥含殮之事勿獲躬親此其悼心失圖悲傷號慟豈

有虛詞可以解慰耶補華所最不然者節哀順變之

說嗟乎生人之變有大於喪及父母者耶委心而順之視父母之歿如夏之有冬晝之有夜是孟孫才之居喪而後世阮籍陳壽之徒用以得罪名教者也孝子而忍從此說耶爲此說者導入於用情之薄趨禮之衰慰之者小而陷之者大豈居心忠厚之君子耶權焉而得其中期不滅性而已滅性則傷身傷身則致疾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長逝者之心與生存一也變不能順而性不可滅執事亦權之可矣湘中人云尊甫經營家事克儉以勤不使官中錢不用官中

澤雅堂文集

卷二

十

物貽書執事勉爲循良審是則尊甫居心行事匪獨垂示子孫天下爲人父者皆如尊甫之教子爲人子者皆如執事之事父先生長者坐乎庭戶之間而河山千里之外風行而德被此豈僅家之賢父已耶誠得當世名公蓄道德能文章者紀其事以傳之以釋執事之哀而爲世之封君勸也豈非顯揚之終事耶喪之所歸衣服錢財皆執事家中所有用敢以書唁之補華近狀執事在艱危中亦不欲相告也伏維鑒

復凌子與書

手書敬悉附致復公一件亦即日送去云待張運使抵任方爲作書先是子中有求於叻公致書張運使亦至今未作以此歎淵明所謂力耕不吾欺真有味乎言之也天下唯力耕之事求之士不求之人求之而得顆粒皆我應有而土不居功吾輩未習其事誠悔之矣而數年以外又不知節衣縮食爲鄙夫纖悉之計至於垂暮不免有求於人雖所求無幾所求之人亦當世之賢者猶若不得已而應之則夫士之食貧而居下者屈心抑志俯仰於今之世也亦可悲矣士於當世之賢者猶且屈心抑志俯仰以求之則使

澤雅堂文集

卷十一

七

奔走於小官而遇不知誰何之人居其上欲有求焉又可知矣補華重於仕進之心又因兩君而見也嗟乎孰不使人求我而我求人也耶先此奉答不能酬縷見子中請轉告之

奮凌子與書

子與足下兄來七書第去四書凡所欲言者一一具復矣承論漢宋儒者之言並詢弟讀書所得竊謂讀書所得不可以口言也獨可徵之行事凡行事公私之心抑抗之氣高下之識寬隘之衷絜其之前後而有異焉且所謂公心抑氣高識寬衷有之於已而

不襪之於人焉則讀書之所得可知矣聖人沒而大道湮七十子之徒止各得其性之所近至於漢宋儒者時與道合時與道離是非恃有勝心欲於考据訓詁義理之三者杓其一焉著書傳世則誦其所言爲我行事之證舍其不安於心者可矣無暇爲兩家別異同定是非也是故讀書所得爲已而已以爲己之疏密驗所得之存亡以是終吾身焉豈能外行事而空言之哉謝城先生詩弟曾見其手寫本學人之言與嘲風弄月者根柢不同藐翁序文質實稱是姚春木所輯國朝文錄有大字本乞購一部寄來

澤雅堂文集

卷十一

七

復陳藍洲書

闢展之事足下但見彈章故前書有追咎之詞是非日久而愈明此事之有無凡湖南北江左右浙東西文武將吏游士遺卒自南置歸者道出武昌足下執一人以問之卽知其誣不待華之再辨也至於左相見劾華亦不甚憾之韋處厚在中書而爲裴度所逐裴度固君子處厚豈小人哉一時之偏聽賢者有所不免耳若夫讒人側目鍛鍊媒孽又自古有之蠅之汙蛇之螫虎之噬非有憎於人其天性然也造物至仁不能使蠅與蛇與虎不並生於宇宙之間又不能

生不汗之蠅不螫之蛇不噬之虎易其本來之性天且無如何而況於人哉避之不及避適與之相值亦命而已矣所可喜者華雖遭此摧折平生剛正之氣未嘗少餒將來以此任艱鉅成功名或再以此賈禍皆不可知要無損吾胸中之浩然也豈以一蹶遂委蛇隨俗哉其間默自觀省凡一言一動偏激不平之處則旋發而旋改之激則非剛偏則害正氣質所累不可不除耳苟據義理之至足則鐘鼎在前刀鉅在後不足以動吾心而挫吾氣蓋有以持之矣足下善良樂易情性自然但未知外物之所震能勝與否耳

澤雅堂文集

卷二

三

數十年來天下士大夫以柔利畏慎爲賢而不貴骨鯁之節故不足以當大疑大難天下日卽於敝必有人焉支拄於其後而後可勝天下之變有其具無其時命也有其時無其具耻也與足下勉之而已

與人論文書

吾輩文字所以不及古人信乎術業淺才力弱也其大失在一篇之出必求勝於今人伸紙把筆悉心營度於意於詞之近且易者務盡去之用以奇古取勝及乎文字之成反與事理相遠夫文字動人正在能盡事理耳事理具於人心或不能詳之於口取於人

心注於我手勝彼口所自道焉則天下之至文在是矣若與事理相遠文字雖工如剪綵耳蟲魚草木安有生機哉退之作文最號奇古然集中書札往往如家人言何嘗嫌於近易也自後吾輩作文先治矜心勝氣推究事理力求其是斯得耳鄙近易而慕奇古殆觀乎其外者也

示彥詒彥振

吾幼時讀書鄰塾朝往暮還吾父設一撲滿於臥室之隅日令投錢五十文積至一千則以索貫之別儲一處常時紙墨之費則取諸此至端午中秋以及臘

澤雅堂文集

卷二

西

盡以爲先生束脩之敬或薪米不給移用此錢臨時典衣以足其數或取吾母絡絲之值足之吾讀書至苦知其至苦心亦至專今所成就撲滿之力多也汝兄弟暖衣飽食延先生於家而日荒於嬉是吾前日以不得讀書爲苦汝兄弟今日反以讀書爲苦矣逸居而無教禽獸何遠乎今以此事告之懸諸壁間日一省視能戚戚於心則進矣如猶日荒於嬉頑石而廢井也下愚不移亦已焉哉壬午十二月喀什噶爾軍中書

復李學士師書

張季芳還伏讀賜緘及與張撫部書敬承種切並示
八月間料簡入都無任喜幸補華在此間遇廣東京
朝官語及海防莫不謂吾師左右薊帥持噐之歆厥
功甚大而於籌餉一端亦受鄉人厚謗補華謂自古
賢人君子可以致天下後世之尊推而不能獲鄉曲
之譽與免鄉曲之毀鄉曲者其迹狎其意私可以徇
俗情而不可以行公道者也况里豪市僧錢財重而
性命輕勢利厚而忠義薄常時宴巨商饋貴客百品
之陳千金之贖選伎徵優張嬉設博無所顧惜彼用
以爲餌將五倍其出十倍其入也至鄉里小小旱澇

澤雅堂文集

卷二

五

以及恤寡存孤欲其少出對粟已如拔毛割肉其痛
在心若夫國家有大征役中土之憂外夷之禍給軍
興備邊急使分十一而助之則與其捐於官毋甯劫
於賊財未聚而謗已騰矣任其事者復爲同開其井
之人則結怨尤甚或至以不肖之心度之性不忠愛
俗不長厚難莫難於居鄉居鄉而籌餉又難之難者
也然方事之殷羣搖衆懼吾師荷

國恩之重高士望之高承友誼之誠而際財力之竭
欲不爬羅剔抉任千百里豪市僧之怨以救一省之
危徒以出師命將有事贊襄是工於避謗巧於居功

上負八國而下負民者也有識之君子所以曲諒其
心深服其事實不在彼而在此今者和議已成防軍
已撤狡夷窺伺雖不可知數年之間冀可無事幸於
其間少得休暇儲我才力志氣立乎其旁以審天下
之樞紐事至則起而執之此吾師今日事也賜緘所
及已盡出處之宜補華復云云者慮爲薊帥牽引未
能果決耳幕府省事省補華得以閉戶養心稍求實在
旦晚望吾師來如赤子之待慈母也

復李恣伯書

惠緘拜悉伏維道履安適甚慰甚慰今日治河安有

澤雅堂文集

卷二

六

奇計一如尊議通海口疏河身培官堤固民堰而已
就現有之財力指付得人四役並興各求其效古人
之下策今日之上策矣叻公老於事者補華爲人佐
亦有閱歷皆不主非常可喜之論也承示補華出都
後常時有往還者頗肆譏議此殆無可較計者今日
如得左右二詞之譽一字之毀則當瞿然於心何則
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譽與毀足爲輕重也其他相知
未深如補華之疏容貌詞氣必有不及自檢者以是
詆議何以自解免乎且京師士大夫游處宴飲往往
形容人短以相咲謔不必不足於心而故不足於口

又其習俗然也聞焉而怒誠淺甚矣反而爲仲山之喜亦非其情實也直如飄風墮瓦偶然被擊已耳西山夕陽其言悲愴獨不有古人之晚遇乎一日未死事未可知政須自壯其氣與年運相支拄耳弟服去官猶古之道京師人議論得毋如子厚所云孫昌胤之行冠禮乎補華今年五十有二不爲甚老然憶八九歲時隨先子過從里黨里黨相待白鬚髯者如孫黑鬚髯者如子無鬚髯而壯者如弟自視最爲卑幼忽忽四十年僅如一昔遂盡反其僞謂人弟者漸而弟人人子者漸而子人人孫者漸而孫人輩行尊而

擇雅堂文集

卷二

七

左右清羸益以傷感甚以爲念代張副帥復金將軍書承示伊犁舊壤俄人於二月四日交還麾下卽於二十二日整軍前進營度一切事宜并分布後路各軍使數百里間銜接一氣甚善甚善伊犁淪陷一十八年向時土著之纏民中原十五行省遣戍之罪犯索倫錫伯察哈爾以及綠營駐防換防之兵卒中原貿易之商賈與此四者室家子女肩摩轂擊充於九城之中自更喪亂饑饉刀兵流亡疾疫死者十之七八幸而尙存少者已壯壯者已老一十八年之間內

擇雅堂文集

卷二

六

受漢回之侵欺外苦俄夷之征斂剝膚椎髓以爲供給吞聲飲血偷延視息盡困苦極矣今得重爲王人如昏夜之復旦如爲奴婢而遭凌虐復還乎父母之側也其爲喜幸何如其望存恤何如所賴部分區處各遂其生而賑其不能自活者至伊犁四鄉纏民粟米之征薪芻之役牛羊駝馬之稅一二年中亦宜寬免築城浚濠成橋營室之事一資於兵不徵民力使如勞苦奔走之人得就美蔭休息調和血氣伸展支體確然知爲漢人之可樂此治伊犁之先務也漢回狼子野心決難馴擾凶渠悍黨以俄國爲逋逃藪祇

可聽之卽其留伊犁者固在推誠猶宜防變沿邊各
哈薩克兩國所轄一種所分骨肉姻婭聲息相通一
十八年之間服役於俄者久於俄則暱於漢則疏可
撫而不可信可用而不可恃若夫俄人留兵一年主
客羸處易致違言而通商免稅包攬必多委曲以徇
之事事處弱事事受欺而莫敢誰何非計也憤其處
弱受欺上疏力爭不計聽否易於得名難於集事非
計也貌弱而心強彼詐而我信隨時與事陰有挽回
而不爲決裂之舉及此數年休暇養民練兵壯其本
以勝之此治伊犁之至計耳雖然麾下提綱挈領者

澤雅堂文集

卷二

五

也今日所急在得具邊才而通吏治者三數人分任
其事從容治理此三數人者在厚祿以贍之高官
以期之使富而不貪勤而有賞然後各盡心力麾下
得高拱而受其成辱承下問用布其愚麾下以爲當
否

復王晉卿書

夏間託吳怡甫寄復一緘并附所刻澤雅堂詩未審
何時獲達嗣得惠書備承一一大著數種同時領到
尙未卒讀也前見閣鈔知已選授青神吾輩爲縣決
無一切不肖之心特以親民之官隨事設施足以行

其所學耳然有四蔽必當矯拂者三不可矯拂者一
一則通脫自便生而已然一日爲縣錢穀出入則有
鈞稽獄訟情偽則有推鞠紛至沓來日不暇給意苦
神煩久生厭怠此必當矯拂者也一則率意任真心
無虞詐奴僕胥吏因緣爲欺似直而訐似愿而奸乘
隙抵巇飾以情理信之不疑爲其所賣此必當矯拂
者也一則讀書稽古結習至深智慮精神半在載籍
事以鼓脞案或稽留文采風流誦於秀髦而民隱未
察吏奸易滋此必當矯拂者也一則少日居鄉見貴
倚勢富恃財摧壓賤貧無所不至及自聽理悉反所
爲貴曲賤直富絀貧伸持執成心或又謬誤此不可
矯拂者也夫行其所學必俟吏事去此四蔽視聽食
息旦暮之間心之所繫獨於吏事如賈營貨農治田
至纖至息不遺餘力生平所學運於吏事如鹽梅和
羹但存其味耳高明察之以爲然否敬頌興居不一

澤雅堂文集

卷二

五

復張廉卿書

廉卿仁兄有道九月十日書讀悉傾想之誠彼此莫
二大著濂亭文鈔華於去歲讀之以柔筆運剛氣旋
折頓挫自達其深湛之思並以經術輔之此於歸方
作家所謂造其堂躋其殿者也無任佩服所刻拙詩

皆四十以前之作規撫古人未離迹象乃蒙稱賞慚
惡何如甲戌以後至去歲丙戌一十三年中續得千
數百篇似乎變化從心能自樹立非於功力有加也
自甲戌策馬而西踰秦度隴觀其山川雄厚關塞險
阻與其人民性情習尚之殊廣野穹林堅冰積雪孤
栖獨游感慨悽愴居左相幕府五年多識四方雄勇
之士新疆之役身在事中事平出嘉峪關循天山而
南經漢軍師後庭焉耆尉犁姑墨龜茲温宿疏勒諸
國至河源三千里以上與鳥言獸面之民履行襍處
天時地氣更異隴中目見耳聞奇奇怪怪中間又被

澤雅堂文集

卷十一

十一

謗讒遭彈劾憂愁疾病形狀憔悴神識顛倒爲俗子
厭鄙譏罵仰視天俯視地萬里一身無可告語其遇
至困其心至悲一一發之於詩又慮志之衰也蓄之
使壯氣之激也採之使和此一十三年來於詩稍能
樹立勞苦患難而成匪由於咕嗶也異日錄副當就
有道正之古文初學永叔已而苦其才弱遂專力於
退之退之之門習之深醇持正奇崛傳授所自並究
心焉介甫晚出其文極似退之譬之於人退之肉堅
骨峻介甫過於戾削骨多肉少往往露筋然彼三子
者固爲善學退之者也循流沿涉歷有歲年又念識

其子孫不可不知其父祖退之之學固有自來於是
求之左氏傳求之公羊穀梁求之莊子求之國策求
之司馬遷史記求之班固漢書於諸書之中頗見退
之寢淫而得者又欲專意治經通其微言大義以究
退之根本所苦人事如麻分其日力心之所營而力
不逮力之所赴而才不高才之所勉而年不假一技
之末不獲竟其業以待其成况其大焉者乎此區區
隱憾於中欲爲知己告者也霜風戒嚴千萬珍重
致尙雅真書

雅真仁兄同年從者前月使人至京師附致一函計

澤雅堂文集

卷二

十二

登記室茲奉惠書具承一一贈詩切深喜往復情韻
至佳如坐從者於庭親其顏色聞其言論也至用偏
愛之意爲溢美之詞則讀之潄潄汗下耳三文敏所
臨蘭亭知次第刊竟欲第作跋語以書喻禪第於三
文敏如上堂恭座未契和尚捧喝不敢妄有贊歎也
見與朗公書近狀至窘芻米僕賃之資有待於接濟
而猶汲汲於此事爲之啞然失笑昔者淵明居栗里
甚貧顏延之贈錢二十萬淵明悉送酒家簞瓢屢空
宴如也此誠賢達君子不以困厄累其心然揆之聖
人之中道自當先朝夕之急而後及乎其他淵明之

事所謂賢者過之今觀從者殆與淵明同趣古今人
寧不相及歟則公亦言某雖爲債帥交如從者頗欲
成其賢達之志能緩急其用時時出於中道則尤善
也附去舊刻澤雅堂詩及近刻詩話各一分乞是正
之敬請箸安

致尙雅珍閣學書

兩誦手復謙之又謙仰見君子之心至虛善受無任
敬佩弟於往還朋友間疏數厚薄淺深不能一致交
之淺者雖其人君子不敢與之言深分有所不可宜
有待於後也今從者於弟曲聽如此交不爲淺矣請

澤雅堂文集

卷二

三

與深言可乎蓋從者憂貧太甚恐志氣爲之摧沮易
困卦困亨貞大人吉夫至於困而猶亨且吉者以其
具剛中之德又加以貞也君子之處困其見於外
者時其柔剛不以卑召侮不以亢取戾其存於中者
則莫不以剛剛則志不挫志不挫則氣不餒志與氣
足以禦困則雖朝夕不能自活此心泰然所謂困而
不失其所也困而不失其所困亦亨困亦吉也顏子
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曾子振履歌商頌聲出金石用
此道也且唯剛中可以出困凡志氣不自振者雖處
富貴利達無之而不困不獨貧爲然也剛中則不受

貧之困由不受貧之困卽不受富貴利達之困而亨
且吉者在我矣此大人之事願從者振其志氣以應
之者也必加以貞者恐居困之極摧剛爲柔不能
始終一節自棄其亨且吉者以致於失所也此弟所
欲深言者也三文敏所臨蘭亭及從者自書者已從
書肆取來自書甚佳亦何減三文敏也期許之過愧
不敢當弟學術至陋又無史才何堪補脩十六國春
秋耶

復孫少襄書

洋人議論以日本能改易國俗轉弱爲強崛起東溟

澤雅堂文集

卷二

書

比雄西部自弟言之亦趙武靈王之變胡服耳其所
以強乃其所以亡也日本立國千數百年國事領於
上將軍而君建空名擁虛位於上上下下相安未嘗謂
異夫相安而不謂異至於千數百年必有可以久存
者在也一日斥去上將軍而收其權焚典籍改服色
購軍器通盟會一以西部爲師而效法之練兵造船
滅流球而窺高麗所費不貲多舉國債君與二三臣
自以爲舊邦新命啟宇於東各國復從而慫恿之如
沐猴冠帶助以鼓歌婆娑而舞不知向之爲上將軍
者其宗族姻黨能俛首帖耳老死於編民乎民習國

俗千數百年能甘心焚典籍改服色以從西部乎亦
劫於勢而不敢動耳高麗有魚爛之憂中國之力亦
不足以救之天將甚日本之毒而厚其敗或以高麗
昇之而人心未服國債無償吾恐螳螂之捕蟬黃雀
在其後也譬之虛損之人驟服金石峻品精神十倍
久之真氣漸亡強陽飛越僊仙不能復救矣且商賈
貨人資本貨物之利先供息錢一日折閱則以貨物
抵資本而立爲貧人暴於外者甚而怨於內者深假
於人者多而有於己者少凡楚之存亡不知其誰屬
也所謂轉弱爲強者師外國之長而去我短窺外國
澤雅堂文集卷二

澤雅堂文集卷二

五

之短而用我長如是而已若弁本國之制而盡變之
乃所以爲亡非所以爲強也請藏弟言十年而出之
必如左券矣台灣近事未審何如朱一貴林爽文皆
由勾結番民起事台灣固不憂外憂而憂內亂也
與吳肇甫書
摯父先生從者津門客次快接清光開論古文之指
歸佩服無已蓋生於方姚之鄉傳授有自學力又足
以逮之故其言之深切而有味也補華二十餘歲時
與同郡姚子展戴子高共學古文學之未成而姚戴
相幾天逝補華則奔走四方以營衣食竊見四方名

士爲此事者約有二途一則少習時文操之太熟聲
律對偶把筆卽來如油漬衣滌除不去一則力矯時
文之弊掇拾奇字援用僻書棘句鉤章不可上口以
謂二者雖不同術其於此事甘苦概乎未知不足引
以求益遇有人事之暇求之退之介甫永叔之文歷
有年所然用心雖勤用力雖久造詣之所及淺深離
合亦不自知獨學無友年將老而業未成可歎也今
聞先生之言論固知於此事甘苦歷之極深乃者棄
官授徒舍簿書之煩專攻於此事其必泓涵演迤日
大以肆接迹於方姚無疑也雖死喪之威憂患之集
澤雅堂文集卷二

澤雅堂文集卷二

五

不能無動於其心然於人事爲不幸施之於文字固
自道其性情愁苦而易好也其能制感憤不平之氣
一出於和平則視學道之所至而已觀先生之棄官
授徒泊然自守不可謂非學道者也若補華則獨學
惘惘有類冥行朋友講習之義尤有望於先生伏唯
鑒其誠而終教之由忠之言不盡一一
復吳肇父書

令弟東來得從者五月十五日手書抑然自降若無
能少異於庸人而稱許之詞越分踰量君子誘掖爲
善之心固若是絀己以就人歟循誦再三惶恐愧赧

至疑補華前說欲制文章之感憤謂古來文章之佳者必有偏激不平之氣屈原莊周韓愈氏其尤最也雖視世俗小夫戚戚於貧賤怨天尤人與夫反乎此者睥睨一切譏罵笑侮不復自爲羈檢其感憤之指不同而按其文詞要不得謂悉中於和節然而三子者之於道概乎有所聞焉者也愚謂執是說也不獨三子爲然雖孔子亦有之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閔窮也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歎老也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嗟臯也豈得謂非不平之鳴哉然所爲閔窮者閔道之窮耳所謂歎老而嗟卑者道

澤雅堂文集

卷二

七

在於其躬以歲之不與而權之不屬堯舜禹湯文武之傳將自此而泯耳此如天地之氣陽鬱陰凝久而不泄發爲風雷而一鳴焉自然之應非別有偏激而然也夫人喜怒哀樂涵於性而著於情發而中節皆謂之和其無不中節者孔子也三子者文章誠有偏激不平之氣取其合於道者所謂怒與哀之和無礙於孔子者也補華前說亦懲世俗二者之感憤耳若夫人心世運與吾身之進退相係憂道之君子有所感憤而託之於文章而又迎而距之過其詞而揉其氣是亦怒與哀之和爲吾性中所自具雖三子去今

遠矣長言永歎其精神固流通於千百載之間而文章之佳無今古一也豈有頑然情索繭然氣盡反爲有得於道哉區區所見大雅以爲何如

致甯陽令

民饑甚矣鄙人被檄南來欲與諸邑大夫謀所以散錢出粟緩民旦夕之死古者行軍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取其有戚哀之義民死於兵及與死於溝壑何異耶是可用爲事例矣鄙人所至勿勞置頓但埽漑一室可以栖止盛水滿器可飲可濯門外散隸二三人有事任驅使足矣凡飾於外者一切除之日食蔬米自載以從民乏糟糠而官厭魚肉尤非主所以敬客與客所以愛主也請自君始轉告諸邑大夫必諒此意

澤雅堂文集

卷二

七

復朱伯華書

承示捍水情形仰見賢勞備至蟻穴無潰匪由天幸直賴人功甚佩甚佩山東之河一決於章邱再決於齊河三決於長清水南入小清河北入徒駭河章邱齊河長清三縣以外高苑博平樂安禹城臨邑商河惠民霑化咸在衝波激浪之中死者不可較計生者數十萬眾蕩析無餘開口待哺困憊之狀啼號之聲

閉目掩耳不忍觀聽豈天將盡山東百姓之肉飽餒
龍蛇耶抑釀亂蕙孽託始於河患耶蒼蒼難知憂患
何極按山東大清河廣不踰二里狹不過半里河身
淤塞平與岸等挈河南不能容之水悉以注之如百
萬之師舍曠途而趨隘巷如飲酒者罄壺之所受而
以樽盛之隄障又極卑薄欲求無決烏可得耶烏可
得耶挽河南徒國力未能河不患山東必患直隸久
患山東亦終患直隸天將於是安施耶人將於是奚
救耶氣數適丁智能盡索如何如何日來奉檄振給
齊河之民登高四望唯見滔滔臨書愴然不覺其詞
之迫

澤雅堂文集

卷二

五

與寶竹坡書

先生天下之畸人也率性而行不事緣飾合乎天而
遺乎人天之亨我也順之其困我也亦順之人之譽
我也聽之其毀我也亦聽之凡所謂升沈榮落豐嗇
樂苦變易於前者如吹劍首一映而已矣其於吾心
無一毫之增損塊然其處耶翛然其游耶仰視古俯
視今愴然其悲忻然其喜莫省其悲喜之故耶其莊
周列禦寇之儔耶非也廉正之守忠孝之誠根乎性
而宰乎心莊列其外而儒其中者也補華之知先生

如此然而懷之十數年不自通於左右何也山川
阻長末由款接以謂先生之爲人我知之矣必先生
之知我也士殉聲氣走名譽枵然無有者徧天下於
先生無一日之雅何從而別我也日者汪生自京師
來具道牽牽之意并索刻詩然後嘆獨行之君子具
有異量之美好善之優疇昔所隱度妄自外也刻詩
自戊午至癸酉少作不足觀茲寄一分正之秋冬當
至京師公事既畢乘單車從羸童出入蓬藿之徑遇
有游服小冠徒行無偶而深秀之氣隱然眉眼間者
知非他人必先生也將拉入酒肆狂歌痛飲出胸中
之奇而告之先生其許我耶

澤雅堂文集

卷二

三

復李越縵書

越縵老兄同年左右胡伯榮來持有惠函具承一一
四月間朗齋尙書出示手書尾有念弟之言及朱湯
兩君還自京師復道左右之懇懇并其音問缺然之
故固知我輩情好結自寸心不以形迹之數疏斷也
左右生平諸艱備歷近歲家庭之變骨肉之慘憂愁
疾病與世愈左而又凋年急景無田可歸宜其言之
愴恨末由自釋然天之佑庸人而厄賢者自古已然
莊生有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得之至也又

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我存安其所無奈者則身世之所遇雖至困阨不能害其神明之和神明之和歷困阨而無害則已立存而不亡之本而施於行爲見之作述者皆枝葉之發舒附離於本者也左右志節氣誼學術文章爲海內士夫所推仰前後居京師幾三十年輩行之尊無與倫比雖蹇連浮沉於國家大計無能少有裨益然賴以行正道持清議聲望隱然賢者有所依歸不肖者有所畏憚後生小子從而考德問業有所師承又於其間竟其斐然作述之志以別沒世之無稱外以成物內以成己就所居以爲量

澤雅堂文集

卷十一

三

歲事冬間當一謁吏部人事粗畢與左右罄五年之所積連日夜而語之手復敬候興居

復陳晝卿書

昨論防河眷惠還答設施各事意見差同至議上游李家岸鑿一橫河分清河之水以入徒河下游南北王莊鑿一橫河導徒河之水仍入清河合流自利津出海而塞徒河之下流以謂下游地勢南高北下河水不能仰行並疑壘石塞河上易漫而下易陷欲自李家岸以下徑用徒河由陳家廟出海第於丙戌二月自清河北岸南北王莊騎馬抵徒駭南岸兩河相問不過三里地勢平行無所謂南高北下或曰濟陽臨邑之交地勢實如執事所云則水自李家岸而下不百里而已仰行卽如執事之議下游徑用徒河導之入海亦恐折而旁趨挽之不還而闡之不及鄙議更何論乎且執事議下游徑用徒河亦非至計按清河九百里間大抵寬踰二里狹過半里徒河自流鐘口至海亦寬踰二里其自禹城至惠民寬至四五十丈狹或一二十丈然則挈汴河之水悉注清河清河實不能容挈清河上游之水悉注徒河徒河反能容乎卽堅築北隄以障之怒而決者可障滿而溢者

澤雅堂文集

卷二

三

不可障也況中間地勢南高北下隱若建瓴乎徒河不能容必入於馬頰馬頰不能容必趨益山慶雲以注天津安得爲京畿之南蔽乎故徒河可爲上游之分河不可爲下游之正河也分則受水少掣全河之溜止十三四又於濟陽臨邑之交徙其民空其地水消則行於河中水長則行於地上得所游行以紓其力且消則下受之長則高受之以水勢就地勢易仰行爲平行有三四分之溜足以行游北隄復有以障之既不虞其怒決亦不至於滿溢大溜之六七仍在清河清河亦足行淤此分河之利多而害少也若出

海之路以第議爲難行則用執事之議仍於南北王莊鑿一橫河導清河以入徒河自陳家廟出海而塞清河之下流由南而北由高而下地勢至順河必暢行且與第前議所謂分以殺其勢合以厚其力者又相符也至疑壘石塞河上易漫而下易陷此就迎溜者言之耳若鑿橫河引溜赴之復於河之對岸增設挑溜之法則自橫河以下皆漫水耳又展數里至漫水之尾相地壘石以塞之無溜刷其根有淤以護其體何憂以陷其上隆起如橋梁然何憂於漫鄙意李家岸以下以清河爲幹徒河爲支南北王莊以下以

清河爲沼徒河爲川陳家廟以下則爲兩河之壑執事以謂何如敬候興居

俞俞齋詩集序

烏程施補華均甫著

能詩猶能兵也天下一切之事可以人力致之至於用兵必其天之所自有可學而不可學詩之為道亦然有詩之天而人繼焉卓然為一家之言有詩之天而人或繼焉或否焉則詩純襟相半無詩之天強以人力求之極其學問才氣有韻之文而已於詩之妙無當也且夫奇才猛將提挈三軍之眾出入兩陣之間攻瑕蹈隙疾若風雨機動而心應莫能言其故儒

澤雅堂文集卷三

者誦孫吳韜略之說真若可信臨陣顛倒眩惑無所措其頭足何則苟其天之所出於心而合於古苟非天之所所有孫吳韜略之精無從而襲之也夫詩亦若是而已矣雖然步伐進退詩之律也刀矛劍槊詩之材也金鼓鐃鐃詩之聲也羽毛旂旄詩之采也一不備不可以行兵不可以為詩越女之論劍術曰妾非授於人也而忽自有之天也記曰蛾子時術之人也使奇才猛將能讀孫吳韜略之書講求而變通之豈不出於儒生萬萬哉夫詩亦若是而已矣余讀繩之之詩揮霍縱橫神色飛舞可謂有詩之天求律以

定聲隨材而設采其於人力亦至漢魏以降作者代與凡其門庭堂奧繩之無不歷焉然天事有限者也人事無窮者也彼今日所謂已至庸非他日所謂未至耶且他日所謂已至不又有未至者在其後耶本天之所有以人事精之九天九地神化無方兵機也詩妙也烏乎測其所至也繩之深於兵事庶幾有契乎余言

一園詩叙

觀游之勝徧天下其名有傳有不傳何也地不能自傳待乎其人一園張掖觀遊之一耳張靖逆創之楊

澤雅堂文集卷三

果勇脩之而我渭帥之至復因其舊而新之先後二百年間得三鉅人經營布置宴息歌詠於其中木若為之森蔚草若為之葱蒨泉若為之清冷石若為之怪特非草木泉石之有異人之心因三鉅人而異也而渭帥亦自侈觀遊之勝繪圖賦詩貽余略什噶爾使為之序噫凡人之寓於物與物之待乎人相與以成名者其為類也多矣豈獨觀遊之勝哉余序一園之詩知天下有待於渭帥也光緒癸未八月

廖鹿儕先生詩集序

余在錢唐公幕府於今凡九年幕府之人才參差如

十指錢唐公隨其短長而用之其間與余深者多文學志節之士晚乃得南海廖君椿齡年少耳觀其所為詩有老成之語以爲難得問之曰此吾祖中議公所教也中議公以名進士迴翔郎署二十年出守夔州以憂去官服闋守汝甯夔與汝甯之民咸曰於我有德其守汝甯羣盜如毛內訌外逼公設方略所治以安分巡南汝光道值盜渠王黨破光息二縣聲勢甚張公以半月復之擒王黨置之法內行純懿屢傾所有以赴友朋之急生平以詩爲餘事雖爲之特工而未嘗留棄及歸老於家間教諸孫椿齡乃得所指

澤雅堂文集

卷三

三

授並記公先後所作都爲一集明日出視之則清深婉正君子之言詩人之巧者無以易之也夫以詩爲餘事而爲之特工此士大夫之所貴也世之詩人殫其心思日力以求勝於一字一句之間若詩外無餘事焉此在山林枯槁無與於世者則可耳其詞雖工亦如春鳥秋蟲鳴聲悅耳而已自一命以上我所以自立與世所以相求各有其當盡者而唯詩之工焉此中議之所以不屑爲夫中議之詩固爲之特工者也然則椿齡追希祖德將不在此而在彼錢唐公昔與中議同官於豫知其所以用心而幕府又多詩人

因爲之叙使椿齡質之錢唐公光緒丁亥二月
王眉叔遺詩序

光緒癸未九月余從錢唐公於喀什噶爾會稽陶君心雲書來告眉叔之喪且謀刻其遺詩十卷詞一卷余爲請於錢唐公曰此盛德大惠也公其成之眉叔負其絕異之才出入舉場三十餘年卒無所遇家又窮空鬻文自活所作駢體八卷友人刻之書未成而君已歿遺詩及詞將就零落夫文士所不能與天爭者命耳富貴壽考安佚得與不得之數冥漠有主之者人無如天何也而其胸中隱然有恃則以用心與

澤雅堂文集

卷三

四

力於文字之間苟有一日之傳猶可以此而易彼也故夫饑寒勞困憂愁讒謗俛仰身世不可一朝而舉區區者以自慰則如日之融冰俄頃而無有至於身之既歿此區區者又將就零落焉旣斬於彼復失之此其抱痛於九原爲何極耶然則取其將就零落者而傳布之使久屈於人間猶獲伸於地下其德之所加豈不過於埋骨掩骼耶公曰敬諾事誠在我眉叔姓王氏名貽壽浙之山陰縣人候補訓導同治丁巳以後與余同校書於會城之戴園園有花竹水石之勝而與斯役者皆四方知名之士坐一室中上下議

論人人有勝心焉至其議論相服則又彼此怡然獨
眉叔闇默自守聞同輩議論悄然避去徘徊花竹水
石間觀其顏色若悲若喜與之語或不應僕具羹飯
邀之不食歸而提案疾書擲筆四視則一篇成矣余
常常候得之亦以是重眉叔也其後數年諸名士皆
散去余亦從軍萬里之外獨眉叔校書如初妄意他
日事定還里重遊戴圍與余叙出處離合之情者必
眉叔在也孰謂萬里之外謀及眉叔身後哉噫嘻天
之厄文士至眉叔極矣區區詩詞即傳於世於眉叔
何所增益耶况傳與不傳不係乎詩詞之工拙區區
釋雅堂文集卷三 五

者又未可恃耶余之請以錢唐公亦以其自慰者相
慰耳嗚呼可哀也已

雙清仙館詩鈔序
世謂井臼縫紉爲婦人之事不宜偏近文字又謂閨
幃所作不宜傳述人口如學士然若是者皆非通論
也夫論婦人者德容言工而已出於口書於簡皆謂
之言言而協乎音則謂之文文而合乎樂中乎律即
謂之詩推詩之餘又謂之詞文與詩與詞皆言也婦
人不當有文遂不當有言乎詩三百篇自周南召南
以至十五國風多婦人女子之作其間貞淫正變誠

視其國之政教與夫性之所近而事之所值然當時
苟非傳述人口太史氏何由采之侯國而陳之王廷
孔子又何由刪而存之蓋井臼縫紉工之一也文與
詩與詞言之一也且言必以德容爲本誠德之既脩
而容之既飭則其發而爲言必有和平之聲安舒之
度隱與之相肖反是而其言亦肖之此貞淫正變之
異不可掩也是故觀其容與德之備不必求其言之
文閨幃貞靜豈與學士矜詞藻哉若夫言之甚文而
和平安舒稱心以出則四德而舉其一一德而兼夫
三又太史之所必采而孔子之所必存也常熟周綠

釋雅堂文集卷三

六

君女士工爲詩詞有名道光咸豐間經亂燬其稿撥
拾之餘存詩四卷詞及雜文一卷所謂和平之聲安
舒之度肖其德容者也其孫之壻吳江沈君福之將
刻而傳之余爲破世俗之論爲之序如此庚辰十月
霞蔭堂文鈔序

興縣康君少茗奉其高祖南浦先生之餘著曰霞蔭
堂文鈔命余序之其言曰高祖由乾隆壬申進士知
河南嵩縣者五年改分甘肅知鎮原皋蘭兩縣權知
肅州直隸州擢知江西廣信府所著曰南浦文鈔曰
家塾蒙求曰霞蔭堂時藝曰女學纂均刊行世是書

亦已付刊獨無序文無卷次殆居雜著外編之列書中所載嵩縣之政爲多餘乃卒業而歎曰嗟乎程正叔有言一命之士存心利物必有所濟豈不然哉自世衰道喪士溺於利志行卑下而後仕宦以肥身牧人之牛羊而自盜之能者則賦歛征役傳簿書而應期會無所失誤以及上考至古一切養民之政與夫興學設教移風易俗自其從仕之初志未所及者也今觀先生治嵩五年之中爲民辨土宜相水利脩小大之渠十餘處分地遠近量戶多寡建小大社學三十餘處視嵩之民如其家人子弟自視其身如嵩民澤雅堂文集卷三 七

樹藝編序
歸安凌君嘉六從茅氏族譜中錄出言樹藝者若干條爲一編稱鹿門副使之子孟麟所著將付剞劂屬余爲序予考胡承謀湖州府志人物志副使長子名國縉字薦卿以進士任知縣官至工部郎中季子名維字孝若中順天乙榜而孟麟之名無聞惟著述志有茅良農桑譜六卷良字靜甫不字孟麟又係副使之弟非其子也自副使至今垂二百數十年族譜不應有誤此必胡志失之至其所言則於湖俗農桑之事至纖至悉也予嘗竊怪甯波紹興之民多以力田致饒裕長子孫每田一畝值錢六七十緡問家之貧富必數田以對而湖農自供租賦以外所餘無幾其恃以生獨有蠶桑之利耳故貧人往往自棄其田爲人傭作富人每語買田搖手相戒豈甯紹之田獨肥沃湖獨瘠荒耶抑水旱偏至之災湖獨有之耶蓋蠶桑之利厚民勤於彼而惰於此一切治田之法不復講求至於收穫微薄不足以贍其身家則咎田不足治焉甯紹少蠶桑民得一意治田因致饒裕耳且自泰西諸部與中國通商歲購蠶絲數千萬斤船載以去商賈居奇取息倍稱湖屬育蠶加多獲利尤大而

田則愈益荒焉比來泰西諸部與中國時有違言購
絲亦且日少所利不足終恃善治湖者必以田爲主
以蠶爲輔一如孟麟之法斯可耳湖地膏壤數百里
以湖州之田養湖州之民實有餘而非不足獨不得
如孟麟數十人散布田野朝考而夕究之使得與甯
紹等所幸是編猶存後有言農政者尙可取以爲法
抑予聞靜甫好稼穡尤精於治桑譜中所言必有與
此書相發明者嘉六能搜輯而並刻之否耶蠶桑非
逐末也而治田爲務本之大田不治則食不足食不
足而以絲易錢以錢易米升斗取之於市農焉而賈

澤雅堂文集

卷三

九

其業此非致富之方取貧之術也况所利不足終恃
乎然則孟麟是編可謂知本計矣

送凌嘉祿之富陽序

操數寸之管出入官府自督撫以下至於州縣皆引
以治獄自斬絞軍流徒五等之罪皆由以決上可以
重輕其主不可以生死枉直其民治刑名以爲人佐
者其權亦重矣而人之爲此不惜民命務爲主人地
者則足固一人之交而數世受其禍用法平恕在多
活人則報亦如之而亦爲賢主人之所重嗚呼是當
何擇也凌子嘉祿學爲刑名隨其師之富陽是將參

生死枉直之權以雜治斯民者也夫人卽不能樹福
於子孫何爲舉所禍而昇之嘉祿他日每汲汲爲主
人地也於其行也託之贈人以言之義

送李子長之廣西序

聚羣士於一室而謀作吏必曰某地遠某地近也某
邑瘠某邑肥也哀其遠而樂其近苦其瘠而甘其肥
百口一聲固然勿怪至舉錢穀獄訟水旱盜賊問所
以治之必曰隨其時發其慮何豫也因其俗出其治
何執也其言則辯也其志則誣也錢穀獄訟水旱盜
賊誠隨時而發慮因俗而出治然慮之所發或當與

澤雅堂文集

卷三

十

否治之所出或効與否有其本焉不可以襲取也士
於作吏之始竊竊計較於心又無持挾之具以應一
切之事則其他日之所至吾可坐而得矣嗟乎古之
循良宜其不可及已嘉興李君子長由優貢生授知
縣籤廣西自浙江至廣西計程七千餘里地至遠也
獠犛雜處荒衍彌望所在郡縣半更寇亂邑至瘠也
子長部署家事浩然首途已加羣士一等矣且子長
自爲秀才已佐郡縣治文書留意民事至纖至悉學
於平時施之臨事循良之本子長有焉其他日之所
至吾烏乎坐而得之子長聞之再拜曰敢不勉遂以

爲別是日送子長者亦知子長他日必異於羣士也
送鄧子柔序

教官之職甚輕而甚重教官之稱職甚易而甚難今
之爲教官無所謂教也春秋展祀則潔俎豆省牲牢
若廟祝然學使者至則籍其學之與試者上之大比
亦如之諸生於教官曰師曰弟子有終歲未嘗一見
者苟一切不事事閉門誦書坐守窮約卽爲稱職其
輕且易如此噫嘻教官之設豈端使然哉民有四而
士居一若網有綱若裘有領王者治天下端士之趨
向而民從之彼教官者自以爲官輕斯官輕矣自以

澤雅堂文集

卷三

十一

爲職易斯職易矣苟求其重且難者責於己必有始
疑而終信之者始畔而終服之者疑者信而畔者服
鄉里不善之行有以默化之矣天下者鄉里之積也
鄉里不善之行其端甚微而習之所開風之所化久
之足以憂及天下因教官而鄉里有善士因善士而
鄉里有良民善士登於朝良民安於野天下甯有變
亂乎且教之旣成流風遺思猶可以數十年是故教
官得其人治與令長相輔而入於人者加永焉然則
朝廷所以待教官與教官所以自待宜按職之
所係以奏其效不宜如今所云也夫使天下之官各

按職之所係以奏其效雖返治於三代可也教官又
士之綱領耳新化鄧君子柔讀書敦行君子也今年
西遊蘭州謁相國與余同居幕府昕夕過從甚樂至
冬得一教官以去先爲詩別余余喜鄧君之能於其
官也因以重且難者爲鄧君期之鄧君行矣十年以
後楚南太吏有以教官治行聞於朝廷朝
廷官之太學下其法於諸行省以風天下爲教官者
其卽吾鄧君也歟

贈王都司序

乾隆中林爽文反臺灣武進湯貞愍公之祖知鳳山

澤雅堂文集

卷三

十一

縣事城破與其子抗賊同死高宗憫焉予以騎
都尉世職故貞愍以諸生入行伍由都司遊擊升至
副將署理總兵官於江浙二省者三十餘年當時詞
人墨客詩文所稱兩生都督是也貞愍精於琴理能
畫工詩每與詩成自寫數通分貽朋好故至今江浙
間貞愍遺墨猶多晚歲罷官寓居江甯獅子窟咸豐
三年粵賊破江甯貞愍賦五言詩投水以死貞愍死
而其詩益可貴重天下論武臣詩必推貞愍光緒十
一年余隨錢唐張公自喀什噶爾朝京師甯河
王剛節公之曾孫燮宇湘岑以詩投謁王剛節者天

下所謂三總兵道光中與吳夷戰歿定海者也湘岑以忠臣之後由諸生襲都司接之温温誦其詩而詞意超雋湘岑殆貞愍之流亞歟余嘗思之天下有相反而相慕者文士喜談兵而武臣流連賦詩自託於風雅自粵賊擾東南湘淮諸帥皆以書生任軍事功名震赫大難以夷文士談兵亦效矣武臣能詩如貞愍方賊破武昌由九江連檣東下嘗以十策干總督所論防守之宜甚悉總督如用其言江甯猶可以固然則貞愍亦不幸以詩名天下耳觀貞愍之才與識甯不足爲湘淮諸帥哉今天下稍稍治平矣湘岑從

澤雅堂文集

卷三

三

仕略似貞愍使其循資平進以詩人而榮武職也時之所值不同士之自立亦異貞愍之不幸豈非湘岑之至幸歟

贈田子駿序

頌與規也孰善莫如規矣聞頌與規也孰喜莫如頌矣聞者以頌爲喜而吾從而規之是投人所不好以取其憎也吾易吾規而亦從而頌之是喪我所不爲以滋其媿也雖然彼有可規者獨無可頌乎頌其頌而規其規因頌之喜而納吾規焉是頌亦規也投於人何喪於我乎吾用斯術以待朋友之深者田子忍

嗜欲習勤苦惡衣菲食罷骨勞神年踰六十而不以老自佚此進道之資也可頌者也藏於同而混於濁高下無所分善惡無所擇俯仰一世以求苟容得莊周列禦寇之粗未能游心於方外於儒者廉隅之說抑又遠矣此牽俗之累也當規者也頌焉者田子之得於天也規焉者田子之失於人也損人之失而益天之得田子亦老矣其終叶吾頌猶未可知也是規亦頌也歲之某月田子將之官廣西因錄其言以贈嗟乎自非朋友之深者求吾頌焉不可矣

贈洪叔雨序

澤雅堂文集

卷三

古

士操數寸之管出而求食於天下雖遇賢主人隱微之間必有俯仰不自得者嗟乎古人所以重力耕也雖然一龍一蛇亦在善於自處耳魏武有言爲將當有怯時士亦猶是矣烏知屈於今者不伸於後也物之成熟各有其時焉彼力耕者爲不可及矣洪子以爲何如

送李俊臣還京師序

任事之公私與謀身之巧拙何其相反之甚耶於事則私矣以私諧私利於大而便於己豈非謀身之巧乎於事則公矣以公形私違於人而戾於己豈非謀

身之拙乎然而君子有辨焉不任事則已任事矣苟於事有濟則任事爲先而謀身爲後也苟於事無濟則非任事之公而直謀身之拙也苟於事若有濟若無濟則拙者之公與巧者之私相爲勝負焉宜留其身以有待也非我於上不終也非上於我不信也事勢之所積權位之所限上於我苟欲盡濟非有待焉不能也若西安李君之去其有辨於此乎李君以內閣中書隨錢唐公至山東從事河壩三年於茲其任事之公錢唐公獨心異之日者上書錢唐公還京供職公曰願有濟也請按其行君曰願有待也已決其

澤雅堂文集

卷三

五

行烏程施補華拙者之徒知君之去事與身之輕重有辨也爲文以獻且請君藏其言及待者既至而後出之

送王金堂總戎還湘鄉序

自咸豐之初盜起粵西蔽衡湘而東下蟻附蜂屯衆號百萬七八年中糜爛天下之半皖豫齊魯所在揭竿分立名字聲勢連屬苗民回民同時並反滇黔秦隴亂者如雲南踰乎騰越西及乎新疆英吉利法蘭西又觀釁而動覆我京師當是時天下之勢若決江河不可收拾蓋禍亂之故亟矣然而一盜起一將生

智謀之士雄勇之材彙合景從集於戲天下若於未亂之始豫儲其人持其劫運之盛徐俟其衰以救正之也故方其盛也羣天下之力僅以遏之及其既衰則拉朽摧枯忽然已盡豈非亂之所極固有定數歟亦將帥之臣實賴焉蓋至光緒十一年法夷行成天下幾於無事矣而用兵終始垂三十年將帥老者已歿壯者已衰計今天下十九行省督撫提鎮久於軍事者與夫久於軍事退處於家者年齒未高精力猶勝數之若晨星在天而已天下之患方如積薪厝火奸民煽於內狡夷伺於外水旱洊至百姓流離其得

澤雅堂文集

卷三

六

數年無事天之亂機倦而求息謂太平之運固非也然則今日天下久於軍事之數十人雖或出或處暫有不同固天預儲焉以待他日者也天道治亂之相循人才新故之相續豈偶然哉豈偶然哉湘鄉王君金堂天下數十人之一也咸豐中以布衣從軍隸今太子少保鎮守楊公部下每戰先登號曰王虎同治初年隨楊公度隴駐師甘涼二郡之間回亂方急河州肅州以次淪陷賊之前鋒一日數至君提孤軍跨健馬來往奔命糧盡援絕寇來益多分守合戰勇氣不衰數年亂定二郡卒完積功至記名提督任岷州

協副將擢肅州鎮總兵同官爲讒被劾以去今年正月謁錢唐公於山東年五十餘雄勇之材一如疇昔錢唐公固久於軍事者重其功惜其遇而無事以處之及秋告歸其鄉余習於王君因爲文送之王君雖無事歸乎幸厚自愛以俟方來勿使天所預儲者人自敗之也

贈吳恩榮序

吾行天下見仕宦不得志者日日向人曰老矣歸矣旣而復留不去或至於客死蓋其心固以得仕宦爲樂而失仕宦爲悲雖不得志不能無冀幸於他日也

澤雅堂文集

卷三

七

若泉唐吳君者其君子之易退者乎吳君從軍甘肅積功至知縣攝高臺者二年能勤其職旋補古浪旣受事矣一日如有所不樂乞假以去居家七年有勸之出掉頭不顧吳君有才藝上官甚倚之非不得志也年又方壯願能易退如此此吾願爲天下溺於仕宦者告也古人於仕宦唯其無所溺是以有所立嗟乎吳君可謂無所溺矣亦賢於今之人哉

別弟文

光緒八年十月施子之弟自喀什噶爾還湖州施子飲之以酒告之曰吾家故寒敝也今日之所有已爲

異數矣夫巨富中落而餘千金之產愀然不可爲生貧人得十金以爲資本則左宜右有所處之勢異所操之術殊也此行歸資之外贏數百金豈非貧人之雄乎以此坐市上權量百貨賤入貴出逐什一之利終歲之所獲足以贍妻子營心與力非所恥也賢於爲官者奪民以肥已吾憶道光二十又九年吾父棄養吾年十五歲爾年九歲家無一筇衣一貫錢租屋而居月償其值歲又大凶米價十倍吾母晨起坐絡絲率至夜半得錢一百糶米作粥雜以菜根豆腐母子乃得半飽一日不絡絲卽忍饑清坐人有問之則

澤雅堂文集

卷三

末

曰已食畢矣吾痛母氏之勤涕泣自奮讀書不熟至嚙其指血斑斑灑書本爾亦拾薪擔水任炊爨暇坐母側亦學絡絲姻連族黨恐其開口假貸不敢至吾門母氏亦戒勿往來慮爲所厭甚者議先大夫好施與勿爲子孫計至有今日尤笑吾讀書謂渠謀食不暇尙想作秀才取餓之道也當是時視鄰里之有父而溫飽者如天上人爾年雖小不應忘之其後門戶稍立咸豐十年寇亂又作吾隨趙忠節公守城至同治元年城中糧盡全家啖馬肉并煮牛羊之革佐之五月城破吾負母而逃掘野蔬充饑母子十月身無

寸棉爾爲賊掠幾死脫走至家形色非人疾病瘡痍
相替而作其饑寒視道光之末而顛危憂恐過之管
仲告齊桓曰願君勿忘在莒臣亦念堂阜之囚故爾
與他人較則誠不足以一身先後自較爾亦苦盡之
甘否極之泰矣老氏有言知足不辱以今日爲過望
則樂猶有奢望則辱在其後吾在軍中不無多費然
每對盛饌念先人未及食也每御華服念先人未及
衣也甘在口適在體而痛在心祿養旣不逮得立功
名天壤間使姓字不朽先人而有知含笑地下矣蹉
跎中歲此志不衰至於富貴之樂不能享亦不忍享

澤雅堂文集

卷三

九

也人須自量其力吾才識學問實過於爾故欲有所
成就爲先人光爾則自安愚分積錙累寸以足以食
持門戶保子孫抑其次也彥詒長矣持此篇歸使讀
其詞而識其意莒與堂阜居之終身可也告之後嗣
可也

烏程施補華均甫著

竹屋圖記

竹屋先子賃居之屋也在郡城西南隅先子故有屋讓於吾叔而自居於此屋皆南嚮凡八九間旁穿上漏與朱氏分居之朱氏即有此屋者也先子住東頭屋補華幼卧屋中每天明日出光從空隙入照映枕席即驚起披衣誦書夜分火滅又從枕席看月至秋冬之夕風瀏瀏出四壁即不能然鐙誦書炎夏甚雨枕席霑濡仰瞻墻壁間漏痕如龍蛇也空庭積水甚

澤雅堂文集卷四

一

則倒灌入屋蠅蚋游於房顧視無置按處亦往往輟誦然先子貧甚利其直賤歲賃之不能他徙也屋雖敗陋中庭甚寬庭之東南隅方竹百竿蒼碧可愛枇杷樹生其間高出屋上歲結實纍纍先子須其熟摘賜補華兄弟曰為學亦如此必熟而後甘也旁蒔襟花紅紫映綴補華雖幼小亦頗省閒適之趣旦晚步庭中聽蟲鳥之鳴為樂先子履聲至即伏按誦書道光戊申冬方竹抽穗垂實如穀根節黃萎枇杷始華蟲食之且盡家人以為不祥明年四月先子疾卒時補華十五歲第九歲先孺人提其二孤號於舅氏

乃得棺衾以殮自是饘粥不給戚族至者皆勸學賈養母補華以誦書久冀有成就不忍棄置也聞所言日夜哭朱氏之老憐之讓其屋直之半令仍居誦書湖屬蠶織利盡東南女工最重絡絲孺人辨色起即坐絡絲至夜半率得百錢補華坐其旁誦書每月出人靜風竹交鳴見孺人淒然淚下則掩書嗚咽不能成誦也歲值大饑斗米千錢孺人日糴米一升作糜以哺二子餘於釜者菜根糠覈襍自啖二子泣請均之孺人亦不許也是冬病竹生筍枇杷亦實又數年補華益長大為諸生矣授徒所入以養母而朱氏

澤雅堂文集卷四

二

之老死有子不肖以屋償博進乃奉孺人徙去噫自先子始賃此屋至於徙去前後三十二年補華兄弟皆長於此門戶堂室一草一木依依可思念也又數年而寇亂作亂定還郡荆棘中見此屋猶在旁皇門外不知主人誰某問之其隣則堂室已傾圮樹已伐竹已斬矣問朱氏之家屬盡死於寇亂矣為太息悲痛久之又二年七月孺人以病卒蓋同治丙寅也卒後四年補華舉於鄉又三年依大學士恪靖伯左公於隴西念吾父母勤苦以教不及見其成就也作竹屋讀書圖流涕而記之光緒元年二月

重建滕縣學尊經閣記

有其事而後有其官官所以治事也然今天下任牧令者能勤心於地方之事或十百無一二焉大抵視官如傳舍而視身如賈人斷斷焉較所入之多寡以厚其私而倖無事而受代無論政教之大所以興利除害便益吾民者無所設施也小小橋梁道路通民往來賢聖之祠示民觀仰者苟議脩舉亦日待諸後來而後來者又有待焉吏得偷而事日廢牧令已然至於學校之官春秋展祀則省牲庀器學使者至則籍其與試者上之大比亦如之他無問焉嗟乎國家

澤雅堂文集

卷四

三

設官之意豈徒使尊居士民之上享其利祿已哉苟賈其官雖以牧令之繁劇可以偷焉苟官其官雖以教職之閒散亦當得為之事視乎當官之心公與私勤與怠而已滕縣學有尊經閣建自前明知縣荆爾植光緒壬午之亂燬焉教諭鄭淑簷咨於署縣事沈葆琛勸捐脩之經始於今年三月至某月而落成用工之數若干用材之數若干用錢之數若干余嘉鄭君能知官之有事不以閒散自諉特為之記雖然學校之造士與牧令之養民各有其大者以俟設施願鄭君益勉焉使天下知教職之閒散尚有能官其官

者也

歸儒書院記

人所以別禽獸者何也曰性善也孩提之童子孝弟發於性雖戎狄無異也則就所發者推之君臣之義從孝出也夫婦朋友從弟出也同本而異枝滋乎此必長乎彼也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雖然性之善戎狄無異也而犯上作亂無所顧忌中國亦有之戎狄為尤甚何也曰此非性之異教之異也人所別於禽獸者性之善也中國所異於戎狄者教之善也然則戎狄有教乎曰其精者為佛氏繕性而錮其情

澤雅堂文集

卷四

四

究於人倫未之盡也天主則攻擊佛氏者也天方則因緣佛氏者也其說皆本於事天若生人一切之事莫非上帝司之者夫上帝之號儒者稱之曰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所以敬人事而求合於天也上帝能日籍圓頂方趾之民稽其善惡而賞罰之乎君公百執事奉天以臨民亦以人治人也人有人之道父子昆弟君臣夫婦朋友其概也苟率性以用情自盡人而合天彼一切聽之上帝則夫犯上作亂無所顧忌亦可曰上帝命之矣此教之失變亂無已時也然則戎狄可教乎曰天方之徒容貌

知識非與中國異也又襍處乎中國卒其所以異者拘於彼教而未能出也然而叛父母賊兄弟彼教亦惡之則所性自善也若以儒者之說進之因其性而達其情又推其情致之君臣夫婦朋友之間固天方之徒之性所有也屢幾循途而返適得其所而休焉倫誼明而習俗化矣甘肅新設化平廳以處回民提督喻君分防其地多善政又出私錢若干設書院以教之余名之曰歸儒並發其義以書之碑

泉亭記

阿克蘇城所屬兼漢書姑墨溫宿兩國之地數百里

澤雅堂文集

卷四

五

間有大郭勒四分流合注支條繁多春夏之時諸山之雪水又入焉溝渠交通引以灌溉上腴之田數十萬頃宜稻宜麥宜梁宜菽木宜桑柳器宜碾磑蓋水利溥矣而平地出泉清瑩淳滴可漱可濯可汲以飲者亦隨處而有回語謂白曰阿克水曰蘇河曰郭勒曰阿克蘇城者舉地之水以名也漢回兩城樓堞相倚回城西北隅有泉地中出味尤芳冽光緒戊寅黔陽易君孔昭從事其地飲而甘之刻石以紀泉之上地勢高下相錯民屋而居望若層樓越歲已卯節帥張公命部將提督銜總兵官劉君世俊償其民屋之

直斥而新之購材於民資工於軍爲上下二亭俛臨於泉窗牖洞達闌楯廻互雕鏤而樸在丹漆而素存亭成之日宴賓以落而縱漢回之民登覽焉今年又闢其旁爲養正書院益陽潘君時策經營其事延漢人爲之師選回之髦誦讀其中容私於施氏曰孔子曰知者樂水茲泉之芳冽易君表以石張公蔭以亭其意有同歟曰客烏知張公之意哉夫形煩則神亂境靜則慮舒觀彼泉流湛然無滓非清心之資耶易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公之意也心清然後事理由是厯階而升憑高望遠邨墟布列田塍縱

澤雅堂文集

卷四

本

橫四郭勒之水左縈右繞所以養吾民在於不擾矣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公之意也近接書院誦讀洋洋養吾民者繼之以教殊俗之先務良吏之盛治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游觀之樂政事寓焉登斯亭者庶幾慨然有志乎若夫娛意淪漣寄情觴詠達人逸士之事何足以擬我公哉公名曜浙之錢唐人庚辰十一月甲戌並書

烏什二泉記

徑烏什南門西行三四里折而南入山出其背廢田

縱橫渠水淙淙然路或在田中或在樹下左右數轉
十餘里至泉上老柳數十株其高映天脩幹如龍卧
地復起盤拏岬強疑張牙爪蓋柳之別種也所見唯
哈密回王墓及此此爲回人葬其先師處回人呼師
曰阿渾墓曰公碑言此阿渾生有功德故公碑之樹
與回王同云泉在岸柳間其色幽碧近泉地沮洳卧
柳爲梁行其上得至水次人影倒入鬚眉宛然以漱
齒滌目寒過他水於是汲泉烹茗倚樹而飲飲畢東
行又三四里有泉出路側其廣逾畝夕景在水微風
吹之金碧搖漾蝦蟇如錢數百頭憑依水草或躍或
澤雅堂文集 卷四 七

損齋記

朗齋節帥爲予構屋阿城之南有堂有室軒楹翼然
高明爽塏稱絕域之華居焉其外賓客之館僕隸之

舍庖漏槽櫪莫不備具中庭可以蒔花旁圃可以種
菜予於閏月入居之顏其居曰損齋易損卦象曰山
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蓋人之生性善而情惡
性之所發必順導之而後極乎至善孝弟仁義之類
是也情之所發必逆制之而後不爲所累忿與慾之
類是也忿至於外而應於內慾伏於內而感於外懲之
無應窒之無感則氣得其平心得其養而與道日近
所損在此所益在彼矣故曰損者德之脩也懲與窒
之功必始勉強而終自然故曰損先難而後易也老
氏亦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予性褊急少喜而多慍

澤雅堂文集 卷四 八

年四十五猶未變也嗜好所偏復不知節於損之義
缺然故以是名之抑又聞之諸葛君曰淡泊以明志
甯靜以致遠窒慾之至可以淡泊懲忿之至可以甯
靜推損之義以至於極體立而用行國家天下所由
治也一身云乎哉老將至矣庶幾聞道而有進乎惜
乎高明爽塏之居以予之故不獲被以美名也已卯
五月

重脩大佛寺記

大佛寺在京師安定門內道光中燬於火同治十年
僧通悟者思興復之用佛氏之說閉關誦經一千一

百八十晝夜且然一指京師人衆感其精勤出資以助爲大殿爲別殿供奉佛像爲經之室爲賓之居爲僧之寮以及前後之移左右之門戶廊廡庖湏圍庠用人之數以工計之若干用材之數以枚計之若干用錢之數以緡計之若干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落成於某年某月某日通悟精勤之所致如此京師善士宋坤紀昌悅李昌溫王士泰又因寺之閒敞爲粥以食貧民立學以教貧民之子弟名其處曰集善之堂王公以下歲有輸助以爲經費宋紀諸君亦歲校出入之數刊布而徵信焉今年某月來謁曰願記

澤雅堂文集

卷四

九

修寺之略及今所爲余曰佛之異於儒者教也其同於儒者性也性之同者善也由信之善發而爲仁自身而家而國至於天下外及夷狄下逮禽獸昆蟲草木含生負氣皆吾性之所涵而仁之所被而施之於事鉅細遠近則視所居之勢以爲程凡今所爲具於佛性決矣佛氏全性之體而儒者大性之用等差明而設施盡性之推無隘仁之及無小也雖然爲一善而受者感焉聞者應焉非精勤無以致之周於一事與充於萬事儒與佛各因所居之勢以行其善而盡其性胥是物也彼通悟者豈非前事之效歟光緒十

一年某月記

肅州昭忠祠碑記

代左侯

同治四年二月西甯回馬文祿據肅州以叛十二年九月余督諸軍平肅州誅文祿並悍黨千五百人自餘老弱悉釋之光緒四年立祠肅州以祀文武將弁及義民之死於賊者凡二千五百餘人六月祠成乃記其事於碑文祿之據肅州也兵備道恒春公闔門縱火無少長燔焉死最慘烈而提督楊君世俊游擊張君林則倉卒乘城先登而殞署肅州鎮總兵黃君子龍追擊援賊死於塔兒灣之戰又忠義尤著者也

澤雅堂文集

卷四

十

余自八月至軍登高以望每見陰雲掩覆城上不辨樓堞城以外天高而日晶也迨誅文祿前夕萬鬼嗚如泣如語繞余嘖不散悲風刁刁若相和蒼余爲怛然久之而土人亦言自肅州淪陷八九年天無雷雞不伏卵羊歲一生子而不育嗚呼噫嘻是固忠臣義士與夫無辜被戮之民憤厲愁慘之氣凝結不解迴薄陰陽感動物類以致此變異也肅州平文祿誅憤厲愁慘之氣洩矣今歲祠成雷雨以時百昌蒼蔚蓋旣伸其鬱又表其忠則夫忠臣義士神靈歆茲享祀降福一方亦其理也祠凡若干楹用材若干計工

若干其資則諸軍將領捐之經營以成之者前署肅州直隸州知州張君大鏞今署肅州直隸州知州楊君大年也

會甯縣新建楚軍中營昭忠祠記 代左侯

代統楚軍中營記名提督西林巴圖魯李君良穆買屋會甯城中改建昭忠之祠凡中營將弁士卒與斯祀者一千五百一十三人其間有慷慨赴陣而歿者有邂逅遇賊而亡者有創深痛鉅繼之疾病卒以不起者非一省之人非一時一地之事而其况瘁從軍殞身不顧一也稽之以死勤事之義不有合歟祠有

澤雅堂文集

卷四

十一

堂有室周以廊廡繚以垣牆凡一十二楹徵役於兵籍材於屋斥其朽折而更新之又於縣之北鄉買田三百畝爲歲祀之資以財計之用銀若干兩祀既成以書來請曰願有記嗚呼是皆背鄉井執干戈從余於患難者也余自咸豐庚申始任軍事以迄於今逐寇入九省暴師十餘年仰賴 國威將士用命禽獮草薶所向清平蓋余亦兵間老矣當時奇材猛將雄勇之士陷銳摧鋒頭如蓬葆其存於今者皆積功至一二品官或專節鉞亦可謂榮遇矣而奄忽不幸中道死亡乃亦不可勝數楚軍中營五旂耳死亡所積

至於千五百人之多將士之激於忠義誠可哀也方其絕脰捐軀萬世不視家人骨肉望祭無所天下之至悲有逾於此乎而事定功成懷思忠義春秋裸薦俎豆莘莘司馬遷有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長逝者之魂魄亦可以無憾已而廝養走卒至微極賤亦與乎享祀之列忠義之足以感人與人之興起於忠義也斯祀所以建歟光緒元年某月

西甯小碛河新築南北兩關記 代左侯

出西甯城東西望懸崖陡壁對立秋似湟水口流霆驚箭激山徑峽隘車不得方輪馬不得並轡凡六十

澤雅堂文集

卷四

十一

里東曰小碛石西曰四望碛河西有事守者得其人兵以一當百踰此而入則西甯不可復守兵法所謂穴中之門也同治某年回酋馬桂源等據城反十一年冬余命今西甯道劉君錦棠討之賊守碛口苦戰累月迨官軍破碛口桂源棄西甯而後禽而誅之又五年爲光緒三年青海辦事大臣豫師公於碛河南北築兩關扼之屹然相向形勢險固既成權西甯道張君宗翰以書來乞名余名南關曰武定之關誌兵威也北關曰德安之關飭吏治也並記其事而係以銘銘曰

青海西抱黃河東來壯哉邊郡崇墉崔巍惟天設險
衛此邊郡巖壁對開巉巖雄峻下有湟水其流湯湯
入窪而湫出隘而瀧鑿山取道蜿蜒偃仄孱守可憑
猛攻難得巖關雙峙萬夫仰觀畔以武定伏以德安
誰此興築曰青海公繼宋綬遠萬指之功險要之區
不資凶桀馬氏滅亡吁嗟覆轍告我邦吏戎羌是甯
關門夜啟蕩蕩太平

興福廟碑記

宋紹興十一年十月秦檜矯詔下岳飛於獄歲暮殺
之二十年正月殿司軍士施全挾刃眾安橋下刺秦

澤雅堂文集

卷四

七

檜不中捕送大理獄檜親鞫之對曰舉天下皆欲殺
虜汝獨不肯故我殺汝也詔磔於市檜死抗人廟而
祀全者七十二處所謂興福廟神也蓋宋自南渡以
後百姓怨金人至矣怨金人則怨和金人之秦檜而
德攻金人之岳飛檜既矯詔殺飛是奪百姓之所德
而益其所怨裂眦相向咸思剗刃於其腹而神特先
焉不幸而不中至於磔死此百姓之所爲愈益痛恨
也一日檜死遂創七十二祠報之杭城四條巷興福
廟七十二祠之一也經亂傾圮補用知縣溧陽程君
某謀更新之里人陳君某朱君某實司其事經始於

同治十一年九月十四日而工竣有仍有改翼翼如
也落成之日神人致喜其出資爲助者知杭州府事
陳君某署仁和縣事姚君某知錢唐縣事李君某於
是書於碑曰嗚呼觀於神之事凡挾外夷爲重者可
以戒矣當是時檜之黨徧朝廷卽高宗亦一檜也就
令檜死豈能變檜之和爲飛之戰哉事敗身戮爲快
於奸亦可謂不量時勢而爲之而廟祀至今人人意
中有一檜之可恨而神之可惜事雖效而無濟猶以
不效爲惜則人心之愛中國忠義之氣勃然於外夷
之橫也今古如一曰矣其詞曰巍巍太師金人奸細

澤雅堂文集

卷四

七

殺岳擯韓稱臣納幣玩構掌中何有二帝吳劉賢將
老謀至計興甲晉陽投鼠忌器司軍航天與忠義
白日刺奸吁嗟勿濟聶媿荆慙豫子同志七十二祠
牲牢載具宣化之橋流水溶瀄築廟其旁旣壯且麗
旣壯且麗爰脩祀事強魂毅魄千載靈異福我佑民
以驅妖厲

隴西縣首陽山新建清聖廟碑

天下四首陽皆以夷齊名以在今甘肅隴西縣者爲
最確山在前明屬渭源鞏昌府志藝文類載明人楊
恩首陽辨蒲坂渭源兩首陽是非甚悉而不辨遼

西偃師之坵會者又誤解莊子索隱謂岐山之西別有首陽今刪錄楊氏之辨參以已論書之廟碑蓋首陽之說明則二子之祀定矣楊氏之辨曰蒲坂之南山名雷首書曰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又名首山春秋傳曰趙簡子田於首山非二子餓死之首陽也唐風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馬氏文獻通考謂秦風之首誤列唐風之末是首陽在秦不在晉書曰導渭自鳥鼠傳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縣以山得名經傳可據如此又曰蒲坂去豐鎬不及四百里二子恥食周粟不當仍居周地隴西古西羌周孝王時始封非子於秦

澤雅堂文集

卷四

七

開天水郡周初未入版籍故二子餓死於此又曰其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明言山爲西山蒲坂之山據堪輿大勢爲北山據周都爲東山據蒲坂爲南山惟隴西在中國之西渭源首陽又在隴西之西故顏師古云歌登西山當以隴西爲是數說最稱詳覈而世猶以遼西偃師斷斷爭之許氏說文陽下曰陽山在遼西一曰嶠夷後人遂指爲首陽按遼西陽山在今直隸盧龍縣東南三十五里孤竹城亦在縣南後人所以坵會者然二子既交讓其國卽不如泰伯虞仲遠竄荆蠻亦當逃之境外以絕國人之望若徘徊

徊數十里之閭國人求而得之矣中子何由得立乎又使首陽誠近孤竹昆季堅卧不起中子得國有聽其餓死之理乎許氏但云陽山不云首陽此坵會之宜辨者劉氏延之曰首陽在偃師按偃師縣在今河南去紂朝歌不遠孟子明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若舍孤竹之偃師是非避紂直就紂矣且其地瀕河非濱海也居中非迤北也此坵會之宜辨者夫蒲坂旣無首陽遼西偃師又坵會不足據則首陽實在隴西縣二子之宜祀於此決矣蓋北海卽渤海在今山東直隸界當陝西之東北二子自東而西以就文王之

澤雅堂文集

卷四

共

之養及武王伐紂正諫不從東旣不可歸周又不可留乃益西遁踰越周境至首陽之下餓死耳其詩曰吾安適歸矣正謂此也故曰以隴西首陽爲最確至楊氏引莊子北至岐山西至首陽索隱謂首陽在岐山之西遂疑寰中有五首陽則楊氏讀書鹵莽耳岐山縣屬今陝西鳳翔府隴西適當其西故自岐山至首陽必云西此正隴西首陽之證非又一首陽也山有兩賢墓後人祠其上歲久傾圮縣丞馮君森楷從軍其地捐資新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馮君有焉經始於同治十三年十月落成於光緒元年四月

軍主范君秉誠以書來請曰願有記余謂二子高節孔子賢之孟子聖之司馬遷作史記入之列傳固如日星在天江河行地婦人小子皆知有此兩人者惟其生而餓死荒裔死而天下爭其餓死之所亦百世而下聞者興起之徵也余是以辨之以定隴西之祀而表馮君之賢

贈內閣學士周公祠堂碑 代

同治十年五月十五日總統南路諸軍二品頂戴前福建延邵建兵備道周公卒於秦州余聞之 朝

天子軫悼贈公內閣學士蔭一子入監讀書又

澤雅堂文集

卷四

七

二年關隴底定秦州人士追念公德請祠祀之余又以聞 詔旨報可於是卜地於州之天靖山庀材攷工因高而堂就夷而堦繚以周垣蔭以嘉木凡爲屋若干楹於今年某月落成奉公粟主居中妥靈揭虔神人悅喜而知州事黃君翥先復請余書其事勒之貞石惟公少從余游嶄然絕出及余膺 命視師公嘗在軍中罷精勞神開利塞弊諸不便已者飛誣巧謗以相竦動公一切不顧專一乃心治軍與民故當其任事羣小洵洵及厯歲踰時功效大著毀去而譽獨存公道之不泯實政之不可以久淹也如此

按公諱開錫字受三湖南益陽縣人廣西盜起從曾文正公征討有功以直隸州知州用署湖北沔陽州知州隨余之浙以功再遷署溫處兵備道之閩補延建邵兵備道署布政使護理巡撫稍稍通顯矣而爲忌者所扼不竟其用及余西征之三年秦事粗定移節度隴當是時余議駐軍平涼趣攻北路而南路諸軍挫於狄道還走鞏秦渙散動搖不可朝夕將吏無足專任者會公餽閩饟至遂奏公總統南路諸軍於是公復從余經營隴事首罷捐糧之令定釐課裁陋規汰冗兵墾荒土踔厲奮發視在浙閩謗怨亦如之

澤雅堂文集

卷四

六

然期月之間鞏秦大固隨復渭源狄道兩城進兵洮岷規取河州其冬黑頭勇亂禽其渠率且誅且撫反側以安而公之精力亦自此耗矣明年三月疾作支離寢枕籌兵籌餉籌糧籌運造車船購驃馬營度百務一如平昔將吏泣請少休不自願也於時公在鞏昌五月十日輿疾赴秦州料理餉事行四十里氣垂絕復還鞏昌至十五日遂卒嗚呼公以閩吏任隴之艱拯亂掖危不自營脫殫智竭慮於 國於民况瘁殞身僅及中歲可不謂忠與而彌留賦詩猶爲君親兩負從余未終世乃汲汲而持其後豈非小人好

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耶然至今日謗議既息歌謳在民懷惠報功列於禮祀勞臣之所獲不在彼而在此也公復何憾余亦何憾公家世行誼沅陵吳大廷載之墓志茲掇其大者書於碑並爲歌詩系之以永秦人之思詩曰

生勞苦兮死可休虛飄飄兮靈之游睠西土兮聊淹留涉漢水兮臨漸江浩閩海兮波湯湯謗喙短兮謳思長秦之州兮公所止施號令兮民大喜饑者飽兮疾者起風颯颯兮雲冥冥靈之來兮如平生呼侍從兮揚麾旌升几筵兮享牲醑鑒精誠兮靈福汝驅螻蛄兮殪豺虎歸祠廟兮山之隅民報祀兮終如初社歌歌兮安可誣

澤雅堂文集

卷四

五

龍洞佛峪游記

丁亥九月六日庚申晨出歷山門騎而從者二人步而從者二人過市東南行輿中見千佛山如擁幢麾送於道左山下諸村秋稼畢穫民驅馬驢駕碌礪而碾麥苗蔬甲蔚然寒綠三十里至禹登山巖谷廻互霜樹初紺其下石礪跨之微泉中注涓涓欲絕緣石礪以西二里至龍洞寺寺僧煮茗供客導之游洞出寺左越石礪百步得微徑踐之崩沙欹石草樹鈎棘

仄處容足之半爲虵行爲蠚行僧掖以手半里至洞口北嚮籠火始入南行東折幽昏無覩僧以火上下見中寬數尺高者十餘丈其低半人首俛至鄰手垂及足銜接僂行氣不得出入乍一伸體前進又然蝙蝠穴壁間見火驚飛掠人面而過以手捫壁跂跂而動燭之則蜥蜴也心若觸汗若沐一里通天光則出前洞甚勞而鮮獲於意悵惘洞左有亭題曰三秀坐以少休亭外一徑石級參差而下直達寺中視前路夷而近寺後石潭俯之澗碧僧云歲旱有禱輒應出寺緣石礪而東山舒水緩未四里巖谷復合蒙茸幽

澤雅堂文集

卷四

辛

與眾樹排列由趾及顛丹黃交錯其七猶碧石礪淙淙鳴聲漸大又里許爲佛峪般若寺僧之居依山高下望若鳥巢余擇其高者止焉飯畢寺僧導余登東北石臺觀崖間瀑布歎薄入於石礪夕日在嶺對坐久之又下行石礪中出橋之西野菊叢發花如小錢嗅之甚香仰視正西一峯斗絕無路其上浮屠亭亭人立翠樹擁之以爲奇秀歸止所居山暝月出舉酒獨酌風自東北來動搖眾樹騷寥寥與石礪水聲互答氣愴神寒劃然長嘯巖谷四應栖禽翻飛從者驚起不省主人何作也明日辛酉巳午間記於壁而

去

記貓

貓白質黑章咸豐辛酉歲所蓄也善捕鼠初時甚勤其後貓之所處鼠自不至然饒於食家人念其有勞也常寬其過尋常盜竊一切不治同治壬戌五月寇陷郡城家人奔竄貓亦驚去甲子七月郡城復予自吳江歸埽除房室羣鼠跳躑千百不啻迎二貓捕之數日貓斃又數日有貓屋上鳴家人起視之白質黑章吾家故物也呼之下旁皇審顧久而相識是夕羣鼠他徙房屋寂然丙寅七月太孺人卒貓卧尸旁兩晝夜不去亦不食己巳四月隨至杭州庚午十月復隨予還邵老矣不能捕鼠唯時時盜竊耳然鼠終畏之不敢至辛未六月貓死噫嘻是固以其能食者也而又有義吾是以書之貓所生子均善捕鼠盜竊如其母

澤雅堂文集

卷四

三

澤雅堂文集卷五

定海黃先生別傳

烏程施補華均甫箸

仁和譚君廷獻為定海黃先生家傳其於學問之旨蓋詳矣至於敘述生平尙有缺者蓋先生非今所謂學人也先生自赴省試母暴卒於家歸而號慟幾絕時父茂才君老矣先生依依侍寢服終不適私室茂才君卧病數年衣食醜洗一以身親比卒持喪以禮其後每值祭日涕泣不能自己行之終身常如一日至其彌留告別欲以定省疏缺補之泉壤間其言絕

澤雅堂文集卷五

痛先生蓋古之誠孝人也昆弟相見白首怡怡又以此餘力脩輯黃氏家譜敬宗合族其推於誠孝有如此居閒處默反驗此心陰陽消長悚然危懼謂寂守於內非入學之道年六十二仿唐韓愈作五箴提呼惕息老而愈確而居心樂易不立崖岸凡親戚僚友之有問者子弟之請業請益者告之一出於誠故鄉人服其義而後生之造就尤眾窮居無位表見者少而當世之務籌之甚審嘗曰士當思孔顏所樂又當思孔顏所憂為兵制十策歛歛於海上之事凡所經畫燭照數計不啻也惜當時無用其言者先生既歿十

二年其子以周之友烏程施補華讀其遺書與共生平行誼得之於以周者從而論之曰十略之作經術明人事備斟酌諸儒弁包六藝豈非乾嘉以來通才大雅之儔歟若夫修於其身教於其鄉而謀於軍國一以誠孝為之本推之以應經法今所謂學人無能似之者作黃先生別傳以補譚氏之缺先生名式三字薇香定海歲貢生

裘府君家傳

君諱寶善字華南又字菊泉直隸河間縣人道光十

二年舉人二十年春選授安徽貴池縣知縣抵任值

澤雅堂文集卷五

水患民宋學詩將因災為亂有眾萬餘人聲言求免漕君聞單騎赴之或請以兵往君曰是尙無反名脅官耳不戢官也兵往則速之反矣眾擁君入民舍露刃相向謹曰免漕則已君論之曰是謂偏災漕可緩不可免若欲反耶則先殺我官一命若萬命足以相抵若非反之謂聽吾言毋動眾目學詩學詩氣懾諾諾且日眾退君即索食飲卧民舍中明日周歷各村察所苦以錢五百緡分振之民相扶送曰好官好官歸算倉穀借為民食論民詣縣自領學詩至禽之縣以無事二十三年冬調署懷遠江淮之間風俗强悍

間里賤人皆輕生負氣語小失意動相讐殺遇盜賊如平人視劫掠爲常事巨奸大猾蓄養無賴少年以爲牙爪冒禁犯法諸爲不道聲勢連州郡交通胥吏持官短長動息無事則民豪有事則盜魁環江以北四府八州二十有九縣民氣囂然吏治以武健勝懷遠其一也君以調任謁巡撫巡撫謂曰縣有大盜未獲君且往行告之遂微服至懷遠游其鄉市見羣少紅帕繫及來往市中一人騎馬至如有所指揮羣少帖帖唯諾私問市人曰是爲姚紹孔鳳穎之豪有黨萬人此去姚窪其家也君潛至姚窪偵知紹孔於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三

某日會飲卽詣縣稱新官視事率徒役如期掩捕紹孔出不意鬪且遁追數十里擒之巡撫密檄至卽紹孔也囚而致之巡撫以爲神明年紹孔之黨倪陶倪佩康聚博於順根山門羅刀槩君間道至山奪門徑入倪陶方卧揮刀斷其臂佩康矛刺君羣役踏之並縛至縣斃於大杖又獲羣盜王告等東阿周文忠公僑居定遠歎曰吏盡如裘某百姓開戶卧矣二十六年調補合肥合肥大盜耿四聲勢亞於紹孔屢犯殺人罪亡命藏匿君廣布耳目審知其處二十八年元日冒風雪猝禽以歸股匪盧洪亮徐兆基合掠竹林

關君率鄉勇奮擊洪亮墮馬兆基顧之蹶皆就禽餘匪解散擒賊王大紅等斫殺鄰縣差役及及於官逃入合肥君一一捕獲與鄰縣會訊界上對眾杖殺之血肉橫飛鄰縣噤齒二十九年調署壽州知州壽俗官蒞任無賴少年故犯罪試刑以知官之強懦君至兩少年鬪於堂一破額一傷臂君顧笑曰豈以試刑乎皆杖折其脛紮於柱以示民民有砍刀會出入持刀刺人爲戲君令曰持刀者斷其手君出持刀如故君卽斷其手血淋漓與刀懸之縣門明日出猶有持刀者君又斷之血淋漓與刀懸之縣門凡斷四五人

澤雅堂文集

卷五

四

縣無持刀者當是時四府七州二十有九縣之盜聞裘某名咸畏憚之相戒勿至壽州秋升泗州直隸州知州周文忠撫廣西奏調府君襄理軍事咸豐元年至桂林文忠已去位二年辭還安徽上書巡撫言粵賊獷悍飄忽勢趨東南宜亟堅壁清野爲防守計巡撫聽之事實施行賊已攻長沙陷武昌前鋒及九江矣趣回泗州部署防事而安慶廬州以次淪沒賊乘戰艦游弋江南北烽火相接一日數驚君前在泗州所用吏民識其才鄙勇怯至是悉召用之指付必堪其事修牆濠具槍礮塹要隘而守之賊知有備不至

五年土賊李三開孫蘭芝聚眾於朱山捕之不獲獲賊謀一重賞之使謀賊因得賊處攻之遽遁旋失蹤跡問謀知藏窟穴中實火藥轟之聲如雷眾焦爛焉夏調署鳳陽府知府鳳陽新剝於賊人心搖動城外土匪充斥君且撫且剿以安集之然民以家屬被掠日訴於庭君微聞有賊匿孝陵中驟往捕之禽賊目七得婦女百餘訴者之家屬咸在焉遠近驚服於是鳳人喜君來泗州人惜君去泗人爭於行省曰本我官也曷與鳳人亦爭之會北路賊警遂以君還泗既而賊掠臨淮泗事益急君請兵兩營營城外與城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五

上守兵相犄角立城圍鄉團以搜隱謀禦游匪家出一丁與守兵分巡城上下柝聲鐙火通宵不絕視三四年加密賊復偵知之繞城北去有許家莊盜藪也至是與賊通藏匿魁黨伺機竊發君率守城兵焚寨夜入獲賊三十餘名斬之論者謂安徽連年大亂羣賊如毛省無完郡郡無完邑邑無完鄉區區一泗州卒獲保全君之功多焉又謂君所禽姚紹孔等樂禍好亂咸有徒黨使賊浮江東下之十數人未死於法必揭竿並起與賊合併粵賊攻於外皖賊應於內為患滋大然則君翦除強暴為仁者之勇誅戮者少而

安全者多也君雖用治盜得名尤勤民事貴池殷家滙蛟水發田禾沒君督民作長隄六百丈計工授振隄成民久賴之合肥旱請振未許君馳謁巡撫言其狀得緩本年租及歷年帶徵通賦邑西南岡田平歲亦乏水君相度泉脈督民濬塘時其蓄洩灌之又令多執梁黍是後仍歲大熟泗州旱盡發常平以振全活頗眾洪澤湖為東南巨浸濱湖州縣十歲九淹至是天旱水涸君履田塍規水道創開溝洫若干處羣目眾口撓之勿顧明年湖水長溝洫受之田獲大稔并墾湖田千餘頃鳳陽被賊後猶任江北大軍供億

澤雅堂文集

卷五

六

民困特甚君泣請於巡撫免之聽斷至平在懷遠斷陳氏子訟婚事里巷傳誦以為神君其治合肥壽州殺人獄因緣發露得正其罪則誠心所求有神相焉所至恤民隱督獄情如此嘗曰使吾得為江浙官縣無盜賊一意治民益有於自效乎然君在安徽十有八年歷三縣二州一府民皆愛而信之泗州監獄牆圯吏請兵衛君曰非計乃坐堂皇召羣囚至賜之酒肉人粟一鍾告之曰將築牆汝勿逸遂燬而築之羣囚負土運磚助之役工竣無一逃亡者攻草溝集擒賊鄉勇失利反為賊乘君急召民團會天暮數千人

至昏黑中呼曰官安在先衛官再殺賊君出面之遂與賊持天明奮擊賊大潰奪獲財貨牛馬無算及君以養告歸泗州之民祀之釋迦寺君歿懷遠宋生走千里吊於家哭之甚哀是豈武健勝者所能致耶文忠之稱君猶觀其迹未識其心也居鄉救災捍患仁於鄰里持家以禮教子孫以義茲不具載載其政事之大者君以子貴封資政大夫

施氏曰安廬鳳穎之間風氣悍矣自道光之末亢澇頻仍父子不相保湛於俗迫於歲家藏兵器人懷盜心賊不起於粵必起於皖矣周文忠巡撫安徽鷹擊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七

爲治所誅渠魁以百數君爲州縣亦能擒巨猾杜隱患治亂國用重典自古然矣凡文忠所誅按之今世刑律勢不可行然誅之則治縱之則亂於時於地律固有變通也王霸穎川龔遂渤海趙廣漢韓延壽張敞之爲京兆同爲名臣其因俗設治何可一概論也君子德俊由拔貢考取知縣君貽書相戒謂州縣一官作孽易造福難少年甯能辨此蓋感於身之所歷太息言之矣

裘府君家傳

公諱寶鏞字韶甫一字芍菴直隸河間縣人道光十

二年進士二十二年選授河南延津縣知縣治有聲二十五年叙中牟治河功以同知用二十七年調知河內縣咸豐元年權知祥符縣二年復還河內用助軍饗加運同銜三年六月朔粵賊數十萬自會城渡河而西次日圍懷慶城中文武吏與居民七萬餘戶倉卒見賊不知爲計彗星見妖鳥鳴城以外火光燭天人心愈懼或請卜之公叱曰守土官義與城存亡卜不吉走乎擲其著於地有秣馬城下者公見之曰此走耳斬其馬計糧之數若干計民之數若干軍器之數若干選壯千五百人登陴力守戶出一丁分守

澤雅堂文集

卷五

八

各門險以兵法部勒城中回民有謀亂者輒調得之賊舉礮轟城公立城上指揮礮子出耳左右屹不動反以礮擊賊賊爲少卻自後賊日出游騎擊之卽退公覺其異曰將爲地道乎因有作炭者公特出其罪令伏地視見氣如縷出於隙乃於城中央穴地置大甕坐以聽之準聲所起亦掘地道掘愈遠聲愈近至能辨人語引水驟灌之凡破地道三十餘處賊亦隨破隨掘俄登城地道發城陷十餘丈身埋磚土中如有掖之出遇黃衣賊持旂率衆突煙燄以上手巨礮擊之中其顛顛衆駭退塹拒之然而泥沙塞耳目猝

不可視聽民爭舔其目目復覩兩耳遂聾民請休公
不顧地道再發再塹之先是料軍糧慮貧民乏食貸
之富戶書數於冊賊退徵償之至是糧亦盡援糧外
至又遇賊掠城中愁急旦暮且饑潰公飽肥犬斃之
潛棄城外賊割其腹而嗜又以城堅不可拔慮援兵
且至內外夾擊一夕遁去凡守懷慶六十日以功擢
知府戴花翎加道銜授懷慶府知府母喪去官遂老
於家以從子德俊貴貤封資政大夫居鄉多善行有
賀爾昌行狀在茲不載載其大者卒年八十一入祀
河內名宦仲弟書懋諱寶芳少有氣略中道光二十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九

三年舉人教諭甯晉咸豐三年賊破臨洺關甯晉大
震知縣他出遂主城守賊退擢州判戴藍翎十年需
次河南會城以南羣盜無數散則耕聚則劫緩則走
急則鬥民賊相混不可爬梳陳大僖者擬霍莊等寨
巡撫聞君之守甯晉也檄知尉氏縣旋調正陽二縣
當賊之衝君能練鄉兵屢與賊戰挫之陳大僖平擢
同知換花翎在官八閱月未嘗解衣卧勞卒贈知府
子德長字文延山東吏目偵賊霍莊被獲死之予雲

騎尉世職

施補華曰咸豐二年正月粵賊陷武昌方船載兵絕

江東下陷安慶陷江甯軍行千里如無人焉封疆大
吏不能爲旬日之守以待援師何論州縣官乎當是
時大江南北能以城捍賊獨一六合知縣溫紹原耳
賊遂謂天下不足平分兵渡河而北一趨山東一趨
河南趨山東者欽差大臣勝保公滅之高唐州河南
城守自公始賊以少挫焉其後數年今山東巡撫張
公知固始城守八十餘日會合援兵殺賊數萬賊大
震駭遂專擾東南無意北嚮至今兩河父老言河內
固始城守事如居旂鼓間指揮號令也嗚呼壯哉
周處士家傳

澤雅堂文集

卷五

十

君諱思誠字一菴烏程布衣生而性行端慤不伍常
兒少長信佛氏慈善之說一蟲螻不忍殺之家世貧
苦不任僕婢君每晨起析薪淘米助二親治炊或取
垢衣澣濯之然後入塾誦書晚歸亦如之後受邑人
聘授童子句讀月必數歸省視二親析薪淘米助澣
濯一如少時爲文章詞義卓然君應郡縣試輒得
高等學使者至卽病不獲與試或與試矣入號舍病
作文不及終篇蹉跎三十餘未隸學官也其數奇如
此先是費先生陽熙字少房隱居城南道場山治宋
儒之學其學在破程朱陸王之門戶求其是而得其

通又必旁及老佛諸家觀其所以異君從游數年學遂大進行誼純備布衣蕉萃門徒甚盛咸豐庚申辛酉粵賊屢攻湖城君二親皆老病涕泣請他徙不許曰汝畏死宜亟去異曰破屋中收吾骸骨也君遂不敢復言城之西北隅有寺曰長生蕭寂閑曠君與賓友數輩及門徒日講學其中當是時城上下兵賊相持礮聲震天公私食且盡旦暮不可保兵入民家掠取財物婦女老人呼壯者匿小兒啼君神色無變顧謂門徒曰患難命也朝聞道夕死可矣則皆應曰然同治壬戌君年四十六歲五月城陷君爲賊掠去不

澤雅堂文集

卷五

十一

知所終或曰被殺或曰自賊中走歸卒於中路君輯宋已來儒者之言兩卷曰下學指南所謂求其是而得其通者也又欲輯自漢迄唐名臣碩儒嘉言懿行爲若干卷曰尙友編未成而與兵禍

施氏曰君少時遇異人授藥一丸黃金色氣味芳烈或傳君被掠時取藥吞之遂得尸解雖語不可信然余與君中表兄弟親見此藥不謂必無是事也履貞抱素誦於生而信於死亦其理與

奚疑傳

周農王漁陳長孺

奚疑字子復烏程布衣家世業酒居湖州城南知稼

橋橋西有樓臨水南牕見道場金蓋諸山列若屏障碧湖千頃在其左乾隆初錢塘厲太鴻徵士於此樓納妾朱氏字月上樊榭集中所謂鮑氏谿樓也子復居之署曰月上樓後於樓外種榆十餘樹數年與樓齊改署曰榆蔭樓樓上書聲琅琅然樓下餅樽甕盎纍纍然工詩能畫喜賓客四方名士至湖州者子復延之樓上設筆硯具酒脯流連歌詠窮日夜不厭然通而能介與人交皆如其分武進湯貞愨公爲湖州副將遇無事時命老兵抱一琴徑出南門登樓布席撫琴而彈開化戴簡恪公乘扁舟來居樓上三日不

澤雅堂文集

卷五

十一

謁一客而去人問之曰得見子復足矣其爲當時愛敬如此晚歲務爲長者城南諸鄉皆化之遇有爭訟詰子復訴之一言解去年八十四卒世稱榆樓先生咸豐庚申二月樓燬於兵火

周農字七橋亦烏程布衣子復之友受性孤介終身不娶隨身一鐵瓢一鐵筴自署鐵瓢道人畫梅奇逸涉筆自喜曰冬心先生惜未見此詩極幽峭如坐修篁間風生月出聞寒泉淙淙然年四十餘卒子復葬之道場山下明高士孫太初墓側以鐵瓢殉

王漁字三樵子復中表弟烏程監生畫梅師周農奇

逸不如而能隱秀亦工爲詩所居去榆蔭樓百步曰小竹里館隱居讀書不問外事年踰八十稱城南二老

陳長孺字稚君歸安人府學拔貢生其父山陶與子復交稚君居京師十餘年讀書求友盡識四方賢雋卒無所遇而歸叔事子復博學雅游收藏金石書畫甚富熟於湖州掌故 國初已來諸老先遺文軼事志書所不載者稚君記之綦詳子復比之楊鳳苞嚴元照鳳苞字秋室元照字九能嘉道間方聞之士也曰六十年中見此三人著有借隱堂詩文集畫谿

澤雅堂文集

卷五

十三

漁父詞同治元年五月賊陷湖州稚君死之年五十

二事開照千總例 賜卹

施氏曰余年十八謁奚先生於樓上先生已八十矣改定余詩呼曰小友陳先生晚年貧甚且無子然清游閒詠未嘗有戚戚之色性善諧謔文酒之會時出一語舉坐絕倒湖之人至今道兩先生風流也

程慶餘傳

程慶餘字善夫別字心齋烏程人少困童子試而好學愈甚學以嘉定錢曉徵氏爲歸精於攷證而尤長於書數嘗爲六書徵若干卷證引極博又爲古今音

韻表十八行省音韻表皆有端緒算學稱中法與同里張仲子之說時有同異曰此所以學古也爲內閣八卿表紀 本朝大學士以下六部理藩院尙書

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副都御史遷授爲督撫提鎮表紀外省文武大臣遷授皆年經月緯曰此所以通今也目誦手寫二十年無倦色又輯金石續編五十餘卷以繼王侍郎昶所作其他撰述甚衆迄未成書咸豐十年賊攻湖州甚急慶餘母目盲不能他徙城陷賊執慶餘去慶餘顧其母不肯行強之卽罵賊怒殺之慶餘謙謙與物無忤性嗜酒每醉愈恭死時年

澤雅堂文集

卷五

十四

四十一人謂喪一經師云

論曰當時有兩布衣周思誠言陸王之學郡人稱之慶餘治漢儒之說顏其居曰六九齋亦爲郡人所重蓋樸學之士取尊不以名位也而均死於賊致其緒不傳哀哉

石紹漢傳

石紹漢字仙植湖南鎮筵人儘先都司率楚軍五營守湖州之北門爲人木強寡言而善御士卒他軍恣橫入市飲食或不與錢索之則羣起而毆見所用物日贈我卽持去不顧訴之其長輒曲庇之或予輕杖

曰懲之矣然賊來物亦非汝有也故士卒日暴無所顧忌獨紹漢秋毫無擾圍急民出城徙避道過他軍苦遭搜括賄之而後釋獨紹漢衛之出險如送家人同治元年四月食盡千總熊得勝約以城降賊與他軍密謀數日獨不告紹漢曰石人知敗吾事五月三日賊從諸門入至北門者紹漢奮擊之相持正急賊反出北門攻紹漢之背火光滿城城上皆樹賊幟紹漢揮所部去曰城破矣各求性命無顧我竟率二十餘人鬪死死之數日賊殺楚軍之降賊者千數百人得勝逃至上海執磔於市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五

施氏曰咸豐庚申四月蕭瀚慶以楚軍救湖州戰死長興虹星橋下而楚軍竟擊賊走湖州用楚軍自此始自後水陸至三十餘營然卒開門降賊者楚軍也城以楚軍存亦以楚軍亡紹漢天與忠義獨與瀚慶比烈矣

潘錦芳傳

潘錦芳湖州賣酒翁也少習拳勇技擊義心直氣市井無賴咸憚之已而折節爲善謙謹畏事犯而不校晚年酒益讐家富子孫納貲爲品官翁稱封君而謙謹加甚每入市井僮僕旁行與傭保語兄之弟之郡

縣大夫與縉紳之仕而歸者敬翁爲人詣之匿不敢見爲人平爭鬪償逋負事解不居其名咸豐庚申粵賊攻湖州趙忠節公以鄉兵守城指翁告人曰此游俠之雄也惜乎老矣辛酉之冬賊陷會城圍湖州益急而江蘇巡撫駐軍上海忠節作血書乞援募能犯圍出者翁獨請行及陳血書議以松江提督曾秉忠率水師絕太湖而西爲外內合攻之計鄉人賈於上海者聚貲十萬饒之行有日矣有尼之者中變翁乃流涕言曰老夫出城時城中糧已盡矣兵一日兩粥民食草根樹皮空巷做廬死人相枕生者數老夫之行旦暮待援懼不相保城外賊如麻登高叫呼兵在城上與之應答岌岌將爲變老夫病且死犯圍爲此行鄉人賈於此者念在圍城父兄弟宗族姻連其情愁急恨水師無翼而飛也彼尼之者何其不仁乎嗚呼吾不復見趙公矣舉拳擊案大呼嘔血以死死之六月爲同治壬戌五月湖州城陷翁家亦破翁之諸孫至今以酒爲業

澤雅堂文集

卷五

末

施氏曰同治壬申癸酉間重修湖州府志余言潘錦芳事宜附壬戌殉節諸君之後或以賣酒者少之遂不得書嗚呼翁賣酒者也趙忠節公識之矣

錢江傳

錢江字東平長與人生而長身瘦面手垂過膝使酒負氣不事生產好談經世之略習拳勇技擊客行半天下識其山川道里與地之才賢道光二十年

詔以宗室奕經為揚威將軍率滿漢兵渡浙而東禦英夷於甯波江上將軍書大言不遜多指斥將軍怒下之獄或請釋之林總督則徐以夷事戍新置江隨出關執弟子禮甚謹總督治伊拉克坎爾四十九處江與有力焉坎爾者引山泉入地道踰戈壁數十里至可田處出水灌之戈壁無水而伊拉克得闢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七

地九千數百頃民至今賴之歸游江淮間結其豪民有名字者與潘德輿魯一同臧紆青善德輿一同有文學紆青負志節通術數以弟畜江時時誡之曰君疏狂不檢聞於知人終當以此賈禍咸豐初周巡撫天爵招之安徽使率鄉兵捍賊江見巡撫如有不樂去走京師湖北人雷以誠居卿寺中錄錄無著江為草奏陳兵利害上之即日召對幫辦江南軍務駐師淮上江淮之豪聞江在軍中咸來歸附江又倡收百貨釐捐以助餉精軍聲頗振天下釐捐之設自江始以誠且倚之且忌之江恃功多才大醉即讓以

誠曰某事誤行某人誤用某言誤聽何不一謀乃公以誠積不堪有讒者曰軍心利權胥在於江旦夕慮為變以誠乃邀江飲即坐上殺之誣以謀反江既死江淮之豪號哭散去以誠旋以失機遣戍矣江之賈禍卒如紆青所言

施氏曰江以奇士遭橫死又蒙謀反惡名身後三十年無人白其事可悲也或曰仲尼有言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釐捐之設賴以給軍而病商擾民遂無終極江之殺身天所以戒首禍也紆青從周巡撫以鄉兵捍賊戰比有功自以命蹇不肯受賞後援桐城戰死

澤雅堂文集

卷五

末

如其志節云

周洪燹傳

周洪燹字蓮君烏程縣人湖州府學廩膳生員生而軀幹壯偉似燕趙間人性聰穎為文章援筆立就奇氣盈涌詩歌詞曲書畫博奕以及醫方堪輿六壬遁甲李虛中袁天綱之術擊刺之技無所不學學必盡其能視儕偶中無當意者過自矜許應省試七薦七黜則盡辨其牙角一混酒色以發其於邑無聊之氣家僅中產不能網紀至是日貧則愈益無聊耽酒色加甚禮法之士深疾之洪燹亦奴視禮法士衣冠之

會高歌激壯或脫衣捫蝨與之語或應或否有所不樂出門徑去不告主人或以爲病癡洪彝聞之曰賣癡耳非病癡也有女適人而喪所天依洪彝爲活幼妾生子方五六歲洪彝每入室相對慘惻不怡久之城陷賊執洪彝去聞其習壬遁也方援崑山亟令占之洪彝給賊曰吉既行則負手獨語曰卦象告凶賊其死矣爲留視洪彝者所聞及賊敗歸以告賊怒牽出將殺之洪彝顧笑曰吾不從汝求活也何怒爲引頸受刃年四十七

施氏曰聞湖州陷時蓮君自爲輓詩其言絕痛嗚呼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五

豐於才而嗇於遇至求一死畢乃事也死固有命焉天之生是才也何爲也哉

姚天保朱大斌傳

姚天保烏程縣人屠者年五十餘當湖州被圍時或勸天保他徙天保曰吾生長郡中二十里外無相識者徙將安之城陷賊執天保脅使出金天保罵曰賊若死在旦夕尙欲金耶前日官兵獲若輩戮之儀鳳橋下以其肉餵狗度不下萬人今卽賊不守援兵且至吾死爲鬼尙能見若輩頭足異處也賊怒朴之罵愈厲乃支解於儀鳳橋

朱大斌歸安縣人少嘗爲兵以老除籍生平務爲長者雖蟲蟻不忍傷之城陷賊見大斌忽甚怒必欲殺之同俘者爲叩頭乞命大斌曰此吾宿孽及此一償免生生受累也怡然受刃年六十餘

施氏曰咸豐庚申二月余爲賊掠至武康途遇一鄉人與賊相搏拾地下磚擊賊賊爭殺之至死罵不絕口此與姚天保比烈矣惜不知其姓氏若朱大斌者幾如道家之兵解又何說也

徐蔭培沈心燦傳

徐蔭培字思棠德清人湖州府學生員天性方迂當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五

賊擾東南嘗謂所親曰萬一德清不守吾當奮罵賊搏一快死人傳以爲笑庚申二月賊陷德清家人俱走蔭培獨徘徊戴侯祠下有速之去者瞋目不答賊至此之曰國家何負汝乃作賊耶前日李開芳寸磔於京師汝甯不聞語而渠帥速降官軍賊怒以及加頸日有金貨汝死蔭培笑曰金固在然不以媚汝乃探懷出舉而投之河賊愈怒殺之臨死血噴賊面罵聲不絕

沈心燦字浣花德清縣學生員少美風儀跌宕自喜自東南多故慨然有平賊之志然不得一當庚申賊

陷德清據嘉興心燦遂發狂疾日飲酒歌哭間作聲
達內寢母呵之乃止踰時復作辛酉德清再陷心燦
奉母登舟走荻港爲賊所乘既脫而母驚死於是心
燦大發憤語其仲弟曰今與汝取別汝以權行吾與
賊不共戴此天必剗刃其腹再與汝見也遂留不去
然無可假手賊至匿蘆葦中爲搜得之心燦給曰吾
有金在蘆葦中願取以獻賊縱之遽大呼赴水以死
遺一履岸上賊無所洩忿取其履碎之賊退沈氏求
尸不得奉碎履以葬死時年若干歲

施氏曰蔭培迂士心燦狂人當時智者多笑之然而
澤雅堂文集卷五

飲刃如飴以伸其志孔子曰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也
伊古以來忠臣孝子出於智士哉

費鼎成傳 附沈阿良

費鼎成烏程環渚村人幼時能記誦五經傳註旁及
史記通鑑諸書鄉里中號爲穎出終廢爲農間爲童
子句讀之師爲人伉爽善談笑夏月之夕鼎成每坐
大樹下迎風灑然鄉人帖帖立男女雜遯鼎成說
古來事鼎成取史記通鑑所載子所以事父弟所以
事兄婦所以事舅姑宜夫教子與不幸而守節民所
以事官奴所以事主盡情竭態張皇出之佐以雜書

小說佛氏之因果聽者欬獻惟恐夜之久語之盡也
咸豐庚申二月賊陷長興去環渚村五六十里或勸
鼎成避去鼎成慷慨語曰吾家七世爲 本朝百

姓食其土生之毛沒齒晏然屬者天下盜起兵殫財
盡又不徵民一丁加民一賦時 詔有司救民於

盜中歷秦漢已來誰氏之民若是存卹也賊至而逃
曾不如狗當是時人多迂之四月賊犯環渚村執鼎

成去鼎成奮罵奪賊手中槍刺賊賊怒殺之棄其尸
於路沈阿良者屠者也與鼎成同里聞賊至避至數

里外頓足哭曰吾母在門度爲賊虐矣於是間道歸
澤雅堂文集卷五

負母以出中途遇賊驅阿良負米阿良戀母奮與賊
搏爲所殺

施氏曰鼎成一耕夫耳顧以世受 國恩欲報以
死宜人多迂之然士大夫之族愧此語者多矣阿良

已出復歸以身死孝屠者乃有此人哉自士大夫化
性成僞忠孝之興乃於草野嗚呼可慨也已

沈如芳傳
沈祿字如芳烏程環渚村人膂力絕人喜從里中無

賴少年游里中皆目之庚申二月粵賊陷長興里中
富人倉卒避之他所諸少年爭入其室取衣服財粟

莫敢誰何如芳獨念曰里中人薄我久矣及此一酒之於是操挺出罵諸少年曰若敢作賊耶令賊不至富人還訟縣官縣官操三尺法隨若後欲完頭頸得乎且吾與若相識他日一一證之諸少年驚去其年四月賊二十餘人偽爲泗安潰卒行至南皋橋事敗如芳率里中人捕之賊持槍刺傷如芳如芳疾馳去呼里中人曰前前賊二十餘人耳將死問家人曰賊盡得乎曰得之盡殺乎曰殺之遂領首以絕年若干歲

施氏曰如芳可謂丈夫矣爲善數月足蓋惡名惜乎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三

卽死於賊不及觀其旣也然以無賴之如芳今日得與忠義之列使余執筆而書之爲善之效大矣卽死於賊命也命短而名長人何所計較吝於爲善哉

朱綬傳

朱綬字某歸安荻港村人荻港在湖州城南二十里而近由杭趨湖當其要衝辛酉之冬杭州再陷村人紛然四徙或邀綬去綬曰荻港村朱綬家也去者去留者留無煩顧我旋約村之未徙者閉柵以守具船後鳴鉦鼓若將迎戰之爲者賊爲觀望不進數日後綬巡行柵外遇賊與鬥死之兄弟子姪死者凡七人

邵氏吳氏朱家婦也賊至相謂曰男不爲賊民女可爲賊婦皆赴水死僕婦栢氏從之亦死

施氏曰古人有言士各有志無庸相強假令綬率其家人骨肉委地賊中以智自免不過數年廓清摧陷再覩太平豈得以不死責之耶而綬必不爲嗚呼爲賊民且不可況爲賊臣乎懍懍乎烈士之風矣

沈錦船徐榮樵傳

沈錦船遺其名烏程縣學生員賊陷湖州入錦船家縛其父於庭索金不得將殺之錦船趨抱父頸呼曰殺我殺我以釋吾父賊相視而嘻錦船呼之急賊以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五

刀擬之曰死也願之乎錦船曰釋吾父願甚賊竟殺之縱其父去

徐榮樵歸安縣主兵吏城陷遇賊於巷爲所掠置一樓上繫之同繫者凡九人樓臨大河榮樵夜斷其繫破窗躍入河賊拯之曰何故死榮樵罵曰與爲賊不如死賊怒紡榮樵於柱右設湯鑊割其肉煮之徧食同繫九人者遂死

施氏曰庚申二月余兄弟避亂基山爲賊掠去賊亦索金不得曰殺一人釋一人兄弟爭死賊義釋吾弟掠余去至孝豐亦釋之錦船可謂不幸矣或言榮樵

貌如豕於法宜惡死然榮槿豕其貌耳其死之烈固
今之義民也求仁得仁二人死何恨乎

費徐氏傳

費徐氏處州某縣人父景藩湖州運糧千總家於德
清嫁女德清費氏舉一子而婿死年二十二誓守焉
氏有祖姑事之甚謹祖姑憫氏年少且貧諷令改適
氏不可曰願爲費氏字此呱呱者景藩或時饋遺卽
以奉祖姑咸豐十年賊陷德清景藩他徙攜氏同去
氏泣曰祖姑在女何得去出其子託景藩曰以此累
大人明日賊大至見氏將辱之不從則脅以刃其祖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五

姑在旁事急相向而哭氏慨然曰死一而已豈徒有
二因起向賊求死賊怒繫之樹上曰我出汝心心誠
堅否刃之不入連剉之腸出心垂臆間如石賊大驚
異就德清人詢其姓氏曰此婦有神氏死時年若干
歲

施氏曰同治壬戌八月湖州賊平大吏捕鄉人之爲
僞官者論定其罪余友德清江子平爲言費徐氏事
遂爲之傳子平又言氏所繫樹至今血漬深入寸許
濯之不去云

李彭二烈婦傳

李氏肅州農家女總兵馮桂增之妾也桂增山東臨
朐人同治十二年隨今相國左侯誅肅州叛回馬四
遂軍其地光緒元年納李氏爲妾其冬烏魯木齊都
統金順檄桂增赴新置氏遂留肅州與部曲諸婦女
同居氏御諸婦一以禮法諸婦女憚之若部曲之事
其帥會額爾慶額以涼州副都統會辦新置軍務二
年正月約桂增襲瑪納斯城破之軍無後繼反爲賊
乘圍額爾慶額數匝桂增大呼馳救身被數十槍死
師人死者三百而額爾慶額跳兔氏聞日夜哭諸婦
女勸以方有身也氏哭如故已而生子氏且乳且哭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五

如是一年諸婦女無有得氏一笑者三年四月所生
子死而部曲將歸桂增之喪氏聞不復哭與諸婦女
言更爲和易諸婦女咸怪之五月桂增之喪至氏撫
棺哭之慟須臾仆地不語諸婦女視之口沫濡濡氣
不絕如縷蓋先時已仰藥云旣死諸婦女爲之易衣
以歛縫紉至密不可開也年二十

彭氏貴州貴筑人鎮守田興恕爲貴州提督婢畜之
田戍新置以家屬從道出秦州止焉而鍾祥黃翥先
爲秦州知州喪偶遂納彭氏爲妾光緒二年左侯再
至肅州料量新置軍事翥先從爲主計時時被病侯

憫之命賃屋居營外迎氏侍湯藥四年二月肅先病卒氏大哭已盡啟篋篋暴諸衣服錢財以屬肅先之子取金吞之遇救不死越日復吞之肅先之友益陽王維國烏程施補華以其志殉肅先也戒其家勿救二日而死年三十二

施氏曰婦行放佚邊塞爲甚非性之罪蓋閨門之化缺焉李氏彭氏身爲人妾至微且賤而皆死其所事期歲之間二烈相望也彼甯有殊性耶左侯兩請於

廟側而余復爲之傳詩序曰風風也上以風化下李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七

彭二烈行其所性何事表章卒所以表章之者嗚呼可以思矣

姜張二貞女傳

九姑四川汶川縣姜氏女字成都袁瑛未嫁也瑛從軍江南咸豐三年戰歿九姑聞之不食數日垂死或諷九姑曰死夫義矣雖然袁郎無後盍立嗣子而撫之爲烈婦孰與爲功臣也九姑從其言撫孤於姜氏之室十有六年而卒年三十一

五姑張氏女字同縣姜文炳亦未嫁也咸豐五年文炳以疾卒五姑辭於父母曰女生姜氏婦死亦姜氏

鬼也遂勢面奔喪當是時文炳祖母與父皆在堂五姑事舅如父事祖姑如祖母祖姑病割臂和藥療之婉婉孝謹二十年如一日云文炳九姑之從子也而得五姑爲婦姜氏一門節義相望可謂吉祥善事矣作姜張二貞女傳

論曰昔震川歸氏作貞女辨以謂世之未嫁而守節者謂男女之情未接無從夫之道也嗟乎女子字人大義相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明以身委之矣不幸而夫死爲之死可也爲之守可也本義以伸情何謂不合哉禮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七

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聖人之制禮也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仰而跂之蘄之於中道人人易行而已世衰俗薄婦道尤替蓋於禮常不及矣一二貞烈之質激於心而過於禮以發爲絕特之行雖未幾於中道而維持風化夫固聖人之所許而王者之所褒也嗚呼姜張二貞當之矣

書王世祐

王世祐湖北黃岡縣人父家澧甘肅候補縣丞司蘭州源源倉光緒三年世祐年十七自黃岡來省父父病遂留不去九月病亟世祐割左臂肉和藥進之少

愈矣已而竟卒四年今相國左侯上其事於

朝得旌如例容私於施某日聞之身體髮膚受之父
母不敢毀傷封臂禮與曰凡情至危難急迫而發者
禮不能以止之夫不封臂禮也而無術以救其親封
臂非禮也術亦不足以救其親而猶有萬一然之幸
則甯犯禮所不與以致情所難忍情所難忍至性所
流露也孝也踰於禮而有合者也且世祜何暇言禮
當是時憂父之將死旁皇無所出也假令有一術焉
以身之生易父之死世祜猶將爲之而況於封臂乎
禮者先王所以一天下之愚智使就乎中道也若夫
危難急迫而至爲世祜之事君子亦哀而許之許之
者何也禮導源於性而爲功於情彼固據禮所從出
卒發而驟過者也故曰踰於禮而有合也

書俞德和

咸豐庚申三月余爲賊掠至孝豐暮夜脫走天明日
出出求食飲途遇一人短衣上下視予曰此間無君
若者何自來余具以告曰君歸必過長興民賊方門
若之何拉至其家具食止宿明日提湯趣浴爲理頭
髮解余身上衣手自澣濯之凡居其家八日長興賊
退余乃告歸曰歸耶此去新剝於兵無所得食因爲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五

角黍十二盛以敝囊右手令提之左手一兩蓋扶送

出門顧其妻笑曰可矣似販炭客矣當是時長興民
憾賊甚遇逃歸者輒殺之惟販炭客得出入界上故
云余歸未數月孝豐沒於賊遂不復相聞又十餘年
感其夫婦之高誼終無以報也乃爲文記之君俞姓
名德和農家子嗚呼噫嘻余獲於德和豈非甚幸哉
書傳所紀漁父漂母之事得伍胥韓信遂爲美談耳
德和所行與漁父漂母何以異而施非其人余之甚
幸殆德和之不幸歟然漁父漂母不聞姓名使余此
文而傳天下知有俞德和也豈可謂不幸歟夫漁父
漂母非以求名者也余欲天下知德和又豈德和之
心歟亦用以爲報耳且知漁父漂母固不絕於今天
下也

書廖許兩知縣事

廖君諱宗元字梓臣湖南甯鄉縣人道光丁未進士
以知縣分發浙江歷署仙居德清皆有善政咸豐九
年八月來署歸安清理錢漕搏擊豪猾旬月之間名
聲大起明年正月賊陷廣德二月五日潰卒千人夜
半叩城門求入呼聲甚急城中驚走相踏以爲賊至
君出庫錢五十萬騎馬出城坐關神武祠遍給之語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五

其將曰城中不能容汝好西去守關隘也於是卽夜散去至十七日賊來攻城總兵李定泰拒之君騎馬行街市間呼百姓登城助守而自率數十人城上城下晝夜來往不息以督竊發之奸四月賊至君勤如前百姓人人自奮益出死力五月某日君起署中嘔血倒地舌卷縮不能語百姓皇皇哀籲於城隍神者日數百人甚有願以身代者婦女稚幼焚香膜拜誦佛號爲君祈福君聞卽爲書告曰宗元不德不敢以煩父老恐增罪戾也明日強起肩輿行城中百姓見者謹曰果愈矣聞者謹曰果愈矣然君性剛於尋常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三

人不肯平面視以此爲大紳所忌思以疾去百姓微聞之羣走烈日中驚相告語擁君不前城門四塞百姓泣君亦泣拜君亦拜竟不果行又明年二月始被檄署紹興府事遂與紹興之亂君之赴紹興也賊已破浦江下諸暨君議撤城外民居遷其民入城爲堅守計又爲大紳所忌揚言曰聞廖某渡江已爲賊殺今其來者賊使也民固已疑之而君部卒適奪民家物於是羣譁曰廖某之爲賊信矣見君爭歐之君不能辨憤而投河或援之起乃仰藥死死之明日賊入紹興城大紳逃去於是湖紹之民各譽毀君至相訾

警同治三年今相國左公以兵平浙抗疏直其事君得優卹大紳戍邊

許君諱承嶽字柱山湖南甯鄉縣人廖君爲縣浙江常在幕中爲掌會計勾稽出入條舉件繫旣無妄費亦無私積廖君甚倚之納捐典史保升縣丞復由縣丞納捐知縣分發浙江咸豐十一年來署烏程爲政一視廖君而寬厚過之當賊之陷杭州也環錢江以北咸爲賊有獨湖州一城相與支拄於是賊悉力來攻衆數十萬山谷皆滿城中兵萬人百姓十餘萬爲堅守之計以待外援予時走告諸當事於賊未至之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三

地就地徵漕分運入城以足兵食絕盜糧君以爲然言於趙公而行之然賊已大至民皆四走得米僅四五千石明年三月城中糧盡兵一日兩粥千總熊得勝下搜米之令家至戶到取及斗升衣服錢財鷄鴨犬豕其無有者膊而戮之君調護曲至涕泣見得勝言百姓無米是後搜米稍緩五月初三日得勝開東門降賊城陷君在西門望見卽騎馬入署就縊一妾從死君實心爲民見於容貌辭氣而才微不逮故民不甚知正月之初君謂予曰吾元日夢水漫堂階其赤如血庭中兩柱無故自折城其不守吾其遂死於

是乎已而果然

書吳守備事

予識君在丙辰之歲君爲湖州左營千總長身頰面
眼爛爛如電遇兵卒有恩尤喜與士大夫接暇爲葉
子戲圍坐竟日不厭也其決勝負不過千錢入市買
酒脯招邀歡飲諧諠四出而精悍之氣隱然眉睫間
其他武人豪暴之習一磨刮盡去後升守備咸豐庚
申二月賊陷杭州君家在城中一女弟一子一女縱
火自焚君哭之過時而悲其年都司趙鼎鏞卒君宜
攝事忤當事者分守東門君日坐城門下誰何出入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三

甚勤其事夜與老兵同卧起無幾微不平之色同治
壬戌五月城陷君驅妻子入水以身繼之不及爲賊
殺噴血賊面罵不絕口君少爲撫院戈什哈月齋章
奏走京師盛夏淫霖烈日汗出如漿氣息纒屬冬雪
數尺北風墮指馬毛拳縮未有踰限者凡十三年積
勞至千總君醉每自歎曰區區一官兩股已無版矣
年五十四歲君諱鳳祥字春梧仁和縣人

施氏曰湖州協副將鄂爾霍巴字斐堂蒙古人年六
十餘自賊圍湖州常積火藥於庭及城陷聚家屬室
中燃火藥轟之無少長皆死賊入署內者死二十餘

人吳君爲其屬可謂雙烈矣其時有左營千總楊姓
亦不屈死失其名

書張仲子

張福僖字仲子一字南平湖州烏程縣人府學廩生
高才博學尤精天算小時師事同邑陳靜菴靜菴算
學老師仲子盡得其術及同邑徐莊愍公撫江蘇仲
子爲之幕佐莊愍著務民義齋算學思力精絕仲子
時其清暇卽與辨難而海甯李善蘭壬叔亦以算學
鳴揚所著書詣莊愍質之遂與仲子相習仲子由是
學大進著彗星攷一卷光論一卷泰西人言算學者

澤雅堂文集

卷五

畫

皆歎服其說爲人質野少矜飾與人言日上視有相
仲子者日當以非法死其後粵賊破蘇州莊愍闔門
殉節湖州亦數受圍仲子無所歸客游至上海同治
元年三月城圍益急湖人在上海者請援於當事既
許之矣而仲子家在圍中思間道迎之出於是湖人
作書坳仲子語圍中將士死守待援行至昆山遇賊
反縛探懷中得其書獻賊酋覽之書詞隱約初不甚
解沈小廉者湖人之從賊者也取書覽之遂誦之酋
乃大怒設烈火庭中燒鐵索至熱上下其身數匝皮
肉焦爛狼藉仲子度不可活瞋目大呼且罵曰賊援

兵夕至汝朝戮矣吾死爲厲鬼當從擊汝也賊塞其口殺之懸頭樹下四月初七日也越日鄉人購其頭與尸并葬之與尸合膠不可解三年湖州復子某迎其棺改葬於祖塋之旁生平著書甚多遇亂皆散佚其彗星攷光論聞湖人陳某藏之亦無刊本

施氏曰仲子爲徐公客數月卽歸及賊趨蘇州仲子乘小舟謁徐公請與俱守徐公謝之曰并命於此無益也請以幼子出徐公又謝之迨賊攻城公促之去又二年罵賊以死是知忠義激發其素所樹立然矣嗚呼不負所學哉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五

書程子祥

自湖州來者言程子祥純素澹泊今爲道士無若子祥者余曰汝知子祥所以爲道士乎子祥名符山西一典史其母庶也方居湖州與子祥之長嫂相愛長嫂中年哭夫與子目不見物有子慶餘博學至行能事其母及子祥之母故子祥歲致百十金以兩老人託慶餘慶餘亦賴以鍵戶讀書室中怡怡兩老人並案而食同寢而息咸豐庚申二月賊攻湖州子祥自山西歸迎母與嫂嫂以盲不肯行母曰我不忍舍若去死命也勿徙子祥遂棄其官備書杭州一月所入

寄其七養之辛酉十月杭州破湖州圍子祥在賊中求入湖州不得同治壬戌五月湖州破子祥入城則巷有賊居戶有賊據至其家賊撻之曰誰知汝母巷求之無有戶求之無有受撻與罵不知其數旦遇一人曰走矣暮遇一人曰死矣子祥旋出城求之四鄉登山而號涉水而哭喝無喝寒無寒饑無饑渴無渴皸手繭足鬚鬚如蓬蟻蝨繞衣領其求不止鄉之翁媪無不禮也童稚無不詢也廟無不祈也冢無不禱也如是三年空中聞母語曰骨不可得矣神鑒汝孝宜自脩子祥遂出家爲道士隱於金蓋山今之道士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五

宜其無若子祥也慶餘沒於賊卒如神所言

記黃氏四烈

合肥之黃有四烈魯氏黃應杞之妻十八而嫁逮事其姑姑稱曰孝數年生二子而應杞病應杞有兄曰應林嫂曰孟孟與氏相愛及病亟氏涕泣告應杞曰吾從夫行養姑賴長姒矣姒視吾子如出腹也死生何異應杞死不食十日乾隆十九年十月二十日烈婦魯氏卒卒四十九年爲嘉慶八年而有李氏李氏之夫曰紹友應杞族子也早死家貧甚孝李氏紡績養姑撫夫兄之子而嗣之自食常不飽姑哀之曰以

老弱累賢婦貧苦若此何以自存或勸姑曰盍改嫁之氏聞而未察也急歸母家母家無親兄弟有從兄亦他出無所倚乃過鄰婦曰吾志養姑撫子雖行乞勿令姑餒今遭此變不遂矣吾賴十指力爲姑置一棺吾死勿用以殮幸他日告之鄰婦勸之歸氏且行且泣至家闔戶取紹友所佩刀自剄血淋漓濺牆壁室有紡績具盡赤八月十三日也又四十五年爲道光二十八年承谷之女繼之女幼能事其母母病而獨侍母卒而深毀初女仲嫂龔有姊適楊氏夫亡不食死女與嫂相見叩其事甚悉曰嗟乎與吾族高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五

祖母魯氏比烈矣二十嫁董經謨董舊家中落日有門戶之釁女見經謨不支議同歸母家避之未及而經謨死女時在母家聞之號泣拜諸叔曰董氏已矣兒自爲計易耳雖然兒母死未葬父出未歸弟天而嗣子未定叔終此二事兒死不恨矣拜其叔母曰母愛兒者兒死一啟手足又遍拜家人曰鬼猶求食董氏不祀矣歲時上冢分我一盂飯也奔喪至董門不食十四日卒遺其月日承谷從子曰瑞蘭有長女字余受祜瑞蘭官於外女常隨之亦能事其母其侍母病與居母喪一似董氏姑光緒九年八月瑞蘭假

歸嫁女舟次某驛夜聞鬼哭聲甚厲女心動曰此何祥也此何祥也瑞蘭亦異之當是時受祜以疾卒於家十月初抵江甯始聞之女卽飲泣不食十五日抵家女強進一餐戚族之過存者破涕對之十八日復不食請於瑞蘭奔喪不許則折釵以誓瑞蘭知不可強也從之二十日嫁期也女吉服詣余氏抱木主而拜禮成纓麻而哭曰天乎吾爲董氏姑矣請於姑以長妣次子嗣之於時黃氏自其父瑞蘭以下余氏自其姑以下皆環之而泣女轉慰解之凡不食十三日至三十日卒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五

論曰昔震川論氏作陶節婦韋節婦王烈婦諸傳而深非未嫁而殉夫者謂男女之情未接未可以身死之也嗚呼夫者天也人戴一天豈戴二天女未嫁而殉夫猶士未仕而殉君耳伯夷叔齊未食商之祿迨周滅商餓死首陽山孔子賢之此可以例矣羣言淆亂折諸聖歸氏之說非言之淆亂者與黃氏四烈相望於百數十年間余故論次之並破歸氏之說發其義以告天下

澤雅堂文集卷六

烏程施補華均甫著

姚子展墓誌銘

君諱諶字子展湖州歸安縣人其先沈姓有壻於姚者因冒姓姚氏凡數世至君之考諱開榮脩行於鄉始有名稱君幼開悟讀書不過三徧卽能覆誦不遺一字爲詩古文詞若有天得場屋之試亦以古文行之稍長益務讀書求友與同郡六人者爲茗社問學相長師漢劉騶以古文寫五經講求六書聲音訓詁曰吾非能爲經師韓愈氏有言凡爲文章宜略識字

澤雅堂文集

卷六

十一

將以治吾文也咸豐己未舉於鄉明年庚申粵賊攻湖州大紳趙忠節公以團練扞賊烏程歸安長興德清諸鄉聚皆應之君主辦郡中團練舉余自副分郡中爲三十五鋪鋪各有長一鋪若干戶一戶若干口書之於籍而榜之於戶又每十戶循環爲長以警其口之數多則問所來少則問所去告之鋪長鋪長告之君與余按籍之戶而書其下故城中數萬戶戶男女大小厯厯可計無一奸之能匿賊至則戶出一人領於鋪長登城助守陰用兵法部勒甚雨大雪植立如鱗寬於晝而嚴於夜如是二年至辛酉之冬賊再

陷杭州環江浙數千里皆爲賊有君上書忠節公請公私多買米穀爲持守之計事旣行矣有尼之者緩賊遂圍城同治元年壬戌圍益急城中食盡楚軍統領熊得勝下搜粟之令家至戶到舉城騷然君又上書忠節責以放兵擾民事以少緩五月初三日得勝開門降賊城陷君祖母氏童母氏習妻氏周一叔四妹俱死於難君從死不及間道走上海期得一當以雪家門之恨復喋不得施悲憤填膺莫可發泄於是混於酒不擇人而與之飲醉則歌哭無常或拉爲狹邪游必曰有酒則往往又必極醉余嘗識其用心

澤雅堂文集

卷六

十二

而哀其遇思有以開解之嫉君者願以爲口舌也甲子七月官軍復湖州君歸葬其祖母以下凡八喪九月某日以微疾卒於蘇州將卒顧其從弟某曰生與死孰樂汝知之乎嗚呼此可知君之用心矣篋中存古文若干首詩若干首皆君所手寫以余所見證之蓋散亡者夥矣使君不邁壬戌之變雖窮無所遇僅得中壽其用心於文字所至願可量哉乃今止於此明年某月從弟某歸葬君於縣東五十里雙林之原徵文於余余與君同出茗社誼至親厚又患難之後粗識君之用心遂不辭而爲之誌係以銘曰

嗚呼子展天爾子也零丁海隅萬事裂也一死爲優
生者劣也腐腸伐性忍自割也其道則狹志勇決也
芝焚蕙化重悲咽也文章之光並玉雪也清照千年
不可滅也

鈕右庭墓誌銘

嗚呼余少孤貧無所師居里巷間所與游處飲食親
厚如兄弟有無相通行誼文學相責難責難之甚至
於訾警而不惜者常得四五人非孔氏所謂益友者
歟四五人者歸安姚誼凌遠遠之從子瑕德清戴望
與君是已鈕氏世以科第顯子弟佻色揣稱專力場

澤雅堂文集卷六

三

屋之試獨君與其從子家榷不喜爲世俗之文閉戶
治經講求聲音詁訓相得如朋友然而君於易尤遠
於虞氏消息之說能推究其遺義時罵族人空無不
學及學使考校家榷稍黠所作能中程度君輒居下
等族人亦相與目笑之性又卞急動與人忤感豐丁
巳戊午間余館其叔父家爲童子師君與家榷日日
來或理經說或論人事語有不合君必爭勝余反言
批之君爭愈力至於發怒僮僕戶外竊聽相與驚異
或拉主人視之見君項下筋如箸刺刺不自休主人
排戶入曰爭何爲者卽一笑罷去然異時思君所爭

多足與余相磨切者其後家榷病酒卒君益無所向
與余加親厚同治壬戌五月粵賊陷湖州君妻子俱
死余時流徙賊中與君一再相遇形色蕉萃卞急愈
甚甲子七月湖州復君歸無所依往往依寓余家余
母以二十二官呼之而不姓視如子姪二十二君之
行也辛未九月以暴疾卒於杭州年三十五其年十
二月弟某歸葬君於湖州城南蘇灣之原又十年光
緒庚辰十月余在阿克蘇始爲誌而銘之嗚呼噫嘻
余今年四十有六未爲衰老此四五人者年亦先後
相若而甲子九月姚君先卒至辛未而君卒至癸酉

澤雅堂文集卷六

四

戴君又卒其幸而存者凌氏父子二人耳方出謀食
散之四方余馳驅萬里以外顛頓狼狽譏謗盈口與
凌氏父子歲無一紙書視少時之相親厚相訾警渺
如隔世生者之懸懸相望不若死者之冥冥無知也
然姚戴兩君之卒皆有文章傳世光氣不可磨滅而
君獨未著書則君死而不亡者又將安在其命也夫
其可悲也夫君諱亮字右庭烏程諸生銘曰
趾仕無命述學無年門戶將落嗟君不天噫吁
朱叔壽墓誌銘

有被道士服者曰朱叔壽年十七頗通敏與之語詞

未畢而意已得姚子展甚愛之曰此吾門中人也
以王維常建詩卽能識滄蕩之旨又善學顏魯公書
吹笛擊鼓彈琵琶皆中音節而叔壽亦獨與子展善
視予如師餘人或不交也語以此人謂我兩人偏厚
叔壽也壬戌五月三日湖城陷叔壽赴水死叔壽予
所字也其名祝三當時子展爲字說主老氏死而不
亡之義予以爲不祥癸亥三月予在城東之雙林寺
展自海上來省余間謂曰宋叔壽不祥驗矣然其死
不可亡也乃爲之銘

汝聰明汝光榮生得子展爲友而死猶責我以銘汝
津雅堂文集卷六

視儔輩歿則冥冥

吳蓮舟墓誌銘

君少年美丰儀與人溫溫無所忤然甚有膽智

今上之元年五月湖州城陷君歸自上海謬與賊渠
交結久之持賊兵符入城取其家屬以出已而徧習
城中賊渠出入戶闔凡湖人子女陷於賊者或以財
贖或以計取拯人若嗜欲無所利而爲之屢瀕於危
能以智免自五月盡八月賴以出者幾千人而君遂
病病二年竟卒年二十六一子名拾得外婦某氏出
也踰年亦殞於是湖人之論者謂活千人者有封君

活人若此謙不自有而三四年間父子繼歿是謂無
天道矣嗚呼噫嘻是烏足以識天道耶衆萬之生強
起而弱滅巧勝而拙負相吞相搏且數百年偏至不
平之氣凝返固結如久陰未雨而喜淫好殺餘罪未
治者又不可勝數天怒甚矣特驅之以餌賊羊之家
之礎之斧之君顧奪之礎斧之間而置之衽席雖甚
盛德不足以洩天怒也天怒無所洩則移其怒以怒
之古者豪傑之士非其時而拯其變動與禍會未始
不如是君猶其小小者耳然君死而湖人哭之哀至
於蓄疑致怨不解其故於天是亦行善之一效也無

津雅堂文集卷六

本

憾於人事可矣天道豈易求哉君諱元吉字蓮舟烏
程吳氏葬於縣南衡山之原其後十年友人施補華
始爲之誌埋之墓側銘曰

雷霆擊物怒未止抗手相援震而死嗚呼吳君怨誰
氏

張仲厚墓志

烏程張仲厚嘗極醉語余曰吾他日死君爲數行字
紀姓字里居年歲與生平事可錄者納之墓中而大
書於碑曰酒徒張仲厚之墓何如余咲曰諾光緒丁
亥三月余在利津思仲厚語爲文寄其子如前諸君

諱堯封少游上海市爲人主會計自識姚子展知有文學事日日閉門學顏魯公書讀韓文杜詩就子展講解又因子展識余間至市中其暫拒之曰君將爲秀才不敢與之伍君怒棄去益貧然得少錢與其過逢劇飲大醉嬉戲諧謔退而妻子告饑掉頭不顧一夕醉死年三十一同治庚午九月某日也君於甲子歲舟次吳江夢人告曰以庚午九月某日死問何罪曰數也已而果然祖某父某子一名抱孫

王定伯墓志銘

定伯既歿之二十三年其子祖維自家來濟南依余

澤雅堂文集卷六

七

問請曰吾父之墓樹木可材也而未有刻詞如葬度人禮耳丈人亦哀之乎余曰諾是吾若社之長也余後死當銘銘曰

君姓王氏諱承義字竹侶一字定伯湖州烏程縣人府學廩生家本富實因亂而貧門以內父與諸弟與父之妾弟之妻人持一心嫌猜怨詈童婢老媪出入房闈傳語爲間君能油然孝友曲彌婦人之言年四十以疾卒妻某氏子祖維烏程諸生君嘗慨然有學符之志與同輩姚謙等六人結若社相講習爲駢體文及詩工麗中法度其可紀者如此墓在湖州城

西仁皇山之原是爲銘

刑部主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蘭字者香又字醉香湖州歸安縣人先世嘗遇異人冬月授一荷葉鮮新如初出水其上隱隱有字則醫方也按以治病莫不立愈故世傳王氏荷葉十八方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君少孤貧棄書學賈年二十餘復讀書爲諸生同治庚午舉於鄉與余爲同年湖州同年舉者凡十六人君最壯實善飲食習勞苦與余最親厚甲戌以後余之甘肅凡與君別一十二年中間聞君成進士入翰林改主事翔而復止

澤雅堂文集卷六

八

墨墨爲刑曹光緒乙酉余隨錢唐張公朝京師復與君見則形色黯黹氣不任其詞問之曰噫病也而芻米僕賃之急有非病之病焉余止京師一年與君日往來時時慰籍之被酒則言余及君壯以至既衰君如有國者唯努力中興君曰敢不勉雖然短長命也則視余而吁丙戌張公巡撫山東余復爲從事君書月一至就余謀自存活者十二月某日竟以疾卒於京師年五十二君儉素和易中有執持官不及德而又無年加之以貧困於天意云何也其於余聞譽則喜聞毀則辯聞過則諫親厚如兄弟焉君卒余親厚

者誰歟嗚呼可哀也已子一某今年某月將以君柩歸葬於歸安某鄉某原因爲之誌碑書而藏之墓銘曰

奮跡於貧仍以貧死憂愁在官如一寒士及其哀也託余以子嗚呼君曷知余爲可恃

誥贈恭人陳母龍恭人墓誌銘

嗚呼自聖人歿而庸德湮天下有志之士往往矜於艱苦絕特之行故士之殉其親殉其君者婦之殉其夫者撫孤而守節者士之刲肝割臂療其親婦之療其姑與夫者咸爲鄉黨所敬而朝廷所旌夫其

澤雅堂文集

卷六

九

艱苦絕特爲人所難誠可以感動鬼神變易風俗然必其君親與夫之不幸遭逢變故死亡疾病而後爲臣爲子爲婦者不得已而出此也若夫躬遇順平循分供職所能盡者不過臣子之常而閨門以內孝謹和樂宜若無所紀述矣然苟能盡其常斯卽天下之至行聖人無以易之必艱苦絕特而後傳是平世無忠臣而吉祥之門無孝子與賢婦也豈庸德之謂哉嗟乎此余所以銘陳母龍恭人之墓也按狀恭人湘鄉縣靈光里人自少失母執喪甚哀迨後母至視前子女少恩恭人能率弟妹曲事之務不逆其意久之

後母亦化焉年十八歸同縣陳君逮事其姑陳君於兄弟班第六最少恭人至亦最後婉孌諸婦中若弟之隨兄不敢以賢智自見然其姑愛之曰六婦孝我諸婦亦愛之曰六妯敬我內外子姪千餘指親疏遠近識與不識至稱恭人之賢翕然疑出一口夫婦如鼓瑟終身和而敬卒年若干歲子三砥瀾柱瀾瑞瀾蓋恭人之可紀述如此此所謂庸德也然非柔順之積於中與視聽言動之謹於外則夫意慮之間彼此常若有隔有猝然不能自達其誠者庸德之難無異艱苦絕特之行也臣子躬遇順平所以致其忠孝有

澤雅堂文集

卷六

十

盡有不盡者恭人卒達其誠而著其效其於婦道可謂能盡焉矣恭人旣卒之三十年砥瀾始請余銘納諸墓中恭人初封安人晉贈宜人恭人砥瀾陝西補用知縣柱瀾員外郎銜國子監主簿瑞瀾湖北補用知縣銘曰庸德不明世稱奇行表之聖人唯盡其性婉婉恭人致此柔嘉孝母與姑薰和夫家不幸之遭曰節曰烈幸如恭人其道則一某鄉某原恭人之藏厥德勿泯後嗣其昌

謝氏墓誌銘

謝氏甘肅燉煌縣民家女光緒五年廣東陸路提督錢唐張公以節鎮阿克蘇年四十七無子買謝氏爲妾七年移節喀什噶爾隨之行數震不舉十年七月詔趣張公赴 闕遂率所部而東謝氏復震留之阿克蘇十二月某日舉一男子子旋病明年正月謝氏卒於阿克蘇張公以其有子也迎其柩歸河南葬之禮也先是同治之季縣遭回亂仍歲大饑民相枕藉死張公駐軍玉門縣出私錢爲食振之勸民勿鬻男女委曲相保全禁外人之赴縣鬻男女者及歲熟存活甚衆至是無子而有子生子之妾又燉煌人也

澤雅堂文集

卷六

三

施報之相應如是其不偶然可以觀天道矣謝氏又靜婉寡言凡食之惡者服之敝者皆安之儉素別於他妾張公東行軍中用不給復出私蓄助之於德性宜有子其不及見子之成始免而遂死又死於中路命也年若干歲烏程施補華子之銘以慰張公銘曰是謂燉煌謝妾之藏生子而死有功於張噫嘻

姜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姜氏諱元保字某蘇州人太子少保兵部尙書諱晟之女孫也父諱某嫁湖州汪氏爲江西候補府經歷諱曰權之繼妻汪氏大富數世至曰權之父

某閭弱不任家事家之司錢貨者與門下諸客奴傭媼婢相倚爲奸侵牟其財一歲錢貨出入多寡贏絀主人不悉其數問之司錢貨者則取注記視之日有亡失若應得然又習於華靡家雖漸落服食器用酬應賞賚特有故事不能少減如是數年遂至大困降爲下戶孺人初嫁猶及其盛以至於極衰曰權閭弱如其父又失愛於母而取憎於弟夫婦居室母弟日厭薄之乃走湖北依其戚其戚爲納貲得府經歷職籤分江西遂終身不歸孺人生六女無子母家姜氏亦門戶日替無可歸託賣畫自給嫁其五女咸豐十

澤雅堂文集

卷六

三

一年五月以疾卒於城西吳家步之墓廬年四十五遂葬於廬之側其第四女華之妻也華始爲諸生貧不及朝夕孺人見華詩愛焉以女子之日愈於富家兒也又二十八年始爲之銘令外甥彥詒持歸埋之光緒十三年三月也銘曰

生而貴嫁而富性安貞宜福壽死於困貧命之咎夫如浮雲去無歸女如繁星不可稀四星淪沒一星輝分光照之母無知刻其墓者女壻施墓夷石泐存此

詞

蔣母墓誌銘

錢唐公以節鎮喀什噶爾同治生仁和蔣君其章及
余實從光緒九年三月蔣君之母氏卒於肅州四月
訃至蔣君出次外舍斬衰旦夕哭如禮用浮屠七七
之說至五月出拜錢唐公自喀什噶爾馳還肅州歸
其柩於杭耐葬教諭府君之墓位次繼母朱安人府
君遺命也瀕行以狀乞銘銘曰

母出未微尹氏其育生十八年助蔣之造維時府君
隱居教授繼室于朱羸弱嗟邁縫紉春汲酒觴肉豆
母任其勤於昏於晝大婦賴之動引自副室有笑言
庭無怒詬大婦君舅八十之壽夜苦無眠歎衾數漏

澤雅堂文集

卷六

十三

飢腸宛轉暫飽忽又呼燭母持索食母奏君舅曰吁
勞此卑幼熊祥蚰祥十夢九謬伯兄多男挈仲以後
旋舉兩雄伯嫂所憐避人置毒薰以取孽其次中之
倉卒勿救母驚母泣母忍不究母慰府君復用詞覆
長者漸長書分句讀夜窗勸學果餌爲侑經踐其畚
藝游其圃父執評文儒臣舉秀喜語哀情吉徵凶錄
痛乎大喪闖然狂寇送死穿塋逃生抉竇流離他鄉
船租屋僦飢寒震怖澄清重觀十年持家子再婚媾
鄉貢 廷試成名亦驟出宰戎縣近養遠就豐謝
今華儉安昔陋僕媪懷仁有祝無咒官曰父母民過

宜宥孰咎其股孰枷其脰叫號有聞廢食若疚非罪
斥官下考曲構母曰命然與讒邂逅厭書爲佐文字
是售衰親壯兒別淚盈袖尺勳寸功還職之舊胡神
夷鬼實憐實佑甯知春暉奄忽沈岫出也倚門歸也
哭柩發隴還吳百集千埃佳城峩峩松楸鬱茂耐於
府君會葬奔湊亦曰繼室勞以名醕府君遺命存辭
歿受文紙初終片石鑄鏤藏之幽宮與骨不朽于載
讀文莓苔如繡

孫宜生墓志銘

君諱溥字宜生山陰人幼孤母抱之渡江依其舅周

澤雅堂文集

卷六

十四

某於揚州周與儀徵之阮有連道光季年文達公歸
老於家故君得屢謁之年少耳作詩有意致文達公
喜爲點定曰汝爲我弟子然偏宥無行檢不竟於學
通游俠好聲色旣而母卒妻子相繼死咸豐三年賊
破揚州周某亦覆其家乃隻身走山東河南于諸戎
帥居未久皆以偏宥見絕晚入錢唐張公軍中爲游
客亦以偏宥不能慎密無敢任以事又戇言無委曲
不肯隨人指將校皆厭之同列則笑以目然錢唐公
遇君厚師自河南越山西平甘肅甯夏之回出嘉峪
關至哈密城破安集延五千里至阿克蘇七十里至

喀什噶爾君皆以游客從問知禠事或充寫官人有短君者公曰此人當度外容之事平子之千金令養疾於西安曰君無家關中猶浙中也蓋君言行雖與時戾忠實無他腸愈於畏慎容默假飾以爲奸利者也君亦師事余嘗乞余爲生傳未許也光緒十三年某月卒於西安年五十七鄉人聞昌壽以書來告且言君臨歿時願葬杭州之西湖復之曰如其志並爲此文使刻石焉納諸墓中銘曰

真而不能僞動爲瑕累君子之銘表汝於形骸之外楊璞山墓志銘

澤雅堂文集卷六

五

君諱維崑字璞山烏程諸生年二十九歲豐乙卯十一月卒於家無子有妻與女死於同治壬戌之難君年始少壯澹然無嗜欲凡窮通失得憂樂不入於其心主爲交而耻應舉其視人世若暫寓於其間及病友八周思誠施補華省之君問思誠曰吾死何往思誠曰君自何來曰然則往天台矣吾故天台僧也將卒端坐於牀上妻女環哭漠然而已補華入撫其肩而詳以銘後三十四年光緒己丑七月遂爲此文寄其姪孫某刻而納諸墓君曾祖某祖某考某銘曰儒其外而僧其中天與性空一形生滅是爲去來而

非始終

周氏姑葬誌

吾祖生六子一女女卽姑生最後半歲而孤吾祖母日貧如此女長成何以嫁不如棄去鄰之嫗留之然祖母中年乳少則以粥糜哺之曰生死由汝六子壯少參差若林木皆知愛憐幼妹姑生六七歲婉孌靜姸亦能取愛諸兄諸兄或語不合坐相警警姑拉之出曰去休爭何事不肯則對之嚙泣往往龍爭日妹胡女而不男祖母旋喪自朝夕起臥著衣噉飯行堂室就厠溷皆吾父與姑侍之兄妹相番代數年如

澤雅堂文集卷六

五

一十七嫁同邑周溶溶已三十四年長一倍下田當爲白首夫婦事姑孝謹貧甚晝夜操作佐溶衣食生子日誠提抱中教以禮法誠長孝友忠信以布衣紹姚江志學世稱一廬先生凡與誠友者皆請登堂拜姑曰幸識賢母故姑夫婦雖老而貧意願適然婿視余如子余視姑如姑同治壬戌粵賊破湖州溱病在床驚死誠與子驥爲賊掠去誠之友龐某者迎姑至雙林蓋之余聞往省姑已病執余手泣曰汝兄不歸吾如何余未幾卒年六十五渴葬於闕山亂定余僞遷葬於金蓋山之麓去吾祖父母墳墓不過十數

里魂魄足依也誠卒不歸或傳僊去云是為誌

誥封朝議大夫候選訓導左君墓誌銘 代左侯

君諱世望字叔豫又字仰山湖南長沙縣人君與余家同自江西遷湖南而世次不可復考君又與余同歲生少受業於先公之門與余同硯席數年余以先公幼子恃愛日誦所授書畢或跳踉嬉戲君則端坐默識目不左右顧嘗以作書劣先公督責之君操紙翰日夕學至手腕欲脫涕泣不自休其為學勤奮類如此長為諸生文學斐然而屢躋於省試以廩膳生歲滿貢成均候選訓導子壽棠貴 誥封朝議大

澤雅堂文集 卷六 七

夫事親孝謹居喪以毀聞待兄弟戚族咸有恩義晚從諸老先為善於鄉里鄉里敬之子五人壽桐國子監生壽棠舉人甘肅鎮原縣知縣壽梓壽杞壽檀均業儒壽棠攝鎮原縣事君貽書勗以廉惠及後補授鎮原君復貽書曰吾授徒山中足以自給無賴於汝汝到官毋以貪黷辱父母光緒二年十一月某日卒於家年六十五噫余自中歲遭值世故馳驅王事十六七年衰老臨邊勞不得息方歎君優游鄉里頤性養壽孰知君先吾而卒耶君卒而先公弟子存者益稀矣明年正月壽棠來乞銘余憶與君同硯席如昨

日事也而行誼又足以傳遂為之銘銘曰

先公之門才濟濟嗟我與君生同歲晨致夕斃事文藝五十餘年風電逝布衣韋帶樂君志咎兵萬里我勞瘁嗚呼幽室君先閉誌君行寤徒悲泗

誥封朝議大夫湖南安化縣訓導梅君墓誌銘 代左侯

光緒二年十月余討新薑之戎駐師肅州故人梅君之子採以書來請曰吾父之歿逾十年貧不克葬以至於今吾父垂歿時目採而言曰我生無求於左公而託以死庶幾與我朽不朽乎今葬有日矣幸哀其意而賜之銘按君諱蓋南字仲函湖南武陵縣人所

澤雅堂文集 卷六 末

居曰蕪坡又因以自號中嘉慶丙子舉人道光乙未謁選得安化縣學訓導者十八年以疾乞休又十四年而卒卒年七十有五君為訓導勤於其職安化人稱之居家孝友待戚鄰有恩誼與人融融樂易而有不可奪之操方居京師時貴人延致之君遜謝勿往徧交當世賢傑未嘗假一聲援其教子弟為文口講手畫必以法度尤深祕世俗浮誇之習故凡出其門者莫不愿謹而文及為訓導亦然著有養素齋詩文集八十四卷書法尤善鄉人貴之余小時於湘中老先咸從捧手其相與如兄弟者或長余至二十餘歲

或十餘歲唯余最少而文章行誼相磨切議論相上下歷數交游中君固其一也忽忽數十年最少如余已六十五歲矣向之相與如兄弟者喪亡略盡君號老壽其歿已逾十年日月之不姑善人君子之難得易喪自古而然獨予皓首臨邊心長日短追念小時游從之樂渺然如異世也不尤可悲慨與然則微君垂歿之託余忍忘君矧夫文章行誼有可傳述如是耶君官終於訓導 勅授修職郎以子毓翰貴

誥封奉政大夫 晉封朝議大夫初娶張氏繼娶

譚氏皆 封恭人男子子五毓翰運同銜直隸州

澤雅堂文集 卷六 九

用江西樂平縣知縣墉郡廩生候選訓導垵同治甲子補行咸豐辛酉舉人埏邑廩生垵太學生候選布政使經歷女子子五俱適士族以今年月日葬君於故里之西原銘曰

脩德於身行善於鄉庠序有教懷思不忘士不得志於天下而所施已長宜乎安樂壽考而後起賢達以爲家門之祥慰君彌留之屬十年而銘其藏 戴子高墓表

同治十二年二月國子監典籍銜候選訓導戴君卒於江甯書局其年七月海甯人唐某以其柩歸湖州

十月歸安丁兆慶烏程施補華卜葬君於仁皇山之東麓去其先塋一里而近既葬補華表其墓曰君諱望字子高先世德清名族至君之曾祖諱某始遷郡中君祖銅士先生諱銘金以詩詞名嘉道間有三子皆俊才而伯叔早殞仲氏諱福謙字琴莊中道光丁酉舉人君之考也君生四歲其考復歿於京師當是時君曾祖八十餘祖五十餘皆在母及諸母皆寡三世熒熒抱一孺子而泣而君始六七歲讀書日數行兩祖遞教之未幾相繼卒家貧歲饑益無依賴於是君挾冊悲誦寡母節衣縮食資君以學時時空無

澤雅堂文集 卷六 十

相對啜泣然君雖孤貧在弱端緒則見同郡程君可大樸學至行君奉爲師而友姚謙俞剛陸心源丁兆慶及余晨夕淬厲不懈益勤十數年中君之學凡三變始爲詩古文詞已而研求性理最後至蘇州謁陳先生與遂專力於考據訓詁學未大成而庚申之亂作亂之初作也君奉寡母避之城南東林山久而饑困無所得食其至戚友官閩中寡母命君依之明年遂至閩中 今上之元年君自閩中歸思迎其母而湖州已覆君聞仰天長號僵仆數四改裝入賊中傍徨求其母暮行晝伏神咨鬼詎卒無所遇三年官

軍復湖州歸省先塋招魂葬母旋充江甯書局分校
至痛在心未壯而艾時時書來述其痛苦然君於顛
頓狼狽呻吟哭泣之時獨不廢學學能進而益上由
考據訓詁之精以通古人微言大義斐然有述作之
志爲戴氏論語注若干卷輯習齋顏氏學記若干卷
校正管子若干卷又爲尚書述未成而病亟矣蓋君
自至江甯數病病稍間卽著書復作乃止如是六七
年至於不可爲以卒妻凌氏無子以族子後之嗚呼
噫嘻君自始生以至旣卒三十七年之中無一日不
可哀傷惻怛者造物者之於君可謂酷矣豈所謂命
澤雅堂文集卷六

主

也耶而學術成就如此卓卓又似不偶然者豈有此
有所予必於彼有所奪耶然前世學人福澤壽考時
有兼得之者又豈君適丁是艱耶三世煢煢望於君
者何如而君則旣歿矣君之學術山陰趙之謙錄入
續漢學師承記所著詩文亦爲刊刻今不詳叙叙其
區區僅有之者致窮於天如此與天下學人共惜矣

烏程施補華均甫著

此碑在今阿克蘇所屬賽里木東北二百里山上五
年夏有軍人過其地見石壁露殘字漫漶不可識或
以告余疑為漢刻秋八月余請於節帥張公命總兵
王得魁知縣張廷楫其種椎裹糧往拓之得點畫完
具者九十餘字按文稱永壽四年八月永壽為後漢
桓帝年號後漢書桓帝紀凡年號六建和和平永興
永壽延熹永康其稱永壽凡三年四年六月戊寅大

赦天下改元延熹漢書龜茲國去長安七千四百八
十里後漢都維陽視長安較遠其時當未奉改元之
詔故稱永壽四年耳云龜茲左將軍劉平國有左右
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左將軍即左將其
下尊稱之非官號也云東烏累關城漢書烏累城都
護治所在龜茲東三百五十里按溫宿今阿克蘇姑
墨今賽里木拜城龜茲今庫車賽里木至庫車百餘
里今至刻石處二百里已越龜茲而東距烏累城不
遠矣云京兆長安滄於某作此誦後漢雖都維陽長
安乃其舊都故仍稱京兆關外漢碑如燉煌太守裴

岑沙南侯獲碑先後見於海內金石之錄茲碑至今
始出豈非文字之顯晦固有其時與裴岑侯獲劉平
國均於史傳無攷而三碑略見事蹟吾意西域三十
六國兩漢都校尉之所到必有紀功述事之作刻之
荒崖邃谷雨淋日炙更千餘年而光氣不可磨滅者
庶幾得盡拓以歸以補班范兩史之缺乎光緒八年
十月

題歸安張氏所藏書冊跋

歸安張耐軒官詹官京師時多得翰林諸公之書其
孫承祖以先人之所遺也裝為五冊攜以宦游光緒

丁亥之冬見余於濟南索題其上按冊中人物侯官
林文忠盡節偉略係中外之望者數十年壽陽濱州
常熟三文端碩德重望輔翼先朝姚伯昂顧南雅
郭蘭若徐星伯諸先生雖祿位不齊各有文采見於
今世然當是時成居館閣習章程之書與世所謂翰
林者無以異也蓋嘗思之翰林為天子儲才之地與
是選者宜乎博識遠覽淹貫古今習本朝之掌故究
天下之政事自理理財治兵諸大端國家所以安危強
弱者以及一切之事與變通之計補救之方異日起
為公卿大臣任封疆為將帥凡其敷奏設施皆講求

於至熟度時勢之所能行者以其餘力雍容揄揚施於文章之美而又稽經誼史根柢學問不溺於浮華之詞蓋與成均造士之意相表裏矣近世翰林唯求應制之詩賦與夫楷法之工其於根柢學問以爲文章者猶有所未逮失其本指甚矣而才臣賢輔文學之彥亦往往出於其間何也翰林所以造士久或失其本指士入翰林所以自造其才與德志趣不同成就因之而異也而區區詩賦楷法由其所自造者並營而兼治之趣時合度亦能務及其工耳然世之人才固有長於此而短於彼求其工而不得者與盡其

澤雅堂文集

卷七

三

氣力專工於此不可試之他事者此予觀文忠諸公之書慨然於翰林儲才之本指焉

南疆分界圖跋

右總理衙門所寄南疆地圖紅綫以內爲中國界以外爲俄國界按紅綫以外喀喇庫爾爲伊犁赴烏什之正路納林橋阿哈沙依爲赴喀什噶爾之捷徑皆中國地也向來伊犁官兵至喀什噶爾或走納林橋阿哈沙依或走喀喇庫爾綠烏什西南進喀什噶爾所屬之大阿圖什阿哈沙依水草數百里游牧最便喀喇庫爾產糧甚多伊犁河南岸之糧皆聚於

此喀喇庫爾屬俄則由伊犁赴烏什必繞冰達坂之險納林橋阿哈沙依屬俄則由伊犁赴喀什噶爾非繞冰達坂必經烏魯木齊西南行道路遼遠不啻五倍且由喀喇庫爾馬行一日卽至特克斯川特克斯川西望卽見冰達坂喀喇庫爾設防則伊犁至冰達坂之路亦必阻塞南北兩疆設有緩急呼吸何以相通彼此何以相救此舊有之地雖在紅綫以外亟宜收回者也喀什噶爾所屬恰哈瑪克之蘇額克山烏魯克恰提卡外之廓克蘇圖木倫中國得之安夷非得之俄人形勢所關且便游牧此新有之地雖在紅

澤雅堂文集

卷七

四

綫以外亟宜致辨者也此次畫界南北兩疆求久遠自立之計咽喉之地不可有物阻隔肘腋之間不可有人窺伺自應以納林河以西爲俄國界以東爲中國界葱嶺以西爲俄國界以東爲中國界更爲綠綫別之以待會議

題樊榭老人自書詩冊

余少時往來湖州城南登奚高士榆蔭樓觀樊榭老人畫像高士年已八十鬚眉皓然而善談論呼余爲小友盡拓南窗拉余憑檻望道場金蓋諸山峰巒翠翠如可攬取孤塔亭亭立天表而樓下碧浪湖烟波

無際風帆沙鳥歷歷在夕陽疏樹間高士告余曰此
卽鮑氏谿樓老人納妾月上於此所爲繪像以祀之
也因出老人自寫襟詩及金壽門丁龍泓吳西林諸
老手迹觀之高士旋歿至同治中樓已燬於兵火諸
老手迹已煙消灰燼蕩焉無存而上元宗公來守湖
州聞其容無錫沈君攜有老人自寫襟詩余索閱之
憶坐榆蔭樓中觀老人此冊也自後兩走京師踰秦
度隴從事於金城酒郡者五年出嘉峪關西行萬里
抵漢時疏勒夷國爲從事者六年凡十一年復至京
師陸生學源出此冊求題云購自賈人之手余再閱
澤雅堂文集卷七 五

之憶坐太守齋中觀老人此冊也忽忽十五年沈君
存歿不可知余亦頽乎其旣老矣獨此冊南北流轉
得於十五年中一再遇之非數有偶然者歟冊中諸
作刻入樊榭集者爲多陸生特以老人手寫而重之
余別有感者異日東歸城南山水間不復有奚沈其
人使余漠然無所向也

題登高圖

重九佳節也登高勝會也飲酒樂事也親舊在異方
者幸此一日之聚焉然七人之中唯凌子官於山東
自餘六人皆客也夫客者西東北南靡定耳則此一

日之聚亦不能歲以爲常且七人者年各不同自今
之重九人自數其齒以至於盡凡得重九若干日重
九而游者若干日游於某邱某水與之游者某人皆
不可知唯此一日之聚爲現在焉憫其難常幸其現
在此其作圖之意乎雖然莊生有言夫迹履之所出
而迹豈履哉彼一日之聚忽然以逝者亦豈圖之所
能存蓋人必有其不亡者而後凡所作爲依之以存
焉爲古人一日之聚傳於今者多矣謂迹不足存而存
焉者何也七人者錢唐趙瞳仁和蔣其章烏程施補
華朱毓廣歸安凌紱曾山陰湯震上元臧大勳圖者
澤雅堂文集卷七 六

瞳記者補華已丑九月
書蘇明允權書論孫武後

蘇明允論孫武十三篇謂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
皆歸其中而於伐楚之役數其三失卽用十三篇語
折之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武使秦得聽包
胥之言出兵救楚不威之甚其失一作戰日久暴師
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諸侯乘其弊武以九年冬伐
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師矣越人能無入國乎
其失二又曰殺敵者怒也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
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致子西子期以必死讐吳

其失三以此詰武武似無辭雖然伐楚之役闔閭身在兵間介弟如夫概王親信之臣如伯嚭子胥皆與計謀歷行陳武不過將其一軍爲之先導耳不以伐楚之權寄之武也所蹈三失武所著書既能言之未
有目覩躬親而不執此以諫者當時未紀其詞必闔閭未之聽耳權不在武而以矛刺盾謂武書言之不
讐何足服武之心乎吳起李牧爲將功多安知非權重於武士不並生其時親見其事欲以定古人之短
長吾知其無當矣自來雄駿之士著書言事識見議論嘗有以窮此事之得失及出爲人用委蛇功名之

澤雅堂文集

卷七

七

會而不獲與其權雖得賢主而事之計其成就之數與其他日識見議論率不酬十之四五焉才之不盡
權之不足故也士方以此自憾後之君子宜深諒而甚惜之以表著書者之不幸豈可不審當事之情勢
遽責其言哉知兵如武論古之識如明允而猶所言如是此余竊爲天下後世著書者歎也

書王觀察所藏曾文正公手卷

新置平定之次年五月今安肅兵備道王公出咸豐
庚申辛酉間曾文正公所寄手書十通命華觀之且
記其後蓋當是時東南四五省髮賊縱橫河決魚爛

視秦隴以西如天上也文正方自江右移節皖南因
與江右官吏議論軍事書問柄疊王公其一人也書
中議設重鎮於甯國東庇浙江北規吳會近復東壩
蕪湖與長江水師聯結一氣天下之至計也計未及
施而甯國徽州以次淪陷文正宿師祁門僅與抵拒
今相侯左公及諸軍轉戰皖豫師比有功然而燎原
之燄未滅也迨諸軍復安慶賊勢少衰矣而浙江傾
覆亦在其年西夷猖獗 皇輿震驚非常之變紛
至沓來如乘舟不測之淵濤風壯猛千搖萬兀不審
何時離於岑岸十通之書歷歷昨日事也其後數年

澤雅堂文集

卷七

八

左公平浙江李公平吳會文正之季弟沅公奮戰而
復江甯餘賊走閩走粵左公督師滅之東南稍稍安
定矣而捻賊益橫回亂大作左李兩軍攻回攻捻捻
亦滅矣而回氛甚惡於時文正已衰老不任西事矣
獨左公期以五年平之然由秦而隴西至嘉峪關渠
賊號元帥號總戎者不啻數十燒城破邑殺人如莽
客軍徵赴秦隴不諳地勢又軍無見糧士不宿飽十
戰九挫往往自潰舍戰而撫則旋撫旋叛羣回相語
謂之連和蓋狂獠極矣而新置之回復應之其聲勢
相倚羽翼相附東北抵盛京南通滇中西結安集延

安夷遂入踞南八城反客為主以役新疆之回而拒
官軍勢張於髮匪禍烈於捻賊左公艱難籌措視文
正之圖皖有加甚者而秦隴之卒卒如所語又五年
挈新置三萬里之地還隸職方滇事亦同時大定嗚
呼噫嘻自古迄今亂民之毒天下未有若咸同之際
者也然而張角起而漢亡黃巢起而唐亡張獻忠李
自成起而明亡咸同之際寇若蝟毛文正况瘁軍事
憂心如焚因而發之書問甯意十數年後盜賊平而
干戈息萬里一家狗吠無警有如今日者耶而天下
卒易危而安反亂為治豈唯二三大臣撻伐用彰之

澤雅堂文集

卷七

九

效哉 列祖列宗深仁厚澤融結於人心是以流
離死亡為國用命天眷回而寇患熄也國於天地必
有與立兵事之終始王公其見之夫因今日之甯息
以念疇昔之顛胸又無忘在昔意也遂記其後質之
王公

書左侯墨蹟後

蘭州陝甘總督署後園高阜有亭如槎湘陰相國題
曰三繫居隴上思湘中也其後大軍平新疆相國移
節肅州拓酒泉以為湖於湖之上又槎其亭題亦如
之且為古詩一篇紀事猶前志也余居相國幕府五

年後園之亭游之屢矣湖上亭成則在余出塞以後
至今未獲一游嗟夫士大夫少處田野志願慨然思
任天下之事豈樂於山林終老耶及出為天下用業
而功成名遂祿厚官榮可云得志矣而其心困於簿
書勞於應接神煩慮亂其中焦然思向者優游田野
若仙之人也一日登高明之隅遇閒適之趣洒然而
清穆然而遠蕭然而靜發然而深則心之所受如賜
就美蔭而倦得甘寢也莊生有言大川邱陵之娛人
也抑神者不勝豈不然乎古之人所以采
真而葆光也相國知之矣相國所書墨蹟甯鄉錢君

澤雅堂文集

卷七

十

得之甲申四月於役路侍鳴爾出以示余余又疲茶
於簿書應接十數年無所成就者也心知其意為題
卷尾異日錢君還湖湘謁相國可出余言證之錢君
名渠字次節

書姚子展遺文後

此善故友姚君子展之文也子展於學無所不窺而
尤喜為文為之亦特工每一篇出壓其曹偶故與子
展友者於子展之文多能背誦而余所記加夥蓋見
吾子展伸紙把筆以成此文十嘗六七也而子展自
湖州之覆盡室蒙禍其視一身瞬息人世不復顧惜

至其文章零落漸滅益不暇計於是遂無專集之存
及子展既歿四年凌君子與謀刻其文因與子展爲
友者記憶掇拾都爲一編子展之文豈止於是哉以
子展之文之工而遇之慘至於憤鬱以死宜乎文章
之光焜耀身後而亦零落漸滅僅而獲此傳不傳未
可知嗚呼吾疑天道矣又九年余從相國左公西討
逆回軍次酒泉而子與揚州書至以是刻附焉子與
之爲死友可謂勤矣然吾觀子展之文思與吾子展
坐乎堂戶之間飲酒論文往復推議窮極而不厭蓋
昨日事也烏知其已死哉至集中名氏如王定伯戴

澤雅堂文集

卷七

車

子高俞勁叔凌子與又皆一時文學之傑與吾子展
朝夕游處者蓋是時東南雖亂湖州數郡未被兵革
老師宿儒猶有存者藏書之家以十數子展與此數
人得藉師友典籍之力殫精於學而畢力於文今忽
忽二十年矣東南盜賊雖已滅亡而天下禍亂未知
終極追憶曩游子展歿十三年定伯歿十二年子高
之歿抑又四年士於文章著述抑其次矣而已中道
摧傷不竟其緒如是其幸而不死如子與勁叔又皆
貧甚客游四方以求衣食余則頭白面黎馳驅絕域
心力絀而學殖荒無所成就嗟夫亡者亦已矣而文

章著述猶有可觀今其存者所至當復何如耶嗚呼
可觀也已

院署賓座銘

潭潭臺府出政之區廣思宏益同德以須日出而會
乘馬從徒危冠盛服坦坦于于爰有賓座於堂之隅
就位假息職思其居裘以領而綱以綱邦之亂理視
圖議乎否臧下吏牧民如受牛羊得人而肥失人而
疋民有豨賊有鼻有狼孰歿厥種耜土字毗孰究未
反孰肯未禳在山在澤日雨日暘地力瘠沃歲物凶
穰入而圖議諸倚才良政脩事舉天下福祥反是不

澤雅堂文集

卷七

車

思賄以行政抑廉揚貪醜直好佞諱盜隱奸掩覆不
竟弱肉強食寒饑憊病堂高於天叫號莫聽借日未
知纖微畢鏡出官入私鬼居方寸擊踞以爲恭囁嚅
以爲敬歛聚以將迎彌縫以適順刻覈見才聖飾成
性入而圖議色餽意偵上蔽下殘匪邦之慶抑或不
然心黠貌癡用官爲戲竿木常隨潔汗齊量仁暴同
歸含納羣品口無等差故事是案猾吏是師何思何
慮飽食而嬉疇能舉似酒器滑稽渾沌隨轉曾不淋
漓數愛澤患里怨戶悲養癰勿恤其決有時禍不逮
我甯計來茲引年保祿柔弱福基於下不樹憾於上

不招訾入而圖議兩可依違以智自混邦何賴之其
則不遠請喻斯室唯棟之隆繫柱之直柱之曲橈棟
以欹側柱之腐弱棟以杌隉大雷以風棟既摧而柱
亦絕吏治民隱邦本所切運之一心甯免失得回復
獲中眾扶之力敬爲茲銘以告同德

澤雅堂文集卷八

烏程施補華均甫著

祭馮竹儒觀誓文

嗚呼橫目二足眾萬氓勞忽焉以歿如滅一塵唯忠
唯孝死於勞瘁街卒巷童聞名涕淚而況舊契以及
新交遙遙萬里東望歸輶執手幾時陰山之下誰謂
笑言易以嗟詫嗚呼噫嘻君之先人得禍最奇荷戈
慷慨烏孫是羈君始出塞號咷遠送惘然東歸山哀
澗痛君再出塞干戈之旁天荆地棘莫歸父喪羣盜
如毛投筆而起前胡後魯期以國士炎炎宦途外炭

澤雅堂文集卷八

一

內冰三命是戀九原所憎六合之中有國無父吾將
往遊視顏簪組如其無此披髮叫天萬死不恤咄哉
一官矧我西師椎冰鑿雪熊羆據林狐兔亡穴茫茫
絕域昔塞今通轍手繭足沙磧之叢天留麻利以辨
墳墓羈鬼羣呼如引如賀嗚嗚旗旒玉門之關父以
兒歸見以父還君始入關慘無人色破涕與言孤棺
之側推父之仁願救秦饑孝子有粟瘠食而肥推父
之忠夷禍是戢謀富謀強活我邦國君返自秦作書
遠貽 天子有詔其朝京師嗟嗟親骸將歸未葬
婉轉陳情 天子所諒嗚呼噫嘻君書在案紙墨

猶新謂君已死疑誤非真海上人來其言良實長逝
之期某月某日致死有疾其源可尋萬險慄膽百哀
摧心嗚呼噫嘻推君孝思死亦不惡骨肉團圞地下
之樂況此奇孝形去名存宇宙未合中有此人忘情
未能激為酸慟再見何由迷離宵夢魂兮來止酒泉
泠泠一尊相薦鑿此精誠尙饗

祭姚春遠文

嗚呼憂君不起垂絕而瘳喜君再生無疾而休言笑
未終忽焉號泣夢耶真耶變興倉猝萬里以外羣生
芸芸孰不可死而死及君張軍桓桓君為司馬一十

澤雅堂文集卷八

二

七年鋒鏑之下歌詩譚藝彬彬者儒揮兵而鬥熊虎
不如豫楚燕齊遠之西極崑崙之陽游魂是弋其才
則雋其年則強天乎生此忍自摧傷驚風疾雷潛虬
起舞風止雷暗不為霖雨我來塞上君奮病中酒泉
短別三歲幸逢邪人耽耽中我奇禍君憤君悲君辨
於我背夏涉秋爰歷冬春十日五見心逾跡親君嘗
謂我毋自憂鬱天將大伸為是小屈君嘗謂我氣厚
貌莊相士千百殆不能雙凡君期我過我自許憔悴
無聊悅此好語我閉我目猶見君形我側我耳猶聞
君聲形聲宛然嗟君已死上有衰親下有弱子張公

女弟實君之妻九原賴公公爲涕洟况茲醜夷據我疆土公方治兵威之以武謂助公力謂贊公謀嗚呼逝矣本志曷剛握兵之將役夫走卒驟聞君喪同焉淚出我淚反竭哀在心神魂兮歸來聽此告文尙饗祭勞季言文

昔歲癸亥識君弟昆於時避寇雙林之村空齋夜飲仲氏是親莊言雅謔媿聽忘晨君時參座忽若無人避羣趨獨淵乎其存青春徂謝仲氏遠出君亦病肺單棲土室手展一編卧就檐日細字牛毛僅叨來筆憂端病緒背秋涉冬豺虎肉人磨牙市中男女相踏

澤雅堂文集

卷八

三

足亂西東君驚出走要予與同追程具區北風蕭瑟層冰峩峩若山立孤舟盲進櫓緩心急舟人指里一全百失窮號神明婦啼兒匿僅而得渡今夢猶慄賃居同里飄忽春華宿疾在體又苗其芽仲氏來視背語吁嗟醫方卜術日望其差移書質難破墨橫斜歌吟息案號哭來家昔聞賢逝丁歲龍蛇今非其時應者非耶君著家藏行誼友志計予交君周而及歲中間情款念足悲涕文言據哀冀通長閉魂乎歸休庶鑒予祭嗚呼哀哉尙饗祭戴子高文

嗚呼衆萬之苗二氣鼓之孰福孰禍視氣盛衰盛耶踈豫衰耶孔羈適然遭值報不循施伊古如此君又尤誰人生夢幻歿其覺時夢幻憂怖匪覺所悲高山深林大江之湄天風浩浩月出雲飛魂兮怡悅孤遊忘歸何遇之戚何是非凡君述作掇拾無遺瘞骨弃陽丁施所治施紀行實趙書之碑名久形暫萬喙嗟咨上壽百歲行賤名卑其存與歿短於嬰兒君何憾矣一瞑百揮魂兮神靈聽此告詞尙饗祭鈕右庭文

澤雅堂文集

卷八

四

遂及吾子才命相讎不敵而死子性孤峻厥中不寬與俗齟齬召疾有端加之喪亂耦息兩隕耿耿寒宵以形語影奇詞奧義一孔所憎再登再躡名姓不升吁狷者流齟齬若此理與死鄰上藥勿起命耶天耶忍一捐耶賢天愚壽自昔然耶計始相知歷年二十愈和愈爭仁通義執今子往矣子過疇治攢心刺耳痛言不至子少耽易拜虞揖荀管撻輔嗣日討不根號爲專家儔類使獨醺醺潘生儀父下心歎服天靳窮愁與子著書沒世之稱短折以虛語焉勿聞撫棺悲慟遊神冥冥尙知予痛志子行誼生卒年月甯質

勿諛納之幽室千秋萬歲視予此辭嗚呼噫嘻將以慰之尙饗

祭黃西村文

嗚呼新疆之役君佐元帥右算左籌軍賞是計彭彭出車財殫粟匱盈虛能權飽騰卒賴出納之籍絲棼難治經緯以心細入無內走也參軍與君同位媿君精密倍蓰不啻言論如風朋酒之會遇君穆然忽與僧對君言早衰一進百退馳夢先廬縛身窮塞振旅闐闐東歸斯遂東歸未期疾病良憊庸醫雜藥促死可喟漢將如飛揚威域外劫灰連天埽除以等捷書

澤雅堂文集

卷八

五

電發驚喜起拜僮仆隨之嗟哉危殆驅車倉皇視君垂斃執手歔歔無言有淚無言之言卽象求意百痛攪腸何詞撫慰烈烈小妻一死相繼哀情激天貞魂入地柔姿弱質凜然名義報君九泉笑而不涕蠻獠作長擇惡而刈晚刺秦州宿恩寄惠至今部民東畏西愛垂白從戎身亡功在妾殉童眺其獲有自修短非命百年終逝上壽無聞一蟻在世銘旌旣書僕夫旣戒翩翩旒旒載以雙楫越隴踰秦何虞阻隘羈魂歸來江山如畫胡纓短衣各絆戎事千秋之別舉觴掩袂夏雪晨淒春飈夕厲惟幄他時憶君情語尙饗

祭旂文 代左侯

年月日真官左以羊一豕一虔告於 旂燾大神之靈日回爲不道擾我新疆人面而獸叫號跳踉稽誅十稔日星晦盲 天子命我殺伐用張戈矛如林有芻有糧爰整師旅月吉辰良千丈呼舞萬騎騰驤幢麾所指荼火輝煌崢嶸陰山瀚海茫茫蛟龍蜿蜒從風飛揚游魂幻氣敢抗顏行朝烹雄狐夕醢封狼懸首於旂以懾兇狂脅從什七賊驅如羊若奔厥角稽首乞降坐於旂下吁嗟哀傷畫爲郡縣墾土字昨內駭回俗外重夷防河源萬里其流湯湯洗濯兵甲

澤雅堂文集

卷八

六

包之以藏悠悠旆旌歸觀我 皇鑣吹競發軍歌慨慷烈烈 大神三軍之望敢告所志永靖邊方尙饗

祭電神文 代左侯

年月日具官某謹致祭於 電神之靈日噫嘻二氣摩盪迭出爲功蒸爲雨雲激爲雷風爲霜爲雪歟居大冬應節平施民和物豐電何爲者頻作害凶寒嚴絕壑堅冰不融陰陽怒搏磊落飛空損我禾黍偃敵西東破壞廬舍民遭擊攻天災物怪戾氣所鍾祈於大神精誠上通吏罪宜罰民

可哀恫哉威霽暴弭節雍容惠我耕作千頃芘芘倚

告河神文

鹽運使銜甘肅候補知府施某謹致告於大河之神

日十二年二月十四日

欽差廣西巡撫張曜復

奉 天子之命馳視章邱所隸何王莊決口十六

日自張秋方舟東下以趨章邱其營務處甘肅候補

知府施某實由章邱而東並齊東蒲臺達於利津勘

四縣被淹村聚受災之重輕至利津下游循漫流入

海之路觀其通塞所以分使臣之勞驗民生之困將

澤雅堂文集卷八

七

以其實上告於 天子求發賑而捍患也 天

子之尊 神人受治 降康紓禍哀矜元元 神

功在 國而 德在民所為膺 封號而受享

祀也河患之亟久而未甯雖曰天意亦作 神羞具

官此行 明靈所鑒狂飈振厲舟卻不前六日於

茲是用布告伏望為民為 國助以順風所歷情

形俾速上報區區之誠不以私請唯諒其愚而許之

無任祈禱之至謹告

左子重哀詞

今上之十年正月余赴禮部試道出鎮江會日暮泊

舟江干有誦詩於鄰舟者聲琅琅然問之則泚陰左

渾丁叟今相國之猶子而余同歲生也余始為諸生

卽聞相國並世豪傑其後視師東南風馳霆擊數年

之間削平巨寇江皖閩浙之民創者起饑者飽散者

聚棄者收氛霾盡而天日出入人人幸生反涕而笑而

相國高位上爵極書生之榮遇矣功名遭際望若古

人常以不獲一見為憾今與其猶子遇又辱同舉因

造其舟敬問相國並及於西師消息當是時相國方

以欽差陝甘總督討叛回於秦隴云而丁叟談次亟

稱從兄子重之賢誦叔勤勞兵間垂十餘歲子重擢

澤雅堂文集卷八

八

搢家事不遺銖髮以上天性至孝外則憂其父內則

婉言柔色以事其母母病露禱於神剖臂和藥及喪

哀毀盡禮愛其羣弟以及於親族下至臧獲廝養咸

有恩義精小學能篆書善為詩古文詞歉然不足無

幾微矜於顏色余聞其言心識之又觀丁叟温温儒

者氣和詞下竊以為左氏門戶之祥明年十月余在

杭州有自湘中來者言丁叟奄忽死矣余為悼歎久

之又二年正月再赴禮部試取道上海見沅陵吳桐

雲則又聞子重之喪桐雲言子重遺事較丁叟為加

詳於是又以悼丁叟者悼子重其年再落第發憤走

隴右謁相國相國哀其窮困居之幕府蓋十數年嚮
慕之者至是得瞻其容貌聞其言論私心喜幸獨不
敢一及丁叟子重以益相國之悲他日侍酒將半相
國言子重旌表事並出次君子栗所爲行略見示則
於聞於桐雲者其事又詳甚矣子重之賢宜相國過
時而悲也抑余有說焉夫得愚子而壽與得賢子而
天天固不如壽矣然愚子而壽往往覆宗賢子而天
而仁孝之名傳之後世脩短之不齊報施之不足據
古人已如此此豈足道哉惟行誼可以有聞爲慰父
母之志相國其亦何恨因爲詞釋之并及於丁叟云

澤雅堂文集

卷八

九

善之是忤兮偏縱舍夫頑嚚唯孝思之不置兮獲
朝廷之旌異固天折可悼傷兮已令名之勿替跡
雖永而終盜兮回雖促而終賢矯運命而自壽兮信
人事爲有權釋老懷之鬱悲兮賴婉變之孝婦撫諸
孫以繼承兮天有待乎其後

吳蘭皋哀辭

君諱經歸安縣雙林鄉人也同治元年八月予避寇
雙林始與相識雖甚困窘伉爽有氣二年寇益侵暴
冬十一月子挈家人浮舟而東君亦奉其母夫人以
隨行四晝夜至江蘇吳江縣之同里遂與賃屋以居

澤雅堂文集

卷八

十

居極荒陋迫於羊豕之闕室中庖湍淋寢合并一處
然子猶與君虛盈丈之地布几席設書籍筆硯俯而
誦仰而思思之有得伸紙而書連篇累牘莊謔間作
以寄其於邑無聊之感君又好談時事夜分燈燼僮
婢皆睡猶就子張目論議雖不中節固不以顛頓狼
狽損其志氣者三年七月湖州平子挈家人還郡四
年君以母夫人命從子受學止予家者六月漸去崖
岸就繩尺與人恂恂爲謙謹然時被酒牙角悉出醒
而悔醉復然其後予屢出游君居母夫人喪每書抵
予必言當世之失而思所以救之子謂出位之思君

子勿許戒以親學問養器識君勿能用又數年而病
病少間矣勤於人事復作胸中有物時與上下十年
七月某日遂卒嗚呼何不自養以至此極耶爲辭抒
哀命其子藏之辭曰

吁君之存兮慷慨負氣議論錚錚兮羣庸以廢謂君
所性兮依於忠義反激爲平兮宜恢其器庶幾異時
兮艱難與濟胡不潛沈兮汲汲人事以身爲徇兮頂
踵可棄婉變初昏兮寵炊是議邁彼非譏兮悵焉感
喟閔凶倏遭兮繼以疾厲節養未能兮力竭而逝遺
息嗚嗚兮寡婦涕泗誰當門子兮以畜以祭皇天祝
澤雅堂文集卷八
十一

蔡元襄哀辭

君少時貌狀如好女子而有堅苦卓絕之志孤貧無
依上有寡母一兄不材不自存活第十餘歲猶未成
立君爲童子句讀師束脩所入以養母弟不足則資
於傭書之值時自節縮口體以爲其兄食衣族人豪
於貲財君約弟兄閉門度日無所假貸也讀經能記
兩漢諸儒之說通其聲音訓詁其覽他書甚衆號爲
博洽爲古文深警喜往復無一世俗語場屋之作亦

然而能曲就有司尺度故試亦高等光緒丙子舉於
鄉已而四黜於禮部外和而中剛未嘗立崖岸至其
所不可必有執持兵法吏治皆所究心能用古說合
時變余弟子數十人獨君體用咸有冀有樹立於世
亦慮君貌狀不足以載年考膺福祿丙戌十月竟以
疾卒於家年四十二無子余與君別十四年唯聞君
舉於鄉以爲可喜自餘聞於君者皆偃蹇窮乏不得
志之事也今乃聞其死嗚呼余所以望君與君所以
自命乃止於是哉可哀也已君蔡姓諱汝鎰字元襄
歸安人

澤雅堂文集卷八

十一

吁同治之初元夏五月而城覆余扶母而挈妻舟雙
林以避寇賴吳生之留款室有假而無僦牀與竈兮
交連虛盈丈於其右陳亂書於破案坐朝哦而夕究
動薪米之兩空母妻憐而不訴唯吳生之勤勤日造
廬而每又君於時兮肯來識心貞而貌秀守實介而
能通學殊孤而未陋求方聞與夥識若情欲之思就
依燈火於中宵遇卧鐘而猶扣每欠伸焉請退月澹
灑其在廂及把筆以爲文九天淵而心透振鏗鏘而
發瘖奮新奇而出舊少忽忽其漸壯變白黝而肥瘦
余萬里而西東顏二七其未覲披家人之書來喜科

名之一售賒金門與玉堂又闐然於其後準貴富爲
乘除或失此而老壽何逾壯而遽摧無呱呱之嬰幼
天福善而禍淫君短折也奚疾痛吳生兮久亡或九
幽之邂逅道旁人之暮年已齒脫而面皺嗟恃官以
爲家歲饑寒其僅救擇林泉而歸老宮一畝其未構
有穉女兮小男猶未畢乎婚媾但日月之催人眞若
馳而若驟算黃者必須臾恐自圖之必謬

大衍集

附約仙遺稿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定海胡子友雲既出其大父伯寅先生論語集解義疏屬刊更以大衍集見示壽鏞受而讀之陰陽五行說赫然冠篇首其議精辨足破人疑惑今世薄五行說者往往挾泰西氣化目驗之事用相詆諆而傳述之者又多出於生剋休咎所謂過與不及者也泰西人士言養炭淡溼四氣而先生曰養氣者木氣也炭氣者火氣也淡氣者金氣也溼氣者水氣也四氣之和即土氣之分王四季調劑得中者也盈天地間無非氣化之流行聖人

大衍集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木火金水土指點五氣之形狀謂其氣之似木似火似金似水似土非真以五物為五行也此其說豈不精且辨邪自舜非木槿解以下凡十四篇竝解詩之作意主毛氏亦兼取三家及爾雅方言許書陸疏與夫諸家傳箋鎔鑄貫串博究慎取以成其說嘗謂古人作詩不嫌詞復反復歌詠三四章而義多相類如其類以解則經義可明離其類以解而本指反味是誠甘苦語也中有解字義三則執筆說一則末附二詩而明堂射侯考注佚友雲告我曰今已得之壽鏞嘗讀詩至芟苜以為

全詩可以采藏芟苜四言該之二三兩章反復歌詠無非發明采之有之之義何詩人不憚詞費若此然而深思之誠非如此則其義莫能若是顯焉然則觀先生言深知其甘苦固亦莫壽鏞若也聊書以冠篇端先生有仲子曰中正字約仙友雲之父也有約仙遺藁一卷盡解經之作解易者七解書者一解詩者八解禮者四解春秋者二他考辨文字者二都二十有五則於經義多所發揮友雲守先人之遺著又謀刊而布之因附大衍集後家有賢子孫則著述必無隱渾之理豈非以其人

大衍集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哉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後學張壽鏞序

大衍集目錄

與西人辨陰陽五行說

說文戊象六甲五龍拘絞說

說文我訓施身自謂說

孔聖名字說

甲由靈各解

舜非木槿說

莎雞卽絡緯考

蠡斯斯蠡辨

大衍集目錄

脊令急難說

黃鳥非倉庚說

關雎詩人考

芼與流采一意說

卷耳穢草說

元黃非病色說

儻革金厄解

有蕢其實解

堵雉異同解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執筆說

先生如達說

姪娣辨

旄維旗矣解

明堂考

射侯考

題盧揖橋先生乍浦紀事詩

題周司馬斗山寫蘭詩

大衍集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清定海胡夤伯寅撰

與西人辨陰陽五行說

古今之相去也千萬年六合之相遠也千萬里苟此心此理之同雖至東海西海先聖後聖無不契合如符節而獨于陰陽五行之大端東西儒各持一說大相刺謬由未識古聖命名造字之源也西儒謂予曰天一積氣也視之蒼蒼無終極地在天中亦如諸行星之繞日而行不過滄海之一粟安得與天對待而為陰陽耶予無

大衍集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對也又曰晝之明也夏之熱也乃日之來也夜之昏也冬之寒也乃日之去也是無明即為昏無熱即為寒安得別有一昏一寒與明若熱對待而為陰陽耶予又無以對也西儒又曰天地閒獨一元質六十四動植人物之所藉以配合者十有四而其中惟養炭淡溼之四氣居多論其最大者為四元行無形者氣是也有形者火是也質之流者水是也質之定者土是也水火氣土即佛經之水火風地也天地閒惟此四者為最大而中國好言五行木火土金水與木土之所出也安得與

水火土相配而為並大耶水合二而成土白三而成金木之類不一配合之物亦不一安得與火相配而為元質耶若五行之生克推之物性不盡然五行之休咎驗之人事不必然又安得事事物物盡以五行配之耶予更無以對也予懷此疑數十年求之中外書籍數十冊一日讀西書內論化學與動學有謂天地萬物之性有相引之勢又有相推之勢琥珀電氣有引力香膠電氣有推力翳鐵氣則兩端互藏其力指南針之向背雌雄針之迎距可驗也而究不知其性何以若此也予乃憬

大衍集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然悟曰此即中國所謂陰陽也夫陰陽五行者中國聖人之言也生克休咎者後人附會之說也聖人之言陰陽五行也專以氣言而後人無物不概以陰陽無事不配以五行而又附以生克休咎之說反致膠轕而難通考之說文陰本作𠂔又作𠂔从云今聲云象雲氣謂雲雨之氣也陽本作易从旦从勿勿象日氣謂旦日之氣也陰陽从自者專指山水之南北假借之字也古人造字有本義命名有專屬人之男女也禽之雌雄也獸之牝牡也猶氣之陰陽也本以二事對待而言也人之生

死也晝夜之昏明也冬夏之寒熱也猶日之往來也本以一物有無而言也兩意本不相合而後人概以一例施之又加以穿鑿附會之說宜其軼轉而不能通矣五行者五氣也行猶道也謂氣化流行之道也西書言化學謂上帝創造人物多以養炭淡溼之四氣配合而成可以變化目驗而知予謂養氣者木氣也炭氣者火氣也淡氣者金氣也溼氣者水氣也四氣之和合即土氣之分王四季而調劑得中也盈天地間無非氣化之流行聖人以木火金水土指點五氣之形狀猶算學圖之

大衍集

三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甲乙丙丁樂律譜之五六工尺不過藉以記其邊角繪其聲音所謂木火金水土者謂其氣之似木似火似金似水似土非真以五物為五行也不然西人所謂炭氣者亦不過謂其氣之似炭耳豈真以為炭之氣也哉

說文戊象六甲五龍拘絞說

說文十四篇論十干云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徐段各注皆蓋闕而不能解後讀協記辨方論十干化氣內有從龍則化之說是即六甲五龍之拘絞也所謂六甲者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也所謂五龍者

戊辰庚辰壬辰甲辰丙辰也甲己之日始甲子甲在子與戊至辰而屬戊戊為土故甲己化土乙庚之日始丙子甲在申至辰而屬庚庚為金故乙庚化金丙辛之日始戊子甲在午至辰而屬壬壬為水故丙辛化水丁壬之日始庚子至辰而屬甲甲為木故丁壬化木戊癸之日始壬子甲在寅至辰而屬丙丙為火故戊癸化火六甲除甲辰水木火土金五行相生之次也五龍起戊辰土金水木火亦五行相生之次也辰為天綱屬戊土故象六甲五龍相拘絞於中宮也

大衍集

四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說文我訓施身自謂說

說文所載自稱之詞凡二曰吾曰我吾我自稱也从口五聲五乎切我施身自謂也从戈从手古文作滅五可切是我與吾同為疑母字而吾在模部我在歌部古韻二部又相轉則由吾之雙聲而通之為印望也伍岡切為言語軒皆疑母之字也由吾之疊韻而通之為余語之舒也語切與陽與章切為予推予也余呂切皆模部之字也而台說也與與陽與章切與陽與章切雅注巴濮之人與婁為後漢書注胡朗反則余之自稱曰阿陽同母展轉相推朕與孤與寡則自謙之詞別有取義然

則我之施身自謂者果何謂哉聞嘗考之施謂旖施旖

旖垂旗之兒也我之偏傍从手或謂古垂字或謂古殺

字余以為垂是而殺非垂之古文作𠄎𠄎者艸穗之垂

也勿者旗也雜帛為勿象其柄有三旒周官大司馬所

謂鄉家載物司常所謂大夫士建物者是也古者標識

各以旗韓信拔趙幟立漢幟田閒之表暖下國之綴旒

皆取懸旗表章之意蓋我之古文从𠄎之勿而省𠄎我

之篆文从𠄎之𠄎而省勿𠄎則諧聲兼會意戈垂皆謂

以戈懸勿旖旒垂之以自標所謂施身自謂者此也推

大衍集

五十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古人稱謂之義舉其體則曰身曰躬陳其職則曰甫通

夫也曰民今俗農人自稱曰農以鼻自指則曰自自鼻

曲又作咱茲抄切以口自呼則曰吾自與指以旗自施則曰我自與呼

我與施皆
同部相訓

孔聖名字說

兼三才而兩之者人也通三才而貫之者王也蒼聖造

字上畫象天中畫象人下畫象地惟聖希天人可以與

天地參故一人為大即象人之形人之所戴者天

也故一在大上為天人之所履者地也故一在大下為

去天地之間人為大故一在大中為夫易傳曰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人所以與天地參者仁義而已矣古文人作𠄎正視之

象股腳之形也籀文人作𠄎側視之象臂脛之形也𠄎

臥人也人不能獨立於天地之間故仁从二𠄎中庸曰

仁者人也左傳曰參和為仁謂人與人相參和而親偶

也古文从二𠄎𠄎亦人也又从干心干人之心人人之

心也二人相隨為𠄎从聽也人相聽從之謂順反𠄎為

𠄎比密也人相親密之謂仁二人相背為𠄎北猶別也

大衍集

六十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書鄭人能辨別之謂義仁之至義之盡而天下後世干

萬人之心無不順從者聖人人倫之至所以可與天地

參也孔聖名𠄎字仲尼𠄎从𠄎从一一地也𠄎與區同

母相通借區蓋區字昆命以南區分派別辨方正位

嚮明出治行義以達道聖人之志也尼从後近之也二

人相近與親昵之昵同尼與𠄎古人似相通微部遲从

仁字尼與仁今音又相轉尼女夷切仁如鄰切安士敦

乎仁聖人之德也合而言之尼以二人相近仁之親也

𠄎以二人相背義之別也相近相背意以相反而相成

韓子名愈字退之亦此意也

仲則人處乎中中之正也觀聖人之揆度錫名早已定之以仁義中正拘爾雅釋邱之形爲勞高中下之說豈足盡聖人名以自命字以表德之意哉

弔由靈各解

三代以上之語言文字雖與今人間有不同而其句讀之聯屬猶可意會盤庚曰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各字似宜上屬作一句弔迺之借善也靈謂龜易舍爾靈龜是也各當作格假之借至也謂所謀之善由靈龜之感格而至是以不敢違卜也阮氏鐘鼎款識載庚申父丁角無專鼎頌鼎頌敦頌壺允彝吳彝饗盤師酉敦格皆作各而天錫籒云用綏于神祇罔弗各惟萬世無疆亦當以各字絕句句法正是一例

舜非木槿說

詩人比物之工引喻之切無不形容逼肖體驗入微鄭風之美孟姜也有曰顏如舜華傳疏以舜爲木槿其花朝開暮落粗理薄質絕無丰韻可愛常疑詩人取譬之不類不知說文舜爲木槿舜爲芻茅本非一物舜篆文作舜楚謂之芻秦謂之芻考之爾雅芻芻郝疏以爲葉

大衍集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牽牛而微長花色淺紅而差小即今之鼓子花也爾雅又云芻芻芻芻雀弁郝疏以芻芻爲同音廣韻又作芻其草蔓沿著地生根旋復生花葉似劍橫根如筋纏肥白可啖即今之芻子蓮也今案芻子蓮花粉紅色大如金錢酷肖牡丹之玉樓春開節開花花葉相襯纏綿不斷秀雅多姿非若木槿花之粗鄙淺俗洵可爲豔色嬌容之比故用藥者必精研艸木之性讀詩者須多識草木之名

莎雞卽絡緯考

古人卽物以紀候意謂微物之應時飛鳴者終古如斯人所易曉而後人不能多識雖引博證而於耳目習見之物反不經心此一物不知之恥也邠風之紀候也五月斯螽六月莎雞斯螽常物也莎雞亦常物也陸璣詩疏云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崔豹古今注云莎雞有青褐兩種一名梭雞一名絡緯以其聲如紡績織緯一名促寒娘邱光庭兼明書云莎雞狀如蚱蜢頭小而身大色青而有鬚其羽晝合不鳴夜則氣從背出

大衍集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吹其羽振振然其聲有上有下正似緯車故今人呼爲
絡緯者是也案絡緯卽今之紡績娘正以六七月閒蕭
蕭索索徹夜長鳴又一種鳴於日閒北人謂之叫哥哥
養以小竹籠飼以青荳性最耐寒是與尖頭蚱蜢之斯
蝻皆尋常習見之物而郭璞注爾雅以翰天雞爲莎雞
又曰樗雞考之本草樗雞生樗樹上形似蠶蛾而五色
廣雅謂之樗鳩圖經謂之紅娘子並無六月振羽作聲
之說則天雞非莎雞也乃或以斯蝻莎雞均爲蟋蟀之
異名而於尋常習見之絡緯反不知爲何物殊失古人
卽物紀候之意

大衍集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蝻斯斯蝻辨

爾雅釋蟲蝗類五一曰蝻蝻蟻公羊傳蝻作蠖蝻乃蝗
之總名蝻蝻亦蝻之統稱此蟲能飛而不能鳴多在稻
田中能害稼卽今之方頭蚱蜢也一曰草蝻負蟻郭注
謂之常羊陸璣云大小長短如蝗而青奇音青色好在
茅草中卽今之虎頭蚱蜢也一曰蝻蝻蝻郭注蝻蝻
也方言謂之春黍陸璣云幽州人謂之春箕蝗類也長
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此蝻飛而以股作聲戛戛然

卽今之尖頭蚱蜢也一曰蝻蝻蝻郭注似蝻蝻而細
長飛翅作聲陸璣說蝻蝻又一種似蝗而小斑黑其股
似瑋瑋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疑卽此
種也一曰土蝻蝻郭注似蝗而小一名土蝶此卽今
之泥蚱蜢也考五種之內惟蝻卽蝗能害苗稼其餘四
者皆蝗之種類周南之蝻斯蝻蝻也卽蝗也蝗子一生
九十九故以興子孫之眾多七月之斯蝻蝻蝻也乃蝗
之類也自毛傳以蝻蝻說蝻斯孔疏遂合蝻斯蝻蝻爲
一物不知斯蝻之斯又作蝻乃蝻之借字斯與析古音
同在支佳部蝻斯之斯乃語助如云斯斯鹿斯也不過
用斯字以足句詩常曰有兔斯首矣又曰如鳥斯草如
翟斯飛矣推斯例也蝻斯羽猶言鱗之趾

大衍集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脊令急難說

詩人之託興鳥獸蟲魚之情狀閒有古人未能詳悉必
經後人之歷久體驗至今日而始得其真螟蛉之有子
也蝶羸負之非祝其類我乃取以爲己子煦養之資此
古人所未知也至今日而蝶羸無子之惑解蝗蝻之生
子也遇旱年還化爲蝻遇雨水卽化爲魚因以爲豐年

之兆此古人所未知也至今日而眾人變魚之夢晰脊
令之在原也毛傳飛則鳴行則搖以首尾之相應喻兄
弟之急難似未得其情狀考之爾雅鵒鵒雖渠說文鵒
石鳥一名鵒鵒一名精列精列即脊令之聲轉此鳥之
別名也陸疏云大如鷓鴣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
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物類相感
志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故俗謂之雪姑郝
疏云其巢每在沙上故東齊謂之沙稽留此鳥之形狀
也至於詩人託興之指兄弟急難之說自古未有確解

大衍集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余在溫州讀會復齋先生文集云脊令之鳥同產者恆
相依倚不遠分離遇有鵒鵒翔其上則急呼疾飛而
攢其翼下使之欲啄則不及欲擊則不能羣起而攻不
一而足比至茂林叢薄之間一闕而散陰翳細小無可
尋捉彼鵒鵒亦無如之何歐括山中常常見之此又古
人所未知也至今日而兄弟急難之確解始得豈特春
秋日食之誤歲終置閏之非至今推測久而密合天行
步算精而不差毫釐始信古人不及後人哉

黃鳥非倉庚說

黃鳥小鳥也與倉庚迥不相同爾雅倉庚商庚鷲黃楚
雀倉庚鷲黃一物五名而三見而黃鳥別名之曰皇詩
詠黃鳥凡五見而毛傳釋之曰搏黍幽風倉庚凡二見
而毛傳釋之曰維黃是黃鳥與倉庚顯分爲二物黃鳥
者國策所謂黃雀也倉庚者後世所謂黃鸝也乃自揚
雄方言釋鷲黃自關而東謂之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鷲
黃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意謂關西方語倉庚有黃
鳥之名初不以爲即詩之黃鳥而高誘注呂覽郭璞注
爾雅陸璣撰詩疏誤會其意遂混黃鳥倉庚爲一物不

大衍集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啾啾交交聲之小者也與倉庚之嚶鳴不同睨睨綿
蠻兒之小者也與倉庚之熠耀不同搏黍啄粟其食也
與倉庚又不同灌叢楚棘其棲也與倉庚更不同況乎
倉庚乃應節趨時之鳥其見也當春日載陽之候其鳴
也在麥黃甚熟之時而詩紀黃鳥初無定期此又不同
之顯見者也抑又考之爾雅釋畜馬之黃白曰驄驄與
皇本一字馬之黑色曰驪驪與鷲又同音比例參觀蓋
黃鳥曰皇黃而帶白者也倉庚曰鷲黃黃而閒黑者也
讀詩者欲知鳥獸草木之名與其采方言不如研雅訓

關雎詩人考

關雎后妃所作也后妃無妒忌之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供祭祀未得則輾轉反側以思之既得則琴瑟鐘鼓以樂之故序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乃朱子以為宮人所作如謂文王之宮人歟文王未有后妃焉有宮人倘謂王季之宮人歟則寤寐反側之思王季宮人焉得知之揣朱子之意不過謂詩人所指必后妃始克當淑女之稱得為君子之好仇不知仇者配也耦也乃相人耦之詞凡在臣下僕妾皆可

大衍集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通稱故置兔之野人得為公侯之好仇不必后妃正配始克當好仇之稱故鄭箋以淑女為三夫人以下也至三家詩以關雎鹿鳴皆為刺詩謂康王宴起畢公作關雎以刺之不知儀禮周公所作鄉飲燕射合樂已用關雎之三安得謂畢公始作是詩乎且孔子刪詩正樂豈必取後人刺詩為風雅之首此三家詩所以立學官而卒廢毛傳所以獨存於後世也先儒云三家之廢尚恨其不早

芼與流采一意說

曰人作詩不嫌詞復往往反覆詠歌三四章而義多相

類如其類以解之則經義可明離其類以解之而本旨反昧關雎左右芼之毛傳云芼擇也考之說文芼草覆蔓也現擇也玉篇引詩正作現則芼乃現之假借字其一章云流之爾雅釋詁流擇也次章云采之禮納采釋文采擇也是流采芼三章本一意而變文以叶韻所謂長言之不足則詠歌之而不厭詞之重複後世之絃索猶是也乃朱子據董氏說以為熟而薦之曰芼考之禮羹芼菹醢凡四物菹醢生為之是為豆實芼則肉清烹之實諸鉶鼎儀禮所謂鉶芼牛藿羊苦豕微昏義所謂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內則所謂雉兔皆有芼是也顧禮后夫人助祭薦菹不設羹故箋云后妃供苜菜之菹若以芼為熟而薦之是直薦羹矣此不知芼為現之假借字而欲合詩於禮者也至爾雅釋訓云芼舉也此別一義與毛傳不相合孫炎注云擇菜也孔疏引其文申之曰拔菜而擇之不知舉與擇本不相訓拔與擇亦為二事毛傳以擇訓現不訓芼而孫乃援毛以釋雅孔遂因雅以申毛此不知芼為現之假借字而欲合詩於雅者

大衍集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

卷耳穢草說

楚詞以香草比君子以穢草喻小人離騷蕪草施以盈室兮施即詩之卷耳本易盈之穢草也爾雅卷耳苓耳郭注引廣雅臬耳也亦云胡臬江東呼為常臬形如鼠耳叢生如盤陸璣義疏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花細莖蔓生可煮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瑤幽州人謂之爵耳案即今之蒼耳子處處有之采采猶萋萋盛也與蒹葭采采同不盈盈也不為發聲與大庖

大衍集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盈傳義同卷耳之穢草眾多易盈盈則筐為之傾猶小人之德薄才淺置周之列位未有不傾危顛隕陟高岡而馬元黃陟崔嵬而馬虺隤如易所謂鼎折足覆公餗者此後妃所以有懷人之嗟而為憂者之興也所懷者非文王亦非臣下謂其父兄弟也故親之曰我而私之曰懷漢明德馬皇后嘗曰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每至憂惶晝夜不安坐臥終不使后妃之家封侯預政干古賢后之心事如同一轍夫后妃之親屬未必盡是小人而自賢后視之不啻如卷耳之穢草既知列位之勤

勞深惕高岡之危險惟願其在家食祿酌酒自安內以免宗祀之危外以讓賢人之路此其所以無險陂私謁之心而有進賢之志此即所以輔佐君子求賢審官也豈真干預外事哉

元黃非病色說

詩人引物起興往往以雙聲疊韻之字體繪其情意摹寫其形狀彷彿其聲音而於所用之字之本義絕不相關卷耳次章之崔嵬微部疊韻字也而即以微部疊韻之虺隤說馬之病意二章之高岡見母雙聲字也而即以喻母雙聲之元黃說馬之病意爾雅釋詁瘖瘖頽元黃病也詩毛傳馬病則元黃與四牡傳馬勞則喘息

大衍集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同一句法是虺隤元黃本以疊韻雙聲之字為人病之通名詩遂引申以說馬之病而於元字黃字之本義無容拘泥穿鑿者也乃自孫炎解爾雅云元黃馬更黃色之病後人不察遂改毛傳馬病則元黃為元馬病則黃而與虺隤疊字連訓之例不能畫一不知元黃皆馬之正色而非馬之病色考之爾雅釋畜驪馬白跨驪青驪驂青驪繁鬣駉驪白雜毛駉驪即元元固馬之正色

也又曰黃白驥黃白雜毛馭驪馬黃脊駟馬黃脊騮黃亦馬之正色而非病色也焦氏易林乾師震並云元黃虺隤行者勞罷文選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云改轍登高岡我馬元以黃皆以元黃連讀成文不用分釋其深明雅訓詩詁者哉故讀詩者不可不通古韻尤不可不知聲音

儻革金厄解

古人字少凡同部同母之字皆得假借通用借字而以本義解之則扞格難通往往郢書而燕說詩大雅儻革

大衍集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金厄革馬銜勒也厄環也皆以金爲之儻革石鼓鐘鼎文作簽勒厄說文作厄此本字也簽作攸勒作革厄作軛此借字也厄作厄此俗字也乃或以借字說本義不知轡首謂之革轡所以馭馬與勒爲異物車前橫木謂之軛軛所以馭牛與厄爲異物此皆不通聲音所以不知假借也夫欲識訓詁必先通聲音聲音通而本義借字無不瞭如指掌矣古人云讀書先識字

有蕢其實解

六經之文多假借假借不明而強以本義解之往往謬

轉而難通詩桃夭有蕢其實毛傳蕢實兒朱子云蕢實之盛也考之本義說文云蕢雜草香也初無盛大之義則蕢當爲頌之假借頌大頭也引申之凡物之盛大皆得謂之頌詩魚藻云有頌其首桃夭云有蕢其實若之華云牂羊墳首蕢墳皆頌之假借也乃或謂麻實爲之蕢麻於植物最多子以麻之多子喻桃實之盛不知泉實之字當作施或字爲廣旣非蕢之本義而釋其文義乃云有麻子其實古人有此句法乎此不知同韻假借之理也蓋蕢从蕢聲頌从分聲古音同在真文部故大頭之頌大防之坊水厓之墳墳墓之墳與雜草香之蕢例得假借而通用

大衍集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堵雉異同解

詩小雅鴻雁篇百堵皆作毛傳以一丈爲板積高五板爲堵板廣二尺一堵之牆長丈高丈意蓋以整數起度也乃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則一堵長八尺一雉長四丈說與毛傳異古周禮及春秋說一丈爲板五板爲堵三堵爲雉則一堵長一丈一雉長三丈說與毛傳同考之左氏傳云都城過百雉國之

害也先王之以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古制書傳各不得其詳而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計之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長三丈三堵爲雉則堵長一丈板亦一丈可知矣而鄭君又言六尺爲板者意欲通毛韓兩家之說蓋以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高一丈長三丈則板不得不減而爲六尺要之六尺之板數雖與毛異而三丈之雉則與毛意仍無不同也

大衍集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執筆說

執筆之法一十有二而通用者惟三一曰撥鐙謂如善騎者鐙入足淺則運動活善書者筆入指淺則運掉靈自來相傳如是然而古無騎馬法考之說文鐙錠也禮祭統執鐙注鐙豆下跗也其實鐙卽瓦豆之鐙後有以銅爲之者字遂作鐙秦漢以後有雁足鐙其式略似豆則以鐙爲膏鐙之正字而馬鞍之鐙迄無定字也惟矛戟秘之下銅曰鐙亦曰鐙曲禮注銳底曰鐙平底曰鐙平底者正似今之馬鞍鐙然則所謂撥鐙者則字宜作

鐙而不宜作鐙即使以馬鞍立說亦宜云立鐙云踏鐙云點鐙而不宜云撥鐙茲之所謂撥鐙者果何也爰舉執筆圖而細案之蓋所謂撥鐙法者指尖撮管提腕空中狀如撚草之撥鐙鐙卽今之膏鐙也今人設胡牀覘高几鐙在案則高高則撥鐙其勢斜故今謂之挑鐙古者席地而坐鐙在地則低低則撥鐙其勢直故古謂之剔鐙剔鐙卽撥鐙也今人不見席地坐惟知騎馬法不得其說而強爲之詞其實此法虛提手腕運用指尖婉轉如意與撥鐙草者無異則視踏鐙之說較爲親切矣

大衍集

二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生如達說

天下古今之事往往有怪怪奇奇後人不經於耳目而反疑傳紀之荒唐詩大雅生民詠后稷之生也曰履帝武敏歆曰誕彌厥月先生如達解者曰先生首生也達

當作牽小羊也姜源履大人迹而懷孕滿十月而首生滑達如小羊婦人最苦頭生而易生若此所謂在母不憂天降聖人之祥異也然何以名之曰棄而寘之隘巷寘之平林寘之寒冰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鄭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姜氏惡之而稷之生則無災無害也芮司徒生女赤而毛故司徒棄之而稷之表則克岐克疑也鬪伯比淫於邳子之女生子文是姦生也時以無父而棄之而后稷之母則高辛氏之世妃有夫之婦也惟顧氏虞東解如達謂如羊之裹胞而生故驚而棄之後烏

大衍集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啄兒出故稷呱而姜收養之姜氏白巖謂親見里人竟有此產剝去胞衣兒方能啼然則所云不坼不副者乃不裂其胞衣故歷寘之隘巷平林寒冰而無恙迨烏去胞破而呱呱有聲於以知詩人詠歌之非妄己巳八月聞予次子正仲媳吳氏頭產雙生長生於辰時次生於巳時長兒稟賦太弱顛骨罅裂肢體枯槁又苦不能多飲乳次兒則狀貌魁梧大耳疏眉豐顏厚下善飲食十倍於乃兄養至四十餘日而長兒殀殞是兒之生也予妻嘗問問不樂至是詢之曰兩兒之生也甚奇雖同胞

孳胎而另各有胞衣渾身包裹比褪去始有啼聲妾以爲不祥也今果然矣予乃啞然笑曰開周家八百年之天下肇生民億萬年之粒食至今配祭社壇尊爲后稷者其生亦如是也是年三月閒予撰論語義疏稿落成至八月而喜得孫兒生之日予早晨夢見兩蛇蟠纏變爲一乃果連得兩孫而一存次兒又生於巳年巳時爰呼爲巳生名之曰衍成予將以卜祖功宗德之發祥於是兒也

姪娣辨

大衍集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禮之質率而不可通於今者莫如尸與媵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是立尸必取孫行者謂其昭穆同也然以孫行儼然列於上而父行僕僕拜於下似無以順倫序然猶謂斯須之敬也至於媵妾以姪娣從則更有不可解者公羊莊十九年傳曰諸侯一聘九女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解者以娣爲女之妹姪爲女兒之子以兩代而同事一夫似無以分等輩子以爲娣就女言也姪就父言也所謂兄者父之兄所謂

兄之子者父之兄之女子子蓋父之姪女而女之從父
妹也娣親於姪姪尊於娣故先姪而後娣從謙也詩江
有汜疏引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
媵蓋士昏不必備姪娣禮言無娣媵先而不言無娣姪
先則娣之上有姪而姪尊於娣可知何以尊之爲其爲
兄之子而非己之子則乃父不得不從謙孔子以己之
子妻子長以兄之子妻南容兄者孔子之兄孟皮也此
經言兄之子之比例也抑又考之古凡从女之字皆屬
女子之稱說文云姪兄之女也此本義也己所生男爲

大衍集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女爲女子子兄弟之子爲猶子兄弟之女子子不得
加猶於其上故專制其字謂之姪其初固專稱兄弟之
女也由是而推廣之姊妹以稱其兄弟之女喪服傳云
謂吾姑者吾謂之姪釋名云姑謂兄弟之女爲姪是也
再推廣之姊妹以稱其兄弟之子爾雅云女子謂舅弟
之子爲姪左僖十五年傳姪其從姑周語則我皇妣大
姜之姪是也喪服大功章姪丈夫婦人報鄭君注爲姪
男女服同是女子於舅弟之子男女皆稱爲姪今則男
子稱兄弟之子亦謂之姪矣而其實造字之初則專稱

兄弟之女也朱氏通訓謂受姪稱者男女皆可通而稱
人姪者必婦人子謂稱人姪者男女皆可通而受姪稱
者其初必婦人而施及於男子姪字所以從女也男子
謂女舅弟曰姊妹父之姊妹曰姑其字皆从女因而女
子自相稱亦曰姑姑姊妹變妹爲娣者爾雅云女子同出
謂先生爲妯後生爲娣爲其同事一夫也古人凡事先
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未有倫序顛倒等輩混
淆而可謂名正言順者

旄維旒矣解

大衍集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無羊牧人之夢曰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旄維旒矣室
家溱溱傳箋均以魚之眾多爲一物夢旄與旒爲二物
後儒申之謂上維字訓乃下維字訓與字同而義異揆
之通例似若不安盧抱經鍾山札記引丁希曾謂眾乃
蠓字之省說文蠓與蠡同蠓也凡魚鱗子皆近岸旁淺
水若遇歲旱水不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卽變
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蠓不爲蝗而
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此說雖新得之目驗而於旄旒
之變化占室家之溱溜自古迄無定論周禮大司馬郊

野載旄百官載旟司常職云州里建旟縣鄙建旄朱傳
引或說謂旄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錯
舉二職之文未顯多少之義陳氏啓源王氏引之駁辨
不遺餘力謹考爾雅釋天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旄河圖
握矩記云南方方法赤鳥曰旟緇陰色赤陽色也說文云
龜旄四游以象營室考工記轉人云鳥旟七旒以象鶉
火也四陰數七陽數也司常說九旗之制交龍爲旂熊
虎爲旗左青龍而右白虎也鳥隼爲旟龜蛇爲旄前朱
雀而後元武也夢旄爲旟旟旟旟旟旟旟旟旟旟旟旟

大衍集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回陽以元武幽隱之方而變朱雀文明之象則人口之
繁盛家道之興隆不必訊之占夢而約略可知也況乎
夢境之所呈繇詞之所託每多鳥獸蟲魚之類不但星
辰日月之占非龍非虜非虎非獬文王之獵渭也而卜
得聖賢之輔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宣王之考室也而夢
徵男女之祥此皆占夢之凡例也牧人夢旄旟而取象
於龜鳥猶之服章畫宗彝而取象於虎雉遠取諸物其
聖人作易之意也夫

題盧揖橋先生午浦紀事詩用古韻真文部

詩亡春秋作紀事隸編年褒貶嚴一字斧鉞泊華衮周
道鞠茂草孔筆託獲麟聖心不得已王迹誰能振粵若
稽古治車書同軌文太史職采風輶軒苦停軫列國懷
舊俗永歌及三千裁爲三百五一一被管絃周召別分
陝雅頌合吹豳大姬好巫覡婆娑感鬼神小戎競爭戰
婉婉助從軍詩本通政教習俗辨澆淳無論檜以下美
刺各有因乍川瀕海隅市井雜鬻塵魚鹽校工苦權算
析絲緝閭里昔彫弊况復經兵燹志乘恆闕逸時或失
雅馴不謂湫隘地中有餐霞人大隱隱朝市無懷葛天

大衍集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放歌徹金石奮筆挾叢雲跌宕新樂府網羅舊散聞
軼事搜遺諺潛德闡幽芬豔自屈宋摘香從班馬熏春
華寄秋寶綺藻何繽紛余識忝季札觀止復何論
少時學選體詩不大佳後乃專心經史學不復彈
此調已十餘年矣乍奉命題大著聊依新定古韻
譜率爾爲此不覺手生荆棘口裏聾牙殊深慚慙
望乞玉川子修正之無甚幸幸

題周司馬斗山寫蘭詩 時同治九年作於溫州

沅芷湘蘭思渺然美人香草寄因緣知君健筆超塵俗

欲續離騷十八篇

大衍集

大衍集

三七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約仙遺稿目錄

春王正月解

農用八政解

比吉也解

滕口說也解

伊雒字不作洛辨

五鳩攷

茅苜攷

田獲三品解

約仙遺稿目錄

一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已事遄往解

女子貞不字解

信及豚魚解

深則厲解

腐草爲蠋或作蚺或作螢同異若何

實始翦商解

實始翦商解

睢鳩攷

學易無大過解

孝平惟孝解

凱風解

春秋天子之事解

湯襲解

中根與闕之間解

淪胥以鋪解

皮繁二字通用攷

古本曲禮無稷曰明粢解

約仙遺稿 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約仙遺稿

清定海胡中正約仙撰

春王正月解

春秋之例首在尊王故書四時必書之曰春王正月是正月者周之正月也是春者夏之冬周之春也或以為春秋改月不改時攷之春秋書春無冰秋無麥而謂改月不改時則冰不在春麥不在秋何得云春無冰秋無麥乎或以為春秋之正月為夏之正月非周之正月孟獻子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

約仙遺稿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于祖如謂時月俱改則冬至當在十一月夏至當在四月何得云正月冬至七月日至乎或又疑周之正月為夏之十一月不得為春不知子丑寅三月皆可為春授時出政則從夏正故周以建子之月為歲首而詩經兼用夏正而況春秋為王者之事孔子不過一布衣何敢易先王之制而改從夏時哉

農用八政解

攷之說文濃為露之厚禮為衣之厚醲為酒之厚皆有厚意焉醲既為厚酒因之凡厚皆曰醲此一義引申之

例也醴既從農聲因之農亦可訓厚此同部假借之例也然則農用非卽厚用哉乃馬融王肅妄云農爲食之本食爲政之本故于八政言農用是不知引申假借之例而強以本義訓之故不免郢書而燕說

比吉也解

案也字涉下文比輔而衍其比吉二字當在下文原筮之上請以四證明之凡彖傳必先釋卦名而後及卦辭一也凡傳釋卦辭必列卦名于其上二也九五以剛處中所以皆比而得吉三也祭統身比焉順也昭二十八

約仙遺稿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年左傳曰擇善而從曰比下順從也仍是釋比之義四也

滕口說也解

滕水之虛說文滕水起涌也玉篇滕虛也引詩百川沸滕蓋水涌而上有虛之義也易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滕亦虛也兌上亦象口舌於歸妹爲無實於咸爲滕口說則滕爲言之虛可無疑矣至鄭虞皆作滕虞云滕送也鄭云咸道極薄徒送口舌言語相感而已不復有志于其閒案滕滕當作騰騰傳也燕禮曰滕觚于賓鄭注

滕送也今文皆作騰是滕與騰相通說文併送也滕蓋併之或字故鄭虞皆訓爲送言徒送口舌以相感耳此說亦通

伊雒字不作洛辨

讖緯之學盛於漢漢高祖提三尺劍取天下以赤帝子勝白帝子一切旗幟服色皆尙赤赤火色也克火者惟水王莽鑄大泉欲以白水真人厭勝之至光武中興建都洛陽而火德復熾天下讖緯之士皆以五德休王之說干世主由是經典伊洛之洛皆改爲雒攷之地理志

約仙遺稿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伊水出弘農盧氏熊耳山雒水出弘農上洛冢領山二水皆豫州川流經漢東都界內雒與雍州之洛非一水漢時經典相仍豫州之水皆作雒雍州之水皆作洛顯有區別至唐衛包改古文伊雒之雒并作洛於是二字不能分別二水亦相混淆矣

五鳩攷

左氏傳郊子所言五鳩其三皆係鷹類祝鳩佳其一名夫不今之鷓鴣也鷓鴣鳴鳩一名鷓鴣今之班鳩也鷓鴣鳩今之布穀月令所謂鷓鴣化爲鳩者也鷓鴣或作

鷓鴣爾雅鷓鴣鷓也鷓鴣王鷓毛傳云擊而有別杜注云擊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擊鷓之借說文擊擊殺鳥也擊殺之鳥非鷓也耶郭璞注王鷓鷓類今江東呼之爲鷓好在江渚山邊食魚陸璣疏鷓鴣大小如鷓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鷓鷓鷓非鷓類耶而揚雄許慎以鷓鴣爲白鷓似鷓尾上白攷爾雅鷓鴣王鷓鷓白鷓實同類而異種至朱子以爲狀類鷓鷓或以爲杜鷓或以爲鷓鷓則大謬不然矣

芣苢攷

約仙遺稿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爾雅芣苢馬鳥馬鳥車前郭注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傍江東呼爲蝦蟆衣毛公詩傳卽本爾雅爲訓陸璣詩疏云馬鳥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嚙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與毛傳宜懷妊之說互相發明是芣苢爲車前可無疑矣至說文本周書王會解云其實如李而繫傳引韓詩遂以芣苢爲木名韓詩章句又以芣苢爲澤瀉不知澤瀉爲爾雅之蒹葭與芣苢畫分二草周書所云其實如李或作其實如麥不過謂其子如麥而微細初非以芣苢

爲木名也學詩者舍雅訓毛傳而別求異說抑獨何哉

田獲三品解

巽之四曰田獲三品解者各持一義李鼎祚引穀梁傳注云上殺中心以爲豆實次殺中脾以供賓客下殺中腹以充君庖朱子本義從之此說爲確程傳一爲乾豆二爲供賓客充庖三頒徒御其說略殊虞仲翔云田謂二三品謂良爲狼坎爲豕離爲雉此以爻變言也翟氏謂三品指下三爻初巽爲雞二兌爲羊三離爲雉此以互卦言也近儒申翟氏說者謂田指四易言三五獲之成離爲雉二三獲之成兌爲羊五上獲之成巽爲雞較虞說爲順

已事遄往解

已事遄往解
損之初曰已事遄往無咎酌損之申虞仲翔之說者云已事本作祀事祀事當酌无咎申王注者云人臣各有職掌廢事而往則有咎完事速往則無咎是學優則仕之義也申朱子之說者云輟所爲之事而往如禮所謂手執業則投之也案大戴禮曰不習爲吏而視已事殷周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禮之所謂已事卽易之

約仙遺稿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謂已事二義蓋同周語云賦事行形口口口賴初以益也

女子貞不字解

屯六二曰女子貞不字朱子從耿南仲說以女子許嫁稱字不字則未許嫁承上婚媾言其未成婚之難于文固順虞仲翔訓字為妊娠以既婚言于屯之象尤合序卦云屯者物之始生也以屯之字義明屯之卦義也口口如雷雨之動滿形也駁虞說者謂女子可言許嫁不可言妊娠不知女子者婦人之通稱小戴禮曰道路

約仙遺稿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大戴禮曰男子謂之丈夫女子謂之婦人是也或又謂如虞說則貞字不可解不知女子貞為句二得中守正故言貞如家人之利女貞是也或又疑訓字為妊娠于古無證不知說文云字乳也字之本義如此廣雅釋言字乳也釋話字生也乳生一義書鳥獸孳尾史記引書孳作字裴駟云乳化為字

信及豚魚解

中孚彖傳豚魚鄭君謂三辰在亥亥為豕爻失正變而從小名故言豚四辰在丑丑為鼈蟹鼈魚之微者爻

得正變而從大名故曰魚荀氏謂四為山陸豚所處三為兌澤魚所在是竝以豚魚謂三四爻分為二物也或曰豚魚江豬也非水不生非風不見乘乎風而捧乎浪見必向風風靜即滅卦象風行澤上取豚魚之在澤中而應乎風者以為象是以豚魚為一物未為不通也

深則厲解

詩邶風匏有苦葉曰深則厲淺則揭爾雅曰以衣涉水曰厲又曰由膝以下為揭由膝以上為厲毛傳從之釋文引韓詩曰至心曰厲至心即所謂帶以上也說文引

約仙遺稿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作深則砮又作瀾云履石渡水也申爾雅說者曰厲之言陵厲也陵水而渡故謂之厲厲承上涉字言之相如上林賦云越壑厲水大人賦云橫厲飛泉以正東劉向九歎云權舟航以橫瀾兮又云橫汨羅以下瀾皆訓厲為以衣涉水也申說文者曰衛風有狐之詩淇梁淇厲竝稱厲固梁之屬水經注曰段國沙州記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是訓厲為橋梁也依爾雅說謂厲者衣任濡水以喻時不可救揭則欲潔其衣以喻欲濟其世依說文謂淺水可褰裳而過水深心依橋梁而過

喻禮義之大防不可越二說皆通不必專守一解

腐草為蠋或作蚺或作螢同異若何

禮月令腐草為螢說文引明堂月令作蠋云蠋馬蠋也
馬蠋即今之百足蟲亦名草鞵絆茅茨陳朽則多生之
淮南子及呂覽皆作蚺高誘注以為馬蚺馬蚺即馬蠋
蚺即蠋之或體也蠋从益聲在支部古音讀如雞高注
蚺讀如蹊徑之蹊蠋與蚺音同而體則異耳今音蠋讀
古懸切蚺讀苦堅切因胡田切之蚺而轉是馬蠋馬蚺
馬蚺本一物而異其字也至于鄭君本作螢以螢為飛

約仙遺稿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蟲螢火疏引爾雅螢火即炤為證此別一物也蠋為多
足蟲而不飛螢是飛蟲而有火二物不同而其為腐草
所化則無不同

實始翦商解

魯頌閟宮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毛傳翦訓齊
本爾雅釋言文許氏說文翦羽生也荆齊斷也訓翦為
齊借翦為荆也古荆後字作并翦斷字作荆荆訓齊斷
引申為凡齊竝之稱商王武乙暴虐囊血射天太王自
幽遷岐帝眷西顧木拔道通昆夷畏避天下以為仁人

規模氣象與商齊竝則翦商之為齊商可無疑矣說文

戈部引詩實始戡商戡滅也詩鄭箋云翦斷也孔正義
因言太王始滅商朱子注論語泰伯篇因言太王有翦
商之志泰伯不從諸說皆不可信用陳氏安卿朱子之
高弟也其與朱子書曰當時天命人心猶未也太王乃
睥睨於下豈得不謂之邪志泰伯固讓為成父之邪志
且自潔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後人何為至德陳氏
此書載在朱子文集中朱子無駁辭蓋聞陳說而不敢
自是矣為朱子學者何可拘執舊說而以莽操之心臆

約仙遺稿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度太王哉凡攷校古經必參合眾說而實事求是翦商
之說雖漢大儒鄭許二君宋大儒朱子說不可信從而
為大毛公訓翦為齊實得聖門之師承學者讀詩安可
忽略古義耶後儒既知翦滅之說為非因援爾雅翦勤
也戡福也以解詩福商近乎不詞勤商雖于文為順而
周之高圉亞圉皆著忠績于商豈以太王為始乎不如
尋繹毛傳之為得也

實始翦商解

詩魯頌實始翦商毛傳云翦齊也攷之說文翦羽生也

無齊字之訓則翦當爲荆之假借荆齊斷也引申之凡齊皆得謂之荆周至太王之時規模氣象始大可與商國竝立故曰齊此說確不可易至說文戈部引翦作戠此許氏引異文以明假借之例耳戠從晉聲眞部字翦從荆聲桓部字二部古音既近戠翦皆齒音翦可借爲荆戠亦可借爲荆戠商非卽荆商哉自鄭箋以翦爲斷而孔疏從之以爲在太王之時已有滅商之萌不知太王當武乙之世殷尙盛大其後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其一猶歸殷武王未伐殷之前猶服事紂則太王無滅

約仙遺稿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商之心可知矣而朱子以爲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子以及昌泰伯遂以天下讓之不知太王以文王有聖德不過傳之以延國祚耳使太王果有滅商之心泰伯不從逃之荆蠻以成其父之邪志而潔身以自去此必非至德者之所爲稱之爲讓天下者從周有天下之後以追言之非謂泰伯以商之天下讓於王季也此說之不可從者也或據說文以戠爲福謂太王始受福於商攷之說文戈部本無戠訓福之文惟爾雅及天保傳有訓戠爲福者而釋其詞義云實始

福商旣不成文義謂受福於商又煩添字不如從毛傳爲得也或以翦爲勤爾雅云翦勤也翦商謂勤商也言太王當祖甲之時始勤勞以輔王家也此說亦通以備一解

睢鳩攷

詩關關睢鳩毛傳睢鳩王睢也鳥鷲而有別爾雅睢鳩王睢也郭注鵲類今江東呼之爲鵲陸璣詩疏睢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史記正義睢鳩金口鵲也廣雅鷲鷲皆睢也是以睢鳩爲鷲類可無疑

約仙遺稿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而揚雄許慎以爲白鷲似鷹尾上白不知爾雅睢鳩王睢鷲白鷲劃分二鳥豈可合而爲一乎然揚雄許慎之說本出於詩疏所引揚雄之說今無可考許氏說文自漢至唐歷年已久不無差誤而爾雅與於中古隆於漢朝許氏揚氏皆爲漢代大儒豈不之見此說文本之差誤可知後儒又疑猛鷲不可以與淑女此不知訓詁者也鄭箋云鷲之言至謂王睢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蓋鷲與至古音同部得相通用左傳睢鳩氏司馬也杜注鷲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此取其能鷲擊鷲

之本義也在詩傳不過取和鳴相應雌雄至然而有別此引申假借之義

學易無大過解

論語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史記說引之曰於易則彬彬以彬彬釋無大過是指贊易之無差也程叔子以為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故期之五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意正與史記同何氏集解亦從史記為說何意以易道至大使無盡性至命之功讀之不能無差夫子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

約仙道稿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孝乎惟孝解

論語引書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包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攷之文選潘岳劉孝標等所引皆用孝乎惟孝之句與包注合釋其句法禮燕居篇之禮乎禮揚子之習乎習雜乎雜才乎才韓文讀荀子篇之醇乎醇句正相同蓋贊辭之種疊者也則書詞以孝乎惟孝

為句可無疑矣蔡邕論語石經本作孝于惟孝太平御覽所引以及日本山井鼎所引足利本乎竝作于惟陸氏論語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案于乎例得假借通用至東晉偽古文君陳削去孝乎二字後儒遂以書云孝乎為句此則同偽書之謬而并亂論語之文也

凱風解

詩凱風序云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漢唐諸儒申序說者謂其母雖有一念之差而

約仙道稿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過猶未遂故孟子以為過之小也母雖不安其室而子能緩導微詞以慰其母心孟子所謂親之過小而不怨非不可磯也其云成志者其子能盡孝道以成其母守節之志故詩人以孝美之而孟子亦以為孝也合之孟子而序說愈明矣朱子辨序說以為此孝子自責之詞而不見母之不改嫁然家有七子而不能安其室卒致改嫁此非小過也况家有七子不能慰母心以至改嫁七子亦遂已焉是何足成其為孝也然則讀詩者安可舍小序而別求異說哉

春秋天子之事解

春秋諸家不明天子之事之說以致異說紛紜天子之事之說明而春秋之說由是定矣當春秋之時世道衰微邪說暴行孔子作春秋以三王之法臯三王之臯人臯五霸之臯人臯諸侯之臯人董子以為孔子于二百四十年中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此春秋所以為天子之事也後儒有以春秋為有一字之喪貶者有以春秋為有貶而無喪者其說不能無過而矯之者則謂孔子布衣不得進退諸大夫所作春秋無貶亦無喪

約仙遺稿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各執一說以窺春秋此皆不知孔子者也孔子見國史不能守先王之法故因魯史以修春秋事當貶則貶之事當喪則喪之而喪貶之法一一合于先王是以孔子自謂曰知我者惟春秋臯我者惟春秋孟子亦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裼襲解

裘上之衣曰裼衣裼外祇有禮服捲起禮服之袂以見裼則謂之裼不捲起禮服之袂以掩裼則謂之襲是裼襲與禮服二物也裼與襲以禮衣之掩露不掩露別之

也何以知裼為裘上之衣乎禮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據鄭此注則知裼為裘上之衣攷之各經注疏無不昭合是以知裘上之衣為裼也何以知裼衣之外祇有禮服聘禮裼降立注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合之玉藻孔疏及賈疏皆以裼衣上為禮服是以知裼衣之外祇有禮服也何以知捲禮服之袂為裼不捲禮服之袂為襲禮裼衣必從裘色玉藻云狐青裘豹裘緇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用豹黑色以飾狐飾羔而裼衣皆異色是裼裼衣為襲也

約仙遺稿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棖與闌之間解

古者門制兩旁有棖中間有闌後儒之言闌制有異故說中門亦不同矣有謂門東西有二闌以兩闌間為中門者賈公彥之說也申之者曰禮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棖與闌之間士介拂棖如兩君相見主君與賓並入主君由東闌之內賓由西闌之內並行而入上介于西

闌之外上擯于東闌之外皆拂闌次介次賓皆大夫中
闌與棖之間末介末擯皆士各自拂棖雁行于後故鄭
君注云卑者不踰尊者之迹也此說確不可易有謂闌
止有一以中棖闌之間爲中門者孔穎達玉藻疏之說
也朱子于鄉黨立不中門注從之不知經傳言中門者
皆謂門之正中也猶中堂之必中于堂中庭之必中于
庭中席之必中于席中道之必中于道若以棖闌之間
爲中門則中堂西楹之間亦可以爲中堂矣則中庭以
東亦可以爲中庭矣况禮賓入不中門賓入不中門斷

約仙遺稿

上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淪胥以鋪解

古人用字凡同母同部之字皆得假借而以本字解之
則扞格難通矣詩淪胥以鋪淪率也鋪病也言使無皐
之人與有皐者相率而病之也三家詩淪作熏熏帥也
淪與熏古音在真文部此同部借字也鋪作痛說文云
痛病也此本字也乃或以鋪訓徧言無皐者使之有
皐相徧不知鋪與痛字皆从甫鋪古音在模部同部同
母例得假借通用詩我馬痛矣痛或作鋪又淮夷來鋪

毛傳云鋪病也此二字通用之證也而況淪胥以痛句
法與淪胥以亡相同則鋪當訓爲痛不當訓爲徧也凡
攷校參合各本務當實事求是雖漢大儒鄭君康成之
說不可從惟三家詩借熏爲淪以鋪爲痛實得古人訓
詁假借之例讀詩者安可視三家詩爲可忽哉

皮繁二字通用攷

六經義理之不明多由于訓詁之不講訓詁之不明多
由于形聲之不講知形聲則知古音知古音則知假借
古音假借通而後訓詁明矣訓詁通而後義理明矣皮

約仙遺稿

上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繁一字音不同而義又異何以通用攷之說文糸部云
緜馬髦飾也又部云剝取獸革謂之皮引申之皆有多
義此所謂同義通用也緜古音在桓部附袁切皮从爲
省古音在歌部符羈切二字皆爲唇音此所謂同音假借
也乃或以通用之字訓之以本義則馬髦飾之繁與剝
取獸革之皮二字音義各殊而強以本義讀之不免郢
書而燕說矣

古本曲禮無稷曰明粢解

曲禮詳祭宗廟之禮祭穀亦有名號稷曰明粢隋王劭

勘晉宋古本曲禮皆無此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為無此
一句為是今不知其八疑何疑十二證何證而後之說
解者每引鄭氏儀禮士虞禮明齊澆酒註以為此句有
無之證其註云明齊新水也又或曰明齊當為明視謂
免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也鄭氏彼註如
此孔氏穎達引以疏本經謂如鄭言云皆非其次由曲
禮有明粢之文故註儀禮云非其次且引爾雅粢稷也
引書黍稷非馨引詩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為酒為食以
享以祀斷之云黍稷為五穀之主是粢盛之貴黍既別

約仙遺稿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異號稷何因獨無美名爾雅又以粢為稷此又云稷
曰明粢正與爾雅相合彼蓋以祭穀宜有稷故引爾雅
書詩以證之而申鄭氏之儀禮註以明此句之有此孔
氏駁王之意也程氏瑤田云鄭氏註曲禮于稷曰明粢
句無解說其士虞禮註明齊謂新水尋其下文語氣鄭
於明視意中有曲禮免曰明視之說故直斥之曰謂免
腊也於明粢意中無曲禮稷曰明粢之說故必申言粢
字據爾雅粢稷之文以斥今文之非由是言之鄭註曲
禮時或實無稷曰明粢句而晉宋以後人誤讀士虞禮

註因而加之亦未可知王劭所見古本恐未可遽斷其
非漢代流傳真本彼蓋以明粢非稷之號故申鄭氏之
儀禮註以明此句之無此程氏駁孔之意也今攷之陸
德明經典釋文明粢一本作明梁古本無此句蔡邕獨
斷脩述曲禮此節之文獨無此句鄭氏禮運作其祝號
注引周禮祝號有六五曰盥號其于盥號注引鄭司農
云盥號謂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黍曰薺合梁曰薺
其稻曰嘉疏其所引亦無此句此皆足以證古文之無
而孔氏疏祝號引盥號注曰若稷曰明粢駁之原注不

約仙遺稿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然似乎有意摭摭且其本經引鄭氏儀禮注不引明齊
新水之語亦未免削趾適履也又攷之說文稷粢也又
稷稷也稷稷重文此稷之本名也稷稷借字夫既別取
名號必不復以本名名之以黍梁稻皆不指本名也稷
又通盥鄭氏周禮甸師以其盥盛注云盥盛祭祀所用
穀也稷稷也穀者稷為長是以名云小宗伯六盥注云
盥讀為稷六稷謂六穀肆師表盥盛注云稷六穀也在
器曰盛孟子以供稷盛稷盥借字即稷之借字蓋稷稷
既實於盥盥曰盥實之曰盛因而祭穀通謂之稷盛稷

爲五穀之長故可通六穀之稱是粢盛爲祭穀之通名而非謂稷之專名也又攷之周禮司烜氏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其祭祀之明齋鄭氏引司農云明齋謂以明水滌滌黍盛黍稷詩甫田以我齊明釋文齊又作齋毛傳云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鄭箋云潔齊豐盛以潔之云者滌滌之謂也甫田之齊明與司烜之明齋其義無異然則一曰以明水滌滌黍盛黍稷一曰潔齊豐盛黍盛既爲祭穀之通名則明黍亦是滌滌黍盛之通名而又非謂稷之專名也由是言之以黍爲稷之本名可以黍爲

約仙遺稿

二十四明穀書
約園刊本

稷之別名則不可以稷通名黍盛可以黍盛專名祭穀之稷則不可而明黍無論矣于以知鄭氏儀禮注本義在新水也孔氏引鄭註意不在新水而申其下文以明此句之有非也程氏辨鄭註意在新水而申其下文以明此句之無是也以意推之稷爲五穀之長宜入祭品祀典中稷亦屢見况祭穀通名曰黍盛其意可想或者曲禮初有名稷之號後脫漏耳如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而曲禮闕二句之類今此句既不可以木名爲稷之別名又不可以通名爲稷之專名與黍稷稻

三句不相若且晉宋以前書亦未有引及者疑爲後人所加若疑祭穀有稷而是信此句則失之矣總而論之王劭以爲此句今本有古本無竊以爲此句古本自有而無今本自無而有自有而無者可闕疑自無而有者可從刪

約仙遺稿

二十四明穀書
約園刊本

約仙遺稿



張

上

三

太

當

春

年

事

與強萼圃刺史書

萼圃先生有道左右頃承示手卷臺檄命爲商定懿叔詩文極安帖儘可封刊卷尾是斷鶴續鳧非狗尾續貂也檄中所言爲先生出處大節所關不敢率爾而對謹據鄙見所及直陳之方今天步艱難非隆中臥龍軍門捫蝨之才不足以撥亂反正先生清直持己渾厚立心爲

盛世之循良則有餘揀末俗之敝壞則不足其不宜出者一也出則必與人共事將同流合汙乎何貴乎此一出將矯矯拔俗乎必爲宵小所不容夫鳳凰不翔鴉音不革荆榛不剪芝草不榮先生當羣賢彙征之時或可少抒宿抱而今非其時也其不宜出者二也他人之圖作美官不過問苞苴飽妻子以自便其身家耳先生素無此心當此血戰之黃正須潛鱗斂翮而乃作出林之

頃

想畏小草之譏出而如我之志固如翀霄之鶴拂我之志殆如觸藩之羊東隅之失悔將奚追北山之移文又繼作其不宜出者三也如以此出爲報

國恩乎清恙之瘡已久起疾之牘未聞今忽因名登剡表爲馮婦之下車是報

朝廷之舊恩者猶淺而感舉主之新知者獨深也其不宜出者四也有先生之四不宜而復參以中散之七不堪正如演劇已收登臺重唱近來之丑且腳色與當日之老生殊多柄鑿耳昔宋太宗徵楊處士入朝其婦於其瀕行賦詩云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處士述之太宗笑遣還山以槃槃大才論之固迥異乎處士然於先生今日之事不有互相發明者邪一出處機在自持如其出也明晨卽肅具衣冠倒持手版上謁臺端否則遣伴往謝謹以疾辭未始非永保令名之一

道也唯卓裁審之六月六日湯成彥拜上

強

書首

韓城強芻圃先生以忠節高門歷館閣清秩剖符蜀郡
綰綬方州灌稻離堆之陽種萊東坡之下民望如慈父
母比戶感恩政績媿古循良初衣作賦著廬陵歸田之
錄差同杜老僑居蜚北海薦書之聲重列駱丞刻牘不
知者咸謂先生將如鴻漸陸如鸚鵡霄矣鄙人花谿浪
迹小屋如蝸萍水浮蹤閒情似鶴先生過從旅邸忘年
締交尚友古人推襟送抱極樽酒論文之樂慰開徑望
益之思乍聆鸞辭妄疑充隱辱臺符之見示抒正論以
繩魯及觀先生上當事三書始悔豹管之陋僅窺一斑
蠡酌之淺難語八溟矣先生迺卷焉款款焉不責賤
子以失言仍引鰈生為小友益慙謝薄彌切悚惶也爰
舉先生三書洎所陳一劄次第錄之以志吾過後之覽
是編者庶知利祿不足動人燕雀未明鴻鵠之志高尚

強芻

正堪砭俗鳳凰能革鴟鴞之音用以甄陶宙合廉立頑
儒樹宦海之中流砥柱作迷津之寶筏慈航景行墨胎
氏之清風邁迹介之推之高隱其在是夫其在是夫
聖清同治初元歲次元默淹茂幽風授衣月榘隱盒道
人陽湖湯成彥書

強芻圃太守上當事三書

小三

韓城強望泰

上牛雪樵按察書

八月十一日強望泰頓首謹上書雪樵廉訪大人閣下
昨午驟從惠臨荒廬為之生色談次備陳衷曲自己洞
鑑隱微伏念望泰自引疾後寂處衡廬體腴神槁雖口
進參苓補苴萬一而形骸土木生氣無多亦思勉起從
公報

國恩於異日乃老將知而耄及自顧皆分外餘息祇知
修身以俟命又何功業之可圖勳名之可建耶乃宮保
過采虛聲遠登薦牘初四日迭奉臺符令其起病差遣
委用展讀之下無任悚惶嗣得尊札因閉門謝客幾與
性成忽見點露研朱飛檄煌煌層見疊出雖三歲兒童

強芻

觀之亦為驚訝是望泰之積迂成癖痼疾難痊無志用
世家人婦子久習聞而習見之矣記云君子量而後入
不入而後量望泰自應官三蜀以來硜硜自守無事不
樸誠自持以信感民而民不罪我閣下所親見也今之
行政不能不朝令夕改而謂民能信我乎我無以取信
於民而謂民能感我乎時事之所急者籌兵籌餉也民
不感我兵何自而籌餉何自而籌乎是即有百望泰亦
無補於時也先聖之與端木子論政也足食足兵民信
三者闕一不可者也有時而議去兵有時而議去食未
聞議去民信也望泰誦孔聖之遺書力行而未逮與吾
黨二三有志之士交相勸勉服膺而勿失者僅知求民
信之一道耳方今人才濟濟善戰善陳習孫吳之術者
有人酌盈劑虛研桑孔之術者有人縱其高談雄辨足
以睥睨一切轉移風會而欲令衰癯之老朽持迂闊之

常論參錯其間是猶適越而北轅放舟而去楫也况自
夏徂秋屢聞故鄉警報竊恐先人邱壠已殘毀宰木已
剪伐驚魂殘喘不眠不食三月有餘衰病情形視昔彌
甚杖與手足為五體欬隨言笑為參春支離度日如少
水魚略無生趣日內遞服峻補之藥能微舒半枕強節
一孟下牀鞞履危坐隱几者才數日耳疾猶未已乃必
欲馳驟之束縛之使居起病之名勉效奔走之役望泰
雖無似實不敢奉命惟謹也閣下知我最深請於宮保
方伯之前為我善辭焉枌梓兵火方殷無汶上之可往
能婉言轉圜不見促迫使東觀之舊史西秦之幸民優
游浣花谿畔得觀濟時羣彥廓清宇內鑄劍戟作農器
銷兵氣為日月光染翰而上中興之頌焉幸甚企甚強
望泰頓首

上駱額門督部書

張書

前忠州直隸州知州強望泰謹上書宮保大人閣下月
之六日接奉行司轉札飭知以望泰病已痊愈奏請就
近在川起病出備差委等情承命驚疑罔知攸措伏念
望泰衡茅伏處湯藥常親自入夏以來秦中風鶴日聞
狼烽不絕花門煽爛粉社被兵白水韓城相鄰咫尺竊
恐
賜祠宇已墜罡風
諭葬碑亭或遭劫火朝不食夕不食歷五六十日之期
為千百萬億之慮舊病未已新恙復增怔忡則恍惚難
安脾泄則淋漓盡致蟄處一室生趣毫無顧瞻四方憂
心靡騁而欲以病駒參騏驥之樞怪鳥雜鸚鵡之行徒
足發深喟於孫陽關朱弓於庭氏即欲伐毛濯髓勉效
塵露度德量力興歎末由否則餅粟已罄頰飯難周亦
思隨抱關擊柝以博升斗先髯參短簿以學趨趨已而

何敢矯語嘉遯長吟招隱乎且望泰家世清寒服疇賦
畝自先忠烈公崛起田間師承往哲擊究程朱之學淬
勵堅苦之操先幾發覆之忠為

九重聖主所嘉歎主敬存誠之詣為一時同輩所周知
望泰賦性蠢愚濡染庭誥所奉拳服膺兢兢克己者惟
曲禮毋不敬三字大學毋自欺一言耳夫毋不敬非他
即朱子之所謂主敬毋自欺非他即朱子之所謂存誠
望泰之承家者在此報

國者亦在此也

仁宗睿皇帝垂憫忠盡之嗣猥

賜青紫之榮免試春秋俾陟館閣旋剖符於蜀郡載典
秩於方州常思居敬以臨民每懷至誠而接物方冀羽
儀

皇路黼黻

張書

三

昇平而乃疾疾恆存遂初遠賦推排人世閱歷去來倏
臨杖國之年將屆懸車之歲初非壯盛之居諸僅存牀
簣之餘息矣宮保過聽虛譽不棄庸姿寵以光顏加之
拂拭儻令鳩節弗御馬齒未衰義經之勿藥用占在山
之小草可撥猶復膏肓泉石嘯傲煙霞不幾於誠有未
孚悖乎勿欺之旨敬有未至昧乎獲上之經也哉望泰
之硜硜守素矯矯居貞外顧家聲內盟夙學不為腐鼠
弄其齒牙非羨冥鴻避茲繒繳蜀之士民久共諒此心
矣宮保當亦有以鑑之矣而況幕府招賢人才濟濟東
陽沈侯江夏黃童皆一時之英千人之俊也屬官承令
百僚師師講學如蔣若采理財如吳培棠皆秦地之彥
蜀吏之選也而必取迂拙之衰叟聾瞶之廢人參伍其
間借箸其後問籌兵則未習孫吳之書責籌餉則未研
桑孔之術是猶繫麋鹿以赴几筵搜樗櫟以任梁棟飾

嫖母無鹽以當佳麗歌巴人下里以備咸韶也何足當
宮保課吏之盛心求才之雅意乎方今徵調太繁科斂
太急冤濫之獄未盡理貪墨之吏未盡除楚蜀之軍精
此贏彼絀吟域過分進退之人才加膝墜淵升沈過驟
看未成碧僵李代桃砮砮雜陳於前糠粃迭餒於側甚
非所以致治平臻上理也伏願宮保擴仁恕之量以覆
幬之澄公明之鑑以審別之綱整紀肅風流令行庶李
贊皇韋南康籌邊之偉績復見於今張忠定趙清獻撫
民之嘉猷無愧於昔語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是即望
泰所以酬

國家之舊恩而亦藉以奮宮保之知遇也然而望泰不
敢一息少安也不敢一念自逸也儻殘喘少蘇珍藥可
屏謹當詣軍門具手版瞻榮戟而聽驅策焉東晉顧悅
對簡文云蒲柳之質望秋先零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茂宮

張書

保方以文潞國之精神著趙營平之方略望泰何人漫
以蒲柳企松柏乎宜其抑塞蒿萊淹沒草莽也今下之
以文辭達於上者曰稟大率皆胥吏之詞敬援古誼以
書竭其悽悽之忱宮保其亦幸察之八月二十三日
忠州直隸州知州強望泰謹上

上劉霞僊布政書

前忠州直隸州知州強望泰謹上書布政大人閣下月
之六日接奉臺札以望泰病已痊愈飭令出備差委等
情伏念望泰關隴陋儒衡廬叢品世承清德門守素風
自先忠烈公以進士起家服官豫省沈幾觀變逆折禍
萌甫殉難乎滑州即

效恩於中禁其時望泰計年甫屆成童論學粗知取友
耳

仁宗睿皇帝憫孤忠之遺嗣施逾格之厚恩拔諸畎畝

之中不待青紫之取免其秋闈逐隊先

賜舉人未能春榜增名復

賞進士習法廬於芸館書讀上清隨瀑直於薇垣珂鳴
左掖凡此非常之榮遇實為曠古所希逢糜項踵以難
酬媿涓埃之未效繼而循資乞外典午攸司導春水於
彭門伴秋風於灌口旋遷祠部未舍雞舌之香試典雄
州載縮鵲符之綬方冀同民出治勉報

國恩何期福過災生遽膺美疾陳情乞病時倏閱乎九
年問藥謁醫肱徒經夫三折滯迹於浣花谿畔久同匏
落無容草②於子雲亭邊允宜井渫不食大人迺忘為
支離之叟而振發之鑿其憔悴之狀而噓植之雖病橘
枯櫻頓添生意而碎琴僵瑟深負知音辦公焉用病夫
貞疾竟虛勝舉孔北海之薦順采輪材而飛檄忽來庾
新野之故園傳夕烽而家書不達

張書

五

賜祠碣峙念堂構以神馳

諭葬碑崇蔭松楸而恐毀骨借心折意共魂飛舊恙之
怔忡未瘳新疴之脾泄驟劇廉將軍每飯遺矢幾如同
病相憐申叔展鞠窮廩辭疇覓古方見贈用披肝膽伏
乞鑒涵雅戀青山敢蹈讓官之迹尋盟白水仍修引疾
之文永懷故宅於龍門長寄寸心於

鳳闕籌兵籌餉敬佩時英半讀半耕願傳兒輩夕陽無
限自憐日薄虞淵小草被噬應許雲歸秦嶺從此延桑
榆之暮景葆樛櫟之廢材不獨一身永被深慈即沒齒
猶懷盛德矣八月二十三日
前忠州直隸州知州強望
泰謹上

右強望圃太守上當事三書一卷太守韓城人滑縣
令強忠烈公之次子 恩賜舉人丁丑會試未中式
復 賜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中書截取四川同知

遷忠州直隸州有循吏稱告病開缺寓成都未歸略
文忠公乘章總督四川采訪川省賢員起前甯遠府
知府牛雪樵樹梅為按察使因雪樵與太守同鄉里
勸令起病太守上書三大憲固辭先師湯秋史中翰
亦勸先生不必應官而文忠公已出奏特簡重慶
府太守終不出窮餓以歿清芬亮節不媿忠烈公家
風此三書之藁流傳篋中刻而行之具見太守盱衡
時事侃侃而談並非石隱者流第爾時國步中興
賢才濟濟太守尚以為難與共事不易其節若暗今
日之封疆大吏又不知若何痛哭流涕也已光緒辛
丑重九後二日江陰繆荃孫識



王 集

文

敏

志

宣統癸亥十月

鄧高振霄



南林劉氏
求恕刊

王文敏公遺集序

曩者士鑑跋張舟齋苗仙麓兩先生論心圖因推論國朝學派之盛躋漢轅唐而主持風會者必有一二鉅人長德倡之於朝而天下翕然從之蓋自乾隆季年以遠道咸之際厥惟阮文達公祁文端公為眾流之歸墟焉同治中興右文稽古海內所宗仰者為吳縣潘文勤公常熟翁文恭公而其時接武於吳縣常熟者實為福山王文敏公公少習贈公蓮塘觀察家訓受業周夢白先生之門既聞劉燕庭方伯陳簠齋學士緒論通漢學家言尤究心金石與張文襄公吳憲齋中丞鮑子年太

王文敏公遺集序

一求

守為身心性命之交文襄與公為姻婭督蜀學日介藝風參議至京師謁公公時已名滿都下鑒別宋元舊槧攷釋商周彝器得公一言引為定論藝風既與公締交如平生權公屢試有司數陳古誼連不得志至己卯乃受知於藝風論者以為媿談而藝風與公終身相處於師友之間公以庚辰入翰林一歸里門迂道濰水復省贈公於成都單車行役馳驅河洛秦蜀之郊所至則蠹殘碑訪贖碣采獲百端輦至京邑公既廻翔三館綿歷十年中朝言學者自吳縣常熟外惟公丰采隱然負時重望名流從萃趾錯於門甲午以大考擢侍讀特

命入直 南齋 乾清宮之東北為 昭仁殿貯 天

祿琳瑯殿側有古董房儲藏書籍乃乾隆時諸臣所未搜輯者公與同直諸公奏請編訂目錄得宋元明槧本若干種撰為提要擬名曰 天祿琳瑯補編稿本獨具會以事變不果奏刊公端居深念動關天下大計日高之役奉 命回籍辦理團練事定還 朝晉國子祭酒洎庚子拳亂作復 命公會辦京城團防時公退食之暇校訂樓霞牟陌人先生同文尚書手稿願謂士鑑曰牟先生一生精力萃於是書其精邃淵奧有過於季述良庭諸老者吾晉必理而董之以彰絕學特世亂方殷

王文敏公遺集序

二求

未知能卒業否因唏噓慨歎不能自已指園中古井曰他日若有非常之變吾其得死所矣七月二十日同直禁廷敵氛偏近遂與公別翌日 兩宮西幸公聞警慷慨從容大書主辱臣死數語具衣冠再拜自湛於井公夫人謝家婦張同殉士鑑追扈豹尾左轉河洑聞公殉節哭於中達賦詩弔之甲辰還 朝適公子漢輔漢章闢公京邸園林為祠堂天人眉宇瞻拜悽愴訪問公所蓄金石圖籍大半散佚著述存者放紛侍理宣統初元公女夫吳滇生觀察集公經進稿奏疏稿二卷印於金陵士鑑私意公之文字當不止此櫛櫛修門未遑甄

采國變十載流轉江湖漢輔歿於析津漢章百計搜求於經進奏疏稿外得遺文遺詩福山金石志殘稿天壤閣雜記漢石存目都爲遺集八卷吾友翰怡京卿愾慕忠微煇章文獻受而校刊之命士鑑爲之序士鑑以爲公之孤忠大節自有千秋初不藉文字以傳而卽此僅存之文字亦皆萌抵經術擇治要具匡時勸學之懷士鑑追隨日久論學同源今則偷活草間傷時感逝謹舉公生平志事弁諸簡端不獨乾嘉盛時渺難接軫卽俛仰三十年前方寓清晏羣雅彬彬亦復曠如隔世此則關於學術絕續之憂世變賢遷之感不禁綴筆而涕

王文敏公遺集序

三求愆齋

泗垂膺也癸亥三月吳士鑑謹序

王文敏公遺集序跋

自漢以來儒林文苑兼者蓋尠若儒林文苑而兼忠義則惟吾文敏公獨有千古也公殉庚子之難遺文大半散軼孤子崇烈苦心蒐輯得奏疏二十二篇經進彙十一篇問序於余公少承家學受業於周夢白先生篤嗜金石精於考訂三代而後彝器泉幣銅玉陶瓦碑刻之屬廣蒐博識於其真贗灼然也自漢及今之學派洞澈源流漢學師承宋學淵源二記並能提其要而補其所不及宏總萬流貫穿百家言之鑿然也宋元以來迄於本朝之精鈔舊槧目覽手輯靡所不闢凡板本之佳

王文敏公遺集序跋

一求愆齋

惡點畫音訓之淆譌鉤考詳密洞若觀火厥肆諸估人奉若嚴師勿敢欺也作院體書而有金石氣嘗云作一字須含十二意一箋一扇世人得之以爲奇瑤自入翰林值南齋尙方貼絡所需其章幅較大者孝欽皇太后必降口敕曰令王懿榮書醇賢親王栗主特旨命公繕寫供奉蓋稽古之榮久邀天鑒庶幾不負所學矣居常自謝曰文筆非吾所長然所韞既厚信筆抒寫皆翔實典雅堅重密栗專家或有不逮誠不願世俗知也此集特公之緒餘大半脫稿時卽已見示公之歿也僅十一年而世事日新月異昔所論奏今視之如隔

年百葉矣讀公前後奏疏如請復古本尙書臚陳 本朝儒臣十三經疏義想見 先朝修文偃武海內承平有孫通蘇轍陳農求書之遺風以故文學侍從之臣得以稱述老先闡彰儒效以視今日何如也雖然使公至今猶存其出入諷議輔導 冲皇必更有障遏橫流扶翼聖教者惜乎天不憖遺也綜公生平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而又能文之以禮樂殆不愧爲孔門之成人烏虜今豈可復得哉公別有四家館課之刻印於京師板藏余家其他論著當次第蒐刻之

王文敏公遺集序跋

二求恕齋

宣統元年己酉王生翰甫刻其尊人文敏公箋奏屬余爲序國變後翰甫至京以刻本示宮官宮官以呈孝定皇太后后覽之泣下蓋文敏值南齋久最爲孝欽 景帝所眷 孝定夙識其名序中追述恩紀而歸本於公之忠愛裴篤 孝定於玉步既移如聽水雲琴調宜一悲不自勝也乙卯冬翰甫自天津來手一冊畀余曰先公不以詩名今檢遺集僅此兩卷惟吾師審定之余嘗謂學人之詩與詞章家異宋之二宋二劉及曾子固皆學人之詩也夫公序子京尙矣若公是公非兩先生篇什皆不甚表襮而南豐尤以不能詩

著稱要其所作不足於色而富於理不雕其質而落其華才人墨卿或薄視之而好學深思者恆反復而不能以已其質厚其味醇也文敏目營四海於學推夢白周先生而詞章偏嗜下走偶有所作常就余商定公之虛已則然顧其微至朴澀處余雖百思不能到也當同光開潘文勤主盟日下出其門者臚舉雲從人握珠而家抱璞矣及今觀之獨悲菴詩二卷不事華縟言外有意意外有味豈非繒采雜陳而筒布獨溫殺裁滿前而建餅獨腴乎文敏出常熟吳縣之門而皆不敢以師道自居非獨氣有以攝之其學之闕肆龐魄實足使二公瞠視卻步也遺詩雖無多實與悲菴異曲而同工味雋於二劉而義豐於子固其在北宋殆劉跛學易集之亞匹乎有清一代之學人無不從詞章入是以黃顧朱毛錢王翁阮皆以詩文名世而余所最服膺者則鮎埼亭詩也文敏詩不同乎悲菴悲菴不同乎鮎埼而自余讀之則皆如嘗異味如聞古樂如掇仙花總歸於不凡而已十一月十九日同學如弟樊增祥謹序

王文敏公遺集序跋

三求恕齋

以爲徵文之券又珍重先哲手澤輯爲海岱人文一編
至庚子之變公殉國而書稿亦各散佚海岱人文尙存
五十三冊壬寅冬予來保定其嗣漢輔表姪迺送藏書
處代爲寶守公傳先哲之心可謂勲矣公精鑒賞曾奉
命檢校石渠寶笈臧件性又喜考金石憲生平所見
目力之精莫有過公與先外舅陳盦齋先生者公嘗有
兩漢六朝金石目聞已有人付梓矣其箋奏一集亦經
漢輔兄弟早爲刊成已經 孝定皇后懿覽公雖不以
詩名而詩集二卷亦考據精詳造語奇艷無復風雲月
露之習自足成一家言非僅謂以人傳詩也夫言者心

王文敏公遺集序跋

四求恕齋

聲人各聲其心之聲而規規焉曰陶謝曰李杜曰蘇黃
亦何爲乎後之讀公詩者亦諷公之聲知公之心而已
足矣憲與公爲表兄弟公又以女妻憲之次子對治公
之誼知公之心莫憲若矣今將付梓數言以贊于後戊
午三月吳重熹跋

王文敏公遺集序

福山王文敏公負大雅宏達之才際 稽古右文之世
由翰林曝值 南齋三任祭酒庚子拳匪肇禍公撫膺
悼時慷慨赴義 朝廷賜卹子諡逾於常典所以褒忠
也哲嗣漢章觀察奉公遺集屬爲編輯承幹受而讀之
謹掇言簡端曰自昔羣言淆亂必有一二巨儒干城吾
道近三四十年間士鷲於新說士苴六藝遂成爲風氣
公獨仰承乾嘉諸老輩抱守遺經思復漢經師傳注之
舊以謂諸儒剽羅散失搜輯佚文漢師墜緒賴之以延
其諸天文算術輿地方志政書奏議私家撰著卓然經

王文敏公遺集序

一求恕齋

世之書實足恢宏至道於是有請續開 四庫館之奏
又以諸經疏義意在輔注所從之注指在善經魏晉以
後易無完注書無完經近則安陸李氏周易集解纂疏
陽湖孫氏尙書今古文注疏實足救正唐孔穎達正義
之失更推及諸家所著羣經疏義以謂家法嚴而後古
義堅門徑清而後學派正於是有請列 本朝諸儒所
撰十三經疏義于學宮之奏公又好金石之學謂形上
爲道形下爲器古者藏器於禮其銘詞又皆大小雅之
才是道器合一證經考史所必資也凡公所建議皆所
以翼經明道卽異說自無所容其喙昔眉山蘇氏序六

一居士文謂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今承幹謂
公之學推乾嘉諸老以達於賈馬許鄭雖所值之世不
同其爲息邪詎誠作吾道之干城則一也序而論之俾
後之讀公集者識所旨趣焉癸亥浴佛日吳興劉承幹

王文敏公遺集序

一求恕齋

王文敏公遺集目錄

卷一

經進稿

卷二

奏疏

卷三

奏疏

卷四

求闕文齋文存

卷五

王文敏公遺集目錄

一求恕齋

正讀亭詩

卷六

福山金石志殘稿

卷七

天壤閣雜記

卷八

漢石存目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一

求恕齋叢書

福山王懿榮著

吳興劉承幹編

經進稿

醇賢親王園寢冬至祝文

天心來復世德遐昌鸞笙噦噦犧尊鏘鏘靡瞻

神隧引聯

顯蒼敢陳

弓玉式此馨香伏惟尚

饗

王文敏公遺集卷一

一求恕齋

右一道

葭雲飛瑄箭律調鍾鬯瓚資富椀蕨銘崇眷承

於穆饗協豐融

靈原巍御嘉告潛通伏惟尚

饗

右一道

醇賢親王碑文

光緒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光緒十六年十一月禮臣奏上醇賢親王喪儀以碑文

請欽奉皇太后懿旨碑文皇帝親製子_五御名承

命維謹越三年歲次壬辰四月筮日恭舉葬禮於是齋

邀流涕譔次勳德勒諸貞石其辭曰我本生考醇賢

親王皇祖宣宗成皇帝第七子也母莊順皇貴妃

生而明敏敦厚孝謹為皇祖所鍾愛六齡入上房讀

書十齡能騎射習火槍文宗顯皇帝御極封為郡王

眷遇優渥往往乘舟賦詩或從獵行圍一如家人禮

穆宗毅皇帝嗣位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晉封親

王授御前大臣命在弘德殿照料讀書入則輔導

聖躬出則規畫戎略創立神機營選八旗兵丁之材者

親加訓練由是京師有礮隊勁兵同治十三年穆宗

升遐皇太后命子小子入承大統我本生考醇賢

王文敏公遺集卷一

二求恕齋

親王深懷謙抑於皇太后前辭免職務懿旨俯允

而倚畀益隆命以親王世襲罔替凡軍國重大之事

無不諮焉既仍管神機營又以創設海軍命綜其事

歲丙戌躬閱海口形勢遂由天津歷煙台旅順輪舶駁

風海波不興各國使臣鱗集羽湊爭覩顏色於是講求

船械議開鐵路恢恢乎有經營六合之規蓋上稟慈

訓下集羣謀殫心竭思未嘗一日釋也至於經始大工

百度具舉程材度地昕夕靡懈而雄文麗句浩若江海

舉筆立就得於登臨覽觀時為多嘗輯典謨中法語大

書一通并述列聖艱難之業東朝覆育之恩成誠

勉詩二章揭諸講殿之壁俾予小子出入省覽又嘗鑑
宋明議禮之失具疏密奏 皇太后謂歷代繼體之君
推崇本生父母當以宋孝宗不改子傅秀王之封爲至
當將來如有援引治平嘉靖之說進者務加屏斥俾千
秋萬世勿再更張迨光緒十五年大臣中有請議尊崇
典禮者仰蒙 皇太后宣示此疏褒揚我 本生考醇
賢親王以爲純臣心事古今莫及嗚呼儀禮爲人後者
之義 高宗純皇帝濮議辯昭示於先 本生考醇賢
親王豫杜妄論疏闡發於後實足以盡人倫之極則而
立臣子之大防此所謂一言而爲萬世法者也 本生

王文敏公遺集卷一

三求恕齋

考醇賢親王以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誕生光緒
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薨逝春秋五十有一寢疾之
時 皇太后臨邸看視及薨 特諡曰賢自殯及葬
親賜奠醑者數四蓋曠典也 園寢在京師西山妙高
峰首庚趾甲規制如親王禮嗚呼以 本生考醇賢親
王之宏猷茂績允宜夾輔 宗 社用保乂我邦家而
天不假年遺志未竟則予小子之思慕其有窮期耶敬
舉大節質言無文以申 慈命以告臣民以垂永永無
極之世

晉贈太保致仕大學士寶鋆入祀賢良祠祭文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維紀鼎彝之事業亮采勛高薦俎豆之馨
香崇祠典重松銘表隧旣撰德於綸褒椒精升筵宜垂
樂於醑祀式隆妥侑用答勤勞爾致仕大學士寶鋆學
識宏通才猷練達起家禮部已拔英聲供職翰林尤標
雅望迨擢居於卿貳遂預贊夫樞機表許國之蓋忱匪
躬蹇蹇建匡時之茂績惟日孜孜敷教旣寬爰修九法
謙疑旣慎復秉六銓洵歷試之有庸迺元僚之特簡休
休之度足以綜羣材翼翼之心足以周庶務教卷阿之

王文敏公遺集卷一

四求恕齋

吉士領秘閣之清班總閱禁營則步伐期於整銳專司
丙府則出納矢以恪勤泊致政於懸車猶承恩於詔精
方期優暇遽歎淪徂緬政府之訐謨每思前績稽秩宗
之典禮蓋有舊章懿彼賢良宜膺廟祀於戲雲稟聿煥
風節常留性用絜而幣用量庶歆嘉薦事功勞而民功
力永著徽庸靈而有知尙其來格

晉贈太保致仕大學士寶鋆碑文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維國家垂恩錫命聿昭眷舊之懷人臣宣

力奉公尤重酬庸之典生則任隆鼎鼐襄丹戾以綏猷
歿則名載旂常鐫翠珉以紀績絲綸賁寵窳多增輝爾
晉贈太保致仕大學士寶鑿器本主璋才兼經緯溯都
爾古之昆弟燕翼百年維索綽絡之宗支蟬嫣四相始
分曹於儀部繼晉秩於宮僚齎禁旋躋鳳池游歷佐容
臺之禮樂參計省之度支籌緩急而屢進讜言樸誠自
矢備儲胥而力裁糜費寵辱何驚遂受

先皇特達之知用畀密勿親承之寄回翔八座敷歷五
卿總萬國之梯航邦交式固閱六軍之鞶旛戎政聿修
洎乎簡任參知旋登端揆名協金甌之下才符玉鉉之

王文敏公遺集卷一

五求恕齋

升領袖槐廳則以清修砥士楷模芸館則以正學育材
疊錫宮銜屢司文柄迨優游私第殊恩靡閒於初終緬
曝直內廷碩德允符於中外何圖隕謝良用盡傷既考
禮以錫寵章爰易名而垂令聞諡曰文靖稱其平生晉
謝安之從容宴行資以廟謨元虞集之表裏彌綸用爲
世寶於戲旌黃扉之勳烈在大廷寶典備哀榮流青簡
之聲施爾後嗣宜業承忠孝豐碑傑峙永炳千秋

贈太子少保銜致仕大學士閻敬銘祭文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鹽梅梓鼓生材原一德之兼資酒粟脯
敬察祭乃五官之舊事旣典型於曩昔鬱悼惜於衷懷
用撫遺章特頒嘉奠爾贈太子少保銜致仕大學士閻
敬銘操履清勤才猷練達始論官於翰苑繼分職於戶
曹值荏苒未靖之秋早資偉略與芻粟總司之役同奏
膚功陳臬事而風清荆楚管鹽政而詔下青齊於是超
膺疆寄受朝廷特達之知覺沛綸音勛臣子作忠之節
蒞雄藩於海岱咸慶枚綬養沖抱於林泉不渝雅素司
馬光之謝病身既退而名益高富彥國之振饑吏不疲
而民獲濟鑒其怨勞能任降天語以頻褒知爲慈惠之

王文敏公遺集卷一

六求恕齋

師起地官而晉擢迨入贊夫樞密更兼攝夫本兵訂謨
辰告紫禁駢馳典禮匡勳黃裳屢蹕惟異數之常需益
公誠之自矢慎厥源流本周官九式之法詳稽掌故修
唐世六典之書國家玉鉉升才金甌卜相參知旣拜揆
席旋登後先皆不次之遷內外惟一心之任體高年之
況粹勉解其機務之煩冀早起夫沈疴曲遂其邱園之
請望中條之霽色歲月方長虞上界之星芒老成遠謝
典重飾終恩隆奠醴爰考績而錫嘉名複製詞以申篤
念憶贊襄於左右庶績咸熙綜廉讓於初終三公不易
於戲目極於河水梯山風煙悽愴神歸乎蒲關高壘牲

體蕊芬馨香往薦靈爽來歎

贈太子少保銜致仕大學士閻敬銘碑文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助高輔弼表人臣宣力之忠典備哀榮示國家酬庸之禮生則任隆鼎彝歿則名列旂常芝綍用頒松銘式煥爾贈太子少保銜致仕大學士閻敬銘居心亮直莅事清勤起軼發乎詞垣踵翔回夫郎署峙模莛於荆楚墨經移忠管鹽筴於青齊紅旌超拜藩條泉樹漢江攝風化之司牙彙瑤文海岱成巖疆之寄李

王文敏公遺集卷一

七 求恕齋

栖筠宰相重望頻煩北闕之書謝安石朝野翕稱不墜東山之志屬偏年於元二惟晉與秦慰軫屢於九重自雍及絳卽家徵授農父爲順保萬民之官在職兼行夏卿有董正六師之責直樞廷而親承密勿參揆席而益著公誠旣薦陟夫元僚尤渥霑夫異數匪躬蹇蹇當官則勞怨並任惟日夜孜孜體國則源流統計楊箱之裁決庶務兼領戶曹杜佑之諳習舊章董修邦典彰扈從而賜服象叶黃裳眷勞動於趨班聽乘紫禁乃軍國正資夫倚畀而林泉堅請乎優容富彥國謝退汝州後先存問歐陽修僑居穎上奄忽淪徂援禮飾終加恩醮祭第

轉輅於春官驛珍儻於御廚謚曰文介載在史書名圭罷錫撫千餘歲以茫茫貞石論操懷一个臣兮斷斷於戲輔丹辰以綬猷早樹鹽梅之芳烈錫翠珉而紀績長留河嶽之英靈實勒豐碑昭垂來禩

贈太子少保銜長江水師提督李成謀祭文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國家治隆武備雅需禦侮之材人臣勛懋戎行禮有追榮之典瞻勤勞於往昔鬱悼惜於衷懷用撫遺章特頒嘉奠爾太子少保銜長江水師提督李

王文敏公遺集卷一

八 求恕齋

成謀賦性樸誠秉姿剛毅奮從行伍奏披堅執銳之功擢自偏裨展掃穴擒渠之略值東南之未靖命將帥以徂征宣我洪威殲茲小醜由武弁而洊膺節鉞令肅雅貅自湖湘而轉戰江淮鋒摧蛇豕爰頒勇號洵果銳之名符俾領舟師實肅清之績偉援枹誓眾則義壯三軍擊楫臨江則氛消五省用是冠飄翠羽渥沐恩褒服稱黃裳隆邀寵錫迨遂其省親之請愈勉夫報國之忱率閩海之樓船旌旗動色樹長江之鐘鼓草木知名入覲先皇迭蒙

溫諭鞫鈐夙裕贊中興戡定之功任使攸隆備闕外股

肱之寄兵輪兼管靖海國之波濤使節常巡整水軍之
步伐朕嘉其武略錫以宮銜作我干城方一心之匪懈
嬰茲疾疾何二豎之不虞奄逝倏聞軫懷倍切緬大星
之隕耀遽失鄂褒冀裔嶽之降神再為申甫惟嘉名聲
錫迺茂勳長思功紀所常慨英風其如昨光生筵几顯
恤命而有加於戲庶繼爽之來歆牲牲在御表勛名於
不朽竹帛永垂往荐馨香尚其祇受

晉封多羅端郡王冊文

奉

天承運

王文敏公遺集卷一

九求恕齋

皇帝制曰翦桐圭而燕土爵重分藩錫柜鬯而疏封勛
隆夾輔值瑛堦之同慶宜恩澤之先施咨爾多羅貝勒
載漪派衍璇源支分玉葉修身抑抑式衛武之恪恭好
善孜孜儀劉蒼之誠篤允昭令德聿沛殊恩茲封爾為
端郡王錫之冊命於戲克忠克孝斯為臣子之隆規維
親維賢勿替國家之休命益思勛勵永荷寵綬欽哉

晉封多羅端郡王繼福晉博爾濟吉特氏冊文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錫爵重列藩之寄榮預分茅觀型表內助之

賢譽彰采苻惟象服克稱夫令叔斯龍章特著夫獨揚
名爾多羅端郡王載漪之繼妃博爾濟吉特氏德備柔
嘉行昭敬慎辨八鸞於桂邸翟莠增華迓百兩於桐封
珩璜表愨徽音既嗣恩錫宜頒是用封爾為多羅端郡
王嫡福晉錫之銀冊於戲維屏維翰永重帶礪於萬年
宜室宜家聿責絲綸於九命芳規益勛後祿長延欽哉

先師孔子告祭文

維

先師道重明倫經成教孝正萬世之綱常定後天之仁
義七十子無思不服能說諸心五百年有王者興必來

王文敏公遺集卷一

十求恕齋

取法茲以

慈闈萬壽敬舉前章疊晉

徽稱天人慶洽衍箕子鴻疇之福假此

神庥采魯侯燕喜之詩登為國頌專官致告殷薦惟虔

昭格有靈繁禱用賁

長白山告祭祝文

惟

神功崇發祥德合峻極唐著稱於昫志夏錫名於益經
肇基王迹仰天作之高山孔厚版章普

靈祝於寰海州永吉而綿福祿江混同而一車書茲以

慈闈萬壽之期洽懷柔百神之禮

徽稱疊晉秩典並興如岡如阜試歌周天保之六詩以

候以迎爰取明歲豐之八曲式薦泌芬

神其歆格

光緒十九年恭進 起居注後跋

欽惟

皇上貞明啟運

則大陳櫺

樹神宰而制八方

坐圭臺而調六氣

王文敏公遺集卷一

上求恕齋

紫庭粹合銅渾將斗極齊懸

丹辰神凝玉瑁共風循相應頌砥平於

禹甸十九年

道被寰區環海國於

堯襟億萬里塵清亭塞臣榮叨石館職任銀編翹

北拱而傾葵依

光雲日竭南山之倚竹未測津涯伏見

皇上體

天之仁

躬帝之孝

創經綸於寶思

括風雨於櫺扉

紫幄光煥涓日潔

泰壇之薦黃琮色燦祥雲護

坎澤之靈翠瓚朱粒禮東門而

朝日星迴嶽動重右社而

答陰

九廟遺弓動羹牆之積慕四時應節

奉祠禴而申虔

隆仙樂於韶英宮懸禮備

王文敏公遺集卷一

上求恕齋

眷

珠邱之柞械草樹

恩周

金祀承備

一人之孝養

璿闈介社合萬國之忻愉熊臙駝峰

問豎視

太任之膳宗彝粉米

披衣得萊子之裳固已凝床於

愛景

慈雲

合撰於

天心

祖武而乃

修和庶政亭毒羣生

彤廷多日接之僚丹牘有宵批之諾月卿分職三珪銓

棘序之風天秩調邦六府變槐衢之典飛鶴書而赴隴

鳴鳳於是棲梧

詔鯨浦而搜珍潛麟由茲擢秀乃者祝添籌於

慈錄開

王文敏公遺集卷一

三求恕齋

恩榜以徵賢皇華馳稽古之英使車結轍白屋擢通經

之彥考藝登庸棘瑣風清印定制於焚香撤席

楓宸日永昭舊章於糊名易書職重干城校鷹揚之武

選禁嚴任子酬鵠髮之殊勳舉凡魚目珠滑庸流銜險

靡不惕以茅門之法科之玉律之條勒東作之農桑

躬扶黛帟閱西郊之雨雪將事

丹楹板屋祁寒時榮

禹思鱗腫水旱卽動

堯吁蓋北朔

陪京南逾江介西臨唐魏東逮青齊雖屬下邑之偏災

罔不

湛恩之立沛散白藏而議賑漕轉餘艗

命掌庾而蠲租歡臚部屋彌復

睠懷首善

軫念

皇都間有流庸設廠則人人食足培成富庶發倉則粒

粒雲腴近甸揚波偶溢狂瀾之障疆臣銜

命爰遵瓠子之河石隄下而白壁沈鴻隄永固亥旣呈

而庚辰隳駟箭安流良由

指授機宜百靈感而陽侯懾服從此民趨耕鑿九陌連

王文敏公遺集卷一

西求恕齋

而里巷歡顏至於

鍾遺念於老臣飾以易名之典

篤隆情於循吏崇之肖貌之祠五法平情獨嚴懲夫墨

吏三年考績特

申諭乎大僚水衡節如阜之財聿昭

儉德土木重原估之值

坐燭冥情

睿略防微肅干廬之禁衛材官挾纊

恩七萃之公徒風舉雲搖合虎賁而按射春省秋繕矜

狴犴而簡字南車來蕃服之臣地圖拜獻

北闕遺輶軒之使天節遙馳巍巍乎

神功不窮蕩蕩乎

聖人無外唐哉皇哉美矣備矣然我

皇上猶復

萬幾勅學

勤誦習於丹牋五夜

求衣設觚棧於警枕

功成田食

泰階忘七起之勞

負重春水

王文敏公遺集卷一

五求恕齋

離象揚重輪之照

齋宮信宿猶藻頰乎

天章

御壁輝煌備笙簧夫古訓此則

帝寶已治猶

珍惜於分陰

神化無方莫形容於洪筆者也臣等晨趨玉鑰夕候院

鈴敬述

皇儀藏之金匱翹欽

天步允哉

道契乎金繩臚舉

綸音長此棊鋪於翠琬

進

皇太后六旬萬壽恭賦

洪維

皇太后仁符厚載

德嫵圖穹布

懿徽於

萱幄垂

慈訓於

王文敏公遺集卷一

六求恕齋

蒿宮

福躬迪吉

壽寓延洪需汪濊之

湛恩二萬里廣輿被慶綵長之

聖算億萬年

丕祚無窮

鳳展綬猷欽

經文而

緯武

龍軒錫祐瞻

道一而風同於時歲紀敦牂躔分析木

周甲延釐

昌辰竺福

治光金鏡徧繡壤而軒鬢瑞曜璇圖迓

蒼穹之弗祿

鴻疇丕演

推恩則蕃祉葳蕤

鳳詔遙頒載

澤則桐生蘆藟爾乃先諏吉日恭晉

徽稱璘玢

王文敏公遺集卷一

主求恕齋

璆冊燦爛珠繩

瑕賡

天錫

壽祝川增知中國之有

聖人叶風雲於律呂瞻

深宮之隆

孝養興仁讓於黎蒸

謨烈巍巍仰

乾坤之熹覆光華緞緞頌

日月之升恆懿夫彩炳弧南

禧凝

闕北開閭闔於

九天集冠裳於上國凡夫順則之羣黎襄猷之眾職宗

支之貴胄派係丹潢肺腑之懿親

恩承

紫極共偕播笏紆紳之列頌禱

康齡咸遂歌風獻日之忱涵濡

至德至於騎象衣魚之輩雕題繡額之倫縑馬執牛之

貢皮冠卉服之寶職方所未載王會所未陳虔封銀葉

之函

王文敏公遺集卷一

主求恕齋

恩波遠沐來進金仙之象

德意遐臻帑鞞鞞以頌

純禧共球用集囁嚅都盧而歌

保艾道路咸遵

皇上乃詣

璇闈扶

玉輦拜

洪禩頌

盛典瑞日曠曠祥雲舒卷塵清

紫籙

鳳輅初臨地接

丹瀛鸞旗徐轉瓊壘銀甕占寰宇之祥呈玉簡球圖欣

聖慈之祚衍

蓬壺麗景

太液澄波蔥珩霧集艾綬星羅仰

慈懷之愉悅慶

邳治之修和晉康爵而祝

期頤鼎銘綰綽披寶笈而綏

福祿經誦貝多鳳臚麟肴奉饒馨而飽

德雲瓊月培諧搏擲而廣歌且夫

王文敏公遺集卷一

九求忽齋

盛德所以迓庥徵

豐功所以綿福紀

仁育所以奠萌黎

義正所以同文軌

蠲租詔下澤免傲鴻樾竹功成穴無漏蟻

廛卅年之宵旰式煥

徽猷頌

六袞之康強永綏

介祉

皇上

歡承

愛日景戀

春暉奉璣盤於

蘭殿

勤定省於

椒闈

寅承

寶訓丕闡

慈徽炳

泰嘏之瑞符香浮周罍賀

王文敏公遺集卷一

千求忽齋

坤成之令節

彩舞虞衣

得祿

得位

得壽

得名備

天家之五福無黨無偏無反無側昭

帝命於九圍於此時也

景祐駢闐

醴恩布獲璿版鋪

釐金頤聳

祚

壽星明而

仁宇成躋

壽錄晉而

億齡永駐微臣權領成均叨逢

盛選

禁垣珥筆紀

上瑞於星雲

慶典稱觴倚

王文敏公遺集卷一

王求恩齋

殊恩之雨露效嵩呼於

蟬陛敬抒葵藿之忱厠華祝於鴻行願獻壽萊之賦謹

作頌曰

聖清受

命奄撫八殞

繼繼繩繩

治邁義軒於鍊

慈聖纘啟祚源

垂簾

訓政

奠我黎元

姬德任姒

揆迹簡嫺

大化苞育萬彙成敦

純禧際臙

康祺被坤吾

皇式

訓受

福便蕃

慈顏有豫

王文敏公遺集卷一

王求恩齋

祁嘒榮護祇承

璿旨宏賁

恩言

聖釐大來如春之溫千禩百福召霍雲屯祝

萬萬壽長荷

天恩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一

福山王懿榮著

吳興劉承幹編

奏疏

京員津貼銀兩更定名目疏

光緒十年二月初八日

奏為部議京員津貼銀兩額請

天恩準飭各督撫妥籌開款更定名目作正開銷以維士風以端政體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伏見去年部臣以議給京員津貼銀兩入奏得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二求恕齋

旨允準各省督撫通籌外銷開款相繼登覆或有不擇名目及未作正開銷者以

朝廷寬厚正大之舉而臣下擬議乃為苟且敷衍一時之計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政體何存士風何在是以詹

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宗室盛昱山西巡撫張之洞踴躍難家先後上言屬詞微至然_臣猶惜其或激或諒陳義

不古_臣惟君臣之倫以道相合見知昔為一體三代而下臣節日卑自漢以來以文學得官始於叔孫通

請太常試士首成於公孫宏寢及後世士風儒氣蕩然無存史冊深文自然流露始曰尊賢漸曰用人始曰重

道漸曰察廉下士承流昧其本誼目不見書真焉罔覺

萬鍾禮義不辨久矣豈知講學修業所託甚尊一命初

膺詎便稍褻夫自視太薄者予人亦將不厚臣節日卑

則臣道不立臣道不立則至治難期竊維我

朝大化涵濡二百餘年

上之待士與士之自立當不出此_臣家累世受

國厚恩八代生計皆資官祿_臣之值此豈敢重有所矯

蓋有所重矯者必有所甚貧有所甚貧遂不可問_臣固

恥之伏請

皇太后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二求恕齋

皇上宸衷獨斷飭下部臣及各省督撫將此項銀兩妥籌開款更定名目作正開銷既維士風亦端政體正名

之義自昔所重取與之際始節必嚴_臣職為京員此項銀兩固在受之列不得不先事請

命以_臣愚賤何足尚論明知_臣此疏一出望者嫌怨議者違駁至於譏彈亦所不避誠以一介雖微所關者大

欲潔先亂魯論有誅若_臣當此忍隱弗言同乎流俗竊恐一世士風江河日下詎復有所底止儻_臣此言幸存

即令格於吏議俾不得行至執禮經少賤之說以相糾繩_臣固無所逃命然使天下後世知當時

朝廷崇儒重道之意與一時士夫抱道自重之心亦即
所以上答

天恩下立臣極臣萬死何辭臣為政體士風起見謹具

疏奏

聞不勝惶悚待罪之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年二月初八日奉

上諭翰林院代遞編修王懿榮奏京員津貼銀兩請飭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三求恕齋

各省妥籌開款更定名目作正開銷一摺著戶部議奏

欽此

請復古本尚書附入十三經注疏與今本尚書並

行疏 光緒十年二月初八日

奏為請復古本尚書附入十三經注疏與今本尚書並

行以宏

文教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伏見乾隆朝

高宗純皇帝欽定二十四史以晉劉昫等所撰舊唐書

宋薛居正等所撰舊五代史附入全史新舊兩書並行

飭

武英殿刊布頒示天下

稽古右文

宏鑑遠識前代所無甚盛典也臣惟尚書一經載堯以

來二帝三王之政察然大備顧自遭罹秦燔重厄斯文

漢既奮興旁求典籍得自濟南伏勝者名曰古文出自

孔子宅壁魯孔安國所定者別曰古文終漢之世二者

代興並立學官雖其書自先秦以來字形遞變師說各

異乖疑難正在所不免然即漢人所傳熹平中一刻於

碑石魏正始間再刊為三體凡此舊文旋並淪失皆由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四求恕齋

晉永嘉之亂經籍道消當時古文僅存中秘今文漢注

傳習無人一遭寇變泯焉漸滅於是今本尚書出焉今

本尚書者晉豫章內史梅賾所上於朝唐貞觀中孔穎

達為之疏者也篇中所具古文乃刺取秦漢子史各家

所稱引者傳會造作又復依託孔傳真偽淆雜覲然成

書自宋儒未熹以來遞生疑議爭詆為偽古文以迄近

世羣相論辨各有專家無須陳列然揆厥名實文則非

真理無或謬良由玉石紛乘涇渭同流執其兩端時見

微情猶如披沙揀金往往得寶故歷代沿承隸於經典

流傳有年自弗可廢我

高宗純皇帝聰明天竄牖啟後人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刊定羣言辨其真偽昭然發
矇萬世師資一時臣工承流宣化誤著多人繼絕興廢
實超往古有前臣山東督糧道孫星衍撰尙書今古文
注疏三十卷搜輯前漢今古文及各家古注之僅存者
編次成書類復其舊又徧采前人傳記之涉書義者備
疏其下不逞私臆最稱矜慎坊肆刊置所在流行是則
網羅放失守闕抱殘所錄古文爲真古文所采古注爲
真古注視晉唐以來所行之今本尙書實爲有漢相傳
古書之遺文亦卽爲去古稍近之真本就今本區別言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五求恕齋

之猶兩唐書兩五代史之當分稱新舊不得以古本
之名名之也伏思尙書一書經中之史史中之經二帝
三王心法治法畢見於斯不存其真曷用其極以之比
較舊唐書舊五代史得邀

天鑒並列學宮者所關尤大臣觀後漢陳元疏立左氏
傳博士能於真偽錯亂孤學少與之際解釋先聖之積
結洮汰學者之累感南齊陸澄領國子博士時議置諸
經學能於南北陵雜微言將絕之時論易之當主鄭元
不可獨用王弼左傳宜於服虔之外兼立賈逵杜預伊
何人斯尙知體要矧臣今日生逢

盛世職在翰林管見雖微敢不上達伏請

皇太后

皇上俯準臣奏上法

高宗純皇帝以舊唐書舊五代史附入二十四史并行
之意飭下

武英殿及今補刊羣書板葉之時行文江蘇學臣徵取
其書刊附舊刻十三經之內使與今本尙書注疏並行
以存二帝三王遺書逸文之真以見我

皇上法

祖同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六求恕齋

天之美是則千五百餘年一綫不絕晦而復明佚而復
存之真古文尙書得遇我

朝

聖

聖相承始克大著於天下一經之正誠非偶然經正民
興孟子言之臣爲往聖幸臣尤爲天下幸矣擬並請

特旨通飭各省督撫學政各官嗣後凡遇大小考試命
題至尙書一經準其兩本並用頒爲功令以資永遠蓋
設科勸學傳業盛祿利使然漢已如此正不獨爲今
日言之已也夫政莫大於求實禮莫隆於復古現值我

皇上典學方殷之時端求古帝前聖心法涵注之真臣故不揣冒昧妄陳瞽說不勝恐懼悚惶之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年二月初八日奉

上諭翰林院代遞編修王懿榮奏請復古本尙書與今本並行一摺着禮部議奏欽此

醇親王位分尊崇請恪遵御論收回成命疏光緒十年

三月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七求恕齋

奏爲醇親王分位尊崇恭請

懿旨收回成命宜恪遵

高宗純皇帝御論隱全大義爲

皇上曲盡恩禮以維綱常而重倫紀恭摺仰祈

慈鑒事竊臣於本月十四日恭讀邸鈔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軍機處遇有緊

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俟皇帝親政後再降

懿旨欽此仰見我

皇太后軫念時艱深恨庸臣輾轉

宸衷萬不得已迫而出此薄海臣民稍具天良同深感

敬臣惟政事之本以綱常倫紀爲先

皇上御極之初我

皇太后特申

懿旨醇親王賞食雙俸加恩世襲罔替並令開去一切

差使

聖謨淵深義盡仁至綱常倫紀之正已端於此臣嘗伏

讀

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於宋治平閒詔議崇奉濮

王事

御論取歐陽修援引禮經爲得於宋正德閒詔議崇奉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八求恕齋

興獻王事

御論尤以隱全大義爲宗深恨有明諸臣不能於天理

人情斟酌至當

聖訓煌煌萬世人極今醇親王頤養閒居長承

天眷揆諸今昔事理不同然而社稷君父之義千古如

一臣綜觀往代上釋禮經以社稷之義論君父則社稷

重而君父輕以君父之義論社稷則君父重而社稷輕

皇上入承大統爲

文宗顯皇帝之子社稷之事也義不顧私宋臣司馬光

言之我

皇太后天資聰明是以有開去醇親王一切差使之旨誠以君臣之禮

皇上之於醇親王所不能施倘預

國是卽類共臣遂多滯礙大易有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則綱常倫紀之地固宜恪遵

高宗純皇帝隱全大義之論爲至極也臣敢敬繹

御諭以今日事理推闡而直陳之恭讀

懿旨有云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商辦臣惟今日事件惟交涉夷務籌兵用人最爲緊要自同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九求恕齋

治以來外夷放恣民心久憤特以

聖慈布濩遐邇一體愛惜生靈不忍黷武窮邊釁開自我曲示包容而盈廷諸臣不求根本一意畏憚遇事敷衍誠如

聖諭知其決難振作然天人震怒積弱生強自然之理用夏變夷料諸來日醇親王爲

先帝親藩久典禁兵公忠爲天下所共知謀略爲夙昔所素裕惟邊事用兵自與當年剿辦髮捻有異外洋各國情形之強弱水陸之要害兵食之緩急種種機宜千變萬化詎同往轍內須切實講求而外則一軍之勝負

一計之短長難可預料夫以髮捻諸頑同產中土有胡林翼曾國藩之長策尙須上煩

宸慮指授方略遲之十餘年而後奏效使自今以往若有邊防兵事簡任人才籌辦糧糈軍機大臣謹奉

懿旨會同醇親王商辦就第接見無論體制若何禮節若何儻事前有論斷之不合事後或得失之互見直臣

當此進退難安諍臣當此言則不敬而奸邪乘閒昧於善則歸親惡則歸己之義偶遇失算暗圖諉卸設醇親王稍有含隱難言之衷我

皇上錫類推心又將何以自慰臣之所謂宜爲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十求恕齋

皇上曲盡恩禮者正在於此臣愚見擬請

皇太后收回成命現在

皇上尙未親政遇有緊要事件醇親王體

國忠誠自可隨時奏上

皇太后以資

採擇發交樞臣審量萬全眾謀僉同事事都歸實際以免諸臣會同商辦終涉嫌疑之迹是

皇太后之於醇親王旣隆恩禮之加而醇親王有收坐論之功並無褻尊之虞益以厚我

皇上天性之德社稷君父之義輕重兩全綱常由此而

正倫紀由此而敦我

高宗純皇帝隱全大義之論彙括今古實見於斯正不徒異日之稟承有方美善無弊已也中庸所載非天子不議禮至於

皇上親政以後現已奉有

再降懿旨之命將來一切典禮自歸

皇太后

皇上

天心聖裁酌理准情折中有當米明往事議說紛紜君子小人雜出其際邪正各判史冊堪徵今日既事理之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上末恕齋

不同臣亦不敢妄為援據致有難行益增罪戾惟臣東

髮受書稍知大義十年以來思之爛熟謹遵

高宗純皇帝御諭隱全大義一旨為綱常倫紀起見不

揣愚妄昧死上

聞是否有當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速開馬頰分減黃流以弭東患而衛畿輔疏

奏為河勢日北請速開馬頰分減黃流以弭東患而衛

畿輔仰祈

聖鑒事竊以畿輔之有天津河間二府在夏周之會為九河入海故道河之由今山東入海者漢宋始開其端我朝咸豐五年河南蘭儀銅瓦廂決口復宋故道河從大清河入海者迄今三十餘年大清河窄日淤日高武定與天津屬縣毗連地勢東高北下若不設法分減黃流將來水性就下積漸之勢在天津甚可慮也去年山東巡撫張曜以籌辦山東黃河各工屢次條奏奉旨以疏通下游挑濬中腹為緊要關鍵

聖謨深遠已措盡從來治河家言第一要旨臣愚伏見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上末恕齋

河自北下已漸有欲復九河故道之勢近來山東連年決口其為水大地高自不待言而畿南靜海滄州以及文安霸州一帶為歷年霖潦積水不涸之區本年衛河漫溢吳橋北方水氣日盛誠不可不思患而預防之也銅瓦廂決口河面寬至十里有餘及灌入東省大清河河面僅止里許淤墊日久稍遇盛漲無不沖決山東巡撫近日開通徒駭分設水門引河入海自是長策然徒駭河上游面寬不過三四十丈且多淤淺實不如兼用馬頰以分其勢為益尤大馬頰河身寬有百數十丈兩岸屹立大段深通但使培殘補缺挑深增高即可暢

流入海兩河並用黃水自然分減往歲侍郎游百川曾
有開河減水徒駭馬頰兼用之奏當時以開河減水恐
碍 畿輔格於吏議此未深悉直東兩省河道之情形
也黃河奪衛入海始能侵及 畿疆馬頰一河首尾皆
在山東地面其中雖經慶雲縣界約不過二十里以下
仍由海豐縣月河口入海去直隸五河尚有百餘里或
數百餘里之遙即使橫衝旁溢所距尚遠且與徒駭均
在下流豈有入直沽之理況今之所謂徒駭馬頰兩
河土名沿稱冒為古河而皆非禹河故處一曰土河一
為篤馬河實則年年瀝水洩路瀝水者伏秋霖潦之所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三 求恕齋

匯也瀝水既入而伏秋兩汛黃水適來泥沙一淤並瀝
水亦消納無所明周用有言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以
霖潦無所容也今既疏通徒駭趁此兼挑馬頰以分河
流不惟瀝水有所容納并河溜亦於焉蓄洩又況衛河
為運道所關自臨清而北東去黃河有近至四五十里
者尋常秋冬水落河水倒灌尙能使衛河數百里皆作
黃色儻不急從下流廣為疏濬萬一大溜西掣奪衛北
來則 畿輔東南勢必一片汪洋而天津為眾水所歸
形如釜底水無不下不逕入直沽以復九河故道不止
河運之道既壞即海運入口亦恐多阻此非何之經流

將自復故道也東高北下積漸之勢之為之也不察其
勢而狃於馬頰之稍涉慶雲便謂有碍 畿輔不知兼
開馬頰之為洩瀝水而一旦引黃北灌直趨衛河始悔
謀之不早此臣之所以請兼開馬頰者非僅為洩東省
之霖潦而實隱以防黃流之北徙也且治河之道貴在
相時制宜後世昧於河不兩行之說不知此為經流大
勢之常理而非一隅治河之通論宋臣蘇轍謂黃河之
性急則流通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
並行之理我 朝胡渭駁之言古河未有不兩行者禹
釀二渠為萬世法自參以上則宋之二股即唐之馬頰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十四 求恕齋

以此為枝渠受河水十之一二亦自無害但不可令指
大如股其說篤至惟入海之通塞尤視治法之短長九
河入海神禹功用全在逆河播為九河又合為逆河蓋
借其衝激之勢以捍海潮今九河既不可復則當師逆
河之意而不泥其文宋之鋸牙明之磯嘴最得逆河用
意明平江伯陳瑄治河於淮安府山陽縣滿浦坊仿宋
史鋸牙遺制累石為山蜿蜒千尺水得翻騰踴躍以入
海俗謂之磯嘴磯嘴之制下布七星椿椿上贅以石石
有筍筍相入縫有錠錠三層灌以糯汁砌以油灰長千
尺當時濁流不入運河河不勞挑濬者磯嘴之力也是

磯嘴爲激河入海要訣蓋河之宜洩以海爲尾閭海逆而上河逼而下河之力不敵海泥沙噴壅而河患遂生海水潮汐日二至其出入皆以二時海水過河水不得暢流者每日有八時黃河一石水而六斗泥海受河之水不受河之泥又能遏阻河溜使其不能迅速入海積而不得洩則海口壅蔽河身停淤乃勢之不得不然此河海相接處之情形亦卽今河泛濫衝掘之情形也今於徒駭馬頰二水入海之處仿磯嘴之制量爲變通借其勢以禦海潮相沖相激海不能以洶湧之勢遏阻黃溜則內沙不停外沙不入瞭然一逆河之意又安見有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去求恕齋

河不兩行分流力弱之可慮哉以臣愚見可否仰祈

天恩飭下直隸山東兩省疆臣會同勘驗相度形勢如屬可行使徒駭與馬頰同時並挑庶年年伏秋兩汛滙水有消受之區河流混填闕之患東流旣暢北徙無虞豈不甚善臣籍隸登州去河甚遠於武定府屬行水各州縣無所用其偏護又非故以保衛

畿輔一言爲危詞聳聽之舉惟察河勢日北積漸堪憂

民命所關 國帑所繫運道所在旣有所見不敢自安

緘默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四庫全書懇恩特飭續修疏光緒十五年六月十六日

奏爲

四庫全書事關文教請俟方略會典兩書告成後懇恩特飭續修事竊臣伏見乾隆朝

高宗純皇帝欽定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目所收書籍自上周秦以迄我

朝三千餘年聖作明述之迹粲然大備中間恭載

列聖御製全集

御纂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去求恕齋

欽定各書半籠天地彪炳古今漢唐以來文章美富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至我

皇上御極之十有五年時經百載開通日廣文物日新厥有市舶泛來前代流傳海外之書又有乾隆以後通材碩學網羅散失采集逸佚復古再成之書說經補史重注重疏精校精勘之書以及天文算學輿地方志政書奏議私家撰著卓然經世之書層見疊出或先得者殘而重收者足或沿稱者僞而改題者眞考據一門後來居上藝數之流晚出愈精若此之類上溯舊例應行著錄者其爲粹美庶幾前編皆所以導揚

盛治恢崇至道千載一時於今為烈臣愚以為

皇上親裁大政庶事求舊以

聖紹

聖美善畢臻所宜重開新館續纂前書

萬幾清暇藉資

乙覽以今翰林院衙門講讀編檢諸員幾二百人加以後來

恩科選用為數益夥館閣諸差較之部曹又為簡易歲糜俸銀季分廩祿仕優則學朝夕論思職亦宜然且近三十年來學術之變亦汲汲矣為實之風漸微而新學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七求恕齋

異說紛然競起見異者或視古學為迂務外者輒以中華為陋若不及今整齊百氏一其指歸其為流弊豈可勝言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明學術以正之則孟子所謂道揆法守者將在於此此尤

皇上所以繼述

高宗純皇帝之盛心而為天下治道之大防者也現在方略會典兩館齊開

欽派總裁大臣有日不暇給之勢一俟兩書告成之後可否請

旨飭下學院學士議定重開

四庫全書館即院修書不支薪炭不開保獎所修之書一遵前例外省采進分派編校各撰提要總裁閱看每成一類輒塵

御覽應鈔應存恭候

欽定將來

國史諸志亦即藉此取材俟屆三年學院學士量其勤惰品其高下以為考課歸入京察事以繁而不費官以修而無曠蓋厚重少文前史所稱此指其人質性而言未聞有不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而能設施爛然足裨實用者造就人材亦在於此惟次第取辦從容就理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七求恕齋

不涉鋪張自歸實際凡事皆然矧在政體臣故不敢造次請

命而致昧於先務之急也冒瀆陳詞誠惶誠恐謹請代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臚陳本朝儒臣所撰十三經疏義請列學宮疏光緒

十六年六月十六日

奏為臚陳本朝儒臣所撰十三經疏義請

賜取列學宮以光文治事竊維經者徑也易書詩禮春

秋昌明博大如日月之周乎天注猶瀉也毛鄭何趙杜
范廣遠疏通如江河之行乎地皆所以綱紀人倫維持
風俗異教入而卽溷邪說來而遂化遭時制宜其用無
窮是以漢崇師法十四博士並置學官隋錄名家五千
餘卷同收甲部唐孔穎達奉敕首編正義宋邢昺受詔
兼疏眾經斯誠前代之隆規先儒之盛業甄陶六合整
齊百家我

聖朝之有天下也聲教覃敷敦崇經術

列聖建極

御纂尤繁稽古同天啟兩大精微之蘊觀文成化定四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尤求恕齋

方億兆之心昭雲漢而爲章牖黔黎以至道

上行下效經正民興臣伏見自乾隆以來至於今日海

內經學各有當家剖析條流發起隱漏十三經說粲然

將備折衷求是遠邁漢唐時則有若湖北安陸儒臣李

道平所撰周易集解纂疏江蘇陽湖儒臣孫星衍所撰

尚書今古文注疏長洲儒臣陳奐所撰毛詩傳疏安徽

績谿儒臣胡培翬所撰儀禮正義江蘇句容儒臣陳立

所撰春秋公羊傳正義浙江嘉善儒臣鍾文蒸所撰穀

梁經傳補注江蘇寶應儒臣劉寶楠所撰論語正義甘

泉儒臣焦循所撰孟子正義儀徵儒臣阮福所撰孝經

義疏補山東棲霞儒臣郝懿行所撰爾雅義疏其他經
說以博通見表不屬疏義者不在此例所有各書或經
進

御覽或流布學校可否請

旨飭下各直省督撫於各該員原籍所在卽家徵取定
本分咨各直省有書局之處詳細校勘刊刻成兩將板
片彙送國子監衙門存儲以便陸續刷印頒行直省各
學嘉與士林俾資講習元建康道徧牒九路鐫全史而
命校官宋撫州庫廢冊千箱墨羣書以給多士從此膠
庠引重祛金貨漆字之私將來華裔流傳識虎觀鴻都
之大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尤求恕齋

國之麻美士之英華何以逾此惟大小戴雜四大之文
因革殊制左邱明綜五方之史聞見異辭以較他經本
爲繁重寶應儒臣劉文淇撰左氏傳正義業專一家事
歷三世行將寫定至周禮禮記二書疏義風聞江浙兩
省承學之士方事潛研尙屬草稿一俟異日三書嗣出
並令各該省學臣隨時疏報由國子監官公同審詳與
前各書義出一律查照現案請

旨施行臣竊以疏家之義志在輔注所從之注情在善
經往往眾說紛斥一師舉守侈主奴之迭見任得失之

並生然家法嚴而後古義堅門徑清而後學派正其能
久遠亦在於斯惟斯諸臣學識兼長野言既刪偽傳復
黜見以博而理愈通知以真而用彌切雖集思廣益倚
撫有待於後人而抱關守殘援據已賅夫先哲至如戴
德纂記爰及漢昭比於羣經自爲屏雜然劉向日錄業
入經篇宋代儒家已稱顯立則有山東曲阜儒臣孔廣
森所撰大戴禮記補注援據精深訂盧辨之佚文續康
成之緒說所當翼附尾隨如駢之漸又如漢許慎說文
一書存六書之規躅爲羣經之階梯有江蘇金壇儒臣
段玉裁所撰說文解字段氏注山東安邱儒臣王筠所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王求恕齋

撰說文句讀釋例最爲該洽譬之杜林訓纂之作入藝
略以兼存元度字樣之書儼石經而並立相應請
旨一併飭各該省由書局刊送國子監附此次各經注
後依類印行使我
朝諸儒所纂經學小學之書類水辟雍粹然並陳一臻
盛美臣竊伏念魏晉而後易無完注書無完經眞贗相
參奪譌踵起中更荒廢如羅秦燔千百億言無關閎旨
不遇我
朝
君臣同德千載一時握璣鏡以式九圍運斗樞而敷五

教何以索隱鉤深精窮奧業存眞截偽潔雪前修大義
乖而復昌微言絕而重續符三代同風之盛成儒者逢
辰之期迺知神聖化光等百王而立教風雅道著合四
海以來同作述之美旣彰太平之望允塞臣爲闡揚文
治起見謹請代
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十五年六月十八日奉
上諭翰林院編修王懿榮呈請續修四庫全書並臚陳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王求恕齋

本朝儒臣所撰十三經疏義請飭取列學宮各一摺著
俟會典纂輯告成後由翰林院奏明請旨欽此
訓飭衍聖公向學并飭整理衍聖公府地產疏光緒
十五年六
月十六日

奏爲籲懇
聖恩訓飭衍聖公向學并飭山東巡撫整理衍聖公府
地產事臣惟孔子大聖以一身立人倫之極使天下後
世永受其福而天下後世雖有水旱夷狄人心不至動
搖倫常不至漸滅者孔子之功也前代尊崇始末弗衰
尊則加封崇則增秩或隸復租稅或官出酒脯有虛文

之假借鮮實意之輸將自我

朝忠厚開基超越往古尊師重道曲禮優隆臣伏讀

世宗憲皇帝雍正二年諭衍聖公孔廣森之訓曰至聖先師後裔當存聖賢之心行聖賢之事一切秉禮守義以驕奢爲戒且爾年齒尚少尤宜勤學讀書敦品勵行不但爾一人凡爾同族之人皆當共相勸戒共相砥礪爲端人正士爾等果能遵朕諭學問日進品行純篤不墜家聲卽所以報國矣

聖謨宏遠教孝教忠所以追答孔猷先命之功者至此已極以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孟求恕齋

聖契

聖相保相維義盡仁至是以

栽培篤厚挺生賢哲子孫著聞代不乏人乾隆間翰林院檢討孔廣森通春秋公羊何氏學大戴禮太常寺博士孔廣林治高密鄭氏學兄弟同時卓然經師文章之美冠絕當世咸豐間直隸交河縣知縣孔慶銓五經博士孔繁渥父子忠孝萃於一門生爲聖裔躬被

德化積累所成良非偶然唐宋以來未之有也至七十五代行聖公孔祥珂幼而多病中年短折外戚任事家用不康折毀牆屋遭罹火災書籍圖錄散亡殆盡加以

恩賜田產百戶把持任意出納錮蔽日深漸多迷失尼山洙泗兩書院久已廢弛門庭荒蕪家計零落今襲封衍聖公孔令貽年甫弱冠資性穎異自宜及時向學勤修德業長承

恩眷蔚爲

國華若席世祿之餘風恐墜習俗之嗜好是非遴選名師爲講習討論不足以資啟迪裕裁成至其田產租糧經管侵吞朦混多弊積重難返非官爲清理不足以定出入供糗盛臣故伏念孔子盛德百世必祀

世宗憲皇帝聖訓千古昭垂當此之際正仰賴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孟求恕齋

朝廷作育振拔之時以臣愚見可否仰懇

恩旨飭下山東巡撫於各直省經明行修之士審擇一人重禮延請前往曲阜嚴課孔令貽認真讀書並兼課四氏學子弟優其脩脯每年由東省閒款項下加

恩提給俟孔令貽年長學成再令勿庸支發并揀派一妥實道府大員前往曲阜會同地方官清查衍聖公府地畝稽核租糧確定章程擇人經管一清積弊每年年底由地方官詳查結報該撫存案如經管人再有前項情弊卽由地方官斥責驅逐隨時更換每於該撫出省巡閱及學政按臨到兗之日事畢親詣該府一爲查考

以資久遠孟子有言聖人人倫之至也天下後世共被孔子人倫之澤而我

皇上卽上繼

世宗憲皇帝之志以加厚於聖裔者爲追答夫孔子至德莫名傳於罔極上稽前代有敦崇之虛文無維持之實意者以占揆今方斯蔑矣仰籲

天恩可許臣請謹請代

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王文敏公遺集卷二

三
孟求恕齋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二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三

福山王懿榮著

吳興劉承幹編

奏疏

謝南書房行走疏 光緒二十年五月初八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月初七日內閣奉

上諭翰林院侍讀王懿榮著在南書房行走欽此竊

世受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一求恕齋

國恩列翰林者後先五代身叨館職躋清華者迢遞十年未報涓埃祇食名氏加以諫垣預選

察典濫膺今年東觀

掄才既荷

綸褒於異數曩歲北門

召試重蒙

簡在以真除聞

命自

天抱慚無地伏念臣隸籍東土空號齊魯經生入直

南齋愧無燕許手筆而且事對虧九史長歎三敏速何

能侍從恐負祇以受

恩愈重報稱彌艱惟有箴厲多言思不出位戒深素食業在於勤從茲勉竭愚誠懍夙夜敬公之義庶幾漸臻通曉副

朝廷特達之知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呈進擬補承華事略疏

奉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二求恕齋

敕擬補承華事略圖並校正訛字屬稟告竣謹奉表上

進者竊臣鄰等於本年七月初二日奉到

懋勤殿發下承華事略鈔本一冊

殊論承華事略一部著南書房翰林每段釋其義為圖

籍具清單呈覽書中有無訛舛之處並著查閱欽此臣

等齋祇承誠惶誠恐伏以書分纂注宋元標經子之

門畫列儒先相澤傳神工之壁類皆丹青遙託人物攸

分良由恍目而警心特重左圖而右史欽惟

皇帝陛下修和庶政

覆幬羣生

金妃承歡

媿翠嬌之五十而慕銅籤待曉

法蒼姬之朝房不遑

攜奎藻於

辰居潤壘

帝鴻之硯

誦瑤編於乙夜

勤披天鹿之儲臣等仰觀

聖顏親聆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三求恕齋

寶訓謹悉近日於

御書房所列舊鈔本書內檢得此編巨冊輝煌與魏徵

鄭公諫錄相鱗次前型彪炳較焦茲養正圖解為雅馴

喜茲故事之駢羅宜備

幾餘之瀏覽不遺葑菲無擇壤流蕩蕩難名共仰

宸衷沖穆淵涵莫測瀾彰

聖學高深謹案元臣王惲當裕皇居東宮之日實燕南

為副使之官特撰微言上呈鶴禁其名與文王世子相

表裏其實與唐宗帝範相後先啟序並稱釐為六卷篇

凡二十圖亦附焉

四庫館開已登夫秋潤大全之集

重華

欽定開采入儲貳金鑑之編從來輾轉流傳莫覩弛張

遺迹譬彼書垂無逸而唐宋璟手翰靡存詩重幽風而

趙孟頫繪亭已渺揆諸燦列圖書之說祇益管容回憶

傳觀宮禁之年應歸完璧爰遵

明詔勉釋新圖據三十九段之成文補第四十條於跋

尾取鑑不遠模武梁之石畫常存作則因心晉束皙之

笙詩可補雖別風惟雨原書之譌誤尚多而脫簡佚文

坊本乃支離已甚詳為是正誌以標題謹列緋函復上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四求恕齋

塵於

黼座重新彩管猶待

詔於

睿裁臣等

禁幄叨趨

綸音仰體榜材自審慚闕立本之偏長粉本能摹埃吳

道元之勝事所願神光照

殿快靚吹銅御戶之徵更欣

祕閣刊書長留累葉

傳心之要所有校正

內府鈔本一冊案段釋圖一分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額請暫停點景但行朝賀疏 光緒二十年九月

奏為訛言可慮籲請暫停點景但行

朝賀以靖肘掖而弭不虞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等伏讀八月二十六日

上諭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裕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五求恕齋

本年十月子六旬慶辰典禮著仍在宮中舉行等因欽

此仰見思患豫防明見萬里曷勝欽佩第念耳目之觀

非

聖懷所役而

臺萊之祝實 臣下同殷一旦撤停在瞻仰

盛典者豈乏向隅之望以故承辦諸 臣於裁減之中仍

寓鋪張之意 臣等歡忻下悃何獨不然惟伏聞近日倭

人行踪詭秘津沽內外不乏華奸日來都城多出面生

可疑之人以瞻仰點景為名形狀凶惡行藏靡定民情

驚駭竟有置

盛典而不觀反思往鄉村遁逃為避居計者連日洋人

紛紛出京各處教堂種種聚談不一若點景依然熱鬧

止係稍移地段萬一偶然不警匪徒乘機竊發 臣等備

員差使縱有意外不足為惜而變生肘掖恐非六班及

周廬直宿諸大臣一時所能猝辨應如何防患未然之

處用敢籲請

聖明深維事理況

皇太后膺

天鍾慶福冠古今轉盼

七旬萬壽近在十年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六求恕齋

期頤億齡非可數計將來紅旗報捷隨時補行何時非

萬壽之時何日非祝釐之日此際安危所係實在呼吸

之時必區區於一半月之內汲汲鋪張諸 臣所見誠為

未廣 臣等忝同儕直既有聞見不敢不具摺密陳伏祈

聖鑒謹

奏

時事孔亟請召用親賢疏 光緒二十年九月初一

奏為時事孔亟請

召用親賢事竊倭人肇衅平壤淪胥衛葉逃瀆左馬傷

亡倭師侵及鴨綠救兵雖多漫無統制徵調各將無爭

勝之意有相如之能列城瓦解事在意中

興京

盛京係

三陵所在一有挫折勢將有不忍言者必須曾辦軍務通曉洋情之重臣在

帝左右朝野方恃以為安伏查恭親王前因多病

恩子退閒近聞醫言知於秋來氣體康復實足以勝艱

鉅之任倘蒙

天恩迅即

召用其於布置將帥聯絡與國震懾強鄰皆可以上佐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七求恕齋

宸謨下字眾望倘該親王以病為辭伏懇

諭旨堅勿允許諒該親王身受

厚恩際此時事多艱亦必不敢出此也伏乞

聖鑒施行謹

奏

謝崇烈中式舉人疏 光緒二十年九月十二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月十一日順天鄉試榜發 臣子崇烈中式第

三十二名舉人竊 猥以庸材渥承

寵眷一家累世受

國厚恩四甲午迭舉賢書敢謂析薪克荷

萬壽年聿開名榜詎期芳桂重攀 臣子崇烈質本蠢愚

年猶穉弱忝預鹿鳴之選彌增燕翼之慙伏念漢舉孝

廉必循名而核實唐開科目亦先行而後文 臣惟有益

矢靖共勉加策勵敢存積愛俾無忘編瘁於中宵稍竭

駑資庶仰報

高深於來日所有 微臣 感激下忱謹繕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八求恕齋

奏

詳度夷情審量時局疏 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

奏為詳度夷情審量時局仰祈

聖鑒事竊自倭人肇興擾我邊隅鳳凰不守而陸賊全

度毀江旅順不守而水賊亦超北海我與倭寇勢無兩

全頃者瀕海一帶逢冬大雪寇性畏寒既據要害藉此

休息陰謀布置兼之彼國空虛外強中乾久成弩末若

以和議遽來夷情莫測願

皇上勿輕許也何以言之我之虛實彼已知之彼之所

缺者錢耳和議猝成鉅款游至輪將速半而秣厲重來

挾我之資便以攻我近則半載遠或數年中國無安枕之日是益寇糧而資之盜也趁此大兵雲集精厲士馬厚積軍火肅清海隅使其畏服切誓有堅不敢再犯之心而後從容講信示以威福斷在

聖志倭寇狡詐有非泰西諸國可比一旦反噬人心渙散過於今日若和議暫成兵不能散勞師糜餉終無了期是不以之戰賊而以之坐耗糧精羅掘一空民暑可畏以億萬姓之脂膏半以貽寇半以防邊

國家將有內潰之患不可不慮臣受

恩甚重事機甚急不敢緘默削牘上陳伏乞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九求懇濟

皇上聖鑒謹

奏

重疏前請整理孔子祀田并清查地產疏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

一月初四日

奏為重疏前請懇

恩整理

至聖先師孔子祀田并飭疆臣清查衍聖公府地產事

竊臣於光緒十五年六月在編修任內曾經呈請

掌院學士代奏懇

恩飭下山東巡撫整理衍聖公府地產一摺當蒙

恩旨寄諭山東巡撫遴派委員前往曲阜會同地方官詳細確查應如何設法整頓之處即着據實覆

奏請

旨辦理嗣經山東巡撫張曜遵

旨覆查具奏大概情形在案仰見我

皇上尊師重道嘉惠聖裔振厲風俗之至意海內臣民

同聲感佩巡撫張曜旋以病故出缺後任撫臣未及清

理迄至於今臣恭查嘉慶朝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百三十九戶部十二田賦門

免科田地下載有衍聖公祭田二千一百五十七頃五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十求懇濟

十四畝零四氏學學田五十頃復聖裔祭田墓田廟基地五十四頃十有五畝零宗聖裔祭田墓田廟基地六十二頃十有四畝零亞聖裔祭田墓田廟基地五十九頃七十六畝零先賢仲氏裔祭田墓田廟基地七十五頃五十六畝零康熙二十四年覆准孔林地於原額外增擴十有一頃十有四畝九分除免賦稅又覆准撥給元聖周公祭田五十頃此

會典所載衍聖公祭田暨先賢元聖祭田墓田之大數

也臣又覆查乾隆間戶部主事孔繼汾所著闕里文獻

考卷二十六戶田第七所載衍聖公土田之制由漢及

宋時賜時替自宋大中祥符間始專有祀田沿及金元
代多增給明洪武時定給祭田二千大頃歲收其租入
以供廟祀餘悉爲衍聖公廩祿

國朝因之明太祖洪武元年賜祭田二千大頃分爲五
屯四廠十八官莊撥佃戶承種永樂五年二月又賜贖
廟田七十三大頃正統四年八月戶部奏准存佃戶五
百口湊人二千丁專以辦納籽粒以供祭祀

國朝順治元年秋九月山東巡撫方大猷題准仍沿舊
制又明時衍聖公有湯沐地大畝八十二頃有奇在順
天府屬東安等五縣未詳爲何年所賜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土求怨肅

國初圈入旗地七十大頃留下東安縣地十二頃有奇
順治十年

詔以山東德魯二藩莊地照數補給此歷代及我

朝頒賜祀田之六凡如此今析而數之凡爲屯者五日
鄆城曰鉅野曰平陽曰東阿曰獨山爲廠者四附於各
屯而關東阿爲官莊十有八在曲阜者十有二曰張羊
莊曰城西大莊曰春亭莊曰紅廟莊曰齊旺莊曰南池
莊曰安基莊曰齊旺坡曰顏孟莊曰馬州坡曰下地屯
曰胡二窩在泗水者四曰西岩莊曰安寧莊曰魏莊曰
戈山廠在鄒縣者二曰魯源莊曰黃家莊鄆城原額屯

廠地六百二頃鉅野原額屯地七十六頃獨山原額市
廠地二百二十頃四十三畝六分二釐四毫四絲七忽
曲阜原額官莊地六十四頃五十五畝泗水原額官莊
地六十二頃八十畝二分七釐五毫五絲三忽鄒縣原
額官莊地十七頃二十一畝一分通計五屯四廠及十
八官莊原額地共二千大頃但現在地畝統計荒熟鄆
城存屯地三百六十七頃一十五畝五分八釐二毫六
絲三忽廠地五十四頃七十二畝五分六釐四毫鉅野
存屯地一百八十六頃二十四畝一分七釐廠地三十
頃三十畝三分四釐平陽存屯地二百三十一頃一十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土求怨肅

畝九分四釐一毫七絲廠地十二頃七畝四釐六毫東
阿存屯地三十二頃六分一釐四毫七絲獨山存屯地
六十一頃七十五畝五分四釐廠地二頃七十四畝七
分二釐曲阜十二官莊存地六十頃五十六畝九分五
毫四絲四忽泗水四官莊存地五十一頃七十三畝八
分一釐三絲鄒縣二官莊存地六頃五十四畝二分二
釐三毫七絲通計五屯四廠十八官莊共見存荒熟地
一千九十六頃九十六畝四分五釐八毫四絲七忽較
二千原額缺地九百三頃三畝五分四釐一毫五絲三
忽此外又有洸河屯地七十三大頃在滋陽袁家莊者

五十頃顏村店者二頃故縣村者一頃在濟寧州杏村庄者二十頃卽永樂五年續賜之地有東平廠地大畝二十三頃滋陽廠地二十七頃九十一畝四分七釐曲阜廠地十九頃六畝五分三釐卽順治十年撥補之地又鄒縣有尼山書院祭田一十三頃五十畝曲阜有明洪武初賜五十五代衍聖公地一大頃通前共見存地一千二百五十六頃七十八畝有奇較之

會典所載衍聖公祭田二千一百五十七頃五十畝尙不及十分之六臣案孔繼汾此書以聖裔說家乘至爲

詳盡此闕里文獻攷所著衍聖公祭田地產之細數也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三求恕齋

臣又竊見巡撫張曜覆奏所稱有恭查

會典所載衍聖公祭田二千一百五十七頃五十畝闕里文獻攷所載存地一千二百五十六頃七十八畝內有地畝在運河西南一帶曾爲江南之豐縣山東之賈莊黃水漫口淹沒沙壓租戶藉口朦欠緣田產散在各縣租戶名姓真偽不一此次清查須先令各縣學官約同公正紳士逐一清查以免書役下鄉致多弊混俟辦有頭緒再由該管地方官詳加整頓等語嗣又風聞張曜札飭兗沂濟道查辦以衍聖公祀田坐落江蘇沛縣缺額二千餘頃曾於同治八年經前兩江總督曾國

藩撥補八官頃每年代征租價制錢一百四十四千聽候委員守提此項地畝並未指界亦未造送花戶清冊迄今仍係缺額二千餘頃此次該道查辦旋於十六年閏二月據江南沛縣紳董同知劉介思等并獨山屯官唐錫馨以祀田復涸造冊繪圖稟請核辦各等情有圖四幅冊十二本並復沛縣祀田碑文二紙該道請咨轉移兩江總督飭查在案該撫以旣據有屯官唐錫馨職員劉介思所稟涸復之地又有銅山縣沛縣民張義君劉廷聘所稟之地二千餘頃無論是否原失祀田擬請欽遵嘉慶十四年戶部具奏奉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三求恕齋

上諭著山東巡撫會同東河總督江蘇巡撫嚴飭地方官備查缺額祀田尙歷年久遠難以清查亦卽另籌撥補期於祀田無缺之

恩旨卽在此項地畝內提撥其如何失迷之處已往不究變通籌撥移咨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會同辦理此專據銅山沛縣官紳所稟一帶涸地而言未及具奏該撫旋卽出缺此張曜覆奏及查辦情形未及遞核之大概也臣惟孔子祀田以及先賢元聖祭田

列朝會典旣經載入田賦一門免科田地項下事隸戶部現在戶部承管各司自當有坐落地方畝數清冊存

卷可查闕里文獻攷所載順治十年撥補地數以及五屯四廠十八官莊坐落縣分畝數則各該縣自當有免糧地畝數目戶房底冊可查卽令水淹沙壓必有荒廢地段可指抑或隱佔私賣報糧升科各該州縣亦必有先後增益糧戶羨額銀數可稽至於張曜所查銅山沛縣神屯所稟與闕里文獻攷所載地段坐落無涉或卽在戶部所管免科田地祀田之內或爲衍聖公府後來私置之田產臣無從細考若據曾國藩曾經撥補八官頃又經劉介思唐錫釐指稟祀田涸出白屬衍聖公府舊地日久失迷不言可知傳聞涸復之後久爲淮揚道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五求恕齋

屬官紳交相侵噬並匿糧不報事同陋規臣伏思此項祀田及該府地產先賢元聖各祭田既有官書私乘及東撫訪查情形種種實據可憑惟有仍懇

天恩俯准臣請飭下戶部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山東巡撫詳細清查案卷調冊委派幹員隨時辦理其確爲水淹沙壓荒廢不堪耕種者可否遵照

列聖諭旨撥補之例

恩准量數指撥其有隱佔偷賣報糧升科者一經查明可否

恩准賞還歸入免科田地舊典項下免其租稅並飭所

屬各州縣出示曉諭仍令原業地戶認佃承種不爲絲毫科罰轉滋紛擾如實在佃種不力仍令於該處就近另擇居民招認佃種官爲酌辦以復該府祀田地產之舊先賢元聖各祭田附近一處亦一律

恩賜清理務使

實惠均霑不至一家向隅今襲封衍聖公孔令貽英年有爲志趣向上俟經此次田產清理之後亦當勤綜家政恪奉先祀勿得再使府官戶屯任意朦混串通勒扣迷失荒蕪以致上負

朝廷德意之厚本年八月上丁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五求恕齋

皇上親行釋奠典禮臣以署理國子監祭酒躬勤盛典仰見修復

兩朝跪獻三獻舊儀又復添入飲福受胙尊崇

先聖隆禮有加而兩省疆臣坐視其後世子孫薄祀失業菜盛不備饗飧不繼甚非謂也孔子盛德百世必祀公羊家言春秋之義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臣不揣冒昧重申前情籲懇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臣前曾奏請修復曲阜尼山洙泗兩書院當蒙

恩旨飭下山東巡撫辦理業經前任撫臣張曜修葺既成後任撫臣福潤又為籌款銀一萬兩交兗沂曹濟道發商生息俟積有成數以為脩脯膏火專課四氏學子弟之資風聞承修官重修兩書院偷工減料房舍尺寸俱行縮小當被罰銀四千兩歸入藩司未知是否屬實此項後來亦未悉作何開銷請

旨飭下山東巡撫確切查明如果實有此項可否懇

恩賞給併入前項銀一萬兩內一同交商生息及早添

置几案充實堂宇使四氏學諸生課讀其中暫歸現任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七求恕齋

四氏學學官先行照管免致虛懸無薄又重複坍塌一

俟官紳籌畫經費稍裕再行酌量膏火延請山長以圖

久遠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具陳伏祈

聖鑒謹

奏

再曲阜衍聖公府自近歲不戒於火舊藏書籍圖錄焚

燬一空現在各直省設立書局以官錢刻書者三十年

來珍籍善本燦然大備除以初印精槧一分解送翰林

院敬備

皇上取進御覽一分解交國子監充備肄業諸生傳習

外可否懇

恩飭下各直省督撫有書局者無論新舊諸刻本亦以一分解交山東巡撫轉行曲阜作為

恩賜衍聖公孔令貽敬謹儲藏以為誦法之資遇有新刻陸續咨解如直省官紳家刻經籍有願送曲阜衍聖公府者仰體我

皇上嘉惠聖裔有加無已之至意亦即聽其就近呈交該省官長咨送山東巡撫彙交孔令貽收存今衍聖公府第既蒙恩給資重修則書籍亦且

賜予成全臣被服儒術飲水思源冒昧陳伏乞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六求恕齋

聖鑒謹

奏

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奉

上諭翰林院侍讀王懿榮奏請飭整理衍聖公府地產

一摺據稱衍聖公府各項地產載在會典事例及闕里

文獻考頃畝甚詳前次巡撫張曜查出江蘇銅山沛縣

一帶涸田未及具奏請飭查明撥補等語衍聖公府地

產既有官私載籍可憑自無難確切履勘著戶部行知

兩江總督江蘇山東各巡撫按照原奏各節調齊卷冊

分晰查清如數撥補據實具奏另片奏請將修葺曲阜

書院罰欵銀兩發交生息以充四氏學膏火一節著山東巡撫查明辦理又片奏請飭各省將書局所刻經籍解送衍聖公府儲藏等語即著山東巡撫咨行各省督撫遵照辦理欵此

請重申舊章封禁天下古墓疏

奏為請

旨嚴飭各省重申舊章封禁天下古墓以廣

皇仁事竊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內恭載雍正七年

諭自古帝王皆有功德於民雖世代久遠而敬禮崇奉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九求恕齋

之心不當弛懈其陵寢所在乃神所憑依尤當加意防衛至於往聖先賢名臣忠烈芳型永作楷模正氣長留天壤其祠宇塋墓亦當恭敬守護以申仰止之忱著各省督撫轉飭各屬將境內所有古昔陵寢祠墓勒加巡視防護稽查務令嚴肅潔淨以展誠恪若有應行修葺之處著動用本省存公銀委官辦理朕見歷代帝王皆有保護古昔陵寢之飭諭而究無奉行之實朕雍正元年恩詔內即以修葺歷代帝王陵寢通行申飭亦恐有司相沿積習視為泛常嗣後著於每年年底令該地方官將防護無誤之處結報督撫造冊轉報工部彙齊奏

聞儻所報不實一經發覺定將該督撫及地方官分別議處

聖訓一道又載乾隆十一年

諭前代帝王陵寢及聖賢忠烈墳墓向來均令修葺防護陝西為自古建都之地陵墓最多有不載在會典內者既無圍牆又無陵戶著交該督撫查明酌築圍牆以禁作踐以資保護

聖訓一道會典又於防護祠墓事例下載有凡古昔聖賢名臣忠烈祠墓每歲由該地方官將防護無誤之處結報督撫造冊報部彙題專案一條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九求恕齋

又嘗讀大清律例於禮律下載歷代帝王陵寢專條凡歷代帝王陵寢及先聖先賢忠臣烈士墳墓不許於其上樵採耕種及牧放牛羊等畜又刑律下載發塚專條舊纂新增比例禁嚴仰見我

朝深仁厚澤普洽寰區錫類推

恩無微不至今各直省通志各府廳州縣新舊志中凡著名古墓有不盡載防護之列者而無名古墓隨在尤多去年六月臣以服滿詣省取咨路過青州益都臨淄兩縣地方親見世傳齊桓公景公及齊四王墓者大逾一邱垤耕其上為畝無多墾作熟田畦野井然為之慘

目比及省會見山東巡撫臣張曜為臣言及自黃河改徙遷流無定往往古墓適當其衝或冲陷已見或未卽冲陷必使沿河委員加意防護培以膠土令其不致遽就湮毀查工時留心閱看以考其心地慈良與否臣想江南河南沿河各省此種情形自必隨處多有以臣所聞奉天省屬懷仁縣境內有晉義熙間高句驪好太王墓近年雨水冲擊石穴暴露四壁皆見古丹青畫象雲南曲靖府屬南寧縣境內有晉建寧太守爨寶子墓陸涼縣境內有宋寧州刺史爨龍顏墓碑石猶存邱隴漸湮如此之類誠恐日久傾圮殘毀狼藉至不可問抑臣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三求恕齋

又聞之陝西省所屬地方古墓最多一遭陷塌村民紛紛畚耒爭取古物持以售錢久之習慣奸民嗜利便復穴取彝器志石之屬以為奇貨名之曰窖行同發塚尤屬可恨惟臣見聞淺狹耳目所及已復如此此外更可類推相應請

旨飭下各直省督撫恪遵會典所載

列聖諭旨重申舊章各於所屬地方勤加巡視其有古昔陵寢墳墓在會典著錄之內舊有圍牆應加修築者照章修築其有著名古墓詳見方志不在會典著錄之內應行防護者認真防護其有無名古墓歲久平漫或

遭水冲塌及忽然傾陷應行修造者立卽修造樹以石碣志以古墓二字報明存案用皇覽塚墓志之例載入縣志其有古昔陵墓基址高大四圍陂陀犁為閒田者應卽查明飭令退出案照律例永遠封禁並絕樵採其有偷挖古墓穴取器物以致傾塌殘毀者一經查獲卽照律例發塚條下增定新例嚴行治罪以上各節均請查照向章稽察防護於各該境內所有古昔陵墓舊護若干新修若干數目之處於年終結報督撫造冊轉報禮部彙題奏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三求恕齋

聞至歲修章程及委員巡查防護無虞之處於年終結報督撫造冊轉報工部彙題奏

聞兩部各以年終片會互相查核以驗其有無疏漏聞斷立彙存案孟子有言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仁之端也一遵

列聖諭旨所示不得相沿積習視為泛常儻所報不實一經發覺定將該督撫及地方官分別議處庶不至如前代帝王有保護古昔陵寢之飭諭而究無奉行之實淮南新序所載文王澤及枯骨而九夷至於歸心古籍相傳語非荒誕

仁政之流不遺一物臣不辭瑣屑觀縷進言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恭進儒臣撰集古金文成書有裨經訓疏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奏為恭進

國朝儒臣撰集古金文成書有裨經訓堪備

御覽仰祈

聖鑒事竊臣籍隸山東有海豐縣人前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臣吳式芬道光朝進士平生專攻訓詁之學長於音韻精於考訂所集攬古錄金文一書凡九冊為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王求恕齋

卷有三每卷又各分三冊其書本義專集成周以來鐘鼎彝器欵識多據原器精搨及相傳舊摹本收入出前大學士臣阮元所著積古齋鐘鼎彝器欵識前湖南巡撫臣吳榮光所著筠清館金文二書後尤為賅備其書體例則以各器自具之字定為名數每一字為一文由文一文二以迄文四百九十又七少者皆象形指事記日干支之屬多者可敵真古文尚書百篇之一字各有釋釋各成文又開附以各家之說雖所釋說互有短長要皆以根據禮典探討六書推闡經義為主治今古文尚書者非得此無以為同時佐證漢儒許慎說文敘云

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是以許書所收自籀文及壁中經古文外所謂鼎彝古文者厥惟此種蓋自宋明以來諸家譜錄集摹古文之夥無逾於此者臣詳閱此書一稟

列朝

御製

欽定西清古鑑西清續鑑寧壽古鑑之旨為流傳古文裨益經訓起見實無違悖字句堪備

乙覽今其子現河南開封府知府臣吳重熹刊刻成書

職在供奉既有所見不敢壅於上聞謹奉進初印本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王求恕齋

十部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奉

旨著留覽欽此

謝服闋來京補授國子監祭酒疏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三十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月二十九日內閣奉

硃筆王懿榮補授國子監祭酒欽此臣猥以淺學監

廁清華去年服闋由籍來京仰蒙

召對仍值

內廷未報涓埃時深感悚茲復渥邀

寵眷俾得真補原官沛

恩波於臣朔長養

禁中比資地於孫卿遠晞稷下

九重簡在五內滋慙伏念六經根柢後世幾視若具文

三掌成均小臣已久於其事敢謂駕輕就熟自安樗櫟

之散材方期立懦廉頑共勉文章以報

國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王求恕齋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將已故祭酒宣付史館立傳疏

奏爲已故祭酒教思在人謹據呈代

奏懇請

宣付史館列入儒林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據前在國子監南學肄業生翰林院編

修諭長霖余萃槐時鉅檢討洪汝源陳曾佑劉樹屏庶

吉士何聯恩內閣候補中書劉啓第許文勳四品銜禮
部候補主事萬雲路兵部候補主事郭育才保升分省
知府刑部候補主事蕭文昭刑部候補主事郭書堂候
選知縣汪奎等呈稱前任國子監祭酒宗室盛昱於光
緒十年到任至光緒十五年因病

奏請開缺計在祭酒任內歷六年之久其教士以通經
致用爲本根柢程朱而益之以許鄭賈孔之學俾學者
精研義理以爲躬行實踐之資又仿朱儒安定胡氏分
經義治事之法俾學者各治一經一史及天文輿地兵
事農政等門日有課程編爲札記前祭酒詳加批閱辨
其得失孜孜訓迪終日無倦一時肄業生皆爭自磨勵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王求恕齋

勉爲有體有用之學其有不守學規及疏曠功課門徑
歧出者則隨時懲戒斥逐立法嚴整爲從前所未有本
學筆帖式向無官課前祭酒以筆帖式各員官閒事少
暇日輒與講明清文譯理爲他日當官蒞事之資又創
立文字課區分等第給獎以資鼓勵因材施教士論翕
然本學書籍不敷講授前祭酒捐辦募置收藏大備並
籌款生息酌增廩獎以資肄業生之誦習至今賴之又
復派員分門編輯本學則例條分縷析考覈詳明一時
屬僚賴其指授皆熟於公事明於掌故本學廟學全圖

舊本率多疏舛前祭酒以廟學全圖應纂入會典非詳
加釐訂不可乃選派通於算理兼工繪事者校補精詳
足稱善本本學石經刻逾百年當時蔣衡所書多據坊
本錯謬不免是以前大學士彭元瑞於乾隆間曾經
派纂石經考文提要一書進呈

御覽前祭酒於到官之日卽行奏請謹依石經考文提
要重爲修補旋奉

旨依議遂率學官蔡右年等敬謹考校一歸是正昭垂
千古安設柵欄兼資保護昔後魏崔光領國子監祭酒
修補三字石經前史侈爲盛舉前祭酒修補石經實與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毛求恕齋

崔光媲美至於釐剔弊端體恤寒畯監應鄉試者考
到錄取後復謁見禮以防假冒之習而不取其費實監
錄科奏准憑同鄉官印結入場不必由本籍起文以省
往返川資之費皆足以宏栽培之誼廣造就之途今距
前祭酒蒞任已十有餘年六館諸生猶復恪奉前規遵
循弗替逆犯康有爲倡爲邪說之時本學肄業生皆篤
守師傅無一人爲其煽誘亦可見以道得民之效矣今
聞前祭酒已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間病故職等夙
承教澤感念不忘爲此公同呈請代

奏仰懇

天恩將已故國子監祭酒宗室盛昱生平事蹟宣付史
館列入儒林傳以彰師範等因臣等竊維前祭酒臣宗
室盛昱品端學邃識力過人生平著述撰有

國朝滿漢大臣沿革表卷帙繁重尙未脫稿選有八旗
文鈔體例謹嚴搜羅甚富其在祭酒任內興學育才尤
爲肄業者所推仰伏查新唐書儒學傳內之尹知章施
士丐元史儒學傳內之吳師道周名榮陳旅皆以職膺
胄教訓迪有方遂預儒林之選今盛昱事與前符旣足
見國學師道之隆允足昭天潢儒修之美可否將盛昱
宣付史館列入儒林傳之處出自

王文敏公遺集卷三

毛求恕齋

逾格鴻慈所有據呈代奏緣由理合恭摺具請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上文敏公遺集卷第三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四

福山王懿榮著

吳興劉承幹編

求闕文齋文存

重刻影鈔宋慶元本黃御史集記

附案

附案此集依影宋鈔慶元本付梓闕卷用明崇禎

本案宋目敘補板甫刻訖又續見瑞安黃編修紹箕新得明正德刻本乃以三本合校並附刻正德本所存殘文崇禎本補附詩正德本集後宋黃處權別錄崇禎本集後明黃鳴喬等附錄各一卷於後影宋鈔本大題稱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一求恕齋

莆陽黃御史集下注云權分上下秩正德本如之正德本行欵一依宋本其前序皆仿宋本元體字式入梓板心魚尾下稱莆陽黃御史集與大題同為影宋鈔本所未及至目錄後記注等文與宋本同祇行欵稍有參差餘則諱字闕筆均未改削是覆刻無疑大題下黃公度誌後空行添入賜進士二十世孫希英銜名一行此是當時重刊人名書賈挖去冀充宋本痕迹未盡尙存一賜字後附宋黃處權別錄一卷崇禎本明黃鳴喬等所刻析為八卷其凡例內論舊本處云登刻時各依所獲遞編而附名其後今因觀覽弗便改依諸體分彙云云

遂并宋本目錄後及集內原注某篇為某人得於某處等文俱行削去以類分卷一失原本面目是崇禎本之妄也後有鳴喬等附錄一卷又附九世孫宋理學名儒補遺稿一篇謹案乾隆朝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據浙江汪啟淑家藏明崇禎本入錄題作十卷附錄一卷即黃鳴喬等刻本十字乃八字傳刻之誤東家編略原本久佚非更別有十卷本也正德本黃希英跋稱此集初刻於宋高宗三年丙申此是據楊萬里謝諤兩序而言今影宋本上秩賦內周以龍興賦於第七行第十八字宋寧宗諱擴字空注今上御名四字以後文內凡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二求恕齋

遇擴字俱注御名或今上御名字以不負為寶賦於第十一行第六字光宗諱惇字空注太上御名四字正德本皆如之下秩一同是影宋鈔所據本即慶元二年洪邁序稱邵州將鉞版郡齋遺信諱序之本邵州名沃之所刻也高宗本自是楊萬里謝諤序稱永豐二曾所刻較此尤前慶元二年丙辰上距高宗三年丙申已刻二十年申光宗紹熙五年若此為高宗刻則不當於寧宗諱預注云今上光宗諱且注云太上希英於正德間所獲者實慶元刻避寧宗光宗諱字本與今影宋本同出一原其跋則於二曾刻及沃刻未甚分晰止稱刻於

淳熙三年丙申者耳是此集自東家編略後一刻於淳熙丙申再刻於慶元丙辰證以各序灼然無疑影宋鈔慶元本上秩文賦內明皇迴駕經馬嵬坡題下奪減字無關要義今仍之正德刻本俱依宋本而行氣稍狹又閒有譌字如上秩詩內寄題崔校書郊居一題居字正德本譌作舍壬癸歲書情詩投文值用兵句兵字正德本譌作水秋思一題正德本目錄及詩內題秋字俱譌作愁翁文堯員外權冊禮之歸一題詩定須句須字正德本譌作淮通卷平字正德本俱譌作牙字此覆刻失處文內文柏述古廟之堂句古字正德本譌作故公孫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三求恕齋

甲松罕不惑之目句惑字正德本譌作或下秩右書四篇一行後篇尾校勘人名洽字正德本譌作治影宋本勝之然影宋本自此以下都殘失矣正德本於此下至敗趙員外文後一行低二格別起一小圓圈下有文一行行云右敗三十一篇東家編略所錄下半葉尾前一行文云裔孫迪功郎新泉州惠安縣主簿處權校勘祭南海南平王文後一行有文云右祭文十篇東家編略所錄下五行文云裔孫勅賜進士出身新擬信州永豐縣尉汝猷校勘如前式莆山靈巖寺碑銘後一行有文云右碑銘四篇東家編略所錄大唐福州報恩定光多寶

塔記文銘詞後一行有文云右五篇裔孫處材錄之石本如前式凡此皆與本書前目錄下所記注文合與影宋本目錄下記注文亦合又與影宋本上秩及下秩存處文後記注均相類又三行下大字頂格居中識云莆陽黃御史集終下半葉第三行文云裔孫勅賜同進士出身鉞校勘此皆宋本原式又通卷文內銘詞俱跳行排寫如影宋本上秩文行款一同惟正德本來時全集板已刻就下秩自影宋本殘失處已據崇禎本案目錄補行款不能改從使歸一致謹識於此爲可惜也正德本賦內於每段限韻字作一大圓圈圍之崇禎本同又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四求恕齋

於賦中每段起處界一小圓圈識之影宋本俱無之此後人評讀標識處或宋本原無抑或宋本舊有而影宋鈔本去之均未可知既未更從無須置論至以崇禎本與影宋本比較崇禎本多奪字又閒有臆改處如詩內滔自注凡滔自稱名處皆改作公字之類最謬今既以影宋本爲宗此亦不復續記下秩據崇禎本補足後大人又命以續得之正德本較補影宋本正德本徐正字名皆作負崇禎本作寅今各從其舊正德本下秩於寧宗諱字仍注今上御名於光宗諱字仍注太上御名字與上秩同驚徵貞讓朗等字仍闕末筆今不復據改

又聞有訛字崇禎本啟南海草尙書文或能句下注行
闕文今仍之藉以句正德本藉作伏今據改啟刑部鄭
郎中文非敢切平生之志業句崇禎本奪非字今據正
德本補竟遲迴於書幕句正德本幕譌作暮字謝試官
文內莫遺鉛鐵句正德本莫字下旁注空字啟楊狀頭
文內虔載遭逢句正德本載譌作載字舉步而卽昇雲
漢句正德本卽譌作則字代鄭郎中上靜恭虛相文終
有負於神明句終字上正德本多一則字似衍啟沈侍
御文孰不傾囑句正德本多下情無任四字下仍似有
闕文崇禎本并此四字去之今據補入祭陳侍御嶠文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五求恕齋

內吾肯斯仿句仿字正德本譌作傲一百年莆邑大數
句正德本大譌作之注內崇禎本曠八十七年正德本
作曠百年林端公三字下崇禎本作同字正德本譌作
曰字祭先外舅文起行正德本多惟靈二字崇禎本無
之今未據補楊柳霜多句正德本柳作柳別字祭崔補
闕文內皇天不祐句正德本皇天二字下旁注空字祭
右省李常侍文內時稱最怒句下注文八字正德本無
之是後人添注容與松江之歲月句歲字崇禎本譌作
風丘隴權儀句儀字崇禎本譌作宜今據正德本改祭
司勳孫郎中文內早干輦轂句干字正德本譌作於祭

宋員外文內至於行路句正德本作路行二字倒置又
碑銘泉州開元寺佛殿記文內情車業綱句正德本車
譌作軍劓開元三字下崇禎本空一字正德本旁注句
絕二字今據補入靈山塑北方毗沙門天王碑文內如
是則護南瞻部洲句如是二字正德本作夫如無是字
銘詞中雁塞煙塵句正德本作塞雁二字倒置丈六金
身碑文內以無爲爲志之也以有爲爲志之也句二也
字崇禎本作者字今據正德本改注文我公至清源未
仕時正德本仕譌作在宏農楊公承修句正德本修作
休道非常道句與賓席將校句十二字正德本夾行接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六求恕齋

寫與注混莆山靈巖寺碑銘文內傲公了公及句崇禎
本及字譌作乃下空一格正德本旁注句字今據改補
又夾注宣宗元年二行懿宗元年二行正德本無之是
後人添注東歸之尋舊址正德本址作止龜洋靈感禪
院東塔和尙碑文內山產菜號苦蓋又還取苦蓋之卯
句正德本蓋作益武宗皇帝乙丑之否句下棄之正德
本棄譌作稟慧非重瞳句正德本慧作患今據改注文
是時公尙未登甲科字是後人注華嚴寺開山始祖碑
銘文內夾注五處正德本無之是後人添注司直陳公
墓志銘文內而二子西去句去字正德本譌作笑福州

雪峰山故真覺大師碑銘文內於府之東西句西字崇
禎本譌作南今據正德本改崇禎本凡例內稱文苑英
華錄詩文十一篇間有詩同題異者有字句異者今祇
於題下字句下注文苑作某題某句某字耳今崇禎本
詩內書崔少府居題下注文苑作贈李補闕送友人遊
邊詩末二句下注文苑作薊門雖漢土游子莫從容送
陳樵下第東歸詩風爽徹城泉句泉字下注類苑作蓮
送友人邊遊詩親詠關山月句親字下注文苑作新歸
吟鬢的霜句的字下注文苑作白斷酒詩免遭拽蓋郎
君諱句諱字下注文苑作諱寄獻梓潼山侍郎詩簪芻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七求恕齋

落民間句民字下注文苑作人河南府試秋夕聞新雁
詩薊北乍驚秋句乍字下注文苑作又又稱或詩文中
有字句較勘未妥者則旁注疑字今崇禎本詩內貽李
山人詩末注云兩雨字疑錯題山居逸人詩末注云兩
秋字疑錯脚時李相公詩內綵毫雖乏敢無言句雖字
下注疑作錐至崇禎本賦內御試良弓獻問賦末注云
查洪邁容齋四筆謂此賦有五聲後闕一入聲文內穎
川陳先生集序內與同郡三字下注指泉州大復元年
句下注辛酉二字文末小注唐天復元年曹松王希羽
劉象柯崇鄭希顏同登第年皆七十號五老榜影宋本

正德本無之是後人添注點竄前人本集原文字句古
今選家通病率不足據又其所注疑錯等字處影宋本
正德本皆如字無別本可證與上秩賦內文內後人注
語今概不竄入致失舊本真面祇附記於此又嘉慶中
福建福鼎王遐春麟後山房刻南越先賢集本內黃御
史集所據即明崇禎黃鳴喬等刻本無足稱引惟王學
貞書後有云據唐人試帖所載引第四卷省試內出白
鹿宣示百官及省試奉詔漲曲江池云曲江池一本無
省試字且云詔字當是試字之誤試帖據唐制登進士
後又有試名奉試前崖曙荆冬情皆有奉試題是也且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八求恕齋

此試不用題韻似特試者况省試二字亦決有誤以此
題乾符二年在僖宗朝而前內出白鹿題注乾寧二年
在昭宗朝則自乾符至乾寧約二十餘年未有乾符既
中省試而復赴乾寧省試者也此必有一試係制試或
奉試而題誤作省字耳此說甚核原書中未之正耳云
云今特錄之以補校勘之所未及十月二十日校畢懿
榮謹記

齊魯古印攷序

春秋左氏傳國語言壘書周禮韓非亦言之應劭衛宏
說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惟其所好尊卑共之是也

六書大旨至史籀已失秦漢印篆又別出一體然自李
斯未畫一之前周末文字各國異形殊軌分塗不強同
也蓋六書之旨益微矣其孳乳繁變莫可究詰遂無從
鑿識存於今者若石鼓及諸小印璽是已璽之具官名
者是周秦之際如司徒司馬司工司成之屬半皆周官
又司祿一官今周禮下注闕而璽印中有之其上二字
亦絕不可識真漢人所謂奇字矣人名者漸近小篆有
秦漢之際者今日而欲以朝代識別之亦止若是耳難
確屬也至當時璽印所施識大識小各隨事爲用亦不
可概定濰縣高南鄭世丈篤志好古龜勉以求所得古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九求恕齋

印多出齊魯以古印璽之官名者冠於前人名者次之
不強別其爲某周某秦某爲秦漢之際者各以類從而
以秦漢官私印附焉名之曰古印據其識卓矣庚辰夏
榮備員詞臣越次年省募歸里過濰晉謁獲觀所藏金
石傾心論古歡若平生出其印集見示屬余爲之記其
升古璽印於秦漢印前者爲從來譜錄家所未及此非
深通古文者能如是乎吾服南丈之卓識矣光緒辛巳
三月

海豐吳閣部道光乙未會試硃墨卷題詞

此道光乙未科會試海豐吳閣學公硃墨卷也故事春

官積每科試卷屆數十年一銷燬焉公之文孫岫宇虞
年以同治乙丑第二人捷南宮觀政儀部及庚午歲春
官卷循例銷至道光丙申虞年於灰燼中檢得公卷捧
歸裝池藏之時公房考溫公又適爲禮部侍郎吳氏與
寒族世爲媼好湖公捷後咸豐辛亥長公試任子高等
入官次公同治壬戌辛酉並科鄉舉虞年先舉咸豐辛
酉京兆試爲叔侄同科榮屬在戚末獲觀敬志非僅羨
三世科第爲佳話抑亦見虞年孝思不匱爲不可及也
辛未十月朔日

跋濰縣陳晉卿先生桑梓之遺書畫冊目錄 附陳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十求恕齋

先生原跋

此舉書畫並收凡字之大軸長卷者俱裁爲襲衣裝統
歸爲巨冊甚可惜也創自膠州高南阜手後歸卽墨郭
根庵已八十冊矣然漸收及外省人名曰附見實亦自
亂其例此居鄉旣久或無所得乃取以自遣無聊之極
思耳後質萊陽典當鋪中中間失去數冊又後遂歸陳
小蘭推廣其例又以書畫之爲吾東先輩上欸者及他
省名流之曾履吾東者亦附見焉聞此二門然較根庵
之用意稍密卽後來收者亦多居上近聞已二百冊人
境廬記

余所輯海岱人文則不爲此推廣一門以文須肖題也若桑梓之遺四字名既籠統卽此二門是亦未嘗非桑梓之所遺者猶可說也

南阜初意止集膠人根庵乃漸推廣之此冊爲鄉里所豔稱久矣丙戌七月詣那謝弔從戚郇張允勳騎尉處假得此目讀之殊有楓落吳江之意南阜根庵兩先生當年率意集此無一宋元名蹟可爲壓卷之品晉卿丈後來居上或當稍勝然其近日簿錄吾未之見也懿榮記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三求恕齋

錄目懸俟之將來按圖索駿亦不得以燕石充數然此事亦自有機緣湊拍不能盡委爲寒士力薄也

卽墨郭根庵先生續南阜老人輯桑梓之遺卷帙浩繁舊存萊陽質庫道光間爲族叔季則先生所得先生曾手撮一目且欲考其人物別作小傳以謝世弗果已未春冊歸余家並於萊陽訪獲末冊檢點前後已非全璧因念是冊爲海岱名蹟又經南阜根庵兩先生審定片紙隻字文獻攸關不詳爲著錄再傳百數十年或致散佚姓氏無徵矣故於出處欵識反覆考訂首標姓氏爵里安頓前後

各題跋次之其尺寸大小及葉數種數多少卽爲錄出欲使覽者不待傾箱倒篋而法繪寶墨與夫審定之精妙裝池之古雅如在目前則區區編次之苦心爲不虛費耳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後學陳介錫敬題於文石山房之雪窗

寧海王棟軒明夢 辨香齋詩鈔敘

道光開寧海宮明經卜萬集其鄉先輩遺詩爲牟平遺香集十八卷所錄 國朝以來寧海詩人詩凡七十三家噫其盛矣嘗謂一人之詩一身之史亦一朝一時之史也無論其生平記述耳目踪跡所歷上而朝章國典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三求恕齋

世運升降時事變遷之大下至一身一家一鄉一邑離合悲歡山川風物之殊莫不委曲詳盡自道其實卽微而至於心地性天忠厚慘刻舉念屬意之細人所不及知已所不能言亦莫不發洩吐露於有心無心之際而學問淺深詣力高下之故其後焉記云聲音之動由人心生也是故讀一人之詩必舉其全集一集之成必貴乎其人之生時所自爲勘定合一時數十百家之全集仕宦隱逸求其踪跡所親到耳目所親知以推測其一朝一代一鄉一邑世運時事之真則不獨爲其一身之史且可有裨其一朝一時之史詩之有關於世道如此

此孟子當時所以有春秋後作之感也夫吾宗寧海棣軒太守比年來京師手定其詩成辦香齋集若干卷出以見示自言皆其半生耳目踪跡所親歷者一一筆之於此賦陳其事而直言之蓋深得古詩人之惜嗚呼此不獨爲其一人一身之史中閒宦遊所至出入京國周流大江南北俯仰流連比事屬辭觸物興懷使後之人求之將有裨於一朝一時之史也寧海南接崑崙北枕渤海羣山萬壑吐納其中道家相傳爲仙靈窟宅昔人謂山水鍾韻士宮明經自敘其所選集備言之今崛起於七十三家之後者固當以我棣軒此集爲稱首矣是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三求恕齋

爲敘光緒乙未十二月

登州古器物拓本跋

出門半里見崎嶇周匝纍纍相望儼然城垣俗呼爲古城塼卽古牟子國城也父老云此數十里中往往春耕鋤土多出古彝器刀幣鏡劍之屬十餘年來就余聞知有獲齊刀漢半兩五銖貨泉等事者動輒數百柄及百十千貫不等余性耽金石與日俱深鄉人北上率以餉余雖皆易得之品是育黎古文也遂輯往歲所收藏並得諸他邑之隸吾郡者彙爲一冊續之又續將無已焉書曰惟厥土物心臧此之謂也況世事日非三代古道

猶在吾鄉望古遙集之餘能不奉若家珍哉己巳正月下浣古現村人

洛社耆英會圖卷跋

此卷舊藏山西夏縣涑水書院有明及國朝諸公題識累累流傳有緒去年秋西賈販來京師輾轉歸今樵野尙書絹素彫敝尙書重付裝池蘇榮因得寓目此圖爲當時妙覺寺禪本無疑畫爲閩人鄭奘序約則温公所手書也以明人集帖所傳刻公手劄字跡斟之氣味正復相合吾鄉益都孫退谷侍郎庚子消夏記所錄宋耆英會圖退谷跋中有諸耆龐眉皓首坐臥長林豐草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三求恕齋

之間致足樂也數語當是後人傳誦盛事裝點風景別爲一類與此無涉惟其跋中引羅廬陵云元豐間洛陽諸耆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而皆老矣升沈消長之會過者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眾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摧折頓挫如滄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

使劉陳二忠肅愍遺於數載時以爲至論又其跋蘇文忠書溫公碑云王廷直修復公墓在金皇統八年戊辰乃宋高宗紹興之十八年也距紹聖仆碑時共五十有五年時公墓已淪在異域而其臣愛護脩復之如此其視紹聖崇寧爲何如也金主卜相乃繪溫公之像賜之正中國指爲黨魁時事也吁可哀哉侍郎能持斯論魯論所謂君子不以人廢言光緒二十四年夏四月浴佛日

誥封宜人元配蓬萊黃宜人行狀

宜人黃氏行二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人道光二十一年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去求恕齋

歲在辛丑六月三十日未時生於直隸順德府邢臺縣典史官署時父盧君方爲邢臺縣典史也名之曰蘭曾祖父巖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進士廣西平南縣知縣祖璿光附貢生江西南城縣縣丞署南城縣知縣父宗敬直隸盧龍縣知縣二品封典近年八十有六歲母王夫人乾隆乙卯舉人江西知縣王榮發女同縣人享年六十有四生子一昭鑑直隸候補知府女二長適蓬萊王氏次卽宜人宜人生長任所未出 幾輔七歲時隨母回蓬萊住城內上馬台舊宅時 先祖妣于太夫人 在籍里居聞戚鄰稱誦宜人委稟端淑性情柔順情

媒提王夫人以書寄保定南城公謂盧龍君曰吾郡大姓惟福山王氏德最厚故其世澤亦最長子孫蕃昌科第綿延中丞公第五子尤孝友惇篤其後必大可許之也此 先祖考榮祿公撫山西之期年孝友惇篤謂

先考資政公也

懿榮

才三歲耳以在諸孫中最爲 先

祖妣所鍾愛故擇配必親相之宜人生平啞於言辭長

於針黹同治元年壬戌盧龍君方需次保定 先公以

兵部主事咸豐庚申奉 旨回籍團練勦辦豫匪差竣

回京攜 懿榮 北上就順天秋試卽以其年五月三日就

姻於保定甥館時

先伯父文安公

諱丙堃直隸文安縣知縣伯母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去求恕齋

孔恭人亦在保定親視成禮二年癸亥山東撤防北路

平定 家母謝夫人攜弟妹輩入都隨 先公任京曹

十月宜人因生一女於保定後四歲殤 懿榮 先來京師

三年甲子 懿榮 以外舅盧龍君在任邱縣任內捐辦天

津海防軍火部議給獎准移獎親族子弟 懿榮 得敘以

主事用籤掣戶部六月到官宜人先於二月攜長女來

京登堂拜見晨昏定省隨奴婢操作尤知軫惜物力一

絲一粟無所廢棄深得 翁姑懽心寒家自 先十世

祖太常公以下累世久官於外素無田產 先祖榮祿

公謝世後家道中落所居城西村曰古縣地當孔道七

遭兵燹至是廬舍衣物焚掠一空 先公官兵部十餘年又連遭 先伯父長安公諱伯潤陝西長安縣知縣次伯父文安公喪 先祖榮祿公柩自伊犁入關行至陝西爲粵匪回匪先後相阻浮厝於蒲城縣傅馬村者且廿年四年乙丑 先公以知府候選始得乞假措資迎取 先靈六柩一時回籍安葬此廿年中閉曹清苦甚於寒素米鹽鱗雜皆賴 家母籌畫勤儉一力支持及宜人來歸尤能左右奉養親小姑如姊妹舉家怡怡幾不知有窮官之苦季弟懿榮時亦授室妯娌和睦人無閒言五年丙寅十月生次女於京邸長巷上頭條胡同今歸海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七求恕齋

豐吳氏子苾閣學三孫河南陳州府知府重熹次子監生吳岷是年三月母王夫人疾終京寓兄昭鑑時官刑部郎中宜人遭母喪哀毀骨立及九月保定所生長女又以痘殤心緒益劣至十月分娩後下血太多病幾不支七年戊辰十二月長子崇燕生今聘直隸豐潤戶科給事中張人駿女九年庚午七月次子崇烈生以 堂上命爲仲弟後今聘直隸南皮署湖北督糧道張之淵女於是懿榮之官閑曹亦將十年性本不善綜覈又素無人事於外仰事俯畜經營籌畫得宜人之助爲多其母家小官雖較吾家一時稍裕然從未向家中書稱貸

一字其訓飭子女於所嬉戲玩物雖瑣屑不使毀棄暴殄內室所蓄書畫碑帖墨本等物盛夏時必手自抖晒防蠹鼠極力歲以爲常兒女雖幼屏無知識於文物戒不敢近也懿榮居京師久交遊既廣每以春秋佳日與長沙周開學吳縣潘侍郎遵義景開學洪洞董研樵檢討太谷温味秋儀徵陳六舟巴陵謝慶伯餘姚朱宥夫南皮張香濤吳縣吳清卿六編修會稽李蕪客甘泉秦誼庭續谿胡荻甫光山胡石查遂谿陳逸山五戶部大興劉子重儀徵陳研香鄒縣董鳳樵三刑部元和顧輯廷工部欽懸鮑子年長洲許鶴巢兩舍人遞爲詩酒之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六求恕齋

會壺觴幾無虛日宜人檢點肴核迎時先辦客至無缺有拔釵沾酒之風懿榮又好聚舊槧本書古彝器碑版圖畫之屬散署後必閱市時有所見歸相對語宜人則曰明珠白璧異日有力時皆可立致之惟此種物事往往如曇花一現撒手便去移時不可復得後來縱或有奇過未必卽此類中之此種也好極力從與購之以爲快以故裘葛釵釧往來質庫有如厨笥忽於辛未年冬得乳巖之疾爲庸醫所誤創血涔涔下日數斗凡三年體氣大虧壬申五月 先公選授四川龍安府知府攜家之任長子崇燕襁褓時卽爲大父母所鞠育並隨以

去宜人送 翁姑出門登車牽袂涕泣至不能仰視自

言兒病體如此不能隨侍恐此後兒便無福再見矣

二老聞之惻然慰以加意調攝年少人不難復元也然

是語已爲之識矣次年癸酉秋 懿榮 中順天副榜第一

九月宜人斗患傷寒又誤於醫藥有江西縣丞丁君者

醫學甚深景劍泉開學薦來使救之雖就瘡而羸弱益

甚十三年甲戌秋八月 懿榮 大病瘧三閱月未已宜人

力疾奉湯藥恆日夜不寐夜靜時輒焚香頌祝又素不

知醫幸銅梁王孝禹番禹張延秋兩工部及胡石查戶

部挽雲南倪翰卿太守診之始瘡而宜人心力日瘁益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九求恩齋

憊不支至光緒元二之間每秋冬必大嘔血百計不能

止病遂大劇 先公邊缺清苦累載不遷不能屢給京

師 懿榮 東北閣至此凡七次報罷宜人傷之甚每於重

陽放榜日夜半聞街衢有唱賣題名錄聲者輒以被蒙

頭曰此聲淒涼與秋風並厲不可聞也延塾師課幼子

雖於病亟時稍醒必喚取所具館饌目治之而後進又

性喜奉佛持觀音經咒無事時動念念不休 懿榮 多聚

南北朝古石佛像時已二十餘區大小累累皆龕置臥

內親串至爭吃以爲奇見輒斂手去或勸以移置別室

勿瀆喪有罪宜人笑應之曰是不知佛法也亦以朝夕

瞻拜爲樂又善瓊蠟法凡 懿榮 所購彝器泉印鏡劍磚

瓦等物每得一種必手自推拓務使紙白如玉墨光如

漆無絲毫墨瀋沁入字口中乃已押小印一志其物名

文字燦然或拓一造象必再拜祝之曰心心相印此便

作億萬化身云云是其伎矣紙尾綴小橫方印一文曰

王懿榮婦黃氏一心供養蓋仿造象文中語也又善繕

篆及八分書字能知其筆趣所在三年丁丑病益篤時

兄昭鑑任北河南岸同知駐固安遣家屬來視之春夏

相繼且爲之料理衣食至八月大劇嗽不止吐若沫方

書曰白血自知不起召子女語之曰我死後爾父一人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九求恩齋

隻身在此此去川署又六七千里近年河陝大飢路不

靜爾輩可就近先往依爾舅父母常住時須善爲人女

每日自梳裹男每日自誦習一切飲食言語向人聽從

勿令人厭以待明春爾大父母必遣人取爾輩至川署

庶爾時吾魂魄可稍適也其丁寧囑咐絮絮喃喃若將

遠行者又向 懿榮 慟哭曰人生必有死願吾勿他念惟

老父年將八旬在山東 翁姑遠在川西吾向者送別

時俱言及兒多病恐此後無福再見乃一時情極之語

不覺自出諸口旋悔之懼傷親心乃今果然矣即以月

之四日辰時病沒宣武門內兵部窪中街寓所時年三

上有七歲也病凡七年甚病者三年然至死神明不亂
歿之先一夕語家人曰適稍假寐見一少年婦人甚豔
麗手執一仕女冠來召我我許以明日辰刻必至殆將
以此時逝矣及卒果如其言計宜人一生託身闕閱兩
姓皆累世仕宦吾家適中厄自入吾門食貧力賤無異
棄人子然不知有愁而安之若素積十五年如一日也
自歿後之二年 懿榮 乃舉順天鄉試旋成進士入館選
先公調大郡兩子九經皆成誦不出三年宜人都未
之見其數奇如此唐元相詩云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
夫妻百事哀此之謂矣傷哉 懿榮 狀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王求恕齋

說卽鐘

卽是莒字幾是共字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六年杜氏
注莒夷無諡各以號爲稱又釋例自效與十一世而茲
不始見于春秋共公庚與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而楚
滅之是莒之有諡自庚與諡共始此幾字上作半下從
艸是共字無疑餘義文也與阮氏積古齋教識所著邾
公二鐘異字並同鼓右云共公之孫鼓左云其縣四堵
又云我以享孝樂我先祖案此當是莒公孫以武事作
鐘祀于共公廟者故得用四堵也大鐘既三字下是卽
字

說偃侯鼎

案偃侯下一字不可識自是作器者名彝器內人名在
往不可識此與南海吳氏筠清館金文所著周占卣是
一人所作釋占字亦未諦當諸侯不生名之說自是春
秋經例微義漢儒所存舊說若列侯作器於其祖廟無
妨自名也亦款識常例

說伯懋卣

海豐吳氏所藏爨敦第一字作爨南海吳氏筠清館款
識釋作爨與此相同又彝器文有作用孝享于宗室者
有云作乃宗寶尊彝者此作乃室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王求恕齋

說齊子中姜罍

此罍與宋宣和博古圖薛尚功款識嘯堂集古錄所同
著錄之齊侯罍鐘當是一時異事之器故文字率相同
字在兩銑及鉦中并鼓左右閒自左銑起連鼓左兩行
讀下四行再起至鉦閒四行下接鼓右前四行起向右
銑下連鼓右兩行讀始竟左銑至鼓第一行齊字下二
字俱勅上一字左畔作卣形似辟字下一字不可識第
二行子字下一字泐是作器人名永命下三字土繡甚
堅第四五六七行云皇祖聖叔皇祖聖姜皇祖又成惠
叔皇祖又成惠姜皇考適中中字已起在鉦閒皇母云

云竊意適中當是成惠叔所出嗣于聖叔者上既著某
爲口叔之孫此并述其所自出者故于皇祖皇祚下加
一又字別之或釋爲父子祖下則通于祚下似不辭也
慮虞借字隱重文齊侯鐘誤摹作煇又失去重文藉
此證之舊釋綴亦非子住字下叔字上一字與左銑
口叔之孫叔上一字同泐不可識自齊邦二字下侯氏
錫之邑二百下連鼓右前四行讀爲侯氏當日錫口叔
勞之邑事與數愆字下一字微泐作張文不完自是地
名無從鑿識造卽告字從告以下至媮改止是述侯氏
錫邑之命與辭葉卽業字寔望邁說文遠行也釋詁毛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孟求恕齋

詩傳箋廣韻俱云遠也古器銘邁萬二字通假此當訓
邁望說文古文至訓鳥飛從高下至地也邁至猶無遠
弗屆意至下一字泐第五行改下子上一字泐自此起
而之右銑兩行下及鼓右後二行讀子字下右銑第一
行首一字泐是作器人名余下一字微泐不可識誤下
一字亦泐細審是大字同治庚午四月山西榮河縣后
土祠旁河岸出土爲彝器欵識箸錄以來自宋及今
第二鐘

說鉞

古方足幣圓幣有文作釗字者舊識爲金化二字非也

樂案此鉞字說文斤部鉞下云劑也小徐从斤金聲又
劑字刀部劑下云齊也从刀齊聲鉞劑字同義竊意鉞
卽劑字鉞劑轉注字如權衡等字有轉注意同周禮地
官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又質人大市以質小市以
劑先鄭司農曰質劑月平賈後鄭司農曰大市用長券
小市用短券是質劑二物之明證劑鉞轉注字不得專
訓爲剪齊意司市之劑質人之劑皆爲鉞字無疑今方
足幣率如剪形文作鉞字者是也後鄭司農訓質長劑
短二義甚古惟券字義同而實未協以當時不見質劑
二物乃訓爲券也質古方足長幣連足幣文作卅字者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孟求恕齋

是此二等幣制作較釗文者倍長不止與後鄭訓長意
適合是釗卅等幣爲地官所稱質劑二物自來無人道
及者周平安君鼎文有釗字是鉞自有劑平意劑鉞
之轉注又一左證古彝器刀幣銅質迥異後世器俗稱
對銅卽五色鉞金也鼎文鉞至卽此義幣文鉞上有一
二字者紀數也李氏古泉匯所著秦權泉文曰第幾重
四兩以秦半兩大錢八權之合遂定爲秦權泉說甚確
則方足幣之劑及未及二釗卽以劑安邑隸邑等小幣
爲司市質人之用明甚今由安邑等釗得周官之所謂
劑用以知劑爲鉞轉注字又因釗卅等卅得周官之所

謂質兼以明後鄭長短訓之爲古義釋名由選泉而得
深自幸也懿榮

古泉說

各說均從歛縣鮑氏觀古閩十種中錄出崇煥
謹記

蜀漢直百五銖 直百字實兼隸體疑初議改鑄時卽
取五銖舊泉爲模增入直百二字當時盛行隸書遂承
用之

釋六字刀帛字 京不得蓋稱此字確非京梁齊安得
擬周卽其僭稱亦不見經傳鄭之京城乃地名非通稱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垂珠怨齋

崇煥謹案此三代古刀幣歷來釋爲齊梁物齊梁諸
也侯國故不能僭稱京以自比天王又孫春山丈汝梅
胡石查丈義贊均釋此字爲京

釋齊三字刀背文 齊刀背文○非日乃易字之省○

又○之省乃非乃亦易之省乃并並易之省正非正乃

匣之省屯个亡並安之省以背文本有安字易字兩種

也公乃六字刀面文叙之省至又公之或體出非之乃

出之省卩乃出之省生乃六字刀面文蜀之省大非大

○非口並面文存之省節墨乃背文大弘大亦非大仍

存之省

釋明刀字 明字刀一變而存其環爲泉此圖泉的D

之所從出其稍大作D多者多非四字仍著刀柄之斜
直文存其舊以志其爲明刀之遺若D二字則直言
其爲明刀之變仍書其文曰明刀言以此一泉抵一刀
至再小而爲一D則並省去明刀舊文直言以一小泉
抵一刀耳明刀止列國至列國之末乃秦初則變而爲
D多D成圓以故率與秦漢半兩同時出土先秦泉
不皆官鑄每沿用舊泉之文榮所獲榆莢半兩泉中有
極小D泉亦是一證故D字釋月固非釋化亦無當
得此說庶合D多D一D而兼通之矣

釋陳壽卿五銖銅范背文建武十七年 漢人隸書七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垂珠怨齋

皆作七似十字而下微L向右上出小尖孔廟百石卒史

碑雖大字尙如是其尖鉤甚微今有拓本可證銅器字

小而淺其下鉤易繡滿或范本未足且經多年始出土

遂竟作十七故凡作十七者不一又有作二十者證

之本年皆爲七字此范釋作十七與十六年之說正合

崇煥謹案李竹朋先生泉匯釋作十六年案

本紀十六年始行五銖之說是十七年明甚

釋空首布松字 古人文字增減挪移上下左右惟便

所通 崇煥謹案今世所見有

跋北宋刻本百緣經卷第四經字冊梵夾本子
北宋殘本撰集百緣經第四卷光緒十五年正月二十

七日懿榮爲再同前輩題此得觀北宋印本經卷歡喜
讚歎受持奉行

題初拓精本魏劉懿墓志

銅梁王孝禹
觀察碑藏

此本第一行史字尙未盡泐自是最初搨本

懿榮曾得

一本後半未完以紙短未足淡墨迅掃是試搨本與此

無異近且有覆刻本不止一石然皆從史字已泐本作

僞者無足深辨嘗謂南北朝諸誌石當爲古今楷書之

祖孝玉世丈以此本屬題光緒庚子五月懿榮附記

跋宋半平宰張益之等題名刻石

附題名原文

宰張益之丞張伯起尉李復同觀日出海市於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天球總齋

此大觀四年六月初五日

左讀

後六百六十六年光緒乙未夏六月鹿山宰序班攜同

書賈孫二酉訪得此刻於康公墓東石崖下捫蘿剔蘚

煙煤粗紙遂爲此石古今天壤間第一揚墨是刻石時

之罕山正屬牟平縣地得宰及丞尉名可補今志內宋

職官之闕在今縣境內爲有宋第四石刻時海氛旣靖

懿榮奉 召北上請假省侍在籍讀所記觀日出海市

諸勝境不覺有裏糧蠟屐之思此心忤忤然動也并蓋

所摹福建閩縣陳氏舊城漢育黎右尉印文記之皆吾

鄉邦一時掌故也懿榮附記

南北朝存石目敘例

是編最錄南北朝刻石至今存者凡

事列

目有四曰碑曰志曰記曰梵典皆據墨本審定標題分

并排類金識磚字不與焉石亡文存

前人著錄原石久佚或收藏家舊拓

孤本如王子晉碑許長史舊館壇碑蕭敷敬太妃雙重

志及出土後傳拓無多復堃原所如張黑女志之屬重

摹僞作如舊刻平比干文及道光以後正定拓工李寶

屬胥從葉落所在之地箸之令仿古者有考也蕭梁禁

碑傳世絕影宋齊近古諛墓未聞拓跋之與舉世崇信

釋氏爭有造像以求福利讀其文字雜出不倫或記姓

名爲邑子化主靡可殫究今綜書之日記聚以類也其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天球總齋

竺乾之祕語密字入中土後譯自編素復大書深刻側

之爲經幾如鴻都之石所未安也爰別著爲梵典惟是

冢墓志版小或盈尺可乘可負造象多散於荒村野寺

好事者往往移置家山供養率轉徙無定然著其可指

數者餘則闕之以俟搜補書成名之曰南北朝存石目

蓋有存者光緒七年太歲辛巳孟陬之月福山王懿榮

記

目一

宋碑記

目一

各石必詳據原石所著事實名之舊出者不依前人著錄稱名爲新出者亦不以舊俗名爲名務從其朔造象巨石正面作大佛象以背面及兩旁刻字文辭繁富者字數較多易與碑混皆入記類摩崖記事文不稱碑者亦入之因此皆非碑屬也

不得循前人之誤概以碑名之所以求是

一不錄例 前人著錄及地志所載石亡文存者不錄銅象及涂金小銅碑雜器款識凡屬金文者不錄原石久佚前代重刻及近人以所藏舊拓孤本覆刻者不錄原石見存而各省帖估輾轉翻刻以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至求恕齋

售欺者黜之不具數以有原石拓本易致可對較也又道咸間及近年京師各省帖估偽造石象小墓志杜撰人名襲取年月日建規摹字體及磨改唐石添刻年月等類識其源流真偽顯然不辨自明亦盡黜之後人不得目爲脫漏執以據補所以別偽

一通錄例 前人著錄或援地志或據引書未見原石拓本甚有名字割裂失理者又本文雖無朝代年月而有官秩州郡事蹟在隋後者又或不書年月事實僅有題名造象緣起而字體文義與南北

朝判然不類確屬唐石者又或無朝代年月有官秩州郡顯分南北而舛錯凌雜誤屬者不爲攷辨率多誤入皆未細審之故今凡未見拓本及介在疑似者概置不錄又南北朝官秩廢置地名沿革州郡併省舊史疏略不盡可攷石刻所著每多與史歧然詳其文義事理率有踪跡可尋兼可互證要非唐宋所有故不得概執史以律之碑文多出目當時文人正可據以補史闕造象刻石則出自工匠字體又多無理假借不能盡以文義拘責又當時華夷擾攘改元紛繁一時所屬偏僻有未奉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至求恕齋

到元號致年月前後稍有差池及字有譌脫者層見疊出然確非偽記仍依原石錄入而以小字旁注遇有義例須注明者亦以小字旁注不爲泛言所以示慎

一詳錄例 造像墓志零星殘石爲人家收藏者輒轉無定茲以近年見存某處某氏者爲斷又凡一碑四面有陰有側俱刻字者拓本祇不連屬陰側尙屬易辨至造象一石有兩旁題名及上列下列各題字巨者有類碑側小者文字簡略往往或一石數事如一石數事者止著其有年月者之主名其不別著年月雖另起一事或題名或畫

像人名或文理不全或文無起訖首尾等類而編
後已甚者皆不與著以有繫年月之主名在前以
統之得其拓本幸連自見以免瑣碎至其附著有
闕記錄恐致忽略者仍附著於其有主名者一種
下且有前後彼此者各不相應拓時紙不連屬前
連互著者以免疏漏

人著錄所收每多誤爲分合致一石分著爲數名
或兩石誤合爲一種多有牽混今詳攷原石上下
四旁起訖錄其主名不復誤從使後人滋疑所以
歸實

一備錄例 此類在外有曾經前人著錄原石見存
一時艱致未見拓本不敢懸定主名者俱別錄一

冊存查備入不在此內以待搜補又如順天房山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三昧恩齋

雷音洞佛經之一百四十四石山西太原風峪佛
經之一百二十六石皆係齊隋古刻惟所見拓本
不全年月亦無從詳實皆暫置不錄以俟訪補至
新出日多限於聞見尙望同志隨時相示以匡不
逮所以待後

梁家坡石坐刻辭

光緒庚寅十一月以梁家坡石付琉璃廠工製坐并系

此語懿榮謹記

松山一角海色蒼茫夢魂千里風雨龍岡

崇煥謹案梁家坡爲 先王父墓地時 先文敏

公服官京師敬攜此石以誌倥偬之思

愚磯島石硯銘

黃縣慈哇三兄往歲主君子洲院講席以此硯見寄因
以銘之養潛居士記

愚磯島海四圍盤開雲骨雪濤飛化爲此硯有光輝寒
星熠熠墨霏我從坡仙乞取歸

王文敏公遺集卷四

三昧恩齋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四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五

福山王懿榮著

吳興劉承幹編

正讀亭詩

秦權秦量歌

陽翟一兒畢六王三十六郡土芒芒錙銖必校謹權量
不壹款疑一四方諸侯黔首奔不逞成功盛德稱始皇
臣斯去疾氣噐張金石刻畫未渠央天道忌盈而惡強
一世二世軼道旁區區文字何足滅至今寶之銅且香
勿紆勿疑史公荒也之作段亦尋常紀地紀數事務詳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一 求想齋

盈虛消息費平章安得華裔混一盡康莊風雨時節順

陰陽詔書無事國富昌

潘伯寅侍郎師滂喜齋揚先秦器歌

司農堂前百寶羅乙爵辛酉相擊摩周季保彝季念鼎
邵鐘魯鸞徽王盃更有召中生似隔世間此物存豈多
鯁生登堂搗百本青瑣翠墨親摩挲攷文釋器徵所出
長安易水太山阿自曰父辛爵曰乙先後毫社追倚那
爵上土花沒瑤飾一文當柱形如禾中流及緣作亞字
朝饒饋獻應同科乙辛柔日皆內事古器說為造器
欵識舊說為造器
人名既氏謂為作器次第案曲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
柔日鄭氏注內事如宗廟之祭是陳氏注剛日加甲丙

戊庚王柔曰如乙丁已辛癸案彝器有作文父
日辛烈考曰庚等議則甲乙明為紀日無疑 古義簡

所無枝柯父乙爵更有一器特精好是名曰盃讀如和

引作和父辛爵說文下五味盃羹也初學記即從禾得聲非後起

我於音學無偏頗世人爭詢歌麻部盡隨娑嬖改娑婆

尤附會者過泰均盃知兩釋非訛近人釋齊侯器得
遇泰均三字韻學

家附會為周七韻其于說古無歌麻者及得齊侯中器

則又為逆泰始三字七韻不能著為定論矣以知古器

文字不可強此文唯微不可讀姬姝之夫名孰何王
識誤會如是

一鼎一彝皆季氏念也保也字未磨季念鼎作鬲召中
季保彝作鬲召中

君夷裔舊姻生如薦與蘿召中奇者魯內小臣簪陪臣

助祭鏘鳴珂侯生作器登明堂據文義定為魯
臣助祭之器駿奔欲

奏清廟歌魯內小更從邵鐘識邵後共公庚與謚靡作

邵子公族美田事不須赤芾兼瑯玕作鐘八肆竊四堵

革亦曰鏗文引說文
為鐘字鼓則鼙傳聞此鐘出岸曲當隨沂

泗人黃河鐘邵三司農讀書天祿閣古文奇字共切磋從

茲蒐采富藏弄大收倉籟窮義娥余裝治止墨本區

筭滲潔生青螺是日揚者人盡酒吳清卿孫問壽二胡

甘伯顏已配

之采秦刻石歌

秦始皇帝廿九年東窮之采勒其額刻石忽亡跌不存
士人謂山上歇石為跌 擅植無用心茫然宋麻學士得
實則泰山尚無跌也

片木海上今無一紙傳傳聞此石沈海底又云墜落山
椒間弄潮兒覓覓不得風吹海立濤怒環當年意規于
萬禩金石刻盡丞相李一自漆鎗照祖龍上蔡黃狗牽
去矣吁嗟乎嶧山野火岱石殘瑯琊半面荒台圯汶陽
有譜久無徵徒傷往事懷劉豉君不見六經四十三萬
字秦灰不燼今猶是

得邵瓜疇磁方印文曰邵彌之印質乃宋磁瓜疇

得之重雕已名也紀以四絕

風流已矣邵瓜疇老去梅村憶舊游標格於今留鐵筆
果然瘦鶴與閒鷗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三求如齋

塵封土習未模糊繪出豐稜瘦且迂想見獨清人皎皎

可堪愁絕到妻孥

琢玉花磁蟹爪紋鑄成小印篆陰文勝他亞字襄陽老

磨損殘銅押練裙

小字僧彌記我家

晉書有王僧彌

又教此老擅聲華猩紅押角

泥金扇輪與韓康落畫義

文登于漢卿舅祖藏瓜疇畫一泥金便面正用此印

感懷

生爲晚近人造物有深意伊周匡世勸孔門傳心祕勳
迺誠所鍾祕惟仁是置俯仰今古間後事師前事

其二

春氣破空來海水與天際海涵並春育所工在遠勢滄
海一何深陽春一何麗窗隙泛駒塵吁此人閒世

北上

春暖意閑開車行一望閒遠煙明似水深樹穩如山野
市知情僞村歌辨往還長安應日近人物忽爛熳

消夏六詠和潘鄭益侍郎師

揚銘

彝鼎從何得名山與大川椎來文不識姬孔未生前

讀碑

裴岑以後碑止此沙南石重訂侯獲名先生今六一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四求如齋

論印

刀幣與彝鼎斯文並可觀我今見周印據以補周官

品泉

古文泉最壽傳會到羲皇若說漢新莽錢中合作王

還硯

墨妙斷碑硯一朝去復來何當收費鳳重續小蓬萊

檢書

宋元慎雕刻文字惟求舊散盡千黃金猶難一時購

題張菊如爲潘侍郎師摹鄭康成像

曾從掖塾瞻遺像名筆盛傳羅兩峰也似化身千萬億

無南無北一儒宗

羅拜能教異族馴於今後學見經神無筵犬酒官家事
況更初秋屬誕辰

游學家貧父母容傳多不字憶凡庸范書宋藜仍無誤
豈獨金華唐石從

許王異說紛紛息曲阜溫經亦押衙獨有禮堂真嗣響
三千年後出棲霞謂年先生庭相

九日慈仁寺昆盧閣登高同周杏農謝慶伯何鐵
生陳六舟朱肯甫張孝達董研樵陳逸山

九日秋將老慈仁試一攀同游半華髮到處數寒山醉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五求恕齋

飲何妨醉愁心不可刪今朝樽酒美東海碧如環

郎潛今十載佳節每登高猶有秋花曉能令野興豪井
欄尋古刻像軸辨新臺明日看詩處奚奴漫借勞

夢

晨昏有夢最醒睡亦若斯奇哉莫如夢此理邈難知所
遇匪思儀憂樂無常期有知良有覺觸事竟不疑若醒
而復睡或接抑或離恍惚中有物異趣時以滋善哉莊
生言栩栩蝶爲之

盆花

牀頭幾卷宋麻沙窗外秋風噪暮鴉最是疏櫺斜透日

輕黃一抹上盆花

題膠州高南阜松山一角圖卷子

從來未蓄南翁卷喜得松山一角圖但傳有山如此畫
不從人海結蘊廬

淡黃茅屋深青樹更有凌霄樹上開試問此間著誰可

文園小印主人來南阜山人曾藏有司馬相如小印

墨點橫排不染烘平林遠樹靜無風巨師家法多如是
黃易訪碑圖略同

黃縣松畦三兄以年刻陸宣公奏議初印本贈行

復謝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六求恕齋

晚飯正酣石首魚忽傳小簡下庭除行囊如此不蕭索

一串新茶陸九書

馬嵬驛

往事何須刻意尋千秋荒塚夜沈沈雨淋鈴曲曾知否
懷麟三郎此際心

明皇忒不自聰明七夕一宵心太平若使當年深解悟
長生殿上說無生

碧落黃泉何所期世間更莫怨生離石壕村裏夫妻別

猶有天涯相見時

六龍迴蹕淚如鉛村姬翻贏看錢錢至竟美人懷舊寵

犀釵分鈿下瑤天

子規

庭前老樹因風響窗外青山帶雨橫一枕新涼天欲曉
北人初識子規聲

遊火峰山

路轉灘聲急峰迴澗底空如何春二月黃葉自山中

遊賣圖山

圖山勢比劍門雄迤邐諸峰列壁同最是寺僧飛渡穩
平懸一索兩山通

新繁龍藏寺雪堂和尚含澈招同柯鳳孫劭恣鄧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七求怨齋

文甫質兩孝廉家十五兄游東湖觀梅

蜀國東湖竟眼前我來正是早春天詩僧合作林間主
佳客能參句裏禪野飯味兼蔬筍下新晴暖到衲袍邊
寒山拾得終成佛管領梅花十萬年

龍藏寺訪古留題

鐵輪欵鑄紹熙字壁柱工題成化年平地竹高三四丈
卻疑春在萬山顛

昭覺寺留別雪堂和尚雪堂招同顧子遠復初鄧

文甫質為作餞

去城十里不知寒行盡秋林滑滑灘一帶橫牆藏寺院

四圍修竹亘闌干食僧二百飯鍋大坐客兩三酒律寬
幾日放晴我將去恩恩策馬又長安

鹿頭關懷雪堂和尚文甫同年

寶光寺裏離筵晚稚子碑前客意閑今日懷人在何處
斜風細雨鹿頭關

病中寄雪堂和尚

恩恩一別兩經年坐對高秋意惘然稚子碑前牽客日
鹿頭關上寄書天近從病裏常生悟自悔閑來不解禪
今古詩風真在蜀雪堂舊字屬坡仙

病起即事書畧同人並索和詩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八求怨齋

廿年冷宦意蕭然好古成魔力最堅隆福寺歸誇客夜
海王村煖典衣天從來養志方為孝自古傾家不在錢
墨癖書淫是吾病旁人休笑米顛顛

劉子秀明經紀行詩四首曹竹銘殿撰以素冊書

之屬系以詩

早傳秋草寒星句且對瓊瑤百遍開幾首山行初賦得
狀元親作寫官來

更聞佳話喜如狂一夕詩風起海鄉珍重諸君留好句

清音今集有漁洋聞掖縣同人起詩社甚盛

子秀贈余一古鏡復答以詩

曾對窺鸞舞鳳臺何年剗剔出蒼苔於無字處勤磨洗
便逐明光日色開

北上有感示同行郭仲泉廣文

往事愔愔一夢過於今四十四蹉跎貧原非病何妨久
懶足勝人亦自多身世榮枯原上草心情皎潔水中荷
共君旅店成酣睡莫問鄰家子夜歌

同郭仲泉廣文渡淮

今朝真與郭同舟風雨瀟瀟昨已秋七月朔日淮水中流天
正午溼雲如墨壓船頭

山下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九求恕齋

淮河陰雨水連天山下泥沙不見田一騎人來深沒馬

還如黃嶽浴湯

在郡得沈確士尚書書
遊黃嶽浴湯泉詩校幅

記朱留村店劉生語

劉生老而不中卷
充店商年六十矣

朱留村店老諸生炊黍牽驢帶笑迎西北河高人斷渡

東南風緊雨難晴明知春夢心猶動猝遇秋霖住亦驚

卅載槐黃吾憊矣使人顛倒是科名

昌樂城外遇雨中途再晤嘲仲泉廣文

纔過沙灣復水湄午鷄聲裏雨絲絲一車二僕同泥淖

請看先生獨立時

重到濟南

二十八年心事違憶隨此地策征駢咸豐庚申隨侍到
濟時子年十六也
先君到處留詩墨重對湖山淚滿衣

昇陽觀小住

山行半月雨如麻纔得湖邊道士家若遇髯蘇應謔語
強隨舉子踏槐花

老僕已歸泉下去

謂老僕朱壽庚
午隨以來濟

窮途重向雨中開回

頭十九年間事前度劉郎今又來

觀明湖漁者

幾番秋雨幾番風一樣漁養釣不同只解笑人身入畫
那知我亦畫圖中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十求恕齋

憶察罕格根

客裏逢迎心已煩最思竺法住修門燒春濃美豬頭熟

此去京華翮格根

華蓋驛棧京師黃寺二年貧困至不
能成行余為寄書張孝達張朗齋兩
督撫各贈

以千金

德州城西登舟北上

為謝泥塗苦扁舟小不妨稱心紅脫飯遂意黑甜鄉擁
被看朝旭披衣怯晚涼一身如作繭宛轉此中藏

記船戶王朝義父子語

相對話家常船家父子行今年耗夏布去歲剩冬糧主
客三升米衣衾一器漿迎風爭上御泊雨覓深藏船尾

晨烘煖航頭夜睡涼漕裝載重到衛顧人忙覽緯知
勤惰聽篙測短長灣來頻轉櫂潮退便看倉蓄菜畏村
遠堆薪恐路荒乾魚留奉母洋火帶還鄉昨買鷄多子
新醅酒出燒晚閉成薄醉歡樂未渠央入耳言逾密捫
懷境白傷有生都若此貧賤亦何妨

船中靜坐有感

百不如人兩鬢華長安居久若爲家可憐一病成秋境
滿耳蟬聲滿眼花

食鯉

豈其食魚必食鯉居然渡潞得雙尾呼童開釜手一簞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七
未
忍
齋

白膏如乳河心水

馬頭舟次初見西山

微茫煙樹有無聞老鵲盤天去不還一帶歸雲紅似火
船頭斜日見西山

卽事偶感

重裘猶怯曉衣單殿館新晴雪未乾漫說玉堂天上似
從來高處不勝寒

庭院沈沈二月時猩紅簇上海棠枝晨光明似清泮水
不管春寒且覓詩

碧桃花下清明節底事家書慣不來昨夢乘風破浪去

滿山燈火是煙台

梨花一樹垂垂白纔見游蜂儘日忙雪鬢霜髭四十七
安排筆硯試明光

寄雪堂和尚

八十餘年老雪堂五千里外古江鄉詩情已逐親朋散
春夢還連日月長蕭寺夜游成故事東湖天煖正韶光
無端相憶便相寄泥上飛鴻已渺茫

食鮮楊梅荔支 楊梅豫甫侍郎立山所饒荔支

洪文卿張樵野兩侍郎所餉也

檀心嫩蹙殷紅結玉乳新也漲白胎驛騎筠籠方卻進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七
未
忍
齋

飛輪一夕海天來

苦雨東張樵野侍郎

屋小如舟地亦窪近窗齊長水紅花科頭終日擁書坐
費得冰消幾碗茶

夜來水氣暈花脈晨起濃雲四面鋪院落聲聲檐滴滴

一盤蛛網萬千珠

不寐

百不如人意轉驕卅年京國舊簾幕晚來但盼成新夢
暫可無愁度一宵

清苑驛館望月有感

不惜前塵三十年今宵依舊月光圓同治壬戌五月就姻保定畫山

乍詠鄭良士對酒初聯李謫仙時副考為臨榆李丹前輩淩雨長

悲門館別外舅黃公舊寓街涸泉時染篋書鮮長子崇燕以本年五月短

折輜車自是知恩遇爭奈霜華欲滿顛

定州柳柳為長山家陸堂丈知定州時所補植者

長山老子今何在夾道旄旌柳萬株行過定州三十里

一行青翠上眉鬚

過柏鄉

千秋亭北柏人東處處桑麻弄晚風一樓炊煙孤樹碧

敲鐮聲響夕陽中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古求恕齋

過邢臺悼亡前婦黃宜人生邢臺捕署也

泉下吾兒應見汝汝心那識我心哀曇花五十三年後

重過邢臺舊縣來

過磁州

七月谿田尚有花一雙白鷺柳陰斜風來不識香何似

新煮鷄頭三兩家

汴闌秋夜卽事有感

兩行官燭夜簾垂世業家風子細思體格尙知攻軋蒨

聲情豈可誤連雌傷心病婦蓬頭日秋試入次婦黃氏每於報罷之次日

癸丙子兩次正值婦連年病篤之日余每出場歸家便

料理醫藥及兒觸目亡兒咯血時壬辰三月崇燕會試二三月場出咯血滿地

祇有無私堪報國精神差處萬人知

有感

行年五十自嘗騰身世眞如履薄冰有國有家三太息

好兵好色兩無能每隨地類虛芻秣孰絕天驕去葛藤

老我扁舟朝液苑蕉園樹下月崩髻

題張樵野侍郎運甓齋話別圖卷

袖中一卷皇華什畫錦圖成墨亦香長記先生過嶺日

紅旗照海壓南荒用韓昌黎贈馬侍郎句

漢使千秋第一人征袍不染泰西塵歸來籌國紆長策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古求恕齋

要使天驕識鳳麟用蘇長公送子由使契丹句

孫萊山尙書屬題董文敏臨松雪鵲華秋色畫軸

故鄉風物屬清秋誰使湖山畫裏收如此不歸歸後

海天閒煞幾羣鷗

那堪風鶴留泥爪萬疊愁心不可刪莫捻蘋洲漁笛譜

一聲聲破念家山海上空關時有草窗之思與畫若幾不相涉

行抵萊陽城外十五里口占

三月牆頭始見花丹山黃水野人家流雲不散轅鈴急

萬柳垂垂一帶沙

戚武毅公寶刀歌謝萊陽徐明府桂贊同年

昔年曾刻南塘集今朝喜得戚家刀刀輕如紙光如水
兩行款識秋芒豪上鐫萬歷十年字是時公居薊鎮地
登州戚氏岳家軍鑄刀初成姓爲記憶昔浙閩與三邊
公所到處皆凌煙虜酒朔風不成醉精神炯炯三百年
幾經流傳濟南驛徐侯得之若拱璧銀函未改明時裝
鴻鵠血染苔花碧我今持節過萊陽下馬直上徐侯堂
徐侯寶刀舉相贈知余團練兼禦防千金掛樹生不疑
楚弓楚得千古奇卽今防邊無二義關東諸將何難披
北洋舟師更無論一擲三千六百萬遂令窮島逞天驕
海峽蝦夷任滋蔓 朝廷命我治鄉兵徐侯與我同歲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玉求恕廣

生俯仰東南天半壁酒酣斫地淚縱橫

萊山尙書索題王黃鶴畫山水長幅 此幅見郁

氏書畫記著錄慎獨清賞四字郁氏考爲陳植

題植白猿慎獨癡叟以善畫名

多情昔有陳癡叟曾寫江鄉竹樹圖四字留題足清賞
看山老眼不模胡

漁山傾倒山居甚那識山居是葉龍能下金剛一段杵

香光前後兩仙宗 黃鶴山樵自號香光居士明董文敏適與之同

張子青相國爲萊山尙書作小幅畫冊有常熟師

傅題尙書屬題其後

南皮相國八十三濟寧尙書今六十二老婆婆政事堂
餘暇更勤圖書輯上窮董巨下憚王不讓前賢修祕笈
相國承平老畫師尙書詩壇牛耳執狎主齊盟四十年
盛時模楷精凌煙畫中有詩詩有畫筆參造化示人天
倚窗潑墨亦偶爾從此米家增畫船常熟師傳老好事
追章琢句題連篇我觀此畫悟詩律筆翻墨動非人力
淋漓元氣出真源何在一水與一石收拾金剛此杵中
萬里應須論咫尺畫也詩也皆餘事陰陽調變原無迹
賤子行年四十九徒然好古空諸有愛詩愛畫本性生
大隱金門將白首詎藉涓流足江海但見真氣驚戶牖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玉求恕廣

師門授受舊有詩敢以詩爲尙書壽

劉博泉前輩以某公歸裝載石圖卷索題

鬱林檢點歸裝日一葉扁舟對夕曛留得此圖傳逸事
平泉片石說清芬

當年載得元嘉佛蜀道光陰輝指開更有真如三百座
何年飛上海西山

同李小研太常宗室伯義祭酒遊白雲觀留贈高

雲西道士

常思元本西遊記冀得奇書歷海隅且喜南華真侶在
那知北藏片經無同來雪鬢霜髭客闌人青松白鶴圖

識取遼陽六字榜吾家百里近賓都

玉京金闕心頭地明月清風肘後方要使嬰兒還道母

須收聖水補天漿今宵一借邯鄲枕來日重開北海鰲

擬解朝簪遊八極與君共醉白雲堂

柯易亭年丈 培元 鏡影圖冊為文孫鳳孫翰編題

金石精歐趙文章絕島郊披圖勒下拜先世本神交

皎潔知心迹空明出宇寰請看終古月一鏡在人間

某公妾殉嫡而死徵詩美之即步某公自悼原韻

肅肅衾裯迴絕塵焚香和藥見天真一心愛嫡如依母

愧煞倉庚療妒人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七求

白結浮提一段塵天親無着此心真即看書首四言傳

表表循良傳裏人 原卷題首有四言
傳為黃丈子壽書

舉第四子崇煥

京曹歲月太恩恩二十八年一夢中但願此兒能長大

半耕半讀作村翁

近事戲成四絕 第三首用劉後村題唐化度寺

豈禪師塔銘額翁覃谿嘗謂曾曼至四十餘大

者也

千年海岱起英靈名世文章照眼青我向家山乞遺墨

如何如鳳更如星 蘇東陳氏所藏桑梓之遺轉入外省
某氏余五年前忽大集先讀遺蹟名

曰海岱
人文

先人舊署蓮華龕喜得蓮花卷一函今日添來經第四

九原如在笑顏含 先公得趙松雪書蓮華經第五卷署
齋額曰蓮花龕今又得第四卷於故

相索綽絡
英公家

子書世德紙寬行漢武梁祠卷未亡故物新收二平載

祇今披覽手重忙 明世德堂刻六子一印本寬大黃小
前所見物去冬
輾轉忽歸余齋

郭侯架梓米家船生小關心夙好牽一自金門成大隱

歲星四十九行年

萊山尙書屬題憚南田畫冊 冊舊為宗室伯義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七求

祭酒盛昱藏

華亭筆墨自天人不有風香孰比倫怪煞桐陰論畫者

竟將風調例唐寅

憚家山水莫深求此事曾因石谷收筆似蓮花字似玉

清暉坐對也應羞

兩字神交一紙書寒家先集說相於那堪一炬兵荒後

面面屏風壽子虛

此冊曾從帖估來王孫秘函肯輕開清貧嫁女求釵釧

坐使蘭亭失辨才

偶感

豈有雄心輒請纓念家山破自魂驚歸來整旅假夷散
五夜猶聞匣劍鳴

哭同直順德李侍郎

詔命分題博古詩老臣濡筆出新辭可憐一腹東江淚
併作仙毫五色絲

本年九月 懋勤殿發下新裝畫院
所繪博古圖一軸特旨命侍郎與諸
榮二人分題張貼
御書房西暖閣

瘦門之外成私哭二十年來感舊情不是通家爭屬李
謫仙門下小門生

侍郎與先從兄伯寅咸豐乙卯鄉舉
同年競榮於同治庚午始相過從迨
光緒己卯順天鄉舉出江陰繆炎之先
生房薦重修小門生禮與侍郎相見

題萊山尚書所藏吳墨井仿范寬臨安山色卷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元求恕齋

一卷精明澄澈筆桃翁詩意此中含問年試檢虞山志

白髮蒼顏五十三用蘇長
公用

隔安山色近何如中有高人夜著書取得華原真翰秀

更參黃鶴一山居

潑墨能如設色鮮天池石壁入宸編若從佛法傳燈

記前六如翁後半千

壘門大幡二西法石色濃時墨更明八十餘齡渡海去

儼然天竺古先生

題閣文介公墓槐仰梧圖

會依山館聽蕉雨時傍棠陰學種花

聽蕉雨山館
書屋先祖中承

公所建懿榮坊
時讀書於此卻對名圖增舊憶祇今惆悵似無家

孝思如嶺匪我什忠悃尤欽集蓼時箕尾星歸天語

重鹽梅芳烈紀豐碑

御賜文介碑文懿榮官編修
時撰擬有鹽梅芳烈字句

平江吳氏兩世孝行圖為及門吳穎芝翰編題

劉平趙孝世豈有後來更數平江賢橋梓遺型能繼述

傳志宜續王歆編豺狼橫野沸戈鋌英英植灌為天全

采風使者闡幽德會使姓名登史冊

題徐頌閣尚書所藏錢南園畫馬

畫為枯木一株
旁有老馬極瘦

削相引
一駒

誰拈秃筆出新圖一洗空凡境相殊當日傳聞抗直意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元求恕齋

在除害馬哺良駒

殘照西風野色侵相依喬木亦千尋養成驥德龍驤貴

莫負天荒地老心

敬養區分得孔思更從跪孔見風饑不辭山骨窮殊相

為寫恩勤鬻子詩

十二天閑龍種多連錢照夜帝城過捫君東壁尋釘孔

馬性松姿墨一螺

為徐頌閣尚書題所藏宋搨虞書廟堂碑長安本

天下虞書此碩果重摹尚見御戈工吾家內史黃銀印

曾否當年押角紅

昭仁無款終難據不比齊州房彥謙只有傳燈孔祭酒
如鹽於水水於鹽

蘭亭祕妙單谿通千兩黃金說涪翁城武長安合買本
從來唐搨總朦朧

此碑斷裂廣元初敦物山人未細書片石猶存知宋搨
合歸竹影硯齋儲尙書得阮文達竹影硯因以自名其齋

秋江策騎圖爲及門翁澤芝比部題

先世神交白國初至今衣鉢更相於我從北學知君日

斜墨數行千祿書先尙書與鐵林尙書爲文字至交榮會試出常熟師相門下

傳經家法後先鄭名世文章大小蘇準備秋風一側耳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王求恕齋

九霄鳴鳳起三吳

題詩而吳秋行看子

湖光幽色共鮮新自有清雄絕世人二卷淨名經底紙

畫師更現畫中身

華亭曾說神猶火光氣能教楮墨豪再十年來倩妙筆

爲君頌上著三豪

美雲門前輩留別用伯義祭酒送別韻屬次

下策曾經獻治安前年兀自失三韓空嗟英衛終無計

慙負嚴徐只備官海上麻衣風物冷壁閒花劍雪光寒

老罷暫藉今宵臥莫道中原相見難

何意膠東氣不揚諸君坐視犬羊狂忍令周室同邾莒
爭說西京庸卜桑莊子漫存齊物論葛仙自有活人方
來朝又送雙鳧去看把桐鄉作故鄉

退直偶感示弟

心是兒時境已非此心空逐白雲飛劇憐襟上三年血
換作五更朝裏衣

題徐花農同年翰編木天清課圖卷

十九年來春夢醒拈毫分韻昔曾經多君盛事留圖畫
要使人閒見德星

圖裏三人三學使更兼一縣洛陽花他年蓮液成新卷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王求恕齋

我亦同驂買月槎

同直吳雙丞祭酒屬花農翰編爲寫月影丹桂叢

筍便面索題

瞥見重霄起絳雲一輪冰影麝蘭薰前生曾種鼻功德
贏得天香下界聞

蕉園清露點衣鮮曉直同驂太乙蓮不識東坡羹味美

且參山谷木樨禪

吳移香同年觀察陝西將行花農翰編爲繪便面

有紅蓼荷花之屬秋景也卽題其後

夾道疏紅襯曉裝風清月白水雲鄉看花直向長安去

玉井溫泉一例香

滿橋過了漣橋纔雨霽雲收野色開萬頃荷花迎簞節
使君真自鏡中來

題晉永和六年王氏甄硯匣兼論書脈

唐人偽造二王帖合入昭陵一家收請認此甄分體字
山陰那得行書留

甄比蘭亭早二年王家姓字篆文堅八分總有幾分在
不似宋摹顏三箋

漢永和同晉永和細看波磔自殊科神君碑末燕元璽
先後分明字未磨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垂求恕齋

北碑南帖苦分明長笑儀真手眼生試取上元眾梁閣
還參齊魏一持平

草篆猶借草隸存迥然行草各分門周銘漢誌尋常見
莫則過庭一例論

退直有感

風霜兩鬢一青蘊滾滾東華卅五年若問我貧天所賦
並無陽羨說莊田

饑寒滿紙韓昌黎老屋燈紅一穗低卻對塵封千百軸
幾經車馬費提攜

顛倒衣裳節氣新泥他質庫去來頻金門中使迎前笑

錯把相如當富人

硃牋脫手墨停磨又喚蘭舫踏綠波歸向妻兒相對語
今年新賞寫詩多

題南田草衣小像 像未署款不知為誰氏臨本

與臨本之所自出不能詳也已亥清明後二日

見於直廬

曾將玄賞例甌香一樣鬚眉兩代裝舊藏禹鴻臚臨董

南田面目五十八年辰巳歲南田於康熙二十八年

絕相似聲裏舞霓裳南田原句

嶽蓮丹彩天仙狀荒社詩人自解嘲丹彩誰見珍嶽蓮

荒社上程穆備我見真容應下拜傳家先集說神交

句乃以自喻朱野雲祭硯圖卷為徐年丈後雲侍郎題

嘉道詩人朱野雲一枝畫筆對禪薰年年酌酒涵秋關

長養端給萬石君

美圃祭書曾有圖歲朝香案進屠蘇請看一樣金壺汁

上坐帝鴻沈醉無

鼎臣將軍銘安 養年別墅圖卷

自有林泉在 帝鄉先生大隱此徜徉披圖如坐春風

裏花竹分明綠野堂

連番寄語霸陵尉秉燭來遊幸勿阿攜有封胡羯末輩

他年蘭菊累君多

題陳丹表畫竹卷為俞虞軒中丞廉三

沙彌竹譜人間少得此堪稱後勁留我亦庚辰今進士

日參玉版對清秋陳丹表前明崇禎庚辰科進士

竹中有棘應須刷為護龍孫日日安試誦洛翁禪榻語

霜鐘水鏡極高寒

俞虞軒中丞臥遊圖冊題後

釣天三日廣寒遊退直同驂太乙舟奉勅同日賞戲大臣賜坐液池

更與先生添畫本秋風亭下數輕鷗西苑海中亭子有乾隆御

題太液秋風額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孟求恕齋

為袁爽秋太常題臥遊富春第二圖卷

萬疊愁心一枕涵匡牀支處起晴嵐笑他子久與煙客

纔得峰巒只兩三

大嶺當秋設色工泉光碧處夕陽紅尋巖經壑真多事

都在先生一袖中

陸鳳石閣學仙蝶喜神冊題後 金蘭畦尚書光

梯太常仙蝶圖卷朱本畫曾在吾家道光丙申

八月 先大父中丞公以贈完顏見亭河帥麟

慶

吾家舊蓄蘭畦卷名筆盛傳朱素人紅蓼一叢石一笏

春駒栩栩見精神

蕉園西隱漾晴暉太液春波綠四圍曾傍 御花瞻法

相上清一色五銖衣

易質甫觀察屬題明張靈畫梅花天冬松竹卷為

伯希祭酒所贈又張船山折枝畫冊觀察日記

前身在明為張靈在 國朝為張問陶

雙展重尋鄧尉首前生綺夢記張桂獨憐一卷歲寒雪

曾自王孫祕篋來時伯希已下世三月

萊守官閒畫折枝風流王宋得同時三生翰墨因緣在

重續吾家學半詩此冊為宋于庭翔鳳畫船山集中有與先從伯白海公唱和詩公集名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孟求恕齋

學半齋

題何潤夫府尹同年雲林聽泉圖卷

記否西堂五字句曾云獨坐即深山要知理得心安處

祇在清泉白石閒

京國緇塵春夢裡人閒箏笛耳根前披圖我亦興高想

一聽晦翁碧澗泉

補

丙舍

搖落此心悲人窮何所歸呼天身莫贖處世事相違雪

掩黃山徑風穿白屋扉今朝晴有日只見嶺雲飛

京邸

幾日絕温裾金門此隱居瞰家貧似磨誦我富多書風
木餘生感冰淵到死儲童烏猶未返終夜此躊躇

孫君康年以先大司農公名字石章見貽賦以

報謝

尙書清節衣冠後小印依稀在海鄉自是平泉堂上客
多君重使入青箱

松溪三兄屬題載書廳書祭書勘書四圖

涉園一水盈盈隔松溪里居所造一園牆外但見舟人

日欵關我有珍珠千萬斛飛輪輪船由天津抵福一刻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毛球恕齋

抵家山

載書第一

岳雪日本印書留日本真楊惺吾廣文隨使日本所

印本最上紙名留日本真見彼國收藏宋元槧書精

一葉名曰留真譜建安文史比精神宋慶元間建安

文選及史漢三史刻印極精近曠時若怕人偷照猩色

關防押角新榮所得宋本劉後村集每冊有明人鈐記

我今一盞曹騰酒不祭長恩祭賈胡但使腰纏十萬貫

寒風酷日省工夫 祭書第三

舊校堪資劄記材輕芟妄改古今哀年來議下顧千里

準擬惟輕闢草萊 勘書第四

長夏感懷口占呈松溪三兄

全家蜀府逾三載獨歷京曹自五秋每使人看作馮婦
不堪妻病是黔婁典衣還惹羣書債折券時蒙小賈羞
如此壯年如此度爭令二老見窮愁

王文敏公遺集卷五

毛球恕齋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五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六

福山王懿榮著

吳興劉承幹編

福山金石志殘稿

周

齊三字化土范

出小汪家村

范正面列刀二面皆面文三字首通流道長逕

寬 字已模胡與青州臨苗所出者同

齊四字化

出縣城外

齊三字化

出山兒汪家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一求恕齋

村

醬和連關鈔

現存福山王氏

古陶殘字

出古城溝

合 不知何器僅存殘片

木 同 字未完

斨 似瓦背之殘者字在其上未完

秦

之罘東觀刻石 篆書 始皇二十九年

之罘刻石

在之罘山 佚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遊巡登之

罘臨照於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

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

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眾遂發討

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莫不賓服烹滅疆

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

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頌功請刻于石

表垂于常式

東觀刻石

在之罘山 佚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

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二求恕齋

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

王闢并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

內視聽不息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

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

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

烈請刻之罘

之罘山秦篆遺文

宋廬陵歐陽修集古錄卷一 右秦篆遺文纒二十

一字曰於久遠也如後嗣焉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

大夫臣德其文與嶧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詔語同而

字畫皆異惟泰山爲真李斯篆爾此遺者或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邪

宋東武趙明誠金石錄卷第一目錄第三十五秦之朶山刻石卷十三秦之朶山刻石 右秦之朶山刻石案史記本紀始皇二十九年登之朶山凡刻兩碑今皆摩滅獨二世詔二十餘字僅存後人鑿石取置郡廡歐陽公集古錄以爲非真又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耶此論非是蓋杜甫指嶧山碑非此文明矣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三 求恕齋

之朶在秦屬東萊今屬登州

二世詔書刻石 二世元年

半兩錢文 出河北村古城壩

兩亩錢文 出河北村

漢

半兩錢石範

三銖錢石範 出古城壩

列錢四行每行爲錢八枚文曰三銖旁行斜上中有流道一線正中首餘空地約三寸許背畫縱橫界方

紋長逕八寸五分寬三寸八分厚四分

三銖錢範殘石

僅餘殘角一方列錢二行六枚陰文同前字尤精緻背已爲村童鑿爲硯

半兩錢 出古城壩

五銖錢 出河北村

育黎右尉印 現存閩縣陳氏

牟平余干壩 出古現村

古陶殘字 出古城壩

殘瓦 出古城壩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四 求恕齋

萬字殘瓦形製文字與臨菑掖縣所出千秋萬歲四字瓦相同四角閒以花文字體篆書此特存一角止一萬字

唐鏤壩 出古現西河

唐鏤字係分書當是人名

晉 太康二字磚 出石嵐村

分書陽文二字

唐 騎都尉徐仁禮等造七級浮圖刻石 在塔寺莊太

平庵

開元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後周

香幢記

在哈嶺寺

廣順三年五月 日

宋

歸化鄉諸紀保舍利院故大德尊幢記 在朱巖寺

開寶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大宋登州牟平縣歸化鄉諸紀保舍利院故大德尊幢記并序沙門惠口撰并書原夫能仁應瑞降神於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五求恕齋

白淨王家調御丞時誕慶於無憂樹下九龍灌洗七步蓮生驚天祠以捧迎悵仙人之口泣出沙門而遊觀睹老患以噴嗟倦歡樂於王官夜諭城於雪嶺揮寶刀而落髮擢淨域以安然證解脫於圓通悟菩提於般若遂使魔軍起信天眾口口口轉於法輪興眾口聞於四拜自此玄風大扇法雨旁流門開於八万四千教被於恆沙百億示口口口口泥湛口默契之圓下定四禪之口樂金容閃爍口汗復子唐連芳接珍或精理論或善嚴持奉律修禪成口無泛口案節口故和尚曩生修種省悟有時叶律明禪昌

隆後嗣偉儀法俗口口口生於當縣口龍龜鄉之

靈崇義口口祖隴西人也家傳白業世習儒風五千

之立要潛通三百之口聲宏闢口因口口寓於膠塢

繼祖成家綿移累代矣和尚以天機備詰性本英靈

棄竹馬於髫年効聚沙於卅歲夙祛恩鎖深割情魔

厭俗口之浮華慕空門之道德出家於本州開元口

口不動尊院金剛座主為受業和尚一從入室便悟

投鍼弱年具戒於幽都不貳俄歸於舊寺師緣口寂

歸夢安方訪雲山選窮幽谷有檀越口口口口主

林容瞻攀道德始効鋪金口繼建之仁風紹祇陀之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六求恕齋

信義冀彰白業請住茲山做口深沈增修口口他山

市木海外掄材四十餘年苦辛修葺鼎新革故院宇

口然裝飾真容金姿煥赫歲當乙酉運口緣空權口

墻瑜未遑幢塔時有門人口口師口口法孫道口口

共明立機効慕酬恩彰報口姿莫先幢塔杼柚已有

口口口口至骨以潛然泣口壇而和口叩懇祈念

科權棒靈珠悲喜渡口者增口口口擅神智石選瓊

瑤磨礪之瑞獸連環口刻之禪花匝匝也東甕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之竟口口珠四望之口口如鳳翔

寶像瑞口權止口嘉山檀那少慕於口口瑞相口口

□□師濬□□□師淨□□□桂長同圍俗門之
遊子連芳傳奉之□堂□□□□□□□□□□
□□□□勘匪曾匡幽宇棲神□臬合靈峯限□遷
神靈骨迎□□清陽□□□□□□□□□□□□
特咨高顯□禪師□俗姓于氏□善人也自幼披緇
年周□□□□□□□持綱准無虧□修□□□□
□□□□無度四遠欽丞高低慕□不□遷□□限
□□□□□□□□茶毗靈骨瘞□□□□俾巾烏
結□瓶蓋始終無乏恭□窀穸權依于龕室□□□
□□□□□□□□温□□□□之資□共成於幢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七求恕齋

塔是旌景行刊□尊嚴□冀將來因□遠劫□□□
□□□式展衾□藏厚地命□寶錄用紀動□□□
兼旌揚道德乃為頌曰 共闕近二百字

□法相傳出為宗□成自□□□□□□□□□□
在聖神聖隱顯□□□聲□□□□遺真來往玉
瑩秋□冰涵春□式以□□□□乎□□□□尊幢
同承萬歲子□長□□□□□□□□□□□□

時開寶四年歲次辛未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
巳時建 道人陳業男仁迪鑄
比三小師讓小師講准提終師進法師講金剛經道

通道□道堅□□尼小師□意善□善明守志守嚴
資福禪院主僧延惠樂□龍福禪院主僧德忠比丘
惠省惠端比丘尼德澄尼秀緣德嚴延□□先師俗
主孫子造孫女□□蓬萊縣□□□□鄉貢進士澄
孫子鄉貢學究兄邦孫子海□家院主尼全福小師
□院主俗春姪于□于岳于寶姪女唐郎姪女劉郎
□□法□□大德守□□

塔主□□□壽□□亡妣□氏兄延遇延進延達□
□孫度□□兄延□兄延□ 母親□□氏

舅董斌 檀越林□□男越男勤孫子彥英孫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八求恕齋

鄉貢□□□器彥深 關十一字

檀越承奉郎前守單州司戶參軍林允期林處華外
生單□男延□延□新婦于氏嫂劉孫功

檀越王朝舉王眷王哲于蘊于進王濱 蓬儒王宏
道王宏進王仁浩

檀越孫俟前攝長史唐蘭唐詡唐嗣唐盈唐林唐弼
唐儀前攝長史唐寶□□□唐賢臧翰男延卿延

斌妻楊氏□□前攝長史劉岳前攝兗州別駕劉選
鄉貢學究唐瓊□□□唐華 前攝司馬姜讓前

攝長史王傳□邵 邵翰于德于瑜處士于洽

金

金堆山院記

金堆寺廟向西

皇統九年四月旦日

碑陰有金堆山院之圖

金堆山第一代長老海口塔誌銘 金堆寺

正隆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石塔

哈爐寺

正隆六年八月

八面石柱

尙書禮部牒

崩岌寺廟山門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九求恕齋

大定三年十二月

半截

又

哈爐寺

大定四年

八面

又

黃山院

大定四年八月

八面

常公法師墓誌

哈爐寺

大定十四年

重陽憫化妙行王真人詞

通仙宮

大定癸卯

黃籙大醮記

通仙宮

大定癸卯三月望日

和東坡海市詩

通仙宮

大定癸卯三月晦日

周顯德尙書祠部牒文刻石

通仙宮向南

大定二十六年九月

又

通仙宮

大定二十六年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十求恕齋

又

黃山院向西

大定 年

圓明禪院記

黃山院向東

承安五年四月

持念大德舍利尊幢

哈爐寺

大安二年庚午

八面

廣公戒師塔記

哈爐寺

大安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八面

大金登州福山縣洪福寺壽公法師靈塔銘

在奇山寺東溝崖

大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大金登州福山縣洪福寺壽公法師靈塔銘并序

七字又東牟野釋休摩道人撰九字序文每東牟

鄉貢進士孫一傑書十嗚呼生滅之道世之常然雖

凡聖等殊奈理歸一揆昔者至人從五真起化演

說真空緣謝韜輝復歸無物蓋隨機所感示現如斯

其關來為眾生來去為眾生去之語豈虛構哉矧

於斯能恢宏繼踵者五英奇代有故者法師名諱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上求恕齋

法壽俗姓隨氏舊貫件臺土居人氏家關世祖胤

儒素為風師稟性英聰幼厭塵冗年甫志學棄俗從

真禮關是藍榮公為親教師誦法華秘典為進篤

業目覽口誦宿記無遺五於大定十九年赴遼東

萊業優受具纒圓戒品使慕講筵從法兄關慶公

席下服膺歛翼研味教乘唯識因明深得旨趣聲華

煥耀獨關一步早年與珂月二公結方外友幾及壯

歲為人天師迅辯琅琅涌五泉無異戒行清白渾

貫始終美譽驕馨四方歸仰適下院廣福荒五涼

闕久於泰和初師承諦構法堂廊宇像設一新以次

之五年關承東郡帖俾興葺文山壽院乃輒從

杖錫關扶傾工無關廢日偉哉宏壯一一可

觀未幾飄然還住本刹闡宏風範特立常關規凡

故者新之有闕者補之乃至莊嚴聖像翫誦靈篇日

益日損五略無倦怠迄大安改元春有蓬萊常公

傳淨戒不受表其志操擢五出輩流師一日預警

其徒曰吾將亡矣眾徒駭然曰和尙何謂出五此

言也師曰吾昔日登山臨水對月當風未嘗不有清

興今歲四殆不然以此知其將亡矣豈期大安改

元孟秋十有二日示疾而五化是日聞見莫不感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上求恕齋

傷俗壽五十二僧臘三十二度弟子曰義淨關似孝字

曰義顯曰義琳狀乃關維度收靈骨焉嚴敬奉遷請

典關僕關深卜期安厝延巧匠構貞材營石

擔關以堅關壑清風而遠關義顯固請銘文奈

友契同風聊為石塔予素知師之關萃乎

預十科之二玄解教乘關也修關

三字世佳宏吾道關心關茲景行關加句

靈驗佛頂關勝佗羅尼關沙關佛陀波

譯

曩謨婆誡嚩帝恒賴路枳也鉢口尼姑瑟叱野口馱

野莎咖口

帝恒你野他囉尾戎馱野尾戎馱野娑麼娑麼三滿

多嚩婆口口

頗羅拏誡帝誡賀曩娑嚩娑嚩尾口口訶口口左口

口口口摩素口多

嚩囉嚩左曩阿蜜栗哆鼻囉口摩阿口恒囉波乃阿

賀囉阿賀囉

阿庚散馱囉尼戎馱野戎馱野口口口麼尾尾奴佛

麼口誡曩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古求恕齋

尾林睇口瑟尼囉尾口野尾口口口賀娑囉喝囉濕

口散袒你帝

薩嚩恒他誡多嚩口羯口娑吒波囉蜜哆口口囉尾

薩娑恒他

口多唎剛馱野地瑟吒曩地瑟口多摩賀母口口嚩

口囉迦野口

側立普安院希公戒飾口塔口

崩岢寺廟東

大安三年辛未十一月朔

八面

鑑公後堂和尚塔記

哈嶺寺

大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八面

元

陽主廟碑記

陽主廟

元貞元年初才撰

曲家坐基上磚頂

在古現村西原

延祐元年

楷書延祐元年四字磚頂若今轎上錫頂形已殘正

面直中刻字旁刻蓮花二朵

德勝廟碑記

德勝廟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古求恕齋

延祐元年張起巖撰

修學廟碑記

縣學宮

延祐五年張起巖撰

文廟學田碑記

縣學宮

泰定元年張起巖撰

祝聖道院記

祝聖道院

元統二年張起巖撰

不知年代

孝順二字磚

出兩甲坡

二字陰文字似唐人石涼詩體

右冊係從大人手稿錄副方光緒乙未丙申間居先王母憂適邑中修志大人於倚廬讀禮之餘日事纂輯庚子劫後篋中僅存此稿其稿中詳列原文及事實者或因原石久佚見諸前人著錄猶可迹求或原石現在而文字漫漶不可識別則又覓最初舊拓本錄其存字其原石具存文字完好者乃僅存其目及年月而已別有當時採訪碑帳及志中未經收入者附錄於後更爲一卷藉竟大人未竟之志辛酉二月二日第三男崇煥謹志

補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五求恕齋

宋牟平宰張益之等題名刻石 在之罘山康公墓東石崖下

大觀四年六月初五日

宰張益之丞張伯起尉李復同觀日出海市於此大

觀四年六月初五日 左行

煥案 先公此石拓本跋云光緒乙未夏六月鹿

山宰序班攜同書賈孫二酉訪得又云在今縣境

內爲有宋第四石刻然此石及稿中歸化鄉大德

尊幢記僅二宋石其二待訪

附 光緒二十三年福山修志局採訪石目

志中已收者剔出不錄原名碑帳現易今名崇煥記

哈嶼寺

雍正已酉三月碑

雍正已酉年碑

康熙年石塔 八面

元元統五年墓志

至元十三年墓志

至治三年墓志

至正年墓志

至正十三年墓志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五求恕齋

紅樓庵

乾隆四十七年碑

乾隆十二年碑

南楮社善畛村香山庵

明正德年碑

黃山院

明正德三年碑

巨格莊西廟

乾隆五十九年碑

會禮村 一名回裡村

元元統二年石獅

集賢村敷泉山

乾隆四十六年碑

集賢寺

乾隆四十六年碑

端駕廟泰徽寺

乾隆十年碑

塔寺莊泰平庵

乾隆四十三年碑

西阜莊劉氏塋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七

明正統十二年墓志

王女墓志

兩甲莊西廟

順治己丑題壁刻石

金堆寺廟

康熙十七年碑

乾隆五十六年碑

元至大四碑

明萬曆四十年碑

隆慶年碑

崇禎二年題壁刻石

崇禎九年題壁刻石

康熙五十二年題壁刻石

西阜莊三元宮

順治十年題壁刻石

順治十年碑

明萬曆庚申年碑

門樓北閣

明碑 無紀元年月

明題壁刻石 二無紀元年月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六

觀音庵

雍正十二年碑

道光十五年碑

周家峴菊花口

同治元年碑

石井村

明萬曆碑

哈囉寺 續訪發見之石

順治十二年題壁刻石

順治乙未題壁刻石

康熙三十七年碑

雍正七年碑

嘉慶六年碑

道光六年碑二

咸豐八年碑

明萬曆十一年碑

萬曆三十七年碑

松嶺庵

康熙二十六年碑

乾隆四十三年碑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九求

乾隆五十五年碑

嘉慶二十五年碑

崩豈寺

雍正七年碑

光緒元年碑

鳳凰頂

康熙十七年碑

乾隆十五年碑

乾隆十八年碑

奇玉頂

咸豐七年碑

同治八年碑

崑山洞

康熙三十年題壁刻石

乾隆三十年題壁刻石

明嘉靖二十年題壁刻石

天啟七年題壁刻石

曲家溝

雍正十一年碑

小潘家界址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十求

咸豐十一年碑

高瞳村

明天啟年石辭

宋州興隆寺

順治十四年碑

咸豐二年碑

曲家村曲氏坐

元至正七年碑

芝罘陽主廟

康熙九年碑

乾隆十三年碑

乾隆四十四年碑

同治元年碑

虎臥峒

康熙甲午年碑

嘉慶七年碑

嘉慶十九年碑

道光十年碑

權買村

光緒六年碑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至求恕齋

尚屋溝惠濟橋

乾隆四十八年碑

藝經村三元宮

嘉慶二十一年碑

咸豐元年碑

三里鎮三元宮

康熙十八年碑

奇泉寺

順治七年碑

明天順二年碑

三指碑村

明天啟六年碑

北官渠

明嘉靖 年碑

石泉洞

乾隆乙丑年碑 二

嘉慶二十一年碑

鎮泉山

康熙十九年碑

康熙三十九年碑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至求恕齋

張格莊

咸豐二年碑

黑石村

乾隆四十五年碑

石泉洞

嘉慶丙子題壁刻石

湘公廟

咸豐十一年碑

牟家庵

乾隆十七年碑

宅院村

道光十四年碑

汪格莊

明碑 無紀元年月

煙台山

舊刻摩崖四大字 造化奇觀 無紀元年月

舊刻摩崖四字旁題詩刻石 二段

崗崙村

古碑殘石 五

黃塢村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至求恕齋

康熙五十年碑

康熙五十三年碑

奇山寺

康熙丙寅年碑

光緒六年碑

明萬曆四十七年碑

煙台山玉皇頂

光緒二年石幢

光緒二年題壁刻石 二

明萬曆三年碑

石朋朋塔頂

元至元三十年碑

芝水寺

康熙五十年碑 二

乾隆九年碑

乾隆四十三年碑

乾隆五十二年碑 二

嘉慶五年碑

道光十一年碑

明正德七年碑

王文敏公遺集卷六

至求恕齋

芝水龍神廟

雍正九年碑

雍正十三年碑

光緒十三年碑

光緒十四年碑

明天啟三年碑

普厚張甲村三元宮

明天啟五年碑

右據志局碑帳為藍本惟原紙斷爛恐所收尚非全豹至志局採訪時附有全分原石拓本庚子之

劫悉皆散失今附寫金石志後以誌梗概亦猶張
叔未先生嘉興橋柱題名記之遺意也新學盛行
古意漸失是以恭錄 國朝石刻於元明之前他
年鄉里諸君有重脩縣志者此亦考證之一助爾
崇煥附識

題辭

此廉生太史寄家叔者余於癸未秋日見之借歸手鈔一冊頗足增見聞也足不出戶者徒生羨耳甲申中秋
笏盒記

昨作札致鈍齋託其向廉生索各種打本未知能如願否又記

今時談金石者首推濰縣陳學士介祺次則吾家少保公張香濤制軍之洞若吳文清卿王君廉生兩家亦廣收博採地不愛寶日出不窮較阮相國吳子苾劉燕庭當時增之十倍天若特償嗜古者之深願使之披討靡

王文敏公遺集卷七

一求恕齋

盡也不知後數百年又當如何笏盒又識

笏盒世長以廉生農部叢著見示攜歸校注光緒乙酉

年仲冬七十二叟康書於神明鏡中

江鄧兩本尚多數跋因於書中無涉

重鈔謹從剛略惟訛奪仍復不少江係木刻鄧則鉛印二者相較江本稍善然傳布之惠固同可感煥識

右先文敏公雜記一冊係當時寫稿寄呈吳縣太

天子潘文勤公者元和江建霞太史曾刊入靈鶴

閣叢書順德鄧君秋枚復刊入風雨樓美術叢書

今謹從兩叢書本逐錄編入遺集題詞署款笏盒

者自前塵夢影錄中考之知為潘君志萬之字或

即文勤猶子行也七十二叟康則為吳縣徐子晉

先生諱康即著前塵夢影錄者辛酉花朝崇煥謹志

王文敏公遺集卷七

二求恕齋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七

福山王懿榮著

吳興劉承幹編

天壤閣雜記

庚辰十二月到家得同縣鹿氏宋搨太清樓書譜翁大年著翁僧達受六舟藏本鹿丈名澤長曾官寧紹台道當是得於南中者故後家道凋零藏書不少不知售於何許中必有舊本也近年煙台海口估舟如織故家餘物多從此去

聞鹿氏有瓦當及彝器未知何物鹿在道光間亦曾官

王文敏公遺集卷七

一 求恕齋

陝西得宋贛州本大字文選六臣注殘本七十葉於蓬萊縣城太和銀樓銀估好聚舊書素重值凡舊板必收之此刻闕筆謹嚴 天祿琳瑯所稱流傳者少惜止此數十葉已裝粗冊此本支六房蓮墅先伯家物伯好收書兼好刻書刻有今古文各家注孝經十二種諱德瑛嘉慶甲戌進士官河南安陽令嘗時所拓西門豹碑較今本多十餘字有牟丈陌人校本書又傳有文天祥手批十七史羣從亂後零落遺書多售於煙台富商及山東候補官 又得六臣注本文選行款卻與宋淳熙尤本同缺卷甚

多皆明編之一耳得明刻蘇文忠全集亦殘缺數卷皆亂後所致此為本房先詒堂侍講公藏書蘇集內有黃簽言某字勝今本有臣等謹案字樣當出自 上方

此本房之第四房也當年收藏書畫甚富直售至亂前計五六十年始竭亦不知當年有何物事多為黃縣及煙台富商收去以其錦函牙籤插架觀美

祠寵後到府城大雪僅住二日向未登蓬萊閣此次為生平第一次入郡仍未登臨見張允勳所藏本縣境郭東村所出麻漢琴亭侯國刻石書畫磚瓦多而且精不及細數卻無一本舊書近年蓬萊福三縣所出之古磚

王文敏公遺集卷七

二 求恕齋

大約西歸黃縣王穆庵丁彝齋北歸蓬萊張允勳東南則為煙台之官商取去挖者孫姓販者黃縣王秀才萊掖以東之物壽丈萬不能得也招遠黃里沙曾出一大瓦當文曰曲成之旨字甚晰末一字不識黃縣丁氏得之 掖與黃之間有朱橋村常出古物印多逢姓戰姓黃縣有戰君博穆庵得之允勳塲以日主五官之堂及上大 夫兩塲為最 先是十一月間在直隸道上過鹽山之王墅鎮得天保造象殘石一過滄州之五龍堂見造象臥地有字無年

月并斷碑皆甚鉅類唐刻

在村中度歲借居本門長房之有棣堂七八歲幼讀之所也遺書樓惟不許登覽防我攫取新年逐門叩賀見字畫雙欸皆康雍乾隆間老輩率不完龜上香鑪皆成化五彩景泰藍萬麻青花之屬皆破亂追憶當時爲之慨然族中燕聚杯盞湊雜皆雍乾中官窯也間有明磁則直取數枚以來羣以料壺投贈皆盛刀削藥洗之屬若以料壺爲不值錢者有新雅軒古月軒

新年到外家賀節見有瓦研十二字殘瓦也不以見贈又有郝蘭皋丈及先從祖姑婉佺安人所輯宋元明本

王文敏公遺集卷七

三求恕齋

史書及殿本廿四史內明監本多皆一一挖圈貼補精緻逐卷有校籤粘其上當年聞以七十金得自郝氏者得來卽置一篋中至今未一晾不准我緝中間持古泉字畫求售者不一皆亂索厚值亦無一精物卻之

到煙台住二日得明拓孔宙碑一本漢官私印各一私印佳凡四界只有三字甚罕見用錢一千餘幾十文在縣城得張刻玉篇廣均一函直二千先從祖雪舫解元公物在先向書府得康熙年閩浙總督官封二告示一窗格間多張廷玉書將來揭取之此時介者不讓撕

也

中表羣姓以舊玉玦純墨色此真玦半高半下不同今之班指余有二先一白此則一黑卽油泊村出土小節墨刀一齊刀五爲贈也

益州人來售古陶維之杜估來售去古陶乃從益都人得大真實頃又知小汪家村出齊刀范甚多近十年矣訪之得一完者真是一正博有痕無字浣女溪旁浣衣物也

二月間取道北上過黃縣見松溪新造大樓穿土所得隋大業年長樂鄉□□一器非土非石類白泥燒成佛

王文敏公遺集卷七

四求恕齋

家幡蓋頂間物不可名又羅兩峰爲桂未谷所書說文統系圖原幅又元本吳中書名忘之甚熟陽城張古餘物見穆庵博古印見舞齋齊三字刀文在背曲成瓦出書畫籍十許爲之辨別無劇蹟又所藏博及古泉住四日贈我六字刀一見鞠彥雲墓志皇與一象在丁五家未見得博甚夥

過濰縣住四日徧訪賞鑒家在陳壽文處三日書畫古器不具數見所藏朱子楚詞與協卿本裝潢皆同見南鄭麗珍所藏古泉古博古印南鄭宋板四書聞壽文稱之未見槐堂故後家無長丁陳九蘭藏四朱及蕢化種

類極多皆泉匯所未收陳小蘭以辦鹽下鄉桑梓之遺書畫一大宗未見聞有總目得一六字刀十五金又得高君二字極佳之大量幾專車今尙存西泉家得齊字博二

過壽光謁倉頡墓又謁本生高祖妣母家李宗丞祠西泉卽李氏裔壻聞其家有文與可大竹爲壽丈購去在淮所見卽是李氏彫零尤甚

所得古匱泉范專瓦不悉數并漢印及錢止一齊刀奇到京僱車至陝西見蘇估得開皇銅碑巨直賒得之見小蘇估馬估呈端 孫估 文山所得零星不計十布將全

王文敏公遺集卷七

五求恕齋

到城隍廟得明初印本元史殘本缺數十卷有太師英國公印章四明范氏印最佳極破到川 稜成 巨冊錢一

千五百得元槧古今均會闕三卷錢四百文先是京師徐估寶文有缺一卷本徐沒後止索十金貧無力取之爲錢筮仙購去自是思之先中丞舊藏一部亂後亦殘在七兄手屢索不與非好之也若湊合一氣便能重完自是恨之余有明刻完者一部亦難得極愛之此又多前一序張香濤錢筮仙本所未有也已卯由川回京過此肆得宋南雍大字明印本魏書北齊書北周書合以舊有之明庫冊紙元本隋書元本北史明繙宋祕閣本

大字晉書元大德本塗改稱乾道本之漢書慨然有集舊本全史之志惟總須編查裝潢不知何日得閒錢爲之也過華陰見漢石北周碑在長安得鐵大錢五十極大范一造象二墓字瓦一過襄城見一路古壩在人家牆上不得取遇游匯東前輩北上屬代還蘇估銅碑錢又得一觶爲謝公子物告田二陽文

到川舍弟爲得宋相臣傳元本不全不知何人何時所刻川省無舊書得諸子鴻漢明人選本新城宗叔蜀官四川見所藏字畫及漁洋遺蹟贈我以漁洋詩稿一紙寶之又池北偶談原稿十許葉裝之又知縣許縉家有

王文敏公遺集卷七

六求恕齋

蔡友石所藏畫卷不少又一卣子執旂

于飛卿大令已履宜責任未見聞薛錦堂侍郎字畫畫籍多歸之有聖宋文選紹熙公羊張伯顏文選餘記不晰雲陽令葉慶梅家有魏鶴山大全集宋刊足本又台州黃刺史號景周忘其名有宋南雍本十七史又好聚古泉真贗參半有極大之大觀錢有漢與傳形錢有權錢古印等物于黃所收凡物真贗相雜于有武鄉二字印碯爲蜀漢物朱肯夫學使案臨其處皆見之于以宋麻沙本左傳贈朱乃怡府物黃以顯德錢及別品贈朱時朱忙而余將行見左傳未見顯德錢也

有一老幕周姓自東而陝而川亡去數十年矣好聚古泉身後蕭條同鄉唐直牧爲余作緣以重直得其家古印古泉真贗相閱盡滌之得周銖有象形花文又官印三尙新奇錢有太平曆錢百字最奇漢瓜蓆同年有此一品曾傲我今乃歷之又知古講所謂五銖雜錢乃蜀漢錢非梁造特行用至梁耳破此一疑自泉志以來所未有恨不能起子年竹朋兩丈一說之得川估才姓鐵錢無算且昂竟無奇品有選餘爲錢隄江大令磨出奇品二余未及并收之故也廖估自陝販得半兩十許千內選得一東周錢爲諸家藏東周一泉之冠生砂活翠

王文敏公遺集卷七

七求忽齋

文字精完余以厚直得之謝估手得裝印合一對又瓶二皆奇古土綠甚堅瓶底厚至五寸

成都西關有萬佛寺故址忽出殘石佛象大者高如屋小者卷石皆無首或有首無身無一完者蜀署所稱獻賊鑿去者也兩縣來報出凡百餘家大人命地方移送今小萬佛寺出資重完且盡整之命余兄弟監其事不用官家一文不募惟府署出資私囊兩縣助止各二千出私囊乃揀得有字殘象三一元嘉極大一開皇一無紀元又殘碑五七方不成文皆蘇石川石質本懸此又似經火而復入土者須甚護惜由海船北上未知如

何斤兩大重也西估寄來牙印二鉛泉印一涅金二中布第布一十布尙未全計缺序布若壯布則盤山李古農家燼餘物也別一種壽文夙見之六泉止缺壯泉聞又出盧布涅金二一歸謝公子一歸吳清卿壯泉西估沈禿子有一枚售與陝官黃姓此泉真者唯鮑丈有

辛巳年八月由川北上回京館試到陝西初見楊估寶齋爲陝巨指矣先是過寶雞渡河禱於寶雞祠陳寶之神願得古器門未敢叩於外到長安得楊估彙一中有犧形尤佳方鼎一小鼎一觚一小蘇估劍一當爲天下第一鳥形陽文篆如花如字字下又有花鋒如新馬氏

王文敏公遺集卷七

八求忽齋

殿當瓦一古泉古印不具數陳寶之神所祐也望空謝之楊估爲清卿寄古泉百餘方佳者纍纍與定寶鈔銅板乃絕品馬估得於河南府李姓者聞又有文選銅板一葉不知何物何歸

到城隍廟得元諸路本每頁有某路某學字樣殘本北史與前黑口元本不同愛之錢四百得尤西堂王山史劉文正畢秋帆字條前年所得元本後章別集王梅溪集明本亦在此肆黃殘裝之王全不足奇見同鄉趙季民大令出所得世祖賜某侍郎御筆畫一觸手如新又劉公融所記肅刻閣帖七冊非世間所有

見毛子靜李雲生毛出所得十年宅陽一劍見示極佳此與古銑古劍古幣皆同時壽丈知之蘇估言有唐墓志五六價廉而不能購且不便車行李說一候補人某藏有唐志五十餘種不過數金一石余亦好之不能購且萬不能輦致京師須數十大車也皇甫麟一志在內此魏志也毛李同說謝家一敦已攜入京師尙有一底蓋全者在候補官韓家韓乃芝孫本家有物許多又扶風令孫氏有一敦字極多未多拓本月一器也陝西銅泉范泥范之精者不暇收太多也又一寓公某家有一大壺字在口謝估在川曾言之此行送女又將冬令行

王文敏公遺集卷七

九求恕齋

囊不給又愆愆數日便去不及物色然天下之地青齊一帶河陝至漢中一路皆古董坑也余過輒流連不忍去東坡說岐山風物慙此語乃皮相耳東坡未解好古也然安得腰纏十萬哉若有之決不上揚州得泥封載國大行印文一可補漢志及各家收藏之缺得執法護共印五字一皆舊譜所無餘不數

過廣元見金輪石象唐武后也過馬嵬忽夢太真黃病高顛以青巾扎額侍者內官黑蟒與人間所傳異此夢語然甚真叨

過河南府有方估言李紳家有書廿箱字畫廿箱一氣

出售此則耳娛之矣得一玉含蟬與漢印二盧恆豐京貨鋪前老灘之王估叔文無一物攜來一鼎新出六七字皆別壞不准拓索價二百金過龍門兩山夾水卽石鑿佛凡億萬身文字纍纍嚮所見拓本萬分之一耳入目卽一延昌像記向無人拓於是望洋而歎安得挾之以來

到陳州時丁少山爲仲飴親家校刻子苾丈摺古錄見吳氏裝冊款識及宋元人札及他書畫皆精絕嫁事畢將去與少山及家兄知仲謁太具陵百年前先太常祭告奉使之地也多古專

王文敏公遺集卷七

十求恕齋

此次過陝從孫估手恰得序布直甚廉十布全至此蓄志二十年惟有玉精有極漫者然皆真品也此中如在川所得漢殘錢枚旁綴畫象若武梁祠者唐小銅碑及西番觀音咒銅飾費西壩出使琉球得佳紙阮文達刻玉識初成印以此紙復贈費西壩本皆劇品不具數

山東專甸多陝西銅器多書亦多不及細檢河南特愆一過耳四川止蜀錢宋錢錢多明刻書亦常有之之果一山遙遙在目刻刻在心

此中所言各物書爲詳然卷第缺數亦記不清愆思到

此不及三月日日作千祿字書諸物堆積尙未發篋故記者便說之耳

師舟行問來請以草紙批答之交小史亦釘爲一本寄之何如到家事大且煩便不及此或日後廬中批寄之亦以所見聞示之不敢上擬論孟亦河汾中說也使後百餘年好古者得之當奉爲劇蹟未悉吾師以爲然否

下文敏公遺集卷第八

福山王懿榮著

吳興劉承幹編

漢石存目

字存

羣臣上壽刻石 篆書 趙廿年八月丙寅 劉位坦考
為文帝後元六年

魯卅四年刻石 八分書 直隸永年西南七十里豬山
五鳳二年六月四日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西

庶孝禹刻石 八分書 河平三年八月丁亥
山東泗水今藏歷城李氏園 江蘇揚州府學壁

甘泉山刻石殘字 篆書 江蘇揚州府學壁
王文敏公遺集卷八 一求恕齋

東安王欽元題名 八分書 秀畫鳳皇
山東沂水西南鮑家宅山 居攝二年二月

祝其卿墳壇刻字 篆書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廡
居攝二年二月

上谷府卿墳壇刻石 篆書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廡
新莽始建國 天鳳三年二月 山東鄒縣孟廟

附美子侯刻石 八分書 四川梓潼西五里
侍御史李業闕 八分書 無年月有建武十七年及

三老諱字忌日記 八分書 無年月有建武十七年及
廿八年字姑附此

開通衰斜刻石 八分書 永平六年 浙江餘姚客星山周氏
陝西襄城石門

昆弟六人買山地記 八分書 建初元年 浙江會稽嵇山摩崖
建初六年十月三日 山東文登

司馬長元石門刻字 八分書 二石柱

南武陽平邑皇廟鄉石闕題字 八分書 元和元年十一月廿八日 此西關

南武陽功曹鄉耆夫鄉文學掾平邑口即石闕題字 八分書 山東費縣平邑集

昔 章和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此南關 山東費縣平邑集

石闕題字 八分書 有口王信夫孺子三榜 山東費縣平邑集

永元食堂記 八分書 永元八年二月十日戊戌 山東魚臺馬氏

兗州刺史維陽令王稚子闕殘字 八分書 四川新都北十二里

陽三老石堂記 八分書 延平元年十二月甲辰朔十

祀三公山碑 隸書 口初四年 翁方綱考為元初

中嶽泰室陽城口口西石闕題記 篆書 元初五年四月 山東曲阜

王文敏公遺集卷八 二求恕齋

少室神道西闕銘並題名 篆書 河南登封八里中嶽廟前
延光二年三月

東闕江孟等題名 八分書 河南登封西十里邢家館西南

西闕下伊字 篆書 同上

開母廟西石闕銘並題名 篆書 延光二年 河南登封北十里崇福觀

潁川太守陽口泰室闕銘 隸書 延光四年三月 河南登封

中嶽廟前石人頂上馬字 八分書 河南登封

延光殘碑 八分書 延光四年六月三十日 庚戌 河南登封

韋堂山石室畫象邵善君題字 八分書 永建四年四月

山東諸城縣署

食堂畫象題字 八分書 永建五年二月廿二日 同上

陽嘉等字殘石 八分書 陽嘉口口

殘石陰 八分書 故吏焦蒙等題名 山東曲阜歸山東海豐吳氏

敦煌太守斐岑立海祠刻石 八分書 永和二年八月 甘肅鎮西廳關帝廟

沙南侯獲殘刻 八分書 永和五年六月十五日

碑側 八分書 口君口字仲云云凡三行可辨者僅九字 甘肅鎮西廳煥彩溝道旁

孝子徐口造石羊題字 八分書 永和五年九月六日 山東沂州

會仙友題字 八分書 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 四川簡州道遙山洞

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碑 篆額八分書 漢安二年八月 三求恕齋

王文敏公遺集卷八

碑陰 八分書 故中郎督郵都昌羽忠字定公等題名四列各十八行 山東濟寧州學戟門東側

宋伯望石刻 篆額八分書 口初元年二月丁巳朔八日 山東莒州

三公山神碑 篆額八分書 口初元年二月丁巳朔八日 俗名無極山碑

碑陰 八分書 額同 有丁巳朔十日癸酉語 直隸元氏紫山書院

文叔陽食堂畫象題字 八分書 建康元年八月乙丑朔十九日 山東魚臺

敦煌長史武斑碑 額陽刻並八分書 建和元年二月二十三日 碑陰後人刻武氏碑三字

武氏石闕記 八分書 建和元年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 山東嘉祥

故司隸校尉樾為楊君頌 有額並八分書 建和二年十一月 上截有畫象

山東嘉祥 建和二年十一月 上截有畫象

陝西靈城東北五里石門

孔廟置百石卒史碑 八分書 永興元年六月十八日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西

宛令益州刺史李口字孟初神祠碑 八分書 永興二年六月十日 永興二年

孔謙碣 八分書 永興二年七月 河南安陽

孔君墓碣 額八分書 永壽元年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西

右扶風丞樾為武陽李口表 額八分書 永壽元年 額存一表字

永壽殘石 八分書 永壽元年 陝西靈城北石門

韓敕造孔廟禮器碑 八分書 永壽二年霜月之靈皇極之月

碑陰 八分書 曲成侯王嵩二百等題名三列每列十七行有熹平三年項伯修題名微細不易辨 王文敏公遺集卷八 四求恕齋

碑兩側 八分書 右側人名四列每列四行左側人名三列每列四行

龜茲左將軍劉平國刻石 八分書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西 二日乙酉 旁有京兆長安

滑于伯口作此頌字三行 新羅拜城縣賽木里山

郎中鄭固碑 篆額八分書 延熹元年四月十九日 山東濟寧州學戟門西

又殘石 八分書 山東濟寧州學明倫堂

倉頡廟碑 八分書 延熹五年正月

碑額穿右題字 八分書 熹平六年五月平陵衛口 升題名

碑陰 八分書 尹碩字忠明等題名尹碩名大字在 上其下為小字題名二列

碑兩側 八分書 右側前記事後題名共四列左側人名三列 陝西白水東北史官村北廟內

封龍山頌 八分書 延熹七年 直隸元氏紫山書院

泰山都尉孔宙碑 篆額八分書 延熹七年 口月戊口

碑陰 篆額八分書 門人鉅鹿樓陶張雲字于平等 題名共三列 每列二十一行

史晨饗孔廟後碑 八分書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東 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

竹邑侯相張壽殘碑 八分書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東 建寧元年五月

衛尉卿衡方碑 額陽文俱八分書 建寧元年九月十日 山東武學

碑陰 八分書 口口口南郡等題名一列 可辨者二 十餘行 山東汶上西南郭家樓前

史晨祀孔子奏銘 八分書 建寧二年三月七日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東

武都太守李翁西狹頌 八分書 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 甘肅成縣魚竅映摩崖 王文敏公遺集卷八 五求恕齋

頌後扶風呂國等十二人題名 八分書 西狹頌之後

惠安西表題字 篆書 西狹頌左近

五瑞圖題字 八分書 建寧四年六月 西狹頌之前

博陵太守孔彪碑 篆額八分書 建寧四年七月

碑陰 八分書 故吏司徒接博陵安平崔烈字威考 題名十三行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東

沈州刺史楊淑恭殘碑 八分書 七月六日 甲子造 馬氏考為建寧四年

碑陰 八分書 口口仲盛等題名二列 存十二行

碑側 八分書 肅伯友等題名四行 山東鉅野舊藏魚臺馬氏

李翁析里橋都閣頌 額在首行 俱八分書 建寧五年 二月十八日

陝西路陽西北置口村南

沙南侯獲刻石陰面殘字 八分 建寧 甘肅靈西

執金吾丞武榮碑 額陽文俱八分書 無年月考為建 寧中 山東濟寧州學戟門西

司隸校尉楊淮表紀 八分書 熹平二年二月廿二日 陝西褒城斜谷

司隸校尉魯峻碑 額俱八分書 熹平二年四月口口

碑陰 八分書 故吏河內夏管懿幼遠干等人名二 列每列二十一行 山東濟寧州學戟門東

熹平殘碑 八分書 熹平二年十一月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西

武都太守耿勳碑 八分書 熹平三年四月廿二日 陝西褒城

術吏故開憲長韓仁銘 篆額八分書 熹平四年十一月廿二日

崇高山請雨銘 八分書 熹平四年 河南榮陽縣署東角門 王文敏公遺集卷八 六求恕齋

豫州從事尹宙銘 篆額存二字 八分書 熹平六年四月 河南鄆陵學

三公之碑 篆額八分書 光利四年四月二日 額旁有封龍君左日靈山君並八分書

碑側 八分書 處士房子孟口 直隸元氏紫山書院

校官之碑 額俱八分書 光利四年十月 已丑朔廿一 日已西陰刻元單禧釋文 江蘇溧陽學

劉梁碑 殘石 八分書 存春秋博覽及國之尙云云 石考為劉公幹之祖劉梁碑

碑側 八分書 歲在辛酉三月十五安陽金石志考 為光利四年 河南安陽學

白石神君碑 篆額陽文八分書 光利六年 後有熹平三年題字

碑陰 八分書 上截主簿口音叔道等題名二列下 截一列 楷書為後人題名 直隸元氏學

部陽令曹全碑 八分書 中平二年十月

碑陰 八分書 慮士河東皮氏歧茂孝才二百等題 名凡五列 每列自西行至二十六行不等

蕩陰令張遷表頌 篆額八分書 中平三年二月上旬 陝西郿陽學

碑陰 八分書

尉氏令鄭季宣碑 篆額八分書 三年四月辛酉 山東東平州學明倫堂

碑陰 篆額八分書 題名存第一列及二列之首一 山東濟寧州學戟門東

黃腸石題字 八分書 口平三年 百冊三云云

嚴季男刻石 八分書 建安六年八月乙丑朔廿一日 四川犍江今移成都

巴郡太守樊敏碑 篆額八分書 碑陰有宋人跋二則 建安十年三月上旬

益州太守高頌碑 八分書 建安十四年 四川廬山南七里 王文敏公遺集卷八 七求恕齋

碑陰 八分書

益州太守武陰令上計吏舉孝廉諸部從事高頌東關 八分書 四川雅安東二十里

益州太守陰平都尉武陽令北府丞舉孝廉高君字貫 八分書 四川雅安東二十里

光闕 八分書

闕簷橫列題字 八分書 文同上 四川雅安東二十里

豫州從事孔褒碑 額俱八分書 山東曲阜孔廟同文門東

魯相謁孔廟殘碑 八分書

碑陰 八分書 皆出泉人名上截泐甚下一列尙可 碑側刻題名四行年月泐殆出唐宋人

孔廟同文門東

仙人唐公房碑 篆額八分書

碑陰 八分書 故江陽守長成固楊晏字仲平等題 陝西城固

光祿勳劉曜碑殘石 八分書

楊君銘殘石 八分書 僅存碑額五字 山東東平州學

碑陰 八分書 議口及孝廉等題名一列但人名全 四川榮經

孟壇殘碑 八分書 無年月 存下截大半 雲南昭通鳳池書院

謁者北屯司馬沈君神道右闕 八分書 四川渠縣

新豐令交趾都尉沈君神道左闕 八分書 四川渠縣

尚書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馮煥神道闕 八分書 四川渠縣

隸釋馮煥碑乃永寧二年立闕殆同時作 四川渠縣東九十里 王文敏公遺集卷八 八求恕齋

琴亭國李夫人墓門刻字 八分書 旁畫一鹿 山東蓬萊張氏

益州牧楊宗闕 八分書 四川夾江東十里

上庸長司馬孟臺神道殘字 八分書 今但存上庸長 四川德陽黃許鎮

石磨村刻石 八分書 山東鄒縣孟廟

殘碑陰口口曹口薛夏侯等題名 八分書 碑陽略有 呼竹葉碑 今被燬分裂為四 字迹已不可辨 俗 山東曲阜顏氏樂圃

正直等字殘石 八分書 河南安陽學

微遺孤等字殘石 八分書 同上

殘碑陰民故武都太守等題名 八分書 陝西華陰學

懷君等字殘石 八分書 四川灌縣青城山移成都試院

爵千二字殘石 八分書

山東濰縣陳氏

貨用等字殘石 八分書 存六字

同上

殘碑陰故吏王叔等題名 八分書 存五行

近出河南

十月降命等字殘石 八分書

蘭臺令史等字殘碑 篆書

山東青州

朱君長題字 八分書

山東濟寧兩城山移濟寧州學

魯王墓石人題字 篆書

府門之卒 山東曲阜學內樓相圃

又篆書 樂安太守廉君亭長

已折為二 同上

殷比干墓題字 八分書

河南汲縣

梧臺里石社碑額 篆書 陰及兩側有畫象

山東臨淄

王文敏公遺集卷八

九求恕齋

雜陽中東門外劉漢作石師子題字 八分書

山東河口縣署前

琅邪相劉君殘墓表 篆書

尹彭壽考為劉衡兄 山東濟南

高麗平山君祠刻石 八分書

口和口年四月戊午 高麗平安道龍岡郡

畫存

沂水鳳皇畫象 二石 均有題字

一署鳳皇 一東安王 山東沂水西南鮑家山

南武陽西石闕畫象 四石 均有畫象

題字在南面其東北 二面已泐

南武陽南石闕畫象 四石 均有畫象

題字在西面 山東費縣平邑集

東石闕畫象 有題字三榜在西面

同上

東石闕畫象 四面皆有畫象

同上

永元食堂畫象 永元八年二月戊戌記

山東魚臺馬氏

王稚子闕畫象

四川新都北十二里官道西墓前

嵩山泰室東闕畫象

畫象可辨者五石三石在南面二石在北面

西闕畫象

銘文二段一在南面有額一在北面 畫象可辨者二石南面一北面一又一石不知在何闕

嵩山少室東闕畫象

江孟等題名在北面 畫象可辨者六石南面二北面三西側一

西闕畫象

額字在北面銘文及題名在南面及西側 畫象可辨者五石北面二南面二側一又

東闕畫象

無題字 畫象可辨者八石南面四北面三西側一又一石不知在何闕何面

嵩山開母廟西闕畫象

銘文及諸兩銘在北面及東側 畫象可辨者四石北面一南面二東側一

王文敏公遺集卷八

河南登封 十求恕齋

郭巨石室畫象

有漢人題字者四石第三石有胡王及永康元年泰山高令題字第六石有安吉及永建四年邵善若題字第七石有相及成王共三字第十石有大王車

東闕畫象

無題字 畫象可辨者八石南面四北面三西側一又一石不知在何闕何面

西闕畫象

銘文二段一在南面有額一在北面 畫象可辨者二石南面一北面一又一石不知在何闕

嵩山少室東闕畫象

江孟等題名在北面 畫象可辨者六石南面二北面三西側一

西闕畫象

額字在北面銘文及題名在南面及西側 畫象可辨者五石北面二南面二側一又

東闕畫象

無題字 畫象可辨者八石南面四北面三西側一又一石不知在何闕何面

嵩山開母廟西闕畫象

銘文及諸兩銘在北面及東側 畫象可辨者四石北面一南面二東側一

郭巨石室畫象

有漢人題字者四石第三石有胡王及永康元年泰山高令題字第六石有安吉及永建四年邵善若題字第七石有相及成王共三字第十石有大王車

東闕畫象

無題字 畫象可辨者八石南面四北面三西側一又一石不知在何闕何面

西闕畫象

銘文二段一在南面有額一在北面 畫象可辨者二石南面一北面一又一石不知在何闕

山東肥城孝堂山

食堂畫象

永建五年

山東濟寧兩城山移置州學

朱鮑石室畫象 二十石 惟二石有題字一存朱長舒

口口一但存朱字山左金石志云尚存

文叔陽食堂畫象 建康元年 畫象在題字之前

武氏東石闕畫象 北而中截似有字迹已泐盡西面後

人刻武氏祠三字於畫象上 闕左右有兩翼石高約當闕之過半

西石闕畫象 北而刻下截刻建和元年銘東面亦後

西關旁仆石 三面均有畫象 山東嘉祥武氏祠

武梁祠畫象 三石 均有八分書題字 王文敏公遺集卷八 王求恕齋

榜第四列題字十榜 榜第三列題字

榜第二列題字十榜 榜第一列題字十

前石室畫象 十五石 有題字者十二石

內第二石題字四榜第五石題字七榜第

後石室畫象 十石 無題字

左石室畫象 十石 第一石有題字九榜餘石均無

祥瑞圖 三石 均有題字第一石題字十六榜第二

又祥瑞圖殘石 存一馬有題字一行但有此字及金

孔子見老子畫象 題字三榜 揚州阮氏積古齋

武氏祠東北墓間畫象 一石 題字一榜已泐但字

嘉祥劉村洪福院畫象 一石 有題字三榜曰成王周

焦城村畫象 四石 二石有題字一曰周公一曰此齋

隋家莊畫象 二石 無題字 山東嘉祥關廟

華林村畫象 一石 無題字 山東嘉祥

紙房集壁間畫象 二石 無題字 山東嘉祥

湯陰山道旁畫象 一石 無題字 王求恕齋

縣署東高氏門前畫象 一石 無題字 同上

嘉祥畫象 一石 有題字三榜曰騎騎四人曰騎倉頭

又一石 有題字二榜一曰騎亭長四下功曹他一榜

兩城山畫象 二十七石 無題字 福山王氏舊藏

晉陽山慈雲寺畫象 五石 無題字 山東濟寧

普照寺畫象 一石 無題字 同上

李家樓畫象 二石 無題字 同上

伏羲陵畫象 一石 無題字 山東魚臺

周公廟畫象

一石 題周公二字似後人所刻
此石今尚在周公廟殿後類垣上
石志謂移國氏學當時殆已令而未行也

山東曲阜

聖廟畫象

三石 無題字
不知何時從何處移入予曾摩挲其下未見
拓本

同上

衍聖公府後門畫象

一石 無題字

同上

顏氏樂圃畫象

二石 一石有楚口口平及諸從官共
七字他石無
此象先在白楊店東嶽廟其無字一石
初藏兗州劉氏

同上

成王畫象

一石 題字一榜曰成王
山東曲阜歸福山王氏

西鄉關廟畫象

四石 無題字

山東汶上

南門城垣畫象

二石 無題字

同上

王文敏公遺集卷八

三求恕齋

城南十五里石橋畫象

四石 無題字

同上

城東十八里石橋畫象

七石 無題字

同上

殘畫象

題字存更封二字

山東兗州歸漢軍許氏

師曠墓畫象

口石 無題字

山東新泰城東墓前

角樓村畫象

三石 無題字

山東益都

君車等字畫象

一石 二面刻
其一面有字五榜曰門下小史曰鈴下
曰君車曰主簿曰門下書佐他一面無
字

山東臨淄歸縣陳氏

伏生授經畫象

一石 無題字

山東蘭山右軍祠

八角墓石室畫象

一石 無題字

山東沂水袁家城子南

交良村殘畫象

一石 無題字

山東沂水黃氏

琴亭李夫人靈第之門畫象

一石 有題字
山東蓬萊張氏

泊干村西山墓間畫象

一石 無題字

山東蓬萊

朱公鋪村南畫象

大小三石 無題字

山東費縣

洙龍橋畫象

三石 無題字

山東鄒城

无染院畫象

一石 無題字

山東寧海州

成王畫象

一石 有題字已漫漶

山東歷城西關外十王殿

州署畫象

一石 無題字

山東東平

州學畫象

一石 無題字

同上

周穆王見西王母等畫象

八石 第口石有題字

山東口口

射陽畫象

一石 二面刻
其一面有字三榜曰弟子曰孔子曰老子

古求恕齋

王文敏公遺集卷八

夏鎮畫象

二石

江蘇沛縣

高頤東關畫象

三石

江蘇沛縣

西關畫象

二十五石

江蘇沛縣

西關右側小關畫象

十一石

四川雅安

上庸長司馬孟臺神道畫象

二石

四川德陽

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左關畫象

在關側
龍街環形

四川德陽

北屯司馬左都侯沈府君神道右關畫象

同上

四川渠縣

丁房關畫象

二石

四川忠州

滙池五瑞圖 摩崖 有題字

甘肅成縣

王文敏公遺集卷八

五求恕齋

王文敏公遺集卷第八

蕭

蕭

書

廬

粉

粉

一

齋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序

昔康熙朝桐川俞氏選宋明以來制藝百二十家乾隆
初桐城方氏奉

敕定有明及

國朝四書文二百七十九家綜其與俞選相重複者大都三百二十家而已由乾隆至今蓋百六十年其間以制藝名者殆不過二十家國家懸功令以取士羣天下之士咸耗其精神才力以應國家之求而卓然能成一家之言者所獲止此何其僅也夫事至耗其精神才力以為之又其事至於終身不已宜無不極久遠之慮圖不朽之業而士又懼戾於有司之繩墨以不得速化致

葭序

通顯於是權度榮悴校量緩急不得不急一日可覲之榮而姑緩有待於百年之悴程聲揣色俛仰中節不恥不通而恥逢時之不工不病不學而病得氣之不夙朝三而暮四前于而後喁浮靡者為之也而魁儒亦假途焉壯盛者為之也而老死無所悔焉蓋風俗成而人心安之人心安而士氣因之積弊沈痼非一朝夕之故也烏程劉紫回水部豐財而嗜學鄙富人之暗通聲氣夤緣科第以為階者自其少時刻意於制藝之文而於有司之繩墨當世之風尚有向而無背有逆而無距程聲揣色若權遇物亦積十餘年之功然而屢試屢蹶於有司曾無豪髮之效以償其勞苦也豈其操術之不工抑

亦昌黎所云是有命也不可強而致夫命誠不可強矣而天下之士猶做做焉喪其可以自立之資雖以紫回之富無所藉於區區之科第而亦捐棄一切以徇之豈不甚哉紫回既卒其弟澂如同歲輯其遺稿數百首屬遴其尤而論次之蓋將以慰紫回地下無窮之憾而余亦以重澂如篤愛手足之懃校錄既竟為序而歸之通州張謇

葭序

烏程劉紫回水部家傳

江陰繆荃孫

君諱安瀾字紫回姓劉氏先世由上虞遷烏程之南潯遂爲烏程人曾祖諱元吉祖諱煥章尙義好施與鄉里稱善人父諱鏞候選員外郎

贈光祿大夫四子君其長也幼時避亂海上年十四旋里奮志讀書卓然思與古人抗衡越二歲赴童子試受知於丁濂甫宗師補博士弟子員自是益自刻厲於書無所不讀廢寢忘餐一意著述猶以兩親在堂勉力於科舉文字以期獲雋而娛親心光緒己卯例就郎中籤分工部虞衡司行走君意氣軒爽負不可一世之概而虛衷求益樂與當代名士游若嘉定徐相國及其姪季

傳

和侍郎嘉興許文肅公同鄉馮修益閣學會稽陶子珍秀水朱詠裳兩太史仁和許石卿太守研推問學幾無虛日所詣遂日進也君嘗謂國朝學術遠邁前古卽詩家者流有謂不及前明者然國初至雍乾風氣未漓不乏成家之作卽三家詩出以後亦有不隨流俗卓然獨立可抗古人者不有以最錄之抉擇之時有文采磨滅之憂而虞山之吾炙漁洋之感舊其年之篋衍僅錄師友著撰沈歸愚之別裁王德夫之詩傳略爲博大亦均止於乾嘉時未爲完備若熙朝雅頌江蘇詩徵檇李詩繫之類更囿於一隅矣於是博徵羣籍託始順治下訖咸同手輯國朝詩萃一書於諸大家略加芟擇

而尤於高人逸士堙晦無聞者以網羅爲職志與鈔所寫歷有年載期以成有清一代之詩史其間考訂精審小傳表章作者仕履兼及逸事與郭于宮之全金詩顧俠君之元詩選可與並論已復應京兆秋試又不售乙酉再試南闈與弟澄如同寓杭垣未及入闈驟患白疹不數日歿於旅寓年甫二十有九臨沒深以詩萃屬草盈篋爲一生心力所聚未及寫定屬後人俾完厥志同時學人無不惜之君無子以弟澄如長子承幹爲子年甫四齡君生時所最愛者承幹旣長紹君書香有聲庠序間亦善交當世名流歲庚戌捐助湖北水災振欸由護理鄂督楊制軍奏建樂善好施坊

傳

今上踐阼薄海內外俱蒙

渥澤承幹爲君請一品封典

誥贈榮祿大夫君少好爲文有所造作而老於斯事者咸斂手讚服原稿三百篇與所爲詩古文辭則於乙未冬燬於火今所刻葭洲書屋遺稿由弟澄如默錄所記存此麟羽澄如嘗就正於山陰傅子純太守大加贊賞謂真樸雄健純似古文非尋行數墨者可比宜其與時乖午屢見擯斥太守爲時文大家蓋所以惋悼之者至矣詩萃一書手錄清本校補板行庶完君未完之志而名山不朽之業亦在於斯庶足慰君於九原已荃孫耳熟君之懿行觀承幹之勤學好客可以見貽謀之善而

世澤之延長矣

論曰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謂三不朽君篤學尚志既齋其遇又不永年可謂窮矣然而澤及災黎福貽後嗣等身著作有子完之於三不朽之中卓然有以自見嗚呼所以償君之素志而知為善者不必徼後福而令名要足以無窮也庶有聞風興起者歟

傳

三

葭洲書屋遺稿目錄

有所好樂 四句

天地之大也 兩句

子曰 學而章

子曰殷因 一節

可使治其賦也

子曰從我 兩節

焉用殺

古之學者為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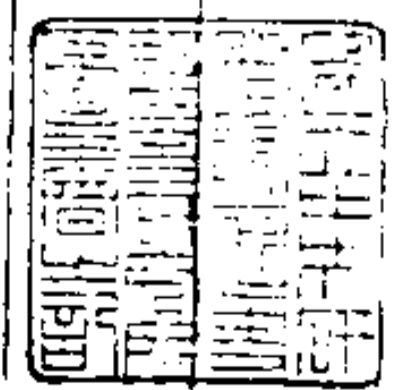
君子疾沒 稱焉

立則見其 衡也

葭目錄

驅飛廉於 一句

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烏程劉安瀾著

同懷弟錦藻編

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有心不能無忻戚滯於所者偏矣蓋好樂憂患不能禁其不有然有而不察弊正與忿懣恐懼同正心者審旃且境之所順而心亦順境之所逆而心亦逆則因心以付何難與境相忘所慮者始則心為境紛而悲愉逾乎常度繼且境由心造而喜戚構於無形紛心之順境逆境有窮心造之順境逆境無窮以境累心實以心累心幾乎天下無非順境目前無非逆境已心以忿懣恐懼而失正夫善怒者必輕喜積畏者必工愁雖然喜與愁

葭洲書屋遺稿

嘉業堂校刊

亦何常之有經生澹泊寡營奚至移情於外物然而襟期坦蕩得天厚者趣自長蓀蘭寄繾綣之懷山水結知仁之契有心人何事高言清靜矣儒者影衮無愧詎致貽疾於隱衷然而智慮專精見道深者神愈密臨履惕冰淵之戒飲食防獄訟之端操心者所以恆存疾疾矣以心用好樂憂患則可以心為好樂憂患用則不可吾謂其為心累有異於忿懣恐懼者有甚於忿懣恐懼者大抵攖心之故唯賦於天者為難除意氣之矜張神明之失措只因一時感觸而生其根株尚淺也若好樂憂患根株殆天賦矣大欲與有生俱來雖間出人豪不無嗜好墮地即號咷不已知人生世上大抵艱難正心者

乃不思拔其根株乎係戀太深且消磨壯歲方剛之氣牢愁莫釋益足長臨時退蕙之情而流弊伊何底已抑凡擾心之端唯溺於內者為莫解恃才而忤物遇變而失常莫非外境艱危所致故痼蔽未深也至好樂憂患痼蔽自內成矣讀書唯紛華是尚即琴耽瑟好亦耗精神處世而顧慮太多即地厚天高亦虞傾陷正心者亦謀開其痼蔽乎玩物喪志不如任性者猶負君子之名積慎生疑且羨畏事者尙有片時之適而痼蔽從此深矣嗟乎此非好樂憂患之咎而有所好樂憂患之咎也而謂心尙得其正乎必謂好樂憂患不可有何以風詩編次不刪鐘鼓之詞易象觀摩首傲冰霜之漸顧此心

葭洲書屋遺稿

二

要不可偏於有耳夫十載讀書何必無鍾情之處一朝懲忿亦時存慮遠之思然感而應焉則得惑而溺焉安望其得乎窮其好樂憂患之沈迷初不知慕兩廡之馨香計千秋之得失大半志氣昏沈於酒色匱乏計較於米鹽在中材所不屑好樂不屑憂患者亦膠結於心而無時渙釋橫決大可虞也何如先慎於未發哉必謂好樂憂患不妨有則是人貴適志抑畏反近於拘迂世盡危途踟躕轉增於閱歷恐其心已不免泥於所耳夫斗室寫琴書之韻情以暢而不流清夜焚香省過之香慮以精而得止蓋協於中則正過其則焉能謂之正乎推其好樂憂患之流弊姑無論綺語已墮聰明之障夢寐猶

聞愁歎之聲甚至酖毒且誤爲晏安絲竹不足以陶寫
在尋常所憂患者而好樂所好樂者而憂患恆顛倒於
心而莫解由來流連多不返也誰能力制於旣形哉

體會俗情發摛名理無一支詞無一障語塙合指點
下學神情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有大於天地者天地若失其大矣夫大如天地人尊之
則不敢憾親之則不忍憾而猶未免於有人其如天地
何天地亦如人何且天其運乎地其處乎孰主張是孰
綱維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
能自止邪此其道無從索解於天地卽從而索解天地

葭洲書屋遺稿

三

且有不堪自解之故而惟以解不解聽之人正無事爲
尊且親者諱也不知不能聖人且有所憾然則必大如
天地人始可釋然無所憾乎夫大至天地而極人爲天
地所生其未易外天地之大以爲大明矣輕清者上浮
重濁者下凝兩間本極清甯未免搏土成形之多事願
位上位下賴有人以支拄古今長此大澤壘空安見光
明之宇宙特必作文以問其宇宙之何爲天地亦立窮
所對也高不敢不踴厚不敢不踴功過強分成格豈眞
神明據事而細書顧乾成坤成卒無人不講明陰陽相
率冥行妄作早淪世界於滄桑特必據理以推其滄桑
之何時天地亦不容自主也大則大矣天地惟大故生

人亦惟生人故不免有所憾耳皇如春帝如夏王如秋
霸如冬世運凡幾變矣變卽其可憾者也假令億萬載
相承一姓雖輟耕耨築何敢倚隴畔而悵望風雲乃天
地戾氣特鍾豈尤大敗刀兵之劫從此神器每歸有力
弔伐不過美名塗炭轉成實禍矣人或憾天地之有權
而天地何嘗有權蓋道旣分一體以爲天地天地且與
人同落形氣之中治亂亦適乘其運焉耳缺於南陷於
北旋於左轉於右坤輿亦紛更矣更卽其可憾者也假
令大九州同隸共球雖蹙牖陋儒方得詢職方而指陳
海國乃天地奇災忽肇洪水畫分夷夏之防竟似稗瀛
自古不通一丸之泥未塞萬人之骨已枯矣人或憾天

葭洲書屋遺稿

四

地之無情而天地並非無情蓋道旣洩餘氣以爲天地
天地且與人同受運數之宰中外亦各因其時焉耳其
憾也正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大必有所知福善禍淫此
天地之可知者也然而求福反禍求禍反福冥漠半顛
倒而無憑顏淵何歿盜跖何壽原思何貧慶封何富將
謂報在將來乎而茫茫者無足深信就令足以深信而
及其身已飽享庸福於儻來可知不可知天地亦無從
諉咎而初非憾者之刻也大必有所能栽培傾覆此天
地之所能者也然而培者反傾傾者反培陰陽每橫施
其沴厲鳴鴉何飽鸞鳳何飢蕭艾何榮芝蘭何萎將謂
事出偶然乎而憤憤者已覺不平就令靡所不平而偶

然者已空費化工之雨露有能有不能天地亦付之無心而不計憾者之偏也自來造物無不好生何以林鶴梁鷲海內每多鯨曠則夫婦憾之矣不但此也侏儻陋俗天地每有倒置之時而陰尊陽卑徒退聽於無可如何之勢無時鞞而扼腕天地亦虛擁其大而已自來盛世必無厄運何以堯濼湯旱和甘不應昌期則聖人憾之矣不但此也混沌不分天地將與氣數同盡而子開丑闢且授權於不知何許之人讀經世之遺編天地亦無奈此憾而已天大地大夫豈若道之大哉

郭子牟序莊子有云其言宏綽其旨元眇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猶足曠然

葭洲書屋遺稿

五

有自得之懷讀此文作如是觀 講用莊語亦天造

地設

子曰學而章

羣言淆亂質諸聖記聖言以明道統也夫春秋有孔子萬世師表也論語首記其言此之謂至聖此之謂至言今者去孔子遠矣而讀其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輒低徊留之不能去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雖然聖不自聖聖亦不遽聖謂予不信請觀論語首章所記聖人之言今夫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成然則孔子豈不道冠古今也哉古無傳道之

說君咨臣傲依然授受於同堂自世運降而君德衰一脈旁延遂以韋布紹帝王之統古無立教之書家塾黨庠舉足發明夫經訓自異說鳴而師道重百家既雜用以儒生廣賢聖之傳烏虜孔子往矣所不與俱往者賴有其言在耳孔子本心得以立言而挈領提綱足當著書之自敘孔子依六經以垂教而開宗明義實集吾道之大成起匹夫而足師百世聞者莫不驚爲創而孔子則非創也五百歲氣吐麟虹遂大破明禋之成格率弟子享太牢之祀以陪臣下天子之拜此亦稽古之榮矣就令爲公爲王後代特隆其追贈終不若子字之尊且親執半部而足定天下言者誠不免於誇而子言則非

葭洲書屋遺稿

六

誇也二十篇用兼家國但能求宰相於讀書其理如日月之中天其氣如江河之行地此亦不朽之業矣就令爲齊爲魯後人聚訟而異詞要無非子言所分爲授大抵言以傳聞而失實議三易之同異爭尚書之古今此校之所以成讐也若子則自道生平不襲前人之陳說故僞家語顯然依託大率掇拾殘賸之文抑凡言以證明而益詳文與義別其派箋與疏殊其名此作之所以待述也若子則偶編語錄無煩他說之詮詳故聖證論無與高深不過裨野流傳之製或謂有子曾子子概稱自門人願連姓則分有專屬稱子則名始同尊或謂歎曰笑曰亦略有區別願言者初無成心記者乃分體

例夫後儒立說止論當時而子且兼綜往古以子曰貫之已槩括易象詩書禮樂春秋之粹詣自鑄偉詞抑世俗遺書獨詳自著而子且雜記及門以子曰賅之並甄采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兼長同留傳作前乎子者有言矣諷律稽經言自美而且富得子曰以加揚推而夏渾商灝周噩所撰述各匯合爲泗水源流是以神聖有遺文若有待筆削於素王此簡始成定本後乎子者有言矣說鈴書肆言每駁而不純有子曰以示準繩而齊物爲我兼愛之異端咸震懾於尼山日月是以周衰無異喙不敢背禮天之木鐸並時別勒寓言吁衰鳳兩歌修士飽歷窮途之況味而開卷卽明宗旨可知文未喪

葭洲書屋遺稿

七

天猶龍一歎彼氏偶借吾黨之齒芬而傳心不墮旁門誰謂道將墜地說者謂說命始言學然語焉不詳不如論語言學之翔實宜乎孔子爲萬世學者之祖云

鎔經鑄史藻耀高翔佳在處處是開卷子曰無一語可移掇他處洵爲才大心細之作 講用史公贊語講下用元始祖祭文可謂文本天成妙手偶得

子曰殷因於夏禮 一節

以禮定世變而不變也今天下泥於因矣而孰知禮固有所損益者在三代如此於百世乎何疑且聖人以世變而作春秋筆削之際法夏承殷新周故宋蓋卽說夏禮言殷禮學周禮之深衷所寄也夫使後世之變非前

代之所經前代之變非後世之所宜將古今不能以一日治恐三代之成法埽地以盡卽孔子之春秋亦於禮無關而一無所濟於世也夫豈其然昔子張十世之問當在春秋告成之時今夫春秋者史也實禮也尋其例以隱桓爲傳聞之世僖文爲所聞之世定哀爲所見之世三世張而上之百世以是等下之百世以是差而窺其意則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用夏之忠因也損也益也百世可知蓋無不在其中也然而孔子不欲明言也無已則與之論禮與之論夏殷周之因禮而必通之以所損益曰上世豈無數聖人後先相繼而制制然禮不經極治而不定禮又不經極亂而仍不定非革則不鼎也

葭洲書屋遺稿

八

夏殷周則備歷極治極亂之時會參酌乎其中故所因非膠柱遂爲百世立之極後世豈無數聖人俯仰時變而改圖然禮徒法上古而不成禮又徒法下古而仍不成執兩則用中也夏殷周則適當上古下古之相承變通乎其際故損益非改絃並爲百世垂其經嗟乎欲觀三代之治則於其犁然者矣是故繼周而往有一世不用禮者乎不用禮則或不可知矣曾亦思封建不難爲郡縣井田不難爲阡陌道德不難爲刑名獨斯禮一亡則今日焚書而棄儒明日搗竿而斬木關河雖險天命已非稟乎可不懼哉夫一靜一動亦時數往復之機而究之後數載而戎馬忽來者實先數載而冠裳早廢也

攷十二萬年皇極之書或一姓而數十世或數姓而數十世安危成敗均可據三代而推運會之滄桑雖玉步幾更而斯禮則絲絲延延與天地相終始數也直可以理決之有一世而妄變禮者乎妄變禮則亦不可知矣曾亦思文字或不遵頡誦冕服或不遵軒轅正朔或不遵堯舜獨斯禮一變則一人非今而非古萬姓不夏而不夷日月雖明人心已渙危乎豈不殆哉夫一合一分亦世運循環之理而究之未太平而朝儀已制者實乍太平而患氣已乘也披七十二家封禪之記或一統而分據者數十世或分據而一統者數十世離合短長皆可援三代以定皇王之大局雖河山幾易而斯禮則肅

葭洲書屋遺稿

九

肅穆穆與興王相倚伏天也不難以人定之吾欲從而斷之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懸全地球於心目中撫時感事慷慨而出以樸茂頗似漢人序經之文熟於公羊家言猶其餘事

可使治其賦也

非民兵不足強國用勇者所長也夫不曰治兵而曰治賦并兵食籌之也賦至于乘治良不易子路之長於勇者如此昔者成周盛時寓兵於農三單齊敕七萃飽騰所至摧強剪翫止戈爲武蓋天下之定久矣太平以來兵制抗傲其四民一語及兵輒瞠目駭走所謂兵者乃

出四民之外是以無藉游士談兵者愈多知兵者愈寡嗟乎兵可百年不用不能一日無備時事方亟此必勇而有方者鉤攷田賦出兵之制一一理而董之乃可轉弱國而爲強不可謂行行者非將才也國之大事惟戎此賦之出於民者也國而千乘其賦糾紛號難治矣上世兵與民合而兵以衛民後世兵與民分而兵以擾民無論野人之不足干城也其主者不聞廉恥爲何物將耐於堂士嬉於行什伍亦具文矣卽朝廷撫牌以求吾黨誰爲說禮敦詩之儒將上士以民養兵無一日不備軍資後世以民饜兵無一日不耗民力無望士卒之與同甘苦也爲將者莫不惜命而愛錢蝕帑若虎畏敵若

葭洲書屋遺稿

十

鼠韜略更無責矣卽天子築壇以拜一時并乏內政軍令之霸才賦至于千乘誰治之而誰可之者或曰惟制兵宜徧國中而紛羅屯障意在人自爲守其實人皆不守也無事則倚官符而橫行良懦賸溝中之骨有事則賦無家而泣別戰場聞鬼哭之聲兵誠不能無咎而治之者咎其可諉乎有一身卽有妻孥事畜無資乃以名糧供專閫不訓練不能戰陣歲時大閱盛饗列校之供張治賦由來無善政耳番戍以習勞也跋涉不待言徒爲文墨吏誅求之地屯墾以通變也雜耕固易擾亦恐邊遠郡督率無人此非如由之文武兼資不克勝更絃之任矣或曰其募勇便一號召而奔走借來意謂化盜爲

勇詎計遣勇皆盜也驅市人而搜前鋒是謂棄民斂巨帑而飽無賴是謂棄財勇固不無流弊而治之者弊遂能免乎竭澤以供軍一將功成萬人髓涸輕敵以坑卒父書徒讀兒戲何堪治賦亟難得長材耳御之寬則跋扈漸萌征調不前列鎮各擁重兵以觀望裁之驟則脫巾而譟隄防稍緩流寇遂因飢潰而滔天此必如由之指揮夙定始能稱節制之師矣治賦可使由其曉然於復民兵之利哉周禮有正卒羨卒民兵有常備後備謂竊取先王之精意可謂暗合先王之遺規亦可練不厭多國雖小而勝兵易集調不嫌簡戰雖屢而援應不疲至於大司馬舉常調之實數小司徒舉可任之總數治

葭洲書屋遺稿

十一

賦在能觀其通也然不先輔之以保伍則有不克驟更者矣有血氣均願自強但不可驚眾而召敗不井田可師其意萬不容未信而先勞保伍既嚴而後治賦有所措手弭一方之變即用一方之兵斯隨地能安堵耳不然偶弄潢池調發上煩禁旅小開邊衅驛騷徧及中原由其投袂而奮揅時之烈乎列國以輓輸責之井邑民兵以餽餉任之公家謂侏儻自有制度可謂中外不妨相師亦可備料簡於平日初學已列武事為專門懷忘戰之必危金鼓且率國人而共習至於八家十家供一卒王畿侯國別重輕治賦無過泥其解也然不先復之以鄉職則有反受其亂者矣互選則情形隔膜正供且

私加耗羨何論科派之資土著則廬墓相依貪吏即不畏人言亦有子孫之懼鄉職一復而後治賦始挈大綱按戶口以均輸除老廢而免役斯咄嗟可立辦耳不然增匿盡濟私肥名將率擁厚資而去征練迭增歲額國祚且隨民命而傾由其借著而定富強之策乎由之長於勇者如是

規規於千乘賦法直算博士耳王氏為鄭賈包諸家作調人迄亦無定識也文特諷切時弊欲采彼法以通古制自成一則兵略縱之橫之如讀老泉權書衡論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子游子夏

葭洲書屋遺稿

十二

聖賢難聚而易散天也甚矣天聚聖賢必於陳蔡窮矣至於散而轉不如陳蔡之及門聖人事後思之而諸賢於以不朽以孔子之聖春秋無從之者獨此三數賢人各挾其專家之所造託聖門以為命蒼蒼者若愛惜之若不愛惜之特迫之以控僇戎馬之場使得一聚首而聚之難遠不若散之易一老慙遺四方靡勝并從亦不得與始終焉何其窮也諸賢既已從夫子脫於陳蔡之難嗣先後以事散去一日吾子燕居痛定思痛喟然歎曰吾道非邪前日之厄何因而至前也邪夫古之君子積德累善自求多福也某誠無似何嘗不與二三子絮行修己規規焉追仁聖之轍居平所開訓縱不能絲忽

無媿悔於道矣然觀數子所樹立皆各有其犖犖大者曾不謂螻蛄違山兕虎率野人心既死天道奚論誰爲爲之而至於此甚矣吾道之日孤也行路之難也記者於此爲聖人悲又爲聖人幸其無解於天則一也天忌才乎而聖賢胡以生天愛才乎而聖賢又何以厄搔首以問之而冥漠不我答也夫時事如焚溺之亟待拯援耳假令夢發明王孔子早應旁求而出彼諸賢相助爲理亦得以有德有言有經濟有文章顯矣值此當路需材將起而分奔走禦侮疏附後先之劇任而今已矣鬱千百年河嶽細縕之光氣篤生師若弟奮身以擔荷風塵庸詎知世莫予宗垂老未結轍環之局甚至區區小

葭洲書屋遺稿

三

國敢半途而相向以兵戈僅得從鋒鏑叢中聊訂此及旬之作合時耶命耶蓋不待風雲流散而其感慨靡窮期也天爲一代功名計必擢聖賢於朝天爲萬世道統計正不妨因聖賢於野平心而論之其遭際夫豈偶哉夫朋好之離合亦各有時數耳假令聘膺荆楚孔子不歌曠野而來彼諸賢天各一方亦徒以或歿或病或爲宰或返里終焉何自同人簪盍相挈而快麒麟鳳凰泰山河海之觀瞻而今幸矣綜數千里東西無定之行蹤不區遠與近聯袂而若赴期約誠不料斯文將喪窮路偏與烽火爲緣要之濟濟多才更窮餓而益增其智力猶克附杏壇簡末同留此患難之姓名天乎人乎卽未

獲依託終身而已契合於無相與也夫陳蔡一役從者不獨顏閔諸賢而可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概之嗟乎不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著其最者見聖賢難聚而易散轉不如常在陳蔡園中猶得同及聖門云而一從於以千古矣

無一筆描繪無一語裝點振管直書票姚以憲寫聖人心事亦自寫作者心事直是一片性靈結成

馬用殺

殺以召殺遏之以掇殺運也康子欲用殺孔子遏之曰焉用爲魯民請命也然豈僅爲魯民請命已哉上古殺伐之事無所攷自黃帝與蚩尤七十戰而成功而殺人

葭洲書屋遺稿

四

之事始起大抵以生人者殺人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斧鉞殺人之具不同而其不忍殺人之心則同夫苟可以不用則斷斷不敢以輕用嗟乎一天下必自不嗜殺人始卽治一國何獨不然殺無道以就有道斯意也毒天下之民不可以數計豈不謂刑亂國用重典此其道利用殺且也殺黨不若殺魁殺既不若殺將當殺不殺始受其辱繼遭其毒終爲其覆然則何爲而不殺嗟乎民之無道久矣殺吾民者亦自問果有道否乃駟不及舌而曰用殺聞之古帝王不諱言殺特從不敢輕言殺殺一人而天下勸則殺之殺一人而天下懼則殺之三

代以前禁網疏闊卽如唐虞兩代只聞殛鯀一人若共

丁之滔天而不殺，雖兇之朋比而不殺，三苗之逆命而不殺，夏商以來史書簡略，自禹戮防風，武丁伐鬼方，以外他無可攷見。及於我周，法制漸密，故沈涵之罪至於誅殺，苟爲不道，雖天潢貴胄亦不能免。故蔡叔放管叔，誅而所以馭其民者，五刑之屬亦備具。然亦大抵忠厚之意，爲多。春秋時以殺爲治者，推管仲、子產二人。吾讀管子法制諸篇，與子產之刑書大抵不離乎擊斷者，近是然一以法行仁，一以猛行惠。殺人者萬萬不能以二子爲藉口。夫殺人非將以已亂乎？吾嘗上下千百年而知殺人者其亂可以立待，有果於殺人之君必有樂於殺人之臣，且必有敢於殺人之吏。而於是以殺人之遲

葭洲書屋遺稿

十五

速爲功罪以殺人之多少爲殿最，而於是族誅連坐之法行而萬民重足，毛鷲鷹擊之吏出而百姓股慄，密告鉤距之術巧而四海皆愁慘之氣始也。法行而民懼，可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繼也。法微而民玩，遂至奸僞舞弄，上下相遁，終也。法窮而民畔，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卒至身死國亡而殺戮之勢且輾轉數十年而未有已。子大夫思之，殺爲可用乎？不可用乎？輭弱誠不足以當國，願國脈以數十世培植而不足，一二事採削而有餘，豈不知悖逆之民殺無赦，而有操切以激成其悖逆者，並未或殺一人，此亦至不平之事耳。不平而驟用殺，恐殺一人而繼起者且百人，殺百人而尋仇者且千人，適

以堅敵心而固逆志，殺之亦復何裨矣。不第無裨已也，朝廷但斷其翼而不能殲其渠，是爲剪枝葉以養根株，其亂誠必將復熾。夫爲阮爲阱，已共歎行路之難，誰秉國成乃甘心列傳於酷吏乎？姑息誠不免養奸，願奸宄之生於寬大之朝者，少生於剛疏之世者，多吾豈謂反側之民殺可寬哉？而有剛疏且包藏，夫反側者轉而欲殺斯人，此則必不服之勢耳。不服而濫用殺懼殺之而勝，足以亂國中殺之而不勝，則以亡天下不徒耗元氣而召外兵殺之，夫亦自伐矣。不第自伐已也，國家雖惡其迹而不可不哀其意，苟其念亂源而推禍首，彼蚩氓固自有辭，況盈野盈城皆目前必至之勢，爲民父母胡不憚推刃於子孫乎？焉用殺爲魯民，且爲天下後世之民請命也。

葭洲書屋遺稿

十六

其樸茂如史公刑法志，其悻悻如坡公刑賞論，想見蟠胸書味不可以已。故隨地溢出其光，油然而望溪而後無此作手。

古之學者爲己

人人學爲己，人人皆三代矣。夫人莫患乎爲己而力學，則惟患其不爲己。觀於古者始信，且聖人無我學者，則必須有我無我，而其學化有我而其學專入於耳。著於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其入門爲獨覺之修，其歸墟乃爲獨到之境。靡鐘昕鼓，依然邪顧，令人恨不置身於三

代則何也耳目官骸本塊然不靈之物有學以愈其愚而氣質爲之變化焉則因有學而後有己而其情遂若引而相親矣詩書禮樂本斯人公其之文以己而據爲獨而名教若專寄託焉則因有己而後有學而其理遂若入而爲主矣然則學者本以爲己也嗟乎天下事多誤於自私惟學則轉誤於不自私乃學不私於古者而已若爲古者所私何哉古之人有自訟之學爲學當始基之時必有憤悱傍徨困而作之一境多一境途卽多一艱難之況開一門戶卽開一膠葛之端宇宙內事皆性分內事析疑訂紛直視聖賢皆與爲勁敵汲汲焉謀所以勝之勝之而爲仍無可貸也方其衺影兢兢初

葭洲書屋遺稿

十七

不在語言文字之末此際之愧憤畢集當焚香以告屋漏中森然臨帝天焉惟一己資惕之焉耳古之人有自得之學爲學當逢源之候必有優游泮渙與道大適之一時意忘言言忘象一旦而豁然通勉而利利而安易境更引而勝以格致始必以平治終精心果力預凜百里半阻於九十懸懸焉務有以幾之幾之而已乃卽於安也所以形神蕩蕩大有睥面盎背之容此際之鳶魚俱察覺空山無人方寸內融然宅太和焉惟一己領會之焉耳從來金石易磨惟忠孝不磨星日之光晶如舊未必盛時臣子彼蒼別賦以性情乃性情以相形而獨厚其的蓋樹自朝廷矣古者自鄉學以達國學進身並

無他途非孝秀不與賓興早有以匯萬流而趨一壑等斯簪黻一被服於儒者而此物更珍且不待簪黻也過有道之虛隱隱然有鬼物不敢瞰霜燹不能摧之光氣則忠孝之蘊蓄者大耳士氣靜而國俗自純哀然四民首誰謂完人能外倫常哉大抵骸魄易腐惟精神不腐百年皆速朽之身胡獨曩哲寓言讀耆永寶爲經典且經典雖歷劫而常新此事要自關根柢矣古者自小學以入大學所習莫非有用凡治事必衷經義實有以端士習而報國家同此文章一原本於典謨而斯文益壽并不在文章也接心傳之脈幾幾乎有警欬如相通肺腑如欲語之情形則精神所流行者長耳外物輕則內

葭洲書屋遺稿

十八

行倍重穹然七尺軀豈其專職不如矇瞽哉吁孟晉數十年但求蓋棺無遺憾茫茫理境庶資啟牖於先民著書千百卷不過心得者數言耿耿寸心彌懼晚聞之不逮而暇爲人乎夫古者之爲學以美其身今人之爲學則以爲禽犢而已矣小雅道闕夷狄內侵滄海橫流斯文安寄君子曰究其愚由於不學而正其流亟於爲己人人解從下句兜轉願無書味無性靈以發攄之此等沈悶頭安得光景常新後路真寫得警欬如通肺腑欲語豈復時文意境 勸學篇引此經上下文皆梳櫛此章經誼講中結處援據精塙說本王氏論語後案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世可沒而名不可沒不稱斯足疾矣夫君子非汲汲於名者世沒而稱與俱沒則真無稱矣故君子疾之嘗謂千秋萬世名寂寞身後事此放曠者之言君子不道也然卽以名論亦正不重生前而重身後生前有恩怨爾汝之不同身後則好惡愛憎之盡絕人琴一亡音塵寂然其鬼有靈亦將短氣君子不惜其名之不傳而恐其名之無足傳惟恐其名之無足傳而君子於是傳矣且夫可激發人之志氣者惟名爲甚匹夫匹婦有時忘軀命以爲魂特之行而其名亦遂爲世之所不能滅一技一材有時竭智勇以求精能之至而其名亦遂爲世之

葭洲書屋遺稿

五

所不能忘君子乎其能晏然於沒世乎不朽自在我耳吾輩不列明禪兩廡安有馨香之俎豆蕭然於名以外富貴可讓時流皇然於名之中姓氏終垂宇宙也幸具此精神才力而未路竟付諸蒼茫則此一生亦太無謂矣造物良有情耳功業能軒天地易代猶瞻遺像之清高不爲名計者食不與雞鶩爭必爲名計者心不肯蟬蛻死也同秉此方趾圓顛而速朽竟同於草木則必非志士之所甘矣嗟嗟沒世亦轉瞬間事有名在世雖沒稱不沒也至稱與世俱沒則必無可稱者矣君子何以堪此名者人所爭神聖與賢豪用力各有所專注爲一事而可以得名者約有數十途要皆有冥心孤往之一

處而兩間遂若不可少斯人名者天所忌平世與衰亂成就各視其自爲當一代而可以傳名者大抵數百輩而其間鑠今震古之幾人則累朝必不可以多得名之重也有自來矣而君子之致深情於沒世亦今古同之苟其無稱烏能勿疾終身之憂之刻不容忘也平昔知人論世訪處士之豐碑作者允無媿色編蓋臣之列傳讀者亦見精神遙遙焉不知其形軀之修短何如而以別有傷心倍相愛重甚至形之圖繪以竊附其淵源彼獨非同此七尺之軀哉何感人至此也我自顧文章道德何事足以千秋而逝湍之歲月不來許國之情懷忽老則有登高懷想歔噓流涕者矣此不必終於貧賤也

葭洲書屋遺稿

三

就令烜赫一生而樂盡悲來悔生遲暮雖其子孫諛慕亦無善之可言門下編年竟無行之可錄過此以往又誰復知有此人哉形而容之曰疾直視不稱如仇讐之刺目非有以克之而不甘君子亦援此自警而已矣自信之地之確不容誣也居恆澄心觀世人情反覆知毀譽之無常風會遷移料滄桑之不遠悠悠者不解夫天地之生我何事而以藐焉中處與爲周旋勢將共之變遷以乘流而順運此時欲爲千載之想乎眞茫乎若迷也不敢必前古後今人表置我何等而送宦有挪揄之鬼遺書無付託之人則有仰天長嘆當食咨嗟者矣此無論寂無流傳也就令聲華滿道而謾聞動眾識者羞

言須知誇我而中其隱知已卽在欲殺之中美我不以其誠反唇卽在面訣之輩不至蓋棺豈得以據爲定論哉切而措之曰疾直視不稱如瘡痍之切膚必有以療之而後快君子總求其無憾而已矣吁不流芳亦遺臭小人且倒行逆施以驚天下吾儒肯禽息鳥視以送餘生長無述老無聞不待泯滅於塚骨之已枯已早腐萎於尸居之餘氣說者論三代下惟恐不好名豈知三代上亦何嘗不好名哉

名作林立得韓先生數作崔灑題詩在上頭矣文獨不事幽奇寫以死雋血痕淚痕墨痕著紙都化煙雲真有搥碎黃鶴樓踢翻鸚鵡洲本領

葭洲書屋遺稿

三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倚於衡也

誠者見之謂之誠亦先自誠而已蓋偶然立與在與而誠無不見卽誠無不在此之謂自誠論者謂天心能造物不知人心亦自能造物夫人心亦小天耳豈真有物哉正唯無物而心所偶造目若常構不物於物者神而化必物於物者誠則形凡存誠以體乎其先而已忠信篤敬誠也不誠則心之在我者先幾幾乎或息直終其身無所見爾矣而何論立與在與世人之通病莫病乎淺事未至而一無儲蓄必待言之將出而始汲汲於誠無論其中枵者誠亦未可盡信卽強以幾於誠矣而致之以疑靜與御之以倉皇其淺深大有間也立與在

與此必有以儲蓄乎其豫者矣學者之隱患莫患乎疏境一過而便弛閑存僅當言行之方交而偶勉勉於誠無論其內浮者誠每得之襲取卽有時近於誠矣而檢以終身不足或敗以片念有餘其疏密不容假也立與在與此貴有以閑存乎其久者矣然則不執立與在與以見誠誠固息之深深誠執立與在與以見誠誠又索之昭昭爾不見夫森然者其前若爲參乎此靜者機也爾不見夫確然者其衡若爲倚乎此靜而動者機也蓋誠者先自誠也一境也有彼此之界卽有離合之形假令立與在與者一境而所見於前與衡者又一境境有所見境亦有所不見將見之境與誠合不見之境不遽

葭洲書屋遺稿

三

與誠離乎誠者立與在與之境卽見之境無形之形偶待參倚而誠始顯卽不待參倚而誠亦無不顯於羹於牆猶屬想像之詞也不有離之形并無合之形此中甘苦旁觀不及驗而當局自驗之一時也有遲速之差卽有斷續之迹假令立與在與者一時而所見爲參與倚者又一時時而見時亦偶爾不見將見之時誠爲續不見之時不幾使誠斷乎誠者立與在與之時卽見之時無迹之迹試藉前衡而誠可憑卽不藉前衡而誠亦非無憑曰明日旦曾無馳驅之隙也本無斷之迹安有續之迹寸心得失向也未盡喻而今日默喻之誰見之誠者自見之凡誠者皆見之其所見爲參與者非前也非

衡也正見有誠而已矣大抵吾儒之宗旨與異端不同
倘恍有象窈冥有精異端從處處生悟以禮制心以義
制事吾儒從實處會心誠者不敢自以爲會心也一日
有一刻之不誠便恐濫康夫食息立與在與其暫焉耳
暫而以常持之覺僅見以目者重瞳無察夜之明相見
以心者象罔有求珠之理念茲釋茲名言允在茲試焚
香而告焉吾誰欺乎抑且聖賢之體用與豪傑亦異豪
傑以天資勝主尊德性其學派駁而不純聖賢以人事
勝主道問學其詣力確乎有據誠者初亦不自以爲有
據也一事有一念之不誠壞乎有旁瞰之鬼神立與在
輿特其象焉耳象而以神運之覺以見爲見千里或暗

菴洲書屋遺稿

三

於眉睫以不見爲見虛室備止於吉祥終食造次顛沛
必於是雖垂旒而蔽之庸何害乎張亦先謀其誠於已
可矣行其後焉者也

拈先字截清後字便得先正手法以分風劈流之筆
達剝蕉抽繭之思勃宰理窟掉臂游行非天資學力
兼優安得此行文樂事

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天威無不到之地負隅者窮矣夫飛廉於紂爲忠臣於
周則爲亡命至海隅而猶及於戮驅之驅之周公豈得
已邪自來梟雄之姿及生固頑曠異常瀕死亦倔強猶
昔惡貫已滿尚不肯引頸就刑窮無復之且遵海濱而

處意謂從此可以漏網矣豈知亡人之國者終亦自亡
其身而身之將亡並不使亡於其所亡之國焉獲罪於
天葬身無地嗟乎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公旣相
武王誅紂而又伐助紂爲虐之奄夫至奄君就馘而飛
廉自知不免矣初猶冀新朝寬大得自效於降虜之餘
且膠鬲舊列同僚戀戀或有綈袍之誼今則王鈇不貸
也釁沐所不加赦令所不逮計惟有逃焉已矣繼亦思
一旅再興得盜弄於潢池之內且柏翳尙留祖德冥冥
或叨呵護之靈今而死灰不然也欲戰則無援欲守則
無城計惟有去焉已矣其逃也其去也此周公驅之使
然也夫驅之而至於海隅飛廉豈不謂可以免戮哉然

菴洲書屋遺稿

四

而周公審之矣窮寇莫追兵志也周公以爲業已蹤迹
於海隅此而不戮無論其潛招祿父將立幼主於舟中
但使出沒不時已恐奪海上魚鹽之利稍留餘地人情
也周公以爲業已窟穴於海隅此而不戮無論其隱結
朝鮮終爲本朝之邊患但使根株不剪何以節海防百
萬之需況乎歿妄之徒當窮困無聊往往託真靈而惑
世憑依海若附會神山指絕域而賦遠游直因緣以爲
奸利驅之早有以破其陰謀矣天戈所指禹京亦懾其
鋒銳蕩蕩中原不許容其生并不許姑容其死飛廉見
幾及早何如抱石而投不測之淵乎從來雄鷲之士知
神器有屬往往入島嶼而稱王擁眾數千連檣數十出

不意以奪人國謂瑞應達於雲霄驅之豫有以堵其去
路矣法網雖寬叛臣難邀夫一面茫茫雲水此身既無
生理并此骨亦無歸期飛廉回首故都得毋掩袂而下
望洋之涕乎或謂飛廉夷種也氏獸羌羊秉性類多反
覆操之過切難保不煽其戎類鋌險而尋報復之仇乃
我熟諳海國之圖彼不識風潮之信海隅直阱中也周
公曰此成禽耳不難朝事秦暮事楚而天廷鈇鉞誓剪
兇人惟當身殉之矣厓海舟航一舉烽而爲燼島中賓
客咸伏劍而無遺就令稗乘無稽載有衣冠之塚墓孰
爲修野祭之儀哉或曰飛廉以善走聞一日千里足下
疑挾風雲生有自來又誰能奔軼絕塵捷足而躡亥章

葭洲書屋遺稿

五

之步乃溟渤非逋逃之藪蓬萊無不死之方海隅眞釜
底也飛廉曰吾其魚乎不能南走越北走胡而萬里煙
波自投危地斯眞天亡之矣暴其罪狀儼如驅鱷之文
取彼兇殘卽用射蛟之弩就令史臣追紀後有開國之
子孫安能幹羽淵之蠱哉吁神州雖大延喘無方反不
如早殛之惡來猶正首邱於故土大海無涯招魂誰賦
恨不學沈寃之精衛銜木石以深填抑聞之風伯名飛
廉意者其戮而爲神乎自非周公之稜威奚以海外有
截哉

經映史液溢臆填胸蘇長公文如萬斛源泉不擇地
湧出視熊鍾陵作直身登岱頂下視齊州若九點煙

矣時流誰與抗手

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玩物喪志且并其身而喪之矣夫珠玉何物曾是爲諸
侯者寶其身乃不如珠玉邪烏虜殃及之矣且天下事
什九敗壞於貪人無論智愚貴賤而總無不愛財推其
愛財之心以愛君父則可爲忠孝易其殉財之心以殉
國家則可爲節義此關不破萬事皆不可爲雖然在恆
流不足責特異乎鎮撫一邦而同蹈此覆抑亦與於不
祥之甚者矣土地人民政事諸侯之身洵足寶也區區
珠玉身外物耳而奈何有寶之者大抵諸侯往往有所
癖深居簡出以來乃公別無他好物聚於所愛連城之

葭洲書屋遺稿

六

價立償力足以搜奇采鑿之使四出萬目睽睽競相趨
於一壑而不知有睨於其旁者矣大抵諸侯往往失之
愚劔試馬馳之暇得此聊以自娛富貴愈盛則其鄙吝
之心愈甚名位愈大則爲子孫之計愈長半生逐逐意
欲守之萬年而不知有悲於其後者矣嗟乎珠玉可寶
諸侯豈視其土地人民政事不珠玉若而甘以身殉邪
沈淵捐壑此極盛之所爲寶珠玉者曰矯矣充其無厭
之欲且議祖宗儉德之非才甚至徵獻徧於民間卽亡
國流傳有一壘一鼎之銘詞並妄摺焉以改其元號位
列四等而日迷五都詎非大惑乎夫使所寶果能天長
而地久也則猶謂珍奇之品福命定自有生服食亦可

不死吾固無深責耳乃有擁數百萬之金錢瞬息即歸
蕩析經數十傳之積蓄末路立見消亡此其身即不遭
戕殺於戈矛而日暮途窮亦將憔悴涕洟以沒世矣貴
穀寶賢此不言之美利寶珠王者曰迂矣極其所願之
奢且恨天地菁華之太薄甚至燔掘亦無忌憚雖殉餘
腥穢僅一玦一環之微末并緘秘焉以傳示後來統冕
其躬而金銀其氣此直下馬耳夫使其身果安然而無
恙也彼將謂儻來之物得之自我失之自我亦復何所
求哉豈知斂之愈厚則敗壞愈令人難堪壅之愈深則
決裂愈不留餘地至殃既及而始欲免遭夫焦爛而都
墟社屋已痛哭流涕之無從矣世人之無恥也可使其

葭洲書屋遺稿

三

行爲輿阜不可使其家無蓋藏寶珠王者靡然民上顧
亦倒行逆施乎無論敲剝太深道路以目皆欲剝刃於
其腹中即千夫所呵亦將立斃吾知多藏之室必有來
瞰之鬼神何者其氣固有所感也以養人者害人府庫
無非膏血所積求生我而殺我腹削必有報復之時虞
出共池厲居已氏此亦千秋炯戒耳利欲之昏人也竟
有忍輕擲其性命而總不忍輕棄其資財寶珠王者撫
有提封願亦國輕物重乎不知孽緣已廣拔刺稍遲還
將流毒於其身後恐九原餒魄亦有餘悲故夫不義之
財不如破家之子弟何者其氣尙有所洩也世際承
平倖入難逃顯戮時當衰亂厚藏更可寒心瓊弁生妖

美城貽禍不幾白首同歸哉於虜蓄德能文微賤則聲
名不起樵備筍婦金多則光氣都芬世俗皆然吾獨何
惜乎諸侯特以諸侯之身爲土地人民政事所係殃其
身可痛也殃及於天下尤可痛也則奈何以珠玉易其
身且易天下也

如操嵇康廣陵散如聆禰衡漁陽摻眇在顧定諸侯
不是泛爲貪夫棒喝處處作指點語不作譏切語尤
有溫柔敦厚之風

葭洲書屋遺稿

三

葭洲書屋遺稿

烏虜此我先兄虞衡君遺稿也兄長余五年生未三十年而邈然有千秋之抱其芬惻之情振奇之氣一發之於文每拈題或繙擷經史或縱棹雲水深處或貫貫行桑陰竹所初若不加思索者然比擗管風雨雜遝萬象湊赴不逾時而文成雖老先見者咸攝然意下錦藻濡頭面壁十駕始及兄謂此限於天弟無以此自餒也猶憶乙酉之歲結夏西泠獻疑送難殆忘昕夕未幾兄病病且歿余哭之慟哀輯其遺文得二百數十首匯而存之洎後走京師手是稿請質於山陰傅子純太守詳加審別選定如千首既與通州張季直殿撰同榜成進士服其論文之精確重請釐訂冠以弁言正思寫定付梓

葭跋

而乙未之冬故廬鬱攸已選未選者舉燼焉於是兄手澤所寄精神所棲託蕩然無復存矣錦藻不弟未克早授之梓痛定思痛恆引爲大戚每當人靜宵闌篝燈欲炮縈觸舊緒凡平昔所熟復而欣賞者筆而述之其首尾完具者僅得十二篇餘或零章斷句篇幅不備蓋先兄之亡十數稔於茲矣人事之雜揉思慮之磨耗惘惘前塵已如隔世此十二篇者亦追錄於煙銷雲散之餘嗟乎如我兄者豈不窮哉以錦藻文行無似枉荷先澤叨竊上第我兄天馬之才鉅肝擢腎敝敝焉契而不舍斷得一當於有司之繩尺而乃城頭懸布屢躡屢登終於不振天旣嗇之以遇又復天之以年恆幹不居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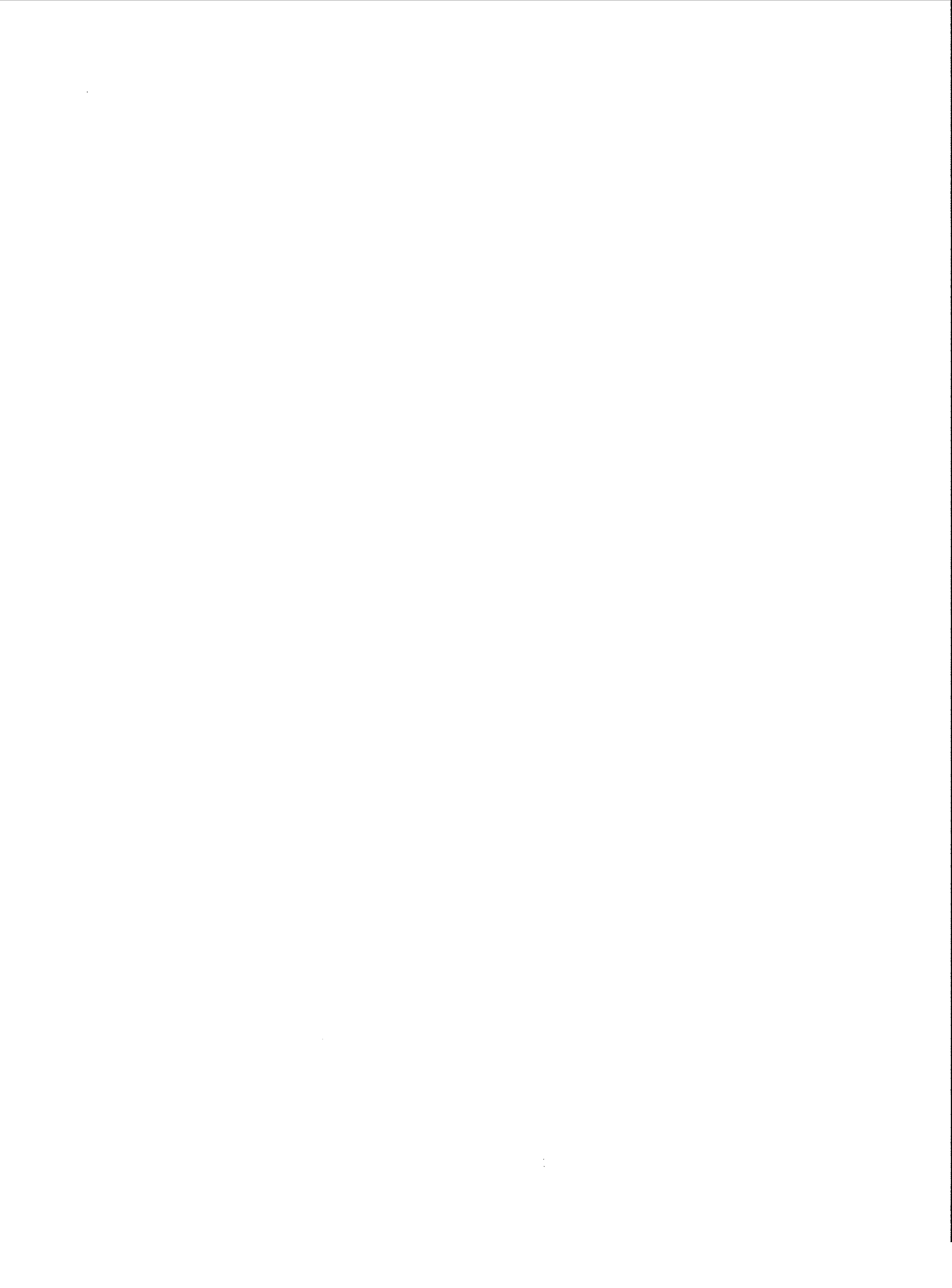
編隨燼片鱗隻爪撥拾僅存抑何我兄之不幸耶況今海水羣飛斯文道喪石渠寶典散爲秋煙區區羔雁行卷之微其不爲魯論爇火太元覆瓿者幾希執寸筵以叩洪鐘聲之遠聞其可必耶第念兄之敝精靡神辛苦而有之者剝蝕摧燒僅止於是亟梓行之以贖吾過且誌吾令原之私痛茲爲凡天下之資志方干嘔心昌谷其人者一慟也梓旣竣因索季直同年之舊敘錄而弁之於簡端存初志也時光緒庚子歲相月同懷弟錦藻謹跋

葭跋

葭洲書屋制藝一卷先考虞衡府君應舉之文也府君積卷在胸遇題抒寫如萬斛源泉不擇地而湧讀者驚爲浩博無涯淡其實皆自道心得而非若他人之襲蹈也平時耽研文史洞悉古今著述源流嘗輯國朝詩萃略仿青浦王述庵少司寇詩傳之例而廣之不限於平日師友凡山林隱逸文彩未顯者尤必爲甄錄以發潛闡幽編輯甫有成書遽於光緒乙酉秋仲搜疾而歿年未逾立也此外詩古文辭亦哀然成集惜不戒於火多淪爲灰燼惟詩萃原稿幸存亟謀整齊繕寫付之剞劂以竟先業此編乃本生父追憶向所熟誦者手自錄之故所得祇此夫時文原爲進取之羔雁世有捐本逐

葭洲書屋制藝跋

末萃畢生精力以求工冀萬有一當於主司之繩尺至終於不遇而身名隨以俱歿者澌澌皆是府君抗心希古局量宏遠固不屑以時文名卽以時文論每構一題靡不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是知文外大有事在而遇與不遇又不足言也獨惜承幹甫孩卽違色笑未嘗獲侍明席於府君學術未窺崖略今覆誦遺編若接警欬回憶曩時負劍辟岬之詔猶在目前明發之懷益不能已矣甲子中秋節男承幹謹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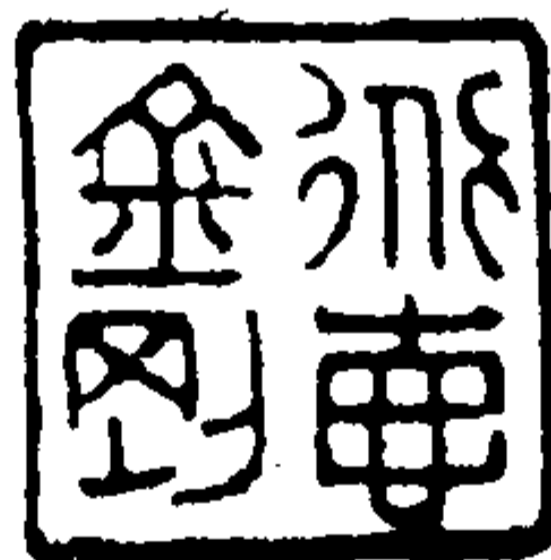


展 駢

玉 體

山 文

房 選



河陽盧氏
慎始基
刊于都門

卷一

奉哀簡齋先生書

楊竹漱國朝單句詩選序

楊靜齋詩序

送湯玉嶠茂才陝甘從軍序

錢季楨夫子詩序

合肥李太夫人八十壽序

吳縣潘太夫人八十壽序

田母周太恭人七十壽序

年丈魏述亭先生七十壽序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

年丈魏幹園先生九十壽序

恭祝慈禧皇太后六旬萬壽文

卷二

謝靜齋贈領啟

謝彥頎太守惠夏布啟

擬冊封卽墨侯詔

恭擬南越國遣使貢馴象賀表

擬岳武穆賀和議成表

擬真德秀進大學衍義表

楊墨琴傳

烈婦張徐氏死事傳

蕭湘珊大令側室劉孃谷墓誌

夜遊觀音院記

夢遊廣寒宮記

展碧山房駢體文鈔二卷後集二卷都爲文七十餘首
吾河邵孝荃先生著先生一字葆田光緒己卯舉人所
著有周易析疑四卷周官輯評六卷四書問難十二卷
爾雅補注六卷讀史獨斷十六卷文選編年十卷展碧
山房文集十六卷詩集十六卷海塵雜記四卷彙存於
家已刊者僅駢文四卷吾友漢陽周君退舟貞亮選其
尤佳者得二十二首弼畧依類次寫成二卷家兄木齋
屬爲錄木勘校既竣謹識其厓畧如此甲子夏日里人
盧弼記於都門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河陽邵樹忠

奉哀簡齋先生書

私淑弟子邵樹忠謹頓首奉書簡齋夫子座下忠聞前輩典
型後人所傾慕也風流韻事儒者所欽崇也是以古之人絲
繡平原金鑄范蠡斗瞻韓愈沙捏稽康當中心渴慕之時多
異想天開之舉又况吳頭楚尾居不過千里而遙桂信蘭期
生猶在百年之內而際此寅窗吮墨午夜添膏因辨香以祝
南豐對酒盞而思北海子虛烏有悟揚子之言筌神馬尻輪
落莊生之幻想雖仙凡異路難親天上音容而翰墨通靈要
達人問姓字仰維先生奇才應運卓識冠時二句係金德山
中丞薦博學宏詞入漢唐著作之庭班范馳驅於腕下生江浙文章之藪湖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山浩蕩於胸中任昉髻齡便擅聖童之號高柔早歲會膺國
士之知入桂堂前賦成銅鼓九重天上詔待金門斯時也名
士衣冠來一路鬼神之護遣徵君甲子動滿朝將相之咨嗟
而及乎朵殿擎雲鵬程小憩杏林捧日雁塔連登同朝送疏
廣以還鄉天子許阮修之娶婦風前染翰抽史筆而畫眉月
裏催妝着官袍以合香固已才人福澤豔動香閨綺歲聲華
榮騰青瑣矣然使其西清渥寵北闕承恩虎觀麟臺居歐陽
於內翰金花銀燭嘆蘇軾為奇才則即拔藻天庭揚芬帝室
作南國詞人之領袖爭北門學士之錦袍石鼓星槎識張華
之博物紫薇紅藥送謝朓以登朝要不過白玉堂高風傳梅
信朱宸殿傲日接槐陰已耳而先生則拂袖雲中抽簪日下
一麾出守辭形廷鷺鷥之班千里之官聽白下笙歌之響山

川峭折本齊梁戰鬪之場人物英多饒淮泗風雲之氣先生

霜車赴郡露冕下堂羈元白於外曹偏諳吏事屈龔黃於散
秩猶是詩人時則比戶風清訟庭日永四季讀書檢韻呼屬
吏以看山六房度曲彈琴知臣心之如水固宜金聲玉韻頓
新江左之文章李意桃情亦見河陽之經濟也然使其神駒
戀棧仙蝶貪花夢逐黃梁顛倒公侯之願官當赤緊羈樓案
牘之身則一邑匏懸十年株守紛紜蝸角奔走蠅頭竊恐分
鶴俸之餘資清難養母屈牛刀於小試官不稱才亦未免嘗
冬筍而不甘夢春婆而難醒也而先生則書陳楓陸志養諶
幃神武門前許挂仙人之冠服姑蘇臺上重尋霸王之園林
賀監乞湖雲煙餞送陶潛解組松菊歸來丁簾甲帳之繁瑣
京十二竹塢花潭之美銀漢三千北地胭脂盡染江淹之筆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南朝金粉紛來李賀之囊當其草閣臨風杜門永日披輝剔
蠹讀奇書五萬函潑墨研朱埋禿筆三十獲登皇萬態無錦
不香照耀千春有花必豔焦山蠶石入手腕而皆靈化鐵雌
銅經陶鎔而不死雲霞騰其采金石奏其聲是則玉海千重
未可窺其畔岸瑤宮萬級不能比厥高華者矣且夫虞卿著
書半屬窮愁之作離騷寫怨不無哀憤之詞竹里王維裴孟
僅山中之友柴門杜甫李郭非同時之賢而先生則婦孺傾
心侯王拱手海外購白香山之詩集閩中識韓康伯之姓名
脫帽評詩盡河北膠東之紙停車問字皆龍圖鳳閣之英而
且鏡匣開筵妝臺隱几瓊花瑤草繞玉砌以焚香晚照殘霞
脫金釵而換酒先生佷紅把醜倚綠題襟淡掃蛾眉月下喚
同窗之文史盈頭鶴髮春來扶雙拜之門生富貴多才神仙

得福遐稽往史更有何人且夫明允謫居魂遊海島少文老
病臥返江陵應璩才人僅從軍於鄴下枚乘遊客祇珥筆於
梁園陸機賦三都終年不就宏景志五嶽一字無成蓋一則
井蚶山雞苦於見聞之未廣一則芒鞋竹杖累於腰脚之不
強而先生則銀海金鳴春能潤楮銅筋鐵骨天許看山四渡
黃河弔荆高於易水重遊碧海遇劉阮於天台登虎邱則白
練橫空過鴈蕩則青天落手袞斜攬轡踏銅柱而題詩靈武
回車感玉環而隕涕甚至手招黃鶴杯泛洞庭山陟紅羊雲
橫粵嶺滕王閣圮望霞采而重來玉女峯高繞雲鬢而一上
凡夫烟結霧縹之所紅酣綠醉之鄉罔不虎嘯龍吟收歸粉
本嵌珠琢玉檢入行裝偶假銚爐卽成至寶一經咳唾便化
精金固宜日月當天薄濂洛關閩之僞江河倒地笑王楊盧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三

駱之非宣著八風動符古律包涵四瀆不納橫流能佛能仙
亦唐亦宋當時既多御李之客後世猶有推袁之人考厥文
章浩如煙海想其丰采姤煞乾坤樹忠崛起南荒遙望北斗
廿年論古慮二雅之道衰九頂焚香恨重泉之路遠攀花折
柳方春而情緒無多刻翠雕紅未老而才華先盡將尋先生
於紫府珠宮之內既無桓景升天之方將訪先生於蓬山桂
海之間又鮮長房縮地之法是用虔脩意蕊澣潔心香枯管
噓春翼分楊柳瓶中之水夜臺遣信來問芙蓉城主之安委
宛干言敬煩驛使纏綿九曲強學蟲雕說者謂先生神隱倉
山魂歸碧落乘鸞跨鳳已馳逐乎仙班吸月餐霞更浸淫乎
道術是卽欲傳江淹之彩筆夢裏通神要不過達般浩之琅
函空中寄意殊不知孔思周情境由心造燕南趙北地以神

交矧先生寶氣冲天金鉞度世元精耿耿耀七曲之文星大
集流沈懸三秋之皓月既津梁而下逮後學豈羽翼而不需
傳人嗟嗟雲水茫茫此爲萬古傳書之創局人天渺渺難盡
一時慕道之私心玉宇瓊樓公應好珍眠食烏飛兔走我敢
自誤居諸

楊竹澉國朝單句詩選序

廣陵楊竹澉先生半壁自珍夙耽翰墨一金不受舊有淵源
入世忘名號孤竹子閉門掃軌居獨秀峰過邗詵之桂林曾
攀第一刻刻溪之藤葉雅擅無雙興到拈毫驚孤山之風雨
神來下筆走獨角之麒麟讀古人書別留隻眼掉雲中尾不
現全身茲之單句詩選則尤吉光片羽之珍滄海遺珠之寶
也同治辛未余以羈身漢渚匹馬無歸逆旅江城扁舟未返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四

適與溱陽賀君遊半帆閣登一覽亭訪鍾子之故居斷絃莫
續尋繭衡之廢塚零瓦徒存而竹澉願以半途識面之交爲
一字拔人之請傾來魯酒壺頭向月以皆偏訪到蕭齋屐齒
臨風而欲折余惟詩人從無強對好句不能雙存是以夜雨
燈樓聞一聲之長笛春風泥燕落二月之空梁謝靈運池上
興懷草生夢裏崔信明舟中得句楓冷吳江九九風高大臨
則重陽敗興三三春滿小宋以一杏傳名蓋草地花天縱才
情之四溢而蜂腰鶴膝已工力之全輸說者乃謂瓦雀雙飛
山雞對舞連理種雌雄之樹並頭開姊妹之蓮北黍南茅每
疊呈其景祚東鷄西鵲常比翼於高天所以鸚鵡能言王元
之英年敏悟鸕鶿尋對吳處厚韻事流傳海日江春懸之內
閣落霞秋水詫爲仙才凡一韻之初成必二難之克具今是

編乃獨張旗鼓直湊單微概等國士之無雙齊爲鰥居之寡
偶汾陽單騎公然馳騁行間太子偏衣何以遮關紙上母乃
散錢不能歸串而半菽未可充饑不知金玦從來善藉玉環
不必有對况天弗圓於西北靈斌鍊石以成功地偶缺夫東
南豈亥扶輪而窳步吾霸衰而楚霸盛二雄原不同時虢國
去而韓國來兩美猶然相妬使必謂玉以交柯而成采桃因
夾竹而彌芳夢筆生花皆張環堂前之雙管探懷得壁悉徐
卿掌上之兩珠則何以龍虎未聞共棲熊魚不能兼得染指
者第嘗一嚮之味題糕者尙遜一字之工也僕也半臂衲袍
恆思蘿補孤舟破履自等匏懸小姑無郎能勿銷魂於梓里
大國非偶敢違弄斧於班門然而冀馬空羣未許登車獨駕
商羊善舞不曾滅迹孤行爰從齊人酒肉之餘爲節魏絳金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五

石之半略將小技特奏蟲雕卽此一斑足徵豹略嗟乎金陵
落日心傷烽火之餘氛王壘秋風淚灑河山之半壁旣託小
言以見贈還持片語以相商此時隻手回天端爲嗜古竭單
身之力他日孤忠報國尙冀歸山編獨行之書

楊靜齋詩序

夫石鼓聲稀桐魚扣之而響應虞淵日薄燭龍過之而光騰
若是者何哉氣類相孚而精華難祕也是以蔡邕之竹伯牙
之琴韓起之環張華之劍雖日月沈埋之後有風塵賞識之
時又况把袂題襟心交半世盟風坐雨膝聚三更燒銅燭以
薰天狂歌鬼哭拔金刀而砍地醉舞神來當十二年名場落
魄之秋披三千首勝地銷魂之作酸煙苦月颯颯交飛熱淚
寒冰泔泔欲下而不濡頭潑墨慷慨尋愁嚙指挑燈淋漓寫

怨者乎揚子靜齋玉皇香吏瀛海浪花仙鳳藻摛華於駘壇久
拔赤幟鶴原競爽在馬家尤數白眉李供奉酒市長眠講從
天上任彥昇聖童爭許譽滿人間茲以僕冷館東邊寒蘊北
捲紫芝眉宇鎮日相親黃葉山門臨風便款乃出其亘漢昭
雲之大著爲索及妃紅僊絲之小言僕觀其織錦排懷雕珠
製句或則長槍大戟蒼茫弔古之情或則碎玉零珠悽惻懷
人之意或則黃鸝紫燕入酒闈而尋芳或則石馬銅駝過新
亭而隕涕或則咀風茹月流連山水之音或則刻翠雕黃來
往煙花之夢綜其體製情有萬殊核厥生平境凡三異請君
刮眼待我拈毫慨自科第限人歲華誤我十年磨劍憑矮屋
壓雪以埋頭五夜鈔書喚長恩拈香而捧手鑽蠅剝蠹鐵硯
欲穿摘綠研丹銀燈不輟仰空梁而嚼子頸猶如鯁澆濁酒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六

以論文身忙似鷺鷥鹿惟怯而遠遁山鬼挪揄而徐來李長
吉之苦思無弗及也朱買臣之勤讀自謂過之然而時命難
齊英雄不過單車瘦馬落拓侯門旅雁征鴻棲遲江上每當
寒山日落大漠風高漫天之黑雨飄衣匝地之黃塵吹帽阮
嗣宗登廣武漫罵高皇馬少游客新豐紛來酒伴拓其青天
破空之想作爲白眼驕人之詞此境之一異也至於夜月紅
樓春風綠液郎披鶴氅妾食鯉魚坐甲帳而眠琴奉丁簾而
貰酒歌殘白紵起舞悲來費盡黃金霑襟泣下願青衫之潦
倒解纜登舟憐紅粉之嬌癡牽衣攬鏡思爲蝴蝶未許雙飛
化作鴛鴦除非再世時則孤攜短棹小別長干鎖白門九曲
之愁春山壓黛拋紅豆千箱之淚秋水剪瞳翠袖紅牙李義
山偏工豔體柘枝檀板陶靖節亦賦閑情此境之又一異也

若夫晴滌十里爽氣西來遠漲三篙大江東去金陵日落六朝之烽火連天鐵鎖沈沙兩晉之衣冠掃地登赤壁思諸雄橫槩之鄉過黃州見二客吹簫之所潯陽九折曲篆回腸皖水千條新淘古憾馬當夕照嘆才子之安歸牛渚西風問英雄其何在梅根浦上誤入蝶粉之叢荷葉洲前頻添鶯花之夢時則辭家千里作客三秋白髮高年纏綿杖履青閨弱息悵望藁砧庾吾之文章鄉閭不少杜子美之詩何道路爲多此境之又一異也嗟嗟余每歎夫造物生才必兼感慨悲歌之氣塵寰墮劫卽多仕宦兒女之緣自中原虎鬪以來正豪傑雄飛之日使我輩登車攬轡投筆從戎馬伏波効命沙場風高銅柱傅介子立功異域電掃金川彎神臂弓千鈞力重塵鬼子國百戰動多何至免守荒園蜂攢故紙王處仲唾

展碧山房騷體文選卷一

七

壺擊碎恨知己之難逢蘇子瞻綽板歌殘看雄心之頓減然而沈觀理數事尙可爲自顧鬚眉身猶未老況金枝鐵幹必不甘朽腐於匠石之門翠柏蒼松終當被芳華於雨露之世僕也槐花滿地短陌悽遲苜蓿連盤長年瘦損少自疏於學問長無志於功名適睹韋鄭公之瑤篇顧生雷孔章之劍氣等身著作君未持布鼓遊雷門潤色題詞我先撞黃鐘以寸莛好爲檢點江城八月之遊姑作狂言皇甫三都之序

送湯玉嶠茂才陝甘從軍序

儒者讀書萬卷還須縱覽山河男兒有志四方纔許高談今古況金戈鐵馬正朝廷多事之秋斷簡零篇非措大資身之策而際此登車攬轡拔刃絕裾親披破篋以焚詩書不與羣蠻而同覆載班超之行萬里耿況之去三邊棧道彎弓度青

天而直上夔關駐馬驚赤雪之橫飛遊子出門故人把酒一言囑咐要清瀚海之煙波四座纏綿各泣河梁之風雨人生忠孝不能兩全海內安危在此一舉十年間別高燒蠟燭以薰天卅載貧交姑聽驪歌而就道慨自三江虎踞毒霧穿胸六代龍蟠妖風刮臉新亭涕淚悲咽無窮建業風流飄零殆盡鷓鴣南國美人之羅綺何歸麋鹿東吳霸王之笙歌安在鴟張兩翼鼠竊十年元帥捧檄以圖江淮深宮臨餐而思願牧幾乎玉宇金甌之鞏固久付魚書狐火之荒涼幸而聖策風行神機電發裴晉公元勳討蔡杜元凱上將征吳風利龍驤雪催鵝鴨整一十八萬之鸞鳳船欣看孫皓歸忱問二

展碧山房騷體文選卷一

八

十四橋之月色簫聲依舊玉人度曲場中興之偉造建二且古之殊勳方以爲寰海鏡清普天囊括龍庭可以罷警虎將從此投戈矣豈知半壁東南方設鐵甲長城西北又弄銀刀維回鶻之獸夷實程獯之蠢類花門虜而草竊居心思結遣兵久削平於李勣謂康熙時休屠叛主曾見斬於昆邪謂道光爾國家念其以漏網之魚爲傷弓之鳥百年休養不加赤族之誅一體懷柔特遣烏桓之罪花封內地草偃窮廬謂宜檀部回心粉身効命林間食豨早變鴉音水底含沙潛消蠅射希圖後効驅駱駝萬隊以耕田潔雪前愆捧鸚鵡十籠而赴闕瞻中國大皇帝之儀衛向日抒忱聞朔方眾諸侯之聲名臨風隕涕貼眠似犬尾盡向南負罪如豺心甘投北而乃未聞虎斃竟作魚游乍聽狼嗥便吹虺毒星指招搖而不畏月逢盛滿以舉期鯨吞蕩姐之場鹿鋌蓬婆之塞謂令公大人之已死疑小范老子之可欺火伴相仇風災迭起長蛇封豕

反薦食於同生白馬黎牛竟蔓延於殊俗敢憑地險妄倚天
騎皇上以爲一日不安百年之患也一方不靖四海之憂也
爰乃射苑竹以決兵機推棋枰而商國事官中謀定命韓琦
領代北之兵閩外權專爲王導假安東之節謂左且夫唐禍
實基於南詔漢力半耗於西戎九節度出師而汾陽幾陷阿
拳之亂五將軍保塞而李廣幾爲匈奴所乘以建武之雄才
而猶閉重關以謝青海以高皇之大略而且經七日而困白
登大抵請戰請和吏性既多反復議征議撫中原要少良圖
當此而欲汎掃伊吾生擒頡利鑄碑於巒嶺塞上刻石於蜻
蜓山前飲白鶴而徐行駕黃龍而遠馭是則河湟邊事惟唐
休璟能知關陝糧儲非漢蕭何莫任者矣吾友湯子玉嶠弱
不好弄長而多才共說文疆無慙名士羣言衛玠不減玉人

展碧山房聯體文選卷一

九

虎尾常纏於腹龍泉不礙於手學西夷之言語窮兩戒之山
河凡夫日說星經雜碑雀錄璇圖四十六事王檢七十二封
俱能古籍羅胸雄談抵掌從竈上駭除瀚海借灰盤指畫天
山悉此虜於目中不屑聚伏波之米鍊奇兵於紙上無事燒
鄧艾之綿才子從戎總爲報國班生上馬何異登仙然而投
筆封侯者豪傑立功之會也臨歧贈策者文章經世之心也
自郊原伏莽以來非臣子杜門之日昔者中周虎落大敵叱
蟠君既足未出里門我亦年方及弱冠每當礮聲震耳箭鏃
穿心登廣武而歎豎子之成名過潯陽而嗟才人之落魄干
愁雪擁萬威雲堆亦未嘗不對雨抒懷當風寫怨拔長鎗而
砍地披短髮以叫天醉後狂呼露跡跋煙雲之態空中漫罵
思飛騰羽鐵之場然而海國佩刀屠龍有志江城把醜薦鴉

展碧山房聯體文選卷一

十

無人則雖輕壯士之頭顱泣英雄之髀肉三山積雪呂婆樓
之才調縱橫萬里長風宗元幹之情思壯闊而空拳徒握破
磨易驚亦未免以名士畫餅之談成仙人鑿空之想耳今吾
子冲香有路指日登程懷裏探珠是麗士元之薦本謂羅仙
幕前折節揖烏重允於軍門謂周壽帕首靴刀吐棄文人之
故態金盞鐵鎖輝煌驛路之行裝使其借箸運謀登壇定策
銜枚易服獲收洮水之功飲酒張燈便奪崑崙而返嗅溫簡
輿之靴鼻萬口問安聞甘與霸之鈴聲一軍流涕錦衾繡被
軒睡以禦北門匹馬單車從容而定西域則九封函谷曲唱
伊涼呼延陀頂罪朝天同稱漢吏葛邏祿焚香伏地速返涇
陽隗囂誅而雲臺畫像者二十八將瀆淵狩而契丹稱臣者
三十九年是誠柔遠之膚功安邊之首務也若夫整齊虎豹
董率熊羆鐵飛神臂之弓火震佛郎之礮連兵遠塞西突厥
薄伐龜茲耀武窮邊北鏡支爭持牛酒進壺頭之驍卒有海
皆紅斬車鼻於龍山無天不紫射赫連勃勃之臂結隊還營
砍乞臧遮遮之頭橫空持製僵尸積野流血成川電掃單于
之臺雲銷慕容之壘雁門間諜備知狐兔之靡依蠻邸腥臊
卽並鯨鯢而就戮此又在昔人爲次策而在今日爲要圖者
也至若剗草留根破巢完卵韓戢聲言征討惟聞貨賄之求
韋臬第主招徠卒至癰疽之潰勢必鼉魂方定狐性終猜嚼
虎復張饑鷹再颺矛頭生火有姑勾奴主之時弓臂折膠有
可汗稱天之候夫國家當連歲用兵之後逗遛則餉既不饒
將帥自興師討賊以來遷延則力尤不繼策之下者吾無取
焉秦中東走荆襄西連巴蜀南通宛洛北極幽燕華嶽三峰

表咸陽之重鎮長城萬里控天府之雄圖過諸王帶礪之鄉
綠竹與青桐俱萎弔列祖衣冠之藪金鳥共玉雁交飛更有
棧道千盤潼關六扇長楊廢館猿鶴宵啼扶荔遺墟獲狐且
舞往往汾陽里第掘出帝女之金釵茂苑門前拾來才人之
瓦硯從此登高覽古收歸長吉之囊縱酒開懷捲入孝先之
筍盾頭磨墨皆長槍大戟之吟驛路題詞成變徵清商之調
嘔心詠罷風雷僵起於行間脫手書來蛟螭活鳴於紙上爲
此行也不亦壯哉所慮者汧渭秋風易吹愁滿平涼宿雨常
共恨多郎路三千妾年二入看銅街之走馬動意衾稠聽珠
關之吹簫留情紛黛風前置酒起舞悲來雨後聞鈴沾襟泣
下張衡處機密而不樂王粲睹平原而思歸袁大捨之牧樓
魂銷巫嶺馮小憐之畫閣夢繞吳天毋乃豪士風情原多賦

展碧山房詩體文選卷一

十一

媚征人涕淚易溼衣裳不知蓬矢桑弧大丈夫當有四方之
志銅琶鐵豸奇男子多從三輔而遊又況烈士徇名不詢家
事畸人許國只在沙場行矣哉矮屋埋頭銷沈許多志氣勉
乎哉長安插脚珍重後此功名僕也少讀詩書曾許孤身致
主長經憂患苦教入口羈人破硯空山墨磨不短流年逝水
天仰彌高口陳王荆公之浩瀚千言淋漓吐氣背滄岳武穆
之精忠四字慷慨送行展卷雕蟲既呈小技橫槍勒馬還有
狂言此時魯酒三更傾大白澆胸而贈汝他日淮碑百尺舍
昌黎作手而屬誰

錢季楨夫子詩序

於風雲馳逐之秋而長吟抱膝當旗鼓縱橫之日而短燭催
詩屈子幽憂離騷見志韓生孤憤說難成篇大丈夫不得志

之所爲從古如是也然而廣武成名不無豎子夔關弔古豈
乏庸才看劍不足以破牢騷則不禁覽鏡悲白髮矣舉杯不
足以澆塊壘則不覺搔首問青天矣是以昔之人放眼高歌
瀟頭狂走豪情哭要離之冢哀詠碎處仲之壺馬周懷才題
詩酒店薦衡負氣搥鼓漁陽匪獨直抒其天懷抑以曲將其
忠悃也吾師季楨夫子楚國耆英齊安老宿東方朔公車待
詔北斗南物望咸歸屬以時勢荆榛中原草莽江頭桴鼓驚
聞慘淡之聲塞上旌旗日作飛揚之狀維時許枚卿先生駐
守黃州以公爲辛亥本房所中副車招襄戎事奇章表杜牧
爲參軍借資碩畫任昉置陸倕於幕府故是門生當是時劉
輿才長仲華年少以公爲班定遠則望其馬上封侯以公爲
陳元康則嘉其盾頭磨墨以公爲張華之博物則許其畫地

展碧山房詩體文選卷一

十二

成圖以公爲傅永之雄才則驚其據鞍草檄向使李廣非因
命厄敬通不是時窮安知不拔幟銀鎗起家鐵券繪象麒麟
之閣勒名蜻蜒之碑也哉而乃三年仗劍一笑還山春風護
橋梓之陰旭日開棗華之館當夫茶煙溼戶竹雨沾衣水邊
鷗涼天際雁下尋一題則板橋霜落得一句則木末雲飛集
上瓊花自成馨逸池邊夢草共暢吟懷銀湧金鳴鶴歌鶴舞
洵足使荀龍減色薛鳳輟音寶桂輪香王珠改采矣今者一
編遠出大集單行三劉齊名而孝綽之文早顯二蘇並世而
子瞻之集先刊蓋自早歲從戎久擅谷雲之札亦越中年作
宦未離子敬之蘊固宜江上青峰嗣湘靈之餘響山頭赤壁
播內翰之宗風行間有齊集之鳳鸞腕底無不驅之虎象也
夫于名騰上國交滿寰區固不因啞樂之無聲乃親盲人而

索序道衡名重偏憐師古之才王儉集成借訂彥昇之手樹
忠東塗西抹一事無成北轍南轅三年又過玉溪生但工獵
祭見笑方家司馬光不喜駢文誰爲作者序既畢蓋不禁汗
流浹背也

合肥李太夫人八十壽序代

夫標女宗於彤管爛熳輓者能嗣徽音而扶陰教於黃圖孕
將相者實資姆德洪維聖清受命帝女開祥亦越皇上中興
宮庭訓政闢八荒之壽寓異命施行莫萬載於圖祇坤維鞏
固蓋久已生民之福肇自郊禴風化之原基於帷帟矣然而
英皇嬪舜商城啟元鳥之徵孽妣造周姜呂產蒼鷹之佐蓋
上有翊化斟元之哲后斯下有胎靈育雋之名媛古史所傳
仲郢咽熊士行遠鮪歐陽畫荻韋逞執經其得於母教不同

旅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三

其蔚爲名臣則一也歲在單闕之陽日躔姬訾之次恭逢李
太夫人八旬壽辰於時嬋星煥彩瓊露飛漿輦馭斑麟雲母
乘鸞而至窗窺朱鳥星娥控月而來以及羽獵從征七萃期
門之士瀛臺珥筆三清侍從之臣鷺島豪酋麟洲遠使靡不
傾心海屋拜手慈幃景瑞霽以鳧趨瞻助墀而燕喜謂簪纓
一姓史冊原多通門而岳牧同懷古今無此聖母凡所以祥
鍾鼎胄緯曜璇垣旗翼貞明仙瀛篤祐皆天之所以開景運
啟昌期也某樟江下士楚省微員昔載贛水之恩早識周珣
之有母今瞻宣文之範益知景讓之成名而欲介頌鴻禧勉
陳駢軸是則鈴轅稽首宜伸露祝之私布鼓競聲難發雷門
之響者矣蓋昔在文宗踐阼之初正粵逆稱戈之日狼狽
起窺朝廷武備之空虛豺虎星馳釀吳楚生民之劫運時則

光祿公陳書北闕倡義西曹鳴周訪兩甄之師屈陳湯五日
之指絳襜青蓋文畫輝煌星斗雷符旌旗眩耀勢且謂湯沃
積雪鞭打妖風可以收虎穴之功奪螯弧而返無如臣心烈
日賊勢驚濤一障南來方立山頭之馬九原西逝頓騎天上
之箕太夫人於是蒙帟升車叩關返里淒涼馬革痛伏波之
裏尸沙場叱咤龍泉矚王陵以勉事漢帝維時湘鄉曾文正
公金陵仗節幕府需才我制軍與伯中堂遂捧檄而行絕裾
而出也人第見江表誓師爲陶侃之勛名所由立關中轉餉
爲蕭何之功業所由成班孟堅銘勒燕然張英風於薄海趙
充國形圖麟閣著偉烈於中朝以爲今日之烽燧不驚江淮
無事蠻焚沾濡其德澤滇黔俯伏其威稜者皆制軍之力而
不知晉王矢盡固由能集父勛畢萬門與實則克遵母教也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古

伯中堂早登詞館敷歷封疆李光弼鎮河陽旌旗改色裴晉
公討淮蔡宰相視師滙瀆戎旂定一統懷柔之策津門海務
託中原倚畀之身伯仲伊周三台領袖河山帶礪一等崇封
以爲中國相司馬公夷人不敢生事天子用范文正海內不
復知兵而不知論樞府之功固宜敷天而稽顙秉萱幃之訓
又當飲水而思源也太夫人秀毓隴西懿鍾淮北江頭桴鼓
助夫子以成名帳下芻糧命諸郎而督戰深閨之仁言溥布
則災沴達於天閭口角之膏澤旁流則咳涎飲其德水滿牀
袍笏當巾幗之汾陽入座起居躔台星於婺女神淵汲浪甘
醴承霖固宜蟠匾輝煌聖皇之褒美龍章寵錫邀極品之
恩覃捧銀檢以迎禧佩珠旒而迓錄五年周而朝天者再四
德備而不朽有三瑞羽扶輪笑潘岳板輿之陋纓珣侍膳看

崔邠側弁之俄子舍承歡公侯繞膝孫枝挺秀瑜珥聯芳諸
季騰聲官皆金紫二喬競爽增亦英雄緬厥風徽固縉紳所
希有稽其福澤尤簡策所未聞也然而太夫人毫不忘勤貴
而有禮維易女士羣推詩禮之宗譙國夫人不改憂危之狀
敬姜機上細辨逸勞石窠城中弗矜貴盛然則太夫人之所
以扶持聖化翊贊清時佐軒燭鍊石之功襄堯舜垂簾之政
者非管城所能罄寰海所易知也豈惟是玉芬珠巾寶誥絢
丹霞之服紫泥赤檢瑤書映赤日之光哉今者節屆悅辰歡
騰萊綵箕疇九五福壽富駢臻桃實三千年春秋並茂韓雅
圭堂開畫錦接光彩於彤廷李德裕莊構平泉煥天綸於翠
軸共說神仙富貴弗祿長康笑看臺閣絲綸棟華接武從此
萬年寶字紫文丹詔永迓盛世之天庥所期八景飛輿黃道

朱翰長遊熙朝之壽序

吳縣潘太夫人八十壽序代

讀南唐女憲之書久欽令範稽西晉講堂之盛益慕賢聲自
古名臣多由母教從來淑媛皆享遐齡又况金殿扶輪共識
天顏有喜瑤堦賜帳親從日下承恩西母齒高居少廣之富
者八十載北堂春滿執華筵之笏者百餘人是則愛日之溫
延和於富媪卿雲之彩承耀於明嫺欲溯徽音宜芟蔓語矣
潘母陶太夫人盤悅流馨珥瑜啟秀柳栽彭澤席祖德之清
芬花種河陽受壻鄉之淡治維時尊兄鳧香先生服官北闕
供職西清囑劉妹以研就詩篇呼曹姑而續修漢史舉凡孟
母之斷杼柳母之和丸陳母之碎魚陶母之封鮒太夫人靡
不臚陳懿德佩作閨箴故其歸我光祿公也抑抑宜家祁祁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十五

作室絲麻殫勤勞之役琴瑟流靜好之音不謂三鳳河東方
呈祥於芝砌六龍海上已返駕於蓉城太夫人於是到薦傳
書抽簪課字以慈母而義兼嚴君矣初我中丞之發軔京兆
也內訓無違循聲卓著特蒙當途之薦遂膺不次之遷及乎
歷官濟南分巡海北身籌邊備手總糧儲水激青萊駐鹿駭
龍爭之地雲橫翠岱宣官山煮海之歡既領離綱兼權泉使
居爽鳩之故地刑亦稱祥揚繡身之清風仁能庇物太夫人
篝燈夕對見簿錄而必詞官鼓晨參鸞平反而頓喜遂令魯
國革飲羊之俗齊民靖走狗之風載路歡聲歸慈母我中
丞由是旌移彰武簡調閩中頒蕭曹律令之書法昭明允膺
方召旬宣之職化洽和甘柏署薇垣居官既久棠陰黍雨善
政尤多建議倉則聚米如山增書院則堆經成挾壯都門之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十六

行色備資斧而款裕公車靖瀚海之煙波造餘皇而路通京
耶凡此菩提廣種佛手千拳皆由萱草生春慈心一縷宜乎
太夫人行經榕署聽盈城士女之謳歌車返蘇台看滿地香
花之跪送矣抑又聞之功不足以靖巖疆者未克竟人臣之
事業也才不足以安邊徼者未能極中外之觀瞻也溯自火
織旄輪歷代會開兵燹北臺南澳本朝尤重海防甲戌夏福
建夷警天子以楊僕樓船原諳水戰昆明士卒穩習風濤我
中丞復奉特旨與沈幼丹尚書馳驛臺灣籌防邊事七鯤身
之險要向稱海外長城五虎門之崇高不但澎湖急惡維時
太夫人授之方略助以忠貞俾得宏濟艱難力圖報稱中丞
遂乃指揮如意決策無遺射白馬於潮頭蛟龍避位携朱蒙
於海口魚鼈無橋既而歲畢差竣養痾乞假太夫人居靈巖

山下玩平泉花石眺朝川煙雲坐高陽亭臺詠午橋風月或
瓊瑜隊裏笑分餅餌之餐或兜率宮中親繡華嚴之字心隨
雲淡靜與山宜每謂中丞功成之際不必居德施於人勿容
倦時則流民轉徙皖省偏災上官繪鄭俠之圖空憐瑣尾大
郡警常平之蓄莫救飢疲我中丞軫念民艱祇承母訓汎堯
夫之麥開長孺之倉載秦穆之舟貸監侯之粟解來宦橐勺
水亦恩送到窮簷春風皆暖固不獨曼嬰爲政待舉火者七
十家魯肅指困餽賞糧者三千斛而已也乃太夫人猶且撤
環佐賑減膳分甘練裳成鄭默之廉縹被勛蔣欽之儉不誠
嘉行難以毛舉陰德比之耳鳴也乎且夫福者備也備百昌
而上迓鴻床壽者酬也酬盛德而下詒燕翼當我中丞綠野
明農之日正諸公子丹山奮翮之時長君襲胄子頭銜冠分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十七

鶴頂次子登孝廉齒錄香挹蟾宮雙鳳聯鑣爭題名於藝苑
二龍化劍競耀彩於豐城德門盛事茂以加己亦越丁丑之
春我中丞奉太夫人命送兩嗣君入都考應會試玉禁謝恩
眾謂蘇瓊有子金臺策馬猛教祖述著鞭當是時五色瑤章
方承宣於鳳陛三枝瓊葉又獲售於龍門太夫人身處重幃
耳聞吉語喜季常不愧白眉之譽謂元成將嗣黃閣之助固
已老願克償私衷罔冀矣未幾皇上以江南宿望雅屬重臣
楚北屏藩當資碩畫我中丞復承顏宣室應對平臺辭魏闕
以登車沿途問民生蘇息奉慈暉而就道攬轡看漢水澄清
甫領藩垣旋專閩奇天子念東南大局要害全在鄂中武昌
居江浙上游都督宜屬士行遂以去年八月由藩司擢巡撫
青山萬仞平步能升紅杏一枝官牆不隔臣之遇也君之恩

也乃太夫人猶且貴盛不矜搗謀自下中丞每歷一境輒增
一憂每遷一官輒申一戒以此我中丞仁隨孝盡德與時敷
分廉泉於絳縣之西三晉咸沾膏潤沛闡澤於黃河以北全
燕共起瘡痍異赤詭思災黎額誦何無息風神似身文潞公
精采照人皆太夫人之培植深貽謀遠量足以周物表惠足
以溥羣生也茲者瑞氣騰霄燁星煥采參九天壽相開八秩
瓊筵我中丞萊綵承歡長依愛日板與迎養遠紹家風某等
受蔭芝幘揚芳讓閣奏芳樹荔華之曲欣瞻輦馭斑麟鑲姬
匾姜鼎之銘私喜儀崇德象際此日天恩寵渥珠冠一品祥
開璇室之光待他年壽母期頤寶婺重暉補晉瓊琰之頌
田母周太恭人七十壽序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十六

拾華辭彤管朱憲鋪陳藻語蓋靡弗齡齊南嶽輝約北堂矣
縱或曝厲幽貞芟除夏說要亦僅斷機畫荻蒐燼遺編封鮓
和熊揚茶昔聞求所謂懿修聲悅德協珩璜郝禮鍾儀勒中
壘賢明之傳蘋筐藻筍周家孝敬之徽鏤青纂而匪諛拜
黎收而無忝者其惟我年伯母田母周太恭人乎太恭人鍾
靈姬牒曜緯鄂垣碧沼蓮華接濂溪之遠辦璇闈椒葉騰墨
藩之奇茶當夫尊人萊山公之棄世也太恭人甫十齡翰墨
之餘精通妙算文紅所積曲佐庖食雜時其兄苴屏先生匡
壁習勤願瓢屢空每著書而仰屋常彙筆以出門然而劉妹
能詩恆競孝標之壘曹姑作史克成班固之書蠹綠橫經輝
紅抱葉其聰慧有如是者及歸我年伯某先生也仲子有女
來繼惠公之室孟光含曜願隨梁伯之春其時我年伯道光

壬辰已領鄉薦北轍南轅黃塵碎碾燕雲楚雨綠鬢交侵雖
曼倩饑驅頻歲待公車之詔而樂羊遠學終年無內顧之憂
寫韻備炊菽餐進膳皆太恭人之經營無迹撰摺得宜也奇
葉正甫之衣藉摠遠慮織實連波之錦弗訊歸期其勤勞有
如此者先是湯恭人遺有一女逢首伶仃初離襁褓麻衣泣
涕倍極酸辛太恭人王不隔懷珠常弄掌置膝而挑燈課字
臨窗則繡譜度鍼迨其適袁秀才季菴也馬融析教讀之資
濃裝奩於愛女鮑宣擅清華之譽備服飾於桓君至今白髮
瞻依屈原復老青衫偶儻崔慎兒成太恭人且加意撫摩不
時存問愛王筠風韻如觀外公思崔曙才華益憐弱息其仁
慈有如此者咸豐壬子粵逆之南竄也武昌荆襄鎖鑰吳越
咽喉我年伯以孫武之知兵爲公叔之捍患班超投筆尙斯

展碧山房麟體文選卷一

十九

封侯許遠被圍先驚致命當是時嚴顏頭斷髮髮猶存穆伯
喪歸風雲都變太恭人哀逾杞婦泣甚楊姬拔段配之刀投
漳溪之水絕范陽之粒引蜀道之纒蓋劍淬神鋒而彌光簿
登鬼錄而弗恤矣然而靈椿頽老堂有尊煒甘蔗旁生家無
長督太恭人則含悲忍死茹苦偷生問晨安則漏鼓猶催供
夕饌而釵環盡典事平大吏以事聞於朝我年伯得旨贈知
府銜母亦封恭人焉至今四品恩綸輝騰綽楔一庭彩煥寵
錫門楣傷之者既悲哥舒之死苦感之者復羨石窈之生榮
其誠孝有如此者其尤難者當鄂城之再陷也吳頭楚尾烽
火連天怒猊凶豺妖氛滿地太恭人奉我太年伯避難江夏
之東湖街東湖田氏祖塋所在也魏博衣冠山邱零落平陵
碑碣蔓草縱橫太恭人撫塚樹而增悲過墓門而隕涕突有

司墳者垂涎資斧睨目囊金意將行盜跡之凶掠樂盈之鄙
幸太恭人先機察焉得以計免無何哀鴻曠野方定棲依老
鳳孤桐旋驚殂化斯時也玉棺天上降旣無因銀燭靈前燒
皆成淚搶地則黃泉有路呼天則黑夜無門蓋幾乎箕軫星
應芻靈露委矣乃太恭人誠能孚物孝可格天鄉人有爲其
親早具棺衾者賤值售焉穆姜美楨竟供行父之需淮堰佳
城早待沈彬而葬天之所以垂憐宿德亦天之所以曲監孝
思也自是以來庾信鄉關飄零榛莽杜陵家室淪沒烽煙聳
鼓臨江天皆慘黑旌旗過眼夢亦倉黃適太恭人從兄商山
孝廉遊幕荆州往依焉登王祭之樓平原帶恨入韓康之室
甥舅同居住荆年餘旋與商山公返鄂途水重來河山非舊
桃源再到井里無存時復有彭器之觀察與周壽農大令分

展碧山房麟體文選卷一

二十

宦海之餘資增師門之小潤太恭人因得借摠鶴警聊定鴟
棲析米爲炊餘出束修之費焚膏課讀兼聞紡織之聲蔗啖
晚節而生甘律吹寒冬而回暖以有今日也小丞同年以周
宗之瓊葉補田樹之荆枝何無忌似劉半甥原如舅素伯姬
愛吾惠姪本從姑事有證於前聞禮可緣夫義起又况姚崇
作相外甥與子姪連名陽城在官寡姊亦晨昏共室雖爲他
姓奚啻同生此又可引往哲之微言破迂儒之目論者也茲
以某月日爲太恭人七秩悅辰小丞念母氏之劬勞張公庭
之彩奏擊南國湘妃之磬燕寢臚歡開西來王母之尊蟠桃
侑酒樹忠雲瞻鶴嶺水阻彝陵與伯符爲同年未獲登堂而
拜母聞梁竊之高行幸得染翰以撰詞宣文君講帳長懸敢
爲掄揚之泛語張茂先女箴可續宜垂閭闔之芳型

年丈魏述亭先生七十壽序

天子御宇之九年三月十八日爲年丈魏述亭先生七十榮慶於是鎖院春深三條燭燼金臺瑞靄五色雲騰吾友子題同年邀日下之名流佐天邊之壽筭千萬間開廣廈初停戰士之聲五百里聚賢人半是年家之子既而同人以先生靈光在世陰德及人斗極瞻輝新添鶴算危言爲壽宜屬飯生忠惟先生霞表昂藏風襟磊落考其門第鶴山推道學之宗品厥英稜駒齒負成人之譽先是其尊人性耽施予義著鄉閭賓友填門裴之橫被寬百幅貲財委地嚴仲子手散千金因之李密門衰彥昇家蹇楊子無十緡之積崇公鮮一瓦之封先生運際枵虛身丁澆落寒著西華之練暑懸南阮之禪熱不因人貧猶勵節心聞勇而布聞信播關中慷慨之名與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三

得義而測得文成光祿平生之志則先生豪俠之足稱也洎乎行孚戚黨天佑善人魯國有田漸稱負郭淮陰決策大可資身陶朱三徙而成名鄭白環渠而置產諸郎繼志鴈序肩隨季子能文鴛軍首冠人謂報施不爽福澤獨鍾必將剖開田樹之荆分種謝池之草而先生吹埤待和引被思溫許武成弟名甘心納粟馬援戒兄子遠道寄書而卒使吳虎蜀龍聲騰藝苑胃文基武秀擷贊宮水無分派之流花有同輝之萼則先生友于之足法也當同治乙丑檢逆之突出麻黃也緜翁颺起豺虎星馳編竹筏以渡江人多於蟻依草菅而乞活命輕如鴻葛鎮地號衝衢居無大廈毀晉國之館難以容車賣魯公之書無從乞米勢將雪封蘇武露宿黎侯一夕遠微虎之遷五日聞烏桓之變而先生則倡義指困臨江葺屋

鄭莊千里代備齋糧王秀三冬兼施襦袴而卒使鴻皆安澤

鴛解變音監下拜於陳實之梁戈返操於何休之室彗言頓息賊膽俱寒則先生之仁能庇物也今夫搜神記作備錄妖祥無鬼論與誰明禍福是以樂巴巽水事涉荒唐虢國賜田語尤怪誕而先生則憑虛造意結想成因喜聞南海之燒香愛向西天而禮佛日打蒲團之座業靜紅塵露彈楊柳之瓶書刪素問杜老居陳芳之國白公主兜率之宮而卒使室盡平安家無天札見曇花於寶筏喚菩薩爲天親或者鄉號神仙原鍾靈於武邑書刊鬼谷曾託始於魏侯乎而要之有蕭惠而後項王之鬼亦靈有崔思而後蘇峻之座可燬憑依在德對越由誠則先生之敬以格天也今夫木毀金湮數原前定石言呈履理實深微是以王遠頗精象占而不能防青衣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三

之取易曹公雅多智術而不能算赤壁之塵兵識桓惇之災宣尼不言其何故料陳衛之火國僑猶以爲多言天道難知聖人不易而先生則明徵變始鏡燭幾先未共闕伯而前驅卽知畢方之早降炎炎赫赫夢曾入於蕭中出出譎譎聲獨聞於亳社及乎紅羊劫過白撰家空城門有殃及之池齊國無收回之燼而先生則甌墜不顧甌缺無驚尙讀賀火之書弗誇徒薪之智禍生有兆誠至能通則先生之料事如神也至於講陰陽之文異端多爲詭僻編獨行之傳閉戶不聞鄉鄰南車曾足指迷而嫌於迂遠西竺雖工說法而遁於虛空而先生則藥石愚蒙鍾鑪經史爲里耳聲明聾俗或當頭喚醒盲人掃孽海之塵婆心濟世作家常之語佛口生香字孳乳而轉多石頑頭而亦點卒之聞韓休之姓市價無欺居王

烈之鄉偷兒皆化李常垂於樹上蓬自直於麻中則先生之樂善不倦也樹忠綜觀懿行縷述微言遙看江上雲飛北斗南重騰光燄共說歲初星轉東方朔三度神仙蓋家傳相業疏早上夫十思矧縣號壽昌人宜逾夫百紀子題同年與樹忠傾襟夏口把袂春明分箋於五鳳樓前新披彩服拜手於雙龍閣下遠祝遐齡盼蘭檢之恩十二行芝泥早貢晉麥邱之祝八千歲椿樹何如

年丈魏幹園先生九十壽序

晉五福之曠壽徵洪範六書之譜藝爲大名綿鶴算於人間已逾梁灝登科之日迂鴻床於天上妙是江都應舉之年蓋楚國肇封其人原屬耄耋况葛洪倚寓此地應多神仙則際此酒引椿筵詩吹黍籥瞻瑞有之瑞彩依斗北之瑤光吾

展碧山房新體文選卷一

三

知繪家慶之圖滿毫莫罄陳遐齡之祝額手非諛已幹園年丈樊山望族鄂渚清門三鑑傳家十思報國溯先朝之闕閱本宰相之簪纓而公則幼譽石麟長矜筆虎臨場決戰已兩試於黃宮拔幟先登將單行於藝苑嗣以六丁運腕二酉山空紅經歷劫之羊碧盡藏餘之靈爰改儒而爲賈遂握算以佐家劉晏長才偏工會計范蠡短躬獨往江湖不煩析利於銅山已見起家於金穴此其宜壽者一也今夫有子克家固賴門庭之助商人重利實因積累之艱當七世兄之出嗣外家也六尺伶仃一門濩落債欲逃而無所未敢築臺適有積而如山誰能焚券人將謂坐受千金之累必無一粟之推柳已附榆瓜將棄葛而公則髮膚同體外內一家韓康共甥舅而居不分爨火嚴仲揮金錢如土代綏誅求春陰常庇平雨

家餘潤常兼乎外姓此其宜壽者二也若夫葛鎮之爲縣東孔道也名山作鎮礪礪懸崖春雨如膏滄泥滿路或則中途陷馬慶鄭連號或則遠道推車王陽先畏未免泥鴻爭印步爾難行而公則倡首捐資盡心好義買山下醉眠之石鳩園門改字之金綺錯基交市皆畫井鱗歇羽布溝可通泉至今春水方生客有舉裳之便周道如砥人無折履之憂河因賈魯得名渠以鄭公錫號此其宜壽者三也若夫鎮民之疊被水害也室空如磬家無一鷄之蔬米貴似珠人鮮雙弓之飽加以居奇者賈用三倍積穀者坐擁千倉誰肯指園暫甦涸對空聞磬澤遲集哀鴻而公則仿平準之書爲救荒之策既學監河而貨粟還同秦穆之汎舟五斗爲程人有屨而成折四鄰相告碑無口而不同遂令吉人窮簷爭託陰於宇下清

展碧山房新體文選卷一

三

中餓孳悉改號曰更生此其宜壽者四也迨夫同治乙丑捻逆之竄擾麻黃也旌旗捲地駭怪雨盲風之交馳桴鼓連天驚凶狻怒豺之突逞當是時邾城外郡伏莽堪虞鄂渚軍防藩籬已撤加以待哺者樵蘇已斷渡江者玉石難分似不免禍且臨眉憂將掣肘公則勞心撫字隨手布施解囊底之金平分老弱賑道旁之粥親視寒温而且善不施勞功能解賞事平縣令葉公保舉升銜公謝焉攝陽子助王室養民藉甦窮乏公孫枝爲閭閻捍患敢倖功名此其宜壽者五也且夫厥衍瓜綿事莫親於聯族枝分派遠禮莫大於敬宗是以范氏義田勒爲碑記眉山譜引刊作家規公念象笏龍章本前朝之冠冕耳孫鼻祖實一派之淵源遂乃推畢萬受封之始迨了翁繼序以還碧瓦朱甍新先人之祠宇歌鍾鐃磬陳宗

器於堂楹而且拓地弓三廣開義塾窺天尺五代備修資爲
前世延累葉相承之書香使族中無擄犁不識之子弟此其
宜壽者六也忠與高門屬在世誼前月述亭年丈七秩榮慶
同人既敦促爲序今又恭逢大壽代索小言人一已千之竭
賤子搜羅之力我百爾九十欣君家壽考之多猶聞去年秋
幼雲同年榮領鄉薦公衣冠出拜客鶴髮芝顏驚陽五猶存
世上蟾宮桂子喜半千克副才名美談聚於一門路人稱爲
盛德從此問安點領不數郭令公之百笏盈牀若教祝壽期
願祇須左太冲之十年一賦

恭祝慈禧皇太后六旬萬壽文

臣聞詞人雅善鋪張而賦六合則舉枚斂手史氏各殊體例
而祝萬年則燕許同聲故知聖德難名詩書無誇美黃炎之

展碧山房聯體文選卷一

三

語天恩罔極簡冊無頌揚蒼昊之文事至於歌舞無從雖寫
之文章亦贅然而乾坤縱大未禁日月之抽摩符籙長存間
資雲霞之藻繪又況放勳稽古史祝華封富壽之三豐減延
年詩廣天保岡陵之九豈有際仙籙長生之世當佛心歡喜
之秋天邊彈王母之靈璈而寰瀛不和皇琴之曲雲裏奏女
媧之仙瑟而草野不吹華黍之笙者乎然則揚鉅海之微塵
爲東溟測水晉普天之祝嘏來北闕陳釐此在朝廷視之爲
露筵撞鐘殊不自知其僭妄而自臣下觀之則雷門擊鼓或
期有助於軒轅蓋幸值聖明熙洽之朝原可附文字廣颺之
例欽維慈禧皇太后賢明天縱孝哲性成自觀型媯汭以來
訖思媚周京之日凡所以扶持陰教翊贊皇猷上嗣白山朱
果之徽音下昭玉葉金枝之瑞應揖英皇爲姊妹肅環珮而

雍容一切軍被海隅儀型天下者載在國史紀在皇成非下
臣所敢知抑非下臣所能述也獨念文宗賓天之後正當海
內多故之秋內則操莽在朝晚漢豕之玉璽外則江淮失守
斷王氣於金陵近之齊魯驛騷中原無一寸安居之士遠之
回蕃猖獗閩外少三軍報捷之書當是時大澤龍蟠隱成敵
國中周虎落久失雄藩又况獵狃長驅豕突營平之野匈奴
內犯鳴張避暑之莊練兵則武庫甲空籌餉則敖倉粟盡加
以絳都兩載頻貸金錢黃水連年常期堵築滇黔反側烽火
時驚吳楚偏災呼求必諾干愁束手萬感叢心此卽下武鍾
靈聖皇應運蓬人受錄嚴銅頭鐵額之誅唐后垂裳奮赤水
青邱之戰而隻手難期回天之力恐多方終有梗化之頑乃
皇太后慧劍深藏神鋒立斷運籌帷幄不辭警枕之勞整頓

展碧山房聯體文選卷一

三

河山輒有吹毛之易玉弩驚天而無恐金甌墮地以復完蓋
自壬戌垂簾迄於甲申授政委裘六尺負辰兩朝竭扶桑捧
日之心傾鍊石補天之力知人善任奮殷武以中興臨食忘
餐闕宮門而早起聖以繼聖開周成商甲之不基難且益難
膺聖祖神宗之重寄霍子孟誰與牽其讀畫韓稚圭未敢諷
其撤簾兩世扶孤一身定難高皇龍種頭角悉蓋代之英太
姒益斯羽毛成希時之瑞故其重新宇宙再造山河合璧聯
珠成毅皇帝十三載龍興之業開疆啟土垂今皇上億萬年
燕翼之謀凡所以播爲皇猷著爲方略者固十八省臣民之
所額手抑五大洲君長之所傾心也在昔咸豐之季粵逆盤
踞江南其自五嶺般繁重湖險要三吳富庶兩浙精華凡屬
連城帶郭之區悉罹虎吻鯨吞之害風騰浪湧驚江頭戍火

之倉皇鬼泣神號感眼底生民之劫運當是時承平既久耕
鑿相安朝廷武備空虛該國是者爭如畫餅將帥行間涉歷
愆亂源者未解吹羹顯皇帝射苑竹以決師推棋枰而遺將
索倫勁旅奉天詔而南來益都樓船催檄文而東下天如厭
亂賊不足平乃過畢刀橫狼煙方期迅掃而鼎湖弓墜龍馭
忽驚上賓然而屬嶺之氣未寒郊原之戎尙莽究未嘗不以
崇墉之仗遠望姬昌淮蔡之師下期靈武也既而穆宗嗣服
太后臨朝慈暉高懸神機廣運時則有武英殿大學士兩江
督臣曾國藩三方建策四面合圍駐紮門而海口之縣運營
下安慶而石頭之城落掌而花臺上三鑿塵兵元武湖前三
峰縱火整一十八萬之鳳旌龍船欣看孫皓出降驅二三更
裏之雪鴨風鶉早見吳元授首虎果阮莊程種咸劉曹彬奉

展碧山房野體文選卷一

三七

勅伐唐六代還鍾山之舊牧野成功告廟九年慰文考之靈
則我皇太后之底定東南也捻逆之肆也其始不過三晉之
殘饑來就兩河之廩粟當事者儻如汲長孺之便宜發賑魯
子敬之慷慨指囷招徠卽是良民訓練無非勁卒自監司格
於擅發之例而賊眾又不能爲乞米之書其始燭火螢光不
崇朝而卽可撲其終潮來颺起遂一發而不可收馬燧軍號
餓狼襄陽兒稱米虎汴梁據九州之腹草竊爲生張角假五
斗之名蔓延益廣當是時王門西顧警報頻聞鐵甕南開瘡
痍未起而賊首張總愚苗沛霖等又復乘其飄忽往來之勢
逞其恣睢獷狽之爭以守則翠岱黃河旣難爲孤軍之久駐
以戰則兔起鶻落又不能爲千里之長圍坐使蘆溝橋邊頻
驚刁斗桑乾河上盡墜烽煙此雖有晉悼三駕之才終難展

武鄉七擒之策乃皇太后天威有赫廟算無遺念豫州逼近
畿疆有關全局進樞府諮詢時務特簡重臣時則有蒙古超
勇親王僧格林沁與今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臣李鴻章
一則銅章鐵券分河山帶礪之盟一則虎略龍韜鼓淮泗風
雲之氣旌旗耀野笙磬同音萬轡遠來兵下曹州之壘三更
謀定水灌智伯之城七載櫓槍一朝掃滅以臣攷本朝乾嘉
中如穀城崇陽之變臨清滑縣之師或逼迫都城或害生肘
腋類皆以中州之傲擾勞列聖之經營然後手斬荆榛人登
衽席今乃瑀戈所指王斧無虛得這世界於清平皆仗深宮
之擘畫則我皇太后之削平中土也若夫伊犁之備我西藩
也仁皇入城首建閼葱嶺以開疆憲廟一體同仁徙瓜沙而
築堡往者霍集占之倡亂和卓木之寇邊我高宗純皇帝奮

展碧山房野體文選卷一

三五

指金戈威森鐵斧始陳兵於託和爾繼排陣於鄂根河磨六
幕之旌旄龍堆克靖經三朝之剗削鳳塞無聲自是以來石
鉢金盤永修貢表鼓尊均統代守職方括赤土爲中人稍寬
北顧籍烏桓於內地長備西陲二百年蟻伏螫藏三萬里花
封草偃則伊犁固我大清之所自有也屬以時勢多艱中原
構釁回逆馬致隆白彥虎等毒如虺蝎種本狼羆草澤輟耕
陳涉揭竹竿而起資錢罷稅羅朴招板楯之兵虎恃勢以負
嵎鹿挺身而走險殺人如草血流蕩姐之坡積骨盈山鬼哭
蓬婆之鳥俄羅斯因之潛吹蠹毒暗啟狼封唇齒相依虞方
取號壺漿載道齊乃收燕是時朝廷方議南征未遑北討甫
塵東顧暫緩西師猶以爲古莽多眠終俟夢醒夜郎坐大必
畏天誅豈有汶陽不歸魯國但無劉備久借荊州縱教西域

之開闢諒必朔方之獻地而乃實逼處此久借不歸慎吾附
燒當轉爲謀主梨樹據清水益促版圖不借疏勒而稱天詎
止安陵之割地議者猶以鞭長莫及道遠難攻昔之日未經
玉斧劃河今之日何妨珠崖棄郡我皇太后奮勳華於盤錯
顯謀略於艱危以爲聖明之朝華裔同體祖宗之地尺寸必
爭爰集廷臣共商國是六卿畫諾萬口同聲皆有必返侵地
之心皆有不共戴天之恥時則有東閣大學士陝甘督臣左
宗棠焚香拜命仗劍出關地當炎夏之交風雲都異天到中
華以外星斗亦昏於是城逼驚息山踰烏魯穆木壘河之險
道度蒲類國之崇崖鼠壤蠶叢兜釜拓天而進龍旌隼戟旃
鼓動地而來萬馬橫驅踏碎千秋之雪千旌直指孰殘九嶺
之煙八道俱攻四城皆克雪山照眼水海彌天哀牢之十子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三

十妻軍門泥首榮弧之六男六女帳下歸忱而伊罕仍爲中
國有矣鐵騎馳書五日聞其吉語金城告捷七朝達於長安
則我皇太后之恢復西北也具此豐功刊爲盛典今日之金
湯無恙罔非宵旰之所圖維七邑不驚罔非宮廷之所策畫
衣租食稅寢中沐雨露之恩鏡清砥平天下以耕耘爲福卽
如臣等之籌燈坐誦椽瓦安居瓶甌無交誦之憂邱壑有行
吟之樂將欲登峰以尋脈皆將飲水而思源此豈非海澱山
脈所宜馨香而祝黃童白叟所宜干羽而歌者哉然以皇太
后之廣大配天艱難翊運者思之尙非史冊四千年必無之
事業皇王億萬禩未有之勛猷也自版圖日廓世變益新禹
步迴翔難極員渾之詭異周原履算莫窮富媪之恢奇以臣
馳域外之觀讀瀛洲之記月支雷翁人間半說荒唐斷股飛

頭史籍多疑附會今則奇眩以北頗多不識之撐犁窮髮之
西果有新開之甌脫凡裴秀地圖所不載周官王會所不登
大章亥豎所不編伯益山經所不錄一切詭狀殊形之罔罔
弗馳輪羽轂而來在昔甬上用兵疆臣紆策設津門之戍疊
警海防挫香港之師屢稽天討義津來而和議梗澳門據而
邊患滋六軍皆驚四郊多壘當時柄國大臣既不聽林則徐
防廣防浙之謀又不用魏默深制夷攻夷之策銅樁拔水鐵
甲生風外攻者睨中土而橫驅內據者成長江之飛渡蓋自
珠江構衅事已急於然眉訖平滬濱通商患更深於掉尾當
是時神州喪亂正值龍爭虎鬪之秋天子焦勞常懷灞上棘
門之慮藩維擁重鎮則坐甲水嬉將帥建高牙則投戈瓦解
又三年而不蓄棋一著而先輸積慮在廟堂殷憂在社稷感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三

時者空爲江統徒戎之論專聞者莫建陳湯破虜之勛仰賴
皇太后默運天心統籌全局進王導假安東之節命韓琦領
代北之兵鴈宕龍城周防旣固蛇矛虎劍摩厲相須橫海樓
船偃旌旗而幕地沿江桴鼓雜烽燧以連天然猶不輕中國
以俾功督諸軍而浪戰悅允呼延花納地之請常生葛邏祿
叩關之憐盤敦之文時申於鷲鳥冠裳之使不斷於麟洲約
重黃龍盟堅白馬隱以見長城鎖鑰中國有銀槍鐵室之防
顯以示大度懷柔盛朝有海納山容之量因之梯航並集琛
贖偕臻西極駒駝咸許甘淞互市南方鸚鵡都來莫壤呈圖
雖以大如俄羅斯富如英吉利遠如德意志悍如法蘭西其
餘墨齒生番紅毛異種西班牙小國東海強鄰皆且雲馬風車
帶響於吳淞江口丹楹碧瓦駢聯於上海城邊捲八萬程之

鉅浪洪濤都歸几案合十九國之旌裘毳幕悉拱中華鬼斧
神刀開闢黃姚翠嬌素子蒼姬之版籍北溟南澳蒼萃八垓
九垓十洲三島之精英蓋中外之偉觀抑古今之變局也然
且隨時保護加意防閑築張仁愿受降之城置蘇子卿屬國
之府柔遠人以賓居驛館至即如歸禮此輩爲孝子順孫勤
而不怨八荒土宇一例懽懽至萬不得已而後雷厲風行興
師遠討牙璋于玦問罪開關日月臨而魑魅潛形雷霆擊而
妖魔遁影蠡蚩遠塞徧書歸順之旌烏鼠餘魂驚破包身之
膽則如諒山之戰淡水之師亦足見天朝禦防之周中國威
稜之赫也歌功告廟樂陳夷昧而非誇勒石書動碑借崑崙
而猶小此豈皇墳帝籍所能極其錦綵綠牒丹圖所能傳其
麗藻者哉而至如仁言屢被闖澤旁歌玉葆重修衍驥子龍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三

孫之脈球邱再謁展秋霜春露之心築瓠子之橫流頻年減
勝校芸編於中秘直省頌書寬刑審則解網下車曲貸仁中
之法賑災黎則鴻鴈集常加格外之恩蕩金匪於重關威
行閩嶠開暉春之遠界地廣遠陽冥雲披蟠蠟風動凡茲
彤管百華之所當錄轉爲鸞臺鳳閣之所不書蓋自五帝書
契以來古今無此聖母則竭萬分掄揚之力遺漏尙多微言
也不然古之稱賢太后者華渚虹流星樞電繞女嬌毓祥於
石紐簡狄誕聖於商城爾館龍官勤上林之作率金根紫屬
重寢室之威儀皇誥十八篇富文章於椒掖道德五千字煥
著述於蘭臺推瀆淵出行之車風馳萬幕奉懿聖大安之輦
日照重幃長樂稱尊聖德播史臣之頌豐熙訓政宣仁借眾
正之扶一時簪毫采殿之臣珥筆金閭之彥南宮贊禮北極

依光未嘗不斧藻球圖禱皇組帛頌箕疇之五福康諉壽以
千秋然而昭儉昭文闡教雖宗於任姒如川如岳諛場半出
於淵雲孰若我皇太后員嶠延禧方壺布愷聖功德而比隆
蒼顛納祐於軒錄堯門綿春秋而錫祉黃圖稱觴者蓬山桂
海鴻範建皇維之極難寫徽猷馬卿工形似之言無從比例
空前軼後薄文中堯舜之稱絕地通天冠遠古固蜚之錄而
迴億夫風雷締造味爽憂勤楚尾吳頭淪萬家之鋒鏑榆關
柳塞委七萃於沙蟲蠻觸紛爭動關睿慮豨蛇薦食上通神
京固不料仗九廟之威靈經數年之播蕩以三今日之氏羌
來享嶽瀆無塵也茲者玉宇澄清璇宮齋祓天年娛晚佛誕
延釐三霄珎珎之聲鏗鏘玉殿五色星辰之采照耀金扉福
履綿長鶴算周三元之始天筵軒敞鴈臣越重譯而來皇上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三

黃幄躋鸞翠華扶輦形埤玉砌繞慈幃而晉祝千春麟趾益
斯肅天揖而躬親九拜綸言預沛免閭閻積欠之租蕊榜先
開增科舉平常之額凡從來鑠古隆今未見之禮皆今日食
毛踐土必酬之恩幸值清時均沾慶典臣殘編株守冷職匏
懸春雨槐花曾在京華旅滯秋風首蓓得爲盛世儒臣葵藿
之傾太陽何殊遠近江河之朝海若不問高低仰見皇太后
靈祉駢蕃康祺燕喜皇圖日永壽宇雲開天子之母配天晉
徽號以聖神文武而猶嫌不盡甲午之年周甲祝遐齡於億
兆京垓而訖乎無窮雖土鼓賁桴不配鈞天廣樂而衢歌壤
頌易康盛世元音鳳凰在郊原私絢山雞之文采蟬蚺撼大
樹敢酬好爵於公堂九重自迓天庥竭滿朝之武尉文丞萬
言難祝萬壽百姓原無奢望合四海之耕夫織婦一箇祇乞

一年

癸巳八月積雨連旬教學之暇恭成此篇長計入千六百六十有三言駢文從古無此長篇或有議其僭妄者余謂平惟西碑燕然山銘元和聖德頌是亦文人所為況擊壤興歌盛世不設厲禁也但久病之後精神逸散重用之典復衍之字在所不免尙祈海內碩儒指正為幸 自記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同里盧靖校刊

三

沔陽邵樹忠

謝靜齋贈領啟

寒風砭衣之候正需范叔之絺袍長日添線之時忽賜鄭卿之縞紵文章錦繡肯割贈以為難世曾簪纓經前裁而尤妙伏念僕鶴癯在骨燕領不侯布襪青鞵江湖潦倒烏巾白袷詩酒豪狂戴子夏之冠頸長於鸞脫孟嘉之帽項縮如編囊中之賸錦無存客邸之寒衣莫寄茲乃青衫話舊紅粉憐才分蜀纈之零星鋪吳綿之皎雪推所愛以及不愛幻無情而為有情裁天邊偃月之形作野館遮風之助稱刺身之襪襪尺寸不差唾繡口之香緞分明可想思雖微於一線報宜重以千金偶從絳帳餘閑思繡閣停鍼之致不料青閨弱息饒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一

明堂補袞之才韻事無雙虔心合十

謝彥頤太守惠夏布啟

夫子敬之瓊頻逢狗盜頌胡威之緇私佩鴻慈縞乍投而望氣先驚衣未著而闔家皆喜恩銘萬縷感結千絲伏念忠帝里擔簦黑裘已敝庸才折襪金綫難縫不謂命座枵虛人思草竊我則家徒四壁奇窮祇此一人彼乃故道重尋得意不嫌再往操戈屢犯鑽穴頻來坐梁上而窺早諳曲折罄囊中之智要測高深蓋必欲劍匣一空陞囊盡捲周勃之軍人皆祖韓侯之敝袴無存忠惟有柳葉遮身聊希夷俗芟荷為服暫作騷人而已乃秦國同胞方修戈矛之怨而鄭卿獻紵不吝瓊玖之施仲山甫分袞職之餘為貧儒補陋諸葛君推綸巾之賜令部曲衙恩懷不惜於開襟拜宜為之斂衽從此服

稀裕而無數不憚炎天入殿閣而生涼頓忘酷暑細鍼密縷喚織女而來縫大袖方袍高文壇之一座理合疊雙以申謝敢無合十而臆歡莫作布衣看大有贈袍古誼早知先生意此是壓綫餘痕太守集名 壓綫餘痕

擬冊封卽墨侯詔

東海起家舊住淄川之縣西河開郡連分黑水之疆草揚子之元經汝才高著述坐魯人之漆室汝性本堅貞百戰揚威汝接烏江之的派千金鍊汞汝完元圃之真形刻黃雕翠之時汝終年韜晦賦綠陰紅之所汝鎮日含章分屬大臣汝常似高麗之皂面恩酬國士汝能為豫讓之漆身精采中凝汝不染清流之習光華內斂汝甘辭本色之名况復文圃詩壇據彈丸者皆如黑子管城楮郡通冠帶者不是白丁鑿斷元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二

二

圭常涵水氣研穿赤鐵不作金聲呼萬石君曾受文房之禮拜抱千年璞屢經人世之消磨紀厥崇勛應須漆史官之敢秩戲喚烏曹今朕祕閣求賢差欲體元立極暗中摸姓自期恭默無言用是奠酒勸楹書名黛管坐元堂而側席建碧海以開藩賜汝旅矢千汝其端持節鉞錫汝阜旂一汝其自建旌旗汝欲得社稷臣朕則佐汝以汲黯汝欲分股肱朕則輔汝以陳元汝兩鬢青蒼朕則冠汝以烏帽汝一身閭閻朕則授汝以緇衣汝方岳代天朕則以黑山作鎮汝獨居無耦朕則以元女許婚於戲報國情忠好涅岳飛之背遊神昏默勿忘老子之談胃永墨胎思流黔首汝往欽哉勿廢朕命

恭擬越南國遣使貢馴象賀表

臣聞帝治履鴻六服勤其王享皇猷彪炳萬邦播其懷柔是

以劍醬魚支詳編獻命金鷄銀鶴肅貢方儀望北闕以抒誠
識碧水紅沙之路驗東風而受東來黃支烏弋之君涿郡師
回拔銀刀而芟草婆羅使往送金盤以置花露大風狸輔佐
與王之瑞元狐血馬震驚大國之威凡此四夷之來賓端由
一人之有慶欣維皇上運鍾下武道洽中興玉鏡重光金繩
遠馭龍圖鳳紀膺景命者二百年雷翥月支肅遠方者三萬
里凡本朝正朔所頒之疆宇為歷代帝王未有之乾坤厥有
越南國者龍川荒裔象郡豪酋翠枕榔居近馬流之俗鐵
組銅鼓城臨駁越之鄉當道如熙禁鮮卑不敢南牧貼眠似
犬為天子長守北門款塞投誠甘居孝子順孫之目依天請
命不改指呼臂使之心乃於同治十年某月日遣其大臣某
進呈馴象三隻生乾陀之野稟精氣於瑞光感聖澤而來披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二

三

靈根於海島於斯時也天子乃開騶虞之圃進貉隸之司閱
貢表而開顏坐明堂以受獻襟遠人風塵之苦內府頒筵念
異物輻輳之艱天閑賜庖脩牙削玉慶王者之齡長素質浮
金知天朝之化遠是豈惟山鷄振采澤馬呈圖捧兔從圖下
頤利小侯之拜籠鷄赴闕受叱使主之朝為足鋪張一世
鴻庥揚厲中原駭烈云爾哉抑臣聞南州獻雉之年周公修
德西旅貢獒之日太保陳書蓋惟虎尾春冰處盛明而思懼
是以鸞旗夏甸越瀚海以傾心今國家治美中天圖開益地
朱崖三十六郡久列輿圖黑山四百入營齊歸版籍況越南
國者子馴孫伏久隨牛馬而眠沙度繩行代絕風雷之警去
蠻夷大長之號八百里烽埃全消瞻中國皇帝之威五十蕃
旌旗倒捲霽恩倍久乞命尤誠茲以獮婢獠奴率三邊而効

願重嵐複嶺輕萬里以投明在聖王膏澤旁敷不數朱鷹黃
龍之異在遠使回心內向即為白魚赤兔之徵從此象服載
箱風靖蓬婆之塞象尊酌酒霞飛帝女之觴鸞百石之象弧
狼烽淨掃懸九天之象緯義馭長明象魏頒書昭天下同文
之治象鑿僊武定熙朝一統之歸虎拜盈廷龍顏動喜小臣
荆江旅滯齒懼焚身楓陛瞻依笏思對命未獲鳩助親上潤
色奏一代休明喜聞驛使遙來揚帆渡三千弱水會見鳳儀
獸舞飭帝德於舜醮堯醴豈徒虎視狼封奮天威於漢疆唐
索

擬岳武穆賀和議成表

受命出師責漫膺乎專閫因時定策事已畢乎從戎臣力竭
無能為當返命尹南旋之旆君命召不矣駕致胎朝廷北顧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二

四

之憂聞命悔遲登車恨晚因思事變無聊之日必有宸機立
斷之謀割燕雲十六州彼古人會有此事收貔虎百萬眾知
天下不復用兵苟隱為控制之有人奚姑議和親之不可蓋
置此虜於度外總關帝量之恢宏而圖進取於將來宜念民
生之蘇息臣愚見不到此戰士聞而思歸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盛德併嶽深仁胞與大華夷一體之規模不分此疆而彼
界憫軍士十年之困苦惟在息事以安人故爾弛河北之邊
防不懷小忿韜江南之甲馬姑養全鋒下愚更有何言上策
莫踰於此臣戎裝未釋口誦詔書黼陛遙瞻神馳左右頭顱
未敢幸從遠塞而賜環肝膽猶存誓願來生之結草

擬真德秀進大學衍義表

伏以史簡紛繁未免於身心有閒詩書渾噩不盡於治理有

闕惟大學之道在明新王者之事備矣夫子之傳本忠恕參也魯得之知止始而能得終學無躡等綱領三而條目八語必鉤元自程氏以來得聖賢之大意迨新安而後有章句之發明臣從束髮受書以至於今覺持盈保泰無踰乎此齊治均平格致誠正綜七十子執經問業之歸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括二千年開國承家之旨昔在侍從之列方圖報於涓埃乃因時命之窮致受讒於萋菲狂愚自分鑽斧高厚特許歸田念將有補於宏深必期無荒於歲月閉門謝客惟計日以讀書掩卷凝思常挑燈而忘寢因從十載辭官之暇得此一編稱意之書旁引曲徵期合杏壇之宗旨著誠去偽願資楓陛之講求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學本日新聖由天縱有絜矩之道所好好之所惡惡之得至善之歸其賢賢也其親親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二

五

也有德有人有財有用大四海為家之規模能定能靜能慮能安無一時或問之學問臣丹忱自矢白首重來欲裨天子之高深不揣小人之固陋十手指目視功在慎獨以無欺一家讓一國仁願知修身之為本

楊墨琴傳

咸豐己未余應童子試得識墨琴瑜亮齊名殊慙並世蕭朱識面由此訂交是年墨琴勒馬衝營獨舉趙幟聞鷄起舞先着祖鞭而余遂瞻之在前睠乎其後矣墨琴姓楊氏名鳳章一字蓉泉一字端甫前明兵部員外郎椒山先生之後也絃冕之鄉稱為華胄忠良之裔鬱成鼎門墨琴幼而岐嶷捧范喬之石硯長更慧悟識楊寶之金環桓温妙齡便稱英物夷甫早歲共詫寧馨方其頭角露鋒詞華吐穎固已柳暉之技

足了十人子建之才無慙八斗矣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天池之鵬萬里垂翼齊廷之鳥一鳴驚人旋於次年歲試以高等食廩饋江夏名士文疆無雙洛陽秀才叔開第一斯時也神兵從天半降人競羨卿子之冠軍諸君在壁上觀誰敢為岳飛之奪燾無如功常勤蟻香不折蟾宋廣平在東川之年寒梅老矣馬少游客西秦之日行李蕭然墨琴於是把筆耘田帶經鋤圃衣冠所積五百門徒非多晝夜為程三十須臾無間呈圍斷硯搖孤燭之餘花日冷秋窗供連盤之首藉然猶自以為龍泉挂壁終當冲霄虎氣騰空無難噴雨也而乃千金之寶未許朝天盈尺之珍忽驚墮地猶憶南樓坐月北渚看雲君據胡牀我揮羽扇君批鐵撥我瀝銀箋翰拇數者三百杯訂心盟者十萬載唱大江東去之曲吟烏鵲南飛之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二

六

詩耳後風生鼻端火出水母環聚而泣山鬼挪揄而來君固自謂千秋之偉人我亦強作一時之豪士豈料文章憎命造物忌才漢濁江清流殘斷夢風酸月苦鏤盡吟身嗟嗟天道何知恨不得學東方之罵鬼名士有幾又誰與過西州而懷人豈蓬島留賓天上固需才子蓉城作主世間難容曼卿耶更可惜者墨琴生不逢時愁常鏤骨每抗懷而得句輒灑淚其難言慨自玉壘西來煙鴻萬里金陵東下戎馬六朝亦復禿髮城頭鞭刀斜壓赫連塞上海船遙通每當短轡風嘶大旗日落阮嗣宗歎廣武罵豎子之成名王茂宏坐新亭對神州而下淚邊笳鼓無非慘淡之音鐵馬金戈總是牢騷之字蓋性情之厚也亦詩筆之雄也墨琴生於道光辛丑某月日以同治丁卯某月日手刊其十笏草堂詩集卒於漢皋旅

次再無奇才可論萬古卽此兩卷已足千秋有女二無子海
內未平霍去病敢言家產天心太忍蔡中郎竟少傳人嗚乎
零落山邱徒隕東郭之涕縱橫詩酒尙記南皮之遊哀哉

烈婦張徐氏死事傳

嗚呼此張烈婦死事狀也烈婦爲吾友徐樹生太守之女南
州家法夙稱通德之門東海遙源舊襲女宗之號年十八于
歸張生鹿車艱苦脂粉不施象掃莊嚴釵環亦古戊子秋吾
沔瘟疫大作戴方相之甲益以惑民穀太陰之弓無能射厲
維時婦姑戶樑未枕牀蓐先驚紅笄陰天魂將歸於死所斜
封斗檢令不格於游神烈婦晚事滌滌晨興擣藥聞牆頭之
姑惡痛輒在心減壽算於兒年咒常盈口迨至鸞駟已駕鶴
馭難留烈婦披馬鬣以築墳不假役夫之手報烏私而舍飯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二

曲伸孝子之心蓋自是已誓不欲生哀將兼毀矣夫何天心
太忍鬼伯不仁張君居樂正之喪方禁水入行崔郎之孝遽
惹風吹淚盡拋珠血真點鐵當是時烈婦愁隨地湧魂向天
飛誦感應之篇禮斗則通宵不寐拜空王之座焚香則兩膝
皆穿帳外雪深堂前露冷入空房而怯步燈影忽青封左股
而進湯刀痕並赤嗟嗟彌短生之憾何地可埋增長夜之愁
呼天無路蓋延至己丑仲春而張君遂不起矣且夫築巴婦
之臺於今隕涕守共姜之節有女懷清古之竹染湘君城傾
杞婦亡簪簪而念舊坐奠室而無言者何嘗不義著青閨輝
揚彤管而烈婦以駒王之愛女痛鸞鏡之分飛草折將離花
羞獨活念王喬之宰葉縣早降雙棺慕許遠之守睢陽只拚
一死蓋至絕祭七日仰藥中宵而洋煙之流毒中國者獨於

烈婦有成仁取義之功焉狂風震屋而貞樹之勁彌彰駭淚
欺天而柏舟之堅乃著然則蜂蠶不皆有毒鴟鴞不盡不仁
也僕與太守梓里傾襟曾在茅江打漿萍踪作客喜從滬瀆
閱樽因令媛之死事堪憐知德門之闕型獨遠九重褒錫應
賁芝泥蘭檢之光千里郵筒請附玉和瑤篇之後

蕭湘珊太令側室劉媪谷墓誌

嗚乎巫山雲斷楚澤未免銷魂少女星微天閭誰爲叫怨情
絲萬縷萍神劍而猶牽恨水千重喚靈胥而不渡葬朝雲於
海上莫定歸窆之期歌薤露於墳頭可無悼亡之作臺端怨
起夢裏悲來蓋劉姬媪谷者直隸清苑太原鄉人而吾友湘
珊太令之側室也當夫玉琛掌上珠墮懷中愛才人而選徧
壻鄉思公子而傾乾海水斫江干之黃竹替女打箱折井底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二

之山茶爲兒催嫁妾心抱冷郎手試温吐出蘭芬隔簾嫌遠
添將黛色買翠無多其足以結三生香火之緣慰五夜衾裯
之願者湘珊悲咽在中口不能言也所傷者湘珊一言匏繫
四壁枵虛窮等相如禪常著憤官同龔勝網悔投珠而姬自
大備蓬室以來貧常安命儉足持家五夜篝燈佐理虛堂之
獄一枝華勝賣充爨火之資裁寶連波之衣回文成錦擣李
雲英之藥染指如斑調羹則纖手入厨侍疾則愁眉滿鏡或
寄書遠道常早起以題封或忍淚中閨值宵深而脫釧此雖
紫雲注意得結情好於樊川亦由紅拂知人早通神光於李
靖也無何宜男之草方佩織女之星已災枕上千言頻催詭
夢腹中一塊竟斷生期蓋至杜陵回春莫延紫玉之嬌喘宛
邱巫舞先光大姬之慘亡湘珊雖廣質岐黃遍搜素問而亦

無回生之藥續命之湯矣余與湘珊居聯桑梓契合苔岑路
渺燕臺未作仲宣之平視風寒易水忽聞琴客之耗音香骨
埋煙瓊花墮土三千餘程之故里一十四月之啼痕湘珊感
念羅縵追思井日呼鄙人而試江淹之筆痛仙子而勒館陶
之銘嗟嗟大地埋愁千年泣涕才人落魄一樣銷沈對黃土
之如圓悲紅顏之無主卿真薄命僕本工愁從茲百劫干生
莫爲有情之物且漫朝雲暮雨再來作夢之場

夜遊觀音院記

宣武城南有觀音院焉梵宇遮天一水澄空明世界香煙禮
佛諸僧現菩薩前生光緒癸未八月十六日余與芝陔觀察
午餐已畢夕照將沈風邊晚而衫涼雲橫天而波斂蛩聲壞
壁若逗吟懷鶴影中宵偏含俊氣既而星繁似錦月出如盤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二

九

秋意所彌吐爲虛白寒輝乍滿逆作遙青觀誓謂余曰人生
一夢無非過眼之煙世上千年幾見當頭之月今者一輪既
上五夜初圓作大自在之行無如夜步訂展中秋之約惜少
同人吾子情之所鍾興復不淺請偕往觀音院一遊乎余曰
唯唯於是觀誓呼其哲嗣復芝主簿并行焉曲水流觴獻義
同往洛城高詠師弟同遊遂乃踰橫街穿短巷履危石涉深
淵山路紆迴有如文筆天光容與頓豁詩情但見瀟灑澄空
明河瀉練遠山鯨吼聲一聲隔岸漁鏡依稀數點余笑謂
觀誓曰山光水色雲影鐘聲都萃於一時請復敲月下門
乎已乃款山扉訪廟祝層巒甫上略帶輕寒唄唱微聞知臨
古寺僧寮月大佛座燈昏於是觀誓證前聞談往事風塵萍
梗自寫飄零歲月滄桑頗如夢寐余不覺怦然其欲動也今

夫鴻爪雪泥原爲幻景瞿曇露蕊總屬空花往者右軍遊會
稽石崇醉金谷東坡泛赤壁羊叔登峴山方其載酒初臨倚
裳並坐山川增色俯仰興懷非不振觸情文留連風景然而
昔人已往陳迹都非惟勒之金石者爲可傳播諸文章者爲
不死然則非序不足以重滕閣非記不足以鎮岳陽以今視
昔大抵相同也嗟乎勝地不常已轉瞬菊花天氣後遊可假
請商量松雪主人

夢遊廣寒宮記

如許高寒胡乃臥遊而至者般華妙竟隨夢想而來夫其萬
佛傳燈羣仙握算絳都太史畫銀漢而成圖碧落侍郎捧瓊
函而相宅計一十二萬年爲度纔可完功要八萬六千戶有
奇方能容膝於是張羨門之羽蓋庇廕諸天索織女之聘錢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二

十

奉延列宿其構材也西河細柳東海扶桑菩提之果干尋葛
嶺之松十丈榆從上苑則瑤池會宴之桃也鑿出圓光則羅
漢修真之樹也一枝丹桂則帶月色之溶溶也萬點白榆則
燦星芒之歷歷也於是砍之以雷斧揮之以電鞭輦之以風
輪縹之以霧縠度虹橋之隱現經日道之迂迴翻雪嶺之嶽
奇過星垣之繞曲策飛廉使清道命造父使推車呼天籥使
開關詔巫咸使啟戶天船河鼓徐度宿海之千層神馬尻輪
漸近雲衢之五色其庀工也壺公把酒帝女薦肴蕭史承盤
麻姑量米甜霜蜜雪盡供內府之餐苦雨酸風悉入天廚之
佐於是彈電墨啟星盤運風斤展雲蓋暈之以綵線則月府
之赤繩也界之以紅牆則星橋之錦石也和煙雜雨則五色
揚州之泥也築月規星則四圍傳說之版也鑲紅刻綠則千

尋玳瑁之梁也飾碧塗丹則七尺珊瑚之柱也黃金厯落則萬寶翡翠之釘也白玉參差則雙合鴛鴦之瓦也題楣畫藻則宋斤魯削之名也粉楨丹楹則西漆南油之價也但見朱欄綺旒紫閣琳瓏桂海則千年長清蓬山則萬仞一握丹砂滿地爲張子房辟穀之山皓月當空爲王子晉吹笙之嶺白雲散懶乃赤松子採藥之鄉翠鳥迴環是黃石公談兵之所更有碧城壘雉則董雙成於此撫琴焉朱戶乘鸞則於蘭香於此唾玉焉丹房玉局則許飛瓊於此鼓簧焉紫府清都則婉靈華於此指石焉雲窗緊閉則盧媚娘於此繡法華經焉月檻宏開則楊太真於此奏羽衣曲焉風櫺四闌則萼綠華於此遇羊權焉霧閣遙撐則吳采鸞於此寫唐韻焉珠喉善囀則弄玉之紫雲簫焉綺閣聞聲則法嬰之元靈曲焉銀腔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二

十一

一串則王子登彈八琅之璈焉鐵板徐敲則段安香奏九天之樂焉炊煙縹緲則呂洞賓夢裏之黃梁焉皎月清虛則張雲容房中之丹粒焉凡夫瓊樓十二鎖闥三千蓬壺閨苑之奇翠水青琳之異罔不收歸眼底吐納胸中復有仙樵靈瓜雲芝雨笋冰桃雪藕赤蕤青蔥帝子之花干春仙人之橘萬本真妃之柰長青毛女之松自綠王母之桃多結菓安期之棗大如瓜爾乃梅福之鸞葛洪之燕琴高之鯉張果之驢黃初平之羊叱石而起樊夫人之獺唾盤而遊竇子明之白魚投竿而上陶安公之赤雀破網而飛瑤草琪花珍禽怪鳥無奇不有靡異不全余方且過天垣拜帝座經車肆登庫樓揮元戈讀周鼎揚鉢鉞啟鈐焚鴨鼎之香坐麟皮之几翦龍燭之膏張鳳腦之燈伴太乙以觀書共長庚而把錢遊瑯環

而睹九天之祕籍啟瓊笈而攷五嶽之真形錄進士之科呼鍾旆爲前輩瞻斗間之氣識寶劍於豐城陟蓉城之崔巍訪石曼卿之第宅望玉樓之皎潔覽李長吉之碑文是時余意馬飛騰心鴻厯亂置身瓊圃幾忘世界之煙雲散步瑤階貪愛壺中之日月無何天鷄鼓翅皎兔沈光石徑雲開酒旗星散人非趙鼎竟騎箕尾而還身作漁郎仍返桃源之路此則花月新聞之幻境夢華小錄之奇談也繪以瑤篇都成三十六天之雷雨書之黛管尙有二十八宿在心胸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二

展碧山房駢體文選卷二

十二

同里盧請校刊

不 聖 聖

文 錄 一 卷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癖政堂收藏金石小學書目敘

性嗜金石之文力不能多致無已乃博意于金石箸錄之書蓋亦聊以自娛也遍覽旁搜孜孜不勞或求之不可得則不遠數千里假鈔於同政之友人抑或久訪未獲之本忽於無意中遺之如願以償喜不自勝倘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者歟嘗獲陳碩甫先生手篆楹帖云入惟有癖斯專好語不求多在會心遂以癖政名吾堂按晉書杜預傳臣有左傳癖即正字通所云嗜好之病是也但說文無癖字先生作此或亦有所本乎考之

隱上

一嘉業堂校刊

玉篇癖食不消抱朴子飲過則成痰癖是蓋有積聚之義說文辟法也與癖無涉然史記扁倉傳則邪氣辟矣索隱猶聚也則假辟為癖其義可通辟好猶聚好所謂物常聚於所好也今从碩甫先生仍作癖至于小學各書亦頗羅致合編為癖好堂收藏金石小學書目以備循覽若以為誇多以自豪則非余之本懷焉

續語堂碑錄敘

學問之事非耆之竺而思之博不足以臻極詣金石一門為經史之支流而實可以補證經史其時之最古者則梁元帝碑英一百二十卷其卷表之最繁者則宋曾鞏金石錄五百餘卷餘如葉夢得金石類攷蔡珪金石

遺文之類皆不傳其傳者自宋迄明凡十餘種而盡錄全文金文則考古博古二圖王薛鐘鼎款識王氏嘯堂集古錄石則洪氏隸釋隸續都氏金薤琳瑯差堪依據若楊氏慎金石古文徐獻忠金石文則不足恃矣我

朝經學昌明通儒輩出而金石之學亦復超越前代惟患身居高位往往藉手它人蒐采既多眾擎並舉則紕繆雜出亦勢使之然也若夫窮而在下蜷伏菰蘆得一墨本守闕保殘博徵詳考務至精當無遺憾而後已無它其用心苦也至吾友魏君稼孫之續語堂碑錄直可凌躐千妖獨樹一幟稼孫以諸生筮仕閩中齟尹其於講求金石一意孤行精心考索譬之牛毛覓絲豪髮不

隱上

二

苟絕無影響鑿空之弊非一知半解區區淺嘗者所能夢見寒家僑寓韓江與閩中相距數千里稼孫時以書來或月數至或數月一至郵筒往復皆言考證之事娓娓辯論輒盡八九紙蠅頭細書旁行斜上或塗乙改竄顛倒潦艸它人不知驟難通曉而余視之瞭如也又仿倦圃鈔書之約互相段鈔金石箸錄之書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復互斟之訂舛析疑致足樂焉稼孫嘗為碑課日必錄碑一通後以人事紛擾或致間斷光緒庚辰秋冬間來書道及目力漸耗右臂痠痛自謂此身於五官百骸中惟手眼役使最勞其言甚確不虞未及一年赴音旨至言念良友能無惻然喟嗣性之能讀楹書傳家

學善爲四體書用是節縮衣食手寫其文而付手民甫成四箒不及三之一而性之又下世烏辱傷矣幸其長君仲良遠登賢書青氈無恙後起有人遺稿留存當必能仰承先志繼而授梓者天末故人感懷舊雨竊願冀全璧之成而先親爲快矣

蘇花艸盃石刻鈎本敘

人不能無所耆而耆之清濁判焉清者何曰耆古耆耆非一端而要其有裨古學異乎玩物喪志之所爲斯爲金石文字而已矣故友丁君筱農近時之金石家也其爲人襟懷曠服眉目間奕奕有英氣工篆刻及續事尤善分隸書用筆蒼勁蓋得之家學爲多而於金石文字

隱上

三

尤究心而管政之迨宦游山左愈蒐集古鐘鼎彝器暨殘碑斷碣之墨本充牣几案間雖戎馬倥傯中輒取摩挲以爲樂暇則辨其源流參稽同異或細意鈎摹使之不差累黍則其致力之勤可知矣臧弄旣富乃先取石刻之佳者雙鈎契木數錢唐黃氏小蓬萊閣例也夫雙鈎之法如鏡取影摹勒盡善足與真迹抗衡然或孤本單行如曲阜桂氏刻婁壽欵巴氏之刻劉熊海鹽許氏之刻夏承碑是也許名古均均寶刻錄或不若其哀集止此一碑諒是未成之書各種鏤版精良則首推黃氏嗣仁和高氏陵茗館續刻繼之而上海徐氏隨軒上元張氏鐵齋亦其類也近人宜都楊孝廉守敬亦有望堂金石文字之刻嘗謂洪氏

隸釋以今所存原碑校之多不合良由展轉翻刻致斯譌誤假使景伯當日用雙鈎法今日之寶洪氏書者當更何如其說良是然則雙鈎之法不綦足重乎君之爲此亦由諸君之志焉奈剗未數遽作古人不及臧之名山旋已修文地下緬懷舊好能無愴然尙憶少時伏處里門往來譚菽至爲足樂一日偕陳稚君明經戴子高廣文過君齋見唐元宗隸書泰山銘殘拓本戲割其字爲楹帖余所集者爲風雨拜山鬼海天來故人十字也閱一歲君與先後出游從茲天各一方不復相見又越五歲粵逆陷郡城明經殉於賊廣文則遠客閩中轉徙白下不數年亦下世君至山左後以積功至觀營逮

隱上

四

履德州糧儲任遽以數疾而實其生回首曩游殆如寤境余僑寓邗上而君之詰祠桐孫自山左携家來此結屋而居相去一牛鳴地因得覩其儲藏序其遺刻是則可悲亦可幸也噫

六朝別字記敘

世俗以字之誤書誤讀者謂之別字弄塵伏獵此類是也不知別字之稱其來已久漢志有別字十三篇後漢書儒林傳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又宋景文手記謂北齊時里俗多作僞字其所謂僞字卽別字也然頗有古字可通適與暗合者是以好古耆奇之士每喜其新異而取之亦足以資參考焉若夫六朝碑版

本屬無多造象流傳大抵出石工之手點畫偏旁隨意增損怪誕紕繆觸目皆然固不能盡以六書繩之耳卽如造象之中區軀二字厥狀至夥北魏道士張相隊造天尊象西魏僧演造石象後周王妙暉造釋迦象區均作區平津讀碑記僧演造象僧資造象均作區北齊趙阿歡造彌勒象作區潛孽堂跋尾天和四年造象作區北魏元象元年壽聖寺造象記區作區又北魏檀泉寺造像記區作區北齊紀僧誥造觀世音象作軀楷法湖源清信女楊造象作軀東魏王方畧造須彌塔記北魏元寧造象均作軀東魏路文助造象作軀西魏曹續生造象作軀北齊郭于猛造象作軀齊惠好造象作軀北

隱上

五

魏魯眾造象作區北齊張祖造象作軀則其變態不窮可知矣至唐崔懷儉造象則又作區清信女張寂造象作軀是乃沿波逐流變之又變者也吾友趙撝叔大令嘗有六朝別字記曩未寓目逮君歸道山嗣君武子甫以稿本排類編寫暇時出脉索爲弁言按嘉慶時階州邢澍嘗爲金石文字辨異以碑字之別體者分四聲韻以類相從自漢迄唐而止撝叔此作則專收六朝其體例亦與邢書小异而其足資考證用心一焉武子擬付梓人爰書數語歸之

千巖亭古博圖釋敘

金石文字之可貴以其可以考古事證異文故學者多

者之而於古巖亦然往往於殘斷剝蝕中於地理官制藉以訂訛補闕而姓氏之稀異夾時一遇之若夫字迹之瑰奇尤覺變態不窮雖間出匠工俗手其古致亦可喜也惟古巖專書宋洪文惠雖有博錄之作其書不傳而散見於它書者則寥寥無幾逮 國朝以來耆者既多搜討漸博嘗見褚千峯所輯古博錄其中頗有異品然未梓行厥後纂輯爲書者則有張氏燕昌三吳古專錄馮氏登府釋達受各有浙江博錄周氏中孚有杭嘉湖道古博目錄徐氏熊飛有古博所見錄陳氏宗彝有古博文錄丁氏內模有漢晉博文考畧陳氏璜有澤古堂古博錄王氏獻有寶鼎精舍古博錄鈕氏重熙有百陶樓擊氏集錄吳氏廷康有慕陶軒古博圖錄嚴氏福基有嚴氏古博存呂氏任孫有百博考紀氏大復有古博品宋氏經畚有甌甌錄近時陸氏增祥有甬博硯齋博錄皆是也其書或傳或不傳未能盡得寓目然其數之多者亦不過數百種而止從未有爲數逾千彙爲鉅觀者有之自我老友潛園觀管始觀管以通敏之才思精力果富有藏書卽古巖一物亦致之不遺餘力其博意可知矣初有千巖亭博錄之刻仿馮氏例也近復爲古博圖釋二十卷俾得相輔而行其諸家纂輯或有考而無圖抑或圖而無考未臻盡善今博圖與博錄並傳洵爲璧合珠聯誠墨林中獨樹一幟矣本擬卽付手民

隱上

六

恐致失真改从泰西攝影法縮本石印庶豪髮畢肖以鄙人同有金石之癖承命排次樂觀厥成爰歡喜讚嘆而爲之記

觀自得齋古印譜敘

代

自古秦書八體其一曰摹印逮亡新居攝使甄豐定六書其一日繆篆繆篆者謂其屈曲填密卽所以摹印也按廣雅釋器印謂之璽蓋古者上下皆稱璽卽獨斷所謂尊卑共之者也而說文璽王者印所以主土从土爾聲籀文从玉朱氏駿聲以爲用印以泥从土秦以後从玉非籀文說亦可通又古印譜中有某氏之印及口杜等印程氏瑤田以爲皆璽字口卽私字其言良是然亦

隱上

七

有从金作鈔或僅作小則又變體及省文矣凡朝爵印文皆鑄軍中印文皆鑿視之判然不同其流傳至今爲收藏家所寶愛不獨可以考官制辨姓氏證異文卽字畫渾朴亦覺古趣盎然昔之著錄者如子昂印史及揚宗道吳孟思王厚之錢舜舉郭允伯諸家皆有古印譜今皆罕傳可見者前明之王氏秦漢印統則錄木甘氏之集古印譜則鈐印王氏亦有集古印譜亦鈐木也尙可藉爲考古之助 國朝古學昌明學者耆古之博藏弄之富卽一物之微亦講求不遺餘力其彙爲成書者如新安汪氏嘉定錢氏嶺南潘氏海昌查氏之流亦指不勝僂今子靜觀嘗好古敏求其所蓄古印古泉皆哀如山積今印譜

先成凡周秦之璽秦漢之印下逮元截而止搜羅之二千餘紐之多可謂夥矣以近世而論足與壽卿太史退樓老人憲齋中丞諸譜相頡頏生獲此鉅觀如入山陰道上幾令應接不暇竊幸眼福之不淺也

重彙漢隸字源敘

代

漢隸之著于錄自宋以來流傳至今則洪氏之隸釋隸續劉氏之隸韻洪氏亦有隸韻未傳馬氏之漢隸分韻宋史藝文志作馬居易婁氏之漢隸字源而已隸釋隸續皆全文以四聲分別部居惟此三書然三書中以漢隸分韻爲最劣馮純吟謂以漢人石刻校之多不合不如漢隸字源其言良是顧宋彙字源不可得見通行祇汲古閣本亦繆誤滋

隱上

八

多偶得翁覃溪閣學據朱竹君學使所弄南宋彙本以校毛本並以顧南原氏隸辨參校共得百數事又有丁小山任子田兩先生識語附錄于上誠足爲是書之諍友爰倩友縮摹其字小于原刻三之一凡所改正及圈識之字悉依之而以翁丁任所對各條別錄卷後行將授梓嗣復得吳興凌君塵遺錄脈翁氏勘語條分件繫其所糾計有二百餘處皆閣學一人手筆蓋禾中鮑銘青孝廉藏本凌君假而過錄者與此本絕不相同遂合并爲一洋洋乎誠大觀矣以是嘆老輩之幼學一校再校而不憚煩豈末學小生所可同日語哉昔秦敦甫太史得劉氏隸韻宋拓本亦閣學爲作者證鑊版以行頗

稱善本今余乃以翁校字源付之剞劂以繼秦刻隸韻
之後或亦嗜古者所不棄乎長洲蔣某某記

澤雅堂文稿敘

此總角交施君均甫之遺文也均甫負異才髫齡卽以
能詩名少孤奇窘爲童子師以養母不數年入邑庠庚
午登賢書兩應禮部試不售遂遠赴蘭州投左文襄軍
營留佐幕府薦擢至府同知戴孔雀翎旋因公鏤級時
張勤果以副帥駐軍阿克蘇城出關往依之勤果甚重
之倚如左右手嗣勤果入都暨開閩山左咸隨其行俾
綜理營務積功迭保至候補道加二品銜越二年入
覲爲部臣持其短長勤果具疏力辯奉 特旨以原

隱上

九

官原銜發往山東補用初均甫在都時因拂鬱病齒頰
腫腐又誤於藥及抵山左勢加劇而月遠下世烏虜傷
矣其所著澤雅堂詩初刻僅六卷其餘未刻之詩古文
彙勤果爲付手民迨澤雅堂詩二集成勤果已騎箕而
去文彙遂中輟未槩由其親申郵寄於余余乃函商老
爰潛園觀管篤念故交慨許授梓居然告成此編是也
均甫自以 特用道員得缺當易以爲真除後卽相招
可遂聯襪之樂詎意竟成虛願良堪浩歎至其爲文議
論縱橫時露精悍之色蓋頗肖其爲人憶於弱冠時嘗
屬余鏤小印曰我輩豈是蓬蒿人惟念均甫以有用之
才遽止於此雖未得展其抱負然此區區文字亦足以

長留天壤均甫詎真蓬蒿人哉是爲敘

景詹閣遺文後敘

同治甲子秋八月歸安孝廉姚君拙民歿於吳門其舊
友同邑凌霞聞而悲之初孝廉居郡城會兵亂從趙忠
節襄辦民團迨城陷其眷屬自大母以下暨僕媵凡九
人皆殉焉孝廉赴水爲賊所得乘間脫歸流寓海上無
聊侘傺思得當以殺賊未果益悲憤日從酒人游非其
志也越二年郡城收復亟返里門哀羅遺幣旋至蘇忽
病病三日遂死蓋心傷已時霞作客海上亟思所以謀
窀穸者迺效明季戴南枝處士葬徐昭法孝廉事以書
畫取微直不足適其中表兄吳君朗夫自湘中來力任

隱上

十

其事各喪賴以安葬因與吳君約君旣爲此予惟有梓
其遺稿以報故人吳君曰諾以是徧徵同人而施均甫
孝廉俞勁叔茂才王竹侶明經咸以錄稿至益以行篋
所藏姚氏雜文十餘篇乃昔日戴子高廣文獲於東林
山舍者刪雜重複都爲一編生平詩不多作掇拾殘剩
增錄於後孝廉著作止此而已本思卽付手民以饑驅
奔奏未遑繕校因循怠忽深懼無以踐諾丙申冬日寄
庶韓江備書之暇舉以登木烏虜姚君選矣猶幸哀其
殘稿見此如見故人回思昔日少年切劘談藪過從甚
歡曾幾何時而姚氏之墓木已拱卽竹侶明經子高廣
文亦復相繼下世古人所謂叢冢刺天萬事都已能不

令人三嘆息哉劄副甫竟爰牽連而記之如此至其爲
文大旨宗法桐城予毋庸贅一詞矣

懷岷精舍集敘

懷岷精舍詩若文及金石跋凡三冊爲烏程李少青廣
文所著君好學深思夙善校讐之學憶自光緒六年爲
先君子奄夢之事留滯故里者月餘一日老友潛園觀
察邀飲于甃亭廣文在座得以把酒縱談自後不復相
見流光如駛倏逾二十星霜而廣文已於前年謝世今
其嗣君伯墳茂才介余從弟頌武携畧遺稿並索爲之
序讀其文溫雅有法度詩則和平無叫囂之習而感舊
懷人之思於是乎寓焉其金石跋尤能考据精詳不同

隱上

十一

恆泛昔洪筠軒得見平津館孫氏所藏因作平津館讀
碑記瞿木夫爲潛學堂錢氏館甥耳濡目染乃撰古泉
山館金石文跋其所攷尤爲詳盡今少青廣文頻年爲
潛園觀察勸助羣書得觀秘籍所儲墨本靡不一一寓
目故涉筆所及自然學有根源語無鑿空與夫勇衍成
文徒事鋪張者實有天淵之異矣特將金石跋一種錄
副留置行篋以備循覽亟以原稿寄還伯墳茂才俾得
付之手民用以餉海內好古之士也是爲敘

有萬喜齋題跋敘

傅節子先生余神交友也官閩中太守因魏君稼孫爲
之介辱先寓書於余厥後魚素往來歲時不絕所論皆

書冊金石之事無一塵俗語辨異析疑至爲足樂屈計
締交以來蓋已三十年矣迨余寄襍鳩茲其間不通音
問者凡數載丁卯歲莫忽得來書並賸以佳刻數種爲
之狂喜不意甫經作富而先生於戊辰春孟遽歸道山
始終竟無一面之緣良堪浩嘆今秋喆嗣子式釐尹以
先生遺著題跋郵眎且索弁言伏讀一過見其攷據之
精往往旁參側證推闡無遺自非博覽羣書胸羅萬卷
者未易臻此當與翁氏復初齋張氏清儀閣相伯仲至
于熟諳明季掌故又與鮎埼亭全氏采蘭移楊氏相頡
頏付諸梨棗足以流布藝林沾溉來學觚生不文未足
爲先生重因徇子式之請謹述文字知交之雅也至魏

隱上

十二

君稼孫墓艸久宿其所著續語堂碑錄亦嘗爲之作敘
言念及此又不禁有舊雨凋霑之感矣

蕉庵琴譜敘

說文云琴禁也白虎通云琴者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
也是知琴之爲物所以陶鎔氣質涵養性靈固不若箏
琶之徒以悅耳而已隋樂書謂眾樂乃琴之臣妾旨哉
言乎古之善操縵者類多襟懷超曠知足遺榮當其寂
坐一堂冷然雅奏斯能神與天游性與古會若夫膠膠
撥撥塵俗搜心其神理固與枯桐相隔閱安望其技之
精哉十餘年前甫游邗上卽聞有秦君蕉庵其人善鼓
琴僕以素不解此未嘗往訪迨其身後得其所爲琴譜

而讀之知君於此道固深造而篤好者矣溯自古昔齊
嵩作彈琴法薛易簡作彈琴式法趙惟則注明蔡邕指
法趙邪利作指訣趙希曠作指法厥後爲譜不名一家
至近世所傳若松弦館松風閣蓼懷堂五知齋誠一堂
則皆前明暨國朝時人所作雖派別不同各有精詣
今觀此譜明晰易曉殆足以抗衡前哲津逮後人乎又
聞君藏有唐雷霄琴愛護甚於頭目按蜀人雷氏如雷
霄雷威雷珏雷文雷迅皆善製琴其斲琴自爲品第上
者玉徽次者瑟瑟徽又次者金徽見於潛確類書太古
遺音第不審所弄之琴其狀若何惜未寓目惟君苦心
孤詣終身畢力於斯是真不負斯琴者矣爰應其後人

隱上

十三

之請而爲之敘

金蓋山圖志序

吳興山水清遠夫人而知之若其窈窕而幽深爲神仙
所窟宅厥惟金蓋首屈一指焉劉文房云山不在高有
神則名顧名山必有志所以述奧區表靈輓也而金蓋
闕如使山靈有知甯無遺憾故友李少青廣文竺學不
券有心人也怦然有動于中爰於剛經柔史之餘苦心
孤詣纂成斯志分爲四卷于是乎足爲此山增重矣惜
尙未授梓而廣文遽下世良可浩歎妹倩潘小泉大令
慮此稿之久而就湮也乃慨解囊金獨任剞劂之役豈
不誠盛舉哉不甯惟是山中自兵燹後雖殿宇重新而

署榜尙多未備其中如澹泊齋挹翠樓山雨欲來風滿
樓諸扁額皆君出貲補懸而屬爲之書者又嘗績爲
金蓋山圖卷廣徵題詠藏弄山中以爲千秋掌故是皆
有功於茲山其用意良足多矣韓昌黎有言曰莫爲之
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今此志自廣文初之
得君而幸成之於心燈志畧二書外別樹一幟庶可補
雲山之闕陷且以慰廣文夙願也夫

隸有敘

書之由篆變隸所以趨簡易也自秦程邈初爲此體後
世遂沿其製隸之云者蓋以爲隸人佐書故名曰隸至
八分之目始見于蔡文姬石室筆勢而釋適之金壺記

隱上

十四

則謂王次仲以楷字局促引而伸之爲八字之分故號
八分其語似校割篆二分取八分之說爲可信且知古
者隸亦名楷楷猶楷則也然隸雖以簡易爲歸要之有
正變有通段苟未識源流則無以知趨向耳宋洪氏爲
隸釋隸續盡錄全文劉氏之隸韻婁氏之字原馬氏之
漢隸分均及國朝鍾氏之漢隸分均增則皆摘錄碑
字而顧氏之隸辨尤爲謹嚴若翟氏之隸篇則影鉤原
刻豪髮無殊更稱佳構故友趙君搗未海內所推爲能
書巨手也其宗人伯猗大令敦法搗未亦工八法而于
分隸寢饋尤深今出其手纂隸有一編見其意實取
便于檢查似謂漢刻所有之字大抵不外乎此斯其命

名之義也且手自精寫其小注亦用隸體可爲執林獨
樹一幟吾鄉丁問松理問嘗撰隸類一書與此大同小
異尙未授梓今見是編之成真所謂先覩爲快矣
重刊山右金石錄敘

山右金石錄爲高郵夏寶晉著寶晉字玉延一字慈仲
以孝廉仕山右縣令陞知州鄉舉出屠琴鳴太守門又
爲顧南雅學士高弟乃郭頻伽女夫也此書原有宋本
流布甚尠昔从商城楊石卿丈假錄別寫一本以寄石
君子韓于漢皋子韓以其罕傳也爰校訂而重鈔之以
樣本寄余覆勘乃爲正其謬字並加校語三十餘條於
後又於續揚州府志中錄得夏君小傳以弁其前時子

隱上

五

韓攝篆楚北監利邑令到官數月遽嬰疾旋至不起校
本去時適值病中不知能寓目否逮眷屬南歸此稿已
失尊甫亭菊世丈痛令子之早逝而刻書未竣也重印
一本命爲再斟并補刊校語俾成完璧子韓爲人豪邁
不羣善分隸癖者金石搜羅甚力撰金石譚及山右金
石補錄皆未竟擬刻楊大瓢鐵函齋書跋嘗爲題記此
冊今亦未見不知飄零何所烏虜子韓往矣而遺稿叢
殘尙須整理且擬爲之作古歡閣收藏金石記庶不沒
其一生好古之心茲以此本先成用識厓畧最可異者
楊丈石卿奉檄權知江蘇震澤縣事隸任旬餘卽病歿
距子韓之亡甫而歲也二君與是書皆有因緣焉故牽

連記之而緬襄舊好蓋不禁感慨係之矣
桐谿嚴氏女史暨子女合稿敘

從來閨閣鍾靈得扶輿清淑之氣自古迄今凡頌椒詠
絮之流所謂閨中彥林下風者考之載籍僕指數之一
時更僕難終然按其生平往往有所缺陷求其得天獨
厚旣秉清才又兼濃福數十百人中尠邁三豈福慧
固未易雙修耶抑詩能窮人古之常例卽女子亦難以
倖免耶否則何豐其才者嗇其遇者之多乎不可解矣
紫佩軒詩稿者桐谿嚴小雲女史之所作也嚴本望族
先德比玉先生大有聞於時而其兄伯雅太守芝僧太
史皆以文學著稱況乎一門風雅閨中伴侶靡不能詩

隱上

六

女史耳濡目染幼卽工吟及笄適白門李氏蓋以親串
而結朱陳者李亦素封自紅羊劫後家中落夫石泉君
以入貲官連平州刺史女史隨宦嶺南眉案聯吟唱隨
甚樂古之稱曰比肩人曰佳耦不是過也不數年石泉
君卒于官女史猶在盛年寡鵠含悲悽然稱未亡人于
是千氣萬力不遠數千里扶其匱以歸儼屋茗溪茹苦
戢影尙幸子女在側藉以自慰督課之餘相依爲命子
女皆奇慧子夢梅髫齡入邑庠女蘊卿女紅翰墨無所
不精以家計維艱日以刺繡供甘旨無何蘊卿夢梅相
繼溘逝蘊卿實以封股療母疾創甚而歿尤覺可傷女
史至此顧影惻惻益無聊賴矣烏虜何天之困之厄之

至於斯極耶雖然困之厄之者其境其不可掩者其名
石泉君本清宦身後蕭然女史固無媿女宗夢梅亦有
聖童之目蘊卿更以孝女請旌足以流芳百世固非尋
常眷屬所可同日而語也今女史顧念身世掇拾叢殘
行將哀集授梓冀垂不朽乃命其義子潘小泉妹登郵
寄見眎屬爲弁言爰得而盡讀之石泉君所著曰石雲
館詩草蘊卿曰紉蘭閣詩鈔夢梅曰冷香樓遺稿皆清
雅多佳句惟披紫函一編譬如鵲泣鵲嗚令人不忍卒
讀蓋不禁掩卷而三嘆息焉嘗思吾浙素多閨彥其最
著名者爲汪小韞爲吳蘋香汪不永年吳則有天壤王
郎之感殆卽所謂缺陷非歟方之女史其處境不同其

隱上

七

所作不同然而欠心鐵骨彤管流輝當此暮年依然健
在雖骨肉之凋喪有篇什以流傳成一家言爲千古事
於閨閣中別樹一幟豈不難能而可貴哉余欽其人乃
不辭而爲之敘

西泠六家印存敘

摹印爲入體之一又曰繆篆擅其執者是必精究六書
潛心學古乃能深造自得邁越俗流若武林鈍丁下先
生者其人也竺耆金石與古爲徒偶一奏刀迥異凡手
同時煇庵蒙泉吉羅三君接踵而起世目之曰丁黃奚
蔣厥後秋堂曼生其學亦從此出六家皆杭人遂稱之
曰浙派兵燹後諸老遺製流傳日罕收感家偶得其二

靡不珍秘惟丁氏當歸艸堂所弄獨夥亦足豪矣友人
高未彞行篤嘗鈐一冊見餉惜歛識未拓猶爲缺事今
傳子子式就丁氏舊藏復加增益輯爲西泠六家印存
而歛識則另書付梓以廣其傳傅子真有心人哉魏稼
孫錫曾饒喜名人刻印拓款尤精經其手拓必使
豪髮無遺憾而後已此本所錄有從稼孫原拓而出藉
以補其缺失者昔趙搗未大令之謙戲呼稼孫爲印奴
嘗刻二字小印贈之想見同志忘形之樂奈稼孫長逝
痛失石交因傅子索敘是書遂不禁有感舊懷人之慨
矣

天隱堂詩錄敘

隱上

六

余少喜弄翰弱冠時與施君均甫戴君子高游甚相得
也子高性幽癖通眉而短視均甫意氣自豪議論風生
目多上視余則秉性冷淡寡言語惟良友當前則娓娓
不倦陳雅君丈嘗作三君詠以贈厥後子高反而治經
均甫兼爲古文辭余則癖者金石說文之學皆不專意
于詩矣迨少長出游遂乃天各一方不復相見今三君
皆宿草久其著作早經鏤版惟余懶于料量迄未授梓
楊蘋翁先生嘗寓書規余以爲人生此舉斷不可少而
因循未果然先生于前年又歸道山愈有孤翼隻輪之
慨因感其意勉爲刪雜將付手民惟余既不拘拘宗派
亦不欲與海內名流相角逐蟬琴蚓笛聊以自鳴它日

覆瓿之譏所不計焉

天隱堂文錄卷上

隱上

九

天隱堂文錄卷下

歸安凌霞

三十樹梅花艸堂記

高君味梅既倦游抱琴歸里將架屋於雪溪之北植梅左右之而索記其友凌霞霞不文烏能為役然重違其意且有感焉因述高君之言曰曩者逆氛犯郡城豕突狼奔遷徙者十九余亦襍被出走依人於海上斯時也人心倉黃勢如處堂之燕雀雖欲匿影敝廬以木葉自蔽何可得哉已復之廣陵之漢皋之湘而僑居於潤州者甚久其間往來奔走襤褸者若而年為謀食地也即為艸堂地也今郡城收復已久散處者各歸其土且幸

隱下

一嘉業堂校刊

艸堂之資畧能備具予奈何而不歸乎不甯惟是昔之擁厚貲而稱巨室者徒見夫夏屋渠渠而今則荒烟蔓艸為狐兔遊矣桑海之感往往而是予誠細民然行篋中猶蓄古琴入端溪石十餘它法書名畫稱是則所得不既豐乎他日者艸堂告成行將露紉魁頭徜徉於瘦石孤花之畔以琴為友以梅為鄰與谷民溪叟為世外之伴侶予其暫為艸堂之主人可乎凌生曰唯唯遂濡筆而為之記為斯圖者歸安費以畊也

戴金溪先生遺事

金溪先生數至吾湖恨生晚不及見先生咸豐辛酉避亂滬濱遇塘栖勞丈驛卿多聞人也談先生軼事甚悉

頗有出于陳碩父何姓舫潘少白三先生所為志傳之外者先生父常以販豕之杭識老儒某老儒詢若子讀書若何曰日可讀數百行因屬其偕來遂從老儒讀初

應試年尚幼學使者為彭公元瑞按臨時揭榜有本院院一目十行無書不覽語及試先生首先交卷彭公以其稚也疑而詢之則問無不答轉以三事詰彭公不能應及日晡放牌彭公避不敢出矣先生少時讀書武林方氏者巨室也聞其才妻以女而妻亦知書至經史疑義輒辯難至反目旁人不能解聽其交詬而已為方氏館甥一日雨先生著屐持蓋出遇友于途邀飲醉則和衣及屐而睡詰朝逕去越數日友候於方氏知未歸友

隱下

二

訝曰渠尚屐天姓奈何其婦兄笑曰想俟再雨乃歸耳先生面白多痘痕目銳入鬢吾湖嚴九能茂才元照嘗戲之曰吾子面有殺氣後恐斷頭先生曰斷頭何害忠臣義士皆如是殊不知後為刑部之徵也為刑部司員時同官遇值宿輒請代日中無事獨飲於酒家每以朝珠質錢以為常同官有疑獄未能決則覓之酒壚代以白金二兩贖其朝珠拉歸為之辨析無不立辦其後陳臬江西將之任道杭謀購一羊裘躊躇十許日無所得錢而罷及巡撫河南時以刑部尚書召至揚僕病於逆旅從江都令陳雲伯假一僕送至清江返其僕乃隻身襍被蕭然入都為刑尚時一足病乃一穿鞞而一著履

同僚皆笑之問何不俱履答曰此足不病而履是欺君也解歸在杭嘗赴酒肆夜飲醉而假寐會邑令出巡觀之不識也吏役牽之出袖中刺墮地令大驚輿送歸署醒而自詫強留不可而去又嘗自杭赴德清訪嚴九能雇一破艇與星者同舟泊柯家山而月仍與星者偕返竟不知其爲大吏也先生所爲多類此以其有異乎人故紀之

周一庵先生逸事

一庵先生畢生志節蕭施二君所爲誌傳詳矣然尙有嘉言畸行之足以稱述者先生爲人其大端在孝親終身如一日里人或譽之先生曰孝豈易言哉其上者以

隱下

三

德及人孺親于道其次則顯親而揚名若夫溫清定省分所當爲烏足道哉自師事道峯費先生後遂以昌明理學爲己任每教人勿虛盜聖賢之言以欺人必實踐聖賢之言以自勵在園城中與弟子講學不輟辨明拒賊大義故鄉之人守志不撓慷慨赴敵未始非先生潛移默化之效焉居室卑陋門人請易之先生不可曰以可以毋取之資取而營室傷廉孰甚固辭乃止生平篤學於書無所不窺謂堪輿家言亦人子葬親急務不可不知問德清羅奕精斯術師之得其傳余家有先人墳地在北郭外之籠山嘗延先生履視並擇厝期事竣貽以雙履力辭不受且面發頰再三請以爲非盜泉乃受

之其狷介如此又嘗病暑身熱如燔舌焦裂憊甚竟不服藥假榻比鄰火神廟之空樓一時朋舊暨諸弟子咸往問疾先生相對清譚無情容倩人招余往視移時謂氣清之人晤對可以愈疾間閱法書名畫爲消遣謂此卽藥餌若徒乞靈於艸木終有偏勝非長策也越數日病良愈此則稟賦之異非恆人所可並論矣又善績事謂可養性靈嗣以徒爲人役近于玩物喪志遂戒不爲余未嘗從學於先生然每聆其緒論輒令人鄙吝自消今先生仙去已三十餘年緬懷舊雨於誌傳外別纂是篇俾它日修志乘者有所採擇焉

書賣菜備施老三事

隱下

四

施老三佚其名歸安人住郡城之北門內鬻菜把以爲生人以其行三輒呼之曰施老三云性樸直無駟僧習氣矮屋一椽位置整潔一孀頗粗陋交相得也老三勤且儉肩販所入不爲酒食嬉其孀亦爲人浣衣間有所獲銖積寸累至百數十緡隣之巨室某家中落嘗以釵珥等物質錢於老三咸豐十一年冬髮逆圍郡城越明年四月勢愈危城旦夕且破老三度事不可爲預將釵珥完之巨室某不索其價問其故曰某將以身殉安用此阿堵爲固讓之不顧而去至五月三日城陷老三自沉於和讓橋下人有尼之者不肯起竟死其孀得問逸出幸免於難余蓋聞諸其隣願姓云烏虜當城破時竟

有身為邑侯亦且覲顏從賊更有諸生某乃團練局中司軍糧者於圍城正亟搜括民米之時輒以儲糧數百石以償博進此殆喪心病狂者乎否則何冠蓋中反出市井下耶若施老三慷慨從容捐生就義彼雖賤丈夫直可稱之為大丈夫矣

清儀閣題跋

光緒庚辰秋故友魏稼孫離尹以手輯張叔未先生清儀閣題跋自閩郵寄僅百餘葉乃初槩未竣之樣本越歲君遂作古十餘年來久悲宿草竊念是書之果成否也客冬寓鳩江于友人案頭觀全帙三冊知為君聳丁修甫孝廉斟定補綴為之色喜寓書索之遂蒙見貽爰

隱下

五

得詳閱一過適石埭徐子靜觀警亦以新刻觀自得齋叢書寄贈中有清儀閣金石題識一種取而互勘則較多於此而刪去雜器書畫諸品又於行篋中檢得整匣路山夫同邑石子韓宗建處假清儀閣隨筆日記等與此大半重複尚有出於兩刻之外者十餘則蓋先生耄而好學於金石文字尤有癖者辨析豪釐往往跋而又跋所述不厭其詳與翁覃谿閣學蘇齋題跋正復相似舊友中嘉興鮑少筠昌熙最重翁張二公墨本有其手迹不吝出重值以購之而會稽趙搗叔之謙則殊不喜遇輒割棄其好尚之不同有如此者平心而論詳敘源流何妨言之說縷正不得以涉筆複沓病之搗叔

之見毋乃稍偏惟先生以嘉道間老輩其所師友皆一時魁儒勝流聞見既廣著述斯勤叢殘遺稿得稼孫為之珍惜而甄錄之得修甫為之校訂而踵成之藉流傳而餉同志是皆有足多矣

錢叔蓋印譜跋

刻印之有徽浙兩派猶畫家之分南北宗也徽派圓渾淪派則瘦折而方勁然造詣入神同臻妙境淪中自乾嘉時丁奚黃蔣諸先生推重一時而兩陳先生繼之厥後趙氏接踵而起及道咸時有錢處士叔蓋品格高寒鏤印猶極蒼秀惜生平都不存稿兵燹時處士亦全家殉難嗣嶺南嚴根復氏搜羅數十枚與富陽胡山人鼻

隱下

六

山所作合輯一冊而流傳甚夥今武林高君邕之善書畫篆刻之學尤精偶得錢處士遺印若干亟欲鈐印成譜以廣其傳蓋重其人欽其所學俾處士篆刻之法大顯於世高君之意不既善乎光緒戊寅冬仲寄影海上暇時出觀命為加墨爰喜而為之記

寶印齋印式跋

傅君節子得汪尹子印稿於閩中名寶印齋印式寄以見眎且命留題明季琢印諸家若蘇爾宣之印畧朱修能之印格胡曰從之印存何不違之印史梁千秋之印隼等皆嘗寓目而汪氏專稿則見所未見汪詡庵集古印存所收明人刻印何雪漁三十餘而尹子之作亦羅

列至二十四印其珍之當不下何氏印式題詩諸公於
繆文貞文肅外如侯岐曾為侯忠節 明曾之弟與忠
節後先死節者焉集古印存尹子所刻印中亦有忠節
名印白文四字曰侯峒曾印則其當時刻印見重於名
公可知今觀諸公詩翰皆屬手題真跡非刊本可比則
此印式一書應為僅存之碩果傳君其寶藏之

沈小霞畫紅梅卷跋

此卷出自邗上故家前有小玲瓏山館印知為馬氏舊
藏畫無款識然有明人四題足為證據潘陋夫一跋頗
佳今復據明史本傳青霞文集褒忠錄 此錄為霞之八
世族祖稚哲公
所刻公諱迪知進士工部員外郎青霞先 核其前後而
生劾嵩之疏小霞叩閣兩稿皆在錄中 七

隱下

詳記之按小霞名襄一字叔成青霞先生之長子先生
以進士三任縣令陞錦衣經歷嘉靖三十年以劾嚴嵩
獲罪徙保安襄隨父居邊數年後以葬祖同籍迨先生
為嵩黨宣大總督楊順巡按御史路楷誣陷處以極刑
次三子衮衮皆杖死并捕襄置諸獄會順楷被劾見收
襄得不死在獄年餘遣戍遼東流離數載嚴氏敗始走
京師訟冤隆慶元年詔復先生原官加光祿寺少卿遣
官致祭錄幼子衮入國學當時衮以幼稚幸免者也襄
以貢上春官復疏請正順楷之罪皆論死先生之冤大
白於天下嘗見江盈科所為沈小霞妾傳 江盈科字進
之常德人萬
歷進士官至四川提 謂襄遣戍時一妾隨行聞嚴氏將
學僉事有雪濤閣集

使人要殺之妾曰君一身宗祧所係第去勿憂我遂給
押者城市有年家負我金往索可得押者恃妾在不疑
去久之往跡未得妾大慟曰必汝授嚴氏指戕吾夫矣
觀者如市聞於監司監司亦疑嚴氏真有是事不得已
權使寄食尼庵而立限責押者及嵩敗襄出訟冤妾復
相從云据此則襄曾經遁跡事實有之後復仍赴戍所
未可知也殆志傳諱而不言耳是沈氏一門忠孝又得
此奇女子豈不尤足重哉至襄之畫梅佩文齋書畫譜
引山陰志謂其幹隨筆生枯潤自得天趣無聲詩史圖
繪寶鑑續編畫史彙傳均稱其畫梅霜枝雪幹風骨峻
峭自是清流之筆並云仕至郡守正張松齡詩所謂尋

隱下

補黃州乘五馬也又嘗讀徐文長有沈刑部善梅花詩
京邸贈沈刑部詩 自注叔成至安鄉召入始知襄曾仕
善畫梅在署竟日伸紙
秋曹張松齡詩君王嘉作尚書郎亦與相合張詩又云
寄語傳家小阮郎深藏匣裡鎖鴛鴦是此卷當為襄之
猶子所藏其弟一首王子獻稱社弟廷策和似襄尚有
原作惜已佚矣史槃詩竝餘譜出絳梅花竝字穴頭疑
即竝字竝說文作竝北方謂地空為竝讀若猛又廣雅
釋室竝窟也當即潘陋夫跋中所謂匿身地窟日畫地
為梅也陳玉几詩白蓮之後現紅梅謂楊順路楷誣先
生通白蓮教也伊墨卿詩縛艸攢射檜與嵩謂先生在
邊嘗為李林甫秦檜嚴嵩三偶像而射也洪桐生詩居

庸關外舊生徒謂襄在保安考補廩膳生也又嘗聞明人鄭雪湖梅譜有襄爲序知襄曾師雪湖是畫梅一道襄固夙所究心者焉總之忠孝遺跡雖片楮流傳自有不可磨滅者此卷藏弄行篋已有年所今貽舊友田稚存恩厚分轉因爲跋而歸之

滬游筆記跋

滬游筆記何爲而作乎蓋以記滬上之風土人情繁華景象焉耳顧游滬者不知幾何人游於滬而善文筆者亦殊不乏人卽鄙人亦游滬之一耳然能記其風土人情繁華景象蓋不數數觀豈皆懶於搦管而瘦鶴詞人獨津津樂道筆而記之果何爲乎或則逞其才華思欲

隱下

九

與古人頡頏抑或胸懷鬱勃乃作此游戲伎倆皆不可知也夫滬上僅彈丸地自中外互市以來風氣日開奢靡亦日甚倘無一人焉爲之掇錄亦殊缺典然則瘦鶴詞人其殆有心人耶披茲一編舉凡所謂蜃氣樓臺登場傀儡城能不夜鍋可銷金者皆於是乎在卽使乍游此地目迷五色者亦可按籍而求按圖而索是則此編之成自可不脛而走不翅而飛乎惟是鄙人以久游滬上之一人得觀此千奇百怪亦幾幾目迷五色矣是爲記

雪景山水大理石屏跋

大理石出雲南大理府點蒼山中和峯之腰明代卽見

重於世總以文彩分明形象天成爲貴按李日華六研齋三筆云環列大理石屏有荆關董巨之想蓋謂逼肖畫家山水也又徐霞客游記親至大理見淨土庵七尺山水二大石是尤以材大爲難得耳昔阮文達公總制滇南選石甚夥各加品題嘗見其手書石畫記言之甚悉今維揚市肆所售尚有偽鑄公名者貫經姻丈屢游邗上所獲佳石正復不少比又於滬城新得雪景山水石屏橫幅疊嶂層巒惟妙惟肖真奇觀也阮氏研經室集中有題寒峯曉雪一石謂似雲林簡筆此則氣魄雄壯尤當駕而上之欣賞之餘是不可以不記

隱下

十

畫家之大寫意最非易事墨一著紙卽難改移青藤老人尙言觀白紙輒不敢落筆其難可知雪个作畫純用簡筆以天趣勝伯年此作頗能得其神似固不僅優孟衣冠也昔張僧繇畫鷹於壁能驅鳩鴿黃筌畫雉於殿上白鷹見而下擊蓋疑其真也伯年其殆張黃之流亞乎

願若波畫白描大士象跋

曩見陳老蓮畫大士象其衣以破荷葉裹之詫爲奇絕今若波居士用白描法作莊嚴法相於造象拓本之中生面別開得未曾有至筆意之精儼然滿月慈容有菩薩低眉之狀所謂神妙直到秋豪顛矣願若波鐵道人日

日以好詩供奉之以墨緣爲佛事可也因歡喜讚歎合十頂禮而爲之記

石交圖跋

明季倪文貞公嘗有自畫石交圖立幅見於梁山舟學士頻羅庵集題跋內謂文貞所交之石實自其胸中吐出磊磊落落之石非凡所謂石也又鄧山人石如與梅石居爲金石交績二人小影爲手卷顏曰石交圖今十二硯齋主人集友人之能績事者各作一石名曰石交按三國志裴潛傳注黃朗特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爲碩交卽石交也說文交交脛也交友之交應从人鄙人承主人之屬亦塗一石并爲篆隳隳二字以弁其端

隱下

齊雲廬跋

雲壑故址在我湖之金蓋山曩爲故友張君聽泉購得擬構精舍爲晚年栖隱之所名曰齊雲廬後事不果行而君旋謝世今隨息居士周君萊仙補築是廬以慰張君生前之志其用意可謂厚矣命爲篆榜以至好不敢辭按說文無齊字而有躋字躋登也又玉篇躋登也而廣韻集韻皆云躋亦作躋是躋卽躋字然石鼓文有躋字今特从石鼓云

悟隱尻跋

古之人有朝隱見揚子法言有官隱見水經注有吏隱見白香山文是皆非石隱遁世之流也今悟隱居士以

冠蓋中人而有山林之想是殆所以爲悟歟

清湘老人題記跋

石濤僧畫筆奇縱與會淋漓與石谿並稱而蹊迥自異其用筆固不落畫師窠臼然仍不越範圍之外王麓臺司農稱爲江南第一自謂與石谷皆所未逮可謂推許之至矣所謂畫語錄已刊入知不足齋叢書其餘零篇斷句今得十二硯齋主人苦心蒐錄居然成此一種良可喜也嘗憶廣陵詩事有石濤和尚自畫墓門圖並題句云誰將一石春前酒漫灑孤山雪後墳可以想其風致矣

冬心先生印款跋

隱下

嘗見一青田舊印鏤我思古人四字爲江于九太守物旁有冬心先生跋刻劃甚深惟冬心署名金由不得其解後詳考之則韓詩衡由其畝傳南北耕曰由毛本作從乃知段從爲農又按楊升庵六書索隱由實卽古農字可知書本一物不可不博覽耳

黃小松篆聯跋

咸豐庚申冬季烽烟正盛自滬返湖道出南林於小礮肆中觀小松先生篆聯筆法朴茂句爲煙雲供養靜花鳥友于多署名黃大易乃二十餘歲之少作見者以爲下聯費解咸疑其贗因以賤值得之後檢唐人詩有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之句始知下聯來歷

實出於此開卷有益其信然耶

張子岡大令賢母事實跋

余未識張子岡大令而得讀其賢母陳孺人事實乃不禁肅然起敬曰嗟乎孺人之賢乃至是乎其堅苦卓絕之行爲士大夫所難而出之弱女子殆巾幗中之獨行君子乎至其勇於爲義忘己以濟人則尤非恆情所能昔有周理齋先生武林之通儒也嘗於歲除與夫人對理漢書有貧嫠以小兒無帽告夫人一時無措卽剪鞋之上方縫紉與之越日客來先生卽著以見客豪不介意視孺人之抽壁板爲里人之棺其中心仁慈若出一轍豈非度越尋常萬萬哉盥讀之餘爲之慨嘆不置焉

隱下

十三

顧若波畫春郊散牧圖跋

武林沈亦香丈以吳門顧若波所畫春郊散牧圖索題披閱之餘爲之欣賞按國朝以來畫史顧樵水以高簡勝顧野漁以蒼老勝此作以秀逸出之居然於漁樵之外別參一席矣

楊蘋翁臨禮器碑跋

蘋翁先生於分隸一道用力至深蒼古堅勁其渴筆如萬歲枯藤其波發則天骨開張不可拘勒所謂沈著痛快兼而有之先生自云七十孱叟尙能作書黃忠老寶刀不老誠哉是言國朝以來善分隸者推老蒼爲弟一方諸先生其超妙似出老蒼之上竊嘗論近時爲篆

隸者應稱兩楊先生篆則濠叟隸乃蘋翁也今因仲禮仁兄索題先生所臨禮器碑重違其意用識數語不識以爲然否

包子莊隸書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跋

故友包君子莊曩年家富藏書夙善分隸少時同在里門時相過從兵燹後天各一方不恆聚首憶曾訪余韓江寓廬迨庚辰同里省墓重得快敘厥後不復相見而君久歸道山殊有舊雨凋霽之感今文孫續甫茂才以君手書楹帖寄眎尙是同治己巳所作事越二十七稔觀此如見故人又得君所書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摹刻揭本墨緣重締懽喜無量按蔡邕九勢云凡落筆結

隱下

十四

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勢連相映帶無使勢背又石室神授筆勢云書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澁得疾澁二字書妙盡矣所傳雖真僞不可知然其言實有至理非積學功深者不能也君固寢饋於斯數十年矣筆成篆硯成日始克臻此境界此作天機流行尤有純任自然之趣續甫世講英年竺學於篆籀分隸無一不佳詎僅繩其祖武它日詣力精進馴至與古名人相頡頏不難矣

石印百漢碑硯搨本跋

江右萬廉山司馬官南河同知時倩太倉王子若以端溪石百枚縮摹古刻名曰百漢碑硯其實非盡漢刻如

釋山琅琊臺泰山二十九字秦刻也延陵十字碑傳爲
宣聖書唐刻也且亦不足百種如漢石經分爲十四石
漢三闕分爲七石並有以碑陽及碑陰分列爲二者是
殆限於篇幅也惟其苦心孤詣乃以尋丈豐碑縮至徑
尺而又毫髮畢肖可謂難矣聞刻成糜白金至數萬以
獻京師某鉅公不敢受嗣以負公項石入於官兵燹後
僅存二三十石已殘闕不全不知爲何人購去欲求一
完璧之墨本已渺不可得同里石丈亭菊曾贈余舊搨
尙少數種嗣山左碑友蘇朗山茂才以殘搨見貽始足
成之嘗擬付諸石印而未果今唐焜華四兄居然以別
本影照而成誠爲先得我心向之稀如星鳳者欲觀廬

隱下

十五

山真面而未得今則墨絲廣締足以供同好之求詎非

大快事哉

唐人寫攝大乘論釋卷第四跋

海蘊金粟山廣惠禪院大藏當殘葉六紙

唐人寫經大都用筆沉厚點畫凝重雖非出於名手而
墨光如漆望而即知而非晚近所可類爲也泉唐丁修
甫孝廉博雅好古偶來滬上携此見眎審閱確爲寫本
無疑閱竟屬題餘紙按董文敏容臺別集云元李氏有
古紙請趙文敏書文敏不敢落筆但題其尾至文徵仲
止押字一行惟此藏經箋紙已越千有餘年重違其意
漫然塗此得毋爲古人所竊哂耶

陳忠裕公名印鈐本跋

陳忠裕公名印爲友人高味梅叔書所貽高君爲我鄉
老畫師費曉樓丈之高弟子善丹青及鼓琴於鄉居構
三十樹梅花艸堂索余爲記文成卽以是印爲潤筆賦
諸行篋已十有餘年矣金石交武林魏稼孫以齋尹官
閩中客歲書來欲以他物相易然佳者苦難割愛劣品
恐余未喜遲回者久之余謂君旣者之何妨持贈而君
則力辭以爲不敢當今焯正擬緘寄不意稼孫已於仲
秋三日以微疾謝世聞之深爲抱痛特卽寄伊誥嗣性
之以聯兩世交誼云按此印見於汪訥庵集古印存白
文四字曰陳子龍印磁質極舊獸鈕識者指爲宋磁稚
存四兄假觀數日留鈐此紙屬爲題記遂識其顛末如

隱下

十六

此

補錄

有萬熹齋集印跋

嘗讀周氏櫟園印人傳及汪氏飛鴻堂續印人傳又潘
氏三松之續印人傳而嘆作者之多也然而造詣純古
超然絕塵百十中僅一二焉傳君子式英年媚學癖者
金石尤好集印所搨邊款絕精可謂獨出冠時其搜羅
名家印文自前明何雪漁迨近時趙次閑諸先生綜計
三十餘家曰有萬熹齋集印辱以目錄見眎屬記匡畧
日者尊甫節子先生嘗以華延年室集印見貽業已訝
其精美嘆賞不置今子式篤志於此孜孜不勞賦弄更

富非家學淵源曷克臻此耶平生於金石篆刻之交頗不乏人而子式以名父之子超然崛起益喜同志之有人矣

贊

覺道人揚州史公祠壁畫石贊

老筆作石氣象巖巖撐天拄地疑如斷山粉壁一丈墨汁五斗留影人間獨立不偶忠正大節千載如生惟公鐵漢可配石兄

蕤蕙圖贊

處林壑甕作林泉民荒荒土室哀景長許水田之衣蒨角之巾獨來獨往窈窕雲岑秋鐙破壁病葉寒門一洞

隱下

七

風雨被髮鼓琴我心天游我身無塵千峯萬峯明月白雲遐哉此境搖搖寢窺手闕楮國娟然古昔日蕤憂地樂我天真安尋它年逕豕隱淪讀書抱瓮如獲斯仲東阜之達東老之貧爲人行看子贊

數點蒼苔數點寒梅有石磔硤有亭崔嵬胸無塊壘地鮮塵埃玉人進酒老子銜盃春風鬢影夜月詩材神仙清福優哉游哉

銘

茶壺銘 一字至九字體

茶茶碧乳黃芽春有韻玉無瑕紙窗月冷石鼎泉嘉半

响詩魂醒三升酒力賒待到客來寒夜煎從竹裏人家酌瘦瓢松聲聽罷倚繩床山字肩斜水厄王濛未能免俗茶神陸羽儘力堪誇百歲輕身不須求藥裏一年佳境留伴嚼梅花

高味梅鄰琴銘

三尺梧桐七條瘦玉其聲泠泠可以鑿俗夫君得此萬事足誓將歸隱溪之曲願君清名入仙籙

江蓮峯作畫硯銘

先生畫筆生雲烟先生家具惟硯田締石交留墨緣伴爾長吟三百年

蔣石鶴方端硯銘

隱下

六

詩百篇酒五斗狂吟奮筆蛟龍走石鶴冷抱石田守厥田惟上上取給於此無不有石耶鶴耶兩長壽

又小端硯銘

惟石有骨惟骨不可屈是爲笏溪草堂之長物

又蓮葉硯銘

蓮葉何田田不承珠露承松烟幽人夜拂青苔飲水讀仙書不爲塵俗憐片石摩挲成古緣

丁問松天冊磚硯銘

天冊元年殘甃古先生得此書隸古不慕時名但嗜古石交與爾傳千古

又甘露磚硯銘

甘露年遺斷專抱殘守闕爲視田揮毫大自在滿紙生
雲烟淨几明窗留墨綠

又太康塲視銘

晉太康文兩面字迹異殊罕見契古懷供清玩排筆陣
助文謙日摩挲永相伴

隱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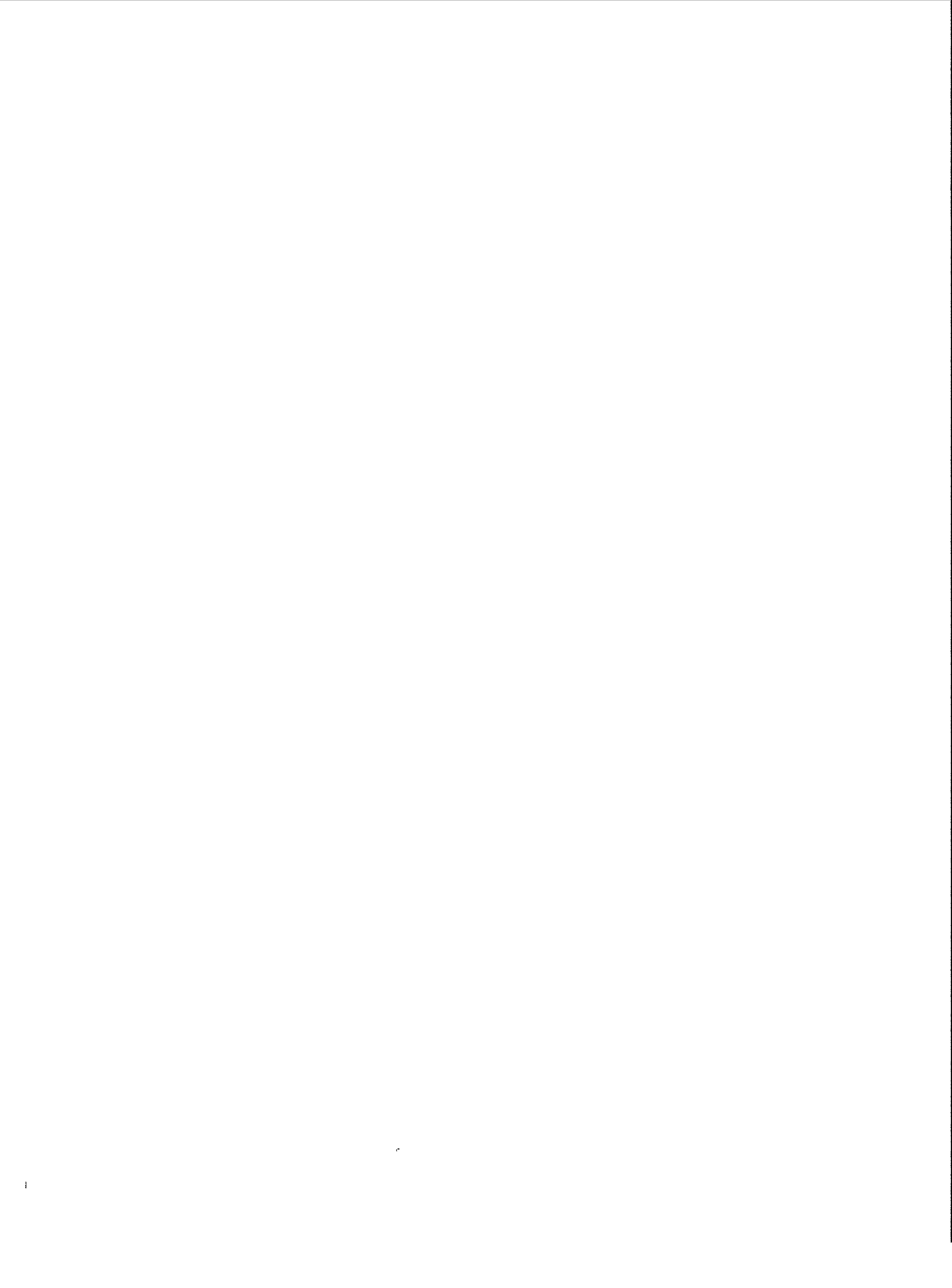
十九

天隱堂文錄卷下

治

遊

賦



冶遊賦 (以傷心三字點燈龍爲韻)

陳寅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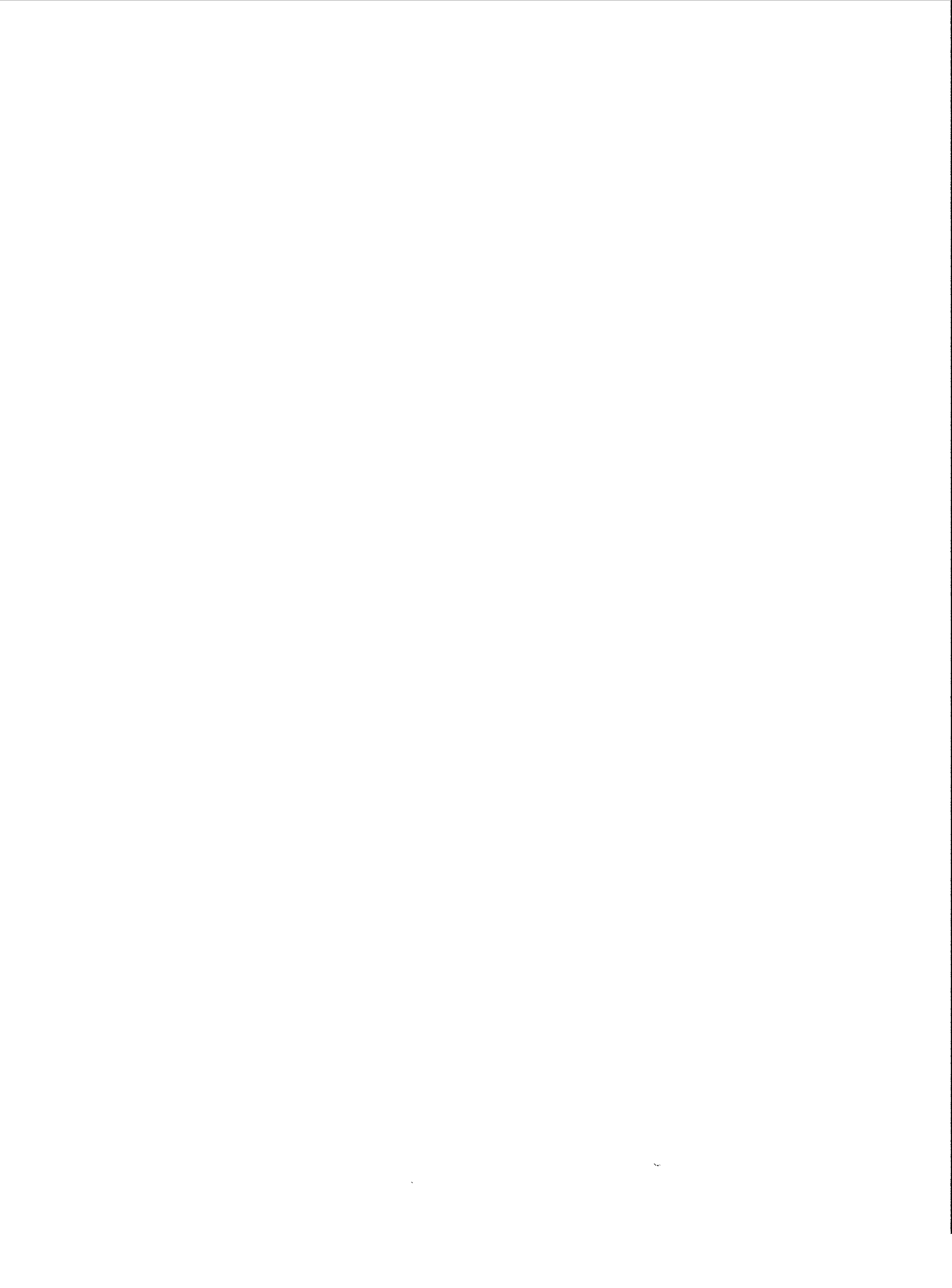
客有居於邗上者。乏林泉以遣興。鮮巖壑之徜徉。蕭齋寂處。孤影旁皇。乃向城
 闌而徐步。過梵舍以翱翔。覺塵襟之蕪雜。悲古刹之荒涼。曷不邀兩三之知己。
 選佳麗於平康。遺興閒居。聊以爲樂。尋歡客邸。亦曰何傷。有若可責。兮有酒能
 斟。釋我憂思。兮盪我胸襟。儂無愁兮。調素琴。我何恨兮。揮黃金。人既靜兮。漏復
 沈。月又明兮。情轉深。流蘇帳。疊鶯鶯。我盤雲。暫插鳳簪。暗豔質。銷盡雄心。
 隔一日而不見。將兩地之難堪。回思情話。欲共清談。如桃花之解語。恍諫果之
 回甘。開瓊筵以坐花。柔情漸密。飛羽觴而醉月。春色偏酣。願我傳情。雁柱音挑。
 廿四背人。寄意蛾眉。樣畫初三。爾乃意若痴心。若醉情。蜂媒。央蝶使。看花霧之
 迷離。愛韶華之明媚。紫雲乍過。發杜牧之狂歌。碧玉初逢。動蕭郎之遐思。明來
 暗去。途中成。僕僕勞人意。蕩神馳。枕畔喚卿。卿小字。歲月忙忙。流光冉冉。幾度
 低徊笑語。醉折花枝。此時綽約。柔情香濃。枕簟醉中。神女不嫌。洛水瀾翻。夢裏
 襄王。豈識巫山路。險金粉。南朝佳麗地。明月二分。批把門巷。阿儂居。落花萬點。

卷三 冶遊賦

二十九

香飽 叢

由是子夜四時。賤有百番愁緒。丁簾一曲。何嫌十束吳綾。頻揮買笑。纏頭山盟
 有約。可奈銷金窟子。海誓難憑。垂柳沿隄。任行人之攀折。落花臨水。依過客以
 頻仍。劇憐紅粉。情懷依稀。紅袖。靨卻青雲。途路辜負。青燈。幾見。繡虎才華。一時
 魄落。雕龍品譽。垂老途窮。博成浪子。頭銜。向侯門而零涕。贏得美人。心肯。願茅
 舍之長空。將取舍之都難。不堪回首。問歡娛之有幾。應值吾躬。所冀鳳立。丹山
 漫棲。枳棘最好。鴻翔天外。莫下樊籠。僕也。半生落莫。自嗟浮梗。之飄。十載羈棲。
 已得空花之悟。歎往事。都成陳迹。賦有徐娘。問當年。底事。閒遊誰憐。崔護。桃花
 三月。流鶯枝上。朝啼楊柳。千條風絮。天涯。暮暮。鏡花水月。將同面壁。以參禪流
 水行雲。敢向。臨崖。而作賦。



壬戌中冬

遜齋文集

夏孫桐



南林
劉氏
求恕
齋刊

遜齋文集序

承幹既校刊祁甫吳先生遺書五種監作洵竟以請於吳補松丈曰先生之書其盡於是乎丈曰未也吾昔手錄先生說經之文今於叢殘中得其攷證西北東北地理諸作浩博精實罕有倫比甲午之後時事日棘頗發為論議糾時賢之違失其言皆深切著明又於平陽縣志稿刺取一二首更取書牘之可存者悉最而錄之略仿月齋文集例為編次文集若干卷畀君續成完書其可乎承幹敬諾承幹曩讀月齋集竊歎石洲先生一生精力畢萃於輿地之學其延昌地形志手稿藏壽陽祁

遜集序

一求恕齋

文端公家未及刊行文格繼世猶謹守之文格亡而稿本流出厥肆今不知尚在人間否而月齋文集賴何先生秋濤為之緝香祁文端刊布之而月齋以傳月齋嘗游京師名重公卿間壽陽相國與道州何編修尤推挹悉力章之祁甫先生則終身為冷官性孤介無名公卿為之延譽海內知其人者蓋寡微吳丈精心毅力掇墜簡而表章之先生之文將沈蕪終古又孰得而知之哉承幹嘗刊鄉先正沈先生落颿樓集當時稱沈先生者曰身為南人而好談西北地理專門漢學而好讀遼金元諸史今讀遜齋文兩先生性情學術先後同揆敬述

遺聞其亦足為浙西儒林之媿談矣歲在壬戌仲冬之月吳興劉承幹序於都門

遜集序

一求恕齋

遜齋文集目錄

卷一 經說

卷二 經說

卷三 經說

卷四 經說

卷五 論

卷六 說議書後

卷七 序記考

卷八 考

卷九 考

遜集目錄

一 求恕齋

卷十 考

卷十一 考

卷十二 書 附存公牘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鄭易合象象于經辨

漢初傳易者三家至東京之世而費易盛行鄭康成所注王輔嗣所釋皆費本也晁以道嵩山古易謂漢初易本十翼不與經附費氏始以象象文言參入卦中而古經之舊以變愚按漢書儒林傳稱費易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則費氏並不白為篇次安有所謂附傳於經者哉朱震漢上易說謂費氏之易

遜集一

一求恕齋

至馬融始作傳融傳鄭康成康成始以象象連經文魏王弼又以文言附於乾坤二卦故自康成而後其本加象曰象曰自王弼而後加文言曰愚按孔穎達正義云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故分爻象辭各附其當爻言之則合象象於經始自王弼安所見鄭氏已為之作備哉顧氏曰知錄據魏志高貴鄉公語謂朱氏說當不誤愚按魏帝問敬于俊云孔子作象象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則是鄭氏之注連象象未嘗謂鄭氏之經連象象也漢儒詁易多專解

本經不復旁通象象康成始推闡費氏之意以傳證經故注坤六二爻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即用地道廣生之說注比九五王用三畝失前禽即用逆舍順取之說注同人于野即用乾為天離為火之說敬于俊謂其合象

象於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正以此孫氏志祖讀書勝意蓋以孔子十翼亦即易注不附經文之下與鄭氏之以已注附經者不同故有此問河如是則難于俊何以言合象讀者不察妄生異論于是以訛承訛而鄭本幾與費易同受其誣矣孔氏序例云十翼者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今亦依之詳釋孔語明

遜集一

二求恕齋

謂鄭與王殊豈有鄭易既附象象於經而猶空存其目也哉段氏玉裁經韻樓集力主顧說終不敢信或曰然則王輔嗣果何所本乎曰揚子雲作太元經已繫測曰於各爻之後則漢初已有為之備者矣特以疑費氏之易非也以疑鄭氏之易尤非也

荀九家八卦逸象說

陸德明周易釋文載荀氏九家逸象三十有一事漢上易傳云秦漢之際易亡說卦至孝宣時始得之河內荀爽所集乃其逸語愚按朱說非確據也九家易本魏晉間人撰其說以荀氏為宗或以為淮南九師或以為慈

明集古易家凡九均屬傳者之謬耳考逸象云乾為龍為言坤為牝為迷為方為囊為裳為黃坎為叢棘離為牝牛悉見於本卦象爻辭及文言傳則此三十一事乃九家從注中錄出猶張氏惠言輯虞注之例豈其別有所得耶惠氏棟以為古易如此非後人增所著易漢學周易述二書並取其義為之疏證竊謂惠說亦不無得失坤為帛本賁卦之束帛莛莛也而惠氏第云乾王坤帛震為王本隨卦之王用享於西山也而惠氏第云帝出乎震今之王古之帝乾為直為衣見繫辭震為鼓見中孚巽為楊見大過坎為宮為蒺藜見困為律見師

遜集一

三求恕齋

為河見泰俗本說文誤河為可校勘記云監本作河又按虞氏亦云坎為河或謂可當作珂非也為棟見大過為桎梏見蒙艮為鼻見噬嗑為虎見頤頤六四居艮之初故有虎象為常見歸妹為輔頰見咸並取之本經惠氏皆不言所自坤為漿漿者牀之誤文也虞剝云剝牀以足是也剝下體坤震為鶴鶴者鳴之誤文也虞氏逸象云震為鳴是也巽為鶴鶴之誤文也中孚云鳴鶴在陰是也中孚上體巽故巽有鶴象虞氏云離為鶴師說有不同耳漿古文作牀與牀相似鳴之於鶴鶴之於鶴亦以形近相淆正如河轉為可楊變為揚同一傳寫之失而惠氏以為酒主陽漿主陰又云鶴陽鳥鶴陰禽若然則坤之虎何以屬

之良良之狐又何以屬之坎耶竊意荀易當與虞合虞氏注雲從龍云乾為龍注直其正也云乾為直注縞有衣柳云乾為衣隨經衍象乃其所同也荀氏言卦變不主旁通虞氏專以旁通說易故坤為帛虞則云巽為帛震為王虞則云乾為王此其所異也因荀虞之所異求荀虞之所同可知二家言象並著於注文初不附於說卦之末其附於說卦末者則九家為之也故曰漢上之說非確據也

樽酒簋貳用缶解

易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王弼注曰雖復一樽之食二

遜集一

四求恕齋

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牖乃可羞之於王公薦之於宗廟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注震主祭器故有樽簋坎為酒簋黍稷器三至五有頤口象震獻在中故為簋坎為木震為足坎酒在上樽酒之象貳副也坤為缶禮有副尊故貳用缶耳孔穎達禮記禮器正義引鄭元注曰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於簋副設元酒而用缶也三說不同鄭虞並讀樽酒簋為句貳用缶為句王氏引之經義述聞駁之云簋非盛酒之器何得云尊於簋正尊與副尊同一尊也何以此用簋而彼用缶凡禮言尊于房戶之間

兩甌有禁元酒在西尊兩壺于房戶之間斯禁有元酒
在西皆不聞元酒之尊異器鄭說非也虞以樽酒與簋
並列而貳用缶則但承樽言之而不及簋若然則經當
云樽酒貳用缶文義乃通何爲隔以簋字使上下不相
屬乎副樽用缶而正尊所用之器又何以略而不言乎
虞說亦非也王以樽酒爲句簋貳爲句用缶爲句述聞
據象傳樽酒簋貳之文證成其讀又謂王於用缶之義
尙未實指其事案禮器曰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是
缶可爲尊也又曰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正義曰盛食於盆謂黍盛也盆謂缶也爾雅益謂之缶

遜集一

五求恕齋

郭注曰盆也盛於盆者盛黍稷於缶以代簋簋也然則
用缶者以缶爲尊又以缶爲簋也故曰樽酒簋貳用
缶墨子節用篇古者堯治天下飯於土墼噉於土形漢
書司馬遷傳墼作簋顏注曰簋所以盛飯也土謂燒土
爲之卽瓦器也土簋蓋卽缶矣述聞之說於王義又有
增益蒙按鄭虞二說固失之疏王說亦不密合經以簋
與缶及下牖咎爲韻讀貳字絕句則不入韻矣且二簋
見損象辭字作二不作貳若此經借貳爲二亦當同彼
文作貳簋不應故爲參差使不成叶也缶兼簋言亦不
然之說禮器門外缶門內壺下有君尊瓦甌之文甌爲

瓦尊與缶殊別是缶乃大尊之專名非瓦器之通名尊
之瓦者不悉名缶簋之瓦者亦不得概目爲缶明矣奧
祭盛於盆盆與簋本異器義不相涉以土簋爲解則尊
亦有土尊禮器之缶與壺爲類非卽土器簋獨用土豈
可以通說文缶部解云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缶本義亦
自爲酒器鄭虞以缶字爲專承樽酒而言似不盡誤竊
謂此經缶字當本在酒下簋字在用下傳寫互亂樽酒
缶謂樽酒於缶樽卽尊於瓶之尊鄭注儀禮士冠禮云
置酒曰尊是也貳用簋謂貳缶以簋古人飲客以酒爲
特敬食爲常饋故尊爲正簋爲貳也象傳樽酒簋貳約

遜集一

六求恕齋

經義而別爲文如盥六五榦父用罍與經榦父之盥用
罍无妄六三行人得牛與經或繫之牛行人之得皆有
詳略倒順傳者涉傳文誤缶爲簋因移缶於簋字之次
致不可解并不可讀鄭虞本並與今同其誤當在孟喜
賈直以前王讀貳字爲句所據傳文固有其字集解本
無之從鄭虞衍去陸德明釋文作象曰樽酒簋云一本
更有貳字釋文據王本作音顧同鄭虞可謂歧失呂祖
謙音訓引晁說之古易云案有貳字者因王弼失之京
劉皆以貳用缶爲句馬融荀爽宋忠陸績諸家固俱

不如彼讀傳文有貳字正古本然矣說卦故水火相逮
雷風不相悖釋文本作水火不相逮云鄭宋陸王肅王
虞無不字釋文言鄭宋陸二王知京馬荀劉諸家本俱
有不字鄭及宋陸二王皆以為衍字刪之與此傳同說
卦上文云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詳審彼文水火相逮
雷風不相悖亦當作水火不相悖雷風相逮諸家本俱
誤倒京馬荀劉本衍不字迹尙可尋鄭宋陸二王刪之
竟以質成疑誤晁執鄭虞及京劉讀定王本非古由未
綜觀全易也

剝牀以辨剝牀以膚解

遜集一

七求恕齋

剝六二剝牀以辨六四剝牀以膚與初六剝牀以足文
義一例王注以足與辨屬牀言膚屬人言非也集解引
崔注并以為牀之膚尤非鄭注云足上稱辨虞注云指
間稱辨辨上稱膚並以人體言視王氏崔氏義較安但
於書無徵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辨當讀為蹠釋名釋
形體曰膝頭曰膊膊團也因形團團而名之也或曰蹠
蹠扁也亦因形而名之也古聲辨與蹠通猶周徧之徧
通作辨也此說得之剝牀以膚王氏無說蒙謂膚乃胥
之借文說文臚皮也籀文作膚是臚臚一字漢書敘傳
大夫臚岱鄭氏注謂即旅於泰山師古曰臚旅聲相近

儀禮士冠禮旅占鄭注古文旅作臚周禮司儀皆旅擯
注旅讀為鴻臚之臚據此則臚與旅通臚之為齊亦猶
是耳說文呂脊骨也篆文作齊沈氏形釋骨謂項大椎
第七節以上曰背骨第八脊以下乃曰齊骨齊在上體
之下故六四象之古書多言股肱心膂齊為身體之要
處是以象傳云切近災也經師段膚為齊傳者因失其
旨

坤為子母牛解

說卦傳坤為子母牛子母二字韓注無釋正義云取其
多蕃育而順之意蓋謂子母牛即是生子之母牛夫母

遜集一

八求恕齋

牛無有不生子者傳但云為母牛足矣何為必重系其
文而曰為子母牛乎近人或據毛詩傳子母環周語子
母錢以子母牛為子牛與母牛云坤象兼有此二例是
以傳並言之按子牛母牛不得并合云子母牛上文乾
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良馬老馬瘠馬皆分析言之此
不應別為一例詩傳國語之文似未足以證易竊謂子
蓋字之省借也說文子部云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
聲女部云母牧也从女象褻子形一曰象乳子也字與
母竝有乳義是字母訓同字母牛猶字牝馬耳史記平
準書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羣而乘字牝者傾而

不得聚會字牝連文正古語如此其字或又从牛作犝
廣雅釋獸犝牝雌也王氏引之疏證云玉篇犝母牛也
易林訟之井云大牡肥犝說苑政理篇云臣故畜犝牛
生子而大犝之言字釋詁字生也牛母謂之犝猶麻母
謂之苧矣今高郵人謂牝牛爲犝牛說文牝畜母也依
王氏說則犝牛卽字牛今言犝母牛古言字母牛本通
一無二自經師段子爲字傳者不達其旨誤以本字讀
之而古義因之以晦觀離彖辭言畜牝牛而大畜六四
則曰童牛之告童牛卽子牛知離與坤並有牛象離爲
子牛而坤爲母牛也如此初何疑乎子之當讀爲字哉

遜集一

九求恕齋

禹貢錫貢辨

書禹貢厥包橘柚錫貢枚傳云錫命乃貢言不常正義
曰王肅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
之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
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
錫之齊故也按如鄭說則錫爲揚州之物產職方解東
南曰揚州其利金錫是其證也但下文又言錫貢磬錯
豫州產錫傳記無徵鄭注闕佚未知其說如何江氏聲
集注音疏于揚州錫貢從鄭義于豫州錫貢從王義夫
同一錫貢前後異訓經意當不如此詳玩禹貢二文王

勝於鄭厥包橘柚錫貢猶荊州云惟箇箝楛三邦底貢
也錫貢磬錯猶荊州云納錫大龜也錫與貢同義爾雅
貢錫畀子賜也古謂非常之予爲錫上下不嫌同辭王
氏不常入之說當本經師舊義其又云錫命而後貢則
未達古書之例而意增之耳段氏玉裁撰異按史記納
錫之錫作賜錫貢之錫作錫謂鄭注可信愚按本紀於
揚州豫州之賦錯皆作雜而於冀州青州梁州仍用錯
字史遷引經原無成格此條雖不作賜未定其同鄭義
也上文惟金三品王肅劉逵並以三品爲金銀銅經果
稱揚州產錫何不直言四品乎裴駢集解兩存其說尙

遜集一

十求恕齋

涉騎塙顏師古漢書注竟從王肅之解則其識高於裴氏矣

禹貢錐指訂誤

禹貢錐指二十卷德清胡渭撰摭拾繁博討論詳明可
謂有功於經學矣但其書時參己意又往往申後說而
細前聞是末師而非往訓證經覈傳閒有未安禹貢地
名最爲近古職方所述春秋所載山經所志爾雅所釋
尙不能與之盡符欲以千百載後紀錄之餘求合千百
載以上見聞異辭狗名失實此一蔽也桑欽水經班固
地理志許慎說文爲融鄭康成尙書注均有師承縱或

不同猶循古例東晉孔安國傳始乖家法厥後如裴駰之史記集解顏師古之漢書集注司馬貞之索隱張守節之正義以及杜佑通典魏王泰括地志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樂史太平寰宇志王存元豐九域志歐陽忞輿地廣記類皆以後世之說附會古經而錐指一一信以為真舍本末循流塞原此二蔽也鄭注雖佚略見於孔穎達正義導江注曰東迤者為南江迤之言靡也衰行也江水靡迤衰東行至石城為南江又東過吳縣與具區水合具區在北故曰北會于匯鄭義正承用漢志之文初學記引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此不

遜集一

三求恕齋

知何人註說而誤屬之鄭錐指駁采雜收不能是正此三蔽也三江圖當如阮氏元所定水經地理志皆謂中江出蕪湖至陽羨入海北江在毘陵入海南江在吳縣入海據經言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疑南江自滙具區之後即與中江合流漢志謂在吳縣南東入海者是也一云東至會稽餘姚或惟江水分而為三故謂涉他水而誤耳阮圖微嫌未確惟江水分而為三故謂之三江中江自楊行密築五堰其流始絕南江亦漸堙今貴池以東僅存舊迹或斷或續半為陵原蓋當時洪水橫行禹於此處鑿山通道以殺其勢迨既平之後水勢就下高處易涸是以寢微非復巨浸錐指疑後人所穿又謂南江通彭蠡不通具區若然經何以言三江既

入震澤底定又何以言北會于滙而不言南會于滙乎此四蔽也大別古在安豐漢水由豫章繞東而南行故至於大別乃南入於江晉以後漢水改流杜預因疑大別在江夏酈元孔穎達莫能言其處張守節始以為甄山李吉甫復以為魯山夫魯山從無大別之名何得據以當古左傳吳人伐楚自豫章進至大別自大別至於柏舉則大別明在霍山麻城間今水道有變遷而山固確乎不易錐指獨依杜注此五蔽也碣石崑崙三危黑水之類難以臆斷當遵古說聞疑載疑而錐指肆意搜求俚語番言靡不悉采歧頭別出治絲益棼此六蔽也

遜集一

三求恕齋

桑上本非地名而以爲即詩之桑中又列其圖於雷夏之北濰沮之東則兗州全境豈獨此數十里爲宜桑之地陽鳥即揚鳥見呂氏春秋恃君覽古鳥字與鳥通見集韻羣經音辨此確當爲地名而錐指反從其略此七蔽也碣夷猶曰島夷和夷馬注碣海碣也夷萊夷也青州瀕海之地皆夷人所居故即名之曰碣夷冀州亦瀕海與青接壤故遼西亦有碣夷之稱義和測日宜在於茲而錐指強以東表之朝鮮當之又謂漢武開樂浪二郡皆古碣夷之地如其說禹時導川中國奚爲越海而略遠疆此八蔽也徐州貢道由泗達荷由荷沂陶邱由

陶邱沂榮澤由榮澤入河見導沈水經文而以為由濟入潁以達于河荆州貢道至河內而就陸改舟與他州同例而疑其由三門底柱以達平陽此九蔽也豫州之伊洛瀍澗既入于河即導洛水所謂會于澗瀍會于伊入于河也雍州之涇屬渭納漆沮既從澧水攸同即導渭所謂會于澧會于涇過漆沮入于河也今以為豫州雍州所言是治水之次第導洛導渭所言是納水之次第不知治水先後即納水之事經文偶有詳略而施功斷無二例此十蔽也沈氏彤尚書小疏徐氏文靖禹貢會箋晏氏斯盛楚蒙山房集曾糾其失蒙謂如峩眉之

遊集一

三求恕齋

為蒙山洞庭之為九江悉在可信而不可信之列以論則可以嚴實則難矣閉嘗做四書釋地辨證之例為補釋一編存漢晉以前之故訓及唐宋以下之蕪詞卷帙冗繁不敢多贅今舉其大略具論於篇孔子曰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嗚呼斯足明胡氏之書矣

禹貢田賦不同考

書禹貢九州田與賦各別為九等冀州賦上上錯田中中荆州田下中賦上下雍州田上上賦中中三州等數相差甚遠孔穎達正義引鄭注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

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為田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以田九等為著地形高下義不可通地形高下當繫於土壤不當繫于田且如其說徐州之地豈應高于青州冀梁二州又豈下于豫兗徐上中而青上下豫中上而冀中中兗中下而梁下上于形皆相反某氏傳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荆州田第八賦第三人功脩雍州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移人功之說以合于賦亦不可通人功自施于田田得人功之多者收穫多為上上得人功之少者

遊集一

三求恕齋

收穫少為下無人功脩備田仍舊等為下中人功缺少田仍依舊等為上上之理康熙彙纂引葉夢得傳云賦不皆出于田故有田上而賦寡者有田下而賦多者其較舊解為近竊謂賦者徵納泉穀之大名田則賦中之一科也漢書食貨志云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古賦本有二科此經下文曰底慎財賦又曰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賦有財有總銍秸服粟米其兼兩科為目甚明孟子告子篇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

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城郭宮室諸侯幣帛與祭祀饗殮百官有司並言是穀賦及帛布之賦通在什一之中此經賦亦如之復言田者賦供國用田爲民食所繫兩者並重故兩綴也國語魯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仲尼私于冉有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祇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賦本古法所有何休公羊春秋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傳解詁云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歛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歛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田不過什一軍

遜集一

去求恕齋

賦十井不過一乘城郭里巷之井卽魯語所謂里城郭中有市井城郭以外有廬井古軍府及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皆出于此田稅爲正科里賦亦正供不能偏廢鄭注周禮天官太宰職云賦口率出泉也口賦作于秦非古法里賦自出于屢爲桑麻布縷之征量其所入者屢兼市宅及園囿虞衡藪牧之宅市賦當重于民居園囿虞衡亦有珍貴之材視凡賦爲重者是以別爲數等鄭不知廩賦因不知里賦正義引下注云冀州入穀不貢冀州帝都之地所征惟穀財用何出資于八州畿外賦法與畿內如何齊同說之不審于此可見

九州田九等皆不言錯賦九等言錯者四冀州惟上上錯傳云上上第一錯襍襍出第二之賦陸德明釋文引馬傳云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揚州下上上錯傳云賦第七襍出第六豫州錯上中傳云賦第二又襍出第一梁州下中三錯傳云賦第八襍出第九三等正義引鄭注云三錯者此三州之地有當出下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數說俱難通則三壤成賦經有明文壤法止三等無九等此等數依九州差次爲記各州賦與田之都數無疑地之上下相錯卽所謂三壤九州通有此等無一州一壤之理壤分上下與

遜集一

去求恕齋

中上等之壤其錯卽爲中爲下下等之壤其錯卽爲中爲上上下隨地異形不能劃限亦無上上之錯惟上上中之錯惟上上下上之錯惟中下下中之錯惟下上與下下及中下之理兗州又變錯言貞其下文復言作十有三載乃同傳云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裴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注云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正作不休文不明順俞編修平議訂作工作不休當是正義不可曉正與九相當不得單言正且經亦無州第九之文同與貞文氣相承

同字似終貞字之義說爲有賦同于八州亦不符合竊謂貞錯卽指田里兩賦而言貞謂正賦錯謂襍賦也賦法本兼田里經具田九等田不別出故以田爲正餘爲襍充州被水害重民蕩析失其里居禹初賦止科田稅故云貞他州有廩兼徵正襍故云錯貞止一充州錯爲八州所同青徐荆雍不言錯者青賦中上徐中中荆上下雍中下四等在冀上上豫上中揚下上梁中下之閒舉上下各二等可該其中故文省也充言貞又言同者同謂變貞爲錯貞惟賦粟米無財征不能給用故必同于八州而後完備不言錯者錯于文不可施言同錯自

遜集一

七求恕齋

見也錯是通法貞則權一時之宜經綴兩字及同字正爲田賦兩文作解馬鄭某氏皆不詳究失三字之義因失全經之義下上錯下中三錯並當依上上錯之例作下上錯下中錯下上字及三字俱誤衍漢書地理志作下上錯所據本上字不疊馬說上上錯爲地有上下相錯下上錯及下中錯當通爲下上相錯所據本並無疊出之上字及三字有此兩字者乃傳寫之失夏本紀兩文並同今本地地理志亦衍三字其誤當出自今文鄭傳古文兼從今讀故與馬本不同今校出可以瞭然田等數與賦差至四五者古州制以田差定田之大數九

州相等所差惟細數里數則有人戶多寡地土荒墾物產美惡三差人戶之廩耕耨與田俱受亦九州相等所差惟中地之廩二百畝下地之廩三百畝亦皆細數市廩及園圃虞衡藪牧之廩無數可準市廩利最多園圃虞衡藪牧占地最廣多者賦數可一二倍于田少者不及半田上上而賦中下賦上上而田中中以此之故葉說未盡故復論焉

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解

導江經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志讀匯爲淮東陵有二說廬江郡下云金蘭西北有東陵

遜集一

六求恕齋

鄉淮水出此東陵在今黃梅縣北淮水水經注誤說爲灌水今據水經江水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之文定爲三角河丹揚郡陵陽下云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此淮水卽廬江郡下所云出陵陽東南之廬江陳氏澧水道圖說定爲今旌德縣梅溪河下流爲清弋江東陵志文從略以兩淮水及兩陵陽之文證之知陵陽北又別有東陵陵陽以在其陽得名也東陵瀕江其地當在今當塗蕪湖縣境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蕪湖下又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此兩文綴經東迤及中江蕪湖據元和志故治

在丹陽湖側應在今縣之東石城水經注亦誤說爲貴池今據水經沔水過牛渚南東至石城縣及三國志吳書程普傳居石城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之文定爲當塗東陵當爲天門山山夾江東西故亦名東梁山西梁山古時目爲二陵在東者謂之東陵也兩東陵相去甚遠志以東迤爲在石城必以桑說之東陵爲正淮水疑亦卽孟子滕文公篇排淮泗之淮揚州經所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者非三角河并非清弋江志綴兩說特存古義耳禹貢正義引鄭君注云東迤者爲南江南江卽石城分江對北江言別云南江詳此文鄭意固

遜集一

五求恕齋

謂北會于淮爲北江與淮會不從今文作匯亦不從桑說爲陵陽之淮矣古淮水自今盱眙縣分支南注洪澤湖高郵湖邵伯湖至瓜州口入江左氏春秋定四年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杜預集解云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吳舟所行卽此道志於盱眙下不別出淮水猶盧下不別出分支入潑之濟水皆略也水經作於魏世時盱眙之流已爲破釜塘所斷說禹貢者咸從今文以匯爲彭蠡東陵爲金蘭鄉九江近在其間不能分別所至因附台上流瀟湘九水移之長沙下雋西北與雲夢混而爲一胡氏渭錐指力申蔡說於水經

之意得矣於志意則全未得也

八百諸侯解

書泰誓正義引馬融序稱今文泰誓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元駁五經異義云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八百諸侯是殷末諸侯千二百也蒙按經云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八百當兼天下言非專舉三分有二之數呂氏春秋觀世篇云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是八百以外別無服國矣周書克殷解凡愍國九十有九國服國六百五十有二六百當從呂氏春秋作八百愍國卽紂黨爲周

遜集一

五求恕齋

所滅者通合兩數止九百五十一國無千二百也越絕書吳內傳云天下八百諸侯較鄭說爲確史記陳杞世家周武王時侯伯尙千餘人高祖功臣侯年表作周封八百兩文不同一兼封國服國言一專言服國也漢書諸侯王表高惠高后功臣表並云八百地理志別言千八百亦當以是通之八百據今文泰誓及克殷解千八百據公羊說及王制也

遜齋文集卷一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庸蜀羌髡微盧彭濮考

書牧誓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某氏傳云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髡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孔穎達正義曰八國皆西南夷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爲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

遜集二

一求恕齋

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髡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蒙按傳說髡微盧彭四國所在殊不確鑿髡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古書略無其證左氏春秋文二年傳晉師及秦師戰于彭衙杜預集解云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彭衙在今陝西郃陽縣境於周爲畿內地史記秦本紀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于華山下張守節正義云戲音許宜反戎號也蓋同州彭衙故城是也彭戲當爲彭衙及戲邑兩地戲卽國語魯語幽滅

於戲之戲續漢書郡國志所謂京兆尹新豐東有戲亭者地近華山故伐之至山下正義說未盡彭與戲皆周地名非戎名漢書地理志安定郡屬縣有彭陽地在今甘肅安化鎮原兩縣界中於周爲西北邊邑與蜀隔畿疆六國時地入義渠周初不知何所屬隸元和郡縣志云甯州彭原縣本漢彭陽縣地因彭池原爲名原南北八十一里東西六十里彭陽在彭池原之南是名義實取於原無彭人之說其近地亦無盧志烏氏下都盧山在西烏氏在今平涼縣西北鎮原西南都盧乃山名非國名文選西京賦非都盧之輕趨孰能超而究升李善

遜集二

二求恕齋

注引志論粵分云自合浦南有都盧國又引太康地志云都盧國其人善緣高彼都盧在南海外不可以證此山漢匈奴傳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史記傳作盧胸裴駮集解引服虔音義云盧匈奴地名也張晏注云山名此盧遠在今外蒙古喀爾喀東路車臣汗部中末右旗中末旗右翼中右旗諸境明史成祖紀永樂七年八月邱福敗績於臚胸河臚胸河卽盧胸地之河漢時名河南之地爲盧胸後并以名其北之河也盧山亦謂其地之山今三旗南界有伊蘭圖爾哈伊集爾爾爾因訥克鄂羅輝鄂渾爾諸山縱橫斷續沙漠中爲北地之障當卽此山吳氏照載通鑑地理通釋疑盧胸爲今克魯倫河所出之百特山百特山在中右後旗北境去漢地甚遠非漢亭障築

列所能至
今不取
與中土隔瀚海且在正北非西北四地似皆

非傳所云羌在西蜀叟亦偏據漢世移徙之迹而言叟之名出自渠叟其國本在禹貢雍州城外與昆侖析支接近不在蜀中史匈奴傳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羌漢志隴西郡屬縣有羌道金城郡有破羌臨羌後書西羌傳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後亡入三河間諸羌推以為豪月氏有今甘肅涼州甘州二府及肅州安西州地三河在涼州南羌道在今階州西北破羌今碾伯縣治臨羌在今西甯縣西南諸地並在蜀北或西北周書王會解氏羌以

通集二

三求恕齋

鷲鳥孔晁注云氏地羌羌不同故謂之氏羌今謂之氏氏羌即月氏接境之氏羌三海經西次二經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鷲鳥女牀在湟水所出之高山西南今本湟誤作涇與次四經涇谷之山所出之涇水複亂不可以通綜核全經此條乃敘洮水西北至湟水上源之山當作女祝即說文於次四經條列全不相涉今訂正
山部岬篆解弱水所出之岬山今內蒙古和碩特西後旗西蘇羅巴顏喀喇山在月氏南羌道西北羌地并不在蜀西正義以為皆西南夷更差之彌遠竊謂羌次蜀下自是周西北方之國經首庸次蜀首東南次西南也又次則西北矣又次為東北取備四隅象即詩小雅角

弓篇如蠻如髦之髦毛公傳云髦夷髦也夷髦猶言夷蠻髦與蠻對文南方曰蠻北方曰髦也鄭君箋云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鄭言西夷據中土而言實則髦地甚廣從周者近西不從周者不必皆西也左氏成元年經王師敗績于茅戎沈氏欽韓地名補

注云茅髦同秦本紀繆公元年自將伐茅正義引劉伯莊音義云戎號也今本茅下有津字涉正義引魏王素據本自無津字茅津乃津名若以此字當云伐茅津之戎不得止言茅津矣茅戎即髦之遺種鄭道元水經河水篇注云茅城故茅亭茅戎邑公羊曰晉敗之大陽者也津亦取名焉大陽漢縣屬河東郡

通集二

四求恕齋

志云周武王封大伯後于此是為虞公大陽為虞所都之地茅戎如故居此時方從周立功當廣其封境不應割以與虞地名補注引括地志云岷洮以西為古羌國以南皆是申其說云于今為松潘廳疊溪營地誤松潘廳疊溪營本漢蒲氏蠻陵兩縣道之地屬蜀郡是即秦滅蜀時所置縣道古時為蜀邊邑無疑疊溪營西南雜谷廳地則古冉駝夷所居後書西南夷傳云冉駝夷者武帝所開以為汶山郡宣帝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冉駝種類有六夷七羌九氏無髦是髦不在其地括地志說據唐所置髦州而言亦非疊溪營地詳具下左氏昭九年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魏地漢置河北縣亦屬河東志云詩魏國河北今山西芮城縣治縣東為平陸縣即漢太陽茅津在

周與殷兩界之間亦不應中隔髮地茅戎當於東遷後入居故國必在晉北傳下文曰及武王克商肅慎燕毫吾北上也毫地集解無說正義曰毫是小國闕不知所蓋與燕相近燕西晉北戎國有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見王會解篇末伊尹朝獻篇無毫毫與燕與肅慎並為北土之國燕肅慎俱偏在東北毫迤西橫亘至正北其國亦必非小毫當為毫之誤毫與髦聲近字得通假毫為髦猶毫為旄也毫本豪豕字正文作彘說文彘部彘篆解云脩豪獸一曰河內名豕也从互下象毛足象毛謂夕象脩毛之形彘本象毛彘變為豪从豕

遊集二

五求恕齋

會意變為豪即从毛會意矣毫字見爾雅釋獸及孟子梁惠王篇六國時當已有之說文不收猶周禮故書字說文亦多不收非盡由漢隸變易左氏借毫為髦與穆天子傳髦馬髦牛借作豪馬豪牛一例髦夷種類繁多有戎兼有翟其別有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等國大名則通謂之髦故占地甚廣王會解北方臺正東高夷獨鹿孤竹不令支不屠何東胡山戎孤竹不令支並在燕東不屠何東胡在燕北山戎襟居東北兩境獨鹿在燕西北朱氏右會集訓校釋云獨鹿即涿鹿直隸宣化府保安州地獨鹿至山戎序次自西而東高夷次

在獨鹿之上是在最西獨鹿為今保安州地其西即懷安萬全兩縣之長城六國時為胡地高夷必即燕西之毫注云高夷東北夷高句驪高句驪在肅慎北不應錯列於此解下文云其西般吾屠州禹氏大夏犬戎數楚匈奴高夷與般吾劃分東西兩列般吾注云北狄不詳所在以左氏成元年傳王師敗績于徐吾氏證之徐吾即髦戎般吾必亦其族髦夷本包般吾以西諸族為名因其種有戎有翟不全乎夷故解別綴族名止於高夷略具正目也書序西旅獻葵太保作旅葵陸德明釋文引馬融本葵作豪傳云酋豪也正義引鄭注云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酋豪國

遊集二

六求恕齋

人遣其酋豪之長來獻見于周酋豪乃漢名古無此語西旅遣其豪來獻亦不當倒省其文作獻豪序文兩豪字蓋有別上豪字當同今本為葵下豪字則即左傳之毫也西旅獻葵即王會解匈奴獻狡犬之事狡犬巨身與爾雅釋畜狗四尺之形正合是所獻實為葵馬鄭說誤旅豪與旅巢例同豪必國名序約言為西旅王會解別其目為匈奴匈奴亦通謂之豪知髦地實且至今內蒙古部河套以西左氏北土之言確無差互此經髦與庸蜀羌為分具四方亦灼然矣秦本紀甯公三年與毫戰毫王奔戎遂滅蕩社集解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毫

王號湯西夷之國也此毫王亦當作毫王為髦族之入
居蕩社者紀上文言襄公元年以女弟穆嬴為豐王妻
豐王他無所見山海經海內北經有犬封國云有文馬
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量犬封即王會解獻文馬
之犬戎封豐古書多通用豐王必犬封之王毫王為髦
王正其類例毫名漢初尙存馬鄭分豪與髦為二自失
檢照微盧彭濮別敘庸蜀以南之國周六州之地北縮
而南廣政化亦先南後北故從征伐之國南土為多微
當讀為靡爾雅釋草蔣靡豐冬郝氏懿行義疏云本草
營實一名牆薇別錄一名蔣靡靡薇古音同靡為微猶

遜集二

七求恕齋

靡為薇王會解州靡費費集訓校釋云史記西南夷傳
靡莫之屬正義云在姚州北索隱云與滇同姓姚州今
隸雲南楚雄府然則州靡西南夷也州靡可單稱靡猶
犬豐可單稱豐靡與莫與勞深漢世分為四族滇又獨
自成國古時蓋通合為一唐書地理志諸蠻州九十二
有髦微二州皆武德中置貞觀十一年更名髦州漢越
雋郡地微州北接糜州即靡莫地越雋故部為西南外
夷見漢志非髦種髦州之名襲此經而失微州則符密
也靡在盧西四國之次首蜀西南次蜀南次蜀東南庸
西南次庸南為橫廣一列盧即王會解卜盧以紈牛之

盧注云卜盧盧人西北戎也今盧水是盧水謂晉朱提
郡之瀘水古無瀘字止作盧水經若水至犍為朱提縣
西為瀘江水又東北至犍道縣入于江朱提今四川屏
山縣南地犍道今宜賓縣治瀘江水今金沙江江濱漢
時為犍人所居是古戎地說文人部犍篆解云犍為蠻
夷蠻夷即戎之通稱犍字始見呂氏春秋恃君覽古無
此名從國號為盧隋書地理志瀘川郡梁置瀘州犍為
郡梁置戎州隋犍為郡治犍道瀘川治漢江陽今瀘州
治梁名犍為為戎州又於其東置瀘州與注說並合瀘
州接近貴州北境屏山亦南界雲南古盧地自金沙江

遜集二

八求恕齋

南迤亘至東當兼有三省邊地王會解卜字不可通解
注卜盧盧人西北戎也以盧人釋卜盧亦虛衍不能成
義上文其人注其人吳越之蠻下文方人卜人注方人
亦戎別名卜人西南之蠻合三文證之孔所據正文必
作盧人注亦止作盧人西戎也今本由傳寫錯誤倒人
字於盧上校者以意改卜又於注文增二字致名義歧
別文亦重沓於例全乖注北字必亦誤衍盧在蜀南於
中土為西南無北可言今並依義訂正臚注水經云朱
提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綰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
繩屈八十餘里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為至險有瀘

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
有行者按堂琅今雲南會澤縣治此瀘水亦金沙江在
屏山上流與經縣界不同史西南夷傳唐蒙從巴屬笮
關入夜郎約爲置吏還報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
百楚道指牂柯江注於江水篇云唐蒙鑿石開閣以通
南中迄于建甯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丈其壘
鑿之迹猶存唐蒙所開牂柯江即牂柯郡地今永善縣
以西之江道有水陸廣丈餘爲金沙江濱山麓之道
水深三四丈即金沙江所行之道也金沙江與江水古
時本不通流山海經西次三經昆侖之邱赤水出焉而

遂集二

九求怨齋

東南流注于沱天之水赤水即漢志出蜀郡旄牛徼外
南入若水之鮮水爲若水最北之源今西甯固察土司
之傑楚必拉東南流至霍耳竹窩土司東北合鄂宜楚
爾古河爲古若水又東南曰鴉龍江至四川會理州西
南合金沙江亦曰金沙江爲漢繩水亦通謂之若水沱
天之水南次三經作沱水出發爽之山南流注于渤海
沱水今雲南河陽縣西南之大溪東南流入仙湖東出
爲南盤江沱天之水今溪西北之滇池滇池古有伏流
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晉甯州西海寶山相傳山
下有窳滇池之水由此泄入澂江府之龍泉溪流入於

撫仙湖漢志自此水爲漏江元鼎中於水濱置縣屬牂
柯郡葉榆水篇注葉榆水注滇池澤自澤又東北逕滇
池縣南又東逕同並縣南又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復
出蝮口謂之漏江蝮口即沱天之水伏流復出爲汎水
之口古若水由今祿勸縣東北之普渡河南流自滇池
注仙湖洩入南盤江不北至堂琅瀘江水首受今蠻夷
司之馬湖水別自爲入江之小水唐蒙開後堂琅東北
之臘涂水始與瀘江水接若水因折流東合於江堂琅
以上之瀘爲漢後所名非古瀘水經析出較注爲駁王
應麟補王會解注引魏王泰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及

遂集二

十求怨齋

益州古盧國又云左氏傳有盧戎括地志所云盧國字
當作盧國語周語盧由勳媯韋昭解云盧媯姓之國即
此盧漢志南郡屬縣中盧因盧國立名地在今湖北南
漳縣東北與房縣接近爲庸東小國非戎族盧戎見桓
十三年傳解云南蠻釋文曰盧本或作盧盧戎據或本
作盧戎似可通合於盧然傳例戎上止綴地名或氏族
不繫國名盧既成國不當復別言戎盧地近羅必在沮
漳之間禹貢灘沮周禮夏官職方氏職作盧維維舊讀
爲雍即灘借字盧爲盧之誤鄭注讀爲雷非盧且同聲沮借作
瀘因省作盧此盧字亦當讀爲盧於盧國無涉補注兩

說俱皮傳王氏鳴盛於案引以釋此經云文十六年傳楚使廬侵庸者即廬失未考韋說耳彭國不見王會解後案云後漢書岑彭傳征公孫述至武陽所云地名彭亡惡之夜爲刺客所殺光武紀李賢注武陽縣屬犍爲郡故城在今眉州隆山縣東按今四川眉州彭山縣即漢武陽縣蓋彭國故墟故有彭亡之名彭山在蜀西地名彭亡不知何說水經江水篇注云此地有彭冢言彭祖冢焉華陽國志蜀志譔云彭祖育其山彭祖爲商諸侯國於漢楚國彭城之地不在武陽國語鄭語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解云

遂集二

十一 求恕齋

彭祖大彭也豕韋諸稽其後別封也禿姓彭祖之別舟人國名彭祖之後別封止有豕韋諸稽及舟人無與本國同名之彭彭冢由後人以標識生育之迹而置彭亡亦必非以彭國之墟爲名彭當讀爲方說文示部繫从示彭聲或作祈方爲彭即祈爲繫之比王會解方人以孔鳥與卜人以丹砂連文卜人即濮人方人必即彭人孔鳥滇池以東多有之漢書兩粵傳南粵王趙佗獻孔雀二雙南粵兼有今兩廣及越南國地唐志羅州雷州俱貢孔雀羅州今爲廣東高州府屬地雷州今雷州府治明一統志高州府及廉州府暨廣西南甯府皆土產

孔雀南甯與廉高雷本境地相連南甯漢領方地元和志云邕州古越地也秦併南越爲桂林縣地在漢爲鬱林郡之領方縣地也管縣七宣化武緣晉興皆領方地邕州即南甯領方以管領方人立名土產有孔雀是古方地元和志又云賓州澄州並漢領方縣地賓州今屬思恩府澄州今上林縣治領方北地甚廣思恩府北慶遠泗城兩府所屬州縣之地漢世皆不置縣疑尙有領方界地慶遠迤東北爲柳州桂林兩府又東北入湖南界即古濮地濮與靡東西正相直盧方一偏於北一偏南四國亦略具四界與上例二而實一滇黔兩粵周初

遂集二

十一 求恕齋

皆通中國至東遷後封境塞隘與巴楚絕猶蜀於周初亦通中國至東遷後與秦絕也漢世巴蜀武陵桂陽以南諸郡皆後開說古九州疆域者偏據禮記王制篇南不盡衡山之文割出零陵以南以西之地爲荒外因不知周初從附之國遠及於此杜解昭元年傳吳濮有蠻云今建甯郡南有濮夷建甯即滇地意欲廣拓楚西州界然滇於春秋時實不與楚鄰史西南夷傳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躋將兵循江上略已蜀黔中以西躋至滇池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滇楚通道在六國之末建甯濮夷

鄭元以三毫阪尹者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也未知誰得旨矣毫在殷畿內文王時不得置尹說至密實以武王時爲解於經亦不能通經下文云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茲字兼承此文而言毫事無從移之武王三毫亦當讀爲三毫髦種支別多至十數其先所自出止獫狁及山戎與葷粥三族故曰三毫史匈奴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涇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山戎獫狁葷粥備列三名古北蠻惟此三族後隨

遜集二

去求怨齋

畜牧轉移族分數部太平御覽四夷部引應劭風俗通曰胡者謹案漢書山戎之別種也司馬貞史記索隱引風俗通云殷時曰獫粥改曰匈奴匈奴出自葷粥則王會解之高夷般吾屠州禺氏及犬戎等國當出自山戎及獫狁解列山戎於北方正東之末專據最東一部而言猶列高夷於北方正東之首止據最東一部而言西部別綴支族之名非般吾匈奴之間別無山戎并無獫狁今兩族之後確爲何部無舊說可據不能詳別戰國策趙策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戍韓梁之西邊鮑彪注云戎近秦伐之以偏秦此山戎居秦趙兩國之邊地似

是義渠東境之戎則山戎固有留處西徧者矣三毫阪尹謂三種夷髦有歲時來獻見於周者置阪尹以主之阪乃蕃借字阪與蕃古通太元經積六四測曰至于蕃也范望注蕃車耳也朱氏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蕃假借爲輶蕃爲阪猶輶爲蕃蕃尹是主司蕃事之官周禮秋官大行人職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蕃國爲四夷外極遠之國尹卽大行人周書明堂解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俞編修平議讀采爲采云九采卽九蕃也蕃在四夷以外三毫故國與中土本隔狄地是以別列於蕃夷微盧丞卽分主四夷之官

遜集二

去求怨齋

明堂解上文云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西上今本誤作東上依平議說正夷蠻戎狄並在蕃國之內此夷爲大名兼戎蠻狄而言微盧是夷國之在蜀外者舉遠以見近烝當讀爲丞說文卅部丞篆解云翊也周禮小行人職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眠館將幣爲承而擯之鄭注承猶丞也王使勞賓於郊致館於賓至將幣使宗伯爲上擯皆爲之丞而擯之丞是副上擯之官卽小行人丞尹擯接賓客遠近所同微盧言丞三毫言尹者互文爲備也夷綴於微

上蕃在毫下兩例參錯為別蕃國少舉三毫足以盡之故先小名後大名夷國多舉微盧不足以盡之故先大名後小名舊說全非今因讀正肅慎燕毫之文并通之如此

河朔黎水考

書洛誥篇我卜河朔黎水某氏傳云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蒙按經文止作我卜河朔黎水不具吉凶如傳說未免詞義不完且黎水亦不詳所在孔穎達正義引顧氏云近於紂都紂都之水有淇有洹並無黎名蘇軾傳以黎陽為證黎陽為今河南濬縣之地漢屬魏郡

遜集二

七求恕齋

見班固書地理溝洫兩志其西有宿胥口古時河水自此口北行然後折東黎陽實在河南不在河北說具胡氏渭禹又其地以黎侯失國寓居於此得名亦非古有此目水經河水過黎陽縣南鄆道元注云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此說近確漢志東郡別有黎縣在今山東鄆城縣境乃左氏春秋昭四年傳商紂為黎之蒐之黎鄆城東接兗州府界屬鄆縣諸縣即古東夷所居之地故紂為此蒐東夷叛之也黎為古邑黎陽為黎侯寓地自無可移須師古注引孟康曰詩黎侯國今黎陽也又引臣瓚曰黎陽在魏郡非黎縣也孟合黎與黎陽為一固誤以詩黎侯國為在黎陽則不誤鄭注詩黎侯所寓之泥中邑失未細別傳說直無所據正義謂顧氏用鄭康成之說則鄭解先誤傳仍之也竊謂此經當以我卜河朔四字為句黎水二字別自為句黎

遜集二

七求恕齋

為利之借文利與黎古通山海經海外北經柔利國大荒北經作牛黎是其證利水即卜兆左氏春秋文十三年傳邾文公卜遷于繹中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哀九年傳晉趙鞅卜救鄭史龜曰利以伐姜不利於商古人衍兆多言利不利此卜亦然利水謂利於水不利於山也經不兼言不利者意主於所利故從略耳襄十年傳孫文子獻兆於定姜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征者喪雄其兆為不利於寇傳止作禦寇之利即此例河朔承洛師言自是澗澗二水以北河內之地今新安澗池洛陽三縣之北為濟源及山西垣曲兩縣治所其地在王屋山下多岡嶺少川形狀可見周公先卜此者周書度邑解載武王之言曰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嶽鄙顧瞻過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無遠天室據朱氏右曾集訓河朔與洛汭皆武王所度召公既攻定洛位周公申視復卜重其事故先之也河朔之兆不利斯洛位無可易是以下經兩言惟洛食鄭失其讀河朔之地因移附舊都某氏復創為使人卜黎水上之說其近在澗澗以北之迹遂不可知所以先卜之故亦遂不可曉矣俞編修平議已據顧瞻有河之文正顧氏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及正義別說夏殷皆在河北所以

博求吉地之誤今復據嶽鄙三塗審其南北相直之徑
武王所願瞻之有河爲王屋山下之地無疑此經所卜
之河朔不與舊都相涉益無疑也淮南汜論訓云武王
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
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同
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固塞險阻云
云卽謂不利於山史記周本紀敘周公營洛邑事又述
其言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入貢道里均是
謂納其貢職者不同兩文義互爲備必一時之語然則
周公得此兆固別有衍說如邾文公所云苟利於民孤

遜集二

王求恕齋

之利也者西漢經師猶引以分釋召誥篇土中及此文
鄭讀之誤又確有明證矣五行之山他書無所見以太
行之名推之其支山當尙有行名如太華太室之支山
更有小華少室諸名之比古時蓋通太行左右前後四
山目爲五行淮南所云卽謂王屋不質言某行者舉大
名以代小名猶儀禮既夕篇五祀不質言門行亦舉大
名以代小名也高誘注以爲太行非嶽鄙南直三塗當
如張守節周本紀正義後一說爲霍太嶽司馬貞索隱
亦以爲太行正義前一說以爲恆山並非度邑解自雒
延于伊維伊納當作河納願瞻過于有河宛瞻延于伊

維言自河延至於洛也自雒納延于河納言自洛延至
於河也兩文一意若作伊納則偏據洛而遺河不相合
矣且伊水在三塗南其納又偏在東北與少室相直明
非武王所望之地宛瞻下伊字與上有字相儷亦是增
以足句不得據爲實界此伊字由後人改失無疑周本
紀綴此文已同今本作伊其誤當在漢初蓋古簡河字
作訂闕壞廢存伊形讀者因而失之也河納與洛納兩
字並當讀爲內與納同聲例得通假召誥洛納兩
云洛水北其意亦讀納爲內王氏鳴盛後案因正義所
引鄭說以納爲限曲中牽合於禹貢之洛納大誤集解
校釋蓋以伊納爲伊水入雒處之說更誤中之誤矣河
內卽河朔汜論訓所謂五行山下之地武王通言居易
無固者其地南面亦近河而便故并度之如此也周公
以卜兆不利因專言北面有固塞險阻之說兩文似相
反實則相成有夏卽君夷尙克修和我有夏之有夏周
居西偏故目中土爲有夏裴駰集解引徐廣云夏居河
南初在陽城後遷陽翟正義引
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並非

遜集二

王求恕齋

書文侯之命篇今文家說爲襄王策命晉文公之辭傳
述歧別爲二史記晉世家文公五年次城濮與楚兵合
戰楚兵敗五月獻楚俘於周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
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
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下綴此
經王若曰父義和云云此一說謂是篇作於文公敗楚
獻俘之時卽左氏春秋僖二十八年傳王命尹氏及王
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之本篇也周本紀
襄王十六年王絀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王子帶以黨
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鄭鄭居王子汜子帶立

爲王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爲伯以河內地與晉龜策列傳亦云晉文將定襄王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此一說謂作在敗楚獻俘以前誅叔帶納襄王之時傳於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育下從略不敘惟見昭十五年景王責籍談曰襄之二路鉞鉞鉅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之文南陽之田爲是役所賜知鉅鬯弓矢亦先於是役賜及也兩說事差三年命辭或可兼敘爲備作時先後不能無別以經文核之紀傳所據之說爲正世家之說雖比附傳

遜集二

王求恕齋

文實則於傳所載本篇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述王慝之文不可通合也綏四國謂聯齊秦救宋糾述王慝謂拒楚此經無綏四國義所謂孑我于艱者亦專就王室而言於糾述之楚無涉其非一篇明矣襄王賜文公據國語周語及上傳先後凡三命初命爲策立之常制百篇之例在所不錄後命策爲伯事體略重證以僖四年傳召康公齊大公之文其篇亦當在闕中大公之命辭曰五侯九伯文實征之所居爲方伯最崇之職彼篇猶不錄文公霸業僅等於齊桓策賜之禮豈能視大公有加傳此文亦不必泥也是篇以匡定王室而

錄中有法語爲東周典則之文故與秦誓並列於經傳以書體尊崇不敢刪綴兩篇因並從其闕伏生大傳敷說經義例止略具綱要張生歐陽生弟子不能推究其隱左右采獲以次章句致漸衍成歧史記貴博備兼存兩說猶齊世家言大誓作於武王九年還師之時本紀別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乃作大誓亦兼存兩說無庸深論新序善謀篇綴僖二十五年傳文云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其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賜之弓矢鉅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以世家所采之說爲正據其時今文家蓋已盡從末

遜集二

王求恕齋

師之解伏生本義無復有推而明之者矣某氏傳別云幽王爲犬戎所殺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其序文亦作平王錫晉文侯鉅鬯圭瓊作文侯之命此一說創自東漢之世主張古文家學者

在劉向以後陸德明釋文云馬融本序無平字以新序及世家兩文參校西漢本序文不特王上無別字并侯字亦惟篇名一見上一字卽作公也公與侯文可通施義實有別侯從爵繫公爲其國所尊奉之大名王錫晉文公鉅鬯圭瓊作文侯之命以文公釋文侯猶君夷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夷以召公釋

君與互文為備必古本如此不然晉先君本有文侯何由知此文侯為文公古文後師改為平王錫晉文侯者以今文家策命文公為侯伯之說與誅子帶納襄王非一時事不可以追敘之辭作為正義宣十二年傳有平王命文侯之文僖二十八年傳亦言用平禮於事為符密因據以立新說不知易襄王為平王於閔子小子嗣造天丕愆之文略可附合於其歸視爾師甯爾邦以下之文亦乖隔不可通也平王之時宗周淪喪文武廟室盡為禾黍命諸侯之辭固當昭示大義如秦本紀所載賜秦襄公策文云我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者豈能視如故常泛泛焉為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甯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之言蔡沈集傳云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集傳兩說無一成理是篇直為廢書矣文侯命辭傳所載本有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之文與此經亦殊絕昭十五年傳具文公及唐叔兩賜又明無文侯所受是說更為憑虛撰造孔穎達正義引鄭康成注父義和云義讀為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其說已同某氏裴駟集解引馬傳釋三字雖別為父能以義和我諸侯之說可為貞案隱則云尚

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襄王命文公重耳之事裴氏引孔馬之注不言時代乖角索隱以馬與某氏並言其大意似亦以是篇為平王時書釋文無平字下更有錫作賜之文侯字不言何作知馬本並不純據今文蓋自古文後師改易成謬以後伏氏之本義亦無復有推而明之者矣此經沈晦甚久近孫氏之駁始輯大傳陳氏壽祺續為之校皆不能求得此傳正文陳氏喬樞作今文經說考虛據世家附以古文別義絕無闡發孫氏星衍今古文疏有閔子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謂王子帶以翟人入周之說於本紀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之文止云終述二十年錫命之事所得仍是伏氏末師之義非本義今據僖二十五年昭十五年及僖二十四年三傳暨周語與晉語文條析於後以顯微奧其不備者佐以他書醕古質實之文庶暢然可通讀焉

王若曰父義和

蒙按此文與周書祭公解王若曰祖祭公一例和當讀為侯父與祖皆尊親之辭侯與公皆其爵也彼文祖祭公前後兩見此父義和前後三見其為稱謂之恆例甚明侯古文作戾別體或引長下人作戾形與

禾篆體之水相近吳太僕說文古籀補載所據搨本
侯生鼎銘字作厓下體純同禾形上體與厂聯合而
省其中一畫卽成禾矣此厓字蓋本作厓讀者誤以
爲禾因又增益爲和洪适隸續載魏三體石經此文
古體正作禾譌舛之迹尙可尋見本字作侯無疑義
侯依祭公例當作晉侯如漢書地理志康誥篇孟侯
爲衛侯亦可省晉別加孟字此以文公匡定王室異
於常勞衰爲義義者輔順討逆之名大誥篇義爾邦
君亦以扶翼王室義也賈誼新書胎教篇齊桓公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稱爲義主義主卽義侯之謂侯字

遜集二

玉求恕齋

經所本有故篇題作文侯序作文公序知侯爲從爵
標綴非晉先世之文侯亦以此定之侯誤爲和題字
失其所據序意俱不可曉於是改王錫晉文公之
文爲平王錫晉文侯者矣晉世家綴此文已作和其
誤當在太初以前王應麟玉海藝文門引中興書目
稱鄭君大傳敘云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
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
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張生歐陽生所傳閒有譌
失此其一也馬依誤文說爲父能以義和我諸侯於
後兩文不可通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
先祖懷在位

蒙按漢書谷永傳引此文讀亦惟先正克左右爲句
昭事厥辟別自爲句昭當讀爲世世隸書作世或又
變而爲卅卅字闕壞因譌爲昭也世事厥辟謂先正
之子孫世世勤事厥辟爲先祖左右故下文曰肆先
祖懷在位也世誤爲昭下句無所承矣某氏傳云亦
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以兩句連併爲一
據谷永讀知其時世字尙未誤也左右卽謂輔相爾
雅釋詁詔亮左右相導也左右與相導一義

遜集二

玉求恕齋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蒙按此下言王子帶以翟人伐周之事孫氏疏已有
說周語晉文公既定襄於邲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
王弗許曰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亦僅守府閔
予小子嗣造天丕愆卽所謂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也
此事在襄王卽位之十六年故云閔予小子嗣如古
文後師說犬戎之難作於平王未卽位以前經不得
如此立文矣依此創立新義亦不密

珍資澤于下民

蒙按資當讀爲飲說文人部飲篆解云便利也毛詩

小雅車攻篇傳飲利也飲澤卽利澤周語富辰諫王曰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歿飲澤于下民卽謂民攜貳各以利退

侵戎我國家純既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蒙按漢書成帝紀引此文作卽我御事罔克者壽俊

遜集二

毛求恕齋

在厥躬罔克者壽以下八字是約辭卽字與某氏傳合當從之僖二十四年傳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簡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欲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遂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溫侵戎我國家純謂周師爲翟所大敗也卽我御事罔克者壽俊在厥服謂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俱以者

老賢俊死於此難也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謂母弟不當相殺使諸侯之親者尊者圖之也此文上下語氣輕重緩急殊別以中有委曲不能正言故變而爲之移於他事則不辭矣某氏傳說全失顏師古注紀文引文穎曰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者老賢者使國之危亡罪咎在厥躬也與紀意亦乖所據蓋卽古文家後出之義

嗚呼有績子一人永綏在位

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於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子嘉

遜集二

毛求恕齋

蒙按此文敘文公匡復之功故重綴父義侯三字以別於上紹字某氏傳訓明所據本蓋作昭正義本作紹紹與昭古字本通依文義作紹爲正顯祖謂有令名顯聞於世之祖通唐叔以下世事厥辟者而言文武次在顯祖之下是顯祖中有勳勞於王室有功業於晉之二君古人行文祖考下例繫某諡康誥篇不顯考文王洛誥篇光烈考武王哀二年傳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皆是此文以顯祖通言先正之子孫其下不可卽綴文武故別爲文猶酒誥篇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

帝乙成王畏相殷先哲王通言自成湯至于帝乙之賢王其下不可即綴成湯帝乙故又別爲文也古文後師不達此義移是篇以屬文侯文武與顯祖乃截分爲二某氏傳云言汝能明顯祖唐叔之道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竟以顯祖爲唐叔文武爲卽上經之文王武王句意全乖顯祖猶顯考是尊美之通辭非始祖之專目下文不質言何君何由知其所指文武之道是王之先祖所世世奉以爲法者王維播遷倚託於諸侯法守固不可失唐叔分國於晉義不得祖天子文侯爲其九世孫去文武更遠自當專法其祖守

遜集二

三求恕齋

侯國之義聽命於王以始法王之先祖所世世奉以爲法之文武爲辭直是王不能法委之羣侯豈復成說蔡傳疑是命以猶能言文武之舊存之如某說文武之道墜地盡矣尙何舊之可言也晉語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地汜使來告難子犯曰繼文之業定武之功啟土安疆於是乎在矣韋昭解云文晉文侯仇也平王東遷文侯輔之武重耳之祖武公稱也始并晉國肇刑文武卽謂繼文之業定武之功文侯與鄭夾輔平王武公始以曲沃并晉爲文公所自出之祖皆晉先君之有勳勞有功業者經意言文公匡定

厥辟本當作肇刑文侯以文公系出文侯之弟桓叔不能不兼具其所紹之本宗故廣言武公耳僖二十五年傳敘子犯語止作繼文之業晉語加綴下四字亦以此肇爲劬借字爾雅釋言肇敏也敏卽劬勉之義劬刑言敏力紹法也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謂以能自紹文侯武公成紹復之功於王得追養繼孝於文武以下累世明德之祖會有成義周禮天官食醫職凡會膳事之宜鄭彼注云會成也是其證追孝以宗廟祭祀言說具前編修平議前文人兼上文武先祖成紹卽復位不言已位云追孝于前文人者

遜集二

三求恕齋

宗廟之祀爲尤重也此句是說遣使告難求恤於惟祖惟父之本意與永綏在位句互備汝多修扞我于艱謂克翟誅王子帶僖二十五年傳晉侯次于楊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溫以圍而後取必有攻戰故曰汝多修也上文侵戎我國家純義於此終

王曰父義和

蒙按此以下是策賜之正文故又復綴五字以起例其歸視爾師甯爾邦

蒙按此文約敘賜以南陽之田之事師當讀爲封封

篆文闕損贗存豈形讀者誤以爲師也其歸視爾封
遣令歸晉國省視所賜新邑之封界甯爾邦是策侯
氏歸國之常辭儀禮覲禮天子辭于侯氏曰伯氏無
事歸甯乃邦甯爾邦三字本當與歸字連屬以此有
加賜之事故閒一句也某氏傳訓師爲眾義不相應
南陽之地依晉語爲陽樊温原州陘絺組攢茅八邑
僖二十五年傳作陽樊温原攢茅闕敘三邑此略不
具與康誥篇略衛封域不具止言在茲東土一例古
策命之體蓋本如是在與視同義見釋詁

用賁爾柅鬯一卣形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

遜集二

三求恕齋

匹

蒙按柅鬯形弓彤矢盧弓盧矢皆特賜文四年傳諸
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
百旅弓矢千以覺報曼旅卽盧異文彤盧兩弓矢皆
諸侯敵愾獻功之賜柅鬯亦然王子帶之亂王出奔
鄭失守宗廟爲所愾大矣故文公獻功亦有此賜也
盧弓一盧矢百與傳數不同當有譌誤馬四匹上亦
似有脫文莊十八年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
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三匹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讀
爲四匹云古立字之脫誤馬四匹之賜惠王時已爲

諸侯常朝之禮此特賜當異昭十五年傳二路鉞鉞
柅鬯形弓虎賁二路鉞鉞虎賁此經皆無文僖二十
八年傳有大輅之服戎輅之服虎賁三百人輅與虎
賁並賜在後傳自兼兩賜言之然鉞鉞終無所見路
與輅兩字亦不純同上文云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
所以大蒐也二路承大路言又似並爲大路無別路
世家綴僖二十五年傳文亦不具戎輅竊疑二路本
兼此賜言之今經與傳文俱經讀者改舛致不能合
僖二十五年傳戎輅乃戚鉞之闕誤戎卽戚之賸形
鉞字及之下一字漢初傳本皆全闕是以史公不能

遜集二

三求恕齋

綴今本補益在後此經盧弓一盧矢百古本當亦同
傳文作盧弓矢千下爲路一二字盧弓矢千與彤弓
一彤矢百詳略參互爲備路一馬四匹卽所謂大輅
之服詩鄭風大叔于田篇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服亦
以馬言也正義釋傳服字爲冕服非馬四匹爲路車
一乘之駕觀禮路下四亞之鄭彼注云凡君所乘車
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路一必馬四匹故傳約言服
經則詳具其數路與盧古字通釋名釋天云露慮也
覆慮物也覆慮晉語作覆露是露可爲慮路與露同
聲則亦得轉假爲慮矣經文路字別本蓋借慮字爲

之漢初傳以爲正本讀者不得其本字因與盧字誤合爲一而移之於矢上又移一字於此上并改千爲百馬四匹之文遂懸無所附盧弓矢之數亦與彤弓矢混同無別參台兩傳及世家文此經之非本文可知也杜預昭十五年傳集解據戎輅之服誤文云事在僖二十八年與本文以有南陽之田句不可以通南陽事且僖二十五年傳不得移之於後襄八年傳范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彼文上有告將用師于鄭云云意在與楚爭諸侯故專舉後役不及前賜依附爲

遂集二

重求恕齋

說亦不能通戚鉞賜重於桓鬯弓矢車馬虎賁依大傳說亦方伯之賜李賢後漢書左周黃傳論注引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桓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伐其宗者雖弗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命諸侯得專征卽是方伯虎賁之賜當與戚鉞同體此賜無戚鉞虎賁與後一賜亦明分差等禮記王制正義引大傳云以兵屬于得專征伐者賜弓矢卽以弓矢爲命諸侯之賜此一說蓋張生歐陽生弟子增益其意欲說合於策

命爲侯伯之事不能不與本說殊異弓矢與車服並爲三等之初賜奚必以兵屬之專征始有此授經此下亦無征討畔亂之文明不如所云也黃幹儀禮經傳通解續宗廟樂舞篇引大傳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以虎賁三百人三命桓鬯此又別爲一說桓鬯移置虎賁之後卽毛詩大雅旱麓篇傳所謂九命然後錫以桓鬯圭瓚者是爵命有德之賜法與有功之賜所重不同亦不可牽合爲一孫氏疏及陳氏大傳輯校俱未別析文侯賜桓鬯弓矢車馬依昭十五年傳文直無其事呂氏春秋疑似篇言平王

遂集二

重求恕齋

東徙秦襄晉文勞王賜地文侯得地不得此賜者賜以獻功而行犬戎之難秦襄公將兵至周都力戰文侯止迎平王定都於洛未嘗西擊戎師無敵愾之功可獻後二十一年有殺攜王事見昭二十六年傳正義引汲冢書紀年據傳本文言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邾鄒攜王立後卽爲諸侯所廢平王二十一年爲秦文公破戎收周地之歲秦本紀云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以周餘民有之地之文推之攜王建國必在戎中諸侯廢之託戎爲之庇及

戎敗亡走入晉國始爲所殺則亦非敵愾不在獻功之例故不得也古文後師之說全涉影響馬不能異鄭復質成其疑皆未尋討根實今按校出之可以瞭然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甯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蒙按此文終視爾封之意周語王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祏而茂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柔

遜集二

美求恕齋

遠能邇卽布德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之說惠康小民卽謂不可茂殺也簡當讀爲簡說文心部簡篆解云存也从心簡省聲讀若簡簡字通簡恤卽存恤都謂縣邑以外之地周禮地官載師職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注引鄭司農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都是遠疆之通名非國都及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之都某氏傳用鄭義以都鄙爲說云不言鄙由近以及遠與柔遠能邇之義相反南陽之賜依周語在請隧以前僖二十五年傳及晉

語並棄在請隧弗許之後蓋因受地而終言之此經多法語無斥言彼事之意策命在前又從可知也

遜集二

美求恕齋

遜齋文集卷二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書俞氏正變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後

蒙嘗謂詩序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數語襲
論語哀而不傷之文而失其義決非子夏所作既讀劉
氏台拱遺書知前人已論語關雎兼葛覃卷耳三篇
之說今讀是篇又知詩序與詁訓傳是一人所作亦復
有先我言之者見書不多輒相暗合可謂陋甚惟是篇
間有與蒙意不盡同者蒙據關雎序釋文引沈重云案

遜集三

一求怨齋

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
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以為鄭君已得之傳聞不能確
知詩序為何人作此云康成去毛公時遠疑本作未遠而表
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知之審不合者一蒙謂十月之交
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言刺厲王作訓故傳時移其
篇第因改之耳此是鄭君表明序是子夏所作毛公間
有增改此云鄭謂序傳一人作不合者又一又釋文引
沈重案鄭詩譜意云云下有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
所作一語據絲衣序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
非毛公後人著之是鄭君駁當時後作之說或云一語

必是詩譜本文云衛宏所作是後漢書隋書強造故實
以配漢書於兩文亦不相符應至分序置篇端亦始于
毛諸語尤為不解上文已云漢書藝文志毛詩經二十
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明是序一卷此又互換言之
不知何由通合蒙則謂據齊魯韓三家詩各自為序可
定此序為毛公作據毛詩訓故傳由後人附經可定此
序亦為後師分置紛紛諸說可悉掃而空惜不能起俞
氏而一質之

谷風篇鬼萎怨為韻說

小雅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

遜集三

二求怨齋

德思我小怨顧氏炎武詩本音云末二句無韻未詳段
氏玉裁音均表云怨字本音在十四部此與鬼萎合韻
字讀如伊如北門之敦讀堆采芑之焯讀推碩人之頤
讀畿新臺之鮮讀斯杖杜之近讀幾音有轉變觀其會
通可矣按段說是也但怨讀如伊未有確證據說文怨
從死聲竊疑古人多從輕讀其音如宛轉之宛宋玉高
唐賦云嵯峨婉婉委宛雙聲故怨亦有委音歟怨與習
同類說文習讀若委字林習一皮反一皮即委之平聲
則習與委亦聲相近也怨又通蘊荀子富國篇而無怨
財揚倅注怨同蘊左傳蘊利生孽大戴禮記四伐篇作

委利生孽則蘊與委亦聲相近也怨又與丸同韻說文
仇從丸聲顏師古漢書注云仇古委字則丸與委亦聲
相近也怨與卷又爲同部字鄭康成禮記雜記注云卷
秦人曰委正義云秦人呼卷爲委則卷與委亦聲相近
也怨繫以草又作慈廣雅矮慈也玉篇委慈也古義多
存乎音則慈與委亦聲相近也凡此並脂微元寒部通
轉之證或以古人叶韻多取雙聲如扶杜以畏韻菁畏
與營雙聲也小以集韻咎集與就雙聲也生民以稷
韻夙稷與謨雙聲也常武以戎韻祖戎與汝雙聲也烈
文以保韻福保與孚雙聲也載芟以且韻茲且與此雙

遊集三

三求怨齋

聲也古音以雙聲爲主故韻亦隨之而變檜風候人篇
蒼兮蔚兮南山朝陽婉兮變兮季女斯飢蒼蔚婉變亦
四字雙聲此怨與鬼萎爲韻猶婉變之與蒼蔚爲韻也
合而觀之不必惑於顧氏之說矣

有紀有堂解

詩秦風有紀有堂白帖引作有杞有棠毛傳作紀堂訓
紀爲基訓堂爲畢道平如堂鄭箋畢也堂也高大之山
所宜有也畢終南山道名邊如堂之牆然孔疏云集註
作杞定本作紀下文有堂故以爲基謂山基也援爾正
郭李二說以證堂義朱子集傳則以紀爲山之廉角以

堂爲山之寬平處此三說者均與毛傳異而不異東山
詩經備解云案基在下廉角在上廉角突兀不平基厚
重端疑與寬平之堂一類下言壽考由厚重端疑寬平
來也興起處當以基言不以廉角言此以毛傳爲是也
王氏經義述聞云終南何有問山所有之物耳山基與
畢道仍是山非山之所有也案紀讀爲杞堂讀爲棠條
梅杞棠皆木名也紀堂假借字如春秋杞侯亦作紀楚
辭棠谿亦作堂也此以毛傳爲非也今先明諸說之非
以證王說之是案終南二章因物起興耳非賦山也何
以專詠山不詠物若專賦山則條梅乃是木名何以既

遊集三

四求怨齋

詠物復詠山上既言山中何有何以復言山之基山之
道且紀堂字說文玉篇字林諸書無訓基訓寬平之義
毛氏正不知何據若以介正堂牆爲解則諸說何以無
他證若堂義果見於爾正則紀字何以不連類而及乎
鄭氏依傍毛說獨於紀字無證故闕之孔說亦出於臆
度若紀果當訓爲基鄭孔兩家何以無從引伸其說乎
若以紀爲杞則說文山無草木曰杞終南既無草木何
以有條有梅若取象於厚重端疑寬平則條梅又取象
於何義諸家之說亦不煩言而決矣今以詩之本文考
之秦國十篇起興者四均以草木興起以草木興止如

阪有漆二章則阪有桑止於棘二章則止於桑山有苞
櫟二章則山有苞棣援彼例此終南何獨不然首章曰
有條有梅二章曰有紀有堂句法亦正相似而柳宗元
終南山祠堂碑亦以條梅杞棠均爲物產則作杞作棠
確是古本齊魯韓詩雖無可考然白帖之時諸本未盡
亡不得謂之無据且枸杞最大莫如陝西京兆又多枳
杜說互見於沈氏本草方氏通雅諸書則杞棠正是終
南之產與條梅相偶成文不亦宜乎釋木柚條梅枳杞
枸櫞杜赤棠白者棠其文均次第而及余正之作所以
詰詩則紀堂之爲杞棠又何疑哉

遜集三

五求怨齋

士冠禮母拜說

禮有常數有異數尊者不與卑者爲禮長者不與少者
爲禮此常數也異禮則尊者長者亦屈而伸斯須之敬
故儀禮士冠禮云冠者取脯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
又拜禮記冠義云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
成人而與爲禮也母子相答拜二文明白可據解者不
察妄執母無拜子之說橫生臆見於是異論紛起孔穎
達禮記正義云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也案儀禮
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
拜其酒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夫記文明

言母拜之兄弟拜之之字並指冠者焉得謂拜酒脯乎
萬氏斯大儀禮商云婦人之拜有二肅拜也手拜也肅
拜者足不跪微俯其躬而肅之如今婦人揖也手拜者
足跪地而拜如今婦人拜也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
賜肅拜君賜尙止肅拜況其他乎故知此受脯俠拜亦
肅拜也案周禮九拜末曰肅拜謂此經之拜爲肅拜可
也謂肅拜爲揖而不跪不可也鄭注周禮引仲師說云
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注禮記則云肅拜拜不低
頭也據段氏訂吉事之肅拜與戎事之肅拜有異故鄭氏分
別爲說詳見經韻樓集若肅拜惟揖而不跪則豈有承君賜而

遜集三

六求怨齋

不拜者且士冠禮一篇言揖者屢矣果如其義經何不
直謂之揖而必變文言拜乎吳氏廷華儀禮章句胡氏
培翬儀禮正義二書大旨宗鄭而解此仍取萬說要皆
不達古禮之過竊謂此條之例有二證特牲饋食禮上
養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養爲嗣子則主人
其父也是父拜子也士昏禮婦見舅姑執笄奠于席舅
坐撫之與答拜餞卒姑饋之婦拜受姑拜送是舅姑拜
婦也尊者聞與卑者爲禮長者聞與少者爲禮禮各有
宜也明乎此則孔氏萬氏之說不必爲其所惑矣
饋食之邊考

周官籩人職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鄭注乾
榛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榛似栗而小賈釋云
八籩者棗一也栗二也桃三也乾榛謂乾梅四也榛栗
五也其於八籩仍少三案乾榛既爲乾梅經中桃是濕
桃既有濕桃乾梅明別有乾桃濕梅以二者添五者爲
七籩桃梅既並有乾濕則棗中亦宜有乾濕復取一添
前爲八也必知此五者之中有八者上文朝事之籩言
八下加籩亦八故以義參之按賈云籩數以八爲具是
也其說籩實之數則非也棗栗桃梅榛實皆有乾鮮不
應單舉其三經文明言乾榛若兼有其濡者則祇言梅

遜集三

七求恕齋

可矣曷爲著乾字以別之乎竊疑經文當作棗桃乾榛
榛實栗字蓋誤衍也下文加籩之實菱芡栗脯菱芡栗
脯鄭注重言之者以四物爲八籩菱芡栗脯既四物爲
八籩則棗桃乾榛榛實亦四物八籩栗字涉下文而論
耳鄭注菱芡栗脯引鄭司農說作菱芡栗脯脩鄭君已疑
栗字不應重見當依其意以訂正菱芡栗脯重言而此
文不重者經師以其既衍栗字而失之也古經本無重
文考工記斲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先鄭重利準二字後
鄭不重讀可證六典中疊出之句皆經師所更定矣惜
故書不傳今無從取而驗之也

月令大割祠解

禮記月令篇大割于公社鄭注大割大殺羣牲割之
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呂覽孟冬紀作大
割牲祠于公社高注大割殺牲也祠于公社國社后土
也按鄭高兩讀並以大割絕句據高云大割殺牲所見
本當無牲字與戴記同畢氏沅謂今本誤衍校而刪之
是也但大割二字究嫌文不成義如鄭氏高氏說必依
俗本呂覽作大割牲方爲明顯不應徑從其省淮南時
則訓作大禱祭于公社高彼注云禱求也竊疑此割字
乃禱字之譌周禮春官小宗伯職禱祠于上下神元鄭

遜集三

八求恕齋

注求福曰禱得求曰祠禱祠連文經傳屢見上文命太
史蠲龜策呂覽作命太卜禱祠龜策淮南作命太祝禱
祠神位占龜策禱祀即禱祠可證舊記如是說文禱从
示壽聲古書聲近之字多用省文此禱字或省示作壽
隸書壽形與割略相似簡冊脫壞因以致誤耳或曰割
卽合之借字玉篇割古文作劓割合聲近得通冬十月
五穀成熟物備禮成合聚飲食而祭之故云大合祠或
又謂大割祠三字連屬卽周禮之血祭紛紛異議說多
不根茲無取焉

月令太尉解

禮記月令一篇先儒多疑為驛入故鄭注命太尉云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愚按月令雖出於呂覽然不韋著書多取之古記所稱冢宰司徒司空及太史樂正樂師澤人虞人四監諸職皆是周官豈遽雜以秦制盧氏文昭校逸周書取戴埴風璞之說謂不韋改周司馬為太尉按太尉二字果呂氏竄改則季春紀命司空何不改司空為少府季秋紀命冢宰何不改冢宰為丞相耶竊謂太尉當是古制應劭漢官儀云太尉周官鄭注尙書中候同是明徵也此注以為秦官蓋本班固漢書百官

逸集三

九求恕齋

表說其實班氏亦多疎略如表云太僕秦官據周禮夏官及周書罔命則周時久有此號詎始於秦歟緯書數稱太尉中候握河紀云稷為大司馬舜為太尉春秋元命苞云堯浮於河赤龍負圖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發視之據羅泌路史所引孫致古合誠圖云堯坐舟中與太尉舜等臨觀運斗樞云舜以太尉受號即位為天子太尉原是唐虞之世所置故皇甫謐帝王世紀亦云命舜為司徒太尉正月以太尉行事東晉亦據鄭氏中候注以難禮注之未覈而孔穎達作正義反謂堯置太尉三王不置夫太尉果堯置之矣安見夏商無文獨不沿

逸集三

十求恕齋

其舊哉羅泌路史餘論謂緯書所繫以職司而追稱之愚以為古兵獄之官多以尉名左氏成十八年傳祁奚為中軍尉鐸邊寇為上軍尉晉語作祁奚為元尉鐸邊寇為與尉元尉位在司馬之上疑即太尉證一也襄二十一年傳欒盈曰將歸死於尉氏杜注尉氏討姦之官管子有里尉里尉即漢之司隸校尉百官表云司隸校尉周官證二也石氏星經云紫微垣右樞第二星曰少尉尉既有少即應有太證三也有此三證則緯書之太尉固不必疑其以後律前而月令之太尉亦不必議其以今易古矣尙書立政篇常伯常任準人牧夫等官皆不著於周禮此太尉亦當同例必信彼以疑此非通人之見也

荔挺出解

月令仲冬之月荔挺出鄭注荔挺馬薤也顏之推家訓云說文荔似蒲而小根可為刷廣雅云馬薤荔也易統通卦驗元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然則月令注荔挺為草名誤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據顏氏引易通卦驗荔挺不出則以荔挺為草名者自西漢時已然逸周書時訓篇亦曰荔挺不生卿士專權鄭注殆相承

舊說非臆斷也程氏瑤田釋草小記云鄭據易緯為證則挺出二字不嫌重複且時方出地若以二字相連謂挺然而出是言出地久而長矣反於情事不稱鄭君此釋或非曲徇易緯也蒙按王程二說辨矣然不足以折顏氏之意顏據說文廣雅止單言荔不言荔挺故引易通卦驗荔挺不出以為荔挺者荔之挺也挺與莛同說文莛莖也荔挺猶言荔莖故又引蔡邕注荔以挺出以明挺之為莖時訓解荔挺不生亦是言荔草之挺耳非必以荔挺為草名也王氏似失之程氏以為仲冬荔始萌芽若是挺出於情事不合亦屬迂論程氏著釋荔篇

孫集三

主求恕齋

既云荔挺即荔挺矣荔挺不為草名安在其於情事不合乎竊疑鄭注挺字或後人誤衍也鄭君原文本作荔馬薤也與廣雅一例挺出二字鄭無訓釋蓋如高誘注淮南不為挺字作解也傳寫衍一挺字遂於許蔡高張皆不合檢魏晉諸書尚無以荔挺為草名者則其譌殆始於宋齊梁陳間歟此當從顏說訂正不必為俗本所惑也

坻古雉字說

字有不著於說文而散見於他冊者非必盡俗書也苟有可據則亦取之而已考工記匠人職王宮門阿之制

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制鄭注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禮記坊記篇都城不過百雉鄭注雉度名也案公羊傳大戴記韓詩皆言雉制或以為五堵或以為三堵其詳見許氏五經異義但雉本鳥名字從佳矢聲如何借為度高度廣之稱陸佃埤雅以為雉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古者數數以萬度度以雉如其說則雉飛既有定矣何以言雉制者又有三丈四丈之殊竊以為雉當為坻之借字集韻坻直几切城三堵也坻從土天聲與雉聲相近故經典多假雉為坻許書不收坻字蓋以先儒無說如鄭司農讀

孫集三

主求恕齋

調為周而貝部無調字杜子春讀硯為鏗而石部無硯字也段本改硯為硯未是辨見鈕氏樹玉注訂玉篇廣韻以許書不載是以亦從其略據楊子太元經開黃埃席金第范望注云宗廟中有黃埃金第經文埃字今本誤作埃字注云埃或作埃然則埃字之由來久矣子雲好古文奇字當必有所本丁度收此未為無見安得以其於古無徵而概斥為俗體哉

頁小正篇名釋義

小正之名由來舊矣孔子正夏時得是書以徵古制厥後戴記繫其篇遷史詳其目蓋與周之月令並顯於時自漢魏以來代有稱述然名篇之義或略而不詳邢昺

作爾雅疏云夏小正者以蟲魚草木正十二月之節候起於夏后氏故曰夏小正後之學者遂仍其說按禮記注其書存者有小正釋文正音征史記索隱云小正征政兩音據陸德明司馬貞所釋與邢氏義異但二說均非也以爲正取正時序之義則謂之夏正可矣曷爲繫以小乎以爲正讀如正月之正正曰小正亦不可曉愚疑此篇乃以官著名也左傳齊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杜預注少正卿官荀子魯有少正卯少正卽小正猶小宰一稱少宰小師一作少師也古麻官多名爲正少皞命鳳鳥氏爲麻正顓頊以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並其

遜集三

古求恕齋

證也小正蓋夏時麻官著此一篇以紀時政累世相傳遂沿爲目漢志載陰陽家說有曰宋司星有曰衛侯官是書名夏小正殆與彼同例歟秦既滅學古制不可得聞解家習見周書時訓淮南時則諸篇名又以本書首著正月之文遂以小正爲從時令得義或云正言小者夏時別有大訓此特其一端或云孔子作夏小正以周人述古制故名曰小或又云正與政通政之大者布在方策此記蟲魚草木乃其小焉者耳紛紛異說均非確

話

燕乃睇解

謹案此經蓋有誤文據傳云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眇也眇者視可爲室者也先燕後降先降後睇則經文當作燕來降乃睇今云來降燕乃睇者傳本誤也正月鴈北鄉雉震响雞桴粥皆先鴈後鄉先雉後响先雞後粥若此先降後燕則於文例不合且所謂來降者果何指乎上文昆小蟲先昆後蟲三月鳴鳩先鳴後鳩傳皆申明其義若此繫來降於燕字之上傳不應不爲之辭矣此當從全書之例訂正而孔氏廣森補注洪氏震焄疏義並仍舊文而不察乃其疏也羅願爾雅翼云荆楚之

遜集三

古求恕齋

俗燕始來睇有入室者以雙箸擲之來睇二字連屬文甚明顯俗本爾雅翼誤睇爲睇殊失之矣

遜齋文集卷三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春秋六羽穀梁子與尸子異義說

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此降殺之通義也公羊說同左傳作諸侯用六大夫用四雖有歧異亦不甚懸尸子以為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則迥然相背戾矣穀梁曷為兼存其說也曰穀梁子所謂八佾者八八六十四人之佾尸子所謂八佾者每列八人之佾八佾六十四人故惟天子得用其全而諸公以下降殺以兩一佾

遜集四

一求恕齋

必八人故雖諸侯亦用其全而諸公以上更無增減穀梁子曰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詳穀梁子之意經書六羽是變四八為六八四十八人之制故云僭樂詳尸子意經書六羽是變四八為六六三十六人之制故云厲樂厲之言病也壞也先王制佾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今乃以六為節違先王制度之義非厲樂而何范甯注頗失之何休杜預說六佾之數亦非六佾如三十六人則二佾止四人豈復成樂傳隆駁之良是近人有謂舞有二羽一是舞者所執之羽其名曰翟一是導舞者所執之羽其名曰翯如其然則

穀梁與尸子例得兩通穀梁子之解六羽指導舞者所執而言尸子之解六羽指舞者所執而言雖彼此互歧要亦不能偏廢矣劉氏逢祿廢疾申何斥尸子說為悖似猶未達其旨也

伍員字子胥說

古人名字以類相從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詰言之詳矣伍員字子胥王氏無說楊慎丹鉛錄謂員讀如運按說文覲外博眾視也从見員聲讀若運廣韻覲眾視也王問切如楊說則員當與覲通南北朝有覲平楊慎云員牛千之後爾雅胥相也郝氏懿行義疏云胥與覲皆言相視也詩縣篇

遜集四

二求恕齋

聿來胥字公劉篇于胥斯原傳並云胥相也胥有相視之義故員為名而胥為字歟

臯陶庭堅考

臯陶庭堅六蓼之祖也或謂一人或謂兩人書缺有間矣杜預以庭堅為臯陶字羅泌路史頗非之陸粲左傳附注疑庭堅為臯陶子若孫云蓼六二國皆臯陶後庭堅以支子別封傳遜左傳注解辨誤云庭堅既臯陶子若孫則在堯舜後矣八凱中何得有庭堅庭堅為八凱之一必非臯陶亦非其後按傅氏之辨是已但以臯陶庭堅為兩人究未有確徵梁氏玉繩史記志疑據羅氏

父子說斷皋陶系出少昊庭堅系出高陽六爲皋陶後
偃姓蓼爲庭堅後姬姓愚考史記秦本紀春秋元命苞
帝王世紀並以皋陶爲顓頊之裔則謂系出少昊者妄
也竊謂諸家皆緣文仲以皋陶庭堅並稱因臆爲之說
其實古書儘有此例如史記稱顓頊高陽漢書亦稱黃
帝軒轅尙書帝命驗稱文命禹荀子稱天乙湯均不得
析爲二人且杜氏之解亦非無本孔穎達左傳正義引
鄭康成論語注云皋陶爲士師號曰庭堅是漢儒久有
此說證一也班固古今人表列元愷十六人以咎繇易
庭堅證二也司馬遷史記楚世家云穆王四年滅六蓼

遜集四

三求恕齋

六蓼皋陶之後不言庭堅證三也有此三證似不必歸
咎於征南之作備矣焦氏易林雖有龍降庭堅爲陶叔
後之語陶叔不詳何人其指皋陶與否卒未可知總之
庭堅果係皋陶之子孫不應當帝堯時已與蒼舒隤敷
同薦薦舉此殆與皋子伯益均屬傳者之譌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解

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經傳作紀子帛杜注
云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
莒以和解之子帛爲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
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公穀作紀子伯公

羊傳云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穀梁以伯字屬下讀傳
云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
以伯先也按如穀梁所列前說則伯爲莒之借字說文
莒進也莒莒子而與之盟猶左傳所云迫孔偃而強盟
之也如後說則伯之爲言長也左傳皋鼫之盟將長蔡
於衛卽其例也春秋一書諸侯同盟或繫以會或繫以
及未有變文言伯者曰進曰長于經爲創例紀書侯爵
前後七見此云紀子亦殊可疑漢書白虎通有后父進
爵之說然遍考經傳他無確證公羊傳云哀公亨乎周
紀侯譜之哀公之事遠在春秋前則紀當周懿王時已

遜集四

四求恕齋

列爲侯初不因后父而增封百里也孔氏廣森公羊通
義定從杜說云帛一作伯古文止爲白隸寫遂異耳春
秋賢隱公諸侯來親隱者莫先於儀父故字之大夫來
親隱者莫先於履綸故亦字之不從來逆女字者彼逆
其君夫人則有君前臣名之道也莒子序下者抑莒也
按孔說近是但以爲春秋抑莒猶有未安竊謂此經蒙
上見義上云伯姬歸于紀是子帛已奉其君夫人而返
國也此云紀子帛莒子盟于密蓋子帛道經莒邑因魯
故而請盟焉春秋以其一舉成三國之好褒而字如序
莒于後者明兩事本相屬若云莒子杞子帛盟于密則

另文起例反似莒爲主會所以盟之故不見矣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序大夫于諸侯之上亦順文見義非有所抑也杜注謂比之內大夫未免穿鑿胡安國傳以爲經文有誤夫子存以闕疑則又矯杜預之失而終不得其解也

觀多也解

爾雅釋詁篇觀多也郭注引詩曰薄言觀者郝氏懿行義疏云文王有聲適觀厥成臣工奄觀銜艾箋並云觀多也有聲永觀厥成釋文亦云觀多也聲同灌灌叢也叢聚亦多也釋文觀顧謝音官施古喚反古喚反者讀

遂集四

五求恕齋

如觀兵之觀觀訓示也示於人必多於人也故訓多矣按郝氏之說甚爲迂曲據段氏玉裁說文注云物多然後可觀故曰觀多也則古喚古完二音義均得通不必定讀如觀兵之觀但段以爲物多然後可觀亦屬強附說卦傳可觀而后有所合豈合亦可訓觀乎段又云小雅采芣傳觀多也今檢小雅傳文並無此語釋文觀韓詩作覩毛韓同義似觀多之訓始於鄭箋而毛公固不以之註詩矣朱氏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觀卽貫字之假借爾雅灌木叢木釋文本作貫也按廣雅貫累也楚辭貫薛荔之落葉王逸注貫累也累與多義雖相近亦

無塙證竊疑觀乃瞿之借字說文瞿目多精也引伸爲凡多之通稱故爾雅鄭箋並云觀多也瞿从目觀从見二字本通猶視从見而古文又作眇睹从目而古文又作覩也或謂觀與睪音亦相似周禮裸祭鄭注裸之言灌是瞿聲果聲之字得互假也說文睪齊謂多也方言凡物盛而多齊宋之郊楚魏之際曰夥夥本俗語古未有夥字或卽以觀爲之瞿與睪亦雙聲姑並存之以備一說

謂勤也解

爾雅釋詁謂勤也郭注引詩爲證召南迨其謂之抑風

遂集四

六求恕齋

謂之何哉小雅遐不謂矣鄭箋並同段氏玉裁說文註云謂之訓勤以合音最近也按勤與謂聲類相懸古音通轉於傳無徵竊疑此謂字乃爲之假借大戴禮記此之爲考志也逸周書爲作謂左傳是謂觀國之光史記謂作爲爲與謂通爲之言猶事也韓非喻老篇事爲也荀子性惡篇注事爲也小爾雅勤事並訓力此文事爲連屬當言作事之勤下云厲作也釋言作爲也爲與作並有勤厲之義書皋陶謨予欲左右有明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翼爲承左右宣力而言爲亦勤治之謂也康成箋詩援用雅訓景純據以爲釋而不能申其義解

家遂罕有知爲借字者朱氏駁聲說文通訓定聲求其例而不得乃以勸字當之夫上文明云勸勞也此又假謂爲勸想古經之例必不爾矣呂覽昔來謂矣謂亦爲助也王氏洪氏並用雅訓爲說

言我也解

爾雅釋詁言我也郭注云見詩邢疏云周南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是也郝氏懿行義疏云詩內言字傳箋並訓我莊子山木篇言與之借逝之謂也釋文亦云言我也言與台余俱聲相轉故其義同段氏玉裁說文注云言之爲我於雙聲得之本方俗語言也愚按段說近是古

遂集四

七求恕齋

音言在十四部我在十七部二部音理相近言轉爲我亦猶獻尊轉爲犧尊若干轉爲若柯髮髮轉爲婆娑皆方音之異耳毛詩東門之枌篇原與娑韻隰桑篇難與何韻讀原如阿讀難如那亦此例也邵氏晉涵正義以爲言本發聲之詞故引爲自謂之稱證以說文余詞之舒也爾雅余我也邵說似亦可通鄭康成禮記注云言言已事皇侃論語義疏云言是直出已古以自言爲言引伸之言亦有自義廣雅自言從也言自同訓義可推矣於前說知古音之轉於後說見古義之通

珠曰切解

爾雅骨謂之切毛詩傳同鄭仲師注周官以爲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賈公彥疏曰珠曰切之下並爾雅文皆是治器用之名也今爾雅骨曰切者蓋司農讀爾雅本作珠也邵氏晉涵云論衡量知篇作骨曰切與今本合郝氏懿行云珠質堅滑非可切之物恐司農誤耳蒙按鄭說雖不全本雅訓要各有所取義賈疏不爲切字作解郝氏以切是判斷之意故疑非所施之於珠然珠本胎產其不假切治而始成盡人所知司農何至漫不加檢而爲此謬悠之說乎此切字舊必有異讀以音求之疑是刺之借字

遂集四

八求恕齋

也玉篇刺七亦切針刺也廣韻刺穿也七迹切刺聲相近故傳注多通用如譏刺爲譏切風刺爲風切之類是也珠曰刺者謂穿治之也珠之爲物不穿則不適於用是以韓詩外傳有穿九曲珠之說禮樂記篇纍纍乎端如貫珠貫卽穿也穿珠謂之刺猶石鍼謂之策蓋古語如此陸德明不達鄭意以本字讀之因闕其音釋賈公彥又無所發明唐以下遂罕有知之者矣爾雅骨謂之切據釋文是臚之假借此切字讀爲刺與彼同例然則先儒作訓並不拘正文必謂雅是而注非亦通人之蔽也

論語千乘馬包異義說

論語千乘之國集解載馬融包咸二說當依馬注為正
包氏謂十井出一乘非也百里萬井出車千乘則千里
計百萬井當出車十萬乘矣古書所載從未有如此之
多國策於宋言五千乘於秦齊七國言萬乘台
韓魏言則曰二萬乘知古無十萬乘之說矣何晏謂
包依王制孟子亦非也孟子於萬章告子篇雖主侯國
百里之說而梁惠王篇則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
集有其一對齊宣王問伐燕則曰以萬乘之國伐萬乘
之國公孫丑篇言齊事亦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詳此
數條以萬乘為千里之國明甚千里萬乘則千乘百乘

遜集四

九求恕齋

之數亦可由此定之而千乘非百里之國又明甚北宮
錡章云公侯皆方百里慎子章云諸侯之地方百里或
據初制言耳周時始封齊諸侯儉於百里要不過百乘
之國後成王以商奄益魯以蒲姑益齊二國因有數諸
侯之地又兼附庸土壤得千乘焉召康公賜齊太公履
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祝佗述魯封域亦曰分之土田
陪敦明異於齊諸侯也齊為牧伯魯亦長宗盟兼伯之
邦是以最大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
千乘亦謂齊魯大國若晉楚是也管子輕
重乙篇曰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
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度七十里事語篇曰天子之

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
輕重乙篇於齊諸侯之上置兼霸一等蓋謂如齊魯為
諸侯長者也事語篇祇言齊諸侯知方百里者列侯始
封之制方三百餘里者方伯益封之制孟子於司馬法
本無不合左傳趙簡子誓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
夫受郡士田十萬又趙啟疆說晉制曰十家九縣長轂
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是時晉并有方六七百里
之地故為百乘之邑四十有九據趙簡子言士田十萬
則縣方百里據趙啟疆言長轂九百則百里出百乘晉
制雖多變古然二文足證管子及司馬法所載為當時

遜集四

十求恕齋

列國所奉行後人或緣孟子以疑司馬法均不必也
使乎使乎解
論語憲問篇使乎使乎集解引陳注曰再言使乎者善
之也言使得其人此義為皇邢以下諸儒所本王充論
衡以為不美之辭刺孔篇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
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與陳說絕異近世解者斥
為不經家謂王說亦未可盡非也論語二十篇凡美辭
多不重言如雍也篇觚哉觚哉子罕篇沽之哉沽之哉
此篇上文彼哉彼哉俱不與之辭其與辭則曰大哉曰
善哉曰直哉並不重言君子哉尚德哉雖疊兩語亦非

重言賢哉回也一起一訖均無與重言之例其他若郁
郁乎洋洋乎巍巍乎蕩蕩乎上二字雖重言而下乎字
亦不重言由此推之知重繫以乎者乃疑辭非語辭也
揚子法言擬論語凡重言亦皆爲不與之辭吾子篇曰
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寡見篇曰燠哉燠哉時亦
有寒者矣此本子罕沾之哉沾之哉我待價者也之例
其問明篇曰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
命乎先知篇曰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曰龍乎龍乎句
法則本此李軌注命乎命乎云自貽伊戚注龍乎龍乎
云歎非真龍則兩乎字固以爲反辭矣君子篇又曰生

遜集四

士求恕齋

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援君子篇例如吾子篇史乎史
乎愈於妄闕也重黎篇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似皆爲
未盡之辭李氏以爲再言善之尙非其旨揚子生西京
時多得古說此兩乎爲疑辭當是齊魯師傅如此今以
申論衡可無嫌於孤證矣

孟子弟子攷

謹案元吳萊撰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書闕不傳宋史禮
志稱其序十九人則所著悉本趙氏所謂弟子十五人
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
咸邱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桃應學於孟子四人孟

仲子告子滕更益成括是也但趙氏於孟仲子四人未
嘗遽以爲弟子而所稱受業者十五人若季孫子叔又
實非孟門之士則淵穎所傳亦難盡數愚謂孟仲子本
不在弟子之列陸璣毛詩疏云孔子序詩授卜商商授
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
荀卿子荀卿與孟子同時而仲子其再傳之師則其年
當長於孟子矣鄭康成作詩譜以仲子爲子思弟子說
似可據孟子書之孟仲子又別一人趙氏以爲孟子之
從昆弟從學於孟子者夫以爲從昆弟似也以爲學於
孟子則其對齊使者數言豈足爲從學之證乎郝敬九

遜集四

士求恕齋

經解引三遷志及孟氏譜以仲子爲孟子之子與傳詩
者是二人按孟譜但云孟子之子名畢事公孫丑不言
學於孟子卽如郝說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家語七十
二弟子解亦不數伯魚又烏得強附仲子於萬章陳臻
之列歟告子出入二氏之學詳見墨子及孟子本書公
都子取其論性之說而孟子言養氣亦引其辭而闢之
則非弟子明甚趙氏於告子篇云名不害嘗學於孟子
於公孫丑篇無注似亦疑其爲異學特以告子與
公孫丑萬章並爲篇題故又曲爲之伸論猶廣韻以離
婁爲弟子也朱氏彝尊經義考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

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亦謂告子不害與浩生不害是二人按孟子書法凡繫以問曰者自國君以外皆是弟子其告子及貉稽敬避于髡諸人但繫以曰不繫以問曰故張九韶羣言拾唾據周霄問曰云云定爲孟門弟子而焦氏循孟子正義亦謂曹交曾受業於門夫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夷之尙附於私淑之列安在周霄曹交浩生不害獨不可附於答問之列耶竊謂不害之問樂正子正與子貢問師與商同意當從朱氏說補正若滕更益成括吳氏原著於傳證以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又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則孟子

遜集四

三求恕齋

子死矣益成括之語亦是閭齊政之將亂而竊傷之耳明畢懋康謂括見譏於孟子宜罷從祀之典未免失之不考至滕更在門本書已有明文孟子之不答蓋以不教爲教如孔子拒孺悲而其後亦傳士喪禮於聖門詳見梁氏玉編固不得偏執一說以概其餘也又高誘呂覽史記志疑注以匡章爲孟子弟子按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則孟子之處匡章與孔子之見互鄉童子等矣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謂匡章宜錄爲弟子此是確論綜而覈之吳氏所傳十九人當去季孫子叔孟仲子告子四人而益以浩生不

害周霄曹交夷之匡章五人共爲二十弟子庶於古爲得或曰高子論詩孟子稱爲高叟似非弟子愚據曹氏之升撫餘說則孟子之時有二高子一學於子夏一學於孟子去齊章書高子以告與蜎章公都子以告同例自是弟子小弁章書公孫丑問曰高子曰與性善章公都子曰告子曰同例自是別一人趙氏佑温故錄合而一之疑非或又據史記索隱及孟子外書以公明高爲弟子外書乃後人僞託多不可信本書稱長息問於公明高又以長息與子思同爲費惠公時人則遠在孟子之前矣索隱或以公明高與萬章連文因有此誤或

遜集四

西求恕齋

又取孟季子當之按季子問公都子與任人問屋廡子所指大略相似疑皆當時好辨之徒不足以證孟門之士也

家字說

小學之書惟說文爲近古然經後人竄亂頗失其真六部云家居也从宀豶省聲家古文家按家从豶省得聲殊爲紆曲果如其說古文將何省乎周氏伯琦六書正譌云家與牢同意畜豕故从宀因用爲室家之家牢牛屋因借爲牢獄之牢段氏玉裁襲其說云家字本義乃豕之居引申段借以爲人之居沿用既久忘其本旨引

中之義因曰據之家篆當入豕部古文蓋從布作宀愚
按二說辨矣然牢之從牛以其拘攣罪人如牯牛馬然
故借以取義若家字從豕人畜何以分乎鈕氏樹玉說
文注訂云家當從豕省聲古文不省可證也蠡從豕聲
劉子政九款蠡與嵯峨爲韻楊子雲賦蠡與它爲韻廣
韻蠡亦收戈與家字古讀合今按鈕說得之且部云豕
豕也讀若弛古文作豕從小讀若瑕瑕在歌部弛在支
部音理相近古得通轉家從豕聲于六書爲協豕誤作
豸者傳本豕字摩滅祇存半體淺人不察妄加段傍因
有此譌方氏以智通雅引台溪之說以爲家當从豕从
通集四

孟求恕齋

卽族字或謂字宜從低低者眾也紛紛異說不足致辨
古書假借舉例
段借之例以音爲主有以音近而省其文者有以音近
而增其文者有以音近而異其文者以音近而省其文
者如借鹿爲麓借龍爲寵之類是也以音近而增其文
者如借政爲正借借爲皆之類是也以音近而異其文
者如借聞爲問借綸爲論之類此聲同而變其形也借
禔爲祇借輶爲輻之類此形同而變其聲也借穀爲告
借卜爲報之類此形聲俱變而以雙聲字代之也借毒
爲篤借暇爲夏之類此形聲俱變而以疊韻字代之也

凡此皆音近假借之例其形同而互用者先儒謂之形
誤不謂之段借蒙謂段借固主乎音然亦有以形近段
借者如說文所舉艸古文以爲艸字万古文以爲亏字
疋古文以爲足字鼎籀文以爲貝字非古人借艸爲艸
借万爲亏借疋爲足借鼎爲貝之證乎漢碑亦多借王
爲王借土爲士借夫爲大借失爲矢借艸爲竹借豐爲
豐蓋古人作書惟變所適或斷或連或反或正或短或
長或繁或簡惟取乎字形分配大小適均疏密相間故
亦有增省段借之例不獨音近字爲然由此類推如文
十年左傳宋公王臣卒釋文本或作王臣王爲王之形
通集四

孟求恕齋

近字在後人謂是王字之誤在古人則以爲形之變也
禮記禮器篇大圭不珣鄭注珣當爲篆珣爲珣之形近
字在後人謂是珣字之誤在古人則以爲形之省也蔡
邕尚書石經於牧誓篇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字
竟作任郭象莊子注本於田子方篇於是且而屬之大
夫大字竟作夫綜而觀之知古人自有此例不盡由傳
寫之混淆自鄭康成創音近段借之說而形近者概指
爲誤文此義遂無復有明之者段氏玉裁註說文雖知
艸万等字之爲形近段借而不敢堅執今爲約舉數端
以證之如此

晝夜百刻攷

古時漏法晝夜百刻靈樞經許慎說文馬融尚書堯典注鄭元周禮夏官挈壺氏注並載其說其分配之例諸書未之詳焉因學紀聞引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四刻十分爲正前十分四刻爲正後二十分中心爲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法蒙謂古法最簡何以不直用八刻之整數而必加以零分此不可解也隋書天文志載漢梁刻法云建平中改用百二十刻天監中改用九十六刻大

遜集四

毛求恕齋

同中改用百八刻皆行之不久尋即廢去說者因謂整數不適於用然近世行回回泰西諸術並以九十六刻爲日於中法特爲密合又安在整數之不適於用哉竊疑古時刻法原是整數後人失其傳因而致誤耳左昭七年傳卜楚邱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據卜楚邱說似古時以十干爲紀不以十二支相配故時止於十也十時分爲百刻則每時得十刻正有整無零漢世亡其十干紀時之法乃以今法之十二時配古法之百刻於是兩數相歧遂不能不破整爲零以相印合其實日之數十二時之數百並無零分安得於刻法轉有

零分也近顧氏炎武日知錄既證明古無十二時辰之說矣愚氏棟左傳補注亦據隋志晝有朝禺中哺夕夜有甲乙丙丁戊之文斥杜注十時爲非惟十干之說尙未之及蒙以爲說文解早字從日在甲上會意知倉頡作書時實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紀不然甲於時刻義不相關何爲早字獨取例於甲耶漢世稱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疑卽本此毛詩大明傳以會朝爲甲朝亦一證也素問言一日一夜五分之殆亦以十干爲紀至其書有寅時子時及周髀加卯加酉意皆後人增益抑或古時原有用干用支二術如夏建寅商建丑

遜集四

毛求恕齋

之比素問周髀各據其一漢書律厯志述古厯有六家則其流別可知矣淮南天文訓又有十五時之說並見顧氏日知錄大道多歧蒙亦未敢質言也

遜齋文集卷四

錢塘吳承志贊

吳興劉承幹校

東晉南宋強弱論

東晉南宋皆衰弱而局勢不同東晉君弱而臣強朝政不修重兵屬於鎮將故其亡也由內篡南宋則君與臣俱弱朝廷既失政邊閫俱憤師而不習兵故其亡也由外寇觀兩朝之覆轍所以謀強國者可知矣宋史度宗紀贊云考當時事勢非有雄才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雄睿之主不世出因知勉行擇善而固執中材

遜集五

一求恕齋

以下皆可為之君不自強求振起之效於臣臣有法守不專制不能效也專制則二君矣是以臣強其弊為王敦為蘇峻為桓溫為桓元臣不強其弊為韓侂胄為賈似道二者俱足以覆國非變此易彼即可轉弱為強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聞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斯言誠萬世不易矣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有東晉國勢不弱一條錢氏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有宋季恥議和一條讀史者不可不知今錄於後

商榷云東晉君弱臣強勢則然矣而其立國之勢卻不為弱劉琨祖逖志在興復陶侃溫嶠屢有誅翦桓溫之

滅李勢謝安之破苻堅劉裕之擒慕容超姚泓朱齡石之斬譙縱皆奇功也裕之入關中幾幾欲混一矣留子義真鎮之而還旋失之惜哉王賈德謂赫連勃勃曰關中形勝地劉裕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此言實為破的

養新錄云宋與金讐也義不當和而紹興君臣主和議甚力為後世詬病厥後張浚韓侂胄志在恢復訖無成功及金人為蒙古所困真西山奏請絕其歲幣嗣是金人索歲幣連歲犯邊以垂斃之金與宋決戰宋猶未能

遜集五

二求恕齋

得志其國勢積弱可知矣然則從前之主和以時勢論之未為失算也元與宋無讐入蔡之役孟珙會兵分金主函骨以歸稍雪靖康之恥是元且有德于宋矣論勢當和論理亦當和而全子才趙葵倡收復三京之議宰相鄭清之力主其說橫挑強敵兩京卒不可復而元兵分道來侵蜀土失其大半并襄陽亦棄之宋之失計誤國未有如清之者也史家以其召用真魏二儒諛之曰小元祐而絕不言其開邊蹙地之罪可謂信史乎賈似道援鄂遣使蒙古請稱臣納幣乃得退師既而盡諱其事幽囚郝經等置和議於不問致蒙古興問罪之師其

曲在宋不在蒙古也我弱彼強彼又先遣使而必不肯
主和以速其亡蓋由道學諸儒恥言和議理度兩朝尊
崇其學廟堂所習聞者迂闊之談而不知理勢之不可
同日語也

觀以上兩說東晉南宋之國勢瞭然矣宋史儒林傳云
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杜範方攻清
之誤國真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此權臣玩愒之罪今日
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
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杜說卽爲錢氏所本真說推原
兵力之不振由累朝之言和議成則戰備弛故至於

遜集五

三求恕齋

不能攻敵并不能禦敵也二說互反而皆正論張浚符
離之敗卽坐紹興君臣玩愒日久軍將攜貳不肯盡力
之失其富平之挫自因東南事急倉卒出師所致全氏
祖望鮎埼亭外集曲端論言之甚悉當分別觀之

論膠州灣事

上歲冬德意志國人以山東膠州民戕殺其教士引兵
艦入海灣脅礮臺兵退舍章總兵不能拒電陳其狀於
總理衙門委所守走內地德兵遂登陸李撫部奏奪總
兵職別選將募新軍爲戰備總理大臣主修睦綏其議
易張撫部與講解事以寢海灣地方百里遽捐棄假之

營屯置商埠未數月日照縣民復與彼教之士相失戕
殺如膠州今春德兵再整隊入縣城占民居內及沂州
府挾礮具自衛諭之退不應毓撫部懼久踞悉防衛兵
鎮遏申於 朝戒守備 朝命袁侍郎率所部繼進兵
大集氣始奪斂隊偃礮具還屯聽講解論者曰觀今事
之以嚴守而和也前此之以和罷守爲誤甚矣方德艦
之入膠州灣也其駐京之使尙日與總署爭福建三沙
灣岸之地未嘗拂然去也其聲言攻礮臺也亦惟是恫
喝以虛詞非有明白戰書約期從事也總兵卻以正言
度未必徑至於相犯卽犯而失順釁自彼開我亦有詞

遜集五

四求恕齋

可藉法蘭西人之攻浙江招寶山也屢施礮屢爲守者
所卻何至彼之彈發無不中我之臺必爲所毀哉總兵
庸闇不知計咨於總署總署洞敵情僞計當勉之爲此
不戰而先屈以所守與人置鎮將何爲總署亦庸闇從
之而靡於是臺與礮與兵盡成虛設敵所入如無人之
境矣李撫部之罪總兵而視其職也法也別選將募新
軍爲戰備乃挫喪以後事勢所不得不然者也兵以威
敵威不振爲敵所侮兵鈍無可用非別募精壯練成雄
勁使氣充盛而力完固不能振弱形杜敵萌也總署畏
言戰故併其計一切綏之然戰與守自是兩事戰之局

可不自我而開守之基不能自我而立守廢我之地將與敵其不特無戰可言抑且無和可言更有何術以持於不敗總署之不知守也正其不知和也沂州府治之變雖肇自日照縣為梗之民實則膠州之失計有以先之府治在腹地中去海岸二百餘里兵艦之力所不能及無前失固不敢輕入也海岸之地總署久視如甌脫不計度要害今則并內地亦當敵衝後來之憂不知所已易言思患預防左氏傳曰慎守其一備其不虞守之為義有國所不廢守強戰可息守弱勢日蹙蹙至於極不能不背城以戰戰不能行斯不國矣今戰之局尚

遜集五

五求恕齋

遠守為切近守之如何曰修軍政曰修官政修有要綱曰去疆闔自弱之弊曰去樞府自弱之弊

論槍礮

火礮火槍之制俱始於明宋金元三史及續通鑑諸書所載皆名同而已非今之火礮火槍也宋史禮志乾道四年十月殿前司官相視龍王堂北江岸以東茅灘一帶平地可作教場十六日車駕至灘上校閱訖呈試驍銳大刀武藝繼而進呈車礮火礮煙筒火礮與車礮別為二日魏勝傳云勝自創礮車施火石火石謂礮石中置火藥可燃發者古礮止用石方圓厚薄從質所宜後

施於火攻更鑿孔加置以藥威繼光練兵實紀雜集石礮解云石有大小不等粗可徑尺細亦徑六七寸鑿以孔內入以炸藥築之以土預安纏線葦筒置于邊牆垛口遇賊至牆下則燃線入筒以手推下藥燃石碎有相近而不傷者有數十丈而被擊者明邊牆所置石礮即其遺制火礮謂此礮車礮則純石之古礮也石礮可手擲亦可機發魏勝以前不盡施於車故志與車礮別言勝後通以車架發咸清御教記教陣訖呈大刀車礮煙槍諸色武藝記止言車礮不及火礮是火礮在車礮中矣續通鑑宋紀蒙古攻汴每城一角置礮百餘枚更迭

遜集五

六求恕齋

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城上樓櫓隨擊而碎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蒙古兵以火礮擊之隨卽延焚蒙古礮亦有火與純石兩種元史方技附傳亦思馬因善造礮至元十年從國兵攻襄陽相地勢置礮於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世祖紀作回回亦思馬因創作巨石礮亦思馬因所創為蒙古最後之新礮轟擊聲震天地其製仍是以機發巨石攻汴之火礮亦為石礮可知也石礮大者重至千斤機力所能發百五十斤已為至巨巴延傳又有金汁礮順風擊之焚沙洋廬舍煙燄漲天

宋季三朝政要亦作火礮金汁礮用以焚廬舍似是火
毬曾公亮武經霹靂之毬楊萬里集海艚賦序作霹靂
礮礮與毬當時通名非別有銅鐵鑄成可施火藥之礮
明史兵志云古所謂礮皆以機發石元初得西域礮攻
金蔡州城始用火然造法不傳後亦罕用明志不知火
礮卽石之變制因疑元所造與古有異竇則造法具於
史文所不傳者惟機之巧制耳宋兵志咸淳九年沿邊
州郡因降式製回回礮有觸類巧思別置礮遠出其上
宋所降回回礮式卽元所得於西域者其無異礮亦明
矣方以智通雅器用篇敘礮始末云今有火器用硝黃

遜集五

七求恕齋

乃從外國傳此法因立神機營以火發彈之礮自明神
機始說無可易宋忠義傳張順進高頭港口各船置火
槍火礮熾炭巨斧勁弩張順所置火礮卽禮志火礮火
槍卽煙槍志所謂煙筒今日噴筒與明火槍亦全別兵
志又有突火槍云以鉅竹爲筒內安子窠如燒放燄絕
然後子窠發出如礮聲遠聞百五十餘步突火槍別是
大火箭練兵實紀續集飛槍解云造用徑六七分荆木
爲柄後杪三稜大翎如箭矢頭用紙筒實以火藥發之
可去三百步其聲如雷大火箭藥發亦有聲突火槍卽
飛槍竹筒所以安箭胡宗憲籌海圖編神機箭圖說引

邵守德云大竹筒入箭二矢或三矢明世亦尙用竹筒
也續通鑑金汁城中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
十餘步此飛火槍爲張順所置之火槍其火礮震天雷
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聲聞百里外所獲圍半畝以上
鐵甲皆透乃明之地雷籌海圖編地雷礮圖說引邵氏
云以生鐵鑄成實藥牛許檀木砧砧至底砧內空心裝
藥線一條擇寇必由之地埋于坑中內用小竹筒通藥
線機關藏火踏動從下震起火燄中天鐵塊如飛蝗著
人卽死震天雷卽地雷之施於城上不埋入地中者其
制仍出自石礮但變石爲鐵唐順之稗編云西安城舊

遜集五

八求恕齋

鑄礮曰震天雷爲金人守城之物西安城震天雷是實
彈之礮金震天雷惟一空心大彈無所納之礮兩震天
雷絕殊唐說亦緣不知金火礮之制而誤金震天雷如
有西安所鑄之礮納以擊遠卽今之炸礮其力甚猛蒙
古礮不能敵矣礮制屢變名多相襲是以傳者往往失
之明烏嘴銃出自倭國唐疏文甚明備續通考載戚說
謂昔於衛庫見烏嘴銃乃倭變未作時所故有者倭變
未作時所故有謂倭變後作銃先流入練兵實紀續集
烏銃解云此器中國原無傳自倭寇始得之銃製得於
倭與唐說正同籌海圖編此器圖說云自西番流入中

國不知所據西番謂回回豈因宋元礮式間取於彼并推而及之乎解言中國原無則亦非遠出前代也解末又有附記一條云神槍不切于守戰故不備神槍與鳥銃亦明白分爲二器此考徵討頗涉疏闊所稱宋元二史亦多非正文故復補摭如此

論義大利國勢

美國江戴德地理志略云義大利先分數國邇來合成一統義國分析爲九事在嘉慶二十一年見魏氏源海國圖志意大里亞國總記引布國瑪吉士地理備考八國曰薩爾的尼曰巴爾馬曰摩德那曰盧加曰摩納哥

遜集五

九求恕齋

曰聖里馬弱曰多斯加納曰那不勒斯巴爾馬七國合併於薩爾的尼爲一在咸豐十一年其一國曰教宗爲古羅馬都城續併在同治九年並具日本岡本監輔萬國史記意大利記盧加摩納哥聖里馬弱三國史無正文摩納哥本在薩爾的尼境內聖里馬弱亦自羅馬分出小故皆從略九國外又有倫巴多威尼斯兩部舊割出別自爲一國隸奧地利今亦隸義十國疆土通不過奧之半而兵備修飾戰艦精良則亦未可易也薛氏福辰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云意國雖在二等駸駸乎有

欲列頭等之勢新造之國力有所限氣象自是不同吾國廣輪倍於彼者奚啻二十海軍治不如法爲法蘭西日本兩役所覆覆後謀之累載止成平常木質船一艘購自外洋鋼甲三艘餘或購而未成或未至四艘分置南北兩洋零不能成列無以爲戰北洋舊額鋼甲及鐵甲無甲三等亦僅踰十艘南洋無鋼甲鐵甲其無甲之額福建七艘江蘇浙江安徽湖北合爲七艘通三數不及彼十分之二可不謂計之疏而爲之紕乎今商埠復以奸宄構煽爭三門灣口岸議不侔合輒效英吉利德意志諸國之所爲以兵臨脅蜂蠆有毒故爲考其國

遜集五

十求恕齋

境之大小及其強弱以戒守備焉

論通算制器非爲治之本

英教士偉烈亞力序幾何原本云耶蘇主教本也厯算諸學末也厯算非主教宗旨而格致窮理亦人人所宜講明切究者願與天下學者謹謹焉求其本而弗遺其末也耶蘇主教爲本是彼俗之言厯算諸學爲末則與朱子語類德行道藝藝是至末事禮樂射御書數數尤爲最末事之說不謀而同蓋中外教雖殊科而體用俱不能無差別體不立用無可效此理窮極海表莫能踰也今山西胡撫部條奏善後事宜以通算制器爲守禦

海疆第一要義請通行直省各置此學書院湖廣張督部初署兩江做直隸水師學堂之制置陸師學堂既廣其法創自強學堂刑部李侍郎又議廣設藏書樓儀器院譯書局報館並選派游歷咸以爲育才興賢之道在是矣實則所言皆考覈官事之法也官之事有兵有工當擇能者任之其不能者應照學習之章咨吏兵二部責令學習官吏將弁自無不適於用之員至於士人本未成其爲官無職司之事所學固當務其大者遠者不應以小者近者局之也禮記學記篇引古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士與官同學而異所先士之所先者守道

遜集五

士求恕齋

立體之事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隨世變爲轉移者也官之所先者施政達用之事所謂殊時不相沿樂異世不相襲禮可隨所宜以變易者也今移官之事於士奪士之志於官則官不必習事而士不須尙志二者交失尙何後效之可程以爲育才興賢之道在是是并賢才之名亦牽引而失矣大學篇曰物有本末又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本末之別中外所同本亂而末治爲事所必無亦中外所同謀補救者固當分別出之也近耶蘇及

天主兩教中人所爲新書俱推崇孔子俄國先於前二十年創小學堂以朱子全書家禮性理精義立爲課程今又廣爲大學堂教以五經四書偉烈氏之所謂本者不數載將折諸至聖吾國世守堯舜禹湯文武所傳之大經大法自無可議改議增通算制器訓卒厲兵以固海疆止是補苴末失之爲陸師水師學堂按照英俄舊法及俄國新立之武臣入學之法遣陸師水師之將弁及文職之管帶陸師水師者更番學習其中即可得通曉西法之將自強學堂及船政製造各局之學堂別在陸師水師以外令文員之管理製造及充洋務礦務局

遜集五

士求恕齋

差與無差而候委無缺而候補者一同學習即可得研治西學之員所求者惟此此而課之以實擇之以精器使之資充然以足士人儘可全其爲士以成異日宏毅之材不必強之急功近名致無補於事有害其志矣學記篇又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夫無不官不器不約不齊之大材何以奮起頽靡之中而成不世之大烈局促於人下能超越於人上此不知短長之言也朱子名臣言行錄載胡安定教授湖州敦尙行實置經義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邊防水

利算數之類文集學校貢舉私議云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甯之議如曰未暇則莫若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治民治兵邊防水利算數之根本通歸於疏通有器局時務之學次諸經子史之後諸經子史之學又次德行之後士人循習具有法程西國富強誠基於通算制器然根要不外吾俗所云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要錢二語故得吾學之真者即可得西學之真泛而求之止是俗學非吾之所謂士亦非西人之所謂學矣議者誤以用爲本而置體於末

遜集五

三求恕齋

是以爲此論釋之

論學堂

泰西之學堂名目繁多其大例有二曰普通曰專門普通者眾所普習之業也專門則專治一業其科有文有法有理有工有農有醫六者爲國所重而兵不與焉以制有營伍所隸以練習之校場即學堂也然兵之水師與礮隊皆各有學堂以精所習陸師之中軍官又自有專習之學堂則俱以慎重其事分門別立由三學堂以言專門一例之中其大例復有二曰經制曰特設經制以通常行相承無改特設以應變惟所宜而已中國無

遜集五

三求恕齋

學堂經制之目通爲特設六科中文法理工四者皆切於時用不能闕一以宜言之文法學堂應置於總理各國通商事務及南北兩洋三大臣衙門理工學堂應置於製造兵火輪船新式鎗礮兩局此於事爲至切不可易也工科學堂亦可兼置於興造鐵路之局總理南北洋三衙門有文法學堂額外章京及保充出使駐紮人員并分省試用候補州縣擬備洋務差委者俱可令其學習矣船器兩局及鐵路工廠有理工學堂試用候補文員之通曉算術武員之嫻習匠事者亦俱可選擇令其學習矣章京駐紮公使及洋務船器鐵路各局委員本皆設以治事事與官融合無所閒即有真實積累之效可收不必遠求普通之士也四學理爲深奧試用候補員中無通曉算術者可咨調天文館及各省算學書院之高等肄業生入之官員學習堂中止供具飲食土人無職事從遠調集不能無所資助當酌給薪支學成即保爲局員使典領工科更調新生補所遺額缺亦順便易行船器兩局乃試用候補之優差有此薦途孰不樂於從事也水師礮隊中軍三者並事勢所趨積而成重無可議減中國陸師亦故甚并當以例增廣海軍今初復尙未完整礮隊新創於直隸湖北他省皆虛闕長

江水師俱舢板未製輪船學堂應即各置於其軍先將派充管領管帶之官與其兵其勇及其管駕管輪諸水手一一程練俟其精熟足以應戰然後更選守候差缺員弁與別部兵勇及商輪水手之願改入此者充益學習以備異日推擴及升進黜退更換之用中軍與陸師學堂俱應分置於京畿及各直省八旗之制民及歲即為兵於西法本無殊異兵事以積閒成玩與綠營一體類敵而人數眾多餉額如舊挑練尙易陸師學堂可通合操程易弓矢為快鎗改虛演之陣為真實習戰整齊以步伐廣厲以衝堅擣瑕奪隘踰險及築壘掘壕諸法

遜集五

去求恕齋

擇其識文字者授以測繪之術即密合於彼制中軍學堂當參用日本國戶山學校之法令協領參領以下驍騎校前鋒校護軍校以上各員一同學習課法貴循序以進每日止須約定若干時刻授以若干事課畢各散歸自習次日復課於本職略無所妨於堂中亦并可無所糜費旗營中有兼領綠標者所隸之兵及所屬之副將以下守備以上各員並於此附合程練不必別出標兵識字者鮮書識即應習測繪之兵是亦無虞不備京畿為材俊所自出之地應更倣日本大學校之法置一大學堂以賢明誠樸之王大臣領其事調守衛各營中

軍學堂中之有智謀勇略可任閫將者入此再習上乘兵法學成即擢授要職使更精練其軍斯本末悉具矣綠營分汛較廣事體較碎散其弊又多出自專閫大員程練較難弊之大者為虛闕兵額不補與容留疲冗無用之兵不汰兵額之所以虛闕不補者由供給上官衙署之經費及其本署之費而然疲冗無用之兵所以容留不汰者由於入伍時收受所納之規費兩弊通徹上下是以相率為護堅不可破兵額節次裁減已單弱不敷守禦又於虛闕所餘疲冗無用之中挑選其可練者百名中不及十數如何列成行陣防營之勇疲冗者較

遜集五

去求恕齋

少虛闕亦同此等大弊不除餉額直為虛設學堂應專置於省城領以督撫用更番迭練之法分統部之兵與勇與其官為若干班先省標與附近之防營以次漸及於遠其官如旗標調入中軍學堂防營無一定階等并雜有文職非勳望素著齒爵俱尊者無論統領管帶概令其學習兵勇別由陸師學堂督練之員調赴校場程練書識則留習於堂兵勇離營將而就教習數之虛實自無可掩有用與無用自無從隱飾廓清摧陷之效方有可收練數之多寡於是始有可計練成以其兵與勇移駐下番所調之標營防營令彼營之兵與勇實此積

四五年之久遠標遠防可一律成練官之學習不成及成就而仍蹈故習不可任用者可按格以黜然後更調守候差缺之員入中軍學堂以備選補改陸師學堂爲大學堂以練上將則京外爲一矣兵與將乃邊備之第一要義中國以海軍不競而弱今陸師復不能戰當務之急更無有先於此者之數堂尤不能以其繁重委曲而後置也七堂立官事斯秩然有條有緒本根之基斯固以風被所及漸推至於求用之文武之士下及趨利逐末之民然後有普通之西學然後更有民間所自置之學堂今之主持興廢者全無區別張西學者混普通

遜集五

七求恕齋

於專門致特設之資需半爲游食之士所耗儲蓄之材無裨於末用抑西學者混經制於特設致專門之事目半爲浮費之議所掩省嗇之款有妨於本計兩失不同同爲不知有要夫專門治兵治工治交事之堂官所當置普通之堂所不能廣置也普通之堂官所當省特設以治事之堂所不能經省也普通之堂可以概置則民間之義倉團局俱涉官事當一例從之而盡置矣特設之堂可以概省則總理南北洋三衙門船器鐵路局廠海軍防營俱損官費當一例從之而盡省矣力有短長勢有緩迫兩者相權無一端可倚也江甯有水師陸師

兩堂水師如福州船局藝童學堂之初制教管駕管輪諸水手偏約而近專門陸師誤沿天津武備學堂之泛濫廣招游士以教普通名與實歧今春議訓練武員未盡行遠爲裁節閒用者所罷移其支帑充益部庫止留存水師天津之堂亦俱撤言者紛然謂倣效不終故爲條析所宜以解眾蔽有擔當國事謀善其後者當於真實程練之陸師學堂及一切治官治事遺略未具者加之意焉

論體操

古人教國子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爲程今所傳習惟

遜集五

六求恕齋

禮書數三者而已樂非專精古業者不肄及焉射與御雖好古之士亦棄真如遺以文武兩途分裂已久二者旁及戎備咸目爲非吾事也夫君子聽鼓鼙之聲思將帥之臣士人出其身爲天下任重豈惟是居安履順不入亂危坐而致太平不必奔走折衝與時更變也哉子濯孺子疾作遇追者不可以執弓自以爲卽死逢丑父傷於肱不能推車爲晉師所及前事之得失後事之前理有必然不可幸也今弓矢易爲快鎗快礮車改爲騎縱送擊控之方與古略異平日簡校卒伍準度進退臨事率厲將佐驅策進退皆必以法程之由正生奇由熟

生巧具所當習吾不知平擊懸擊之術遲速之算迎風向日偏正過不及之差何由知器之短長與兵之勁弱吾不能縱橫馳逐涉險如夷何由責諸將乘瑕搆堅深入敵陣哉裕謙聞礮而手戰矢所麾之幟致眾軍潰亂牛鑑觀戰於吳淞江口乘輿張蓋爲敵所窺測震以炸彈棄軍行遁國事之不競誤由二人今欲振起衰孱規一戰之勝償前者之辱舍練兵練將並以自練其道無由練必於事先古人通合眾藝童而習之法至密矣今湖廣張督部以體操棚及木質鎗礮增入經古書院設爲課程其意在推廣學堂做效泰西右武之法不循古

遜集五

九求恕齋

迹實則不悖於古吾浙置學堂無院課有志在奮興爲天下任重者可各以己力擇便爲之體操束筋骸固膚腠爲手鎗跨馬之光資木質鎗礮雖如顏氏家訓所云江南博射弱弓長箭無益於禦寇不如河北之徑習兵射然循是而遞爲焉亦未始非程法也自古至今無事不成於勤敗於嬉勞其筋骨苦其心志天之所任授以大事勞苦不能勝天所不任棄爲靡衣媮食虛餐於世之人尙何大受可言乎邊事方殷制閩者復憤憤焉爲裕謙牛鑑之所爲不知自救非得羅忠節彭剛直諸將帥之臣奮起諸生竭瘁盡愚一洗仕宦之痼疾未易轉

旋頽局得假藉以奏膚功諸生當勉爲其難無徒如今之肄業學堂者詭隨時俗有軀質無骨幹有材力無志氣有小譎之智敵一人之勇無堅忍不屈之節宏大及遠之略仍與苟且衣食不習事者同爲天地閒之棄人也

論時務報

漢書藝文志敘諸子九家云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數語道諸家

遜集五

九求恕齋

之得失示學者以觀覽取擇之方至明且盡曾南豐序戰國策譏舊敘惑於流俗不篤於自信衍述數千言謂將明其說於天下實則不能出此範圍也陸清獻廣曾氏之說爲去毒一書自跋云戰國策皆縱橫家言其文章之奇足以悅人耳目其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子弟識見未定而讀之其不爲之漸染者鮮矣余懼其毒之中於人也取今文士所共讀者指示其得失學者庶幾齊其味而不中其毒也清獻之爲去毒用意誠厚然毒有漸染於外者有胎孕於內者漸染於外者其毒在文字可以吾之說去之胎孕於內者其毒不在文字不

能以吾之說去之故欲使天下萬世之人盡如孟子之卓然於流波之中而不爲波邪淫遁之爲仍當以修明六藝之術通達萬方之略爲主今直省所行之時務報一戰國時揣摩排闥之言也其文章之奇足以悅人耳目不逮國策其破質樸用機智棄法守趨時變足以壞人心術與九家之書同欲去其毒必先修六藝之術使人人皆真知灼見其所可取之長與其所必不可取之短然後可通其略以補救時弊之萬一若六藝之術不修萬方之略亦隔闕而不能適合時弊之萬一又何從而補救哉沈文肅疏陳福州船塢情形云今日之事以

遜集五

王求恕齋

中國之心思通外國之技巧可也以外國之習氣變中國之性情不可也不可者卽其所短可者是其所長觀報者具此識見自不爲其所毒且其毒亦如水之與火不惟不能相滅并可資以相生矣老子道德經上篇云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師與資自古有別學者不知兼資成益之義於其說之不可師者視以爲不可資斯則不學之蔽也時務報名爲時務止可目爲時議務有當爲與不當爲爲之亦有緩有急不能陵節以施也議則惟吾所欲言行與否待定於人不妨稍從恢闡西法於議之妨政而

亂俗者設有禁律輕議罰緩重則監禁日本國皆仿行之是恢闡亦有節矣今報局任民間自設無官定章程故不能無放失也沈文肅督兩江於上海報館曾責該管道會同英國領事申明約束文肅雖沒西人本法及日本仿行之法並未改移固當有踵行於後者禁令亦制末之爲非整齊一切之本務救今之弊惟有先修闕失之政政無所闕議論自歸於一不必強爲之制言者皆止知俗不知齊俗之政是以復爲此說廣之

論倉儲

古人言國蓄以九年爲足今則年食一年而已新穀順

遜集五

王求恕齋

成舊穀糴糶未盡略有遺滯新穀歉折舊穀出以能盡如律令關吏貴商而賤農以弊爲末事置不加察去夏青黃不接江浙閩廣皆天困張皇告糴渦陽撫馭失方竟成大變用兵征討騷動數省事聞執政者灼然知民戶之蓋藏虛飾不足恃滲漏之弊不可不絕備豫之政不可不修於是以前倉儲爲急矣倉有官有民官倉創於康熙之世成於雍正乾隆以捐納貢監之貲銖積爲備大小州縣各有穀五六萬石或米二三萬石與宋常平相埒髮捻之亂城堡大半陷沒存者惟百之一二民倉卽社倉捐自義戶亂平言者以爲請下各省措置吾浙

先已規復儲積亦不能多平陽捐數相傳爲穀一百二十萬斤用成數報以萬石其中建倉置囤支銷之數俱未列算穀粒又皆取之新穫不經風曬折實差十之二除三等虛數所儲似止六千初創依朱子成法夏放冬斂尙有孳息可積漸取盈既以逋負日多縣不能追改用市肆買賣之法數遂以此爲限斂法既輕廢市法須采買般運歲有支耗此數復續有所短前十年以穀貴令行平糶按戶分等計口授糶儲數多者糶至十四五日少者二三日通兩數置算均平齊一僅八九日數不及旬豈可言備糶訖復科義戶派輸莊米莊米乃民

遜集五

孟求恕齋

閒自置之義倉時無倉儲義戶意爲之制劃莊施糶故謂之莊米義倉既置莊米法當併入其中重疊科徵自所不願貧民仰給義戶多益求多莊米舊法非大飢饉不行其程度則以新穀告登爲斷有一二月之糶瘠苦地分力不能久亦必衍至旬日較義倉爲恢擴倉置而儲數不能如莊米所輸之數糶給之日減損過半情亦有所不愜兩怨相交積成瑕釁小則聚眾掠食大則脅迫官司累歲天無大災人禍繁興弊俱由此義倉制由官定以莊米先爲之梗變仁恤之美義爲爭鬪劫奪其民豈可言政朱子上崇安縣社倉事目所儲開糶鄉米

數亦止三千一百石爲穀六千二百石於今全縣之數差多無幾開糶爲崇安五鄉之一餘四鄉俱未置備此倉勢亦成孤其行之而大順者彼時有官倉爲之捍蔽一鄉取給於義倉四鄉仰撥於官倉遇歉尙可各得大數之支接自不至爭奪相尋今倉儲數既寡闕申勸亦決不能增倍於前義戶又各挾憤相尤情多離遁事非改革勸復難施權理勢所宜惟有置復官倉官倉積多莊米以次停絕義戶之力可漸以紓民氣之和可循以導義倉之不足然後可斟酌補苴官倉廢絕已久捐納之例非災賑不得復行宋時詔留上供錢或奏給封樁

遜集五

孟求恕齋

等錢今因於軍需未遑旁及五六萬石穀值以中數約之須錢六七萬貫縣職力微何由承應頃撫部以縣征銀兩解耗餘羨之數給半爲此貨事基有憑當謀勿替羨數之半歲止七百千易穀爲五百石得義倉十二之一必百年方盈七萬可復五萬之舊百年爲期久遠成就難知然效有後先始必自近十年積五千城隅莊米數已充然具足五十年積二萬五千萬全小南江南金舟諸鄉可一例推徧百年分爲十程以十年而進一程則亦非河清之俟也羅景明記民天堂云環縣有倉倉實以穀獨預備倉至六萬斛民天堂建置於前明宏治

四年當時儲數固累至七八萬雍正乾隆兩朝節次補益亦六萬五千四百以上以災賑支撥一萬五千八百有奇定額爲五萬一縣之大貧民之眾不足此數萬無苟完之理六年三年之蓄古人俱視爲不足俱以爲急今不敢抗言上制求一二月之備猶委曲繁重如此可不謂難之至乎善人爲邦貴在相繼嗣後有不使所儲創爲節減更改移抵之說者必當據乾隆定額及前明舊記爭之族居相食於斯者慎勿視同河漢也

遜集五

三美求恕齋

論莊米

莊米之法出自古之勸分杜氏春秋經傳僖二十二年集解云勸分有無相濟相濟謂通有於無卽今所云賑濟也賑有三科賑給以所有給之不復取償賑貸或取息或不取息以時償還賑糶減價平糶三者視饑之大小按貧戶之上下爲之所施不同同謂之賑宋時賑糶取之常平倉賑給取之義倉賑貸截留上供或乞封樁皆支用官米不足則勸分於民董煟救荒活民書云勸分者以富室儲積旣多勸之賑發以濟鄉里近來州縣乃有不問有無只以戶等高下科定數目俾出備賑糶于

是吏乘爲奸至有人戶名係上等家實貧窘至鬻田糶米以應期限而豪民得以計免者反乘中戶之急濟其奸利勸分以戶等高下科定數目出備賑糶卽今莊米按田畝多寡分派日數照減定價值出糶賑救之法不問有無任吏科配至中落之戶鬻田以應豪民反得以計免乘人之急射其奸利當時此法亦甚敝矣朱子變義倉之法爲社倉意欲令民自爲儲備臨事不復科派真文忠以社倉所儲不足賑給復推勸分之法增設義廩事不相師用意實一今常平及官領之義倉俱廢民捐之義倉多者僅支旬日少者不能以日計補救之術

遜集五

三美求恕齋

舍勸分別無可施富民重惜其財貧民又不知義小有歉嗇輒羣聚相訐猝遇大荒禍將無極禮記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國有法度禁令無備則不能盡行九年六年銖積不易一年之蓄上戶中戶皆可勉力爲之有田者按歲所入糶三而儲一積四年之久卽得一年之餘遇歉歲各以所儲益入所糶使穀數之多寡與平歲相等價值不至甚貴則奸巧者無由挾所有以爲重而貧戶與富戶俱得相安此卽古時常平之法言莊米之利弊者似當加之意也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漢極大然不能飢渴說

強弱以地異亦以時易漢書西域傳載武帝詔曰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此地之說也匈奴傳載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曰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疆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此時之說也地有瘠沃沃土民淫而不材瘠

遜集六

一 求恕齋

土習勞苦故有強弱之別然瘠土以利為命利所在不惜疲筋骨捐軀體以爭爭則樸散樸散亦漸趨於巧其流失卒與沃土同是以強不能久弱亦不可極聖王知其然不規度地宜不憑藉時會一以政教為先政立斯有制強之氣在吾凝聚之中政不立人自為強氣外洩不與體附焉得不弱也自漢以來強弱數十變大要不外是今官政不肅海外之國乘敞而內窺邊闕荒于嬉不習戰鬪以高城大池堅甲利器委敵遂蹈漢兵不能飢渴之譏善其後者創自強之名不知扶翼正氣去醜毒細健羨以樸助治事朝夕省儉為僚吏先絕甘分少

同患其難枕兵寢甲為士卒先欲藉時務之空談救貧情之實病託以富致強之說棄淫則忘善之箴客氣盛主氣益衰深恐不至耗絕不止揚子曰羊質而虎皮見豺而戰虎之所以異於羊者質也其炳蔚於外者皮也質不存皮為虛設言強學者奈何視皮如虎乎

治土棍說

律家謂無賴為土棍土棍之目不知何昉所在皆有之子家杭州浙之省會也官吏接跡冠蓋相望奸民無所容容則隨以法故其風視他郡稍斂兵燹以後吏尙寬狡焉之徒寢葉其開始則江阿五楊美人蔣門神諸無

遜集六

二 求恕齋

賴為之倡聚徒結眾橫虐百出有司苦之痛加懲創置阿五於死美人門神逮治有差其黨遂戢道路以安越數年乃有四天子出四天子者滿弁福壽曰旗營天子機匠顏大曰紅門天子李慶曰東園天子其一不知名曰錄箔天子東園故機坊凡園以內之無賴者李慶領之錄箔鋪以內錄箔天子領之旗營以內福壽領之紅門局以內顏大領之之四人各能號召百徒專制一隅怨則相搆好則相結剽掠劫殺恣所欲為福壽嘗與怨家遇諸塗梓而膊之拉其骨剔其筋其人哀號求命令自刃其指一一盡截乃釋之其人迄不敢告顏大尤狠

鬪數犯科爲有司所捕潛避入局局中皆其黨捕者莫之敢跡也逾時事解輒如故四凶自以爲有司莫可誰何有司亦緩捕兩相縱遂久道今歲夏顏大毆長白英令幾死事發大吏督縣捕之急縣日益其差不數日顏大與其黨俱獲焉吳子曰噫天下安得有不可治之人哉以郭解之雄徒黨幾半天下有司執之繫以尺組卒莫能脫况區區一里中豪乎有司之不治也非不能治也不爲治耳夫古之人禁於未發防於未患故能安坐以聽不下堂而治今也無安坐之術而先爲安坐之形未發必不禁未患必不防至事不得已而後按之及其

遜集六

三求恕齋

按之則又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復寬其律而宥之而於是遂不可治嗚呼是特驅之使陷於罪安得期無刑哉子產之論治也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今也誠從子產之說勉而行之俟其少靖而後相濟以寬或者火烈之餘民望生畏諸徒黨猶可少死不然吾恐犯者既不足懲而未犯者又以爲官吏之法終莫可誰何其禍將又烈焉不得已始一一按之按之不得已而後痛加懲創并所謂首與從者舉草薙而禽獮之也嗟夫

駁團練先遠縣遠鄉議

團練章程各直省俱下州縣集議惟湖南俞撫部自立條法以省城府城近地兵勇眾多備禦已足置不復團團惟兵備所不及之遠鄉及兵額寡少無勇屯衛之遠縣給以舊式之洋鎗令其學習其言較州縣庸雜之議似有分辨實則依附時說改以從簡不知練法不可行用團與練本兩事團而不練所程止于守望相助稽察奸宄逐捕盜賊此卽保甲之本法省地府城近地兵勇眾多之處俱可通施不必遠鄉遠縣且其效甚微末無容張大其爲假以火器藥彈若練成鄉兵士勇使之靖內寇捍外患火器藥彈在所必需不獨舊式之廢鎗當

遜集六

四求恕齋

授以演放卽新式極利之鎗及新式之快礮亦應一一備具完足令其以時操演嫻熟實彈之法仰擊俯擊平擊之準度方可資以爲用鎗礮乃凶器團多爭忿鬪狠疊隙易生非鎮之以雄勁之兵臨之以嚴正之官豈能不階梗亂故團法可通施遠近練法必近爲主近鄉近縣練成一旅受州縣約束聽調遣然後可以次漸廣近不成遠又置之不練無苟且行試之理也今之事局最要者爲練將帥次則兵勇又次始爲民將帥不練兵額勇額之虛實與其兵其勇之強弱及其器之利鈍先茫然不知何由督兵勇使之成練兵勇不練民之良者惴

備焉無所恃以爲護惡者無所懼何由整齊合一使之同好惡樂公義而常趨於練是故團練者練勇練兵成敘以後補苴虛闕增益美備之事也兵勇爲正練正練不能行於有額有餉有操程有軍法可按治之兵勇餘練養於紳民而敘於里黨勢隔情不相屬亦決不能行矣團練之利與害各直省具有前事可鑒髮捻之役湖南之練爲最得力其後以練資不繼而中散散而附於賊與自立爲土寇者亦甚多湘軍之功成於改練爲勇非成於團練也曾文正已有說矣廣西以紳士龍布政之勤於勸練迄困於物力之不足眾議之不齊一無所

遜集六

五求恕齋

成吾浙及山東並重其事置有督辦大臣山東杜侍郎虛領其名而不治練民間以意創說相約輸捐不納賦稅連梗至九府二直隸州吾浙內閣學士王履謙與撫部爭權據紹興甯波二府之釐課雜捐不聽總局移撥他州至省中餉竭無可爲備全境陷沒於賊安徽不設大臣團寨任紳民自主以其眾屬大帥強者割局卡資給以爲羈縻練總苗沛霖所部最橫立功亦最多竟以缺望而叛勞師征滅三省練法皆異於廣西均之以勉強成就而敗夫王履謙與杜侍郎俱位至通顯非鄉曲愚蠢不知國事之輕重緩急者可比苗沛霖雖起自齊

民亦曾誦習儒書隸在學籍厥後官至司道不可謂不知遇於時所爲顧或昏謬或狂悖至於如此此以知團練之事較練兵練勇爲尤難紳董之無才無望與有才有望者俱不可倚以爲真實之助也今兵力勇力之弱更甚於前時民之與局卡爲仇與泰西教士爲仇與鄉里富家大族思發難以洩其憤者所在比比皆是廣西之陸川安徽之渦陽及直隸之朝陽甘肅之河州四川之大足並其已驗團練授以火器藥彈使之成聚於遠鄉遠縣無兵無勇屯守之處正以助其勢而甚其謀可不慎歟火器雖止舊式洋鎗不能禦新式之鎗及猛力

遜集六

六求恕齋

之礮然有此器已足擊傷兵勇兵勇不練力不勁所持之新鎗及所架之礮皆虛器易於資寇豈能以是爲勝算也團練之議本發於廣西黃撫部意在附和朝臣裁兵節餉之奏開新法易營制之門路時樞臣皆主張變法惡冗兵冗勇甚多是以力贊其成及新法議格冗者不能汰餉額先已裁減重於改復不能不仍申前議團練乃西法所謂三等寓兵不從征戰者其頭等二等寓兵出戰皆給餉卽今額兵以外加募成軍之勇三等無餉給亦不從軍是在勇額以外與二等劃絕如何牽連附合借此名爲裁汰冗額之地自陸川亂作廣西不能

禦精廣東之兵力勇力勦定黃撫部之不習軍旅貽誤
爲國灼然者明無可爲諱矣今 朝廷亦詔下各直省
練兵練勇補苴虛闕增益美備固當在正練成敘以後
俞撫部置省城府城兵勇之練法於不議專議遠鄉遠
縣之團練是猶止知有團不知有兵勇也湖南會匪充
斥兵勇銳氣久盡非昔日之比猝有事變難恃以止遏
與其如陸川之騷動兩省不如慎重國事而紓禍遠鄉
遠縣之議應寢不行是爲議 今於京報中見俞撫部奏
章與前條別異似已自知
其說之不能成理改同他省此
議兼論他省之失故仍存之

河防議

遂集六

七求恕齋

海軍覆於日本內地之防亟亟矣江防有江蘇提督所
部及安徽諸省會操之船可改併爲一控扼狼山福山
港口固第一重門戶有長江提督所部舢板水師及屯
戍江岸左右游擊之陸軍可合守鵝鼻嘴劉閩沙圖山
關東生洲象山都天廟焦山諸隘礮隄固第二第三第
四重門戶循彭剛直所措舊迹補苴遺闕練成勁旅爲
力尙易河防未有籌措及之者旅順威海之役 朝命
北洋大臣移駐蘆臺不果行今膠州海灣爲德國所據
旅順折而入俄威海入英事勢益蹙天津增設袁按察
所練一軍蘆臺及利津口俱空虛無備地形平行散漫

循河而西南至厯城始有鵠山華山藥山距海已三百
餘里又西南至東阿有魚山香山艾山去厯城復百餘
里兩地畧可倚爲門戶礮隄未興築河內無舢板更無
新式之船近海外諸國多製淺水礮船猝因游弋駛入
腹地乘虛集吾要隘深可憂慮長河與大江界南北諸
省非黑龍松花瀾洛河底諸江偏在一隅之比河失其
險長江與京師亦隔絕不通先事之防豈宜延緩彭剛
直請造吳淞小輪船疏云此時海上得一日平安正我
海口得一日預備苟偷旦夕之安不防轉盼之危爲禍
非所知購鐵甲船造火輪路糜數千百萬鉅費終爲他
人作嫁無把握多事端莫若節此款作海口防務之要
需海口之防有備無虞內地始能從容謀富及強剛直
此言施之今日尤切鐵路恃兵爲衛兵防未備鐵路無
可恃且府庫財竭亦非興造鐵路之時船政局遠置于
福州所造福安船隻速率視諸國之船相差甚遠不能
出海與敵角戰專爲彼省守口何必糜通國之貲移此
二者整治阿防舍緩趨急舍輕趨重審度所宜無以易
也軍制有長江成式可循雖創不爲難船式當斟酌中
西運以已意必輕捷能刷沙能與礮力相稱方可爲式
傳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前事之誤皆由恃陋剛

遂集六

八求恕齋

直已矣繼剛直而起者豈無其人來者可追愚是以復爲此議也

述楊雪漁語

庚午之歲天津約成議者咸以不戰而和爲會文正咎友人楊雪漁語余曰此事關係安危大局豈可不慎泰西之俗以護教宗爲義相失往往聯合眾國爭構不休禍之烈者至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不得以法兵依違觀釁卽視爲桐喝之虛聲余聽其言而未詳所據後數年得西書始知十字軍之役雪漁先我聞之故言之特切也上歲涑水民變復兆外訂當國者不深惟始禍之戒

遜集六

九求恕齋

輒效鄉曲愚妄詆譏文正者之所爲毀棄天津成約余竊以爲憂旣而會黨四起延及南洋吾浙之平陽瑞安皆蠢動余急助縣撲遏撫部亦懼於燎原飛檄勁軍分定衢紹江楚閩廣各如約救平外兵不及而北洋竟卽糜爛

乘輿播遷畿輔失陷荼毒之慘一如雪漁所云今款議雖成後事猝難收拾海岸要隘多付與敵人奉天吉林三省亦尙持虛約未有質言謀之不臧誤至於此良可痛哭然聯軍理無久競十字之役後六出卽屢衄無功所攻據之耶路撒冷亦終爲土有盛衰易倏強弱異形

修德行仁以俟天命而已土不足道法與英俄德美及日本之雄霸抑豈吾國所宜效尤畏天之威制節謹度斯爲善術後文正而起者必有其人茲後患而鑒前非度不以余言爲河漢也

書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問答語後

左氏春秋昭元年傳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穎館于維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慎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

遜集六

十求恕齋

至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卽于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蒙按卜傳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爲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于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其說與此

傳互備合兩傳觀之趙孟下不爲民上不爲君惟容容
養安苟以自便其誤國甚矣劉定公斥之爲隸人醫和
譽之爲良臣而皆以死爲斷死則政俗可轉易爲新不
死日做一日未有艾也今良臣充斥在位責以治事盡
儋于隸人年雖未老耄亦及之災禍數興全不知改言
者紛紛陳補苴微末之策無一人爲劉定公醫和之憂
者生氣俱亡咎至無日良可懼也

書桓寬鹽鐵論本議篇後

漢武帝任用桑宏羊與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一轍安石
引薦呂惠卿章惇蔡京蔡卞諸小人卒以覆宋宏羊禍

遜集六

士求恕齋

不至此由位止大司農不領眾職也禮記大學篇曰長
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
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夫務財用者
爲小人淺見者不能知其禍至於善者無如之何深識
者亦不能盡知也是篇引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
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言之深切著明國於天地
所藉以興立者賢者才者耳貪鄙之徒布滿朝列無事
則媚君有寇則媚敵尙可以爲國哉漢文景二帝富庶
之業敗壞於武帝宋以元祐太皇太后之賢不能救紹
聖以後之禍長國家者可以爲鑒矣

桑宏羊於武帝之世止售其術不敢行其奸以武帝英
察也及昭帝卽位遂自以爲國興大利有大功欲爲子
孫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小人之不爲國計
情狀可見矣神宗願欲於此中求賢者豈非利令志昏
哉

讀宋季三朝政要書後

宋季三朝政要瀘州太守劉整叛以城降北呂文德復
瀘州文德號黑炭團整叛遂獻言曰南人惟恃一黑炭
團可以利誘也乃遣使獻玉帶於文德求置榷場於襄
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爲盜

遜集六

士求恕齋

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不許使辭去或謂文德
曰榷場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文德以爲然追
使者不及矣既而使者至復申前議文德遂許焉爲請
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
築堡文煥知被欺凡兩申制置司爲親吏陳文彬匿之
北人又於白鶴城增築第二堡文煥再申方達文德大
驚頓足曰誤朝廷者我也卽自請赴援會疾卒榷場卽
今商埠凡邊郡與鄰國或羈縻部落接界之處皆所恆
有三國志魏書梁習傳注引魏略云鮮卑大人育延常
爲州所畏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

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爲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救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乃使譚責延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互市之地必嚴兵爲衛兵力單弱不能控制不獨強鄰憑恃其眾逞其狡謀卽微末之部亦且乘閒抵瑕以相搖撼呂文德本武夫智出梁習下又貪嗜小利志爲之昏故墮劉整之計而不知唐書王必傳必拜朔方靈鹽節度使吐蕃欲作烏蘭橋以過師積材河曲

遜集六

古求恕齋

朔方府常遣兵發其木委于河故莫能成及必至虜知其寡謀乃厚賂之而亟遂功築月城以守自是虜歲入爲寇王必之誤唐與文德之誤宋一轍唐時兵力尙足以禦吐蕃此將偵敗彼將復振勝負相當是以危不及國宋兵久不競又無高出敵人之將盡力竭謀爲之匡救邊城失陷腹地遂以不支政要言襄陽告急汪立信以書抵賈似道陳三策一謂內地何所用乎多兵宜盡抽之以過江可得六十萬百里或二百里置一屯皆設都統七千里江面纔三四十屯設兩大藩府以總攝運掉之緩急上下流相應必無能破吾聯落之勢者宋史

汪立信本傳云大元丞相伯顏入建康或以其策告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汪立信所陳亦止備豫之常策蓋兵單又不勁不能制敵舍此更無別術也明史橐外國傳佛郎機與呂宋互市久之見其國弱可取乃奉厚賄遣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而許之其人乃裂牛皮聯屬至數千丈圍呂宋地乞如約王大駭業已許諾無可奈何遂聽之而稍徵其稅如國法其人既得地卽營室築城列火器設守禦具爲窺伺計已竟乘其無備襲殺其王逐其人民而據其國呂宋今小呂宋佛郎機據海國

遜集六

古求恕齋

圖志當爲大呂宋今西班牙小呂宋地廣狹不過宋之一郡兵數本不多恃陋不修備爲大呂宋所乘正蹈宋之覆轍今海外之國置商埠必置海軍兵船多者至數百少者亦百數內設學堂教之戰陳卽所以爲衛吾國海軍不振長江兵輪亦零散不成軍所資以內固者惟陸兵自遼東挫後議者各兵冗闕計節餉需創爲以兵守不如以商守之說商旣不能應敵兵又裁之使弱不復爲緩急之謀後來之憂不知何所止也

書職方外紀以西把尼亞後

以西把尼亞今作日斯巴尼亞一日西班牙海國圖志

所謂大呂宋也明時其國兼有南北亞美利加亞州利
加及亞西亞數州之地強大與今英吉利等紀云世稱
天下萬國相連一處者中國爲冠分散于他域者以西
把亞爲冠是爲歐羅巴洲第一雄國矣今屬部多離散
自立隸屯轄者後復爲英吉利及法蘭西美利堅所攻
取保守一隅夷爲弱小之國此以兵不能久競船與礮
之力亦俱不可恃也自古至今強國皆不能及遠惟行
仁義修政教保民而王者可以長存今英吉利雖繼日
斯巴尼亞而興東據印度殘及緬甸拓地至我國雲南
西藏邊境兵銳不挫亦因諸國本不習戰易于陵脅耳

遜集六

去求恕齋

遇強敵如美利堅卽不能競況又有環伺其隙之敵國
強于昔之美利堅者乎數十年之後更爲今之日斯
巴尼亞固勢所必至也吾國今亦爲英吉利法蘭西及
俄羅斯與東洋之日本所弱疆土尙廣于前明畏天之
威保乂而作新之此其時矣日斯巴尼亞之衰海國圖
志引某氏萬國地理全圖集謂由于上下恃富而驕吾
國幸貧甚可乘此掃除一切舊弊執政者願屑屑焉惟
貧乏之是患不以日斯巴尼亞之驕惰爲戒則非所以
爲謀也書此以俟知保民之說者

校管子書後

二月二十日承志校管子畢爲識其後曰管子書八十
六篇見存者七十六篇唐世有房喬尹知章注二本房
注至宋已亡惟尹注行於世傳者又誤題爲房元齡注
自晁公武所據已然辨見郡齋讀書志張嶠謂注甚淺
陋今檢是注承譌演釋動輒抵牾誠如巨山所譏明劉
績作補注頗有糾正惜校讐猶略朱養純刊花齋本并
合二注爲一又刪去劉注十之三四而尹注閒亦割截
不完讀者憾之近世所行稱趙用賢本爲善然趙序雖
自言勘正脫誤逾三萬字其中得失實與花齋本大略
相當且如明法解篇用私惠惠字花齋本不誤而趙本

遜集六

去求恕齋

誤爲意輕重甲篇夫牛馬之力無所因無所字花齋本
不誤而趙本誤倒爲所無山權數篇民之無糴注通典
引有糴糜也糴章延反七字花齋本作糴童延反糜也
六字而趙本全脫準此數端可見趙氏校讐之功不無
疏舛王懷祖讀書雜誌引朱東光本視趙本爲精密但
朱氏蒐討雖博於古訓尙有未闕其善處固特過宋本
而其改所不必改之處亦時或不免孫淵如曾采輯宋
本暨各本異同與洪筠軒撰攷證若干卷其書蒙未之
見宋本朱本今亦不易得惟就趙本與花齋本對校此
魯彼衛實難折衷鄙意以爲篇首標題既改從晁說是

刻本與各本不侔篇中疑字竟無妨參改今議改正之
例有五一日據善本校改如版法篇罰罪有過以懲之
趙本花齋本並誤有爲宥朱本作有與後解合法法篇
矜物之人無大士焉趙本花齋本並誤矜爲務宋本作
矜與本文合此趙本花齋本誤而宋本朱本不誤當議
改者一也一日據古本校改如水地篇肺發爲口心發
爲下竅各本肺發爲下脫口心發爲下五字於九竅之
說不合五行大義引有五字九變篇不然則罰嚴而可
畏也賞明而足勸也各本可畏也下衍不然則三字於
九變之數不合通典太平御覽引無三字此今本誤而

遜集六

七求恕齋

古本不誤當議改者二也一日據注文校改如宙合篇
地化生無泮崖各本並誤泮爲法注文則作畔霸言篇
夫上狹而下直各本並誤狹爲夾注文則作狹此正文
誤而注文不誤當議改者三也一日據本書校改如大
匡篇曹孫可游于楚各本誤曹孫爲蒙孫戒篇孫宿之
爲人也善言各本誤孫宿爲孫在而小匡篇自作曹孫
宿小匡篇季友處魯衛開方處衛各本誤季友爲季勞
衛開方爲徐開封而大匡篇自作季友公子開方此本
篇誤而他篇不誤當議改者四也一日據義校改如心
術篇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

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分明以諭義
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禮出乎
義三句文有倒誤王伯申訂作禮出乎理理出乎義義
因乎宜則與上文混合無間矣揆度篇二五者童山竭
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
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
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童山竭澤五
句文亦舛亂俞先生平議移童山竭澤四字補於上文
至于黃帝之王句下味者二句系於二五者人君以數
制之句上其人字爲涉下句人君而衍則文從字順渙

遜集六

七求恕齋

然冰釋矣此雖無本可據足以埒知其誤要亦不得不
正當議改者五也總此五例校讐之方大略盡之於他
書所引與尹本或不同間有他本不誤而尹本實誤者
今既承用尹注不宜汨以他本若夫尹本不誤而他本
或誤抑或他書所據本不誤而文有詳節此其所引本
非盡是書原文亦當分別決擇毋使治絲而棼蒙以爲
能做孫刻晏子春秋之例作音義一書稽合異同羅列
眾本誠爲至善否則亦應如畢校墨子謝校荀子之例
於每條下略著所出以異後人覆按又宙合侈靡等篇
文既詰屈注亦繁誤不可卒讀非廣資眾見討論尋究

未由得其端緒蒙櫛昧寡識又寒儉無書可讐因檢閱一過妄滋臆說惟博雅君子擇焉

書王主事請開特科疏後

刑部王主事請開特科疏上於同治元年時天下人才萃於曾文正所部之湘軍所云欲求致遠不脣以科目進者指奮起行陣之士言也其後左文襄身兼將相彭剛直備兵江廣繫天下安危二十年不可謂所言之不驗惟文襄剛直俱薦自文正文正之成大功又倭文端胡文忠先後爲之贊助此效仍收於詞臣非竟出科目外也自文忠文正文正沒科舉之士漸以不振至文襄剛直

遜集六

五求恕齋

沒軍功之士亦復不能振居今日而言人才於疇昔又不侔矣夫人才自古爲難舜有五人武王有九人所得之數止此其所以充然足於用者由相引相成也相引無所遺相成無所棄是以求得一二人卽求得數百人矣今人才散於下不聚於上求之方當以綱維所繫之一二人爲急特科議格不行行之亦未必遂有異於部臣疆臣之保薦蓋人才聚合必有總綱綱弛而目張勢不能也孟子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舍學從我之說行人才不囿於舊習卽囿於新法尙何博求奇異之爲乎道光中海

上事起兩廣祁督部請定鄉會試三場策問五門曰博通史鑑曰精熟韜鈴曰制器通算曰洞知陰陽占候曰熟諳輿圖情形又將此特立五科廣求軍民所業今已見施行且視爲重要者制器通算與熟諳輿圖情形二門餘皆以尋常末說置之審度所宜洞知陰陽占候一門可刪博通史鑑精熟韜鈴二門不可刪也陰陽占候一本五行家假助鬼神之術不適於用海軍所資以測驗之風雨寒暑等表卽制器通算者所爲已包在彼中矣韜鈴所以準形勢用技巧爲制器通算與熟諳輿圖情形二門之根本史鑑備載古今治亂興敗之迹又爲精

遜集六

五求恕齋

熟韜鈴一門之根本故二者必當兼立士人之所以異於工匠與兵者才識智慮耳若言乎造作固不如工匠言乎爭便利占形勢又不若兵也二者廢則所謂制器通算熟諳輿圖情形者可並廢矣史鑑韜鈴今別有泰西書述其國之風土人情政事制度及行軍之方術攻守之機要宜綜合究其短長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己不知彼不可爲兵家知彼不知己亦不成儒家也宋人言心性爲主張漢學者所嘗羅忠節治湘軍獨以身心性命之言教成忠義蓋作事由氣力氣力之充絀視乎其心心爲仕宦之習所陷氣力無可任然則

爲大人者又當以立大體爲主不徒備眾長而已矣
書軍機大臣議開經濟特科摺後

送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三者管子目爲戰勝之器後世謀強國者咸祖述其說精材良工必厚其值倍其本國之資廣其所招不爲之限然後可盡天下之所有聚之吾國列成市肆以供取擇其效收於富強之國易收於貧弱之國難故自古至今奮興崛起於一成一旅者皆不恃器而恃人人有數等豪傑亦有數等戰國時毅然以天下萬世爲己任不爲權宜一時之說所惑者惟孟子一人其出處以道以義迎之

遜集六

三求恕齋

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非高位重祿所能縻亦非三代以下之主所得而臣也其次則荀卿又其次則樂毅樂毅好兵學雜霸之術而行事近乎王自是管子以後偉異傑出之一人又其次則田單田單以卽墨復全齊成再造之功困於閭朝躬躬如畏然其忠節有足多又其次則魯仲連權奇倜儻責魏使卻秦軍有排患釋難解紛亂之才功成不居之美又其次則吳起吳起雖猜忍刻薄少恩然亦略知大體能服義從善對魏武侯言在德不在險與樂毅之見大略相同相楚悼王捐不急之官撫養戰鬪

之士要在疆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後世秦卒以其術而興楚以反易其術而敗其識亦不在商鞅之下又其次則范雎范雎席已成之業爲遠交近攻之謀其事易行不可與吳起樂毅田單並論其下則商鞅申不害蘇秦張儀韓非李斯蘇秦張儀皆無經世之才與救時之志惟揣摩捭闔抵人國之瑕爲己取重其術假勢以箝綴勢無所憑術卽不售蘇秦約六國爲從從爲秦散不容於趙復不容於燕張儀爲秦連橫橫成秦亦不復柄用其人本俱傾險所在國危爲天下戒商鞅用盜賊之法驅民戢鬪以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與禮樂詩書

遜集六

三求恕齋

並爲弱國之具尊民長惡崇姦其流遂盡驅爲盜賊秦惠王誅之禍止及其身不延於國中不害以其術治韓韓不盡用變而爲名實所施卑卑無足深道其言多狂蕩其毒流爲韓非李斯韓非爲孤憤五蠹諸篇而術不行李斯綜合三家佐秦一天下燔燒百家之書坑殺儒者塗黔首耳目自以爲棄聖絕智斃亂不生不踰時而姦賊內萌弒太子易儲位攘竊國權斬木揭竿之盜蜂然競起逐長吏於外金城千里良將勁卒盡爲寇資身死趙高之手國移於漢天下號爲無道秦亡不之惜任法滅理棄德作威之害至是如螭魅罔兩鑄象於鼎莫

不盡知故論荀卿以下之豪傑可用者至吳起范雎而止商鞅申不害蘇秦張儀韓非李斯皆斷斷不可用也今海外之國跨洲連島環偪吾疆邊關沈溺於晏安不修戰備兵散地蹙財力殫匱樞臣補苴事後謀與天下更立新政議開經濟特科廣求通達之士其目兼采海外議院學堂工廠之法以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六者爲程格物考工二者卽管子所謂來致天下之精材良工效遠不易收內政外交理財經武四者皆豪傑之選外交貴知變不植體於忠正易爲蘇秦張儀內政非盡去本根之弊自宮府至百執事皆變易所習不

遜集六

重求怨齋

能爲理經武必先立自勝之志志不專壹氣失其帥無勝算可操理財以無游幸之食無虛濫凌雜之用爲本施之無節序亦易爲商鞅申不害韓非李斯故舉往事條其得喪別其材品高下爲八等俾當世自命爲人傑出而任軍國之事者鑒焉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如樂毅田單魯仲連已非孟子所推許又降而出吳起范雎之下并非管子之所選名同而實殊絕謀戰勝者所不可不知也

雜說

道光二十二年海上事定明年癸卯鄉試順天題爲足食足兵二句中式第九名張君襄篇按時事立言講首云自古不講富強不能爲霸不通心性亦斷不能爲王不講富強不能爲霸卽今士大夫主張西法之說也不通心性不能爲王西書不具此語爲其學者習迹而忘意遂茫然不知所歸中比云逋負日多有課與無課同足之者不在重征而在薄賦土地日荒有田與無田同足之者不在開墾而在勸農又云疆場屢勝師以老而無功足之者不在窮兵而在休兵訓練未精師雖多而無用足之者不在增兵而在閱兵所言俱切中今弊逋

遜集六

重求怨齋

負日多有課與無課同今釐捐之弊是也土地日荒有田與無田同今賑助之弊是也疆場屢勝師以老而無功今淮軍豫軍之弊是也訓練未精師雖多而無用今各省標軍防軍之弊皆是也主其事者知增商稅而不知省局卡塞漏卮知恤民災而不知察農事之宜修水旱之備知老弱之兵當汰而不知壯厲之氣堅久之力在養之使成知戰陳攻守之方當教之習熟而不知勤惰之所繫在主帥一身則號爲通達者轉不如佔畢之士所見爲真矣後比云以有事而生事古來天下敗於多事以無事而忘事古來天下又敗於無事又云以弱

政處弱勢古來天下多敗於弱以強政處強勢古來天下又多敗於強此數語更道盡吾國及與吾爭勝諸國通共之弊以無事而忘事固必至於敗以有事而生事亦未必不同歸於敗以弱政處弱勢固不可以持久以強政處強勢亦豈能獨持之於久高談西學者又止據其端而不窮其委其見皆出張君下是人才之衰息并不能比迹曩時謂舉業廢而真實之士興六蠹五蠹之說行而經緯天地震鐸古今之奇人碩輔出誠不知厥道何由也方侍郎苞抗希堂稿有天下有道則見二句題篇作於康熙全盛之時起講云安危治亂之迹庸人

遜集六

三五求恕齋

爲之動色而警心而君子弗問也獨有相窺於本原之地以決其可爲不可爲中比云其上有怵惕惟厲之心其下有深固不搖之氣則天時人事之相因者吾一出而且暮可祛矣其言並明白顯透可爲不可爲決於本原之地不在警心動色於膚末之形且暮轉移之功成於上之怵惕惟厲之心與下之深固不搖之氣不能反易常理以合時事學者知此義固當先求自立之腳根不可隨俗而靡矣

遜齋文集卷六

遜齋文集卷七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補晉書經籍志序

自倪閣公纂修明史創補南宋遼金元四代史志之說厲太鴻錢曉徵因之成遼經籍元藝文二志踵其事者遞相甄益於是東漢有錢晦之洪孟慈侯君謨三家之書魏蜀三國有君謨書梁陳二代有湯誼卿書後梁五代有顧秋碧書既各鳴一家矣家絢齋編修病晉書之闕而未具也復賡續為之一日出其藁示余於都門余

遜集七

一求恕齋

讀之事覈而文備擇而能精裁而有要與曉徵書並傳無疑惟余抑有說者班書是篇緣掌故而作楚元王之詩賈子之春秋左氏傳訓故劉子駿之尚書五行傳說左傳注三統麻譜俱別具本傳或儒林傳及五行律麻諸志以私家撰著非官書也費高京氏之易慶氏之禮皆立學校置博士矣而祕府無其藏亦從闕錄附之類例其餘出入大率可知閣公所為志稿乃雜用王元翰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之例晦之孟慈諸書自完一代其名本之劉子元史通其實出自宋生關東風俗傳墳籍志風俗傳郡書通考類書焉得云史學哉晉世晚出書

籍前有汲郡古文後有豫章所上之尚書經傳皆舊目

所無條而次焉舍班法無可附麗竊謂宜倣歐陽公司

天職方考例於今所輯當代諸儒著述之外別采晉中

經簿義熙錄佚文參合隋志所載漢魏舊籍為晉書藝

文考與是編相輔而行庶幾掌故與考據兩家之郵通

達為一而全紹衣所云根稽存佚推究異同者亦於此

微存厓略編修力追古作能不河漢斯言乎常熟丁君

秉衡曾事纂輯與編修此著互有詳略異同齊軫並驅

均堪不朽編修家世治學近復與名父同官藏山之業

固當上方彪固豈獨肩隨曉徵已也南歸輒書所見用

遜集七

二求恕齋

寄遠懷光緒二十一年夏六月吳承志序於平陽學舍

平陽縣志 皇言紀敘

志之為書自古史周禮春官小史職掌邦國之志鄭

康成注云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

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外史職掌四方之志注謂若魯之

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古王國及列侯之史通名為志

其別或為書或為春秋或為乘與檮杌墨子稱百二十

國寶書為百國春秋所引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

春秋齊之春秋禮之大學篇引楚檮杌作楚書尚書所

載唐虞典謨夏商及周三代誓命訓誥暨魯與秦兩誓

又通繫以書則亦俱有書與春秋之大名矣秦罷封建廢黜百家收天下之典籍於咸陽自京師左右內史以外不復置史官志與史於是劃分差等班氏修漢史用尚書例稱書改史記之八書爲十志以志爲書之子目陳壽從班例撰魏蜀吳三書以國別不能成統更取續漢書郡國志例標益其名爲三國志又以志爲偏方霸記之總目於正名皆有區別常據華陽國志卽依陳書立名公孫述及劉二牧諸志俱東觀漢記及晉書所謂載記巴漢蜀南中四志據揚雄蜀王本紀譙周三巴記及史漢凡八戶之郡縣乃古國及後開置凡三惟大同

遜集七

三求如心齋

一志純爲郡記劉知幾史通緣此裁出霸史與劉景之燉煌實錄並列郡書其先有徐整之豫章舊志章昭之三吳郡國志史通皆不及焉志本古名漢晉之守令卽周之侯伯子男方四五百里之郡與方五六十里之縣於例均得有志其流出自史別編纂應略倣史裁燉煌實錄亦霸記徐吳二志及王逸之廣陵郡圖經圈稱之陳留風俗傳朱陽之九江壽春記書皆亡於宋世體例不可考宋祥符圖經雜綴門目夷入類書南渡後府州諸志沿其末失志體亦有傳有表多不標名標亦不備置列復不依本次周應台景定建康志例爲最純首冠

以圖次表次誌次傳與班書近合誌卽班所改別之志避本名從說文作誌傳寫或亦混互爲志章學誠和州志續據史記改名改而爲書推勘益入密矣圖爲漢郡經所本有周禮地官大司徒職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古邦國之志亦各有圖班據當代圖籍創述地理以合周官不并圖創入實未完具其書本闕八表及天文志爲曹昭及馬續所續成是篇魯地下有東平須昌壽良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當考云云亦存其說而未定琅邪

遜集七

四求如心齋

郡長廣下代郡班氏下並引秦地圖意亦以圖爲推考古迹之資疑本例原有繪置於篇之作與日月五星行度圖同在所創未就而被收致天文全失其篇本圖亦遺佚此據舊經摹列適以補完非有歧異足爲裁合之定式平陽舊無志附於州之永嘉譜及永甯等編元大德十一年判官皮元始屬永嘉教諭章嘉采出自爲一書續後自明正統迄國朝乾隆二十三年凡九修存本僅錢塘孫謙本籍進士張南英所纂之二十卷門分十二通標以志今悉從章例釐正和州志卷首於周所裁定以外別取外史職注書王命以授使者達於四方

之說創立崇名哀錄古今 詔誥恭編爲 皇言紀永
清縣志續廣爲 恩澤紀登載 恩賜獨運賑恤諸大
典茲亦恪循其式恭冠兩編以著海隅黎獻共維敷納
之義存典謨之遺則爲志乘之蔚觀焉

平陽縣志輿地書敘

漢圖經不傳傳者惟三輔黃圖亦宋元人所輯原圖已
亡分台之式不可得見太平御覽文部玉海地理門並
引隋大業拾遺云豆威崔祖濬等撰區宇圖志一部五
百餘卷帝敕虞世基重修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別
造新樣紙卷長二尺敘山川則卷首有山川圖敘郡國

遷集七

五求恕齋

則卷首有郭邑圖敘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其書分門
類爲圖圖各冠於卷首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序云起
京兆府盡隴右道凡四十七鎮成四十卷每鎮皆圖在
篇首冠於敘事之前李氏改從省約以鎮分幅山川郭
邑合爲一圖公館不入繪古圖經之疆域圖當同元和
志式城郭建置圖當同區宇志式陳耆卿嘉定赤城志
有州境圖州羅城圖縣境圖縣治圖蓋卽其遺景定建
康志略有異同大例則一和州志分立營汛水利二圖
與輿地建置爲四永清縣志併營汛入輿地建置兩圖
水利仍立專圖以永定河遷徙不常復改爲水道永定

渠形非迂縣所有水利之要在順時宜蓄勤其修濬道
無改異不必別圖赤城志亦立此門圖從省略疆域有
準徑川渠支派隄塘閘壩所在有詳細注文條例自得
該括惟敘次應在本卷之首赤城志置山水於吏役之
後與圖隔不相接建康志圖後爲表表後始爲志并疆
域建置亦俱隔遠和州永清兩志並移圖於表後卽以
本志舊文附綴爲說於區宇志本卷之式近合於全書
仍不相侔大業拾遺述其書類自有風俗樂史太平寰
宇記次在戶口之下姓氏人物土產之上元和志列人
戶貢賦無風俗及姓氏人物記首上書表敘及賈耽十

遷集七

六求恕齋

道述病其太簡十道述條目較李志尤略所據必此書
河北道貝州武城縣下又引有其文證亦明確以此次
推之本書第一卷當爲州郡地域冠以區宇總圖次卽
山川又次則郡國城隍各有分圖以下不復爲圖隋書
經籍志有裴矩西域圖三卷唐志又有梁元帝職貢圖
一卷所圖皆外國地形及其首渠來貢者之狀在州部
以外應次最末此書大例可曉圖在戶口諸類之前爲
古經遺式經名次在圖下由此差定不能移易又以疆
域建置非圖不明從三輔黃圖之例并改書名爲圖亦
非古經兼綴圖名之意黃圖以推表宮觀陵廟明堂辟

靡郊時制度而作繪象為主說止爲緯故得專立圖名
圖經之作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以記載爲
主圖爲其緯舍經名不能孤立山海經舊亦有圖郭璞
傳讚所據止海外南經以下十三篇之物象圖五山經
本圖時已亡佚史公大宛傳云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
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古圖書卽
謂西北二山圖及禹本紀書後贊引禹本紀文又敘入
山海經綴列甚明班氏藝文志列此經於形法所見本
圖幅尙存其篇數從經統標十三不如易類之神輸五
篇圖一卷兵家之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

遜集七

七求怨齋

子兵法八十九篇圖四卷之例分列細目知古例惟成
卷之圖稱圖不自爲卷散置記載各篇之首者名從本
書不更題別宮宅地形諸書皆然圖經出自漢季兼標
兩目已失主裁刪去經名更涉偏反和州志敘例云體
有所專意亦有所重重圖當精製圖不當併書名沒入
若謂圖經名不專立以致文存零略而圖盡亡則黃圖
專立圖名何以圖亦遺失又班書無圖陳澧地理志水
道圖說卽據所條川脈衍撰爲圖圖之亡者復可依志
補繪是圖重書爲尤重且書目列田賦藝文藝文源出
劉向七略別錄以志天祿石渠祕府之所典藏州縣無

儲置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創立墳籍失其等倫私家著
目應敘入本傳或以冠文徵不必更贅田賦出自史記
平準與河渠同例賦法應書田段及土貢方物形狀亦
俱在所可圖格於史裁不能爲備水利本河渠書有成
式圖惟據漢經補苴所闕推求前史爲明天文志增列
儀象推步諸圖之比宜應改目永清志又易田賦爲六
書六書謂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所該更廣水利與建置
事俱相涉界劃亦不能分圖名通當爲書敘次自常璩
書以下皆首沿革建康志表亦然和州永清兩志復去
沿革之名併入官師官制沿革班氏敘入百官公卿表

遜集七

八求怨齋

郡國沿革別詳地理兩例不同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
三輔之爲秦內史文雖互見其屬塞國雍國及更爲渭
南河上中地三郡俱專敘於志不兼入表仍有差別以
州縣沿革敘錄當官師表敘錄亦不入合常據書官吏
與人物雜次或在沿革中或繫郡下不可憑準王逸諸
書傳說甚稀鄭氏詩譜有歐陽修補亡本列十五國風
篇次用旁行斜上表式前敘建國始末詳及山川風土
全用志例以是旁推諸籍無專門類例者或參錯不齊
有專卷者必不先山川風土敘述牧守王象之輿地紀
勝列官吏於古蹟下其式出隋州郡圖經尙存厓略官

師及選舉諸表應退置田賦六書之後兩志又有政略以避人物傳立名依陳志蜀吳兩書傳及本書表例亦無庸別創今酌從後魏書表次傳前唐書志次表前之例移書附紀而約建置以下諸目通爲建制圖如所說用分率準望之法開方計里舊圖不能沿用光緒二十年巡撫廖部院頒有輿圖局本全省輿圖並水陸道里記圖中方位里徑並經實測營汎水道悉隸其中較彼志兩輿地圖尤密取冠篇首城徑占三分方格之一微贏不具官廡壇廟別製城郭圖附於其後與書相儷備經式焉

遜集七

九求恕齋

錢竹卿先生夫婦殉節圖序

太史公作伯夷列傳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嗚呼天道之不可知自古昔然矣仇牧荀息忠而死難而向魍陽貨之徒躬犯不韙卒以壽終是何說哉晏子賢者不殉節介管仲百里奚竝身爲囚虜乃致霸顯至於朱厲附一放廢小臣耳捐棄頂踵如去塵垢何不侔若此也孔子小溝瀆之諒孟子亦言可以死可以無死若然見危授命貴在人臣若夫布衣韋帶之倫名不登於天府位不廁於有司依違順變苟且求生抑亦可矣而成公趙立槁於彭山王蠋自經

於畫邑惘然慕義發憤爲之忠者不必盡然匹夫之子無所不勉斯亦事之不可解者余讀昭忠遺民等錄悲朱浚諸賢之志惜其不江次翁鄭康成若及觀明季書又有東湖樵者南都輿者其人惑滋甚焉夫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志士仁人殺身成仁以身沒而名存也至樵者輿者并其名與氏而亦亡之所謂名者安在哉近世粵賊之亂寰內死者不可數計自余所見與夫得之傳聞大抵薦紳先生居百之一其餘蓋布衣韋帶之士於史籍所傳適相互反竊唏歔鬱悵久之錢庚伯明府痛其尊人竹卿先生暨唐太安人同罹此禍製爲圖以

遜集七

十求恕齋

章其事圖首冠以馮宮贊所撰合傳具詳本末屬余序其端余與明府有同戚不能擇言輒述所疑如此太史公曰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悲夫如許由務光猶以不見於論列而行不顯伯夷叔齊得夫子而益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信不易易也明府不忍死其親是以希附青雲之士而施之後世篤雅君子尙其鑒而爲之辭

江陰保嬰局記

江南爲職方揚州之域古所稱二男五女者也其地故多女末俗相沿寢有賤女之習產者輒惡之而貧民尤

甚於是相率而溺焉備之作也不知何時今則環境皆
然蘇常諸郡產保嬰義局察貧女之力不能育者存而
恤之月有常給歲有加施寒則爲之衣疾則爲之藥制
行而俗革全活者甚眾江陰固常之屬地稍僻久不能
舉同治間金君吳瀾宰茲邑謀之鄉人士鄭常博經暨
錫山余廣文治始權輿其事時前使者江夏彭公亦獨
貴倡導創議籌沙田以規久遠不果沈君緯田譚君泰
來相繼程之局始就初局未有專所假於僧舍至 今
上改元之五年乃卜蘇庵之廢址土木經紀之費蘇集
以濟仰於官者歲止賑助百緡至落成之明年乃廣爲

遜集七

士求恕齋

四百緡並詳定於公羨下撥放局章視蘇常一切相等
董其事者吳廣文鳳韶楊明經丕顯章孝廉成義徐主
政士佳徐中翰文濂既又益以錢封公蔭生周茂才佑
會城以外別置沙州分所鄭茂才夢齡理之局成未有
記請於余余曰是不可無說夫存孤養幼王政之大端
文王施仁先鰥寡孤獨四者謂之窮劇無告之民今呱
呱者嬰出一生而入之九死其迫痛慘酷視四者何如
月令之訓毋殺孩蟲毋胎天毋麇卵鳥獸之屬猶惜其
命牛有犢知舐之雀有雛知哺之曾以人也而獨不然
遂有孺子將入于井且皆萌其怵惕惻隱之心豈以屬

于其毛離于其裏者親舉其手而殺之絕不一動於中
而阻於色耶其忍心害理毅然爲之而不顧者蓋實有
所萬不得已也窮窶困於外而怨毒攻於內夫是以至
於此極局之設也誠仁者當務之急矣孟子之言曰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
人之政不忍之心盡人皆具充之則日新又新發爲孝
弟忠信禮義廉恥而不能自己不充之則汨亡漸滅馴
至於爲禽獸而止以不忍人之政使人人得自完其不
忍人之心其所保全者甚大又匪獨區區一嬰女而已
賈彪之行郡也不按盜賊首按母之殺子者曰盜賊人

遜集七

士求恕齋

事之常有母子相殘違天悖理由此言溺女之害視盜
賊爲甚局之興替關係至鉅天下之事可與樂成難與
圖始今始基已具其終事宜加詳焉蕩之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余睹夫始之者之難不得不深有望於終
之者之善爲繼也抑余尤有感者古者男耘女織百畝
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五畝之宅匹婦蠶
之七十之老可以衣帛今田猶是古之田宅猶是古之
宅而耕者織者至不能俯育其嬰古時鰥寡孤獨無父
母妻子之養猶不至遽卽於死今也明有父母之人竟
瀕於死地而幾無生理何相懸若此古有五女不病其

多今有一二女輒形其困豈今之人心不古若抑豈養民之道有所未至歟耕者得毋失其爲耕織者得毋失其爲織有斯民之責者尙其進而籌之也

寶善堂記

善堂之法莫備於蘇州病與藥死與樁死於道路埋而具榻焉環蘇城百里堂之設也無慮數十獨光福巡檢所轄百三十三圖遲之又久獲旁邑之助始立豈不以其地夷於縣尉長官置不措意里之父老又自以爲去縣較遠遂相率安於其陋而不爲邪平陽金丹鄉故蒲門巡檢所轄地也咸豐中有劇盜起錢倉所司官吏移

遜集七

古求恕齋

備是堡遂爲駐紮之所光緒四年秋縣大疫堡中居民道殣相望飢禁無所掌莫敢過問縣學生夏毓蘭學生夏作霖請於司爲棺斂之具時吳江衛君方勤職事割已俸以倡踰年災癘漸息兩夏生將議寢衛君復罄所積括田八十八畝授夏毓蘭規久遠夏生乃卽其家設倉置局做蘇堂章程略具條約名之曰寶善堂歲資其贏旁及惜字自經始以來推擴十年行之不疲所全無算今年春衛君秩滿被薦當遷去告其同官直學事訓導吳承志屬書之石承志曰君鄉馮中允桂芬之記一仁堂也左右揣測以所轄爲辭今君創斯堂於駐所爲

平陽一鄉五十一都之先有功於是官也大矣抑君此舉視光福有數難焉光福地大物博巡司歲入等於中下州縣蒲門僻在海濱所轄數十里悉磽确之區仰事俯畜經俸以外惟長官津逮均貼是賴難一也光福民情柔順達官貴人居其鄉者皆深自韜掩節退讓以明禮平陽尊卑義廢一矜之士岸然與官吏抗衡小有施設輒持長短金丹鄉又協鎮右營屯地武夫悍卒時相譁難二也光福與木瀆靈巖村鎮相接有力之家多宅其中蘇俗好義成人之美如將不及故彼中人所不能爲者旁邑之士能謀之平陽一鄉一義有無緩急

遜集七

古求恕齋

絕不相通不自爲政更無資之力而助之計者難三也光福之堂成於富民徐氏罰鍰累萬數三分取一買山制產措之裕如平陽無富商大賈閒有科罰勢不能移歸尉治一絲一粟於己焉取盈難四也光福人多餘辦粵寇之難散在草間猶或以堂租治堂事平陽事無巨細淹及十年委地殆盡書院義塾社倉一切經政頽敝墮壞糜爛不可收拾擇賢者能者任之聞其語矣未見其人難五也準此五者古之人且將回惑願望疑忌而自沮況於今之時哉君此舉誠可記夏生能始終贊成君志其義亦足多爰備書之以諭來者光緒十有四年

夏四月癸卯

晉吳故舍人立節都尉朱曼妻薛買地宅券攷證

石從清工部尺九寸三分寬五寸五分八行行十四字篆書自首行七字起至八行七字止橫裂一道光緒丁酉出浙江平陽縣南鄉鯨頭村石埭山下麓今不知歸誰氏

晉咸康四年二月壬子朔四日乙卯

吳故舍人立節都尉晉陵丹徒朱曼

故妻薛從天買地從地買宅東極甲

乙南極丙丁鹵極庚辛北極壬癸中

極戌己上極天下極泉直錢二百萬

即日交華有誌薛地當詢天帝有誌

遜集七

去求恕齋

薛宅當詢士伯任知者東王公鹵王

母如天帝律令

右晉朱曼妻薛墓買地宅券文券石新出於平陽縣南

鄉鯨頭村石埭下山麓上歲之末陳生錫琛搨以示余

余時方病目藏之篋中今檢視文凡八行行十有四字

末一行七字通百有五字各界以格字體參用篆隸間

雜古文陳生一一釋定惟西王下母上一字仍其空闕

戊字中加一畫疑不能明余細審闕格右畔上有半一

當是聖之騰形聖古體作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

款識周師造敦銘此聖字亦省王作耶故下半無膾畫

也聖母見漢武帝內傳為道家尊崇西王母託之武帝

告上元夫人之辭西王母神迹據漢書所紀實至哀帝

時始顯此傳及漢武故事並移屬武帝武帝所祠所候

諸神具於郊祀志無西王母二書皆影附張華博物志

史補篇摭述故事首尾兼用此傳其作俱在晉前聖號

必漢末三國間人所奉至晉乃盛行葛洪神仙傳有東

陵聖母其神迹有青鳥青鳥從西王母之事衍出聖母

之目知亦即由之衍出矣此券出自巫祝沿用俗名不

足為異東王公不稱聖者民間無其詞道家亦不為撰

傳俗號所不及故不加綴也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

遜集七

去求恕齋

同山海經作西王母與東皇公儷合洪适隸續漢騶氏

二鏡銘亦然所具為古名於此例有別太平廣記卷五

十六引晉以後人所撰武帝內傳續篇從彼時俗號作

西靈王母西下王母上別加靈字則異而同矣聖字有

內傳正文可據丁之闕畫當補作聖無疑戊字加一例

為增變與即字有王互反古人作書有疏密相闕之法

疏者補密密者減疏固有增省二體說文鼎部解云古

文以貝為鼎籀文以鼎為貝古文以貝為鼎即省其從

簡籀文以鼎為貝則增其就繁也戊字增成戊形所以

使適於密吳太僕說文古籀補成篆下據榻本周頌敦

銘收成字其形加一，如成與此一例。王氏昶金石萃編列瓦當文歲字多作歲，則又省戊，如戊爲減密，以適疏矣。疏與密形無一定，故增與省例不專一。聖省而戊增兩例，正互備極。下王字亦有加，華字據玉篇俾密切之音爲畢省文，是又不獨兩字爲然也。券文雖雜分體，實皆本之漢魏吳篆體。諸碑其遠者竟出自商周古銘，並非隸變正文，不盡可見。偏旁猶存刻手粗疏，間有稟失舍字妻字及宅下當字詣字俱闕脫，斷裂不完，節字誤左，小爲八，夙字破，天爲爪，兩晉字直字交字令字皆闕。一本文結構均不其然，節字右小與吳天發神識碑

遜集七

七求恕齋

等字上竹相類，左形必無差異，下卽加，見交上卽字此，亦不能移混於上。夙字作夙，卽說文本篆正體省二爲一，猶古文示字省二爲一直字，作道上體從子爲十，古文封比，干墓銅盤銘，卅字三十，並如此作。茂教，卅銘，德字亦從之。德今本復譌爲九，當以此券參互訂正。合校眾文，戊與王俱有所受，可知陳生懸以待定書，此以報之光緒辛丑清明日錢塘吳承志。

余旣補定此券，闕字疑字，陳生復以朱曼仕吳於史書無考，叩求其佚，余以所繫之銜推之，朱曼蓋孫休太子，靈之舍人，朱夫人之戚屬，朱據之孫，朱熊或朱損之子。

朱宣之弟也。舍人爲更直太子宿衛之官，屬太子少傅。續漢書百官志：太子官屬總目注云：凡初卽位太子未立，官屬皆罷。唯舍人不省，領屬少府。舍人之職有時，改直其官名，亦以時改。異屬太子少傅爲太子舍人，不屬太子少傅，則省稱舍人。漢書佞幸傳：董賢爲太子舍人，哀帝卽位，隨太子官爲郎。二歲賢傳漏在殿下，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此舍人董賢邪？上其太子下綴省名，明備以析此文。止作舍人，與傳後文同，爲改屬少府時之官無疑。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孫休永安五年秋七月，戊子立子靈爲太子，七年秋七月癸未，休薨。

遜集七

七求恕齋

孫皓元興元年十月封休太子靈爲豫章王。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爲太子。天紀四年三月，皓降晉，舉家西遷，賜號爲歸命侯。太子瑾拜中郎，永安五年七月，至元興十月，建衡正月，至天紀末，俱有太子永安以前去晉。咸康四年歲數差遠，非曼年齒所及。建衡以後業已失官，準合二者除授，似當在元興十月以後。甘露寶鼎數年之間，而曼銜又署立節都尉，都尉領兵，不屬少府。立節又爲別部之雜號，見陸抗傳，並非禁軍。舍人改同郎官，不得相兼。吳制太子有部兵，其官有都尉。吳主五子，傳孫登立爲皇太子，以諸葛恪爲左輔，張休爲右弼，顧

潭爲輔正陳表爲翼正都尉左輔右弼輔正據諸葛恪
願潭本傳及張昭傳並爲都尉名號鍾離牧傳又有太
子輔義都尉皆可爲證左輔右弼輔正翼正四部他傳
無所見或專爲太子登而設輔義有校尉見劉繇傳有
中郎將見張溫傳校尉之除遠杜漢建安末孫權爲驃
騎將軍之時其部自別爲一軍中郎將雖除諸葛恪等
拜四都尉以後而假以使蜀又部其眾董督豫章三郡
時猶未隸東宮至赤烏中立太子和始移以入衛太子
屬部固有隨時調付者立節例得從同又諸葛恪等拜
四都尉俱由中庶子轉授舍人兼領亦其倫比以此推

遜集七

尤求恕齋

校曼入官必尙在元興以前靈初立爲太子之時其初
除實太子舍人至靈廢乃改耳舍人職如羽林郎以良
家子弟爲之其先更無別除兼領都尉則如晉書職官
志所云奉朝請之行參軍舍人於諸舍人班制有異都
尉主軍事罷直以後所部當移屬統領京屯諸督舍人
虛領舊名本可不兼以改隸不得改官舍是無別資故
仍帶故職也舍人視中庶子秩差三等中庶子轉都尉
已是超除舍人兼之更爲殊特鍾離牧補都尉本官爲
郎中於舍人差近牧以清望曼無所著聞非勳舊子孫
必姻戚之族靈母后爲朱據女見妃嬪傳朱據本傳云

二子熊損孫亮時各復領兵爲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
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尙公主永安中卽
立皇后朱氏三歲宣以后之長姪得襲封尙主其次必
亦得官后族之貴盛者支庶多拜侍郎騎都尉曼齒少
遭侍太子加領所部軍職與侍郎騎都尉事體相類曼
爲后諸姪熊次子或損長子甚明傳不具宣弟文有詳
畧猶全琮傳其子懌及兄子禕僕靜等官懌兄之名與
弟名見於裴松之之注所引舊吳書者皆從略也宣爲
將累遷至驃騎將軍其失官亦與曼同俱在吳亡以前
傳下文云孫皓時宣至驃騎將軍孫皓時謂卽位之

遜集七

尤求恕齋

歲吳主五子傳云孫霸和同母弟霸爲魯王圖危太子
太子以敗霸亦賜死二子基壹五鳳中封爲吳侯宛陵
侯孫皓卽位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土俱徙會稽烏傷
縣基壹於是歲以霸舊隙見黜宣必於是歲以據擁護
太子之舊勞見擢之嗣主傳云元興元年八月以張布
爲驃騎將軍十一月誅布驃騎初拜張布布誅宜卽屬
宣宗室傳又云孫韶子楷爲京下督天璽元年徵爲宮
下鎮驃騎將軍天璽時驃騎已改除宣必先已罷退其
事傳亦從略妃嬪傳言孫休卒羣臣尊朱夫人爲皇太
后孫皓卽位月餘貶爲景皇后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

三嗣主傳云皓逼殺景后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復
追殺大者二人后以竄嫌被皓逼以死羣及仲弟俱見
殺羣弟放逐宣爲后族事所必誅驃騎典握兵權地居
逼近勢不能以據之舊德混皓猜疑則奪職當在是時
并不及天璽矣曼官失在建衡以前亦坐黨羣之譴曼
爲宣弟確無以易據籍爲吳郡吳縣此作晉陵丹徒與
本傳不同者晉陵晉所置郡丹徒舊本屬吳嘉禾三年
改爲武進其城僻在京口東南疑卽三嗣主傳之吳少
城曼失官後隨羣二少弟以居不復還吳故殊籍也丹
徒故城至晉太興初已廢酈道元水經汚水篇注云丹

遜集七

王求恕齋

徒縣者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舊去江三里岸稍
毀遂至城下注之故城卽吳武進晉復改爲丹徒移郡
治之宋書州郡志云太康二年立毗陵郡治丹徒後復
還毗陵永嘉五年改爲晉陵始自毗陵徙治丹徒太興
初郡及丹徒悉治京口郗鑑復徙還丹徒太興初丹徒
隨郡移徙卽江水溢至城下之新城爲郗鑑城京口時
所築在今丹徒鎮地故城差距至二百步北卽江岸其
小可知矣晉陵丹徒皆具晉名曼入晉必注籍於彼客
居橫陽當在太興以後以避王敦蘇峻之亂而遠遷抑
或其子孫有官於斯者因而留寓不能質言要之丹徒

本非曼之祖居無首邱之義可附自得任從所便永安
五年至咸康四年歷歲七十有七曼時已篤老吳時勳
貴奮起多在少年凌統拜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年止
十五是爲最少曼官舍人都尉以統年例之加合上數
爲九十有一較士燮增長一歲其卒又在後可謂壽考
故妻旣不返葬曼墓度亦必在此縣志乘寓賢固當增
入陳生刻意求佚余所蒐佚文惟此重錄爲篇以補前
遺續志無別舍人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樊噲傳寬袁盎
田叔諸傳所云齊相舍人沛公舍人將軍舍人皆親近
左右之通稱非官號不能入銜晉以後續置之舍人吳

遜集七

王求恕齋

時所未有考實此官曼事已著本根所佚俱枝末云清
明後三日錢唐吳承志

九章考

劉徽九章算術序按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
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書經術散壞自時厥後漢北平
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
文之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
多近語也按周禮地官保氏職六曰九數鄭元注曰鄭
司農云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
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先後鄭所據本有十二

篇旁要第九重差十夕筴十一句股十二先鄭析旁要
以上爲古目其下爲今術後鄭疑不能定合而繫之賈
公彥疏引馬融注省句股餘目盡同魏時傳本闕旁要
重差夕筴三篇以句股居第九於先後鄭及馬說俱岐
互不合故序云校其目或與古異均輸篇中有載太倉
粟輸上林之文上林武帝苑名非古所有并非漢初所
有必術家遞相衍綴故又云所論者多近語張蒼耿壽
昌因舊文遺殘各稱刪補也檢漢書藝文志張蒼十六
篇入陰陽家不在數術書中麻譜類有耿昌月行帛圖
二百三十二卷月行度二卷阮氏元疇人傳論據續書

遜集七

重求恕齋

律麻志證爲耿壽昌作以月行之目推之是專言天度
三書均非此竊謂是書蓋出許商算術二十六卷中也
許與杜忠俱成帝時人書亦同時並出爲尹咸所錄其
次在杜術十六卷之前所綴必漢初以來傳習舊術張
蒼首定章程耿壽昌領均輸治漕渠當各有計算之法
以授掾曹許述其問目推以己意勒爲成書故志標撰
人姓名則爲許商序原其所自出則曰蒼等耳志文刪
劉向父子七略別錄本有詳略春秋家列左氏微二篇
鐸氏微三篇張氏微十篇虞氏微傳二篇孔穎達左傳
集解序正義引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

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
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志不具曾申吳起起
子期荀卿又不入抄撮皆刪削以歸省約此亦其例魏
時許書已殘闕錄略尙完序據以爲說是以源流獨詳
廣韻二十九換算字注云九章術漢許商杜忠吳陳熾
魏王粲並善之許杜俱同志說王粲作算術見三國志
本傳陳熾當作陸續傳言其該覽算數二家書皆不傳
杜書亦早亡隋書經籍志有九章術義序一卷廣韻之
說疑俱出於彼也九章立名始於東漢後書鄭元傳云
通九章算術鄭時已有此目詩大雅召旻箋米之率糲

遜集七

重求恕齋

十牌九鑿八侍御七正義曰其術在九章今粟米篇有
糲米三十牌米二十七鑿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之文
與十九八七率數正合知鄭所見卽此本其篇目止於
十二志作二十六卷者問目有張耿二家篇各爲卷又
圖在後故十二爲二十四加圖各一則二十六矣禮記
少儀篇正義引周禮注誤以今有云云爲先鄭語又混
重差於差分而刪去夕筴說爲漢九數去旁要以句股
替之賈疏因通目三篇爲漢法王應麟漢志攷證據其
說於許商算術下別出九章云不著錄遂致志與序序
與注注與本傳俱不可通今釋之如此序下文又云周

官大司徒職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其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說云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九章立四表望遠及因木望山之術皆端旁互見無有超邈若斯之類蒼等爲術猶未足以博盡羣數微尋九數有重差之名原其指趣乃所以施於此九數有重差卽用後鄭注說句股與重差並在注所云今有篇中句股術定爲張耿所爲重差宜亦如之云蒼等術猶未足以博盡羣數者就句股本法言之非謂張耿不曉重差也然則九章原書兼有旁要重差夕桀三篇通爲十二章微固知之審矣旁要夕桀晉以後算書無言之者秦九韶數書九章望敵

遜集七

孟求恕齋

圓營術有夕桀法卽句股容圓術楊輝九章算法詳解稱句股旁要算法通變本末云句股旁要今總爲一章詳觀法意實是兩端楊所云旁要是以己意分析句股中術名之秦書之夕桀度亦非古張氏文虎舒藝室隨筆疑重差夕桀古人本該以旁要失未考詳解之旁要實古之句股正術也孔氏廣森禮學卮言謂旁要卽西人三角法是非亦無以定之周髀算經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方田句股二目必古九數所有旁要重差夕桀與差分少廣方程贏不足名義

一例七目宜各居其一粟米商功均輸三日或用其術者所增後鄭從馬不取鄭舊說疑以此故先張氏之見爲孔賈所囿耳夏侯陽算經序云黃帝定三數爲十等隸首因以著九章九章卽九數遊上數字變文言章宋本算術題作黃帝九章夔夏侯說而譌鮑滌之序已辯正

祖冲之千里船制度考

南齊書文學傳祖冲之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上文云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千里船當亦如之其造

遜集七

孟求恕齋

法不傳李氏善蘭序泰西胡威立重學云重學分二科靜重學之器凡七桿也輪軸也齒輪也滑車也斜面也螺旋也劈也其理維二輪軸齒輪滑車皆桿理也螺旋劈皆斜面理也動重學之率凡三曰力曰質曰速力同則質小者速大質大者速小質同則力小者速小力大者速大靜重學者所推者力相定或二力方向同定于一線或二力方向異定于一點動重學所推者力生速凡物不能自動力加之而動若動後不復加力則以平速動若動後恆加力則以漸加速動其理之最要者有二曰分力并力曰重心靜動二學之所共者也冲之巧

製大約不出乎此機之運以二體相切相摩牽引成動
引力有大小不得其率不能成運也不得其器亦必不
能成機也今長江爲火輪船所行速率較千里船大至
六七倍其製用火與水發氣有長加力前二十年改造
水輪船成而不能行原其失由力質速三率推較未準
不及沖之之精密也又易火爲水止有本力而無生力
之氣速小易消盡沖之船名千里實行僅百餘里亦以
此故若參用水雷船製法以壓緊之空氣或炭氣行之
速率當與火輪船等矣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讀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攷證

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評注引魏略曰大秦國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其別枝封小國曰且蘭王曰汜復王且蘭汜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汜復東北去于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于羅屬大秦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

遜集八

一求恕齋

王母西有修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絲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蒙按博物志水篇云漢使張騫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張揖解云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其山廣袤八百里高萬仞魏略之說因當時言崑崙者誤據禹本紀去嵩高五萬里之文移其山於大秦取山海經河水赤水黑水及河水所入之積石山與流沙外之大夏月支諸國并近大夏之白玉山居玉山之西王母合而附之實則張騫未嘗至大秦大秦亦無河水赤水黑水所出之崑崙及西王母所居之玉山其西并無大

夏月氏諸國也張騫行迹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

止安息在大月氏大夏西為後遣之副使所通詳具史

記大宛漢書西域兩傳大宛傳云張騫為天子言之曰

大宛在匈奴西南去漢可萬里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

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婁于真于真之西

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

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騫死漢使窮河

源河源出于真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

所出山曰崑崙由張騫所言止河源出于真流注鹽澤

鹽澤潛行地下復出為中國河不及崑崙山海經北山

遜集八

二求恕齋

經云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泐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原泐澤即鹽澤崑崙為澤水下流所出之山自是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塞外之崑崙今西甯玉樹土司東南河水所源之噶達蘇七老山其餘山曰巴顏喀喇綿亘甚廣東南為鴉龍江所源西北為金沙江所源西南為潞江及瀾滄江所源瀾滄江漢時為濮水金沙江為青蛉水兩水通合為一下流合勞水入海鴉龍江為鮮水漢初合若水繩水至滇池瀝為大澤自澤潛出蝮口為瀾江下流合橋水潭水鬱水入海青蛉水東漢延光中改從東岸循山麓分一派合

繩水至唐以後正派始絕繩水以唐蒙開焚道通南中
鑿山塹渠引合江水滇池之流改趨東北漏江之派遂
微二水古時各自爲瀆卽赤水黑水于寘崑崙乃武帝
案古圖書所名與張騫說不純同古圖書爲禹本紀大
宛傳贊引其文云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里日月所相避
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崑崙高二千五百里其
虛當五千里於山海經海內西經所云方八百里高萬
仞者大小廣狹絕異書益稷正義引鄭康成注云堯初
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
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

遜集八

三求怨齋

千里名曰神州者禹所受地記書卽禹本紀其說以海
內海外方萬五千里之地劃爲九區區各方五千里神
州爲一區崑崙之虛亦爲一區瑤池爲崑崙區中最高
之處自河源至此二千五百里故云其高二千五百里
也于寘之山亦在其區中爲河水上源所出是以武帝
案而名之然河水重源所發之崑崙禹本紀固不析出
區外不得謂非崑崙武帝易大名爲小名自偏據其一
失全書之義贊云惡睹本紀所謂崑崙河源之山不必
遠求之鹽澤以上已甚明白博物志地理略引河圖括
地象云崑崙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括地象增益禹本

紀方五千里之數爲方萬里漢後爲其學者因復歧說
淮南墜形訓注河原出昆侖伏流地中方三千里水經
河水篇注引作萬三千里萬三千里卽依緯法推算水
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
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阪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又出
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蔥嶺山崑崙與積
石並移之蔥嶺以上則積石非漢志所云金城郡河關
西南羌中之山崑崙亦非武帝所名不知何山注云崑
崙去嵩高五萬里禹本紀與此同禹本紀九區通數止
方萬五千里無五萬之數可言括地象增廣區數九區

遜集八

四求怨齋

亦止方三萬里不能衍爲五萬禹本紀萬字必本作千
傳寫謫失水經及張揖漢書解詁以爲據說者不能推
其所在於是又舍于寘而求之大秦大秦今意大里國
積石在其國所屬之且蘭記復直南其南爲大海是今
那不勒斯部東南陔入海中之山山北有小河無大水
河水在其國都所瀕之西海以西與積石隔海今羅馬
城西止有薩爾的尼亞部所屬之薩爾的尼亞島及法
蘭西國屬地之哥爾塞牙島駢列海中兩島俱不甚廣
不及方八百里河水與赤水又皆無長川可以當之若
羅馬西北出都靈部北山東麓流至摩德拿入亞德亞

海之河及出北山西北流入法蘭西國境之羅尼河雖
勉强可指為河水赤水而不與大秦隔海又亞德亞海
在羅馬東即自于羅至汜復所渡之海其水出此峽入
地中海亦不得流注中國羅尼河入海遠在哥爾塞牙
島西北與山海經大荒南經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
與叔均之所葬也海內經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舜
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之文又不可合河西有郎給
德大山山絲亘數百里西為日倫大河所源北為羅亞
爾河所源亦無修流沙大夏月氏故國本俱在漢武威
張掖酒泉敦煌四郡之間張騫所至為其後徙之國大

遜集八

五求怨齋

宛傳云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行國也隨畜移
徙與匈奴同俗始居敦煌祈連間為匈奴所敗乃遠去
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
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月氏國徒有明文可據
大夏始末不具西域傳云大月氏西君大夏塞王南君
屬賓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
之屬皆故塞種也塞王即大夏王廣宏明集辯惑篇引
荀濟論佛教表云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為月氏
追逐遂往蔥嶺南奔如荀說塞種謂塞上之種大夏與
休循捐毒所居故地必皆近月氏後為月氏所逐而西

徙敦煌古瓜州非即大夏之地漢書律麻志黃帝使冷
綸自大夏之西昆崙之陰取竹之解谷注引應劭曰大
夏西戎之國也大夏在崑崙虛東北管子封禪篇西伐
大夏涉流沙小匡篇作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今本秦
戴氏望校秦夏即大夏為流沙西最東之國當在月氏
正說改正東南於四郡為武威地漢隴西郡有大夏志云秦置秦
時大夏已徙都媯水武威入月氏此大夏必其屬邑國
亡歸於秦故仍名大夏其故境約略可見大夏月氏皆
古名徙後仍蒙其號大秦以西不得更有大夏月氏海
內西經國在流沙外者大夏豎沙居絲月支之國此文今誤

遜集八

六求怨齋

入東經據顧氏觀光武陵山人雜著說移正流沙即管子所云流沙今甘肅
中衛縣長城外沙漠之地大夏月支亦即周書王會解
伊尹四方令正北空同大夏樓煩月氏之大夏月氏其
地在海內並非絕遠魏略不考故實虛衍經文致與古
說今圖全乖海水西有河水六字尤不成理河水必有
所麗之地地名無傳說不可綴河水與赤水及白玉山
何由綴列據此文其為無根之談明矣海內西經河水
又出海外海外謂上源所出之地在本經界外非謂大
海屬絲穆天子傳重醜氏章作濁絲濁屬字通今本經
文作居絲誤豎沙及堅沙並無考穆天子傳有長泱注

云山名从炭省音炭下文長洪之山作長沙洪與沙形
近易譌歷代鐘鼎彝器款識父乙甌銘長作長與豆
形亦近疑此文本作長洪簡畫闕壤讀者誤爲豆沙後
人因復借豎爲豆又僞豎爲堅長洪屬絲俱在文山西
南文山卽海內東經大江所出之汶山今四川松潘廳
西北岷山以傳文日程及其地山形水形推之長洪當
爲今廳西春科正副土司地屬絲爲西藏刷宗城地兩
地與岷山皆不隔沙四字當在下經崑崙虛東南向上
其下當又有在字魏世傳本已脫誤屬絲有傳文可憑
不在大夏月支之次無疑白玉山近大夏蓋隋志武威

遜集八

七求恕齋

郡昌松之白山今甘肅古浪縣北武威縣東大山西王
母在崑崙西所居玉山卽穆天子傳羣玉之山章之羣
玉山今玉樹四土司西大戈壁東勒斜爾烏藍達普蘇
山兩山亦一東一西不可併混黑水在大夏月氏西南
環屬絲東北貫長洪而南非四國西別有說詳之
讀海國圖志元代北方疆域考

魏氏源海國圖志元代北方疆域考上篇元太祖以阿
羅思欽察阿速康里四部地封其長子朮赤其域西起
歐羅巴北抵冰海東界金山額爾齊斯河北有欽察南
包阿速東盡康里地兼四國而以阿羅思爲王庭故紫

古源流言成吉思汗令其長子珠齊於俄羅斯地方卽
汗位珠齊卽朮赤不言于欽察阿速等地卽汗位也然
則今日俄羅斯其卽元後乎非元後乎曰阿羅思復興
之時異域錄止言元末族姓內爭借兵于西洋式費耶
忒國始平內亂不言元裔何往惟四洲志始言明宏治
中有諸戈落部人起兵恢復俄羅斯盡逐蒙古奪回故
疆則今之俄羅斯非元後明矣至元初征四國事雖始
自太祖而實竟于太宗之世則朮赤之封亦當在太宗
之世考其事皆散見本紀及速不台土圖哈麥里昔里
等傳別詳于元史中國所謂寬定吉思海者據乾隆十

遜集八

八求恕齋

三排輿圖塔爾巴哈巴之西有巴爾噶什泊又西千餘
里有慈謨斯夸泊又西北九千餘里有額納噶泊泊中
皆有鳥惟額納噶泊最北可當寬定吉思海見西域
水道記卽
漢書西域傳奄蔡國踰康居大宛境北臨大澤無涯者
然尙非大北海也其太和嶺則烏拉嶺之別名乃蔥嶺
之北餘康居卽古康居今東哈薩克在太和嶺之東欽
察則在太和嶺之西北而寬定吉思海一作騰吉斯海
皆在太和嶺東北當爲康里境內非欽察境內史稱朮
赤之封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
方達京師地理志所謂西北月祖伯地卽朮赤所封願

朮赤月祖伯封域雖大皆在金山以西其金山以東則海都篤哇昔里吉諸王分據至元亡以後阿羅思舊裔恢復故國日益強大并金山東北諸蒙古王封地而有之則迥非元初阿羅思之故疆矣曰元史征阿羅思欽察之軍往返皆由阿速則阿速在二國之南當爲今何地曰明史西域傳言阿速近天方及賽馬爾罕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卽西哈薩克之河南流入裏海者也又言沙哈魯部在阿速西海島中考今哈薩南西部有格騰里大澤澤中有大山卽裏海之島也欽察之寬定吉思海在太和嶺東北阿速之格騰里海在太和嶺西南

遜集八

九求恕齋

皆非大海而裏海東則征阿羅思兵往返必由之路又哈薩與阿速音近西哈薩克爲今布哈爾當卽元阿速無疑又土爾扈特游牧俄羅斯之厄濟爾河者在布哈爾四境亦倚山面川南流入裏海元時或在阿速境內歟至 欽定續文獻通考以阿速爲阿克蘇則無容喙焉
元代北方疆域考下篇元時北方疆域不但西有阿羅思欽察也乃并今日俄羅斯東北全境皆有之考世祖都燕後立嶺北行中書省統和林路總管府以轄漠北地蓋自金山杭海山與安嶺以北直抵北海之地皆隸

焉而地理志于嶺北所轄疆域部落概不及其附見西北地名末者曰吉利吉思部昂可刺部烏斯部撼合納部謙州益蘭州等處而謙河受色楞格河之水貫諸部以入北海色楞格河源嶺南自西而東謙河源嶺北自東而西元史則以謙河爲正源吉利吉思者卽唐書黠戛斯國之音轉也南去大都萬有餘里在和林正北故距燕京遠相傳乃滿部始居此其境長千有四百里廣半之謙河經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大水曰阿浦東北有大水曰玉須皆會於謙而注於昂可刺河北入於海又曰謙州以謙河得名去大都九千里在吉利吉思東南謙河

遜集八

十求恕齋

西南唐麓嶺之北烏斯部亦因水得名在吉利吉思東謙河之北昂可刺河亦以水得名謙河下游入海之地附庸于吉利吉思去大都二萬五千餘里晝長夜短日沒時炙羊肋熟東方已曙卽唐史之骨利幹國也康熙閒圖理琛使俄羅斯作異域錄曰色格河北流爲巨澤曰柏哈爾湖亦曰小海水自湖西北角流出曰昂噶喇河西北流百五十餘里受西南來之厄爾庫河又西北流二千九百餘里受東北來之伊里穆河又北數百里會西來之伊聶謝河轉東北流入北海伊聶謝去北海大洋一月程時夏至前後夜不甚暗日落夜深猶可奕

棋不數刻東方日出也源證以元史謙卽昂可刺上游東北來之玉須卽伊里穆河西南來之阿浦卽伊聶謝河伊聶謝河以上爲吉利吉思地伊聶謝河以下爲昂可刺地伊里穆河以上爲烏斯地柏哈爾湖西岸爲謙州則知昂可刺河之名當在謙河會伊聶謝以後故以謙河綱紀諸部自異域錄稱水自柏哈爾湖後卽名昂可刺河以下游之名被諸上游于是水道提綱泥之以出湖西北流百五十餘里之厄爾庫水卽爲阿浦河則吉利吉思太近不應距大都萬餘里且其地更有何地位置謙州不合一史言元代疆域北至鐵勒天文志和

遜集八

土求恕齋

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晷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度夏至晷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晷長六尺七寸晝八十二刻夜十八刻鐵勒其吉利吉思之地北海則昂可刺河入海之地歟若以昂可刺河卽在柏哈湖下安能遠瀕北海距大都二萬五千里不合二謙州在唐麓嶺北唐麓嶺卽今唐努山烏梁海地一作唐魯在和林西北金山東北故言謙河西南一統志引朔漠圖曰自和林北行三千里名昂吉爾海子自此又行五百餘里至謙州及吉利吉思若謙河止于

柏哈爾湖則距唐麓山北之謙州尙遠安能以水得名不合三土土哈傳至元二十年從皇孫晉王征海都戰於航海嶺二十九年略地金山獲海都戶三千還至和林三十年春進兵取乞里吉思卽吉利師次欠河卽謙水行數日始至其境盡收五部之眾而還五部除益蘭屯兵守之海都聞之引兵來爭敗之於欠河又劉好禮傳海都執好禮歸欠州脫走逾雪莪嶺出鐵壁山閒道南行數日至南海始遇戍兵得歸是謙州近海都金山封地故爲其所割據若僅在柏哈爾湖上游則距金山遠甚何得爲海都巢穴且距吉利吉思更遠何得交兵

遜集八

土求恕齋

於欠河不合四史言吉利吉思爲乃滿茂居謙州地爲王罕故居者乃滿新庭在和林爲今賽音諾顏部地元史太祖征乃蠻時其塔陽汗渡塔米爾河登納忽山以望敵及敗後其子復由塔米爾河走阿勒合山故知和林卽乃蠻王罕新庭在土拉河爲今土謝圖汗地元祕庭帳矣吉思汗初年于土拉河皆與謙河隔嶺無涉惟其故居在嶺北者則數千里皆謙河所縈貫若謙河短狹止于柏哈爾湖安能巨兩大部游牧之舊帳不合五知此則知色稜格河入柏哈爾湖後復西北行數千里皆謙河之正幹謙河明而嶺北五部輿地綱領得矣至撼合納部則在諸部之東謙河源所從出樺皮爲帳白鹿負之

冬月亦乘木馬出獵其東界則為朱爾克河別流入北海其南界則近黑龍江之使鹿部矣今俄羅斯東路不產馬乘鹿出入即其地矣其益蘭州則諸部東西適中之地至元十七年遣劉好禮為吉利吉思思撼合納謙州益蘭州等處斷事官而以此為治所修庫廩置傳舍招陶冶工匠鑄農器造舟楫地在楚庫河左右為西北孔道故海都兵至即執劉好禮歸謙州以其當兵衝也此數部總隸于嶺北行中書省皆在北斡大山之北吉利吉思昂可刺烏斯在其正北與土拉河隔嶺合納在其東北與斡難河隔嶺謙州在西北與和林隔嶺益蘭

遜集八

志求恕齋

州在二嶺中斷通色稜格河之地世祖至元以後諸王海都出沒其間恃荒遠為藪穴每敗遁輒不知所往至其屢次入寇一由謙河而至杭海是和林東必由之要道一由額爾齊斯河而至金山是和林西必由之要道其山以北地名略見藏兀爾傳成宗大德元年領征北諸軍論金山攻海都軍于達魯忽河師還又大戰于阿雷河又玉哇失與戰于撒刺思河此皆額爾齊斯河所受之水及海都論金山而南則屢戰皆于鐵堅古山我軍論金山北而追寇則皆駐軍于接台山此皆阿成宗大德十年海都及篤哇皆已死篤哇子款撒已降乃詔徙諸部降人於金山之陽我軍屯田於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扼其心腹於是海都蔑里二部餘眾相率來降北邊

始甯蓋海都封金山以北其分地西以額爾齊斯河與拔都大王分界東以謙河與嶺北中書省分界自世祖都燕以後嶺北固鞭長莫及和林亦兵備較虛海都有割據漠北之志故率篤哇及蔑里等屢於金山杭海山兩路擁兵出沒恃其險遠我出彼遁我退彼出觀馬紹傳言漠北民避亂南者七十餘萬則其震蕩侵軼之勢可知雖以開國之初師武臣力然金山南北不奉正朔垂五十年故元經世大典地圖不著海都所封而地理志則妄稱阿力麻里為海都行營之所又言阿力麻里在和林西北五千餘里是並不知阿力麻里為海都行營之所又言南故妄貶為極北又貶為海都分地又何譏焉又何難焉今則嶺北際海皆屬俄羅斯東藩四部以異域錄及四洲志考之則海都篤哇等初分金山以北地今俄羅斯之都莫斯科西界額爾齊斯河南界科布多者也謙州則今俄羅斯之科利弗部東界謙河北界吉利吉思南界烏梁海及和林者也其撼合納地則今俄羅斯之雅克薩部北界烏斯東界朱爾克河南界車臣汗蒙古及黑龍江索倫者也至俄羅斯尙有極東北之甘查甲部更在撼合納之東北元史地里志未之及凡古史沿革亦皆未之及 李氏光廷守約篇叢書

遜集八

志求恕齋

劉郁西使記跋云闕土之廣無過有元西北入鄂羅斯
即今俄 直至北海西南逾天方直至地中海非水有所
隔用兵尚無已時也書中所記直包我朝輿圖之外
今卽其道里計之自和林起程和林在今土謝圖汗西
之基業今土拉河哈拉河鄂爾 而烏爾雅蘇臺元而金
坤河也蓋和林在三河之中 而烏爾雅蘇臺元而金
阿爾泰山今名 則由東而西自此行三百里則轉而南
自渡羅克倫河昏木 至伊犁之松樹頭嶺鐵木見 又由
東而西自伊犁渡河則轉而南自此逾察林河至西遼
故都大石林牙在察林河之 已出我卡倫外矣自此經
特穆爾圖泊之北西北行過巴雅什布魯特境逾泊爲

遜集八

去求恕齋

塔刺斯今哈薩克中部地唐之怛羅斯突厥王庭也自
此至塞蘭逾納林河忽章 又轉而南又西行乃至霍罕
持思 郁行至此已無西路矣霍罕西限鹹海又西限裏
干 自此南出鐵門過阿母河暗木 至雪山爲太祖祖見長
春迴軍處過雪山則阿富汗地亦名愛 記中所稱馬蘭
城納商城帶埽兒城爲阿富汗中境其訖立兒城阿刺
丁城木乃奚則阿富汗南境至克什米爾乞石 今則爲
北印度耳報達國在北印度之西北直至波斯今包社
地也逾六千里至天方今阿拉伯地也富浪一島今地
中海之居伯羅島也逾海爲歐羅巴洲而爾時舟楫不

通故卽回軍至失羅子則今之俾路芝其餘兀林國乞
里彎亦波斯阿拉伯屬邑蓋西南濱海之國盡於此矣
印度之得元史無文此記亦無年月然自壬子至己未
總在八年之中蓋彼爲禿兒花撒邱之兵交季不得而
詳也觀書中有印度去中國最近語今印度距後藏尚
二千里元兵能攻而不能守故旋得旋失耳要其兵力
之強蓋古今所未有也今西圖大至西地俱有可攷故
詳記之

海國圖志有元代征西域考二篇敘史事較詳而以
素丹爲西印度哈里發爲阿富汗木乃奚爲介鹹海

遜集八

去求恕齋

及裏海之間地形俱不合又富浪天方所在僅具於
圖不著於篇失羅子兀林乞里彎并圖亦不具閱者
茫然故以此篇易之

大荒西經炎火之山考

昆侖之邱今西甯玉樹土司巴顏喀喇山說具前課大
秦國西河水赤水黑水正誤篇炎火之山今甘肅肅州
西嘉峪關山山東與州西南硫磺山夾洮賴河西跨關
城踰火燒溝界玉門縣東赤金衛水北瀕沙漠南支包
赤金水盡洮賴河上流北岸博物志異產篇云酒泉延
壽縣南山名火泉火出如炬晉延壽治所在酒泉郡西

其東有金山見太平寰宇記肅州玉門玉門縣引十三州記金山今赤金峽火泉山在南卽此山與巴顏喀喇山隔柴達木烏蘭烏蘇布隆吉爾諸河河水首受札遜阿拉克布隆吉爾諸池合流而西瀦于達布遜池爲古弱水故曰其外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注云流沙在西海郡北山有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打之不己潤盡則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逕日不滅有大黑風自流沙出奄之乃滅其石如初言動火之事發疾經年故不輕近耳西海亦晉故郡領居延一縣其治在今州北長城外內蒙古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地沙

遜集八

七求恕齋

漠自旗東北斜亘西南至此山北麓所云山有石打之不已潤盡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逕日不滅亦卽此山其說與博物志不同蓋彼時火已微息傳者摭拾舊聞各爲一談因差異耳博物志上文云臨卽火井昔時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盛轉熱益蓋井上煮鹽得鹽入以家火卽滅訖今不復燃火有衰王此山晉初尙吐燄如炬至元魏之季滅訖不復燃卽臨卽火井之比續漢書郡國志注補引博物記曰延壽縣南有山石出泉水大如筥簾注池爲溝其水有肥如煮肉泊業業永承如不凝膏然之極明不可食縣人謂

之石漆石漆卽火泉元和郡縣志作石脂云水在肅州玉門縣東南一百八十里水上有黑脂人以草盃取用塗鴟夷酒囊及膏車周武帝宣政中突厥圍酒泉取此脂燃火焚其攻具得水逾明酒泉賴以獲濟唐世石火之說并失其傳惟此水火性尙存說者以爲異明一統志作石油云出肅州衛南山燃之極明肅州衛南山在玉門東嘉峪關內與延壽南北微有別實皆在此山大餘之中今赤金峽有石油德意志國人福克西行瑣錄謂之煤油是卽博物記石漆之遺凡火山下俱有硫磺博物志下條云足彌山去高昌八百里有石流黃數十

遜集八

六求恕齋

丈從廣五六十畝有取流黃晝視孔中上狀如煙而高數尺夜視皆如燈光明高尺餘火山之燄卽硫磺之氣所爲硫磺孕多則火熾洩散則息通中外之山皆然此山東有硫磺之名西有火燒溝爲古炎火山無疑傳云今去扶南東萬里有耆薄國東復五千里有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然火中有白鼠時出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今之火淋布是也卽此山之類傳舍博物志之近證遠引他說由不知昆侖所在而失足彌山今新疆喀喇沙爾廳西北騰格里山山西跨庫車廳境東逾土魯番廳綿亘甚廣回疆通志云火燄山自喀喇和

卓歷土魯番喀喇沙爾庫車北一帶山皆赤色如火燄形其中產礪砂常有煙霧湧起至夕光燄若炬礪砂與石流黃古今所產不同而山實一水經河水篇注引釋氏西域記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俱煙人取此山石炭冶此鐵恆充三十六國用宋史外國傳高昌國北庭北山中出礪砂山中常有煙氣涌起無雲霧至夕光燄若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者著木鞵取之皮者卽焦屈茨北庭北山俱卽是山山與巴顏喀喇山隔大戈壁較嘉峪關山遠至倍數且亦不隔柴達木河知非此經所云

遜集八

十九求忽齋

大壑之外少昊之國釋

山海經大荒東經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于此棄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淵郭璞傳云詩會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謂此壑也離騷曰降望大壑少昊金天氏帝摯之號也孺義未詳棄其琴瑟言其壑中有琴瑟也畢氏沅新校正云帝王世紀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見初學記是其義蒙按西次三經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少昊之國謂長留山以西白帝所司之域非少昊之國都也淮南時則訓西方之極自昆侖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

之民不死之野少暉葶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少昊所司之域甚廣地形圓如卵黃西極之西卽東極之東經意謂少昊所司極西之境在地平以下與太昊所司極東之境接界故曰東海之外大壑也大壑卽地平以下莽蕩無垠之處列子湯問篇云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無底謂無所憑歸墟卽歸虛謂在太虛之中歸納於大氣非據平面而言甚明顯頊司北方時則訓云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今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

遜集八

二十求忽齋

漂潤羣水之野顓頊元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顓頊所司之域亦至地平以下與東西兩界連接故云于此棄其琴瑟甘山卽西次四經崦嵫之山甘水卽茗水茗與昔形近昔甘古通茗卽昔之誤甘水今英吉利屬部孟加拉西北之印度河水經河水篇注阿耨達山西有大水名曰新頭河郭義恭廣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水甘故曰甘水新頭河卽印度河上源曰薩拉楚河出西藏達克喇城東狼干喀巴布山西南流至占普爾境與北源出古格扎什魯木布則城東北僧格喀巴布山之新頭河或曰拉楚河者合亦曰新頭河入孟買部信地

國界曰信地河至路得分一支南入叩齒瀕爲大澤卽
甘淵也一支至古支拉得科曼灣入海卽西經所云西
流注于海者也印度在小西洋海濱今圖西踰海峽尙
有歐羅巴阿非利加二洲又西踰大西洋海始入地平
以下經云然者中山經末言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
南北二萬六千里印度以西古時不通中國圖所遺闕
以是爲極境也今亞墨利加洲古巴島卽在西印度之
下古圖與此亦不甚差地圓之說見大戴禮記曾子天
圓篇漢世渾天家據以立術今日爲地球莊子天下篇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顧氏觀光談天

遜集八

王求恕齋

集證云地形橢圓其長半徑之中在北極下則燕之北
也其短半徑之中在赤道下則越之南也燕北越南爲
天下中央卽此經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之義海內
東經有流沙中外之國及昆侖山皆在少昊所司之域
並當以此說通之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蓮池居士中俄交界圖攷正

此圖為貴陽黃編修國璋所作與俄羅斯國全圖合刊以行編修之父彭年跋何氏秋濤朔方備乘云是書成於咸豐初元凡所紀述至道光季年而止俄羅斯雄長歐洲侵凌回部疆土日闊事變日增即我中華不失舊好而分界亦少異前規擬為續編猶未遑及命子國璋先繪成俄國全圖及中俄分界圖與是書相輔而行俾

遜集九

一求恕齋

覽者有所考焉此圖詳於界地以見今昔分劃之異俄圖別詳其城邑山川以見所闢之廣占據之多名號沿別譯音改互之不同備乘北徼界碑條例喀倫形勢疆域城垣邑居山脈水道事蹟沿革異同諸考諸表續條可藉以推得其概惟所據俄圖為法蘭西人安薩爾特摹繪綴列繁密而山脈連斷川迹離合差誤頗多黃氏雖參校胡文忠公所刊一統輿圖存疑未敢改正黑龍江上源之敖嫩河自外蒙古喀爾喀土謝圖汗部東北巴彥阿都爾噶流出喀倫東北過溫都河口合恩吉德河又東北逕尼布楚城南合尼布楚河折東至格爾必

齊額爾古納兩河口入界是為邊地之第一要津備乘卷首二載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俄羅斯人在理藩院呈遞薩納特衙門文書內稱伊國東北邊界居人被災現造船輓運口糧必由東路尼布楚地方陰葛達河額爾袞河及黑龍江行走求勿攔阻等語陰葛達河即恩吉德河額爾袞河即額爾古納河黑龍江謂界碑以東自雅克薩城流至海口之大江俄於當時即思由此川關涉內地東通大拉該海奉

上諭行文飭駁令黑龍江將軍督所部加意防守謀不得逞道光二十二年英吉利擾南洋得通商五口俄因

遜集九

二求恕齋

乘便逐利於二十八年附合法與美利堅商船南至廣州上海求互市經江廣兩督駁回轉而謀侵占北方潛於陰葛達河上置鐵作廠造淡水兵輪咸豐三年髮捻內訌黑龍江及吉林兵先後調剿邊候不戒虛弱之形為所偵見遂盜格爾必齊河界碑輦去毀滅而移文詰外興安嶺舊界并索東海濱地理藩院不知其生覺期以來春委勘次年五月徑以舟師闖入烏魯蘇木丹喀倫據海蘭泡尋又託言防英防法南踰吉林之松花江口東略至奇吉闊吞王祭酒東華續錄載是年六月已據將軍英隆奏俄羅斯船隻由黑龍江駛下烏蘇木

丹駐守雲騎尉巴圖善棄卡退回十二月庚申據奕格奏俄羅斯船隻過境五年十一月庚申朔奉

上諭前據景瀆奏據勘分界委員稟報俄夷在闊吞屯地方住船蓋房以防備英吉利佛蘭西爲名並欲自格爾畢齊河起至興安嶺陽面各河止指爲伊國分界又欲將黑龍江松花江左岸以及海口分給該國黑龍江自失此險內地盡如衢路四通八達任彼所之後五年復突入烏蘇里江南略至圖們江口吉林之防亦不能固備乘卷首八載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內大臣索額圖等奏言黑龍江最爲扼要未可輕忽視之由黑龍江而

遜集九

三求恕齋

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庫爾翰江及烏拉甯古塔錫伯科爾沁索倫達呼爾諸處若向黑龍江口可達於海又恆滾牛滿等江及淨溪里江口俱合流於黑龍江環江左右均係我屬俄樂春奇勒爾畢喇兒等民人及赫真費雅喀所居之地不盡取之終不獲安臣以爲尼布楚雅克薩黑龍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屬我地不可棄之於俄羅斯索額圖所云尼布楚雅克薩黑龍江卽烏魯蘇木丹上游之江初議欲盡陰葛達以東諸河所源之地一一取歸旣而祈尼布楚屬俄雅克薩江是爲界首俄兵撤後當移

軍屯成來岸築臺置礮中列戰艦以完吾守將軍薩布素先以勞遠爲戒初克此城卽棄如甌脫再爲俄據旣定界約乃更謀內徙城齊齊哈爾以接吉林江外之事委之副都統不復措置實爲大謬今松花江口夷成孔道三姓以南以西諸城皆岌岌可虞索額圖所言烏拉甯古塔事形竟成大驗前車旣覆後車斯戒續良維諸水考敘錄及事蹟表例當如原書詳細綴列此圖敖嫩河下流願合陰葛達河北沂尼布楚河入外興安嶺峽出爲俄來克麻河與黑龍江上流之失耳喀江中隔陸地中經線半度兩流絕不相應覽者欲考當時輪船駛

遜集九

四求恕齋

下之迹從何尋覓失耳喀江首線雖爲洋字錯斷而敖嫩河並無分線其下流又明與俄來克麻河連屬知非刊刻之失俄圖亦然失耳喀江線界更迤東數分由南直北而後曲東北別無洋字相雜爲本圖譌舛無疑備乘交界圖及俄羅斯初起時以下九圖並列此江自尼布楚入界迤雅克薩而東陰葛達與尼布楚暨俄來克麻三河雖俱從闕而尼布楚城直北牙庫特東有朱爾克河卽俄來克麻河所入之來那江魏氏源海國圖志亞西亞洲全圖朱爾克河所納諸水均與黑龍江所受諸水隔山俄來克麻河自是別有所源不得與尼布楚

河台一北徵水道考朱爾克河作列訥江云一作裏那河一作朱爾克河源出柏海爾湖之北大山東北流逕米德里斯克噶珊東巴多瑪布爾察雅河自東南來入之又北流衛底穆河自東南來會又北流烏勒克瑪河自東南來會烏勒克瑪河即俄來克麻河裏那河即來自東南來會烏勒克瑪河注云上源曰都日爾河出外興安嶺那江烏勒克瑪河注云上源曰都日爾河出外興安嶺北千餘里外窩集中瀦爲巨泊西流合南來一小水又西北流有三水合流自南來會又西北逕冬古爾斯歸城南繞其西又西北流始曰烏勒克瑪河又西北流入列訥江此水源流長九百餘里又注衛底穆河云源出

遜集九

五求恕齋

外興安嶺西北麓曰衛底穆色欽北流五百餘里折西流百餘里合郭拉河郭拉河源出巴爾古錫穆城東境大山瀦爲一泊周數十里北流六百餘里與衛底穆河合又西北流一千二百餘里至列訥城西南入列訥江異域錄云有一費提穆河自根特汗山之陰流出巴爾古西穆城之東繞過昂噶拉河源歸入朱爾克河即此衛底穆河也又諸湖類巴爾古錫穆城東南泊下云巴爾古錫穆城東南二百餘里有三小泊又東有一泊周數十里有一水自東北大山發源西南流四百里入此泊其北隔山即衛底穆河源及郭拉河源其南隔山即

尼布楚河源也衛底穆河圖作斐提母河圖理琛氏異域錄作費提穆河譯音之異今作唯吉木河一作維是母河依錄說此河上線當聯至外興安嶺峽中巴固靜東南山麓臺統圖衛底穆河源在尼布楚河源北二百里重山中郭拉泊偏西南二百餘里衛底穆河北行略迤西無大曲折烏勒克麻河所納三小水源在衛底穆河源北八百餘里合流爲薩倫河都日爾泊在東小水之東去中小水源二百餘里下流入列訥江與衛底穆河相去二百數十里其地形與備乘說多合蓋即本備乘所據舊圖日本木村信卿坤輿方圖別據今圖列維

遜集九

六求恕齋

是母河於薩倫河西源之西北縱距洋緯線一度偏二分北合郭拉河至拜喀爾山大幹東北折西繞山北約行洋度五始屈北入列訥江列訥作勒納江作河烏勒克瑪作鄂勒克瑪其河入勒納河處距維是母河七度五分於此圖爲近敖嫩河下流亦有失耳喀河之目線畫相接今印本亦中斷繆主事祐孫俄游彙編悉畢爾水道圖失耳喀河作什爾喀河首尾完具其唯吉木河東南又有聶爾槎河即尼布楚河自外興安嶺西南麓流出迤唯吉木河源東折東南入此河較木村圖更備以兩圖推合安氏所據底圖俄來克麻河上流一線必

本分三截南一截爲尼布楚河東南合敖嫩及陰葛達
兩河東北接失耳喀江中一截爲斐提母河北出外興
安嶺與拜開耳山峽口西接本河北一截爲俄來克麻
之西河上源當接嶺麓而略偏東三線別印有關改者
不討根實以黑龍江見行商輪上駛至施特烈勤司克
而止去尼布楚俄里尙九十有奇意爲源卽在此敖嫩
河別爲一川輒將尼布楚河首線聯合於斐提母河斐
提母河中線聯合於俄來克麻河致外興安嶺與達烏
爾山兩大障界限全失重岡疊嶺之中開闢成渠渠之
暢然通舟者轉爲絕港古迹不可問今迹不必言矣安

遜集九

七求恕齋

氏本非地理專家爲圖以獻北洋大臣猶香港英公司
爲圖以呈廣督皆尋常報問之文不能必爲精製英公
司圖具在海國圖志分圖與總圖卽柄鑿不一翻衍而
失是所恆有黃氏世傳備乘講治朔方之事製此圖以
廣續編俄之近徵遠邊夷險在所必習與繪者同入迷
中略無所辯斯爲難解斐提母河上游爲采運釘窗石
片者通歲所行俄人皆知其纏曲必不繪作別河失耳
喀江通舟亦遠在初據雅克薩時備乘卷首五載康熙
二十二年四月已卯據將軍巴海等奏言過雅克薩有
尼布楚等城羅利儻水陸運糧增兵救援更難爲計尼

布楚水運卽取施特烈勤司克以上尼曰里克留學弗
司喀耶江道卷首六又載二十三年七月辛巳據革職
工部尙書世襲輕車都尉馬喇等奏遣打虎兒副頭目
倍勒兒等偵探雅克薩城情形據生獲之費要多羅云
雅克薩舊有船八艘吉禮過里等運糧前行被大兵擒
獲故雅克薩無船大兵未來於野諾西納城內復造船
二百艘各城派兵運糧不知兵數多寡并運往何處野
諾西納城今噶勒齊納又在尼布楚西南一百餘里去
今置鐵作廠之乞塔城止一百五十八里地形更明白
可推俄於此江經營垂二百年敖嫩與陰葛達兩河之

遜集九

八求恕齋

東達施特烈勤司克其國人抑豈尙有未知黃氏據新
圖拋棄一切舊事因反以備乘所據之故圖爲可疑耳
圖更數手雖精本不能無差美國江戴德地理志略亞
西亞北半圖卽采俄國新圖雷那河上游繪至俄來克
麻河而止斐提母河西合來那江正源以下絕無尾線
雷那河卽來那江裂截爲二斐提母河流合於來那懸
麗而無所歸豈不甚異圖必求根無新可執安圖雖爲
黃氏所祕尋究亦不甚深俄來克麻河東俄圖有台耳
巴青河源出尼布楚北大嶺其東又有一河按之木村
圖及青木恆三郎萬國海陸全圖台耳巴青河當卽俄

來克麻正源之都曰爾河東一河爲北徼水道考之希
濃河安氏誤分俄來克麻東西兩河之下流爲二又離
失其里度此圖誤刪出來那江西增歐庫斯克江所合
之也尼賽河上流西入之比斯克東水及迤西比雅江
所源之哈屯河又改列阿爾泰山水暨額爾齊斯河北
斯克東水據悉畢爾全圖及水道記爲阿巴堪河其源
卽出斯克之東不與哈屯河相連哈屯河徑合所據圖
之斯克東南之色畢河自楚克楚特嶺峽流出當偏北
行由阿巴堪河南折西合此河爲比牙河迤斯克南別
魯哈山北合一小水又西迤山西北合科布多北界外

遜集九

九求恕齋

之阿爾泰山水折北迤巴淖耳東又曲西北轉東北合
拖米河出爲俄比大江阿爾泰山水西北流迤自葭羅
過北卽俄圖之巴淖耳南水額爾齊斯河舊有誤說嘉
慶會典科布多圖已更正納林河口以下當依李氏兆
洛壹統圖引北合沁達垓圖卡西之布魯爾河迤西北
由比牙河所合之阿爾泰山水之南一度以外別作斜
線爲俄圖之廷杜克江迤烏冰舒里賓南賽密坡拉廷
斯克西至京緯線之北二十度中線之西四十二度爲
歐別斯江卽木村圖之伊爾別施河水道記作伊爾推
什河實皆額爾齊斯之轉異兩江至緯線二十一度始

合此圖又誤以四水爲皆安氏所遺析出也尼賽河及
色畢河并析出阿爾泰山水及廷杜克江行長哈屯河
徑自峽口西分一支北出爲比斯克東水一支由比牙
河南穿別魯哈山之陰而西合阿耳太山水又西五度
與額爾齊斯河流接額爾齊斯河徑復減之使短用齊
氏召南水道提綱額勒濟思河匯爲轟河圖鄂模又有
一河自東北沙地流三百里來會之說截去納林河口
以上以成達噶推卡水卽沁達垓圖卡西爲其源用徐
氏松西域水道記額爾齊斯河達俄羅斯國界過托穆
斯科之說截去烏冰舒里賓以下以阿爾泰山水故渠

遜集九

十求恕齋

爲其委皆不取備乘自立新義又巴淖爾東北河曲卽
可雷灣以其地商貨湊集相傳爲阿爾泰山衝要之區
更移之額爾齊斯河以南與輝邁拉虎卡之阿耳太山
相附於安氏所圖方位亦不復守色畢河線縮至別魯
哈山西北東南渠徑似亦目爲虛贅準此數端黃氏於
圖學實疏所得俄中地名水名皆零摭碎拾不能
條貫其夸述新圖止借以排抑舊說掩己所推合之非
非求歸真是然則失耳喀江及俄來克麻河兩線必當
改正哈屯河額爾齊斯河及阿巴堪河源阿爾泰山水
源暨俄來克麻河東一源亦當并改矣界約據至光緒

七年而止較清河王君錫祺中俄交界記所錄差短二年同治九年烏里雅蘇臺一約竟失漏喀什噶爾南界帕米爾已先洪氏鈞圖割出界上喀倫鄂博及噶珊俱本兩壹統圖刪闕頗多增入之山名地名亦多舛亂七年以後復有續約改劃非一界地標列名益繁瑣如所具方格字不能容帕議定後又有旅順之約圖們江口以西應自朝鮮界增繪海港至大連灣以東幅徑當展廣蒐集總署所纂正續約章會要及洪圖以後諸約諸圖更爲別圖失耳喀江約作什勒喀河東華續錄咸豐八年二月癸酉

遜集九

士求恕齋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羅斯欲請勘定分界特派奕山與該國使臣普提雅廷會議下有上年冬閒普提雅廷咨照軍機處清漢文及夷字各書稱分界地自沙斌嶺起至阿爾管什勒喀等河止迤東地方人皆不知與安嶺並非直達東海不能分作兩國邊界應以黑龍江左岸爲俄羅斯邊界中國滿漢人等悉移右岸云云沙斌嶺卽烏里雅蘇臺唐努烏梁海界之沙弼奈嶺見北徼條例考雍正五年約條此圖作沙濱達巴哈阿爾管河卽額爾袞河什勒喀自謂舊界之黑龍江約章纂要載咸豐十年在

京都議定云兩國東界定爲由什勒喀額爾古納兩河會處卽順黑龍江下流至該江烏蘇里河會處其北邊地屬俄羅斯其南邊地方屬中國額爾古納河從中國名綴列什勒喀依俄照會兩文俱應編入續備乘與此圖相證故并釋焉

補釋哈屯河下流爲比牙河又爲喀吞河

哈屯河下流爲比牙河已說具書蓮池居士中俄交界圖後篇喀吞河爲哈屯河所納之西水其名似由哈屯而轉異實非一水悉畢爾水道記牽合爲說復與備乘相乖更爲詮釋於此記云悉畢爾之大水皆入北海惟

遜集九

士求恕齋

阿穆爾河東流其西發源於阿爾泰山者有二焉一卽山泉噴瀉聚成奔流曰喀吞河一由切烈慈湖軼出曰比牙河兩河會於畢斯克城同歸倭別河倭別卽阿被大河也畢斯克悉畢爾全圖作比亦司克卽中俄交界圖之比斯克喀吞河下有注云卽魏源所稱出大布里山者案此卽哈屯河何秋濤謂其入額爾齊斯河非也切烈慈湖下亦有注云一名阿爾泰湖以兩說推校哈屯河與阿爾泰河應自科布多之阿爾泰諾爾烏梁海二旗界分流直至比斯克始合然兩河會在烏里雅蘇臺唐努烏梁海佐領界地明見嘉慶會典圖說交界圖

雖繪其線於布果素克界長方圖以北而界西之地屬俄迤東仍隸佐領會處尙在界中知先時鎮守大臣圖上確經勘覈非有舛誤海國圖志國地總論大布里山亦謂是俄中之山所出之水繪具於亞細亞州內俄羅斯國圖遠在界外之沙拉哈爾海諸部游牧場北無從證其卽爲哈屯額爾齊斯河源流考云哈屯河入俄羅斯界逕納生斯噶珊東又西北流納色畢河色畢河源出汗阿林東北又北流有察拉斯河出亨吉泊北山之北而西北流來會又北流折而東北逕沙拉哈爾海山麓至納生斯噶珊西北入於哈屯河哈屯河又西北流

遜集九

吉求恕齋

逕蘇斯德必噶珊西蘇斯德必噶珊卽畢斯克色畢河出哈屯河源東北餘山流至畢斯克城東南注於哈屯河下流之比牙河與全圖及水道圖之喀吞河形密合喀吞當爲此河非哈屯也喀吞因哈屯而轉異移以名色畢者色畢本畢之象語畢斯克變名爲比亦斯克色畢河亦從之變名爲比牙河牙與亦皆聲衍後比牙之目移於喀吞喀吞之目乃又移於此致成相左耳喀吞爲哈屯注說可資以爲據比牙爲色畢木村圖亦可援以爲證圖於色畢標名鄂被鄂卽阿被古名實爲阿比見艾儒略職方外紀圖國地阿比與比牙語有倒順

名無殊別比牙卽比亞亦卽比阿阿與亞與牙譯字俱通作以爲發聲置實字於下則爲阿比以爲語助置實字於上則爲比牙矣異域錄敘阿比河云俄羅斯呼爲鄂布河其巴爾巴忒人呼爲牙巴里河牙巴卽牙之索言里卽比之轉據此知兩字倒順由沙拉哈爾海人與巴爾巴忒異呼巴爾巴忒人先聲而後實沙拉哈爾海人先實而後聲俄各從其俗譯而兼用色畢河在沙拉哈爾海牧地其名自當如彼族所呼木村圖之鄂被本讀正是比牙色畢之名初變如此無疑也比牙爲喀吞其遞變亦在近歲安圖綴比雅江名於流合巴淖耳南

遜集九

吉求恕齋

水之下洋文如此譯字移綴拖米河首以就空白交界比雅江下又綴庫斯乃自克洋文譯字移綴拖米河右復爲黑圖點於下則出自一手而亦誤出不知圖法之故耳庫斯乃音克卽可雷灣黑圖點爲其所之方位應依原文不能移就空白也此斯克本在比牙河北原交亦應綴在線北今其字豎列於南交界圖尙橫列在北知亦因改綴比雅江字而移其次兩圖類此者甚多前篇不能綴及上源無所綴別而止一線據江圖此線在中國界點以外與額爾齊斯河及其東大克穆河色楞格河諸線入界點以內者不同新會陳君兆桐萬國輿圖所據英書亞細亞洲圖亦然此河乃色畢並非哈屯木村圖兼具兩線亦西長而東短與魏氏所據舊英圖無異哈屯惟入其半截出其半陳圖作於主事游俄

之歲所據英圖略差在前江圖作在前七年木村圖最近爲前三年合密諸圖俄人初時實止知色畢河源不知哈屯所出後得布果素克西地又往來阿爾泰諾爾唐努兩烏梁海習熟始知其上流較色畢長至近倍因以比牙之大名歸之而移其故小名於色畢遂有一由切烈慈湖軼出一卽山泉噴瀉聚成奔流之說主事游彼傳播方新其詳尙不可得而聞取以校備乘名不純同據喀吞譯音定爲哈屯不能更據比牙譯音定爲色畢通其一讀不悟其兩改於是糾入迷誤無以詞解矣今據各圖推出可以瞭然阿爾泰泊東南諸喀倫皆初

遜集九

去求恕齋

定烏梁海時所置在內地不與俄接西南界相錯一再勘立牌博析入於彼者亦止哈屯河上流之半阿爾泰河固全流如舊中俄約章會要載同治九年烏里雅蘇臺約布果素克作柏郭蘇克唐努山作塔奴額拉哈屯河作哈喇畢拉河其文云柏郭蘇克界牌於柏郭蘇克山嶺設立由界牌往東至塔斯克哩山嶺上設爲第二界牌自塔斯克哩往東北至珠盧淖爾由珠盧淖爾東南至哈爾喀山嶺設爲第三界牌自哈爾喀山嶺珠盧綽爾北岸至塔奴額拉南察布產設爲第四界牌從此順塔奴額拉山嶺西南逾莫多圖扎拉都綸烏爾圖查

罕扎克喀圖四河再順他蘇爾亥山從沙克魯河往東北至庫色爾山設爲第五界牌至庫色爾山往西北至塔奴額拉山末處逾哈拉畢拉河靠該山角迤西初哩查河口設爲第六界牌自初哩查河往東北順薩陽山過瑪奴胡穆奴克霍額拉什三河由哈拉淖爾至索爾山設爲第七界牌自索爾山往東北至沙濱達巴哈附近設爲第八界牌界地自哈屯河上流布果素克東北迤至阿爾泰泊所源之唐努山南察布產卽折而西不繞及東北唐努山西北邊末處以下復絕哈屯河循初哩查河岸西至薩陽山轉東北由哈拉淖爾北至索爾

遜集九

去求恕齋

山再渡哈屯河至沙濱達巴哈哈屯河中閒數百里亦尙隸唐努烏梁海悉畢爾全圖及水道圖繪阿爾泰泊誤入彼部界點以內與洪圖恰克圖界線劃出輟爾諾業湖相類喀吞河源又並不上溯哈屯此河更無端割出並當更正喀吞河西圖有二水一在樺內什北甚短一近巴爾納卽安圖之巴淖耳南水此水線畫木村圖引長至額爾齊斯河東北界點以外其源宜卽出色畢河源西舊欽達噶圖喀倫東北之阿爾泰山額爾齊斯河源流考蘇斯德必噶珊以西有汗阿林三水云皆出汗阿林山合而東北流逕博蘇噶珊南沙拉哈爾海北

又東北入於哈屯河哈屯河又東北逕博蘇噶珊東繞流其北又東北約二百餘里曰鄂布河有托穆河西流來會以地形準之博蘇噶珊近托穆河又爲比牙河繞其南北東三面必卽巴淖耳汗阿林水自卽此水惟流向西北考依舊圖作東北爲誤前說已具其略以未及申證不能盡明并附綴焉

布果素克至沙濱達巴哈界地山嶺等名補證

同治九年正月十三日烏里雅蘇臺大臣榮全咨送總理衙門建立所屬邊界牌博約記以西地柏郭蘇克至北地沙濱達巴哈順山嶺劃分俄國東南兩邊界址設

遜集九

七求恕齋

牌博八座地形已說具補釋哈屯河篇錢觀察恂界約斟注謂約文逾莫多圖扎拉都綸烏爾圖查罕扎克喀圖四河當是經過此河所出之山口此處順山嶺作界無逾河之理說近符確又謂逾哈拉畢拉河例亦當然則以意齊同失其根據哈拉畢拉河在塔奴額拉山末處之西自是唐努烏梁海之哈屯河畢拉卽必拉爲河之通謂哈拉一作喀喇或作哈喇乃此河之源名會典圖說云哈屯河二源東曰喀喇河西曰噶老圖河北流合爲納爾噶河哈屯上源本名喀喇下流會噶老圖河易名納爾噶又過達爾欽圖河口再易爲哈屯而納爾

噶河東岸之他蘇爾亥山譯名作塔蘇爾海其上猶冠以哈喇哈屯河西岸之胡吉爾河亦名哈拉胡吉爾亨吉泊又名哈拉淖爾所瀦所流之地復名喀喇庫里喀喇哈喇與哈拉俱蒙此河爲名是河名雖兩改方俗仍沿而不別哈喇河源出阿爾泰東支山西源較遠同治三年塔爾巴哈臺約文自沙濱達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後往南順薩彥山嶺至唐努鄂拉達巴哈西邊末處轉往西南順賽留格木山嶺至奎屯鄂拉卽往西行順大阿勒台山嶺至齋桑淖爾北面之海留圖兩河中間之山轉往西南斟注於彼下云海留圖凡有兩河一南

遜集九

六求恕齋

流一北流中間之山卽分水嶺界圖北流之喀屯河或卽山北之海留圖河界圖謂洪氏譯印之圖喀屯河卽哈屯河北流之海留圖河卽噶老圖河噶老與海留音近譯文因之從同噶老圖與喀喇兩河夾奎屯鄂拉並在薩留格木嶺西南河流循山麓而東北柏郭蘇克他蘇爾亥庫色爾塔奴額拉西邊末處諸山皆界在河東初哩查河北瑪奴胡穆奴克霍額拉什河西哈拉淖爾西北東北薩陽索爾諸山均隔在西自塔奴額拉末處至初哩查河口不能不渡此河如斟注說所過爲其源所出之山口界路當自柏郭蘇克折向西南踰科布多

西北境之薩留格木嶺奎屯鄂拉折西從阿爾泰山北
餘至薩陽山方能成合而塔斯克哩山至初哩查河口
五牌博俱爲虛設豈曰可通又哈屯河下游由索爾與
沙濱達巴哈兩山支麓峽中流出自索爾至沙濱亦無
不再逾之理約以兩峽相連又界在附近處不至山幹
文從省略斟注亦遺闕不復置論哈屯河實巨所界諸
山之中必謂作界專取山嶺不涉河流河西薩陽索爾
諸山及初哩查瑪奴胡穆奴克霍額拉什諸河并哈拉
淖爾一切須移於東岸而塔奴額拉末處迤北河畔尙
有阿爾泰河橫截其間再從所源山口繞出左方復當

遜集九

五求怨齋

改向東南由察布產東折北踰唐努山中幹大嶺順格
吉阿努阿穆哈諸河所源之鄂爾噶汗山接至彼麓察
布產西南塔奴額拉至其西北末處諸山均可舍之不
由河西諸山嶺諸河泊又爲廢界不必遠移阿爾泰泊
左右之地願如齋桑淖爾四周重疊割棄於外更非事
體此說直爲不知山形連斷川脈短長而衍誤斟注卷
末又有界線簡明說敘喀喇庫里南界云界線又折而
南順葉哩庫里伊提庫里中間山梁再南仍順分水嶺
過哈喇塔蘇爾海山口再南至珠盧淖爾北岸一帶山
嶺改約中曲桌之線盡爲直南亦所不解塔城原約固

止言南斟注於彼下則云洋文作西南南上自有闕字
西南別具下文此字必本作東洋文以意增綴不必盡
符中文闕誤抑豈應據以改此本約上文自賽留格穆
斯克山嶺之柏郭蘇克山東北順薩留格穆斯克山嶺
至塔奴額拉山嶺西末處再順薩楊斯克山嶺往北往
東直至沙濱達巴哈界牌至塔奴額拉山嶺西末處句
亦闕數字薩留格穆斯克即薩留格木正幹在烏里雅
蘇臺西南界外柏郭蘇克爲其東北支適中之山塔斯
客哩哈爾喀尙在彼支之中所順薩留格木山嶺即此
兩山塔奴額拉西末處在哈爾喀西北非直循東北所

遜集九

五求怨齋

能至此文底本必作至塔奴額拉山轉向西行順塔奴
額拉山嶺轉北至西末處譯者譌脫約意分此界山嶺
爲四幹柏郭蘇克塔斯克哩哈爾喀與薩留格木爲一
幹察布產他蘇爾亥庫色爾與塔奴額拉爲一幹索爾
與薩陽爲一幹沙濱達巴哈自爲一幹故敘列綱領如
此沙濱達巴哈爲止界幹形不必敘三幹皆行界例言
順以括眾支此文脫順塔奴額拉山嶺七字又不具轉
向行迹亦復全乖斟注於此並不審勘以界首在西云
唐努鄂拉爲東西橫行之山中俄交界適當其西麓盡
處故此約或云東北至塔奴額拉或云至塔奴鄂拉南

或云西北至塔奴額拉均指山脈盡處而言初非循此山向東作界也以西易東與備明說不異塔奴額拉山既是橫行界畫豈能禁之使不橫出交接之處自在西邊錯入可至中幹薩陽山在哈屯河西順山嶺作界應向西南直至阿爾泰山欽達噶圖諸喀倫北地不循舊迹橫越而東塔奴額拉西界已爲所侵占以下焉得不更有所窺下文云塔奴額拉南察布產設爲第四界牌從此順塔奴額拉山嶺西南逾莫多圖扎拉都綸烏爾圖查罕扎克喀圖四河再順他蘇爾亥山從沙克魯河往東北至庫色爾山察布產至沙克魯河明是順此幹

遜集九

王求恕齋

橫行塔斯克哩哈爾喀及察布產三牌博何云非向東作界簡明說下文又云界線繞淖爾北岸轉東至察布齊山口折而南繞淖爾南岸折而西其肯狄克特庫里屬中國其匯成珠盧淖爾之水屬俄國條後復有按語云珠盧淖爾之東岸一帶山梁乃唐努鄂拉之西麓盡處淖爾西北尙有從察布產順行所經之塔奴額拉山嶺其西南支山猶有他蘇爾亥西北支山又有庫色爾再西北然後至其山盡處淖爾東岸一帶山梁與彼界絕殊目爲西麓之末更不知所據何文肯狄克特庫里從界圖錄入匯成珠盧淖爾之水復不能詳具其名肯

狄克特所在似亦尙未考實是以遠近離合分辯茫然葉哩庫里東逾哈屯河及河東之達爾欽圖河卽哈喇塔蘇爾海山口知其地在伊提庫里東山之東不知其在哈喇塔蘇爾海山西河之西亦坐此故洋圖不可得見洪圖舊有藏本失去數幅此界適在闕中線畫斜直莫能質言舊圖雖粗略不準密經緯山嶺支幹河泊躔絡要是秩敘合數圖互校差東差西差南北所失易見今取會典以下諸圖所標眾目詳覈異同依約後勘立牌博記里數地形一一疏證其不備者兼采備乘名有歧別或長言或短省者通以譯讀參差錯列者排比而

遜集九

王求恕齋

整之譌亂者正之疑互之迹庶可釋焉記云榮全於同治八年四月十一日在烏克克卡倫會議定兩國交界五月初四日科布多立界大臣俄國立界大臣公同酌議往原圖所繪之賽留格木地方爲烏科交接之處會同建立牌博議定後於五月二十七日順賽留格木山嶺同至柏郭蘇克壩上適中之地立第一牌博於北科城立牌博於南俄國立鄂博於西立畢烏城大臣同俄官向東北立界此壩並無樹木亦無大河地勢窪溼係科屬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東北邊末處卽係烏屬唐努烏梁海西南邊境由此壩向東北行約八十里至塔

斯啟勒山於山頂同立第二座牌博此處並無樹木遍山泥淖山下有塔斯啟勒小河一道水向東南流山東南為中原地山西北為俄國地又向東北行約九十里至原圖所繪之珠盧淖爾東南岸約十數里哈爾噶小山上同立第三座牌博其東南為中原地其西北接連珠盧淖爾為俄國地又順珠盧淖爾北岸約二十餘里至唐努山南察布齊雅壩上同立第四座牌博山北為中原地山南接連珠盧淖爾為俄國地此兩界間橫直並無樹木大河均係泥淖亂石沿唐努山南向西過莫多吐河扎勒都倫河烏爾吐河察罕扎克蘇吐河順哈

遜集九

三求恕齋

喇塔蘇爾海山至沙克魯河轉向東北約二百五十餘里至庫色爾壩係唐努烏梁海西方邊界同立第五座牌博壩上無樹巨石崩另其東為中原地其西為俄國地由此向西北約九十餘里至原圖所繪之唐努鄂拉達巴哈末處過哈喇河偏西山下楚拉察水流之處同立第六座牌博此地泥淖太大樹木無多迤東迤南為中原地迤北為俄國地南北二字誤例當依上山南為中原地山北為俄國地例易正由此向北向東順原圖所繪之薩彥山過瑪納胡河蒙納克河浩拉什河由喀喇淖爾至蘇爾大壩約共一百五十里同立第七座牌博此壩並無樹木泥淖其東南

為中原地其西北為俄國地由此向北向東約三百六十餘里崇山縣巨木石叢雜山脈連貫直至沙濱達巴哈堆立第八座牌博其東南為中原地其西北為俄國地此文與約字多不同斟注已詮出柏郭蘇克黃氏圖同塔城約作布果素克綴在博羅依棲噶卡之北汗達格圖卡西北汗達格圖一作漢達蓋圖去博羅依棲噶七十里東臨托爾和里克河南流入烏布薩泊見備乘北徼喀倫考卡北皆重山東界謨什克河西至博爾布爾噶蘇河見李氏壹統圖胡文忠圖卡西北逾一方格又十分之二綴唐努山山北少東約逾方格之十分之

遜集九

三求恕齋

六綴巴爾魯克嶺山東少南逾一方格又十之四綴庫爾格集嶺嶺東北逾一方格又十之七綴烏克魯克泊泊凡三分內外蒙古圖作六自西北斜至東南相距約占方格之十四泊北距克穆齊克河數亦如之西北過河源近一方格綴察布察爾嶺以字音準之巴爾魯克即柏郭蘇克庫爾格集即塔斯啟勒烏克魯克即珠盧察布察爾即察布齊雅柏郭斟注引界圖作博果即布果巴與布聲近因與博與柏俱近柏衍長為柏郭布為布果博從之為博果爾亦衍助之字魯與蘇與素皆通讀庫爾即喀爾轉為塔斯格與各與啟集與勒與哩亦皆聲近而

轉烏克魯克從省可作烏魯譯異為珠盧斟注引界圖
作朱甫魯朱甫即珠之衍語盧作魯與此圖正同察布
察爾爾字亦可省察與產聲近齊雅又其轉異四文皆
確鑿可以按合惟里數頗差多方位間亦反錯據記說
巴爾魯克嶺與唐努山當互易唐努山在北巴爾魯克
嶺在南也烏布薩泊當移東半方格有奇克穆齊克河
源亦當移西半方格備乘色楞格河源流考云克穆齊
克河出唐努山北麓其南隔山即烏布薩泊備乘所據
舊圖泊北直克穆齊克河源今其源南直泊東之無名
河是東西有差內外蒙古分圖別從會典圖引長克穆

遜集九

玉求恕齋

齊克河上線南與泊西之布魯奢河源相直復失之過
西亦不可憑校成準徑巴爾魯克嶺自應移近方格之
東線庫爾格集嶺移近北線烏克魯克泊移近西南則
里數入密矣庫爾格集嶺下有小河一道圖無此水下
流不知伏入山麓抑出山匯入托爾和里克河及其東
河哈爾噶小山即庫爾格集之支峰其名亦即由塔斯
客哩而別異噶本作喀哈爾為塔斯猶庫爾為塔斯所
省惟哩字備乘征烏梁述略云納瑪琳藏布本和託輝
人授扎薩克一等台吉牧塔斯郭勒克木克木齊克地
塔斯郭勒即塔斯啟勒克木克木齊克即克穆齊克其

河又稱烏魯克赫穆或呼罕騰格里烏魯克即蒙烏魯
泊為名塔斯郭勒自即蒙塔斯啟勒山為名罕騰亦哈
特之轉別哈爾噶明即此山山北近克穆齊克珠盧淖
爾所在實為彼河所源唐努山中幹之南察布察爾似
山南橫嶺去珠盧淖爾二十里者為其首斜亘至克穆
齊克河源西北巴什庫斯河源東南及東北者為其尾
圖所置列或不盡誤沿唐努山南向西即沿此嶺西行
不言沿察布產嶺者嶺西南折向哈喇塔蘇爾海山處
所尚有唐努斜幹不便別析故通從大名也巴什庫斯
河東支水近察布察爾者有綽羅斯巴三河西二河圖

遜集九

玉求恕齋

失其名分圖一作巴哈蘇爾魯克一仍闕四河當即莫
多吐扎勒都倫烏爾吐察罕扎克蘇吐巴音近布又近
查近布者或歧而為圖為吐近查者或轉為扎莫多吐
即綽羅巴扎勒都倫即巴哈蘇爾魯克蘇吐即巴什
庫烏爾吐即無名河都倫即都拉為蘇爾魯之轉省巴
什為扎克又疊為查罕或為察罕庫為蘇又複出為吐
或為喀與圖皆語增綽羅為莫多哈為勒俱通作斯字
克字並省綴綽羅斯巴巴哈蘇爾魯克兩源圖在克穆
齊克河北依界形四河又俱當移西分圖巴哈蘇爾魯
克自在克穆齊克河源西北惟綽羅斯巴以縮短上線

而偏東適與之相直兩校可互正二源嶺界錯北以下始如約迤向西南巴什庫斯河源圖徑斜至博和錫克河源中有哈拉莽去巴什庫斯所源山爲方格二去博和錫克所源爲十之九分圖作哈拉莽那山莽下脫二字莽那卽莽奈與海與亥音俱相近莽爲塔猶唐爲塔哈拉莽那卽哈喇塔蘇爾海蘇爾其語衍會典圖哈拉莽那山東南支亘至布魯奢河源據同治八年科布多約云首起卽於布果素克達巴哈建立牌博一處次接於杜爾伯特達巴哈建立牌博一處杜爾伯特界在布爾奢與博和錫克兩河中間山東南支割隸薩留格

遜集九

天求恕齋

木嶺幹此專據東北支而言博和錫克所源卽哈拉莽那支麓備乘額爾齊斯河源流考所謂自哈拉莽那山西流匯入達爾欽圖河者沙克魯卽博和錫克博讀如巴因又爲沙和爲魯猶布爲果錫克卽齊克亦卽斯克斯克齊克皆可省錫克亦可省沙下克字其閒語猶烏魯克作烏克魯克上克字亦取其相閒而增也博和錫克所源山東北逾方格一又十之六有庫克額爾古嶺在達爾欽圖河東南北距哈屯河約半方格卽庫色爾方格一又十之六里數去二百五十不遠克額爾語省爲色爾斟注云界圖有庫斜爾河必庫色爾山所出嶺

東北約二方格有庫克額爾吉河東北流入巴什庫斯河卽其河河源當從巴什庫斯移西此嶺東接益亦橫山首在東尾亘至西達爾欽圖河標目圖與哈屯河互誤其河線引至嶺北亦非嶺西北九十里尙有山下界地之形備乘北微山脈考云科托郭爾嶺在汗阿林之西山脈與唐努山相接其東南爲哈道里河屬中國其西爲俄羅斯之鏗格爾圖拉科托郭爾嶺卽此圖哈屯河西之和托和爾嶺嶺東有烏賴河源出伊克達巴漢衣昂阿山南麓哈道里河在南爲哈集爾庫捫河卽洪圖之葉哩庫里河其下流入哈屯河在達爾欽圖河西

遜集九

天求恕齋

和托和爾嶺東北隔汗阿林之支山伊克達巴漢衣昂阿東南又隔哈屯河東之達爾欽圖河山脈得與唐努接者烏賴哈集爾兩河閒有扎爾滿河嶺東支必自此出由其河北岸迤近哈屯西岸故幹斷而大勢相連哈屯西岸旣近此支東行之徑不得廣至一方格達爾欽圖於其折東北處流入亦不得斜至庫克額爾古嶺角會典圖行長哈屯橫徑李圖因之繪支山於烏嶺河北不繪及河南皆有差失當改從備乘所據舊圖達爾欽圖及哈屯斜線並應移西半方格唐努鄂拉達巴哈末處卽哈屯東岸之支麓河西偏山卽和托和爾東支楚

拉察即扎爾滿扎讀如查又如庫故又為楚或為初爾與拉與哩亦皆通作滿為察猶產為察查又察之通讀字也水流之處約作河口以下文由此向北之形度之此界當在伊克達巴漢衣昂阿之直南薩彥山即汗阿林薩彥亦奈語汗音近彥又近散散轉則為薩是薩與彥俱汗之通讀矣汗舊名本為貪汗薩彥例同薩陽亦即薩汗哈屯河東別有薩彥山為貝克穆河源所出俄游日記水道記云即塔奔們都爾罕阿林罕阿林即汗阿林彼薩彥亦汗之衍異汗阿林圖作滿阿林綴在亨吉泊北伊克達巴漢衣昂阿綴在南兩山實一幹北徼

遜集九

五求怨齋

山脈考云汗阿林在科布多西北乃金山西北大幹隨額爾齊斯河東岸以北者也層峰相接山脈向西北行其東麓有亨吉泊其西麓有色爾喀斯喀拉泊是自科布多西北阿爾泰山首幹至入俄界通謂之汗阿林和托和爾嶺亦其支山瑪納胡河即烏賴河蒙納克浩拉什二河為其北之僧瑪爾達河及哈拉胡吉爾河烏與瑪與蒙與穆賴與爾與納與奴並一聲之轉烏讀如朱復如巴故又為瑪瑪或讀如穆因又為蒙賴音近奈奈為那又為訥是以賴亦為納又為奴爾讀復與賴同者爾喇通作喇賴亦通作也僧與達俱省胡與克皆其增

字哈拉為浩拉浩音由合而轉霍額又浩哈之別吉爾即集爾音合為什哈屯河東有扎喀胡什河胡什亦即胡集爾胡字本增衍故又省譯三河之北為亨吉泊泊北即汗阿林轉東之處以下山形斷續遷迤沿哈屯河岸而北圖自泊東至亨吉河下口為方格二又十之三自亨吉河下口東北至烏梁海十佐領西南界哈屯河西少南山幹為方格一又十之五自西南界山幹至西北界哈屯河流出境外之處為方格三又十之五蘇爾山不具目名里徑亦差遠沙必爾嶺別綴在阿爾泰河曲之東北阿穆哈河西去哈屯河曲逾方格一又十之

遜集九

五求怨齋

七其地在佐領所屬腹內非界所及沙濱達巴哈堆又自在西北哈屯河畔蘇爾至此堆俱係舊界兩牌博俄皆不立其西北地久已隸俄三百六十餘里之數蓋據俄里而言蘇爾以上至汗阿林之色爾喀斯喀拉泊亦久為俄地亨吉泊與彼泊共界里數相同一百五十上又加有共字與上文約八十里約九十里約二百五十餘里例俱不同疑此數亦據俄里共謂中國共之非通約喀喇淖爾以上諸徑數也淖爾以下里徑已不止一百五十通上數差闕更多又記標都數本無加別之例此喀喇上復同界首冠以由字上界并明白劃出共義

自別有所取淖爾以下里徑不止一百五十其數如此者淖爾為大名兼小名之亨吉河言之塔城約轉往西南下云順此山直至齋桑淖爾北邊之察奇勒莫斯鄂拉印轉往東南沿淖爾順喀喇額爾齊斯河岸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為界沿淖爾下科城約加邊字末列察奇勒莫斯鄂拉牌博處所五薩勒欽車庫黃圖次塔木博勒濟爾卡西為薩噶爾巴什嶺下之地特勒斯愛哩克近噶勒濟爾巴什卡印噶勒濟爾巴什噶勒濟爾諸轉為特勒斯愛哩鄂里雅布拉克瀕哈雅爾巴斯河奇因克里什瀕阿哈爾巴什河亦即哈雅爾巴斯阿哈爾巴什哈雅爾倒為哈爾雅因為鄂里雅阿哈爾巴什一作納思克或作納林納林即阿林轉為吉林因為奇音察奇勒莫斯與鄂拉同名蓋鄂拉尾末之地在哈雅爾巴斯河下游瑪尼士噶圖勒卡西岸自鄂拉轉往東南即由阿哈爾巴什河東轉至哈雅爾巴什河西阿哈爾巴什河在齋桑淖爾東北察奇勒莫斯鄂拉由此轉東南其山亦在東北可知乾隆一統志庫爾喀喇烏蘇路塔爾巴噶台路圖有奇勒圖魯鄂拉在薩爾巴噶什達巴爾即察奇勒莫斯首山約與薩噶爾巴什嶺合一云淖爾北邊與上海留圖兩河中間之山云淖爾北面一例皆約略之詞科約已將兩文一同刪出辭注又拾其說改衍作北沿淖爾與沿淖爾邊實俱謂沿哈雅爾巴斯岸殊疏若沿淖爾東岸則仍同西南河南流入喀河岸行當先言沿淖爾後言轉往東南矣

喇額爾齊斯河西距淖爾依西域水道記額爾齊斯河逕瑪呢圖噶圖勒罕卡倫北又西北流百三十餘里瀆為此泊之數差合為里尚遠至百數約不言哈雅爾巴斯河於所標具之喀喇額爾齊斯河亦止言順不言逾是以淖爾之大名該所納諸河之小名此并所出之河通目為淖爾亦然自亨吉河口至迤東北山餘逾一方格又十之五正合俄里一百五十之數下數可推蘇爾約作索爾當即鄂爾北微山脈考云汗阿林亦曰鄂爾噶汗山鄂爾噶本是通名此與薩彥分析為二猶塔斯郭勒與塔斯啟勒及塔斯客哩亦皆通名記與約又俱分析為二也沙必爾嶺自在阿穆哈河下流折東北處之西岸北繳山脈考作沙弼奈嶺云在克穆克穆齊克博穆山西南山之陽為中國陰為俄羅斯界克穆克穆齊克博穆山在塔爾噶克山西北當噶哈爾河入大克穆河處噶哈爾河圖作該哈圖河入大克穆河處在界線以外克穆克穆齊克博穆誤綴在塔爾噶克山西南故沙必爾嶺亦誤移於南嶺北為俄界其正幹當逾界線而北西支亘及哈屯河岸記目其分界處所為沙濱達巴哈堆堆謂尾堆言蹲於河岸之支麓今泰西人稱海灣之地為倍倍亦為尾末之詞約作附近義更明顯

沙弼奈嶺舊牌博依約文尙在新立之東北黃圖繪阿耳太山大幹於界北綴沙濱達巴哈於曲西南處之下不誤惟據科城約闌入薩彥嶺失與此圖同亦當更定爬梳眾迹所闕止塔斯啟勒山下一小河餘俱完合方形有正文自西南至東北自東北轉西南自西南再轉東北自東北轉西北自西北復轉東北五大曲折可據差亦不至相懸簡明說略去其中間三曲疏闊不必言矣文忠圖地名較別圖爲備斟注於雍正五年恰克圖約下亦云法文傳本所注漢字往往與鄂刻輿圖合塔城以下諸約置不取校專據洪圖洪圖道里方向儘有

遜集九

孟求恕齋

與約記殊者舊圖或轉相契合在所必資前篇具哈屯河上下兩渡及唐努山南嶺不及旁界故復爲補釋云續考杜爾伯特達巴哈西界山幹分合河流斜直科布多界約列布果素克達巴哈以下建立牌博處所十九杜爾伯特達巴哈及薩勒欽車庫特勒斯愛哩克鄂里雅布拉克奇音克里什察奇勒莫斯瑪呢圖噶圖勒餘七牌博已說具前篇塔布圖達巴哈博勒奇爾察餘布爾噶蘇烏爾達巴哈巴喀那斯達巴哈薩爾那開巴爾哈斯達巴哈拜巴爾塔達巴哈庫爾楚木特勒克梯固洛木拜薩拉陶十二牌博未有說黃圖分塔布圖

八牌博隸賽留格木嶺庫爾楚木四牌博隸奎屯山庫楚木有空圖無注當據約補俄游日記通俄道里表科布多烏科克卡倫下案云此卡與同治九年新界持勒噶魯圖卡按其次鄂依霍爾巴爾塔蘇果克表案亦不具此目蓋科約底圖注文失漏按上文言順賽留格木山嶺至奎屯鄂拉即往西行沿大阿勒台

山至海留圖兩河中間之山轉往西南順此山直至察奇勒莫斯鄂拉奎屯與察奇勒莫斯兩鄂拉間有大阿勒台山固洛木拜薩拉陶兩牌博當分出隸之大阿勒台山雖爲兩鄂拉及賽留格木嶺之總幹本支自別行約既分出圖亦不能不從之分出也兩鄂拉斜夾大阿勒台正幹正當其山分支之處東北支由奎屯北沿哈

遜集九

孟求恕齋

屯河爲薩揚斯克山嶺爲索爾山東南支由奎屯西察奇勒莫斯東至喀喇額爾齊斯河源爲南阿爾太山兩支分合之間即界地山跨界南亦障界北東西皆相錯斟注據南阿爾太山云交界處當在其西北麓偏而不備大阿勒台之薩拉陶牌博雖隸西偏割出之烏科克卡克克實實在正中其東又有奎屯之特勒克梯界地豈應俱置不論簡明說奎屯注復謂其山在大阿勒泰山之西麓與約文反異更難理解奎屯自有西嶺於此界無涉正文敘奎屯仍次在阿拉克山之上其下云凡嶺東南之地屬中國嶺西北之地屬俄國不具木形不

能推出其所指上文敘烏蘭達巴哈云此處有由科布多通俄國大道凡嶺南水流入科布多河者屬中國嶺北水流向西向北之地屬俄國則誤以烏科克達巴爲烏蘭烏科克達巴見乾隆一統志庫爾喀喇烏蘇路塔爾巴噶台路圖科作可壹統諸圖俱省作烏科克烏科克有通商大道俄游日記通俄道里表所謂由卡俞行一百四十七俄里至阿爾台司克又四百六十四俄里至仙米帕拉停司克者阿爾台以上商路以下官路是爲由科布多入彼國之通衢烏蘭無此路嶺北水流有西與北兩向亦烏科克東西河形如此烏蘭北上

遜集九

美求恕齋

多河者亦自據察漢烏蘇東之索和圖諸河而言非謂烏里雅蘇圖河蓋既譌賽留格木嶺之達巴哈爲大阿勒台山之達巴因譌奎屯於西不可爲據今更將賽留格木與奎屯及大阿勒台三大綱界劃塔布圖至薩拉陶十二小段目逐一詮析其夾大阿勒台山之海留圖南流一河暨光緒九年續約之大阿勒泰山西阿克哈巴諸河一併詳考以釋眾疑賽留格木嶺會典圖作騰格爾鄂依都爾山西起喀喇河岸東至戴舒爾泊李圖泊東北尙有支山由根德克圖鄂魯克兩泊北連亘至薩里克哈拉河源卽杜爾伯特迤西之山騰格爾鄂依

都爾爲大幹騰格爾卽罕騰格爾鄂依都爾卽鄂拉亦卽穆魯罕騰轉爲賽留格爾穆魯省爲格穆又爲格木也塔布圖與鄂魯音近其達巴哈在鄂魯克淖爾卡北卽鄂魯克山博勒奇爾在山西北爲博爾布爾噶蘇河所源亦卽博爾布爾山麓之地察幹布爾噶蘇偏南當在根德克圖泊西文忠圖作察漢布爾噶蘇誤綴在棲格爾蘇特依卡西南明阿特東北棲格爾蘇特依左右諸卡俱未有移易察漢布爾噶蘇應據約移置卡西北騰格爾鄂依都爾山圖亦誤在哈克諾爾卡南內外蒙古分圖不誤烏蘭卽烏里爲哈切烏里雅蘇台卡北烏里雅蘇圖河所源之山巴喀那斯

遜集九

美求恕齋

近哈克諾爾卡卽哈克諾爾北嶺薩爾那斯似索果克卡北山麓之地文忠圖卡南有圖爾渾薩克賽其西又有塔爾渾薩爾賽薩爾賽與薩克賽於薩爾那開音俱相近疑亦本一地而誤北爲南巴爾哈斯拜巴爾塔兩達巴哈皆衛霍爾卡北喀喇河東之嶺拜巴爾塔與巴爾哈斯止差兩字哈塔同聲拜巴亦同聲蓋一嶺分爲東北兩支因有兩名此牌博西爲奎屯界首文忠圖噶老圖卡西噶老圖河與其西源烏克克河兩流之間有虧屯噶老圖虧屯卽奎屯斟注引界圖云塔奔博格多卽奎屯山塔奔博格多亦卽虧屯噶老圖之異讀奎屯

界東起喀喇河西岸西至烏克克河東自拜巴爾塔至特勒克梯當逾兩河約不言河與烏城約又別一例庫克楚水近噶老圖卡即噶老圖北地庫克楚與噶老圖音亦近也特勒克梯當爲烏克克河岸地名大阿勒台山與奎屯夾烏克克河約言自奎屯西行沿大阿勒台至海留圖兩河中間之山特勒克梯界西當又逾烏克河由烏科克山脊而西南烏克克河爲噶老圖西河通名噶老圖因又爲海留圖其西一河乃欽達噶圖舊名哈柳圖是以亦爲海留圖乾隆一統志塔爾巴噶台路山川類云哈柳圖河在塔爾巴噶台東阿勒坦山之

遜集九

美求恕齋

西北源出山麓匯爲巨浸復西南行注阿拉克淖爾又云阿拉克淖爾源出阿拉克山西行三百餘里匯諸河水復溢出入額爾齊斯河阿拉克山即大阿勒台山西之鄂爾魯北嶺亦通名阿拉克所出之水爲喀拉河東北流合欽達噶圖河轉西北出欽達噶圖卡爲布魯爾河下流入昌吉斯台河舊於此河口緒爲長泊今泊涸河流如舊欽達噶圖河與烏克克河夾大阿勒台山山徑長廣可見烏克克河與噶老圖東河並東北流欽達噶圖河西南流合喀拉河亦折西北兩河實分行東西斟注作北流南流俱不入密大阿勒台山西界察奇

勒莫斯兼包鄂爾魯兩嶺固洛木拜近鄂爾魯卡即鄂爾魯鄂拉鄂魯轉爲固洛木拜亦即穆博薩拉陶爲昌吉斯台卡地昌讀如散因爲薩斯台與拉陶皆聲轉十二條段既析三大界劃自確無可淆全界地形以備烏科克以西以南諸卡俱於此約劃出烏科克接奎屯故光緒七年俄都森比德堡約又云應自奎崕山即奎過黑伊爾特什河即喀喇額爾齊斯河至薩烏爾嶺畫一直線續約劃阿克哈巴河所源之大阿勒泰山嶺爲界奎屯不復置議阿克哈巴河即喀拉河源南之阿爾噶巴克河約上文云自賽哩烏蘭嶺之木斯島山西腳起至烏勒崑

遜集九

美求恕齋

烏拉斯圖河源循此河至邁哈布奇蓋地方名依森克拉得墳由此直循喀喇額爾濟斯河而行入阿拉克別克河之額爾濟斯河口上十里歸額爾濟斯河灣南首由此循喀喇額爾濟斯河至阿拉克別克河口即過額爾濟斯河循阿拉克別克河上游出山沿額奇克阿蘇阿雅噶荒地而流至左右之阿克塔斯河口從此轉東直過克森阿什奇克真山梁由博勒哲克河左至博勒哲克畢爾愛拉克巴什河循博勒哲克之畢爾愛拉克巴什河上游而行直至薩斯山灣至該河之源直至阿克哈巴喀拉哈巴兩河交會之處阿爾噶巴克河有三

源阿克哈巴偏東北爲古爾班克爾河喀拉哈巴是其西水備乘額爾齊斯河源流考云喀喇哈布河會典圖說作阿爾噶巴克河喀喇哈布即喀拉哈巴也一統志古爾班克爾作古爾班奇喇云其山在阿勒坦西南二百里奇喇河出其西麓奇喇河下云源出奇喇山西流一百九十里入額爾齊斯河又云哈爾巴河源出阿斯哈圖嶺西南流入奇喇河統志以奇喇河爲阿克哈巴哈爾巴河爲喀拉哈巴兩河分別甚明薩茲山灣爲阿爾噶巴克河西之巴哈納圖嶺谷即阿斯哈圖西南谷畢爾愛拉克巴什河統志以下諸圖皆不列蓋訥切庫

遜集九

罕求怨齋

河源西之小河博勒哲克河即訥切庫河額爾齊斯河源流考云訥恰庫河會典圖說作納齊庫河訥切庫一作訥恰庫又爲納齊庫北微喀倫考云塔木博勒濟爾喀倫東南有納齊庫河發源博勒濟爾即博勒哲克統志作博喇濟河云源出阿爾哈圖嶺西麓西流百里入額爾齊斯河博喇濟爲此河舊名博勒哲克知亦舊名克森阿什奇克眞山梁即古爾班奇喇西南行之支山自訥切庫河源山北斜亘至河西者阿克塔斯河亦入塔爾巴哈台河之小河其右一河名庫木得愛哩克見阿勒喀別克河口約圖俱不載阿拉克別克河即塔爾

巴哈台河別約注作巴斯特特阿拉克爲巴哈台之轉塔爾又轉爲別克也自此河口逾喀喇額爾齊斯河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東地喀喇額爾齊斯河出口西迤西南因有河灣之目邁哈布奇蓋地方當即鄂倫布拉克卡依森克拉得墳爲卡東山谷中地烏勒崑烏拉斯圖河即烏里雅蘇圖卡東之克訥格爾河以卡名名河轉爲烏勒崑烏拉斯圖賽哩烏蘭嶺卽卡南之薩里烏蘭布拉二山木斯島山爲目倫西山洪圖所遺舊圖十具七八推合譯例約讀非甚難矣斟注求大阿勒泰山新舊兩界不得遠牽巴喀那斯以西六牌博謂與

遜集九

罕求怨齋

固洛木拜以下界地俱於此約割出黃圖又以薩烏爾嶺近附於薩噶爾巴什黑伊爾特什河爲嶺西之哈雅爾巴斯皆不考之過云

闕吞奇集考

桐城徐君宗亮黑龍江述略載咸豐八年將軍奕山奏與俄使木哩斐岳幅議定界約情形摺內敘該使令通事傳說之言云現今俄人在吉林闕吞奇集等處屯居有年將軍豈不知之彼處有俄兵保護英人不敢來擾闕吞奇集爲俄人屯據事在咸豐五年王祭酒東華續錄載是年十一月庚申朔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景清奏據勘分界委員稟報俄夷在闊吞屯地方住船蓋房以防備英吉利佛蘭西為名九年二月癸丑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奕山奏報稱廟兒地方舊有分界石碑據景清原奏稱係通事傳聞之語該處尚在綏芬烏蘇里迤東與俄夷見占之闊吞奇咭相距甚遠六月壬寅特普欽等奏俄酋木里斐岳幅五月初一日經過黑龍江時稱欲赴烏蘇里綏芬等候會勘地界初七日過烏蘇里口則稱欲赴奇咭奇咭即奇集胡文忠公壹統輿圖黑龍江東北過西拉卓噶珊東南岸有奇集泊

遜集九

聖求恕齋

泊北有奇集噶珊嘉慶會典吉林圖說作奇吉吉為咭正字奇吉泊俗呼奇吉侯溫枝江曹君廷杰伯利探路記云札依在伯利下一千五百三十餘里混同江至此折向正北流其南二十餘里東岸有湖號札依侯溫其北七十里東岸亦有湖號奇吉侯溫徑約六七十里東踰山嶺二十餘里為庫葉海峽俄人初得東海濱地時於奇吉設立重鎮名馬林義斯克市塵雲連議鑿東嶺以通海道後遷廟爾其議遂廢札依地方俄名沙費斯克其處有俄房三十餘所設玉斯頗蘭官總理上下諸屯事務其先有俄兵八百名駐此現俱調往伯利僅留

二十餘名防守奇吉為俄屯記所述甚詳闊吞無文下條云廟爾上二百五十餘里混同江東岸特林地方有石礮壁立江邊形若城闕高十餘丈上有明碑二一刻勅建永甯寺記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甯寺記皆述太監亦夫哈征服奴兒干海及中若夷事勅建永甯寺碑陰有二體字碑文其碑兩旁有四體字碑文惟唵嘛呢叭彌吽六字漢文可識餘五體俱不能辯考楊賓柳邊紀略載威伊克阿林界碑其略曰威伊克阿林極東北大山也上無樹木惟生青苔厚常三四尺康熙庚午與阿羅斯分界命鑲藍旗固山額真巴海等分三道往視

遜集九

聖求恕齋

一從亨烏喇入一從格林必拉入一從北海邊入所見皆同遂立碑於山上碑刻滿洲阿羅斯喀爾喀文按紀略言碑刻三體文未詳所紀何事今此碑共六體文非淺見所能測永甯寺基今被俄人改為喇嘛廟二碑尙巍然立於廟西南百步許廟後正東二十餘步山凹處有連三礮臺基一座南向據混同江之險壕塹俱在廟西北約百步有土圍一道土壕二條周數百步中有土臺亦似礮臺基西北向可堵海口及恆滾河口水道來路恆滾口在特林下十餘里西岸其江長二千餘里西入黑龍江之精奇里江牛滿河東入混同江之格林江

庫魯河其發源於外興安嶺南枝俄人由索倫江海口南行八九百里可入此江上游搨碑時有喇嘛鋪拉果皮與土著濟勒彌種六七人在旁觀望均謂此碑係數百年前

大國平羅利所立由特林向東南派流而上約二百一十里混同江東岸前坎地方有古城基周三四里對岸爲無底侯溫下口地名烏活圖有不雜髮黑斤數十家東北海潮入江至此而止混同江至此一束西北行五十餘里兩岸皆山寬不及二里惟前坎下二十里東岸鰓力地方有平原圓徑二十餘里四圍皆大山聳若城

遜集九

聖求恕齋

垣江流由坤過乾作鸞抱形由鰓力東進山口踰大嶺一日程可達海沿俄人於此立屯現僅六七家前坎古城內有俄民數十家此文敘永甯寺碑字體兼有各種喇嘛濟勒彌人所述數百年前平羅利所立舊說其山有石磯壁立十餘丈西濱大江北接遠海格林恆滾兩河夾江上下委曲周悉意在證楊氏所紀威伊克阿林碑刻之實釋景濱奕山所奏俄人所執舊分界石碑之疑前坎以下云云必據俄人所占闊吞之事而言闊吞當卽烏活圖烏活爲闊者黑斤濟勒彌語有短有長單言爲闊案言爲烏活也

元祿史關亦田會稽施君世杰山川地名攷以爲卽烏活圖之對

烏本讀如闊故案言可爲烏活也

圖與吞亦聲之轉記上注云侯溫猶言湖也侯溫亦案言省短可爲溫一字湖得讀如溫明附亦得讀如吞矣吞與溫蓋皆土音西清氏黑龍江外紀云黑龍江省今通稱爲愛呼以附近有愛琿古城轉琿爲呼也黑龍江人讀琿如呼與黑斤濟勒彌音正相反然轉例實同可以互證闊吞去特林二百一十里上距奇吉亦然齊氏召南水道提綱黑龍江篇奇吉泊作克几必兒忒池下云又東北百里許經東岸礪山一又東北有敖體河自東南來必占河自西來注之又東有藥民河自東南來注之江心有洲其西岸卽色楞素山

遜集九

聖求恕齋

麓也又東北經葵馬山西麓色楞素葵馬二山夾江左右在闊吞下五十餘里闊吞當近藥民河口會典圖藥民河作鄂敏河入江處在必占河之上李氏兆洛壹統圖同文忠圖作岳敏河北有都古津蒙古里兩噶珊不知孰於前坎爲近諸圖並無烏活圖亦無鰓力前坎舊止有城基無黑斤居住度亦本無噶珊俄人初於闊吞蓋房當卽在前坎曠地後移鰓力繼又徙廟爾遂與奇吉以上諸屯俱廢廟爾在特林下二百五十餘里別無界牌亦無碑刻俄人據永甯寺勒石文託言彼者其意欲破小名爲大名不獨特林之地以爲當通入廟爾卽

緞力亦并牽納其中也景瀆遺勘不明奕山意主如俄所索苟以成約不復根求其實軍機諸臣又復糾誤爾爾越關吞奇吉移至精奇里江綏芬河以東俄所持大界自可從之移至阿勒幹刀平河以西宜烏蘇里綏芬尋亦為所占矣廟爾下海中庫葉島時已沒於日本會集貢貂諸族章京不復遣往交接內奇勒爾費雅喀等部亦多攜散聲問不通勘界委員聞俄據關吞亦半途而返其地所在實罕知者關吞名亦久晦黃氏國瑾中俄交界圖列黑龍江約界奇吉泊以下皆虛衍舊圖略無補綴此文獨完然成敘細大不遺里數雖據俄鐵

遜集九

吳求恕齋

線道柱木所記推合中國步積間用約法與提綱會典諸書所說壹統諸圖所繪俱差多十之二三減去曲折細數可整為一今依恆滾口在特林下十餘里之數推出特林以上百七十里江岸之山迹闊吞及前次與緞力所在均可瞭然前坎上二十里江畔地又有普祿亦古名之遺

皇朝文獻通考輿地考云舊志稱乞列迷有四種自天命元年即招服使犬部嗣後全部內附以其土產貂皮等物就甯古塔副都統處輸納歲以為例其散處最遠不能以時到甯古塔者若烏拉江口居住之庫葉等五

百餘戶則每歲遣章京等員赴甯古塔境外三千餘里之普祿鄉等地方令其以六月會集交納貂皮給與賞賚普祿為會集庫葉諸族之所其距甯古塔里數依記至三姓已三千四百餘加瑚爾哈河以上約數八百乾隆一統志吉林山川門瑚爾哈河繞甯古塔城南復折而北流七百餘里入混同江之文推合與記數相差不遠若柳邊紀略云甯古塔東北行四百餘里住虎爾哈河松花江兩岸者曰挈耶勒曰革依克勒曰祜什喀里以甯古塔至松花江為止四為四千二百通考據測算直徑里數較長以下文自甯古塔水程至其所居盡處四千五百里及他書所綴旁近里數互校滿洲氏族源流考部族門云自甯古塔東北行逾混同江七八

遜集九

吳求恕齋

百里曰費雅哈直至東北海濱距甯古塔三千里曰奇勒爾乾隆一統志吉林山川門云圖呼勒河在甯古塔東北三千六百餘里混同江口之北何氏秋濤朔方備乘庫葉附近諸島云沃新楚魯峰島圖勒庫島雅普格哩島海內天然八島俱在吉林城東北四千里參合四文知舊說以一千一百里為自瓦布齊魯噶珊口外至庫葉島東北盡處大數三千四百里為口內大數圖呼李氏圖從會典作古第河在混同江口北文忠圖第作地古為圖呼之合音地與勒聲之轉也其西百餘里別有圖呼爾河文忠圖作圖胡魯按之一統志當為鈕幹理河與爾魯與爾譯文俱通幹為胡猶幹為阿為鈕幹為烏鈕與圖皆轉鈕或讀如尼尼與哩與阿並通故轉例亦一兩河相近易混是以別之文忠圖古地河南

百五十里許有伊庫魯泊一統志作庫魯河云在甯古塔城東北三千二百八十三里庫魯河即水道提綱之七靈衣河在莽阿臣噶山東北入江以其地形參校知古地河上流距甯古塔已逾三千四百里下流迤東北實有增衍二百之數而江東北至瓦布齊魯魯口又確在三千二百八十里以外沃新楚魯魯峰四島在口外數十百餘里不等細數備乘俱從爾爾吉林距甯古塔里數注云六百四十餘除去此數四千為三千三百五十餘以是知口內記自普祿至廟爾四百八十里廟爾至口約百里通上數凡四千七百八十里有奇兩較差多一千三百八十算法百分減二十八又十分之八四千二百減實得三千三十四有奇於數符密其地下二十里通潮汐島舟乘之旦夕可至形勢亦便普祿鄉必此諸圖並失載朔方備乘東海諸部內屬述略注說為島西南

遜集九

吳求恕齋

之普隆靄噶珊普隆靄去瓦布齊魯近千里去甯古塔踰四千不得云三千餘又會集應在境上不當往就彼島烏蘇里江之班吉爾漢喀喇等戶會集處所據氏族源流考為尼滿河尼滿河近烏蘇里江普祿如何移之海外備乘以求之不得其地而誤記所蒐錄亦足為補正云北行千關百里居混同江黑龍江兩岸者為赫哲喀喇又東北行四五百里居烏蘇里江混同江黑龍江三江匯流左右者曰額登喀喇其人披髮鼻端貫金環衣魚獸皮陸行乘舟或以舟行水上駕以犬所謂使犬之結繩然地產貂又曰自甯古塔水路至其部東北界共四千五百里兩文備乘東海諸部內屬述略注亦分條引綴惟赫哲作赫錦里數為千五百無闕字略異通志有康熙乾隆兩修康熙本又有正續書俱未見不知

遜集九

吳求恕齋

原文詳省若何氏族源流考兩喀喇即統在費雅哈奇勒爾之對柳邊紀略赫哲喀喇作雅也五字與上使犬國句相對黑斤費雅哈作飛牙喀喇作雅也黑斤額登喀喇作不雅髮黑斤費雅哈作飛牙喀喇作雅也黑斤額登喀喇作四族同敘通考引舊志乞列迷有四種上亦先具自甯古塔東七百餘里外沿松花江大烏拉江直入海處兩岸為赫哲費雅哈部所居其俗不知耕種以捕魚為生其往來行獵並皆以犬即所謂使犬部也俗亦謂之魚皮部云云其下自甯古塔水程至其所居盡處上又加綴烏拉江口居住之庫頁暨上游烏蘇里江居住之招喀爾班吉爾漢兩族準合諸文此志初本兩喀喇下亦必次第敘列費雅喀喇奇爾爾諸族所居里數及逾海至長島程數與庫葉族各然後下接自甯古塔水路至其部東北界共四千五百里總結之語備乘注引未向即繫在額登喀喇之下所見本兩文之間已無隔別蓋修者病其繁刪存首尾其意仍如通考以四千五百里為各部所居盡處之總數非專指額登一族而言何氏失檢混而同之記下文云今以里到按之猶合亦沿其誤今里與舊數贏縮絕殊各族所居又漸移而北無合迹可推自甯古塔東北行千五百里混同江黑龍江兩岸地段在今伯利上三百二十餘里南岸去青得林二百七十餘里北岸為奇穆尼庫魯兩河之間所居有薩髮黑斤而不成屯又東北行四五百里混同黑龍與烏蘇里三江匯流左右則在伯利之下二三百里去敦敦不遠敦敦始有屯為薩髮黑斤所聚不雅髮黑斤尚在其下八百里阿吉山麓里到從何相符阿吉山下三不雅髮黑斤屯連延至黑爾爾費雅喀喇七八百里之地今百餘里即費雅喀喇所居去額登喀喇七八百里之地今不雅髮黑斤屯連延至黑爾爾費雅喀喇七八百里之地今阿克齊巴爾屯連延至黑爾爾費雅喀喇七八百里之地今二百里去甯古塔大界踰三千一百奇爾爾族類繁多近東者與俄倫春同居恆滾河南北黑爾爾族類繁多網之黑爾爾會典圖作和勒里乃河名西與恆滾河兩之付打哈爾會典圖作和勒里乃河名西與恆滾河兩爾多居其間與俄倫春皆使四不雅髮黑斤此尚未盡徒記置西岸不論專論東岸以後徙之不雅髮黑斤屯為額登喀喇故界以上距甯古塔四百里之鐵線柱界及舟行曲折細數為其部所居盡處四千五百里勒爾江北非糾亂里數自有通例可證七靈衣河在黑三黑爾爾在南安得先有四千四百之數又氏族源流

考通考言東北海濱里數俱止三千餘一統志加入吉
林里數亦不云四千知四千五百別為海口以外之極
數口內無此廣界也今將彼文刪出可無歧惑費雅略
與奇勒爾兩族所居地段舊說亦不純同備乘國朝
北徵用兵將帥傳述通志名宦巴海傳云順治十七年
俄羅斯犯邊境巴海同副都統尼哈哩等率兵至黑龍
江松花江交會處偵賊在費雅喀西境即疾趨使大船
界分佈舟師潛伏江隈賊船至合擊之賊敗卻棄船
獲其船及鎗砲軍器因招降費雅喀百二十餘戶此費
雅喀與額爾登喀喇接界在黑龍河上游平定羅利方
云康熙二十三年薩布素奏牛滿羅利抵恆滾同來自
北海之羅利與費雅喀戰居河洲若不速計勤撫則
赫真費雅喀奇勒爾人必被殘害宜乘四月冰解時
即遣奇勒爾大員率官兵三百人令附近恆滾口費雅
喀鳴克當阿等嚮道抵羅利所據地先行招撫不即歸
降則進剿滅此費雅喀與奇勒爾所居混同江兩岸
以兩界推求奇勒爾與費雅喀似本分居混同江兩岸
自札依奇沿吉勒爾南岸至海濱皆奇勒爾所居氏族源流
圖色楞素沿江北岸至海濱皆奇勒爾所居氏族源流

遜集九

異求怨齋

考包舉北岸故以奇勒爾所居盡處為海濱通考約據
南岸故別以費雅喀所居盡處為海濱也兩族東北界
蓋皆盡海濱西南界則有廣有狹費雅喀依巴海傳說
實至江岸為止江左雖有流寓與奇勒爾及俄倫春相
雜為數不多方略載康熙二十七年索額圖奏言恆滾
牛滿及淨溪里江口俱合流於黑龍江環江左右均係
我屬俄樂春奇勒爾等民人及赫真費雅喀所
居之地費雅喀奇勒爾等民人及赫真費雅喀所
隔江李氏圖於穆河無所綴奇勒爾及俄倫春諸族
等所居哈穆河又改作奇勒爾及俄倫春諸族
從遺闕赫哲本異部族英和氏卜魁爾赫哲俱有奇勒爾
爾與赫哲本異部族英和氏卜魁爾赫哲俱有奇勒爾
赫哲之目奇勒爾為赫哲部名當作濟勒爾譯異名因
歧互柳邊紀略言飛牙喀北濱大東海之欺勒爾俗
與欺雅略同欺雅亦非使鹿部之奇勒爾為渥集部族
以下至海口有奇勒爾及俄倫春兩族與費雅喀雜居
通稱濟勒爾生計皆向半同蓋斤語能各為本部之
說與濟勒爾異管夏乘小舟至海島及各處河漢冬乘
扒里至索倫河以南奇勒爾及俄倫春諸地貿易每家

遜集九

辛求怨齋

蓄犬數十頭以備使用此奇勒爾又本為使鹿之族因
與費雅喀雜居改同他俗為使犬李氏圖所列費雅喀
人等豈即其類抑以俄羅斯寇掠首及費雅喀或誤衍
此界耶俄所據河洲即索倫奇勒爾及俄倫春之
地黑龍河以東之費雅喀在奇勒爾南與圖爾隔
不相接氏族源流考云費雅喀又明非使犬之族紀略因
鹿部烏活圖以下之奇勒爾又明非使犬之族紀略因
不知使鹿部所在授證有誤圖說疑亦未可盡據俄倫
春舊別有使馬一族今更有使犬亦前所未聞又魏氏
源為使鹿部與氏族源流考及通考復殊費雅喀與奇勒爾並
勒爾及俄倫春之費雅喀亦容有變使犬為使鹿者要之非
謂考所云之費雅喀諸說
俱失分析故復詳及焉
若烏蘇里江居住之招喀爾班吉爾漢等戶則閒歲遣
章京等員赴甯古塔東南境外三千餘里之尼曼河地
方令其以五月會集正誤
皇朝文獻通考輿地考吉林甯古塔城下云謹按自甯
古塔東七百餘里外沿松花江大烏拉江直至入海處
兩岸為赫哲費雅哈部所居自天命元年即招服使犬
路嗣後全部內附以其土產貂皮等物就甯古塔副都
統處輸納歲以為例其散處最遠不能以時到甯古塔
者若烏拉江口居住之庫葉等五百餘戶則每歲遣章
京等員赴甯古塔境外三千餘里之普祿鄉等地方令
其以六月會集若烏蘇里江居住之招喀爾班吉爾漢
等戶則閒歲遣章京等員赴甯古塔東南境外三千餘
里之尼曼河地方令其以五月會集各交納貂皮給與

賞賚普羅 在今甯古塔東北混同江界外俄羅斯東
西伯利亞部馬林義斯克下百八十里說具闕吞奇集
考尼曼河滿洲氏族源流考部族門作尼滿河在甯古
塔東烏蘇里江界外即齊氏召南水道提綱入黑龍江
巨川篇所謂與阿庫里河俱自東南山合數水西北流
六百餘里經尼滿鳴山南合而入烏蘇里江者其方於
甯古塔亦偏北並非東南里數又止一千數百無三千
之多指喀爾班吉爾漢氏族源流考作班吉爾漢喀喇
下云去烏蘇里江四千里居住處所復非即在江岸烏
蘇里江距海里徑與距甯古塔差亦不遠衍至四千數

遜集九

至求恕齋

踰兩倍有半更難通合兩文俱有舛誤前篇未及周校
今按東南二字當在烏蘇里江之下甯古塔境外與上
甯古塔境外一例本無方向標別烏蘇里江東南猶云
烏拉江口也口爲東北盡處之通稱東南亦謂江外口
岸盡處舉口地在東北海濱可知舉東南地在江外海
岸亦可知矣兩文原相儷脫二字於下斯成歧異三千
餘里當作千三百餘里氏族源流考上文又有自甯古
塔東行千餘里居烏蘇里江兩岸者曰朮倫部又東二
百里居尼滿河源者曰奇雅喀喇云云奇雅喀喇所居
之尼滿河岸去甯古塔止千二三百里會集處又在其

上數十百里近阿母奴河口所以便指喀爾班吉爾漢
之踰東南松林大山而至亦猶普祿鄉上去甯古塔二
千七八百里混同江岸之地已有遠族之費雅喀居住
會集處又在其下二三百里近烏活圖湖口所以便庫
葉之派東北大江而言庫葉舟行取順於潮汐指喀爾
班吉爾漢陸行取夷於孔道是以所定地段如此尼滿
視普祿近千六七百里會集轉開一歲者行江易而陟
山難勞逸不同因又減從其殺下文云自甯古塔水程
至其所居盡處四千五百餘里水程二字正以別於此
陸條理甚密五字必寫刻謾互非纂者失之當依義移

遜集九

至求恕齋

乙補正指字今亦刻成指形細審知本作指指喀爾即
上文所引舊志之乞列迷乞與指音近而異也列迷亦
喀爾之轉別今方讀作濟勒彌勒彌即喀爾濟與指皆
譯異矣濟勒彌據志說舊有四種班吉爾漢蓋其種之
一繫指喀爾於上是以大名冠小名猶英和氏卜魁紀
略目赫哲喀喇爲奇勒爾赫哲亦以大名冠小名也奇
勒爾與赫哲異部此三字亦當讀爲濟勒彌前篇已說
具於注依此文濟勒彌作指喀爾奇勒爾赫哲亦可作
指喀爾赫哲正指喀爾班吉爾漢之比矣班吉爲族名
爾漢別爲族之通謂

皇朝通志氏族略滿洲八旗姓有努爾漢氏注云世居
努爾漢地方又有烏爾漢氏蒙古八旗姓有瑚爾漢氏
達爾漢兩氏亦有烏爾漢氏烏爾漢一作烏爾堪瑚爾
漢亦作庫爾堪何氏秋濤朔方備乘雅克薩城考烏爾
堪屯注云屯長曰博卓戶初附博穆爾果爾後歸順引
盛京通志烏塔格河在黑龍江城北六百七十里下言
卽此烏魯蘇城注云瑚爾漢烏魯蘇河灣在黑龍江城
東南達呼爾原駐劄處謂之庫爾堪部烏爾堪庫爾堪
卽烏爾漢瑚爾漢爾漢皆通目非專名也楊氏賓柳邊
紀略引

遜集九

蓋求恕齋

太宗實錄天聰元年五月阿賴達爾漢追毛明安部下
逃人至使鹿部喀木尼漢地方尼漢亦卽爾漢證以瑚
爾漢一作達瑚爾亦作達呼爾之例漢字可從省爾字
亦俱可從省氏族源流考拍喀爾班吉爾漢作班吉爾
漢喀喇則專具小名不綴大名例同赫哲喀喇矣赫哲
有二種氏族源流考與費雅哈並列爲三班吉次在渥
集部奇雅喀喇之下赫哲之上爲其族之一無疑赫哲
與班吉中隔渥集四種族得相接者費雅喀所居在赫
哲之北東至混同江口沿海岸而南班吉在奇雅之南
東自勒富勒河口沿海岸而北渥集部包裹於中故四

種族路分南北東而三部仍合爲一也今費雅喀族已
徙散留居於北者與俄倫春奇勒爾人相雜通目爲濟
勒彌其南依兩赫哲若亦改從大名無復費雅之族號
班吉亦北合奇雅留於南者別從山溝之俗爲溝種失
其故名然費雅界地枝江曹君廷杰伯利探路記尙爲
標別班吉所居亦尙有阿勒幹地名可據阿與噶與吉
勒與喇與爾幹與罕與漢譯字皆通知阿勒幹卽班吉
故地也阿勒幹東濱大海伯利探路記云阿勒幹在海
參崴東北一千五百餘里其處有大海口與拔納斯克
同俄人數百家華人千餘名又云俄鎮因拔納斯克以

遜集九

蓋求恕齋

南阿勒幹以北伯利以東縱橫各千餘里奇雅喀喇地
方共約四五千通呼二腰子語言與黑斤濟勒彌又
異亦無文字醫藥削木爲節以記事男女均蓄髮作辮
從耳後分垂肩前衣服裁制悉如黑斤善使烏鎗木弓
樺矢低答每與虎豹鬪而殺之衣食俱仰給於華商號
曰弗納子以貂皮鹿茸魚骨爲償債之資東海諸地惟
此部未被俄人侵佔黑斤卽赫哲二腰子語言與之略
異俗尙大半相同明是班吉之遺族阿勒幹在其南迤
西有溝族所立溝規爲烏蘇里江左右赫哲族人所遵
守惡俄甚嚴溝種亦出自班吉復無可易阿勒幹自以

吉爾漢得名其上不具班字者族名開有增省達呼爾
依瑚爾漢庫爾堪之日推合本名必作達呼爾漢省爲
瑚爾漢又爲庫爾堪達字皆不具卽其例也班義又訓
大字本增綴乾隆一統志黑龍江山川門安巴吉爾巴
齊河方氏式濟龍沙紀略作昂班格爾必齊河朔方備
乘良維諸水考云亦名大格爾必齊河昂班乃紫語單
言卽班班格爾必齊亦爲班吉爾巴齊實爲大格爾必
齊河東岸舊有界碑其文止作格爾必齊既不加亦
不云班省例抑有據矣阿勒幹本班吉大長所居今爲
海濱小埠縱橫不過數里舊時族屬環而成聚廣徑當

遜集九

聖求恕齋

展數百西至錫赫特山南盡海岸北錯接奇雅與兩赫
哲相埒烏蘇里江上源能免河出錫赫特山西南支峰
西噶塔山東北麓於其界本近下流會穆倫河名烏蘇
里江則去源千里班吉所會集之尼滿河口又在其下
數十里自此東至海岸按覈李氏兆洛壹統圖爲方格
僅六準以西距甯古塔里數不過千二三百一統志吉
林城堡門
甯古塔城注在吉林城東北五百四十餘里瑚爾哈河
北岸東至海三千餘里三當作二吉林總目下云東西
距三千五百餘里三千五百除去西至威遠堡里數五
百九十五又除去東至甯古塔里數五百四十餘止二
千三百四十有奇餘數爲八九十加入亦止二千四
百三四十有奇去三千之數甚遠知其字必誤也山
門勒富集注云烏爾欽窩集在甯古塔城東南二千
四百七十八里勒富勒河注云烏爾欽窩集在城東南二千

千六百二十八里數皆概出亦字有爲互烏爾欽河與
勒富勒河接近烏爾欽窩集去勒富勒河必亦不遠
勒富勒窩集去甯古塔止二十一里勒富勒窩集去
爲二千三百八十八里以其數準合烏爾欽窩集四百七
十八里當作一百四十八里烏爾欽窩集六百二十八里
當作二百六十八里四里四里六字二字皆傳寫誤例七
又列誤也三文當俱訂正通考不能詳校以吉林總目
下東至海三千餘里之文與甯古塔注同疑吉林總目
將軍原稱鎮守甯古塔將軍纂者誤以甯古塔里數移
綴吉林之下增益吉林東西距數五百里改三千五百
餘里爲四千餘里東至海三千餘里爲三千五百餘里
較原徑廣至七分之一按覈東北東南兩徑與一統志
原數仍同此數實爲虛衍一統志吉林東北至海與甯
古塔並云三千餘里者甯古塔東徑本數爲二千四百
三四十有奇加東北斜徑之數六七百爲三千四百
大數實三千餘吉林加差多之數五百四十餘亦止三
千五六百有奇於四千之數尚差短三四百故得通以
三千餘立目也若本數增益五百加上而數溢出四千
之外豈容復以三千爲文其不討根實以意補綴甚明
一統志甯古塔城下本有在吉林城東北五百四十餘

遜集九

聖求恕齋

里之文下敘西至亦標列吉林界里數東南下云至海
一千五百七十里又確與吉林東南至海二千三百餘
里之文有別焉得更有遺漏之里數如東南斜徑至海
角增益不及四百無幾至四千之數四千越在海外非
烏蘇里江邊地二字必亦如通考之三千爲千四百之
倒脫千四百去阿勒幹差縮不遠是據西境而言一統
志吉林至川門勒富勒河下云在甯古塔城東南二千
三百十八里源北勒富勒窩集東南流入海勒富勒
下又云在甯古塔城東南二千一百一十八里勒富勒
窩集在錫赫特山北其河正當班吉族眾所居之地除
去烏蘇里江以西里數千餘河與江相距爲千二百踰

河而南至海北百數十里塔爾芬外富金兩河間地與此數甚相合也錫赫特山一統志云在甯古塔城東南一千五百七十里以勒富勒窩集之數推校此山當兼西噶塔西呼也河所源之大山而言壹統圖錫赫特山西起勒富河岸東至外富金河源爲方格四計里數約六百數十則去窩集南之錫赫特山踰二千二百東至塔爾芬河畔里數亦符密矣千四百具有憑證錫赫特山麓今有驛路由能免河岸北通尼滿河班吉所會集處尙在尼滿上游近阿母奴河口之地當時貢道似取北路不由此驛勒富勒河北有烏爾欽河一作瑚爾新

遜集九

至求恕齋

河亦作呼爾金河其源出錫赫特北榦松林大山與尼滿河所合之厄庫里河源相直故道蓋出此二腰子今未附俄故其地無驛伯利探路記云二腰子剗楊爲舫烏爾欽河有舟楫可杭班吉入貢山東當沂河山西則舍河而陸從厄庫里北岸至尼滿南山多大林中自有蹊用之成路奇集噶珊及鰓力以東諸松林大山皆路通海濱此道亦然不取俄驛者班吉有北族俄所置偏南非孔道也尼滿河源以東烏爾欽河以南部落嘉慶會典吉林圖已止列奇雅不及班吉其迹久晦是以并爲詳考於此

遜集九

至求恕齋

遜齋文集卷九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阿速沙哈魯考

明史西域傳阿速近天方撒馬兒罕幅員甚廣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有魚鹽之利沙哈魯在阿速西海島中其地山川環抱饒畜產王及臣僚居城中庶民悉處城外天方為職方外紀亞細亞圖撒馬兒罕東北之天方非下傳之天方已說具祖法兒忽魯謨斯阿丹刺撒篇阿速都城漢西域圖考謂在今俄羅斯南俄給爾孫

遜集十

一求恕齋

部頓江入亞速海之北岸據俄遊彙編疆域表及歐洲四部圖當為黑海部端斯喀邪省之阿克賽城城倚端涅茨南山之支麓臨大端河端河即頓江西南流入阿速海其地產魚南界枯班省近且秣留克鹽池形狀皆符城西南八十俄里別有阿速古城在阿速海岸非面川之城元史和斯摩哩傳招諭奇爾台實喇烏蘇等城悉降至庫爾哲部及阿克蘇部以兵拒敵皆戰敗而降阿克蘇原本作阿速為宋時部名彼城蓋其汗舊居入元後改建阿魯音烏蘇部見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原本蘭二字出移治此城也奇爾台原本作曲兒忒實喇烏蘇作失兒灣沙庫爾哲作谷兒自後增

只阿速在裏海西北曲兒忒失兒灣沙當俱在裏海之北谷兒只在二城西今海北九十俄里有阿思達拉汗省城在倭爾噶河西隸裏海部河東有所屬多部茹耶勿斯克城去省三十五俄里舊名色爾斯城見朔方備乘北徼水道考自海北西行必出兩城之間色爾克耳海國圖志原本尙作阿沙失兒即達拉地地理志作轉異柯思正為達拉阿思定本別譯作實喇哈斯亦即職方外紀圖亞斯德棘之倒異矣谷兒只乃海西之喀復喀斯部舊名高加索據北徼水道考云裏海蒙古語謂之騰斯鄂模泰西人稱之喀爾士畢安喀爾士亦古撒克因名其部為突厥屬部之可薩所居後呼其族為喀兒只也庫喀亦聲近元輟本秘史康鄰等十一部落有巴只吉即谷兒只譯讀亦可為庫爾哲此部在端斯喀耶南東北省為司塔勿羅波立與阿思達拉汗界接故失兒灣沙降元此首當其衝備乘錫伯利等路疆域考以高加索路為阿速東境由未考出諸城部地所在

遜集十

二求恕齋

遼金元北徼諸國傳云阿速即阿索富城水道考云敘端河流述云西逕噶蘭薩城南又西流二百餘里逕阿索富城北折南流繞其城西入亞速海灣噶蘭薩城即阿克賽城阿索富城距數為中國二百即阿速古城阿索富今作阿薩夫噶蘭薩亦作阿克薩兩文通譯實俱為阿速並無古名今名之異備乘失未按覈川形是以不知其別有新城圖考既據傳文改說此城所在為頓江北岸而不敢更據備乘之文指實為噶蘭薩城則亦未知其即為阿薩蓋阿克賽之名當時尙無傳者沙哈魯在黑海島中備乘考訂海國圖志元代西北疆域考

亦止具其略今黑海部勿利治省克雷木島有巴赫赤
薩來城表云城在省西南三十里昔克雷木汗之都故
宮園亭猶存塵間多就地列市一切仍其舊俗克雷木
汗卽沙哈魯汗塵間多就地列市卽庶民悉處王城以
外之謂巴赫赤薩來爲其都城猶有迹驗元史地理志
西北地附錄約蘇卜分地有巴爾齊勤注云原作巴耳
赤邪巴耳赤邪卽巴赫赤薩來巴赫本讀爲巴喇故又
轉爲巴耳其別又爲客失元秘史康鄰等十一部落會
稽施君世杰山川地名攷引元槩本其九爲客失米兒
客失亦卽巴赫赤爲米卽赤爲齊之例沙哈魯本爲巴

遜集十

三求怨齋

赫爾亦於此可知矣日本人石澤發身東洋歷史地圖
蒙古大帝國帖木兒征略地二圖於克雷木島北俱標
作哥力米汗國哥力米卽客失米勿利治備乘波羅的
等路疆域考作擣里達云其西北界比沙拉比比沙拉
比亦作密沙那米今其省名別薩拉必亞在赫爾酸西
與勿利治實不相接云

唐宋明拂菻考

唐書宋明二史拂菻名同實皆殊別唐西域傳云拂菻
古大秦也居兩海上一曰海西國去京師四萬里在苦
西北直突厥可薩部西瀕海有遲散城東南接波斯地

方萬里城四百下文又有澤散直東北不得其道里東
千里有國曰摩鄰曰老勃薩云此拂菻有今土耳其中
西兩土及羅馬尼蒲加利希臘諸國之地爲古大秦之

分國瀛環志略所謂東羅馬也在苦西謂在東土亞爾
美尼亞諸部之西下傳云大食之西有苦者亦自國北
距突厥可薩部地數千里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亞俱
羅謂大食界太平寰宇記西戎大食國土俗物產下引
杜環經行記云一名亞俱羅其大食王號墓門都此處
亞俱羅本大食都名後卽以爲其國之大名大食北有
藩國名末羅與苦接界地理志云大食之弗拉斯河南

遜集十

四求怨齋

入於海小舟溯流二日至末羅國大食重鎮也弗拉斯
河卽苦大川之下流今美索不達迷亞部巴索拉府東
南底的里士阿附臘底斯兩河合注之大河末羅國都
卽巴索拉其地爲大鎮北境當尙有八達諸城志略云
美索不達迷亞卽巴必羅尼亞巴必羅正末羅之語衍
美索不達迷亞南半部應屬大食苦界至北半部而止
寰宇記大秦國注引經行記云拂菻在苦國西隔山數
千里隔山爲隔亞爾美尼亞及德勒比孫達部以西之
大山知拂菻東界盡此北直突厥可薩部謂北隔中西
兩土之黑海與俄羅斯之南俄部相直也西瀕海有遲

散城謂西瀕亞德亞海有口薩壹爾部會城也東南接波斯謂東南接東土之西里亞部也時西里亞亦屬大食大食本波斯別部從舊名得通言波斯上傳云波斯西北距拂菻西南際海島有西女種皆女子多珍貨附拂菻波斯即波斯西女為島國辨機大唐西域記云波斯國西北接拂菻國境壤風俗同波斯形觀語言稍有乖異拂菻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拂菻即拂菻傳刪其文併國入波斯是為拂菻之東地亡屬於大食而別立為國者據英吉利人艾約瑟所譯羅馬志略云亞拉伯人攻併諸國如敘利亞伊及併亞非利加

遜集十

五求恕齋

之諸地方皆為所據有後此羅馬終未能再行恢復後表云西歷後六百三十六年中國唐貞觀十年亞拉伯人併取敘利亞伊及亞非利加諸地創立回國亞拉伯即大食敘利亞即西里亞瀛寰志略云唐初阿利伯回部據羅馬志略說所取東羅馬地止貞觀十年在元奘還維陽歲之前九年元奘至波斯後回國之立約五六年拂菻與波斯商旅相接必西里亞西女為居伯羅島準合今形波斯之界無可易矣職方外紀圖居伯羅島準合今形波斯之界無可易矣文不具鞋而靴下云迤西舊有女國曰亞瑪作擲國俗惟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子男輒殺之與西域記所云西女之俗略同蓋古蕃國多有此今則改同漢西域鄰俗不盡然也圖志以鞋而靴國附入西女非

圖考以東土之古爾的斯丹一部為苦國美索不達迷亞以北諸部通為拂菻地西里亞從志略說為西女俱非宋外國傳云拂菻國東南至滅力沙北至海皆四行程西至海三十程東自西大食及于闐回紇青唐乃抵中國歷代未嘗朝貢此拂菻為東羅馬中土失後別立之羅馬歐洲史略云降生後一千五十五年有出自土族之塞勒茹族人最為強盛時凡亞洲舊屬加利弗並東羅馬之地皆為所有至一千九十二年塞族人始建都於小亞洲之尼該亞地而易王號曰羅馬國蘇勒勒時小亞洲久屬東帝故人亦多稱其地為羅馬塞勒

遜集十

六求恕齋

茹族所立之國從拂菻舊名稱羅馬其通於中國亦從羅馬舊名稱拂菻可知萬國史記土爾其國記敘是國始末云一千三十二年土耳其酋達路別克在撒馬爾罕與色舒格家將兵濟日洪河破伽寺尼國蘇爾旦馬蘇得帕古達大教師授蘇爾旦一千六十三年十字本將羅買羅一千七十三年阿士蘭遭害子馬勒沙為蘇爾旦勇武有遠略取帕古達廓其疆域帕古達即入達刺伯記云國於東至中國西及君士坦丁威振四方國中無事乃大散金與文學及卒諸子分其國長子領波

斯全國權最盛其後蘇爾旦索理曼以雄傑稱出兵侵希臘攻耶路撒冷安提阿取之遂併吞小亞細亞全部馬勒沙即傳之滅力伊靈改撤東至中國即謂遣大首領你廝都令廝孟判來獻鞍馬刀劍真珠之事西及君士坦丁謂其都在尼該亞與東羅馬都接近是即始建羅馬國號之蘇勒丹史略一千九十二年當依記文作一千七十三年其立國在熙甯六年實非前代所有疆域依記說有中土全境及東土北四部暨波斯一國傳不言東徑而貢道所經之國首為西大食東南徑亦不甚長又兼有西里亞界地似據元祐時索爾曼所國之

遜集十

七求恕齋

尼該亞境地而言西大食即馬勒沙長子所國之波斯不屬索爾曼是以與初時廣徑不同尼該亞今加拉馬尼亞亦曰可尼亞北距黑海直徑甚短與東南程數不能相合北上當有東字東南至滅力沙謂東南境至阿刺伯西北之賽利阿沙漠也東北至海謂東北至德勒比孫達所濱之黑海也西至海謂西至買諾部之馬海也徑數兩隅相若正西縮三分之一有奇程數可推其國後為歐羅巴十字軍所破失尼該亞都城及西里亞等又亡德勒比孫達餘部尙完元史愛薛傳西域弗林人錢氏大昕氏族表作拂林愛薛即其國人入元在定

宗時蓋客居海北之阿速因而歸附者郭侃傳已未破兀林游兵四萬阿必丁算灘大懼來降得一百二十四兀林亦即其國定本作烏林依文獻通考四裔考所引宋四朝史舊文實俱當同唐書作拂菻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保賽音屬部有法因即弗林定本作佛頁弗林又作佛哩皆譯異兀林降元後仍自為國服叛不常至大德中再為所破遂以滅亡萬國近政考略土耳其沿革略述西人記載云東土耳其開國先於西土耳其一千二百二十年土人避蒙古之亂由波斯至小亞細亞安居近處首酋子名爾達固一日游獵野原見兩軍苦戰一

遜集十

八求恕齋

軍將敗爾達固往助敗軍一軍敗去後知敗去者為蒙古兵已所助者為小亞細亞王也小亞細亞王賜地居之若附庸然爾達固死亞司曼第一立攻拜先地恩蠶食小邑小亞細亞王錫封為王一千三百年蒙古兵入境滅小亞細亞既而舍地回國小亞細亞豪傑並起霸佔紛紛共分十邦皆服亞司曼為總王亞司曼乃自稱土耳其王建都城於雅尼蘇是為西土耳其之始一千三百二十年攻布羅羅沙八年而克乃遷都焉一千四百五十一年穆罕默德第三即位明年攻拜先地恩下之拜王死於軍小亞細亞王即兀林王爾達固所助敗

之蒙古兵爲郭侃後再攻西里亞之元軍所被滅之蒙古卽旭烈兀後封於波斯之保賽音拜先地恩卽君士坦丁拜王卽東羅馬王兩拂菻入土耳其之始末於此可見東羅馬先於十字軍之役爲發蘭德侯所襲據改號臘丁至兀林降元之後二年復爲東羅馬通考與後立之拂菻分別爲二地形既殊名亦數改確無容混淆使記求唐拂菻不得乃以西里亞南耶路撒冷之密昔兒當之密昔兒去長安里數雖得通言四萬而界形絕異拂菻都此東卽大食苦國在何所西濱地中海亦無別城可名遲散其誤不待言職方外紀如德亞注云古

遜集十

九求忽齋

名拂菻又名大秦唐貞觀中曾以經像來賓有景教流行碑刻可攷彼拂菻爲西里亞非謂耶路撒冷西里亞本名拂懷元時爲黑契丹國名乞里驛乞里驛亦見郭勒場卽西里亞之譯異地理志附錄別作塔里干定本作塔里堪塔里亦卽西里今圖有作哈里比者哈里與塔里正與兀林同降後亦同滅此事考略不具西征紀同讀與兀林同降後亦同滅程據西史云波斯王鈔辰出兵征巴勒斯坦及西里亞克之元成宗大德四年也波斯王卽保賽音巴勒斯坦卽耶路撒冷大德四年卽蒙古兵滅小亞細亞之歲是之兀林遺族蓋有流入於此復建號爲拂菻者之小亞細亞王所擊敗之蒙古兵卽由居伯羅島北渡之元軍敗後卽退還未嘗深入西使記云密昔兒卽唐拂菻地也

新唐書載拂菻去京師四萬里在西海上所產珍異之物與今日地理正同由不知當時拂菻以西尙有居西海上之拂菻本國而誤密昔兒地唐初自屬拂菻入大食後猶稱拂懷言唐拂菻在所可通引西域傳證爲拂菻故都則全不相伴矣明外國傳云拂菻卽漢大秦唐曰拂菻宋仍之史謂歷代未嘗朝貢疑非大秦元末其國人捏古倫入市中國元亡不能歸太祖聞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見命齋詔書還諭其王已而復命使臣普刺等齋敕書綵幣招諭其國乃遣使入貢後不復至萬秣時大西洋人至京師言天主耶穌生於如德亞卽古

遜集十

十求忽齋

大秦國也其國自開闢以來六千年爲天主肇生人類之邦言頗誕謾不可信此拂菻實當如職方外紀之說爲西里亞會城卽唐拂懷其國南界密昔兒止有加利利以北之士羅西頌大馬士革二城境地甚狹後乃通爲一國西里亞東卽巴索拉元兵自報達至密昔兒道出天方據萬國史記阿刺伯記所攻克之地有帕古達是由巴索拉南入阿刺伯西里亞東諸國久已降附於元爲所封賽因國屬部商賈自得通行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佛頁原作法因其下有尼沙布爾原乃沙不耳沙不耳卽米昔爾轉爲密昔兒佛頁卽佛因是

卽西里亞之拂菻明外國傳云元世回回徧天下捏古倫以入市留滯京都必亦回人西里亞本屬大食爲回部之國人小亞細亞後民無所改十字軍立巴利斯丹棄此城不守爲美索不達迷亞回王所據尋又與埃及暨阿刺伯合爲一大國既又復入小亞細亞見萬國史阿刺伯記巴勒斯元世屬保賽因當自爲國拂菻爲其沿襲大食舊部之名無疑外記注云如德亞古名拂菻又名大秦唐貞觀中曾以經像來寶有景教流行碑刻可攷大秦據景教碑拂菻綴在其上不言所據必如德亞人傳述之說古謂源出大食拂菻則近今猶有此稱沈晦之迹

遜集十

十一求恕齋

案若列眉傳述紀文誤刪出拂菻一語乃失其根普刺等往拂菻招諭依外國傳所敘亦自由哈烈以次而西傳云撒馬兒罕去嘉峪關九十六百里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屢遣使招諭而遐方君長未有至者二十年四月帖木兒首遣回回滿刺哈非思等來朝貢馬十五駝二自是頻歲貢馬駝哈烈在撒馬兒罕西南三千里道遠不至二十五年遣官招諭其王賜文綺綵幣撒馬兒罕入貢爲遐方君長之首知拂菻使至在後哈烈今波斯西踰巴拉索卽西里亞哈烈通使在洪武二十五年拂菻必亦同之西里亞西卽小亞細亞時爲爾達固之

子亞司曼所據號曰土爾其傳云魯迷去中國絕遠嘉靖三年遣使貢獅子西牛禮官言魯迷不列王會其眞僞不可知魯迷卽土爾其時其國已併東羅馬遷於君士坦丁所都之部名羅美里亞羅美一作羅米卽魯迷之譯異傳云其貢物有珊瑚琥珀金剛鑽花瓷器瑣服屬皆拂菻珍產與唐西域所云大略不異土爾其僻遠使迹所不至拂菻舍西里亞亦復無可位置志略定從西域記說而誤牽入居伯羅島之西女屬之西里亞拂菻亡失所在乃又以密昔兒所國之耶路撒冷當之致紛不可理圖考據西使記知密昔兒不能移易復又改附於唐拂菻并糾合

遜集十

十一求恕齋

宋拂菻爲一唐拂菻至宋元豐時僅存西土元明間其國雖未亡而隔在魯迷以西如何通商市而達使節宋拂菻卽明初之魯迷亦不能強混於普刺等所使之國也海國圖志西印度天主原國注引文獻通考四裔考云宋之拂菻非唐之拂林今併明拂菻國地逐一考實諸說之譌互可以瞭然

澤散驢分磨鄰老勃薩考

三國志魏書烏桓鮮卑東夷傳注引魏略曰大秦國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一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

西故俗謂之海西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
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
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都
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
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
繞海直西行大秦都在今土耳其國所都之君士坦丁
城安息條支西大海為今黑海澤散治在海中央似卽
條支之西南地後漢書西域傳云條支國城在山上周
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
唯西北隅通陸道條支陡入海中為今俄羅斯國黑海

遜集十

三求恕齋

部他勿利治省之克雷木島其都城北面亦環海水當
在島東之切爾赤城倚切爾赤山北瀕阿速海東界
別爾頓司克以尼加利海峽是以三面路絕城西南有
星飛洛波立會城其南海濱又有鴉爾塔梨注皆倭爾
焉達三屬城三城與會城相去通不過八九十俄里合
併可成一小國澤散必此安谷城疑卽條支故城時為
安息所役屬徙居內地故兩界間無此國也星飛洛波
立北有陸路從倭爾焉達西折至些洼斯拖玻離巴拉
赫拉注諸海口不必定從水道驢分須海行半歲風疾
一月當在赫爾酸省倭疊薩城之西南與倭爾焉達斜

相直注北上脫四字倭疊薩城西南為別薩拉必亞省
之阿克爾瞞城其西南有多惱河分數道入海自北河
至南河約占中里二百數十飛橋當建在此上驢分城
必阿克爾瞞城從城西之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
是由海岸陸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二句文義
不可通太平寰宇記西戎驢分國記上西字作行行字
亦誤此文蓋舊有關脫後人據他書所引補綴乃至舛
亂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當本作繞海西南行渡
海道直南行繞海西南行承上句言也渡海道直南行
別謂水行之向如此也今由多惱河口渡海至君士坦

遜集十

西求恕齋

丁求直南行若沿海岸則由西南過羅馬尼蒲加利兩
國東境至土國羅美里部東北始轉東南兩文之譌互
可知矣二千里以飛橋長二百三十里之數參校亦大
略相應寰宇記澤散國記北上亦脫西字其闕誤當在
宋前唐書西域傳拂菻傳作澤散直東北不得其道里
東度海二千里至驢分國東度當作北度不知修書者
衍失其向抑傳寫涉上東字而譌傳錄舊說亦自有誤
寰宇記大秦國注引杜環經行記云摩鄰國在勃薩羅
國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身黑俗獷少米
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食骨葬卽波斯棗也

摩字本誤
作摩據西

域傳磨勃薩羅即地理志大食重鎮之末羅今東土之
字改正勃薩羅在其西南二千里中隔大磧是
美索不達迷亞部摩鄰在其西南二千里中隔大磧是
為大食國中滅力沙以南之部落地理志三蘭西北薩
伊瞿和竭東南小國二十六七之一下傳俱紛摩地那
山之下地明史作默德那今日麥地拿在阿刺伯國賽
利阿沙漠之南萬國輿圖依英書譯作麥丁納麥丁為
摩地之轉異亦即摩鄰之轉異下傳云大食男子黑而
可耕有千里馬滅波斯破拂林始有粟麥倉廩瀛環志
略云阿刺伯中央皆戈壁商旅必結隊以行否則虞盜
劫物產惟東最多人與畜皆食之產名馬牧者愛養如
兒于海國圖志云西那山伊阿列山郎里山皆最高嶺
臨西海在墨加默德那各族中不產草木
故古咸謂之石阿丹與經行記說皆相合記引此文次
遜集十

在西有女國咸水而生之下其上文必別標大食所屬
之國名大食屬國有拂懽與末羅連接拂懽亦作拂赫
因與海西之拂赫相混記引既失分別傳又改作自拂
赫西南度磧二千里有國曰磨鄰曰老勃薩移勃薩羅
西南之大磧於拂赫西南又移勃薩羅於大磧二千里
外為摩鄰鄰國之老勃薩兩國俱在今希臘國南之地
地中海豈非大謬瀛環志略云土耳其國買諾部附近
有數島曰居伯羅曰米地隣若謂因勃薩羅與居伯羅
磨鄰與米地隣聲讀俱近改記舊文別自為說若當作
東南度海不得仍云西南度磧且居伯羅島即女國上

傳已有波刺斯西南際海島有西女種之文此又如何
別說為老勃薩云其人黑而性悍志略又移老勃薩於
阿非加利東土桑給巴爾部之蒙巴薩磨鄰為美林德
更在二島海外陸地之東南遠不可合漢西域圖考於
傳與舊記載異同未經審勘乃依東度海誤文釋驢分
為條支驢分既占克雷木島澤散無地可處繆主事俄
游彙編俄羅斯疆域表黑海部敘復以東為黑海東岸
謂二國皆在阿速以東益失其根澤散在海中央明有
略文可據舍克雷木島何從覓合圖考卷首上三國所
綴俄部地名略而多舛疆域表後有歐洲四部圖屯戌

之城悉具今據以推出所在可無惑云唐西域傳云大
中有撥拔力種無所附屬不生五穀食肉刺牛血和乳
飲之俗無衣服以羊皮自蔽婦人明皙而麗多象牙及
阿末香波斯賈人欲往市必數千人納氈血誓乃交
易兵多牙角而有弓矢鎧鎗士至二十萬數為大食所
破略撥拔力種似阿非利加之阿西初阿刺伯取地
思尼志略云麥西南界非利加之阿西初阿刺伯取地
北阿南接阿西北亞古時麥西南境自回部割據之
後散為數小部阿西北亞古時麥西南境自回部割據之
捕殺掠食牛不宰鬻割而生啖之別有野番定地而居
觀美圖志云阿遮司尼國風俗與伊揖阿丹略同向
此邦舉動狂獷無異野人近始知傳言過實惟于宴筵
喜啖生肉并聞牧人餒餓即割牲肉以充饑立塗創口
驅行如故土蠻則汚穢穢穢倫如割牲肉以充饑立塗創口
庖殺必盡而後已土產槍刀象牙各種香料阿比西尼
亞舊有食生肉茹血衣皮之俗所產多象牙香料阿比西尼
技力正同其地近波斯海灣故有波斯賈人住市又北
境接努比阿唐時其地為阿刺伯所取故又數為大食

所略也夫食未深入其地桑給巴爾又在其部之
南中隔亞然觀此可知志略以摩鄰為美林德之非
祖法兒忽魯謨斯阿丹刺撒天方默德那坤城考

古里為葡萄牙屬地印度荷羅部之紅中府祖法兒為
俾路芝國盧斯部之喀刺蚩邑已說具俱藍考篇祖法
兒與忽魯謨斯漢西域圖考附考云皆俾路芝地忽魯
謨斯海國圖志沿革圖敘云鄭和下西洋圖為一島祖
法兒無說職方外紀亞細亞圖忽魯謨斯作阿爾謨斯
綴在百兒西亞海北其東止有西日斯丹亦無祖法兒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保賽音屬部有庫法原作苦
法即祖法傳云祖法兒自古里西北放舟順風十晝夜

遜集十

七求忽齋

可至其國東南大海西北重山祖法兒去古里里數與
錫蘭山同其地去英藩信地國必不甚遠東南大海謂
南濱海東亦界海潮所入之大港西北重山謂北障大
幹山嶺西亦如之也準合兩形當在信地灣西北蘇來
曼山下海國圖志西域押安北路治三國圖山南有路
士部士字原本作土今正志引外國史略云地分五部
日撒拉文曰云他瓦曰以哈拉文曰路士古地撒
拉文即地理備考之薩拉灣云他瓦即干達瓦以哈拉
文即倭拉灣古地即古義斯丹知路士即盧斯士為十
之形其邑曰可士塔路士即志所引地理備考之盧斯
寧波龔氏俾路芝考略云盧斯有會城曰俾拉俾拉即
士塔知會城即在其邑坤輿方圖無俾拉有喀刺蚩喀

刺亦即可搭可果聲近可祖亦聲近搭法例同是知此
城即祖法兒故都矣陸氏次雲入統譯史云祖法兒漢
之大夏唐之吐火羅大夏吐火羅
俱不濱海又非古里
西北臆說不足據瀛涯勝覽云其地邊海倚山為居
而無城郭西洋朝貢典錄別云以石為城今城形不知

若何其東界為信地國所占縮短百數十里不及河岸
西則兼有忽魯謨斯之地與故迹不同外紀西日斯丹
依地形似即備考之古義斯丹元志附錄之伊斯帕罕
北路治圖所目為補士谷者其時屬百爾西亞為附錄
之伯奇台則祖法兒亦折入其國忽魯謨斯附錄作和
爾默色原作忽里模子黃士獻集海運千戶楊君墓誌

遜集十

六求忽齋

作忽魯謨思云親王合贊使臣登陸處其地當在古義
斯丹西波斯國南刺郡海濱傳云西洋大國自古里西
北行二十五日可至刺郡一名拉利士坦亦作拉里
丹通讀即阿爾斯丹坤輿方圖惡末島北有二地東北
日本德爾鴨拔斯為備考之本德爾亞巴西埠西北曰
拉爾即拉里拉爾東距喀刺蚩里徑與喀刺蚩東南距
果阿里徑兩校多二分之一正合二十五日之數西南
兩境俱有山為海濱之障勝覽云忽魯謨斯國邊海倚
山形亦符密故都本在此無疑圖考據瀛寰志略分出
盧斯以西諸部之地為其國境不更准及界外闕二周

老萬歷中其國已亡外紀云百爾西亞南有島曰忽魯
謨斯則僅存惡末一嶼非鄭和所圖之大島勝覽云其
處四時氣
候皆如中國春到則花開秋至亦葉落駝馬牛羊驢騾
積特皆廣有不缺外紀言島中草木不生鳥獸絕跡氣
候極熱人須坐臥水中兩形絕然不同知非
一地傳宋紀說云地多鹹不生草木亦誤
丹迤東為刺撒附錄有阿穆爾原作阿模里又有實喇
哈達原作撒刺哈歹撒刺哈歹即刺撒之語衍阿模里
即阿丹傳云阿丹在古里之西順風二十二晝夜可至
刺撒自古里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國傍海而居刺撒近
忽魯謨斯五晝夜程國都濱海為今阿刺伯阿曼部之
木甲埠圖志亞拉比亞國圖木甲作母士甲萬國輿圖

遜集十

五求恕齋

亞細亞洲圖作馬士喀特其東海角名拉塞耳哈特坤
輿方圖拉塞作刺塞是即刺撒哈歹其國舊本合木甲
及阿曼全部之地為一今邑埠名皆改易惟海角之名
猶存阿丹即阿曼轉為阿模又為阿穆其部舊在拉沙
海口之西北今日沙刺部兼領舊內惹德部亦曰內惹
德外紀圖百爾西亞海南亞辣波亞部有嚙密亞雅漫
兩國亞辣波亞即亞拉比亞嚙密即拉塞讀史方輿紀
要海夷圖西南夷表阿丹下有魯密無刺撒知本為一
國志天方教者引回人劉智天方典禮冠服篇云大
國方稱大國者九十有四稱王者五十餘稱帝者七而
統屬於魯密之一君所謂帝之君也魯密為天
方國冠服之王所都之地其名傳播甚遠祀要所表必

此天方制冠服之上當為哈倫亞拉伯日本入岡本監
輔萬國史記亞刺伯記云哈倫亞拉伯立有維略國勢
漸強大西自大西洋東至印度江南自地中海北至阿
爾海始建伊德魯朝安輯國人止戰關整法度文明日
開冠服之制蓋由之始伊德魯朝疑即建於魯密其國
舊本都默伽哈倫亞拉伯立朝制始徙此也天方全部
為元所伐滅分三都明世增益為亞雅漫即阿曼嚙
四此魯密又非統屬眾國之魯密矣
密近東海濱亞雅漫偏西北近海灣盡處是舊部與今
地不同刺沙在刺郡西南其西北境又亘至土耳其美
索不達迷亞部巴索拉之南去木甲甚遠非兩晝夜可
至傳文二十二下二字蓋誤勝覽云自古里開船順風
一月可到以此數準之二當為九二十九晝夜到日應
在次晨首尾實三十日故得通言一月傳所據為四夷

遜集十

五求恕齋

考文紀要廣西徼外西南海夷錫蘭山下引云自古里
順風二十二晝夜可至阿丹國考所敘忽魯謨斯日程
與勝覽差短十五為傳寫譌失此文亦然紀要采襲於
前傳因仍之於後典錄云阿丹國在古里西可六千里
六千亦依一月計算可證勝覽此文不誤當訂正刺沙
萬國輿圖作力亞特其西北邑名不具坤輿方圖有發
俄在拔索刺南拔索刺即巴索拉發俄宜即阿丹所都
刺沙地無山至沙漠盡處始有山勝覽云其國去山遠
形亦相合傳下文云嘉靖時製方丘朝日壇玉爵購紅
黃玉於天方哈密諸蕃不可得有通事言此玉產於阿

丹去土魯番西南二千里其地兩山對峙自爲雌雄或自鳴乃如永樂宣德故事齋重賄往購通事所言阿丹乃西域傳哈三二九部之阿端元史世祖紀作幹端大唐西域記所云胡人謂之豁旦印度謂之屈旦者譯異爲阿丹非此國阿端爲明世子闐別部之異名實卽于闐之通目在土魯番西南二千八九百里其地有尼嶸依東西兩山于闐河分出其麓中產美玉五色俱備紅黃希而爲貴永樂中數入貢宣德後漸絕通事此言得之天方哈密賈人天方呼其國曰屈旦又爲薩丹哈密爲豁旦或爲幹丹皆聲近阿丹通事不能別乃混爲一

遜集十

三求恕齋

阿丹雖亦產玉石其山在內惹德西界與黑德倭斯部相接黑德倭斯會城爲默伽卽天方所都西域傳云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宏治三年貢駝馬玉石天方本於界上諸山采玉市中旣無此合製之品內惹德安得更有譌互不待言矣圖志已訂此文惟不知阿丹之本爲幹端故猶與于闐歧存兩說四國自古里發行俱沿邊岸先祖法兒次刺撒次忽魯謨斯次阿丹洋中無島嶼可循舟人不敢直駛西域傳云天方水道自忽魯謨斯四十日始至自古里西南行三月始至天方東北道由古里轉忽魯謨斯東南則由木骨都東不

刺哇諸國循西南羣島轉西北迂至近倍或倍半程可知當時船行無徑捷之道勝覽言自古里投正西兌位到阿丹亦據信地灣至阿勒富海口行迹云然非初發卽用此向阿勒富海灣自在疴轆西北發俄又在阿曼西北首尾俱不能向正西圖志失未分出阿丹與天方爲阿刺伯南北兩地附錄無天方有阿勒穆喇爾原作阿刺模忒阿刺模忒卽阿刺伯或作阿刺壁又作阿刺卑勝覽云天方說阿刺卑言語阿丹習阿刺壁語阿刺伯在元世自兼天方及默德那爲一部阿丹與刺撒俱不相屬西征紀程不知阿刺模忒與阿模里舊分兩界

遜集十

三求恕齋

乃以亞丁當阿丹又附會亞達拉毛部之撒法兒爲卽祖法兒割魯密以益忽魯謨斯紛成舛亂亞丁至孟買坤輿方圖云一千六百三十五里疴轆直徑差多無幾撒法兒近十之四爲海里九百八十一校合中國之數遠至三千二百六十九里豈十晝夜所能至典錄祖法兒下有古里西北可二千里之文二千如何能混合於三千二百阿丹爲亞丁較典錄又差短五百五十里與四夷考誤文復多五晝夜亞丁至黑德倭斯亦止六百五十五里依勝覽程數十一晝夜可達若古里先已通此小西洋面之道其至天方又何必轉繞忽魯謨斯及

不刺哇西南羣島且天方至宣德中遣使詣古里遇其國使至彼始附古里船以通阿丹如在亞丁天方是其鄰壤當時何至迷失紀程於傳文及外國紀圖俱未詳覈因有此鑿空之說東洋歷史地圖據以綴祖法兒阿丹於明初西南諸國交通圖又於其間增入刺撒皆失其根默伽今作麥加外紀圖作默加或又作默那與下傳之默德那止差一字默德那即唐書西域傳大食俱紛山傳之磨地那志略作麥地拿云一作美的納其地元時隸默伽後分爲二劉郁西使記云天房內有天使神人之祖葬處天房即天方天使神人之祖葬處謂麥

遜集十

孟求恕齋

地拿圖志引澳門人萬國地理全圖集云麥地拿係摩哈麥葬處卧於鐵棺城福小年年南海西域西國與亞非虔信士不止數萬起程赴城泛江涉嶽而至大眾繁難稠擠是天方教主之墓確在麥地拿非麥加勝覽天方下云西行一日到一城名慕底納有馬哈麻聖人靈寢正在城內至今墓頂毫光日夜侵雲而起馬哈麻即摩哈麥慕底納似即美的納惟其地在麥加西一日程當爲坤輿方圖之熱他去麥地拿尙遠紀程云麥地拿在麥加之北約七百里麥德學即麥地拿勝覽此文有誤傳云默德那回回祖國也地近天方天方地廣西北

遜集十

孟求恕齋

境接默德那亦自得云近里數或本如紀程之說與錄作百里則竟以勝覽之一日程爲據非摩哈麥葬處勝覽作於永樂十四年此條本出自續增慕底納並不別敘是并不知其與天方各自爲國典錄又不考默伽與默德那之同異云國史以默德伽別於天方而歡云即其地復誤默伽爲默德伽更成糾紛勝覽自云默伽不云默德伽豈如典錄所言國史據默德伽貢表及其使臣所述之說錄列亦必不以天方之熱他爲其國都默德那下傳又有坤城云西域回回種亦默德那鄰近之國今麥地拿西北有埃及之彌的安西奈兩部坤城當即國於此天方一名天堂本回部宗教之大名明世阿刺伯分立五國以默伽爲長乃以其名屬之外紀圖於撒馬兒罕東北加勒野東別綴一天方此爲今哈薩克右部地哈薩克奉回教本大食之別支天方故國既改號默伽及默德那坤城阿丹刺撒此部因又自號天方傳上又云阿速近天方撒馬兒罕天方與阿速接近疑卽加勒野之天方傳不具其國與默伽易混并附及焉阿速境地圖考謂有今俄羅斯南俄高加索南部南東二部於傳所敘列爲魯迷哈烈忽魯漢斯刺撒阿丹拂林米昔兒坤城默德那九國距徑約五千里遠不相接東南與軍定細亞各部止隔裏海軍突機往東至撒馬克罕今爲中亞細亞部據略思披思阿母達利耶希

達利亞必三省舊時通為撒馬兒罕屬地志北印
度以外疆或考撒馬兒罕亦如之裏海東北其疆西底
首東與阿速接界天方宮亦如之裏海東北其疆西底
為右哈薩西兩部所牧皇朝文獻通考四裔考所謂烏
別失八里下亦止言北連瓦刺不及瓦刺西界之部外
紀別失八里下亦止言北連瓦刺不及瓦刺西界之部外
加木爾哈大藥日加非爾斯當曰杜爾格西日查理日
加木爾哈大藥日加非爾斯當曰杜爾格西日查理日
今烏勒爾地杜爾格斯當在舊高加薩亞期德辣罕部東
東加勒爾野西即土爾格斯當在舊高加薩亞期德辣罕部東
斯單南野西即土爾格斯當在舊高加薩亞期德辣罕部東
爾東南野西即土爾格斯當在舊高加薩亞期德辣罕部東
幾東南野西即土爾格斯當在舊高加薩亞期德辣罕部東
近古查似即其部查理亦即加勒其部當在沙野之東
與天方逆接其部查理亦即加勒其部當在沙野之東
加非爾兩部加併為一大名者地在右哈薩克中今
亦人俄屬阿克漢休省矣加非譯讀與回部大教師名
遜集十
去求恕齋

之加利弗相同加非爾斯當蓋以加利弗所居得名天
方因之立號查理與革利哈大藥皆加非爾斯當之族
屬故同為天方杜爾格斯當加木爾古查理加刺得四
部普本微弱亦附天方後強盛始各立門戶互相排擊可
初宗馬哈默之教諸國多同後各立門戶互相排擊可
其攻服阿刺伯之後杜爾格斯當自為宗當在土爾
刺伯既折屬土爾其後杜爾格斯當自為宗當在土爾
爾加木爾三部因由之各立永樂中尚通號天方與阿
紀無別部開隔故傳云然也方有二回人亦自言之
西之回部微草堂筆記云然也方有二回人亦自言之
其西回部微草堂筆記云然也方有二回人亦自言之
西之回部微草堂筆記云然也方有二回人亦自言之
固自東部東里所云西里之銅城即哈薩克之天方則
遼金元北徵諸國傳述此傳作南道通亞喇伯方乘
非真道所經如何旁注阿速東南界哈喇西喇伯
哈烈道所經如何旁注阿速東南界哈喇西喇伯
那亦最便如諸國傳述此傳作南道通亞喇伯方乘
不爾遠備乘之說實由不知所在而誤不必多惑

具藍考

元史外國傳海外諸番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
諸國而俱藍又為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
里其國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
比餘國為大世祖至元間占城馬八兒俱奉表稱藩餘
俱藍諸國未下十六年十二月遣廣東招討司達嚕噶
齊楊庭璧招俱藍十七年三月至其國國王必約的書
回回字降表附庭璧以進言來歲遣使入貢十月授噶
扎爾哈雅俱藍宣慰使偕庭璧再往招諭十八年正月
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山舟人鄭震等以阻風
遜集十
去求恕齋

乏糧勸往馬八兒國或可假陸路以達俱藍國從之四
月至馬八兒國新村馬頭登岸馬八兒國為今英吉利
屬地印度麻打拉薩省之馬拉巴爾部僧伽耶山為錫
蘭島新化鄒君西征紀程已有說足可依據阿不合大
王宗室世系表作阿布哈王所封即地理志西北地附
錄保養音之地屬城四十五南境濱海有今俾路芝阿
刺伯諸部此所云其最東南海濱之第一城也惟俱藍
未考實所在注云今達拉王哥爾土國所屬有固蘭城
固蘭即俱藍之轉以當俱藍似為的確惟嫌在馬拉巴
爾之南與假道義不合蒙按俱藍乃達拉王哥爾北馬

拉巴爾西界法蘭西屬部之馬黑府及其西北之卡里古得埠非固蘭也馬黑卡里古得並見新會陳君萬國輿圖印度及馬來羣島卡里古得作卡力咳北接加那拉部之曼嘎羅阿又北為紅申紅申屬葡萄牙日本國人木村信卿坤輿方圖作果阿即瀛寰志略之疴鞞或曰峩亞又為臥亞其府本名邦靖音轉為紅申紅申北界孟買省之康肯部東北界北日不爾部康肯一名鹿那乍里北日不爾在臥亞東北據艾儒略職方外紀亞細亞圖舊名為坎巴牙明史外國傳云古里西洋大國西濱大海南距柯枝國北距狼奴兒國東七百里距坎

遜集十

毛求恕齋

巴國自柯枝舟行三日可至自錫蘭山十日可至諸蕃要會也古里即疴鞞亦即臥亞峩亞界阿狼奴兒即鹿那乍里坎巴即坎巴牙柯枝即曼嘎羅阿傳柯枝下云自小葛蘭西北行順風一日夜可至小葛蘭下云其國與柯枝接壤自錫蘭山西北行六晝夜可達東大山西大海南北地窄西洋小國也又有大葛蘭者波濤湍悍舟不可泊商人罕至兩葛蘭以柯枝錫蘭所距里徑推之小葛蘭即卡力咳大葛蘭即馬黑葛蘭與俱監聲轉而異黃省會西洋朝貢典錄云小葛蘭星槎編作小咀喃世祖紀有咀喃至元二十八年八月戊子進金書寶

塔黑獅子番布藥物咀喃即咀喃亦即俱喃則即俱藍矣卡力咳亦葛蘭之轉紀程止據固蘭不更推及葛蘭故不得也外紀國亞東南有葛正葛正東南有哥爛哥爛又名可陳志略云一作固貞明時屬荷蘭今亦為馬拉巴爾部地葛正即葛蘭以字音求之哥蘭當本作哥正葛正當本作葛蘭今本由傳寫互譌葛蘭在哥親西北據此圖亦甚明晰紀程以哥陳為柯枝並非葛蘭地窄元時為大國蓋兼有柯枝及其東諸部之地是以較古里諸國為大至明始分裂存一隅馬八兒新村馬頭在達拉王哥爾哥摩林海角之東其境亦廣至伯耳克海峽非挈之馬拉巴爾僻在一隅明時通貢止有刺泥國中之回回馬哈沒無其國之名亦因分裂而矣

遜集十

毛求恕齋

日本石澤發身東洋歷史地圖蒙古大帝國依紀程說移馬八兒於海峽之北而闕俱藍又於帖木兒征略圖列葛蘭於達拉王哥爾海曲再綴柯枝及古里於其北俱不密合古里見明一統志所引島夷志為元時所有其國介錫蘭與祖法兒之中兩程皆十晝夜無移南之理祖法兒在孟買西北俾路芝國盧斯部之喀刺蚩境與疴鞞接近紀程復誤合於阿刺伯亞達拉毛部之撒法兒明初西南諸國交通圖亦沿其失今一併釋出是非可以豁然

評陳鶴年課卷漢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

微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其道徑所由試爲考證篇

自意大利國境泛地中海踰紅海入小西洋自較出阿非利加海繞大浪山之道爲便惟紅海與地中海中隔陸地大浪山未通舟楫以前是否西商已由此道而東必當考實職方外紀敘歐羅巴商船所行詳具三道阿非利加海外一爲墨瓦蠟尼加之太平海一爲新以西把尼亞陸路東南之字露海濁遺紅海事屬可疑萬國史記敘葡萄牙通道印度云一千四百八十六年巴多羅謬太士率數隻船探亞非理駕南端順潮而東遂環南端過大浪山葡王名其地曰好望角一千四百九十

遜集十

无求恕齋

五年命華斯哥德噶馬爲船長遠好望角至墨倫的一千四百九十八年達印度其地有君長見葡人禮甚殷有回教商人講其有覬覦他國之志卽解纜而還印度與西人通接實自華斯哥德噶馬始其先彼國海上止有地中海以東天方諸國之回船並無歐商記下文又云噶馬還國王命加福拉巴多羅謬太士二人同往據有印度一地一千五百年加福拉泛船抵東印度遇颶漂蕩抵南亞非理駕之巴西取其地爲屬土將直至印度復遇颶太士溺死加福拉塵免還奏命噶馬將大船二十隻再航印度遂得俄亞爲首府萬國近政考略加

福拉作賅勃倫謂自彼覓得巴西水程貨物可以直達

又云先是歐亞通商皆從陸程運物逐埠交卸中國之物運至印度由印度運至波斯或土耳其再運至埃及如考略說初時印度商貨皆由波斯灣入伯拉底河改陸而西紅海僻在南不當孔道明史外國傳云忽魯謨斯居西海之極自東南諸蠻邦及大西洋商船西域賈人皆來貿易故寶貨填溢忽魯謨斯今波斯南之俾路芝大西洋商船及土耳其貨船由伯拉底河出波斯灣而至者西域賈人則土耳其其中西兩部及埃及諸國由地中海踰陸之商說與考略亦合後葡國人擊敗埃及

遜集十

无求恕齋

由麥地拿通市彼國英吉利繼之進據蘇爾士海峽乃成郵路海國圖志據地理備考周赧王五年間希臘國王侵五印度自後遂由紅海通商貿易一語輒以今形附之古迹謂明以前歐羅巴東來故道如此詳求根證竟不其然希臘事遠在周世本難質言其王亞利散大征五印度以後所通海道希臘志略亦止云由印度至波斯灣順而至伯拉底河口歸至波斯東京定意發水軍隊有事於亞拉伯命在腓尼基地造戰艇成後解散其體節節陸運至歐伯拉底河旁之達巴撒古城從新成就起下於河順流至巴比倫由彼可開往亞拉伯降

生前三百二十三年春亞利至巴比倫病崩亞利所行與所未行兩道仍俱是波斯灣紅海須擊破亞拉伯後方能通舟備考所云并非舊說亞利沒後國分爲四亞耳息與東部之敘利亞以亡是爲本傳之安息羅馬與西北部之馬其頓與其本國亦俱亡是爲大秦大秦都

遜集十

至求恕齋

波斯灣至印度海口卽希臘所行之故道不必更遠至紅海本傳言大秦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天竺國下惟云西與大秦通不及安息安息下云至于羅國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本傳則云從安息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安息至大秦有海西海南二道市所當在西境黑海下口之馬海灣及其西界地盡處之亞德亞海灣不在南境波斯灣亦自爲大秦與烏弋山離分界之地東達日南卽由印度海濱循天竺入貢之道而東天竺下云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天竺已通日南於前大秦固得踵迹於後唐書地理

志廣州通海夷道下敘天竺西境濱海之國亦至巴索拉及美索不達迷亞而止志云提羅盧和國西行一口至烏刺國乃大食國之弗利刺河南入於海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羅國大食重鎮也弗利刺河卽伯拉底河所納之底格里士河小舟泝流爲泝伯拉底河正流之阿附臘底斯河卽歐伯拉底河烏刺國卽巴索拉末羅國卽美索不達迷亞唐時大秦故境東部諸國通交廣猶同漢迹考略又載一事云意大里屬部威尼斯有名波羅馬哥者仕於元欲回帝不許波乃微服遁居蘇門答臘五月經印度洋波斯灣德比孫希臘之君士坦丁然

遜集十

至求恕齋

後回國波羅馬哥入元蓋於旭烈兀征西域時從附其歸國所行亦無別道明史西域傳天方下復有水道自忽魯謨斯四十日始至之文是知明以前南洋以西海人操舟多緣邊岸不敢遠駛紅海偏南緣邊當增多波斯灣下游亞刺伯東海岸里數轉西北踰地中海又須增自耶路撒冷西岸至亞達那東南岸里數兩增遠踰四千而阿刺伯東一道又不如耶路撒冷西道之徑直故自印度諸國與阿刺伯及埃及通使互市與兵交關以外罕有繞至其間者今英船行用火輪蘇爾士陸道又經法蘭西開鑿河渠與前迹不同而波斯灣仍然通

運日本人所繪萬國海陸諸圖俱有此灣徑線與紅海各口標所至里數分析甚明作者願目為間道以圖志之說改繫於瀛寰志略置外紀之文於不論似此書以外別無可憑所見未免大狹故為廣博言之安息西北陸道已說具圖志不必更衍永昌一道圖志在所遺闕其地去海寫遠中隔樺國及諸蠻夷樺為今緬甸及木邦孟艮整久諸土部其國境廣狹西蠻西南夷傳無文不可得知天竺亦有由西域入貢之道見於本傳大秦既不假道於彼自不復問津於此潞江下流在緬甸東南摸兒緬埠入海其西有大金沙江在緬甸西南漾貢

遜集十

三求恕齋

入海兩江中有支港由本邦南通流魏略所云水道為潞江抑為大金沙江俱莫能懸定關滄江在安南之東埔寨入海與潞江不通舍大金沙江綴入此江亦失之疏有志治此學更期精覈承志附筆

塔爾巴哈臺界地初約續約山嶺名河名卡倫名詳釋塔城約自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起往東南行至賽哩鄂拉先往西南後往西行順塔爾巴哈臺山嶺至哈木爾達巴哈即轉往西南順庫木爾齊哈喇布拉克巴克圖葦塘子瑪呢圖沙喇布拉克察罕托霍依額爾格爾巴爾魯克巴爾魯克莫多等卡倫之路至巴爾魯克阿

拉套兩山嶺中間由平地行即在哈布塔蓋阿魯沁達蘭兩卡倫中間擇山坡定界自此至阿勒坦特布什山嶺東邊末處為界賽哩鄂拉即科城續約賽哩烏蘭之北山祁氏韻士西域釋地云塔爾巴哈臺賽里山城東八百餘里山之陽為和博克薩里準噶爾未滅時此其牧地今為土爾扈特游牧賽里即賽哩和博克薩里為賽哩烏蘭山東南兩麓之地西陲要略云土爾扈特游牧之地共分五處其分駐塔爾巴哈臺之和博克薩里地方者為親王策伯克多爾濟等部眾游牧西南與彼處所屬之察哈爾厄魯特連界西北與哈薩克連界東

遜集十

三求恕齋

南皆戈壁荒山東北界噶扎勒巴什淖爾與科布多之烏梁海接壤和博克薩里四境東北界瑪呢圖噶圖勒幹東南之科布多所屬阿爾泰烏梁海旗地之喀喇額爾齊斯河西北踰鄂倫布拉克卡倫至俄棟果勒河岸南沿賽哩烏蘭山陽和博克河所瀦之沙磧而西綿亘甚廣乾隆一統志塔爾巴哈台路屬境有哲克得里克注云在塔爾巴哈台西南去迪化州三百里其東南境沙磧瀰漫五百里廣三百里西字據圖當衍去文志圖地在正東少南舊圖亦有有納林和博克注云在哲克得里克西北有格爾鄂爾格有克特和博克有烘郭爾鄂籠注云皆在納林和

博克東其東北為什巴爾圖為烏爾圖為薩里哲克得
里克納林和博克格爾鄂爾格克特和博克烘郭爾鄂
籠什巴爾圖烏爾圖薩里皆和博克薩里南地納林和
博克圖綴在和博克河西源之西格爾鄂爾格七地以
次而東或偏南或迤北通考云哲克得里克在納林和
博克東南八十里格爾額爾格在東十五里克特和博
克在東南二十里烘郭爾鄂隴在克特和博克東十五
里什巴爾圖在東北一百二十里烏爾圖在什巴爾圖
東北二十里薩里在烏爾圖東北六十里里數俱可按
數薩里最北地段斜至東南包烏爾圖什巴爾圖踰沙

遜集十

美求恕齋

碩接青吉勒表衍亦最長薩里北為烏蘭呼濟爾通考
入東北路與東南路地劃絕注云在察罕呼濟爾東北
察罕呼濟爾為賽哩烏蘭山西之察罕鄂博西域水道
記引策凌傳所載喀爾喀厄魯特分界議云策妄阿喇
布坦存日游牧和博克薩里察罕呼濟爾迤西數年來
漸越額爾齊斯察罕鄂博南即納林和博克故敘察罕
呼濟爾地段冠以和博克薩里之大名察罕鄂博文忠
西有舊卡西南有齊巴克達孫河西流合東來一水
折北迤特呼爾和山東名特呼爾和河通考
云察罕呼濟爾在奇爾噶迤齊布哈達迤東南境齊布
哈達迤即齊巴克達孫河東岸之地河所合東來一水
與察罕鄂博地形正合一統志烏蘭呼濟爾下云其

西為緯綽鄂博為阿睦爾撒納之昂吉其西為察罕呼
濟爾舊為達瓦齊之昂吉又其西為額爾齊斯河其西
鄂拓克游牧處皆歸鄂爾齊斯河之圖於額爾齊斯河
西南界接鄂爾齊斯河之圖於額爾齊斯河其西
烏里雅蘇台鄂爾齊斯河之圖於額爾齊斯河其西
拉為博洛呼濟爾鄂爾齊斯河之圖於額爾齊斯河其西
不然而此呼濟爾與納爾巴哈台一百里自此西南入沙
爾注下又云西距塔爾巴哈台一百里自此西南入沙
爾里數亦有差南入沙積地形復不相符一字似七之
關腹自此句當本在察罕呼濟爾注末烏蘭呼濟爾距
塔爾巴哈台七百里與西域釋地所云賽里相去八百
里之數相近察罕鄂博南界納林和博克又南即沙積
自此句蓋籍寫脫落補烏蘭呼濟爾在鄂博東北為今
失其次七字乃刻誤耳烏蘭呼濟爾在鄂博東北為今
烏里雅蘇圖地段實與薩里相連薩里正東亘至噶札
勒巴什淖爾之北烏里雅蘇圖東地亦自卑爾素克托
羅海北亘至喀喇額爾齊斯河西科城續約在哈巴河

遜集十

美求恕齋

賽哩烏蘭齊巴爾地方接晤會商哈巴河為喀喇額爾
齊斯河東之阿爾噶巴克河烏里雅蘇圖界地在其流
入喀喇額爾齊斯河口之對岸賽哩烏蘭齊巴爾即烏
蘭呼濟爾其西地今同卡倫名為烏里雅蘇圖東地尙
存舊名賽哩亦作薩里乃和博克薩里之省水道記云
納林喀喇山東為阿勒坦烏梁海種人西為和博克薩
里土爾扈特種人納林喀喇山在齊爾袞特依山北喀
喇額爾齊斯河上流博喇濟河口之南其北又有庫克
辛山以壹統圖推校庫克辛山即空紳山齊爾袞特依
為察爾古爾特依納林喀喇在兩山之間西徑正直烏

里雅蘇圖薩里明以和博克薩里得名烏里雅蘇圖北
更有鄂倫布拉克西界俄棟果勒河東哈薩克游牧處
所亦和博克薩里之北地俄游彙編通俄道里表烏梁
海西界有薩理布拉克案云即鄂蘭布拉克鄂蘭即鄂
倫薩理布拉克又即薩里布拉克也賽哩烏蘭山本名
亦為和博克薩里後從省稱作薩里新疆識略疆域總
敘注云塔爾巴哈台城東六百餘里有薩里山薩里山
即賽哩烏蘭要略作霍博克薩里要略上下文所次諸
山即薩里其下有在城東二百餘里七字二當為六之
焉識略塔爾巴哈台疆域敘土爾其特注云在城東六
百餘里在博克賽里地方游牧六字有明證釋地以賽
里山距城里數為八百此文亦必不作二百也通考烏

遜集十

美求恕齋

蘭呼濟爾里數誤作一百正霍博克即和博克矣土爾
文當為七百亦可以推之
扈特所游牧之和博克薩里地方據喀爾喀厄魯特分
界議所云察罕呼濟爾舊界亦本包此山於內賽里山
去此二百餘里當在鄂倫布拉克東水道記俄棟果勒
河作俄儂河云發自薩里山陰北流五十餘里經俄儂
鄂勒卡倫東即俄棟果
勒卡倫又北流六十里經烏里雅蘇圖
卡倫西烏里雅蘇圖卡倫南去薩里山里數為一百十
餘東北至鄂倫布拉克卡倫識略云一百兩合即二百
餘鄂倫布拉克東識略圖有一山北逕瑪呢圖噶圖勒
干卡東南界額爾齊斯河按合此約所云是為賽里山

形邈迤向南有數峰科城續約依森克拉得墳喀巴河
上約作額賢戈里得谷依森克拉得墳即此山南谷之
地此約取道於北是以與彼殊別賽哩所在得實以下
界地可依次遞推先往西南順塔爾巴哈臺山嶺至哈
木爾達巴哈謂出鄂拉西口由平地行先向西南趨塔
爾巴哈臺山嶺後轉西至哈瑪爾達巴罕也塔爾巴哈
臺山本在哈瑪爾達巴罕西一統志云山在塔爾巴噶
台北有特里特額嶺特里特額嶺即哈瑪爾達巴罕西
之塔爾巴哈臺山要略謂其山又名楚呼楚在城北一
百餘里楚呼楚山則在哈瑪爾達巴罕南此所順乃達

遜集十

美求恕齋

巴罕東之大幹山嶺後條敘此界割出之卡倫云塔爾
巴哈臺山嶺迤北舊住之鄂倫布拉克等鄂倫布拉克
與此首山相直山即薩里鄂倫布拉克卡倫去烏里雅
蘇圖一百里鄂倫布拉克以在鄂拉西南界地之中割
出烏里雅蘇圖不在所割界徑由鄂倫布拉克斜出所
接之山當尙在俄棟果勒卡倫之西北文忠圖卡倫北
少西有重山首曰胡雲托揮西南迤亘至特穆爾綽爾
和河岸為輝巴拉集逾河名特穆爾綽爾和山支峰重
疊自固爾班烏里雅蘇圖博洛呼濟爾兩卡倫之間西
出為烏什嶺接哈瑪爾嶺識略圖特穆爾綽爾和山幹

至博洛呼濟爾卡倫支分爲二一自卡倫南過板廠溝南爲烏里雅蘇圖南山一自卡倫北別出固爾班烏里雅蘇圖西過板廠溝北爲烏里雅蘇圖北山後文卡倫條下云烏里雅蘇圖卡倫在城北七十里東北三十里至楚呼楚山根又向東南至板廠溝卡倫三十里哈瑪爾達巴罕卡倫在烏里雅蘇圖之北板廠溝卡倫東北至博洛呼濟爾卡倫七十里哈瑪爾達巴罕西斡包絡楚呼楚兩大山俱在北列特穆爾綽爾和正斡自由固爾班烏里雅蘇圖南而西界道必出此自鄂倫布拉克西南轉西山迤根據明確續約敘所議建立牌博處所

牌博一處布凱阿蘇地方建立牌博一處哈巴爾蘇地方建立牌博一處哈爾塔爾他無所見以本約往東南行至賽理鄂拉之文度之當即賽里山東北麓之地沙爾布拉克即薩理布拉克在山西南麓沙爾托羅蓋本文當即薩里托羅海似即胡雲托揮托揮爲托羅輝之省輝與海聲近托羅輝亦即托羅海也薩里以大名名之察汗鄂博在胡雲托揮南果爾莫孫河源之西克爾根達什爲果爾莫孫西河東岸之地通考云察罕呼濟爾在奇爾噶遜齊布哈達遜東南境奇爾噶遜今讀作果爾莫孫即克爾根達什克奇果三字皆通讀噶遜轉

巴爾愛格爾兩部牧地俱在俄棟果勒河東岸闊濟木博特地段在鄂倫布拉克卡倫外偏北劃入俄界楚巴爾愛格爾在烏爾雅蘇圖俄棟果勒兩卡倫外偏南仍如舊隸真特式地在界內巴彥木爾占應偏在北界圖作拜穆爾市拜讀如別轉讀即為特市與綽更相近拜穆爾市亦即特穆爾綽爾和之省異巴彥與占又拜與市之轉衍矣庫哲滾大壩為固爾班烏里雅蘇圖南嶺固爾班本大之殊語水道記云嘉慶十九年將軍松筠與塔爾巴哈臺參贊愛星阿會疏請移哈爾巴哈卡倫於大烏里雅蘇圖大烏里雅蘇圖即固爾班烏里雅蘇

遜集十

聖求恕齋

圖庫哲滾大壩即固爾班大嶺也布凱阿蘇為博洛呼濟爾北嶺界圖作博爾果蘇阿蘇博爾果蘇即博洛呼濟語轉字數不省哈巴爾蘇光緒九年勘定哈木爾達巴罕西南界段續約作哈巴爾阿素達巴罕知俱即哈瑪爾達巴罕其地本有卡倫在嶺下濟莫爾色克河北岸又名濟莫爾色克卡倫是以約文別敘於下水道記云楚呼楚河北為喀拉瑪嶺嶺北有濟莫爾色克河河之西北六七十里有水發自哈爾巴哈卡倫西東流經卡倫北德布色格爾河自南經卡倫東來滙是為哈爾巴哈河此哈爾巴哈卡倫即濟莫爾色克卡倫非松筠

愛星阿所移之哈爾巴哈舊卡倫哈爾巴哈舊卡倫在哈爾巴哈河北不在河南又已廢不得不省去舊字記止作卡倫明是現存之卡哈爾巴哈自為哈瑪爾達巴罕之省名蓋兩卡俱在達巴罕北麓初時其地本通名哈瑪爾故其河或名哈爾巴或名濟莫爾皆以哈拉瑪及喀木爾之異稱轉變為目卡名亦從之而別一為哈爾巴哈一為濟莫爾色克後省哈爾巴哈改置固爾班烏里雅蘇圖濟莫爾色克因得專哈瑪爾之名遂易其目為哈瑪爾達巴罕或又從省簡通呼為哈爾巴哈是

遜集十

聖求恕齋

爾色克又據別讀作集謨爾色克卡倫位置在德布色格爾河東蓋誤濟莫爾色克卡倫自在河西松筠愛星阿疏以哈爾巴哈與其北及東北之布古什阿布達爾摩多為第三四五卡倫三四五從塔爾巴哈臺北烏里雅蘇圖卡倫起數烏里雅蘇圖北少東為濟莫爾色克又北少東則哈爾巴哈是為第三濟莫爾色克中界哈爾巴哈與烏里雅蘇圖兩卡倫不得偏東又識略言哈瑪爾達巴罕卡倫在烏里雅蘇圖之北移東亦非其北也哈瑪爾達巴罕卡倫西南為達巴罕西餘末處又西南為烏蘭嶺為那拉特嶺皆塔爾巴哈臺山之支峰西南

行別起爲巴克圖山爲阿爾噶靈圖山夾巴克圖瑪尼
圖兩卡倫左右至額米爾河岸始畫河南爲巴爾魯克
大山首起察罕托海卡倫東北迤西南過額爾格圖卡
倫分爲二支南支亘至阿魯沁達蘭之東烏蘭和屯爲
烏蘭和屯山跨庫爾喀喇烏蘇及伊犁兩界一統志庫
爾喀喇烏蘇山川類云巴爾魯克山在庫爾喀喇烏蘇
西北西爲伊犁界北爲藩部左哈薩克界伊犁山川類
云巴爾魯克山在伊犁北東與塔爾巴噶台界西北踰
山接藩部哈斯密地庫爾喀喇烏蘇伊犁兩界之巴爾
魯克山卽烏蘭和屯山西南支盡於莫多巴爾魯克西

遜集十

聖求恕齋

山山南逾額斌格遜池至阿魯沁達蘭皆平地阿魯沁
達蘭南有沁達蘭山釋地云山在城西南三百餘里接
伊犁界沁達蘭山之南爲伊犁哈布達海卡倫北之阿
勒坦特布什山一統志云山在伊犁北罕哈爾察海山
之東二百里舊爲準噶爾塔爾巴哈沁郭游牧處

圖斯考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圖斯原作途思此即巴達克山西北之渾都斯漢西域
圖考據西圖目為噶斯尼者也噶斯尼新疆識略作噶
斯呢距葉爾羌五十站較布哈爾會城及愛烏罕俱差
遠十站與巴達克山不得相接日本木村信卿坤輿方
圖有渾都斯在西域圖噶斯尼之次西踰阿母河所納
支河有拔爾克其城亦屬阿富汗無噶斯尼地位可置

遜集十一

一求恕齋

海國圖志北印度附考引布路斯瑪吉士地理備考云
達爾給斯丹國即南懷仁圖所謂韃而韃也分二十部
落一名布加拉乃通國之最富強者也一名巴爾克一
名古爾墨一名昆都斯一名達黎干皆土著之部布加
拉即布哈爾巴爾克即拔爾克昆都斯即渾都斯三部
本同族而不相統屬古爾墨次在巴爾克昆都斯之間
似斯噶斯尼巴爾克東百里西征紀程云馬薩里什里
福城其名與古爾墨全別不得證合英吉利陔勒低俄
國新志有哥而米尼城屬波嘎拉波嘎拉即布加拉哥
而米尼當即古爾墨巴爾克渾都斯及馬薩里什里福

今俱屬阿富汗此城應在阿母河北與達黎干聯比徐
氏松西域水道記云渾塔斯西北三日程曰塔爾罕與
噶斯呢為鄰塔爾罕即達黎干其說噶斯尼亦自在河
北下文敘布哈爾地又云其屬城曰鄂勒推帕在東七
日程曰濟祿克在東三日程曰噶斯呢在西南十日程
曰坎達哈爾在西南二十日程坎達哈爾木村圖作看
達哈爾在拔爾克南鄂勒推帕濟祿克皆不具以記說
推之噶斯尼舊境或本跨河兼有巴爾克地後分為二
西域圖標綴舊名容可置噶斯尼於河南而鄂勒推帕
與濟祿克俱隔在塔爾罕之北於此界自不相連乃塔

遜集十一

一求恕齋

爾罕刪出在外濟祿克移置河濱鄂勒推帕又移於河
南置在濟祿克東南噶斯尼西坎達哈爾復移之鄂推
帕西北地形全乖所據圖為零摭舊名以意禱注無疑
渾都斯本唐昏馱多地入明併入巴達克山後復別自
為部圖志引英吉利馬禮遜外國史略云尹士斯在亞
母河之南元史之阿母河也谷間甚燥熱居民不多與
其鄰國補答山戰盡有其地即巴達山也產白玉青金
尹士斯即渾都斯與補答山戰盡有其地即巴達克山
侵據彼部建立西都以後之事復立不詳何年艾如略
職方外紀亞細亞圖阿母河南加補爾東少北有峩羅

斯加補爾爲今阿富汗首部之喀布爾舊名加布爾我
羅斯必尹土斯其事度亦在明嘉靖降慶之世去李達
陳誠至彼不過百數十年非甚懸遠谷內謂與都庫施
山谷以內白玉青金產東谷中世祖紀至元十三年春
正月戊子中書省臣言王孝忠等以罪命往巴達山採
寶玉自効巴達山即與都庫施北出之支山界巴達克
山之西者其谷本隸巴達克山故云巴達和斯摩哩傳
札拉鼎逃入於海取伊嚕格勒德沁兩城伊嚕格勒原
作玉兒谷即此谷札拉鼎爲和斯摩哩敗後據察罕傳
又拒守鐵門關再爲察罕所破始自此谷及德沁南踰

遜集十一

三求恕齋

痕都斯坦入海谷中之城自爲巴達克山西北之穆克
城新疆識略作依色克距葉爾羌亦二十五站德沁在
其南似湖北局本壹統圖之洋哈里城渾都斯所有口
谷蓋在穆克西境其西谷遠在哈布爾西坎達哈爾界
內馬薩里什里福以西地雖燥熱阿母河已迤向西北
野徑開廣無險阻哈烈國於其西侯勒特地自彼國東
北至撒馬兒罕必取道此城及巴爾克西洋西域賈販
東通貨運自當輳集於此八答黑商傳所云正指此部
圖斯爲渾都斯之語省其界當兼有馬薩里什里福支
河圖牛其名太祖紀十七年壬午春皇子圖類克圖舍

尼綽爾等城還軍經穆壘國大掠之渡楚楚拉河克伊
拉等城遂與帝會圖舍尼原作徒思匿即此原文之途
思綽爾即下目之特爾默爲巴爾克及其西北科遮沙
里兩地穆壘原作木刺夷西使記作木乃奚即明哈烈
所都其東有邁滿那城近巴爾克圖類所掠蓋即其城
之東境伊拉原作也里爲下目之塔里堪即塔爾罕楚
楚拉河宜即此河塔爾罕在阿母河北渡由於此者阿
母河舟聚於此口故即以河名爲津名也圖舍亦即圖
斯尼與匿皆聲衍字瀛環志略阿富汗注云一作阿富
汗尼此尼字亦聲衍可證祕史圖舍尼綽爾作做出

遜集十一

四求恕齋

扯連聖武親征錄作也黑泥沙兀兒也黑泥做出黑俱
圖舍尼之譯異非合校幾不可讀云

特爾默考

特爾默原作忒耳迷此即與圖舍尼同克之綽爾紀原
文作察兀兒兀兒即忒耳亦即特爾也被譯作綽爾省
兀字不譯耳此省察字而增下迷字又入元後衍異默
與迷亦通讀字也明史西域傳作迭里迷云在撒馬兒
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有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其
酋長居新城城內外居民僅數百家畜牧蕃息城在阿
木河東多魚河東地隸撒馬兒罕西多蘆林產獅子續

通考四裔考作德爾默後文又作錫喇瑪譯復不同城在阿木河東城上當有舊字今本脫佚舊長居新城謂舊城爲撒馬兒罕徙居於此新城在河西故下文云河東地隸撒馬兒罕也外國史略云布哈爾南方曰巴勒巴勒之間有古城居民在西方二十里巴勒卽巴爾克古城卽謂迭里迷舊城居民在西方二十里指新城而言舊城似已廢今河東尚有布哈爾所屬之哥而米尼哥而米尼卽忒耳迷名沿元舊城蓋後築非明以前之故治矣新城職方外紀圖作巴辣馬斯巴辣卽巴勒馬斯似別一地地理備考有美馬墨次在巴爾克上美馬

遜集十一

五求恕齋

墨三字同音蓋卽馬斯之衍異馬斯讀爲馬尼因爲馬墨美又其引增之也正名實卽錫喇瑪省上二字遂至歧出美馬墨今爲科遮沙里與巴爾克接連而偏西北西征紀程云光緒十年英俄議阿富汗北邊之界東至阿母河源西至科遮沙里河南屬阿北屬俄今尙未定科遮沙里在赤道北三十七度三十一分京師偏西五十度三十七分科遮沙里當卽迭里迷城舊城所在可由之以推特爾默跨河東西兼有科遮沙里巴爾克哥而米尼三地境廣人戶不多故止置一達嚕噶齊漢西域圖考失檢續通考海國圖志外紀圖乃云郭寶

玉收馬里四城始得其地憲宗元年立阿母河行省後并屬撒馬兒罕明時北境在阿母河東者屬迭里迷西南境屬俺都淮撒馬兒罕起於元末非憲宗後已然迭里迷所屬有河東地隸撒馬兒罕之文又有西多蘆林產能合傳有河東地隸撒馬兒罕之文又有西多蘆林產獅子之文撒馬兒罕界至河濱迭里迷已難錯入蘆林互見哈烈傳其長亘至彼界又豈能移置河東馬里四城近大雪山亦不得在此復牽合西使記之里尹城更非地位察兀兒親征錄作沙兀兒沙察同讀祕史作扯連亦譯異云

遜集十一

六求恕齋

布哈爾考

布哈爾原作不花刺此敘特爾默北城太祖紀十六年辛巳春帝攻布哈爾賽瑪爾堪等城布哈爾原作卜哈兒卽不花刺也考證云卜哈兒他卷又作孛合里又作不花刺三讀並同耶律西遊錄作蒲華云尋思于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土產更饒城邑稍多西有大河入于海布哈爾多屬城西界阿母河知南境接特爾默北境跨申河祕史錄力克王走出與回回王札刺勒丁相合領軍迎太祖廝殺者別等三人自札刺勒丁後至將札刺勒丁勝了欲入不台兒城不得直追至申河軍馬溺

死者殆盡獨札刺^勒丁與篋力克逆申河走去不合兒
卽卜哈兒札刺^勒丁戰處與之隔由河是此河環其東
北兩面明史西域傳作卜花兒云在撒馬兒罕西北七
百餘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平川卽謂此河里數作七
百餘較錄說微贏其城至明蓋有遷徙外國史略云布
哈爾都曰破加拉名邑也居民十五萬內有書院回回
廟大房宇便通商海外之商雲集東四十里有撒馬爾
罕古城居民萬口多古蹟此撒馬爾罕卽布哈爾故城
明世割隸撒馬兒罕因名撒馬兒罕古城非卽撒馬兒
罕俄遊彙編中亞細亞部疆域表有薩馬爾干爲襍拉

遜集十一

七求怨齋

夫山省首城在襍拉夫山河上卽此撒馬爾罕其城西
北六十里有顆特庫爾干城亦俄所置破加拉今已併
入其中布哈爾遷居顆特庫爾干之西一百六十俄里
領有阿母河濱喀拉枯爾等七城爲俄藩屬非昔之布
哈爾矣然南境尙廣至哥而米尼東沿河岸接阿富汗
之瓦罕帕米爾又皆前代所無襍拉夫山河出偏察干
特城東希爾達利亞省烏拉求別城南奴拉陶山西北
流逕偏察干特北牙宜庫爾干城南至薩馬爾干北卽
申河者別等戰地祕史不詳太祖紀十七年壬午夏避
塔爾哈塞西域主札拉鼎出奔與瑪里克汗合呼圖

克與戰不利帝自將擊之札拉鼎原作札關丁卽札刺
勒丁瑪里克汗原作滅里可汗卽篋力克王呼圖克戰
處在塔爾哈南應在烏拉求別東北塔什干城南者別
等從札刺^勒丁後至則自西攻入和斯摩哩傳云與扎
拉鼎合戰於卓勒新濟齊之地敗之追襲札拉鼎於阿
爾噶城戰於圖滿山又敗之阿爾噶蓋札刺^勒丁北出
與篋力克王所合據之城城憑山險必烏拉求別圖滿
原作禿馬温卽奴拉陶卓勒新濟齊在西爲牙宜庫爾
干東襍拉夫山河北之地札刺^勒丁欲入不合兒軍馬
溺死處可知李氏注西遊錄以卓勒新濟齊原文月亦

遜集十一

八求怨齋

心揭赤牽合於本紀十六年辛巳秋皇子卓沁察罕台
謬格德依所攻之玉隴哈什謂卽阿母河西之玉里隄
紀程以禿馬温山爲波斯國馬散地關部南境之德馬
温山俱不知祕史更有不合兒城之文施孝廉世杰山
川地名考既釋不合兒爲布哈爾又以申河爲印度河
差繆復至千里而遙則由不能根討其城所在泛以大
略之形說之今考出薩馬爾干其誤不必言薩馬爾干
本達噶噶齊治所後布哈爾自立爲國遷都破加拉疆
域表注云五百年前屬成吉思汗厥後四百年前爲回
酋塔陵爾蘭之都回語稱提穆爾達嘎中國語曰鉢跋

子塔篋爾蘭似布哈爾之始君如其說初都亦尙在此
割入撒馬兒罕當在建文之末或永樂初俄國新志云
一千四百年至一千五百年之中有烏斯革備一族設
立此國其初則爲金族所管理後被太麥連大敗遂服
之太麥連卽塔篋爾蘭金族謂都哩特穆爾所敗所服
是撒馬兒罕其事在建國後百年初時之迹闕無可徵
元好問遺山集大丞相劉氏先塋碑征遼丹之糾迷思
干普花兒拒印度噴水連破其軍二十萬普花亦卽卜
花錢氏大昕三史拾遺引其文誤干爲於致不能通讀
并附及焉

遜集十一

九求恕齋

納克恰卜考

納克恰卜原作那黑沙不此敘布哈爾西城城名他無
所見蘇布特傳壬午帝征回國其主默呀委國而去
命蘇布特與哲伯追之及於呼喇河哲伯戰不利蘇布
特駐河東戒其眾燕三炬以張軍勢其主夜遁復命統
兵萬人由布哈川布勒噶爾城追之凡所經歷皆無水
之地既度川先發千人爲遊騎繼以大軍晝夜兼行比
至默呀逃入海默呀所國實卽此城由布哈川布勒噶
爾城追之當作由布勒噶爾城布哈川追之地分東西
序次不能倒易下敘追事云凡所經歷皆無水之地既

度川先發千人爲遊騎明是先城後川此文必轉寫譌
失呼喇河爲阿爾噶城河阿爾噶原作阿刺黑今俄部
所屬之烏拉求別說具上呼喇原作灰里灰呼阿三字
一音之轉里刺譯同呼喇知卽阿刺河以城名下流爲
申河河西北行故有西徑兼有北徑西其直向北其曲
處也哲伯戰地實在河南蘇布特軍河北所駐當曲處
是爲河東由布勒噶爾城布哈川追之時其軍已渡河
而南踰哲伯所屯之地駐布勒噶爾默呀先自布哈川
西走還國故命由此城追之布勒噶爾原作必里罕卽
下目塔里堪原文之的里安今布哈爾所屬哥而米尼

遜集十一

十求恕齋

東之達黎干在烏拉求別西南之襍拉夫山省南布哈
川爲布哈爾西之阿母河無水之地在河西傳敘於度
川之上以下述軍事不可襍入地形故先綴此文河西
漠地今名加拉古末無水踰漠爲俄之襍喀思披斯省
有城邑省西濱裏海卽默呀所逃入之海默呀國於布
哈川西海東與川中隔無水之地所在可推今襍喀思
披斯東近布哈爾屬城曰篋爾甫舊爲厄魯特別部篋
爾甫牧地東北五十八俄里有別果甫迭什克村鎮又
東二百二十五俄里過阿母河橋爲布哈爾所屬之車
爾錐城別果甫迭什克至阿母河中皆漠地默呀所國

必篋爾甫西境蓋兼有阿思哈巴特諸城那黑沙不是其部名傳所遺佚當以此補之明史西域傳云阿速近天方撒馬兒罕撒馬兒罕與阿速界裏海此城入明隸撒馬兒罕先時屬都哩特穆爾根亦迹復甚明

都哩特穆爾考

都哩特穆爾原作篤來帖木兒紀表俱無此名錢氏大昕考異云文宗紀至順二年西域諸王禿列帖木兒遣使獻西馬及葡萄酒當卽其人禿列帖木兒定本作圖烈特穆爾圖烈與都哩譯同禿列自卽篤來紀上又有西域諸王達爾瑪襲圖烈特穆爾之位遣諸王博爾濟

遜集十一

十一求怨齋

吉特等來朝貢之文此圖烈特穆爾爲達爾瑪其先復有一傳位之王名圖烈特穆爾考異失未根討宗室世系表達爾瑪爲察罕台太子之五世孫盛遠王阿濟格之曾孫阿濟格子二長威遠王呼圖克特穆爾次齊勒特穆爾呼圖克特穆爾子越王圖喇圖喇子豫王喇特納實哩齊勒特穆爾子闕孫卽達爾瑪阿濟格事具下注此部爲其故封無疑圖烈特穆爾名在闕中諸王表有越王圖喇又有楚王圖烈特穆爾圖喇下云大德十一年從仁宗平內難有功封至大二年以怨望誅圖烈特穆爾下云至大二年封延祐二年被黜天曆元年

復故封武宗紀止具圖喇事不及圖烈特穆爾仁宗紀亦闕無文文宗紀封圖烈特穆爾復爲楚王敘在天曆二年表字有誤至順元年又有遣諸王都稜呼魯克博囉等賜銀千兩幣二百匹之事圖喇從仁宗平內難久

在上都誅後卽進封圖烈特穆爾爲楚王時圖烈特穆爾自已襲呼圖克特穆爾王位領有阿濟格部天順元年尙遣諸王頒賜次年始薨與達爾瑪正相接圖烈特穆爾必達爾瑪之父宗室表闕文當據諸王表及紀補入達爾瑪襲位仍稱圖烈特穆爾猶伊濟貝之子嘉熙巴襲位仍稱伊濟貝此爲部名非王名達爾瑪後又得

遜集十一

十一求怨齋

喇特納實哩舊封西安王爵邑順帝紀云至正十三年十二月癸丑以豫王喇特納實哩弟達爾瑪討南陽賊有功以豫王前封西安王印與之命鎮成格勒之地至正中達爾瑪尙部兵遠討還鎮成格勒其薨當近元末明史西域傳云元太祖蕩平西域盡以諸王附馬爲之君長易前代國名以蒙古語撒馬兒罕去嘉峪關九千六百里元末爲之王者駙馬帖木兒也駙馬帖木兒實當從此表作篤來帖木兒篤來音近都哩或爲圖烈圖烈都哩與駙馬音俱相類譯者不知都哩圖烈爲何語乃誤說爲駙馬諸王表並無駙馬名特穆爾者撒馬兒

罕卽下目之賽瑪爾堪原作撒麻耳干其地本隸北部
達爾瑪時尙爲所領後部內雖分立數國要皆由土
酋割裂非朝廷改封亦不得有駙馬闖入其間萬國史
記韃靼記云帖木兒卽達爾給斯坦人爲忽必烈裔是
時國內分裂帖木兒卽幼爲伯父所育年二十四舉兵
驍勇無比一統全國蠶食四鄰遷都撒馬兒罕將大舉
入中國發途罹病數月而歿帖木兒卽洪武中首遣
使入貢之帖木兒後貢絕謀假道別失八里率兵東是
卽將大舉入犯之事帖木兒後二年死與帖木兒卽自
是一人其系出自忽必烈爲保賽音之族達爾瑪養以

遜集十一

五求恕齋

爲子亦無駙馬可言經世大典地里圖標不賽因所封
地下綴卽駙馬賽馬爾罕之祖一語以宗藩爲駙馬明
是明人所爲大典成於至順三年後達爾瑪之襲位止
一年時帖木兒卽尙未入嗣賽馬爾罕尙未建庭如何
知有此事此錄根據大典原文於圖固不相涉今釋地
名惟取以校同異之字其所列方位無可按證概從略
焉

格爾濟農考

格爾濟農原作哥疾甯此敘圖嚕勒奇東南屬城太祖
紀十六年辛巳秋帝攻巴喇勒哈等城巴喇勒哈外有

別城卽此城也郭寶玉傳辛巳庫奇頁國威錫蘇勒坦
汗破奈曼國引兵據塔什干聞帝至棄城南走入鐵門
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庫奇頁原作可弗義其
本國在鐵門南大雪山中與巴喇勒哈接近卽哥疾甯
哥與庫與可疾與奇與弗甯與頁與義俱以聲轉而異
譯例實同知是一城格爾濟農當讀爲庫爾奇頁城在
巴喇勒哈東南去塔什干約近千里而爲其國攻奈曼
蓋亦回國與塔什干同族耶律西遊錄印度西北行有
可弗義國數千里皆平川無復邱垤不立城邑此國晝
長夜促羊脯熟日已復出正符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事

遜集十一

五求恕齋

彼可弗義爲下錄約蘇卜部欽察原文之欽義在太和
嶺西北去塔什干甚遠此可弗義乃法顯佛國記國於
葱嶺中之竭義兩國名同而絕然殊異威錫蘇勒坦汗
旣破奈曼聞太祖至棄塔什干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卽
還保己國郭寶玉追至奔印度國境必與印度相鄰其
地耶律所不至錄闕無文長春西遊記云過鐵門東南
度山山勢高大亂石縱橫兩日方至山前沿流南行軍
卽北入大山破賊五日至小河七日舟濟大河卽阿母
沒輦也乃東南行又四日得達行在太祖行在去阿母
河四日程卽其國北境程氏同文跋不能詳言黃氏棟

材遊歷芻言謂由鐵門渡縛芻河越興都哥士大雪山入克什米耳即唐僧元奘所行之道此城應近克什米耳乾隆一統志新疆藩屬有巴勒提云在博洛爾之南痕都斯坦之東其部羣山接近中有長河其境有土伯特扎穆巴克什米爾諸地分兩部落其酋長默默斯帕及烏蘇完分統之巴勒提似即其地克什米爾瀛環志略析入印度巴勒提屬邑止有哈普倫憲宗紀三年癸丑夏六月命多托爾台薩里托爾呼等下有征痕都斯坦克實密爾即克什米爾為憲宗時所征不在可弗义境地之中哥疾甯舊界度亦不過廣至土伯特或扎穆

遜集十一

去求恕齋

巴而止克什米爾兼有迤西諸部則為齊蘇屬地入保賽音封內不隸此也志略云巴勒提一作巴爾替又作哈拉替良哈拉替良轉譯亦可作格爾濟農則又庫爾奇頁固得兩通其讀矣克什米爾今為英吉利藩屬巴勒提為所併云

克布爾考

克布爾原作可不里此城在格爾濟農西北即長春西遊記之班里班音近巴亦近不可其發聲之衍字也克布爾亦即克巴里太祖紀作巴喇勒哈原作班勒紇勒里字通紇與哈亦皆聲衍巴喇猶巴噶移於上即喀巴

通作正為克巴記云八月七日得上所批答八日即行十有二日過碣石城十有三日過碣石城十有三日入大山中行即鐵門外別路也涉紅水澗東南上分水嶺十有四日至鐵門西南之麓中秋抵河上其勢若黃河流西北乘舟以濟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團八刺沿河東南行三十里乃無水即夜行過班里城甚大其眾新叛去尚聞犬吠班里距碣石四日程新疆識略云窩什距葉爾羌十八站博洛爾距葉爾羌二十站博洛爾與窩什隔帕米爾山而相近其中有阿克蘇平查兩河所匯合之阿母河橫絕南北即鐵門西南麓外之河游歷

遜集十一

去求恕齋

芻言又有明時賽馬爾罕封境東南踰鐵門渡縛芻河歷博羅爾入達克山入阿富汗國廣袤三四十里之語博羅爾即博洛爾為鐵門南出所必經班里必即其地皇朝通考四裔考云博羅爾在巴達克山東有城郭戶三萬有奇四面皆山西北面有河與記所說地形亦甚相似克布爾即博洛爾無疑西征紀程以班里為阿富汗之巴爾克城非洛博爾東又有一部曰乾竺特一名坎巨提亦城郭回國錄無此城蓋通屬克布爾郭寶玉傳收瑪勒四城瑪勒原作馬里亦即班里之轉異四城為所屬之團八刺城及此城其一即可弗义國城界域

亦略可見云

巴達克山原作巴達哈傷此城在克布爾西已說具上
太祖紀十六年辛巳春皇子卓沁攻安集延巴爾昌等
城並下之巴爾昌原作八兒眞卽巴達克山山傷昌眞
皆音轉也明史西域傳作八答黑商云在俺都淮東北
城周十餘里地廣無險阻山川明秀人物樸茂西洋西
域諸賈多販鬻其地故民俗富饒漢西域圖考謂史所
記非今日之地蓋爾時兼布哈爾之噶斯尼使者所經
乃在彼處未及詳其東方風土噶斯尼距葉爾羌五十
站似傳之迭里迷非八答黑商其東有阿富汗別之新

遜集十一

老求恕齋

渾都斯爲巴達克山舊部於傳所云差近兩地一爲下
日之圖斯一爲特爾默自俱非此城所轄 皇朝四裔
考云巴達克山西北至伊西洱庫爾東北去葉爾羌千
餘里有城郭部落繁盛戶十萬有奇其國負山險扼葱
嶺之右頗擅形勢有河北流其北鄙之城曰瓦漢巴達
克山本境如此今瓦漢亦屬阿富汗爲瓦罕帕米爾巴
達克山止有伊什得拉克南地其國與博洛爾乾竺特
俱兼屬中國及英吉利云

圖嚕勒奇考

圖嚕勒奇原作途魯吉此城爲都哩特穆爾建庭之所

明史西域傳云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三百六十里城
居大村周十餘里宮室壯麗堂以玉石爲柱牆壁窗牖
盡飾金碧綴琉璃其先撒馬兒罕酋長駙馬帖木兒居
之酋長所居卽此城也李志常長春真人西游記渴石
作渴石北去邪米思干四日程東南度山山勢高大亂
石縱橫眾軍挽車兩日方至前山沿流南行過鐵門邪
米思干卽太祖紀賽瑪爾堪原文之薛迷思干撒馬兒
罕卽賽瑪爾堪紀云十六年辛巳春帝攻布哈爾賽瑪
爾堪等城皇子卓沁攻安集延巴爾昌等城夏四月駐
蹕鐵門關自賽瑪爾堪至鐵門必經此城紀闕不書包

遜集十一

老求恕齋

在兩等字之中譯文證補本祀譯證有幹克石注云當
卽渴石其證文云帝至撒馬爾干聞蘇爾難已往駐夏
之地卽令哲別速不台率二萬騎往追又令阿刺黑諾
延畢速爾向幹克石塔力堪二處進兵如其說此城與
下日之塔里堪並爲阿刺黑諾延畢速爾所收阿刺黑
諾延畢速爾皆無傳是以兩城俱無別文可見拉施特
諸書既有此文足補紀略及傳遺佚幹克石卽途魯吉
讀例語轉又有增衍渴石續文獻通考四裔考作克實
卽克石李氏光廷注西游錄云今之霍什城霍什徐氏
繼舍瀛環志略作窩石卽幹石以是推之途魯亦案語

渴轉爲窩又轉爲途爲魯析別爲途石或爲魯石黎合則爲途魯石又轉同結音斯爲途魯吉矣圖魯勒奇勒奇又衍同克石譯文黎增而本名不異窩什舊屬回部之霍罕即撒馬兒罕漢西域圖考云康熙三十八年

上諭噶爾丹曾破回子之撒馬兒罕當時未稱霍罕改名當在後志略作浩罕云曰窩什在東南元人所置撒馬兒罕城在西今成廢墟圖考謂撒馬兒罕故城在霍罕城南二里據兩文撒馬兒罕舊都實在霍罕西南郭地渴石徧東南傳西字當同記作東王氏鴻緒稿作西沿陳仁錫世法錄之誤西域圖霍什亦同志略圖略偏

遜集十一

五求怨齋

在東奄蔡考改說爲西南因傳誤文而歧出鐵門在南大山中亦偏向東傳下文云城外皆水田東南近山多園林又西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崖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峽口有石門色似鐵路通東西番人號爲鐵門設兵守之彼西字又南之偽俱當訂正霍罕今折入俄羅斯置費爾干省隸中亞細亞部窩什爲其屬城別名注的里其南有河名注合什注合什即注的里以城名河注的里正幹克石之轉異繆主事祐孫俄游彙編中亞細亞部道里表云注的里在省東南三十里霍罕在省西六十五里省首城爲諾威馬爾格蘭許氏景澄

俄界譯漢考證謂譯義爲新瑪爾噶朗瑪爾噶朗見下目即紀之巴爾昌爲安集延鄰城詔威馬爾格蘭西二十里有舊瑪爾噶朗名斯他立馬爾格蘭此巴爾昌故城新瑪爾噶朗蓋元置達嚕噶齊時所遷兩城皆非新建諾威馬爾格蘭至霍罕里數通俄道里表有細目爲一百二十二此作六十五字有譌脫百二十五加三十通爲百五十二合中里爲三百有四是即三百六十之根數元時分此程爲四日行一程計七十六里明人傳迷以程數爲九十乃增多五十有六上傳沙鹿海牙西去撒馬兒罕五百餘里城居小岡上西北臨河河名火

遜集十一

五求怨齋

站水勢衝急浮梁以渡亦有小舟南近山人多依崖谷而居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里無水間有之鹹不可飲達失干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餘里城居平原賽藍在達失干之東西去撒馬兒罕千餘里有城郭四面平曠養夷在賽藍東三百六十里城居亂山間東北有大溪西流入巨川行百里多荒城其地介在別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間數被侵擾以故人民散亡四部西起安集延北巴達克山兩幹支麓納林河畔東至仙米烈厘省納林司克天山西幹爲舊布魯特牧地部名俱已改易城亦廢圯無迹以長春記及劉郁西使記校之里數亦因程數

增多長春記云大石林牙左山右川沿山而西七八日
山忽南去一石城當途度石橋並西南山行五程至塞
藍回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初連日雨大作四日土人
以爲年旁午相賀是日虛靜先生趙九古語尹公曰我
歸期將至數日示疾而逝蓋十一月五日也師命門弟
子葬九古于郭東原上卽行西南復三日至一城其王
亦回紇備迎送禮明日又歷一城復行二日有河是爲
霍闡沒輦由浮橋渡泊于西岸其河源出東南大雪山
間色渾而流急勢傾西北不知其幾千里河之西南絕
無水草者二百餘里卽夜行復南望大雪山而西山形

遜集十一

王求恕齋

與邪米思干之南山相首尾又至一城得接水草復經
一城回紇頭目遠迎館于城南載經二城山行半日入
南北平川宿大桑樹下前至一城臨道有井深踰百尺
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塞藍卽賽藍
其東北五程並山行卽養夷所居山下之地西南三日
至一城有回紇王迎送城名劉記作別石蘭卽達失干
復三日有河爲霍闡沒輦劉記作忽章河卽沙鹿海牙
西北所臨之火站河地形俱明晰程數與劉記不同劉
記三月一日過賽藍城三日過別石蘭四日至忽章河
八日至擣思干城擣思干爲撒馬兒罕舊城相差不過

十數里是由沙鹿海牙至此城止四程由沙鹿海牙至
賽藍亦止此數長春記自賽藍至撒馬兒罕多至十數
程其十一月五日據上四日趙九古與尹公語數日示
疾而逝語在四日逝必不在次日五當爲七之誤長實
於八日起程行十一日而至視劉增多三日賽藍至撒
馬兒罕實數惟八百餘里長春行程以七十餘爲率分
賽藍至火站河爲五日半程分火站河至撒馬兒罕亦
五程半而火站河留憩半日改後半日程爲夜行因差
短一日以此推求沙鹿海牙西去撒馬兒罕里數亦以
五程半四百十八之本數加作四百九十五改合成數

遜集十一

王求恕齋

遂爲五百賽藍及達失干兩數皆然此例可知注的里
僻在諾威馬爾格蘭東南商賈罕至城中戶口數不滿
萬而四郊村落相望眾至十數萬亦自成繁庶之區地
土肥沃有杭稻吉貝蔬果材木諸產水田林園今昔不
異東南兩面俱障阿來嶺嶺爲蔥嶺首山吉薩爾自西
趨東之大幹崇岡絕巘層疊環生支絡中分夷成峽路
東西兩口均在其中注合什河自嶺東合帕米爾河入
阿富汗布哈爾界爲阿母河卽長春自西峽至班里城
所濟之河郭寶玉傳所謂阿穆爾河河南有薩瓦達巴
嶺爲記之團八刺寨山八答黑商界於此分城東北二

百俄里有峩什城徐氏松西域水道記作鄂什亦作窩
什新疆識略謂距葉羌十八站其城舊爲西布魯特別
部所居不隸霍罕卽下傳坤城末後所云疆域褊小止
稱地面之幹失渴石與之劃界爲此城無疑圖志藩屬
志失敘霍罕西南之撒馬兒罕故城又略去東布魯特
境中之別石蘭依聲近字推衍今名以伊什塔爾干西
北亦思弗罕舊城乾隆時莫爾多薩木什和卓所居今
俄省希爾達利亞所治之塔什干爲達什干又以其西
南布哈爾所都之提穆爾達嘎今襍拉夫山省首城之
薩馬爾干爲撒馬兒罕注的里遠不相接渴石乃失所

遜集十一

垂求恕齋

在撒馬兒罕曾爲準噶爾汗噶爾丹所破準噶爾平侍
衛達克塔納等撫定布魯特卽至霍罕明是其城志文
與康熙 上諭違異自係纂修諸臣衍誤塔什干爲武
宗紀達實裕勒原文之塔失元旣不可讀合於尋思干
亦不能改說爲別失蘭霍罕安集延圖列賽馬爾堪於
鄂爾圖巴之西北亦緣志說誤入鄂爾圖巴卽識略之
鄂勒推帕水道記志略俱以爲布哈爾屬城布哈爾圖
有南境無北境此城當割出與賽瑪爾堪並補入彼圖
賽瑪爾堪亦當從正名譯作特穆爾哈不必改合別文
元代西域圖瑪爾噶朗西地已刪從空闕圖噶勒奇以

語解列在部族與克嚕倫輝和爾俱不標注其名佚見
拔達克山圖說字作圖爾奇爲山南回部語言所從出
是爲準噶爾布魯特諸部之祖國行本元代圖魯克察
克東北明哈密衛山北地位祿有途魯吉柯耳魯地七
字此出自校者屨益非原文哈密北地爲今鎮西廳境
列表云附錄諸名與哈密鎮西府地無可附麗故兩表
俱缺本圖於此無注襍錄云回部語言自今哈密關展
以西至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大率相同謂之圖爾奇
語哈密與注方位雖近亦有南山之限不得移置山北
柯耳魯亦不能併說爲一其誤并不由此可勿論圖爾

遜集十一

垂求恕齋

奇自爲圖噶勒奇舊號之確憑襍錄列回語有三目一
曰帕爾西爲拔達克山及博洛爾諸部所習一曰和爾
盜爲墨克默德那諸部所習墨克默德那證補報達補
傳作墨喀麥地拿爲明外國傳之默伽默德那今土耳
其阿刺伯部地和爾盜爲傳之阿丹魏氏源海國圖志
引布路瑪吉士地理備考作科曼科曼卽和盜默伽默
德那志並敘入阿丹引澳門人萬國地里全集云亞刺
伯卽天方阿丹是阿丹爲阿刺伯之大名帕爾西傳作
哈烈後爲回人伊蘇麥兒所據改號白爾西亦作百爾
亞備考云又曰義蘭曰波斯今波斯十一部地圖爾奇

偏東北而與帕爾西聯接中無別部相間必不在蔥嶺之東元初哈密闢展諸舊國本俱習輝和爾語屬隸王庭始改同蒙古間襍回音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並西域東部圖爾奇語亦自從嶺西流入藩屬志拔達克山下云乾隆二十四年八月波羅泥都霍集占奔拔達克山副將軍富德遣使往諭其汗素爾坦沙擒獻素爾坦沙以二酋與已同派噶木巴爾派恐諸部不從難之巴達克山與鄰部痕都斯坦及布哈爾派系俱同準噶爾出自派木噶巴爾其初語言必同習和爾益後參用官語乃別爲圖爾奇繼又以白爾西興起東併愛烏罕而

遜集十一

圭求恕齋

撒馬兒罕嗣王亦爲海心某舍所逐分裂其部爲五十
三各自稱鎖魯擅不相統屬渴石時亦微絕無主名可
託復變從本俗奉強國爲宗遂與嶺東諸族異習白爾
西建國遠在巴達克山布哈爾之後其語又與和爾益
殊別非派木噶巴爾所傳不能先行於哈烈以東諸國
由圖爾奇遞改甚明志敘霍罕境地事俗云東與布魯
特部落錯處其人亦布魯特種奉回教習帕爾西語布
魯特與霍罕同種霍罕從諸國改習布魯特獨守其舊
其名與圖魯勒甚近牧地又自霍罕之窩什東北東南
兩境分劃東西部界卽圖爾奇之本裔亦可見志失渴

石因并失此拉施特書敘察合台封地亦止具大略云
轄突而吉斯單至阿母河不及所建之庭名西人衍說
復歧失爲二突而吉所單上文與麻費蘭那喝拉並列
麻費蘭那喝拉謂納林阿母兩河間地突而吉斯單偏
北當爲艾儒略職方外紀圖之度兒格斯單今俄省之
土爾該司克濱土爾該河其南希爾達利亞屬城別有
土爾迄司丹在納林河東此因其部牧地後有徙拓得
名非明以前舊界西域補傳述多桑書云太祖東歸以
錫爾河東之地封察合台錫爾河卽納林河誤以土爾
迄斯丹爲拉施特書之突而吉斯單又刪去阿母河文

遜集十一

圭求恕齋

闕不完四裔編年表作立國于土闌更質成疑互土闌
日本岡本監輔萬國史記作土蘭西歷紀元前曾併波
斯後無可考表後文云明武宗正德七年土耳其族烏
斯倍根併土闌爲一國建都于其發其發今機窪國在
鹹海之南舊界東跨納林河土闌卽謂土爾迄斯丹察
合台以從定布哈爾賽馬爾堪安集延巴爾昌諸部留
鎮其地必不僻居沙漠疆域表云土爾迄斯丹在省北
二百六十六里是在塔什干北塔什干爲武宗紀達實
裕勒原文之塔失元下目作阿特巴什地多空曠置城
甚稀焉得更有王庭鄒縣令代鈞西征紀程引西書云

察哈台鎮阿母河亦不取多桑之說明土爾迄斯丹本無此城阿母河近鐵門其下又云波斯屬之鎮地復偏西南憲宗紀元年辛亥夏六月以諤爾根充阿穆河等處行尙書省事阿穆河行省在拔達克山舊部今阿富汗所屬渾都斯西阿母河南劉記云己未二月十四日過暗木河十九日過里丑城征西奧魯屯駐於此二十日過馬蘭城又過納商城二十九日過帶歸兒城近南六七里新得國曰木乃奚暗木河即阿母河里丑當作可里即下目克布爾原文之可不里今喀布爾爲阿富汗會城征西奧魯駐此即省治木乃奚今侯勒特迤

遜集十一

天求恕齋

西入波斯界波斯初征定達嚕噶齊由省分置是爲所屬後以封旭烈兀始割出省亦旋罷察合台鎮阿母河波斯屬之似據省事推合省治分察合台封地置立必非王庭所在此說亦難盡據察合台部本無史官拉施特書不詳多桑諸家皆近百年之作者收拾在亡絕以後所言舊迹自涉渺茫釋地不能據渴石本傳參合圖志圖爾奇之文勘正輒讀途魯吉爲突而吉說爲錫爾河東天山北部落之大名既置阿母河界地於不問又以蒙古源流有青吉斯汗在時令長子察干岱于俄羅斯地方即汗位次子珠齊于托克瑪克地方即汗位之

文訂作長子珠齊次子察干岱入之補傳注謂托克瑪克在吹河西復不考此城在突而吉部中建置沿革如何吹河圖志水志作吹郭勒云即唐書西域傳之碎葉水今名儲河托克瑪克疆域表作脫克馬克在河西南岸西北去比失別克十里二城並屬仙米烈厘司克漢西域圖考引耶律楚材西游錄云索虜城在大河南城已圯唐碎葉鎮城故墟也渡河百里踰山丹嶺又西三百里塔刺斯數百里皆平川川北頭有鉅麗大城西契丹盛時富庶甲他處兵後民逃城圯托克瑪克乃舊索虜城至元時已爲廢墟此失別克舊無此城塔刺斯在

遜集十一

天求恕齋

托克瑪克西四百里塔刺斯河濱今亦無城寨爲哈薩克牧地武宗紀達實裕勒上有德喀蘇原作塔刺思即塔刺斯時尙置達嚕噶齊後省入喀三下目喀三次接阿特巴什無德喀蘇其城至文宗時亦廢喀三即托克托呼傳之喀三博斯哈今喀拉科爾偏在托克瑪克東南近溫宿州界不當伊犁府西出之道劉記云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兩山間土平民夥多故壘壞垣間之蓋契丹故居也有河曰亦運流洶洶東注二十八日過塔喇寺塔喇寺亦即塔刺斯亦運注云應作亦連即伊犁轉音自此逾西行當渡吹河記不具城迹何處更容王

庭托克瑪克名亦後出疆域志作索郭魯克尙仍索虜
舊目西莊爲哈喇巴勒圖與比失別克亦異彙編譯俄
人自記取中亞細亞始末篇云一千八百六十二年由
悉畢爾進敗霍罕三城曰比時別克曰託克馬克始同
今名此城乃道光時霍罕所建豈作源流者所能預知
又其文與俄羅斯相儷亦非小名俄羅斯兼拉施特書
之奇卜察而言托克瑪克必亦兼突而吉斯單阿母河
兩地元代地名及部族人名經 國朝重譯於舊文
多不相同太祖紀鄂托喇耳原作訛答刺太宗紀巴齊
瑪克原作八赤蠻托本文爲答瑪克爲蠻此托克瑪克

遜集十一

三求恕齋

依舊譯例推校當爲答失蠻其讀爲木速蠻世祖紀木
速蠻列有兩文一與輝和爾爲類云木速蠻畏吾兒也
黑可温答失蠻等戶定本作穆蘇愛滿輝和爾伊嚕勒
昆達實密此木速蠻爲回種名於答失蠻義別一與伊
嚕勒昆爲類云寓俱藍國也黑可温主兀咱兒撒里馬
管領木速蠻馬合馬定本作伊嚕勒昆主鄂特色爾丕
勒瑪管領穆蘇愛滿瑪哈穆特此木速蠻爲回教名卽
答失蠻答與忽聲近忽有呼音兼有木音忽失讀爲木
失卽爲木速故兩名得互易木速蠻亦有從通讀作答
失蠻者劉祁歸潛志續錄有北使記其敘回紇種類云

有沒速魯蠻回紇者性殘忍內交手殺而噉雖齋亦酒
脯自若有遺里諸回紇者頗柔懦不喜殺遇齋則不肉
食沒速魯蠻與木速蠻俗異謂木乃奚卽憲宗紀瑪拉
希原文之沒里奚太祖紀作穆壘原作木刺夷其人於
諸族最爲兇悍旭烈兀攻克誅之無遺類世祖時其種
已絕紀所不具遺里諸兼兩木速蠻而言而字讀不可
通據顧氏炎武山東考古錄所載泰定元年嶽廟碑答
失蠻作達識蠻此文本當作達里識識闕右戈形成諸
遺亦達之形誤里卽沒里奚之里可讀爲刺爲拉亦可
省讀語間無實義達里識卽答失蠻紀以爲習教住寺

遜集十一

三求恕齋

者之專日記所標綴則爲種族之通名兩文不純同知
源流所據舊記亦復如之木速蠻自墨克分派流行入
蔥嶺占地甚廣長春記作舖速滿云至阿里馬城其國
王暨蒙古塔刺忽只領諸部人來迎耶律錄作速魯蠻
云尋思干乃其種落梭里檀所都蒲華苦蓋訛打刺城
皆隸焉蒲華之西有大河入於海其西有玉里健城梭
里檀母后所都阿里馬爲下目之阿里瑪爾玉里健太
祖紀作玉隴哈什原作玉龍傑赤卽下目之察特其地
實跨突而吉斯單阿母河兩界托克瑪克正與拉施特
說密合注移附於霍罕所置之索郭魯克城名豈非郢

書燕說譯證注言撒馬兒罕及鐵門關地形亦多與本說相歧撒馬兒罕與薩馬爾干西人舊說自分兩地四裔編年表云元順帝至正六年他末乃據麥回阿拉而稱王明太祖洪武二年可拉生陷新建之色馬干都城帖木兒建國於撒馬爾根撒馬爾根即撒馬兒罕色馬干即薩馬干他末乃即帖木兒可拉生當同上文作阿拉薩馬干本阿拉地帖木兒據以爲都繼復爲麥回所陷移於撒馬兒罕兩城如何合一疆域表云薩馬爾干城五百年前屬成吉斯汗厥後四百年前爲回酋塔篋爾蘭之都回語稱提穆爾達嘎中國語曰鍍跛子塔篋

遜集十一

至求恕齋

爾蘭英吉利陔勒俄國新志作太麥連爲波嘎拉之始君波嘎拉即布哈爾其都爲薩馬爾干乃明卜花兒之會城傳所謂在撒馬兒罕西北七百餘里者界劃更無可混今布哈爾西都於元前舊居之破加拉去薩馬爾干二百俄里增多傳數四百有奇蓋明後所徙海國圖志引英吉利馬禮遜外國史略云破加拉東四十里有撒馬爾罕古城居民萬口多古蹟撒馬爾罕亦謂薩馬爾干四十里數有差闕以俄里參合英里四上當有百字今本脫去古城即謂舊都其下復有南方巴勒之間亦有古城之文巴勒外紀圖作巴辣馬斯即明之迭里

迷傳所謂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有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者今哥而米尼及阿母河西阿富汗所屬之科遮沙里地古城亦謂其舊都之城與上一例史略不具布哈爾建國始末敘敖罕亦止據海心某舍以後之迹云古小國不溯及明初言破加拉古城獨與兩表及卜花兒傳文同條其貫并詳及表所刪略之迭里迷兩城所據彼部中舊說自較多桑書爲確拉施特書敘帝自布哈爾進兵撒馬爾干云軍鋒所至無抗命者惟色里普勒達布瑟兩城不降留兵攻下之色里普勒爲識略之科拉普在鄂勒推帕東去霍罕五站今希

遜集十一

至求恕齋

爾達利亞之烏拉求別城太祖東攻撒馬爾干經過其地撒馬爾干亦自謂霍罕下文又云帝自撒馬爾干起行偕拖雷汗往那黑沙不一路游牧過帖木兒嘎哈兒哈先遣拖雷汗往定呼拉商自至忒耳迷斯城濱河攻十日破之至連格兒特薩蠻亦殺掠分軍收巴達克山質渾河北悉平遂渡河帖木兒嘎哈兒哈近那黑沙不偏在其東那黑沙不今布哈爾屬城之那克捨迫亦名喀而什一作伊爾尺克與薩馬爾干止隔顆特庫爾干一城帖木兒嘎哈兒哈亦自同疆域表說謂提穆爾達嘎即薩馬爾干自此往呼拉商仍須西去那克捨迫順

破加拉大道過喀拉枯爾至車爾錐渡阿母河其地今有鐵路平坦無山阻呼拉商先有哲別速不台脫忽察兒把阿禿兒三將往定拖雷踵其後上文云哲別等三將至烹綽布渡阿母河烹綽布在忒耳迷斯西北爲阿八哈傳之阿母葉城卽車爾錐拖雷渡亦由此忒爾迷斯偏東南卽迭里迷舊城下目改譯爲特爾默阿八哈傳作忒耳昧今轉異爲哥而米尼其地自車爾錐沿河岸行徑直可達東北與薩馬爾干隔吉薩爾大山山去兩城俱遠首幹起那克捨迫南迤西亦皆平壤太祖於薩馬爾干先遣拖雷西行而自由那克捨迫南趨至哥

遜集十一

三求恕齋

而米尼始轉東夷山南諸城連接塔里堪分軍收拔達克山行迹亦明白繞出山外連格兒特薩蠻兩城今不知何名水道記云塔爾罕與噶斯呢爲鄰噶斯呢去布哈爾十日程塔爾罕卽塔爾堪噶斯呢卽史略之巴勒其境甚廣東兼哥而米尼兩城介於其間而名久佚似卽分隸於哥而米尼與塔爾罕此二城旣聯合忒耳迷斯拒守太祖至帖木兒噶哈兒哈時吉薩爾南道自梗絕不通注以帖木兒有鐵義衍說爲鐵門關又以太祖渡處近忒耳迷斯於釋地又申其說云出鐵門而南以渡阿母河古時皆取道此城今改於忒耳迷之西於原

文俱不相應多桑書有師抵布哈爾循賽拉甫散河至撒馬爾干凡五日程之文以撒馬爾干爲薩馬爾干誤由於彼帖木兒噶哈兒哈其書不見紀程釋辯機大唐西域記鐵門據英吉利泰南翰所繪元奘游蹟圖云在今布哈爾境內撒馬兒罕城南數百里南臨阿母河赤道北三十七度十八分 京師偏西四十九度十一分撒馬兒罕指爲記之颯秣建云在赤道北三十九度四十九分 京師偏西四十九度八分撒馬兒罕偏在京師西四十九度有奇是謂薩馬爾干鐵門差南二度三十一分則移置於吉薩爾之南與釋地說近注所云

遜集十一

三求恕齋

帖木兒又緣此圖推合而誤辯機記所敘地形多迴曲名亦數改宋祁作唐書西域傳以舊書及北史參校猶不能盡通誤分颯秣建東之宰堵利瑟那與東曹或名之率都沙那爲二又牽入西界之劫布坦那及其舊名之蘇對沙那混合於西曹今本率堵利瑟那下復有脫文益難通讀漢西域圖考云此言昭武九國卽霍罕地與唐史略殊可以參考其說已著根際大宛考以今地分配諸國不能計實霍什所在置颯秣建於霍罕本城指東境之安集延爲東南之彌秣賀其西南羯霜那一國城無可配輒以吉布察克之地當霍什引渴石附之

斯成椎蓋楓林建唐言康國傳謂其地在石國西南五百里石東北距咀邏私城四百五十里咀邏私即塔刺斯西至賽藍行三千里數近四百石右涯素葉河爲納林河所納之北河國城當偏南去賽藍約五六十里西南五百里爲康與賽藍西距沙鹿海牙大數相同沙鹿海牙在納林河曲之東康在那密水南那密水北史以爲米國東水米即彌林賀距康百里那密水宜是殺什西阿爾班故城東之塔爾河河北入納林以下得通名康在納林河南北接沙鹿海牙而略偏東必安集延米即阿爾班兼有殺什地羯霜那傳作史居獨莫水南

遜集十一

弄求怨齋

距康百五十里北史作二百四十里百上當有二字安集延西南百八十里爲舊瑪爾噶朗羯霜那故城又偏西南七十里地近伊斯克其西亦有河北流入納林而屈曲迤東即獨莫水羯霜那北又距米東界自至注的里與圖嚙勒奇地形大略相同伊斯克其西南二百里入大山亦阿來嶺路絕不通東南三百里即長春所經之道故兩記通言鐵門嶺南觀貨邏二十七國東距蔥嶺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爲布魯特牧部及迤南諸城郭之國地達摩悉致帝國尙在帕米爾界中其東有波羅羅川水西流入縛務河爲阿母河所納之基

西爾蘇河可證恭甯翰圖移鐵門於吉薩爾與諸國界迹全不相符注釋既襲其譌西域地名考又廣爲推衍以羯霜那比合渴石置在撒馬爾干與那黑沙不之間而闕其地名紀程徑讀渴石爲喀什復移其地位於赤道北三十八度四十六分較那克捨迨差南一度三分俱於虛無中責其有今從多桑書勘出其根新說之迷障可以豁然

克嚙倫考

克嚙倫地原作柯耳魯此城爲哈喇婁部主阿爾斯蘭所封郡治世祖紀至元二十二年賜諸王阿濟格哈喇

遜集十一

弄求怨齋

婁等羊馬價鈔布絹哈喇婁原作合兒魯即柯耳魯太祖紀六年辛未春西域部主阿爾斯蘭汗來降其文原作哈刺魯釋地引拉施特書作喀耳魯克證補作柯耳魯克克爲語助字柯喀聲轉是舊譯如此托音納爾傳作阿爾婁原文作阿兒魯又其譯異順帝紀太祖取西北諸國阿爾斯蘭率其眾來降乃封爲郡王俾領其部族及明宗北狩過其地納哈爾努特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于北方哈爾努特原作罕祿魯攷異亦謂即哈刺魯氏族表據黃潛所撰追封威甯王制列帖木迭兒於哈刺魯氏云阿兒斯蘭裔孫順帝之外王父也父

也列里兀兀無封子豐國公名闕帖木迭兒父子俱不
襲郡王爵位似非嫡長明宗紀敘北狩事云帝至北邊
金山西北諸王察克台等聞帝至咸率眾來附帝至其
部與定約束每歲冬居扎延夏居阿嚕噶察山春則命
從者耕於約尼阿嚕即阿兒魯以地名山知明宗所至
與定約束之部即哈喇婁察克台必阿爾斯蘭之嗣嫡
領郡爲王者帖木迭兒蓋其從父昆弟紀下文云文宗
遣哈撒及薩題等相繼來迎朔漠諸王勤帝南還京師
遂發北邊諸王察克台沿邊元帥圖塔納萬戶瑪魯等
咸帥師扈行明宗至北邊惟察克台始終勤事其扈從

遜集十一

毛求恕齋

亦止與沿邊元帥萬戶相偕無宗王會合是當時西北
諸藩尙懷疑貳察克台孤行一義其迹於鄰部甚疏而
於帝甚密爲后戚族甚明部地在金山西當近今新疆
之塔城廳拉施特書云喀耳魯克始祖爲烏古斯汗部
落居地近喀押立烏古斯爲舊哈薩克界中游牧部落
之大名西境廣至今俄省土爾該司克之鹹海東境跨
仙米烈廬司克其名史無可見釋地引邱長春西游記
注云古斯部人今本亦無此文不詳其所自始喀耳魯
釋地謂系出葛邏祿以唐書回紇傳考之葛邏祿在北
廷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嶺與車鼻部接

有三族一謀落二熾俟三踏實力永徽初伐車鼻可汗
三族皆內屬顯慶二年以謀落部爲陰山都督府熾俟
部爲大漠都督府踏實力部爲元池都督府即用其酋
長熾俟部置金附州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至德後
寢盛與回紇爭疆徙十姓可汗故地蓋有碎葉怛邏斯
諸城葛邏祿境後拓至碎葉怛邏斯以西錫爾河部長
自其所置其初三部止由僕固振水迤西折北轉東環
多怛嶺以居偏在闊跋勒城舊喀押立東僕固振水直
界東西西域圖志水志說爲廳東北今俄省仙米帕拉
停屬城宰桑司克西之烘和圖淖爾於形不合且其澤

遜集十一

毛求恕齋

卽府名之元池所納之水東爲額爾齊斯河南爲俄棟
果勒河果爾莫孫河亦無僕固振之名可附山志以多
怛嶺爲淖爾西南之朱爾庫朱鄂拉去西餘首山亦遠
皇朝文獻通考四裔考說三都督府及其散部與處
木昆襍居別置之劄延都督府境地云今雅爾本城及
左右地方爲三都督府全境自雅爾城北境愛呼斯左
右地方爲劄延地雅爾城今爲俄界赫吞蘇馬堪鎮屬
烏爾扎爾城在闊跋勒東略北愛呼斯與烏古斯名類
相似新疆識略作愛古斯胡文忠壹統輿圖又作阿古
斯愛與阿與烏俱得通譯烏古斯必以建牙於此得名

其地段有三說圖志疆域志云愛呼斯在塔爾巴噶台西七十里愛呼斯淖爾發源其地猶爲大澤水志云澤周圍數十里又西南有雅爾郭勒此在舊雅爾城東北西水道記愛呼斯西流一百五十里有博羅額布克特水烏蘭額布克特水同西南流百餘里來匯愛呼斯河又挾以西南流五十里入愛唐蘇河愛唐蘇河西流入巴勒喀什淖爾識略愛唐蘇下流通名愛古斯洪氏中俄界圖作阿雅古茲俄游彙編中亞細亞水道圖說作阿牙古字疆域表又作阿牙古自阿雅阿牙俱語衍阿古茲阿古字阿古自皆卽愛呼斯此在舊城西北水

遜集十一

弄求恕齋

道記又云阿拉克圖古勒淖爾亦曰古爾格淖爾又曰愛呼斯淖爾阿拉克圖古勒今名阿拉枯力拉字亦衍助阿枯力卽阿古勒轉讀亦爲愛呼斯此在舊城西南三地古通爲一名葛邏祿所居在中央宜卽舊城雅爾亦卽阿雅爾由舊名轉省而異僕固振水當爲城東之賴鄂爾渾河河源出那拉特嶺西南流合雅爾河過城南合烏里雅蘇圖河爲格勒雅爾河注阿拉枯力淖爾賴鄂亦愛古之轉別僕固讀爲蒲固亦卽烏古振與渾又皆聲近今名與古尙不甚殊多但嶺卽那拉特嶺嶺爲塔爾巴噶台之支峰古時蓋併塔爾巴噶台大嶺

通名那拉達巴罕轉爲那拉塔巴噶省作那塔因爲多怛耶律錄怛邏斯作塔刺斯塔讀如怛具有憑證世祖紀塔爾巴噶原作塔刺不罕卽塔拉巴罕下目呼達巴哩原作古塔巴亦卽古塔拉巴罕舊名塔上亦自有加綴之字多但必此大嶺三部大界自朱爾庫朱及楚呼是諸鄂拉南包至那拉特北幹特里特額及其迤東之幹哈瑪爾諸達巴罕北南部爲熾侯近金山府名大漠又近山西南之戈壁疆域志分廳東南之哲克得里克以南爲沙陀傳之沙陀都督府地其北克特和博克納林和博克左右爲本傳之拔悉密地兩和博克東北自

遜集十一

罕求恕齋

薩里至烘和爾淖爾爲突厥傳之賀魯舊部廢瑤池都督府地瑤池爲突厥舊壤後屬賀魯今和博克東之噶扎勒巴什淖爾沙陀偏南此部與金山突厥舊庭實隔跋悉密一部不能踰郭爾和楚克山而東北部卽元池府之踏實力濱罕桑淖爾而與車界接必跨有布赫崩爾明司克東地兩界條別確無可混謀落爲首部介熾俟踏實力之間是在嶺西府名陰山爲長春記天池東之大山南界當接至所度之沙北愛呼斯右接嶺麓左爲平地僕固振水大界之中其地不得闌入箇延突厥傳云蘇定方以精騎至曳咥河西擊處木昆破之處

木昆部本在曳咥河西地理志曳咥河作葉葉河水志以爲今綏來縣西北之額彬格遜淖爾甸延地方當如漢西域圖考之說爲今庫爾喀拉烏蘇廳志文闕略列表移綴於額敏之下唐代圖又別綴於踏實力界古爾格淖爾之西四裔考因之改誤葛邏祿徙甸延尋又徙至突騎施烏質勒地之西此庭廢入散部宋季其屬攔散錫爾河部長據鹹海濱地別自立爲塞而柱克朝繼又析入貨勒自彌塔刺斯降附於西遼碎葉川耶律錄目爲索虜城時已廢爲墟落踏實力地亦爲默爾奇斯克塔台實衛拉特諸部所分占曳咥河西又別屬巴實

遜集十一

聖求恕齋

伯里別部之展幹爾爲葉美里城於後徙之兩界全別於初界亦異哈喇隻收拾遺族自立部號不知始自何時所居據水道記說卽雅爾故庭記云雅爾地在楚呼楚山西二百里土爾扈特舊居其額什爾努拉地額什爾努拉卽哈爾努特是明世瓦刺屬部所傳舊郡國之遺名西界有喀押立可據當自闊跋勒之阿拉套山東迤至列卜新司司東有喀拉達巴罕山舊名河魯沁達蘭屬塔爾巴噶台識略云阿魯沁達蘭卡倫南至伊犁屬之哈布塔海卡倫一百二十里此山接伊犁府界阿魯亦蒙阿兒魯爲其名本在界中可知祕史云乃蠻古

出魯克過委兀合兒魯種去至回回地面垂河行與合刺乞塔種的人古兒罕相合了古出魯克所經卽此山南地委兀李氏文田注引長春記回紇昌八刺城其王畏午兒之文謂是畏吾兒部族在昌八刺城者卽展幹爾古出魯克自葉美里北撒里崑西出兼涉其界故連及之下卷云太祖命者別追古出魯克追至撒里崑地面將古出魯克窮絕了回來撒里崑爲山東土斯賽溝界內之察拉垓疆域志察拉垓在布爾噶蘇台西三十里壹統圖作襍爾海古讀爲撒里崑字異而音實一襍爾海南卽庫爾河與庫爾喀喇烏蘇界接回回地面

遜集十一

聖求恕齋

以長春記及耶律錄暨劉氏西使記所說按之爲西遼都古則鄂爾多東北舖速滿國所屬之孛羅城地舖速滿卽謀速魯蠻與尋思干梭里檀同族是爲回回之國其庭建在孛羅西南鐵木兒懺察峽外之阿里馬城今綏定縣西塔勒奇城北五里故城孛羅錄作不刺在峽東北卽天池爲廣仁城東北松樹頭嶺麓賽里木淖爾東南岸之鄂勒著依圖博木臺臺東百二十里卽庫爾喀拉烏蘇之精河界北有鄂拓克賽里河自淖爾西北博羅和洛山流出東北合薩爾巴克圖河爲博羅塔拉河東至達爾達木圖卡倫入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河

橫截南北唐時名雙河卽所謂垂河博羅卽李羅河與山俱以舊城得名城界自跨河而北阿魯沁達蘭西界亦盡司界而止李注上卷回回地面以爲今哈薩克塔什干等部垂河讀爲吹河地望俱不符合又讀撒里崑爲算端說其地爲鄂米思干更鑿空難通拉施特書有古出魯克自別失八里至庫爾車歸於古兒汗之文其下又有古出魯克間其父敗殘舊部尙在藏匿思得其眾言於古兒汗曰我離舊土已久今往葉密里哈押立克別失八里招集潰卒眾必來從云云別失八里回語爲五城拉施特所云卽展幹爾爲回紇五城之一非別

通集十一

聖求恕齋

指巴實伯里庫爾車證補注釋爲固爾扎俄界譯漢攷證引俄圖作固勒扎今府治是古出魯克至古則鄂爾多由東路而入甚明哈押立克卽喀押立偏在阿拉套西北邊界與展幹爾俱爲古出魯克部眾所流入其地自阿拉套西包至山南與薩爾巴克圖河北木魯諸卡倫相接亦可見注說不必贅言東南界至察拉塔迤東北有布爾噶蘇台及伊奇爾蘇海圖連亘至鄂爾和楚克當皆爲其地北則齋爾又北爲固爾圖爲額敏額敏北濱額米兒河踰河百里卽廳治其地先入元世祖紀至元十七年冬十月庚午塔爾巴噶軍與賊力戰者命

給田賞之十九年春三月戊子立塔爾巴噶驛二十年春正月癸未撥呼蘭及塔爾巴噶等四千戶隸皇太子位下時塔爾巴噶已置有戍守及監治官不隸阿爾斯蘭阿爾斯蘭納土以前有部將實達爾摩哩先降伊克德濟傳云祖實達爾摩哩以烏蘇展國哈喇婁軍三千來歸於太祖烏蘇展原作幹思堅卽阿思蘭實達爾摩哩所戍宜卽此屯軍降地隨之而入故割出在外察拉垓經哲別略入信宿卽還額敏南地尙如舊齋爾見托克托斯子綽和爾傳原作扎亦兒卽扎延爲察克台迎明宗行狩設置廬帳之所疆域志云齋爾地廣饒水草

通集十一

聖求恕齋

今齋爾亦名扎伊爾西界卡倫俱冬夏常設北則冬設夏撤地在腹內風雪差小是宜冬居阿魯噶察山宜夏當在卡倫以外壹統圖舊雅爾城東南有阿爾噶靈圖山西北濱雅爾河阿爾卽阿魯噶靈圖今譯爲哈廷蘇洪氏圖雅爾河作哈廷蘇河錢觀察恂界約辭注云哈廷蘇卽瑪堪證以西書知爲昔日雅爾地哈廷蘇卽赫吞蘇以此山得名古讀省作噶蘇因爲噶察約尼原作野尼有田土可耕似爲山東北之巴克圖卡倫之地同治三年約云巴克圖卡倫迤西小水地方舊有種地納糧民莊五處所種田地應於立界後限十年內陸續內

遲巴克圖卡倫內外皆田必舊墾種之地巴克圖爲山名亦爲河名迤南三十里有舊葦塘子卡倫俄名阿克圖瑪又三十里爲瑪尼圖卡倫瑪尼音近野尼疑三地舊本通名巴克圖瑪尼後以置設卡倫改析而異扎延阿嚕勒察約尼俱尙有遺名可校東界亦復釐然釋地以多桑圖列此部於巴勒喀什淖爾東南不取水道記說又以其書有太祖東歸定四子分地以葉密爾河濱之地封窩濶台之文割出塔爾巴哈台併額敏南地割出皆失疏濶多桑述拉施特書多以意改竄太宗分地原書不具喀押立上亦止綴近字並無方向額什爾努

遜集十一

吳球恕齋

拉地在正東非偏東南葉密爾河在別失八里西又非額米爾並當分別克魯倫卽喀喇婁語解因與賈實喇傳北方部之乞祿倫同譯止云喀爾喀地失注其非一疆域志列表因俱遺闕元代圖注誤與途魯吉補入輝和爾之次漢西域圖考乃移以附合於下目之哈喇和卓祕史注已通柯耳魯之讀於合兒魯又牽入世法錄哈烈一名之黑魯哈烈去邪米思干塔什干益遠哈喇和卓亦自爲高昌今悉刪出黑魯亦見祕史字作阿魯明史西域傳黑婁近撒馬兒罕世爲婚姻黑婁卽黑魯之別族外國傳瓦刺蒙古部落也在韃靼西元亡其強

臣猛可帖木兒據之死眾分爲三宣德九年脫懽襲殺阿魯台未幾內殺其賢義安樂兩王盡有其眾欲自稱可汗眾不可乃共立脫脫不花以先所併阿魯台眾歸之自爲丞相居漠北哈喇噶等部皆屬焉哈喇噶舊屬賢義安樂兩王在阿魯台所部以外此是哈喇婁明世其部尙在張氏穆蒙古游牧記云土爾扈特部始祖元臣翁罕姓不著翁罕蓋察克台之子若孫入明去王號而稱汗者土爾扈特亦卽柯耳魯克之讀異何氏秋濤補緝據水道記增入居於雅爾之額什爾努拉地之文而於注不引順帝紀蓋尙未得其讀云

遜集十一

吳球恕齋

輝和爾考

輝和爾地原作畏吾兒此城爲輝和爾國伊都呼巴哩珠阿勒坦德濟世封之所事具巴哩珠阿勒坦德濟本傳故地在和琳山下後遷交州巴哩珠阿勒坦德濟所居爲火州在巴實伯里古北庭都護府東南哈密西北與明史西域傳之火州又名哈刺在柳城西者有別不知其建國所自柳城西火州卽下目之哈喇和卓亦作哈刺和綽殿陽元圭齋集高昌僕氏家傳云偉兀者回紇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刺和林卽今之和甯路也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也會高昌國徽乃併

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哈刺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哈刺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兀稱高昌地則高人則回紇也以下敘哈刺山王氏偉兀即輝和原文之畏吾亦作畏兀其王國於高昌之哈刺山即金史太宗紀之回鶻哈喇汗與巴哩珠阿勒坦德濟同族而異支國傳至元初爲阿喇勒烏蘇所攻滅於此輝和爾之地無涉北庭亦稱輝和爾見莽吉蘇傳以徙居之次推之似即交州而宋史高昌傳云高昌國師子王避暑於北庭北庭實哈刺山王之舊都其交河州亦遠在金嶺之南高昌城西不能證合北庭本傳云交州即火州也本虞

遜集十一

吳求恕齋

集所撰高昌王世勳碑據高昌王世家其下亦云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朮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番是兼綜甘西新復諸州眾回紇而言非止一部交州當爲大名火州其小州碑失分析傳因承之北庭阿喇勒烏蘇傳作瀚海軍亦以兵攻破說具下目巴實伯里下火州世祖紀作和州爲巴哩珠阿勒坦德濟曾孫和爾齊哈喇德濟嗣守之藩國金太宗紀有和州回鶻和州宜即此其地據長春西游記在陰山東北別餘之南乃舊唐書地理志北廷東南之甘肅州在今新疆奇台縣東南舊木壘城城南北皆障大山南山爲

天山正幹北山其支峰自舊奇台縣今巡檢所駐靖甯城東屢豐輯懷兩堡沙磧中別出者山邈迤東至鎮西廳餘支爲沙阜北趨噶順戈壁記云過沙陀抵陰山後回紇郊迎至小城酋長言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沿州西行歷二小城西即鼈思馬大城沙陀南陰山後小城即噶順臺舊堡沿州北界西行又歷二小城爲北道橋臺即古城古城今移縣駐治舊爲巡檢所駐之小城西域水道記謂即哈勒噶齊必魯傳巴實伯里東之獨山城是爲瀚海軍屬城去噶順臺一百七十里東南由靖甯城至木壘增多十里兩數爲二百五十古城偏

遜集十一

吳求恕齋

西自噶順臺取直徑踰山差近五六十里正合三百之數靖甯城有河即傳所云禱河東過鎮西之肋巴泉塘折南踰烏克克嶺即哈密之地鎮西舊無城靖甯城亦國朝乾隆中所築木壘有舊城州治在此無疑伊都呼國兼有鎮西全境及靖甯東地噶順南地疆域亦不狹明世法錄誤牽入哈刺火州西域傳遂旁及安定曲先諸衛之撒里畏兀兒而於哈密之迤北可汗所居之地至不能標舉其名徐氏松跋西游記又失校沿州西行之文從誤本作沿川西行說陰山爲古城南山和州再失所在漢西域圖考雖補入迤北汗地刪出撒里其

析畏兀與高昌界地亦多糾互今悉不取和爾齊哈喇
德濟後嗣傳敘至齊奇而止諸王表高昌王位末有太
平努至順三年封卽嗣奇齊者其封亦終元世不絕都
哩特穆爾所部王城止此以下皆達嚙嚙齊治所降王
俱不得封龔間有王子弟分鎮及朝命宗王出鎮亦均
領兵不治城事故通爲散城云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上俞曲園先生書

孟陬由蘭舫處寄奉一函想蒙垂覽嗣以俗務瑣屑音
敬稽疏伏維萬福承志近讀禹貢偶得一疑詳稽眾說
不能自釋敢希訓正禹貢東迤北會于匯舊說匯為彭
蠡此據上匯澤之文為解也夫彭蠡自在江南何得云
北上文自作東匯何以于此又云北會此于地理及經
文均不合也宋人移九江東陵于上流以沅湘九水為

遊集十二

一求恕齋

九江巴陵為東陵則白東陵以趨彭蠡固須北折而東
但北迤處遠在武昌之上至潯陽以下仍是東行會于
彭蠡非北會彭蠡如其解必經作北迤東會于匯于事
方合不得作東迤北會于匯矣元人以會匯為會漢云
漢水自大別以南與江水會合為一故不云會于漢而
云會于匯此亦不然上文匯澤自屬彭蠡言不屬漢言
漢水入江經明云南入于江則北會于匯果為會合于
漢經亦直云北會于漢可矣何為歧其文而云匯乎近
人又有會匯為會具區之說于義更無據並難徵信承
志竊疑此匯字乃淮之借文也說文匯从匚淮聲同聲

之字古書例得相段故淮字得借作匯漢唐扶頌淮夷
來降淮夷作匯夷是其證也淮水在江北江自湖口以
東折而北行合肥水而會于淮故曰北會孫氏伯淵分
江導淮論據酈元水經注王象之輿地紀勝謂古時江
水由巢湖湖施泄肥水之流以通淮當可信也孟子云
禹排淮泗而注之江孟子去伍胥年代不遠斷不以近
世新通之邪溝漫指為禹迹此必禹時實有通江于淮
之道故孟子據以為說也本經亦言沿于江海達于淮
泗若此匯字得讀為淮則揚州貢道其近江者可直由
江入淮瀕海者自沿于海各從其便不必如枚傳所云

遊集十二

二求恕齋

沿江入海自海入淮之迂曲而鄭夾漈譏孟子不曉地
理亦可證其不必然矣又考全經之例凡言會于某者
皆實綴其為某水如導沅云又東北會于汶導淮云東
會于泗沂導渭云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導洛云東北
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並無歧出之名此匯字果為彭
蠡為漢為具區經亦當日會于彭蠡或曰會于漢或曰
會于震澤與前後文一律今不曰彭蠡曰漢曰震澤而
別著之曰匯于全經未有此例故直疑其為借字也先
儒說此經者向未有破讀承志妄生臆見實不敢自信
是以撮舉大略質之函丈惟先生裁而正之幸甚

上溫處道某公書

前日進謁蒙憲臺諭及防海事宜業將練兵演礮二大端應瀆鈞聽時方盛暑流汗濡衣又爲刻已長是以未敢畢申其說退而私度義有未盡用復摭拾所遺密陳左右一曰駐兵處所宜與鎮將熟籌也龍灣礮臺阻山傍石不能展拓鎮軍已非之矣盤石一營亦沿襲前明禦倭舊制其臺顯然呈露無林木爲之翳障非礮力能洞鐵甲難於衛固自馬江事出閩中扼守俱在迂曲隱蔽之區必我礮能懸擊於敵敵船不能平擊於我方可設臺此間所築遠在法夷寇陷交趾以前彼時利害未

遜集十二

三求恕齋

形故多當直衝要今茲繕完事後自應量度所宜左文襄收拾閩疆遺規具在當訪求者一也一曰堵口方術宜令疇人博議也立方一尺之水抵力若干壓力若干重學諸書已詳之矣立方一丈積數當累至千倍前此采防海新論之說製用木櫃於法未爲不合惟壓力與抵力不能詳較以致隨流飄蕩今易櫃爲船其形雖長短廣狹不同其力仍無以異施壓之方斷當精算至旁維竹纜益以鐵錘此特加用攝力其能壓與否終不能不歸本力況船非新造朽窳雜糅攝力亦復難施深恐新論所云轉爲近實都中算士固難其選然重學根數

尙存略可推測當講求者又一也二者皆所以控遏門戶事至粗淺而關係至重安置妥貼至難近外夷事事究及精微而中土事事求簡得其厓略卽視爲已合已完此何以應猝乎職屬在下僚不敢以典司籩豆軍事未學爲辭謹就所聞條其得失惟宏覽通識裁而擇焉省臺旣無撥應偏方事局誠未易支古人建功立業大都出自艱難憲臺所以上答

主知者在此職所延頸踵仰祝於憲臺者亦在此矣上徐澂園侍郎書

夫子大人閣下竊承志前在都門以蒐討平陽方志舊

遜集十二

四求恕齋

文求假方輿勝覽仰承師訓是書近少流傳尋獲遺編當謀刊刻後奉發遣還職移笈南行遠僻海濱無由蹤迹嗣以采備縣中先輩遺籍稟請恭詣 文瀾閣副錄儲書檢閱史部地理類中存有此冊書爲鈔補謁闕叢多時迫寇氛籌備方亟苦少同志警校未遑淹延至今尙存虛願伏以吾師總持文柄廣業甄微是書上接輿地紀勝之編補臨安平江溫婺處衢四十餘卷之闕佚下開元明統志形勝風俗山川古蹟之記爲考治宋元明三史輿地纂修川湖江浙閩廣十數省部府廳州縣志乘者所必資可否發此儲藏下之書局屬典校之士

正譌補闕付官匠刊行其本乃近歲補鈔原本必尙可
根求所自得其底刻取紀勝統志及名勝志通志爲之
旁證精校非難吾師嘉惠後來敢希與撫部商之承志
於戊子歲見王祭酒師與江蘇肄業諸生手教有擬撰
水經注正義一條頗思從事於斯尋審累年始知其書
實出建安以後所據圖籍惟曹魏數州吳蜀兩方虛無
憑藉取資雜說舛失殊多且傳本至後魏已殘闕不完
郵注依傍誤文所駁所申恆乖本意欲爲疏釋當先治
山經漢志考定三國以前及漢初以前水道如何下采
續漢志華陽國志諸書至明統志彙爲一錄考定三國

逸集十二

五求恕齋

以後及南北朝以後變遷之道又復如何然後可據近
今統志會典之圖參合齊魯閩洪北江諸家之說條其
同異不至倒亂是非漢志有陳蘭甫水道圖說一書大
綱已具其中閒有輕改古說及誤沿舊說者由漢縣境
地與後世分併移改之境地不能考覈其詳水道之變
遷亦不能鈎求其備以今作古浸至以此水關占彼條
排比難道遂成抵互山經并無此作准郝蘭皋箋疏卷
末有本嚴氏之說繪諸尺幅百里之迥一覽可盡數言
所謂五山二十六圖迄未有踵而爲之者蓋圖必資說
以成說不能定其爲某山某川圖亦無從虛構倡與

應職是之由承志竊謂水經本雜纂成篇尙可緩爲之
理漢志據當世蘭臺圖籍山經又據周秦古圖二書不
能考得其真禹貢冀青揚荆梁雍六州之疆域昆侖三
危弱水黑水之所在河水漢水之正源重源江亦淮水
之支別流俱不能究其根實淮南緯書之雜說更無從
辯析殊同不揣狂愚輒蒐兩漢魏晉六朝唐宋諸家遺
文賸義草成漢志水道圖說補正四卷又推圖說之例
上治山經自歲首至今粗成北山東山三卷近從事中
山十二篇職司獲暇計歲末可次第告成南山一卷止
零落三篇易於爲方惟首篇所記以西山次二次三兩

逸集十二

六求恕齋

篇及本經條列校之當爲西藏雲南兩廣以南緬甸暹
羅安南三國之山緬甸暹羅兩國未得全圖安南有點
石齋摹印之新圖水道多譌不盡可據中間又雜雲南
邊外十數土司之地低離鳥錯其圖須兼資泰西近譯
及雲南勘界所繪購集稍難儻能黽勉以成當一併繕
寫呈上叩求鈞誨承志少不自拔晚始知非歲月浸渝
力追靡及辱在門牆之末負累遠期重玷下塵悚幸交
併

答某生問三危書

三危所在漢世已有一說淮南時則訓西方之極自昆

命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此謂三危在今巴顏哈喇山西大戈壁以外西藏辦事大臣所轄北路諸番新設新疆巡撫所轄南路諸府州境內也河圖括地象三危山在烏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此謂在巴顏哈喇山東江源以西四川總督西甯大臣所轄諸土司境內兩說俱本山經積石山西之支而斜直不同淮南以爲經云積石之山又西二百里曰長留之山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又西三百里曰陰山又西二百里曰符楊之山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此一千二百里當是直行括地象以爲經例有旁通有曲繞此經里數

遜集十二

七求恕齋

或蒙上文或遠蒙經首之文不可拘執據上經昆侖之邱又西三百七十里曰游樂之山西北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干羸母之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邱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昆侖流沙並在積石之西經文反在其東則非直行甚明鄭君注尚書禹貢篇據漢書地理志云益州滇池有黑水祠又引此記釋之云三危在積石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蓋以淮南所云爲荒遠不合三危在積石西南當黑水祠當在今鴨龍江大渡河之間黑水出其南脇似謂布賴楚河河上源爲木魯烏蘇出巴顏哈

喇山西北諸山卽海內西經所云出昆侖西北隅者其下流爲麗水今日金沙江自雲南麗江府北東出合鴉龍江古時此水西出爲青蛉水地理志益州葉榆下云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龍入僕青蛉水至葉榆爲貪水是入今漾備江矣應劭注青蛉水出青蛉西東入江唐時此水改流而東貪水首無所受始旁合山溪諸水轉流入於青蛉唐時又改受瀾滄與故道益歧酈道元水經若水篇注曰漾備江爲禁水云自永昌縣北逕其郡西又北注瀘津水杜佑通典作漾濞水云東南出會川入瀘江水兩說皆據後世之迹津渠通合猶略可見鄭

遜集十二

八求恕齋

君知此水實麗水正流又以志文蜀郡下有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云云桓水與西傾相近其水行羌中不入南海志此文必別指出蜀郡徼外流入益州之水傳寫有闕奪因定此爲古黑水水經不知其譌佚以青蛉水爲上承桓水滇池黑水遂失所在江水篇云洛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洛縣南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云三危山在燉煌縣南皆附會淮南括地象說與鄭義絕不相應王隱晉書地道記以首陽縣山爲三危樊綽蠻書謂三危在南詔羅些城北說又俱出水經之後更不足信近人撰西藏總傳云三藏卽三危亦遠

涉昆侖流沙以外可以說淮南三危之國不可以說鄭注之山也今鈎稽出之可以燎然項生延祺前課亦有是作見時望以此紙示之成笑卿漢水入尚龍谿考云瀾滄江自分出二江至雲州北皆近世改流俗謂之沱江古無是也蒙按漾潯江爲漢水是古時有之惟分出二江則後世始改耳方輿紀要云漾備江源出西番境內可跋海徐養原頌石盧經說有黑水考魏源皇朝經世文編水利門有程同文答徐心田書與余說互有異同

答劉生次饒問摩訶至那及秦王書

課卷封完奉繳惟督收陳生卷末附綴一跋所援證據視漢西域圖考爲備高足弟子有好此學者可給其錄副存覽大唐西域記文檢閱一過所云秦王謂唐太宗

遜集十二

九求恕齋

非始皇也摩訶至那國本文無注語前卷摩訶伐那伽藍下注云唐言大林至那僕底國下云唐言漢封至那你下云唐言漢持來至那羅闍弗咀邏下云唐言漢王子闕贊摩訶耶那提婆下云唐言大乘天合五文證校摩訶至那爲唐言之大漢一切經音義摩訶說同至那別爲新解雜阿毗曇心論音義振旦下云或作震旦或作真丹皆一也舊譯云漢國經中亦作脂那今作支那此無正翻直神州之總名也支那卽至那神州總名與前王國號之說歧異詳彼文上言經中亦作脂那今作支那亦字承振旦及或本震旦真丹兩文而言今字別

敘當時行本是謂此論振旦與或本之震旦真丹別經有變作脂那者後定本止改作支那讀爲振旦經典非一人所譯人不一譯法亦不一或譯同華音或譯從梵音難於整齊翻切有音和類隔兩例譯法亦然振旦切作漢是爲音和支那則隔類然支振雙聲那難亦雙聲難與丹音類相同則支難可與真丹通爲一切支那亦得與振旦通爲一讀矣元應止據華音之正切不根考梵音之轉合故疑其無翻法也神州總名直是闕二印度通中國始東漢後書西域傳云明帝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摩訶至那之目源出於此

遜集十二

十求恕齋

明經欲譯同西音恐較梵讀更形隔遠事有根著不必再歧是否希裁擇

與葉堯廷書

尊曾大父箕林先生遺著前奉瞿學士札飭采訪曾向珍藏假閱數種於是年科試及上屆歲試節次開報在案今潘庶子續輯軒錄檄取嘉慶至今詩人遺集吾學擬以張潛齋慕母華某園文漪鮑石芝臺謝小媚青榆四家充送檢查前學政阮文達公原定凡例有因詩存人者有因人存詩者張華鮑謝四家卽原選陳志禮敦讓張中亭南英黃緘齋宗銳之比所謂因詩存人者

也尊曾大父幼學篤行不屑以文人自居乃吾鄉應潛齋搗謙沈朗思蘭先諸先生之比當因人存詩四家之集今日分別屬友購求尊曾大父遺詩望於前所借讀尙志堂集臥游百詠舞鶴閒吟中精擇若干首令文郎及羣從分寫成卷彙合呈上以備選入王祭酒師於江蘇續輯學海堂經解有持數千金求爲其祖父附入數紙而不得者君等值此事會不可不勉原例尋常詩人止具姓名字號爵里詩文集名有經史各著者別爲小傳尊曾大父著作甚具例應作傳前刻還珠亭日課中有孫學士丈所撰傳論須附呈一冊俾分纂者得所取

遜集十二

主求恕齋

裁來文有無暇繕寫卽用原本選過交還之語以事體嚴之祖父手澤子孫豈可不守自以錄副爲宜尊從大父梧桐先生聞亦能詩其後裔若何能慇懃從事爲一併及之不能置之可爾奉頌序例附上十紙希分給

與陳少文書

久不相接甚念承示劉達軒南雁蕩山志六冊錄副奉繳是書純以劉楊之稟本爲據楊之本之鄭太和太和本之陳尹川尹川書自言得四溪林氏所藏先賢題詠篇什參諸族人白川蔡賓暘鄭東溟相與上下議論益其所不足實則合諸人所爲詭託成編今書中載路襄

陽以下諸詩卽其所贗作者李弼庵謂以近句辱唐人良不誣也太和刪朱水簷朱明遠朱公似二十一詩楊之續刪徐公望陳雨巖二詩又裁出林介夫陳季任以下十一詩湊雜之迹具已顯然惟太和意在收拾其餘與樂清雁山爭勝雖窺其不甚相類而諱莫如深揚之識不逮太和又誤會弼庵不肯擔荷之言一一存諸卷中任人自閱并太和所已削者亦復蒐而列之達軒又踵入雨巖一詩俗陋相承美稗不別是以反覆脩改鉤棘如前王梅溪翁靈舒李五峰陳公潛六詩既據本集及弼庵志裁歸北山范覺民陳所翁吳以穎朱兆隆

遜集十二

主求恕齋

四詩又以曾近堂志闕而不收仍從乾隆温州平陽府縣二志移綴於此是於詩中徵引故實及命意所在尙未推究明晰何无咎贈太和一詩旣以殘闕削之薛康朝詩易其後聯亦首尾不具又從縣志錄爲七絕詩體如何亦所未曉吳正祥周平甫馬碧溪諸記周宗道宋伯顏諸序皆嚮壁爲之弼庵止舉平甫記文不及餘篇屬辭之失比事之疏遂無知者一行畫天下山河爲兩戒說具唐書天文志袁君載序雁山圖云南戒蓋至雁蕩而盡君載自述所見於本文參互不同朱蕩南併爲一談太和輒改作一行南戒盡橫陽雁蕩近堂又誤蕩

南語爲一行達軒復襲其詞爲尹川舊說展轉相聒如冥者夜行沈存中言雁山自古圖牒未嘗有言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木取材方有人見之無旁涉南雁之語府縣志載夢溪筆談平陽雁蕩唐泊五季時已著樂清雁蕩宋祥符間始有名云本尹川太和二志推行筆談之文刪節失其句義揚之亦不根考信爲存中所定開山先後如此達軒又云觀筆談則貫休與一行雁蕩之稱皆指平陽竟似存中原書已佚無從覆接近堂志亦引筆談與府縣志所稱絕異達軒并不一校豈復以彼所標目爲不然耶尤可詫者明王一峰乃是書主腦得

遜集十二

求怨齋

峰所在方可尋求雁蕩得雁蕩所在方可銓次眾山羅列諸水今峰與蕩實在何所茫乎未有憑藉尹川據蔡資靜記求索於棋盤石上下因就最高峰之南撰一曲徑託之意大用夢游所歷太和知峰在虛無縹渺之間據白雲峰頂有蕩定爲卽明王峰之異名又以其山遠在歸仁鄉與仙姑洞相隔減縮三十餘里移之石柱峰側以合之揚之又據太和所引曹器遠永嘉譜陳益之永甯編二書白雲自爲一山不可強爲之接割金鼎諸峰還之顧溪明王一峰顧假而不歸又從太和飾以附近峰名成其所在其峰今爲何名蕩水有無悉置不問

大小龍湫剝庵謂卽烏湫白水二瀑布太和別系大龍湫於曉雲峰下小龍湫於削鐵峰下證以資靜記說大龍湫之流無涓滴可見小龍湫不知何在所云削鐵峰爲白雲峰名抑爲仙姑洞山巒亦無可驗揚之系峰與湫於仙姑洞而湫側之玉乳洞又從府志及雍正浙江通志折入白雲似此左右牽引如何成書聞尊意欲刊刻以行志竊以爲如其已尹川書已見辱於剝庵是書流布遠近不足以償前事重爲當世觀笑甚不可也古人作書不惟其多惟其是鄭漁仲通志藝文略載名山洞府記五十二部多者止五卷少者一卷而已明以

遜集十二

求怨齋

後作者始累卷數十其書詳審精密者實稀孫中容言近堂書於雁山志乘中最高爲完多猶未脫除懸習他可知矣是書用推廣體例不過數卷可存其大要有二事曰勘覈今迹曰檢校古書最高峰以北諸勝得資靜說及潘稼堂秦鳴雷兩後記奇秘已洩無庸復贅其南墮於猿猴窟宅本真面目爲諸說所翳非繩繫幽險不能洗剔出之雁蕩大小龍湫必各有天然奇迹於何山爲近非博識如稼堂亦無以盡其情狀卷首宜補綴數圖總圖須開方計里正背各一分圖推其所稱有不必盡圖者附之以說此根本之要也萬曆府志作於尹川書

既出以後大德州志正統宏治兩縣志今已亡散無徵傳者皆轉相稗販不可爲典要前乎尹川者惟祝和父方輿勝覽明一統志嘉靖浙江通志三書略涉是山蔡廷玉趙士忠東甌詩正續二集載州人題詠汰除偽濫斷當據此五書至於旁參互校則何澹巖之古今游名山記慎山泉之天下名山諸勝一覽記王恆叔之五岳游草曹能始之輿地名勝志某氏之名山記以及

大清一統志通志府縣各志俱應條錄其文

御定全唐詩徐夔村全唐詩錄李雨村全五代詩爲唐五代人題詠篇什之總匯陳默公宋元詩會顧俠君元

遜集十二

五求恕齋

詩選癸集爲宋元人零篇散什之總匯又周恭叔浮汴集許少伊橫塘集張子韶橫浦集彭子壽止堂集俱各有本疑事毋質悉應搜討此節目之要也志足力不健又篋中無書均不能助君爲理辱下問謹觀縷陳之是否惟裁察 此山著名圖牒始於歐陽忞輿地廣記其三京亭在六朝時已爲迎送行人之所見太平御覽引鄭緝之永嘉記編次詩集始於僧安綬見宋史藝文志及鄭漁仲通志藝文略記山中勝迹始章表民見薛良齋浪語集雁蕩山賦注合諸家圖賦序記爲一書始某氏序述見王僕父輿地紀勝近堂書並失載條而出之

可以見先後之次承志又白
與口篆雲書

前日得侍甚慰孫太僕師會匪紀略篇今從遜學齋集中檢出奉上祈察入蔡惟屏蔡煥係是一人煥其本名惟屏則學冊之名也紀文前段據黃通政丈所爲錢虜爰書後段據左文襄奏牘俱根查明確該犯自脫逃後家屬卽爲報死所遺田產盡數籍沒入官案已定結無可更易考試之章子孫過房與人免其置議有禮部奏案童生蔡克庸上屆冊年止填十九且又本犯今尙生存身死之呈何以搪塞捏報在前生子在後一經牽掣

遜集十二

五求恕齋

全案皆動故鄙見以爲止可置之不議自洪楊創亂此等事件何處蔑有欲尋出路大抵須善自謀之不能釋者憾行於鄉欲藉師代官以箝眾口此必不效之勢也宜爲核辦必顧全局眾是則是眾非則非是非在眾童案何由立長者以爲然否志於此案無所偏執惟立意在以一靜制百動不以一動擾百靜□中名賊□子孫□安及此□亦有一人自勦定至今無一子孫應試者□爲其難案情又兼涉鄰縣喜者益寡怒者繁多不可不慎耳屬在鄉末一切幸教之
與平陽知縣沈懋嘉書

庚明公祖同年閣下午閒擬謁台端聞騶從有蕭家渡之行是以未果彼中事尚易著手否府稟稿子得報俱以爲念做處街口匯頭廟大夫殿二社前助錢五十緡屬黃生頌周府學生諸葛籌分籌運濟會達鈞聽繼又撥洋百圓爲匯頭社糶穀資本兩生復合本段所糶倉穀存錢各二千餘緡盡數交原充米販大夫殿地保某設法覓購展轉至西門外後洋陳姓家得穀萬五六千斤於本月朔日成交因該地中隔數莊慮生枝節計于夜間陸續潛運經黃生之父貴署架書某商之地鄰約以展緩數日各貧戶已困涸轍聞有接濟俱欣洽允從

遜集十二

七求恕齋

獨痞棍林壽創爲異說斥該董故意延擱鼓眾哄鬧始則于彼處謾罵既乃擁至敝居停主人所攫奪食物黃生見事不妥今早急偕該保往運詎是晚聞後遠近業已傳播迨福門以內石路廟一社先起意邀截西門外民戶亦復聞而出阻該生徒手而返來學告急志思莊米之弊其流爲村村遏絕自是歷來如此惟辰下尙未斷難何至先事爲之且米穀有缺斷無不謀轉接之理似此各自封禁日後從何措手茲飭該保別持名片來轅請示敬求察奪情節選撥幹差護送至地以救一隅做處鄰右皆貴部子民諒無不在仁閱之中也前日啟

同事永嘉褚敦伯爲玉環村民糶穀用廳中護照此間之事較玉環尤難蓋彼中相傾相軋止是貧民爲之此則富民亦從而倡導做處所助錢款南門紳董卽太紛言其歸中豈不知匯頭一莊獨苦於他社特彼處無所沾潤伎求之心終梗而不化耳前日言此聞民險險之一字實非苛論莊穀尙不敷送到兩董祈望酌給一諭以便廣勸口日再奉陳屢煩大神悚愧已甚與吳敬疆書一

遜集十二

六求恕齋

論諳切商訂之役所不敢辭至纂勒成書當俟君子預留地步之說謹謝昔人譏公孫龍說臧三耳甚難實非弟之愚妄竊有似之往時與梓泉言形勢謂宜窮宜歛測滄溟梓泉不察引與共纂兵事此梓泉之過也弟之意欲延宿將與嚴夷險假輪船以量深淺一編之作糜費不貲梓泉固不能排眾難破成格爲之泊乎事局中遷乃或圖苟以充幅於鄙言斯河漢矣夫纂類之目不可施獨斷官修之典不可律專家自古爲然弟實見之太晚吾兄猶以爲可與其學復踵梓泉廣爲延譽兄得毋愛之過深而忘其說爲臧三耳之說乎

與吳敬疆書二

日昨渴思一侍相左不值可謂緣慳枉過失廷罪宜
事竊迫今日又往觀場承段系年要錄八本臨平正續
記二冊謹先持繳要錄警校未盡然視前所見殘本勝
之已遠臨平記抄撮書耳補遺之作似少矜重定鄉小
識聞載某姓劇盜一事允許抽印不審何時可集昨於
肆市覓得勝朝遺事一編中有倭寇紀略二種為曩時
搜括所遺竊負小兒得餅之喜但十國紀年諸書求之
終無其跡又不能無井蛙拘墟之憾也嚴厚民著述書
目吾兄已蒐備否周信之鄭堂札記稱其小正疏證有

遜集十二

辛未怨齋

功小學不淺小爾雅近有王汾源宋于廷疏訓各書是
書優劣可得聞與厚民輯經義叢鈔頗不諧於眾口執
事與諸君子秉筆為記必當為一洒之明日得少休計
詣局重檢塘棲志略一通獲有餘暇當乘便過談

與吳敬疆書三

瀕行承訪寓廬適牽人事有失迎候罪甚歉甚歲月如
電又迫季冬遠惟體中日強文學日益至以為頌弟於
前月既望還返任所清釐積課淹有兩旬值同官之喪
承其乏闕公私輻集歷碌至今兵事彙昨始檢勘一過
裁舊說輯新條須春以為期也丙子餘臨勦撫奏案及

前趙世喜事均未據三日八公磯元軍瀆安賊寇昌

化應耿藩兩事亦無詳細憑驗吾兄咨於故實能開示
一二平算學之役謹謝弟處無多書又無府州各志仕
履著目是否止如提要及疇人兩傳所載莫之能審前
志方技傳承示止張永祚一人他傳未蒙詳及沈括李
之藻傳具宋明二史前志必無闕而不錄之理列入何
傳當求其根夢溪有仕績可裁入宦望涼庵以通曉西
法起家非此傳別無位置也弟并疑許胥臣胡亶諸人
前志亦俱蒐列陳訐陳世仁張豸冠並散見海甯諸志
應旁羅互校李善蘭應求南皮張尙書所為別傳項名

遜集十二

辛未怨齋

達夏鸞翔應兼采近今所為三續詩輯小傳理而董之
尙需甄括平陽僻在遐外馳書實難又他傳體裁未聞
其說或許或略靡所折衷就近商諷綜合成帙為妥
錢唐故城武林山水分江南江諸條別有論譏異日當
併奉呈戴狀已錄副獲妥足即寄緘紫筌萬象一原稟
藏南豐吳子登太史所太史現館滬上盍覓便詢之虞
兄已還里否小雲病狀若何臨平記補遺事記卷高禮
夾義和鎮案語一條能愆愆挖改衣被無極

與吳敬疆書四

得惠書行復一載大鵬展翼摩雲厲天好風南來額手

稱慶以道途僻左候雁不時箋賀久淹至今耿耿長安
歸馬體中何如惟福體日增精神日益培根養實以待
設施至以爲企弟壞蟲末識司鐸裸邦志盛力違尤垢
交集去夏之案計具聽聞自秋徂冬幾瀕溝壑展轉牀
簣出死入生災病相尋人鬼俱崇辰下春陽布濩蟄物
徐蘇收拾遺巢補葺桑土綢繆得失甚未易言屬纂志
篇抄撮甫竟非敢愆約爬梳實難錢塘粟山故城二案
南江漸江浙江武林水四論雖守殘專已已洞本原先
哲復生義無多議兵事三冊疏略猶多塗抹再三終虛
把握前者條求逸典自劉義叟十國紀年而下凡數十

遜集十二

三求恕齋

編恆常之書尙踰十種目所未涉推究何從閣下甄綜
古今博覽羣籍見聞所及鉅細不捐出其緒餘匡輔不
逮釋非成是是所心傾虞老返嚮何時寫定殺青期在
何日拙稿如落塵後並求存校勿示局中得聞寄還拜
賜無極世兄歲案度列前茅小雲矚仙近狀奚似從者
秋後計否出游相隔遠遙便希詳及裁書敘意順承起
居 再前承下詢干常侍箸作錢警石收入海昌備志
根據何書第數典而忘僅以普書本傳及世說新語注
文選注元和姓纂爲答近檢經義考知出鹽邑志林項
舉漢干氏易解跋志林收常侍及陸鬱林陸烏程書本

無確證項跋云令升新蔡人徒吳郡海鹽海鹽在吳晉
時與鹽官離析爲二卽如其說亦不關海昌也備志襲
管芷湘經籍志之誤警石喜考據而失在多愛吾兄研
究有素以鄙說爲知言否隨筆附聞敬蘄裁擇
與吳敬彊書五

兩奉手札惓惓之忱溢于言表感激無似讀第二教知
文從有嶺南之游風信不時尋聲難達用稽裁覆承寄
海東逸史疇人傳三編鄉先哲傳稿次弟收悉兵事拙
稿暨錢唐故城兩按南江四論先于三月中由縣幕周
君便道攜上度世兄已檢入矣逸史乃嘉慶間人所作

遜集十二

三求恕齋

張忠烈傳純本結埼亭集熊忠節傳采南雷文定不及
謝山之跋于外編似未寓目書中無甚奇祕弟所求者
錢忠介集蕭山徐氏浙東紀略不審甬中尙有其書否
志例內守者而外敵人魯中記載與吾杭適互相反行
朝錄言獲鐵甲八百餘副錢忠介碑言擊殺緋衣大將
一此據魯立文爲然施之吾鄉當云某軍戰敗某將戰
沒矣國初方略隻字無徵東華錄所載奏報寥寥數言
糾葛藥出聖武記轉獵諸書益非根據斯所以爲難也
弟往在局中僅得同人所錄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中勒
克德渾傳一則倚爲定本入平後始知外重內輕有戶

客爲主之勢求端重親王傳不可得得滿漢名臣傳爬梳抉剔得武拉禪等姓名十數稽其時日度其戰地左右證合方能成錄然傳中所載皆克敵致果之事交綏退卻例所不登綜核羣書惟佟國器敗于五杭有謝山所引之紀略可據餘終莫能詳耳拙稿篇末各綴案語倣通鑑考異之例是非闕失條摭什繫吾兄續有所得可隨其隙補之案中有未及者常開平自衛州入圍城中油車糠餅俱盡守將堅壁不下猶能出銳擊破劉元帥諸軍其人才略出王壯愍之上史鑑及明太祖實錄平胡錄並佚其名蒐求得之亦所當表出者疇人三編

遜集十二

至求恕齋

吳志伊傳與弟前所擬再續傳例此篇刻入江南校士錄判然不侔志伊麻學伯仲徐敬可劉獻廷楊文言之閒勿庵麻算書目明史麻志條下敘述甚明疇人傳梅定九傳全載志伊敬可獻廷文言纂修麻志之事故可三人俱不立傳志伊無傳自是有意謝山作萬循初墓志云吳志伊王寅旭梅定九鼎足而出謝山不深于算一時信筆不足爲憑遲菊據其文以爲太傅有遺又謂吳江宣城皆有傳書檢計遺論亡佚大半如其說志伊所造直駕辭儀甫而上之定九親見麻志原稿何拳拳于薛先生而于此不贊一辭邪且志伊書雖亡佚山海經廣注尙

存海外東經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下卽有烏道人迹之文定九寅旭何遠出此弟以爲傳例從省殆于不爽嚴十區論步天歌大梁四宿分野不合亦于天學無大關係以譏文達皆未必然遲菊相隔在遠惜未能郵書質之志伊國史有傳今茲修纂別無可移十區淹有詞翰入之文苑或亦其倫若以遺稿已亡無從甄錄胡勵齋傳有中星譜步天歌諸目牽附于篇未爲不可弟屢承諾屬姑就彙管所及一竭其愚比已將正續傳中諸賢及勿庵書目之吳信民海昌備志之張神羊分別正附互見三例草成初稿

遜集十二

至求恕齋

十有一篇志伊志稿暨沈存中之渾儀二議積隙二術俱入互見之中信民十區次之附傳三編項梅侶以下四傳文繁物博非熟思審處未易刪裁容俟胸有把握再圖整理胡勵齋官爵于今世說得之提要沒而不書不詳何故陳世仁據先正事略爲清恪公子於言揚似從子行例當合傳家乘世譜未有所考事迹亦不具頃如前旨從雲軒世叔所求備志原傳及藝文敘錄吾兄以時通報並希齒惠及之學中近託安謐整齊修飭計尙可爲惟孤琴獨張隻車無輔曾玉齋云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無術可變士風又焉得而變之哉承示使

者云云愛我誠厚惟弟今日尙未能副無踰大開之望奈何縣試前日又出營書殿傷廩生之案決背及晴血流至踵有司仍左右袒以爲齊襄復九世之仇幸鎮將右儒少紆眾憤弟雖非同甫安得不爲風痺之說也粵中風土異宜啖荔而歸期于何日海天雨絕瞻望爲勞與吳敬彊書六

錄示海昌備志二條本末粲然謹卽據纂言揚兄某少司寇名臣中度列其名承用舊文想無違語温州教授此開府志闕焉不書四庫提要及疇人傳經世文編俱繫高安舊職似經部檄未及履官今並綴兩衍以期得

遜集十二

孟求怨齋

實原目附傳凡八十區履貫著述比如來旨刪入外篇子質治算伏見康齋對數述自敘蒐拾其遺續爲補益小滕英年遽折移附紫筮草創甫成錄呈審正兩湖事跡詳具道古堂集求之坊肆未得其書紫筮萬象一原歛山先生謂卽梅侶之象數一原亦存疑未有確證南海招君敘鄒徵君乘方捷術云紫筮書有求真數之訥氏對數四術布算與特夫略同但倍借對數以起數爲異特夫謂此四條次置第一數倍之一句當改作次置對數根倍之如其說應取梅侶書諸術明變卷檢勘一通書中有此四術及置第一數倍之之語歛山先生所

見爲確拙彙又有萬象一原若干卷未刻句當刪若無此術招君及特夫所見乃別一書仍舊爲合二者尙希重定兵事卷近復脩改數條別紙附上新五代史繫年要錄二書往時零星借錄未讀其全秋中各置一編伏而習之始知前所據吳越世家字有奪漏中興小紀宋史苗傅傳記康允之王德之事亦展轉譌失不可句解亟爲更易免致貽笑通人金石萃編載有韓蘄王碑曩亦失檢碑中言王淵擊方臘事與鄙見采之家乘之云相合其述忠武擊苗翊轉至蕩刀山事爲諸書所遺蕩刀山并未有知其名者一併摭入以諗同好弟智淺謀

遜集十二

孟求怨齋

大爬梳累載深悔前日發論太易閣下愛人及屋重疊見推以言舉人殆亦失之過信耳此外復有請者亡友又滕仕履疇人三編系之鄂士傳後述其昏媾并云從小滕習算小滕屬衍開方盡數表意欲藉此傳又滕今小滕移次紫筮傳末又滕之戚無可牽綴小滕止是附傳又滕從之習算勢不能再爲之附委之宿草情實不安又滕尊人菊滕觀察官廣東平徭匪大功能否搜其遺事於循吏中位置一傳以傳觀察并以傳又滕事一也乙酉歲道出句東遇文齋於洋關見贈高拙吾集一冊屬爲說項拙吾文無模範詩則略有淵源子虞得秋

敵堂詩彙欲爲孫蘇門立傳拙吾乃蘇門之彌甥秋歎
堂詩卽其從賊中攜出醜資刊刻者文苑中能否牽附
以傳事二也二者皆廣爲蒐拾之事並蘄酌之松丈所
輯杭郡詩續計已刻成永嘉王氏宗祠紀事中有梅侶
及荔峰次平仁山四詩日昨始求得之寄奉左右廣所
未收松丈儻刻補遺尙可續入耳敬學託庇安謐惟革
生猶崛強未馴孫太僕師欲前被出之與鄙意不合郭
解原涉於鄉里爲雄於庠序爲劣尊見以爲何如小賸
別箸有周易舉意漢學易蠡尙書徵信禹貢芥詩識太
極圖說淺解算學蒙求諸日見又陸行卷履歷漢學易

遜集十二

毛求恕齋

蠡會於遲菊所見之寥寥數紙而已他種聞亦零星抄
撮未經衍撰算學蒙求疇人三編不列蓋初學布算之
彙今並從闕藝文類請更酌之

敬再啟者先母劉太宜人及季弟寶元並殉辛酉之難
仲姊文瑛殉庚申之難事狀具載志前所刻庚午丙子
兩科行卷丙寅間曾經中表昆弟高棊卿上之采訪局
并屬戚某誤傳某不任纂事轉商他友闕未論列昨緣
檢查王馥園履貫從書院中假得忠義錄閱視全表始
知此狀爲殷羨所棄不獨傳從從削卽表中亦且深沒
其文志不肖無能不足顯親於世罪無可言惟才與不

才各言其子至於出生入死委命捐軀大節炳然豈拘
此例先母殉難與同歲生王松溪母洪太宜人迹狀相
同松溪母得人扶掖走至武林門外堯莊亭敗屋中不
食而死先母亦挈舍弟逃出家巷得鄰人王氏婦導走
候潮門冀渡江覓生路至金華會館見賊卡層疊不得
前匿敗屋中以衣絮遺金畀王婦屬攜舍弟閒道而行
舍弟年甫十二戀母不肯去遂抱持哭泣同時氣絕王
收其金爲掘坎掩藏私識處所希以告不肖兄弟癸亥
中走蕭山遇於長河頭詢述甚悉甲子返里此婦已沒
蹤跡其地爲賊與官軍迭築營壘陵谷遷移無從識辯

遜集十二

毛求恕齋

道旁冢骨又多爲掩埋局夫發掘昊天罔極呼籲無聞
祇得踵李二曲成輟取一塊土與先父合葬南屏罹禍
之慘視松溪尤酷松溪母錄已有傳今茲修纂度可援
據成篇先母能否依附以彰伏求裁察志舍酸飲痛垂
三十年當世通人未嘗乞一言一字前此承吾兄推剡
入局同事諸君廣求遺狀亦未敢輕易開呈傷弓之禽
顧影自疑言不見信恐重辱吾母也閣下肝膽相交非
復一日忠規讜論時見古人不以流俗人待志自不以
流俗人待志之母敢披心腹瀝血以陳先母卒年四十
有九先父曙華府君諱上鎔下金潛德未曜先先母卒

蒙表章出之銜感盛德世世不朽姊氏闔門俱殉夫方君守和名百順舅焱輝府君名士榮並捐職鹽大使祖籍歙縣道光中有官杭州府照磨者因家錢塘之斯如坊姑吳太孺人叔某女叔三姑城未陷時焱輝太親翁先戒家人事急俱沈於河惟二子令出避屋舍當自焚毋爲賊據及期悉如所言一婢溺不死匍匐登岸委於火守和及弟歸收骸骨合而瘞之次冬再陷姊婿暨弟亦先後死賊中家世遂絕太親翁死義甚烈於法當於流寓中特立一傳從隆從汙統漸酌之志心思奮亂不能成辭燕雀啁噓其鳴也哀迫切奉狀惟賜矜鑒弟承

遜集十二

三求恕齋

志同弟承吉九頓首

與吳敬彊書七

孟夏之月從敦伯所奉到惠書敬諭前所上先母及姊氏死節事狀具蒙矜鑒裁入志篇不朽之施被及再世感激涕零不知所出曾南豐答歐陽舍人言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承志不才無尺寸之積足以仰酬德意惟銘諸心腹而已見寄志局筆札洋一百圓義不敢當往時奔走糜餼多矣今茲補拾闕遺止以藏完前事豈可與始終操槩陳力就列諸君子同日語哉道遠不能爲謝存之篋中甚報願也慈湖返棹計有月矣途中

不疲頓否歲脩之奉足支出入否課卷俱合程度否承志忝竊四載勞而無補欲挽回移易事勢有所不能欲棄官還歸心力又嫌未盡如何如何某氏案業經臺憲旁采人言權詞銷釋傲學以仍隸廩籍於政體有傷已再三抗章申論矣前春辱手教述此老云云深感盛懷承志孤陋少聞年三十佐幕粵中見主人所施是非得失尙不能別後數年游吳會侍先師几席始知立身行己之爲上致吾君下澤吾民具有吾學存焉不當從人爲進退此案緣情遞減斟酌固已得中定後復爲轉移先師恐不謂然也天下事有經權常變學校之設一主

遜集十二

三求恕齋

於經無權道可言子與氏云君子反經經正斯無邪惡今之犯上作亂及主張此輩陰持短長者皆邪惡耳不守吾經何正之爲閣下知我以此說爲何如來春之行辜負期待曩時先師亦有是助今九易歲矣拳曲之木廢棄已成苟以自完更無他望世方需材雲龍風虎屬在大賢異日攬轡登車澄清回表執鞭之役當爲君僮俛也耀先遷延未來敦伯得便歸省承志孤羈海角奉手無時北行有期乞賜片紙

與吳敬彊書八

別來忽又一年近狀如何深以爲念閱邸報知絢齋仍

差分校文字之遇資格限之抑美中憾事也屬序久淹
塵雜前月讀班志序錄始以意草就別紙錄上惟代爲
裁酌是幸橫雲山人志藁謝山頗不謂然可慮取補續
漢其失更甚綱齋所纂鄙意以爲宜從通志略例改題
晉藝文略不審作者能拔彼幟立已幟否也丁君書前
會述及比於肆閒覓得印本附呈左右書例亦墨守錢
氏而存疑黜僞二錄獨出新裁綱齋書尙未付刊從容
及之可矣邊事突興朝士爭言戰守吾兄斬焉在憂服
中將置理亂於不聞邪抑將有所匡說邪弟頃以創修
縣志詣文瀾閣檢查羣籍里中大抵有數月之淹歲暮

遜集十二

三求恕齋

當過返也稷臣奉使遠出械卿獨居無朋計將安適去
秋今春弟曾兩修緘札未得一覆晤時乞賜道達及之
鄉試題想已具聞閣中小有喧呶無大事故惟諸弊仍
如前不絕耳肅箋奉懷順承素履

與吳敬彊書九

春開三奉教言頗慰離索辱承寵燕又甚不安也別後
忽促旋南舊瘡復作目昏加劇音敬用稽罪罪昨展惠
書銜感無極大鵬奮翼搏擊溟波瞬息青雲扶搖北上
辰下計已與鶴鳳同棲阿閣矣敬賀敬賀弟投荒垂老
久楚歸懷重以時遇屯遭脯資告竭遂予初服非授讀

無以自存席地已荷玉成謹當尅期往應碩兄處輒率
貽書作訂獻歲華附輪首發不至愆期家屬續後遷移
此後安居皆出自波餘所被鄒君圖至今未得滬中市
販斷續不恆能附便賜購一冊是幸諸圖依近今所校
新會陳氏萬國輿圖無錫薛氏續瀛環志略兩摹本爲
得其根點線間有偏差不過分秒別圖竟有差至一度
者里徑短長無從置算美教習地理志略圖形式有似
精緻繩引多非翻衍失真彼籍亦所不免湖北學堂取
以爲課本可見研治此學講求準位者之稀偶涉附聞
相隔遠遐樽酒重論不知何日睽言曷已

遜集十二

三求恕齋

與吳敬彊書十

別來忽忽十年變至此極無可言狀兄與玉川伯定並
辭卽故官所拓一廛以居不復爲歸計矣僻羈無友聞
客車南返渴思通問一書以瀝地廣表非得僑館方名
不能郵達偵探未確黨寇復訂留去如何遂成闊絕昨
陳生振椒自喬司學堂還里述其友林同莊言始謫瀛
脊已安抵家門兄爲鄉人士所推與子培子裳諸君同
修通志甚美甚善宛溪不求聞達獨依崑山徐氏成讀
史方輿紀要一書兄與子培子裳諸君皆通識碩才爲
其精不驚其博所成當有過焉無不及也惟修例不審

從何家實齋湖北志稿自立新裁吾杭府志專依舊文
續之二者想已公同成議杭志雖博采遺漏實多其人
物之孫強一傳竟沿宣德富春志成化志之誤文以王
惠所補之玉海原闕之條爲宗萬不可用玉海成於厚
齋之手其時處士之所增加本玉篇尙流傳未絕何至
略無聞見率以坊肆所刻之重修別本當之字數衍至
二十萬九千七百較五百四十二部目下所標細數贏
至十八萬八千有奇豈非鄉壁虛造之談希馮原數止
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九處士所增依郭知元切韻拾遺
朱箋三百字之數差較至多不過近千兒能乘此籌資

遜集十一

重求恕齋

未刊之時將此傳仿照羅茗香續時人傳別撰楊輝傳
例取具今本卷中重文下註有出說文等字及別字下
引有博雅聲類字統字書等桂苑珠叢等說暨不具書
名實從經典釋文采列者擇其最要之語裒成一傳冠
置卷首俾舊修者彌其瑕失新修者奉爲準繩垂之方
來永無其極矣玉海亦刻於吾杭失未校勘異日有從
事彼書者必取證於此故詳及之通志弟未細覽得之
涉獵者惟圖說及星野疆域建置山川古蹟數門中有
遺闕當補及紛紜碎散零雜錯互當改易者敬爲兄再
陳其略舊圖瑣碎蕪雜且中有改置廢輟不可沿用者

遜集十二

重求恕齋

當一併削去新圖有輿圖局測繪之本廳州縣圖雖亦
有遺漏未及徧勘之病省府圖俱完密無差可據以易
之鐵道建築在後今已通軌吾杭及嘉興甯紹四府圖
中應補繪一線按其所起所止地段加注本名以成完
幅杭城及各府城街巷圖蔽藏止程安永嘉二圖餘無
精本未敢率議塘工圖亦然星野門應補史記天官書
所引之星經及開元占經所引之周易分野二條星經
以女宿主齊與天官書本說不同周易分野以斗一度
至七度屬燕八度以下入越於漢書地理志說亦異此
皆秦漢間爲占候之學者所傳舊說不可不列內緯祕

言不審撰自何人所配斗度有順逆兩行一自北而南
一自南而北首起何方尾止何所須求原書數之分數
有六之八八之九云云兄通其說否經緯度數當以輿
圖局所配以咨送史館之底本爲准廳州縣下並須錄
列不可遺闕近四十餘年所修廳縣志多以揣籥小錄
輿地經緯度里表所載舊文錄之大數無差分秒細數
不能純合此所推配爲最精確稿存軍需局中以主者
數易失其所在前十年曾屬幼梅求之已不可得今宜
介餘姚友人向蔚亭家錄其副稿稟在皇輿圖後與揣
籥小錄輿地經緯度里表所載舊文相次以成完錄

域建置山川古蹟諸門必須得一深於此學者逐細勘校方可錄列疆域建置二門今有續後增設之玉環南田及省廢之仁和歸安秀水等縣自當從時制改易其未改之縣亦有當更正者如富陽東界之湖塘山石牌與錢塘南界之廟山中間實差五里廟山在湖塘山西南有江爲限不得相錯富陽志有春明一里割隸錢塘之文廟山東地確已割出此文失未更正今復割還錢塘界地當改西南至金沙嶺之一百四十里數亦差出甚多應以局圖及陸路道里記文參合校定餘可例推錢塘大江見於論衡其縣省併必不在建武之初弟

遜集十二

美求恕齋

前於所與纂續之杭志稿中已道其詳今可悉將所條采入其嘉湖等府之不備者亦應依例采摭以免歧出山川名有古今不能強齊爲一漢志之武林山水弟前據陳蘭圃水道圖說所云之臨安東天目山苕溪水加以流至澉浦之里數貽同局諸友詳勘不審有無采擇山經先有浮玉之山苕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具區之文苕水卽今苕溪水浮玉山爲古武林山自無疑義其水北注具區與東入海之道不同者秦時築通陵道於山拳西北遏絕其流以爲大陂因而折從旁出非有歧誤具區在吳南入秦已大半成陸無復載形故所治如

此水經注引吳記有谷水自由拳西折東南至鹽官縣南出爲澉浦云云此卽武林水改行之故道而名稱從時目改異其上流所沿行之道吳記不具苕名從秦末所改之俗稱目爲谷水云自小湖出逕由拳縣故城下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出爲澉浦小湖水改從南行由由拳故陂合於苕水互證可以暢明入海里數無八百三十之多八當爲六並應訂正錢塘之武林山須依水經注所載故名改作靈隱山清祐臨安志引劉道真記雖有虎林山在吳郡之說而不能確指其所在水經注引闕闕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浙江今

遜集十二

美求恕齋

無此水錢水今西溪水古時其水絕今運河而東至臨平入海流徑甚短此外無別水可配時已割出明矣今靈隱山下止須加綴祥符圖經作武林山一文不必更及水名分江水應別入古蹟自吳江運河流入本界以下圖說所云俱不合用當據今河斜出之形別作自嘉興縣東至海鹽縣乍浦口入海乍浦對岸爲餘姚之周卷臨山諸村鎮中隔海港里徑僅七十餘尙非巨海說文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洪筠軒水道疏證援以爲分江南出之別稱漢時此港亦自有江名不必盡如班說而志文於口內之海港又別有兼標兩岸一例北江

在毗陵北東入海與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之文相互
爲備毗陵著江南之縣江都著江北之縣一江兼具兩
界例亦近密中江東至陽羨入海陽羨北岸仍爲江都
之地故在所略南江在吳南上流卽出石城之分江分
江下旣如說文所稱別例標作餘姚南江下應從本例
別標海鹽今南下東入海句脫去至其縣致餘姚二字
孤懸不可以通鄭君注禹貢云東迤者爲南江南江據
分江言所據本尙有此三字脫佚蓋在魏晉之世水經
注於此水已不能言其敘松江引庾仲初揚都注則確
鑿可據松江自太湖流出行七十里有水口東南入海

遜集十二

毛求恕齋

爲東江東江卽分江之餘流松江名出在後可置勿論
戴東原阮文達諸說並當刪出湖州太湖據禹貢正義
古名自爲震澤後別稱五湖見職方及左氏春秋內外
傳漢志牽入具區具區亦見職方別爲澤數之名非浸
名其說應駁去舊纂引名勝志說亦非根要應別撰古
蹟門以城爲重當議改者甚多錢唐爲始皇巡行所至
其立縣遠在富春餘杭之前漢移治靈隱山下後復遷
於巨石山北並在例所應錄之中舊志以縣隸郭下削
去故城別列舊治一條引水經注及萬歷縣志兩文水
經注本有新舊二城舊城在靈隱山下新城在明聖湖

北志所引止靈隱山下一城而在明聖湖北之城從略
不具注引府志有一在錢湖門外之文湖字當作塘復
仍舊錄之譌并注說亦未檢照今按兩城並具元和志
所引錢塘記文較注說差詳明聖湖北一城證以寰宇
記巨石山在縣南三里之說其城實在上下嚴方橋之
閒北去餘杭塘河僅三里而近城徑得迤至河畔此卽
始皇所至之故城蓋漢時以逼近江岸而遷後塘成湖
無所患復還故地其城經重築是以記略秦事不言今
議將本縣舊城從鹽官餘杭之例補入正條以始皇本
紀及元和志所引兩文繫之而加按語於下以水道圖

遜集十二

毛求恕齋

說所云之漢百里當今七十里之數校合紀文之西百
二十里爲西南行八十四里渡處在今富陽縣東南之
觀山口與咸淳志所引地理志說之秦望橋通爲一道
其江面較今銀杏螺螄二埠實減三分之一爲古狹中
明矣咸淳志觀山渡下亦遺闕紀文並失之疏舊治下
所引水經注文及注所錄附之府志文應悉刪去其萬
歷縣志文上加綴元和志隋平陳以後縣頻遷徙一文
卽成完錄富春故城應據寰宇記所引吳錄之文補立
正條錄止云浙江逕縣前江中有沙吳武帝爲郡吏
靈憲鄉人饒之曾于洲上後遂名此沙爲孫州縣治何

所文在所路以洲徑推之當爲今黃村之地水經注浙江入富陽縣故富春也東分爲湖浦又東北逕富春縣南湖浦文不可曉當作洲浦城與之斜直明確不易此爲漢晉舊治與唐宋徙改之城截然爲二東安郡城初以富春城爲之後別立新城不能牽併全琮傳權分丹陽吳會三郡險地爲東安郡琮領太守注吳錄曰琮時治富春此爲初所寄治之城輿地紀勝東安郡城在富陽縣北一十八里吳黃武五年郡守全琮築此爲後所特建之城二城治分先後不得並在一年五字必誤一字亦當作二其城周七百六十步較唐宋之觀山下巖

遜集十二

吳求恕齋

至百六十步黃村北境眾山連亘無地可容西北入新城界二十八里正其城廂內外之地咸淳志言新城縣西百步有東安鎮羅隱東安鎮羅城記云杭州別郡舊有八都之目而東安爲領太師杜公築東安爲吳越重鎮卽古名之遺新城見宋書州郡志始置於吳而郡治在所略中紀勝所云蓋出隋區宇圖志其說亦本吳錄不言新城以其時縣已省廢故別從所隸之名列之新城省入富陽元和志說爲確隋志作錢塘於餘杭下有衣錦山之說不可按合必誤紀勝失未考出兩說之是非得失故於全琮所築之城亦不能詳知其所在其流

遂爲咸淳志之虛衍今議分析爲三一爲東安城下引越絕書富春古東安爲證一爲東安郡城依前所引全琮傳注之文列之二條並次在富陽舊城之下其原條之本縣舊城與永甯寺城俱出咸淳志永甯寺城條有五代時城已在縣東南之語卽謂咸通中所築之城二條可併合爲一略存封邑下加綴其東南城四字卽暢然成順東安郡新城一條應改入新城縣舊城有咸淳志所錄之徐敬業起兵時築一條可以之冠首徐敬業起兵去縣復置之歲止二年是爲廢後復建之首城東安郡新城次在縣舊城條後依紀勝及咸淳志文

遜集十二

吳求恕齋

列之別加按語於後據元和志所云證明富陽之爲隋城吳時附郭其縣實名新城東安鎮城爲宋時所治之城應從餘杭條下移繫此末原引咸淳志文多刪失悉依正文錄列此皆脫去本根之說不容不改餘可例推卷數占至五十有一於全書已近七分之一專精不易勢不能不資眾助今此學久廢求如承如之於申耆者恐難得其人吾鄉宿儒近數十年斷推益甫能否延之別席屬其條出大例以授分纂諸君惟明見者察之子培子裳俱以相關未通一書幸曲爲道意焉新志以人物爲重餘雖變改補正尙易人物之算學一傳必須從

續杭志補入他府似止須照原例采補裁出姚文僖戴簡恪徐莊愨三傳別入名臣忠臣其續後當補入者惟蔚亭及康齋叔質暨遲菊四傳蔚亭康齋所著俱有刊本叔質書未刊其於廣方言館中與傅蘭雅相習最久所得於代數者甚深其稿須由子裳向其家人商借一觀遲菊所著自再續疇人傳以外更有何書亦須向其郎君詢之定庵應入儒林續杭志所撰傳文不審依據何書鄙意以爲當以太誓答問爲主取所著別目附之答問據劉向父子之說辯古文之本無此篇最確今文所采自出逸書之大誓解王文簡曾駁宋于廷說於是

遜集十二

聖求恕齋

書竟不敢再持異同蓋亦自知其短也仲容不喜定庵於與仲修書中頗加詆毀故特詳及許文肅所著西北邊界地名譯漢考證及帕米爾圖說等書亦不應遺其傳依舊例當入忠臣平素所講求及臨事所履勘必無從略之理考證弟有其書較西域水道記朔方備乘等書爲備圖說僅得一二零篇未觀其全兄與子培子裳處當有其藏望表出之平中應續者惟華文漪及閩秀錢憲孃二人其應入采訪者爲宋蘅一人蘅字燕生於仲容爲媼亞所學頗近時派其遺稿藏于舅家未得一見須縣志局開屬彼中人取出觀之方可置議舊傳弟

有零雜草彙應議補者亦有數人容異日一同錄上敬承起居惟爲道自愛

答問

恢復舊規廓清積弊兩項款目雖分辦法當合併爲一舊徵銀額由臨時會議減一成有半減定存數爲八成有半此即舊規上年忙收截數止及七成差短又一成有半是爲完戶之積弊非廓清無以恢復弊源固出自官廳一方面積成於民民初與架書圖差通合朦官官爲所蔽故獨受其謗今胥吏人等悉數革除謗無可分滯納之責當專歸民人一方面民戶之積弊有三

遜集十二

聖求恕齋

曰疲欠曰詭避曰逋失豪強包抗卽寓其中三弊萌芽遠在秦人改制之時三代以上田由官授民無私產同井合作計畝均輸自得聯成一體秦廢井法任民自制官失其主但以尺籍相維流及既衰勢必至此疲欠由貧乏而然游閒失業咎所當科救死不贍情亦可憫詭避多出中戶其力非不足於應供故爲矯脫明時委巷撰造有鐵腳詭寄通天詭寄諸名色所謂詭寄者止是以已產寄入他人戶下意在避徭產雖分散戶有落著於夏秋兩稅無所虧損此詭計專避正供及契稅置買田產概從典鬻之例秘不呈報遇糧書往收串通舊戶

指他姓名抵飾事洩納賄以解久之流行成習舊所編籍於是多爲濫額逋失以久客不歸糧無人應其戶兼有下與中兩等逋額舊分逃逸流亡移徙三科此則別爲游散縣中舊俗本以離鄉棄井爲重近四五十年以浙西及江蘇偏僻諸縣開墾荒萊前往營田多得上腴之利移家置宅爲富人居鄉里喧傳羣趨若鶩其編式以棚數多寡分區段廣狹二十人爲一棚十棚爲一總一次散出必數百人年復一年積至無算所遺本產寄託何人或爲人占或先已變賣或竟曠棄夷入荒墟俱無根可著屬之虛說數雖零雜成整實爲一大漏卮總

遜集十二

聖求恕齋

較三差虧闕自有此數疲欠墮入最易剔去最難須開其利源導之謀食徐圖洗革不能專事追呼詭避逋失二弊並在清釐例目之中必當先事廓除釐賦之法有編查丈勘兩等辦式編查以田從人人戶爲綱田園塵宅場蕩地段畝分爲目卽民政長令行之登記先時州縣造糧戶冊所據爲底本者丈勘以人從地田園塵宅場蕩爲綱戶名爲目造冊與魚鱗式相似兩法各有所宜以今規復之事形度之首要在糧戶應以編查爲主丈勘事勞而功半易於駭俗非真實主持均賦將舊畝廣狹今步短長一律整齊不必通丈明史食貨志載太

祖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籍具書名歲居地編字爲勘合籍上戶部帖給之民有司以時清核又以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準遣周鑄等百六十四人覈浙西田畝定其賦稅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造賦役黃冊二十年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以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產寄他戶命國子生武瀆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爲冊號曰魚鱗二十六年覈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明初釐核積二十餘年始定所行三次編造及兩按覈之法俱止視民戶所報勘合

遜集十二

聖求恕齋

契帖履畝推排量度入準不用步丈魚鱗冊書有丈尺係前代舊步據契文錄入非新丈弓數明丈冊以弓記弓不足記尺無記丈者丈尺爲宋元版籍記式是時畝制未改故仍而用之丈量之議始創於顧鼎臣績成於張居正後在嘉靖萬歷之世是時田額遞減至過半論者謂非撥給於藩府卽欺隱於猾民荒蕪於寇賊事難覈復因以是爲程初行人多疑懼州縣治丈復無繩準訴不平者相望海瑞時判興國以意造法令民以灰畫地方六尺爲一眼眼當一步積二十四眼爲一分盈十分爲畝隨所畫數自算不須弓丈眾以爲便後歸瓊山

助本縣行之竟至大擾受鄉里怨謗特甚許孚遠覆丈建昌屬縣定田等則爲三塘地各二弓尺循舊不改民亦稱便按行如式者仍惟南城南豐新城三縣廣昌一縣以民言糧均迄置不行兩事皆當時宏才通識賢士大夫所爲而一順一逆此可彼否無一完效則較周鑄武濱等所行按覈之法程合爲難蓋編覈專查隱漏之弊有契帖有戶籍者止須校其異同不必更勘無契帖無戶籍者勘出責令首報是以事集民無後言丈量不論隱匿與非隱匿有帖籍與無帖籍一概繩之以弓弓有短長現行之弓不能純與舊步之弓符合弓率限以

遜集十二

吳求怨齋

二百四十今所較定之畝復不能盡與舊步之畝齊同兩差卽爲弊漏是以人人自危海瑞步用古度較部弓已贏一尺畝法不能增作三百施之二百六十弓以上之畝地勢亦自在所窮許孚遠不立步限視海瑞法爲便以九等之田賦約而爲三減重增輕事亦不能盡如眾願又所屬各縣俱在覆丈之中丈均之縣自不必再覆兩事收效止此以下流失可知史言張居正尙綜核以溢額爲功有司爭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尅見田以充虛額北直隸湖廣大同宣府遂先後案溢額增賦北直隸湖廣大同宣府溢額俱從小弓科括而得今直隸

之長蘆鹽場及湖北山西各州縣弓步尙有三尺二寸三寸八寸及四尺五寸者較部弓小十之四三二或一卽當時所造上文又言太祖仍元制河北諸縣以社分里甲遷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畝廣謂之廣畝屯民新占畝狹謂之小畝至宣德閒墾荒田永不起科者及滂下謙薄無糧者皆覈入賦額數溢於舊有司乃以大畝當小畝以符原額有數畝當一畝者土地不均未有如此之甚今河北大地亦尙有七畝八畝爲一畝或十一畝爲一畝者皆洪武及宣德閒所遺經兩丈不改則掊尅之術亦有爲舊制所格不能盡行者所

遜集十二

吳求怨齋

稱綜覈仍是虛衍之名丈出頃數併宏治十五年所遺之原額計入僅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有六視宏治時贏二百七十八萬四千九百十九視洪武時尙差一百四十九萬三千六百八十七以此短數分入撥給於藩府荒蕪於寇賊兩等闕額餘皆猾民所欺隱額失田戶具存如周鑄武濱等所爲盡邊遠各州縣不過一二年可畢乃自嘉靖八年江西安福河南裕州首行迄萬歷九年戶部錄上綿歷至三朝之久積歲凡五十三視初創時草造完成層遞尙加以倍豈非如古人所云窮年莫能殫累世莫能究者其所得數又或括自小弓破

一二畝爲二三畝二三畝爲四五畝非初置故數隱漏之額仍有闕遺則精丈亦不能盡發其藏徒累平戶攤承乃復懸溢額爲名驅策羣力是直與宋中官楊戩之用樂尺打量民田取其贏者入官別立租額無異弊至於此胡可復言明祖置丈不用廣畝小畝悉任民自占不爲限制固自有見國初行清丈編審之法命御史分巡各省察民間利病從秦世楨言田地令業主自相丈量明註印冊其畝數坵段坐落四至不明者官自丈量於明初置籍編覈之式亦不甚異後編賦役全書復令直省查明萬歷開賦役全書與今數符者不丈康熙中

遜集十二

吳求恕齋

限年墾荒開一行丈尋以楊雍建言停罷乾隆十五年戶部議申弓尺盈縮之禁上言直省將各該地方見行弓尺報部惟直隸奉天江西湖南甘肅四川雲南貴州俱遵部頒弓尺並無參差不齊此外或以三尺二三寸或以四尺五寸或以六尺五寸或以七尺五寸爲一弓或二百六十弓或三百六十弓七百二十弓爲一畝長蘆鹽場三尺八寸爲一弓三百六十弓六百弓六百九十弓爲一畝大名府以一千二百步爲一畝均未遵照部頒之式今若令各省均以部定五尺之弓二百四十弓爲一畝倘部頒弓尺大於各省舊用之弓勢必田多

缺額正賦有虧若小於舊用之弓又須履畝加徵於民生未便毋庸再議嗣後新漲新墾之田務遵部頒弓尺丈量不得仍用本處大小不齊之弓此議抉出明初制定步法不令州縣勘量及中葉施行多害少益之故至明且悉部弓小於宋元舊步明世已虛存制式此時自不能實行以新漲新墾之田爲之節限權得其平州縣所行用之六尺五寸七尺五寸兩弓皆出自漢晉所製之小大六尺兩步漢尺八寸今匠作尺用之晉尺十寸今沿爲塵市尺兩尺差寸以二六尺五寸七尺五寸兩弓俱用匠作尺度製造七尺五寸折實卽海瑞所定官

遜集十二

吳求恕齋

步之六尺推合古步於晉相同畝率減本數之三百爲二百四十差縮五分之一以八折較算於漢合一此弓畝兼準兩朝是爲三代以下最古之遺式其二百六十弓之畝本數係用八尺舊步折實爲六尺四寸之弓丈定後用六尺弓覆校故有此差實則歧異在本弓不在步數畝徑略廣於漢視晉猶狹亦非卽爲大畝三百六十弓七百二十弓別爲大地及中下兩等折田之畝率大地以一畝半或三畝當一畝當據壤則差校入準中下田折數各有本等不在校例六尺五寸折實爲五尺二寸較漢步折實尙贏二寸減合畝較其差又五分之

一此弓行用最廣或從通稱謂之六尺弓或依附部弓略減其零寸謂之五尺弓施於正額之田號爲官弓不施於正額用以勘民開契賣之底數別假申算之法以合官步目爲民步之弓其沿革源流不可根考據康熙所修賦役全書標列河北及淮南各州縣賦額首冠制田本數次具時田折數是爲明史所云以廣畝當小畝之編式制田謂洪武初所制之社屯兩田時田謂宣德後節次丈量用時行弓步分出細數之新額田其田雖被折仍隸入舊田或略加徵數以補虛額或如前不加故有兩數此弓入官步又入民步必亦當時所改因寸

遜集十二

吳求恕

徑大於部弓不入小例後習用忘其本初此弓卽部弓之等倫不必更繩其贏縮三尺二三寸之弓小至無等尺徑必足寸不更差折三尺八寸四尺五寸之弓亦然弓徑雖縮步徑仍加長蘆鹽場弓用三尺八寸畝徑定爲三百六十中下等折增作六百及六百九十三百六十弓每弓計三尺八寸其積爲六尺弓之二百二十八弓差短止十二弓減較甚微六百弓與六百九十弓卽六尺弓之一畝五分八釐及一畝八分一釐五毫等數亦相當直隸州縣純用部弓大名之一千二百弓爲一畝爲大地之中率其上田以一畝八分三釐七毫折一

實占六尺弓之一畝四分三釐七毫下下田以十一畝折一占至九畝五分三釐七毫則贏出或至十之四三或倍至九五其廣數亦至無等絲毫差整齊之根要亦自在畝而不在弓畝之廣徑載入賦役全書不能改減弓爲虛器隨折數短長改實無用馮桂芬均賦稅議據宋熙甯中方田之法欲將各省田畝一切度以工部尺增減其賦以就之部弓不能齊一千二百弓至二千六百四十弓之廣畝豈能齊二百四十弓微贏微縮之小畝欲增減賦數以就之小畝減輕甚易廣畝增重則難且畝數齊同賦有三等五等九等之差亦非憑空文

遜集十二

吳求恕

置算所能均一直隸大地最多舊額田六十八萬二千三百四十三頃九十畝有奇賦銀二百四十六萬三千七百八兩糧九萬五千二百十九石各有奇江蘇大地差少舊額田減二萬二千五百二十六頃七十畝有奇賦銀增八十萬一千五百二十八兩糧更增一百九十九萬二千三十二石各有奇直隸賦額以徵應雜徭及地產歉薄減輕而江南之糧倍至二十視各省亦爲偏重浙省與四川通爲中地浙中舊額田四十六萬二千四百頃有奇賦銀二百八十二萬一千四百八十三兩糧百三十八萬六千七百石有奇四川舊額田減二千

三百二十九頃賦銀減至百五十四萬二千九百十三兩糧更減百三十七萬三千三百六十石有奇四川土壤與浙相若銀差過半糧復差至百倍以上反重為輕由其地先遭寇虐殘破特甚逐漸墾復從寬等起科後沿習為常遂成永例他省完善如昔賦額亦多視浙為輕如所說籌均浙省之糧當分半入川江蘇之糧亦當勻攤各省銀數並按所差一律更定并舊所謂上地中地下地者悉據歲收之數衡較入準事繁勢居積重行之得方民之訴不平者已將甚於嘉靖萬曆失方即宋方田之比終景祐大觀下至南渡之世不效隸在寬等

遜集十二

至求恕齋

中者固可息其爭訟負重科者不免因缺望而譁國計并恐緣之受困今各省賦課俱不能徵解完全江浙漕糧前於粵亂定後曾酌量減成銀數近亦從權節減而完戶終多游延觀望真知公是者稀此議祇可存而不論編查自是通法先時清釐賦役限五年一編審所以校正戶名覈定了數今差徭已革丁口不必細查戶有改移舊憑推收入冊今弊竇出自冊籍以外應根查各戶產契驗契之法前財政司所上登記章程條析已備按照所頒令各戶一齊登冊事畢清出所記之用畝屋基園場陂蕩坐落地段分入都莊排合位點配以線徑

編列字號即可別成魚鱗新冊於民戶一無勞損於官籍裨益實多鄉曲人士狃於習聞執稅契之向章乃疑此為非便其黠者又以舊契一併呈出難於隱混更創已稅之契不用證書之說多方惰惑遂致中梗今移轉產契登記已竣所員裁撤舊契復奉財政部令置所程驗前事可接續成辦產契本各載有地段畝分界至先時稅冊止具大綱不綴細目戶冊照契註列亦間有詳略今冊式未奉頒示不知與登記舊式同異如何其關鍵在照契所條不論多寡悉數錄入以備戶籍之底校并須加註本主的名及現今住址庶其戶有著候飭下

遜集十二

至求恕齋

再度所宜同則即以本冊為主不同則分式為二以正式冊呈案以做照登記式別造之冊存縣作為底本俾適於程用兩底冊既具糧戶冊名之孰存或沒孰實孰虛可根校得之其呈請換契不完糧者確係滯納之戶應即照催徵章程據本人住址遣役行催戶有著落糧額不至空懸其不納糧又不請契者必在詭避遺失及疲欠三等戶中主無可著當舍戶求田田之地段有戶者具於兩底冊表註用以編查應竟照魚鱗冊式清出分隸各都排列某莊某段詳註畝數角數分數坵段四至及本主戶名為查實一編其有戶流為無戶者戶冊

亦具有坐段故近界止較合糧冊中本戶所隸之都莊
分出同都異都同莊異莊如上式排比成錄詳細加註
為存查一編兩編完立一莊中有村聚若干一段中
有田宅園場蕩地若干畝數無可遁畝數入完戶冊者
若干不入完戶冊者若干亦條劃分明不能糾亂可即
由此根勘完戶如額之莊若段在楊雍建所云不必旁
涉之中應照冊除出不如額者必履畝周查田宅園場
蕩地形如鱗櫛相連相錯業主散居各莊各都遠近亦
不齊一勘時須先期布告令各佃戶租戶約同各業主
於某日持契至畝段坐落處所候驗屆期循畝縱橫曲

遜集十二

重求恕齋

折前行以契對冊以冊較畝挨次點簽其畝分界至與
冊底大略相同者即是本產其中贏縮間有小差乃先
時步徑如此不必細校差多不可以折數計者必有隱
弊或兼占通戶之產或為他人所占影射混或先置
產時本作詭計以多報少應用文法勘出確數詰問所
由詭避責令呈出所藏之底契照白契式補稅印花入
戶承糧兼占通戶之產或為他人所占代認產雖無主
要非其主須別為標記先著該戶及所代之戶取具鄰
里親族保結暫為本主應納歲科俟查明通散之日還
認與否再擬辦法其呈出之契或沿用舊印不換新契

或仍舊為白契即是疲欠及詭避兩等人戶有舊印之
契無新契者為疲欠之戶并無舊印之契止有白契者
為詭避之戶兩弊情狀確有分曉疲欠之戶在本額中
以不得其本主之名與其住址無可著催呈出應逐細
詢明加註戶下責令依限補完新舊兩徵仍照章換契
詭避者別令立戶其無契呈出或并無人出認者俱為
逋失之戶佃戶租戶種植樵採漁捕諸戶或即為占有
其產之業戶或別為占戶承值或尚為本戶管守應分
別究出確情為本戶管守者飭其傳諭本主迅速還歸
將產契呈換清完前欠續應現今及今後常課不歸即

遜集十二

重求恕齋

向承管戶催完為各等戶所占者仍照暫行取結承應
之式辦理其本戶應別立程限招還本籍復業換契承
糧或半年或一年踰期不應將所掛冊名開除准承糧
之戶報名入冊給為承業此弊除絕賦額俱有實著惟
拋荒畝段淪沒在叢莽中者清丈所不能至容有零遺
其數約度不多擬於新漲新墾田內丈出酌照壤則起
科補足舊額大約可復惟規畫須在驗契完竣各戶田
宅園場陂蕩坐落地段清出編定以後是否可行容續
後條具末議開列闕額戶名應查都莊地段細目呈請
核示至減額一成有半係由臨時省議會規定不在虧

短以內是否應一併恢復須候部令至架書圖差之弊
餘積在官廳一方面者惟冊籍攜散不繳繳亦多斷爛
不完疲欠詭避通失之戶的名住址曲爲隱祕不肯指
出兩事科員覈校權役催呼多受其困今用編查法廓
而清之革除以後之遺孽亦可鋤剔淨盡二者程求實
是無踰於此若夫征收機關組織適宜賞罰章程規定
妥貼兩事俱止可先立其綱俟續後修改再行研究入
細不能預籌一成不易之方征收機關之要綱在易戶
收爲權收其配隸之色目則有催徵人與催徵役權收
便民完納便官稽查上與下均得其宜是爲可垂久遠

遜集十二

差求恕齋

之經法徵收人隸在櫃所承赴各都各莊分散由單催
各戶完納之事卽先時所謂總催由圖差及莊書改易
催徵役隸在公署承票催欠戶完櫃卽舊所謂糧差催
徵役不常用催徵人爲櫃員通接民戶關係應納之遲
早截數之完缺於事頗重施之各櫃有適於用有不適
於用適於用者多在狹鄉地窄民居成聚遠近相通此
莊之戶詢之彼莊可知其七八故由單盡人可分徵可
完催不適於用者則在寬鄉地廣民居四散遠近隔不
相接此莊之戶詢之彼莊不能知其一二故由單非老
於其役者分不能全催無可著以組織之法言之適於

用者當仍其舊不適於用者須事更張惟改組亦無善
法明制里甲以一百十戶爲一里十戶置一長餘百爲
十甲甲置一首各戶丁口產業俱隸管下組織爲最密
至中葉賦額差夫至大半是各州縣所設通爲無用今
櫃催額數無論何等增廣總不能如里甲之備欲令其
周知各戶之情弊豈不甚難止可俟戶籍釐清糧額有
著之後再議酌量差配賞罰章程兼官吏民人兩等官
吏功過非司其事者所當置議人民滯納處分奉頒程
格以寬立教甚便施行民戶情形隸在上年完額中者
當無不遵守其在疲欠詭避通失中者須俟查出觀其

遜集十二

差求恕齋

後效今戶籍尙未釐定各等弊習亦不能盡以法懲也
國課之盈不足視民力之聚散亦視世運之盛衰積非
一端效難求速清初傷耗最甚順治十八年會計直省
田頃尙止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七十六有奇至乾
隆三十一年始贏七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五又
五十畝去明舊額不遠各省恢復度亦非旦夕可期浙
中無大耗喪止緣除弊興利施行緩急少失其序致爲
奸書蠹役及疲頑刁滑者所乘誠能實事編查尙不至
差闕多數歧路亡羊補牢未晚惟裁擇焉

公廣州

上督學瞿學士

承志前准知縣湯肇熙移送關帖復准文移以主講龍湖書院爲辭當以關帖非體文移非式卻還旋據紳董林良材余毓芬來學均稱院長虛席已久二三兩月等課案係由縣署權行併合此後萬難再懸懇求接課等情承志恐延曠日久遂以廢弛輒援同治十二年陝甘城固訓導兼理味經書院講席之案攝乏承事現今開闕四課生童肄業尙皆踴躍每課約計呈卷二百有餘惟文理多疏清暢之篇十不一二其迷罔已甚者至於觸犯廟諱而不知譌易經文而不悟發蒙啟蔽責效

遜集十二

堯求恕齋

殊難承志於上年四月接任斯篆展謁文廟見先賢壤駟子神牌誤題作壞先儒陳安卿氏仍列穆宗廟諱之名卽知此邦政教浚夷文風衰替受事以後亟購求南皮張尙書所撰輶軒語數十部分給生徒飭令依程立課諸生家居自業接見時稀又自康熙開裁革花紅學中無復絲毫經費季考月課僅具空名非真有切磋自勵之思卽難存循守不渝之望承志引繩削墨實苦無柯又書院原以籍沒田產充作支需費旣不多久復虧缺生童膏火終歲一給不力爲之所日復一日亦必至收拾無從承志旣懷本末交敝之憂復思彼此相維

之道計今之亟惟有合併爲程學校無獎給書院有之此書院之勝於學校也書院無條法學校有之此學校之勝於書院也承志今酌其通竊爲更定數事一書院向止課試詩文今議參用學校章程於常課之外增試本經疑義其題先做袁俊翁四書疑節之式擇論孟學庸中文同義異文異義同者發令解說次乃遞及諸經次乃旁及諸史使人知讀書士盡識字庶可通矣挽回一課文向定一篇書院學校並同今議兼用初學之例分別內外二等內等皆相通之卷其有可通有不可通者亦勉強附之外等則抑置一無可通之作凡入此者

遜集十二

堯求恕齋

童生卽行停扣生員責令改作半篇俟文理稍順方准完幅其囿於質地誦習不怠者歲終仍酌給資需以示勿棄一膏火額數院章向定生童各四十名銀數多寡通一無二今議改從省城敷文紫陽之例減童生之半增益生員以十名廣額數十名廣前列加獎之數使生員知所奮童生知所止生員知所奮則務學者多童生知所止則苟且應試者鮮一住院向無定章各色人等雜投紛進今議略倣上海龍門條規立之冊簿投院者必註其名列名者必註其業承志不時到院逐一考校有正業有居學者准其留住授以課程無正業者擯謝

勿納務從其實勿許名應四者皆督課中激厲裁抑之事此外又推廣數端一學校申送歲科考試例應舉報優生今議諸生優劣悉以書院課作爲憑其不應課者除寄居別籍及游學在外概行停舉一義學延請塾師例由學校擇尤開送今議亦主院案其由別途保進者除不隸學籍之貢監及別學生員概行飭退一書院司事向章由紳士保充每歲一舉每舉三名今議以二名歸公保以一名由本院選充其等第列後者概不入派操行有閒者亦然三者皆課試以外範圍驅策之事準此七者援引有資防遏有具漸之以日摩之以月功力

遜集十二

李求恕齋

所至必有豁然一旦之期其應治各書院中雖止存御纂七經一部承志行篋所攜粗具梗概諸生請益尙足以應惟事必期于專壹功不可以躐施一傳眾咻爲者束手朝樹夕課畢世莫成竊查味經原案限以十年承志不敢遠期請從考績之程以三年爲率樂羣請業於此可觀彼時獲有轉機更圖後効若仍狃於故習積重難移洪波之流非隻手所能障斯文墜緒豈末學所能承承志不敢自欺敬當歸職書院學校並上所司是否可行理合條具大略稟請憲核仰祈批示如蒙俯允承志當申詳道府二憲並移知本縣立案以杜旁撓至書

院東脩謹遵乾隆五十年四川奏案提歸公用並不私納今歲充作賓興款項來歲卽爲考試獎給及購買書籍之資合併聲明

諭平陽童生

照得學校之設所以敷教明倫陶成善俗生員素行優劣歲科兩試節次開呈蓋深恐踈弛之士不守臥碑或至犯分爲非陷於刑辱是以立之條法嚴密爲防童生初試有司未隸學籍報名填冊必令齊集講堂聽候廩生按款查察是卽禁邪制放示以檢束之爲學政全書載禮部案行嚴飭廩生不許擅保行止不端之士童生

遜集十二

李求恕齋

平時行止尙須逐細稽查況臨場橫生事端場中不遵功令有不隨時整飭執法以繩者乎自軍興以來元氣凋喪各縣務從寬厚申恩屈法委曲包容積數十年浸以成玩近歲兩湖四川俱有奏案浙省亦以科場事件欽奉諭旨通飭整頓流弊至極勢不能不從事挽回平陽僻在海隅儒風久替歷來施設簡陋相仍書院布滿各鄉求所謂酌倣朱子白鹿洞規立之儀節以檢束其身心者概乎未及鄉約廢圯殆盡朔望宣講典禮闕如該童等目不覩彬雅之容耳不聞端慤之說觀場逐隊欲責以動合準繩斯亦難矣本學前辦廩生楊鏡澄借

事鬧場之案惡其狂悖亦未嘗不憫其無知詳奉前府
憲李稟奉各憲據情批革薄示創懲至平至允上屆科
歲兩試各考童俱幡然改易循守範圍從善如流深可
嘉尚本屆科試原扣童生楊銘勳陳鳳書永嘉胡維垣
等並據職貢陳際中虞生項廷騏之請錄其捐輸賑款
踴躍從公會縣詳請酌予自新奉學憲潘批在開釋各
憲育物以仁制事以義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明白顯
著具可曉然此後各童務宜鑒戒前非益加被濯孟子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自來紛爭搆訟大抵皆
激於一時之忿氣而成於羣助之浮言氣不能制馴至

遜集十二

奎求恕齋

忘身及親有所不願言不能擇積至妨事害政有所不
知暨事迫勢窮追悔無及士人讀書明理殊異凡民不
欲勿施古有明訓隨事自反君子所爲豈可使暴氣橫
行莠言旁雜天下理歸一致分有萬殊有人之分有吾
之分卽有人之理有吾之理理既不能偏執分亦何從
強爭古人愛憎節之以禮愛無差等其流爲墨氏之以
疏滅親惡無差等其流爲鄧析之以下犯上二者皆由
失中以致害正不可不察本學今專以反經爲主經正
則是非自晰優劣自分士習自端文風自盛諸童中有
束身圭璧節行高峻孝友無聞者當遵照學憲札飭開

入采訪摺內稟請獎勵其有不自檢束干犯有司者亦
必據實糾繩意在振興事難姑息幸各自愛毋負所期
上督學

竊承志於光緒三十六等年疊奉前憲潘札查先儒
著述並采訪名人遺集等因當經傳集諸生詳詢本未
並徧求志乘鉤稽互校以憑核覆該生等專治舉業率
多囿於見聞舊志又復疏略旁檢史書及集部所載往
往一事而歧出不同且其書纂至乾隆二十三年而止
近百餘年更無有續爲之者海濱僻陋蒐討誠難因
思先儒有言後生晚進不復講聞前輩風節學問源流

遜集十二

奎求恕齋

是故士風日就凋弊卑學承流宜教垂三百年而經術
文章迥不及宋時之盛器凌習尙日異月新揆厥所由
實原於此承志忝承斯乏職思其憂因於理課之餘零
星采述初儼仿崔躋八代四科志例取程朱陸呂門人
及宋明二史例目暨名人集中誌狀序跋爲平陽人物
志一書既又以言語文學二科應根求遺著乃復參用
章學誠和臺二州志例別輯文徵事類既多不能猝就
十八年九月十九日承志奉調赴部交卸職司該縣舉
人諸葛鈞等以是書草創未成廢輟可惜聯名稟縣前
令沈懋嘉據情轉請奉藩憲劉批飭暫留數月以葺厥

事等因移奉過學時承志業經在府領文稟辭赴省隨
卽移縣稟覆在案現在回任已踰數月前領書院先於
卸任時移歸縣署延請主講學中並無課案自可專力
承修惟該縣購借無書寂寞冥搜恐歸虛擲茲已由縣
申府轉詳求赴省垣恭詣文淵閣敬謹檢查錄副歸纂
除候藩憲批示另文聲報外查學校詳移案件向係諭
訓二員合辦遇有差遣一員專理今承志從事此編並
不開支地方經費名爲志乘實則學中訓士之書應請
援照公事章程准予悉心籌辦其常行公牘權歸卑學
教諭主稟會列銜名以免分歧而期速成爲此備由具

遞集十二

奎求恕齋

稟伏乞察核批示祇遵

上督學

竊奉憲臺批本學詳報宣講事由奉批據詳已悉與其
博一時周備之名不若求積漸推行之實誠哉是言閱
之轉以爲慰廩生高慶翔是否從前曾辦講事抑此次
所選擇而使者宣講之日環聽情形如何仰再詳悉稟
聞亦仍務實之意也等因下學奉此承志伏查宣講廩
生高慶翔係此次遵章選派前此並未辦過該廩生生
平謹畏訥訥如不能言而敷講指陳明白曉暢現在謹
遵功令先將欽奉要件敬謹開講御製勸善要言與經

同體直省刊發未有註文施之鄉愚尙須恭衍聖論十
六條有前撫憲所進直解本逐條說詞淺易明該廩
生奉以爲程譯用方言頗能動聽環橋人數第一二次
兼有紳士多至百餘隨後不過數十聞其私論猶尋求
於外以大典爲詞於字字要人實踐一層未曾窺得大
約須期之以漸要之以恆日漸月摩方能成化該縣地
濱閩海民俗囂凌宋時原有徐誼之徒取日用常經隨
質開示所謂如靜中震靈冥外朗日者至元季學派已
微明張孚敬論土風卽以其失爲鄙近則由鄙生薄由
薄成頑強有力者以犯分爲榮貧無業者以峻費爲利

遞集十二

奎求恕齋

環四境之內無論士農工賈莫不各有我用我法之思
是以數十年來善類日孤官府所恃前道憲周因金錢
匪亂起於南港山中相度地宜設立義塾前令湯肇熙
以爭訟不息分置書院廣及各鄉今名目具存實則徒
糜經費義塾官給脩脯其弊爲有師無徒鄉鎮書院由
肄業生童自行醮請其弊又爲有徒無師已然者效止
如斯未然而弊更可見前詳請先從近地立定根腳實
係有鑒於斯蓋地既隔遠又無可恃之人其資費復須
假手奴豪此必不效之勢惟有反歸於約專力一隅揣
度情形今日當以誠求民信爲要信孚而後聲氣可通

聲氣通然後言之所被可由說而釋而從而改然後有效可言若信不孚則人懷已私法語巽言終爲虛說且信之孚亦有數難古時教與政兼黨正讀法考德行道藝以勸賢能又糾其有過惡者以戒不肖言如是行亦如是故從者翕然今政事主持於縣惟教責於學言與行割截爲二學中之所行復不能一一自踐其言遇有創懲輒率於不忍劣者肆無所憚而良懦者屈抑無以自伸以此程民使之見善而思遷豈非南轅北轍承志竊以爲官守有局職事不可不修既欲推士習以移民風必當先民風而整齊士習士之所犯輕重固別其科

遜集十二

奎求恕齋

至於武斷鄉曲挾制官長二端辦法可重可輕而防檢決不可弛承志自光緒十二年承辦府試文章罷考案後節次推求深惟是非乖迕冠履倒置之由實原於此次年舉報優劣即查訪諸生平時行止分別開呈隨後兩具密單彰瘴初行眾皆斂攝既而奉前憲批飭將倡鬧之革廩楊鏡澄等開復衣衿承志尋亦將劣生繆文瀾等據稟詳銷慎始而不謀終以致事勞功半現在惟中材之士略知守擇下愚仍不能移播弄事端陷人入訟乘間敲撲無時不然尤可慮者侍符闈署生黷殿差昔時止施之佐治微衙至縣署非挾眾忿爭不敢輕肆

近則隻身直入狂蕩自由增生童燈階屬於前武生葉上林爲梗於後似此明目張膽相率爲常苟非力遏其流必至禍延無已承志統籌全局自不能不申儆如前惟移易之方總須程求一定且前且卻收拾無從孟子言君子反經經正思無邪慝整齊士習乃學中之所謂經者反之於初悉歸正軌庶幾邪氣消沮民行可興若夫訓迪諸生獎勵善者之事承志嘗於十一年稟上書院學校合力併辦章程以院中望課爲本學月課山長束脩爲賞給花紅購儲書籍經費奉批照議施行在案十三年詳報增生朱存禮居喪哀毀十五十六兩年申

遜集十二

奎求恕齋

覆采訪事件開列累世同居監生王元祥民人王運指端正紳耆陳際中俱行誼可風或特予嘉獎或賞給匾額亦各奉批札在案課試已有常程應習諸書均有儲本孝友實行復因眾所共見者而導之淑艾之士不至迷失無歸因爲力尙微用敢詳究弊原廣陳得失伏乞察核批示祇遵

上督學潘學士

一憲札內開各縣前代暨本朝先賢先儒祠墓後裔均詳爲開載等因承志伏查平陽學統始於陳經正經邦兄弟成於徐忠文公誼說具餘姚黃宗羲鄞全祖

望宋元學案二陳俱未立祠忠文有寶祐三年縣令陳容所建祠宇在縣北鳴山墓前明世爲疏族徐迪等出資修葺改作宗祠國朝雍正二年乾隆三十一年兩次奉查先賢名臣大儒祠墓祀生前縣徐恕何子祥等止將宋遺民林景熙元儒史伯璿明節臣鮑輝良吏吳寶秀諸祠次第修復忠文一祠無人呈請以闕未列報嘉慶六年前撫憲阮文達公撰防護錄令各縣造冊送驗亦未澈底查清今祠中奉始遷祖徐贊以下四十一主世次譌雜與陳傅良止齋集葉適水心集兩徐公墓誌銘及乾隆溫州府平陽縣

遷集十二

空求恕齋

兩志人物傳所載忠文祖孫父子多不相應墓亦夷滅無迹詢之守者及族中長老徐敬春丕春等皆茫然不知所在據呈家藏譜牒中有道光二十五年所繪忠文墓圖係從舊譜摹出四至八到雖略不詳按其形勢尙可推求承志現尙之在籍紳士前署桐廬縣訓導陳際中等設法修護俟秋盡草落岡壟全見履勘明確卽當由承志捐貲飭工惟祠宇猝未易營查康熙錢塘縣志宋周元公惇頤祠乾隆永嘉縣志明卓忠貞公敬祠俱奉前憲檄縣修建此祠可否援照彼案下縣辦理出自憲裁忠文名在黨籍事在史

傳生平大節無俟羅陳其學術雖與朱子微有不同然實地用功不徒託之空言二語固是千古不易存其緒說以輔翼紫陽使平中學者知鄉先哲之教如此亦未始非爲世摩鈍之資也忠文後裔近與宋吏部尙書徐鐸處士徐鉞二支相混惟族姓尙多據其譜系悉心鈎校猶可分別出之祀生自乾隆三十一年定額浙省止增設嘉善明魏忠節公大中祠一名若從祀文廟之唐嘉興陸宣公贊以下十儒晉山陰賀穆公循唐錢塘褚文忠公遂良宋會稽杜正獻公衍樂清王忠文公十朋黃巖杜清獻公範明錢塘于

遷集十二

空求恕齋

忠肅公謙梁名儒武康沈重闕錢塘吳如愚明蘭谿章懋與夫瑞安之文節陳公忠毅卓公俱未議立忠文祠墓援江蘇武進陽湖鄒忠公浩江西廬陵胡忠簡公銓之例似亦應列祀典又江蘇丹陽有湯東野祠祀生福建福清有林栗祠祀生由彼以推浙中之遺闕者多矣二陳墓在縣南龜山北嶼史在青華山陳墓於光緒十年修復裔孫陳賡斌守之史裔本支已絕墓亦爲植諸積者所毀惟遺砌僅存上人尙能道其處云

一憲札內開各縣名人著作或已行之書板片存燬或

未刻之本弄藏何處其書目及著書人子孫名號均詳爲開載等因承志伏查平陽前代名人著作收入宋明二史藝文志及錢塘倪燦嘉定錢大昕兩元史藝文補志者凡二十五種四庫全書提要著錄七種存日一種又佚見他書者二種縣中惟林景熙齊山集有明嘉靖中縣令馮彬刻本史伯璿管窺外編有國朝康熙間呂宏誥刻本今皆無板歟鮑氏知不足齋叢刻有霽山集鄞范氏天一閣別刻錢塘鍾氏唐宋叢書合刻並有辭據孔子集語滿洲納喇氏通志堂合刻有朱元昇三易備遺金山錢氏守山閣叢刻

遊集十二

李求恕齋

有陳昉穎川語小藏弄家亦闕其書穎川語小萬厓以下府縣各志并其目失之蓋亡佚久矣國朝著作成家者絕鮮華文漪逢原齋鮑臺一粟軒謝青揚愈愚齋諸集雖俱有刻本不足以行惟葉嘉楨遺書遠宗史氏管窺近本前任教諭鄞盧鎬之說研究經史間有心得其著目亦甚具曰象義別聞曰詩義解頤曰臆定周頌曰周官翊訓曰禮記類編曰讀左遺言曰樂律紀原曰史論曰讀史後語曰輿圖詳考曰五代八國表曰歷代兵鈔曰改定漢宮儀曰葉文定年譜曰方國珍亂郡考曰溫州沿革表曰平陽歷朝寇

警錄曰縣志補正曰仰止集曰篋林日記曰還珠亭日課詩古文辭曰尙志堂集曰臥游百詠曰舞鶴閒吟書俱未刻承志從其曾孫葉志庚所索禮記類編數種閱之類編讀史後語與提要存目所載荆溪任啟運邵武施鴻諸書相近樂律紀原輿圖詳考皆條摭件繫不具本末亦日記之流芟其繁蕪似不無一二可存瑞安孫詒讓徵訪溫州遺書約云聖朝勃興尤盛經術歧海僻遠未聞儒風海濱學派大略如是未可以漢學家精詣之作一概論也嘉楨字秀林號篋林嘉慶四年恩貢生曾孫志庚字思舜號堯廷志

遊集十二

李求恕齋

庚子元孫上一字正川從子佩銘字正印號月波並本學附生

一憲札內開各縣書院何名生徒膏火獎賞實有若干有無義學章程若何均詳爲開載等因承志伏查平陽書院舊有龍湖吾南昆陽逢源崇正環清六所俱係社學名混不分同治三年前縣余麗元奉查金錢會黨家屬產業得籍入田地合舊遺凡九百六十五畝又括串票錢二百四十千始立龍湖章程院長歲奉錢二百千生童膏火五百六十千生額三十名童五十名每名歲給七千獎賞隨課下歲十二課官

課由縣給師課錢六十千課各十千以前列生十六名童二十三名次第均給又因昆陽舊塾設立義學歲由龍湖撥錢九十二千充束脩工食之資時草創伊始田畝硤沃額數虛實俱未根勘不一年短闕百畝出入不支減院長歲脩爲百六十千生童膏火爲四百八十千每名六千義學津貼爲七十四千七年又判還訟戶陳姓田五十一畝前縣方注籌撥無措自捐養廉錢三百千贍之光緒二年六年逐次減節九年復設吾南逢源及新創會文親仁四書院又撥還吾南田七十二畝生童膏火減至三百二十千改

遜集十二

主事忍齋

通歲支給舊章爲隨課升降每名僅得錢三百三十有奇歲十二課復時時停減官課六案勉強敷足師課伸縮無定承志謹於十一年四月十六日接兼斯席應課諸生已皆末學新進能文之士輟筆不爲乃裁童額益生員定生額五十名童二十名餘十名移充生員前列加獎又於歲脩百六十千內酌存二十千爲歲時召集諸生及發給書辦之需百四十千作爲額外獎資生員前列三課一律者第一名給二十千二名至五名十六千十二千不等至八千而止有盈存購書籍稟奉憲批在案今官師課俱各考滿六

數惟移撥十名以經費無出停格不行蓋十二年花紅又減至二百八十千視前定膏火五百六十千已損及其半矣昆陽義學暨吾南逢源會文親仁四書院俱無章程義學止課童蒙二三人四書院由縣課試略給花紅並無膏火吾南會文兩院間有廩貢生員爲之教習歲脩之奉大半出自肄業諸生與社學規模略相近而又不同逢源親仁并教習無之直是文會而已十一年又移義倉田二百畝立獅山書院定院長歲脩錢六十千生童朔望獎賞九十二千以龍湖局勢準之諸院均不能久承志竊謂平陽之弊

遜集十二

主事忍齋

在務名而不求實雍正元年設立書院各直省俱止會城一所其後廣及府廳州縣多者或至四五道光六年邵陽魏源編皇朝經世文仍以錢塘袁枚浮取儒教不過郡二三十人之議爲主書院要領貴專一不貴繁多甚明平陽海濱一隅量地之力勢不能多爲之所裁併眾社立書院義學各一余令所見確乎不易承其後者廣所未周使書院得有餘廩以養高材義學亦能供給生徒不致使貧乏無力者僕僕朝夕加之條法立之課程本末之方卽已槩備乃不爲其因而爲其創不知立腳實地務爲天際之翺致併

者復分完者復敗東起西倒深為可惜今縣中人士已棄書不治經書善本不至其處讀者惟四書白文五經節本觀者惟合講旁訓并有終其身不習一經者興起文風甚非易事也承志於龍湖課內雖增設四書疑問一題條列異同令其平議諸生創聞新說未嘗不竭蹶以從而根本久虧勢難遠效崑山顧炎武日知錄言欲救科舉之弊必暫緩考試權今之急竟須汰各書院存其一以習詩文其餘悉充入義學援照乾隆元年議覆順天府尹多方成就之案及今省城宗文正蒙兩塾塾各五齋齋各十人章程酌立

遜集十二

圭求恕齋

一二齋舍購儲官本經書擇童生之可造者受業其中必五經卒業大義能通而後開筆為文必文格已就而後子之應試破除速化之見杜絕苟簡之風行之數年漸染成俗然後可冀挽回蓬源會文親仁三書院各有田七八十畝或百畝合吾南獅山二百七十二畝除紳捐之數約官撥田可得四百有奇收其孳息移辦此舉不至多寡相懸蓬源親仁獅山俱無院舍獅山議籍僧產積久不成儒釋相爭士民相構訾警兩載弊竇叢多去其瑕疵以全政體尤為一舉兩得平陽苦於人荒官斯土者不能無移於俗龍湖

書院志載乾隆三十二年縣何子祥所定章程委瑣齋擬即與三家村塾相等非大有力者作而新之轉移恐無日也龍湖虧缺應別為措置刪繁歸約計尚可為又縣西南百里接壤福建之地別有義學一所同治三年奉文設立其意主化獷俗為馴柔與造士義學作用不同塾師歲由官給錢六十千今減為三十千得失可置勿議

一憲札內開各縣志乘有無何年何人續修均為開載等因承志伏查平陽志乘創修於元大德十一年州人章嘉嘉定錢大昕元史藝文補志收入史部地理

遜集十二

圭求恕齋

類嗣後有明正統方燧宏治青田包瑜嘉靖陳彥生隆慶樂清侯一元國朝順治八年陳文謨康熙二十年前任訓導平湖施鉉三十三年呂宏誥等七修書俱不傳傳者惟乾隆二十三年張南英纂本板亦毀失自乾隆二十四年至今百三十年未有續者天台齊召南仁和汪沆等合修温州府志成於乾隆二十五年後張書二年二書並論謬百出據張書引林景熙州內河記云邑河晉太康中郭景純所定宋人之說已不考木末翦除蕪陋蒐拾散亡理而董之亦甚不易也

一憲札內開各縣金石宋以前者或存或佚均詳爲開載等因承志伏查平陽石刻以北宋爲最古昔隆平陽縣志云鳳山石上刻魏晉人八分書紀游誤也鳳山摩崖無宋以前之刻故陳思寶刻叢編王象之輿地碑記目俱闕不載縣志載許景衡鳳山來儀亭詩云名山海上誰曾到多謝滕公與賦詩是鳳山游跡始顯於滕元甫發明矣今石上刻宋人紀游五雜刻三一鳳皇巖三大字旁刻小字漫漶不可識據滕牧題名卽滕元發所題一趙義之題名文曰東洛趙義之累游熙寧改元清明日題一張泌題名文曰鄱陽

遜集十二

圭求怨齋

張泌幾仲因簿書之暇侍親來游時壬午改元仲春望日題一滕牧題名文曰永嘉瀕海山水多勝鳳皇巖乃先大父少師公泐石賦詩巖間碑刻具在孫牧自瑞安來游恭覽手澤增霜露之感紹興元年三月十日一歐陽交等題名文曰紹興三年季春知鎮張師敏子賢邀王翼口師賈仲仲求同林生立道來游徧覽鳳凰巖中景致歐陽交端叔書一張師敏題字文曰鳳雛石紹興四年正月旦日承信郎監鎮稅張師敏開山一趙景巖等題名文曰趙景巖炳文德夫子安劉氏宗朱漢章齋有元口陽口義曾朴重紹興

口丑冬至後一日同游一張建題詩文曰盡把鉏犁鑄五兵岐山無復鳳凰鳴何人更解驅頑石飛向中原頌太平延平張建諸刻字皆行楷惟滕牧題名間雜隸體縣志所謂魏晉人八分書蓋卽此矣又象灣山摩崖一陳梅詩合掌仙峰插漢高下臨滄海壓波濤看來疑是金仙子無相光輝禮玉毫二十八字末不署名其爲梅自題刻抑梅以後好事者爲之無文可證仙壇山摩崖一無名氏詩陰羽冷冷風佩清清仙居示剎花木常榮十六字末署葛稚川三字是刻前温州府學教授嘉善戴咸弼東甌金石志頗疑其

遜集十二

圭求怨齋

說承志據縣志仙壇山葛仙君祠爲紹聖二年縣令葛繁立林景熙葛壇卽事詩有春蚓秋蛇醉墨鮮之句知亦爲宋人所刻又縣學碑一紹定四年修學記文多不具錄通判信州戴柳撰通判婺州任友龍書知婺州莫澤篆額以上十有一刻縣中無碑匠並無搨本滕元發詩碑刻及嘉靖浙江通志所載玉蒼山摩崖乾隆温州府志所載劉天益愛民堂豐暇堂二記周坦普照改惠雲院記俱亡東甌金石志載蘇景行壙誌求之亦未得存佚莫能質言言金存者絕稀本學彝器及各寺觀鐘鼎俱近今所製云

錢唐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論南江不當入志

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吳下自注云南江在南東入海丹陽郡石城注又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志意謂江流自由拳北出海鹽東餘姚著東南岸吳著西北岸猶毗陵注云北江在北東入海蜀郡滄氏道注又云嶠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毗陵著南岸江都著北岸也越絕書記吳地傳吳古故從由拳辟

遜集補遺

一求恕齋

塞度會夷奏山陰會夷水經漸江水注作會稽可證南江至由拳即循辟塞而東水經沔水注引吳記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為次谿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逕由卷縣故城下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又東南逕鹽官故城南出為澈浦以通巨海谷水乃南江枝津其時水道已移由拳經流北折為松江婁江惟澈浦南通上虞是以說之如此又云作者述志多言江水至山陰為浙江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南江枝分據雪溪為辭太平寰宇記江南東道引虞仲翔川瀆記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水南通烏程雪溪水西

通義興荆溪水北通晉陵涸湖水東連嘉興非溪水凡

五通謂之五湖長洲義興晉陵諸名俱出明太湖以南

別無流溢之派鄺云枝江誤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

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為江也東

與車箱水台又東逕黃橋下又東逕窟湖塘又東注于海以

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又東逕穴湖塘又東注于海以

南江枝分為自臨平湖絕浙江而南入錢清口合浦陽

江逆流至上虞注餘姚戴氏震校注謂漢志餘姚乃餘

於理更無可通今略之

杭之誤考之不審阮氏元浙江圖考據漸江水注浙江

東合臨平湖又東逕禦兒鄉又東逕柴辟南之文欲改

烏程餘杭為嘉興石門錢塘如其說漢志南江在南當

系之由拳下東至餘姚入海亦當作東至餘暨入海全

氏

祖望水經漸江水篇跋云江水至禦兒與浙江合又東

至山陰入海水經以為至餘姚乃其誤耳全說同於阮

氏而以餘姚為誤不然漸江水及錢塘武林水入海俱

周已疑其太遠矣

不可通矣陳氏禮地理志水道圖說云阮說無疑義惟

餘姚當作餘杭亦未達班氏標舉兩岸之例又記吳地

傳秦始皇到由拳塞同起馬塘此句疑湛以為陂治陵

水道到錢唐由拳辟塞以南經始皇開鑿阮氏不知陳

氏亦失檢也

遜集補遺

二求恕齋

論浙江不必改作漸江

說文水部浙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盧肇海潮賦

云浙者折也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太平寰宇記江南

東道引虞喜志林

一云江有反滄水勢折歸故曰浙江是古相傳說如此江水自吳南東至餘姚入海潮汐反激折而西流是謂浙江故曰江水至山陰爲浙江越絕書記吳地傳記地傳論衡書虛篇並云錢唐浙江續漢書郡國志會稽郡山陰注有浙江莊子外物篇釋文引司馬彪注又云浙江今在會稽錢塘錢塘是吳郡彪云會稽者其地在孫皓國中避以吳立文故舉舊郡也明山陰錢唐皆浙江所經史記秦始皇本紀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如遷說錢唐以西尙得通名浙江三國志吳書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朱育對濮陽興云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爲吳郡宋書州郡志吳

遜集補遺

三求恕齋

郡新城注浙江西南名爲桐溪富春新城亦稱浙江其例卽本史記山海經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入海郭璞注本作浙江此據漢志水經說文訂正漢書地理志丹陽郡野注浙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水經浙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于海說文水部漸水出丹陽野南蠻中東入海諸書浙江並據野縣上源言之其下流止云入海不云浙江漸江水注引地理志穀水自太末東北至錢塘入浙江今本漢志作入江陳氏地理志水道圖說謂當作入浙江以志例考之浙江班所不載漸江至富春西南已合穀水不待錢唐始入原文亦必作入海豫章郡雲

續豫章水並云入江浙江水穀水並云入海卽其例蓋兩水相均無以定其經流孰爲支川故各系之如此顧氏觀光南江考據分江水文謂海必在餘姚以東地理志水道圖說則云錢塘江卽爲海詳水經漸江水北過餘杭東劉秀等山海經校注作餘暨南兩說一在錢唐定山以上一在赭山以下錢唐一江孰江孰海先不能定段氏玉裁說文注謂錢唐江地理志謂之漸江無文可徵阮氏浙江圖考云杭城城隍山西南上達富陽斷不能名之爲浙江直憑臆以決矣唐書地理志杭州餘杭郡富陽注有隄登封元年築東自海西至笕浦唐志并以觀山南麓之江爲海何有於浙尙書禹貢嶧家

遜集補遺

四求恕齋

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水經夏水注引鄭康成注云滄浪之六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依鄭例漸江浙江宜以潮汐所至之界爲斷潮水流入處爲浙湖水所不流入處爲漸然則劉府君書以富春爲在浙江之北宋志以新城桐溪爲在浙江西南俱未爲失也清祐咸淳臨安二志山川篇標富陽錢塘江爲浙江合於古名惟引山海經浙江從郭璞注本作浙江則誤注引地理志浙江出新安縣南蠻中此志不知何書云新安則晉人所作矣圖考謂誤漸爲浙始於閩粵十三州志至鹽官海亦卽浙江咸淳志別標以海於例不純今當據諸家說正之

論武林山武林水當移入臨安

漢書地理志會稽郡錢唐注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水經漸江水注引闕駟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浙江今無此水武林山水晉時已失所在闕駟十三州志據錢水入海以山為靈隱水為明聖湖其流不與志相應是以酈氏亦疑之陳氏地理志水道圖說云臨安北溪南溪出天目山合流曰雪溪東至仁和縣通錢塘江此說發前人所未發臨安本錢唐地秦分北境置餘杭西境未有移割故天目在境中章和以後省錢唐屬餘杭

遷集補遺

說具建

置篇 建安中立臨水此

五求恕齋

山析入他縣不復為錢唐所有吳地記諸書因之求索不得闕志云山出錢水東入海據晉時縣境之水系之漢縣別有一水闕所不知晉書地理志援闕說合班書遂糾結不可解矣天日本錢唐餘杭山海經南山經浮玉之山茗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具區浮玉即天目班氏必無或遺雪水出天目之陽太平寰宇記江南東道引顧長生三吳土地記云雪溪水至深者可證當時自為巨川今雪水北入太湖東流分數道由運河注吳江古時南江在由拳辟塞之北折東而入海鹽錢唐之水不與吳通茗水亦東西別流無通合之派此水自烏程

東出必循辟塞之南折而趨鹽官海口水經沔水注今

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南江枝

分即雪溪說已具前篇漸江水注又云浙江東合臨平

湖又東逕禦兒鄉又東逕柴辟南浙江枝津亦據是水

蓋潮汐盛時江流旁溢倒灌至彼故云然也

阮氏浙江水最高時較之北新關塘樓一帶水面高至七八尺設

無海塘則海潮必北注嘉興阮氏未細考顧注其說暗

與之 酈氏不知雪溪因并不知浙江

大谿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圖考謂誤以茗谿當浙江詳注意亦以

江水盛時倒灌入谿故通言之此谿即會錢水出臨平

湖南之流系之富陽縣詳兩注彼時此水北流雖合茗

下錢塘縣上則不可解

溪東流尚分二支入海一自餘杭南至錢唐城北會錢

水出臨平湖南一自烏程東至嘉興柴辟南逕禦兒出

臨平湖北會錢水者為枝渠則逕柴辟南者乃其正流

漢時故瀆約略可見咸淳臨安志山川篇餘杭縣下記

此水云在於潛臨安兩縣界東流百五十里經本縣又

東流二十七里而至錢塘界又東流六十二里二百步

入安吉州德清縣自天目至奉口經行已二百餘里奉

口而下至臨平海口約三百里而近以漢里準今里八

百三十里正當今五百餘里

詳見水道圖說卷二此水為武林水無疑水道圖說又云此水源流不及八百三十里志文有誤圖說以分江水為至餘杭入海因於奉口下減縮

遷集補遺

六求恕齋

里數應之今既考定南江武林之流自當還之武林不必更為異說矣吳地記言縣惟浙江今無此水晉時志文已同今本全氏祖望水經漸江水篇跋以行八百三十里為太末穀水下錯簡可置弗論丹陽郡縣注漸江入海不系所行里數穀水例亦相同趙氏一清水經注釋不取全說已見及此其自為說者乃云志有漸江無之即漸江則強解矣續為地記者斷當從陳說移武林入臨安也清臨安志武林山注引劉道真錢塘記于其巖其虎不食生物唯飲湖泉而已鄭談靈隱天竺詩集序云仁虎不食是也契嵩武林志靈隱山一日武林秦漢號虎林以其棲白虎也晉曰靈隱用飛來故事也唐曰武林避諱也詳此注劉記止有虎林契嵩申之乃為武林下注又云劉道真錢塘記陸羽靈隱天竺寺記夏竦靈隱寺捨田記胡宿武林山天竺寺記皆云武林遜集補遺七求恕齋

林山即靈隱山誤合兩書為一今宜於靈隱山下綴虎林以十三州志晉書地理志及陸羽以下諸說附之其漢志正文移系天目山及南溪北溪下援陳說為證庶兩得其實矣

論古餘杭不臨浙江

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集解引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始皇自錢唐奏狹中道經餘杭者時錢唐南境尚偃江流孔道在餘杭故折而由此也水經漸江水注縣東有定包諸山皆西臨浙江水流於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秦始皇所不能渡故道餘杭之西津也元和郡縣志江南

道餘杭縣引吳興記秦始皇舍舟航於此仍以為名咸濱臨安志山川篇餘杭顧望峴注引土風記秦始皇至此棄舟登陸往會稽說並與徐合續漢書郡國志補注云案始皇所過乃在錢塘富春豈近餘杭之界乎劉注不知秦時孔道始疑及餘杭水經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于海彼餘杭乃始皇所至臨浙江之錢唐漢書地理志丹陽郡縣注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不著縣會稽郡太末注云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海具前篇穀水即漸江水別源明漸江水亦至錢唐矣山海經三天子都在蠻夷入海劉秀校注餘暨南論衡書虛篇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劉遜集補遺八求恕齋

著南岸班著北水經云餘杭者章和以後省錢唐入餘杭水經作於魏初所據吳郡圖籍適無錢唐因系之餘杭耳

經有魏郡縣惟吳蜀二國純據東漢續漢書郡國志吳郡十二城有餘杭無錢唐王氏鳴盛十七史高推謂志據永和此文注以江水流入大谿逕餘杭故餘杭蓋亦據永和簿也

縣南新縣北為說前篇已牽合兩餘杭為一阮氏浙江圖考又云今海甯仁和錢塘以至富陽當時為錢唐餘

杭兩縣蓋錢水之東為錢塘西為餘杭餘杭之地直至穀水之濱故秦皇從狹中渡徐廣以為餘杭吳興記云餘杭秦始皇將上會稽舍舟航於此謂餘杭境地至富陽江口更誤越絕書記地傳秦始皇東游之會稽秦東

安東安今富春始皇渡處自是富春何得指為餘杭且

渡處正須舟楫於吳興記說亦無可通圖考又云臨浙

折之處隨江而東乃達會稽山陰怯于水波西百二十

里則過穀而西也如其說是舟行至狹中更無從為舍

航之說南江東折處為浙江本阮氏臆解怯于水波

又過穀而西於水波惡中行百二十里亦事所必無地

理志會稽郡錢唐注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據陳氏水道

圖說武林山為天目水為南溪北溪秦漢餘杭當以武

林水為界漸江水注浙江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秦始

移築南境是越溪而南始於漢末咸淳志疆域篇引祥

符志云東漢熹平二年縣令陳渾徙於溪北與鄞說互

反豈鄞所云江水流入者為中苕溪乎志又有周報王

城云在縣北三十六里此即秦漢故城在溪北甚明陳

渾徙溪南蓋以備會稽妖賊許昭昭於熹平元年冬十

一月作亂寇郡縣至三年十一月始平渾據要隘立城

九求恕齋

守采入錢塘縣南史沈約傳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

杭為永安縣宋書州郡志作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

二年太守許貢奏分縣為永安縣南史為近靈帝乃獻

帝之謁初平無五年當作興平元年蓋是年倡分縣之

議其設立則三國志吳書賀齊傳建安十六年表言分

餘杭為臨水縣餘杭兼有今武康德清南境臨安北境

之地疆域不為不廣說史記者可無庸惑於燕說矣

跋

祁甫遺著兩年以來編次成書者凡五種曰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補正其手定本也曰山海經地理今釋曰今水經注曰唐賈耽記邊州至四夷道里攷實曰橫陽札記皆從零亂稿紙緝香而成舊無標目廣坻以意爲之名者也說經文至夥朱眉山教授言其病中檢舊稿拉雜摧燒之今茲所存蓋多與學官弟子講貫之作及曲園俞先生選定入詒經精舍文集者也其攷證輿地用力尤勤浩博繁密案千萬言其或巨篇文字蝨蝕不完未忍割棄義從葢闕自餘零章斷楮悉理董之乃寫

遜齋集跋

一求恕齋

定爲遜齋文集十有二卷遜齋者祁甫中年所自號也區分義類始經說終書牘用肩齋文集例也翰怡京卿校刊五種旣成亟索是集因并授之翰怡篤古誼哀刻前詰遺書至數百種勲勲而不怠而祁甫所纂述亦賴以章顯於世俾畢生劬瘁之苦心毋致與陳根宿夢同就澌滅祁甫之幸抑亦廣坻所感唏而雪涕者也壬戌中夏之月橫山老樵吳慶坻



著陸

餘

雜

蔣	屋	如	雇
氏	校	月	涂
慎	印	著	月
脩	甲	始	吉
書	寅	丙	成

陸椿生先生傳

先生諱春官椿生字先世以德行文藝稱至先生而益光大生而穎悟清介絕俗五歲讀爾雅即成誦稍長學愈博洽文譽大起年十四入郡庠旋食廩餼光緒壬午以優行貢成均是科即舉於鄉歲戊戌捷南宮爲文善沈思每下一意輒三出三入藁具始仲紙每論文貴清真清則氣流暢而真無浮妄後始登宏博廣富性不喜帖括以家貧親老仰膏火自給每月院課爲至十數卷輒輟文夜分致羸弱有文會同社諸子均辟易之臨川李小湖全椒薛慰農瑞安黃漱蘭諸先生操知人鑒成重視之以孝稱所以承重闈歡者無不至父某公卒時方在京赴禮部試入闈心驚但不安勉完卷得程

十二二二 小傳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痛幾絕仰星夜馳回哭踊盡禮轉仰哀慰母勉治人事初捷南宮以知縣即用分發廣東告近改安徽皖藩湯公海秋尤器識聽鼓未一年值湯公離任又以賦性耿介動忤時宜且視宦海險惡恐負先志遂以母老告歸跬步必謹惟恐行止偶乖虧辱於親食貧索居學養益醇事母下氣怡色依依孺慕力疾謀升斗供菽水以早年幼學過耗心力常致疾卒年正五十易箚時呼母謂兒不孝竟舍長幼而獨去乎身後蕭然知交悲之配鄧孺人有子女矣先是以細故孺人抱憤遽卒遂失志倘恍心多疑懼繼探性命之理玩易有得多自悔尤乃始若釋蓋自許能補過也於時事多扼腕太息有請主輿論席者謝勿往論事乃多奇中云子倘能繼述所著有

咳餘隨筆思過軒日記數冊雜文數十篇蓋散佚能綴拾者止此矣

蔣國榜曰榜與弟平嘗受業先生者也即先生罷歸後五年以迄於卒先君初嘗同學叔父松亦師事者嘗共講藝鷄鳴球寺樓尤相得師教授不如常式課時嚴督精進輟課則宣講如家人故視猶父子心遠誠服有不知臯比之嚴業循循乃日進夫古者於師心喪三年蓋師者以受業解惑非僅共朝夕是以廬墓有不忍去昔有欲以似夫子者事若夫子矣嗚呼將何所得似夫子者而事以夫子耶觀於師神清而臚一編孜孜菽水之養怡樂子女復悅禮敦詩於親蓋善養志者可謂賢已豈僅文章名世而文章遂亦固其窮也鐵農鄧

十二二一 小傳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先生榜兄弟從以啟蒙者多方啟發在幼穉已能爲樹根樁亦師所薦達而皆不作矣平生多得師資重以吾弟哀阻又多感傷焉已

陔餘雜著

金陵叢書丁集之二十一

江甯陸春官

拳禍賦 庚子夏作

何昊天之不弔兮降鞠誦於我邦羌外侮之內訌兮遂羣蠢
 之怒張彼虎狼之躡伏兮誠禍機之包藏不慮終而圖始兮
 譬潰漚而決防悲朝市之塗炭兮致乘輿之蒼黃紛總總其
 奚辜兮慘鋒鏑之摧殃豈造物之不仁兮抑厄運之適當矧
 哲人之殞喪兮復志士之淪亡方狂瀾之待挽兮孰釀憂於
 蕭牆瞻白日之西下兮魯歷戈而迴光謂遠天爲速咎兮將
 樂憂而徜徉哀生民之殄瘁兮蹈水火而相望昔涵濡於聖
 澤兮俾壽富而康強倏併命於一閔兮無老幼而皆殤值朔

丁二十一 雜著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風之淩厲兮魂飛越而不揚莽白骨之蔽野兮心茹痛而未
 火固壯往之貽害兮亦自謀之不臧望神京而掩涕兮酹椒
 醕兮一觴願乘風而上下兮常相依乎帝傍 一作帝鄉
 秋日登孝侯臺

搏蛟射虎真天人讀書折節仍溫溫當官効命忘其身不欺
 其心斯爲仁高臺峨峨照千春英風亮節驚鬼神高才晚遇
 乃如此悽然故國迷荆榛

讀史詩示兒

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臣晉室昔播蕩中原盛胡塵中興建
 奇績匡佐多偉人就中特忠勤無過溫太真赴義若飢渴規
 時能屈伸始終徇國志金石輸精純世運有屯泰臣心無緇

磷以此翊危業至行驚鬼神忠孝本一貫出處皆吾身吁嗟
 絕裾義誰敢相比倫

題陳君子餘小影

余與仇君涑之幼同硯席數聞其稱道陳君子餘之賢涑
 之不妄許可者也余交子餘不深以信涑之者信之可以
 知君之風誼矣適以小影屬題粗述梗概而復系之以詩
 丈夫不虛生世間隨時康濟斯爲賢陳君侃侃盛風誼立身
 上可希儒先不欺然諾亦偶耳想見素志盟青天當世固有
 隱君子余將高詠維桑篇

擬上 皇帝書

自戊戌變起議者強立名目分中國人爲維新守舊兩黨嗚

丁二十一 雜著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呼此大謬也此正外人問我之陰謀欲以離我中國之人心
 無識者又從而附和之展轉相沿激成水火而彼乃得徐起
 而蹈其瑕而我曾不能洞燭其奸禍變之興正未有艾焉者
 也攷戊戌之變由於 兩宮之不和兩宮之不和由於小臣
 之營私而大臣之不學而推原禍始則皆中外人詭謀吾得
 一言以蔽之曰始終爲日本所誤而已矣方日本之窺朝鮮
 也以利餌其臣民以邪說動其士大夫以維新守舊牽制其
 國人未幾而東學黨之變興未幾而大院君之事起是時我
 中國將帥得人先事而豫防當幾而立斷我爭先著彼落後
 乘彼知其兵力之不足以勝我也毀端已開尋復中止其突
 謀高麗之心未嘗一日忘也未幾而有甲午之役彼以扶朝

鮮爲名知我中國必不任受也於是百計以管我多方以敝我潛結與國以要我外則示弱以長我之驕內則任數以速我之怒又復間諜四出浮言繁興使我宮闈失歡將士立異謂湘淮各軍至於海軍告燼神京戒嚴烽火達於近畿險要淪爲墟莽中外岌岌人心憂危我皇上悲憤填膺志殉社稷顧惟皇太后付託之重不得已屈己議和而彼欲未嘗彼謀未已款議甫定狡謀益張乃復假同洲之言倡自強之說以維新守舊亂中朝之視聽問海內之臣民必使正氣摧殘老成沮喪紀綱法度蕩然無存上而兩宮內而樞府外而疆臣下而將士皆盪然自爲異同而彼願始憤彼計始逞反客爲主越俎代謀使旌潛來謂伊犁其意安在嗚呼是直欲朝

一二二 雜著 金陵 蔣氏校印

鮮我也是直欲以亡朝鮮者亡我中國也可勝痛哉幸而天佑聖清我皇太后皇上止慈止孝兩無間言彼知我中國列祖列宗之澤之固結於人心而溥海臣民之不盡可利誘而威脅也於是仍肆其維新守舊之狂談務使人人皆入其羈縻而後已數年以來深宮吁食聖主焦勞雖已燭外人之陰謀或未握治安之本計今中外交關神京陸沈彼族憑陵要挾無已翠華西幸後事殊不可知草莽小臣以爲地之險要可憑而不可憑也國之阡危可懼而不足懼也欲拯今日之危當鑒已往之失臣請一言以蔽之曰務實而已矣曰新曰舊皆名也曰維新曰守舊皆斤斤於名而非斤斤於實也今所謂新仿西法耳所爲舊循漢章耳臣愚以

爲新法非盡可仿事事名與實副則舊者亦新舊法非不可循事事名與實違則新者亦舊自宋臣王安石始立新法之名而當時之不附新法者則概加守舊之目是新舊名目實彼中人自名之其實彼所謂新非吾所謂新彼所謂舊亦非吾所謂舊湯之德曰日新謂洗濯其心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謂法祖也洗心之目有二曰去飾曰去私法祖之目亦有二曰守經曰達變能洗心則成見化而痼疾蠲能法祖則苛例刪而真意貫而其事則必自我皇太后與我皇上始何以言之皇太后臨御天下已四十年中外又安華夷畏服皇上稟承懿訓業已二十餘年慈孝相孚悃誠久洽臣每讀邸報我皇太后皇上於中外大臣召對時輒勉以時事艱難不得遽萌退志仰見深宮宵旰日昃不遑上惟列聖之詰謀未肯稍耽乎暇逸臣尤願我皇太后皇上以祖宗之心爲心以祖宗之治爲治一心一德欽始欽終黜近習之浮言杜遠人之窺伺親賢並用威惠兼施言新法者意主救時而張皇喜事之徒必斥言舊法者意存守正而迂疏庸懦之習必除不慕建中之虛名惟求自主之實效總使外人之鼓動不能消我之聽聞外人之愛憎不能操我之進退夫然後國威可振國體可尊上答昊慈眷顧之隆下維海內臣民之望臣所謂務實而不必斤斤於名者此也今世人好自矜異是非之正不能不奪於好惡之私其賢者高已卑人喜立崖岸而疏節閭閻之士又每狹前人

丁二十一 雜著 金陵 蔣氏校印

之制度以粉飾掩其張皇甚且以避事爲老成以趨時爲俊傑新詆舊則曰醇粹舊詆新則曰病狂不識古今不校輕重各爭門戶罔計公私彼方斷斷焉辯論之不遑而不知適墮外人之術中而我乃陰受其愚而不之覺於戲此有志之士所爲痛哭歎歎欲與天下有心人一剖所惑者也

答仇溱之書

八月十四日陳君子餘來接到手書欣躍無似並蒙惠洋十六元分子廉泉蘇吾洞轍故人情重略見一斑感荷之私非可言喻來書以祿養爲言所以責官者良是官非薄此而不爲也又非不欲接捧檄之義以自贖其私也凡人之情無不欲安富尊榮若不安而危不榮而辱即急功近利者亦有所

二十二

雜著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爲官以書生入宦途潔已奉公自謂於人無忤而生性慤怯積想成疑虎尾春冰時滋隱懼比年以來遂得怔忡之瘵家慈年邁憐愛尤深以此思維遂忘進取此可爲知己告者也來書又以黃某一節微抱不平嗣洋人起而執言深用爲憾謂弟雖不肖何至假外人以自重云云此論良是然此等成見卻不可存聖人云忠信篤敬蠻貊可行執事能見孚於外人亦自有以服其心者時至今日士大夫能各就其力之所能到以盡其職之所當爲無論得尺得寸但使國脈可培民生可奠持此宗旨毅然行之即是第一流人胸襟第一流人作用若處處避嫌疑分界限齷齪焉以風節自命天下便無任事之人此自執事所知而鄙人猶貪貢其愚而不能自

二十二

雜著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已者蓋恐執事動於浮言而不覺自待之薄耳願勿以爲高論而忽之來書云韻筮頗自樹立誠如君言此君才氣自不可掩他日名位必當超越輩流然氣太盛論太偏若加以學道之功所造殆未可量鄙人常進忠告而韻筮不甚謂然人苦不自知或官之闇於事情亦有不自覺者乎季直累月不一見朱氏昆仲亦累月不一見官終日杜門除乞食外未嘗有所造請若稍得養贍之資便當奉母課兒不與世事執事以爲然否自客春歸來煙霞之癖久與之遠無聊益甚則讀書以自娛每愁悶交集時輒喜讀曾文正公文藉慰岑寂暇覽其求闕齋筆記並所作四箴中心怡然所苦若失此公學力於聖門子與氏爲近前賢風誼遺餉後人固無時不可領會也秋風淒厲薄寒中人願順時節宜凡百自重并求常常教之幸甚

答鄧季丈書

承示種種具見垂愛周至感何可言但鄙人竊有不能已於言者生平極重南皮謂其勸學內外篇實振中國之矇矢惟譯西文不如譯東文一語於鄙心不能無區區也草野微員不應論涉及此識見淺陋自成其愚而已

論伍員上

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何以尊以地承之則天尊地何以卑以天臨之則地卑臣事君子事父婦事夫奴事主皆是也今食力者皆計值以爲償不得以主僕論婦人以夫爲天

其義古矣然禮嚴而分鈞與君父自別故聖人制禮於臣子之分獨嚴日之蝕也星之隕也陰陽風雨之不時也天失其道矣而天之尊自若桑林之禱也雲漢之憂也太空冥冥皆不可得而聞也而所以尊天者亦自若是故古有不道之君必不容有不令之臣古有不慈之父必不可有不孝之子桀紂暴矣而龍比爲之臣晉獻公衛宣公諄矣而申生伋壽爲之子等而上之若泰伯若伯夷則又無憾於爲臣無憾於爲子以一身而立臣子之極者故孔子推爲至德孟子贊爲百世之師何者君臣之義彰必如是而所以扶植乾坤者乃翁然其無憾也今世人喜論伍員軼事予聞之不能無介介作此示之

丁二十一

雜著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論伍員中

嗚呼員不特非芊氏之令臣亦非伍氏之肖子矣何以言之楚宗國也平王又其父所北而而事之者也員既覆楚國矣又戮及王身焉痛父而陷父於不臣使奢而非楚之純臣則已奢而楚之純臣也者地下有餘痛焉員其何以對死父乎故曰員不特芊氏之叛臣抑亦伍氏之逆子也或曰父受誅子不得復讐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然則復讐非歟曰復讐敵以下之辭也君臣而曰讐此天下孝子仁人所不忍聞者矣或曰平王信無極之讒父不父君不君三綱淪矣直獨夫耳員去楚君臣之義已絕然則復讐非歟曰泰誓三篇先儒有非之者矣平王雖無道罪不至商辛員楚臣不得以獨夫

論然則爲員者當奈何曰逃死而已逃死以存宗有詢及故國者流涕遙謝而已曰是非員所知也員不足責前乎員者有人矣後乎員者有人矣皆不足責也請推論之以爲有世道人心之懼者告焉

論伍員下

蓋春秋之世君臣之義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其所以然者何也隱桓而降罪在諸侯成襄而降罪在大夫罪在諸侯自周鄭交質始罪在大夫自晉人執衛侯始何以言之鄭侯國也而與周質元頃臣也而與君訟古者子於父不敢計是非臣事君猶子事父也今不忍悻悻之忿而必取吾所謂是一一再爭勝斬於得直而後已然則充其爭勝負之念即興兵

丁二十一

雜著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犯闕之濫觴充其校曲直之心卽僕固懷恩李懷光之行君臣大義尙可問耶尤而效焉變本而加厲焉邪說橫議又從而傳會焉劫持焉而其事至於不忍言其禍至於不可問勢不至率天下而入於無父無君之路不止易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於員乎何尤然則員無罪歟曰員之罪員固自言之矣其言曰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夫以一念之不忍其親乃至陷親於惡爲逆子爲叛臣冒天下之不韙而無所於忌甚矣員之罪員固自知之知之而復蹈之嗚呼此其所以爲員此其所以旅吳而不終於吳身死異國爲天下笑而終不能有害於楚而天下後世并不能爲員怨也是以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論頴考叔韓魏公

春秋頴考叔以舍肉遺母感動莊公莊公悔悟遂為母子如初宋史韓魏公傳英宗即位兩宮失權時帝有疾太后臨朝一日公奏事簾下太后為嗚咽流涕具道所以帝亦謂公曰太后待我少恩公以止慈止孝兩言左右其間帝卒感悟太后意亦解君子曰魏公之心頴考叔之心也然而考叔為其易魏公為其難考叔進言於莊公悔悟之頃其勢順順則易從魏公進言於兩宮啟毀之初其勢望望則難入而卒能委曲調護兩無間言說者謂其中有天幸焉予謂不然當是時背人狙伏羣言朋興宗社岌岌危於累卵微魏公左右其間事且不可知微范富歐陽諸賢以左右魏公事亦不可知而

丁二十一

雜著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卒轉禍為福奔世晏然誰之力哉是以中庸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天

說易

易屯九五爻辭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本義謂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眾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為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於凶謹按九五陽剛中正二以陰柔中正為其正應初又以陽剛而有居貞之占此時剛柔相濟可以亨屯矣何以云屯其膏就使有膏潤而不得施為施未光之象何以又云小貞吉大貞凶所謂小大者其義安

在既貞矣無小無大以貞行之當無不可何以吉凶又不同如此易繫辭傳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然則五之與初同一陽剛同一居貞其又何說聖人設卦繫辭知必有至理存乎其間矣

孟子離婁篇孟子謂齊宣王章釋疑

此錯簡也攷孟子七篇凡與時君言皆問答之辭獨巨室章王之臣章故國章與此章不在此例巨室王之臣兩章皆先行設喻然後引入正文故國章亦借喬木引入世臣獨此章前無緣起之辭鶴突特甚嘗試通七篇義例以求之章首句自是衍文當與故國章合為一章本文在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句下細玩不獨義理圓足文義亦較聯貫攷離婁上

丁二十一

雜著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下兩篇紀與時君問答甚鮮此章與巨室王之臣兩章當是一時之辭若以此歸入梁惠王篇中義例較合且如此看來與好勇好貨好色之對用意正同所謂救時之苦心匡君之藥石也當時紀載者偶一編次外誤遂貽千古口實暇日體玩及此覺此論較為完密非牽合傳會有意為前賢作解人也

孟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節釋義示兒輩 辛丑

今日是人日吾語汝為人的道理蓋天地與人稱為三才天地力量大人的力量亦大中焉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有時天地猶憾之事人卻可以補幹得來故天地之間人最為貴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所謂幾希者心也

即性也即吾本然之良知也凡物莫不有心莫不有性惟皆
得形氣之偏其知覺亦偏只是飢食渴飲隨時寢興爲氣化
所鼓動而已唯人不然聖人此心凡人亦此心心有知覺便
是良知便是性善孟子論四端謂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是
於無可形容中形容出來實則寂然不動之中雖火然泉達
之象亦不可見書所謂道心惟微孟子所謂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與此可以參看故曰幾希有此幾希曰人無此幾
希曰物有此幾希而存而不失曰人否則與物何異故曰人
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然則何以存之曰聖賢教人存幾
希的話千言萬語自我看來只時把爲人的道理隨事省察
惟恐稍有缺憾便不成個人有此警懼便是存幾希的真實

一二二一 雜著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力量真實功夫至明白至淺易人人可知人人可能無一毫
躲閃處先儒所謂致良知便是從明白淺易處入手願與爾
輩參之

書劉通參請罷鐵路疏後通參印錫鴻字雲生前出使英德兩國大臣

此疏斟酌中外情形於鐵路之必不可行縷晰條分推見至
隱可謂深切而著明矣通參周歷泰西熟覽世變非必謂鐵
路之無益於通商無關於國計也中西異勢政教異宜舍本
逐末勢將自敝通盤籌算蓋有實見其不可者雖其中間有
辭費之條然卓識遠謀正足使迂疏粉飾兩家自息其喙格
致書院從而駁之尋覽所言皆不足以自圓其說其支離踳
駁直可勿論通參歸自泰西而持議若此賢者之不爲習俗

所固無待言而其因事納忠於中國吏治民生海防軍政
諸大端無不太息言之冀以上達宸聰藉杜數十年來中外
臣工苟且欺飾之弊其足以觸重臣之怒在當時可謂不識
時務之尤而卒言之無諱若此於此見蓋臣謀國之苦心而
天理民彝之必不可一日息也然則此疏也謂其論鐵路也
可謂其不專論鐵路也亦可後之覽者庶幾深觀而自得之
按鐵路之議發於湘陰郭侍郎合肥李伯相主之而衡陽
彭剛直公非之南皮張制軍贊之而瑞安黃侍郎排之之
數公者皆老成名德先後濟美而持議不同若此竊謂鐵
路之興利遠人者什之七利吾中國者十之三中國祇是
利害相兼外人則有利而無害一言以蔽之曰主客形勢

一二二一 雜著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同而已今主之者專言利而不言害既無以服守正者
之心攻之者專言害而不言利又無以滿救時者之望問
嘗平心審論鐵路誠自強之關鍵然以積弱之勢而欲爲
此長駕遠馭之規譬如弱病而服壯藥雖四肢百體藉可
展舒而心腹虛耗勢將不治又如用外治諸法謂宿病可
蠲其實所治皆皮裏膜外於中宮毫無裨益蓋在中國盛
時用此以鞭撻四海亦無不可今時局日壞我中國數千
年深固不拔之病其急待掃除而更張誠有如參議所言
者鐵路之興似尙非急務也 庚子閏八月十二日

記里兩婦

里有兩婦夫遠戍未歸歲饑貧不能自存邑富翁某聞其賢

欲取之其一凍餓死其一曰吾姑在願往備他弗敢知翁憐其誠許之至其家晨夕力作翁家多姬侍相炫以豪而婦惡衣菲食無愧色間日歸省其姑暇則治家事區畫周至恆不令姑知後其姑以天年終翁復遣人風之婦曰吾身不自明何以對夫子卒不食死踰年其夫置產塞下遣人迎婦里父老相與議曰婦備力養姑較之徒死者有間矣姑歿而夫存婦固可以不死者也可以不死而死以節論則夫存以烈論則夫未死婦人以夫爲天義可不死者也婦死非是或曰婦之心知有其夫而已前之養姑不負其夫也姑歿而死亦不負其夫也不負其夫而必求無愧於夫於是婦可以不死於是婦卒不得不死夫歿而守謂之節夫存而守亦謂之節夫

丁二十一

雜著

上三

一金陵書局
一蔣氏校印

死而殉謂之烈夫未死而以死完節愈不得不謂之烈婦可以不死者也可以不死而死事愈難心愈苦矣即事論心是所望於扶世翼教之君子予聞其說無以難謹誌之以諗來者

記夢

辛丑九月二十四日予午後假寐傍晚恍惚中夢至一處似與同輩角藝名場卷已繳因閒步院後見中庭寬闊地可數畝兩廊屋各數楹皆宏敞高大予因循廊右步至屋內見几案端整文具燦列壁粘題紙二皆課經史大義似有人讀書其中予審視一周卽趨出至中庭見草色蒙茸蒼苔點地正徘徊間窺見正中大殿西邊牆壁倒坍似新拆毀者磚石殺

列塵囂溷入殿中有直匾一署曰高忠憲公毀前四川某縣某某生祠予大驚異既又以忠憲與某不同時何以大書特書乃爾方仰首凝思忽聞家慈呼聲遂醒醒後屋宇匾額儼在目前姑識之以當鴻泥

雜說四則

朱子在南康聞鐘聲便覺此心把握不住此是大賢分量儒釋關頭幾微之間不敢不審若我輩常人無此學問無此識力鉞膏起廢矻愚訂頑隨時皆可藉生覺悟釋氏言澄觀儒家言內省其致一也余今春自皖歸仍寄寓曹氏宅宅傍有小庵一每晨夕獨坐時聞鐘聲爾時便覺心地一清百感俱寂乃知朱子所言煞有體會大抵吾儒崇踐履彼學尙

丁二十一

雜著

十四

一金陵書局
一蔣氏校印

虛無此中界限本一毫含混不得然必學如考亭始能體會及此否則平時無操存省察之功此心外馳如泛駕之馬已自捺抑不住得此當頭棒喝亦熱鬧場中一服清涼散也唐賢詩曰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斯語也可以參禪可以悟道不得以墮入彼法而忽之

予幼讀左氏傳紀介推與母偕隱事即雅不以爲然謂其始終本末無一是處由前而論謂之黷君由後而論謂之陷母黷君之罪大陷母之罪尤大嘗試論之縛諸勇士耳然義不受吳王金帛愛母也太史慈東海之布衣耳與孔北海無半面交感其歲時餽遺出入重圍爲盡死力亦愛母也徐庶從先主於新野以老母被獲自歸曹公愛母也岳忠武長跪母

前背涅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肌裏其後忘身殉國不負初心亦愛母也合而觀之轉生太史子義徐元直三人皆烈丈夫迹雖不同心則一焉要皆質美未學一流惟岳侯忠孝性成兼以見理明篤語其分量不獨豪傑實是聖賢說者謂兩河土脈深厚故所產人物樸實剛正獨有千古予謂不然宋儒呂伯恭少卞急一日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日見地不覺渙然冰釋然則學問之足以變化氣質有並非天事之所能限者矣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曰頑曰懦天下焉有不能自立之人哉

予去歲由皖赴都過集賢關有懷余忠宣詩一首於青田翁不無惋惜之辭今年長夏無事讀青田詞中有弔余忠宣沁

丁二二 雜著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園春詞一闋激昂慷慨幾欲擊碎唾壺讀之愈不禁爲青田翁惜也詞曰生天地間人孰不死死節爲難羨英偉奇才世居淮甸少年登第口拜金鑾面折奸貪指揮風雨人道先生鐵肺肝平生事扶危濟困拯溺摧頑清名要繼文山使廉懦聞風膽亦寒想孤城血戰人皆効死闔門抗節誰不辛酸寶劍埋光星芒失色露溼旌旗也不乾如公者黃金難鑄白璧誰完末句誰字余擬改作能字質之青田翁未知以爲然否予生平極慕沈文肅公之爲人其督兩江時曾接公風采以得列門下爲榮公歿後讀其遺書尤嚮往不能自已或問三代下惟恐不好名斯言有諸曰然雖然者亦爲中智以下之人言之耳若夫豪傑之士脩身所以立命非以徇人行義所

以濟時非以諧俗有時見理明確雖遭疑負謗而不辭有時擔荷難離卽含垢納污而不恤謂其力多計較彼時既無此閒情謂其志在千古彼時亦無此遠略此是第一流人識見第一流人胸襟以視有所勸戒而激厲奮發者殆復過之曾子曰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區區好名之說恐尙未足窺其大概也

謹言箴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繫古哲人白圭三復毋謂交親親則易贖毋謂地密密且耳屬喜固生驕怒尤多觸一語之微銜者次骨夫豈不知踰時則忽疏闊招尤恐懼受福凡百君子亮此忠告

丁二二 雜著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酒色財氣四箴

嘗讀後漢書楊震傳載其子秉語人曰我有三不惑謂酒色財也予按今里諺以酒色財氣並稱然則氣之爲患殆有甚焉咳餘多暇文章自娛因作酒色財氣四箴謂之四不惑云

堯舜千鍾孔子百壺惟酒無量斯之謂乎禮載言言詩詳抑抑如何恣淫沈酗無節以醉侮人還及其身達士逃名亦搖汝精古稱善飲實曰溫克是以昔賢頌名酒德

右酒箴

猛虎負蝮毒蛇當戶我不爾狎爾敢余侮嗟哉冶容突戕汝躬溺則致疾好將與戎專己自利尤禍之叢轉禍爲福爾毋

枯終古云克己非禮勿動忍欲節情仁者之勇君子防微志士慎獨庶卻非幾守身如玉

右色箴

天生百物此羸彼絀以財通之用迺各給奈何蚩蚩專欲無極壅而不流滿則必溢古人有言貪夫殉財士而附羶下同與僅柳下貞操黔婁清德彼非矯情守道不忒一介必嚴萬鍾可棄仰稽聖言君子喻義

右財箴

人之初生受形與氣惟其氣正形乃不敝是氣所生集義爲主稍不自憐神渙色詛仰薄三辰俯惟一身退若不及恂恂鄙人凡此充塞曰由直養不然橫決是謂助長如水斯溢如

一一二二

雜著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火斯然一念弗慎曷全其天顏曰克復曾曰戰兢小子愚昧庶幾奮興

右氣箴

玉簪花贊

午後臥起散步中庭見玉簪一叢口占數語贊之

邈矣君子有粹其瑩中通外直神和氣清映素月而彌皎抗商飈而不驚不汲汲以貢媚惟亭亭以守貞苟自全其蟬蛻復何懼乎蠅營

弔李尙書文

嗚呼事有曠百世而相感不能自已於心胸而況賢人君子之存歿關乎天下之吉凶俟授命於一旦茹幽憤而長終當

吾世而違此予益不知夫涕泗之何從當公之提師而北上

正內憂外侮之交訂夫豈不能援使命以姑待迺凜凜焉忘

私而殉公痛將領之無狀味同實之協恭獨抗志以長往非

彼昭而我聾值京國之鼎沸如決防而潰灘方羣言之龐雜

孰運籌而折衝悲時局之糜爛惟孤臣之竭忠銜 帝命以

赴敵譬馴獅而御龍憤豺豕之狂突誰釀憂而啟戎委宗社

於一擲實臣心之隱惘矧百憂之內灼呼蒼天而夢夢竭臣

力其曷濟爰就義而從容嗚呼哀哉昔公盛法夷於安南卻

倭寇於海東忠義貫金石精誠格蒼穹皆傾否而爲泰轉敗

而爲功胡昔則威惠之並著今則智勇之俱窮昔則負重而

才足以濟變今則臨危而仁不足以庇躬豈時勢之異軌抑

一一二二

雜著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人謀之未工悼良臣之殞喪信昊天而降禍念世變之未已孰分憂於九重臨北風而一慟涕雨下而濛濛亮神鑒之不

遠答四山兮悲風

勅授文林郎葉觀其夫子大人六十壽言

古無壽人以言者自前明歸震川始創此例而往往見病於

君子何者受者非其人則易慙言者非其人則又無以信今

而傳後又往往出於他人之請作書與其人無半面交而唯

取達官貴人之言以相引重故其辭多支而真意寔失聞者

不貴焉若以平日心悅誠服之人一旦而操筆以紀其實則

言者無文受者無愧譬人子之於父母瞻依焉愛慕焉歌弗

祿之詩上升恆之祝其至情所發有流露於不自知者此豈

世俗祝嘏之浮詞所可同年而語哉春官等乃得按此義以爲我觀其夫子壽矣且夫登泰山者莫不知其高矣而不知其所以高也涉海者莫不知其深矣而不知其所以深也維我夫子亦然雖然春官事先生垂二十年矣雖學識謫劣不足以窺先生之深而即平日所得聞於先生與鄉人士之所傳說者退而識之而固已可得而詳述也先生生而沈靜性嗜學甫冠補博士一時名宿皆推服無異詞先生益厚自期待下帷講誦朝夕忘倦嘗於道路間默誦平日所讀之文與之覲面無所見其溺苦於學如此先生質既高邁又銳意探討無間寒暑由是文益工業益進嘗一試於鄉本房某君得先生文激賞之而主試者吹索微疵遂擯弗錄先生雖經挫

一
二
三
雜著

一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折而進取之志不衰識者亦終知其必售也無何髮逆寇江甯省垣淪沒時先生陷身賊中後窺守者稍懈乃得乘間挈眷先後出當是時東南兵事方熾士之一材一藝者無不思有以自効先生不欲以此自見而舍是又無可圖者不得已投筆從戎爲張殿臣副帥司記室兼筦度支大吏重先生品學將登薦牘者屢矣先生一再固辭得請乃已每軍務稍暇輒理舊業聞朝廷借他省舉行秋試先生初喜甚既而不得與試則大戚至歔歔泣下當事者重違其情奉兼金爲先生壽其爲當道所推重如此時兇饑甚張鄉人士之避難來歸者無虛日先生無親疏無厚薄視其力之所能爲必使之得所而後已其存心之厚又如此同治紀元開一歲金陵克

復先生攜眷歸里課徒自給每學使者歲科兩試先生試必高等而屢躋名場遂絕意進取以明經教授鄉里間嘗曰師嚴而後道尊又曰君子求諸己故其所以爲門下諸生課者終日危坐口講指畫無片刻閒爲諸生點定文字恆夜漏至四下乃寢每戚友中有婚喪慶弔先生侵晨往赴一炊許已返率以爲常病近時文體習於膚廓爲諸生講解一以先正爲宗嘗謂文以氣爲主而筆次之氣清則筆健上固可入作者之室下亦不失爲自好之文又嘗謂近世學者躐等是其通病質地平鈍者無論矣往往有資稟奇特而速化之心太急亦遂終無所成就者是可見循循善誘之苦心也先生事親孝友于兄弟撫猶子如己出同懷姊二既嫁而喪所天皆

丁
二十一
雜著

一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依先生以老有丈夫子四人皆森然露頭角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信已今年春先生六十初度門下士擬爲文以壽先生僉謂春官曰子事先生久庶足窺先生之萬一乎春官不敢以不文謝乃揚言於眾曰昔聖門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智足知聖者惟宰我子貢有若豈非以善言德行非其人則不能先生立品端宅心厚嚴於取與淡於紛華夫人而知之亦夫人而能言之惟其誨人不倦之心則他人知之有不若門下士之知之爲最真而言之爲較切者故於鄉黨稱述之語既一一備載之而於平日所得聞於先生者尤不憚三致意焉語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亦猶人子之於父母致其瞻依愛慕之忱而已矣我知夫子聞之必且莞爾

而笑而爲之進一觴也謹序歲次光緒庚寅季春月
蔣秀冬四十壽序

余友蔣君秀冬天才亮特自幼讀書即異凡俗比長爲文章
論古今事秀至詩賦楷法迥不猶人而識解超然恆得古人
真際既冠補博士弟子隨其仲兄厚民老生讀書漢江厚民
固績學士君日與切磋文益工學益進已而兩試鄉闈不售
厚民應京兆試亦報罷君本不喜爲制舉文既不得志於有
司乃一切屏去而壹以讀書爲事嘗與余論文云自六經三
史下至諸子類皆自闢蹊徑獨樹一幟非若揣摩家有所謂
胎息也其言若此則其所爲文可知矣信乎識解之高非讀
書而實有根柢者不能道也先是湘漢大災大府籌賑急封

丁二十一

雜著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翁獨捐鉅金有旨兩子皆欽賜舉人一體會試自是封翁
督課君兄弟益急未幾厚民病卒封翁亦見背君名心素淡
又生平最心折仲兄之爲人自厚民去世心恆悒悒進取之
志益衰余謂君時至今日雖曾閱復生不能不應科目以上
博親喜君首肯者再乃稍稍復理故業先後應禮部試兩次
道途之梗爲向來公車所未有君既傷南北之奔馳又客邸
起居多不便乃以舉人援例晉秩郎中供職京邸公餘則溫
習舊業良足自娛居無何朝旨命停科舉君聞擬挈眷南
下而先後供職已歷三載年勞資望亦不欲漠然棄之乃建
議先送其眷屬子女南歸而身仍詣京供職今年秋君挈眷
南歸余適在病中未克一晤君來視余余見君精神氣宇不

減曩昔心竊欣喜而言論之次亦若有不自得者豈達人志
士其蘊蓄固非尋常所能測耶月之十九日爲君四十誕辰
同人皆有以壽君余維君孝友敦篤門內外無間言與人交
初若落落難合而歷久靡旨又刻苦耐勞有寒士所不能堪
者同人類能言之余可弗述獨就余知而他人不盡能言之
者粗述一二製爲歌詩將以廣君意而并爲吾鄉人告焉詩
曰調金絲排玉柱七寶陳八音具主人有酒開華堂羣僊羅
列齊飛觴安期進珍果方朔斟瓊漿十觴累舉亦不醉百盞
狂飛還未央少焉環珮集僊樂鳴琅琅雙成撫瑤瑟織女鳴
清商八音迭代太和洽壇簾協奏符笙簧國恩家慶兩無憾
章家宗會何足方我昔聞君意不適欲上神山鞭白日又聞
欲作糟邱遊醉擁紅妝遣晨夕歸來觀君顏色好自傷蒲柳
驚秋早徐覘君興亦蕭然有爲絢爛歸蒼老我今洗盞還致
辭爲君一語開懷抱丈夫四十日正中後來建樹何終窮黼
家蔽國皆不朽不須科第方顯庸願君隨時愛晚景坐看百
歲仍此朱顏紅

丁二十一

雜著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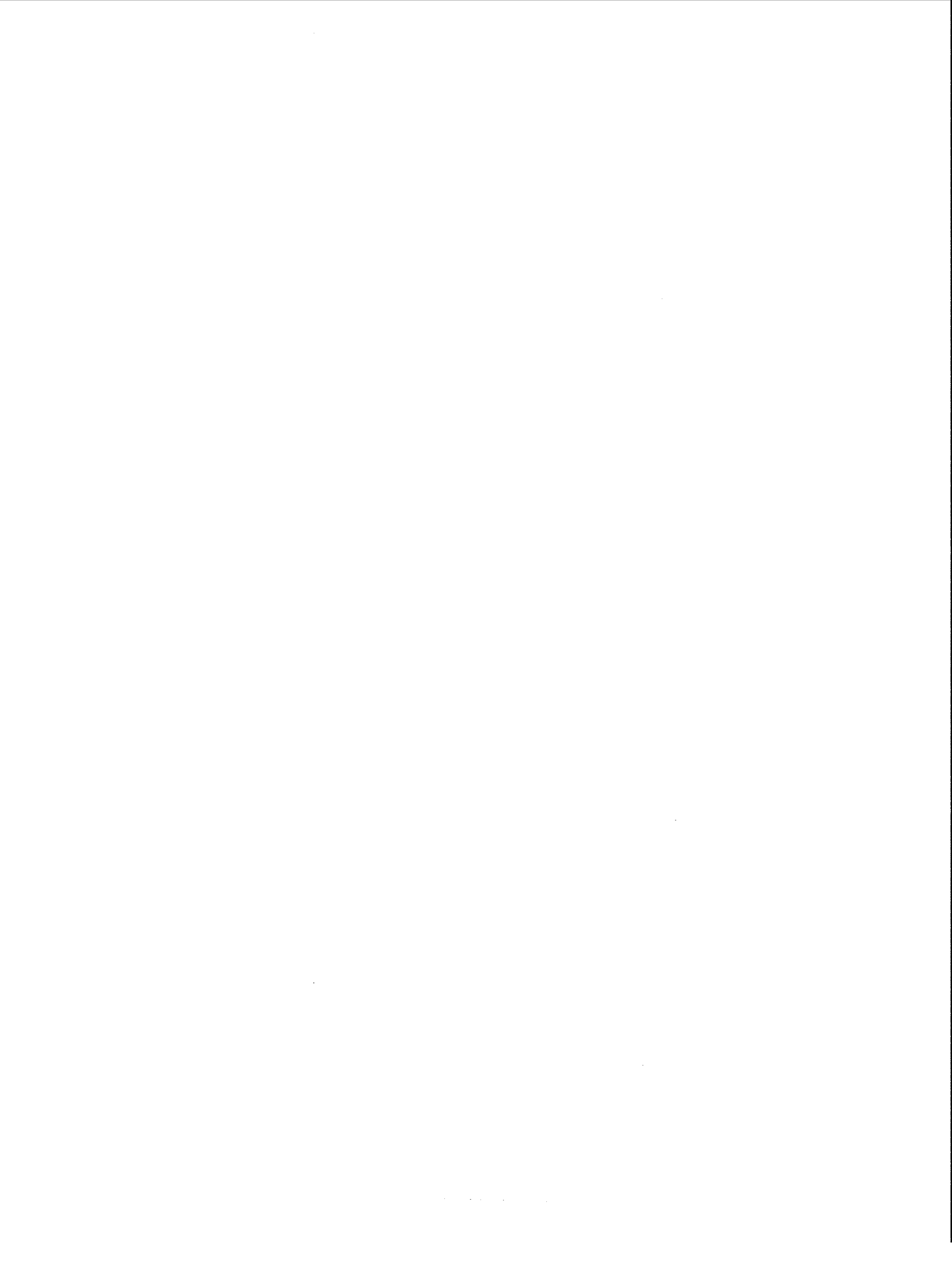
此業師椿生先生遺稿也國榜兄弟師事三年幼作多不中程師必爲擬作且詔之曰宜熟復此是卽古之文也師沒後逾十稔榜集鄉先生遺著爲叢刊乞長劬次重昆仲鑿楹發篋久之長劬始以此稿見貽謂所得止此嗚呼師平生勤于著述文名播鄉里每有所作躊躇審顧及握管時已數紙雖搗謙未敢自信其必傳然精心結撰沈思獨往精神自有不容湮沒者今僅存此吉光片羽吁可傷已讀易隨筆百數十條天不假年未皇卒業仍還長劬藏于家其示榜兄弟及門弟子諸作又散佚不可得至爲叔父秀冬四十壽言則作於病中距易簪前一月耳尤屬經意之作願前屢求之不得丁

丁二十一

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已九月叢書已將卒業再返里居心動急起求之插架故書堆中觸手卽得幸不淪於兵燹喜躍遽馳告長劬兄弟此稿亦在裝訂若有待者可謂奇已今讀序文雅贍詩歌尤有高致無衰颯之音時師病方引以爲幸嗚呼孰知其爲絕筆耶明月在天龍門不見回念往昔不禁神傷欲泣也丁巳冬至
蔣國榜謹識



雲南叢書二編集部之



趙忠愍公景忠集

共一卷

雲南圖書館藏板

趙忠愍公景忠集目次

雲南叢書一編 禮部之四

張漢景忠祠記

傳為訂請諡疏

禮部議予諡疏

俞旨諡法

勝朝殉節諸臣錄凡例

周於禮重修祠前觀音堂記

任澗南忠愍公遺像記

景忠集詩

任澗南景忠集跋

景忠公景忠集 目次

景忠祠記

燕京愍忠寺謝登山殉節之地吾鄉趙侍御
 數十武噫得死所矣甲申之變侍御巡中城城既破侍
 御率其民戰白帽衛衛力盡中賊刃而死其僕某負屍
 葬於是鄉後學擬謚曰忠烈文文山有言孔曰成仁孟
 曰取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侍御殆不負所學者矣家
 前舊有碑石材扁薄久而中斷謝論德昆阜率鄉後學
 劇金寘石署其名冢前有祠久而圯鄉後學約劇金修
 之王檢討疇五亦捐金董其成奉木主而祀之題其楹
 曰景忠甚矣為人臣子無間常變胥不可失其為忠也
 趙忠愍公景忠集 祠記

昔者文山死於燕鄉後學跡其地為會館顏曰懷忠天
 下之士至今想見風節幾五百載不墜吾鄉祀侍御雖
 不逮文山而懷忠一也公諱 鎮所雲南昆明石虎
 岡人前明嘉宗丁卯科舉人嘗宰黔龍泉白蓮黨通苗
 為亂上元夜誘而擊之緣是卓異為侍御事在明史及
 滇志不悉紀乾隆三年夏五檢討石屏張漢撰

協理山東道事貴州道監察御史臣傅為許謹奏為乞
獎遐險忠節補行諡典以勵風教事臣竊以人臣報國
之心不辭險難王者勸忠之典首重易名明季殉節諸
臣贈官賜諡者甚多滇南僻壤名節自勵蒙難不屈者
亦均得贈諡載入史傳獨有遺漏未獲諡典者臣案得
趙讓雲南昆明人天啟丁卯鄉舉性端方有勇力知龍
泉縣事值白蓮教倡亂苗蠻乘間竊發讓率勇士勦平
之誘擒劇盜安撫流民功多可紀以卓異擢御史屢進
諫言崇禎甲申闖賊陷京師讓率家人巷戰罵賊不屈
俱被殺事載史傳省志臣自幼時即聞父老稱說其忠

趙讓

奏疏

三

義大節及平生軼事輒為悲愴感涕想見其為人及筮
仕京邸同鄉同官者每考殉難遺蹟共申祭奠追仰風
烈臣幸遭逢盛世蒙皇恩簡拔自詞垣特受言職竊思
生爵死諡實獎善表忠之大典而褒死者於前所以勸
生者於後也今考趙讓遺事其殺敵致果致命遂志與
張巡之嚼舌穿齧顏真卿之握拳透掌英風義烈髣髴
相似而身後之名未顯竊慮年深日久湮沒不章幸遇
我皇上旌獎忠貞表揚幽側千載一時伏懇勅下禮臣
議覆錫之彝典俾遐荒士庶知忠烈之報異世餘榮旣
慰忠魂亦勵臣節其有神風教諒非淺鮮也為此仰瀆

聖聰臣不勝感激悚惶之至臣謹奏乾隆四年四月十
一日奏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趙讓

奏疏

四

禮部謹奏爲遵旨議奏事該臣等議得協理山東道事
貴州道監察御史傅爲訄奏稱趙譔雲南昆明人性端
方有勇力知龍泉縣事值白蓮教倡亂苗蠻乘間竊發
譔率勇士勦平之誘擒劇盜安撫流民功多可紀以卓
異擢御史屢進讜言崇禎甲申闖賊陷京師譔率家人
巷戰罵賊不屈被殺事載史傳省志生爵死諡實獎善
表忠之大典幸遇我皇上旌獎忠良表揚幽側千載一
時伏懇勅下禮部議覆等語臣等隨行查一統志館去
後據一統志館覆稱趙譔昆明人天啟丁卯舉人知龍
泉縣事值白蓮教倡亂譔率勇士勦平之撫順苗蠻以

趙譔公集

奏疏

五

卓異擢御史崇禎甲申闖賊之亂罵賊不屈而死等因
又查明史紀事本末內開四川道御史趙譔巡視中城
捕賊謀殺之城陷賊獲譔譔瞑目大罵賊怒殺於白帽
衢衢等語伏查我朝順治十年將前明甲申殉難諸臣
范景文等十九員給諡賜祭在案再查雍正元年恩詔
勅建忠義孝弟祠於學宮祠門立石碑一道將前後忠
義孝弟之人刻姓氏於其上已故者設牌位於祠中每
年春秋致祭亦在案今趙譔秉性剛方居心正直捐軀
殉節孤忠獨植夫綱常潛德幽光美號宜膺於身後史
冊之流傳可據聖朝之盛典宜加應如該御史傅爲訄

所請遵照順治十年之例將譔加恩賜諡以彰忠節其
諡號字樣交與內閣撰擬進呈御覽恭請欽定再遵照
雍正元年恩詔定例將譔設位於忠義孝弟祠內每歲
春秋致祭以光祠典俟命下之日行令該撫轉飭該地
方官欽遵辦理可也奉旨依議欽此

趙譔公集

奏疏

六

諭法

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內閣擬諭奏本日奉旨用忠
愍字樣欽此

趙忠愍公景忠集

諭法

七

勝朝殉節諸臣錄凡例五十八年癸丑增入錫
蓋有差以下二十八字

謹按順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軫念明末甲申殉節之臣
自范景文以下及劉文炳輩永固衛時春張慶臻錫謚
有差乾隆四年皇上允廷臣所請於明臣趙譔復予旌
隆太壽嘉名後先昭揭

趙忠愍公景忠集

凡例

八

重修景忠祠前觀音堂記

明侍御趙公謨死流寇之難滇後學卽公墓所祠而祀之額曰景忠乾隆四年賜諡忠愍張月槎先輩漢記公死事尤詳且烈嗚呼休已禮於辛未通籍拜公祠下蓋設木主於觀音堂之西偏故太平令任君天相疑未稱也商撤長椿寺舊館之材作祠堂後於是忠愍始有祠祠迄今二十餘年而堂就圯矣禮竊惟先輩深意假佛堂以祀先烈俾緇流得焚修地藉職掃除而繼後進遊京師者雖去住無常皆得以時展謁志景行焉則公之耿光大節足以立懦廉頑者愈益昭然耳目而茲堂之

禮愍公景忠集

記

九

不可廢與祠俱矣乃謀葺而新之是役也糜金錢二百兩有奇蓋取給於北館賃租所餘云乾隆癸巳菊月嶠峨周於禮撰

忠愍公遺像記

古稱鄉先生功而可於社信其生之有可傳也而況忠孝節義之事尤足以窮天地亘萬世而不朽者乎往余北上京師僑寓賜諡忠愍吾鄉趙侍御祠額曰景忠祠後卽公墓余寢食斯肄業斯行其庭如見其人馬過其墓如見其人馬顧此特想像焉已矣像由心生究不若像經目睹也丙午冬再上公車晤公裔孫新宇於省垣公神道在石虎岡者碑已漸經剝蝕矣新宇伐一片石屬余親董子嗣京仍舊題題之余曰是宜照都中祠墓大書特書之例新宇喜備叩所由告之言次新宇捧遺冊出公畫像南薰沐展拜愛而敬之且繪而藏之嗟乎丈夫正自有鬚眉耳假令五官百體徒爲容悅行且靦顏慙汗仰愧俯作無以自立公則慧眼修眉隆準長髯書生面目如斯清標峻骨正氣端容風度懍然如斯覺凌烟圖畫中未易多觀可愛也誠可敬也而或則疑之疑夫公未必有像疑夫存公像者未必實爲公後且未必能像公也嗚呼此其有可信者也無可疑者也考公赴難時子從德殉公於何有後先其次子從耀出繼外親家公死而公無後矣公不可無後爲人後者趙復爲公後矣公之孫孝子烈女亦復益有可徵公之圖

禮愍公景忠集

記

十

此像也則在於宰龍泉時也巷戰揮戈此何時也而猶知有身耶身已致矣而猶存有像耶拜公像者不能見公於罵賊之日如見公於剪妖之日而緬公於剪妖之日如見公於罵賊之日惟公操不以初終易故鐵面而現宰官身也公之忠義史冊光公之實錄奏疏揚公之丰骨祠墓香公之歌嘯聲咳借見於憑甲之文章余今日可勿述述其得像之由而已像至京模繪裝潢清明肅拜共慰瞻仰雖公死節百餘年生氣凜凜不爭畫像之有無顧忠不朽而像斯傳忠既傳而像亦不朽矣爰綴蕪言以誌如見之誠云乾隆丁未夏五石屏任澗南

趙忠愍公景忠集

記

十一

撰

趙忠愍公景忠集

雲南叢書二編

詩以惠贈先後為次

郭肇鑽 檢討 全椒人

銅馬妖氛急金人別淚多補天難鍊石迴日向揮戈身

後還繼夢 謂中轉生前正氣歌嶢嶢千古事油素幾摩

抄其禁旅沙蟲劫宮隣虎豹蹲謂勝代未造逝波悲往局汗

簡弔孤魂有夢排閻闔無人叫帝閭用離騷解城西一抔土

故鬼泣黃昏其盛代褒忠節恩給日月間敷天留土氣

公論在人寰藏血千年碧孤懷徑寸殷呼風松栝莫萬

一羽旗還其

趙忠愍公景忠集

詩

晷 灝

一

已遭國破况身捐志士難忘溝壑墳巷草無聲流碧血
臺烏有淚滴黃泉忠魂聚處剛同隊遺事傳來已百年
公道祇今留筆舌豐碑寒鎖墓門烟

程景伊 庶吉士 武進人

陰風撼撼西城隅石獲橫卧蒼髯鬚千年故骨愍忠寺
誰將毅魄相與俱曩時明季失金鏡黑山盜賊殘焚屠
草間求活兀幾輩惟公大節驚頑愚守城誓與城共陷
裂眦罵賊成捐軀昆明劫火冷灰燼至今名教丹心拔
莫弘碧血一抔土過者禮謁生嗟吁幽光耿耿理宜懸

易名大典久宣渝聖朝表忠允奏請賜諡忠愍良非誣
嗚呼此間著貞烈如文如謝皆真儒公之正氣足相埒
陰靈肝鬢寧嫌孤五華山頭家萬里翩然披髮公歸乎
招魂聊爲醉三醕靈旗晝閃寒鴉呼

甄 鈞 編修 平定人

聖主褒名節前朝仰大賢忠魂多隱恨道氣有真傳雨
露分丹桂冰霜捲白蓮致身雖報國無力可回天正論
烏臺合芳聲鳳闕宣赤心標兩字青史耀千年祠宇松
筠茂碑銘日月懸幽光從此發珥筆誌瑤篇

馮 祖 編修 代州人

趙忠愍公景集 詩

二

天水孤忠重九京遺遺聖代易芳名循良舊著龍泉績
譽謬嘗騰烏府聲殉國丹衷原烈烈傳家鐵面更錚錚
城西聞道招魂處千載長崇馬鬣塋

田 懋 吏部侍郎 陽城人

綱常重千古立節非殉名幽光不可磨歷久自蜚聲偉
哉趙侍御夙賦秉堅貞逝將媧石煉適遘螫柱傾捐軀
在不疑榮辱詎所營我朝獎忠節易名以示旌匹夫有
一善能令風俗更況茲激揚典鼓勵由皇情松柏期後
凋朝槿何足榮

周資 陳 編修 高陵人

紫綵輝煌表墓新秋風古刹結芳隣仕當勝國艱難日
殉存遺忠社稷臣嗣少兒孫悲梓里史傳心事鑒楓宸
煤山殊恨無今古先後同稱十九人

吳文煥 編修 閭縣人

朋黨封疆沸不休先生獨際祀人憂身囊白事三錢筆
赤手捐身丈八矛毅魄瀟雲悲萬里鬼雄逸碣並千秋
勸忠自是興朝典稍喜維桑清議留

勵宗萬 刑部侍郎 靜海人

先生大節垂宇宙百年論定如發覆昆明萬里魂漢迷
要離塚畔蛟龍吼先時忠義沒太原賊臣養禍嗟難言
趙忠愍公景集 詩

三

荒陵石馬鞭不起紛紛殉國皆含冤鐵冠豸服進侍御
振檻牽羈誰借箸君亡國破愧二心北望長號知死處
崖山燔燹明神異誰掃雲霾見天日長驅席卷淨妖氛
首錄孤忠與載筆同心引分十九人干霄勁節同嶙峋
太息先生名未土燐燐碧血空沈淪聖皇御世闡潛德
拜手權首臺臣職千秋忠烈一朝伸海枯石泐長無極

張鵬翀 詩 嘉定人

有明未造天步艱鑄鼎未得窮神奸豈無良臣及猛士
神器欲去何繇還黑山萬騎薄城郭照天烽火驚長安
有臣謬謬起南服勁氣直擬排天關運移力盡救不得

一寸自表臣心丹出門巷戰格鬪死白刃摧折輪朱般
百年事誰省記及老傳說餘悲酸長弘碧血遠古寺
鄉人私祭崇幽道易名令典獨未及幸有史筆留班班
傳君恍惚特拜誌聖代異數恩榮頌嗟公忠誠出天性
從容就義如等閑鴻名豈借異代重勸忠鉅典垂不刊
滇南僻壤近荒裔聲教漸被多衣冠千秋照耀借公等
精忠大義留河山表閭封墓事同軌幽局向日開榛菅
交山疊山去未遠英靈陟降相追攀夜闌讀史更增感
伏蒲涕淚猶汎瀾生逢聖世獨何幸長許直言極諫開
心顏

胡蛟齡

員外郎 涇縣人

四

殉國同時二十人先生今始勒貞珉常留正氣乾坤在
自覺忠魂日月新一死遺名寧復計千秋公論要須伸
聖朝端爲扶臣節華衰昭然著獲麟其英風遺烈震來
今宿草荒阡氣象森此日表忠公有謚當時從逆彼何
心殘碑莫恨埋藏久汗簡仍知刻畫深自此各應歸實
錄不須稗野更搜尋其

沈慰祖 編修 吳縣人

士貴不朽心不在不朽名心苟足千古豈繫無公評趙
公勳業載青史哲勇性成罕倫比龍泉妖氛靖一方書

戎報最粗豈長裝多冠避驃馬巡城與城共存亡時事
日非淚盈趙舌可斷血可灑白帽徘徊爲招魂凜凜魄
死偷生者同時捐軀十九人烏奕謚典光千春唯公志
雪表忠記易名弗及名猶新聖朝發幽光華衰看載錫
特允書臣諱兩字勒貞石從來論定須百年何事望古
徒慨然有心不朽在青天有骨不朽在黃泉幾人湮沒
終無傳

趙青藜 御史 涇縣人

吁嗟乎生則爭殊榮死則悲奇窮茫茫一抔看誰是啼
烟嘯雨青燐紅幾人死者忽復生生者之死完其忠何
謂忠賢公集詩

五

當慷慨前代節直到於今易名封聖朝澤自揚善類孤
臣心自戀故宮手摩銅駝雙淚墮大厦一木支無功巷
經百戰心力盡揮戈望日噴長虹先生才足辦劇賊已
剪邪教開晴空十八子者何能爲劫灰王氣金陵終蕪
繁蘆藻鄉人薦雲旗冉冉神靈降水無不之溢昆明當
年小醜徒腥風

齊召南 檢討 天台人

趙公奮節事堂堂碧化孤墳古寺旁缺典百年書野史
表忠今日煥天章自看浩氣翔霄漢何必歸魂盼點蒼
梓里衣冠賢不乏每於祠下薦蕉黃

周長發 檢討 會稽人

碧雞金馬勢嶮岨烏府分明鐵作肝截脰惟知酬故主
捐軀始不負言官寺門斷碣青燐近宰木斜陽白草寒
聖世褒忠仍錫謚栢臺足慰寸心丹

丁 振 編修 金壇人

有明當百六金虎出宮隣土地方魚爛干戈若議屯鬼
謀曹社屋劍落鼎湖湮殉國諸公烈捐軀侍御均如何
秉丹筆不及照青燐聖代恩偏渥孤忠氣乃伸往來看
碣石雪涕感蒼昊

鄒拜恒 侍講學士 無錫人

趙忠愍公集 詩

霜臺標勁節國難遂捐軀碧血千年在丹心一寸餘盛
朝加美謚太史補前書萬里滇南客看碑涕滿裾

許王猷 內閣學士 嘉善人

鬱鬱松栢枝歲寒標勁節烈烈壯夫志浩氣貫日月維
昔甲申變乾坤盡流血主殉社稷死臣作降虜活悲哉
趙侍御儒冠偏勇決慷慨氣如虹巷戰甘陣歿魂隨故
主歸纓向虎狼結殉難二十人謚典君獨缺帝俞臺臣
請恩綸褒往哲九原慰忠魂兩字書新碣堂封隣慰忠
正氣同昭揭展拜瞻松楸悲風起林樾

謝道承 內閣學士 閩縣人

蓮花灣京西路憫忠寺後忠愍墓禾黍秋風土一抔日
月煙雲猶擁護甲申之變移天闔鐵衣御史死不僵拔
柵裏創來巷戰滿腔熱血飛丹霜丹霜夜凝旋化碧歲
歲鄉人弔寒食誰遣孤忠徹九閭芳名美謚鐫金石君
不見文忠烈謝文節易名異代旌高子柴市木主雲中
掣崇真院裏饑腸裂憫忠寺後忠愍碣上都死義成三
絕吁嗟乎成三絕峙千載冲霄氣作祥雲靄相送騎龍
返滇海

徐孝常 庶吉士 江陵人

捐軀祇了生前事報國寧邀死後榮剩有斷碑題姓氏

趙忠愍公集 詩

更誰蘋藻薦孤瑩歸魂杳杳鄉關遠史筆悠悠竹帛輕
今日易名逢盛典褒逾華袞愜幽明

林令旭 侍讀 婁縣人

萬里滇雲遠孤忠異代傳花封歌召杜繡斧集鷹鷂碧
血山河痛丹心日月懸從容能取義埋骨最堪憐其兩
間留正氣聖代重褒忠一疏陳詞切千秋秩祀崇遺碑
看宿草新詔賁幽宮青史應添注易名事不同

阮學浩 檢討 山陽人

明季失紀網流寇禍酷烈奔突遍中原既乃逼京闕昏
椽本內訌虺蜴布衢轍大厦旋傾隳嗚咽難畢說廟堂

嗟悠悠屈指幾忠節侍御趙先生滇海鬱人杰歷仕政
聲垂英采著朝列會遭板蕩秋隻手扶顛缺繡服闕城
西巷戰吞羣孽誓詞山岳崩殺氣星河掣一死天爲昏
臣力則已竭日月重光華皇朝拯遺子累洽復重熙聖
化靡弗徹搜揚逮幽魂俞爾臺臣揚予諡表荒祠萬古
耿不滅誰與勤展拜同里多賢哲

周學健 內閣學士 新建人

詔允臺臣議恩沾異代隆自天凝正氣圻地葬高風故
里河山外新墳雨露中城西三尺土猶得緬餘忠其勝
國無遺社孤臣有下阡傾生終報主至死不迴天心事

趙忠愍公景忠集

詩

八

仍驄馬功名只白蓮輝煌雙字諡悽惻慰重泉其二

杭世駿 編修 仁和人

興廢亦有命賢愚亦有時不知造物意何用顛倒爲六
年委鬼當頭立翻使煤山殉社稷空拋聲色獨憂勤等
與江南作亡國滿庭意氣盡公卿首下尻高向盜賊報
國惟餘十九人血面淋漓翠華仄烈哉趙御史致命何
從容成仁取義兩不愧光氣煜煜飛長虹江南立草草
議論殊不公奈何易名典獨俾遺孤忠愍忠祠側翳杯
土荆棘颯颯生悲風聲名磨滅近百載幾以腐草儷貞
松人生有命實不同賢否尙如此何況窮與通鬚眉一

朝溷欲活潛德幽光詎終沒慷慨當年阻賊心想見穿
齷冢中骨吾聞唐張許死節志維一先後跡稍殊讓口
恣揚抑大忠不求名但託天與直紛紜亂離間誰暇一
一編簡冊焉知公外不有人寥廓乾坤慘魂魄

鄭 江 侍讀 錢塘人

燕都昔日陷黃巾風雨喬山最愴神四海勤王無一旅
外臺扞寇有孤臣丹心皎潔長懸日碧血淋漓豈化塵
冢傍貞魂應得地隴頭衰草泣遺民其聖朝典禮正修
明搜采遺芳盡見旌乍覽綠章褒大義頓教青簡易鴻
名豐碑篆刻千秋炳新廟巍峩奕世榮須信忠良同一

趙忠愍公景忠集

詩

九

轍好輪肝膽佐昇平其二

萬松齡 檢討 宜興人

古寺插城西巍峩逼天闕首夏偶遊憩攜友坐深樾昆
明趙侍御苔蘚蝕遺碣此碣有時爛此名炳不沒自昔
直聲振有如獨擊鷲尾會遶陽九用力徒搢搢扳髯號
鼎湖捐軀何奮發渺渺此孤魂翩然特披髮聖朝重節
義忠肝若爲揭錫諡易公名公其可以及疊山儼如在
牲醪荐秘醑後死從九京寺側埋公骨望古增悲傷懷
想覺喉噎

吳孝登 侍讀 旗人

有明之季九土裂蟻賊紛紛恣盤結一朝喋血入長安
帝后蒼黃相訣絕斯時猛士誰守城卽有謀臣盡卷舌
耿耿孤忠趙侍御凜凜正氣排凶孽獨立殉難支大厦
貞心要不渝堅鐵誓甘免胄赴賊師尤勝轉刀自引決
百年碧血暈黃土千古芳名濯冰雪同時殉國盡褒寵
不謂遺踪獨沈滅固知造物有顯晦欲使忠良特彰徹
臺臣抗疏姓字重聖朝賜諡忠魂揭豈惟史筆旋生輝
亦見丞嘗永無缺堂封掩映榮士論英靈颯爽屬臣節
唐朝遺寺兩相隣忠愍愍忠時雙碣瞻拜高風何所薦
一盞寒泉擬清冽

趙懋公集

詩

十

沈懋華

御史

太倉人

廟簷在南都時勢比螢燭馬阮亂時政諸事堪大噓賜
恤死事臣末後只一著詎知天兵來首先表忠恪至今
青史內兩謚無筆削天水胡見遺終令沈毅魄相去九
十載灰栗驚一燭桓桓傅侍御在臺願謬謬此舉尤巍
峩光氣極騰焯當寧錫愍綸百年忽如昨長揖語傳君
忠魂豈寂寞幾欲援例陳挂一恐漏百緬維天水公得
所殊不惡白帽一引決四塞氣旁薄嗟哉易世後高名
反揮擢我生抱葉蟬閱默記糟粕老友清河君風義蘊
金籬謂子宜詠歌勿以詹言作眾樹觀優羣羣聆賀

若放筆再三嘆仰天視寥廓

潘

淳檢討

貴陽人

米脂賊起屠中原九圍簸蕩風塵昏廟堂猶自立門戶
南北相繼殲宗藩邊城宿將血戰死居庸空險坳長垣
開門奄監揖巨盜狼奔豕突天街喧滇南嶽嶽趙侍御
平生浩氣充乾坤先以剪妖績顯著繼用奏最身騰騫
撫時每陳撥亂策致命三復成仁言鼎湖龍髯墮天半
小臣豈敢亂叛援奮身巷戰白日暗恨不一一梟其元
同時殉國人二十名列汗簡熏溫磨愍忠寺傍瘞烈骨
天壽咫尺風雲屯易名之典公獨缺栢臺封章感至尊

趙懋公集

詩

十

諡同椒山名稱實表忠允足招忠魂當年蒙面易心者
荀延旦夕今誰存太華山高切碧落滇海亘古銀濤翻
精靈河嶽共流峙豈獨里閭湘蘋繫

龔

渤檢討

趙州人

痛極爲臣死作忠捐軀瀝血灑蒼穹可憐無數偷生者
不是昆明鎮所公鎮所孤忠風烈烈一寸丹心一寸鐵
鐵堅尙可錘心丹不能滅方剪白蓮妖又全青史節巷
戰手持戈罵賊日豈裂嗚呼天實爲命爲國家絕同難
十九人兩字惟公缺荒塚幾百年魄繞城西穴幸逢聖
主恩允請諡忠魂春秋隆祀典豐碑矗矗存當時若獻

珠三斗名玷身汚復何有安得簡册一行書生氣而今
垂不朽

劉 造編修 永北人

名教振古今綱常重天地事君必致身所學真何事一
自策王朝此心詎敢二卓哉鎮所公鍾祥本靈異龍泉
甫鳴琴剪孽除妖偽正氣見一班栢臺擢近侍慘丁明
季艱舍生以取義魂兮追疊山卒傍愍忠寺死為有明
臣豈但吾滇瑞殉難二十人何公獨缺諡臺臣慨前微
表章求明備聖主錫嘉名潛德沾寵賁沈湮幾百年一
朝顯其懿榮倅亦何常臨終要無愧皎皎隨月明謬謬
趙忠愍公景忠集 詩 三

松風吹輾轉念忠魂揮毫一灑淚

邵 岷

滇南侍御人中傑氣如虹電膽如鐵壯猷早著剪萑苻
正色俄看冠朝列維時故明丁末造劫火燒天百川竭
弄兵赤子覆神州肉食謀夫保金穴可憐國事無可為
慘澹乾坤日流血閻人夜半開九門百萬黃巾擁丹闕
君王披髮殉山河宰執全軀劫臣妾大臣命重小臣輕
勁草何知疾風烈一呼巷戰千人靡徒手思將大盜滅
但教心與赤日懸那惜身隨天柱折腐肉馨香何處歸
愍忠寺畔埋冰雪風雨猶聞嘯國殤滄桑未許磨殘碣

賜名鉅典隆聖代特採嘉言表奇節百年幽物一朝宣
六詔山川增皎潔吁嗟乎丈夫七尺即泰山取義成仁
在勇決不爾芳名何獨絕君不見同時多少偷生人一
息踈跡成五裂

周思已 知縣 昆明人

昆水鼓雄濤太華青未歇川嶽靈所鍾生人完大節吾
鄉鎮所公少小人中傑掇科令龍泉首剪白蓮孽一朝
入烏臺心冰面復鐵明運邁陽九慷慨矢忠烈擐甲戰
城西罵賊常山舌哀哉力不支灑露枯紹血瘞骨古剝
傍忠魂下載結白楊弔荒丘風雨增悲咽會讀表忠記
趙忠愍公景忠集 詩 三

忱惜亦徒切傅君占直臣一疏幽微揭聖主崇教忠褒

褒榮徑哲爰定諡忠愍兩字非濫竊人生誰無死窮達
土一穴鴻毛與泰山輕重殊懸絕正氣塞兩間今古難
磨滅

張 漢 檢討 石屏人

北斗城西冢纍纍一家如邱中特起飯僧結社寺西頭
此辨名香為天水記殉甲申二十人底事趙公不易名
我皇聖人追補諡嘉言入告匪私親轉注愍忠為忠愍
無心符讖符前因嗚呼日月無光掩大明慘聞斯語出
明臣主辱臣死榮今古何曾日月少光晶范倪不生李

劉續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劉地下與公同遊足日而

月之有人心沮而豆之有臣鵠我來掃除醉公墳木葉

紛飛鳴箴箴自帽鄰家無舊人失記今秋九十六與襄

祀典白頭僧謂古解辨劫灰昆明曲今穩風雨近重陽

初八日公餐取落英醉一觴比公晚節寒香老人間不

信有風霜黃花濺雨泪痕溼泪痕如雨吞聲泣請公無

泣歎也歌聖書兩字春秋筆

趙城河南布政通海人

大塊浩無涯人於其中住借問人幾何恒河沙無數森

森如川來滾滾隨波去所以貴為人豈不以此身廼有

趙忠愍公景忠集詩 古

殺身者曰緣我有心嗚呼求仁耳夫豈為求名茲名非

由外得之寸心間寸心苟不死無名固無關孰知後世

人仰之若斗山海水有時枯山石有時化人心一寸丹

萬古不彫謝骨朽名不朽報公亦良厚世有好名人知

求方寸否日月無停驂若人能長久我為賦短歌遙酌

一盃酒

王綱振員外郎昆明人

大忠全為國勁節不謀身死事光前代精英起後人妖

侵肆闖賊巷戰奮孤臣刃斷心愈烈時危道不堙登壇

傷獨力懸首泣高旻蕭寺忠魂墓疊山義蹟鄰傳垂典

冊舊恩重闡揚新論定千穉謚從茲浩氣伸

玉覽蓮唐吉士貴筑人

思陵未造甲申年海宇妖氛肆糾纏轉戰千里逼幽燕

紅巾猶撥爭控弦桓桓侍御起烹鮮手縛巨盜遠近傳

埋輪此日危城邊搜捕奸黨除馬虻城門夜半獻中涓

侍御勵哭冒烽烟深巷躍馬奮戈鋌大呼殺賊突無前

勢孤力竭指爪穿視死如隸鬪體捐至今白帽碧血濺

光芒往往連星躔太書特書在簡編常山文山相比肩

易名歷久顧闕然豐碑有待屹墓田我后聖德邁古先

顯忠遂良褒前賢封章入告制書宣賜謚千秋日月懸

趙忠愍公景忠集詩 古

頗令忠魂慰九泉大節炳若光中天翻笑紛紛圖瓦全

忍修降表類狂顛我生已後歲月遷長歌紀事心拳拳

萬里昆明或有緣還期剪紙拜祈連

賈掄拔貢建水人

秋夜燈寒獨酌酒颯颯金風來戶牖品列明季殉節臣

若者易名若者否滇南遠接崑崙西雪嶺鐵峰交參差

鍾出偉人多奇骨不與流波同轉移卓哉忠愍秉剛毅

龍泉作宰明大義白蓮倡教亂苗蠻剪除羣寇功可記

峩峩豸冠肅風清不避貴權凜正氣最慘崇禎甲申年

闖賊隔京莫敢前公獨巷戰勇無敵一力難支身遂捐

嗟乎自古忠臣不顧惜頭斷將軍髮盡直血濺帝衣粘
侍中睢陽嚼齒常山舌柴市鼎烹甘如飴取義成仁文
信國哲人既往復可追誰謂古今不相及發微闡幽太
史公珥筆請諡達聖聰明廷論定光遐壤再創貞珉表
孤忠孤忠照見菊杯裏魂兮魂兮來飲此欲效楚歌大
小招不在幽都之北而在昆明之里

梅穀成 光祿少卿 宣城人

忠愍旌前烈滇南侍御賢軀捐將百載名易重千年化

碧羣英萃汗青信史編豈惟饒異政爭說在龍泉

莊有恭 修撰 番禺人

趙忠愍公集忠集 詩

六

浩氣當年薄太空艱貞綽有古人風朱雲折檻羣推俊
溫序脚鬚合並雄茂節不蒙昭代寵荒阡誰表大夫忠
請看一字榮華袞青史千秋勵匪躬

黃孫懋 少詹 曲阜人

天空夜半落星明慷慨捐軀海宇驚薊野雲烟壯氣
滇池風雨泣孤貞百年遺事難消恨一代芳踪許易名
欲弔忠魂何處是新標石碣矗西城

劉芳藹 御史 宣城人

勝代名臣自天植仁者之勇兼大力 先生有作令龍泉
政績佳萬口一聲歌治德白蓮異教煽奸民繫搆苗頑

滋反側決策擒之殲其魁論功得晉烏臺職抗疏風飛
筆底霜巡察中城肩孔棘搜得謀賊費苦心血汚官街
快一磁虎狼流寇陷明京家人巷戰驅忠臆抵死罵賊
觸刀鋒冤憤稜稜天變色鼎湖龍去慘雲從與十九人
同殉國碧血經今已百年易名獨漏嗟何極表忠聖世
奏鄉賢諡賜忠愍還廟食義心寧計後來榮故鬼新碑
公道得

陳仁 御史 武宣人

前明王氣終豺狼塞天地攻城掠邑無已時神州千里
萬里骸骼如山積公時宰龍泉早夜不安眠白蓮首爛

趙忠愍公集忠集 詩

七

亂有苗又紛然維公義憤勇絕倫拔刀誓眾氣欲吞猛
虎突入犬羊羣星離雨散紛崩奔長鯨就戮餘黨悞勢
如破竹清妖氛當事嘉公績陳情達九閭天子曰吁危
乎忠哉九州四海牧令俱如此社稷將有賴焉何憂乎
蛇豕錄殊勳遷御史發奸摘伏植綱扶紀妖腰亂領謀
不庸逆謀潛通相表裏向非公捕而誅之岌岌危邦安
足倚運移明祚天不佑賊眾四面環城攻援兵斷絕城
欲破鼎湖龍去來悲風攀髯不得誓從死攘臂揮拳當
賊鋒是時權臣盡奔竄遠近塵沙飛蔽空九門忽陷身
被執大聲呵叱雙眼紅利刃交加神自若絕口身首分

西東忠魂上訴天應泣白日無光神鬼誦君臣已與城
俱亡碧血燐消冷霜雪遭逢聖明朝闡幽顯臣節雖經
紀錄終沈淪賴有臺臣表忠烈易名身後曠典榮大書
特書昭日月嗚呼睢陽齒常山舌千秋萬歲英風相比
埒

仲永檀 御史 濟寧人

趙公湮鬱經百年忠愍論定幽光宣伊昔保障跨龍泉
有苗蘇蔓滋自蓮維公赫斯掃蠻烟辭離底定民之天
爰陟烏臺掌關鍵謀者聞之心胆寒甲申之變泉壙穿
揮兵巷戰衣血濺力屈勢窮身斯蠲十九人中公不傳

趙忠愍公集

詩

十八

卽今懋得嘉前賢赤文綠字光斗岷南望墓門草芊芊
凜烈生氣如生前

黃永年 主事 廣昌人

維王叔彝民受中臣子臨難一死同明十二世厚養土
忠肝釀出人人胸崇禎甲申春三月文謝崢嶸競比烈
司隸斫賊賊勢猖一笑男兒死南入昆明萬里孤鬼辛
化作啼鴉向帝陵寒食年年拜荒塚滇南人士今相仍
聖代褒忠卹勝國二十人中公向逸烏臺疏請詞堂堂
易名特與光潛德平苗治蹟紀龍泉讜論臺端觸諛奸
時危授命臣分耳那計身後垂青編嗚呼忠義國之質

樹之要在隆平日良臣有幸作夔皋逢比苦作夔皋匹
廖必琦 御史 莆田人

陳世烈 庶吉士 建水人

先朝風義臺臣十九人中咽苦辛言作霜飛爭報國
心隨龍去豈留身燐消碧血忠魂在諡表丹衷故鬼新
冷落殘碑更聖代墓門芳草不勝春

傅爲訥 奉天府丞 建水人

趙忠愍公集

詩

十九

米脂流賊亂天紀九門火礮烟塵起龍輶無具托宮扉
煤山飲恨誰從死一時殉難二十人忠肝義胆何嶙峋
吾鄉烈烈趙侍御巷戰捐軀得死處碧血爛斑近百年
殘碑空向城南豎歲歲清明酌酒漿悲風繞墓幽魂傷
如此忠臣長泯滅誰爲礪節砥三綱我皇聖明褒死節
賜名忠愍昭日月荒冢含恩草木榮笏立豐碑姓名揭
當時朱魏獨何心相率從逆忘君親菜傭猶知哭故主
忍來匍伏稱朝紳入百餘人歸宗敏折脛灼肉少存身
金盡身殲復何有臭名至今汚人口先生一死萬年生
俎豆馨香長不朽

段 斯 主事 安寧人

先代甲申暮春月豺虎妖氛壓京闕君死社稷臣死君
天柱崩頽地維蹶范倪諸公為國殤龍封馬鬣忠節光
獨有滇南趙侍御豸冠藁葬冷幽藏侍御精靈耀金碧
心如日星氣霹靂機槍捲地羽書飛項掛皂囊手戈戟
于時畿甸烟塵昏鼙鼓縱橫蛇豕屯圍營十萬直兒戲
肉食公侯皆閉門吁嗟先生猶巷戰賊奴突矢明光殿
裂髻怒髮虬髯張揮戈指日天意變明知大厦不能支
龍髯何處臣追隨寶刀已缺鐵衣碎腥風濺血飛陞墀
自古人生誰不死成仁取義真男子浩然正氣此獨存

續忠愍公集 詩

三

燕市文山共青史忠魂不逐降王南屍席猶餘土一龕
白馬朱旗神鬼聚王典為靈雲為驂我來三拂墳前草
魂兮何如歸來好大叫閻闔招巫陽十二陵接昌平道
任 僕 教授 石屏人

臣不願作忠用魏作忠拚一死泰山與鴻毛重輕分於
此明祚盡甲申九閩沙塵起恭職者誰居落落南中士
大力不可支魏有賊鋒聚如螳怒髮上衝冠舌斷空
嚼齒熱血灑丹心烈哉奇男子先生竟騎箕生氣曆霄
裏濟濟學偷生朽骨亦永泚臣同節不同臣心良鬼恥
同難不同名臣心無競美有美應從同表忠勵臣軌論

定定何年百年一瞬耳先生死節九十六年矣古寺遠招魂忠魂

此間是不見絕粒人淒涼等柴市文山又疊山千古同
抑止憶昔荒塚前遺憾難已已煥然樹豐碑聞自容秋
始紀綠秋去春復來徵詩郵片紙憑弔在羣公而況乎
桑梓御史補封章文章連太史謂月桂巖溪兩先生榮生祠墓光
寵賁金碧里哭公遙酌公歛獻增狂喜翹首望燕雲甚
矣吾哀矣

傳為詩 左副都御史時作

續忠愍公集 詩

三

續我衣冢我冠有人血戰城西關城西關下罵賊死黃
泉仗劍報天子有義者僕負公身藁瘞疊山靖節里吁
嗟乎公生矣骨在黃泉神在天英風烈于十九人南渡
君臣殊草草易名于公何有馬伊子榮附桑梓未歲歲
清明拜墓田墓田之下悲風起吹入寥天白雲裏有臣
如此死不喪何以勵俗植人紀沐浴陳疏蓬萊宮我皇
追諡慰孤忠百年幽鬱一朝闡碣石改書忠愍公忠愍
公為鬼雄張顏文謝之輩將毋同入百沙蟲豈不死索
金炙肉折脛身家空招公毅魄返滇海石虎關頭故居
在公之子孫繁且碩金碧得公有光彩吁嗟乎忠愍公

乾坤毀時無日月青史之名乃可滅

沈德潛 正詹 蘇州人

思陵守死乘龍日侍御從君畢命年正氣一生依北闕
忠魂萬里隔南溟聖朝補謚旌臣節古碣重書表墓田
此地疊山曾絕粒舍生前後有高賢

查 祥 編修 海寧人

明祚傾頽已不支臺臣死節實堪悲來尋舊日捐生處
想到當年罵賊時兩字褒忠令幸錫一坏埋骨久誰知
懸忠寺後開田地可少豐碑樹路岐

張映斗 編修 烏程人

趙思恭 詩

三

社屋由兵戈孤忠溯溟海堂堂天水公臨難死靡悔身
隨國運往遺事傳記載易名十九人而何公不逮傳侯
秉直道讀史究功罪端簡表遺忠薦冠竦而待崇朝恩
命下黃墟賁天采梓里多朝紳相將奠醢醢吁嗟板蕩
餘蟲鶴同一壘碧血幾時埋神遊不其餒斯人已百年
重見豐碑窟曠世感丹誠心精動真宰君看磐石菴香
燈結雲靄過客揖鞭稍忠魂斯焉在

陳 中 同知 壑江人

國破君亡合殉身籲旌卹問後來人百年碧血埋青草
一日丹書下紫宸無地可收鍾演骨有靈自卜范倪鄰

椒漿桂酒和雲奠泪灑孤墳秋復春

周正思 編修 閩縣人

焚餘諫草半無傳浩氣孤擎一柱天龍去鼎湖空有淚
鶴歸華表定百年易名恰稱藏真地讀史重捫勒石篇
薊北松楸滇水宅行人爭酌酒痕鮮

熊鄴宣 檢討 昆明人

欲墜綱常一臂撐凌凌浩氣寄孤貞白蓮剪後龍泉靖
驄馬大來牙府清濟難有懷嗟日落補天無計際時傾
空將多少回腸思理向幽泉春草生

養法恩深三百年如飴白刃踏誰先黃雲影裏羣鶻散

趙思恭 詩

三

白霧光中一鳳舉柴市春殘啼杜宇津橋龜老叫寒蟬
二三傑士如同揆耿耿精英麗在天
百劫難消一寸衷乾坤有盡恨無窮結成紫霧鬱朝嶺
化作青霞挂碧空草綠荒丘春雨後苔封華表暮烟中
試看幾點萋弘血浸入燕塵自古紅

報國遺骸寸寸香愍忠祠畔有封堂廿人宅兆無多地

萬里招魂記此鄉青史千年留勁節聖朝兩字發幽光

重刊碣石松楸外歲晚青青照夕陽

葛峻起 太僕卿 河南人

大厦難憑一木支可憐仗節盡忠時力圖巷戰心猶壯

誓死全貞志不移凜凜風霜真鐵面煌煌星日照殘碑
易名曠典光青史俎豆千穉廟貌垂

黃登賢 總漕 大興人

乾坤凝正氣千古在賢哲上與日月爭下與江河列明
季妖氛熾鑿鼓震北闕天府百二重蜂圍萬騎鐵堞上
縋貂璫山頭啼鵲血惟公持大義皎皎矢忠烈不問天
地心但識男兒節仗斧戎馬間提兵雷電掣擒謀梟其
首流寇氣欲折吁嗟祚不延大厦勢已折一木詎能支
巷戰臣力竭手無太尉笏口有常山舌怒髮衝冠罵
賊賊逆裂報國心誠丹捐軀血作碧嘆彼勸進徒畏死

趙忠愍公景集

詩

何其劣索金終折脛益顯我公傑南渡亦草草褒卹尙
云缺孤忠萬里魂事久誰能說聖世力闡揚名賢臚奏
切追諡復建祠多年慰幽魄往烈萬里昭芳名九閭徹
皜皜瀕海雲凜凜燕山雪遺廟城南隅豐碑高揭嶮文
山與疊山先後同一轍綱常植人心俎豆永不絕瞻拜
誌長吟英風霄漢揭

師 範 候選知縣 趙州人

豈合長埋沒天心早在茲鬚眉留浩氣風雨助靈旗未
清明日拜公 刃賊昔無路酬忠今有祠拜餘神奕奕翻
墓並瞻公像 恨不同時其即無遺照在清節滿乾坤既睹先生貌能

誅後死魂惡風摧勁草寒水薦芳蓀石虎關前望英姿
萬古存其二好義任公子巖溪稱結鄰一言能補證待御
賜今證始 萬里代傳真時同年在棠村新絕吮悲前事
攀髯更幾人墓門三月淚惆悵野花香其三

錢 衡 昆明人

每臨祠宇憶先賢敬薦馨香意惘然碧血流歸芳草地
丹心痛入夕陽天衣冠葬處存孤冢日月昭如壽汗編
白絹街前生氣在英雄若箇不流連

附喜瞻忠愍公畫像歌

李鳳彩 通政司經歷 建水人

趙忠愍公景集

詩

駕虬鞭靈脚雲開英姿朗照黃金臺萬里遙封忠肅去
重譯催送忠愍來忠肅城守寄邦命忠愍巷戰死梟鏡
成敗英雄事不同寒歲栢松節共勁寶劍初試龍泉令
白蓮瓣體擲驚定白帽血噴闖賊紅崢嶸生氣煤山並
君殉社稷臣殉君從德殉父蘭芷芬公子二人從德隨
附騎箕尾追龍馭世上兒子馬可羣記續表忠腕惜屢
請諡無人天誰訴趙秋谷續表忠記云十九人十年元
年恩再遺遑論南畿燭火暮順治十年詔甲申殉難臣
弟祠設位 春秋致祭傅公一疏鳴朝陽帝曰俞哉煥天章范倪劉
李易名後九十二載閱星霜大書墓碣華竟光想觀真

面空徬徨數週大衍又逾二倏傳滇郵飛寄將瞻像下
拜肅冠裳美髯五縷頎而長當年颯爽酣戰意恍接褒
鄂毛髮香臆吁噦易名之難難于登峻岡瞻像之難難
于上穹蒼我欲鎔冶金賜良鑄公及子鬚眉揚永立臣
極幽燕疆快覩南天雲呈五色芒

同日祭趙忠愍許忠愍公

雙南毓秀啟雙忠許公江南人趙公雲南人前輩流芳勵此風署北
靈旗飄案牘許公祠在文選司署內卽冊庫之一城西名家出蒿蓬趙公祠墓
在愍忠許公死於守官寺間壁異生異死節寧異趙公死於巡城同里同官祭
復同許公爲余同里前輩地以人傳追往蹟五華雲樹

趙忠愍公集詩

庚

如皋楓

按許忠愍公諱直字若魯江蘇如皋人甲申之變
公適當月乃作絕命詞寄七旬老父竟投縊死祠
之在署也歷來封閉相傳木匣在焉同官者春秋
致祭歲以爲常如吾鄉之祀趙公者癸丑八月十
日祭期獨同詩以紀之任澍南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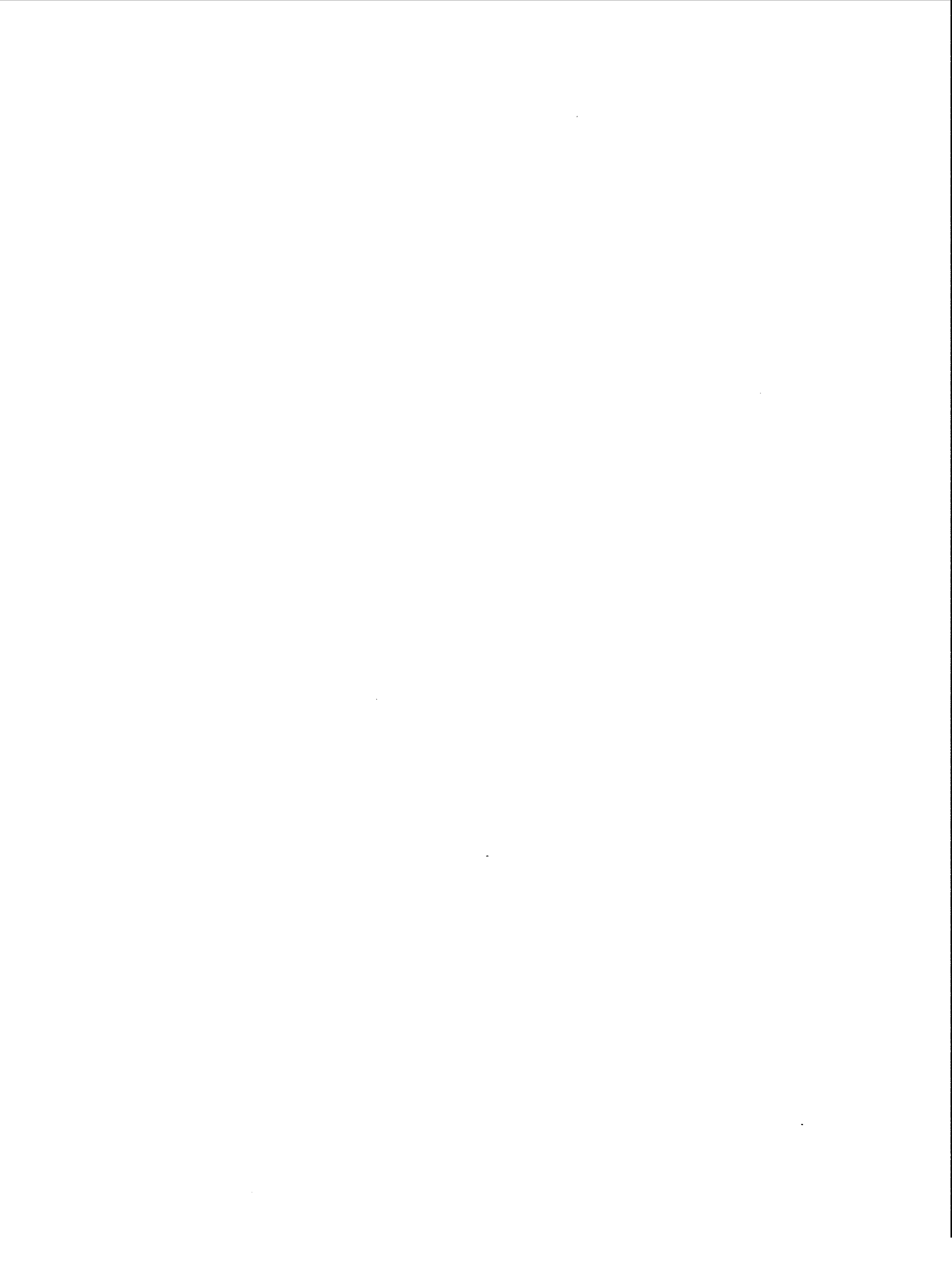
跋

景忠集一卷乾隆己未秋傅巖溪張月槎兩先生於趙
忠愍賜諡時徵而刻之者也歲久版失藏本絕少近於
忠愍公裔孫新守家覓得此本並公遺像攜以入都像
已裝潢祀諸祠矣旣念前輩詩文所以詠歌朝廷追獎
之恩表揚忠愍死難之節愛惜保護當與像等南竊懼
舊本失傳重付剞劂同鄉好義諸君亦各捐金助其成
至前刻未及者則續梓於後云壬子菊月棠邨任澍南
謹識

趙忠愍公集詩

跋

一



琴

譜

序



琴譜序

貴筑王 錦季湘著

貴筑王季湘女史錦。為薛照南刺史德配。淹雅多才。尤精音律。性癖琴。重訂春草堂琴譜。審音定徵。多所正誤。余尤愛其自序駢體文一篇。徵引精詳。詞格華妙。其詞云。

粵自湘妃寫怨。蒼梧留帝子之音。蔡氏知音。淥水盡中郎之妙。放新聲于北魏。艷說虞妃。紀韻事于西京。爭誇趙后。郵亭女子。識楚國之明光。上景仙姝。倡漢宮之絕調。拍成雅操。癖有落韻。譜入樂章。歌新子夜。故絃調九弄。香閣大有傳人。亦琴鼓三終。正坐翁嚴女訓。然而文君心蕩。綺羅相沿。于嫂音徵。箏豔莫辨。鳴鶯寡和。嘒環珮之迎風。舞鶴不來。空絲桐之伴月。洋洋盈耳。半屬淫哇。詭詭師心。殊乖古法。安絃操縵。堪羞黜李穠桃。累牘連篇。祇謂災梨禍棗。求其曲操雅正。音律詳明。則春草堂原譜一書。固後學之津梁。元音之真訣也。所惜者微分一間。尚誤曲中。絃審五音。徵差位表。吾師祝桐君先生為當時伯牙。將取此

卷二 琴譜序

十七

香 記 叢 書 六

卷正之。乃倉皇戎馬。未操郢上之舳。况瘁征鴻。早返閩中之駕。余也撫琴動操。指颯親承。抗雅揚風。心傳願紹。因女紅之餘暇。細校微音。合元律之精微。詳加刪訂。神來意會。每觸類而旁通。激濁揚清。務纖毫之無憾。經年綺閣。既告成功。反命絳帷。用謀雙板。所冀三聲類聚。與古為徒。若云千載賞音。則吾豈敢。



陳庭生
先生
書

山陽錄

書事七則

光緒乙未武進盛氏思惠刊

幼時披梁太子選至思舊賦歎其文不副題惟揭取日薄虞淵二語寄痛爾邇來愴愴實盈萬族邈總角至今所事大君子荀廣蟻網講堂巖塵孤蓬幽壑觸緒興感展山陽錄定生志人余請志地定生畫界於乙酉余更補厥前後則有如泐上之兼推戲鴻竺塢之借甥及子過觀海坊而再見荆蒿入傳是院而恍聆磬鐸因清惠而追文介緣石齋而懷石倉娥江斧劃誰勒幼婦于絕粒數公毘山壘枯徒泣掘鼠于嬰城一旅兀坐恍恍冀若君家少保再脫身章出都時不可得矧迺與先尚寶握手長橋擊節長公孫謀先生制義時哉予已雉染詎復留戀然枯木倚寒崖轉使老婆舌嘲俗漢無已姑舉古德語麒麟客語參之既云盡大地是老僧一隻眼又云傾四海水未足喻多生眼淚具是解者坐照雪涕勿復作岐觀可也同郡年通社衲米題

山陽錄

山陽錄目

五先生贊

陳徵君繼儒

張清惠公璋

華吏部允誠

乙酉四君子贊

侯銀臺嗣曾

夏吏部允彝

十子篇

吳貢士應箕

錢太學禧

周儀部鏞

梅茂才耶中

顧太學杲

文相國震孟

黃學士道周

徐宮詹汧

黃進士淳耀

楊解元廷樞

雷憲副演祚

麻文學三衡

陳給諫子龍

盧進士象觀

又二子篇

黃貢士毓祺

附

陳山人祿

伯仲篇

兄文學貞貽

張太史溥

兄農部貞達

山陽錄

五先生贊

宜興陳貞慧定生

秋八月瑟居閒處念生平所師事父執者多化為箕尾山河矣梁木其萎則吾將安仰不揣不文得五先生所與嚙昔者各為贊述聊附仰止不談云爾其炳炳大節當載國史慧亦何容置喙其間先君子同心多悔內巨公逆璫忠賢摧折未盡者見於甲申乙酉別有論次其慧未親炙或親炙而靈光歸然者俱不敢及

陳徵君眉公先生繼儒

先生生太平盛世享上壽嚴樓谷汲者五十餘年妻梅子鶴日居頽仙廬墨瀟淋清煙雲供養四方載酒問奇鼎鼎不絕幾欲鐵其限先君浮沈仕宦於先生為晚合慧每刺船過訪余山焚香煮茗意得忘歸先生於慧亦若有元契者人欽其和余重其介贊曰綠瞳秋水人以爲仙虬梅僂僕人以爲禪先生殆移我情矣

山陽

噫其在成連海水之間

文相國湛持先生震孟

先生祥麟威鳳兩月平章海內重之如山先少保生平耐久交指不多屈先生其一也每過吳門流連竟日益竺鳴居中符符歷歷時有兩人杖頭痕慧亦辱在先世詩章贈答赫蹏往還彙成冊蓋月得冷金便面者一雪蠶舊紙者三四焉少保去世後有修怨者先生翼之以是為生死交矣

贊曰方先生之為孝廉也以天下為己任而志軫於安危先生之為相國也庶幾兩月而望著乎華夷余猶獲見其人也蓋霞委偉幹豐下而劍眉

張清惠公二無先生瑋

先生自秉鐸至御史中丞不改寒素蕭然數椽僅蔽風雨清標高節孫文介後一人於先君為後起每以雁行視慧慧不敢承先生益引為忘年交以同郡故孺子之桐月一懸焉相對脫粟一盃

鼓少許藜藿苦若雜以清談永日而已間有操豚醢壺酒來者御之笑指其腹曰吾兩人俱豈任肉者

贊曰其貌瘦而古其人樸而古其於慧交也澹而古猶憶己卯之歲客窗除夕先生流連慰藉不啻家人骨肉焉古之人古之人嗟乎張先生

黃學士石齋先生道周

先生博學稽古躡用修元美而上之蠅頭小楷塗鼠甲乙繁如牛腰側弁而哦寒暑不輟為庶常讀書東觀先少保過之見其蔬糲刻苦即深歎服後爭國是下詔獄與家農部同繫情好最暱棋酒之暇先生輒指請室曰此吾兩人山陽墟畔也已成碧雞問道南都慧得從游焉先生每念余兄輒淚雨覆面披皮背真者貌似中人弱不勝衣當大事則侃侃不撓志節同信國而文章擅韓蘇之長

贊曰在天為日星在地為河嶽在唐顏真卿在明方正學子房之

山陽

一擊浪沙天耶人耶武侯之六出祁山不愧不作

華吏部鳳超先生允誠

先生於慧未謀面也先君秉慧十年而未邀國典厄於權也至甲申慧徒步請卹泣血南都得旨矣國賊阮大鉞旋中以黨將甘心焉先生時為驗封以書來曰尊公海內所仰重也某一日爾而不為尊公竣此局為負職況目擊仁兄之罹禍况權禍之所自來乎為負友先君卒有少保之贈嗟乎先生之於慧深矣戊子四月先生之得為完人也直木無曲影介石不受緇亦其所從來者素也贊曰為須買髮范睢擢之為荆軻髮白衣泣之為彼都人士之如董即為盧蒲葵之心長耶終不如先生之種種者為張睢陽齒而為顏常山舌

乙酉四君子贊

乙酉志變也四君子何賢也死也死以乙酉也前乎此者有矣後乎此者有矣即以死即以賢焉為四君子曰江以南也

且於子有縞紵雅馬作乙酉四君子贊
侯銀臺峒會

廣成先生風懷備烈梗概自負其父啟東公與余先世已敦僑札
馬清白子孫風華羣從子顯子雲競賦雕妍之作惠連靈運羣飛
螺黛之名斯文筆之絕優人倫之樂事矣乃其闔門就難舉族馳
軍守膠上之孤城率江東之義旅登陣嗜血矢盡餉窮陰雨淋漓
兩兒侍從何其悲壯者乎城陷之日父子沈湘胥濤葬忠孝之魂
孤島哭才情之鬼響人心脾哀感頑豔矣
贊曰月黑城愁夜寒軍死碧血千年辣哉父子

徐官詹汧

九一個儻非常負公輔器一時名輩有君顧之譽先君忤權歸里
落日河橋風塵古道留連慰勞庶幾古歡乙亥先君捐館優孟掉
頭之歌慷慨於孫叔孝標絕交之論歎息於任昉排難解紛以是
為極不能忘又嘗為余母墓銘引經據傳詳簡典蔚色絲黃絹誼

山陰

足千秋甲申蒙難余片舸蘇江悲歌相唱悵銅駝於闕下惆金烏
於長安蓋已逆知今日之事矣乙酉而九一死陳子聞之而悲曰
嗚呼有以也

贊曰具區千頃正氣所鍾金幢絳節海市鮫宮

夏吏部允彝

彝仲才思神皋文章淵藪紅蘭獨笑丹霞自鮮劉中學之淹通張
司空之博物人士矜其名秀馬王申之歲簪紵長干於爾公伯宗
諸賢追河朔之文壇溯芙蓉之公譙嗣後浮沈聚散誦明月之章
慨然久之乙酉聞變彝仲則出囊中裝椎肥擊鮮置酒高會一時
射雕俠客繡虎名流西園歌舞之賓少長咸集歌笑淋漓觥籌交
錯客方轟酒乃起避席更衣則已赴沅湘矣嗚呼男子哉
贊曰生存華屋視死如歸蕭蕭易水寒風送之

黃進士淳耀

蘊生夙負雋才蚤蜚俊譽無何而跋名場青衫潦倒劉武陵之

到處應曠郭櫟陽之所如枳棘有心者惜之午未一第旋避馬阮
之塵寄跡僧寮蓋是時識已定而學益老矣尋而邁斯大故避笳
擗夜朔笛煮心與廣成父子破家結客死保殘城也城破慷慨大
呼曰臣結髮讀書有年矣死無以報高帝遂入清涼庵經死弟淳
友亦死
贊曰白日悲風人生實難田光一死以報燕丹

十子篇

十子者皆江之上下聲相接也數年間或死於感憤或死於
兵火或死於國賊或死於節義死皆有足念者又皆陳子金
石契也因約略其生平而為之小贊滿目山陽聊以寄子中
郎虎賁之思而已不書地者十子固天下士也其學同其道
同其志同生平多兄弟事弟畜者先後以齒戊子中秋前一日
吳貢士應箕

中陽

四

次尾骺麟負氣節其讀書有本末平居酒酣感慨祖鞭劉嘯虬
颯颯未常不在受降風雪間也魯仲連欲烹醢梁王灌夫痛罵程
不識而頭顱老大辭舌不平氣亦是以不振乙酉之死而次尾何
以死也次尾又何得不死噫次尾之志也

贊曰鄧人運斤伯牙流水乾坤歷歷何限餘子

楊解元廷樞

維斗靜樸有古道者風伯通橋畔一盂一葛偷如也龍蛇之歲隱
於鄧尉山中而玉肯如泥龍終見腊盤坏不免擊筑何從望白練
於吳門可勝太息有子俊三孫仲謀也

贊曰維斗穆穆邦家之光洞庭莫釐山高水長

錢太學禧

吉士善讀書善為文章善飲酒善罵癸未甲申讀書愈多文章愈
妙飲酒罵人愈奇愈痛愈淋漓無賴而其可如何而與子性命之
交愈深明年遂死死又甚可悲也嗟呼是古之傷心人也
贊曰吉士無聊乃逃之酒其或罵人罵亦不朽

雷憲副演祥

介公龍眠奇男子也烈皇帝時伏闕觸權貴人權貴人死直聲大震無何燕京陸沈被髮狂號且慟且走握短槩結汝穎風塵之客思欲得當以報漢也志未果議者旋中以伊霍事與仲馭同日遇害獄中泣喚鶴於華亭機雲並戮恨可兒於姑孰周戴駢誅能不悲乎死之刻飲酒談笑自若仲馭為慷慨書其胸曰先帝遺臣雷演祥

贊曰為夏侯色為中散琴鳴呼介公終傷我心

周儀部鑑

仲馭名家進士余嘗於蕪湖從之遊飲醇酒啖生鮮魚龍角鯢甚歡也久之上終軍之對哭賈傅之書蘭鋤玉則則拂衣從上春門外歸歸而讀書學道著委宛紉二酉丹黃油槩益扶風絳帳弟子半天下焉乃費起辨奸孽由憤世身輕似葉名重於山矣贊曰茅峰鐵笛鹿蹟琴絲死而不死終古如斯

山陽錄

五

麻文學三術

孟瑤偉幹疏髯有志節好將帥之略然淹雅博文所著花瑣志古香流麗得晉唐風氣憶歲癸未甲卯三過宛上落日西風黃公墟畔余與孟瑤不覺失聲一慟曾幾何時而孟瑤死更以烈死雖然人孰無死且人孰如孟瑤之死也贊曰聶政屠腸漸離瞋目野水殘橋千秋猶哭

梅茂才明中

期三詩文書畫不愧風流痛飲歌騷居然名士丁丑之歲與余同研西園觴歎鄴院琴歌春月酒闌紫簫紅幔而賦牡丹十韻才情欲絕髮髯青蓮也自壬午南還貂裘潦倒長鋏歸來客舍悲羅帶之簪看花墮孟郊之淚遂至埋珠斷嶺瘞玉北邙悲不自勝泣將何及矣卒時年三十有七有書帶沙羨二集行世

贊曰畫苑詩名襄陽摩詰惜哉斯人曾不四十

陳給諫子龍

卧子湖海人豪雲間名秀當其紅燭結華亭之社紫衣銜尊論之杯走馬橫塘彈箏茂苑翩翩北海之賓奕奕南皮之客亦一世之風華也及其故園花盡江左驚飛同張嶷之捐軀等王琳之遇難又何其嗷嗷慷慨者乎彼徒薄有才情賦江南而傷蕪城者又惘然自恨已

贊曰夜月要離春風李白酒市謫仙吳宮俠骨

顧太學泉

子方涇陽先生從子負氣使酒罵坐悲歌歷落旁若無人也居恆與吳應箕張髯抵掌言天下可悲可嘯事輒嗚嗚痛哭罷繼以歌間操不律為詩古文醉海漣漣祖鞭誼哭墨間胥有淚聲也既無可如何輒覽鏡自嘆曰大丈夫不問封侯何日但問沙場何日耳卒之果然

贊曰子方嶽嶽不可一世太湖千頃中有雄鬼

盧進士象觀

山陽錄

六

幼哲九台司馬弱弟少岐疑亮大節每讀史至興亡成敗及昔賢忠孝事徬徨歎息夜不遑寐若有自命者弱冠舉進士即遇中原大故乾坤流血鬼嘯狐鳴則脫身從亡命少年彎弧注彈洞筋擢隨節之也幼哲死天下之能為幼哲與不可不為幼哲乃卒不為幼哲且并不樂有幼哲者觀其面矣

贊曰幼哲一死歷千萬祀而不死者其心則死

又二子篇

余既為十子贊矣又一為江陰黃子一為太倉張子張子成進士讀中祕書稱名太史志稍酬矣再耕苜蓿照鄰病梨文章十命又可悲也黃子吳中釣碣耳戊子九月聞黃子死不

黃貢士毓祺

介子負雋才少與弟毓初齊名孝綽孝威連鑣馳譽蓋縱橫藝苑者四十餘年無何而十上南宮數奇不偶杜康橋下豈無痛飲之

人黃歇家前時有悲秋之客蓋故園流浪者又十餘年申西魚羊橫戈握槊哭函關不應惟博浪不成北走淮南走海流離瑣尾而卒以死嗟乎白首臨刑霜風覆面田橫島上之客聞而悲之贊曰七十老翁亦又何求西風太古落照千秋

張太史溥

天如好讀書與麗喜賓客袖卷十行俱下削橐無元不窺所警有十三經注疏通鑑記事本末歷代名臣奏議漢魏百家凡數百卷其文豐蔚典贍兼家丞庶子之長崇禎丁丑余與仲馭朗三詩酒樓上見其賓客輻輳帷如雲口授吟謠手校墳典筆歌賞笑五官並應絕歎為二劉更生未幾而玉殞蘭摧同輩傷焉然至甲申三月三光霧漲九廟煙飛風流都盡矣天如之死未為不幸也況思曼才情茂先書乘炳煥當世者乎贊曰琴觴昔夜縱酒東周梅今日泉穴相從

附

陳山人禿

白室先生壯遊名山大川所至爭客之得其筆墨如隨珠鄴錦囊中致千金裝者屢矣輒散去不顧張祐之禪智李白之酒樓庶幾似之所見雲煙萬狀蜃樓海市雁峰玉版幾萬里遊益老腕益奇晚乃歸隱於虎邱也貴人姻家假屋以居之或詢之曰儼寓耳絕不及貴人姓氏以此知先生真有道人也先生山水渲染不愧古大家曾作雪景江南春二圖並一詩見寄晴窗展對每呼墨寶蚤不知先生能詩然先生不使人知者多矣

贊曰樂哉斯人遯世無悶玩物丹青逃禪詩醜

伯仲篇

余伯也無祿生廿有九年而奄為萬曆己未今彈指三十年矣余念之如一日若初歿者時私述其生平梗概而識之不敢忘叔也長余二稔少同嬉長同學銜哀失恃同抱至痛也自己卯春補任民部余送之京口咽不成語目斷長江黯焉

神悴何意竟成長別乎伯兮叔兮棄予如遺焉嗚呼痛哉因披淚為伯仲篇戊子十月二日書

伯子文學孫謀貞貽

兄孫謀甫弱冠才名大噪縱筆數千言波委雲屬試輒冠軍執經問奇履錯於戶海內多稱孫謀才子云而余伯也實惻惻憐至行人也往余大人奉命江以西執湖口稅瑤甚力流言為沸道路匈匈余伯也一夕嘔血數升遷延無幾何而卒夫伯至性天植有如此者邑玉潭之上讀書遺廬故在馬深山自給日惟蔬豆在舖一日雨雪而道遇號寒也者輒愴然解衣贈之里長老迄今能道其事吉水鄒爾瞻先生顏其墓曰篤行好學吾父傷而自為之記為之銘與傳則鄭相國以偉李宗伯騰芳李太史光元諸巨公也又其為諸生時吳門姚太史願為友江上李侍御北面執弟子焉余伯也輒深自避匿若不以為重也者昔范忠宣未貴時讀書帳中頂如墨色自布衣至宰相器識淵沈人稱是父是子呂晦叔

山陰錄

八

幼嗜學至忘寢食父異之曰後日必為公輔余伯也而祿蟬聯焜熠詎讓古人乃竟塞默弗庸賈志以歿傷哉伯也所著有大全性理纂註及當墟度世諸傳奇

贊曰伯之生也吾宗為有人吾父為有子而天下所仰為龍文豹霧之在山伯之歿也吾宗為無人吾父為無子其升沈感歎又豈徒余一人之雪涕而漣漣嗟乎伯也批卻導窾涵泳鑽研其所勤勤朝夕者惟欲究性命而學聖賢在家為曾史在國為方虎是豈烏衣麈尾西園鴈詠之翩翩雖則無年吾宗之興廢吾父之傷心紫馬嗟乎胡不永年

叔子農部則兼貞達

兄則兼生而雋穎美丰容家君絕憐愛之少以疾故遂愛而忘其勞也十八補弟子員恩甲子丁卯試旋以家君任入太學初補南太僕主簿為問長鄒匪石先生賞識轉南水部母王安人疾余叔也日夜焚禱願以身代母也母疾革哀毀踰禮家君呼而前曰孝

有盡乎勉其大者遠者而已叔與慧謁受教乙亥家君捐館號泣如之余叔也居平昵乎勉生多長夜飲飲且蒙人咸目之曰酒人余叔也雖酒人乎而至性敦行往往感動路人余叔也又豈酒人乎己卯補任民部尚書郎瑞下詔獄自北寺移西庫與石齋黃先生稱金石文董工部某民部庭秀黃太史文煥相唱和馬後瑞以不法遭顯戮烈皇帝知前之詔獄冤也洗濯之隨補順天知事無何而有甲申三月之變罵不屈賊創之甚罵益力賊碎其首棄屍馬糞中三日後有晉陵陳錦衣者憐其忠具棺殮焉嗚呼余叔也貌恂恂處子耳而臨難不避大節儼然雖其生平使酒好氣不以權貴少挫用是多拂人意人亦多以是少之而遇正人君子未嘗不折節勤禮握手交歡晚也瀕死者數矣死盜死瑞死詔獄而卒不死死於地天崩裂之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叔也得死所哉

贊曰悲歌歸座而能罵甲申三月之賊罵也可傳酒酣使氣而能

山陽錄

九

殉甲申三月之難使氣也可傳少而彈箏擊鼓張筵豪飲者二十載中而崎嶇歷落風雨患難者又十數年殘骸燕市落照西園痛酒徒之零散咽泉石之可憐惟余爲余父請卹長號拜疏將余兄之烈死白之闕下也然志未酬而忠未錄者又日夜而痛我心矣嗚呼益有待焉

書事七則

宜興陳貞慧定生

書事七則起自甲子至癸巳三十年矣彈指隙駒恍若夢寐又如昨日事也而陵谷屢遷有史傳所不勝書者區區聚散存歿之感又不足道嗚呼士生其間何多不幸歟合而識之知予所感者多矣況乎書不盡言者哉甲午十一月陽羨陳貞慧定生識

書事七則此予通家陳定生遯甲子至癸巳填膺裂背不能終鬱請胸中從幽憂寂歷時私書之者也嗟嗟七事非不肖所目覩亦所確聞七事中人非所師所友亦所欣慕嗟惜願或有臆見紛劃初不謂然而今始謂然亦有今猶謂未盡然而終不謂大不然者胭脂井闌賞心亭下木蘇庵空擊老奴曲江池難呼先鬼統稍前後局略如櫛傾楫折而猶錮長年伏枕慷慨而尚揮扁鵲向夕陽疏雨窗陰蓬底閱之正恐河山易毀此情遺割不去耳乙未六月下旬年家衲米識

書甲子會推

天啟甲子冬十月貞慧侍先子於燕中時葉文忠已去國趙忠毅為太宰高忠憲為總憲先子語及時事每有憂色歎曰瑞勢愈煽去漢燕平間不遠矣未幾忠毅忠憲同日解職先子時以少宰攝部事推部院大臣輔臣顧秉謙而語瑞所屬意某某以利害相恐嚇先子正色拒之曰某知有宗社而已遑恤其他疏列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瑞怒以所推為高邑私人坐大不敬首削先子籍及佐憲楊公漣左公光斗時漏下一鼓先子曰吾固知有今日矣無何御史李公仲達來握手太息曰師行得矣秋葉幾何疾風愈甚奈何擬疏爭先子曰無庸也務勉之獨我乎而其疑子也又甚於我侍御瀝淚別去明日繆西溪太史一蹇乘鸞楚來曰此行蝶玉加榮矣攜壺檢送之郊外浮白酣噉語無所避或謂公得無有耳而目之者公曰丈夫即死死分耳吾腹有丹者在且吾髮種種生詎幾而愛之耶嗟乎繆公之談笑仲達之黯然友誼千載可見若夫諸君子被瑞禍本末次第國史書之天下知之矣

先是甲子春予有家難高忠憲素重先君力掖之羣孝廉請生目子父子為東林餘孽願猶未敢頌言攻東林也入夏赴試金陵時則傅鄒互訐之禍移而入閣部天子之威斷不伸於一瑞甚而小瑞敢於圍葉文忠私宅敢於擊斃萬工即秦淮水榭恩息草草無復生氣是冬在東林鄰園中見邸報一日而盡逐銓憲大堂吏垣河南道七八人皆正人也登小艇失足墮水中幾死歸與先刑部歛歔相對嗟乎今日述此何異迦文氏自敘往劫種種魔障乎

書江陵武陵先後奪情事

神祖丁丑張江陵相奪情時抗疏者趙公用賢鄒公元標沈公懋學崇禎戊寅楊武陵相奪情宣城沈壽民徵君首攻之繼者劉同升修撰趙士春編修壽民君典從孫趙則定字孫而劉又南阜同邑也後先數十年間奪情同爭奪情者邑里同而張與楊又楚人同亦奇矣江陵天資慘礪其氣力足以挾持天下實為我朝才相

非武陵者比今人見天下法紀陵夷多稱江陵夫自古未有不孝而忠者嗚呼弑父之子弑君之臣孰為無才乎

先後巧合大是異事江陵在當日不可謂之無功然其馭敵制寇稍稍就緒者前有華亭新鄭築其基後有蒲州吳門濬其局耳江陵有一長處寧廢其人多用其策所以成功然其媚馮保壞科場令甲百口莫辯况後日人品更污於江陵者乎武陵不能容盧九台而江陵能用戚南塘此亦執政升降之大局也

書甲申南中事

崇禎甲申之三月變甚於唐之廣明元年以事起非常道路之口驚傳不一其時村墟積雨人跡罕至而吾宜又當僻壤北來實耗無從得之然心曰怛怛終不敢以草莽賤士置君國不問也隨於四月初八日從淫潦中策蹇至南京越一日盧進士象觀至各各問訊而道路所傳猶之村墟僻壤云大司馬史公可法正前一日

督師渡江益怦怦不釋時大宗伯為姜公曰廣姜公為先世門下士余往叩之所聞猶之道路也蓋怦怦是日蕪湖沈文學士柱至相與流涕久之既又聞南中諸大老每集議事堂惟相向攢眉竟日無一語或仰視屋之梁思咄嗟而已聞曰事如不可知將奈何競以靴尖蹴地作歎息聲各各散去以為常余益怦怦再日余又往見姜公姜公見余握手喜曰有一佳訊昨史公書來云上已航海而南東宮亦間道出矣出司馬札示余余時喜不勝告之沈子盧子不一日而北中逃亡者踴躍至云上於三月十九日自經煤山繼至者亦云田夫野老無不巷哭罷市者至十七日傳北中大老止一僕羸賸徒步進通濟門來問之則舊輔臣魏照乘也魏亦先世門下士余即往訊之曰信言死事者歷歷可數再欲詳其顛末曰余亦倉皇出都門外多得之道路云時南中諸大老畢來問訊始得其實而上之自經已幾一月矣盧子沈子與余大慟失聲約曰世事至此吾輩即死死無益仁人志士海內自不乏吾輩

不死當圖其所以不死者言已盧子沈子與余各散去當其時司馬宗伯方謀迎立實遲疑未決也而鳳泗巡撫馬士英以得北中消息最近阮大鍼又先期窺身福邸中蚤夜密籌計挾劉澤清高傑黃德功劉良佐為援約從既定方以書來餽司馬司馬答書有福邸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議士英大鍼得書執以為司馬後日罪案五月朔日以四鎮兵擁福王南下改元為洪光矣嗚呼夫以金陵重地不異僻壤司馬宗伯重任所傳不異道路以潢池菑蒲之竊發致君國大變而當事泄泄間絕不聞而姜史二公又入望也語云不有老成其何能國乃決大計定大策事權宜無他屬者始失之游偵不以時繼失之需遲不能豫奸人抵巇蹈隙外挾強鎮內圖冊立而司馬宗伯竟同贅疣無能出聲息其間溫嶠祖述無一人出為江左中興計者嗚呼天為之哉抑人為之耶若論民間昭穆立福王亦未為謬況先福王有殉國忠烈乎獨其立後無一人佐之行正事者初猶焯存門面至劉孔昭內訌

阮大鍼外煽以弘光主之荒淫即使世局不敗劉山陰總憲史姜數公尚留三鎮不協一黃靖南與之分過宮闈醜穢亦使宇內解體況事顛倒哉其中機設不特正人閹邪人尤蠢不特邪人自就死地正人亦全無成局馬貴陽一朱昇耳高傑為妄動之李全黃得功為無援之韓岳左良玉為無門第之王敦而臨春結綺中擁一不識字之叔寶桃葉山前韓擒虎青驄馬又誰沮之阮大鍼入浙盼盼為樊若水而竟為宰詬嗟嗟乙酉春南都是何局勢而諸生問擬題廢紳營薦本何烏衣諸郎之多也附錄

防亂公揭本末

崇禎戊寅吳次尾有留都防亂一揭公討阮大鍼大鍼以黨崔魏論城旦罪暴於天下其時氣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當事多與游寶上下其手陰持其柄喝馬次尾憤其附逆也而鳴騶坐輿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綣爭寄腹以為良心道喪一日言於顧子方臬

子方曰臬也不惜斧鑕為南都除此大憨兩人先後過余言所以余曰鍼罪無籍揭士大夫與交通者未盡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點破如贅癭糞濁爭思決之為快未必於人心無補次尾燈下隨削一葉子方毅然首唱飛馳數函毘陵為張二無金沙為周仲馭雲間為陳卧子吳門為楊維斗浙則二馮司馬魏子一上江左氏兄弟方密之爾止仲馭卧子極歎此舉為仁者之勇獨維斗報書以鍼不然而灰無俟眾溺如吾鄉逐願秉謙呂純如故事在鄉攻一鄉此輩窘無所託足矣子方因與反覆辨論有書書不載時上江有以此舉達之御史成公勇成公曰吾職掌事也將據揭上聞會揚與顧之辨未已同室之內起而相牙揭遲爾不發事稍稍露矣阮心此事仲馭主之然始謀者絕不有仲馭也而鍼以書來書且哀仲馭不敢視就使者焚之鍼銜之刻骨揭發而南中始知有逆案二字爭囁嚅出悲語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鮮廉者亦裹足與絕鍼氣愈沮心愈恨未幾成御史以論楊武陵

嗣昌逮遂不果上鉞遂有酬誣瑣言一揭語雖鶴起中實狼驚至已卯竄跡荆溪相君幕中酒闌歌遏襟解纒絕輒絮語貞慧何人何狀必欲殺某何怨語絮且泣向相君泣大鉞身雖在陽羨山中乎而所以窺伺吾輩者益急無有問青溪道上察子往來如織時子寓宋憲副園中同人枉顧鉞多為相圖也且悻且恚鉞歸潛跡南門之牛首不敢入城向之裘馬馳突廬兒息子焜耀通衢至此奄奄氣盡矣然鉞腐心咋齒日夜思所以螫吾輩謀翻局特未有路耳居無何荆溪再召竊心喜鉞得聞矣幸天子明聖堅持其局不變議隨起隨滅無何甲申弘光事起鉞曰此奇貨可居也賁緣官兵部尚書以迎立首謀福邸舊案將盡殺天下酬所不快下周公鑑雷公演祚於獄發其端時語所親曰吾五六年來三尺童子見阮大鉞名姓輒置而唾者非若若耶若知有今日以揭中最後切齒者十人列之上曰此擁戴潞藩以圖不逞者又造為十八羅漢七十二金剛之目曰此其羽翼者如王紹徽點將錄故事一網殺

書事

五

之貴陽馬相曰大事方定如此人心不安姑緩之是時也子適以先人卹典留南中且逆知鉞之眈眈余也以周雷在繫旦夕勞問或謂余且遜謝亡去子歎曰禍已成無益况友在難何忍去益旦夕二公自若鉞日夜中之莫可解矣一日持余僕至鎮撫誣子為仲馭打點且云仲馭以五百金賄都御史郭公維經將并中郭甲申九月十四日兩旂尉至余寓蹤跡余所與仲馭往來書札無所得因出一票但問曰駕上來駕上來數十人蜂擁子去時河南侯子適至為子倉皇出兼金付錢君禧代請問而為求援於練少司馬時漏已下司馬馳詣貴陽曰書生何罪必欲死之耶貴陽曰非我意出圓老練曰其先人清德重望至今思之未忘當十世宥者奈何即殺其後人馬相默然顧視燭影移時曰拘之司取何如練不答既曰遣之出境去何如練謝而退時舊錦衣劉僑者亦在南中致書鎮撫馮大意謂東林後人無故殺之以起大獄後來必有公論吾衙門久且年老閱歷多紀綱門達可鑒也馮亦遲迴者久

之而王相國鐸亦有書至鎮撫遂不得周內乃於十五晚拘予私衙具五毒卑衣團牌縱橫勢張甚馮作色曰汝何故在京為周鏞打點子不為動徐曰某書生也不任打點於周某實為兒女親患難中忍不一顧馮曰汝有家人口供以一單示有送銀郭都御史一款子曰無論周某素以名節自愛非行賄者郭老先生清廉矯矯居官正直南中無不聞豈受賄者馮曰汝何得交郭公子曰某之得交郭公以先世有舊耳非因周也馮又佯作色曰此事不不然終無所鍛鍊云初見其拘票首予次吳應箕次仲馭弟周鏞吳與馮有舊先密以意示梅錦衣惠連得免其傅履有云此輩夜聚曉散蹤跡詭秘以無實跡姑發回原籍嗚呼甚哉阮以快快不快所願曰俟我巡視地方未晚其時逮御史黃樹明年乙酉逮督撫袁繼成輔臣吳姓逮宗室朱容藩又逮御史左光先逮翰林陳名夏逮諸生沈壽民張自烈沈士柱逮大司農侯恂洎其子方域方夏逮副都御史金光辰諸君子凡號為清流者惴惴懼重足立矣

書事

六

四月左帥良玉衷甲東下意靖君側至九江南都震恐鉞以為雷周所構不除之為內應不已詣貴陽甚指薄暮往語至達旦飛片紙賜死矣屬有飛霜之異諸不靖者尚借為風雨尋有五月初八日之事清流之禍遂獨中於雷周二公而國事不忍言矣嗚呼丙戌八月阮大鉞渡仙霞嶺白日忽紫漆燈欲逼歸衛不能前空中聞有兵戈劍戟聲鏗鉤浴鐵如百萬怒雷大鉞馬上雙喙連呼饒我饒我不逾時馬驚墜深谷中肢體糜潰以死僕從隱隱見穿紅袍者一人綠袍者一人綠袍為介公紅為仲馭李侯云附記

阮司馬大鉞之先世督部公諱鸞者于高祖方山公嘉靖甲午同年也其家故多博雅士如大鉞之叔自華尤異然予初不識之崇禎癸酉冬姚孟長先生赴南掌院任晤間談及大鉞所填詞曲十錯認春燈謎子因從錢兵部其若索觀之曰事固有敗於激者若大鉞此曲乃思自漸非思翻局萬一挺而走險退

其攀附正人之一綫而明為仇敵號召黨羽濟以誦險天下事去矣其若與張二無諸公皆以予言為平甲戌春大鉞忽持年家弟刺過予一見傾倒欬歎手抱子兒繼貞稱六世兄弟予雖訝之而心憐其夙游趙忠毅廡下抑丁艱在魏閣未橫前或非渠首何必峻拒反深其毒往答拜之即牽雷張筵出童子演春燈謎酒間妮妮自訴吾與孔時仲達厚他人交構致罹黑冤十錯認所以自雪本情冀公等照覆盆耳子乘醉應曰世間錯固不止十但保公自家不錯何患人錯昔人誤答一轉語墮野狐身而後賢解之曰輾轉不錯復是何物願公從此實之為國家起見勿生仇恨也自是又十餘年而兩都大變大鉞託彭天錫相謝因相招阮鬚已蟬玉執權薛子來大者侍從小者編摩京堂太史惟所命之以報人棄我取之德不亦快乎予答天錫吾不復以一字復阮鬚但為語鬚前此猶是從井救人今日乃是李代桃僵此時何時而猶以腐鼠相嚇哉今日見定生所敘述

書

七

益服數君先見而余與維斗終是寬一著然據予無著本懷覺一切原無定相若使駕馭得宜安知鄭貴妃不能脫簪魏奄不能帖息掃除役一扶之一挫之遂至於此天下事豈獨中原宮府不宜異同也附錄

書癸巳昆陵事

余自甲申乙酉屏處荒村荆棘之息延及五載自戊子四月始入城又四載為癸巳春一至昆陵俱以難故時居昆陵久昆陵故孔道其邑之士大夫頗幾與賢士大夫交非若吾邑士大夫借地僻得文其固陋者其時有澹上人從匡廬來肩瓢笠曰記鉢於市余同楊逢玉訪於太初庵清苦倍於他僧甚學道而有得者私心慕好之既遇楚黃萬子既又遇東魯耿子二子於澹上人有夙昔歡一為同年生數人相見欬歎以為隔世先時黃六湛館於楊靜山與余間日一杯酒於逢玉家中時言數君子之為人數君子雅相善也又善予子亦雅善數君子也遂與數君子晨夕無間云一日

莊子爾定泊齋於楊組玉園飯數君子數君子咸集數君子外又為介子兄欲伯許中翰弟鍾若一為園主人一為余余時方幸得數君子游忘其身之為憂患也其後萬子別去云將返楚為尊人具七十觴余亦還里惟耿子澹上人留郡余歸不一月時時心動語諸子曰不知何祥也既開萬子耿子莊子同被繫未幾余亦以周季子事并余子囑被繫至潤城為七月初九日子從容不屈得解歸過昆陵與澹上人黃六湛楊靜山楊逢玉相見蓋方幸余之再生而又惜數君子之不得其音耗也臘月二日客言諸君子捐軀絕脛者已半月因歎向日組玉園中一聚雨雪黯然遂成千載嗟乎諸君子之死果死耶而余之不死其果不死也耶他日不能無死死何以見諸君子地下因書其事以語澹師六湛逢玉欲伯頗憶組玉園中一飯否

回首茲事黯然銷魂淡歸元度倦游久矣乃無端而聚頭磕膝致貽斯禍若論世事自貽伊感若論法事沮人道心乃未幾而

書

八

又有秦吳等禍所謂騙事未盡馬事又來可歎也附錄

書華吏部事

華吏部允誠以不雜髮戊子四月十二日被繫南京十四日不屈死姪孫尚濂年十八易姓名從行死之是日僕薛成亦死之十八日吏部檄遣僕朱孝痛主不屈又死之嗟夫二僕者非有誦說詩書之素倉卒顛沛之際甘死如飴亦達其一念所不容己者而已今世風日下求所以勸忠於士大夫之流亦不可得然如二僕者又何以稱馬噫此豈人奴也哉抑吏部實有以風之也夫後六年癸巳而有耿戶部僕死事更烈詳見方太史錄中

嗟乎鳳起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所謂藐姑射之神人也其姪孫二僕當亦不食煙火與公偕來偕往者矣嗟乎二十餘年通籍十年吏部而其家無曳紈綺豪僕此余所熟識者毋論其餘附錄

書周季子死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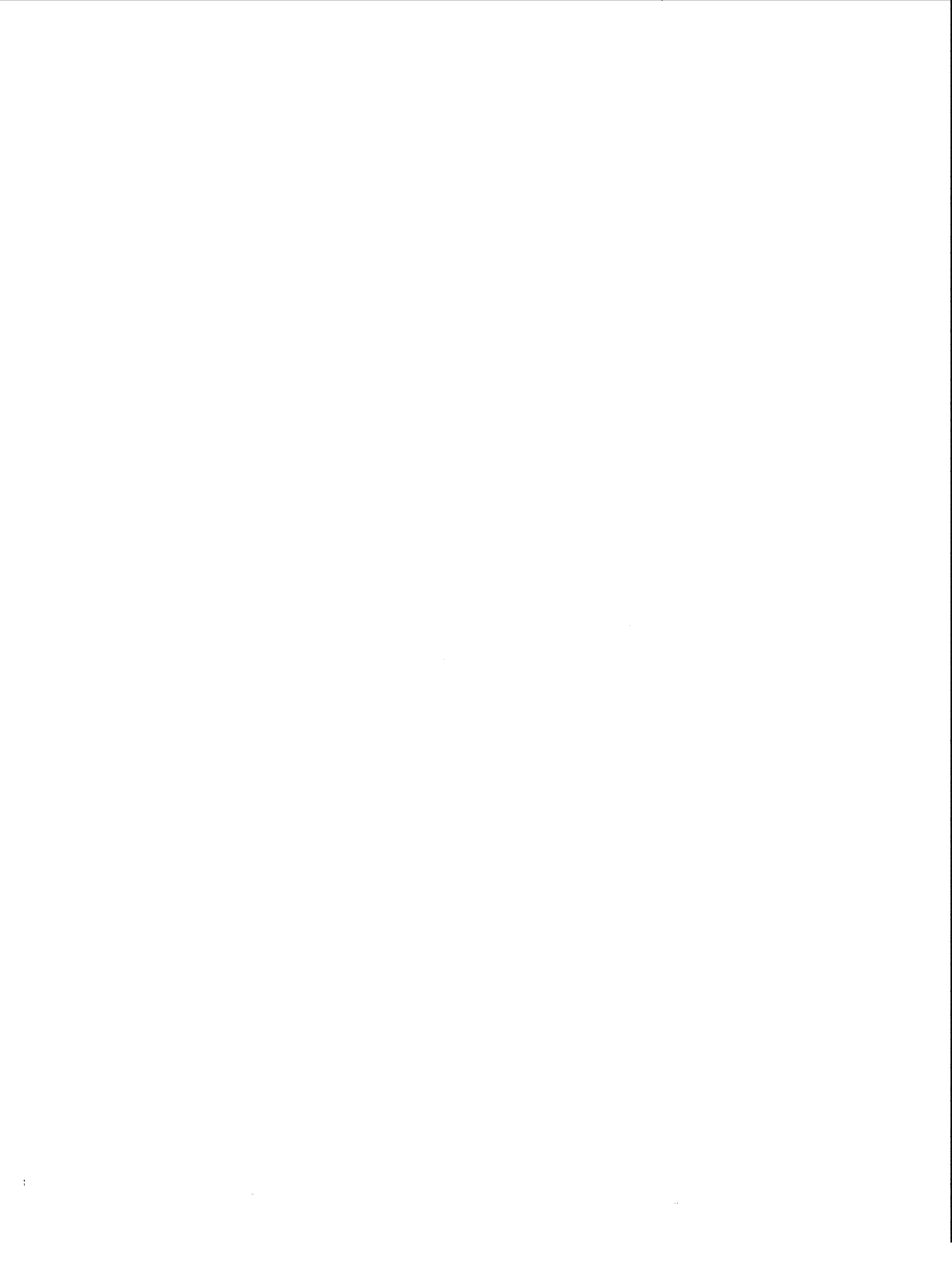
余與仲馭交最久酒間時一見其弟季終坐無一言幾疑為張留
侯如婦人女子既遇於白門嗜酒色任俠自喜異之既遇於里中
慷慨大言言天下事數娓娓至今成敗奮袂起益異之蓋人之
不可測如此今獲見其死事本末斧鑕鼎鑊一以談笑處之將古
所謂從容就義者非與余直不敢謂季今人也己人固不可測如
此乎初季無知者以仲故既而倜儻使氣人爭疾之謂季妄人妄
人甚者如仇今無論賢否疏戚稱道之如一因歎世人率無志使
有志而獲遂盡如季余又安得盡測之又安計流俗之為譽為毀
耶

予不識周季子而識仲馭仲馭之死固別有機弁即使果不肯
立弘光亦可謂負卓識者矣仲馭若彼季子可知抑出自定生
紀述使酒罵坐談笑就刑中季子在焉呼之或出附識

右秋園雜佩山陽錄書事七則三種明陳貞慧撰按貞慧字定生
宜興人少保陳于廷弟六子副榜貢生改官生贈檢討是書為其
子宗石所刊缺杜鵑永定海棠二則則其子維岳宗石所補也定
生身居望族名重黨魁念故國而傷心走空山而雪涕其秋園雜
佩侯君朝宗所謂其詞微其旨遠其取類也約其稱名也博當天
地閉塞之時灌園有不能盡忘者至於絕脰荒江麋驅原野魯陽
未能揮日精衛空思填海類多車笠之同盟縞紵之舊雨山陽一
錄嗚殺志哀至於推原禍始維持國本書事七則尤可考焉是書
流傳頗罕粵雅叢書止刻秋園雜佩一種跋云未見山陽錄七則
并脫書事二字亦可見此書之足貴矣今得宗石原刻付梓定生
所著尚有皇明語林雪岑集如有以稿本見眎者當并付劄馬
書事有衲米附識攷衲米為武進薛采入國朝為僧亦前明遺
老也光緒丙申正月穀日武進盛宣懷跋



七夕夜遊記



七夕夜遊記

沈逢吉

辛丑歲。家居落落。舊篋胥空。駒隙流光。屈指又過半年矣。時當巧日。薄暮出鏡塘門外。柳梢微月。星色爛然。虫醒鳥眠。深入秋思。不覺酒興如湧。遙望橋頭。俯影飄揚。遂登小樓。臨湖獨酌。樂幾忘歸。而市酒者。因識余為城中人也。促余起。予步出店中。但見耿耿銀河。飛橫天際。而予已頹然醉矣。復遠望湖。臨風長嘯。踞湖堤石而坐焉。四顧寂寥。荷香風送。迴思城市。應營營未息也。此情此景。同志維何。天上鵲橋。今其度哉。兀坐凝思。移時渴甚。忽見數武外。隱隱有樓閣數間。趨近之。朱扉半扇。望見小院。雙燭凝然。意為寺院。乘醉徑行。至則四壁無塵。清雅可愛。香燭供者。小幡李謫仙象也。轉視小案上。視池筆墨。設色俱極精工。半杯苦茗。猶溫。聊以止渴。而傾聽人聲寂然。忽見筆筒內有箋箋一幅。展視。乃七夕詞。調寄憶江南二首。詞曰。七月七。瓜果設庭中。乞巧穿針兒女。技在天在地。誓深宮。銀漢自空空。二云。七月七日。鵲訴離衷。儘夜綢繆。今夜真情。覽難障。太陽紅。分手各西東。字句清新。神情綿邈。視視間。墨迹未乾。不覺余

卷一 七夕夜遊記

三十一

香鮑叢書

之技接矣。遂亦以七夕為題。作多麗詞一首。詞曰。自古來。歡娛磨折。相纏。嘆雙星。恩情過篤。謫居兩地。情牽對。朱顏暗驚。月冷分。素手頓失。珠圓錦帳長空。鴛鴦。韓慣冷。世人還說巧姻緣。花開謝尚多。時刻羞見。並頭蓮。願義仲賓。寶挽日。寬我流連。恨當前。鵲兒候報。銀河隔斷。堪憐。喜相逢。前程似後。悲離別。後會如前。鐵未蹄耕。金梭續織。耐心再到。早秋天。一年。良宵一度。歷億萬千年。轉勝過紅塵。夫婦數十年。因另取一紙書之。後戲注云。秋河作此。準算茶金。書畢。微聞內有女子笑語聲。一云。華姐。此時牛女離愁。未知從何訴起也。一云。小婢子。癡耶。我固謂汝如木偶。半响何為者。乃想到天上去矣。驚聲細軟。嬌態可思。余知為主婢二人。疑是巨家庄上也。遂巡欲出。又聞語云。適自外來。閉門未婢。不答。竟出。予欲行。已被婢子攔住。亟呼華姐。快來。恐失物矣。余曰。日暮途迷。悞造貴庄。知非為竊盜來者。而主人已從屏後出。予視之。二十許麗人也。丰姿綽約。衣裳素雅。見余亦不致詰。取案上箋視之。笑問曰。君得非沈姓乎。予驚曰。是也。何以相識。女笑曰。相逢何必曾相識也。遂謂婢子去。將茶來。婢含笑而入。予轉不

自安。再三研詰。女曰。曾於孤山放鶴亭壁。見有詩句。讀之泣下。誌其款。為秋河

沈某。今見箋上字樣相同。故相問耳。予沈思良久。曰。余去年在孤山。醉後有感。懷詩。末有贏得青山句。得母是乎。女曰。是矣。我歸而錄之。其稿猶在也。因於護書中檢得之。予孤山詩云。虛度韶華二十春。昂然七尺風塵。不如死在西湖裡。贏得青山葬我身。又自解云。桃李饒他先遇春。歲寒松柏出風塵。忍將一掬西湖水。斷送經天緯地身。余看畢。曰。醉後塗鴉。蒙卿采非。曷勝汗顏。女曰。予固知為才人筆也。今見多麗詞。果然矣。余笑曰。休矣。勿令人無地也。頃視憶江南詞。殊有珠玉在前之媿。言頃。婢已奉兩盞茶。至。女呼治酒。予辭曰。宿酒未醒。且未識君之姓氏。何敢造次。女嘆曰。我欲弗言。未免君疑。然言之。君弗鄙我。揚州籍。烟柳中人也。柳氏。字自華。性頗落寞。故不得當路。流寓在此。予曰。我久謂此中無人。今得之於卿。乃慚平日見聞之陋。然余也。敢謂有才無命。卿誠有色無緣矣。因相與飲。飲泣下。少頃。婢陳酒饌。予固辭。出。女言夜色蒼涼。將安往。平曷不為長夜飲也。余欣然從之。女固善飲。有自製酒數種。奇名異色。芳美非常。

卷一 七夕夜遊記

三十一

香鮑叢書

予素不勝酒力。每柳一而予常半之。射覆猜枚。巧思百出。筆楮所不能殫述也。余席間以其名戲之。曰。腹有詩書氣自華。為儂渴想到卿家。問卿姓甚。卿言柳。儂笑。卿身是柳花。柳即依韻應云。薄命誰憐。柳自華。秋河今夕照奴家。勸君莫作楊花看。奴笑。君身是菊花。秋河予號。用在七夕。頗不牽強。菊花蓋笑予瘦也。終夜談諧。開人慧想。天明分袂。不盡丁寧。越日過之。則庭戶依然。紅枕香香。沿村訪問。絕少人知。噫。嘻。昔之遇幻耶。真耶。抑浮生之事。大都如此耶。



恨

塚

銘



文冲舊侶陸伯周撰

過奢者必折福。况是婦人。好淫者無真情。違言妓女。因此兩宗的義。成茲一段新聞。文異莊諧。事非杜撰。有如孔墓。探來五父之衢。可補塗碑。莫認三人之市。當此榴紅似錦。蕉綠如油。有筆墨之餘閒。喜臆懼之俱靜。憶天寶風流之舊事。叙巴山夜雨之餘哀。名曰恨塚銘。藉完每日課。錄有朱門貴女。金屋嬌娃。系出鳳城。僑居羊石。溯唐朝之富貴。龍賜溫泉。冠隋室之勳名。封為柱國。傳來奕葉。不墜宗枝。家有簪纓。門成冠蓋。賈后以投懷而見寵。謝公因最少而生憐。蔗是傍生。棠從嬌長。女之諸兄。有肆文業者。女亦從之。謝道蘊之詠絮才。因心作則。衛夫人之簪花格。信手拈來。原是油頭。竟成綉口。良以蠶犀竅活。故能雌鳳聲諧。尙書未及賜衣。進士但嫌不櫛。試較伏生孫女。淹博何如。不圖蔡琰姑娘。聰明乃爾。由是四聲諧韻。巧更溢于迴文。七步成詩。快倍逾于擊鉢。愧殺中郎阿大。甘爲劓表之隊。定知學士文人。讓出何充之勇。諸兄中有習武藝者。女又從

卷一 恨塚銘

十八

香 魁 畫 冊

之以臆骨之嬌姿。授易筋之內力。鐵胎槍好。能舞梨花。玉臂弓柔。慣穿柳葉。素真玉非壯夫可敵。寶線娘得保姆真傳。悟劍器于公孫大娘。得衣鉢于長安女子。擅袖現雪花之臂。時人任看。企檔舒楊柳之腰。天生神力。是故弓鞋兩三寸的的移來。能將銅鋼十七斤。呼呼亂舞。彼所用之銅網右手重九斤。左手重八斤。每對客起舞。貯以錦匣。約值銀三十元。誠璇閣之雌虎。爲巾幗之英雄。文武能兼。見聞亦罕。加以精通樂府。善譜涼州。玉管銀箏。固屬可空冀北。銅琵琶。鐵撥。又能高唱江東。舉凡文君之琴。湘妃之瑟。江采蘋之笛。秦弄玉之簫。無不妙到十分。的是奧探三昧。既喜心靈手敏。又欣喉潤吭清。每爲樊素之歌。試學小紅之唱。慣將文藝。譜入琴絃。彼能手打洋琴。口誦曹一士仁親以爲賢文。按腔合拍。聞所未聞。洵絕技也。有纏綿悱惻之哀。淚傾司馬。盡揮灑縱橫之致。目送飛鴻。此又非子夜所能。而定知周郎所樂願者也。恨塚銘借鍾川岳之靈。爲嫌不櫛。尤號閨門之秀。寤祇知書。加以落落大方。非小家之碧玉。又是享享脫俗。似出水之紅蓮。問年恰在瓜初。倚日倍形杏貴。善修眉史。文君之十幅

何奇。則有心旌。稍后之千金轉。宜其畫屏未列。爭來射雀之人。不煩彩練。遙牽。始得乘龍之客矣。而乃禮己及笄。易占不字。願守荆山之璞。羞聞金谷之珠。牡丹留無子之香。海棠漏有宗之籍。怕犯尅夫劫數。謝絕紅鸞。特安處女清操。免歌黃鸝。綠尊亦嘉其志。椿萱乃遂其求。于是分以家資。別開門戶。特挑四婢。撥事八姑。如許紅顏。偏教獨處。得母翠羽。仍異長埋。此固氤氳使者所未安。亦有瞋睡先生之有不信者矣。夫靜極則思動。寂處則寒歎。未必日玩琴書。即可夜安衾枕。用是廣羅閨友。以破寂寥。頻帶家人。駕言遊玩。則有某氏女者。富饒父業。好扮男妝。雖是巾幗之內容。竟襲冠裳之外貌。自謂蓮花不染。詎知荳蔻先開。與女萍水相逢。遂爾苔岑同契。如磁之引鉄。似漆之投膠。乃泛棹于珠江。復開筵于畫舫。招有名之花旦。耳鬢相磨。豈已過之瓜期。心腸真硬。體面之不拘若此。形骸之放浪云何。不待劉楨平視。無避嫌之禮。竟同章后。隨緣操自擇之權。有鄭衛之遺風。採蘭以贈。得梁陳之習俗。擲果何嫌。居然大會無遮。既甚外言不入。是誠怪事。翻作美談。父母置若罔聞。昆弟弗知禁戒。馬無韁轡。越道

卷一 恨塚銘

十九

香 魁 畫 冊

而。馳蜂逐香。車撲障不去。是故牆茨之掃。每生于詩禮之家。野草之歌。易啓于綺羅之地也。日沈浦而不回。水趨流而愈下。不分晝夜。招集綏狐。繚起秋風。又思門蟀。聳來錦幟。喜少女亦爭雄。籠却金絲。集壯夫而會獵。以溫文之女史。竟蹂躪乎人競。過口煙則評足品頭。近身傍則挨肩擦腕。縱乏薔薇之刺。應知瓜李之嫌。而乃絕不識羞。反行鬥力。未舉孟光之曰。先懷徵武之刀。曾有瞎眼狂。日潑皮無賴。橫加輕薄。欲討便宜。女乃倒豎柳眉。略伸藕臂。遂使之五體投地。雙手爬沙。陳貞麗打翻阮大鍼。扈三娘活擒王矮虎。喝箇當場大采。竟然輓倒冬瓜。且看貼地纖痕。仍是小如春筍。顧婆娘雖勇而師氏何存。按諸斷臂之鳴。貞龍律已。復認母大蟲爲師。縱然則無限心猿。傾偈則自誇腰馬。食過當年之夜粥。遂成此日之沙塵。至于筆墨之能工。管絃之精妙。絕無自負。視作等閒。是蓋另有勝筋。不同肺腑者歟。夫水不添流。則易涸。山多缺陷。則漸崩。女既不事營謀。第知揮霍。莫點呂巖之石。終成趙望之羹。試觀富貴王孫。尙有錐地俱無

之日。况是驕淫女子。窮兇銅山。遽倒之時。故始則肆應到十分。而繼則七穿又八裂。認識長生之庫。作外府之收。憤登避債之台。向誰家而除借。從前首飾金變為銅。以後腰纏。棄垂空袋。恰似豐年驟歉。境况難堪。本然維日無多。家財竟盡。早識赤貧之易。應嗟白攫之非。時也。怙恃俱無。伶仃倍苦。豈乏金蘭密友。而臨存遺門外之羹。欲求玉樹諸兄。而薄想詠泥中之句。未歸司馬。何以富埒。迫作流鶯。藉圖錦繡。朱淑真出于無奈。魚元機殆有前因。恨煞天鵝。竟成野雉。為填花債。又啓瓊談。因彼美之多謀。作貪夫之警戒。緣有某甲。專好捉丁。本屬富豪。非常鄙吝。諸多機械。四面能通。脫到銀錢。一毛不拔。能騙申公之犬。咄咄稱奇。每聞盜跖之雞。孳孳為利。顧眼雖藍。而心射紅顏。每圖路柳之歡。應承白水。不料沙梨之質。成自青磚。奈居閻老之名。屢撻羣娼之債。見孔方兄。則棒足。四圍揮滿。倒鈎。鬚。遇藍襖。漢則裝腔。一副磨光冷鉄面。是真盜跖。富乃不仁。甚于王戎。貪而成劣。鑿鄭相難盈之谷。心忘象齒。終焚。築周王避債之台。面與牛皮同厚。天生使獨之子。不倫山尚能移。此人難改。無情變成薄倖。舉家難與。

卷一 恨家銘 二十一 香飽 七

周旋。獨其兄念係同胞。故與彼勢難隔膜。憤將苦口。藉化頑心。每訓以多藏則厚亡。放利則招怨。秤薪而炊者。非家庭之福。鑽核乃寶者。傷天地之和。子常以貳貨而貽危。倚賴以散財而愈富。消長盈虛之理。數確有循環。貪婪刻薄之行。為殊非大器。縱為兒孫惜福。惟慳儉乃能長。亦須朋友通情。勿便宜之必佔。諄諄告誡。切切規箴。詎頑石尚解點頭。而仲篋轉嫌多口。不獨風吹馬耳。顧左右而言他。竟如沙逆蛇鱗。致縱橫之不弟。其兄乃喟然嘆曰。莊公以害段而養奸。荀伯以惡傷而坐視。人之所忍。我則不安。盡從問道。以耗其財。庶使貪泉不滿。其禍歟。因思彼眼雖藍。其鼻則白。前此之纏頭香。許口輒忘者。以遇非其人。故權操諸己耳。倘得裂粉之褒。似特美而奢。自將鑿壁之虞。公因貪成敗。話之以古井。困之以香城。十二迷樓。層層設伏。三千色界。處處需財。既為含餌之魚。定作入籠之鳥。綠珠既到。金谷旋衰。此為倚翠之恆規。亦洩彼蒼之積憤。三思既定。一意孤行。不為司馬牛。而作申公豹。每逢暇日。代覓李星。恨無金屋之阿嬌。難倒銅山於鄧尉。而果也草灰蛇引。柯斧犀通。羌得我心。恰逢女面。見其身。

經似燕。喉嚨如鶯。眼有怒睛。口饒長舌。輕丟羊養。居然自豪。有甚龍。錢之必。做蓋女善描心字。錯讀毛詩。憶怪事于空桑。及身欲試。動問情于香草。錯脚難翻翠袖。輕籠果擲潘安之袂。碧油斜。杏親宋玉之牆。不堪月照羅幃。遂致風吹裙帶。擇來面首。還才于獵。之場。誠何心肝。寄跡于平康之巷。船灣廣惠。廣惠乃客棧名。在羊城南關增沙。不圖再見。獺羊。鄉號溫柔。引得幾多。妖蝶。汚泥既染。頓忘身自何來。幾職既張。真覺命都擢去。若問舊時甲第。感桑田于樂却。胥原。竟開此日。丁。簾。花籍于溫。邱。薛。鄧。縱異被籠于廟。已同侑酒之流鶯。怪煞諸兄。家無夏楚。致將彼美。袖領春風。玉自添瑕。鉄誰鑄。此甲兄所以畫圖省識。環珮斯磨也。喜小姑之無耶。青樓待聘。念寡人之有弟。金文宜。得彼的盧。為渠耗。雖傾國則派籌未及。而破家則游刃有餘。苟能姐已入宮。自有焚台之手段。惟引漁郎問渡。尚須帶路之皮條。由是開筵坐花。送爐煮豆。唐太宗命。王。擲。笛。玩。大。銅。為。李。氏。梳。櫛。兄。既。引。水。入。船。女。遂。因。風。駛。射。穿。楊。之。目。箭。數。點。秋。波。畫。異。樣。之。眉。圖。兩。彎。月。最。指。欺。玉。箭。擊。杯。而。低。約。雙。乾。脚。

卷一 恨家銘 二十一 香飽 七

印金蓮。貼。毯。而。故。教。半。現。最。難。想。置。是。瞞。人。私。語。之。時。那。肯。放。鬆。正。與。子。借。威。之日。甲已心苗火熱。骨節酥完。口展如瓢。涎流似酒。加以另開眼界。復街身家。豈綴明珠。指嵌硝石。尊綠華之金條。腕力難勝。楊太真之玉搔頭。髮光彌媚。執蘇小題詩之扇。穿麗娟藏扇之衣。絕無勾院之派頭。愈表大家之色相。既貪日暮。似醉如癡。擬伴醉而自留。恐醜色渴。欲乍颺而遠舉。又被情牽。搖曳心旌。頻搔腦袋。祇作鶯鶯笑。樣樣逢迎。愛聽鷓鴣啼。聲聲喚住。女知其情。竟已急搗鬼堪憐。乃滅燭以留髮。至牽衣而攬臂。點洛陽之花譜。尤矚高駢。細灑上之柳絲。縛韋固。甲遂迷魂入陣。戀愛忘家。撕扇求歡。揮金不惜。買來渠屋。極衣裳鐘鼓之窮奢。占得巫山。覺脂粉芳香之俱賤。十六甫綠楊濃葉。蔭此小屋。一甲購屋于十六甫。費銀六千餘元。以為小住。卷一。五百年紅豆。情根。價于今日。得偷父推誠之愛。歲已一週。而本人吝惜之私。時常半現。女知其猪肝食罷。燕羽終差。初則花粉。馳情。久則豆羹。失色。既有貨粟。誤周之感。宜善因糧。於楚之謀。欲求異日之賄。還當趁斯時而策定。可知虎邱無兩。斷難久駐。春光。須知鬼窟。

營三。庶寡預留地步。顧項王可以破印。則趙姬難望偷裘。苟欲奮有。朕儲恐是。餅從指。試觀開棺。座惜到檢。澆火布。誤作衣穿。遽擲愛姬而去。辟塵珠。或為油漬。結成內子之冤。每有遇外。寵則錢。寶千緡。處住。卷則鈔。惶一帖。者况。其掌紋。疊絡。眼孔如錐。密底算盤。押針不入。磨圓滑石。飲墨偏多。察及淵魚。專。貪水蟹。望其備六宮之粉。一任花銷。空五庫之錢。萬無芥及。則登天。猶易。買日。難長矣。欲遂私圖。當從智取。劍由腹發。縝密難窺。火把膏煎。銷鎔使化。乃能破。淮南之吝。而徐遷。鄴下之資。是以預用情絲。打成軟索。每當甲至。偽作寅恭。消。夜則淺碧同酣。玩月則小紅低唱。薛治兒之舞劍。煬帝稱奇。踏搖娘之彈箏。劉。郎愛聽。慣呈雜劇。務結濃歡。然而筆技雖工。儘到東君之眷。或亦幽懷乍觸。忽。來西子之聲。情至無聊。恐將成病。乃擬中郎之射覆。仿學士之聯吟。約夫婿以。消閒。知彼偷之不諳。迫得別羅賭具。立定方針。喝雉則過于叫囂。鬥牛則失諸。不雅。莫如葉子戲。鬥巧而文。庶使楚客。些因勞可免。甲已暗為穿鼻。何敢批鱗。姑與隨緣。居然對博。女既心兵較巧。又面子爭光。負則默默含愁。勝則洋洋得。

恨塚銘

一十二二香館

意甲以有心迎合。故對手皆輸。朱序以寶陣求容。莒公竟棄城不守。每逢終局。必覆全軍。未償承嗣之籌。笑署孟嘗之券。在甲明知假柳。斷無妾索。夫通惟女。預布神。荆真是神。出鬼沒。如此者約有數十次。于是乎積欠至萬金。部據分明。匣藏以待。一。女每于賭罷。即命甲將所輸之數。置于簿上。以為他日索還根據。一。縱分委于異日。傷盆水之難翻。亦操券于斯時。免貸山之空。入嗚呼。不事矛。一。張之巨盜。出于枕席之佳人。抱虎同眠。任其割食。世之輕言贖蔡。不忍拋徐。脫。香藉之芙蓉。為情溪之桃葉者。當舉為股鑿。毋惹秦炎。縱云螻蟻知春。遣情驚。院。仍嬰蜻蜓點水。輕印鴻泥。苟散花而不着身。則蹴柳自無蹴足。我作生公苦。口。無非人。鑑龜茲。君如李益後身。或可鬼為狐祟。此乃借題生發。聊效忠言。須。知紀事詳明。仍觀正傳。甲既股中深入。女亦格外奇奢。費翠黛之三升。又沾石。綠。裁紅羅之萬匹。復購泥金。絳蠟通霄。傳燭五侯之宅。朱黛帶路。懸鈴七姐之。車。充婢僕于盈廷。如仙姬之謫界。厭居省地。擬泛香江。勒甲同遊。目注夫家之。幣。先庚預告。冀除客棧之塵。一。女未至香港。即先做某客棧。同駐香車。既至。

麗太空洞。命買縹紗數匹。以圍之。棧伴以綠色者。進女弗悅。另購緋江者。將前。所買分贈各伴。其豪奢如是。一。詠齊子之翱翔。粉光乃爾。赴楚王之宴。飲。纒絕。何如。男女平權。恰符西例。夫妻同乘。請認南威。笑來茂苑之狸。精于接木。射落。如皋之雉。恨在枯楊。女已粒。有外音。甲遂帽添新彩。勸其速反。免彼招搖。蓋齊。君。或以車來。而崔相原非酒醉也。奈女野性難馴。家情已淡。似玄宗之三國。屢。誇門面之高。生蘇小。于六朝。頓覺春心之蕩。聽駿馬。吠呆之曲。鳳趾隨鴉。吐。虫。待死之絲。雉鳴求。針。笑指新台水。靜。照蒼貌之靈。任教舊壘。巢空。恨紅顏。之薄倖。始則若離。若合。休書尙屬。狐疑。繼則明去。明來。私約。居然。屬。集。緣。女。久。諧。港。例。知。巾。幘。可以。自由。預備。銜。需。迫。藁。砧。因而。成。訟。是以。甘。于。不。潔。使。之。難。堪。未。為。紅。拂。之。先。賜。綠。巾。之。戴。既。執。宛。春。以。怒。楚。隨。為。呂。相。之。絕。秦。情。何。忍。耶。謀。誠。狡。矣。甲。果。忿。恨。如。焚。惱。羞。成。怒。寧。可。慳。囊。打破。焉。能。啞。鼓。不。鳴。卿。無。義。我。無。情。勿。怪。焚。琴。煮。鶴。神。都。憎。鬼。都。厭。總。須。入。苙。追。豚。擬。請。律。師。報。明。案。吏。拘。擊。逃。妾。求。准。出。差。坐。其。罪。于。賄。選。誓。斯。仇。之。圖。報。此。風。不。可。長。免。他。人。又。畫。

恨塚銘

一十二二香館

胡蘆。禍水若龍回。則老夫或無芥蒂。詎甲方思訟。而女已猜知。喜成竹之在胸。張弓先發。施念秧之辣手。傳稟休遲。控婿水以償金。飭公堂而對簿。呈來欠數。係的筆之無訛。若定爰書。真覆盆其莫訴。甲始夢中乍醒。錯後難追。方知此日。受愚。弊在前時之戲賭。炎齊婿能言之。無以辨。誣。執。蘇。秦。親。寫。之。書。便。成。實。據。因。歡。買。恨。弄。假。成。真。魚。既。吞。鈎。鴻。將。羅。網。爰。求。外。結。以。免。終。凶。願。出。朱。提。藉。鬆。紅。勒。司。馬。懿。不。禁。嚇。魯。仲。連。遂。講。和。女。亦。得。好。便。休。舍。離。取。易。所。還。多。少。忘。却。二。成。三。成。一。原。欠。六。萬。元。而。女。自。稱。除。得。十。六。甫。之。屋。外。實。收。到。銀。五。千。八。百。餘。元。想。係。糜。于。謝。費。故。不。能。記。清。也。一。惟。嬰。通。融。總。之。一。了。百。了。訟。藤。既。結。釵。亦。旋。分。因。果。難。明。妾。曾。代。抱。可。見。笑。啼。俱。僞。女。真。辜。負。夫。差。亦。思。貪。吝。成。災。甲。勿。仍。為。馮。婦。嗟。夫。獼。猴。恃。智。而。易。欺。雌。雉。因。淫。而。被。獲。性。有。所。僻。害。即。由。生。小。青。死。于。聰。明。合。德。敗。于。驕。侈。古。之。覆。轍。今。盡。書。紳。女。既。自。命。多。才。我。已。代。憂。薄。福。當。其。輻。軀。身。脫。墻。被。牙。穿。歌。封。非。于。終。風。占。疾。藜。而。據。石。好。馬。棄。回。頭。之。草。寒。嶼。過。新。樣。之。枝。裘。贈。昌。宗。謂。兩。家。之。情。願。秋。章。章。后。藉。雙。陸。以。添。淫。欺。

客開筵。慣居東道。有耶如玉。愛宿西家。方期堵得金龜。好速喜詠。不料人同蒼狗。變幻無常。異琴瑟之和鳴。祇粧奩之倒貼。說甚齊眉案好。問何去其何從。忽驚削肉囊空。真伴入兮悖出。穠葛藜之僅換。便杆袖之將完。淫婦破家。甚於浪子。斯人處世。直似春婆。因迷駕水之津。寒裳莫涉。到羊城之屋。澹釜無多。此屋即奪甲者。實時復爲甲所奪。得某紳解圍。故所得無幾。悔稽燕婉于東。齊人無鄭。忽遂寄鶼棲于南。越婦學。張驚萬丈游絲。桃花牽片。五更夢散。桑梓迷踪。一女居安南三年。在牌館爲知客。憶少時靜處深閨。侍兒繞座。恨爾日飄零異域。蕩婦無家。感不絕于予心。顏容憔悴。大弗理于人口。皮肉橫陳。然猶負氣如恒。幅強依舊。以纖纖之弱女。殿赴赴之武夫。因有土豪橫欺館友。無寬自結。負債不償。恰似薛剛。名曰通城虎。又如李俊。綽號混江龍。撫劍稱強。欠錢貼打。女乃明知招禍。代抱不平。當面發拳。易如食菜。渾身是胆。那計披發笑雞肋之難堪。打傷老子。竟娥眉之弗若。愧殺男兒。是故春夏習文。亦要秋冬講武。欲列莊公之五乘。須扛施舍之千鈞。縱未能鄧弼全才。不可學仲尼無勇。每有

良家路 一二十五

突來橫逆。明保欺凌。理遣情想之俱窮。勢糾力微則受虐。假使觀鶴躲而知肩卸。親猿跳而惜拳尖。得張三豐之真傳。爲北宮黜之無懼。何至縛雞乏力。泣馬添痕。床檣膚傷。鞭從肉跳。哉似此土豪。空爲地痞。良由疎于技擊。以致貽厥羞慙。頭是蠟鎗。身遭貓麵。卽如僕也。屠夫最怕食肥。本縣曾經吃苦。年當弱冠。路遇強梁。飽餐無賴之拳。幾碎支離之骨。隨陸自憐無武。王徐因劫從遊。趙大夫竟爾銘鎗。勝世子於焉試劍。五載得沙門之秘。買琴難欺。三年報殺谷之仇。孟明洗耻。膚雖欲裂。筋已漸強。現當限信二毛。猶有甄僕兩臂。殆惡韓淮陰之口實。故向王征南而心傾也。回憶當年。宛如隔世。茲則所操勝券。專恃旋鎗。藉地轟鳴。拔山何用。却笑昔時企馬。僅存今日屠龍。顧猶勝被打之土豪。而竟至吃虧于堂客。女自開此雙。知結深仇。身同弱絮。無依心悔。禍根輕種。早知猛虎難敵。地頭龍盡。作飛鴻。去如雲。理鶴。由是東裝返港。賃屋爲家。私檢歸。尙餘十笏。仍裝十架。獨住一樓。掛四壁之圖書。是女史閒居之所。開十楹之屏帳。作賓筵轟飲之場。夫既樹有春。鶯自必花。招浪蝶。燦鮮明之芍藥。人到西湖。認隱約

之枇杷。客知北里。恨無溪水。製薛濤。雲錦之箋。可有天風。送唐苑。霓裳之曲。音調則按腔合拍。箏笛無聲。文學則信口成吟。珠璣耀彩。恰似人來。溢浦共許。無雙。未知卿入。昭陽應排第幾。信得八千佛界。破爾情禪。洵非三百女閨。有茲尤物。于此而不花。聽客到。蘭麝人迷。戶限爲穿。衣香爭嗅者。必所遺爲魯男子。抑相識。盡程先生。始豁眸。仍是青盲。或觀面失。請白過。誠以相思之豆。驀于解語之花。未有會驚風。而聽蘆葦之聲。棄雞豚而戀菜根之味者。也。既奪花魁。應添苦澗。博千金而始笑。積萬鎰其何難。得碧蒼爲玉汝之成。多招人客。宜黃白據珠娘之富。直將王侯。料得杜之百寶箱。章之雙鈎袋。陶之銷金窟。宋之貯錦厨。儘可身兼。奚煩齒數。而乃倚門。雖巧。去路偏多。若遇波俏郎君。便似風癩女子。指牽牛于銀漢。忘顧犬于金夫。背晉面秦。身與心越。愛讀枕中之秘。花蝶合歡。自空囊內之資。艾蝦得食。始也爭騎。文馬怕遲。杜牧之尋春。既而知是。婁豬遂讓巫臣之據夏。頓令門堪羅雀。水莫藏魚。旋賣家私。藉充諸費。隨所歡以借去。幸往星坡。得其樂則忘疲。又拋風浪。一女妍識。一美少年。極窮津貼。比至困乏

良家路 一二十五

乃約往南洋。此光緒丙戌年事也。東島西落。水程計歷七天。北雁南飛。鄉井又分兩地。誰作居停之主。向乏蔑親。孰知同渡之人。慣爲花賊。心真似墨。口則如簧。女固溺愛不明。彼又多謀善騙。以夷吾之老馬。烹子產之生魚。蓄囊穴之俱同。有如白日。實機關之預伏。賣往紅霞。一紅霞係地名。乃穆拉油所屬。距新架坡兩日水程。爲當娼者。有入無出。恨他覆雨翻雲。蟻穿九曲。任汝呼天哭地。猿叫三聲。本屬名花。慘遭惡果。所云嫖客。盡是粗人。或則鷄髮雞皮。稱爲老州府。或則牛頭馬面。眞似活鄴都。女乃有眼難乾。守身不辱。日求鳩死。時欲雉經。拚歸泉壤。而烟消。耻作。詭台之夜。度。幸逢。擄羽。不甚狠心。欵枕而怕聽。啼聲。鐘而轉。傷牛死。代設兩全之策。以開再造之恩。勸。壁。勿在。秦亡。宜張冠。改。歸李戴。盡放他家之白鴿。以償我地之青蚨。兩不相虧。一於咄做。女聞言。竊喜。依計而行。私藏米塔之推。同泛檣城之楫。檣城乃英屬三洲府之一。卽庇能也。距紅霞甚近。慢尋娼院。先落媒家。行這條鬼馬陰謀。看那令生龜晦氣。眞風雲之勢。晦。借艇刺禾。不旬日而事成。吹糠見米。搗則。楚。弓。復得。竟食。驚。驚。女

亦漢節能歸。放開鸚鵡。撫舊痕之尚在。淚漬衿頭。向新審而從良。一該埠設有
護署乃保護婦女者。而居民稱為新審不知何解。力掀席脚。顧囚籠雖脫而
客邸無依。迫作絃索師。專效琵琶仔。無論南音北調。無板不精。奚煩東借西移。
空囊暫裕。歷盡崎嶇之路。與鬼為鄰。又開方便之門。招郎入舍。蓋其夙稱才女。
挑燈問讀。牡丹亭故。而時悲情。感悅。怕臨芳草地。於以知婦人識字。固能帮
夫婿持籌。特恐豔虎不成。轉至引貓偷食。屢見貽羞。惟薄。每由私和詩章。買絲
開南國之風。昭諸吟咏。酬簡待西廂之月。直矣淫蕩。苟非畧識之無。未必踰閑
若此。故無才是德。似屬拘墟。惟有感。而言另饒。見地夫以鈍筋之中國。而襲外
貌于歐洲。宜其未得真源。適以迭開弊竇。觀于女之覆轍。可為人之前車矣。日
月駒馳。青春易逝。關山雁渺。黑塞徒羈。女雖免厥飢寒。甯願甘于淹滯。望故園
之鄉樹。未免傷情。戀新埠之煙花。一粵人呼檳城為新埠。終非久計。而况裴
耶之杵。斷難物色于風塵。豈真蔡氏之笳。無復繁懷于漢土。爰同倦鳥。急轉歸
聽返游女之鞭絲。醉歌師之席位。計離港地。兩稔青黃。爰住石街。一枝紅白。

卷一 恨塚銘 二十六 香港 七

女以丙戌行以戊子歸在香港石街某號二樓居住其侍婢亞微亞靜慈女向
日之義贈回身契遂相約不嫁連袂事之。燕仍築壘。總不離楊柳樓台。鳥已
驚弓。那敢作桃花春。浪連婢共成三口。薪水原慳。擇人娶齡雙眸。梨雲休錯。用
是玉知待價。珠不輕彈。雖非粘井無波。心同槁木。已似深坑滑石。眼自無花。屢
思度曲。秋娘轉瞬。便成婆子。特望繫繩。月老好心。代做媒人。嗣得某商。視為真
主。盟深嚙臂。悟帶黏花鳥之非。喜託終身。慰時草虫之願。敢冀三星四照。歌
敵體于鳴鸞。幸母十日一寒。或負心于換馬。則江流不轉。而石爛猶存。商感其
誠。且知有放桐之艾。女得所託。遂竟同施柏之羅。即以斯樓改為側室。韻事有
琴書之樂。婿亦彬彬。零居乏孟碗之敲。汝母扈屋。寧不謂千里姻緣之線。至此
牽成百年好合之詩。由斯載詠。孰料好月難圓。災星未滿。偷居妾媵。懶謁姬
妾。姊袂誠良。盜鈴自掩。屬垣詎能無耳。瞞得幾時。冤家真正有頭。叫聲前世。方
作新人之笑。耶買嫌回。已為大婦所聞。但將醋醋。先向其夫。審犯究江氏之金
銀。可憐此子非夫。守季常之鉄券。繞出獅吼。便化羊嘶。曹操間有頭無。魂飛魄

散。魏徵早知肉跳。屎滾尿流。執筆招供。和盤托出。狐狸狐挖。作開路之先鋒。牛
送牛喪。甚滅門之令尹。無牛的丈夫相。帶幾個娘子軍。好似白虎星。直抵黃龍
府。女方鴨爐初熟。鴛枕斜欹。憐瘦影于菱花。檢新吟之草稿。忽聽樓梯雷動。門
扇山摧。先見素心。人氣如牛。喘後隨青面。婦聲似鴉。鳴知家婦之跟踪。率家人
而尋鬧。春光既洩。時勢難回。急捧茗以求容。再三下拜。作負荆之請罪。千萬包
荒。雖久修榛栗之儀。算已盡桃根之禮。詎婦不知收脚。錯打念頭。欺女體曲如
蝦。身輕似燕。愈覺妬心之發。擬行刻鼻之刑。非徒迫走江妃。巢思鳩占。直是效
尤。呂后酒作鴛鴦。禍不止于釵分。勢將鄰于瓦裂。女乃仰天大笑。忽地生噴。何
處爛泥。來此撒野。裝腔做樣。漫云奶奶稱呼。挖肉補瘡。請試姑利害。一聲火
起。反轉猪肚皮。七竅煙生。沈來烏面目。說時遲。那時快。躍近身傍。入門易出門
難。放下頭去。婦方踟躕似鼠。女已揉健如猿。老虎擒羊。神獅搏兔。似翻筋斗。用
力不費半分。咬實牙關。索性多打幾下。好似寇仇路遇。那分嫡庶家規。商也咄
咄嗟。嗒呼。呼荷荷。心難。左右祖作李亞子之葱。柔目看大小。絃唱溫廷筠之花

卷一 恨塚銘 二十七 香港 七

門。嗣見婦非女敵。甚于鄒楚之攸殊。因而我替卿愁。不忍越秦之坐視。纓冠以
救沸鼎。繞轉防冰。荇牽長。愈多後禍。力勸山荆歸去。靜養傷痕。願拋卮下之
居。碎琴不返。庶舞閨中之怒。受杖能輕。女亦知冰炭難容。風粒必斷。前情遠絕。
都緣妬婦之津。後會難逢。勿化望夫之石。憶枕畔同圓之夢。付諸冷露。繁霜。作
樓頭感舊之吟。不外行雲流水。自悔前好武。曲性兒蛇入竹筒。真粉黛辭
情。叫樣子馬無豆。棧胡不重張旗鼓。再倚簾櫳。揀个知心。同他聚首。喜東隅之
已逝。尚有桑榆。信西洛之非遙。仍葦葦。分錦衣而來子。哲人情網。而異羅敷。
惟須力審萬全。庶得事母再誤。竊徒愚人之宅。竟致相忘。弗歌嘒彼之星。又云
做小南針。既定北漿。重歌。貓又翻閣。鷺復求。縷摩挲雲母。疊經舊。留痕。惆悵
春皇。屢使彼姝不偶。得勿淫籥之緝。殘粉之匿。歷盡恒河之沙。始化延津之劍。
耶。蓋由太過。驕淫。是以屢遭磨折。慨豫章之風動。起滅鯨波。望白下之春回。迷
離燕石。龍作葉公之好人。乏知音。馬慳伯樂之逢。卿真薄命。是故年年。炷玉。祇
添春女紅愁。從教日日焚香。未得空王青盼。腰圍漸瘦。身世難言。願炊樹面之

桐雖成焦尾。而設石頭之果。仍是知心。爰得某生。似為佳偶。我未成名。卿未嫁。贈羅隱之新詩。客來不速。女來親。利張琪之情。東此則徐娘半老。方悔前塵。彼為越客雙挑。善掠情寶。翕然以合。竟爾成交。女憐燕白之才。願假鸞頸。生作羅荻之賞。食到猪肝。喜讀雙聲。一書橫放。難離半步。萬縷纏成。好似佛門。繡鞋同登。歡喜地。不知人世。別離猶有奈何天。較之惜惜之投壺。師師之題帕。仍居鄰下。難列虛前。除是海枯。始歌雲散。然巫峽既云。獨占豈長安。眞易久居。杏錦誠佳。柳絮奈弱。家中日用。漸漸難支。袖裡風清。頻頻告竭。擬典裘以應。恨無質庫之鷓鴣。豈烹字能炊。同作飲泉之蚯蚓。情因貧淡。迹遂來疎。處原憊于北門。賦文通之南浦。枝頭春去。草脚霜枯。帕斑薛氏之紅。別時休見。寫盡義山之素。逝水同沈。拭珠淚以贈君。由茲隔絕。傷玉容之無主。依舊伶仃。情裡分離。愁中作別。未完三疊。已斷九迴。况乎書信不通。青鸞渺渺。想是枕痕空在。黃鶴茫茫。早知難免。傷離。胡不拚同餓死。卽化韓憑之蝶。勝聽阿杜之雞。昨宵夢與。郎逢醒來。轉苦。何日填回。妾恨至死。纏休。肌祗皮存。而憑淚洗。乃食幾分鴉片。藉消兩

卷一 恨塚銘

二十八

七 香 記 藏 世

道娥聲。忘却引而愈長。遂至溺之成癖。風起青蘋之末。積久彌深。田無黑米。之耕支持倍苦。每夜天明始睡。白晝酣眠。平時風韻何存。烏雲塗滿。縱欲與人度曲。接客陪筵。亦嫌巴里之粗。竟似廣陵之散。貼體之侍兒。辭去。僅剩孤身。潑皮之惡少。頻來。頓成賤質。韋娘一度。毫子三枚。以尹那避路之嬌姿。為儀父同車之醜態。可惜名門小姐。流落如斯。直如下乘私娼。無廉若此。日則躬操井臼。夜則面對煙燈。新愁只管堆眉。誰爲開解。舊事何堪回首。我見猶憐。別爲露未草稀。更被天加荼毒。命歸絕路。趕逐私窩。當羣鶯之亂飛。問此多其奚。託檢點隨身各器。烟局爲先。笑詢寄足何方。風車同轉。撫蕭條之行季。絮被無溫。慨萍梗之飄蓬。穗垣過返。乃鶴原既非急難。致蟻壤無可營居。鄉黨羞稱。家庭不禮。引作王孫之耻。難爲將伯之呼。色因烟癮而愈衰。誰收羸馬。禍以時乖而疊至。自入迷龍。衣笥俱完。瓶罄告竭。慣打張仙之彈。二煙亦作奇珍。試觀陳仲之厨。三日竟然絕粒。讀傳慕夏姬之秘。能嫁襄陽。廢時感季女之飢。頻居離水。乃倚託于盲詞之婦。而娶居夫蒙眛之工。代理管粒。藉分錢鈔。一女在雅荷塘某盲婆

處爲歌壇。絃索手。但得棲身有所。不至餬口無門。便勝三匪之鳥。略息五窮之蝎。詎隨遇而未能知足。竟因貧而驟起貪心。移矣禍于師徒。作鄭亡之女賊。敢于肢。易似探囊。因飛逐客之書。喪家狗。愈唱惱傷之曲。湘轍魚枯。貨羅床以作蟻居。撫井欄而傷蟪食。幸是能歌之鳥。免爲待死之鷓。爰賣曲于花筵。遂乞靈于檀板。憶昔身非賤骨。赴羣擊于荆門。迄今面竟無皮。作卑田于穀埠。一女衣食俱絕。乃持歌板。賤往穀埠之花坊。候客筵。將散在船頭。度曲其聲。悽楚。每有餽以小洋者。多寡不齊。數聲河滿。雙淚川流。慘更甚于楚國之些。哀不減于秦廷之哭。樂地非樂天所譎。誰憐商婦。琵琶亡家。與亡國相同。可有陳王衣鉢。使觀桓伊之笛。定有餘哀。毋寧子夜之詩。尙饒新作。浮生若此。不死何爲。而果也。二豎旋侵。三姨先天。易簪于方便所。種玉于亂葬墳。灶無煮藥之人。蠹魚乾。踏塚乞積楊之客。孤鬼同穿。知無青草留餘。王摩詰賦。來月夜。恰在黃槐開後。一女死于辛丑八月。上浣五日。班婕妤好。眞怨秋風。舞歎灰成。鮑徒詩唱。花開自落。誰題沒字之碑。蠱現旋消。鬼附無名之墓。亦可悲矣。尙何言哉。無何

卷一 恨塚銘

二十九

七 香 記 藏 世

生買舟歸。聽得女經玉碎。似割心頭之肉。魂與俱飛。拭穿眼角之皮。淚猶未盡。函訪眞娘之墓。得諸曼父之衛。展未蠟而先登。跟踪埋碧。酒浮蛆而未奠。雜涕成紅。感深宿草。風淒恨殺。春花秋落。縱使孤墳哭破。甯能來倩女之魂。怕言再世重逢。轉空切草。泉之望。但得經營乎馬鬣。免致蹂躪乎牛蹄。得徐子之弔臨。便朝雲之不死。于是仿淳于之作序。覓安民以鑿碑。鬱鬱佳城。免廬陵之碣斷。沿沿恨海。竟合浦之珠。沉爰爲之銘曰。

長恨成歌	代誰而作	家有溫泉	誤鬆帷薄	十年守貞	紅塵揮脚
登摩幻身	情田自鑿	不繫之舟	散珠之索	柳絮春深	因風飄落
麗華香奩	名馳西絡	冀土視之	儘由揮霍	玉砌台階	珠穿簾幙
日月幾何	腰垂空袋	低首事秦	南枝北托	越女仇吳	詩人惡賭
從此天涯	鸞飛魚躍	緬彼株林	採蘭贈芍	李益王魁	紛然交錯
可是人畜	幾填溝壑	烏幸脫籠	帶波輕掠	聿返香江	樓台隱約
再詠小星	黃裳示虐	符拔似麟	姻緣俱惡	識到鯨生	額甘藜

其奈綠楊。為唱陽關。觀此孤墳。愁雲漠漠。為封佳城。青山綠郭。魂如有知。應歸丁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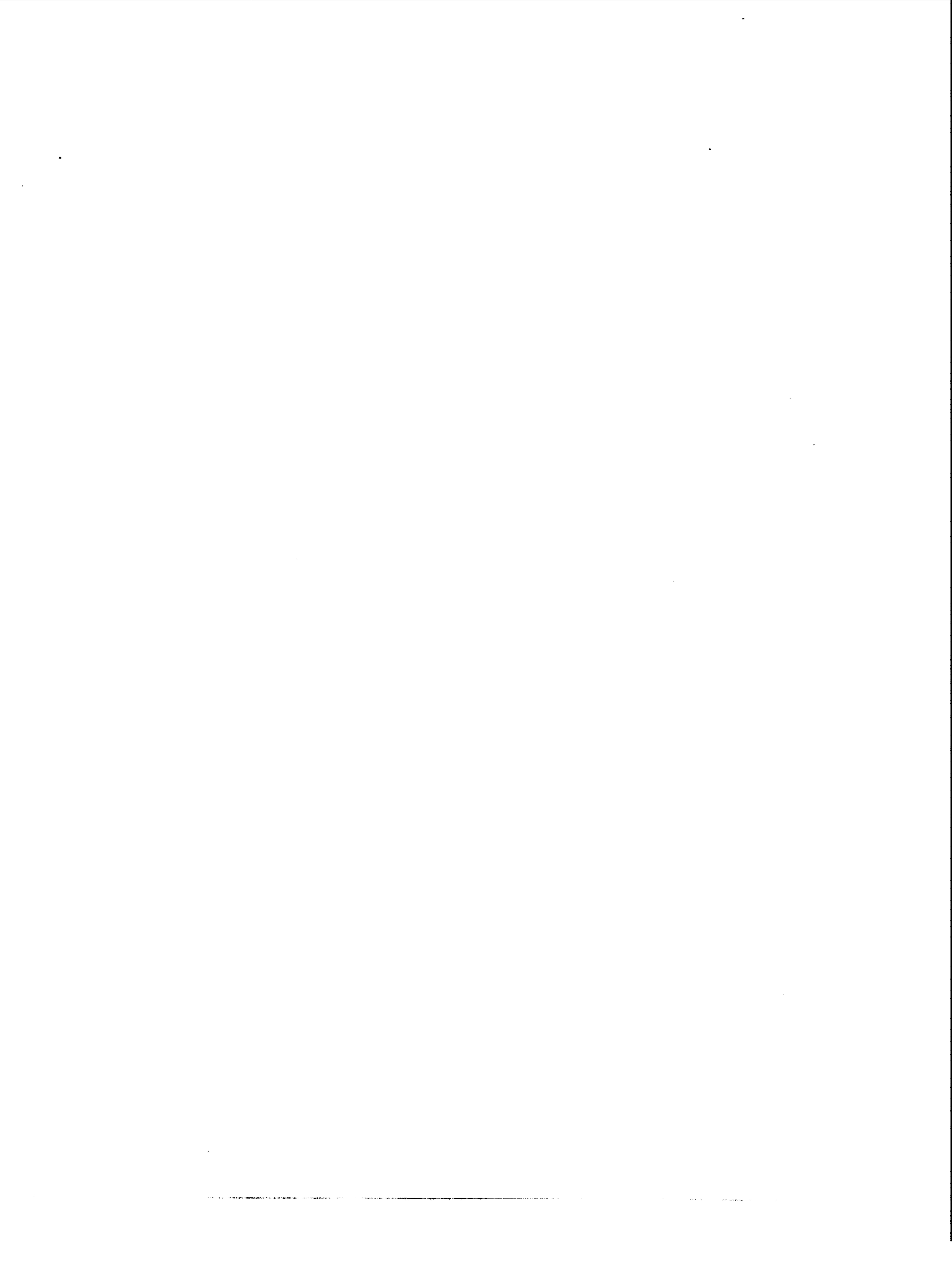
藏驚力弱。水浴文驚。倉啼飢鷓。迫我馳驅。祖鞭急著。

欲行且却。詎料生離。遂成死諾。割地無鋤。呼天無籲。

卷一 恨塚銘

三十

七香館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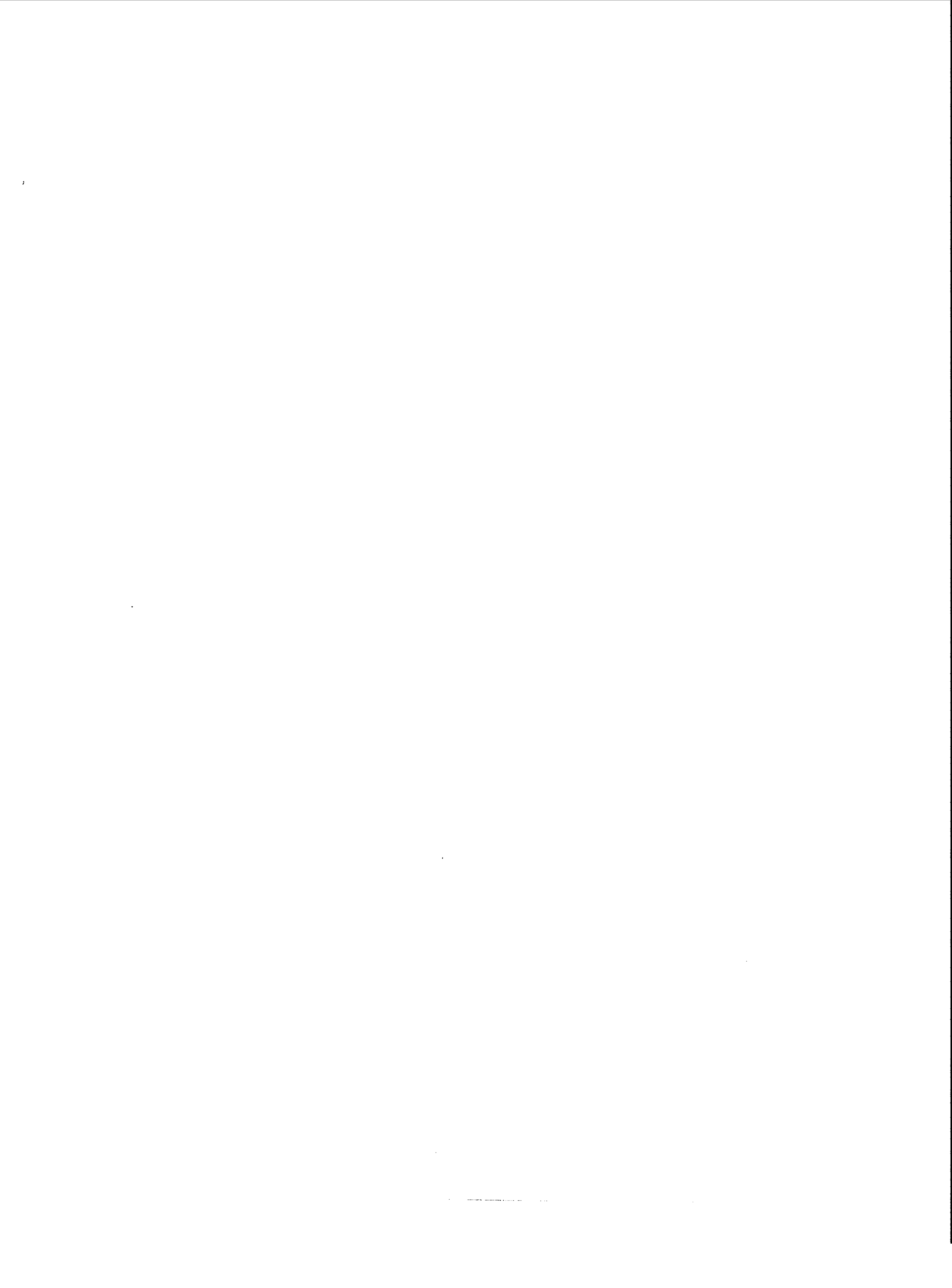


句

軒

文

鈔



序

嗚呼吾國文學之敝至今日而極矣其文之衰耶抑道之衰耶豈天之將喪斯文耶抑斯道之已墜於地耶然而山之顛水之涯晦明風雨之中蒹葭霜露之際必有人焉勤名山之著述作一綫之綿延者吾嘗於江陰章君紱雲之文見之余生當同治之初值湘鄉曾文正公提倡桐城學派之後天下甫平四方無事庠序之閒沐浴文化雍雍如也後五十年西學淳興莘莘學子率以厭故喜新為事於是有所謂新漢學者唾棄桐城之學以為才力薄弱不足復道一如昔日鄙夷宋學者然章君之文蓋適與近世風氣相反余往復讀之不勝今昔之慨焉夫古之為文者固

勺軒文鈔

序一

一 陶社叢書

無所謂宗派也明道而已其次則以文勝然亦不離乎道者也唐韓子詔太學諸生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發為文章其書滿家攷其心得曰書曰易曰詩曰春秋左氏曰莊曰騷曰史記曰子雲曰相如之九家者韓子之師也皆六藝之菁華道德之淵藪也唐代文章推韓子以陽剛勝宋代文章推歐陽子以陰柔勝外此若柳氏蘇氏曾氏王氏或偏於剛或偏於柔然瓌璋淵微各盡其術皆不離乎大道者也至明茅氏鹿門出乃有唐宋八家之目夫八家者未可為定評也然而學秦漢文之階梯也秦漢文者學周以前諸經與周末時諸子之階梯也茅氏善評文而其自為文未必鑒於人人之心此外有王遵巖唐荆川歸震川

氏而震川氏為尤著論者以為之三家與茅乃學唐宋八

家之階梯也然而未可為定評也清初桐城方氏望溪出劉氏海峯繼之姚氏姬傳大昌之於是有桐城派之目厥後惲氏子居崛起於陽湖張氏臯文繼之李氏申耆又繼之於是有陽湖派之目然以古文論桐城陽湖本出一原未可以分派也蓋陽湖有莊方耕莊珍藝淇北江孫淵如劉申受宋于庭諸家或以攷據鳴或以駢儷勝乃真陽湖之適派也道咸以來湘鄉曾氏大扇桐城宗風推尊姚氏至此於古之聖哲而英髦俊彥亦風起而雲從者豈時會之偶然哉蓋文者道之所寓也本乎天性協乎人情賅乎物理故因文以明道而其人性情之剛柔品行之高下見

勺軒文鈔

序一

二 陶社叢書

焉故凡文之博大昌明者必其人之光明磊落者也凡文之精深堅卓者必其人之沈潛篤實者也上下百年開為桐城之學者其品詣大都清剛雋上不惑於勢利不入於歧途雖未必皆聖賢豪傑要皆不失為潔身自好之士故經湘鄉提倡之後繼起者若孫芝房郭筠仙薛叔耘黎純齋張廉卿吳摯甫氏其功業文章類能震耀海內彪炳當時無論經濟家訓詁家義理家詞章家率皆奉為圭臬彼欲掃而棄之者蓋於桐城學之本原未嘗登其堂而窺其奧也徒欲標新領異自張厥幟以爭名於時而已矣今章君獨不然其為文上溯周秦兩漢下逮唐宋八家兼及震川望溪而要以桐城為歸宿其擬姚氏古文辭類纂序曰

文與道爲一無道以貫之其文不能傳卽傳亦難必其久
又與黃曉浦書曰我輩辦事祇求可以對良知可以對天
地由是觀之其胸懷之高朗履行之精純蓋修養有素故
其文曲折奧衍若江漢之朝宗務軌於正理無錫揚君味
雲誌其墓稱君之學含茹經史實能冥搜真蘊洞啟扇鍵
是以根深抵厚發爲詩文冲夷醇粹如其爲人嗚呼此足
以徵君之文行一以貫之矣周易大義升降往來道終古
而不息故剝之上爻曰碩果不食夬之彖辭曰揚于王庭
言文者宣教布化備哉燦爛類萬物而通神明也孔子作
雜卦傳憂深慮遠而終之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
小人道憂也言中國文明之象無時而或息也是以賁之

勺軒文鈔

序一

三 陶社叢書

彖傳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
觀乎人文者先觀其人品而已矣恂恂之徒欲闢山徑之
蹊閒而廢蕩平正直之途此其蹙蹙靡騁不待智者而後
知其不能行也章君之子作霖爲余及門弟子手君勺軒
文鈔一編款款懇懇請序於余爰略溯文派之源流與夫
文行合一之大旨俾天下後世讀君文者知特立獨行之
君子必不牽世俗之取舍曲學以媚於一時且有以知君
之文行高明悠遠蓋吾國文明不息之機於是焉寄矣君
別有論文瓊言一卷詩鈔二卷作霖已爲印行不復作贊
詞云民國十八年歲次己巳九月愚弟唐文治謹序

序

丁卯正月予以事將還申寓遇黻雲於柳氏藥肆爲予言
居鄉不樂將摒擋家務借予作申江寓公未幾耗音自故
鄉來而黻雲竟死矣嗚呼悲哉猶憶早年以文字相切磋
盧丈上達嘗目爲西城兩文癡及今思之猶一昔耳惟予
之爲文得力於望溪制義爲多而涉獵廬陵震川以爲歸
宿黻雲則厚自期許上追龍門下逮湘鄉旁及方姚張惲
以濟其旁魄萬有之力故其爲文如長江大河令人不見
端末其素所蓄積然也今黻雲往矣獨其文可傳於世世
有解人當信斯言非妄獨黻雲志趣則與予殊絕平居馳
驚功名冀得一當以爲快改革後小試南安五閱月以清

勺軒文鈔

序二

陶社叢書

庚不勝賠累求去居鄉六載會遭亂君蒼黃轉徙感事傷
時卒至鬱鬱以死以是知窮達有命不獨能文之難也今
當哲嗣孫宜刊其遺文索序於予旣爲述其崖略而終以
知命之說進孫宜勉乎哉戊辰九月世愚弟曹家達頓首
拜序

序

子友章君黻雲致力於詩古文辭甚深其致力於古文也尤深於詩上自左國莊騷下逮湘鄉曾氏莫不窮極而探討之而要以桐城為歸故其為文時入震川望溪諸公之室識者稱之顧猶撝謙自矢藏之篋行不以示人有勸其付梓者輒笑謝之丙寅春予從憲君刊其集謂集刊自人恆不如刊之自我之愜心貴當況今者干戈漂泊南北相持苟不及時殺青則茂陵之稿易即飄零他日豈尚有所忠之求乎君大感動乃先出勺軒詩鈔付梓梓既竟復擬以文鈔付刊而地方變故風起雲湧其時予避兵青溪君則憫恩避地吳中感事傷時遽以疾歿於旅邸哲嗣孫宜

勺軒文鈔

序三

一 陶社叢書

悲君之歆恨而終未及觀斯集之告成也乃於扶櫬歸里料量喪葬畢後即首以君所著勺軒文鈔三卷付刊而促序於子洵不愧繼志述事者子竊維向者君與予及夏子艇齋陳子荔亭弱冠訂交俱以用世自期初不期以詩文鳴也乃忽忽三十年來艇齋與荔亭一則著績外交一則蜚聲司法稍稍得償厥志予與君向不欲以詩文見者今乃不得不以詩文見顧君用力猛造詣精向雖不欲以詩文見今尚得以詩文見予則性喜涉獵百無一成已屈尼山學易之年竟招五十無聞之誚即欲以詩文見而不可得焉此則悲君而尤以自悲者矣孫宜能讀父書工六法詩文亦頗有門徑予愛孫宜固深望其詩文之有成但雅

不願其他日僅僅如乃父之以詩文見也民國十七年戊辰八月如弟謝鼎鎔謹序

勺軒文鈔

序三

一 陶社叢書

福建南安縣知事章君墓志銘 無錫楊壽枏撰

妹登章君紱雲以疾卒於蘇州返葬江陰其孤作霖作楫
善來乞銘嗚呼紱雲少於余者四歲曩嘗語君異日當銘
吾藏也今乃銘君君諱廷華字紱雲世為江蘇江陰人曾
祖大麟祖培慶世有隱德父成達廩生早卒本生父成義
同治庚午舉人直隸延慶州知州當世稱為循吏君幼承
庭訓砥行殖學不督而成為人氣和而行清於事之是非
人之賢否咸別白不爽而遇人溫溫無圭角莅官居家一
以廉靜慈仁為本其治學也含茹經史根厚柢深發為詩
文冲夷醇粹如其為人延慶公告歸將建義莊贖族未成
遽卒君欲承遺命督諸弟刻苦自立卒成先志癸巳補邑

勺軒文鈔

墓志銘

陶社叢書

庠生丁祖母承重憂服闋一應鄉試而科舉罷遂意治
經世學江蘇學使唐公奇君文咨送北京大學文科從林
畏廬郭服初先生遊益肆力古文上溯周秦兩漢下逮唐
宋諸家皆能冥搜真蘊洞啟扇鍵著論文珥言讀者咸服
其精識畢業授度支部七品小京官余方以參議清理國
內財政欲得君為佐而君逆知政變亟棄官歸王子余任
長蘆運使以君筦昌延權局課最逾歲復辭歸蓋君母龔
太夫人嬰篤疾迄老弗瘥君宦學四方歲時恆歸省而不
忍與母久離也甲寅復出任福建高等審判廳書記官長
以母病假歸未幾丁母憂服闋會外交總長陸公徵祥山
東巡按使蔡公儒楷交章薦君遂以知事分福建補用旋

知南安縣事南安山邑多盜民植罌粟邑西鄉九溪者巖

菁深密為盜窟又為煙藪君請於大府督軍入山捕治盜
遂解散復勸民拔煙苗改藝五穀身歷三十餘鄉兩月而
竣事於是課農桑興學校政成民和謳吟載途以為數十
年無此官也而君以積勞成疾未滿歲遽謁告歸紳民顙
留不得乃競為詩以張其行所傳柳城鴻雪集是也戊午
再出為江西高等審判廳書記官長不久復棄去季世吏
道日媮君守正義度不能諧俗遂不復仕歸里後集勝流
日結社觴詠其詩初學中唐晚宗蘇陸所著勺軒詩鈔為
邑先輩繆藝風金粟香所歎賞閩詩人陳石遺選入近代
詩鈔中其論文瑣言余亦采入雲在山房叢書遺文在篋

勺軒文鈔

墓志銘

陶社叢書

尚無定本輒不禁泫然君本負用世志鬱不得施始以詩
文問世非夙志也君產故不饒以勤於治生恆若有餘余
嘗過君家見庭宇場圃掃除潔清瓜疇芋區豚欄雞埒位
置井井吾妹青裙操作子女讀書聲琅然舉家熙熙有自
得之色余謂此生人之至樂而益歎君治家之法不可及
也君雖傲然退休平然於鄉里善事銳身堅行不肯少撓
避嘗佐淮北工振蕺事未嘗言勞江陰面江貢山為軍事
扼塞甲子冬躡於兵君倡設兵災善後會民始復業今春
兵事再起君偕紳耆犒慰其軍得無恙民治更始人情驟
違故常君居鄉和易不攪眾忌然亦墨墨不自安舉室至
蘇州為作楫娶婦移寓甫三日夜半遽危疾猝卒丁卯夏

歷四月十八日也春秋五十有六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
某原配楊氏吾仲妹也子作霖作楫女二君體狀英碩天
性寬厚論者謂宜享大年乃游歷世變轉徙兵閒感時憤
事侘傺以終嗚呼傷哉吾妹治家一守成築作霖作楫恂
恂孝謹蓋能保其家者也君其可無恨銘曰
衆方詭遇競儂巧君獨葆真厲素操解綬嬉敖齒未髦川
蟠林潛藉厥曜終以幽憂隕靈寶鬱鬱松阡神所保窆石
鐫辭奠君兆

勺軒文鈔

墓志銘

三 陶社叢書

勺軒文鈔目錄

卷一

孟子辨名實說

讀史記趙世家

感安重根事書豫讓傳

擬姚惜抱古文辭類纂序

擬汲長孺論救魏其侯書

擬傅青主與當時諸老書

卷二

與吳偉青書

與謝幼陶書

勺軒文鈔

目錄

一 陶社叢書

與朱敬廷書

與黃曉浦書

復陳東巖書

紫荆書屋記

記登洪山寶通寺塔

記黃鶴樓舊址

記博士泉

青雲譜看桂花記

記先府君建置家廟事

書陳家渡蕪盜始末

南安中學校捐冊弁言

跋陳東巖山水

業師梅笑山先生詩鈔跋

先德錄跋

紫荊書屋藏書目錄跋

論文瑣言跋

初刊勺軒詩鈔跋

憶蓉室詩草跋

勺軒詩鈔跋

勺軒刪餘詩鈔跋

網齋贖稿跋

卷三

勺軒文鈔

目錄

一二 陶社叢書

祝母趙太夫人七十壽序代

陳秉斛傳

章母祝太宜人家傳

王母黃太孺人家傳

高茂卿傳

陳視農先生家傳

王考佩卿府君事略

嗣考貽穀府君事略

顯考宜甫府君事略

誥授奉政大夫度支部主事問之焦公行狀代

張用九先生墓誌銘

祭武進吳應銓先生文

陸伯雲哀辭

張列三主政哀辭

內姪楊景杰哀辭

亡兒壽祺壙銘

勺軒文鈔

目錄

三 陶社叢書

勺軒文鈔目錄終

孟子辨名實說

江陰章廷華紱雲

聖賢之功在萬世不在一時其心之不肯一日忘天下者即其功也急急於功以徇一時之譽則非聖賢所敢出吾讀孟子與淳于髡辨名實一章知孟子救世之功斷斷乎非常人所能識也孟子抱伊召之才繼周孔之緒值戰國蘇張孫吳輩紛擾之際至梁至滕至宋曉以利害告之仁義舉三代聖君賢相良法美政一一進說之以冀其一悟而卒不可得至退而為客卿於齊用心亦良苦矣觀其與宣王論鼓樂論田獵論囿論好貨好色正言之不足譬況

勺軒文鈔

卷一

一 陶社叢書

之譬況之不足反復之悱惻忠愛勤懇百計以望宣王之一用欲以救齊也欲以救齊者救天下也即孟子之功也彼髡也烏乎識之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不足為賢者亦思名實所以未加於上下者責在何人乎孟子固不忍明言也不忍明言而引伯夷伊尹柳下惠之事以喻之而髡漠然舉百里奚相秦之事以折之而髡仍漠然至此而孟子猶可與之辨名實哉與言去就直以不辨辨之耳然而孟子救世之功淳于髡仍未之識也

讀史記趙世家

太史公之敘趙世家也於武靈王胡服事言之最詳曰吾

欲胡服曰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曰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於是遂胡服於是出胡服令於是胡服招騎射嗚呼王真英雄哉當是時羣臣非之天下笑之親貴如公子成力辨之趙文趙造周紹趙俊之徒令下而又諫止之王稍猶豫未有不為其所動者矧樓緩肥義之口尤能據理以抗王邪凡朝廷之施禮教也貴乎漸朝廷之制法令也主乎斷臨決而濡欲前而卻此玩法者之所以日眾而後世之法轉至於不勝其繁也王能度天下之勢制天下之宜至於改易更革不至拂天下之欲駭天下之情終適乎天下之望而止信乎英雄之舉動非常人所識也雖然武靈王君主也胡服之變生於

勺軒文鈔

卷一

二 陶社叢書

王心出於王口以上臨下勢固順也而下之阻撓播撼者尙百出其端以陳說於王前王且幾幾為其所動則夫後之人主本無改制之意而欲以布衣疎賤之士立談之頃上格君心破羣疑而定大計使在朝之親賢貴戚無絲毫障礙焉不又難之尤難耶此秦惠王之用商鞅苻堅之用王猛所以不可幾也

感安重根事書豫讓傳

日本故相伊藤博文統監高麗考查東方事件至哈爾濱車站為韓人安重根飛彈所中既見獲就鞫重根曰重根死士也伊藤氏之來實無韓殺伊藤所以報韓也已而伊藤創重死而重根亦被殺嗚呼家國垂亡之際明知無苟

延之望而猶有一二義俠出萬死以拮轡此在貪利無恥者固若無鵠甚且愚之要其忠愛互百世而不能泯也豫讓報知氏之仇痛心三晉之分知而趙襄尤肆慘毒於知伯至漆身吞炭變易姓名事終無成徒以身殉然家人朋友固悉其難而讓獨不謂難者亡國之戚甚于僂身安重根者亦豫讓一流人也韓我故藩或習聞豫讓之風乃能死其仇國之宰相且讓緣一己之恩怨重根迫全國之公義同一復仇豫讓私重根公吾服重根不能不哀豫讓

擬姚惜抱古文辭類纂後序

古無所謂文也道而已文無道以實之其文斷不能傳即傳亦難必其久也六經尙矣秦漢迄魏諸子百家龍興雲

勺軒文鈔

卷一

三陶社叢書

越各本所得以鑄偉辭雖不敢曰悉合於道然如莊周屈原賈董馬班之倫或本憤世之意以著書或託救時之念以立說要未背乎聖人之道兩晉清談六朝靡麗故抉藩籬與道爲敵而文體之卑靡乃甚昌黎崛起始有古文之名古文者言乎其返之三代也昌黎而後唐末文又稍弱歐曾諸公相踵而興古文之學復盛雖以蘇氏之好自馳騁臨川之性情偏執而於臨文之際仍不敢大戾聖人之言而曰必與道俱未始非昌黎漸被之力也陸王起而專言心性明七子興而高談復古附會者薄韓歐爲不足道一若非三代之書不敢讀非聖人之言不敢言此唱彼和羣相師效積久遂衍爲空疏無具之陋習即彼陳同甫葉

水心諸人之論事功亦語近雄誕未必悉衷諸道有明歸震川氏有鑒於此挽頹振靡一以韓歐爲歸國朝望溪氏繼之而起幾追震川而上而文章之體於是乎大正蓋古今文家論述之大成不外乎是矣嗚呼一藝之興必有宗主之人又必有同時並起者相與闡明推廣而性質所近斷難強同意氣之見亦時所或有必謂茲編所纂能統天下之口耳而同嗜之又烏敢必要之不離乎聖人之道者近是而文體亦庶幾略備矣是爲序

擬汲長孺論救魏其侯書

臣聞賞罰者所以進退賢不肖之具也是非者所以權衡賞罰之柄也朝廷有真是非而後賢者可以至於成不肖

勺軒文鈔

卷一

四陶社叢書

者其罪可以至於著是非消而賞罰失當甚非所以示大公於天下也臣故不得不爲魏其辨也伏維武安侯以王太后故聲生勢長田園甲第富埒王室其意氣之盛豈惟魏其輩莫與之侔凡自丞相以下無不望而畏羨之可知也顧因杯酒之嫌致怒於剛直不好面諛之灌夫因爭田之隙又致怒於默默不得志之魏其武安怒灌夫魏其持之急灌夫魏其持益急而武安益怒魏其之以蜚語獲罪咎固自取亦勢使然耳尙何是非之足云乎且夫好朝而惡暮者人之情也瓦釜雷鳴而衆口鑠金者又古今所同也使魏其至今不失相天下吏士趨勢利者不去魏其歸武安即魏其果矯先帝詔信有罪臣恐廷論時轉有爲魏

其掩且諱出死力以救之者矣今因申救灌夫之故誣以
矯詔之罪且至棄市而舉朝竟無一人為魏其辨者此其
故何也蓋以今武安魏其處勢如此欲於衆論中求一真
是非焉臣知其難矣惟陛下熟思之陛下如不以臣言為
然竟置魏其於死地恐天下後世讀史至此曰帝之殺魏
其為武安而殺也是張外家之勢也則實臣所不願陛下
有此事也竊願陛下得是非之真而後權衡賞罰焉天下
幸甚

擬傳青主與當事諸老書

某謹拜書於諸老先生臺前屢承存注不知所為豈區區
愚惛尚不足取諒於左右耶人各有心必欲強而同之難

勺軒文鈔

卷一

五陶社叢書

矣僕稟性異人少啖黃精鮮穀食短於言言輒以迂直忤
當路甲申以來憂抑倉皇黃冠奉母幾不知人世閒復有
樂致重以甲午逮繫蒙羞被垢則且視天畫地速死之不
遑生意頽然而謂枯朽之質猶足以隨諸君子之後乎況
僕師事莊列者也穴居蟄伏後生小子或敏所學并不敢
以違俗之語相告何能彎強躡駿有所建樹以副諸君子
之厚望僕老矣得恣情繪事沈酣麴蘖借兒子輩汶汶沒
世已屬萬幸諸公其諒之昔成周盛時上有周召下有夷
齊諸公固比肩周召矣僕雖不克為夷齊然竊慕之君子
愛人以德幸勿再以瀾我

勺軒文鈔卷一終

男作霖校錄

與吳葦青書

江陰章廷華紱雲

葦青足下垂察古亦有別今亦有別不與知己一言者自僕始然僕承先人餘蔭有負郭之田以資生度架之書以養性忽焉脫棄里門蹉跎數千里外知己如君并勿造廬暢話舉中之所蓄一證之僅束裝就道時飛一紙書決然告去雖至不肖何至忘情若是蓋僕自去春徧嘗奇禍方寸慙亂便思離去家庭冀保垂盡之躬以綿先人之緒意已久矣君亦略聞之矣背夏徂秋從役白門狃世俗蠶管窺測營營於朝廷將廢之科舉若其中得失有大利害存

勺軒文鈔

卷二

一 陶社叢書

焉者於是後之所志濃而前之所志又略淡九秋遭斥癡夢頓醒才知科舉者國家所以羈縛人者也前百十年明天子在上洞照萬里羣有司廉勤精慎以科舉為朝廷大典不敢稍慢懈士亦各盡所能上副長育人材之盛意然幽巖深谷中尚有孤芳自賞不屑屑章句帖括邀求一日之遇願終身考道窮經自老其材為獨善地者今世變岌岌自庶人以上皆知朝章國紀日事改良科舉已若贅物我反沈溺之恐三尺童子亦將尾其後而訕笑也然使舍棄科舉棲神巖谷積月累歲抱一經以消磨光景效曩昔幽人逸士之所為則時有今昔之不同世有治亂之各異閉關自守時士大夫以潤色昇平為盛山林廊廟均有位

置今天下多故國家需才孔急凡農桑鹽鐵河工海防民

風七習以及中外交涉何一事不當練習何一人不當講

求似此株困里門老死巖壑直共草木以同腐耳僕所以

盡棄家人生產外不謀人內斷諸己憑風乘浪而入鄂也

僕能究心治術於民生國計當今有用之學稍稍貫徹得

一當以施諸人或亦君所大快否則沿湘泛湖逾於江河

達於燕齊馳乎鄒魯之郊放乎吳越以歸與君暢飲十日

一滌塵襟然後再畫資斧長揖宗邦稅駕東土騰馳太平

洋飽觀泰西新政兼究明治所以維新之故於學界中商

一部居子願始足君謂何如

與謝幼陶書

勺軒文鈔

卷二

二 陶社叢書

十九亭午相顧判袂君止我行別不能話比諸河梁南浦更黯然矣途閒風肥帆飽舟子攬篷脚高踞船尾從杏雨柳烟中并程前駛兩晝夜便抵金焦山麓換輪舟際息百里信宿過小姑泊琵琶亭畔隱約中認廬山面目幾許怪峯奇巒排雲映日塵襟俗壘為之稍稍滌蕩亦一快事然新詩張本都在眼前無小謝才思以驅遣吟料點綴江山又一恨事也廿六日抵武昌塵裝甫卸積霖悶人欲登黃鶴樓搜尋古蹟覘漢陽烟樹以鑿頻年渴思風伯雨師尚未許可足下近興何如挺齋在吳江恐未悉鄙人蹤跡便希轉達臨風佇盼一言

與朱徽廷書

昔歲連秋出京渡黃河宿白下過梁溪車站促膝小輪中
諧談歡笑以抵里門是我兩人最密邇之時一轉瞬開而
君西我南如勞如燕積月累歲道路萬千欲一見而不能
遠得豈意料所及哉然使郵筒尺素時相來往彼此情狀
得借管城子貢獻輪寫則萬里猶一室也何足恨何足恨
乃者羣雄逐鹿牽動全球節節阻滯處處留難我所寄書
或不得達左右左右所指陳而開示者或不獲界請我同
是天涯作客之人思念及此能無黯然而頷足下以梗杞
之材敬歷磨礪再三四歲於國必棟梁於家必堂構無有
不成大器者廷華老無成就言治術則實惠未及於民有
所譽方愧不虞言學問則根柢難信諸已有所作亦慚無

勺軒文鈔

卷二

三 陶社叢書

據而復重勞足下齒牙獎借益令人置身無地矣溯自三
年至今挂帆開海兩掌記室一篆南安簿書裹身拘攣手
足塵俗撲人擾亂眉宇中閒因事言歸或一兩月或四三
月然所謂享清閒之福聚家庭之樂者其境亦百無一二
轉不如足下屏去一切煩惱專心求學之爲愈也今夏閩
事急襍被歸家思休憩一半載而贛應陳荔翁又電促西
征命官其殆多驛馬耶執事聞之能無笑我同學中如雲
飛如星散詠沂器內籤丞之籤學部友梅老於交通梅修
荔生久不通問問龍笙作宰江西已兩任極有名到此兩
見面兩及足下足下念之否耶鄉人得意者挺老外推美
齋兄弟荔翁尙有名無實年成到今歲乃佳但穀賤賦重

催租亦非易事邑中交通除道路外彷彿錫滬電話達四
鄉電鐘萬戶矣祇須好事者出頭關公圍築馬路建新世
界亦一小上海也足下聞之信否邇者歐事平利吾國內
亂尙無止日奈何此皆權利思想太濃故爭競之心亦集
於此耳玉體想安健歸國之期約在何日甚懸懸也風來
有稜雲飛欲凍故人萬里珍重加餐爲祝

與黃曉浦書

客窗無賴懷思萬端而佳翰忽來慰我飢渴尋繹再三不
啻於陸入寶山於水登珍珠船也大著申辯書使筆犀利
援證確當可以閒執雌黃者之口天下無真是非久矣目
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本難強不同者同之況先有

勺軒文鈔

卷二

四 陶社叢書

偏好偏惡之見橫梗於胸耶則其所以別白酸鹹辨察正
淫判斷黑白者可深問耶竊謂我輩辦事祇求可以對良
知可以對天地彼見稊駝言馬腫背者又何怪而何責焉
明達如足下當不以此蜉蝣之撼芥蒂於中也僕浪跡京
內外將廿年塵慮太濃道力太薄事業學問較足下百不
及一而閩中五載覺性情之合氣誼之投無有出足下右
者聚時不愛惜光景以之磨礪道義砥礪學業大半爲酒
食徵逐所撻奪至遙隔數千里外乃追恨而深艾之亦已
晚矣豫章繁奢不及閩線裝書廉於閩俸餘稍稍購置已
如擁百城惟春來事務略多顧視日晷殊少閒暇可以探
討爲恨耳中年以後之人記憶力銳減游移倘恍昨見今

忘奈何奈何惟足下有以教我附錄近作一首不足言文
因與足下有應求之雅故呈而政之廷華謹白

復陳東巖書

判袂經歲積感逝水山河相開光景莫接縑素往還時稽
殷浩明月盈缺便思仲弓月之初旬接誦賜書出入懷袖
諷誦再三敬稔依人王粲已脫征衫小病相如暫卧秋雨
西懷遠曉卯盼抵昏莊生入夢訝君角藝臧獲報客疑君
通名盈年渴思不著可知伏維閣下采馨湘浦歸沐蘭陵
文辭則飲液班馬繪事則宗孔李趙逸藻霞起雄譽雷動
快何如之若鄙人者齒富志索費蕩夕息酒食波逐圖史
塵棲一暴之日曷望噓枯無本之水難言潤根古人千秋

勺軒文鈔

卷二

五 陶社叢書

之業文仲不朽之箴知無分矣又況西盼長安麋鹿伴月
北顧燕代棘荆樓烟鼠子蜂屯儒館之歌寂如點羌旅距
邊亭之鼓泗起心計桑孔羅算舟車矯詔陳甘頓師沙漠
戶口則虛耗大半風尚則彫敝十九問戰和兩策沸如蜩
蟻脾水陸千軍窟如狐兔假使和議中止戎患不滅鼙鼓
南喧刀戈東指金焦山麓踞虎環吞鐵甕城頭長鯨肆吼
是即司農羽檄星火荒屯幕府牙兵日夕重閉而塵埃血
漬海風已腥燧燧鱗比吳雲欲黯生是邦者樂乎否乎此
則謀野宜材願求廣漠大樽既慮將浮江湖方之洗耳抑
又甚焉舍閒大小粗適堪慰履懷惟二三父執漸近晨星
柳誠懸解脫塵緣梅花夢冷錢仲文遠登鬼錄杏塢春寒

子山思舊之銘士衡嘆逝之賦閣下聞之諒同情也河豚
爭上春筍怒生澄江風味如是如是伏望閣下鼓毘陵之
棹稅春申之駕共倒平原十日之觴借繪元宰五日之石
不勝企禱之至臨風翹想未盡所懷

紫荆書屋記

子家舊居由廳事折而西有室四楹夙爲子姓讀書處庭
植紫荆兩株閒以杏桂梅竹之屬王考府君命之曰紫荆
書屋予六七齡時識字其中塾師某先生去吾家不白武
知先世事最悉每津津稱我先人風雨是室聯翔孝秀盛
事以爲小子昂觀庭前花木蒨蕙暢茂又每嘆菁莪之氣
之鬱萃於斯者蓋良厚而於命名之故則以小子穉昧無

勺軒文鈔

卷二

六 陶社叢書

知未之告告亦不克誌也稍長獲覩王考府君年譜於昆
第一端諄諄戒者至再三始識先人用意至深且遠必以
紫荆命名者蓋取田氏之意以爲做勸欲後之人有所觀
感也嗚呼世之所以期子弟者勸業耳富貴耳崇原敦本
之事反忽而後之而我王考獨以爲人必於本原之地絲
毫無所欠缺乃可以言勸業言富貴故其期望無已之盛
心深懼夫傳世懸遠詰誡之語不克際於子孫之耳而子
孫之賢不肖又不可預必爰附同氣連枝之義於實有可
憑之物俾後之居此室者觸物興懷本和氣以致祥而不
至大傷吾意然則爲子孫者宜如何仰體先德曲衛力保
以博我祖考在天之歡設稍有彼我之見參乎其間是如

山之疾雖碎首而莫之贖也而況操戈鬪牆之大惡哉予於諸昆弟中序最長允宜闡述先志以求繼承勿替然身先之道抱憾實多每當夜闌燈熄愴念父行大半徂謝愚兄弟智寡能鮮不及先人什一而庭前花木亦較幼時所見略有同異有不知泣涕之隕落者已

記登洪山寶通寺塔

塔距武昌小東門十里羸在寶通禪寺後寺背山僧房窈峻與峭壁並峙塔立山之腰累石負瓦既堅既牢周可數十匝高七級難以丈計夕陽在山炊烟欲起洪生孟生偕章生登塔洪生振衣旋折直躡塔頂孟生未及半愕眙足不成步挂尻於石匍匐而下章生踞半塔攀危闚瞭望江

勺軒文鈔

卷二

七 陶社叢書

毗烟樹四極無際塔下人如鼠伏雀拳忽股慄作孟生狀而洪生適自上下覓孟生不得大笑章生亦大笑洪生日若止此幾幾孟生若曷笑孟生若笑孟生若踵頂不踵頂若將為孟生笑也章生日我笑孟生使孟生笑我豈我哉洪生需我我踵頂洪生諾諾章生踵頂一覽乃偕洪生下塔挾以笑孟生洪生宜與人孟生武進人旅鄂久江陰章生學以行時光緒甲辰三月十九日也其明日章生為之記

記黃鶴樓舊址

環武昌城二十里羸互其中者有山三較兩山坦圓形若墩者俗稱花園山與騰脂山肩歧腋附自巡撫下十數署

相依如屏幃獨蛇山高且長尾垂東郊爪甲不可辨首直抗於城之西城在腰長江撼其腮背帆檣出沒左拱右揖登臨者彷彿在江腹風濤稍歇隔江人聲約略可聽江之陽大別對峙晴川閣鸚鵡洲首銜尾逮又可歷歷指客曰是即黃鶴樓故處也樓燬二十一載不能復今上官就廢址縮窄師泰東西定時法構自由鐘樓樓前仙人石如舊樓後舊無字好事者就西偏構屋可十楹為遊人憩眺處傍仙人石者曰待仙循待仙平行曰懷白曰為霞曰倚晴都以樓名憶舊也樓止綴以臺顏曰湧月其後軒為官胡二公專祠祠廊有土人奉呂仙斗母之神住持其閒遊畢與客在倚晴坐茶予語之曰蛇之首咄嗟怪哉何萬影摩

勺軒文鈔

卷二

八 陶社叢書

盪起伏盡在其前也使其靈載黃鶴至今存登高俯遠乾端坤倪左右山川之勝與夫草木雲煙之景象又當何如昔晉羊祜登峴山有山在而士皆湮滅之悲子於斯樓亦雖禁今昔之感焉爰并樓址旁宇詳記之若夫樓之興廢有志乘可稽故勿贅時光緒甲辰三月上巳明日也

記博士泉

武昌小東門跨小別之尾迤南山塢奇石壁立上作睥睨關闔之勢泉從石罅中流晝夜不絕俗名海蟾洗石處白石面細認有隸刻博士泉三字可識泉激為池式如積泉廣才四五弓深不盈尺泉在石清可鏡人入池糴雜黃土色蒼然居人都弗飲夕陽在山牛羊嬉草時牧童爭溜足

其中宿雨初霽春寒乍解予偕陳參軍步訪其地以斯泉之味不可不知也呼奴子攜竹竿洞其節傳於石趾作橫斜勢盛之以水器肩而歸煨火烹茗彷彿惠泉風味噫泉亦有遇有不遇哉觀此乃益知遇之難而楚人之陋者多也光緒甲辰季春江陰章廷華記

青雲譜看桂花記

出南昌順化門二十里而羸水陸相銜舟車互易坡陀昂起人行如螺旋池平池荷畦稻間有琳宮湧現其上者即青雲譜也譜廣可五畝左寬右狹正室三重末爲殿殿東西翼以廳廳各三楹西復疊以樓廳前蒔以雜花草支以棚而簾垂之殿前廊以庭庭之中有頎然長枵然大者則

勺軒文鈔

卷二

九一陶社叢書

老桂存焉其爲狀也屈曲如宿槐槎枒如古松柏其爲體也中洞而外堅綿歷歲月精凝液結而傳皮生幹焉傳幹分枝焉傳枝萌葉焉傳葉發花焉而心之空者幹實之焉今則駢列五幹幹之上且無數枝無數葉無數花焉會垣中相傳唐桂者卽此也當花盛時香氣噴薄遠達十數里外名流契賞俱集於此予來南昌不及歲而竟與之遇豈非幸事憶予蹤跡所至於濟南布政使署見宋本海棠於閩長慶寺內見宋本荔枝當時志得意滿私謂天下花木之茂之古諒無過於今目中所見者不謂又有駕乎海棠荔枝而上者不禁笑斃者之自隘也且以昔之所見視今之所見而其數不敵若以所見視所聞以所聞視所不聞

其數恐益不可知此又足悟學問之無盡藏也譜中住持爲雲巖道人喜風雅環請告位置整楚操稱譜原名剛始爲周王子晉得道之所又漢梅福游釣處今池東曠地有池一泓猶稱稚池至晉而奉祀許真人旌陽逮明清之際八大山人載影於此乃名青雲圃今且易圃爲譜雲巖能保大之數典不忘其祖則堂構之新衣鉢之傳當永承勿替也抑真人得道於江陰之青陽故吾鄉之青陽亦名旌陽里厥後始來贛棲託於此神異屢見則吾之來此其能已於故鄉文物之感乎斯遊也同遊者期於盡興比及回舟則已滿城燈火矣己未八月上旬江陰章廷華記

記先府君建置家廟事

勺軒文鈔

卷二

十一陶社叢書

先府君自延慶歸田之五月卽於南街興國禪院旁購基一方欲以建置家廟而四鄰皆強有力者無餘地可拓遂中止其二年循城南隅購田三畝強清流夾翼古木蔭被周遮千百步外才見闌市烟火卜曰於宅宜幽迺滌蕪穢闢蒿萊高者平之窪者阜之造支祠十有五楹始於光緒癸巳八月以明年甲午四月訖功涉寒徂暑釀足督役鉅細之費一以己任用錢五千餘緡用工九千餘日落成有日矣府君顧而語曰吾家自宗偉公遷居塔前至今十有二世迄無祠宇吾父存時常以是爲念歿時又以是遺命吾之建斯堂也完先志也踴躍而爲之則亦成之矣必待有餘而後謀天下豈有可成之事哉中五室祀二十九世

以上諸祖歲於春冬致祭後爲義莊設中議公佩卿府君之位前之左楹虔藏祭器子孫飲食衣裳則於右楹便其隙地期以時雍治而樹藝之嗚呼我府君上承先志立廟於斯其隆於生我一本之誼固然然觀乎居恆志慕有時類田家者之所爲非并欲覓林泉之趣以怡養天年與東漢徐郭諸君子周旋耶而竟以督工觸暑一病不起不能稍享餘閒豈始念所及耶此則非不肖孤所忍詳述也矣

書陳家渡獲盜始末

陳家渡入滬孔道也上官分員遴勇屯船樵其渡所以詰奸伺盜者甚密光緒己亥冬日有賈舟儀宿渡旁夜深啟篋鏡光燭承廬板外巡員覘其財伺酣卧移舟突入刺以

勺軒文鈔

卷二

十一陶社叢書

刃盜印鈔三千兩而去舟人踵搏同遇害買兒才十歲餘涸水抱枕以手涸泥印巡舟之際飲泣途丐至家糾族於滬以鳴官官驗實密以月日說鈔主毋脫兌鈔者兌鈔者至鈔主陽與委蛇而陰以問官官詰勿吐實擁至舟陰指手印視之俯伏索買舟散尸已腐穢不可目於是巡員以下三十人置之法

童子曰昔孟氏有言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信乎哉今關皆盜賊也然彼十歲兒千艱百阨於倉卒中設計鳴父冤較會湖鄉所稱吳致遠於喪次排賊欲以泣血濺縣官庭者爲年更穉所愿亦更險而雪恨復醫若是是亦勇且智矣獨巡關者之窮極凶惡不得彰

剛直公其人者掃盪而廓清之眞足於邑者也

南安中學校捐冊弁言

閩省中學校之縣立者惟南安一校南安山國公有之款蓋算中學校曷以立僉曰民國四年馬知事振理沒收各鄉闈實謀諸南邑七紳王君登瀛吳君拱震吳君增潘君翔輝鄭君家珍陳君鼎元經營再四而成者也兩三年來吳君增主持校務不遺餘力本作育人材之盛意持百折不回之苦心俾南邑學子殷殷向上學額歲增而士風日美宰斯土者方愛護維持之不暇忍於其錄積寸累之基金攫而取之奪而沒之耶不意前知事宋城任內陡值匪亂救援之急有如水火七千餘元之款可希冀中校補助

勺軒文鈔

卷二

十一陶社叢書

金者一旦移而用之於辦匪是不啻爲匪所攫奪也去歲廷華來宰是邦見校用孔亟基金將涸日夜思所以挽救之術而卒不能得負誠眞無既極今與吳君等另籌他策於本邑屠宰附加項下每歲加捐若干元作中校常年經費並立冊勸募由廷華首先捐廉以爲之倡他日莘莘士子爲國干城固不特南安一邑光也廷華行有日矣土壤細流愧無寸補所願後之來者志馬公之志勿再遇宋公之時相吳君之可以進行者而提挈之則斯校庶幾日見擴充而菁莪棫樸之選其亦未可限量也夫民國六年仲春知南安縣事江陰章廷華識

跋陳東巖山水

東巖余長姊婿也嗜畫於山水尤工顧東巖即工畫畫畢輒屬人屬東巖者蓋算甲辰春仲余送姊入鄂東巖語余曰某於山水將二十年所贖者才此六卷蓋爲某題其端余念東巖自孤露劬學既冠遊皖楚出入賓佐泊今插足宦海旦暮在巨公貴人側其特兀不可俯仰狀如層峯峭崖拔然埃壘之表有未許人攀躋者而今乃於東巖山水中遇之則東巖之寄意山水者蓋至深遠人之珍東巖山水者倘亦知東巖意所在否耶

業師梅笑山先生詩鈔跋

右業師梅笑山先生古近體詩若干首廷華欲爲先生付梓者已久志焉未逮卒卒以至於今可恨也自先生歸道

勺軒文鈔卷二

三陶社叢書

山全稿爲其至戚邵君正蒙所藏後經黃先生藜閣詮次首尾去什之二三定爲四卷屬郭君漱芬繕錄成帙隨之行隨者十餘年癸丑仲春廷華權運燕平馳書索閱是稿才入廷華之手人事叢集日月不居四五年來又復南遊左海偃蹇風塵未獲從事及此客秋自閩返里始與謝君治齋悉心參訂就黃先生所藏本復去什之二三今春詮次既完亟用海上仿宋版印行之夫廷華非能去取先生之詩者也惟念十四五齡時隨侍先君子延慶任所從先生箴鏡課誦見其豪情勝概所以寫山川而狀景物者無不曲盡於歌行中且時時語人曰吾於古體詩其庶幾乎即先生至友如夏滌初朱敬齋諸丈所言亦莫不然先生

存年五十有二廷華前後在先生之門者將十年先生愛廷華也摯廷華知先生亦較深當先生易簀時曾手指詩草語其家人曰是須託之章子紱雲故廷華之於先生之詩愈不敢不矜慎也已未仲春門人章廷華跋於豫章高等法院

先德錄跋

廷華無狀學識行能不及先人萬一顧於先人行誼則刻不能忘恆欲得有道之文以傳之自壬寅至今南北奔馳十有八載見師友中治古文學者輒不自量上狀略以丐文其或不獲徑自請求者必轉輾相託乞人爲一言之介懷甯姜先生繼襄所撰嗣父貽穀公家傳無錫楊先生模

勺軒文鈔卷二

三陶社叢書

所撰先父宜甫公墓誌銘得之最早然均非廷華力所能致姊夫叔卿介於姜婦兄味雲介於楊者也其由廷華徑自請求者則爲甯鄉劉君宗向先祖父佩卿公墓表一首閩縣林先生紆先祖父墓誌銘一首侯官陳先生衍先父墓表一首劉君爲大學同舍生較暱故所求較易林陳二先生主大學壇坫文名動海內雖視廷華爲受業弟子然於文不輕易徇人之請一則大學畢業時憐廷華之愚且誠而錫之銘一則於廷華南安卸篆後許廷華能繼先志而乃爲之製表也兩先生行文之矜慎如此餘如壽言四首係先父再任延慶時爲先祖母潘太淑人開觴稱壽得諸紳僚中者居庸關道記一首又豐潤張先生佩綸爲延

人紀績之作均於先德有聞爰彙而錄之以示後之來者
己未冬日廷華謹識

紫荆書屋藏書目錄跋

余家書籍自咸豐兵燹後先中議公王考府君創置大半
其宏篇鉅製欽定二十四史等書乃先大夫官延慶時援
圖書集成之例附股刊印者而迺歲所增詩文各集則又
廷華所陸續購置者也倉卒五六年來編目之事屢起屢
輟固由塵俗紛拏無恆心以專治亦廷華根植淺薄於羣
書原委以及目錄體例未能詳貫之咎今歲家塾延請同
邑謬嘯仙拔萃訓誨諸弟先生固以經術鳴於時者也而
廷華侍聆緒論覺其趨向之高學識之精博斷非同時輩

勺軒文鈔

卷二

去一陶社叢書

流所能企及僅以考據目之猶皮相耳爰乞訂定凡例分
經史子集四目而各系子目其閒離析合併較昔時藏書
諸家略有變通者亦經先生精核而審定之編成計書目
兩册即以先生所著凡例十有一條弁諸簡端昔湘鄉曾
文正公圖書聖哲遺像三十二人謂師其一人讀其一書
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蓋以言乎專也茲錄所編經史子集
各有專書即曾氏所云三十二人之著述亦大略兼備心
誠求之更何事馳思廣焉哉廷華懵學寡識承先世餘
蔭歲月荒嬉了無寸進束書不讀之譏夫何敢辭而吾家
子弟倘能博涉約守懲廷華覆轍從經世有用之書悉心
研究焉則固先人在天之靈所企盼而深慰者已光緒辛

丑仲秋廷華謹跋

論文瑣言跋

右瑣言百數十則本一己之探索尋古人之奧窔積十年
之久僅僅得此蓋廷華弱冠時沈溺帖括壬辰薄遊燕趙
才稍稍注意散體文字庚戌入大學得從郭服初林畏廬
兩先生學古文辭復略識前入門徑是帙所述太平宣南
角藝時隨筆抒寫者彙而錄之藉誌研求之一得云爾甲
寅冬日廷華自識

初刊勺軒詩鈔跋

吾友謝君幼陶既自輯其騷渚蘭陵京峴諸什攜以分餉
儕輩又索余癸丑以來紀事贈答之作彙通付印余曰詩

勺軒文鈔

卷二

去一陶社叢書

境無限人之力詩也亦無底止能者入唐賢堂與含宮嘯
徵以取其神其次亦各出手眼與北宋諸鉅子相頡頏要
其能自樹立卓然成一家言者必皆有獨到之處廷華少
溺帖括不攻詩三十後開一試作又隨手棄去癸丑迄今
雖積存若干首然自視皆覆瓿中物何詩之足云幼陶曠
然大笑曰子胡自隘乃爾昔高達夫五十為詩不為晚藝
之精不精亦視其力而已充子之力所詣當不止此顧即
此稍稍收拾俾二三離索之交意外手君一編得以馳商
互催豈不甚快且學術淺深必辜較乃見他日君力益勤
或於酒酣耳熱仰天嗚嗚時以之自鏡亦未始非計之得
者予語塞乃徇幼陶之請用針筆板寫印之並識數語於

此乙卯季秋絨雲章廷華自識

憶蓉室詩草跋

憶蓉室詩草室人梁溪楊浣芬所著也浣芬知詩於唐人元白諸體尤有夙嗜少從外姑張太夫人課讀即不廢詠歌于歸後兒女多累余又旅食他方家政惟一人是賴其於詩遂不時作亦散棄居牛客臘余自閩海假旋出示所著勺軒詩鈔浣芬玩誦不置并從故篋中檢舊作付余曰名山之業何敢望君竊願就正有道以留鴻雪余因稍整理乞老友謝君治盦為之評隲治盦固提倡風雅之人於閩闈文字尤多寬假竟擇若干首慫予以針筆板寫印之浣芬見此得毋笑余之孟浪而以治盦為好事也耶

勺軒文鈔卷二

七 陶社叢書

丙辰仲春廷華識

勺軒詩鈔跋

詩有閒居之作有行旅之作余自癸丑迄今在燕平差次者一年在南安任所者半年在福建法院者四年其閒以事回蘇者三次因而遊杭遊魯遊京者兩次赴津者一次今旅贛又五月前後且六年矣此六年中積詩幾四百首所以紀事所以懷人所以誌遊蹤而狀名勝者均在於此曰行旅之作可也乙卯秋日曾於左海寫印百十首以餉同好歲月不居三四年來玩覽物華流連景光稿又倍之詩境不必進於前而視前所寫印者覺尚多可刪之作爰合前後所積乞吾友曹鵬南謝治盦去其不可不去而留

其可以留者得一百九十一首綜為二卷鈔存之夫影與聲一往而不能復回者也以鏡攝之則影常存以器收之則聲常在余於詩猶之以鏡攝影以器收聲也事過境遷心目中 sought 索而不得者一展卷而如履舊遊如獲故物焉不既快然自足矣乎蹤迹所過而意為留之則謂此卷為余六年來之遊記也可若欲持以示人則余何敢已未春日絨雲章廷華自識

勺軒刪餘詩草跋

今歲春暮余既集癸丑以來詩屬友人曹鵬南謝治盦擇其可以留者鈔存一百九十一首秋涼夜永酒後茶餘一鋸熒然偶檢刪餘廢稿流覽數過覺其中寫景言情之作

勺軒文鈔卷二

夫 陶社叢書

可留為紀念藉證當時鴻雪者尚有百二首益以庚辛閒家居時所存詩三十五首並錄之名曰勺軒刪餘詩草其尤不堪者則悉付灰燼焉夫余之別錄是冊非疑乎友人抉擇之不當而狃於已見也亦不過存其痕迹而已後之來者倘不曲為原諒漫援古人編輯外集之例或竟以之災諸梨棗則非余今日別錄之本意也已未季秋江陰絨雲章廷華自識

網齋廢稿跋

網齋治古文辭甚力義法宗桐城方姚而氣體魄力直追湘鄉曾滌生上元梅伯言諸先生詩不多見此乃戊戌歲在宣南寓舍時所作感事懷人有觸即發性情中詩也茲

與葦青遺稿合刊一冊敢云闡幽乃後死者之責耳回憶
三十年前余與兩君鑽研故紙抵掌論文幾無閒日甚或
痛飲狂歌抗談時事均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幾何時兩君
墓木已拱余亦倦遊返里老態漸增疇昔無窮之願望銷
磨殆盡讀兩君詩益不禁感慨係之矣癸亥季冬章廷華
謹識

勺軒文鈔

卷二

光緒陶社叢書

祝母趙太夫人七十壽序代

天下卓越奇特之事有時可以強而幾惟庸德庸行俗流所視為平易無奇者聖賢反以為難能其於男女一也詩曰無非無儀又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言女貴有君子之德不必以才節見也源遠者流長本固者枝茂家道之隆氏族之盛以及子姓之賢且才大都關於母教也哉今歲十月為祝母趙太夫人七旬設悅之辰親族戚黨僉謀所以為太夫人壽者太夫人均固卻之長君丹卿乃撮舉太夫人之闕德懿行足以迓天庥而集蕃祉者詢言於予予

勺軒文鈔

卷三

一 陶社叢書

攷士大夫家之盛衰恆視世澤淺深為憑世澤深者其子孫長久世澤淺者不獨科名富貴不可恃也文章事業足以潤身而不能庇其子孫晚近士大夫家其可慨者多矣丹卿以特科成進士入銓曹政變以後歸而勸業興學弟植卿茂才並聯鑣均有聲於時自世俗觀之可謂門庭之盛而予獨有羨於丹卿者則其家庭教育之善而世澤之方長也初丹卿之祖荔香先生績學勵行以名孝廉謁選京師與子同居邑館者將兩載其時朝夕晤對互相切磋最為契合嗣其尊公鶴修封翁隱居求志雖未克時相過從然至丹卿以主事分吏部則與予又有前後輩之雅予是以知丹卿兄弟以養以教以至於成名皆其母趙太

夫人勤劬之力丹卿之言曰吾父抱道不遇未竟厥施吾母嘗引為隱憾雖苦志課子大率都承嚴訓而一言一動必飭以規矩尤時時以擇交為言謂子弟讀書必使名賢碩德漸染者多而後德器可以成就逮廷華等得有寸進吾母顧而教之曰汝父力學恨未發聞於當世今乃所以報汝父也然吾聞吾家自鄉賢公以來多隱德報當遠汝曹其勉之吾兄弟二人以次成立不敢墮先世之訓蓋母教如此又曰吾母性好施與急人之危無稍吝色然於師巫卜祝從不輕施一錢族有慶弔事無疏曠貧富必親往有所賻贈必從豐子孫出就外塾吾母則戒之曰今世工商農業皆為專科學之足以治生兵家法家之言好亂者

勺軒文鈔

卷三

二 陶社叢書

所趨吾不願汝曹效之也而亦即祝氏日益昌大之漸太夫人引年介壽之徵也士佳老矣回思與令祖荔香先生校藝論文時忽忽已五十年而家國之變有令人感慨無窮者然苟根本之不忘流風善政之未盡泯滅及今為之未始不可維持也今者太夫人年屆古稀丹卿兄弟猶秉承母教兢兢為地方謀公益興善舉培養德澤綿綿延延以貽子若孫則信乎其不忘根本者因為推論家國盛衰之原而稱引太夫人德為祝氏慶倘亦太夫人所樂聞而欣然為進一觴也乎

陳秉劄傳

秉劄名桂居邑東大橋鎮素性坦白無絲毫私詐家世業

農於塵俗紛華豪富不寄意鄉鄰有嫌毀居閒排說冰釋而後已睚眦之來能順受弗設報復心居恆輒舉善事以勸里黨其尤爲人所難能而鄉之人嘖嘖弗衰者有兩端道光末邑境大旱農人無所食號哭聲達原野秉斛焦神徹舌百計乞振所居旁近十餘村均賴以存活咸豐四年粵寇蜂至男婦奔集江干急不擇生有欲赴水自斃者秉斛買舟以渡噫秉斛非雄於資者而好行其德若是可以傳矣

論曰天災流行無代蔑有徃於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之說畫畫焉袖手坐視無一人倡義而振救之則千萬人之性命將焉所託世衰俗薄四民而外別有自號善人者侈誇

勺軒文鈔

卷三

三陶社叢書

施濟因緣以說王公卿相前一若富貴功名悉寓其間至觀天災人禍冀得一售其術此所以爲世詬病也若陳君者又曷可少哉

章母祝太宜人傳

太宜人邑歲貢生祝公秀峰之女也幼好書史喜讀唐人詩尤工於鉞藩年二十四歸贈公澧塘先生爲繼配時姑曹太宜人春秋高內政壹委新婦太宜人故明敏又解書數處置家務咸當姑意贈公四旬後病虛怯不離藥餌者二十年太宜人奉事之無懈贈公歿家政益劇雖勞悴而喪祭之經必慎三黨親戚吉凶遺問之事必周且挈子姓之冠昏必如禮咸豐庚申粵賊陷邑城太宜人盡室避江北

比南遺舊廬燼矣乃賃居周橋歲戊辰幼子永基即芴山堂舊址構室數楹迎太宜人歸太宜人乃曰當庚申甲子閒不料其有今日也衣食靡足吾其終矣有餘則施諸貧乏無告者以是宗族戚黨閒無不嘖嘖稱太宜人年八十四以疾卒方太宜人來歸贈公時前娶沙太宜人遺子女各一人子紹基女後適李氏太宜人飲食教誨一如己出太宜人生子二振基永基女二長適沙氏次適蘇氏孫六人錫奎最幼光緒壬寅舉於鄉河南候補知縣曾孫六人玄孫今四人

贊曰吾邑章敬涵張曼生兩先生庶幾蓄道德能文章者其於文不數數徇人請也光緒壬午太宜人八十壽辰兩

勺軒文鈔

卷三

四陶社叢書

先生則約旨歛辭敘太宜人懿行以爲無愧鍾郝焉是其賢聲豈特無聞於門以內哉

王母黃太孺人家傳

黃太孺人邑東鄉王蘭蓀先生之母而吾友恩浩大母也年二十歸履貞贈君事姑與太姑均盡歡歸贈君二年里中無賴子以官事中贈君贈君他避太孺人支拄門戶爲贈君伸雪獄終得白贈君能酒恆以酒自託太孺人時譬止之而贈君卒以此羸瘁逝矣時太孺人有子女六長才十齡餘姑許太孺人尙存太孺人以慰以撫未嘗舉艱困之狀一語於姑前咸豐庚申太孺人挈室渡江北蘭蓀先生陷於賊許太孺人聞失冢孫悲且致疾太孺人泣禱徹

晝夜浹旬爾蒸先生自賊中脫歸而後許太孺人疾乃愈
亂平南返室慮蕩然資用益不給而許太孺人瘁以疫歿
太孺人料量喪葬如禮太孺人性儉勤善自勞苦暮年益
喜施與常節縮衣食以周人之急又喜諸孫讀書及爾蒸
先生歿太孺人哭之慟而訓孫逾篤光緒丁酉九月太孺
人病恩浩自省試歸怖恐無狀太孺人曰余病無害汝勿
怖汝今且捷汝父夢語我矣揭曉果如太孺人言人謂太
孺人神氣清明故如是越二年以微疾終年八十有八恩
浩爾蒸先生出太孺人家孫也奉太孺人之訓不違今以
揀選知縣分發熱河

勺軒文鈔

卷三

五 陶社叢書

王母潘太淑人相得歲必來來必積旬月予卯角時見太
孺人來則喜踊欣舞趨告太淑人及歸又且踵且遮率衣
不聽行太孺人利盜之狀今猶歷歷可誌也

高茂卿傳

高光照字茂卿江蘇江陰人貌魁梧膂力過人咸豐庚申
之亂居民播蕩遷徙十室九空茂卿隨家人避往邑東常
山灣其父負之行茂卿恐勞親力再三辭雖藹足不言苦
最後渡江亦如之時茂卿才七歲也亂平家計奇窘無力
就學隨父營管城子業顧茂卿時以不識字爲恥暇則
就東鄰錢氏館舍中聽講月累歲積默識心通遂亦曉解
字義略作短篇舍旁有弓場值歲科兩試諸生章會集講

藝者光緒某年山陰夏公同善督學江蘇訓士文武兼重
茂卿恨未青一稔忽詣前角力一發而滿觀者咋舌不數
月旁涉刀石馬步之學即以獲售時家人方嘖嘖茂卿致
身鬻序於營業必較懈而茂卿固勤且慎焉生平豪爽不
肯受人憐且亦未嘗言貧事兒嫂以敬嫂性下急一不遊
即垂兒茂卿視姪如子輒理解而身護之壬午冬法越事
起衣物藏南鄉親串家父病索寒衣急茂卿日夜從風雪
中奔取卒以致疾抵家兩日竟不起年三十有幾

勺軒文鈔

卷三

六 陶社叢書

贊曰余家祖廬與茂卿家相毘連少時即聞茂卿事光宣
開遊學京師其姪鼎文亦往往述家世牽連茂卿生平今
其孤子鑫深懼先人行誼就湮復出事略丐傳余因思古
今來勳業爛然居高位有氣力足以震耀耳目者自國史
以至邑乘且爭采之惟此蜷曲鄉井一行可風如茂卿其
人遺軼曷可以升斗計而豈獨茂卿也耶

陳視農先生家傳

先生姓陳氏諱曾蔭號視農清封中憲大夫兵部職方司
主事始遷江陰合浦侯第十八世裔孫國學生曉初公之
子軍機章京同治癸酉廣西鄉試副考官慧卿公兼祧子
也七歲曉初公遭洪楊之難無所依時慧卿公受同邑曹
恭恪公之聘於京師即挈之投讀既冠讀益勤而慧卿公
以章京倖直樞垣襄校方略無暇晷得自課乃令執贄於
侍御徐公抱泉先生之門徐公與慧卿公交誼厚訓迪異

勺軒文鈔

卷三

七一陶社叢書

儕輩先生制舉業乃大進然其文格益邁上而距時俗之所謂程式愈篤遠矣光緒乙亥恩科陳氏子姓應北闈試者共四人場藝先生爲最榜發獨見遺慧卿公乃爲先生納貲以主事觀政兵部丙子二月慧卿公病歿京臨遺命先生兼祧先生奉兩母扶柩遵運河南下歷六十餘日而抵家當是時族衆頗有覬覦遺產謂先生不應兼祧者先生泣於衆曰不肖孤之後慧卿公乃遺命也遺產可不受遺命決不可違衆議乃寢未幾又遭嗣母仰太恭人之喪殯葬各如禮仍奉本生母顧太恭人侍養京邸又數赴秋試終不售甲申湘鄉會忠襄公調先生襄辦兩淮書局事務先生亦以老母春秋高陳情南返由是挈眷居邗上居江甯者又四載丁亥冬以舊疾肝胃症逝世年三十六歲生平重義氣見貧乏不能自存者輒解囊相助遇親友更殷摯或笑其不治家人生產先生亦一笑置之配廬江章氏子四長保宗有至行辦里中公益事尤具苦心客歲與廷華共事閩中法院出先生事略丐傳廷華卽不文其曷敢辭

贊曰叔世以科目取士流俗之所震驚而崇拜者不曰某也撥巍科卽曰某也登顯宦於庸德庸行大都淡漠視之矣以予所聞如先生之善處倫常骨肉間甚有曾閱諸賢經歷之境而先生怡然不以爲苦且隱忍容默終其身不一白人而人亦鮮有知之者則其至性過人之處豈彼耽

耽科目中人所能企及耶而又何惑乎俗流之怒而置之也耶

王考佩卿府君事略

府君性伉爽重氣義少孤境窘甚被服藍縷不可目年十二曳敝屨至市上富鄰某嗤曰是子形狀陋劣何如賣漿兒矣府君聞而悚息慨然念家道之衰落也非淬勵勤修無以自立由是屏迹市肆壹意劬學然家貧硯田外無長物炊火數數絕戚黨咸勸府君謀餬口地乃抑志爲縣掾道光壬辰江南鄉試充謄錄役閱題爲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分卷中有漏題成於二字者府君讀其墨爰之念程式綦嚴恐損於校讀爰滌筆炙瓦蘸瓦煤注之榜將發百執事坐堂皇持勘硃墨是卷在魁選墨色不符衆譁然疑弊作趨府君進是時候官林文忠公爲監臨官用法嚴諸曹吏目瞪股慄咸爲府君危府君以實對再三詰神色自若終曰一時不忍耳林凝然片晌既而改容曰吾獨忍乎哉顧汝證何在府君猝不獲伸摠衣凝思摩巨食二指不自知其血淋漓染衣也良久憶瓦之所在取以驗得釋揭曉都人士聞傳漏題魁選者蓋三吳名士某某也暨陽濱大江於常郡八邑中勢轉高兼之河渠淤淺水壅不通咸豐六年夏秋之交全境赤旱邑宰上聞大吏以餉需急遣員更番苛駁邑宰惶恐災將廢府君爲主漕掾抱贖詣宰曰民困如是而更殺之公其忍乎願代公辦之屆時侍宰

勺軒文鈔

卷三

八一陶社叢書

側確陳災狀痛揭利害再駁再辨災獲允而七邑亦援案
獲請邑有王和尚者悍民也歲既旱飢民嗷嗷王首出劫
瓜鄉中無賴子踵起勢甚洶然案律不至死府君請於宰
曰民氣漸熾薄懲不足遏盜風殺一而儆百不爲忍宰即
置王於法後飢民食木葉幾盡而盜不作府君主漕數載
上官中有索賄不遂者於清櫛案內索廢垢羅織成罪一
時諸戚友勸府君出同事者以自脫府君斥曰牽連同事
者出則此獄成矣否則余尙有歸日子身任之可耳及逮
赴省垣吾父輩牽衣涕泣願以身代府君責以大義謂汝
曹攻書吾願足矣奚效婦女子狀爲後其事竟得白府君
趣人之患甚於己私當粵逆倡亂挈眷避江北夜泊河干

勺軒文鈔

卷三

十一陶社叢書

聞岸上飢民呼號聲其地粥廠費罄將以明日停止府君
傾旅囊助之而賴賴以不廢又嘗從質庫出有客色忸怩
將進趨趨府君詢其故客曰自燕返杭中途遇劫欲質錢
緡餘爲旅資顧歲闌又懼體不耐寒是以未決耳府君側
然遂舉己所質與之客曰我急君亦急君不急已急而急
人急敢請君姓氏府君笑曰子速去予豈爲名耶後一歲
客踵門餽羊酒府君笑揮之出其他津梁道途之廢壞不
治孤殘之衰疾無告者府君必竭力規畫罔不稱賴殆難
縷舉平生以建家祠設義莊爲志限於境未遂又以少孤
未獲上酬罔極爲終身疚每祭必哭哭必失聲有弟性躁
急府君推甘讓肥曲如其意弟得瘵疾晝則調湯藥以進

夕則煖衾以覆其身暖器以待其溺屢數寒暑無倦心督
率子姓溫肅交施而不稍假辭色當府君棄養之年廷華
才六齡耳迄今憶及心猶戰慄其威嚴亦可想已府君瞻
略絕人宵行遇白衣婦踉蹌前府君哀而問之不應迹之
又不及步里許忽入一家不見府君知其非人急叩扉扉
啟呱呱聲不止促其家老嫗入視之則三歲兒墜地號泣
婦已縊梁欲絕矣又於水崇肆虐之區奪得一兒事迹均
若近誕而邑人士至今豔傳之府君姓章氏諱培慶字佩
卿籍隸江蘇江陰縣會祖諱履謙祖諱紹韓考諱大麟會
祖妣氏曰戈祖妣氏曰張妣氏曰吳以清光緒二年七月
二十六日歿於里第距生於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勺軒文鈔

卷三

十一陶社叢書

年六十有四葬定山北麓首乾趾巽以吾父官贈通議大
夫直隸延慶州知州配祖妣潘太淑人庶祖妣吳宜人子
成達郡優廩生成義庚午舉人直隸延慶州知州成禮附
貢生光祿寺署正銜成智縣學生成渠宛平縣學生女適
同邑國子生劉淇孫廷華繼華鼎華振華藻華孫女七人
曾孫四人潘太淑人歷嘗艱苦內政肅然而秉性寬和接
人無疏戚溫溫若春風之煦物意即偶拂未嘗疾言厲色
廷華幼時恆隨太淑人寢處撫畜辛勤越十數載回溯慈
容益增愴恨生於嘉慶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光緒
二十三年二月十六日距府君沒二十二年春秋八十有
六曩者業師梅笑山先生嘗詔小子前曰汝王考府君仁

心義膽有古豪俠風雖未得重遇奇事一展厥志而行誼事實卓有可傳宜敬謹詳述以示後昆願延華躬愚鈍之資學不加修何足以述祖德惟念世變日亟若再滯緩無紀恐後來愈莫得其梗概敢就習聞諸庭訓與邑人士所共稱道者撮敘厓略以俟當代立言君子寵之傳銘俾式鄉邦而信異世小子實感且不朽云

嗣考貽穀府君事略

我府君孝友實蹟載諸邑志邑人士識與不識類能稱道之獨其躬行之篤與夫力學之艱苦延華輩已難言其詳況在後來敢就聞知敬述一二府君性慤謹不妄言動年六齡大父延師課讀命共寢處非師指不敢出戶庭師出

勺軒文鈔

卷三

士陶社叢書

亦鍵戶單眠歲暮宵寒大母憐而出府君旦日師來而府君未及入塾師訴諸大父大父丰采尊嚴督府君尤峻裂衣而擬之以刃非家人救護幾不免弱冠後粵寇蜂起舉家倉皇奔避府君於兄弟五人中最長時時以身翼護諸弟或遇崇岡峻嶺則曳裾繫纜以挽於前夜宿必集諸弟講解書義再詔三覆而後已賊氛熾至必匿諸弟於曲室而已爲之障最後避居如皋車馬湖亂離手足聚居一堂乃延師訓迪之蓋閱二三年之久歷千艱百阨未嘗以爲煩苦於賊蹤紛竄中猶刻刻以勤學爲先亂平返里府君益思奮起以娛親心其攻舉子業也必單思深索滿腹而後止於經史若有夙嗜一編凝坐弗通弗已心得則首尾

端楷默繕成帙有所疑更識之以俟剖晰卽酷暑嚴寒不肯稍有閒息鄉試屢薦不售光緒丙子科闈藝入穀堂備矣而仍不俾府君天性肫篤事大父母先意承志無幾微懈心大父病府君與諸叔父更番侍寢聽於無聲從不失分寸營治藥物從未假手奴僕病益篤府君願天禱救到股以進而病果瘳同治丁卯大父以邑中清糧事被逮省垣府君請以身代大父不許府君乃百計營護偕先中憲公兩刺腕血瀝情狀聞當道感府君孝思之誠竟白大父冤大父仁心義膽趨人之患甚於己私府君必極力贊襄之大父惡世俗異財分居事府君必先其意之所出進諸弟而詔告之自府君既歿之十有餘載延華猶見先中憲

勺軒文鈔

卷三

士陶社叢書

顯考宜甫府君事略

公涕泣道曰愚兄弟智寡能鮮得於學問躬行稍窺厓略而籍名膠序中者伯兄力倡之也當顛沛轉徙遺書散佚上無師傅之督策下有習染之汚人非伯兄誨範弗輟何以有今日而伯兄之攻苦力學竟艱於一第鬱抑不得自伸齋恨以歿豈所謂命耶豈所謂命耶嗚呼此皆府君之實也府君章氏諱成達字貽穀郡優廩生地贈奉直大夫曾祖諱紹韓祖諱大麟考諱培慶生於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四日卒於光緒元年十月初九日享年三十四歲妣王宜人以仲弟中憲公子延華爲嗣女四長適府經歷庠生陽湖陳欽次三四未字孀

府君姓章氏諱成義字宜甫號師竹二十三世祖諱建宋時從龍渡南始遷江陰曾祖孟常公諱紹韓祖祥林公諱大麟考佩卿公諱培慶以府君官三代均誥贈通議大夫曾祖妣氏張祖妣氏吳妣氏潘均封淑人府君於兄弟五人中行二生而氣體充強天性肫篤十餘歲時粵寇方熾轉徙流離幼學弗輟巋然有大成之量事先大父佩卿公暨先大母潘太淑人先意承志蒸蒸色養昆弟閒友愛尤摯同治丁卯先大父以邑中清糧事被訐對簿省垣禍幾不測府君隨兄貽穀公百計營護兩刺腕血稟當道事白歸里益思奮起功名以娛親心庚午舉本省鄉試副主試侯官林公天齡激賞闢藝目爲偉器計偕入都假館讀顧

勺軒文鈔

卷三

古陶社叢書

猶閒歲歸省以營甘旨春試再報罷先大父勸府君及時效川勿驚科名勿絆家累光緒丙子晉豫旱荒府君遂借無錫李開學秋亭等募南省義賑數萬金赴北振濟義心實力當道欽感事竣議敘直隸州州同分發直隸補用聞先大父病馳歸醫禱罔應府君哀毀骨立喪葬事畢擬奉母家居不規仕進會晉祥峪吉地肇工承修大臣宜春字公府君人學受知師也耳府君名趨赴工程處効力先大母命之出不得已應命副以樸敏耐勞在事出力奏保光緒五年冬奉旨以知州仍留原省歸候補班補用六年四月到省受督憲李合肥相國之知委辦津河廣仁堂事派修塌河淀隄工又迭辦電報總局天津縣識局籌賑局等

務府君推誠讓善視公事如己事期滿甄別李公以樸誠好善堪勝繁缺奏保遂補延慶州知州八年六月檄飭赴任延慶在居庸關外土瘠民貧盜竊滋熾矜奸胥上下把持借徭漁利府君體民情咨訪風土慨然以清訟累嚴捕務廣生計爲大綱日坐堂皇事至卽決開仿陸清獻公自追牌法從不假手胥隸又鋤一二棍惡以創警之期年民氣大和乃減徭役濬水利墾荒土優加伍伯工食責以專力緝捕力行保甲窩頓一空又自招壯勇時出巡訪或策騎微行遍歷村谷就詢冤苦猝擒匪惡懦安暴慄頌聲四起又以文風不振士氣日茶籌增書院經費捐數百金爲倡月招高才生至署中解說文義勸勵品學諄諄然如

勺軒文鈔

卷三

古陶社叢書

父師之誨子弟凡可以爲民興利除弊者知無不爲爲無不盡昕宵孜孜罔恤心力十一年四月調署蔚州知州蓋治行激於上臺益欲試以繁劇也蔚界重山中民情險健好訟甲宣府府君接篆甫兩月清積案二百餘起其民又好鬪輕生命案月數見藉尸訛索屢釀鉅案府君聞報必單騎馳往首禁攀染量給吏役工食不使與事主地甲交接平情懲辦民氣以靖紳耆咸詫爲數十年未見其他因公設施與延略同會解延慶交代案銀款解僕道病逾限才數日上憲幾欲揭參後廉得其情獲免而府君積勞成疾蔚地苦寒先大母亦氣體不適十二年正月具牘乞病李公不許牘再上准開署任傳語慰留潘太淑人命之曰

憲眷如此誼忍違乎乃至省就醫銷假是年冬飭回延慶
州本任轄境之居庸關當西北孔道郵傳紛沓關之南口
至岔道計四十里曰關溝道陔陀起伏亂石縱橫人畜慄
慄無坦步必鄉導乃得前暑雨寒冰更多僭躓差務過境
多需夫馬爲民病者數百年府君初任卽思平治丈量規
畫費鉅中止至是毅然任之函稟上臺經畫條目遊州紳
樸敏者董治其事推誠任之設車捐牲捐諸名目過往者
費數文數十文而止積至萬串集款動工涓滴核實乃鑿
石起土刈木疏泉度廣狹以畫溝涂因高下以築堤埂逐
日逐段分起有功商旅雲來謳頌而路有蒙古僧手投數
十金於工局曰助工誌慶也是役也事創工鉅前後四年

勺軒文鈔

卷三

去一陶社叢書

用錢二萬六千餘緡堅實平坦車騎暢行府君於在事者
詳請優敘已則欲然不自功也州有義倉積穀耗折賠累
率任霄變府君權歲之豐歉價之盈絀以時出納閱兩載
易新穀溢原額夙弊頓革南門外廣濟橋孔道也夏令嬌
河暴漲坍決病涉府君權護隄濬引河重築橋身水患以
息他若黃龍潭上水磨下板橋諸處皆爲建閘築隄至今
利賴至於修城垣廣義塾立施藥之會創保嬰之章購經
籍以實書院發棉衣以惠惸氓興廢舉墜殆難枚數治盜
尤盡力州城有劫案其魁在數百里外懸賞購擒千金不
吝毗東境二道關者昌平盜窩也山險道惡往捕輒拒積
案累累民莫安枕庚寅冬月府君遴勇役借練兵躬率以

往乘夜抄襲之譚斃者二擒治者一匪黨星散延民酌酒
稱慶值潘太淑人八旬生日躋堂進觴壽孺屬至獻旗徽
衣牌者相屬不絕曰使君福我願太母遐齡長爲吾延民
福也府君膽氣堅定猝險不驚嘗冬日晨起莅治事房有
捕盜子藥半箭呈驗未撤爐火爆於箭藥炸火發氣迷漫
一室器物騰踔木壁震裂府君爲火氣飛轟至庭觸槐而
止回視火冒帷上炎奮躍入室捧帷及承塵葦席於地以
身旋歷之焰始息家人忿集復護府君出時屋宇岌動慄
馬驚嘶尚有藥一箭在室隅非躬冒其難禍幾不測又嘗
行蔚州道上下峻坂臨深淵馬逸不能止車轅將傾御僕
驚號他僕躍至抑勒之車輪已半出於外非有陰佑必無

勺軒文鈔

卷三

去一陶社叢書

幸也府君從容自如亦不呵叱御者曰死生有命其益當
內勘耳府君宦情素淡念潘太淑人春秋高不忍以終養
爲詞十八年二月請假修墓李公許之延民皇皇如失具
牘乞留願商州之巨紳並以格於例不得遂州紳等復上
書李公臚陳政績有勤政愛民遇事勇爲莅任七載爲地
方興利除害不能枚舉等語蓋深以去任爲惜而又不欲
奪府君之素志也去任時士民攀轅悲泣輿阻不前持鞶
易衣餞獻相續五月奉潘太淑人旋里修祖墓葺宗祠別
立先大父家廟置祭田建宗塾又遵先大父遺命創立義
田勤施於家諸多未竟偶以督工家廟觸暑嬰病遽爾不
起時光緒二十年六月初十日也嗚呼痛哉綜計府君生

平處已接物悉本至誠莅官亦以誠為本任延慶時禱雨
數次卻蓋徒步占雲忘渴皆甘澍隨降又嘗巡視東鄉水
道山漲突至所立隄岌岌動府君默禱逾時水竟改道每
聞直省災祲必感動流涕立斥重金助賑而不矜己名服
官十餘載自奉菲薄而誼所當為及睦姻任恤之事無稍
吝惜戚族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待伯叔父友悌肫肫伯父
嘗盛暑患病邪陷欲狂府君與同帷臥處察色伺氣經月
弗離痞瘰盈膚汗漬蚊嘍不覺也叔父濬甫公卧病始患
疝癰敷治洗滌日必數四府君躬任之繼成瘵病料量湯
藥候視起卧亦歷二載餘無倦色待祖姑母姑母從姑母
皆聚處於家曲盡恩義念佩卿公不遺祿養祭享必痛哭

勺軒文鈔

卷三

七 陶社叢書

失聲時進諸叔父及廷華等泣陳遺訓奉養潘太淑人視
聽形聲無微不至回籍後尤不忍刻離撫視仲父履甫季
父禾甫愛誨兼備怡怡一室引世俗異財別居事為戒嘗
笑謂子弟曰吾此日天倫之樂雖百城不易也每見戚友
尊酒從容情話纏綿而擗抑自下雖疏遠無失禮書問往
返手答不稍治家嚴肅日有常度蓋作事勤敏終身如一
日也府君生於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享年五十配
先妣龔恭人壽七十有一平生秉性溫淑接人無疏戚溫
溫若春風之煦物隨府君遊宦十有餘年未嘗稍事紛華
雖嚴寒不御裘也理家事儉約有度戚黨每比之鍾儀郝
法側室王氏子三廷華縣學生優級師範科舉人北京大

學校文科畢業清度支部七品小京官民國薦任福建高
等審判廳書記官長署理福建南安縣知事龔恭人出鼎
華清候補州判粹華早卒王氏出孫錫祺壽祺晉祺幼殤
作霖作楫作楨現肄業高等小學竊念府君辛苦畢生未
忍享一日之閒即所施行亦未獲大擴志抱而廷華等庸
駑無能弗克負荷先業深恐風誼所垂歷久漸湮用特略
次頌末敢乞當代立言君子光錫銘誅俾詔後昆歿存均
感曷有既極

請授奉政大夫度支部主事問之焦公行狀

公焦氏諱兆鵬號問之籍隸陝西渭南縣之南焦村曾祖
自統祖榮棟俱贈資政大夫考振甲誥授通奉大夫湖北

勺軒文鈔

卷三

七 陶社叢書

補用知府通奉公有四子公其長也生性敦慤而精敏年
十五通奉公命率諸弟就傅授經公與共眠食持護周至
雖夜深猶篝燈講說必使貫徹而止幼學有成人之度矣
弱冠治舉子業學使者器之擢上第補邑庠生屢試秋闈
不遇乃承通奉公命援例為京曹就銓度支部會計司主
事是時定與鹿文端公總部務釐剔稅則清查出納四時
令公進稅課冊公晝夜鈎稽條分縷晰盡得要領或有奸
弊輒梳決而廓清之冊成僚友服其能長官亦以是倚重
焉光緒庚子之變都人士盡室遷徙者無算公屹立不為
動或趨之他徙謝曰食君之祿敢愛死乎無何變輿西幸
命公隨扈從大臣先駕進發部署行宮供張公檢校巡視

所至奉職惟謹抵西安辦理度支亦如職然其時公已憂
憤內傷強自支拄矣厥後力疾從公者又十年歲己酉丁
父通奉公憂而繼母嚴太夫人又同月殉公星夜奔赴哀
毀骨立舊病益劇遂於宣統二年九月十五日歿於里第
距生同治某年月日年四十有七配趙淑人側室李孺人
子二殿均法部員外郎趙淑人出遷善李孺人出女二長
適蒲城度支部七品小京官郭某次適同里國學生趙某
以某年月日葬於南焦村西麓公操履篤實無城府機弄
亦不爲踔越難幾之行以翹異儕輩見人善稱不絕口不
善則規切之惟恐不及以故敦樸之士皆樂從公遊母蘇
太夫人早喪公痛祿養之不逮祭必哭哭必失聲事繼母

勺軒文鈔

卷三

支陶社叢書

姜太夫人嚴太夫夫人均以孝聞家素豐喜周人急官郎署
時鄉人就選來都丐公出結者公必卻其金遇寒暖更解
囊助之戚黨某病歿母老子幼幾不能存公賜卹十餘年
待其子成立乃已其他行義多類此竊考古之行狀皆鋪
舉治績上諸史官以垂法後葉公中道摧俎未克展布厥
才而憂國之誠率親之摯則皆一本至性無絲毫假飾有
古君子之風焉某從殿均遊久故知公最深敢敘述厓略
以俟當代鉅人長德錫之銘誄傳誌云

張用九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錫齡字用九別號吟香張氏先世自曲江之淮楚
有彥通公諱達者遊宦常州卒葬江陰秦望山麓遂占藉

三傳至天秩公徙居流璜里即今流璜張氏曾祖景行祖
恢基父容春先生其四子也幼讀書能通大義稍長嶷然
自勵與劉錫藩余蓮村同遊薛晴巖先生門應郡縣試數
前列而院試卒不得伸先生慨家計之日艱帖括之足以
縛人退而悔曰所貴爲人子者能養親也今錫齡鑽研故
紙徹精而費日無以謀菽水養親奚爲於是青鞵布履
被出里門嫻精壹意於刑名家言挾以干鉅公貴人爭竇
禮之先生持平守正不枉不撓有時羣疑劫劫下情壅不
獲達先生揆究理勢出一言剖之開閉節解風生冰釋黠
捷者無所用其姦故鉅公貴人亦倚賴如左右手客遊數
十載自處約敕所入俸錢必獻容春公容春公憐少子先

勺軒文鈔

卷三

支陶社叢書

生體親意待之益厚華氏妹早寡守節先生敬而衣食之
晚年購田數十畝傍舊居營新室數楹冀奉容春公晨昏
詎容春公先邁咯血症以歿先生星夜奔歸喪已殮哀毀
骨立蓋天性誠摯然也由是家居葺宗祠修譜牒暇則寄
懷吟詠借朋輩話舊瀟然埃壒之外不爲世網所羈以光
緒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卒蓋七十有八矣配奚孺人號賢
淑典奩爲先生置妾乃有夫女即令完歸不反金前
先生卒女一適同邑吳青錢以光緒丙申冬月葬於祖塋之
昭次與奚孺人合兆既葬十有八載青錢屬爲蓮石之文
予維古人誌石皆埋墓前數尺外無妨幽宅青錢之請於
古爲合且予先世又曾受澤先生者雖不文曷敢辭廼爲

銘曰

昔我祖考枉逮大府羣疑障塵積毀如斧寸舌不能折其
誣縷血不能雪其侮胡德於公披肝輪腑一語轉圜君然
冰剖公謂我祖兮義俠爲賜我亦云公兮荆高爲伍敢銘
其阡以詔萬古

祭武進吳應銓先生文

嗚呼善惡人爲禍福天與不有真修誰錫禮祐鱗鱗吳公
邦家之柱細厥遺型更僕難數幼遭赭寇含辛茹苦長而
岐嶷棄儒就賈始居母憂哀毀幾替天錫一鍼霍然痊愈
繼殮弟殯長途風雨視姪如兒毋聞爾汝家計稍豐倡修
族譜博訪周諮繩其祖武績溪之源固公所敘蘭陵之派

勺軒文鈔

卷三

主一陶社叢書

亦公所補拓其餘贊立祠妥祖玉帛鼓鐘有堂有廡嗚呼
人生於世數十寒暑論定蓋棺洵非虛語公之居家百廢
具舉卽其孝友已堪千古及物之仁况非煦煦邑境大荒
窮檐酸楚舉辦平糶賴公部伍嚴杜羨餘災黎鼓舞邑警
簞餉不絕如縷鄰營煽譁勢如狼虎公措鉅金民克安堵
邑有津梁稍傾卽樹邑有孤接稍枯卽煦邑議濬河公爲
勘估費省功倍不遺細鉅邑議治道公爲支拄剔莽刪榛
無或戲侮邑西有河大木橫阻行旅趨趨不言而怒公也
惻然是循是撫邑之商會公斷設處公任評議輸肝瀝腑
滯訟冰釋明逾大府商無怨讟案無積滯邑中同業創建
公所踴躍輸金以振貧窶欲公且廉實難其主僉謀強公

三請乃許挈領提綱有倫有序凡此數端羣衆所視本正
源清仁深利溥以之型鄉可化愚魯以之臨民可消雀鼠
胡天不弔長埋抔土嗚呼昔歲庚申枉臨吾宇草草杯盤
僅具雞黍雨夜一燈情懷互吐勸我箴言可模可矩荏苒
駒光歷年才五何我良朋同聲哭父渺渺京華迢迢江嶺
志切循陔心傷陟岵素旆在堂白雲在戶言有勿宣哀其
曷禦薦酒陳詞悲懷或抒嗚呼尙饗

陸伯雲哀辭

城之北市塵海大百方之人無賢否蠢靈咸摩肩駢足喧
鬧邪許於其閒而風尙所扇狡變狙伏之習漸靡之不以
爲怪氣鬱且薄至攫奪其天性卽一二治舉業談詩書藉

勺軒文鈔

卷三

主一陶社叢書

名膠序中者其話言容止猝接之亦往往有闐闐態予因
是愈不忘吾友伯雲伯雲城北人也予於總角時卽心識
其爲人稍長益習朋試於有司其齒亞於予其人學先予
一歲人學五歲而伯雲病再一歲病革而伯雲亡伯雲性
肫篤於家人骨肉閒尤誠摯父行有攘產者幾微不能容
勢且閱牆伯雲踞父前涕泣開解引古人孝友實蹟婉譬
默移之而門內以和祖公年七十頽然矣賴伯雲解滯導
歡以娛天年母屏葷約食薄於奉己伯雲遇院課獲上賞
輒以其半取果蔬粲粲盈盤捧進祖公前以其半市易鮮
蔬提攜以侑母饌其於口體之養兢兢不忘如此足以觀
其他矣伯雲自與予交入城必詣我詣我必盡脫形迹舉

夙疑相質證驟遇風雨阻不得歸又同卧一席各出心得以角卽或值更闌燼落翦燭更起抵掌論古今忠姦嬉笑談諧繼以歌泣而伯雲家朋君山麓與予家才一城之隔予亦常常過其室有時攜手登山背翫鼻弔春申俊魄從江流潏潏中隱約認金焦兩點心曠然小倦踞石并坐攀長松俯瞰山足波濤鏗鞳音如洪鐘悚然久之伯雲或拈句示予予或拈句長嘯則又互慰大歡怡然相嘲樂予雖不知詩見伯雲詩清新若畫亦識其中有至趣其於文深切喜往復得先輩義法每攻一藝弗工弗止死之年禮延主講陳先生翔翰欣其所詣日進數冠曹謂是子殆未可限而縣公合江李先生紫璫於時進院中優等面試予亦

勺軒文鈔

卷三

重刊陶社叢書

在列與伯雲共几構思見其形色槁瘁心慮其不永人世矣而伯雲猶忍疾殫精嗚呼伯雲存時登其堂內外秩秩雍穆溫肅朋知戚黨中方謂陸氏興有日也自伯雲歿氣象不侔矣明年伯雲父竟以憂憤死其妻與長子又同月卒伯雲一人係乎家之隆衰者良重哉當其調諧一室盡背見面化彼我町畦蓋亦天下至難之行也伯雲母子從姑與子言伯雲事悲咽不忍聞故作哀辭以卒子交誼且以見伯雲之梗槩云辭曰

物固不可以異於族也君何不幸而獲天之篤然天既毓此瓊異之質兮而其粹而碎之也又何其酷嗟乎伯雲乾坤水火兮江海蠻觸目紛紜之世遂安知非長逝者之福

而指江干與山麓兮輒不禁其腸迴而九曲

張列三主政哀辭

距列三死之百有餘日江右楊君希三手治杯酒盤蔬就太學齋舍啟列三影像張之壁閒祭之告以某月日將集同舍生追悼於行館某月日將歸君櫬於里詞纍纍若弗勝曰列三之以身殉學列三之孝也余聞之乃益信列三之爲人而自問前後同學七年未獲如楊君締交之深茲欲親炙之而不可得矣夫人汲汲皇皇奔走數千里外勿論所注意何在而綿歲引月至於天倫之樂絕不戀顧者必非人情卽太學同舍生先後無慮千百苟非家計艱窘或距京師絕遠闊軌路汽舟之所莫達亦未有累歲不一

勺軒文鈔

卷三

重刊陶社叢書

歸視者列三家漢江之南漳又饒於賞顧自光緒甲辰由本省文普通校升送京師大學五閱寒暑才卒業卒業才一歸歸不卅歲又負疾入都孜孜焉仕學兼營瀕死無一息之安母乃自頓乎而自楊君言之則列三在校時未嘗不念歸歸未嘗不依依其一再出門未嘗不惘惘所以矯強爲此者其心將以有所得而歸爲父母榮也乃皆遵父母之命也嗚呼聖賢豪傑不能無意於世況列三重之以父母之命哉方列三疾且亟猶時時枕呻吟私冀病去庶幾達吾父母屬望之心可不謂孝也耶而卒不可得不重可哀耶余聆楊君言益悲列三之志爰綴辭以抒余哀辭曰

繫昔歲星之將暮兮霰雪紛其無垠旅邸聞以寡儻兮心
冤結而如霧望衡湘而目斷兮悲蕪荃之歇芬父乎母乎
不磨兮雖癯懷而奚云觸蘭蕙之萎露兮流江不改其法
云抱空月而長往兮誰辨其墮魄與頽雲惟精靈之不死
兮終必有以昌其聞傷吾道之日孤兮帝乃弗遺以張吾
之軍

內姪楊景杰哀辭

景杰年才十四於楊氏幼行中容觀最偉習學舉筆累千
言不竭東西文健記若夙悟見之者無遠邇疎密僉謂吾
外舅用舟公有孫內兄味雲中翰有子光緒甲辰四月余
於鄂垣忽得內子來書告景杰以二月二十九日天矣悲

勺軒文鈔

卷三

手一陶社叢書

夫天下可慘之事孰逾於此不經骨肉之慘者亦曷知其
為最可慘也憶辛丑仲秋味雲邀余買小舟飛棹指蕪麓
品泉晚風夕照啟窗延納景杰立左吾兒壽祺踞右余與
味雲為之講釋字義過皇甫墩指兩堤樹色命賦景景杰
軒軒然脫吻成句壽祺不克綴句亦合掌大喜背讀唐人
五言詩數首其情景俱若前日事而今安在哉欲再求此
樂可得耶可得耶壽祺亡余嘗恨躬之不德至此也味雲
長者所遭亦若是可哀已乃綴之以詞云

瓊玉兮不使之全奇葩兮弗待其妍善人庶幾有後兮而
復斲以年吾欲舉此理以問彼昊天恐蒼蒼者亦還遽而
莫究夫真詮

亡兒壽祺墳銘

兒生於光緒丙申三月十六以癸卯正月二十殤其前一
日余在友人家坐談僕人恩遽來告二寶病疫速示醫兒
班在二家中人稱之二寶昵辭也余歸攜手問兒所苦期
期不即答再三呼始吐一命字晝夜治罔效兒三四齡時
牙牙不能話早晚餐手一箸尚作抖擻狀六歲延師授讀
讀而月而解字義讀而歲能舉所解字義拼綴成句課餘
撮筆作字應手者朱墨維圍袖以傲羣兒劣則顏赭甚且
嚙指性下急逆之不能受余每憂太剛則折今竟折矣兒
殤十有二日六歲兒晉祺行三者亦以疫殤始余憐壽祺
明慧漫曰晉如代壽稍薄我悲孰知其速晉死也悲夫疫

勺軒文鈔

卷三

手一陶社叢書

平以晉祺之棺瘞諸亡弟粹華墓趾於長兒錫毓墓側復
為壽祺置墳家人曰無以識之年遠墳夷誰復省顧者乃
粗述一二埋諸墳中系之銘俾有稽焉銘曰
城之東有抔土兒所宅物毋侮章廷華乃其父

勺軒文鈔卷三終

男作霖校錄

跋

先君子遺著有勺軒詩鈔二卷勺軒文鈔三卷論文瑣言一卷詩鈔已於甲子乙丑閒經先君子手定付刊論文瑣言曾一刊於都門去歲復經舅氏無錫楊味雲先生刊入雲在山房叢書中文鈔三卷歷經朋好慫恿付梓先君子以未敢自信曾賦詩謝之丁卯春先君子棄養蘇寓舅氏既手撰墓誌自津門見寄復貽書諭作曰先人學行實學凡為人後者斷不可任其湮沒若父詩文均有功力詩已有傳本行世而遺文則尙無定本宜速校定付刊則若父學行庶不致湮沒無聞也作謹受教而校刊先君子遺文之心蓋與寢食俱矣同里謝治齋世丈

勺軒文鈔

跋

一 陶社叢書

先君子蘭譜交也作時時以詩文相質正往則世丈必以刊行勺軒文鈔相詔勉故作之刊行先君子遺文為益不容緩爰哀輯遺文得若干篇都為三卷即請舅氏及治齋世丈重為訂正付之剞劂嗚呼先君子造詣所及諸父執均數數言之作曷敢贅一辭亦何容贅一辭而雜誦遺文往復再四中有述先德詔後昆者都凡數觀然則先君子之為文豈徒斷斷於義法章句也哉戊辰秋日男作霖謹識